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貳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貳拾陸册目録

敬亭詩草八卷文稿九卷補遺一卷 〔清〕沈起元撰 一
茨村咏史新樂府二卷附録一卷 〔清〕胡介祉撰 三一九
搴鷀詩集五卷二集三卷 〔清〕成文昭撰 三九九
依園詩集六卷 〔清〕顧嗣協撰 四五九
竹嘯餘音七卷附一卷 〔清〕王特選撰 四九一
儉重堂詩十三卷詩餘一卷 〔清〕紀邁宜撰 五二五

〔清〕沈起元撰

敬亭詩草八卷文稿九卷補遺一卷

清乾隆十九年刻增修本

敬亭詩艸

乾隆甲戌新鐫

序

吳中詩學自明迄　國初以來婁東為盛[illegible]梅邨兩先生開其先繼之婁東十子後則冰[illegible]漫諸先生散華落藻炳炳麟麟守三唐之家法而不稍墮宋人麗率鄙俚之習彬彬乎風雅之正聲矣吾友敬亭承白漊丈庭訓少即稱詩與予定交於蘭陵之既閒堂才弱冠每相見劇譚不能已迨予游日下明年敬亭亦至則相得益深寓齋不數武日或二三至相與切劘倡和長安道上有許沈之目猶記送陳秋田檢討之官長寧各賦五言四章越數日大會於凝園秋田衆中大言曰送行詩不下千餘家無逾二子者座客皆驚六雅儲二兄深嘆為知言啞啞然笑不止嗣同客西江文幕遇佳山水必同游亦時得句爭奇鬬險以為笑樂其間渡彭蠡泛長江帆檣道路間恍如少陵所謂疲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追後踪跡參商或一年或二三年一合并惟自予再入粵留宿敬亭西江觀察官舍一夕亦別後敬亭由臬而藩入為九卿不相見者十有餘年余困處孤蘆謂敬亭身依日月不知何時得再聚首歲在己巳敬亭則已引疾歸復相見於蘭陵之樹滋堂握手相歡回首昔游如

序　一

昨日而我兩人則皆已老矣去秋以全稿屬論定古今各體悉秉昔賢之範出以清才激發忠孝卓乎可以行遠者也余近客太倉為敬亭故里敬亭顧亦以不能家食常客於外敬亭年七十余年七十有八猶復分道飢驅弗能一日以寧其居序君之詩而有慨焉蓋弗勝其同病之相憐而黯然以傷也乾隆甲戌秋八月同學年弟許廷鑅撰

從來人之窮達每因乎所處之境故當其窮即溺於窮而不敢以行義達道為己任當其達則又溺于達而不能復處乎簞瓢陋巷楮冠藜杖之常故措之於事見之於言戚戚乎不自得也皇皇乎惟恐失也此無他心無主而境累之也求其處窮達而超然於窮達外者唯家光祿敬亭先生先生為諸生困場屋幾於家無斗筲而先生偃仰自得若廟堂之上海寓之大無一非吾事者故當日發為詩歌聲出金石視東野食薺亦苦強歌無歡之語絕不類焉此處窮而能任乎達者也及乎入詞館

後典劇郡陳臬事任甸宣國計民生無一不關擘畫而先生於動理公務外毫不為身家子孫之計緫而入長光祿僦屋以居蕭然故如諸生其託之詞章時得茂叔窗前草不除明道吟風弄月之意此處達而仍復能窮者也濟壯歲吟場接席服先生之才華既而或出或處天各一方服先生之政治近者丞官卿貳時相過從覺先生之言行氣象油油感人有如和風之動物而不自知者嗚呼倘所謂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者耶宜其發言為詩以道為歸而不惟求工於聲華偶儷之末也古

今體詩凡若干卷屬潛點定曰刪而存之其格高者規橅杜陵長篇百韻以下俱近白傅即小小詠吟亦不入宋元纖佻之習求其不合乎道者蓋尠殆幾乎德人之言矣夫論詩于先生已為第二義而詩之可重如此後之讀者因詩之近道以求先生庶其遇先生於窮達之外也耶潛憶辛卯歲謁先生贈公於婁東公亦訪潛於葑溪老屋出白漊集見遺并為述詩學源流本末公捺潛為諸父行則先生為昆仲列也既晚入詞館為後進而先生篤宗誼仍以昆弟叙且以潛亦能不累於窮達稱同志云

愚兄德潛撰

敬亭詩草卷一 起康熙乙酉 訖康熙壬辰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雜感八首

寂寂復寂寂空庭烟草積雙桐竦直幹高花儲鳳食鳳皇何時來秋風絛雲蝕徘徊向明月中夜生歎息

紫微開天門洋洋五雲麗星漢西北廻日月東西逝氣治陰陽和三公職奏對禮官肅禋祀司馬釋弩鎧屢赦囹圄空時豐倉廩滯司諫衮無闕有獻

更罕替小吏奉文書大吏坐稱治一人獨聖明萬物紬智慧光風靜四海天子壽萬歲成康不足師堯舜宜有媿 諱

西京治安日賈生獨慨慷民風與國勢痛哭進忠讜願君興禮樂坐致三代上庶幾暴秦餘乾坤一滌盪聖主謙未遑目側動戚黨承塵鴟鳥來高梧鳳長往丈夫快一吐敢期功業與

孤雲遊空霄誰能相羈束飄飆若波浮举岸作峰矗倏與神龍迴晦冥變化速雷霆走光怪海水捲一匊滂沱浩傾注瞬息萬頃足時兮儻未會歸向

空巖宿

大道炳如日人心忽如月白日萬古在明月乍盈
缺三五得暫圓晦朔疑入穴四五及二七往往見
殘質鈎形曲以媚弦狀勁欲發三更或潛吐初昏
或倏没小明匿大暗搗藥事偷竊安得白日光常
照死鬼微録

曄曄窗前花霏霏揚其芳亭亭春外樓灼灼朝來
妝悠悠有所思寂寂將何望同室若異身異室復
殊方林花開更落日夕餘空牀

漢皇奮英畧志欲拓邊陲深宮側席憂將藏如空

壘牧羊者誰子慷慨傾家財一助二十萬再助良
不背朝脫牧羊屩夕暮已相齊是時相如病風雨
梁園悲家徒四壁立安用詞賦爲

人懷方寸心愁緒常萬丈海水何浤浤平原何莽
莽相對無可語獨立窺衆象洒滋太古味琴激清
冥響痛飲試一彈神與虛無往

秋日過顧思儼

秋容老更嫵杖步尋幽居天空高不盡水冷清如
無曲折依蔬圃往往逢樵漁何以識君家繞岸鮮
芙蕖稻黃喧鳥雀池塘漾游魚種藥霜不死晚秀
盈階除分畦植菘韭向自課稜鋤靜觀造化理自
著經綸書此樂眞自得淵明復何如

南燭歌

玄霜白雪連寒空一夜染出丹砂紅萬顆細膩光
璀錯百穟勺圓垂絡索石家珊瑚滿庭砕湘娥涕
淚臨風落窗前采石襯古豔檻外黃綿照融爚嗚
呼當今鸞鳳多苦飢君家南燭何離離我欲采之
當竹實金喙飽嚼紅酣肥高騫紫翮冲霄飛

思家三首 時客吳門

春陰作寒風吹心歸堂前堂前母頭白多病常衰

年血枯體無溫弊襖空裝綿寒侵内生熱致減晨
昏餐傷哉食肉僎但進黃虀盤尙勤紡績聲青燈
夜闌干頻嗟暮景迫慮遠憂兒孫吾父出謀食作
客常悲酸生子亦何有念之摧肺肝

弱弟纔六齡面蒼氣卓犖胸中已了了漸見露頭
角憶昔期歲時抱弄比麟玉置膝對讀書傾注似
有覺三歲語未工入字隨口學四歲知識字翦紙
方一掬掉弄半寸舌老狨受彈駁汝兄或期期欲
笑掩口縮嬉戲堪娛親汝兄愧頑樸今年出就傅
奉袂拜師慤爲離慈母膝歸來淚簌簌每將所受

業琅琅對兄讀別來半月餘智慧應更足勿復貪
遊嬉辛勤從自勗
客愁愛良夜華月揚春輝徘徊深柳中玉鏡垂金
絲忽得空閨書書言病經時別時勸加餐別後但
餔糜誰能相勸勉百病祇自知慮傷堂上姑辛苦
强支持倘復急機絞女紅恐非宜寒燈照孤館三
復書中辭推窗覩明月欲下西南枝

集毛用雨漱芳居分和江文通雜體 原用韻

陳思王贈友

合浦多明珠藍田富白璧登高邀長風念彼蓬蒿

宅知交有賤貧良愧德菲薄驚飆天際來明星四
五落惆悵罷西園蕭條掩東閣吾生良自難君子
復何若厚畜貴深藏文采晦金蘿志士有所貴出
處愼然諾時榮亦禍機端居且藜藿

劉文學感懷

危峰立孤鶴霜雪忽無色下飲澗水寒上棲松枝
直自非清風來誰爲一撫翼人生亦何爲黽勉簿
領職素女自貞潔丹粉强塗飾寫憂寄遨遊含鬱
獨反側悠哉白雲心未與衆人測

郭弘農遊仙

咄嗟此浮生暫爾火出石緬思乘鶴遊采芝以鍊
鬼朝餐青餇飯夕飲沆瀣液大突六合間雙丸擲
空隙披雲迎子喬千歲眼髮碧丹砂並誤人不與
塵埃客聖賢與豪傑戚戚徒自廹

集顧孫繩靜觀樓分和謝康樂遊山諸詩

得遊赤石進帆海

海波極青冥塵坌始此欲身遊名山盡帆與孤雲
沒雕空詫蜃樓梳流玩石髮浩浩天容盪船船日
光發山沈石漱浪夜靜魚吞月河漢怳可通蓬瀛
豈難越虛舟泛遥心飄紗懷仙闕一風吹萬里雙

丸共飄忽聊貧洗髓功庶謝六用伐

集抱觀堂擬詠史樂府分得李天下 韻

夾寨錦囊負三矢生子當如李亞子宮中少小傳
粉郎天縱聖智調宮商優名自名李天下生長本
是歌舞場冥冥晝霧爍爍欃槍當時置酒今時戰
戮尸橫積三垂岡百戰破梁先日者誰伶人刺史
心念舊私批頰何怒彼能撾鼓鏡銅漸磨光與帝
伍衛侯好鶴夏侯好龍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嗟嗟
李天下爲樂死亦可絳霄一炬散俳場骸骨猶將
緣竹褒

薄暮

落日秋色黃曠埜生奇姿林木互向背薄曛紛因依含烟氣瀰清波淡風微微浮雲渺漁艇日暮相與歸空闊草蟲泣無復沙禽飛萬象淒以寂吾心與之宜

夜渡陳湖

孤舟當落日客路正迢迢明月在何處碧雲空自消帆飛度星漢鶴唳拂烟霄忽聽邨尨警遥知好繫橈

渡泖湖

平湖天與曠瀰望氣氤氳水色隱黃葉岸容依白雲中流孤寺出一塔客程分近海潮來急無風浪亦聞

舟晚

側日照雲背崚嶒發奇光烱爛金芙蓉灼灼明秋塘舟黃影四射色奪天宇蒼我舟正相向歸心與蒼莰林山幾變態日色依稀藏乘月挂帆穩且信秋風長

遊千尺雪

聽雪箬在何處泉聲竹逕幽白兼雲影落冷入客心流萬籟轉爲靜空山常自秋誰言山水勝亦復藉冥搜泉爲趙凡夫疏濬所得

人日詩效玉川體

相傳人日人所生詩老由來愛其名我因此日增萬感欲叩閶闔號冥冥化兒於人意特厚神鑪巧鑄稱獨靈面目開朗潤肌髮不似羽毛蒙晦猨貍猩牙齒吸闔掉弄三寸舌出納盡態不似山鳥間關鳴屈曲十指職持物穿鑿混沌百藝呈蹻捷兩足工步履餘伎拜跪趨蹌行不似牛豕但馳奔狼跋豹躍跳𧿹𧿹天既愛人畀人耳目手足口體臭

便當仁義禮智含性情胡爲稟賦有不齊賢愚巧拙殊心形天若厚此人更當縱其欲高官大爵飽粱肉朝歌暮弦恣威福胡爲復制以命數使人垂首屏息俯仰增跼促坐擁百萬貲黃金可畚揭胡爲復使銅神作祟憂象齒銅臭薰骨生齷齪山中野人所願微但願倚巖傍水結搆數椽矮茅屋尋風松間弄月竹裏破書一卷隨口讀牀頭有酒可醉客甕中有米足果鷄鼠腹所願亦易給胡爲必使飢來顛倒相驅逐天生正直人謂當秉其德主持名教參化育補塞罅漏不遺力諒亦不負天天

胡故遏抑我師孔子大聖人一車兩馬走不息著
書大抵頌天德反令後世讀者多阨塞天生聰明
人謂當逞其才刻畫造化剔幽怪擷擻山水光雲
雷天胡復生妒忌心謂是偷取寶物發秘奧罪擬
盜竊同椎埋昌黎貶斥杜陵竄昌谷夭死令人哀
世間人類四千八十億萬萬其中日日開口大笑
者一二人已耳愁端如潮復如霧又如絲亂不可
理一日千愁月萬愁倏忽霜凋玄髮蝨齧齒何用
名為人反不若墻邊蝸牛趁晴日無心遊衍行階
阨沈郎七尺負奇志天生此人豈無意小時懷古

慕堯舜下想禹湯文武成康治憑風欲招伊呂寬
糞除六合揮長箒雄心暫寄筆硯間豪氣時吐秋
虹避胡天故折挫復使豎子二周遊轉徙遍歷五
內心為人君主君德衰替慚聖智肺乃清虛府金
然欲鑠燥苦脆胛居中央土疲嬾不運毋道廢肝
以春德王木氣橫決發嗔恚兩腎水之藏水衰火
亢雷出地架上置書一萬卷終日對之不敢視杯
中有物戒不飲偏令獨開醒眼看羣醉父生乙酉
母丁亥母年六十二父壽六十四父銜太行九月
雪故交冷落空侘傺母憂兒病淚眼枯冬夜月寒
愁不寐念之骨摧肉跳擲寸心欲與春冰碎沈郎
頓首涕霑席愬天告天來世休為人願得託胎富
媼化為泰山頂上一片石不頑不靈不肥不瘠吐
納雲霧容邇月日千秋萬古哭兀峭勁倚穹碧

春夜獨坐

露重花寒春寂然柳絲風影故娟娟月來海底如
新浴雲到天心欲化烟抱病偶然成獨立思親無
計可安眠白頭客況蘇門嘯（時父客衛輝）盼盡征鴻信
未傳

澄江遊何氏濟園

蘿援過遭細徑逼柳枝深處小簾櫳數聲鳥語四
天碧何處花香一院風山入短墻青不斷竹搖晴
沼翠如空勝流繹絡留題去幾許春光鎖落紅

賦得蘭

春氣動三湘東風是處狂誰將芳草色一淡眾花
香似爾素心少偏言幽意長幾多深谷裏不採自
含芳

閨思

燈花昨夜好心緒今朝惡含凄怨燈火掩淚挑花
落

折花折㑹葢此意惟郎曉女伴少心知粧成不言好

題繆武子小照

松古不以年人古不以貌愛此澗畔姿修榦白雲抱幽人時獨來撫此一長嘯

秋日同繆文子過王小山館舍言懷(註)

今人一何少古人一何多聖賢與豪傑彪炳丹青羅古人若磐石今人若流螢磐石永不滅流螢没無精人生不自立流年付一擲秋風吹蘭苤擢落良可惜仲尼没世戒淵明形影责我朗費日月去去各努力

秋夜

碧梧聲脆氣蕭森猶有寒蟬噪晚林一滴涼生清露響九霄閒殺白雲心養痾公幹能遺世伴客斯盆和短吟却訝月輪偏有桂鏡中終古點(去聲)微陰

吳門送王愚千姊夫之瓜步

歲歲别君出忽復送君行今宵望明月不獨故鄉情

賦得冬嶺秀孤松

霜洗千巖淨孤松始不羣一枝寒挂月半壁凍棲雲獨寄青山色還留短日曛廻看虚白裏落葉正紛紛

賦得池塘春草

每憐芳草色識得春風歸空水相和碧斜陽與共微昨來猶有逕偶坐欲侵衣幽意隨漁父年年上釣磯

寄懷武子

靜夜悄無暑修梧動綠陰空堂憐影獨遠岫寄懷深月露洗新句天風吹古心雙泉三載話一夕滿離襟

秋夜獨坐

涼風感綿綿秋意夜來早行雲避月光河淡衆星少蟲聲鳴得意聽者自傷抱坐久百愁生寒淚落幽草

舟次維亭望月同文子武子鳳翎作

萬里雲消淨點埃孤懸片月自徘徊高空玉鏡將疑墜縹緲佳人似欲來潮送寒光天外盡窓邀清影夜深開與君對此誰能寢圓到今宵歲幾回

庚寅元旦口號

空縣小影肅朝參兩眼看兒淚似(去聲)含孫女抱來能

見不病時猶記祝生男
祔祭還傷弱弟身伶俜隻影倍酸辛追隨地下偏
先我跪拜堂前更少人

葬後哭桂弟 弟以己丑十二月殤亾

余病常憐汝嗟今更視誰八齡虛早慧一弟遽長
辭頻絶呼兄急先期死自知北風吹獨樹蕭瑟莫
天悲
哭樹驚親夢歸來欲見遲幾回曾覓父此日重呼
兒白髮傷哀數衰門值數奇九原猶羨汝母在得
相隨

轉眼成人在傷心長大難荷衣迎客慣篝火讀書
殘每喜勝余拙偏能得母歡客中曾憶汝詩在可
重看
生時不識妙葬處却相依狐穴雙魂嘯鴒原隻影
飛草心添母痛雪涕背翁揮哭罷歸何處回頭慘
落暉

同馮簡緣繆文子武子看梅西山雨後自
胥江放棹

風雨宵來歇梅花寄好音江空漾春影天遠入閒
心草短和烟碧村孤借柳深舉頭狂喜處一帶白

雲岑

宿耐久園僧舍

禪榻近窗窗近梅寒香暮色共徘徊老僧獨坐空
山靜花影滿窗知月來
簾外寒光浸綠墀燈殘鐘斷臥敲詩吟心却似初
升月只在山梅第一枝

宿竺山和簡緣丈

看花湖上窮攀緣歸來便向山中眠踞牀急思書
所得捉筆欲落心茫然依稀尚記數株雪山坳半
吐蒼翠裂傍松映竹似相待風細天寒逗芳潔山

開湖遠萬樹繞玉妃縞素當清曉稠疊煙鬟盡改
粧一夜春風天地老穿林盡日花中行苔枝鐵幹
紛縱橫微風動搖日影薄花光時漏湖光明須臾
日落月滿山色香疑有疑無間襲人襟帶沁心骨
却怨朋從邀歸還百歲看花屐幾兩何不誅茅依
翠嶂騎驢尋訪愧林逋瘦骨還能花底葬

石壁 憨山大師結茅處

客從花中來僧向花中住誅茅傍峭壁日影常半
吐修篁入天翠偏愛侵細路石古柏根蝕松高巢
鵲乳羣梅遶墻外廻顧失來處款接來山童香茗

煮花露坐久客意安徘徊不知暮尋幽定頻來勿
以花落故

梅根 吳人謂之梅樁

人生嗟遇合草木亦有然見録非所常往往逹其
天妍醜隨物好進退屬幻緣我來訪逸人踏遍西
山顛林深不知花彌望空素烟别有孤瘦姿鐵幹
撐清堅幽香一枝秀苔封或千年土人施謬巧曲
折同拘攣翦枝貼孤根性命幾不全下以刀鋸裁
上用棕絲穿如嫗簪嬌花如鷺攣寒拳妖紅既爭
豔新綠亦敷鮮一本常五色自謂顧盼妍花工既

矜詡其陳心力專見者遂驚賞不惜拋金錢豪門
爭致座所費詎止千清溪有古樹偃蹇無人憐對
此增百感徙倚春風前

登七十二峰閣

水銀瀉地東南破具區萬頃洪濤皴鏡蝕瑠璃矗
亂峰壓浪撐空問誰作或如帆檣天際浮或若鳧
鷖煙底卧海螺行泥有時立翠鬟遺珮爽虛坐何
年絕岸建危閣閣成儼受羣峰賀東風吹山萬梅
白積素欲與湖波大我來偏當日欲暝叠叠高低
碧煙和日送漁舟欵乃歸夕陽影裏看花過更擬
明朝縱一葦快遊爲鼓平生懦

分雲亭小飲

誰來巖壑裏分得白雲莊古屋從梅老平湖入座
光落花石上醉清話水邊香最愛經行處低枝帽
屢妨

太湖泛舟次簡緣丈韻

湖光瀲灧花光空濤聲冷漱蒼山松一葉飄將客
心去咫尺已似超鴻濛指點朝來快遊處狂呼肯
怕驚蛟龍風吹夕陽半輪濕欲落未落沈沈紅掀
柁歸來不數里煙截遠峰平若砥山頭一片月流

波回看却失湖中水

初夏王小山過談朔顧玉停雙栗不至因
同步南園作

春歸遠林靜風蕩日影綠晴窓宜清談獨坐喜剝
啄庭前雙翠禽相對語音淑枝動禽自飛花殘蝶
猶宿轆轤無停聲車輪無停輻閑時一寸陰常比
徑尺玉請呼舊徒侶共坐玩清旭
知己莫恨少但恨易契闊緬懷雙璧人咫尺想天
末園中豆莢長籬下筍芽茁望君君不來采采不
成設良晤如餐英懷人等咀蘗百年苦短短多愁

常少悅人生一日談應消十年別

南園鬱森爽下有紅薇花嫣香挂短籬零落春無家看花不問主幽徑直復斜空潭澄濃陰晴碧消輕霞鳥聲亂風竹魚浪迴烟波平橋坐宜釣談深夕陽多遥憐月出時清絶雲林窩徘徊不能去柰此煙光何

集毛丈令培齋賦得流杯池

春風如醉波如酒曲水風流永和舊今昔無端逸少悲問識後來狂客不醉來欲喚池中天夕陽明滅空波煙隄柳絲長草芽短我將與爾沙鷗眠

天上

天上秋還到人間夢易沈一庭衰草色幾樹斷蟬心母弟重泉隔形骸二監侵寒花嗟汝態日夕北風尋

獨坐 [illegible]

獨坐悲秋夜氷蟾底許清草蛩淒自語天宇碧無情四顧水光濕一身雲影輕不眠何所思銀漢漸西傾

作畫

水國無山買拈毫學畫山出雲茅屋古凌澗石橋彎境絶心將入圖成夢與閒傳聞五嶽勝遊福儻吾慳

送楊文叔北上二首

親老頻離膝知君去住難穿雲出巫峽衝雪又長安白髮春秋永青山眺覽寬子心勞負米應可當承歡

作客逢知己依人總自傷一家吟詠隔(君家兩尊人暨弟妹皆工詩)三載道途忙魚腹憑波短刀頭計日長棘人未敢送雲樹正蒼茫

溪閣秋晚和小山

寂爾秋遂晚落葉散復聚斷煙忽如雲池中碧天曙秋光入靜睇會心不知處孤吟欲有贈望望夕陽去

夜泊西關

初月荒江色新寒獨客心夜漁聞語細微火落波深天迥數聲雁村孤幾處砧棲棲依野戍誰識謝船吟

送王停北上

朝沽一斗酒暮送君遠行一杯未及飲君醉我尚醒君醉豈以酒我醒難爲情言多不得語一心空

怦怦心知不忍別何由謝榮名
天行日以南君行日以北觸熱走道中紅塵染襟
黑長安已三上甘苦君自悉詎宜曲如鈎持躬有
緘默龍劍會飛騰豈終土花蝕
在家勸君出別時願君留君留亦須臾握手增離
憂河千一相送南風作清秋廻首墟里間寥寥誰
與儔東望夕陽近悵望歸林邱

寒鴉篇

夕陽冷挂枯榆梢欲落未落雲停飄羽聲肅肅風
聲作寒鴉打陣啼喧囂天荒草白江村暮埜田驚

起歸樵路無心更借上林棲拊翼惟愁舊巢露繞
枝啼喚如相語一點投林葉如雨薄愛誰分屋上
心飢腸恥食倉君間黍機中素女乍停梭窓前騷客
正長哦聲聲霞外催寒數懷氷袖短憑誰呵幾人
愁聽踈鐘送城角孤啼驚短夢夜深獨起捲簾看
一天月影和霜凍

寄懷玉停

蕭瑟荒江晚相思斗欲闌向南風總急到北雪增
寒名莫將文著人愁保素難天涯芳草歇夢寐憶
幽蘭

春寒感懷

寒威奪春和東風劇酸尖庭前有古梅年時記巡
簷氷雪一以交梧蕾鬱緘箝階鶴舞寂寂梢月懸
纖纖空含絕世姿凍蕋誰能拈素質不自見何由
和酸醎縱隨桃李開過時難爲伙處士骨未葉相
憐淚應漸

花朝雪次愢千韻

年年二月賀花朝深閨翦綵紅旗飄晨粧露纈半
含吐國香絕豔矜芳條平原藹藹天蕩蕩意氣自
荷陽春驕祇今春令行肅殺羣陰雜沓相呼招玄

霜未鮮飛白雪少皡因縮勾芒逃萬樹寒光訝玉
梅人間瑤島憐氷桃輕薄臨風低自舞却疑蝶翅
舒春嬌黃鶯紫燕斷消息柳梢犹立寒飄搖井時
盈尺豈稱瑞芳郊寂歷風騷騷腐儒呵手足悲咤
沴祲舛錯憑誰調不愁紅紫受凋挫但苦凍殺黃
精苗處士長逋剩孤鶴淵明歸去蕪東皐咄哉催
皦更能幾雲埋月落留中宵火輪飛出會消滅遨
花還得傾春醪

春夜

積雨得明月相憐似故人夜庭看不厭偏映柳條

新

月夜訪僧

入夜郵墟靜尋僧古渡東麥香千穗露月動一林風茅屋犬聲外僧房花影中更吟慧遠句清思白雲空

猛虎行

南山有虎爪戟牙斧空山白日腥風走樹長嘯嚙人大喜若怒童耄何撑豪賢詎吐誰曰不仁天與神武長戈莫投勁弩莫注老婦休哭但可闔戶

天河

豈有橫空浪虛疑太古烱光清無月夜影動欲秋天孤客迢迢泛雙情脉脉懸彎環傍樓角織作幾家眠

敬亭詩草卷一終

敬亭詩草卷二 起康熙壬辰冬 訖康熙甲午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辭家四首

業賤悔作士家貧不能子入門無可慰出門悲乍始銜悲復何語長跪祝翁體强飯慎寒燠早卧當晏起得心但吟咏無問及薪米兒行託良友朝夕得依倚

持門資健婦無乃丈夫羞舍之欲安適霜雪河山稠昔年侍姑疾追思淚重流含啼引針線襟帶煩

綢繆餔糜固所甘藥餌宜時投尙保金玉軀子職兼汝求

母在禁兒出兒出母心苦兒今拜母別寘寘形黃土念往涕難禁欲泣恐傷父母在兒體瘠母沒兒病瘉慈寬倘依戀道路乞兒輔𦬊𦬊獨立悲悲風起楸樹

柴門掩衰草日落枯槐枝黃葉滿空庭黃花滿荒籬方悲別鄰里何況親與知驅車入北風寒魚赴冰池人生不得意詎得辭嶮巇

留別愚千

憶昔余送君少小暗灑涕今日君送余有淚兩難
制骨肉師友間心迹託深契握手告將離扶疾勞
祖祭不才姒事兄落鬼殊稱弟輕辭老親罪羞望
知己恕衰顔每憐女論文喜看壻羈覊藉君慰珍
重臨岐袂短衣入霜雪蓬梗未有際平生金玉言
佩服比巾帨長安難久留別日決歸計貧賤詎敢
辭且息吾廬倣

丹陽道中 譯

傑閣臨城迥斜陽掛塔曛清波寒鷺影白草亂羊
羣市火酒帘動隣船醉語鬨此生初作客天末認

吳雲

夜抵高郵

未得停橈處乘風信夜行亂帆爭月色孤枕壓濤
聲人語鄉音別天霜布被輕滿湖蘆雁叫與爾共
浮生

露筋廟

古樹貞魂寄寒潮舊恨殘但留孤節在何必寸膚
完

漂母墓

客子方牢落扁舟古墓前清淮無漂母衰草起寒

烟垂釣人常老封侯事偶然千金如望報一飯更
誰憐

漕河遇風用杜三川觀水漲韻

歲暮走天涯風雪愁水陸自從入舟來雲霧斂陰
谷鵁鶄弄烟汀川原換新目帆壓江波寬櫂緩河
流駛隄月蕩影空夜暗潮聲出昨宵忽怒號摧撼
巖崖踏遠郊吼林獅中原駭奔鹿空洞宇宙間窣
谿寒風塞晴疑雪意嚴晨愁日御速洪濤起前川
勢欲五四噴飛沙削岸平折木帶巢覆漁歸淺浦
膠牧散荒臯禿孤舟似登嶺牽挽轉地軸頗憐饑

鷺拳飄羨蘆雁宿孤村茅屋破遥聞凍兒哭蓬隙
漏尖風刺背若刃觸微陽尚伏潛太陰恣慘黷羈
愁一心小敝裘百骸束誰云酒味惡且喜禦寒足
把盞面爲煖稍伸十指跼倚醉聊覷天星芒吐還
縮卧聞風力衰深憂水堅腹三更霜外聲幾陣南
征鵠

紀行一百韻 譯

男兒不成名飢驅遠行決亦知北地苦且念内顧
缺割棄試一行百恨難具說平生負奇氣少小頗
挺拔落筆一身胆結交寸心血狂言衆所咍志與

蒼生切功名不足取肯念生理拙阿翁吾七十鬚
髩皓以潔數奇老不遇意氣餘覬谿一子嗟晚舉
瞠目望早達十年走文場三試竟三黜劬勞阿母
心兒大母已没事母痛已虛事翁力何竭士窮未
爲辱念此增内熱幸逢右文朝曠典下金闕思走
長安道聊振雙羽鎩似非翁所歡勉强聽覺出堂
前苦無人欲出轉愁絶翁有舊執友四五青雲列
平津篤恩義投林匪干謁買絲製羊裘買布製袍
褐厚綿裝被褥弱線理巾襪懷中一卷詩心知覆
瓿物冠葢多賢豪尚冀賞眞骨落落辭朋儕依依

謝親暱知己各有贈規誦具古質閨中有病妻餘
情復騷屑留勸諒兩難徒看啼綆抹幼女無所知
弄餌倚爺膝且託丈夫志掉首未遑恤阿翁悽遠
送無淚向兒咽仲冬北風寒三更虎丘別始悟失
乳孩夢寐殊忽忽同行有繆子心形故膠漆舟車
共長途吟嘯散怫鬱荷天假晴和千里弄雲日首
塗惠山寺孤塔烟中戛泉聲茶思清帘影酒情逸
漸看雙岸高稍驗下水疾吳楚山忽斷一道江流
活巍石撑洪濤海門樹修闞朝暾刹彩飛濕霧浪
痕滅片帆掠鳧鷗爪步倏超越頓覺故山遠吳雲

望中失蕪城煬帝家枯楊剩芽蘖卻伯積水長烟
草中蕩涵人家半漸漬雁鶩雜鳴聒俯視淮安城
盃底萬家室窺簷亂帆度憑舷女墻没疏鑿荒禹
功束縛師鯀術哀哉生民魚千載憂潰齧恬波受
輕槳河靜流轉滑旁支避險艱斬公著弘烈鷺鷥
立清淺蒲葦與曲折功名吾不朽豈必在賢哲洋
河見清流俯映醒眉髮就漁擊仙鯉斫膾猶撥剌
亂山童亦佳晴烟媚崩岸夜寒風力尖氷横長川
截光清日影淡氣肅天容窒摧擊恃巨椎琤琮玉
聲裂遂使一日程三宿始攺轍旅舍濟寧城驚心

値令節離情一綫添燈暗天欲雪淩晨乘柴車簸
蕩比糠粃辨途認征鐸雞聲遞木末疎星閃餘达
日色冷烟過霜花順風飛人馬鬢鬣結軟沙或埋
輪瘦石或拒轄揚鞭乍奔騰倦程時蹩躠寒林村
落虛葉脱混梨栗客來嗟過時玩樹思解渴樵髡
古柳枝童騾敗榆窟空霄孤隼閃荒野羣豕突騎
驢看少婦羞顔蒙綿纈塵迷五色霧咳唾澀齒舌
自從河流徙齊魯膏潤泄畚鍤變磽瘠蓺植鮮稻
秋承平日已久土城壘螘垤小邑數十家茅屋見
闒閱莽投村店宿泥床衾似鐵苦酒一再斟北食

四五設亷雞宰金距美菜煮玉笏屑麪更作餅圓
團似規月佐以秬黍粥餞來愧饕餮四壁疥題詠
姸醜未區別河間太守堂通家下陳榻温湯洗坌
垢負苡快一撥詰朝指趙北重霧裏林樾天晴
帝城開瑞靄紛籠綴車馬如雲烟小儒媿薄劣傍
午登相府遂許解鞍歇先達假令顏故知慰契闊
疲形得乍休游寬尚慌惚歲暮客窓深清燈照孤
子江南杳何處北斗如可揭計程越三千數別逾
一月家翁此際情到期指應屈如歸固云喜心定
轉憂惱急思報平安深夜呵凍筆

賀王大司寇西田公入相

夏屋倚隆棟大川利脩楫時平百揆叙　主聖
一德合白麻頒下須碩望朝野帖器因歷試弼道
與太和協清宦坐優游崇階遞登陟六卿旣迴翔
三公佇調燮潔身拔葵根憂國損蕉葉常持氷玉
心深晦蛟龍匣光齊春冲融波瀾海吐納鮮附朋
黨私肯爭徑路提紳笏靜形墀神采映　御榻
穆然大臣度紆勿　帝心愜公每一奏對迎送
勞　皇睠　簡命久遲回羣賢竟莫壓蒼生託
安危元氣資闢闔北斗瞻昭回南山仰巖業儒雅
歸宗師浮澆賴檢押彌循孔氏墻倍恤馮生鋏家
翁辱故舊推解銘稠叠平生知己意窮老無可荅
　天子方萬年佇公不朽業風薰佐舜絃曆正
輔堯莢願向槐庭前金籠效祝鴿

臥松歌 相傳為元時物

刺梅園裏孤松青三尺鐵幹千枝橫屈蟠低亞豈
有意偃臥未肯凌靑冥父老相傳五百載滄桑幾
閱金元明撐雲拔地謝梁棟秦封不到完堅貞荒
烟靜寄孤鶴影清風獨嘯幽人塋權奇擁腫不中
伐雖有雷雨誰能驚猶嫌託根近都邑壺觴遊賞

來羶腥不見黃山白雲外千秋翠蓋栖仙靈

得家信後口占二首

萍踪濩落滯燕京萬疊雲山遊子情一紙家書和
淚讀百回猶是未分明

小樓花謝損紅顏機杼聲聲玉漏閑多病多愁抛
藥裏可知無夢到關山

送武子南歸 詩

六街春盡暗塵埃天外愁雲撥不開烟水江南君
獨返去年風雪記同來

客窓夜雨

客子一室愁長安滿城雨孤燈不成花影落空庭
柱歡娛難一朝羈恨常千古雞聲半夜起空憶劉
琨舞

采蓮曲

花開蓮葉底蓮葉覆花面香風來復去花發無人
見
結伴梳短髻趁早下江潭知他花上淚的的為誰
含
岸上白馬郎水面紅妝女寄言花落後無復相逢
處

送陳秋田之任長寧 有序

褰來易水別諸鴻鶩秋盡金臺離亭草短臨
御何當慰意登高詎足攄懷衛國軒車不無
乘鶴漢鄉枳棘大抵棲鸞先生始官蠻戶之
鄉飲盡瀧江勺水今投羅村之邑行看松嶺
空嵐巴作腸迴字形九曲山將愁蠶劍勢千
攢鳥度雄關欲隔昨宵之夢蟻緣仙棧知為
明日之身財分百里於鷓鴣聲中悄對一官
在海棠花下兼復追隨坡老剩有朝雲贈荅
秦嘉並無徐淑弄花織素抛來缺月之珠識
字衰師攜作伴琴之鶴宦情於焉欲淡離懷
倍此增傷憶昔荔浦方銅壓出沒之時正鐵
額鵰張之日含沙百洞妖霧千山文移嶺海
之鱷魚兕伏不共之雕虎遂乃投戈釋甲隸
狐穴以入花村務面歸心轉鉦鑼而為社鼓
今此長寧地偏俗朴城小訟閒味諫軒清時
堪飲者鬱孤臺迴猶有仙乎先生長嘯登車
襟期朗暢可知夙成美政詰關非遙僕也折
柳帶以牽懷撫萍蹤而自感平途九折卧砥
柱而難安滇海一帆指蓬萊而更遠愁中薊

北塵暗天寒夢裡江南楓清月白怨其弁陋
畧陳彼我之情未免悲涼或答驪駒之唱云
爾

四山秦吉了百里小桃源路迴雲雙棧人稀劍一
門太邱才望在爽道古風存凋敝資循猷休嫌聽
夜猿
山川奇僻處薄宦走詩人荔子丹邊月（君先官荔浦）哉
眉雪外春驟車方子韉展箕復安仁（時正悼亡）太瘦非
吟苦登臨幾愴神
卷軸資新理江山好共閒朝攜笻竹去暮訪桂輪

還邑有大桂輪山怪石逢奇士名花慰客顏應餘詩滿橐
濯得錦斕斑

袞袞誰華省君才一令遲相逢將別處情重惜昏
朝寄夢三秋月隨君萬里橋古人爲宰意敢悵路
迢迢

送繆二文子下第南歸

離愁處處逐征驂去住傷心各自諳行盡數程山
色冷一天秋意到江南

曉鴉和獅峰閣學韻

雅雅屋角起殘月半林齊孳鳥猶未動寒枝難久

棲巢危天易曉野曠霧猶迷撫翼飛飛遠君聽雲
外啼

歸鴉

最憶江鄉暮寒鴉噪夕暉柴門人獨立倚杖見孳
歸未得一枝穩寧辭三匝飛天涯客遊子逐逐亦
知非

柳堤

灞岸隋隄楊柳枝絲絲葉葉繫相思試看上苑春
風裏那向人間管別離

鬬雞即目

飲啄原同類籬間忽起戎爭雄定何事毛血灑春
風

敬亭詩草卷二終

敬亭詩草卷三 起康熙乙未 訖康熙丙申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和芝岡筠陽春暮

榆錢滿眼壓枝低忍聽黃鸝帶雨啼春晝沉沉惜
春夜柳條無力月華西
紫騮嘶入柳陰低樓上紅粧正掩啼暗卜金錢閒
細語雪衣傳出畫廊西

夜雨用少陵韻

夜色青燈外森沉五月秋客愁紛細雨孤館似維
舟意氣憑高詠年華付浪遊飄飄慙宿燕安穩寄
江樓

峽江縣

筠陽西去路逶迤山色波光入鬢絲夢繞白雲歸
海角人隨芳草到天涯清江直送春殘影玉峽剛
分月半規公瑾墓傍孤艇泊自澆村酒吊雄姿

泊吉水縣

吉字流三折鐘形秀半空高城涌嶺氣夏木貯秋
風雲散星懸岫月來人倚蓬江山正清絕橫笛起
漁翁

雨過泰和

清水巖前雨仙槎江上舟嵐光低欲盡帆影憺含
愁湍急三巴峽（泰和有蜀江其急似三峽）烟寒五月秋去程殊
未已不敢漫回頭

阻風

勝絕常因險驚灘一葉舟石尤殊不惡正爲好山
留雲界層層翠晴開寺寺樓終朝此吟望几席狎
浮鷗

忽忽

忽忽三千里蒼茫兩鬢斑半年江上路一枕雨中
山碓罷泉空注灘驚鷺自閒何由謝行役寂寞掩
松關

十八灘

峽積五雲驛驚聞水聲惡牽船齟齬開高浪噴前
落三春霪雨後萬派走羣壑衝突古槎奔撐拒雲
根錯盤渦濺飛沫白晝雷雨作長風與之來天地
爲索寞孤舟力挽竭寸前或尺郤彌愁下瀨船瞬
息那如昨遠遊一身輕出險閒情樂繫纜傍孤村
月迥荒山析
一日上五灘灘灘似驚弩灘勢益以高峽色益以

卾川塗忽阻積頽岸斷行旅孤舟落萬山竟日烟霞生雲橫峰逾稠浮翠疑含雨峽角夕陽穿深林一鳥語茅簷隱松際無乃桃源古

灘漲濤聲橫灘平峽勢窄鱗鱗出洲渚梢梢吐叢荻鷺鷥與鵁鶄歷亂戲沈碧詎知客心驚自弄晴川適一葉釣船橫舉網鬐鬣赤就船擊仙鯉羡彼垂綸客習險旣忘艱延景有餘惜雲光與目移山狀隨帆易時歎風雨中幾處烟鬟隔

登鬱孤臺 贛州府城內唐李勉登此有心懷魏闕之語故又名望闕臺

千嶂雙江合孤臺不記年望鄉仍我輩懷闕憶前賢雲色七閩樹嵐光萬井烟古來憑眺處極目一蒼然

中元客感

夢裏人何在天涯月獨圓露華秋半濕樹色夜無烟目盡峯頭雁心歸江上船清光流照處愁鬢欲蒼然

大庾嶺

峻嶺橫雲長突兀界南北神功奪天險一線鑿靈域石勢皆內指峰狀復外塞絕頂峙嚴關陡峽開崩岈雄雄氣欲壓仰視不可逼冊崖將百盤十步九脅息壁蘚錯繡文溪薄生黝黒松高不勝風千尺倒巖側荆吳趾下盡汀桂眼前得時平鎖鑰閑萬里一秋色孤月麗青霄空山半輪仄雲裏分岡巒烟外辨江國香斷北枝花碑驚南翥翼延清辭國淚石上猶可拭俯仰今古間羈懷浩無極

挂角寺 卽古雲封寺在大庾嶺上

入雲蒼翠盡鐘聲出林宇何年卓飛錫寺與鷲色古層林衣山長修篁翳日午山根數聲雷百里見飛雨陰沉一椒深不受六月暑堦前蒼鼠馴簷外越禽語玄風邈已遠空留石間乳一酌試清涼三歎不能去 寺下有六祖卓錫泉

晚霽

諸嶺殊明暗秋雲天外長江先清遠樹雨色冷斜陽漁釣尋烟語牛羊隔水望浮浮搖落感不獨爲思鄉

下十八灘

下灘喜安流客心付輕櫂復此風月佳江山耿蕭照連峰帶波廻雲水相窈窕一箭瀉盤渦飛鳥不可到近跡已倏掃逝情復紛召翻緣巨石橫得傾清景要月流千縷光籟起萬山寂漁歌落遥夜客

思正孤峭去帆何匆匆終傷流景慓

出峽

舉目羣峰盡江天過雨痕晚林歸鳥寺野水亂蟬村白苧迎風薄青蘋浥露繁濁醪不成醉留月對空樽

晚泊譜

深樹含秋晚孤舟泛夜清月斜半江色蟲合四山聲寂歷心寬地徘徊風露情客遊經此夕那恤鬢華生

宜春臺臺下有昌黎書院上有三蕭王祠皆頹廢壁間有李崆峒諸公勒詩

望秋却上宜春臺臺迥秋高倦眼開黃葉亂飛哀水去碧雲中斷楚山來文章名十餘殘碣香火金仙鎖綠苔惆悵千年幾興廢不勝蕭瑟雁聲哀

下秀江

岧嵲哀峰迥蒼茫秀水孤腥風暗虎過落日怪禽呼天自雙崖漏波從亂石驅愁將千尺雪驟染一莖鬢

閣上五首

撫州故西江山水秀區也右軍康樂之所觴詠尋眺者其風景不異古今矣有閣憑城瞰

江林巒四合朝昏晴雨烟景萬千變化離合于其下髣髴東坡臨皋亭上受萬物之備也余自十月至州棲於閣上十一月始別去

傑閣淩危堞遙山淨宿氛江飄飛若定風葉靜還聞華子思康樂茱萸憶右軍斯人不可作誰與細論文康樂有華子岡詩右軍有茱萸亭皆爲臨川內史時事

一片斜陽冷霏微暮色黃荻聲邀落雁江影送歸檣短袖經風細愁懷怯夢長故園霜後菊籬落幾寒香

霎霎同雲積冥濛細雨飛無聲聞落葉有潤襲重幃暗入江山暮寒飄鼓角微遙天砧杵歇誰爲寄征衣

碧海飛明鏡高樓客未眠新寒聲影寂一素水雲鮮露散林先動村虛漁火懸銅陵獨往意斯景古今然

朝旭逼烟低千家望欲迷櫓聲兼霧重樹影接波齊塔迥先驚鵲人眠乍聽雞捲簾靈谷曉一半宿雲棲

遊一杯亭宋沂國公趙汝愚故蹟公爲信州有惠政州人建祠觴公公令毀像謂人曰且盡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因名一杯亭仍祀公在鐘靈橋下

水南山麓

殘碣餘苔蘚遺風不可尋氷溪月如鏡自照一杯心

紀夢

兩載長啼哭孟光夢中嗟歎兩情傷而今已矣如聞語旅館寬來月滿床

柳葉桐枝蔭小樓當年攜手月華秋只今生死茲茲路夢裡相逢一語休

遊白泉菴 大孤塘上

孤棹偶然客尋幽天正晴湖光萬頃外寄此一林

清坐酌白泉茗時聞幽磬聲蘋姑如可接天半暮霞明

九江春望同子遜作

濕雲十日住江干百尺城樓一倚闌曾有夢歸春草綠更無人處杏花殘井烟帶雨黃梅暗估舶鱉濤彭浦寒流落青衫數行淚琵琶亭外水漫漫

渡鄱陽湖

豫章山多水亦多千灘裂石石走波奔雷捲雪到彭蠡亂山辟易開深窩爭趨大江咽湖口鬱怒萬頃驚盤渦洪濛水氣溢吳楚日月星斗經浮磨章江片席向西下晴川芳草東風和矖盯但覺天影濕空際一葉如投梭是時春潮未添漲沙痕迤邐長烟拖烟痕接處揖五老鬚眉笑兀撐青蘿雲屏九疊三匹練冷削日影懸太阿別有大孤出明鑑杜蘅香裏横愁蛾迢山隱約落天際船舷點點如駕鶩或云二月湖水漲白頭浪起山嵯峨艨艟觸處皆摧裂湖心掀舞千蛟鼉靈旗寶馬光朦朧天吳偃蹇馮夷歌仙耶神耶出復沒白晝晦昧愁無何我聞其語汗如雨此身自歎蓬蔛科江山好處不得住風濤狎試計則那何當紫霄峰下得片石

詠苿自結旋牛蝸松根獨坐萬山頂笑指下上征帆過

古槐行

康郎山頭有古槐膨脝空腹撐枯骸精靈肅肅寒不死千春細葉穿荒苔故老相傳明太祖天爲生靈出真主乾坤方洗舊腥臊臥榻鼾聲有吳楚左蠡山前結戰場萬頃鄱陽壓樓觽殺氣嚴凝化黑雲血光狼籍飛紅雨艱危百變試英雄幡折麾竿聲死鼓倉皇紀信代劉邦失水神龍窺塵土滹沱河畔不成氷當陽坂上逢追弩劃然一聲地軸坼

萬馬千夫紛砰易輪囷自剖抱君王八面槎牙森
劍戟寂寂妖氛罷散餘驚看滿樹膏流赤此時此
樹勤王功常徐豈獨稱英雄根殘節敗足不朽況
被雨露重葱蘢國恩瘞護設祠祭酬庸特錫將軍
封樹旁卽建功臣廟三十六將同孤忠毅鬼英魂
依老樹冬春曉夜生悲風世人好幻惡徵實漫説
多憑鬼神力不知草木豈無心自遇聖王無所惜
從此童童三百年佳氣常與鐘山連一旦鴟梟豚
大屋昇元宮闕飛炎烟但餘荆棘沒銅駞豈有梁
棟扶甘泉八公不顯蔣侯神南北自限終投鞭槐

根塊土遂非昔杜宇飛來啼血鮮摩挲老槐一回
顧孝陵松柏蕭蕭暮

遊廬山秀峰寺

新晴愜奇情千巖洗靈秀一春雲霧中眞面今始
覯雨餘林影滴烟消石容瘦根壓吳楚軸巔挂牛
斗宿積翠遠疑結層巒近還皺分形競騰逸遞勢
紛仰覆空霄千鶴舞哀壑奔雷走夾道森龍鱗古
刹立神構山空風日深簾捲羣峰就左蠡動遥林
小姑落簷霤言尋飛瀑源噴薄裂雲竇元氣有呼
吸靈液碧海透機挾人代駛清與心寬漱山懸瀑
布三茲寺劃一岫雲端睎五老如挹浮丘袖令我
欲逃虛感此微軀陋斜照忽銜山斯遊恐難復

留別匡廬

孤舟三日滯江關午喜輕帆送客還一片歸心飛
不盡幾回回首爲廬山

過石鐘山

湖波走江急心與長風俱飛巖塞湖口谷底鐘聲
虛馮夷裂山骨呀豁跳眞珠噉滌太古音疑閟神
靈居崩崖落復綴古木相撐扶雲構籠秀薄石瘦
山光腴奔帆阻奇跡倚舷目空歎回頭彩雲沒長

嘯懷髯蘇

小孤山

彭郎湖上白雲迷新婦磯頭落日低一種風波流
不住小姑東去大姑西

泊梁山登龍王宮

絶壁横江欲渡難仙宮高處倚闌干江南江北歸
心滿一棹梁山風雨寒

登太白樓

長江淼淼泊吳船松際登樓拜謫仙錦袖醉翻慈
姥月布帆吟斷夜郎天少陵嘉樹憐才子小謝青

山傍墓田借問沉香亭在否故宫烟草正芊芊

石屋

牛渚最險絶處盤石級折下數丈至江面穴崖構屋循巖飛宇客至憑闌直視則江練平鋪天門中斷慈姥青山羅點楹軒趺坐諦聽則松聲吟風於天際水沫礚石於几下幾不知為人世矣詢之山僧知開山近才五十年古人題詠所未及也

百尺靈根鬼斧銛誰來洞底構飛簷山穿牛渚龍鮮窟江挂天門水作簾沙鳥紛紛新柳浪湘帆點

點亂峰尖若教小謝當年到十宅還應傍此巖

曉發葑門順風抵新市行二百里

布帆才挂疾如飛廻首家山烟靄微只有夢魂吹不斷月明猶是逆風歸

桐廬江中作

霽巖消殘雲蒼翠不可象石色萬古新風日與滌盪峽曲江逾急帆勢青冥上前途既迷阻後逕復儻怳林谷鎖秋烟蟬寒有餘響孤村不見人老樹挂疎綱清陰起遥情静目寓延賞何必子陵灘高風令人仰

蘭溪夜泊

千樯日暮傍城多瀰瀰蘭江静不波水閣家懸燈火在天涯人奈月明何賈船誰識悲秋客鄉夢驚聞子夜歌歲月半銷行役裏江湖無地覓漁蓑

過盡驚灘與翠巒西風吹我落江干千家人静秋聲起半夜酒醒白露寒舟楫路隨雲外遠親朋書到日邊難汀洲試聽隨陽雁不盡蘆花叫月闌

夢中作

盧家簾額玉為鉤燕子釵長只綰愁百丈青絲梳

不得暗和楊柳一時秋

舟抵鎮江

客夢經年此日還風風雨雨到鄉關吳娘夜唱江南調回首蠻歌萬疊山

敬亭詩草卷三終

敬亭詩草卷四 起康熙丁酉 訖康熙己亥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題素蘭留別武子

花葉俱無色春風淡處吹我心正如此幽谷幾人知几席靜相對雲山遠寄思記將言外臭留取百年期

北行舟中懷許二子遜於兩粤 謀

別後風流憶遜然驚人佳句萬人傳狂來魯國眞男子餓後淮陰尚少年揮斧莫教修皓月銜杯何處問青天南遊芳草萋萋遍夢到羊城路幾千三年京洛共牢愁二載章江復漫遊雁陣分行偏度嶺梅花無使獨登樓細斟椰酒千場醉旻舞珠娘一笑留可道春江明月夜思君有客倚孤舟

將赴長沙酬別愚千 時愚千獲解留京

驚飈吹雪灑行裝掩涕辭君出帝鄉却憶同來江上路春風特爲送王郎

白髮家翁望子歸欲歸無計淚空揮家書憑仗東西寄恐過衡陽雁不飛

途中積雪十六韻

積雪滿天地無端事遠遊寧關栗烈侯揔作別離愁陵谷形容改朝昏氣象侔日懸寒似鏡風轉利於鉤色凍三千里陰沉十二州疇平疑海靜峰矗學雲浮乍凸知荒塚微虧識斷丘孤村仙島幻客葉化工鏤蹤細循前旅途迷戒遠投陷防沒馬骭碎欲滲羊裘面向書生冷駒誰之子留地烘爐一點簷挂玉雙旒掃圃黃芽出椎瓶清醑流可憐行役苦不是覓封侯

過漳河

漳河水落如一髮漳河水寒傷馬骨行人跨馬不得渡落日酸風捲殘雪

鄴都

當塗高踞竟三分衰草漳濱認古墳烏鵲有枝栖夜月銅臺無瓦化寒雲建安詞賦原才子天下英雄讓使君張掖他時流石馬更何人託魏將軍

題寄愚千書後

空緘雙淚寄王郎欲遞家書路更長但說匆匆修紙筆漳河茅店月如霜

豐樂鎮旅夜

故國輕辭一葉身長安三度走風塵誰言此夜妻

江月又向銅臺照遠人

浣衣里 有碑表稽侍中濺血處

蕩陰城下矢如飛延祖孤忠此日稀臣子何心求駿馬君王留血認龍衣竹林有後思名士野鶴無聲呌落暉太息神州陸沉後英魂招得幾時歸

河中見日出

萬頃黃河靜一輪紅日開心從河水下日自故鄉來

確山縣

斜日朗陵道清光破客顏一泉青玉帶諸嶺綠鬟

鬟城小雲從出人稀鳥共閑王孫舊藩邑駐馬叩禪關 縣爲有明崇王藩邑有所建祖師廟在橋下

漯灣

客路指荆湘漯灣喧古渡中有江南船言當故鄉去

我自未歸人偏爲歸人喜願從西北風送君日千里

信陽山行

趙衛積平野浩衍元氣鬱波濤忽蹙起天目走岑崒我行值嚴冬凍雲翳萬笏十步九升降一望數委折後逕出絕井前徒俯翔鶻磴髮繚莽蒼石齒森巉齧乍逼啓靈扉驟閉障修闌古樹韜千祀樵斧不敢伐牛眠駭苔脊龍蛻出白骨病瘤撐臂腫火心立膚活灌莽紛芸黃挺翠一松子陰泉鳴怪石流急細水裂清冷滌古心鳴咽驚遠別冥阨峙嚴關疊嶂通箭筈緬懷六代時南北於此劃虎狩控咽喉萬馬一夫過江山百戰休鬼火千年滅時平罷設險始覺天地闊茅屋結孤村邀我客行歇寒颼振枯林猶疑暗戈撥中夜聞無聲明朝亂峰雪

山夜不寐

寒山日暮倦行程茅店村醪且一傾客臥亂峰雲欲凍燈然破壁雪無聲飢來驅我輕千里壯不如人忽半生中夜無眠鄉夢杳隣雞高樹又天明

漢口

中原地脉盡江東匹馬西來落短蓬鸚鵡洲虛才子賦鳳凰山冷鄂王宮雙城夾峙三分舊二水交流六代空幾許英雄銷盡後往來容易布帆風

赤壁 在嘉魚縣

橫江一戰冉從分折戟猶傳戰血殷漫詡東風燒

北岸可知赤帝在南軍阿瞞歸去重稱漢樂府沉
吟豈爲君（魏武樂府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公瑾此名寧浪得（操云周瑜浪得此名）遂使千秋絕壁有紅雲

岳陽樓大風謌

昔聞洞庭之險雄九州極南一水天亦流沉雲滔
日烏不度獨有騷人遷客輕來遊我來之時水冬
涸湖波細淺廻汀洲岳陽一葉落古岸雄心飛上
南城樓飛廉夜半噫大塊勃怒呼號六合隘鏗訇
噴薄水戰風山鬼叫嘯森百怪似聞皇娥女英鬱
積萬古恨哭聲上天天帝嘅又如雲中之人弄鐵

遂紫臺迸裂林谷壞又如水晶宮中小龍怒千雷
百霆劈落青天外作勢歘幽咽陰閉喻萬穴銜枚
疾走掩黒山椎峰蹶石瞬息千里恣一決老樹欲
摧猿狖驚斷雁逆飛羊角折巴丘天柱隳蒼茫大
波軒起爭巀嵲起時巨蚌張高帆落處老蛟露瑤
闕羲和歛轡不得升白晝慘慽空濛冥扁舟繫纜
兀簸盪呼吸性命黿鼉爭我鬪楚人風雄雌乃殊
別雄風盛土囊蘭蕙獵颲颵雌風起甕牖灰堀走
蓬勃嗟我塡胷拄肚含煩寃天與雌風剌心骨我
行負米恃忠信豈愁中膂爲眕目爲矙風旣定騰
陽烏萬里寒鏡纖埃無開張六幅挂平地天外祝
融岣嶁紛迎趨回頭岳陽如海市飛甍縹緲蒼雲
孤君不見人心之險波翻浪疊杳無底豐隆偶戲
何足相驚吁

洞庭遇雪

雪與河波大光搖萬頃寒雁聲銜斷處天地白漫
漫

夜泛湘江

清湘一片雪新月半帆風岸白雁難下波平星若
空賈船聞楚語鄉夢冷孤篷蒼莽歲云暮空憐客

路中

寄懷子遜

與君別甫里海月十九圓音塵萬里斷南北梅關
一線通蠻烟古來朔雪不得到地氣淫泄冬無權
黒林落月弔吉了孤村細雨燒紅棉瘴雲如墨起
平地雖有白日光恒慾古人遷謫乃到此念君底
事窮朱天客來桂嶺得芳訊當筵罷酒生長歎自
攜明珠到西粤羊城草木皆爭妍旋逢越犬慣吠
雪魑魅跳盪愁青蓮焦尾空驚伯喈耳窮秋抱病
仍歸船歸船乍可對妻子征鞍不久遊幽燕燕山

蒼蒼北斗北與君二載曾留連金臺結契勝流集
相於獨覺形骸捐君所到處輙傾座兩袖捲作清
風旋長寧花開陶然月君醉搖筆傾河源古琴奏
罷箏笛裂壯士時作佳人顔君才真兄我真弟策
疲振鶩隨鐙鞭佳句流傳在人口繽紛花片從風
翻至今長安説許沈二子姓氏留詩壇金門獻策
同被放客𢠸對泣寒燈寒俟巍不免市兒駡范雎
肯受綈袍憐扁舟遂挂章江帆携手更踏匡廬巔
地湧波濤蕩硍礧天與雲物開煩寃君以兩手挈
雄秀今古一𥠖乾坤寬我亦捃摭得餘賸唱和成

篋誇琅玕一從分飛鯉魚杳每逢山水慙空單劍
門重入舊蕪季楚澤俄來弔屈原雪逐馬蹄一千
里人追雁影三冬前絕河浮漢亂洞庭一葉乃落
長沙偏（時余客長沙于昜齋觀察署中）思親憶友愁萬斛湘竹爲
我添啼斑夜深月落忽夢見授我一卷南遊篇覺
思曩昔詎非夢兩萍離合真無端但嗟流落共高
李豈必蹇驅同孟韓君不見夕陽山上亂烏[鳥贊]
屼木末號鴟鳶功名尺寸何足言幸保玉體須加
餐

正月十九日芷香亭梅花盛開用蘇東坡
松風亭下韻

梅花何自來江村靈均死後標清寃氷嚴鐵折半
枯槁每伴雪月淒黃昏蘭心蕙質謝顔色縞衣獨
立當幽園瀟湘萬頃洗塵滓孤撐寒影春不溫枝
頭雀啄白玉蕾樹下鶴唳扶桑暾暗香飄搖無處
所東風爲我開松門碧空萬里白日在美人徙倚
將何言離騷讀罷重繞樹欲歌楚些澆芳樽

春雨（課）

酸風颯颯雨紛紛盡日簷端殢濕氛地入蒼梧天
有淚湖蒸青草水爲雲已拚寒豔蒼苔盡何處綿

巒曉樹闇自是客懷多感慨苦將陰晦怨東君

春夜吟

春雨歇春雲凝夕陰下簷濛柳葉涼風入幙搖寒
燈瀟湘萬古一秋氣况爾羈客春懷氷天涯爾汝
是孤影嘯舞低昂相與靜鄉園歷落時在眼夢耶
非耶俄不省殘帙相隨不記年邊幅破爛光斕斒
久知無用不忍擲短檠輝微月滿天月中雁叫知
何意稻粱催塌隨陽翅可憐風雨入春多爭奈蕭
蕭蘆荻何

獨酌

風雨一尊酒寒燈照獨傾鄉心流楚水客淚逼清
明晤語憑書卷塵埃自性情倚酣聊起舞何處暮
猿驚

喜盛振寧張雅存杜望子過訪卽送滇遊

難得故鄉聚相逢每客中人生幾知已天末一飄
蓬春動三湘碧雲生六詔紅躊躇握手處烟樹晚
濛濛

瓶中木香

插向軍持帶曉烟香添柳絮色羞絹疎簾清簟春
如夢樊素殷勤伴樂天

花事闌珊憶故鄉柔條低架綠雲長可知玉手嫌
多刺不採薔薇採木香

芷香亭雜咏有序

王公幕下本傷夫容屈子江邊況多蘭芷爾
乃剪湘沅之淥水栽嶽麓之青霞磊磊雲根
羅羅芳植山明一面半抱庚辛花備四時可
當甲子房櫳宛轉人居綠陰紅雨之中庭院
森沉鳥啼日影風聲之外鉤簾香度暗引吟
魂分戶嬌迎斜窺照鏡逗三冬之春色寒蕤
融霜淌六月之秋心高枝瀉露于是鳴琴多

暇拄笏常閑燭下拈題觴前分詠僕才旣拙
性復善愁常棖觸人傷心遠室標梅求士致
意傾筐未免平仲君遐蕭瑟小園之賦新松
惡竹激昂茅屋之篇媿厠珠玉于羣賢尚待
斧斤于匠石

碧桃

漁子應迷誤非關仙路賒由來沅江水不染武陵
霞月下夫人鬼雪中王母花盧家顏面好一倍作
妍華

牡丹

獨擅三春色何妨最後開光浮凝寶玉香重結樓
臺白傅曾興慨謫仙幾費才沉香消息斷誰酹紫
金杯

梧桐

借問朱絃被何如綠葉榮碧枝棲鳳小金井落花
輕月露半空彩冬春竟體清只緣高百尺容易作
秋聲

桂

天上秋風起人間桂子多有情招隱士無意伴嫦
娥香厚微兼味花繁細抱柯露珠寒更落寂寞自

巖阿

香櫞

碧樹懸金果黃團照日酣只緣香獨烈休更味求甘秋摘經霜蒂春開隔歲函玉盤清供好還爲硃書蟫

孤鶴

巳悵帝鄉遠難爲失侶情夜深頻獨唳風月一天聲短羽還自愛平池相與淸精神消欲盡何日駕吹笙

湘江競渡曲

湘山兮嶔欽湘波兮沉深鵁鶄數聲兮芳蕪穢江楓五月兮風蕭森寬一片兮萬古待招君兮何所桂爲楫兮蘭爲橈泛淸流兮沉角黍江有龍兮龍有靈爲楚報秦兮風濤怒驚奮之而兮角觺觺詎宜肩兮攫君食漫浮俗兮競飛舟憯思君兮雲正愁有心人兮渺渺無情水兮悠悠

送王思蓼歸婁

天末涼風起故鄉人正歸平安憑爲報少壯巳知非山冷雁初度灘秋蟹正肥一帆公子去心接楚雲飛

重題

枌榆社裏憶同袍酒畔燈前夢寐勞君到若遥詢楚客爲言不敢讀離騷

寄酬顧大嗣宗見懷之作兼簡陶杜中繆昭職詳

青禽下罡風籠致湘江濆豈不慕儔侶空望湘山雲湘雲若情人可望不可親孤懷憑弔影含意誰爲申炎方苦毒熱深甑坐蒸爇淸風忽然至乃得故人札緘封一斛珠客子淚所結廻環萬古心惆悵經年別離別庸何傷嗟爲餬口忙風塵與霜露

盛年鬢巳蒼飢鷹傍人飛有翅詎得翔君母八十餘我父七十强有子各賤貧長倚門閭望此恨不可道又見秋風早團團白露零幽蘭冷衰草朝接蛩織我愁烟月俱朦朧牢落天地間何由託微躬孤飛鴻慕偶獨語蛩飛鴻將我心縹緲凌長空亂屈指故友朋十人九浮萍稍喜癡虎頭共此瀟湘清我爲磐石止君作車輪行握手良不遠一水徒盈盈羨君知巳多一室聚蘭臭陶子何嶽嶽青虹落眼後繆子復耿耿詩與骨俱瘦異鄉得同心新交每逾舊未知文酒畔時說狂生不待報一函書

難憑雙鯉魚夫容空采采江水正愁予

醉後客懷

紫簫聲裏酒盈尊逐隊歡場挹淚痕歌舞罷時人客散半窗風雨一燈昏

萬叠青山夢裏家夢中常苦白雲遮庭闈回首如天遠却向人前醉菊花

池畔平樓傍竹枝秋閨聰葉暗風吹回文機上千行淚莫使堂前白髮知

哭幼女士兒

漫說如珠女家書想像中可憐爲汝父生死總朦朧予出門後女始生

雪夜客懷

寒夜空齋風撼屏誰能獨客不思歸殷勤分付簾前雪莫傍婁江江水飛

回首鄉園事事宜春花秋月賞良時便教風雪催寒信落葉聲中醉咏詩

憶從里閈逐交親雪夜燒燈雅令新浮白長歌將進酒六花遥避醉歸人

去年衝雪出京華客裏流年又雪花漫道湘南勝趙北寒風原自徧天涯

無題十二首 有序

從來精衛恨海難填縱有蟾蜍虧輪莫補況復愁來湘水倍添美人芳草之思夢說巫山常接暮雨朝雲之悵九苞彩鳳孤唳冰紈百和金猊空溫繡帳戴鋤蘭畹婷修已誤當年欲問桃源迷路豈從今日跳雙丸於終古開處常怯飛六出於寒宵空中得象驚流觸石易起波瀾含葩經風微傳芳氣月也高臺送嫋紫陌之車馬塵昏小樹凝眸碧宇之星河影動烏啼子夜何時日出東南鵲入浮雲極望樓高西北寄心在遠短韻無題含意難中

長言不足鮑叅軍之行路最感年華阮步兵之詠懷幾多身世雖殊工拙同一悲涼瑟瑟商音靡靡里曲諒聞之而三歎冀和者之千人

刀環夢杳妾心驚點點青山脉脉情袖挹啼痕全滅翠簾遮遠目鎮鈎瓊沉香無火難爲焰簷馬因風易有聲往事尋思付瑶瑟蜀弦哀怨不分明

東南日出壓雲低多半春光付燕泥花爲嫁風流水去鳩緣呼雨故巢迷幾回腸斷燈然夢欲望人

來絮滿蹊似有幽香定何處一雙蛺蝶度墻西
薄命應難深怨渠强將歡笑當唏噓心心黃蘗隨
春長面面青荷帶雨舒玳瑁簪來雲影重琉璃障
處月痕虛琴高江上雙雙鯉漫道能傳尺素書
客約盟香忽忽寒星河照我倚闌干羨調芍藥滋
原苦被繡芙蓉露不乾玉指彈箏移柱促金梭織
素扣絲難試看裙帶垂垂處幾許相思幾許寬
雲作丰姿玉作容年來螺髻任蓬鬆點胭髓待青
溪獺墮耳珠尋碧海龍金屋有時酬客誓香塵何
處覓行蹤東方千騎人誰似那向蘼蕪山下逢

春到深閨忽似秋輕寒風動柳梢頭小姑獨立彭
郎遠山鬼相思帝子愁半額自憑花貼印雙拳誰
信玉藏鈎多情金谷人何處百斛明珠直墜樓
東風不那獨愁何春結丁香鎖黛蛾天上有雲知
繞曲人間無鵲解填河蘼烟細處微微斷墨瀋濃
來旋旋磨奔月漫思偷藥去玉輪原自缺時多
芳蒐冉冉逐輕風蓬島難憑青鳥通千樹花原迷
洞口三年人悔立墻東古釵莫售方知寶故鏡重
磨始信空不見靈芸入宮後淚珠翻凝唾壺紅
會後歡蹤別後尋香風梔子幾同心玲瓏細縮掻

頭玉宛轉常溫纏臂金燈爇九枝原共影井絙百
丈未爲深緘情何處酬明月拂拭秋敲獨杵砧
一寸蘭芽芳自持幾番花信任開遲玉樓孤迴春
難到羅幕周遭月不知漸近悟來惟繡佛未能平
處是彈棊試看陌上垂楊柳婀娜迎人舞亂絲
樹杪依微見夕陽輕烟薄霧遶迴廊故機猶滯牽
牛約新髻偏高墮馬粧彈到琵琶春欲老舞殘鸜
鵒夜方央可憐嫠婦終宵歎絡緯聲中燈火光
畫棟懸知燕欲來珠簾盡捲瑣窗開待將寶瑟重
移柱猶及寒爐未死灰甲乙帳中紅玉珮清平調

裏紫金杯連宵風雨尋常事莫漫吹簫怨落梅

歲暮書懷二首

經年病羽寄雕籠喜息京塵撲面紅異地江山嗟
信美寒宵賢聖亦時中人生作客尋常事天末關
心七十翁最是貧家難卒歲椒盤柏酒更愁空
茅屋三間憶敝廬城南宛宛遶清渠綠雲小圃春
挑菜明月高樓夜讀書入座不知誰是客臨流孰
道子非魚七年奔走風塵裏來往鄉園午夢餘

元夜

茲夜瀟湘月從看兩度清燈花一鐏酒簫鼓異鄉

乾坤初闢混沌死天圓如球地如砥元氣無端有不平凸作青山凹作水陰陽抵觸常鬱怒蒸出山涯與水涘蓊然飛起別巖壑冉冉白雲如白紙碧海蒼精龍行雨資爾功當其過龍翕布濩捲起海水聲㶁㶁左豐隆兮右列缺瞬息一瀝六合同枯蘇涸潤高下足氣轉春夏無秋冬雨罷連翩謝龍去歸來自挂千年松何當天地閉龍方抱珠睡遂使無主雲飄飄漫天際朝辭扶桑遊暮向崦嵫憩度處常穿塞雁聲宿時每著啼猿淚孤行忽無依不知東與西露寒月皎黯欲消剩有玉女裁爲衣

或時嶽瀆精氣合樓臺駕空綺綃疊待將側日化長虹劇會驚風散玉葉葉散何沉沉迢遙布愁陰常山嵩少不可望（姚行表客晉中 楊宜仲客中州）七閩六詔渺莫尋（王小山客閩中 盛振寧 張雅存 杜望之客滇中）虛看五色照星斗白鶴不肯傳瑤音一片落潭州凄凄傍湘竹裏王臺畔夢中思揭爾飛來聚遥族可憐暫聚旋分披未得朝朝共山麓同是無根縹緲踪相逢卻願長相逐君不見雁門關外陣雲低塞風吹入掐搖胡笳遏爾不得飛雖有山水何由棲

集雙栗齋賦得八月十四夜月

聲獨坐共誰語平生黯自驚春烟和夜色庭際漫盈盈

喜晴

城頭一片山惆悵經旬別今日蒼然來使我意飛越殘雲若餘花掩冉婧揺削摩霄一鳥落目極烟鬱滅緬懷幽谷底蘭杜香風發山中別有春瀟湘況清絕何時策蹇跡山阿一晞髮

春曉

春園曉氣凉春樹露華光風旋餘花起日高細草香鳥飛消碧落魚上試芳塘一片江南意偏言是

異鄉

白雲篇 有序

自丁酉冬與故人別十有七月於茲矣遠寄湘濱愁長髮短喜胡大蘘叅金大召詩喬四鶴羣陶四柱中繆四昭曦至此得兩日聚首雨窗風幄握手談平生如渴斯飲如饑斯飽顧矯首天末散在四方或僅得一再通音問或杳不可通者又有若而人在而今日諸君之聚首者又信宿當別別矣又無繇剋相見期益復惘惘爰作白雲篇以志聚散之慨云

一半秋光欲盡時氷輪將滿尚微虧早開端正菱花面待補東南桂樹枝圓到九分爭勝景轉來五鼓逼佳期廣寒遊罷行愁缺何似今宵醉玉巵

晩步

暮秋天宇潔圓景彌晶晶流光到衰草露氣清幽情感彼黃金花柔枝抱纖英草深開未得獨遶東籬行

新寒

肅肅新寒候平樓眺望賒殘梧破圓月翠竹界明霞隣火機聲接卯醪醉語譁偏憐小兒女不自厭

貧家

題觀梅圖

一夜羣山白春風積雪光尋梅不知處竹裏暗聞香

冬日過陳樹滋小飲述懷兼懷子遜京師

入門見四壁出門見千里詩書一以誤奔走自茲始東西南北間流散幾知已別君七載餘携手得故鄉勞勞事行役憂患詎可量鬚髮嗟盛年相見各有霜苦捻已禿管寫此離恨腸丈夫苟際會郁爭翰墨場歸家變凉燠飢寒迫相煎歲暮望雲山

裘敝不敢前淸尊片雨外盧牖風蕭然天末念許子長安道傍客光華十丈虹黯淡番紫陌同爲失職人相思烟水積一歎竟千古虛名復何益

寄懷程風衣讀書白門

歲月歸書卷江山對素襟似君能有幾何事足關心六代風流地初春芳樹林不知蕭寺裏誰伴短長吟

敬亭詩草卷四終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落雁

江晚漁舟散寒蘆風颯然聲沉積水外影落夕陽
邊倦翮歸程遠斜行逐侶先最憐孤警夜嘹唳未
安眠

霧薄知灘冷飛飛欲下心驟低雲陣壓屢避月弓
深碧落原無字平沙若有音卸帆誰客子此夕共
江潯

送子遜赴粵西山長之聘

向南萬里火雲長底事匆匆別帝鄉共說文休天
下士漫將月旦到炎荒

灘江桂嶺昔年愁詩是青蓮記柳州可爲山川愛
佳句不關謫宦再南遊

六月江鄉正藕花感君道路託生涯清輝雙照雲
鬟夜一日還家又別家

越樹荊雲湘水西舊遊我尚記前題夢寬今日隨
君去君過長沙夢亦迷

送徐御史共於南歸

回首觚稜萬事休孤臣去國暮雲愁當年自決埋
輪志此日人同借劍仇白簡凝霜還　聖主青
驄抱石弔寒流玉門關外多遷客風月輸公向故
邱

壬寅六月大旱賦戽水謠 集賴山齋

水聲緩車聲急終朝戽水但戽濕潮來幾許風來
散雨青苗欲黃赤日如炙東村有牛牛背汗流西
村無牛人足血流血流尚可禾枯殺我禾枯猶可
官租似火車空轉腸中結老農老婦共吞聲有淚
不救田禾活

題仇英畫馬 諸同人集曉清軒賦

漢家連年西出師將軍十道馬萬蹄鑿空絕幕水
草斷一賊未見馬已疲兵多糧絕剖肉食有革縢
褁東還尸苑馬既盡刮民馬更詔易爵懸高貲民
間官多馬日少空令骨積祁連齊君今何處得此
馬當軒彷彿聞驕嘶森然卓立天地迴蹴踏芳草
嘶金羈勝朝盛日華廄靜神駒牽出春風隨顧盼
奚奴增意氣想見飲飼惟其宜仇生供奉推妙手
畫此筆到神先飛玉花驄照夜白古來名駿丹青
垂風沙萬里一面倏忽直掃欃槍旗狼河氷骨

陰嶺雪功成一死何足辭卽今驅馬不殺賊但使騂騮騄駬氣喪心低摧此馬功名縱未立猶勝追隨駑蹇躑躅輸臺西願君寶愛同尺璧圖中之馬今日稀

狜猔小女歌 爲杜房謙之賦

狜猔小女年十六生長胡鄉服胡服紅罽窄衫小垂手白毯貼地雙趺足粉醫朝凝雪嶺春橫波秋剪瀾滄漾漢家天子撫窮邊門前節使紛蟬聯慧性早能通漢語含情何處結微緣杜郎七尺靑雲士仗劍辭家報知己匹馬翩翩去復回暫借狜猔

息行李解鞍入户詫嫣然萬里歸心一笑寬笑迎板屋藏春暖絮問遊踪念夏寒自言去日曾相見君自無心妾自憐妾心如月常臨漢君意如雲莫便還私語問將番字教烹茶知厭酪漿羶兩意綢繆俄十日誰言十日是千年留君不住歸東土恨無雙翼隨君舉聊解胷前瑪瑙珠將淚和珠親贈與一珠一念是妾心百回不斷珠中縷塵起如烟馬如電珠在君懷君不見黃河東流黑水西脈脈空懸情一綫

池魚歎 集頳山齋賦

南園舊割瀟湘浦清池旱久成焦釜幾枝蓮葉尚開花無數魚兒愁失所主人歎息哀天窮鑿土十丈微波通魚鱗纔濕露魚背赤日更帶朱霞烘微波旋枯魚轉急池心一滴爭煦吸夜深月落獺縱橫不聞跳躍如聞泣東吳東邊渤澥深中有吞舟巨魚長百尋癡龍蓄水不作雨長養異物誠何心我欲鞭龍海若怒欲決海波路修阻天荒荒兮風颯颯魚縱泣兮亦何補惟有濠梁賢主人昔知魚樂今知苦

荒池蕭蕭白日爛兮水欲乾衆魚窺大旱誰知天

地心萬族含愁爲魚歎河傾崑崙走濁雷江穿巫峽噴雲來湯年久旱流金石不聞二水成黃埃魚游其中樂浩蕩〃〃豈識陰陽災嗟爾誤作池中物失地更不蒙天哀當日清漪環竹木桃花水漲隨花逐風鬣翠蕊戲蓮東月明歌榭聽瑶曲只疑池沼勝江河誰言水落委泥沙微濕空霑露珠滴豈有潮汐通溝窪夙昔飛騰誇赤鯉此時跳宕憊寒蛙枯魚已枯復何及空復遺書愼出入

喜雨

久旱望雨切無雨雲亦好今朝忽飄盆神功顯大

造危簷挂飛瀑堦除走橫潦飄灑林氣動翻若烟
塵擾紙窓破忽盡洞達領清瀨琴書霑漏濕孜嫌
吾屋老此時田間農狂呼天雨稻穀熟農固喜米
賤吾亦飽破屋與饑飯平生事足了雨罷颯然秋
長風送懷抱

望雨

久旱喜得雨已荷造物慈旣雨復苦晴豈懷無厭
私禾稼起槁色尤賴日夕滋東臯苛吐秀秋陽詎
所宜吾井已復枯欄藥亦旋萎由來酷烈後霑溉
非一時望望昨日雲再起東山岫良宵好風月皎

皎匪我思

恭記　先大人全唐詩選後

鮮民之生亦胡爲音容想像空悲摧遺書手澤不
能讀廢棄復懼厥罪滋　先子一生富著作窮老
積學無人知爲文鄭重吟更苦功力勃窣三唐詩
家貧無貲購萬卷覕得　御刻全無遺十年刪訂
抄數過書成自快寧知疲論詩夙推少陵最餘崇
正雅芟旁支又聞譔述當廣大以我律古終偏私
氣數文章自升降各具甘苦參靈機斬薙榛莽拾
蘭若澄汰江海淘沙泥洗發神采還面目五嶽聳

峙千峰奇貢金鑄冋幽怪索玉帛朝會郗占隨森
張門户任後學但領佳處無其疵歲在已亥嬰篤
疾慮遲未竟頻嗟唏瀕危再起究卒業毋乃唐賢
默扶持今春遘閔記易簀丁寧贅此餘無辭不才
少小學捺筆可憐奔走膝下稀今朝開卷紛點竄
欲問所以何由追蠅頭密書手腕健想見神王當
朔頤子不能養天遽奪益亦精力窮於斯書日在
眼親日遠淚痕血點霑淋漓

勸耕婦

吾妻太原王氏望族也而業農者尙多有名

昱字日初者少居鄉雅好作畫旣遊京師學
於其族兄司農公所三年畫成乃歸四方聞
其名者爭幣致之其妻不樂因戒止作畫勸
共力耕人多笑其妻者余向以筆墨餬口四
方奔走之苦離別之感常骨折魂斷然卒無
以自解正坐無田可耕耳東坡云有田不歸
如江水貧士之感千載略同乃有田不耕僕
僕何之若王家婦者卓識過人可謂賢矣作
勸耕婦以紀之

男手當荷鋤女手當織布棄鋤捺筆學丹青日日

臨窓損練素學畫未成十畝荒棄田却向京華去
京華三載郎名好妾守荒村厭雲樹郎畫山川是
妾愁千重萬叠皆愁處歸來未一載入復勸郎行
郎向天涯走妾向隴頭耕草間蛺蝶不獨舞樹上
鵓鳩相應鳴不緣鳩蝶紛感目怨從山水生離情
爲郎瘞筆焚却硯將鋤鎛地勸郎轉郎耕東陌妾
西阡郎出驅牛妾炊飯妾願種米收千斛不願賣
畫酬千絹今年種稻多種秫爲郎作酒儲麴糵籬
下豚豨黃雞肥池中舉網鯉魚出烹魚割雞相對
飲癡女嬌兒不離膝姓名不用逼城市何況西秦

與東越請郎獨寫偕隱圖孟光汲井梁鴻鋤

涇東草堂觀老桂歌 小山新居

涇東主人今謫仙偶攜斫桂玉斧遊人間有時揮
斧斲造化五嶽搖動天爲穿昨來樊村涇上買破
屋月中老樹正落南樓前樹老曾經苔蘚剝爲君
重展秋雲絲鐵幹輪囷太古心一寸青枝萬蕤簇
閒沽美酒招酒狂高歌激落枝頭粟萬里秋風送
月來流從花裏到君懷君懷不開月亦愁酒光花
氣空徘徊君不見近日廣寒宮無人觧斫枝萋葺
蟾蜍鈍拙素娥怨待君玉斧揮神工會須盡洗明

鏡翳扶持端正懸蒼穹勿愛小山名號好淮南之
樹苦淀留人老

秋日過朱大端揆齋留話卽席次小山韻

竹涼翠陰薄樹密秋逾青開尊藥欄外烟淡虛牕
櫺高談落葉滿清氣涵空庭曠懷稱阮輩沉飲乃
常醒

鎔劍歌和葉子敬

松之筍里有童浴於薛澱湖得古劍可斷吹
毛春有篆土人莫識童父攜入市有重價貨
之者父驚乃各弗與一日父他出老婦呼冶

鎔之鑄爲鋤光采猶與他鋤異湖界蘇松古
之干將莫邪吳產也茲劍其是耶然干將莫
邪非其時不宜出其出也殆非干將莫邪歟
葉子敬作歌以紀之余感而和焉

秦人銷金鑄金闕神物遠竄蛟龍窟薛澱湖中幾
百秋夜夜寒芒割秋月村童入水捕青蛇蛇飛出
水天影裂春中篆古識者誰茅屋三更驚電掣老
翁咨嗟老婦喜田草荒荒待鋤理付冶銷鎔火燄
紅欲躍未躍莫邪死佞人頭血壯士精百鍊俄成
一泓水旋傾就範作鋤頭老婦攜鋤隴上遊鋒鍔

鑄鈍光采在有客相看雙淚流

同大興王龍川同年寶應王敬倚進士集

程眞江少叅只抽齋賦寒食吟

柳絲風細晴烟冷露壓梨雲鎖春影美人曉起怯羅襦轆轤靜挂銀瓶綆賣餳聲遠漸黃昏柳下花陰半掩門淡月疎星照寒綠時有啼雅喚古魂

余庚子春客淮程五爽林已病於卧榻前談叙經月別後半載遂聞凶耗今來復舘其家拜其墓已三宿草矣愴然追感賦此志哀兼示令似荔江

回首三年一夢殘病中情話盡交歡祇今何處呼元伯宿草青青淮水寒

題王敬倚萬頃晴帆圖

木蘭舟放蓼花灣淼淼晴波映髻鬟休問客帆何處去但看如此好江山

題元祐進馬圖 程眞江收藏。圖五馬每一馬後標記年月甚詳意若當時進貢圖籍獨不載畫者姓名畫卽生動有法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二日左騏驥院收董氊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一匹元祐二年閏月十九日温溪心進照夜白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一匹元祐三年八月初九日圉進到豹頭驄四尺六寸

趙宋全盛元祐初羣朝卿相皆鴻儒巍巍元老溫與潞二呂三范同機樞六合清明萬物遂兩宮日月羣公扶代遠入亾青史舊流傳墨寶珍茲圖茲圖五馬盡神駿元祐年月來穹廬董氊初進錦膊驄于闐鳳頭如鳳雛照夜白自温溪心好頭赤本秦中駒豹頭誰進偶鈌畧馬齒尺寸端詳書青絲一人牽一馬冠服各異馬色殊行歸華廐新翦刷羈靮未受當風趨駿尾飄拂連錢動骨肉精態清不癯筆飛墨走落空橫姓名失識知誰歟承平在

眼圖在手著菸俯仰生嗟吁中朝有人四夷服胡馬不敢嘶邊隅遐邦貢獻琛賮郝要使龍種歸騶虞大宛汗血涉海至豈事漢武窮兵誅聖后垂簾眞相立重譯跪進形庭臚烏言卉服次仙仗特詔畫手工描摹黨碑一出天地閉陰霾障日中原虛銅駝荆棘生轉瞬此馬知否來南都馬不可問圖尚好刦灰千載空區區君不見他年窺覬偷寫照有人立馬憑山湖神器一跌元祐末章蔡之肉其足餔酒酣歌此意慷慨冬青樹老啼霜烏屏斥騏驥駕駑蹇由來此恨無時無

平山堂雅集用昌黎會合聯句韻成都費滋衡景陵唐赤子山陰徐笠山維揚程午橋郭秋浦謝鳳岡黄伊人程君奏淮南周白民邊頤公程風衣同賦譔

朋交邂逅新教槃風雅重秉燭興騰騫訪舊情賈
勇溝荒橋月乾樓圯岡雲聳城蕪今古春江逝歌
哭湧獨有平山孤危敞嵡滯蘊廬陵樹文幟我肩
接芳踵詞苑得江山隋宮失垣蘁沉吟不朽蹟倍
切同腐恐堂勢盡千里氣象收萬種烏馭閃陰晴
魚龍混雜冗孤撐戞修竿綿延叠疑塚鸞音半嶺
嘯敝屣南面寵大遊鵬負息齊物菌蒸拱矚遐留

爲寛坐曠神絶恂苡忽受虛來沉灑飽清奉戀光
滌肺腑翰墨振痺腫背賢吐高談茲境質厚擁吾
儕及嬉娛清尊徒迭捧微爭戰蝸蠻細響弔榛莾
窺矢張籍旨跂前支離匜景迅過蠆飛矢名形固匪
闕聾甲名三立鮮崢嶸七尺亦劣媰聯禮俎豆肅俯
仰神骨悚端賴千莫利心逢薙蒙茸敢託砍砥質
言玷礲珪珙吟思捲綺霞夕姿曳繡隴棹舩香荷
蒲襟袖鑑清溶塵韜乍脫羈天械亦解拳情比叶
塤箎盟長宗介冢談味快沃焦離緒旋抽蛹竹林
幾閑遐雲逵或踔踊孤懷駐景方早計禦裘氄神

龜窜曳塗蒲牢詎栖甬崦嵫薄日外鷩濤正呼洶

題徐太僕小照徐名憲卿以南京工科給事中疏訟李可灼劾忠賢及客氏罪狀與楊左相繼奸黨側目幸獲免禍奄敗陞太僕寺少卿駐滁州卒年八十有二甲申國變之後矣今其曾孫璉奉小照邀諸同人題何因賦一律以志景仰

南都遠寄一官輕奄禍中朝抗疏爭巳分甘陵隨
孟博敢期北寺漏威明閒曽嘯傲江山老死淚縱
橫社稷傾前代風流今歇絶畫圖還識氣如生

集賴山齋賦蟋蟀譔

少皞行殺機蟲豸氣先受趯趯起郊原唧唧滿户
牖幽士感孤懷黠兒逞撓手巖厓剔虺穴曉暮迹

莽藪獲異珍掌握豢材及配偶雕盆比金湯頒俸
遝玉糗頭髯矗兜矛項領擁柞臼負鼓張怒翼含
鍔鋸毒口草間出韓彭席上爭季郈旗幟標錦彩
輝映秋八九俠客呼鷹侶閒曹鬬雞友致師曳弱
管拔柵開細柳未戰厲刃須先聲憑氣取初看齾
齶交如鬭劍戟糅脂膊興方酣騰挪迭相蹂勢均
前却窮力并轉側久一擲或暫僻再合似佯誘寸
吻未云裂兩股詎肯後微傷强撑振並什益紛糾
呼吸不相當斫剌已遭掊賈勇一鳴驚亾魂四隅
走竄伏思藏頭逭奔更拉肘壇心決死生客面徵

勝負捐軀果何爭戕類異滅醜造物孳孳賊歡場
狎斯阜斯螽阜螽皆蟋蟀類宮掖唐家戲平章賈相訴流風
昔朝宁好鬭今童叟長吟在野篇幽詩王化首

集燕喜堂分賦得秋雨

淅瀝催涼候陰晴不定時金威方肅殺水氣尚含
滋日薄飄來細雲高落處遲林乾鳴驟點楓赤染
餘絲客鳥啣蘆重哀蟬抱翳垂瀟湘愁易暝巫峽
望成疑火滅荒原燒烟凝晚郭炊冷冷滴長漏脉
脉阻東籬墜葉無聲積寒花浥淚欹擣衣嫌礎潤

鳴挃感閨思慘淡因風入淒清帶霧披茂陵門巷
冷誰與共題詩

秋蟲和頫山

四野涼蟲起蕭蕭秋思驚物微如有訴氣至各能
鳴細草哀絲織閑堦苦語清入牀孤枕靜在壁一
燈明乍寂知逢雨爭喧似喜晴啼烟風影動殷地
月華平滿聽難爲耳彌空杳此情悠悠怨零露歷
歷促深更易感故妻淚偏隨遊子程江山合片響
亭驛接繁聲急轉流年去徐吟客鬢生寒砧卯更
發淒切共高城

吳中吟紀鄂方伯美政也

仲雍化南國草昧文明開周末通上邦荒淫倡夫
差俗流日已久誰能挽波頹妖歌與曼舞曉夜姑
蘇臺迷令良家子半化爲優俳樗蒱矜百萬一擲
何雄哉朝爲俠少誇暮作溝腥哀一奉大夫教使
我家餘財屏絕絲管聲舞榭封塵埃載焚博簺具
各自求生涯始知江湖瀾隻手可以迴

朝出吳閶門暮上姑蘇道花林鶯語靜芳氣迴風
草不見冶遊人柳枝空裊裊豈不愛春華豈無春
服好大夫昨有訓藏身以爲寶卷我繡羅衣著我
故綦縞開軒理女紅出入奉姆保閨門守禮法無

以辱兄嫂

深山多魍魎大澤多蝮蛇通都廣邑間實惟姦所
芽鄉曲生惡少拳勇相凌加含沙工射影雀角鼠
有牙忽聞神君至名號親梳爬朝來被搜捉罪死
分非賒豈知南面者反覆興悲嗟惜我父母生就
死赴火蛾憐我血肉軀受刑鳥投羅爲開自新路
予杖重歸家歸家悆毒痛悔恨涕如麻父以戒其
兒弟以戒其哥隣里轉相告徒侶互相訶願今事
農賈大夫活我多始知繡衣斧斬刈徒傷和

昔賢闢佛老厥患學術偏今茲惡釋道乃以藏回

姦談空足見性長生保天年苟能善其學何必非
善端世衰聖教淪二氏亦荒湮空煽愚夫婦顛倒
禍福緣淫詞入仙梵妖服來緇偏大夫有仁勇遂
接昌黎韓薗若絶香火紺宇斷遊仙蕩蕩周孔道
白日中天懸
蘭舟與桂楫金管和玉簫嘗慨唐開元全盛惟奢
驕大夫宣　帝德崇儉戒嬉遨靑道罷携妓白傅
停移舠川光何淡淹鷗鷺無驚鬻誰歟覘國俗請
視波中橈
白首曳杖翁黃口騎竹兒老翁拍手笑兒問笑何

爲翁言生七十未見此賢司愛我實慈母敎我惟
良師耳不聞巷鬨目不睹醉歸姦宄旣絶跡市肆
無僞欺但恐大夫勞夙夜神爲疲兒言翁且休我
獨知餔糜且隨隣姥去大夫療我飢（時方施粥）
吳山一何靑胥江一何澄江澄不見底詎若我公
淸昔年有淸湯二載賢中丞恩之不可見乃見我
公臨上願　聖天子永恤江南氓願公勿入朝
節鉞撫百城吾民請率化無負公神明

哭二抱痘亾

早慧偏成夭呼天竟渺茫豈余無令子柰汝棄高
堂悼惜深師長孤單拆雁行蕙蘭原易折底事暫
時芳
已向京華發俄聞汝病旋拜辭猶昨日永別竟重
泉語憶成人、度書殘過目編再來爲吾子還是祝
長年（余起復入都辭家三日以二抱痘症發急歸已不救矣）

乙巳入都首塗述懷

曾隨鵷鷺拜楓宸歸後　龍髯早上賓六合正
懸新日月三台空憶舊星辰重趨　魏闕緣微祿
欲別婁江正暮春漫笑出山爲小草當年安石是
何人

望岱口占

靈氣蒼茫岱色開望窮碧落馬遲回白雲一片隨
風出知向何方作雨來

山行

車聲礫确路盤盤盡日山行指泰安爲語僕夫牢
著意上坡容易下坡難

抵京呈西田公

十年勛望亞魏班致政天教元老閑四海還期相
司馬　九重未許卧東山鬢毛盡白憂危後風度
偏高進退閒舊是孟嘗門下客今來喜見尚童顏

毘湖一慟淚潺湲抱病春明日杜門真相聲名留
牧豎罷官情味對文孫（時長君官詹次君觀察俱坐臺站在塞外）愁扶
鳩杖看邊月喜聽鸞書到海村（時有恩詔蠲）江南浮糧
天下昇平公已老從容一飯亦 君恩

題封氏園卧松圖和子遜（松爲朱元時物京師觴詠勝地也今已伐矣）

封氏松還在披圖忽見時蛟龍應不死鸞鶴竟何
之屈曲風霜入蒼茫雷雨垂但能留粉本敢恨斧
斤斯

題杜工部像

曹霸冊青杳何人貌拾遺杜陵一野老天寶獨憂
時涕淚江山滿風塵鬢髮絲蒼茫立岐路瘦豈爲
吟詩
磅礴含生氣傳神在此圖風騷自開闢歲月盡崎
嶇懷古瀼西遠招蒐湘水孤低頭深下拜稷契幾
人思

懷小山

苦憶維摩詰涇東誰與尋閉門秋草色望古倚樓
心落日驚遲暮浮雲付醉吟觀空知近悟禪悅寄
懷深

送顧大玉停行人引疾南歸

顧子胷中具千鎮底匣蛟龍歸大壑人間無虞試
吹毛閒劄秋雲天外落朔風捲地秋騷騷峭帆十
幅淩寒濤遠心飛入碧空盡一官擲去寧言高江
鄉最憶城南步總角相求浹朝暮身心腑臟藉藥
石劣有今吾恃君故斗酒送君歲在辰從此參商
如避路此別還成出處殊仙子䣙肯廻雲車巢雲
負約我不慙此心獨子能知余送君古道塵漫漫
塵外塵中眼前判山頭落日在行衣寒淚秋花照
離宴得歸寧必有尊鱸挾柁何由望崕岈雁聲低

處要江水稻黃蘆白村舂起老翁抱孫笑語歡病
婦扶床顏色喜阿同急報舊知交江畔逢迎子歸
矣

別後再寄二絕

碧雲天外影暗雨客窗聲送子已三月如何遣別
情
聞道南歸者扁舟猶未發昨宵空有夢溶河踏霜
月

敬亭詩草卷五終

敬亭詩草卷六 起雍正己酉 訖雍正甲寅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己酉冬十一月攝臺灣府篆事竣將回鹿耳門守風

高舸如葉傍安平 安平城名 鹿耳門前夜色明天水無邊孤月在魚龍欲起大風生島夷星布環臺靜玉嶺雲寒照海清 臺灣有玉山高入雲表 百戰當年功不易長教內沼盡東瀛 茲地自古未通中國至本朝初入版圖

空濛烟水月精神雁陣難來鷗侶親萬古洪荒開

赤縣片帆容易走王臣天垂四下渾無地日到三冬總是春却笑珠厓曾議棄請看東海不生塵 國朝初平臺地廷議以海外遼遠有欲棄之者提臣力爭不可而止至今海氛靖謐實得全臺控制之力

罷官後興化寓樓

觧組塵勞得暫休綠陰深樹坐平樓舊巡行處羅村落欲別離時正麥秋樹已無花香在葉雲將歸岫雨還流壺蘭歷歷淸如許 壺公山木蘭水爲一郡之勝 一度凭闌一舉頭

宿石花閣 在福州水口

層閣緣崖立林端小刹淸窻虛俯雲葉佛古壓灘聲燒筍村墟味烹茶老衲情眼前喧寂異樵巡與鄹程

宦罷雙蓬鬢閒來一倚樓驚灘猶有盡挂席幾曾休 閣前爲灘水平處 風定夏峰起月來老樹秋靜看烟水畔泛泛自沙鷗

遊白雲寺

萬樹松杉漢一條泉走雷六橋人坐久 寺下六橋跨泉橋盡 得孤磬下雲來磴絕禪關接峰圍佛面開征帆林外度多少首空回

結構知誰子逃禪與獨賒有詩皆在石得水便成

家松裏鶯聲古崖邊草色華山深日自遠不厭白雲遮

此即驚灘水堪憐是在山谷虛傳古調客至洗塵顏嵐氣亭亭受流光去去閒只緣思到海逐浪幾時還

省城寓樓雜詠

一編殘易四圍山檻外浮雲去復還閭閻萬家聲寂寂樓居孰道是人間

樓下炎蒸樓上涼好風來處遠山蒼乍飛白雨如簾挂簾外玲瓏見夕陽

左旗右鼓好家居登嶺鷲灘放目初底事聲聲行
不得鷓鴣終古怨無諸

海氣東橫記客程雲帆回首夢還驚赤嵌城上圓
圓月送我清光萬里行（臺灣有赤嵌城　時余將入京）

題丁方伯築城圖（時被劾罰　修連江城）

方伯鮮組來築城土城彼連江牽彼水滸採木西
嶺採石東岡伐木貴直鑿石貴方直不撓基方以
固墻大夫一揮百夫蹌蹌杵聲丁丁汗流濈濈築
城思堅吾弗爾亟城之圯兮惟民何依城之屹兮
民不夜扉臣不能為長城萬里臣力可盡邑城百

雉海風起兮鬢蕭蕭海月升兮烏夜號祝海若兮
慎汐潮毋撼吾城兮永固牢

送太傅章之高公移節兩江（公諱其倬）

岳牧多新命唯公獨舊臣　兩朝隨地重一德與
天隣專閫叅廷議中樞待坐論上公出入處瞻仰
動羣倫

之國來　金闕　徵書又海隅（四月公自京還閩　六月旋奉茲命）
星軺當六月天意重三吳苞彩栖爭鳳瑤光斗運
樞八閩休卧轍公有萬年謨

道接閑閩遠神凝海岳清鑑空秋不夜潤物雨無
聲萬家歸虛受黃中信獨行經綸開府地詎足盡
平生

身寄蒼生望功叅大化心桑麻縈夢寐薪槱入歌
吟不乏雷霆擊偏知雨露深十年萬里外黙贊五
絃琴

至理黜聲色三山化日長諸侯賤寶玉儉歲足膏
粱富國通商舶輕徭定海疆轉移凋敝後青鬢幾
霑霜（公在閩奏開南洋　定臺郡賦額）

堅白銷萋菲　恩深仗　主知天中唯日在秋盡
見雲披　聖德無投杼臣心有退思一從三接後

朝野慶明時

財賦三吳重風流六代餘　帝心常有眷吏議向
多疎翅短雕籠鶴鱗枯數罟魚大賢移玉節拜手
斗牛墟

吐握憐才意扶摇借羽毛賞緣知飲水職自媿操
刀補牘心良苦酬恩首重搔榮枯餘本性永矢副
鈞陶

題家載侯編修小照（倚鋤戴笠　携卷獨立）

荷鋤天地寬開卷古今空會心不知處獨立領虛
白

堤柳次旅店壁上韻

春雲春草柳陰連千里行人度綠天張緒風流臨野店亞夫營壘鎖村烟不知繫馬何枝好且去聽鸝到處圓漢苑隋堤空俯仰最憐五樹在門前兩行分翠斷還連占盡東風九十天玉笛數聲殘月夢乳雅幾點暮山烟條隨馬尾絲絲軟花逐車輪的的圓是爾年年送行客誤人憔悴綺窗前

江行阻風贈懷一

勸君休怨客行遲如此秋光住亦宜白浪静教翻日下碧雲高不受風移秣陵烟鎖鴻聲過瓜步潮

生荻岸知怪底隣船垂白叟無魚常挂釣魚絲

夜過燕子磯

秋在孤舟月在霄江臨燕子夜蕭騷一聲鶴唳人回首天外停雲片片消

登燕子磯諸

龍蟠虎踞衆山來別作奇峰燕翅開石勢欲飛皆北向江流一折更東廻春風綠柳年年色故巷烏衣刼刼灰鶴髮漁翁閑指點新灘昨長舊灘摧

弘濟寺

誰將巨斧削危岑路絶偏開梵宇深怪石化雲猶有骨古榆成鐵已無心春江檻外推山影明月灘前送夕陰回首南朝四百寺縱無烟雨更誰尋

江上阻雨三日寄懷黃唐堂郤北厓兩同年時二公客金陵志館

分手餘三日誰言此滯留江山成別業花柳識孤舟春氣深深雨離情遠遠樓城南回首處相憶是羊求

早發渡江

風雨夜來霽張帆客夢醒窗中移海月枕畔過春星淮北雲猶濕江南山已青金焦不可即一鷺入

遥汀

和王樓山觀察督運赴北途中卽事二首

千里連帆影三江會歲輸東南四時力京國萬年圖節制龍驤伍旗占風后符供官良不易還慶歲多稌

聞道龍城北軍儲飛輓勞天閑牛斗宿風送楚吳艚常賦　君恩重春耕土脉膏江皐安穩處驛櫝莫辭勞

高郵望甓社湖

積水江淮際孤城明鏡前人家緣荻港漁網散春

烟帆際分鄉縣雲横界水天歸程逮朱夏千頃是
紅蓮

效白體寄兒子大抱一百韻代家信課

四民有恒業士子恒爲士我世詩禮家不士即不
子汝生母腹中母夢指出雉雉飛指即枯汝生母
遽死苦孝恭順姿遺軆獨有爾大父名汝抱珍愛
同卧起憐汝失乳孩望汝續祖妣而翁苦饑驅奔
走動千里繼乃遍仕版内外歷轉徙趨過跡亦疎
言立罕提耳常懼宦遊早聽汝廢書史又懼紈絝
習誤汝於侈靡我乃失教懲長貽九泉耻往往措

紳後非愚即癡騃往往寒素家子孫踵前趾故我
罷官歸無慍實有喜且得課而曹冀免豚犬訾羸
金既無累一經聊可理歸來汝已長衣裳與我比
叩汝腹中書荒蕪雜荆杞試汝手中筆艱澁叢糠
粃長歎幼學年蹉跎象勺齒俄然成弱冠努力尚
及此聖賢與豪傑皆從立志始能具什伯功愚柔
豈終止苟能惜寸陰不爭鈍與駛五經四子書人
生命之柢昔聖垂此書一一教踐履一言得終身
即分聖一體一語苟違背撫躬面爲泚倘胥芟棄
之貌人而心豕須念制科義豈僅命題紙汝讀當

熟讀咀嚼味乃旨汝讀當精思貫穿到神髓以之
治汝心如鏡刮塵滓以之治汝身如杖得伎倚一
讀一返念應自得臧否汝今爲弟子孝弟乃切已
後母非曾母均愛無二視家貧復善病定省緊爾
侍自古稱長督督義良有以汝有兩幼弟童牛繫
金柅須勤課記誦毋任覔栗李敬事諸父行懲莫
乾餱啓善擇朋友交親仁戒比匪威儀慎爾容虔
肅將祭祀况汝既娶婦便作成人擬百行將汝責
有敗不及悔苟能學爲人爲文道即是天地開至
文只在性情裏氣機妙闔闢脉絡遡原委結構師

工匠運思欲奇詭上資左國華俯取秦漢綺佐以
韓蘇筆力勁如弩矢擴充到蒙莊變化掉龍尾讀
史先看鑑今古如列軌且放眼孔寛庶拓識力偉
制藝法慶曆步武森律紀務絶陳俗語勦襲尤足
鄙古來君子人文章五嶽峙我茲諄復誨豈必貴
朱紫不見蜾蠃負頻呼式穀似而父不足學祖德
可無玷大父純孝資白首孺慕在撫字諸弟妹存
没罔不逮内行重鄉邦文名動四海汝今若不學
如橘化爲枳昔年愛汝心何以對蓬几汝母夢亦
虛汝母竟已矣念此應慟哭忍不加礪砥去年攜

汝出高館鍾山趾青燈理舊業勤苦窮朞晷復恤汝羸瘠未免老牛舐犢駘兼病驥懼不任鞭箠我出今汝留又恐或廢弛洗桐乃名師居宇况密邇朝夕就請業進學貴憤悱善疑復善問辯難當徹底領悟及談諧效法到步跬庶漸去其疾冀以臻厥美保身如執玉毋令或損燬力學如力田及時務耘耔未知出門後所業復有幾未知眠食間精力尚亹亹我行及淮壖腸輪差足擬詎願捨子出傭書豈得已是時三月暮剪燭醉春蟻醉餘時夢歸委巷城南背舊林筍如簪新梧葉如洗畦菜正

吐花薔薇亦放蕋做彿讀書聲明明爾兄弟醒來日高春乾鵲噪桐梓披衣覽明鏡鬚髮日夕改回首功業虛萬事赴流水唯餘念子心鬱結未能擺書此遠寄汝汝宜朝夕視宜書數十篇閭閻門庭卮處處黏一幅在在得顧諟如在我膝前如聞我斥指汝有不解處可問顧夫子

漁父詞

挂帆但隨風解纜亦隨流不知逆流惡何知逆風道顧此百川水供我一葉舟盡室善漁釣鷗鷺從我遊棹侵晨烟動網向斜陽收舉網但有得豈必魴鯉求江湖足風月天地無春秋蒹葭映白髮浩蕩浮生浮

題邊頤公潑墨圖小照（邊子淮陰人性豪逸工詩文落落不遇遂逃於畫畫以神趣勝能奪化機每作畫凝思注視忽有所得濡墨疾灑淋漓滿幅倏忽數十紙禽魚草木之性情意氣無不踴躍形現見者爭攫而寶之君亦不甚惜也因命工作潑墨圖以自寫君故貧士斯圖羅列書史物玩尚彝尊罍古琴寶劍之屬無不具賓客滿堂歌姬捧硯極風流豪勝之致聊以寄興焉余與邊子交二十餘年矣中不相見者數年今年三月過淮出圖索題噫孰使邊子而以畫自喜哉梅聖俞之詩窮而後工識豈其然歟其不然歟）

君不見夏雲初起日觀峰膚寸倏忽彌蒼穹又不

見陽春三月麗春雨一夕芳原百草怒咄哉邊生腹便便中有逸氣如雲蟠此雲若使捲海立能雨六合春無邊卅年落魄漸枯槁賸化斗墨含蒼烟窗明几淨得縑素悲愕歡愉一攄吐塞雁飛秋燕舞春長林生風花笑露畫手無心物有情森森衆態紛騰赴當其槃薄墨未落內結元精外解脫追攝虛無渺冥中指間躍躍睥間活滿堂賓客靜無譁侍女偷窺旋旋磨此時畫者已非我此時畫外寧知他縱有雷霆不能入何況蠻觸爭旋蝸蕭蕭葦間屋（君所居自題葦間書屋）肅肅溪邊竹椎髻鴻妻清若

仙蓬頭霸子皎如玉潑墨其間萬象羅自信豪華
唯我獨圖成寄意問誰知我醉爲君歌此曲曲終
墨汁尚敷腴乞爲淋漓寫寒菊

牧童詞 選

東家牛黑西家黄牧童短短春草長草長牛喜齕
且行牧童歌笑鳥雅翔河頭風起雲似墨雨腳如
麻歸不得不辭雨打牧童頭但恐牛飢減牛力五
月晴多赤日高野田無樹青無蔭不辭日炙牧童
背但恐草枯牛耳焦朝驅牛出暮驅歸童心牛性
兩相知昨日牽來犁石田石田犖确吾牛疲長鞭

鞭出牛背血夜半牧童啼哽咽

農父詞 選

曉光曈曈上籬角牛鳴雞號聲滿屋東鄰西舍隔
墻呼白水連村雨新足紛紛向田塍走泥扶草壅
苗苗更肥赤日照水水湯沸水面苗氣騰騰飛篛
笠低昂苗動浪入與白鷺相參差田邊餉黍烏得
食拍拍飛過長楊堤洗足清溪笑終詘倚杖柴門
看星斗相約年豐賦早完入城休問官賢否莫言
日日田中勞老妻開瓶酌我酥倦來得臥繩床高
不見今日勸農官府汗如雨列炬三更放衙鼓

望微山湖 山下居人多姓殷相傳爲微子之後故名 選

客行迦河道遥望微山湖微子去千古殷人知有
無烟波渺徐沛雲物帶黿鼉浩劫滄桑遠悠然幾
釣徒

遥望湖外山村

湖光漠漠碧山環村落高低隱髻鬟綠水幾曾迷
洞口白雲無意到人間牛羊自放比隣舍鷗鷺平
分一釣灣纓紱已抛歸未得不知何處結柴關

汶上分水河題宋公祠 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計開河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濟運工甫竣宋以徼過去平江伯陳瑄續成之後人立

祠祀陳無役知有宋白之功者至正德六年工部費宏白於上乃祀宋及白至今不替白英封爲河神

一水誰疏鑿平分南北川中流藏地骨兩界劈神
泉異代仍祠廟當時幾棄捐所嗟功不朽往往布
衣傳

喜雨

青齊一千里夏旱土不毛詎曰非吾土睹此心爲
勞有時陰風起轉懼濃雲銷夜來沛甘雨淋漓灑
荒郊田人稍稍出荷鋤薙蓬蒿秋成已在眼得免
飢餒逃咋者下　明詔賑恤飛星軺惻惻救荒意

體念窮秋毫毋乃泰岱靈感此流仁膏近得故鄉
信五月田無苗願回豐隆駕移救東吳焦雖無貧
郭田客興誰能驕

臨清寄懷繆文子洗馬

千里雲帆路無端欲近天故人依北斗離思忽他
年下直凭梧几披圖入輞川問誰成大隱寂寞歎
君賢文子愛古畫故中聯云云

次樓山韻寄懷同年錢修亭官贊時錢奉使山右爲宣諭化導使

東流復西流異水同一綠垂柳復垂楊處處相思

木昨歲客京華蕭寺傷羈獨叩門有昚樹意氣蓋
秋嶽古人劄宅心遇我同手足一爲參商別遂阻
雲龍逐回頭謝蓬萊低頭辨麥菽依仁映紅蓮聊
以慰歷歷天狼耀西極威弧指代谷五道下榆關
三城防甘肅王于賦同矛板屋有遺俗　聖主
軫其勞命使布黃犢歷告敷腎腸首選森眉目遂
使沮漆間頓復榛苓樸憶在　仁皇朝瀛洲幾
同宿得路旋鑣分乘時或飛速開府皆范韓衣繡
備啓沃鵷聯寺臺閣星羅吳楚蜀寂寞校書雲瀛
灑悲秋牧十年卧鳳池一出轉華轂稍攄龍劍光

且換貂裘禿男兒重勳名豈必志榮祿嗟余渡落
材白髮羞脫粟善退飛六鷁無成刻一鶩空飲耿
耿心孤咏輝輝旭非耽林野趣幸脫簪纓束尋山
冒風雨弄水溯洄曲問渡泥漁樵把釣引童僕荒
塗別有會長日轉愁促區區物外情未足贈當局
關西天府重四牡遍行躅定有關中吟秦吟正聲
續

臨清歸舟

公程始此竣我征亦云旋歸風入帆腹獲免逆流
慳千檣既北首漕路餘長烟輕舟泛容與澹爾孤

雲然恬心不受暑赤日空流天造物貺我散行止
得所便長吟月已暮初月何娟娟

逆風

北流川上更南風盡日扁舟逆浪中百丈郵能爭
五兩去檣且合讓來逢縱無山色留青眼乍喜炎
威散碧空客不思歸遲亦得夕陽閒數牧牛童

月

伴我天涯月船舷五度升縱當三暑夜自挂一輪
冰白苧光相發清波影遞澄搗霜無罷杵常照鬢
絲增

沙河灣堤上晚步

河折荊隆口衝流恃茲堧茭蒲爾何物屹立全城亞

曉雲似山起暮山似雲垂不辨雲中山山中知有誰

歸至分水河感賦

昨日順流下今朝逆流上今日逆流船明朝順流槳

晚興

側日欲落隱復現孤光穿漏層雲片萬疊夫容壓日開冊黃白黑須臾變平田躑躅幾歸牛山影橫飛一雙燕百丈猶牽入暮烟魚鱗波起風搖川懷人此際渺千里孤心如月中天懸

贈邵四恒山同年

離緒長萬丈卷之不盈寸金石可鑄心雪霜苦銷鬢與君別數載回首如一瞬春風尚湖棹復此清尊勸雙影燭花明深談雨聲漫七日棄一官非君誰能斷君爲南陽令之任七日引疾歸余亦拙宦者赴義絕顧盼含沙一以射泡幻豈足歎脫簪實素衣得與故人見業思晚學追俗擬尋幽遺隙駒半虛擲餘日尚

可玩銜觴重惆悵終恐託虛願

遊拂水巖

趾下何來雨春山正好晴瀑流風一捲佛面霧旋生不放珠璣落長霑日月清巖頭噴薄處彷彿卧龍驚

湖心亭

湖心孤嶼柳絲籠一望渾疑在碧空屏上翠環西子髻鏡中樓現廣寒宮四圍春影沉沉綠百疊波紋面面風縱有香塵無路到尚嫌幾葉畫船通

放鶴亭

湖畔一亭孤清風滿林壑不見亭中人長望雲中鶴

拜岳武穆墓

英風終古戢松枝長恨燕雲棄若遺二聖不還臣分死一家爲戮帝寧知傷心棘寺流冊日得意瓊裘酌酒時回首冬青埋骨處拜公馬鬣爲公悲

西湖雨望

南高峰北高峰兩峰雲合春濛濛疑烟疑雨曉光暮湖山一氣沉遙空林巒臺榭杳天外長堤隱隱眠蒼龍寺門獨立人跡絕萬絲綠柳垂簾櫳眼前

景物無住著佳處更在迷離中銜烟白鳥嘗爾去
碧𣿬何處來疎鐘鐘聲乍歇雨聲接新荷葉葉聲
玲瓏此時淒緊不可戀却歸禪閣來清風風來雲
動雨未歇嶺角一縷斜陽紅

冷泉亭

鷲嶺既幽絶松栝春陰森復玆孤亭上氷雪盈我
襟凉風何淡淡白日亦沉沉閑閑蘋間魚欵欵林
間禽冷泉四時冷萬象歸清深征途日冉冉焚和
廹侵尋請君此亭坐一驗坐時心

飛來峰

兀兀看飛動當年底事來崖懸從地絶穴透忽天
開石氣騰春樹雲衣暖綠苔西湖勝西域靈鷲莫
飛回（相傳自西域飛來）

遊韜光菴兼讀　先大人癸丑甲寅丁巳
留題遺墨感賦

勝事追長慶千秋月自明際天惟竹色引客是泉
聲吳越登樓得湖山入坐平紗籠感遺墨春樹曉
風清

江行雜興

秋江漾秋日放此扁舟輕浪遊俄半百彌愛青山
青中流有金焦萬古何崢嶸不與衆峰伍自與洪
濤爭濤聲流日夜特立移我情
舟小纔受膝欠伸觸四隅展卷一披對曠如廣廈
舒晤語得千古江山况開余飄飄縱一葦終焉復
何如

燕子磯懷樓山

其檥春江棹今來已夢中故人辭昨日燕子正秋
風疎樹寒雅合蒼雲水色空回頭鐘阜下樓月更
誰同

和高制府登燕子磯韻四首（時高公由兩江總督移撫江蘇）

磯前江練作廻紋磯上牙旗立夕曛地迥數來吳
苑樹天秋飲盡楚山雲一時今古登臨得半壁謳
吟去住分舊是庾公參佐客又隨畫舸倚微醺
六朝休問古時官天塹今看一帆風山水久消閑
日月樵蘇知老幾英雄桑麻秋冷人烟外鴻雁聲
多海氣中衹爲閭閻耕鑿計向公翹首望洪濛
宦餘短翼易差池江畔頻聽折柳辭一自鯨波歸
棹日幾回燕子御帆時（余自臺灣歸罷官常客江寧）最憐雲傍
栖霞寺不記雷轟薦福碑昨共子猷吟醉處春風

紅杏酒家旗

曳裾生感信陵恩風月尊前許細論天眷東方留仲甫士歸司隷望龍門清詩流露都成雅玉節凌霜也自溫萬里浮雲能作雨一時霑灑到蓬根

題畫

危崖欲落繫藤蘿雲外飛泉匹練拖爲指源頭清絶處出山知作幾旋渦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

海波涵天天宇立龍鼉虎兕森伍什巨鰲贔屭澤馬趨爭蹋洪流輕不濕開士乘此羣安之逞技毋

乃隣結習依稀語笑雜濤聲百葉袈裟風颯颯迴驢咄彼自崖返肩瓢靜試浮空笠不行而行住非住萬里誰知兩九急借問西來爾何時周囿鳳死魯麟泣李龍骨蛻莊蝶化招豚幾放楊墨並六經一炬送灰飛墻腳舌根紛綴緝坛埏冉沸樞杻脫失毋呱呱怛於邑觸穴抵暗走榛翳神珠一擲誰爲拾昆侖之西日所栖日落一燈光熻熠燈傳渡海是初來東土荒荒象教入百川四瀆汨細流輸灌恒河恣吐吸離塵絶因叩太虛掃蕩陌阡衔畛顯商榷孔桴哂多事屐之無跡拾無級超然直渡衆驚咍彼岸欲指失鄉邑斯圖乃盡千佛諦寶筏自具非佛給空山兀坐亦成渡莫認斯圖被圖縶嗚呼生當堯舜禹湯文武後問津多岐吾何執

題饑驅圖 熊子務先藏饑驅圖十二爲虎爲豹爲狼爲鷹爲鵰爲鶴爲雀爲魚爲鼠而人終焉皆飢狀也因名爲飢驅圖少司寇且園高公所作噫爲此圖者其有深慨乎抑以警世也熊子屬余題其後予固圖中人也浸志三章飢驅字始于陶然如陶者乃能不爲飢所驅者耳故末章及之

元化鼓橐籥萬族各有生靈蠢殊弱强飛潛異形聲託命於大德懷生因其情嗟彼羣動機一飽豈易營造物寧有靳盈細理難平營營亦胡爲祗以

生自攖千載師黔婁不歎夷齊清

鶉衣曳葛屨蹇立當寒風虎豹嗥絶壑烏雀喧蒿蓬上有緣山鶴飢鳴自霄穿對此增慷慨寧獨丁我躬飢固生之仇飽亦患所叢行睹百族被驅失所從爲此涕霑臆憂來心忡忡遐哉杜陵老獨死志何雄

矯矯五柳士詎爲飢所驅非無得飽術叩門情自愉撞鐘燕列冉一筋水陸餘不有貪餌鱗安致盤中魚昨日豔金谷今日悲黃壚寄語謝萬世乞食眞吾徒

擬古奉贈鐵嶺高公

結髮事君子育此呱呱兒竭心哺乳間聊以答恩私時時奏金徽調古音和平枯桐託陋質未足感君情況聞新人笑善手工鳴箏箏前抱琴退中夜爲屏營兒寒苦無衣兒饑苦無食棄捐不忍道心摧惟弱息念此君子遺不敢恃孤直低顏事新人死轉逼言詞不言長信草不逑女蘿絲但得乳下孩終荷君子慈妾心不必明妾願已無違持此以白首萬歲無窮期

月

東方生後向西移歷歷循環鮮住時入世漫看圓夜少鏡光終古幾曾虧

乍來海底欲凌秋多謝清風送玉樓行到中天雲淨後衆星匹角一時收

敬亭詩草卷六終

敬亭詩草卷七 起乾隆丙辰 訖乾隆己巳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富陽夜泊

湖上富春郭扁舟我亦來抱城青嶂合挂樹玉弦開市火沉波活江聲走岸廻今宵有幽夢飛上釣魚臺

衢州夜行

疊練隨江下天心月自開舟迎百折水秋入二更山露色高深際蟲聲斷續間廻頭廿載路感此髩毛斑

送同年魯啓人庶常自大梁書院歸省掌教五年以親老辭

梁苑名賢去稽山遊子歸諸生褰馬帳羣牧把萊衣落木長淮路關心愛日輝留君不可得處我望珠璣

袖縮經綸手歡承菽水心陳情辭　闕早爲客望雲深秋柳不勝折離鴻遺好音白華先伐木未敢惜分襟

夷齊廟

聖德清千古頑廉風已微早輕孤竹國珍重首山薇仁在無生死倫亾有是非荒江遺廟冷瞻拜獨唏嘘

十月二日遊盤山作

盤山龍盤盤薊野星雨何年此飛渥堆空萬石無根芟領袖邊峰抱華夏初看一氣但氤氳箯輿數折千巖分回頭已失來處路硲彷面面何嶙峋昨宵風雨山新沐添得潺湲奏鳴玉蹴踏層猱落葉聲寒空山色青松獨鬱律松根石氣長松倒石飛相俯仰老蛟躍起穿虎背彩鳳無聲立仙掌萬松

盤谷遍精藍剖裂陡壁窮鑱劖逃虛往往盤混沌不許靈秀常封緘憑闌小憇山之半燕薊羣峰角而丱白雲趾下往復來雲動山移紛凌亂千盤雲罩躋絕頂雲作海鋪日欲瞋塵土蒼氾忽若遺渺身惝怳凌青冥瞥眼風廻雲乍消側輪窺我長松柎八閒哀樂一吷爾九州何遠天何高

翠華昨歲曾廵幸

天蒸輝輝照幽境山呼漢武笑登封於穆堯情緬箕潁常懷扆

蹕鉄躋攀

王事餘偷一日閑登臨敢憶淮南桂但對松石懃貞堅

題東軒高制府小照讀易圖

穆穆藹春風汪汪淡秋水歛之何存存成之何亹亹眞儒外功業大德絕依倚平成與饑渴事了分何止惟餘汲汲情慕善常若始默坐契羲文近思以貞履漫道浮雲輕所愁白日駛苒植猶自愛倘許迷途指

贈山西侯孝子哭父而死

古聖節過情毀瘠戒滅性世降日忘哀遂假以爲

柄本無毀瘠情饘粥果何病豈知大倫在崩摧乃庸行卓哉侯孝子生死共父命劊鉅骨爲折痛深血爲迸寧知古有經秪恨風不靜地下隨所生得早以爲慶旌揚式薄俗孝治昭王政翹首望浮山千秋行路敬

送胡餘也同年歸洛

秋氣杳無際心將雲日清一尊贈良友吾道結遙情籬菊饒晚色青松無罷聲天涯方落落珍重送君行

咏荷

玉井携來遍上方紅粧水底接天光亭亭作柱圓
團鏡應笑濂溪秪愛香

恭和

御製雪浪石用東坡原韻

蘇才如海如雲屯論者遂以文章尊雪胸石腸與
時左常與山水窮朝昏定州城中一片石詎有光
氣驚荒村波紋宛縷別黝素煉非五色來天門峨
嵋積雪岷江浪根觸愛玩勞唫魂太初混沌闢大
塊五嶽亦自纖塵根石先無雪亦無浪化兒幻此
留奇痕詩人好奇貢美譽借此硯墨傾心論詩乎

不偶石何幸至今重石珍其盆更邀
睿藻賁光采石與公兮萬古存

扈

駕巡幸五臺

上以龍泉關路隘命從臣半止關外余與同年周
蘭坡學士與焉次行唐和蘭坡途中即事
原韻

少日遊蹤萬里隘茲行喜扈周王邁極睇龍泉矗
天雪巖馬怯登意仍快
君恩留後次行唐廻轡紆徐入圖畫連巖邃壑斷
行蹤誰剪長虹壓泉派山深無人風日閑烏柏一
株紅自晒何年樵牧劚雲根虎卧龍騰僵不壞馬
首箕山爭許由可識人間幾興敗山梔隰栗栽唐
風今古何須發深喟一鞭投宿玉亭村塵容却恐
鄉農怪千章喬木夕陽多愧乏甘棠歌勿拜辦嶻
茆屋息心魂乍爾逃虛領清瀣我聞五臺六月寒
堅冰不消木生介金根玉幹此日登凜冽寒空涑
雲碧微臣晏安
聖主勞耿耿填胸容蒂芥曼殊師利果有靈陽和
早轉清涼界

寓東玉亭 在行唐

從邁偏多暇揭來林野情耕桑一以靜車馬不能
驚高樹滿秋照跌籬正晚晴主人未相識風送讀
書聲

過李左車故里

短策趙代間長懷楚漢際紛紛逐鹿者成敗豈天
意淮陰負雄才幾墮左車計向非成安愚百萬可
坐斃忠言不知用泜水頸血漬可知賢哲人國命
實攸寄不見西楚霸雄圖蓋當世灞上范增亾垓
下騅不逝卓哉淮陰侯得李如得地遂轉存趙心

爰定降齊議至今尋故里廣武增意氣

扈

駕巡行塞外恭和

御製曉發圓明園即景成什元韻四首

龍馭從天下秋旻特地晴際雲禾黍色列幛旆旌

明甘雨神功叙（韓魏公詩收斂神功寂若無）遥邊爽氣迎憑軒

慈聖喜

帝德視西成

出塞走羣𤘺秋光雨後看黛螺初綷髩珮玉晴鳴

灘逸興歌黃鵠清光度白輸飲飛頻參

詔黍地馬休盤

獨狩修王制

時巡士氣舒射辭千校尉望

幸萬穹廬雨露均沙漠邊關接里閭非材逢

聖世欣附後塵車

扈蒸入秋烟吟情動一鞭雅南聊寄爾惠保獨深

焉采發江山麗光弄雲漢迎化功將德意多半卷

中傳

恭和

御製攬勝軒（在南天門）元韻

曲蓋高停萬騎遲金風薦爽入關時門開鳥道千

峰豁雲傍

龍旗五色移天嶺氣交寧有際籟秋聲合自同吹

請看

聖德流無外造物何煩設險爲

恭和

御製出古北口元韻

嚴關非漢月非秦村落雲連古竈煙

鸞輅不驚深谷鳥青山長老太平人泉分南北迢

迢遠風接幽燕漠漠淳邊草邊花承

輦道欣將微露灑清塵

題王貞甫方伯力田圖

昂藏七尺軀十畝落吾手不言力田勞非愛沮溺

耦惟念此嘉種誕降帝德厚苦心獲良苗懼困稂

與莠旻旻長柄耜與爾日相守朝耘向東阡夕耨

務終畝沉吟祝田禽苗新毋我蹂和風送雨來喜

氣飛隴首暫憩溪上石瀟灑映疎柳借問勸農人

能知此意否

題曹可詩小照

休嫌兩足踏泥塗最愛烏犍伴老夫土動自膏天

自雨一犂長不倩人扶

恭和

御製過容城元韻

六龍按轡度芳原垢市椒山爲細論名德可緣纏
帛重孤忠寧願直聲存許吳事業修同靜魏左精
靈義共敦近喜叟峰孫處士清標矯矯繼明元

恭和

御製趙北口水圍元韻

燕趙分如礪砥流翕受之水圍剛在昔塋道復經
茲風動波生候冰融綠漲時柳蒲微有態烟靄杳

無涯不睹魚龍陣寧知舟楫奇鷺鷗驚棹鼓鯉鮪
駭罛施鵁艑行聯舞鳶旛影倒番巳看魚躍佇
見鳳來儀士氣餘吞夢
皇情詎水嬉省方兼飭武
謨烈在豐碑

恭和

御製河間道中

鑾輿東幸尼山近爲感遺經重此邦自有賢王三
禮備遂傳詩註二毛雙日華宮館斜陽冷繁露園
村春水淙

聖學緝熙儒道大化成還復念芸窓

恭和

御製登景州開福寺塔

高標湧起矗雲天趙北燕南盡檻前紫塞千重八
外障齊州九點望中烟鵬飛萬里還疑停鴿宿層
臺自伏禪
聖主登臨深遠寄浮圖肯闕造何年

恭和

御製高唐覽古

柳枝綠上魚邱驛懷古深情感

聖王鳴犢回車處適趙綿駒變俗未歌唐畦東宿
麥鴉分種堤外春秈燕語檣井里尚知崇讓論
觀風應好致平康

恭和

御製所見元韻

聞聞見見恒難齊王者惟以天爲師陰陽偶愆天
亦悔雨露一到無纖遺
聖王體之亟無告不俟臣下矜便宜賑有餘粟春
有麥民瘠民肥視所司

恭和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率所屬職事官並博士子弟
來謁詩以示之
上公簪笏謁前旌爲感吾
君幸魯誠重道
九重稱弟子覲光四氏領諸生遥知壇杏春風滿
早見心源泗水清日正中時昌正學
鑾旗一到動滄瀛
恭和
御製謁元聖祠元韻
公昔未之國東山遺故祠德兼父兄業禮酌夏商

宜幽夢通洙泗宗功邁傅伊祗因心法在
天子降隆施
恭和
御製祭嶽廟元韻二首
鑾輅東廵禮岱宗遠修虞典靦秦封馨香
帝薦雲騰幄肅穆神來風滿松萬族實司春氣象
一誠如接嶽音容
聖情祈請無餘事福我原惟食我農
庭堦槐柏作龍行木德還通日月精玉帛爭邀靈
有覞雲雷幾動物占亨支分四岳推宗主兄視諸

峰鮮弟兄
哲后升中昇巫祝千秋禋典始昭明
恭和
御製登封臺元韻
秦皇漢武氣何張多以矯誣文法律二典三謨日
月懸金檢玉繩偏秘密文人有文苦無識馬談恨
讓李斯筆豈知七十二君後數千餘年堯舜出
聖言一語掃紛拏封中無雲峰有日
恭和
御製恭依

皇祖登泰元韻二首
蜺旌雲罕初遊目日觀天門在舉頭河海近環衣
帶落星辰低傍衮龍浮丈人獨立依孤闕玉女何
來更九州膚寸自消還自起幾曾偏爲漢封留
文祖當年東幸岱乾坤亭迥在峰頭長懸
天藻烟霞麗末了山青齊魯浮仙仗重來繩
祖武春光正好滿皇州
淵衷默祝崇朝雨御帳坪前爲暫留
恭和
御製葦鵲橋元韻

太明湖外鵲山湖橋面平分華鵲圖太液玻瓈浮
玉樹人間天上可曾殊
西湖名號同西浙曾記淩波第六橋邪似濟源清
徹底一湖泉水玉千條
晴波夾鏡濕濛濛爲鎖烟光卧彩虹春漲珍珠泉名
流不住大清如帶入雲中鵲湖流出爲大清河

恭和
御製歷下亭元韻三首
歷下亭何處明湖烟水間一時名士集千載白雲
閒花遠春如畫波開月半彎臨汾今日駕新拂岱

雲還
臺榭具今古楹軒鏡淼波居然海右勝復此春風
多清濼湧寒碧歷山浮遠螺重華耕鑿處漫數少
陵過
雲旗飛彩鷁北渚正淵泓海岳深春氣鶯花流水
聲蒸閒魚自戲洲畔鷺孤明遊賞
宸襟暢還餘懷古情

恭和
御製濟城春望
春晴烟景盡城樓樓下東風草木柔岱色連雲蒸
雉堞濼源伏地噴泉流聽鸝客坐屏山閣拾翠人
歸北渚舟爲念飛鴻猶有在怙然滿目
聖還憂

題游魚落花圖
荇藻清溪動魚遊水底天本無貪餌意偶到落花
前
昨夜東風急飛紅散碧溶水流無近遠魚戲忽相
逢

題滇南傅鴻臚謹齋藏客圖兼送歸滇藏客係樓名

松間茅屋堦前崔萬里人歸秋正高藏客早知黍
太易繫心邪免讀離騷卧來雲岫衣裳冷彈到猗
蘭夢寐勞百遍披圖吾欲往夕陽疎柳幾亭皐

送趙亘輿少銀臺歸滇
君懷孤且清宦罷一官輕古處今誰是秋風別自
驚梁園同醉月洱海獨騎鯨得放
君恩重其如送遠情
萬里誰云遠歸心一帆風江山舊時路鬚鬢已成
翁宦橐餘緗帙甘棠付雪鴻天南儻相憶燕市朋
門中

送王大甘泉歸里

故里君歸矣相看共白頭名途追少日離思泛清秋紅樹開塵眼樊涇幾舊遊衙門饑可樂天末暮雲愁

敬亭詩草卷七終

敬亭詩草卷八 起乾隆己巳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出郭過建中姪 己巳

久宦乍歸里事事皆可悅偶出城東門照我秋光潔樹驚別後古川爭舊時折依依訪父老所嗟半存没村墟門巷非落葉封兎穴獨喜阿咸家戶庭無改設憶昔從我遊爾少我禿髮知非爾亦驚建中今年五十我髭那免雪諸孫况林立執業如執節耕讀良尚樸化居亦守拙物厚常自完氣和看新苗珍

重此往還枌楡好日月

坐雨 庚午

一雨衆綠深烟霧繞我屋寥闃空洞開領玆幽趣足禽鳴遠林外蛙噪平池中無懷若有得此際將毋同

堦前草色新遥念桑麻長此身愧荷鋤但願年豐穰年豐萬物遂吾生豈無涯墻梅欲垂子籬菊行抽芽

題柳汀白鷺圖

王作丰標雪作衣野鷗猶似未忘機寥天水遠清

如許立盡斜陽更不飛

盧直齋初成

余自丙辰再起十年外官三載京員祿祿無似特未增寸椽尺土爲不負初心耳昨歲假歸　先人儆廬數椽無恙顧兒孫滿室幾無老人容膝處乃於堂東别構小齋地固僻也齋與廚并稍遠坐卧静適緣以土垣遠林綠繞性愛竹移數株植焉昔年圖小照坐竹林中顏曰盧直圖因卽以名吾齋

出處有道穀得歸愛吾廬詎曰薄時榮聊得愚公愚辭家感廿載梧桂半巳枯稍喜長子孫籬落喧雞雛春深足芳艸池荒足菰蒲更移數竿竹植立風疎疎詠茅蔭其下終焉復何如

儆廬城南隈荒僻無四隣少時讀書處執策羅諸孫舍傍闢斗室琴書乃雜陳墻低延遠綠林深疑有山傾耳惟清音寓目成退觀時時來故人論心外無言客散對修竹常得意所親此中可終化或亦可長年

徐子冏懷齋雅集題存素王子臨倪雲林

十萬圖十首之五

聞說倪高士曾爲萬笏圖峯峯倚霄漢天外白雲孤 萬笏朝天

叠嶂虛濤翠欲流白雲深處舞蒼虬山中不著閑花艸松子松花春復秋 萬松叠翠

裂壁穿雲若有神銀河天半瀉秋旻何當剪作晶簾掛簷外從飛萬斛塵 萬丈空流

江南臘月春東風萬山雪何處弔林逋香心迸寒鐵 萬横香雪

太古有積雪圖開滌暑空峰高消未盡天地自春

風 萬峰飛雪

王二憩圃明府邀集小飲談懷遠時事感賦

憩圃之官正有苗難君誓衆守禦賊知有備去先是賊魁石金元巳報擒殺未移緝也後金元作亂曾宿懷遠境三日遂以失察被劾

黔粤歸流戰伐仍尊前話舊陣雲凝單車叱馭燐方嘯半夜椎牛莽不興當日漫傳擒孟獲彈章謝獨能春陵舞堦干羽何時舞敢嘆休官似退僧

王子存素禮言邀集南園桂花下小飲言
懷
遲暮惜良辰鄉曲卽蓬島況理舊遊屐復此清尊
倒秋風八月桂海右推南園香承小山盞枝拂氷
輪圓嘉樹貴封植託根非細故余庭雙桂禿始歎
壓網誤百年三十樹輝輝照衰顏殷勤謝良主人
隱樹亦全醉來何所思始興懷太傅不見絲野堂
松薪散樵路

和王憩園明府被調入都與余同行至山
左分路留別之作（時余赴濼源書院山長之聘　辛未）

又辭枌里逐征篷烟樹龜蒙認魯東菜色記隨
清問日餅香喜送客途風（乾隆十三年扈駕東巡時當連歲災祲飢黎載道今越三載屢豐之後景象迥異故喜而及之）君憐泰岱穿雲鳥我愛
滄浪把釣翁客裡分襟殊出處秖餘吟社繫懷同

壽濼陽宮保相國七十
夫子今元老中天鶴在霄修齡方七十重望已三
朝維嶽符交泰（公攬揆在正月）長庚燭斗杓臺萊頌眉壽（南山有臺詩小序云樂得賢也其三章云遐不眉壽）
宸翰五雲昭
夙負天人表丁年玉筍班春風開白日秋月桂青

山出入巖疆久迴翔袞職閒
朝端一顧盼誰道鬢華斑
淵度涵今古勛勤靜色聲力持真相體默契
聖人情談笑皆貞觀風流自廣平年來居守重靈
壽杖
朝清
善類勤扶植功多不自言憐才及芻非噓氣借騰
騫一字槧難副（山公薦蔡子尼今之正人王夷甫謂一字拔人正未易稱後山言果）
驗平生佩此恩歸田隨野老歲歲仰調元

送同年王槐山罷祁陽令歸里

自抱深衷合掉頭贈君珍重豈離愁烹鮮孰解窺
全豹脫屣聊將謝喘牛歸路傷心星在罶（時山左有水災）到家笑口菊方秋門庭羔鴈誰家似彭澤還應讓
太邱

題梅循齋總憲小照
不有泉石心何由滌塵抱古來樹鴻業外物一以
掃灼灼園中花離離原上艸不見柏與竹肯逐一
時好直節凌雲處蟠根拔地矯先生獨體之堅貞
以爲實德充氣益和中自含清灝持將報
明主庶用存吾道

賦得鏡中花

恠底枝頭艷何緣入鏡光對疑簪綠鬢開欲鬬紅
粧拂拭留春住清寒謝蝶忪月輪惟有桂那似受
群芳

題鄂虛亭中丞靜泊軒詩草

玉節巡行飽所經清詩還遍短長亭出雲爲雨如
無與齊魯秋高未了青
鏡緣無物照無窮秋水涵天一色空常歎文成談
道處鄱陽湖上萬軍中

題登萊觀察家叔園勞山吟眺圖

海濤松籟天風急山腰細路穿雲入彖山山根東
到海欲渡不渡千峰立遊人趾下老龍吟峰頭夜
半金丸濕誰歟倚絕頂衣袖飄青霞鴻濛萬里入
君抱吟心忽落天之涯此時得句豈凡豔會折若
木枝頭花乃知繡衣行部偶到此畫手精靈有法
子（畫者法坤厚）三尺東絹割海天點點神山非海底山
飛浪捲動毫末船近蓬萊風不起我家東陽本謫
仙勞山噉棗追青蓮詩清政美兩無敵那更探幽
選勝窮林泉茲山自塵外不受秦皇鞭我今弁組
脫塵網回首世事如秋烟足力雖蹇竹杖在爲君
拄到八仙玉女獅峰巔

題香雪藏圖

銅坑石壁太湖灣萬樹梅花二月山如夢舊遊重
見畫迷離不信是人間

題盧運使雅雨平山高會圖小照 丙子

蕪城控江淮繁縟鮮清曠蜀岡萬里來蜿蜒湧碧
浪突兀平山堂直賞乃茲創迷樓旣荊榛雷塘亦
塵坱江山今古閒匪歐復安仰吾友文章伯宦情
頗跌踼雙旌駐韓水興逸千載上楊柳春風吹亭
臺綠波漾芳樽勝流集蘭棹時一放花林簫管外

青霄送高唱簷飛北固雲飃動南溟漲燕雀野情
閒烟霞藻思壯蘇髯記三過彈指重增悵（東坡詞三過平
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漁洋五清明冶春醉駘宕（漁洋冶春詩平山堂
下五清明）滄桑有刼灰風流故相望倘嫌達士懷每爲
簪組妨衰頹惜良會林下屢扶杖圖中應著我旗
鼓爲君張

秋日邀毛侍御約亭王明府憩涵顧孝廉
元在汪學士持齋王上舍著長曁保曾
姪集存素禮言小山堂賞桂卽席 丁丑

百年勝地南園桂回首吟壇五十秋白髮幾人花

共老青樽此日客重遊四圍竹色斜陽冷一院天
香玉露流學士他年臺閣上可懷故里事清幽

題王石谷倣倪畫

古木八九株一帶遥山横倪迂偶涉筆俯仰天地
清誰歟契其妙烏目耕烟子尺幅挂君軒秋光自
千里

和上海郎西樵村居雜咏郎爲同年郎聚伯令姪構小圃徵名人題詠

釀花小圃

吾友已不作空聞小阮家周遭十畝毛管領四時

花春日新編權遺風舊種瓜何時泛秋水一棹訪
蒹葭

花韻館

高館名葩繞堦前樹樹妍光隨日氣發韻借鳥聲
傳生態衣香際幸姿杯酒邊看花人不語相對正
悠然

友硯齋

石交誰更是筆墨寄情深磨涅資君德堅貞共此
心晴窗消永晝短檠伴孤吟好訂一生事端溪足
古今

妙香亭

漠漠廻塘靜霏霏菡萏紅有人臨水榭露氣助涼
中清絶香兼葉閒時色是空花深遲得月細領一
簾風

題朱海峰小照

長向白首憶年少正如遠客還鄉思故鄉萬里有
歸日少年一去無還時傷心最是舊徒侶山陽笛
怨晨星稀披圖忽對海峰子豐頤欲笑坐欲起桐
葉題詩蕉葉書艸堂景物依稀是萬軸牙籤面百
城把酒當年幾知己今日看君子復孫城西扶杖

叩君門叩門試問君知否剩有毛荊亭王半埜沈子存

壽同年盧抱孫運使七十

杏苑同遊者於今復幾人外臺君獨在淮海慶長
春風雅朝宗日艱危歴試身蓴鱸輿徒切維縶重
王綸
爲政才原最當年意氣高有塵消案牘如鏡徹纖
豪儒吏從知貴清風凛獨掾共言都轉重雄畧付
盆牢
市虎曾攖謗腰韃暫別家題詩高塞月讀易靜龍
沙再起騰霄漢三遷展莫邪白頭扶玉杖天與賦

瓊花
佳麗君何有重來問竹西歐蘇追逸軌山水足幽
題簡汗搜鴻寶奐陰付燕泥千秋歸不朽大耋況
今躋

禮言邀賞素心蘭即席以燈前細雨簷花
落爲韻得花字 辛巳
南園四時好我老憐春華百年潭影軒欄檻重摩
挲雨餘潭躍鯉竹裡桃飛花入室靄幽蘭素心客
爭誇滋灌悉清慮報以白玉芽乃知保素難湧訝
香風賖感此忽自驚何由淨纖瑕坐久淡以忘揮

盃醉流霞徘徊暮烟暝四野喧蝦蟆殷勤謝賢主
安樂茲行窩

題梅循齋採葵圖 補遺
草木各有心爾葵一何丹白日自普照傾向竊獨
專金英耀秋圃直幹無媚顏惟茲抱區區謂可契
高賢高賢秉亮節不以顯晦遷請看圖中意采采
自山間

題甘泉採芝圖 補遺
忽忽相看鬢雪絲誰能不憶少年時一雙桂樹頻
招隱余家有雙桂十二花圖記翩詩昔里中雅集有分題十二花詩皆行

爲歐常苦別離消歲月尚餘簪紱伴衰遲舊遊如夢
還如昨猶約商山共採芝

題王奉常小照
懿德則玉質金相雄略則莫邪干將彩淶則五色
雲章淵度則萬頃汪洋文肅之忠蓋得公而益彰
後嗣之簪紱自公而彌昌峩峩閥閱鬱乎廣廈之
棟梁拂拂鬚眉藹乎典型之在望

題程自山逸園圖
聞說逸園好晴窗得臥遊湖光動亭樹花氣媚松
楸雲外浮名淡山中萬象收羨君偕隱處高唱孟

光酬

送曾孫隨母北上 壬午冬
汝父我冢孫傷心年不永遺孤幸得汝頭角早挺
挺我從宦罷歸清風四壁靜貽子惟一經遺業無
一頃不能撫孤寡顏赧心耿耿汝之外祖母愛女
及外孫鞠育同出腹衣葛周寒温有疾具參餌就
塾資熊丸汝今一十歲倜儻如成人對汝吾色喜
如見汝父存所愧我家兒常託外氏恩汝舅膺大
魁翩鳳蓬瀛矯馳書迎眷屬兄妹篤情好因邀汝
母子同上長安道摳衣汝來別令我心如擣膝前

有孫曾吾福世良少今見汝遠行感吾日衰老望汝似其舅孜苦當及早汝母具淑德教督儼師保他年汝成立宅相亦家寶桑榆再見難能無淚盈抱

輓車烈婦胡孺人詩

共姜賦柏舟永矢維我儀令女截髮耳節不移盛衰未聞以身殉已足千秋垂況乃安定女殉夫竟如歸兩年痛思盡八日恨死遲車門多貞烈妾死非相師但願得攜手泉路忘分離皚皚山上雪皎皎雲中月雪消月有缺芳名流不歇

敬亭文稿

學易堂藏板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百里奚不諫論 戊寅二月初九日

（原評：是古文起法）

予嘗讀史而觀比干之諫伏於紂下者三日必死而後已然後知古人忠君之至淵乎其誠也浩乎其氣也屹乎其志也意其諫之日當有動天地格鬼神者嗚呼夫比干豈不知紂之醢九侯殺鄂侯囚西伯而必輕其身以諫哉蓋大義在故也（原評：大義二字一篇主意）夫以大義之所在則有不計夫彼之可否而惟盡其在我者故比干以紂之殘暴而其諫在所不能已雖諫而死甘之矣昔者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欲許之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孟子蓋嘗稱之夫百里奚虞臣也使奚而不爲虞臣則奚可不諫乃問其官則曰虞臣也問其祿則曰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不知也（原評：陡落入古）夫奚其果不知也哉而不諫也且夫假道之事虞國之所係也公雖不明百里奚自當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已虞公或悟不悟而死亦大義也不足怪烝民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評：好）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然所謂明哲見幾者止曰危邦不（翻跌）入亂邦不居耳而豈謂臨事而不諫而去哉若百里

奚果爲明哲見幾者則其始當必先有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早去之矣假道之事奚不在焉（原評：古勁）則無以責之矣乃奚則食虞之祿也爲虞之臣也登虞之朝也聞假道之事也而不諫也乃孟子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夫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乃其（□評）罪也而惡可謂之智哉（筆有斬釘截鐵之力）蓋於虞公則不可諫而百里奚則不可不諫人（原評：接句好）主之不可諫者甚多也如伊尹之於太甲其始固不可諫者也而伊尹之諫不一也而太甲則終悟也使百里奚而能極諫虞公未必不悟而百里奚竟不諫則是人臣之於國家無事則食其祿有事則去而猶謂之智者將君不必有臣臣不必有忠而大義竟泯矣孟子又曰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夫奚既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則當其始曷不遂相於秦而必爲虞臣（原評）虞則不可臣秦臣秦則不可臣虞且何可以區區之一霸（侃侃言之大見骨氣）而使其身喪千古之大義哉且夫人之大義一失則雖身都將相爲王者師亦不足尚百里奚之不諫而相秦則其相秦當亦不諫幸也秦之不至若虞也使秦而亦有事則百里奚其亦不諫而復去矣

乃孟子稱其知稱其賢子竊恐萬世忠臣之大義將
以孟子之數語而多竊其說而不爲義者矣 原評結得高

先君子原評

初學古文而局法句法無不入古雖將孟夫子所言輕于辨駁議論太高然以人臣大義作主實正論也古人云膽欲大而心欲小如此文將來膽不患不大更須心之小耳　且不計其議論而文字是後來作手　有起伏有關鎖有收束古文之法畧備

此余十三歲所作也學爲古文此第一義　先君子見而大喜今余白首古文之學卒未有成覆觀少作轉歎中年宦遊學殖荒落重負　先君子所期許存以志媿聊示兒孫焉耳 辛未九月自記

去劉河七浦新閘議 癸卯

按劉河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洩於三江以入海自東南分流出白硯入澱山由小漕大瀝而入海者曰東江自麗山經安亭青浦而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而東經崑山抵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入海者曰婁江迨後東江吳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從劉河入海於是三江之水皆會於劉河而劉河遂獨爲東南尾閭通塞所關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田尤於是乎賴河向寬二十餘

丈元明海運道焉高舸巨艘連檣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僅五六丈議者咸咎天妃宮之閘束水勢而緩潮汐以致停淤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橋之閘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爲蓄洩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瓴之勢當雨暘時若則江水之出不憂竭海潮之入不慮溢若霖雨積

則出者但取其迅速水自出無待于閘之洩若彌月亢旱則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閘亦無所蓄求閘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閘者則又有說宋大夫郟亶爲婁人以精水利爲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閘斗以備蓄洩其子喬上水利議亦云浦口不置閘堰賺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諸言閘堰者皆爲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爲幹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禦幹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于外今反可蓄潮于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卽可知

閘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張櫝熟水利其論閘堰也曰吾太倉除劉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遏者不必用閘誠至論也州志可考耳今請言新閘之害今之海潮旣以河道隘而僅通細流至六渡橋而去海已遠潮力已微又東之以閘則來者愈微退時愈緩水緩則沙停沙停卽淤所以建閘之時亦會開濬不數年而隻舸不通以致濱海田畝㞐掖無從膏腴之産行化爲石田槁壤其害一也且近歲但見旱之爲患耳萬一大水爲災河道旣微復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東南列郡之水將盡歸劉河而爭出于丈餘之水門

其勢必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尚存河道耳閘不去則河必歸塞計一日停沙一錢許厚三歲則千錢之厚可轉眼而成平陸夫婁江閉而江南水旱之患尚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濬工費動以萬計或那國帑或用民財將公私交病而旋濬旋塞卒無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來吳中水利首重婁江元明向設淘河夫役隨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思淘之汰之不思復河故形而又東之以閘天妃宮一閘之不已又益之以新閘噫是何速求其湮耶明張儀部采脩州志其

言水利有禁中流橫截蟹斷致泥沙留淀一則夫閘之東水而留淀不有萬倍于斷者乎閘以啟閉自建閘以來原未嘗一日啟閉亦可見斷無事於啟閉而閘爲虛設以虛名而受實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嘗聞之水濱居民欲灘之西漲橫一木于西岸則水衝于東而西漲欲東漲亦然今閘兩旁石堰其爲橫木亦大矣宜兩岸灘漲驟爲溝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之閘七浦一名戚浦在州東北西承巴城湖之水自鹽鐵下通楊林塘至花浦口入海州中北條大水皆於是乎出州之東北半壁

土田於是乎賴新閘之害與劉河正同而七浦閘去海為近潮大則阻於閘而閘外之田受其氾溢潮小則阻於閘而閘內之田無從戽救自二閘建而一州之水利將絕士民皇皇求去者數年於茲而不得一大君子主持其事今幸遇焉所以求去之亟也或者謂當日督撫大臣議請
先帝允行之今何敢議去夫事第論其利害與否耳苟其有利雖閭胥之故智不可棄也苟其有害先聖之成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者況當日
先帝不過允大臣之議未嘗親履其地

明旨詔建也歐陽永叔之論三年無改也曰有百年不可改者有一日不可不改者聖人特論其常耳今之去閘於東南利害為大於吾州為急於　國家舉措直細事耳天下事創建難革除猶易夏忠靖之開吳淞周文襄之開顧浦功在生民今以一人告之煩而為地方世世之利君子必不吝此也或者曰閘固宜去如前之議建者何夫前人之誤後人正宜救正當議建之時後患未形無論督撫大臣不習水土者不能計及即居其土而非熟精水利者不能預知知之未能言言之無徵也前人未見其害而為之後人見其害而去之前人固未為受過也即受過矣而惜一二人之受過而不顧百姓世世之害賢者所不忍近之治病者三五相結一醫誤藥更一醫至寧坐視病者之死而不肯更方易劑曰恐形前人之短也彼夫狥情瞻顧視　國計民生如楚越之不相關者何以異是蘇明允曰君子之為政與其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患古人為百姓且欲改上之令何舊令尹之政而重改之今幸得大賢在位其愛民之心本於實學發於至誠而又為
聖天子之所委任不及此時而亟亟議去更何時乎

謹議

指陳利害段段痛切語又詳盡而簡括當與南豐序鑑湖圖相上下　蔣東委

書盧陵集後 戊戌

三代而降宋之名臣盛已然邁唐而遜漢其經術優而誠懇之意薄也雖於歐公不能無間焉夫事君之道不合則去合則當盡致身之義自末世貪位冒祿者多士之重廉恥急名節者執難進易退之見爵至必辭居位必屢求退不則淸議隨之士之所以自守者善矣然揆之於道爲盡善否乎蓋氣節重則其去就進退取舍自介介不苟然激而過甚則宋諸君子所不免也夫君子立朝固衆小人所側目流言謗讟有必然者視其君之信與否耳周公聖人也猶不免

不利孺子之言成王悔悟周公自東而歸與召公奭輔王室始終不聞之國之請君奭一篇周公猶以召公有去志反覆諭留召公從之卒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秉政古聖人之事君如此今宋諸君子往往上方委信讒謗一入雖有成王之悟而下之引去愈决彼小人明知所謗者必不足以相陷必自獲罪而可以使其人必去去矣君之耳目心腹旣無所寄其姦乃得肆行而無忌故雖造謗者日被誅黜而小人之氣愈張勢愈熾矣爲君子者奉奮不顧身之義守內省不疚之操而受知一人卽萬口沸騰猶當以身當之何忍急於自全而委其君以孤立於朝而聽小人之得行其姦乎歐公居政府有誣公曖昧事英宗詰得其狀黜逐言者且牓朝堂以白公寃君如是至矣公猶數四慰留而不顧毋已激乎夫北宋百五十餘年大都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卒至天下大壞其間用君子則難而暫用小人則易而久固其君之不明而亦坐諸君子輕去致朝廷屢易大臣而不能收賢士之效夫漢之名臣何如者蕭曹魏丙皆卒于官汲黯出守淮陽涕泣願留以備拾遺補過趙充國年已七十伐羌之役自荐無踰老臣者武谿之役馬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謂人曰常願以身死國事今死目可瞑班超老于西域惟願生入玉門關之數人者當時不聞譏其好功慕祿固寵也第見其惻然愛君之誠挺然負荷之重千載下猶願爲之執鞭豈其自信者深而狥國者急旣已受君之知則直以其身與之終始而後已而無復嫌疑瞻顧於其間哉宋之名臣何以及此故偶讀歐公集而發之然是言也余更安得韓范富歐陽其人者而乃告之哉

昌言篤論凡爲大臣而以君子自命者不可不知此義○宋在仁廟時君子滿朝又苦無一人專且

久者所以不能進於三代之隆正坐執難進易退之見耳言豈一端語各有當此等處道理須看得全○明武宗時逆瑾專政劉謝俱奉身而退西涯獨濡迹焉世皆高劉謝而薄西涯矣其如孝宗顧命何讀西涯輓詩從容顧命西望消魂之語又未嘗不太息劉謝之太恝也 蔣東委

擬時務策 丁巳

大學之言平天下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萬世不能易也夫堯舜之治天下非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也亦惟使之自爲衣食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堯舜不尸其功故二帝三王之世其受祿於王家者惟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之在官者餘皆自食其力而上爲之整齊教導之爾自漢唐而後始有養兵之費大耗國用於是賦歛不得薄民日困而兵日滋常重爲國患然猶曰養兵以衛民也未有舉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

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而可以爲治者賈子云一人耕之十人食之求不飢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之求無寒不可得也可不念與我 國家龍興沙漠基王業於遼陽其時部落之故人爲滿洲漢人之先附者爲漢軍漢軍云者以別於漢人之未附者也迨天與人歸定鼎中原滿洲漢軍分爲八旗皆當日開國有功之人編有尺籍官有俸甲有糧於擾攘之後因廢宅閒田而各授之業其生裕如也於是嚴爲之制漢軍擅出他省者爲逃旗罰及長吏漢軍之仕宦於外者子長不得隨侍親友不得探問死喪於外必

返葬於京師其約束稽察之嚴如此自定鼎以來
四聖相承太平無事者百年於茲深仁厚澤休養覆
育生齒日繁天下戶口數倍曩昔而旗人之繁衍視
之矣某雖微末未詳 國制然在京師嘗竊聞大畧
世祖時定甲八萬甲受銀若干兩米若干石至
聖祖時乃增為十二萬甲蓋一甲之丁至今而為數
十丁數百丁者比比於是一甲之糧昔足以贍一家
者必不足以贍數十家數百家勢也甲不能遍及而
徒使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環聚於京
師數百里之內於是其生日蹙而無可為計非旗人

之愚不能為生也雖有千木陶朱之智不能為生也
豈惟旗人不能自為計雖堯舜之仁不能為之計也
今
天子登極洞悉其貧苦之狀加恩優恤之者已無所
不至而究不可為經久之道仰窺
聖心焦勞於此事者深矣蓋
聖主德意方將使九州萬國無一夫不得其所而何
忍輦轂之下轉有窮而無告之人然以生齒日滋日
用飲食之資無限而 國家之賦入有定以有定之
數供日滋之生無限之用雖罄十三省之惟正不足
以給之況今
天子仁聖蠲免賑發之令無月不下方損上益下以
期厚民之生又何忍朘民之膏以濟旗人之生則所
以謀旗人之生計者雖堯舜之仁誠不能矣然堯舜
之仁必不以不能而遂不為之計也草茅之愚竊以
為其道在一視滿漢而已夫我 朝之滿洲即舜之
諸馮湯之亳文之岐漢高之豐沛也其發祥之始在
是不聞一統之後以其發祥之地之人民悉授之食
以長養其子孫也則今之滿洲其處之者似亦宜若
直省之士民秀者官之強者兵之弱者農之工之商

之而可矣今且未暇言滿洲也請言漢軍昔以別於
未附之漢人而名之為漢軍今天下一家薄海內外
孰非我 朝之赤子而何必尚從而別而二之固示
天下以不廣若以為軍亦必其軍也而後軍之軍有
尺籍一軍則一丁而非一姓一族之謂也今漢軍之
仕宦班列既從其漢漢之與漢人無分而又獨於其
族姓則以軍束之而又概而祿之不可概而伍之不
能聚之京師不能盡用亦不盡可用無緩急可恃之
實而徒使有朝夕不能自存之勢亦大可惻矣亦大
可慮矣夫別之為漢軍者因其祖父之軍而軍其後

之子孫也亦靳毋鈌其軍耳我　朝之八旗猶周之六師漢之羽林唐之府兵事關宿衛固不可虛鈌也鈌之不可溢之亦不必則今之措置旗人者宜莫若於漢軍之內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或以輩行其餘子姓則散之出旗軍者軍之漢者漢之軍有甲糧可以自給餘歸四民任其所之使謀其生則宿衛無虛籍而輦下無窮民所裨於經國大計者非淺鮮矣或曰今漢軍雖散之出旗其原籍無產無業終何以生竊謂不然夫人之求生也不學而能不習而利惟束縛之嚴使不得展乃仰食於上耳使縱之自

由則天地之大何往而不得其生且聖人之教人也貴使其勞而不使其逸勞則思善逸則思淫者常也今漢軍之不能為生也固由上之力不足以給之即足以給之而其生愈不給者以其所為衣食者不從勤苦經營中來則奢侈縱恣之心習以成性各為不終日之計况法制禁令更使之無可經營乎若施非常之恩下恢弘之令俾脫旗籍東西南北除伊祖父作宦郡邑之外許其擇便占籍隸於有司將學而為士力而為農藝而為工貲而為商以至或為塾師為幕客人自為生何無產與業之足患其秀者仍可為

王國之用勤者亦可供貢賦之入　國用所節甚多不俟

上之經畫而人人自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於德為深厚於治為光大而於時實為要務矣且嘗見漢唐宋綿祚久遠之後即宗室之苗裔亦散處閭閻齒于四民不能盡為班祿况數千萬族之衆乎由此言之即所以安措滿洲之處亦必有道其不可以官爵為周給稱貸為長策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贅及者也方今

聖治日隆德化翔洽承天休命萬世無疆而惟此若

隱隱重可憂者而謀國者曾不能一為

皇上深計及之此賈誼之所以痛哭於漢文也與

經國遠猷亦時務體要揆之人情物理種種切近的當行文直入蘇氏之室乃其餘事　蔣東委

錢法論 丁巳

我 朝自雍正年間因寶錢局歲鑄制錢爲姦民銷毀乃大嚴銅禁久之錢貴日甚

今上卽位用尚書海公議盡弛銅禁弛禁之後京師錢價日昂在廷諸臣策所以平錢價者繁陳悉備或者復謂其弊終在銷毀非嚴銅禁不可而禁銅之令又甚擾民不禁銅而欲杜銷毀平錢價遂若無策愚竊以爲皆過計也嘗以古準今揣時度勢私謂今日之錢法與漢唐宋大異昔爲國家之利源今爲耗費之大端昔爲上下之急需今爲閭閻之細用則自我

朝而論錢可廢而鑄可停也夫上古之世民間市易惟布帛菽粟而已後之聖王以布帛之不可以尺寸貿易菽粟之不可以抄勺互市于是制爲錢以通貨幣之窮周時錢未盛行制亦未詳及漢初卽山鑄銅以天出地產之物鑄而爲錢化無用爲有用所以操利權而制國用者莫重於此下歷唐宋上之賦乎下之輸將商賈之貿易營運皆是物也既便於布帛菽粟而布帛菽粟之外惟錢可用更無便於錢而重於錢者故法不得不峉而錢不得不重於是有盜鑄之戮有盜銷之誅有用銅之禁誠以利權之不可散

而國家之根本在是也至明代中葉外洋之銀連舸運至中國白金始多於是民間市易雖尚用錢而賦稅俸餉已皆用銀錢特爲銀之行籌而已固非若漢唐宋之用錢矣迨今日之用錢也以銀爲母而以錢爲子物價准於母而以子副之故錢價之貴無識者以爲民病不思民之用錢賤入者賤出貴出者貴入而價之昂減不從錢起民生之利病於錢無與何汲汲錢價之是平爲余獨爲國家所重惜者上之鑄錢也以中國之賦稅白金易外國之銅加以鼓鑄之工發餉而出不償所費每歲寶局耗費數十萬正供其

無利而多耗既大異於漢唐宋之操制利權及賦稅須給則用銀而未嘗用錢也大商巨賈千里經營則用鈔而未嘗用錢也惟市井貿易些小用錢稍爲便易而已又大異於漢唐宋之關於上下國用是昔之鑄錢化無用爲有用今之鑄錢直化有用爲無用矣以上下所不甚用之物歲費數十萬正供以爲之設中外大小官吏以理之究於國家經費毫無所與而止爲些小貿易之資似已失計而又紛紛瑣瑣禁銅禁銷便民而實以擾民乎况今之白金其可以分釐用既可通布帛菽粟之窮而徑直便易更勝於錢設

使無錢可用民間自能用銀非如漢唐宋之無錢而遂無可用也愚故以爲錢可廢而鑄可停也卽曰錢不可盡廢鑄不可驟停莫若定錢價少鑄錢而禁民之多用夫制錢之價固當定之自上者也錢鑄之官發之官非如菽粟之有豐歉布帛之出於民力也前代當十當五之錢皆著爲令天下遵行則今日之錢何得聽之市儈之高下乎以詔令定錢之價遠近畫一誰敢不奉挨之民情亦無所苦故爲今日計者請先定錢之價以錢一文準銀一釐使錢與銀等乃暫停鼓鑄之局撤辦銅之員號令天下凡民間貿易百

錢以上者許用銀而不許用錢違者沒其貲十錢以上願用銀者亦聽民間積錢多者令歸之官償之以銀月發京餉悉發帑金如此不辦銅則天下之銅價立平銅賤則銷毀自止錢價既定衆所不爭則民自樂於用銀而後酌議或三歲而一鑄或間歲而一鑄聊以便民間些小貿易此乃淸本澄源之策無損於國計而有益於民生者似無逾於此且夫仰銅於外洋示貧也開礦而採銅階厲也禁民之用銅滋擾也三者皆關國體一停鑄而三患可息當亦謀國者之所宜先矣或曰小民村愚目不識戥衆不便何夫戥之星歷歷易數特習而不問耳如吾吳之江都甘泉武進陽湖向不甚用錢販負菜傭腰繫一戥長四寸許自一釐以上皆用銀貿易盛之以筒胥以爲便嘉定之南翔鎭亦然聞廣東貴州民間用銀亦復如是則何不可行之京師且通行之天下乎況許其百錢以內用錢則百錢以上用銀更無不便矣或又曰戥有大小易滋欺僞夫權衡之大小不一州異邑殊亦在於上之整齊耳謹權量固王政首事自當力行者也卽因其俗不易其故而大則俱大小則俱小有溢出者卽有溢入原無不平之患爲政者固當有昭曠

之識也夫此令初下必有紛紛驚訝動稱不便者愚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誠能斷而行之曩之用錢者實卽用銀今之用銀者更不必易錢而用之其便孰多吾見天下錢多者盡出易銀而有銀者無事易錢久之而錢竟可廢鑄竟可停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爲政之道固在與時變通也

封建論

封建郡縣之說後世紛紛以得失較論皆溺於功利之私而不知古聖人之心也其以爲公天下者似矣而猶未盡蓋封建者治天下之良法而非守天下之要術也古聖人之於天下第求治之固未嘗欲守之也天生斯民無主乃亂篤生聖人以爲之君師聖人承天之命惟知撫育斯民已爾豈以天下爲一家之物而立法以守之哉苟不幸後嗣失德虐我元元卽祖宗在天亦願早墜厥命歸之有德用奠民生其愛子孫也不如其愛民此聖人之心也而奚守之爲五

帝以來大都有德者王無德者亡一人失德諸侯之得民心者起而代之得易失易視爲固然不足計耳若夫治天下之法則斷非封建不可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一人治之堯舜不能易大傳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所以使天下之民各受治於其國君其國君奉一王之政教以治其國地大者百里小五十里或不能五十里境內之民祇若後世封君巨室東阡西陌其疆土主伯亞旅其佃丁君之視民如子弟族姓所治旣約其政易施於是丁口增耗以時授歸一易再易審地肥磽犁然在目而後井田之法可行賢愚秀頑出入有敎三物有稽而後鄉舉里選之法可行疾病患苦老幼生死相長相䘏以聯其情比閭族黨什伍相御以聯其勢各有封域不得輕去其鄉而後民氣靜祖孫百世戴其君若父母而後民性質士農工賈世守其業無驟貴驟富之理而後民志定當其盛也舉九州萬國之廣若網在綱挈綱而萬目畢張若呼吸之通若膚髮肢體之屬卽其衰也暴如桀紂而惡止及於王都止及於黨惡之數國而不能毒及四海亂者自亂治者自治一朝易姓天下晏然惟其法至精至密至深至厚雖遇昏淫而不可決裂故曰

治天下之良法莫封建若也封建不行而欲行井田不可也欲行鄉舉里選不可也二者敎養之大旣無其術餘可知已漢唐以下皆苟焉耳而議者猶以封建郡縣得失之間絜長較短亦陋矣哉且夫封建之於郡縣古今一大變也天地之氣數積數千年而必窮窮則必變機動於春秋勢成於戰國卽非秦政李斯於戰國之後而欲復封建湯武不爲何也封建自洪荒以來相因之舊虞夏商之諸侯不可考周制大封同姓計止數十國參錯其間餘皆興滅繼絕耳今自戰國幷吞舉虞夏以來世守之國芟夷已盡卽聖

人定天下安所得千百當封之人而裂之土田乎舉天下盡立新主彼虫虫者能永戴之乎此必潰之道也自非郡縣不可聖人無如何也是故聖人知法久之必變也所講明論著以垂教萬世者不言治法而言治道虞廷言執中洪範言建極言八政大學言修身言絜矩中庸言致中和言達道達德九經以之爲治則必不亂以之爲守則必不失此萬世不易之道不在封建郡縣之法制間矣

上教習徐老師 諱元夢 辛丑

受業門人沈起元謹具書老夫子大人閣下起元遊京師者十年素仰老夫子道德文章爲一代人倫宗主茲幸登第厠名庶常老夫子適奉
旨教習起元不以登第爲幸而以得出大君子之門可親承提誨爲幸也老夫子隨
駕熱河未得即立程階方謂受教之日正長乃起元遽有迫切之私不得不急陳於老夫子之前者起元太倉州人父名受宏歲貢生年四十有一始生起元起元今年三十有七父年七十有七矣父一生積學

未遇見起元少頗聰慧望其成名甚切南闈再黜命赴北闈癸巳甲午丁酉三上三黜昨庚子春起元以父年日高求近應江寧鄉試父大怒叱曰汝不中我死不瞑目起元驚懼唯唯而出起元在客中每念七十餘歲老親一子遠出不得在膝下時時夢寐中號哭以醒今幸得遇父聞報大喜起元念父從此開口一笑必能加餐食益神采壽方益長行俟初秋援獨子終養之例請假歸養不意昨得家書父驟患失血三日夜不止平日父書必累幅今手諭數行字跡草草書中恐不及待起元歸里旦暮不測以後事屬老

友唐考功起元閔書至此手瘡目瞪不知所措立具
呈馳入翰林院請假得請則星夜南馳耳乃教習湯
老師不知何故堅不許起元家無次丁一子九齡家
赤貧父年垂八十豈勝此大病萬有不諱起元生不
如死　國家功令官員擅自回籍者降級今湯公旣
不准假則起元理不可歸然於情萬不可留自聞信
來食不下咽寢不伏枕者已五日夜更强留數日必
大病命亦隨之起元死而不能見父死有餘罪是以
百不一顧決計出都若邀上天之佑到家日父病無
恙見三千里外兒子忽在膝下父必喜而疾以漸瘳

則起元之幸也何論被劾降級卽更加罪譴甘之如
飴矣若不幸天降大罰歸而竟不及見父則起元之
罪已萬死莫贖又何有於微名之得失乎老夫子當
代大賢若知此情必加垂憫今遠在熱河亦不及待
命謹於六月十日啓行其廹切之私不敢不布之左
右惟老夫子垂鑒焉至起元擅離之罪實有難逭儻
施仁人之德矜其萬不得已之情呈詞一紙具在肇
帖式所蒙賜曲全准許則出自老夫子之鴻慈非起
元所敢希望矣謹㵾

與抱桐書辛酉

承示讀書服其闡發透快處如抉蒙翳使人心目俱
爽大學古本先儒雖屢有論說殆未若此之直截明
了中庸分段則竟自吾抱桐獨得爲前人所未發佩
服佩服讀論孟精當處十有八九間有前人已言及
訓詁瑣細處似不必特地攻擊然未嘗不可備作一
解獨論性善一段意宗陽明而病痛較大不敢嘿嘿
試爲大兄陳之考陽明先生一生本領得於孟子最
深致良知三字發千古未發之秘實爲聖賢眞傳唯
無善無惡性之體一語開後人訾議之隙今大兄學

尊陸王而欲以無善無不善爲性體之說以破孟子
之性善毋乃不可乎兄以火在石中其生人殺人全
無偏着喻性無善惡夫火之生人殺人乃人之用火
非火之性也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乃其性耳謂火不
炎不上騰無是理也孟子水無有不下之說也若夫
生人殺人卽水之過顙在山豈得爲水之本性孟子
詁之已明何至今日而猶爲此論且因其生殺未有
偏着而謂之無則是火中已隱隱具有生殺二機則
是性中實隱隱有善惡兩端以是爲無卽可以是爲
有誣性孰甚且若以用而言卽仁義禮智之性宋襄

之仁或以亡國尾生孝已適以亡身凡若此者紛綸而不可紀極特未見之用而謂之無是亦可謂性中原無仁義禮智矣幾幾揚告子之波瀾以淆孟子之宗旨可乎又謂孟子道性善是立教之法是直以爲性未必善而姑以爲警世之說此淺學者求其說而不得者之言豈意大兒於此而猶信不過夫性善二字非孟子之創辭也天命之謂性中庸第一義在書厥有恒性在詩物則秉彝而尤著者易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二語此孟子之性善承歷聖諸經之旨豈創爲是說以爲立教之端乎弟近讀易悟得性體卽

在繼之者善二語夫善者何元是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生氣是也天地未生物以前陰陽二氣絪緼布濩而已二氣之動是生萬物生氣機流故曰繼之者善生氣機凝故曰成之者性卽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爲善之長也性之始從元而得元中有亨利貞仁中有義禮智而人得之以爲性是性之善顯有來歷有實際不可誣也世之疑性善者爲智愚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卽孔子亦有不移之言也不知此不足異也性善之中自有等差蓋理之與氣是二是一未嘗相離觀孔子元者善之長一語可見理氣合一惟其合一故稟賦之厚薄偏全氣也卽理也人以之爲强弱壽夭貴賤卽以之爲智愚賢不肖此如泉水同淸不必皆江河稼穡同甘不必皆稻粱得善之全而厚者爲聖賢等而遞下極偏極薄者爲愚不肖自不可同年而語要之極偏極薄而所爲偏與薄者莫不有善存焉則孟子所謂赤子入井乞人不屑者其性自在也嘗細驗之卽習之移與不移亦自根性之厚薄偏全來七情之動物欲之感聖愚所同洪爐火熾則微雪立消皎日方升則陰霾自解不然以微火而沃之盆水則火全熄以小星而布

以同雲則星立晦習之相遠原未嘗不由於性不必全罪人爲然不足爲性善病也愚且謂無善無惡性之體非陽明先生之言也傳習錄爲門人所記或未諗立言之旨紀述之訛故天泉橋論學錢德洪有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之語已而先生曰已後講學不可失我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可見當日原因學者之誤而先生汲汲正之也夫所謂心之體者極靜之中萬念不起故曰無善無惡以靜爲體對動而言心有動有靜故可以體用言性則心所具之理紛紜萬變而性在其中何可專以

靜言況性卽是體又言性之體則所謂性者又是何
物是不獨無善無惡可議卽性之體三字已極支離
矣先生復諸陽公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觀此則
世所舉無善無惡爲性之體以攻擊陽明者其誣陽
明實甚何容以傳習之誤而曲爲之說也此段必宜
刪去勿爲高明累祈大兄平心採納焉

無空說 已巳

空本訓無不容作實自首楞嚴有鑿井出空之文空
作實觀爲眩世之言耳吾友賓陽子乃有唯空至實
物皆蠢空之說文有妙會於理未核夫空果何物乃
得云實空之爲言不從象起若指虛爲空則兩間之
內原無空處彌空皆氣也蒙莊有言天之蒼蒼其正
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又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以息相吹也旨哉言乎地之上皆氣氣卽天也積之
遠而無所至極視之則蒼蒼指其蒼蒼者則謂之天
耳天實周於地且密比於地地孕於中乃得寧固人
共知天爲積氣之物而不知積之所極與積之所始
原無厚薄疎密不寧唯是日月星辰之繫繫於斯氣
故萬萬古而不隕不忒大而六合細而針孔氣無不
際而氣不可見野馬可見野馬非塵映日斯見然日
光不到野馬原自不息特人弗之見耳故曰蒙莊之
善言氣也世人以氣爲空而不知惟氣至實氣所凝
聚物不能入天下物之有力而善入者莫如風與水
諺云若要南風須開北戶葢環堵之室氣實其內雖
啓南戶風不能破氣而入北戶一開其氣則流風隨
入焉又如截筒中空必開旁孔開孔入水筒中氣實

滴水不進孔開氣出水隨而上如聞其聲氣所爲也
又易言風自火出火內無風何云自出亦喉談力所
沖氣爲鼓動若自之出也實陽子非不知此意謂卽
空卽氣而避氣言空窕屬文人肱世何如質言之爲
無弊耶昔人有言人行氣中如魚游水中亦一證也
氣之至實旣詳之矣若夫氣之爲用以轉運而神轉
運愈速則其載物也愈固惟天之健得地之寧此又
不可不知者也

婁東十老圖跋 庚午

婁東十老圖繪自康熙庚戌時莊谿先生年八十最
長隨菴先生年五十最少餘皆六十以上余生也晩
未及見少時尚及見隨菴先生年八十餘歲然未知
爲是圖中人也莊溪先生爲先君子外王父先君子
又受業於寒溪盛先生之門得與陸桴亭陳確菴江
藥園諸先生遊常爲余言諸先生道義學殖氣節余
聞之躍躍自恨生也晩不得步趨揖讓其間今乃得
於是圖瞻仰衣冠一若步趨揖讓其間而接其謦欬
令人肅然以起復自媿駑鈍居君子之鄉去先君子
之師門非遠乃白首而於道未有所聞行未有所成
也爲之恧然悚然爲想其時諸老婆娑談叙非千古
絕學卽蓋世經綸或䰟招文謝或侶狎耕漁至今望
之若羣鶴在天絕離塵壒以遊寥廓其淸音素羽足
以曜白日而激淸風噫嘻盛矣昔唐有會昌九老宋
有十二耆英皆以四方賢哲會聚而得玆以婁東百
里地而得此尤非偶然且會昌耆英以名位顯而玆
以隱晦而彌光亦可見遇不遇存乎時而卓然不可
磨没者非時所能爲也諸老徂謝雖已久流風餘韻
著述具在有志者聞而興起當不徒爲余之撫圖生

媿也

理氣說

余嘗靜玩物理切體造化謂理氣不可爲二宋儒先理後氣之說求之不得其要今觀羅整菴困知記有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果二則未合之先果安在耶又云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章本淸云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卽性也故謂聖人爲能踐形孔子有物有則卽形色天性之謂也人不能離氣質以爲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楊晉

菴云盈宇宙間只是一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理氣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性一也得氣淸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昧人之所以爲愚不肖也此理氣斷非爲二物也劉念臺亦云理是氣中之理斷然不在氣外不在氣先予向讀易而得性善之說於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二語此一繼字承上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氣也氣何以善蓋此氣生氣也卽元也元之所以爲善之長者惟其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善氣死者惡氣

天地之德在於生卽生氣之所以爲善卽性之所以爲善也但人物得之有淸濁厚薄之分故有靈蠢之別而靈者亦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然皆稟生氣而成故曰性相近曰性善孔孟之旨未嘗有殊觀經章楊劉諸君子之言而始歎於余之所見固有先獲吾心者竊以之自信云辛未十月

題周生永年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甲戌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絶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濼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疑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則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嚌其胾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

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旣酷嗜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之火不幸六經亦併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沉於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

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乃舉數臠酬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精魄而糜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濆濙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此今幸生宋

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服何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時二年極其所啚而不誤所趣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周易孔義集說總論

易彖自八物外有卦畫奇耦之象內外上下之象有三才之象有中爻之象有變爻之象中爻爲雜物撰德四畫內又別爲兩卦而象亦隨之變爻者用九用六易之占專視變爻故爻辭已有兼變卦而言者則象亦隨變而易此皆按之卦爻核之文周孔三聖之辭而確乎不可易者非傅會也惟漢晉先儒以應爲象云自某爻之某爻成某卦殊屬牵强蓋應以情應非此爻之彼爻也至半離半坎之說巧而彌拙均不可用其與說卦間有互異讀易者第據辭言象如乾

不爲虎而據履彖則乾爲虎坤不爲馬而據坤彖則坤爲牝馬不必泥說卦而爲之辭也

易言六位時成又言六位而成章無無位之說王輔嗣謂初上无位謬矣伊川謂乾上九貴而无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陰陽奇耦豈容無也李安溪以易初二無言位當不當者獨三四五三爻言當位則所謂位者亦借以明分位之位謂德與位稱也愚謂當位者卽正之謂也初上言正者多矣豈非當位乎亦不可泥矣

伏羲之卦畫彖爻之所取既無非象矣至中正亦有

象則孔聖之所創也文周繫辭以斷吉凶而所以爲吉凶者其道何由孔子定之以中正而後吉凶悔吝之故得然易象何以有中正孔子以一卦分二體而以二五爲中之象以六爻分陰陽之位以所乘之陰陽當位爲正之象此與伏羲以一一爲陰陽皆從無象中開闢出來非開天之聖人不能夫中正二字典謨以來第言虛理至孔聖傳易而遂有實象可據於是推之而無不驗按之而不可易斯亦奇矣可見一部易書無一字不着實至實而至虛故曰潔淨精微易之時義孔子發之以一卦爲一時一爻又各有一

爻之時于是天下萬世鉅細精麤之道無不備此卽所謂時中之道也

卦變之說惟程子之論爲不易蓋變爲易之要義孔子繫辭傳言之詳矣要不越于陰變陽陽變陰乾坤生六子變之權輿也六十四卦以因重而得一重則六位已定必不可謂自某卦來也來氏創爲錯綜之說不過正對反對之別名亦與因重之義不符

易道貴交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交則人道滅絕故易以陰交陽陽交陰爲造化之樞紐孔子更從二體六爻內以應言乎遠交以比言乎近交而後交之道始備交有善不善而吉凶悔吝生焉則又於應比之內考其中不中正不正合時義違時義以定之此所謂神而明之者也

易冒天下之道而其大要不外三綱君道也臣道也父道也子道也夫道也婦道也如是而已矣但辭寄于象苟不得于象必謬于其辭謬于其辭必害于其道聖人因象立言無隻字泛設孔子釋文周之辭至簡而至精所用虛字如而字以字之字皆有深意以顯繫辭之道學者一字疏忽差以毫氂謬以千里害不在辭義而在世道

言易者數千家卽訓辭者亦人執一說其間有義可旁通者有必不可兼及者後學淺末何所適從熟翫文義可以定之聖人之言自典謨至今不獨道無有二卽文理亦萬古不異虛心涵泳聖人之情有灼然著見不可移易者所謂文在茲者此也

易者聖人教人法天之學也聖人不以不可見之天教人而以可見之天教人則八物是已八物皆天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使人觀象而知萬事之理皆本于天行止進退事上與下宜剛宜柔象義皆備效之爲事業成之爲德行故大象傳

必曰以豈俟著筮而始顯其用哉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孔子斯言想見伏羲畫卦以來易之道晦也久矣連山歸藏不特後世不傳其說而孔子亦僅云吾得坤乾焉而未言其義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想見前此祇爲卜筮之用然考左氏所載筮卦占驗之妙亦據繫辭以斷當周易未作以前有畫無文所爲卜筮者亦不知其若何爲用意卽朱子所謂如今之环珓相似耳則伏羲當日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順性命之理者

終如長夜於是文周起而繫之以辭而易道始興是卽卜筮之用亦自文周而始神不特闡幽微顯義理剖晰也宋道士陳圖南乃言羲畫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道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此直以文周之辭轉有妨於易道欲廢辭而觀象其誣聖實甚而後儒猶有宗之者甚矣索隱行怪之惑人也

周易大象傳後

按大象傳孔子專以卦象言也不必盡與卦意同此則所謂孔子之易也首句言體象或竝舉或側敘每以一字盡卦義所以示人觀象之法八純卦皆兩體一象天无二地无二則天以行言地以勢言水有前後則曰洊至天无二日則曰明兩作作繼起也雷聲複響則曰洊雷非若水之漸進故不曰至風亦有前後則曰隨風洊有力隨有情陰陽之分也山多竝峙故曰兼澤相比則相入故曰麗餘卦於天地山澤雷不言他象離火也而或言日言電言明坎水也而或

言雲言雨言泉巽風也而或言木各隨卦象而變屯曰雲言水之氣也雷上不得有水也雲與雷合雷在雲中有盤繞之象爲屯蒙曰泉是山下之水曰出見蒙有開發之機初之發蒙出之象也故不曰有需之雲曰上於天是未成雨而欲雨故可需訟不曰天下有雲天下有雨而曰天與水違行以上下不交而水性自下訟所由也凡大象未有言地下者以地下卽天故多言地中師之水在地中伏於陰師象曰在見兵卽在民也比之地上有水顯於陽比象曰有言其不可无也蹇之山上有水曰有者不常有也非定在

也故不言在解不曰水而曰雨變險象爲膏澤也既濟曰水在火上未濟曰火在水上不言有而言在者一言其既也一言其本也天在上火炎上爲同人與違行正相反故亦曰與大有之火君象也不言日者以卦名大有主離中之一陰也故言其本象而曰在者正其位也與出地上者異矣噬嗑之火與雷合則曰電賁之火不言日者日入地則晦山下非地下比日在地上容光必照無祇在山下之理故曰山下有火晉不言日言火而曰明出地上言明以別于大有之君象言出以見其始進而上也明夷不曰日在地

中而曰明入者言非无明也言自明趨晦也自入于地也非地之咎革不曰火在澤下澤下有火而曰澤中有火危之也澤將熄火矣豐之火不曰火曰日而曰電雷下不得有日也甚之曰皆至象勢之盛大也旅曰山上有火有非常在暫焉耳風陰質而清小畜之風行天上以臣畜君之象蠱之風束于山下風不散而物可化故不曰行而曰有觀之風曰行言其无不到也大過不曰風者澤下不得有風也曰澤滅木滅沒也以明卦之不善家人不曰風在火上而曰風自火出以內外相因明卦義也姤之風曰有者言乍遇之也不願其行也渙曰風行水上水得風而生瀾行以狀其泮渙升不曰風而曰木者地中不得有風從地而升者唯木曰地中生木生升象井以水下不得有風故亦曰木木上有水以象井鼎亦曰木者象傳火之薪以致烹飪漸不言風者風无漸之次也故曰山上有木明非地中生木之易長也故不曰生豫之雷出地矣狀之曰奮豫樂之象可繪隨爲澤中之雷其聲隱隱故曰有復爲地中之雷時在冬至尚未有聲然已在矣故曰雷在地中无妄之雷出地之後曰天下雷行行以狀其遍頤之雷在山下其聲微不

可爲出而非地之伏故與澤中同曰有雷行天之物也大壯天上之雷以視天下之雷勢更峻而盛故不曰行而曰在若聚而不散者歸妹之雷在澤上雷者澤之所由以升也隨之反隨則澤以藏雷歸妹則雷以動澤雖同曰有此則見澤之將隨雷也小過曰山上有雷視山下則聲遠視天下天上則聲近猶愈于澤中之泥故爲小過謙曰地中有山言山之本半在地中也剝不曰地上有山而曰山附于地明山以地厚而得峙諸家泥卦義謂山剝而反于地失之矣大畜曰天在山中天者氣也氣无不入故爲畜以疑聚

言也咸曰山上有澤澤氣上通也遯曰天下有山明天之下必有山山不能无然山自在下无傷于天之高以喻小人而遯之道已盡損曰山下有澤明山日峻而下日虛也夬之澤假雨澤之澤曰上于天天非澤所明其必決而下也萃曰澤上于地有所受則不流也故聚困有水而曰无水水下洩則澤上涸也節反對下有所畜幸之曰有水中孚之風澤澤止水也无風則靜有風則動明其相感曰有履之天澤而曰上曰下尊卑之分定矣睽之火澤而曰上曰下睽離之勢成矣二卦直明卦體而義已備泰否之地天天

地言交不交以顯其義恒之雷風益之風雷不加一言者義自以象著也至卦名下每用一以字一示古人制器尚象之道一示學者用易寡過之法如建國立廟作樂明刑行師畜衆治歷正位之類皆制器之事也如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之類皆寡過之事也

八卦次第說

伏羲爲開天之聖人其作易畫卦之端倪後人無由推測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惟聖人能知聖人舍孔子其奚從觀說卦傳乾天也節可見伏羲當日先立乾坤二卦各三畫以定三才然後長男長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以次遞生故說卦傳乾健也後數節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序秩然可考其爲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之次無疑也且可見伏羲第畫乾坤二卦後祇將此二卦初爻互易而得震巽中爻互易而得坎離三爻互易而得艮兌無

庸更自一畫二畫三畫而始成六子也孔子云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蓋謂此也易者交互變易即一索再索三索之謂也是伏羲之始畫八卦其先後次第言之既明且詳矣乃邵子精於數學悟天下之物一每生二遂謂伏羲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積累而上以成八卦乃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則是坤母未成先生六子長男在四而少女居二與乾坤生六子長中少之序判乎不合夫長中少之稱易卦往往據以立義如咸以二少恒以二長尤其彰彰者即邵子說易亦有長

男長女諸名然果如所謂乾一兌二云云則長中少之名亦何所據而定且爲先天圖爲六十四卦橫圖圓圖方圖皆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排列之是無論圖之眞僞而八卦之次第已非易之本象至指天地定位節爲先天之圖位而以數往者順謂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謂數未生之卦夫已生未生乃邵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伏羲畫卦以乾坤生六子未有此已生未生之卦也況傳文下接易逆數也句又不能專就未生之卦言說易者遂致支離蓋傳文語脉上二句本推開說以

數往句作陪用是故二字轉到易之知來爲逆數此即神以知來遂知來物之知來文義了然不可誣也故慈湖黃東發先生力言其不可信耳至因重之卦是因三畫之卦各加八卦即成六畫更無逐漸加畫之事孔子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可見易無四畫五畫之卦更無七畫八畫九畫之卦自邵子一陰一陽各生一陰一陽之說乃有四畫五畫之卦又謂可加至七畫八畫九畫以至無窮之畫則幾似羲聖之易爲尚有未盡之妙而文周孔子之所未窺矣要之一每生二乃邵子之數學明道一語道破所謂加一倍法也於易無與讀易者細玩孔子繫辭傳得伏羲畫形之始則河圖洛書之說爲後儒之支離附會可不辯自明更何有於橫圖圓圖方圖之紛紛哉

顧玉停內則章句序 壬戌

六經皆論道之書也漢儒以訓詁失之然道之至者文亦至焉宋儒以專言理而復失之葢文以顯道所以極其活潑之致而讀經者玩其文以求其道乃更融洽生動而鼓舞於不自已文其可忽乎哉玉停顧子之於六經以身體之者也而尤粹于禮其少而壯壯而且老一出一處一言一動皆是也豈惟其文云爾然其說經也則必即文以明道道有冥悟文亦有創得辛酉之歲在苫塊中讀禮爲內則章句寄以示余余觀其標舉玩其疏釋皆自來所未及一爲闡之

遂若天造地設焉古人淑世之苦心於是乎盡出是天下之至文也即天下之至道也夫道莫大于孝悌而孝悌之實微節瑣目具見全體廣大精微固無二致而非文無以達之顧文之至者其無文處皆道也是非體至道者不能解至文也玉停其深于文乎深于道耳即以是單行爲玉停言道之書可矣

敬亭文稿卷二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江安糧道公廨湖石記 壬子

道署故明中山王第也其東有池池中纍湖石爲山中一峰尤聳歲久不治藤封其巔茸茸翳翳月之夜烟之晨望之隱隱狀脩蛇陰虺糾結纏繞不可近觀察王中安理政之暇命剪而除之則其峰之聳者如老蛟騰擲偃蹇而起視其竅穴如千年古槎蝕齧火入中枵而外腴覩其態如長袖善舞忽焉乘風凌虛欲去而低徊顧盼悄爾復止於是一時賓朋無不稱

快而適當予寓棲之前坐卧相對樂可知矣當中山以開國元老治第於此劚水窟築雲根搜奇選勝輦此石於數百里外擇地而位之瀦濤流以浸之意必朱闌曲榭名花異卉掩映葱蒨乎其下蓬山神島苑在几席乃時移物換當日之輦致之者既已烟銷焰熄蕩爲冷風則茲石之委於蔓草叢棘固其所也孰知三百載後猶有剔垢滌蕪出其面目而嗟賞之者乎中山邸第別業盡爲官廨奇石所在多有而馳逐其神傳舍其迹雖有突兀縹緲之姿若無睹焉其不委於蔓草叢棘若茲石者有幾一物之遇不遇又殊

致矣永州西山鈷鉧潭袁州渴諸勝不逢子厚造物之奇安知不至今晦也即在今日子厚之所搜剔抉發者又安知不仍湮沒於榛莽茅葭中無一人顧而問乎彼天作地生之美猶不能不藉人而彰況此固人力之所致乎余幸斯石之遇既酌酒而酹之復記之如此

重修江寧府學記代　乙卯

江寧府故明國子監也我　朝定鼎以督臣馬公國柱請即其地改建府學順康間重修者再規制恢麗巍煥蕭穆枕湖帶溪鍾阜鷄鳴左右拱峙以江南為人文淵藪江寧尤為都會重地而學宮之形勝氣象聿與之稱余奉
命總督兩江駐節江寧恭謁　夫子廟庭見楹桓榱桷頹敝剝蝕豆籩簠簋尊罍不古法舞蹈聲容不中節均非所以昭誠敬也乃檄行鹽驛道孔某修飭祭器樂器遵古以製惟度惟具致工曲阜選士肄樂儀

物既備乃治廟宇庳者崇之敧者立之葺鏬整陋施丹布采費金以千程月以三榮光昭煥視昔若加仲秋上丁將修釋奠之禮乃為文以勒之麗牲之碑嘗考自古人才以鄒魯齊晉河洛之間為盛迨晉南渡衣冠望族盡遷江左人文之盛始萃於金陵而散布三吳從此風氣日開文章道誼功名節行之美與夫簪組軒冕之富常甲於天下蓋亦盛矣然俗之陋者蘄有以開其先風之盛者蘄有以振其後我　朝文治誕敷荒裔陬澨咸建學無不有鄒魯之風陋者既日以開今江左之盛可不思所以振之之道乎夫夫

子之道事不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功不踰學問思辨要不外忠信篤敬其說具於詩書易禮春秋其易且簡如此然由之則上爲聖賢次亦不失爲寡過之君子而叛之者則目爲禽獸其嚴又如此

國家立學奉夫子之道以教學者固將以淑天下之士爲治本也此豈攄文綴華熚熚瑣瑣之得爲學哉班史志稱漢興王兄子於吳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南王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其失巧而少信雖其言尚矣抑亦吳地之大略也金陵

自孫吳建都後六代遞嬗祖尚清言王謝風流士有餘慕至明祖開國於此遂爲留都南僚政簡率以詩文觴詠歌舞爲娛樂冠蓋輿馬都雅相矜尚知名之士樹壇坫角門戶馳騖聲華而鮮實行明祚之移識者猶咎之今百餘年來其餘習猶有存焉者乎是今日茲郡之士風急宜振起者已惟身學心學之是務讀夫子之書卽實求夫子之道修其易簡而禀其嚴使其學明體達用實足以任名器之重而佐治化之隆則人才之盛邁於曩昔豈僅枚乘鄒陽嚴助之徒之足較勝乎哉余於斯廟之聿新而有厚望焉用書以告之多士

題頗難着筆文特從昭代詩文觴詠士習痛下針砭卓有關係 蔣東委

惠濟河碑記代河撫雅 庚申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豫者淮爲大歸淮之水汴爲大汴固挾衆流以入淮者汴治則衆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治元至元間河奪汴故道汴遂湮即今浚儀渠乾河涯皆其蹟元臣賈魯濬汴自中牟經祥符而東滙渦河歷陳州境入江南潁上以達於淮汴得入淮賴此人戴魯功故名河爲賈魯河至今河日淺窄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爲巨浸橫流下奔及江南之潁亳長淮衛漂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具以聞

皇上既重發倉穀帑金以賑災民復念致災之由

特命巡撫尹總河白布政使朱度全豫水利使原委疏暢毋致泛濫又奉

旨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

命江南水利大臣共議之蓋

九重之上千里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僞無不

睿照爲豫省計甚至於是尹公白公悉心籌議委管河道胡紹芬度地相川議以開歸陳許數十州縣水患非分賈魯河以斯其流不能一勞而永逸也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入祥符之淺兒河接濬至高家樓使乾河涯水入焉又東滙於沙河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湮者淪之淺者深之又東過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河柘城之永利溝淮甯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溜以入渦而歸淮則賈魯河水勢得減而潁河各州縣潦水有歸免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不惟祛水患兼可收水之利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遷內余奉

命來撫是邦冬十月涖止沮洳載道諮訪屬吏父老知是舉至要方議春和舉行而江南有異論乃復移會南省大吏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勘僉曰是

誠於河南有益於江南亦無所患濬之便覆 奏得

報乃興工河廣十丈深一丈爲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爲堤堤爲涵洞以宣田間潦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爲啟閉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水常留二尺以下以利舟楫爲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方直銀八分一釐出土於水加一分有八計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告竣吏不辭瘁直無侵漁丁夫踴躍既成開閘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

杜渦澱瀕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額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錫嘉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旣錫偉績孔昭不可無記也自古
惠民之大莫如水利而成功之難則誠如
明詔所及者往往下流阻撓以致築室道旁績用弗
成夫天下四瀆之水盡歸江南入海非以江南爲壑
也淮受百川汴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
卽汴失其道其橫流亦必漫入江南昨歲淮潁間可
驗矣有河以分之力殺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况玆
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賈魯河卽汴水而非

有他水乎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乎
彼目睫之見者尚不免齟齬焉或巳是役也非江南
諸大臣仰體
上意咸矢大公化畛域之見協謀僉同未易成此惠
濟之功實豫民之大慶矣

有典有則昔人論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此與
前去新聞議並足千古矣　蔣東委

肥城尹氏金牛山書屋記　甲戌

肥城尹生文麒文澤兄弟從余遊一日文麒承間作
而請曰麒六世叔祖諱庭起家嘉靖庚戌進士爲監
察御史劾嚴嵩七疏受杖幾斃輿歸故里而歿子孫
不振無仕於朝者致贈恤不及姓名未列明史麒父
嘗爲麒言之而太息也昔御史公讀書城西之金牛
山嘗搆金峯書屋後廢未有所記載尋遺址不得生
父追步先烈買一邱於金牛之麓搆草屋數間爲子
姓親知讀書所右傍山左隣寺鑿崖削壁列楹東西
是山相傳宋眞宗駐蹕於此改爲鬱葱山至今林木

數萬株書屋前後際不見日景入秋則丹黃蒼翠相
錯成錦峯巒嶙峋從錦繡中笏立讀書小倦憑高縱
目則萬物之象造化之機與詩書之氣輸灌融浹動
盪昭朗愚蒙者亦爲心開故讀書玆山者代有聞人
今書屋雖小搆其勝則備乞先生一言記之可乎余
曰古人記序之文未有足未及目未寓而姑爲之者
有之惟韓公滕王閣記然滕王閣有三王之文韓公
固可不記記其重修則無不可今未有三王之文子
卽詳之余耳不可以爲目烏乎記頎余獨歎作史之
難也當明世宗朝奸嵩竊柄紊綱紀恣威福於是正

人君子搤腕抗章糜膚體捐腰脰而不顧者接踵即
其人激一時義憤初不計後世名而持人倫之柄者
自無不亟欲表之以風萬世乃君家御史史不記其
事且不傳其名與金峯書屋共爲烟銷景滅若是余
幸今日偶聞余所不聞者可勝道哉夫人孰不愛其
生至爲國鋤姦以死曾不得挂名史策亦豪傑之所
短氣也宜昌黎之勇而有人禍天殃之懼乎噫當嵩
時附璮之徒讐視正人始陋其愚後忌其名則從而
閼抑之者甚於傾陷秉筆者曷從而知之君家御史
之沒沒毋乃坐是甚矣作史之難也子歸倘遺稿可
得其速寄余讀之

督運圖序 壬子

國家倉儲仰給東南而江南幾當其半歲漕米二百
餘萬船三千餘艘自江涉淮而河而中河而八閘以
抵臨清然後北達通州其間風狂波駛閘溜陡阻一
不戒則有覆溺破漏之患運丁多狡獪舵工篙師率
游手無籍稍不戢則驛騷居民或以衆而鬨邊河縴
夫乘急索厚直不遂則鬨而散甚者連羣鬭毆至譁
不可詰雍正二年部臣議令江安蘇松二道歲更督
至臨清以重其責於是王君涖任江安之明年適承
是役歸作督運圖紀王事也以余實在行屬爲之序

是役也每三月杪度淮盡五月抵臨清適當伏暑前
此督運者乘高舸先漕舟而前選勝而泊招涼嘯飲
至臨清而歸餘無所問君自清江浦北行每至險溜
陡閘則停舟坐赤日中指揮策其惰節其緩急與運
丁舟子縴夫叅錯旁午於岸左雖風發塵起衣緇面
垢唇焦吻燥不少息各船盡過險乃更前行而上下
八閘測水淺深酌啟閉皆津吏所不能及六千餘艘
官弁丁役帖然怡然向所爲覆溺破漏之患鬨鬭驛
擾之習絕不復聞余於是嘆人臣之勞於王事者使
盡如君亦何事不治然天下之患固在於廢弛苟且

君既不肯爲而世之急功名者則又一以操切從事厲威嚴奴虜寇仇其下束縛之鞭撻之盡其力猶不止一時聲稱赫然以爲能而實未嘗體事而究其曲折也若是者君又不忍爲寧勞其身而必以誠御其下豈不難哉君嘗爲湖北糧道矣湖北運丁尤號難治君至爲剔其蠹去所苦開諭欵欵如家人父子丁役奉君教舟行數千里無敢取民家菜一本者今爲江安亦然故各丁相戒守約束以得君杖爲恥噫嘻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信如是夫君再任糧儲所專治者特運丁耳使爲大吏以撫循噢咻其民不事束縛

鞭撻而事已立民已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再見之君乎君素能詩詩格得之盛唐是行也每指揮既畢浣塵垢漱唇吻則攤卷高吟當風帆翼張如雲蔽空邪許之聲傳數百里所過垂楊夾岸秀麥連隄疎村小聚田夫野老熙熙藹藹君於是時瞻舟航之整肅驗人情之踴躍對景物之融和掀髯賦詩聲出金石又悠然不知嚮者叫呼督率之爲勞矣今所圖即君吟咏之境也圖其逸不敢圖其勞也然余固同行者也因述其圖所不及者而爲之序

因圖而後有文實先有如許情事而因圖以發之

展文并不必視圖矣○筆勢縱橫排奡凌厲無前直是寫得出 蔣東委

代擬紀 恩序 庚申

乾隆五年歲在庚申臣雅 奉
命巡撫河南之二年例當進土物臣念河南土鮮佳
產不足以貢
宸御幸時之和歲之稔麥秋既豐禾稼孔茂穀穗長
至盈尺謹函數莖以 進報歲功也六月二十七日
蒙
恩馳賜
御製詩一章臣率大小屬僚恭迎至署跪啟伏讀不
獨

龍章鳳藻所以
光寵臣者甚優且渥實於此仰見我
皇上之宵旰焦勞為中州百萬生靈自去年六月水
災以後至今日而始稍釋也瞻仰之下莫不歡欣忭
舞繼以感激乃謀摹勒貞珉恭昭
皇上軫念豫民之德意臣謹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日
者臣所進穀穗非臣之所能進也乃
皇上之賜也民以食為天而民食之天固不在天而
在君天遠而君近天無心而聖人有憂也當豫省往
歲恒雨為災梁宋陳許之間田廬蕩然幾成巨浸蒙
皇上大沛恩膏
詔書叠下百計賑恤為暫賑為加賑為蠲賦為留漕
為助脩廬舍為給麥種為隨地安輯凡用常平倉穀
以石計者一百六十五萬九千有奇漕倉米六萬七
千有奇麥九千六百有奇銀以兩計者十萬六千八
百有奇凡免地丁漕銀三十七萬八千有奇漕米三
萬二千九百有奇於是五十四州縣災民無一流離
他省菜色而啼飢者噫
上之賜豫民厚矣豫民既得安土力田廣種宿麥致
獲倍收數月之間已熙熙然不復知往歲之災矣乃

恭繹
御製詩篇
皇上新年之誠雖麥秋有慶不以稍寬而猶必西成
是望
君心即
天心此盈尺之穗皆我
皇上精誠所感致以活此豫民也故曰
上所賜也臣又恭繹
御製儼歷有秋田之句而念
皇上躬居九重心在草野今日儼歷有秋之田而喜

者即昔日儼歷被災之田而爲之憂也至此乃一暢
然而
御製詩猶曰稍解云爾此我
皇上之視民如傷即堯舜湯文之心天下萬世所永
賴而豫民實深被之其幸何如臣得躬逢其盛爲幸
更何如然則豫民今日知感
皇上之德亦知所以仰報
皇上之道乎夫嘉穀之植由於太和而太和之保合
實由人心不和則爲沴爲眚和則爲祥爲吉嗣自今
吾民亦惟去澆從樸革頑歸淳以共敦太和和氣充

溢年獲屢豐無使
一人宵旰焦勞於上此即豫民所以報 君之道也
而實臣與庶司之責矣臣恭紀
語語將順矜慎之至惜墨如金最得入告之體 蔣
東委

中州彰善錄序 辛酉

孔子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豈直春
秋之民哉董子云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者何性是也
天不變性亦不變民亦不變萬世一三代也苐無以
教之則不成無以彰之則不著少司馬雅公之來撫
豫也歲登民和慨然曰堯舜在上不可不使吾民爲
堯舜之民也移風易俗以仰副
聖天子仁民至意使者責也於是令有司隨地宣講
隨事訓誨凡牖民之道畢具立彰善坊令里各舉其
善行聞於縣遞申於院院核其大善令書之坊其次

則賜額以獎又次有司禮之以酒俾知爲善之榮期
年以冊報者邑數人公屬余擇其尤錄而梓之用風
豫民余承命刪繁汰瑣釐爲卓編獨編偶編凡六卷
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孝友睦婣任卹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唐虞三代之盛惟此
數端耳茲集所採士大夫之敦行不怠者固多乃至
農工賈販婦豎庸丐耳不聞父兄之誨目不識詩書
之訓非衣冠之列處飢寒之餘而至性所發無論財
貨即肢體性命皆所不恤以行其心之所安噫嘻難
矣平日讀史傳於孝子悌弟奇節瑰行輒爲之欷歔

太息恨不及把臂與遊觀於此何古今人不相及之有哉或謂中州清淑之氣所鍾風醇俗厚固宜有是余曰不然山川風氣則殊而南海北海心同理同特以鄉擧里選之法不行門內之行置弗問脩者不自炫而甕牖繩樞之子自愛其親自篤其義鄉譽亦弗及無以彰之耳何獨中州爲然即吾中州向非搜之幽隱揚之明庭則是炳炳璘璘者亦泯泯汶汶玉與石埋蘭同草腐何可勝歎在諸人則亦已耳而世安知爲是者之足貴甚於富貴壽考乎更安知爲是者之吾所當師保奉之步趨隨之而爲盡人所能爲者乎今有興起於是編者一行善而充之百行皆然一里中一二人善而則而效之一里皆然至一國天下皆然豈惟三代即唐虞之於變時雍亦若是已爾是編也異日者至於不勝錄且至於不必錄而治化成矣將拭目以俟之斯民

王抱翼詩文集序 壬戌

人生而內有賢父兄之樂外有多賢友之益資雖下未有無所成者故余即老而無成於此未嘗不深以自幸也余少從先君子受書年稍長得二三良友輔翼切劘以期進於古人故後雖别數千里或數年余雖盡交當世知名之士而此里閈故交時時去來於心不能釋余未成童即聞先君子稱里中才子必曰顧玉停王抱翼又聞玉停與抱翼交若一人又余女兄夫王蕙帶與二子交余從蕙帶所見二子詩文雖未盡解知慕之余初學爲詩文二子亦見而賞之二子者亦知余也已遂得與二子遊有所爲即是正於二子先君子亦以余與二子游喜也抱翼尊甫與先君子交抱翼長余十年余托輩行恒兄事之抱翼於六經子史百家二氏之書無所不讀意致超邁避俗若浼其有所感則一發於詩放之數萬言歛之一二韻要以力追古人而後止然余嘗謂抱翼之志其刻畫景光雕鏤罔象聊以爲寄常啣觴劇論上下今古俯仰悲來繼以痛哭旁觀者愕不解其何故孰知其鬱勃於中有不欲自得而已者哉已而玉停蕙帶與余喹社諸子咸取科第入仕獨抱翼久困諸生再遊

京師詘於有司拂衣歸歸而平昔舊遊殆無一在里門者素不妄交遂漠然無所與接日扃戶著書無仕進意余常歎抱翼不遇我輩之恥也雍正戊申
世宗旁求才俊有以抱翼名聞者特　召見以諸生授縣令三更劇邑　州同知以疾歸
今上改元以蒲州府同知再起未幾遷知成都府年七十卒於官其子景元梓其詩文若干卷求序於余余嘗念自少得多良友爲幸然所交者類多十年以長少則六七年倘余幸而不先朝露則余老而十年以長者當先我凋謝將死生之感索莫之傷必有大

難爲懷者以此爲無涯之慮焉今抱翼之沒二年而與余別已十有餘年矣前沒一年自成都寓書有引疾之志余亦私擬歸里與二三老友重理唫社追少年時歡聚并互訂生平所著其樂當更何如乃遽哭其死而余之歸猶未卜也又何忍序其文歟抱翼之行事美政玉停狀之既詳其詩文亦豈藉余文以傳用敘交契始卒以志余之感慨焉

昔人云作文不徒流連光景描寫風情須是說幾句鑽心話竊謂鑽心話即於上兩者見之情深自然便別知文者亦自然有感云爾　蔣東委

盧抱孫出塞集序　乙丑

曩者國家有準噶爾之役命將征討北自張家口至軍營二千餘里間置臺站四十有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初武臣主之後以文臣之獲譴者經理厥務號曰坐臺用示譴罰今
上登極準噶爾畏威臣服六師偃息裁爲二十九臺又憫諸臣久役三年期滿而代或譴非其罪仍敘勞績予錄用且不次恩至渥也考各臺站近起塞垣遠抵絕漠皆空無人烟跡有水草處壘土覆茅穴坯出入陰風晝號朔雪夏飛內地粟麥茶瓜酒餌之屬大

力者百倍其直乃克致否則飢餮青稞渴飲潼酪晚暮但聞羊嗥馬嘶不聞雞犬至其地者雖磊落自喜之士無不消沮蕭颯盡喪其生平其年少氣盛負其所有則激烈感慨爲叫號不平之鳴人情乎無足怪者余同年盧子抱孫負俊才起家進士不十年至兩淮運使淮商疾其整峻中以蜚語致被誣去官而有坐臺之行襆被蕭然遠役窮塞者三年今
恩得代還以出塞集示余蒸若夏雲爛若春葩未嘗不跌蕩慷慨而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既無消沮蕭颯侘傺無聊之狀而亦無不平之鳴固抱孫之工於詩

抑其器識有度越尋常萬萬者哉抱孫歸自臺也、
天子察其才授以州牧逾年遷永平太守夫永平古
盧龍重鎮也襟山距海長城齒列灤河帶繞爲歷代
門戶鎖鑰要地我　朝起自瀋陽兹郡遂爲堂室然
其形勢之壯故足當豪士之胷而發其雄傑之氣抱
孫坐嘯之餘俯仰登臨浩歌間作迴思孤踪絕域磧
瑣草黃笳清月白得毋轉有黯然而魂銷者乎
紀實處可備他日掌故而敘次纖悉令人有談虎
色變意 蔣東委

傅鴻臚少卿謹齋詩序 戊辰

今天下士大夫皆言詩矣然詩固六經之一皆以明
道焉耳詩可易言乎古今作者惟淵明有見於道且
非晉人之所爲道故其詩出晉人上老杜忠愛性成
思深慮遠其爲詩不合乎道者鮮矣不合乎道者既
不可以言詩然直以詩言道則又往往而失風人之
旨蘄其不言道而合乎道則固非深於詩者不能滇
南傅謹齋先生爲御史時極陳治道灑灑數千言皆
得體要曩余讀其封事想其風采殆慷慨自命之士
也及余官京師從通政雷翠庭先生遊翠庭篤實有
道君子也亟爲余言謹齋之學孶力求儒先之道精
進而不已者也余因得與謹齋遊其氣粹然其神充
然語及於道退然若未有聞者讀其詩而歎謹齋之
幾於道也夫京師立功名騖聲華者所輻輳謹齋需
次三年杜門却掃從寧靜淡泊中觀氣機之消長物
化之遷移凡日月風雨雲雷霜露以及草木禽魚之
態無不有可喜可愕之處其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
憂樂悲愉多不能已已之故於是一發於詩遠如陶
深如杜非幾於道而何以有是幾於道而不言道其
深於詩乎謹齋滇人也余吳人也居之相去萬有餘

里以京師得相過從終日談而莫逆於心未幾而謹齋告歸矣交乍深别遽遠余將漠然無所向夫味道腴而淡世榮謹齋詩其傳之矣謹齋歸道日進詩日高余年且老安知謹齋之所至故序其詩而送之行以誌余之惘惘云

以明道言詩易涉腐氣文特情思繾綣交乍深别遽遠六字已令人不堪回首義山詩云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愚於此文亦云 蔣東委

周朗亭詩序 己巳

余少遊京師獲交四方知名之士而歎楚材之盛今猶古也又嘗溯潯陽泛湘沅浮洞庭而南登岳陽樓望衡嶽諸峯與雲夢青草諸湖爭奇而競壯宜其所產之材多恢奇絶特夌厲超卓而其所爲詩文類亦近是其風氣固然歟然竊以爲余之所知皆表見於時馳譽名途者耳意其伏處衡茅必有淳謹長德行脩門內而名不顯於當世者而余特未之知也庚子同年寧鄉周子容齋爲言其兄朗亭先生純脩篤行未遇而沒因出其遺稿一帙求序并以所撰其兄墓誌示余余因歎曰此非所謂淳謹長德行脩門內而名未顯於當世者耶今觀其詩冲和樸茂絶無爭奇鬬勝之意而自饒真味葢其於名也淡并不欲以詩市名者也夫拔地倚天峙爲名嶽山之雄矣而小山平遠其致自勝滔雲浴日滙爲巨浸湖之壯也而清溪瀠回幽情故遠人又豈必恢奇絶特而後爲才乎余於朗亭爲之三歎嘗見名父之後其詩若文天下有心之士方迫於訪求而其子若孫顧漫不介意任其散逸而不恤者夥豈無之今容齋於其兄朗亭之零章斷句珍若尺璧汲汲懼其湮而不彰也則容齋

之賢於人爲何如又可想見爲之長者篤於孔懷薰
蒸浸漬以成是友愛之風非楚才之盛乎爰書以歸
之

見景生情帆隨風轉乃有此得心應手之樂 蔣東委

徐宗夏僾廬詩集序 己巳

康熙庚辰辛巳間先君子授徒里中徐子宗夏偕其伯兄邦直仲兄自牧來受學余年十五宗夏長余二年時同室多才俊惟宗夏不妄言笑貌厚而志愨心器之嘗贈以長歌余初學爲詩未成章也內有云神凝骨重言語澀艮背行庭益而厚爲先君子所許以爲曲肖且喜余小年能取友也嗣後益相契結復爲兒女姻回首忽忽遂成五十餘年事昔鬚未生今則相對皤然白駒過隙古今同慨幸各尚健共話平生如昨宗夏詩有云交到餘年味更長旨哉言乎宗夏

爲學篤實如其人詩不苟作作必遍質良友自余弱冠里中爲吟社或十二三人或十五六人後社中諸子各有所遇出處聚散不一惟宗夏嘗一遊京師以內艱歸遂無西笑志在里中日多吟社之集宗夏必與蓋宗夏既不遇晚益無聊樂以詩自遣而詩亦日進余今年六月假歸欲尋舊時雅集而知交零落物化大半其存者或羈宦未歸或輿與年頹欲求當日之豪情勝致追遊近局啣觴賦物刻燭分題窮造化之精奪雲霞之采殆杳不可復令人惆悵惟宗夏一相見袖中出其僾廬集見示余未讀其詩見其意興

無異盛年得一宗夏足張一軍又令余氣壯也已展卷卒讀則余所未見者十之五葢余之出久矣自余出後吾友顧行人抱桐在里談道論學間爲雅集宗夏輒徧和諸君今去抱桐之没已二年餘余於宗夏集中爲數某某爲吟社舊人某某爲後起英俊因想見抱桐於其間雖病肺之餘猶能徐吐名論傾倒一座惜余歸後弗及與爲之低徊悵歎不能已已宗夏屬余定其詩稿意不欲多余承其意擇其尤者數十篇而弁其首且誌余與宗夏之交誼焉

手寫宗夏兼眼注抱桐往復廻環遂生無限情味

蔣東委

梅勿菴詩集序 壬申

於舉世數百年所莫爲之術爲之而其端至微至賾其事至實不可以豪釐差不可以意匠營度而獨孜孜焉自少至老竭智慮以窮其術而非有所慕利於其間斯其志趣若逃空虛者之乎廣莫遊寥廓者逕於青冥其視世之呫畢歌吟以弋瑣瑣之名者豈直蛙聲蚓竅而已哉宜無復有所置意今夫天地古今之所以爲天地古今者氣與數而已數肇於氣而卽以定氣故數也者古帝王以之明天察地紀物賾而推事變三代之實學在是後浸失傳流海外爲西人

得轉以踸踔乎中國可歎也余昔年入京師聞宣城梅先生精數學以安溪相國薦

聖祖仁皇帝召見蒙殊寵然未聞以詩鳴也今先生之孫御史中丞循齋先生以先生所著勿菴詩集見示屬余擇其尤以壽諸梓且命題其後余伏而讀之矍然起曰此固先生之餘事也何乃復進於古若爾耶昔之論詩者曰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余謂才人以氣雄學人以材富詩人以韻格標勝然律以古之作詩者則皆無是也古之作詩者要惟言其所不得已與言其所自得而已非是二者詩

不作可也若先生之詩則言其所自得矣惟其自得故絕無規橅之迹而自進於古其才氣格韻雖韓白無以加以是知善詩者不徒求之詩也葢先生之學幾於道矣窺秘於圖書遡源於黃帝堯舜參稽於四時日月星辰極變於方圓高下斯其神之所凝心之所遊翛然於塵垢之外居寂寞而玩高明適其趣者山水寫其樂者兄弟友朋以是而爲詩詩心聲也宜若幽谿邃壑之泉瀉之萬仞而上其清也若空其甘也若醴其奏也如金玉之鏘而挾之以天籟乎余讀先生詩集更念先生之治數學也不足以炫世世亦

莫問告焉而莫喻者而當日所與往來酬酢者猶有穆尼閣方素北方位白陳獻可章頴叔李安卿薛儀甫諸人同聲相應於千里之外斯亦奇矣何至今日而遂寂寂耶以是歎前賢之用心負乎遠矣此余讀先生之集而更爲之畢然耳

入手一段恣意排突亦復掉臂遊行乃有此匠心文字中間言其所不得已與其所自得殆作者自爲寫照故言成文聲從律乃爾耶　蔣東委

宋蔚如字體辨訛序　壬申

余先大夫之外祖父莊谿王先生嘗著說文論正爲書數萬言先生常言自詞章訓詁之學興而大學廢自制義之學興而小學廢子弟束髮受書惟事摩聲襲貌弋科名爲務無論聖賢敎人爲學之道置不復問即經文字畫惜不加考終日讀書不識六義八體爲何物即謂之不知書可也書成未及梓里中宋子蔚如一見遺稿即驚喜手繕訖乃歎坊本四書謬訛貽誤後學不少宗其說爲字體辨訛葢自篆而籒自籒而隸自隸而楷有屢變而不失其宗者得蔚如是

書使人知偏旁點畫有毫不可苟者蔚如之爲功於小學切矣蔚如奇士也少孤母孀居終身不娶以奉母家貧日坐市肆營什一肆中隙小屏書滿其案市者至趨出爲市市已即隱屏讀書嚴寒溽暑終夜不輟初借書以讀貲稍餘則購書已而書畧備而於僻書未刻書尤好之重之窮晷繕錄卒乃爲里中書數士大夫求書及書肆所無必如蔚如是訪蔚如初未從師久乃通大義於水利興廢典故沿革儒先語類明季遺事尤珍重考核昔年收令脩鎮洋縣志頗行人引致纂修實多所訂正今蔚如老且病無後所購

書行散佚余因序辨訛一書而並及之使後之人知
吾州有宋蔚如其人也蔚如名賓王

趙秋谷先生文集序 甲戌

少聞山左漁洋先生詩爲海內宗獨其鄉趙秋谷先生爲談龍錄以譏之心異其人偶有傳先生詩者風致格律出自虞山馮氏故足與漁洋分道揚鑣而未見其文起元辛丑座主田公先生所取士也元曾以門下士禮進謁迄今三十年矣元來主濼源講席先生已謝世久從先生猶子芝圃所得讀先生飴山詩集未幾令嗣以先生遺文屬訂且索序言元不文何敢以爲受而讀之則幸甚夫子美無文子固無詩蓋兼美之難也然古人於所不能兼者謝之後人於所

不能兼者張之歷下李滄溟先生以詩爲有明七子冠當時亦並稱其文余讀其集率皆萃左國成語如沙門懷仁集右軍書爲聖教序閱者知爲右軍而不知爲懷仁復不能如聖教序之遂若出右軍手使人忘其爲集者則以撏撦割剝之痕具在也以至官名郡邑盡從古稱直使讀者忘其爲明代之文而以爲古人之文求所爲李滄溟者無有也亦摹古之極弊歟先生平生深疾規橅剽賊之態既浸淫六籍百氏之書而筆足以達所欲言故能以詩之餘力肆於爲文則誠哉其兼之者也昔昌黎送孟東野序謂凡物

不得其平則鳴乃其所稱引非盡有所不平者不平獨東野耳卽東野晩而始就進士旣得卽去非有忌娟傾軋而擠之窮者亦宜無所爲不平若先生則固有所不平矣先生負儁才年十八冠其鄉薦捷南宮登館閣才氣魄力俯視屈宋謂可主持一時文風士氣乃以微眚被斥薋若有陰中之者旣一跌不復振負其才無所施偶觸於文不自知其鋒銛鍔厲激盪低昂以攄其磈磊之槪不平之鳴固如是夫使先生久立於朝展所欲爲將所爲和其聲者必有俯仰揖讓大異於茲集者然正惟不平之鳴故短篇雜著皆

有一飴山先生之謦欬面目栩栩行墨間豈若滄溟之文更無所爲滄溟哉

周易玩辭集解序 甲戌

堯舜以前無書易始伏羲有畫無文非書也古聖人無著書者著書自文周始彖爻是巳孔子所著無他書惟易經十翼是數千年間合四聖人而始成一書羲之卦畫闡於文周之辭文周彖爻傳於孔子之辭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則學易者舍玩辭曷由乃後之言易者或舍文周之辭而求卦畫或捨孔子之辭自立一解以釋彖爻宜乎易道日晦海寧查悔餘先生爲余詞館前輩未及一見向聞有玩辭集解稿嘗從家道三 圃所索之椒園先生高第弟子也未卽

得及余纂周易孔義集說成而椒園巳梓先生集解問世余讀之而歎先生之於易何與余 所吻合也先生之玩辭也曰字求着落不拘一解不立異同平心和氣惟是之歸宜於前儒之言擇焉而精於前儒所未言或前儒所巳言而先生偶未及見者皆有心造默契之妙可見聖人之情之見於辭者固極易簡人人共見特鹵莽者依聲附和者失之耳余爲集說一年中易稿者數四以孔傳求文周彖爻而於羣言紛淆徬徨莫從時輒廢寢食忘憂樂乃得渙然氷釋

然

謭陋有獲罪於古昔大儒者惴惴慄

慄而不敢安今得先生書一一印正始信余書之不盡誣余見之不大悖於聖經矣然倘得追隨几杖以余所纂質之先生相與商榷辨析於銖兩毫忽之際其樂何如則又恨余生少晚也昔歐陽永叔黜河圖洛書之不經及得廖偁朱陵編意與相合以爲不相求而相得因序其文集意甚喜今余於先生亦有不相求而得者謹附弁語於簡末以志景仰

汪蒼孚沐青樓詩集序 甲戌

康熙庚子余與汪君箕臺同應京兆試以文字交乾隆已未余來灤源書院講席而君適觀察山左糧儲握手道故則君尚壯而余已衰老蓋不相見者已三十年矣屈指昔遊爲之憮然既乃出尊甫蒼孚先生沐青樓詩集屬序於余康熙間長安公卿大夫士崇尚風雅多文酒會四方豪儁踸踔其間張布聲華爭以詩雄陳思王所云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荊山之玉也先生於是爲比部有聲善吟咏喜交遊而君亦以詩文盡交日下知名士先生樂君之得所交也時具

肴核招邀觴詠故先生之人余至今猶想見風采詩猶有成誦在口者序何能辭有明七子之盛也其一爲先生之先世司馬公司馬介弟仲淹先生爲先生高祖獨棄舉子業讀書松明山之箕臺搆閣萬松間日哦其中汪氏之詩學遠矣當弇州滄溟紹何李之遂嚮力主盛唐奴視中晚以下一時海內宗之雖其弊不免規撫之迹然煌煌乎金鐘大鏞雍雍乎珮玉冠紳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耳食者輕爲詆諆過矣先生之詩春容大雅不屑稍涉宋元格調固胚胎有自而律之細辭之安則自有性情自具爐錘非沾沾

泥守前說者其必傳何疑弇州滄溟去今二百餘年寂無嗣音而池館臺榭皆委爲荒烟蔓草余自吾里及來歷下益歎兩先生之風流歇絕何一轍也昨題先生五世讀書園圖見仲淹先生之遺澤與箕臺並長今讀先生之詩與松明並秀則所以世其業者視王李何如後裔之賢不肖所係大矣哉

周易象義日箋序 甲戌

余嘗謂學易者往往過爲高論至於顯背孔子十翼而不恤也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故漢儒於象盡心焉王輔嗣乃以象言爲筌蹄則孔子所贊幾於贅矣輔嗣固爲老莊者無怪而爲儒家言者競宗之何歟且輔嗣猶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自先天之說起則言可忘無俟得象也輔嗣猶曰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後儒置象弗考則象可忘無俟得意也非從而甚之者歟余自幼學易然以應舉故疑於心而不敢疑於

手口也雍正壬癸間晤今少司寇樹峰先生於金陵示以所輯象義日箋讀而歎曰漢魏詳於象而疎於義宋儒精於義而略於象均得半也是其得易之全乎是時先生猶爲諸生杜門窮經僅逾弱冠卓然爲老儒生余心與之遂與訂交余方有志集諸家之說爲一書備觀玩旋以外宦中輟乾隆甲子內轉京卿得以暇治易而先生已由詞館陟少宗伯邸舍相望晨夕過從復乞先生日箋一書參互考訂而余之孔義集說乃脫稿是余之書實先生之書始終之也惟日箋於繫辭諸傳未及余嘗勸先生續箋成書而先

生方輯五禮考未暇及也余之集說既乞得先生序言而先生且索余言序其日箋余笑謂此投我以瓊瑤乃報以木桃可乎余竊自歎治易卅年粗得訓詁謂從此可以學易乃老將至而耄及之未能知易也邵子曰人能用易乃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余觀先生立朝行已之際殆所謂善用易者夫善用易者能像象者也非忘象者也日箋之所用余烏能測之姑書此以報

送廣東布政使祁州刁步武序 丁巳

天下有眞人品而後有眞吏治義不苟取而非以沽名也剛正不阿而非爲矯激也子惠豈弟而不事姑息也洞達情僞而弗矜明察也弟循乎理之所是心之所安以爲爲人臣者當如是耳幸而遭時則岳牧公輔皆其分內而不爲馳騖功名之計若而人者徵之史册卽一代盛時常僅得數人而要必得此數人而後成一代之盛我 朝自
聖祖仁皇帝御宇六十年停大崇裕天下太平禁網疎濶而吏治亦稍媮婧焉
世宗登極宵旰厲精操不測之恩威以鼓舞一世未及數年天下丕變吏無大小黷貨狥私之爲無敢設於其念慮者吏治之肅較兩漢殆有過之無不及者噫盛矣然有識者竊有惜焉夫
世宗之意誠欲舉天下之爲人臣者皆背私而向公赴義而忘利不惜破除資格以待英傑卓犖之士而黠者乘之乃急於自樹苟有可見一切有所不顧攻擊抉發擿排詆朞凌厲谿刻門以心鬬以帷我一階一級之是圖幸而中則速飛耳速飛者一學步者百紛紛沓沓遂以成風噫是豈

世宗質以整飭吏治之意乎余於是不能不大服於
我步武刁先生也余自元年莅任於此先生爲方伯
同官二載今先生奉
天子新命調任粵東行且大用而邈先生入官之日
實當
世宗新政之始由上元令六年而至布政司屢罣吏
議咸
特旨原宥遭際甚盛而要其所以致之者先生實無
所容心於其間也其令上元知太平鳳陽二府監司
湖南糧儲按察湖北江蘇爲河南浙江及江西布政

使所至治最然先生第行其所安而非有所爲而爲
之譪乎其容岸乎其氣介然孤立而卒無所崖異知
與不知胥愛之慕之蓋好名好利之見無所芥於其
中而惟我職之是盡所謂眞人品眞吏治者惟先生
其無媿乎惟先生其無負
世宗特達之知乎今
天子聖聖相承必欲致唐虞之治任用老成忠厚之
士以厚天下之元氣而靜天下之囂心肸者
陛見後即有斯調蓋亦猶夫
世宗之知先生也夫粵東天下之雄都奧區也民俗
驍悍昔號難治有寶玉饒富之稱今皆不足復慮獨
余聞數年來文武僚屬相傾相軋之風嘗甚於他省
殆非
聖意所許也去年
上以江安糧道王中安恕爲其按察使今年夏又以
山西布政使王孝徵碁署巡撫事二公皆篤實君子
今又得先生往同心合德化傾軋而尚公忠粵東吏
治之盛其在斯時乎先生祖文孝先生爲明末醇儒
所著酒室劄記蓋深入程朱之室者先生立身制行
與劄記若合淵源固不爽矣

文字寫景有在實者有在虛者如脊運如坐臺語
皆紀實他日可備史氏採擇固已若此篇黙者乘
之一段寫此曹意中事灼見肝肺此眞繪水繪聲
繪花繪聲手而速飛者一學步者百八字尤爲語
約意盡 蔣東委

送長蘆運使倪君請假歸蜀序 壬戌

長蘆鹽運副使倪君引疾得
旨余過津門送君握手索余贈言余羨君之歸亦有不能已於言者君歷官有聲而余之知君則君之在臺灣也臺灣在七閩大海之外自開闢至我 朝始隸版圖爲海洋東面七省之障其生番若鳥獸穴巖栖壑者以百族閩廣客民雜處其嬈治之少疎則刼殺焚掠以爲戲故常宿重兵其地而太守一官非奉
天子特簡則督撫擇知府中廉幹有識者以往歲在己酉君自南安府奉

旨調臺灣至則撫綏調劑不數月威行而德溥適臺灣令誤辱一弁一軍皆譁露刄環縣署不解君聞疾馳至叱曰爾等爲辱爾弁故將爲弁報果爾乃殺爾弁耳且不爲爾帥地耶衆諤眙君乃直入帥府執帥手出呼曰有亂者斬衆乃定當是時微君幾致變已晉臺灣兵備道有番殺人出刼村落鎮兵逡巡不前君率壯丁百人揮長刀機利矢抉荆箐先入鎮兵尾之遂搗其巢殲其魁事平鎮將忌誣君生事被劾部議鐫級是君之於臺績亦偉矣挫折亦奇矣夫不遇盤錯無以自見不歷抑塞顛躓之境亦無以堅志節而淡榮情天之玉成志士類如是夫君今歸也屈指平生官迹歷歷如昨更一回首在臺時孤懸海外番性無常兵驕民獷指顧間事變猝起視千里重洋波浪滔天猶有不足言險者而君勇以決幾敏以定變足令聞者爲之色變氣壯乃以是而採於山釣於水以玩枌榆之景其樂爲何如昔余之至臺也亦以君調臺未赴當事調余攝篆以遲君既而君至商榷政務甚相得也自余渡海歸被議去官君未幾落職
今上登極余與君復同起盍別十有五年而又同官畿輔出處之際兩人若出一轍然君今引疾歸而余

猶僕僕於此他日或君再起而余已歸從此不同之致又將何如故於送君之歸而不勝低徊歎息也

敘事參差歷落有奇致大類王荆國 蔣東委

送張生璐計偕北上序 壬申

乾隆十有六年余主灤源書院講席次年曹縣張生璐舉於鄉年最少前年冬學使者德少司空謂余曰張生儁才也年十三背誦六經如流水爲諸生試常冠其儕其人氣清而神厚故令從先生遊先生其善成之俾進於道及是德公又謂余曰喜能得佳士也六月將赴公車璐跪而請曰璐欲乞先生一言以寵其行非敢自矜以璐今日之遇皆父之敎也璐五歲就塾塾有師父必在坐至子夜不倦習經後父令日覆一經凡十年始及千遍應試必偕入送之出伺之

今北上念璐尚年少不憚跋涉率以行蓋璐家自高祖至今代爲名諸生未有達者故望璐成名切甚敎之嚴而愛之若慈母之顧復鞠育也生言時其容色亦若嬰兒之戀慈母云余於是憮然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愛之無不望子之成名者然若生父子間豈易得哉昔吾先君子之愛余敎余望余之成名亦猶尊甫之於生也乃先君子生余也晚余又數奇年三十有六而始舉於京兆次年成進士入詞館而先君子年已七十有七視生之早達尊甫之年方盛余之不如生何如哉天之厚於生至矣因憶先君子嘗曰書以訓余曰吾家曾伯祖吏部公發祥於萬曆間百年而汝成進士我已焚香告天願汝立朝爲賢公卿作吏爲賢父母居家爲賢搢紳以無負天地祖宗之德汝其勉之余祗承父訓今且老終媿負不稱然謹志不敢刻忘生今行捷南宮而登詞館必矣尊甫之賢所以朂生者必猶之先君子之朂余也生亦勉之而已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生今可謂有其具矣誠能明其道而措之躬行施之事上臨民之間其所樹立必大有可觀無負尊甫敎生習經之深意也昔平津侯以春秋舉賢良文學轅固謂之曰公孫子當正學

以言勿曲學以阿世秦漢時猶有此老儒篤論百世下令人誦之悚然余之謂生亦猶轅生之志耳德少司空愛生才者生往謁以余言質之何如

相國西田王公八十壽序 甲辰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正月七日爲相國西田王公八
十攬揆之辰以元老耆年德峻望巍自公卿士大夫
迄匹夫匹婦識與不識胥手額以慶相公無恙蓋以
公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既深且久故愛戴願慕之誠
無貴賤賢愚遐邇一也公顧過自損抑郤四方賀者
起元不能文辱在門墻久乃忘其瑣陋而敬爲之序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公以詞臣洊歷侍從遍
領六曹者四十餘年入政府參密勿當勛勤調燮之
任者十年海宇晏安萬物昌阜當是時天下熙熙皡

皡若處唐虞三代之世舉朝大臣循分守職坐理而
有餘獨公以國家儲位久虛時時憂見顏色因密疏
請至再至三幾於痛哭流涕雖叠被訶譴觸　雷霆
之怒朝野爲公危不測而公不驚已荷
聖祖鑒公忠誠
俞旨褒答寵遇有加朝野爲公稱幸而公不喜惟以
社稷之重萬世之慮終爲之寢不安席蓋是時
聖祖意已有屬大計久定而外廷固莫喻也
今天子以神明天縱承纂大統踐阼之後勵精圖治
詔令所下天下大悅公於是數年來社稷之憂老臣
之過慮一旦始釋旋以病乞骸骨
天子念公舊德聽解機務留京備顧問公於是更得
以餘年觀我　朝
聖聖相承久安長治無疆之盛則公今日之壽其宜
賀又何如而公猶謝不受范文正公云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公誠其人哉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六十萬壽公年六十有九公率九州萬國耆長
齎案跪進
萬壽之觴
聖祖問公年七十否公以實對

聖祖笑謂公曰是卽七十矣蓋深慶公之壽也至六
十一年春正累　賜大臣宴於內殿於暢春園皆命
公位第一
天顏怡悅以爲白首君臣恩禮始終相顧歎息以爲
難今公年八十而
聖祖已升遐公於是追感受知之深受恩之厚必有
藹然於心者其尚敢以爲賀是公前日之憂者憂盛
危明之意今日之不敢以爲樂者心喪三年之誠也
或以公長君宮詹次君觀察胥以王事効力邊庭馳
驅萬里之外不得在膝下爲念則未知古大臣國爾

忘家之道豈足以窺公萬一乎起元辱公知最深媿
未足知公謹述其所見而以 國家社稷之慶爲公
之慶卽以公之壽爲天下蒼生之慶焉

立言有體句斟字酌原始要終而出之以矜愼方
是相國序方是西田王公序 蔣東委

宮保高大中丞六十壽序 癸丑

天地之覆載萬物者氣也百物之消息雲雷風雨江
河潮汐之出沒往來胥氣之爲也氣深則無不納厚
則無不舉故常凝然以靜而四時之功成萬物之生
遂而莫知其所以然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亦遂得養
成此氣以爲功於天地而惟極盛之世其氣特鍾於
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適得爲國家之大臣以任天
下之重而其身之彊固壽考亦由是焉故爲大臣者
不惟其才與其學而惟其氣而氣又不欲其雄傑震
動而欲其深厚凝靜也夫此氣者何生氣也天下之
生久矣乾坤既立以來惟此生氣彌綸鬱積而爲宇
宙歷萬萬古而不息若夫沴氣感而爲災祲變異者
非天地間別有所爲沴氣卽此生氣之發而過驟動
而過疾而用之太盡則生氣卽轉爲沴氣易曰保合
太和又曰藏諸用保之合之藏之而後生氣不轉爲
沴氣而足以托萬物之命我宮保高公早歲受知
聖祖由翰林洊躋開府及今
天子卽位公以
先朝舊臣迴翔節鉞之任者二十年於茲萋菲時作
而

上不爲動眘遇知故益自今
上登極以來外臺著宿一人而已盛世之
君臣相得者微哉起元自雍正五年承乏福建知典
化府事以屬吏事公辱公知有閩省第一廉吏之薦
及起元以罣誤解任公引致幕下常得侍公左右乃
得窺公於言動性情之際而竊歎公以深厚凝靜之
氣任天下之重而植其生而人不必盡知也夫天下
不患無材也古來以非常之才不世之學往往貽誤
於天下後世者惟其氣之淺薄雖有意於天下之生
而出之以雄傑震動則才與學適足以爲之累飄風

烈而鳥羽墮奔流急而魚尾頳而風過烈則易息流
過急則易涸亦自然之勢也公之才足以肩大任定
大疑而公不有學窮於性命肆於文章而公不居惟
其生氣之所彌綸鬱積者長養萬物而不自知平日
喜怒哀樂之所寄惟知急天下之生自雨暘寒燠之
愆忒以至數千里間小民衣食饒乏老幼疾痛之情
胥蟠結於痌瘝默爲之調劑滋息而不張其迹長顧
遠慮動爲千百年計而不爭目睫卽或以疎節濶目
爲時訾病而有所不恤故外物不能動而人莫能測
知之者惟

聖明而已夫生氣之在天地間雖堅冰積霰而不少
爲減歇此天地所以常位而世所以常治也公之爲
公亦若是而已矣天下且托公生氣之中而植其生
而公之一身可知矣天下猶一身也一身猶天下也
胥恃此生氣也孔子曰仁者壽仁生氣也故壽也公
之謂矣今年九月九日爲公六十初度之辰起元辱
公知深有舉主之誼自謂似有以知公者敢忘其不
文而敬爲之序

生氣而發之過驟太盡則爲沴氣似創論實爲確
論遂成大論文亦縱橫浩衍足暢其說　蔣東委

川東道致仕勗齋王公七十壽序 辛未

仕宦而林下而壽考三者兼之固天所獨厚人願望而不易得者然世之履境夷坦進則階升退則家肥成功謝事享白髮青霞之樂亦事之適然者往往而有若夫數十年之間更事變涉艱危如浮大海颶風四起雪浪山飛愕不知所泊與黿鼉蛟蜃爭呼吸之命舟人相顧失色少焉風止波恬乃收帆於平川曲渚之間酌酒於芳草修林之岸不獨身其際者愉快旁觀不相識者亦爲之鼓掌相慶已或推其所以致此者以爲彼必有厚德焉豈非從險得夷尤爲難遇

者乎吾州勗齋王公相國西田公仲子也昔西田公爲太平宰相十年以宗社之重屢陳大計幾蹈不測類

聖祖仁皇帝深鑒孤忠卒以恩禮始終而公伯兄宮詹有臺站之役公時爲湖南糧儲道亦解職坐臺窮塞寒沙夏霜秋雪極望無人之地支木爲廬侶牛羊友駝馬與宮詹所遠隔且千里何論京國更何論鄉土以至西田公棄世弗獲一執星奔之禮蓋不得代者十有三年當是時念班超生入玉門關已幸甚不敢必寧望再起入仕况林下之樂哉今

上卽位

特旨召還褒故相之忠錄其後嗣於是公復有四川觀察之命六年川東而歸歸三年而公壽七十俯仰門庭徘徊枌社在公痛定回思雖不禁今昔之感而蒼松巨柏飽冰霰而不改柯易葉神明氣充外身風塵以永太平無事之日於以見 國恩之重與天之厚於公也公少年科第當相國秉政時歷內外官兢兢如弗勝無纖毫貴介氣托基厚者載必長固非偶然者也懸車以來日以禮義廉節訓其族姓子弟屹然爲鄉邦之光起元之舉順天出四川楊編修之門

楊公主試所得士也故起元於公爲門下士交素深幸亦既簪歸里用以不文之辭從親故後敬進一觴公其欣然而酌之乎

浮大海一段與盧抱孫出塞集序俱可備 一代掌故其舉景而得趣則筆墨之能事益非世俗人所能知矣 蔣東委

周母徐太孺人壽序 癸酉

余觀剝復二卦之象而悟自古家國之興必由母德者天道人事誠不誣也說易者但知五陰剝一陽而不知一陽之爲碩果實賴重坤之厚土以培其根艮土之高潔以固其實而後一陽來復出入无疾而後二陽之臨三陽之泰朋來无咎皆坤土之功也既復矣然猶得坤土以厚其復故復之六五曰敦復无悔此非乾父之所能而坤母之能也盍歎易象之妙非一義所能盡矣吾里周生洵學蘇余及門士也丁卯舉於順天壬申不第逢

皇上特恩選於下第舉子以縣令教職用學蘇與選得宣城教諭大喜謂可迎養吾母也蓋母徐太孺人年已七十有一矣周氏自明洪武間徵君道祥公始遷太倉科第不絕者殆三百年明季始衰歇學蘇大父鶴年先生父念功先生皆才而不遇遂爲寒門今學蘇暨其弟淳希成先後舉於鄉行修而能文天將以是大興周宗此剝而復之候也然尊甫即世時學蘇年十有四希成年十有一幼子尚在抱家無負郭一頃地煢煢孤稺非有太孺人之賢則爲剝之碩果者其得不食乎夫家道興替與氣機消息一也積替則興也難久消則息也不易故碩果之反生必歷嚴霜堅氷極否塞陰凝之候家之將興亦然盍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趙復齋云陽不可不剝然適當其難者荼蓼非苦卒瘏非瘁則太孺人之謂矣學蘇時爲余言太孺人之劬勞今僅得息肩尚不免倚閭之望爲之戚戚學博士雖冷官得迎養日依太孺人膝下太孺人亦顧而樂之則學蘇昆季之樂雖高官厚祿不以易學蘇即永不復赴計偕何不可者雖然地中生木於卦爲升合抱之木即碩果之萌蘖也積小以成大君子以爲順德之所致太孺人之德既應地无

疆則地中之木且爲棟梁爲桓柱建日新富有之業以興其宗學蘇昆季豈久淹者太孺人之所享方未艾學蘇歸登堂上壽其以余言爲侑可矣

吳樂山七十壽序 癸酉

乾隆十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爲樂山令吳君七十誕辰令似乞余文以爲壽余與君知最深固有不能已於言者自先君子受詩學於祭酒梅村先生與侍御西齋先生交遂爲世講居相望也君少負儁才猶記君年十四五時歸自京邸先君子率余訪君於風雨軒中索所爲文讀之清挺超逸先君子謂余此才非汝所及也回首如昨日事昔未成童今皆老矣感白駒之過隙歎餘年之足寶亦情所必至矣繼而同爲吟社同遊京師同宦於閩又辱以君少女女余四

男祖友重以婚姻歲在己巳余請假歸里君亦自川還出處若蛩蚷其相知之深當先諸親舊鞠丞爲壽者固莫余若也余嘗謂天下以軒冕世其家易而世其家學難家學失墜雖軒冕赫奕識者以風流歇絶歎其家替屈指近代詩人如弇州滄溟牧齋阮亭諸公皆極一時之盛而其後寂寂獨吾祭酒公樹東南之幟者數十年繼以西齋先生而君復承其後使海內向稱錢吳者至今而士大夫之口皆薄錢而尊吳所謂世其家學者非耶雖仕路屯蹇不足爲君惜君亦不以損其和君詩不專恃家學其秀在骨工而不

纎清而不癯爲惠安被誣去官君爲長律百韻投制府高章之先生一見詫曰此樂天復生也詢得家世益大器賞延爲上客特薦起官建陽人歎高公之愛才又以高公於詩少可而美君之能得於高公也時同里王小山官甌寧井邑相望其太守姜公嘗誇於余曰吾一郡得兩詩人爲屬吏矣余因誇之曰此皆吾里同學不然公安得有之君性落拓詩篇漫不收拾然至今高氏子姓得君零章斷幅如珙璧云今似皆能文伯仲相繼登賢書長子尤篤學工詩今君在家嘗見風雨軒中父子刻燭唱和敲一字之工爭一

韻之勝余誦雛鳳清於老鳳聲以戲之君亦啞啞以笑君長余一年實數十日也昔年吟社諸子大半長余數歲惟君與余年相若及今四十餘年固宜歷數舊遊晨星落落惟毛侍御王涇陽及余三四人尚無恙既相慶亦自慶也顧余遠客山左遙望新莊平橋淥水丹桂修篁往來於懷不置今以君壽行卽鼓櫂南歸登廓然堂進百歲觴敢以余文先之新莊君世居所也

跋喬慕韓詩集後 壬子

予自京師獲交於寶應介夫喬先生三十年於茲矣旣久不相見而北望淮揚數百里間嶽嶽焉一介夫先生時去來於懷又其長君才儁器識予亦曾識之歎先生有令子而未知其仲君慕韓也今慕韓以省試至具所爲詩文來謁余見慕韓如見尊甫先生回憶當年敦槃文酒唱酬之樂如昨日讀所爲詩與制義益歎先生之多令子而家學所承且日以光大也夫慕韓之詩其骨格超秀韻味淸遠上領陰何之秀下挹王孟之席所得於詩者深矣豈惟不近獵宋元

卽學唐詩而不襲其貌者矣余嘗謂學古人者能學古人之所學則古人耳詩以唐爲宗曰取唐賢詩而諷之卽唐賢若乎未也學唐賢之所學斯唐賢耳慕韓之詩誠所謂能學古人之學者也熟精文選理下筆如有神慕韓得之可限其所至乎而慕韓猶退然確然若祈余一言以爲進夫余非知詩者辱交在紀羣且以慕韓之才之可無所不至也則請進其瞽說夫漢魏六朝之詩洪纖高下固非一格後來學步亦隨趨而殊得其臭味去俗已懸精心品核亦豈遂無强弱有志者尚不無決擇焉靑蓮樂府奪胎漢魏而俊逸淸新全取之庾鮑少陵於漢得蘇李魏得子建晉得康樂梁得子山其源流皎然也夫碧海掣鯨出羣稱雄文章千古光燄萬丈而其所從來不出於是今慕韓能學古人之所學則繼李杜而起者非慕韓而誰望耶用跋數語慕韓歸以質之尊甫先生以爲何如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金癡小傳戊戌

金癡者姓金名某字德洪松江人松之人識與不識皆呼曰金癡先世仕明世襲衛指揮君少能文棄世職補縣學生明亡棄去幅巾草履不與世接間與人遇必詭誕放浪以驚衆或笑而侮之不一顧君好鼓琴然當世聞其名造廬求一鼓不可得時時爲隣舍村農牧豎作一弄風雨中簑笠跣足雜坐其室鄉農不解古調則爲之鼓漁歌及牧童詩無倦色衆撫掌

稱善君亦以是怡然好種盆樹幾及百本皆可喜者一日提督遣卒索之君許諾止卒戶外徐列盆樹於堂焚香然燭肅衣冠再拜以爲別乃盡拔而與之遂絕不復種樹君無子惟一女不令適人女亦能孝敬以適其意家貧常絕爨士大夫饋之粟帛輒罵不納或轉達之其女女以無米告且道其來之人與意乃聽取一二嘗嚴冬見客有呵寒者君遽起解衣裸立於庭良久乃入取衣衣之曰奇温君琴不輕授人有傳之者君没後其人忽患指瘡廢業其傳遂絕所手製琴猶有存於人間者君於松與王玠石金天石爲明季遺老玠石名光丞天石名是瀛皆能文明亡不仕玠石棄儒力耕築一室爲牖不爲戶其故舊往則自牖出入年高者或出牖以送等夷則謝不送以爲常天石望重四方知名之士爭求見之常熟錢謙益往謁君匿不見伺錢他出往答之貽詩三章其卒章云藹藹青溪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漢宮一閉千官散無復尚書舊履聲錢歸見之慙歎竟夕命舟急歸終君世不復至松

沈子曰明三百年養士之道備矣明亡捐軀以殉者史不勝書儒生未仕義固不必死而能蕭然自放孑

然自守老死溝壑而不悔養之厚則報之重宜哉然其時身受國恩而反顏易服歷膴仕恬不知愧者又比比也將士之自立固不在上之善養與不哉康熙戊戌八月得之松江林企靖述

翰林院檢討王秋崖先生家傳 丙辰

先生諱遵扆字箴六號秋崖太倉人明大學士文肅公五世孫　本朝大學士西田公兄子也文肅公生緱山先生衡明翰林院編修緱山生烟客先生時敏太常寺少卿太常生九子廩貢生扶先生之父也行六以先生貴贈翰林院檢討太倉王氏自文肅公始貴顯太常以禮法治家敎諸子嚴故先生諸父行多以勤學自奮掇科第入仕羣從兄踵起盛於文肅公時公少孤力學補州學生縱觀羣書通古今治亂之故下及詩歌書畫技術之源流靡所不究好爲短章

不輕作作必古雅亦不輕示人所交必才俊先後惟族兄恪族叔時翔顧行人埈數人晨夕讌敘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年四十有五相國西田公於子姓中獨深器先生自先生爲諸生時西田公曁兩子俱在朝里中族大勢盛僮奴千指慮不戢則悉委之先生先生力持大體申約束間有以家事鬪於西田公者必寓書問箴六云何則如其所復行於是諸伯叔父從兄弟咸以先生言爲重有事必就質先生發一二語輒盡本末而猒衆心間有族難慮大於小規遠於近當時衆或未喻後率如先生言西田公用是無内顧憂及先生登　朝之歲西田公由尚書拜

新命參閣務深以得先生在左右爲喜先生居相邸不事造請愼接納惟與嘉定張徵士雲章桐城方閣學苞寶應喬徵士崇修同郡楊編修繩武金壇王吏部澍交最契客求謁相國者爭欲謁先生常不獲然先生於天下利獘輦下士大夫人品學術高下無不洞燭億事輒中人莫測所由癸巳冬授職檢討未一月引疾歸里閱一載相國奉

命總裁纂修春秋因薦先生先生至京益罕所酬接

當是時先生從兄原祁官戶部侍郎奕清官詹事從弟奕鴻官戶部郎中從子驀官編修族叔祖時憲官檢討一門冠蓋輝耀日下而先生獨蕭然無宦情相國受

聖祖仁皇帝知遇日被親信圖所以報　國者甚摯其密所陳奏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子弟多不與聞獨以先生遠識蓋常與密議先生與人言口不及閣務片語春秋纂成相國將疏薦先生先生既不欲仕力辭疏薦而身留邸第十年至雍正甲辰始歸歸時相國贈以詩有云國是資高見家艱仗遠圖此固

外人不及知也相國於康熙六十年春密疏請建
國本也幾致不測賴
聖祖鑒其忠誠旋予寬貸明年相國以老乞致政蒙
世宗恩旨留京備顧問是時侍郎公已謝世編修謨
視學陝西相國長子宮詹奕清次子湖南叅議道奕
鴻先後奉
命赴臺站相國杜門謝客朝士亦無復起居故相者
門生故吏烟銷雨散戶庭閴然相國左右惟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歸里長孫痘殤次子繼夭未幾相國薨
問旋至先生俯仰盛衰悲慟愴惻意氣遂爲之盡次

子俊弱冠登賢書三試禮部不第就薦得河南閿鄉
縣以圖祿養先生貽書戒之有云不問地方難易大
小總以全副精神爲之不可悖於今亦必不戾於古
水旱災傷大利大害所在不可留一毫避難就易之
意俊奉敎爲治日有聲顧無以爲先生養計者先生
家居日益困向嗜書畫古磁玉器善別眞贋至是則
悉棄以給甚惜之又每念相國爲太平宰相十年歿
後孤櫬在堂未就窀穸宮詹昆弟垂老滯邊無歸期
時時獨飲泣而輦從子姓又無復術術如疇時太常
家法私爲歎息不樂然終無可告語比得微疾遂類

年不出戶限所居晚清軒前一老梅屈曲如蓋後枯
其半至甲寅餘一枝復萎先生指之曰此樹生意盡
矣我能久於世耶未幾以疾卒遺命不用浮屠不鼓
樂歛以布衣勿治喪受弔勿乞文人哀輓勿刻行述
俊才而孝與其弟倬克成先生志云
太史氏曰余年十七即從先生游爲忘年交余遊京
師亦客相國門下後與俊同舉於順天先生於余乃
爲同年父比先生歸里未幾而余亦罷官歸故先生
平生余能詳之噫先生遇晚不久引疾貌先生者謂
端雅修潔士耳其所蘊蓄益未有所表見然觀先生

所以贊相國與所以訓其子者詎碌碌隨俗俛仰爲
身家計者哉其於相國相知者至矣子期死伯牙爲
之罷操痛知己之亡也況與其盛衰者耶其鬱鬱以
沒宜已先生沒後二年
新天子登極命代諸坐臺者歸國宮詹昆弟既歸陳
乞營葬奉
溫旨相國之忠悃乃大白先生其暢然於九泉矣乎
從盛迄衰由衰追盛俯仰低徊遂有萬千層折在
紙上　太史公善寫人意中事令人神情毛骨蹴
蹴欲動讀此文恍然遇之　蔣東委

何孝子傳 丁巳

何孝子諱復漢字楚玉世居廣昌明理學名臣司寇椒邱先生之孫也篤行好學博極羣書所著古今粹言四十五卷於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禮樂歷數古今人物百家藝術之源流得失無不囊括縷晰縱横貫穿以折其中孝子長君名人龍官翰林時在京師余嘗以後進謁得讀其書竊歎以爲粹然通儒也及余監司鹽驛於孝子之鄉則知其鄉之人至今稱之曰何孝子孝子年十五父歿哭淚成血暨長事母竭尤極孺慕母寢疾孝子嘗糞甜苦衣不解帶數月如一

日太君歿寢苫三月淚所漬苫左右皆血痕也葬後廬於墓側曉夜悲號聞者皆爲揮涕既除喪孝子猶不歸適耿逆作難於閩烽火震隣梟旁民紛籍驚竄孝子獨守不去所親知力勸之歸不聽羣毀其廬乃哭而返余得於其邑人賴名夢者所記如此夫孝庸德也有可學而至者有不可學而至者生養死葬儀數禮節此可學而至也其一往誠摯纏綿迫切而不可解則必其得於天者獨厚不由學也當耿逆作難居民奔竄孝子獨念吾母在此母不能去何忍獨去方慮賊焰所及孝子在慰母魂覗母恐他何計焉鄉

人稱何孝子以文學固其餘事也然如孝子之孝斯眞可爲學者矣噫鄉之先大夫孝行若此而後之鄉俗猶有以父母墳墓專爲子孫求福計者志之以風世坊民亦備史氏之採云

故南陽令邵恒山家傳 庚午

故南陽令邵君大椿字屐久號恒山與余同舉於庚子順天癸卯會試巳下第
世宗憲皇帝特命大臣覆閱遺卷拔其尤賜進士君得與異數也俄授南陽縣知縣君白晳豐頤貌端厚引　見時
上目冢宰曰此人甚可君亦謂南陽中州望縣可大有展布然是時中州大吏治務深刻尤痛折科目中人去者如落葉君於是知志必不行之官七日引疾歸年六十二卒於家君長於史學於古今治亂盛衰

典故沿革及史家疎密得失之故無不研討貫穿發為文章華贍閎肆而一範於理法其舉於順天也以五策冠場受知同考編修趙公城及座主海寧陳公謂得真名士當壬辰癸巳間君挾行卷遊京師極為我山孫公大山劉公思菴嚴公文肅蔣公所推許諸名流胥樂與交君篤氣誼重然諾坦易無城府寓居積善寺文酒之會無虛日然性不能容俗物遇所不可常面斥之至所心契則外忘形骸內切畏信葢所謂久要不忘者歟君落落不事生產遠宗疎屬之貧者婚嫁殯葬雖數百里外馳應之恐後或以緩急告不以無為解食客常滿座後進有才俊者力振拔之無德色倡里中紳士建育嬰堂收埋局為立規制務久遠費不貲君承授先業頗裕以是盡廢而君兄弟友愛復共割所有以資之未幾耗復盡晚年嘗至困乏不悔父諱可佳生六子君行四少孤育於伯兄甲鼎故事伯兄如父伯兄沒撫教諸姪如子歲時昆弟讌集歡酬歌嘑雖至華顛不異童稚時拏從侍側必訓以力學敦品君一發言無不竦聽用是雍睦醇謹之風推重里黨有二女無子君曰兄子卽吾子也撫兄必達之子士懋為子愛如巳出邵氏自洛陽分支

遷休寧之黎陽十九傳至君曾祖存養祖嘉祥遷於常熟世有隱德以居積治生饒於貲而讀書成進士則自君始嘗君少時讀書破山寺中兄子犨同肄業旣皆有成犨意致灑灑不屑事應舉今其三子齊烈齊燾齊煥並成進士為翰林　邵氏遂為科第高門君實開之

沈子曰常熟太倉壤相接也而余與邵子交則自京師始旣復與君同舉京兆然吾兩人道義之合固不在同舉也余每至常熟卽有他親故亦必主君家余亦忘其為客也乃余昨歲歸里則君之墓草巳宿北

望虞山回思昔年泛舟尚河酣飲時杳不可再敘矣
家傳為之累欷不已

王瞻御小傳 庚午

吾州望族於我　朝推太原王氏王氏尤以明相國
文肅公後為盛文肅公生太史公衡太史公生太常
公時敏太常公生九子南湖先生抑最少抑生三子
次曰雙鴉字瞻御號松谿太倉州學生員少慧能文
為人專靜無紈綺習課誦無間寒暑遂精通制義於
有明三百年名家稿研玩評騭嘗擇其尤者數十篇
曰是可為後學津梁崑山周夢顏安士先生勸梓行
世顏曰先正小題文程舉業者翕然宗之然屢試於
鄉同考官薦者三卒不遇以歲貢生老當

聖祖朝君伯父西田先生為相從兄麓臺為少司農
拙園為宮詹晚清為翰林昜齋為湖南糧儲道從姪
穀詒為翰林而君之尊甫同知太原府事伯兄知涪
州冠蓋簪笏中外輝映里中甲第輿從雲連風從聲
華煥奕子弟取科第如拾芥而君獨閉戶呫嗶若寒
士之所苦欣然樂之相國聞其才屢招之出辭不赴
雖久困無悔既而諸公相繼殂謝或以事解退仕宦
者如晨星雍正間有司急逋賦家破十九而君業亦
為之蕩盡遂成寒士君漠不置意又素耿介有餽非
義之財者必峻拒衣布衣嚙菜根日手一編課子足

不踰閾若適得其故我者陸子云人家之興替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理義旨哉言乎世徒知名位光燄之盛以爲能世其業稍爾寂寂遽目爲衰隳寧知王氏詩書世澤至今日而滑修好學能文之士踵起乃所謂源遠流長王氏之盛在此而不在彼而君實於家聲烜赫時克己考業不爲詭遇有以爲之先也卒年六十有子四曰邦瑞曰殿琛曰廷珪曰晉珏皆君所自課能世其家學宜矣

贊曰昔君家伯仲集里中名士爲文社延先君子評閱甲乙每擊節君文歎爲天才寄書相國西田先生

曰君家繼緱山太史而起者令姪贍御也相國爲之大喜余又聞之故老云昔緱山先生以解元中進士第二入翰林文肅公自謂宰相子與寒士爭能深用爲歉至今爲美談贍御特不遇耳而以貢介與寒士爭能與緱山先生一也易稱子克家者豈在顯晦間哉

故祿豐令張君超然小傳 辛未

故祿豐令張遠字超然先世祥符人元統初監察御史禎生子英福建行中書省員外郎卒於官因家焉爲侯官人君曾祖翔中縣學生祖之藻郡博士父泰縣學生君少孤母陳孺人教之年十二能詩弱冠度嶺遊學題滕王閣有詩云豈無詞賦驚閻帥已把文章讓子安無錫張大行容菴見之歎曰此國士也詢譜系同出中州即叙輩行邀至其家而耿難作間道阻流寓吳中耿逆平歸里母已卒家蕩於兵君營葬其先於侯官之登雲路乃復之吳君自出仙霞於流

離轉徙中讀書冬寒向火火焚及衣不知也暑月爲讀書帳帳外一燈汗不揮筆爲詩文雄健跌蕩汪洋恣肆望日起當是時海內人文極盛浙江有曹秋岳朱竹垞山東有王阮亭粵東有陳元孝屈翁山梁藥亭江西有魏叔子兄弟君才名與諸君埒而其間屈與梁與魏皆偃蹇不仕君亦以處士自居故尤與此三子爲道義交視科第軒冕蔑如也容齋欲薦君博學鴻詞辭不就平生好遊東至兗豫西至秦代北至幽燕南至滇粵幾遍海內所過名山大川古蹟每有題詠橫絕一時其地之聞人畸士無不交然不能酬

俗客卽旅次常累月杜門不出一室中堆奚盈几皆秦漢來豐碑巨刻斷碣殘搨終日考核研辨旁羅古器尊彝簠敦鏡甗以廿數摩挲太息殊自得也年五十有羅之者入國學舉福建已卯鄉試第一六試禮部不第年六十有八選雲南祿豐縣縣當孔道役繁歲祲君治以清介慈惠民不忍欺有虎患移檄山神虎夜遁攝篆石屏州境有魯魁山賊爲亂君集丁壯擒其魁十五人餘黨奔潰魯魁山亘三百里土司藪盗君單騎入巢諭以　朝廷威德土司氣奪愧白金名馬斥不受益大慴服遂度險阨設守兵邊境以寧

辛丑壬寅間

王師入西藏道祿豐已復有解馬之役軍需旁午君隻手區畫不一擾民上臺詫謂此老詩人也何吏才乃復爾爾然君已重困考最未及轉官疾卒年七十有五篋中惟朝衣一襲方伯刺史佽之得殯君善畫梅竹共在祿豐思歸詩有云已訂六郎西寺住田廬賣盡賣梅花梅花者畫梅也所著旡悶集三十卷行世文本經術言必有物論著每發千古所未發拔之皆篤論詩在屈魏伯仲間洵可傳也

沈子曰余讀翁山詩外見與超然處士唱和頗多後與君子繼曾交得讀君遺集竊歎其文章光燄後來者殆不易及乃其吏治亦復矯矯可見始知抑塞磊落之才見於歌詠者特其餘耳士不遇時乃以餘見而世遂從而多之者可勝歎哉然微窺超然之志固不樂以吏見也一吏之微何足以見年晩一試然終不欲苟焉耳君配何孺人常熟蕭章先生女故卜居步道巷之一木樓樓今廢其子孫猶居常熟云

單縣烈節張氏小傳 壬申

烈婦張氏單之郭村人年十七適同村王信七閱月而信死烈婦於葬夫後一日哭拜謝其翁暨其兄嫂乃至母家持母痛哭不已母謂其新喪故爾慮無他日暮拜別其母歸闔戶自經此某年某月某日事也曹縣學生劉一元爲余言之嗚呼死生亦大矣婦乃農家女夫一村童於詩所載之死靡他之義與吾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訓未有所聞也而殉夫之節卓卓乃爾此豈擩染薰習之所致哉兩間淸淑之氣不擇地而鍾蓋如是夫劉又言婦家屋三間有翁無

姑有兄嫂有未娶之叔由此觀之婦年少而寡不死殆無居室此㷀㷀者雖死乃安故決於死然婦不言也 國家旌節孝甚重而輕生者弗旌重人命也治道之大法也在爲烈婦者烏知所爲旌不旌哉不忍不死不可不死則死而已耳噫死生之際固非勸戒之所能與矣

西門二王傳 乙亥

吾州有兩詩人一爲王來珍一爲王建初皆布衣也同居州之西門外來珍以醫建初爲餅師同姓不宗而交若弟兄私以詩相倡和來珍潔建初雄里中人初無知者老儒朱雪鴻先生見之詫曰此異才也就訪與語大奇之以告王氷菴先生氷菴邀而識之索讀其詩百餘篇亟賞歎謂其五言直得李杜高岑之勝於是西門二王之名翕然然二子夷然不以爲意來珍名琛童子時卽知詩見時輩所作輒能甲乙可否稍長習醫爲蒙師家極貧常絕炊泊如也爲人朴

而靜詩以自得不屑於世譽建初外無妄交旣以詩名有慕欲招致之非其人輒不可崑山王學舒請爲刻二子詩行世常固邀一至其家卒不往晚搆屋三楹曰鶺鴒居有小池蒔花竹養魚日坐其中苦吟旣建初沒謂知希和寡遂不多作詩非求醫者罕見其面建初名肇年小於來珍八歲先世姓陳氏福建海澄人大父自童年航海至太倉撫於天妃鎭王氏遂從王姓父君彥始居西郊是生建初少穎異讀書過日成誦貧不能卒業隨父往市肆謀朝夕稍暇輒自爲詩多驚人句與來珍居相望往質之來珍大服遂

爲詩友二人者晨夕必偕或論古今人物或研論名理合則握手爲笑不合則反覆爭執以喧聞者大駭不知所爭何事也時得句命酒共賞酒酣後高歌徹環堵余常訪建初坐其肆中市人環集案間傳飥與叢殘卷帙詩稿相雜劇談論詩旁若無人里中陳子乾如與二王交常謂建初近狂來珍近狷蓋知言也來珍一子士謙建初一子書皆能繼父志

鄉貢士候補儒學教諭待贈翰林院庶吉士顯考白漊府君行述 壬寅

府君諱受宏字台臣號白漊世居太倉曾祖諱文明字憶先以子吏部公諱昌期貴封文林郎祖諱昌灝字淳之父諱衍應字麟趾生三子府君其長也少聰穎絶倫年十二工制藝十四能詩古文日讀經史累萬言嘗爲角氏傳府君外王父王莊溪先生見之大驚賞以示陸桴亭先生世儀詫曰文體直逼龍門毛穎傳不得專美於前矣時桴亭先生與陳確菴瑚盛寒溪敬江藥園士韶諸先生爲講學之會府君受業

於寒溪先生隨陸陳諸先生後講道論文府君學大進早悟性命之學及立身大節力行孝弟排斥二氏而以其餘肆力於詩文里中吳祭酒梅村先生海內詞宗也寒溪先生介府君以詩謁祭酒一見詫爲異才遂次第授以詩訣首曰摺句含數義若摺疊而成者次曰堅擲地作金石聲次曰潔無纖毫塵坌氣最後曰渾千錘百鍊仍若渾然天成府君每得一義詩輒驟進祭酒亟歎曰君故有夙慧徧譽之名公鉅卿府君於是名籍甚吳門侍講繆念齋先生同里今相國王公爭致賓館爲筆研交時東南四郡知名士爲

慎交文社松江有春藻堂之會蘇州有芳草堂之會才俊雲集以必得府君爲重是時童子試三歲一舉額甚窄府君以布衣蹴踔文壇無進取意年三十四有新例許入貲補諸生諸同學佽之借籍松江婁縣補府學生後受知學使者吉水李公振裕試第一食餼卒困於省試十上不遇先王父中年遭鼎革播遷家日落屋三間僅蔽風雨憂憤廢目府君年十六授徒以供朝夕王父故好客客至則呼治具府君必力措以進冀得一日歡吾母吳孺人既歸主中饋佐府君事王父未二載而王父驟亡府君號痛欲絕時兩

叔父兩姑母皆幼府君謂王母曰此皆吾事母勿問也三叔父生纔八月府君念王母方在疚不勝乳抱適吾母吳孺人生子殤乳湩未收遂屬吾母乳之叔父夜啼必令吾母抱起旋室中不使王母聞府君視弟若子長教之學學成授之室後以瘵夭府君哭之慟爲仲叔父兩娶妻後妻卒幼子生纔百日呱呱在地府君命吾母子之閱三歲而生起元兩兒弟若同胞起元年數歲不知吾兄爲繼也幼時嬉戲或口角突吾兄必重予杖二姑母適王氏宦遊破家府君養之終身晚爲之置壓府君家無負郭田半頃貧客館

以給所入率爲弟妹費或一二年一歸歸則橐立磬府君嘗南遊浙閩粵東北走山左再遊長安每念王母年高缺晨夕侍則早夜以泣辛未壬申客今相國王公邸第二載時王公及日下知交咸勸留應順天鄉試府君以王母年屆七十堅辭歸王母晚亦廢目每飯府君必侍必具肉王母命府君食必曰有固未嘗進一臠也王母好治紡府君勸不止則以紡所入進王母終不聽府君輒自訟曰非吾貧故何使母年七十而猶治紡耶每晚必俟王母就寢乃退間赴宴集歸必問王母寢未王母素無疾乙丑三月卒中痰

疾棄世府君年五十有三朝夕號慟一月內鬚髮盡白嘗泣謂起元曰吾不能善養吾母吾老汝無有所養嗚呼孰謂府君之孝養王母如此而起元竟不能養吾府君耶王母好佛嘗預囑府君曰汝不信佛然吾死其必爲我作佛事及是府君遵命延僧禮懺且曰如果諷經有益於亡靈俗僧何用乃日坐柩旁誦楞嚴法華經謂起元曰我非謂誦經有益冀慰我母於九泉耳我死不可更作佛事俗有避煞說云至期鬼煞拘亡靈到家遇生人必遭掊擊時家人怵舊說多欲避者府君曰亡靈果到家我豈可反避出耶獨

坐柩旁逵旦謂起元曰煞果安在汝將來讀書明理勿爲此輩所惑後吾母吳孺人喪府君命不用僧道鼓樂以示家法府君艱於得子年四十有一始生起元常慨交遊中多失教其子致落家聲曰里中名師實難是兒長必親課之及歸自京師起元年十歲府君於是授徒以課子卧起講論起元得制藝及詩法皆出自府君也既起元補太倉學生府君曰讀書爲秀才如人每日饔飧必不可缺以後科第如佳餚饌耳可得可不得後吾母棄世家日貧乃命起元北應順天試復三黜至庚子辛丑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府君手書諭曰吾宗自吏部公發祥於蔣歷癸未中葉落百餘年而汝復成進士皆天地祖宗之蔭吾已焚香祝天願汝立朝爲賢公卿司牧爲賢長上居家爲賢搢紳以無負天地祖宗之德起元謹遵嚴命誓不敢違時府君年已七十有七起元館選後即擬引例陳乞歸養甫踰月而府君疾作信至投牒馳歸將謂養我府君也孰謂侍疾半載而府君遽不起耶嗚呼痛哉府君年十八爲宗會禮祫祀祖先定跪立拜獻之節昭穆之位以收族及年高於族爲最長有夌以非禮者府君不校益友愛用胥化於睦子姪有讀書能文者即請業不至必親往督勸命題索文多賴以成者性耿介少見賞於吳祭酒公僅以後進禮謁至祭酒捐館後感知己恩始於柩前執弟子禮與今相國王公自其爲庶常時訂昆弟交暨相國位日尊府君用刺稱謂不一改相國遇府君益厚人或議之因作刺說以見志客京師諸鉅公爭倒屣相結府君終落落不事走請干謁與人交不設城府人有過輒正言面規一友素極自負以文就正府君痛駁斥之翼日其人叩首謝曰微先生不知吾文之謬至此願先生終教之遂延至家半載文大進試優等爲

名諸生遇人急難識與不識悉力救之嘗遊會稽有夫婦泣別於路者甚悲問故以官逋急將鬻妻以應府君惻然時故交王氷菴古武守紹興疾入爲言寬其逋願納女爲謝堅拒之不復與見爲古文尚氣格遠法太史公近慕震川修家譜有家傳數十篇吳門編修何義門焯見之曰此眞古文也近久不見此作手故非吾老友莫辨詩主盛唐尤宗少陵其論詩何梳字櫛刻入於豪芒肌理之間每作一詩必數易稿而後出出乃歷坐以全唐詩未有善選晚年手自選定積十有三年三易稿集成號全唐詩選凡百卷曰

唐人之詩盡於此矣疾亟囑起元謹藏之俟他日付梓所著白溇詩集十二卷行世古文集及家譜制義稿未刻府君平日深斥地獄及巫鬼邪說嘗客粵東驟厥僵仆目中見鬼怪滿室府君默念吾平生讀聖賢書祇知天命之謂性我今當死正我復性時安得見此念甫定鬼怪狀頓滅惟見天命之謂性五大金字神氣漸蘇病旋已府君易簀時目睛漸反起元輩急號呼府君張目曰勿喧吾當安寢耳言訖睛復反起元及家人搶急大呼哭失聲府君復張目曰勿哭毋擾我衆止哭環視府君遂瞑目逝矣嗚呼痛哉府

君生於順治元年乙酉正月十八日巳時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二十日午時享年七十有八歲貢生候補儒學教諭待贈翰林院庶吉士配吳孺人前歲貢生陝西漢中府洋縣縣丞澄瀾公女生於順治三年丁亥五月初一日亥時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四月初九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三先葬於西一都西字圩會祖塋子三長繼貞卽恩撫二叔父子早卒無後次卽不孝起元吳孺人出康熙辛丑科進士現任翰林院庶吉士次會亨庶母張氏出早殤女一吳孺人出許字戊戌科進士候選知縣王恪早夭孫男二長祖望次祖娛孫女一府君一生積學砥行賁志以歿不孝起元五内崩裂苫塊之中神識昏迷詮次遺事語無倫次挂一漏萬惟冀大人先生恕其昏亂有心儒林獨行者賜之採擇府君得藉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亦感且不朽

亡妾王氏述畧 癸丑

亡妾王氏王恭人媵也少蘗瘠稍長舉止端嚴不妄笑語宅旁有花圃常花時家人競出氏獨績麻不動余器之畜爲側室旣而恭人擧子乳名阿補氏亦舉子名阿同氏生子後益自勵勤苦以佐恭人自薪米出入中饋蔬果皆操作主持爲婢僕先每晨必先家人起稍暇則紡棉辟苧所入悉以歸主夜率三鼓就枕余所居臨而僻偷兒不時至每門戶墻壁間剌然有聲氏聞雖風雨寒沍立起操梃獨出呼家人逐賊賊爲之跳恭人感其勤愼有事必呼與商氏進一言恭人常歎許焉倚之若左右手然恭人性卞急少失意即一發不可止氏於勞苦中時切悚息懼不當也余故貧入官數年未嘗爲氏製一衣一簪氏安之不少怨性亦不喜華飾嘗謂余曰妾得兒長成能讀書妾願足矣於是嚴教其子坐立飲食稍有過必予杖恭人見氏督責過嚴時呵止之然阿補每見氏之嚴課其弟也亦爲之加奮今氏死余又常遠客甚懼是兒之荒於嬉也今歲三月一家染疫恭人病尤甚氏淚不乾睫頻呼籲神曰主若當有厄者願以身代及恭人病少瘥而疾作矣死時年二十九恭人悲之甚

曰吾更善撫其子所以報也氏預出納者數年歿後啟其篋尺布絲縷皆恭人所予無私置者見者無不太息余長子長女前方恭人出也王恭人字之若已出而氏於其間周旋尤密子女有過每爲掩覆即恭人有所慍怒必爲婉解即婢僕有過氏正言訶責不輕告恭人死之日余子女及婢女輩皆哭失聲夫士大夫之畜姬妾者類以色進氏固非其倫然以小家子而識大體執禮法難已而竟夭其年以死亦命之薄也噫嘻可傷矣

亡繼室王恭人行畧 甲寅

嗚呼恭人年二十有五而歸余爲貧家婦爲後母爲嫡母皆尋常婦道所難恭人亦以是積勞致病不起傷何可言念其一生多有可爲子孫則者爰記之以貽後恭人王氏世居常熟曾祖曰俞祖澧父子同榜進士父世傑太學生母蔣氏提學僉事贈大學士萃田公女生母黃氏余與恭人長兄之麟交厚適余喪其室遂訂姻以丙申五月來歸當是時余家徒四壁先府君年七十方恭人所遺女子皆幼余方應江西學使者幕歸娶一月而出室無斗儲俯仰事一委恭

人恭人慨然曰君第行毋慮也盡斥所有衣裾簪珥以供晨夕每晨起問安薪米未辦必先請先府君何膳得命則急市以進手自割烹府君嘗之甘則喜卒不令先府君知所從來也恭人因寠饈其半載後常簪竹釵先府君或有疾恭人侍湯藥不懈七十餘歲老親余常不在膝下得稍紓倚閭歎者恃恭人在余自爲諸生既餬口四方及出守興化之次年迎恭人至署余適奉檄攝臺灣府事恭人留寓興化余自臺歸已被議鐫級以部檄入京引　見家口二十餘人僦居興化半載後得歸里及余歸自京師復頻年遠

出故自恭人來歸至沒恒主家政家又貧支拄爲苦顧無可辭則竭力以爲芺人之心力用瘁云撫方恭人子女恤以恩而教督必以法一出至性無假飾女許字後壻家貧未納聘恭人贅壻以婚凡女與壻所需均畧備既歸壻家緩急問遺非倦大兒阿抱就塾後讀書稍懈或坐立跛倚即嚴加訶斥稍長見其體瘠墨復時時爲憂夜間讀書過三鼓則遣婢諭止之其娶婦也寅起亥息者月餘噫世之爲後母者非寡恩即姑息以避怨故前妻子多致失養失教如恭人者難矣恭人念方恭人賢孝而早亡事其母施如已

母常迎至家躬飲食之扶掖之擇所好問遺之施亦視如己女每得恭人遺則誇其里嫗曰此我女惠也方恭人有弟家貧恭人爲之娶已而方恭人亡兒之子娶婦亦然故恭人之沒施孺人哭之如哭其女其一家之哭之者如哭方恭人然恭人視方恭人家必加意而不肯私厚其母家常曰吾每見爲婦者以夫家物私遺其父母兄弟輒鄙之况我家貧安得爲我私厚耶婦人以夫爲家當以夫黨爲主耳先府君篤於友愛余與恭人守先府君家法不敢墜有族姪夫婦俱沒遺孤祖孝無所歸余屬恭人撫之鞠育教誨

如子迄今疑然爲成人族姊夫黄彦伯年老以所愛
孫女囑余爲女恭人承命字之擇壻以嫁遇若巳女
恭人先舉一子六歲殤後舉子阿補側室王氏同年
舉子恭人喜甚産之夕嚴寒恭人中夜起視慮産母
感寒急取已所卧重裀以擁之阿同稍長其生母教
之過嚴恭人每呵止之生母亡恭人彌愛之余嘗謂
阿同恃愛而驕轉不若生母在之循謹肯讀書矣余
家子女有前後嫡庶而□無間言不知有前後嫡
庶者以恭人能一視也恭人體弱常力於女紅以佐
薪水余官興化時恭人家居嘗冬夜爲市肆紉韈致

感寒疾隣嫗入見歎曰夫人何尚自苦若此耶初來
時所廢衣飾余嘗謂他日貴顯必償汝及解官後恭
人曰向所許見償者今安在余笑謝之然恭人實心
重余也治家井井祭祀必腆潔余出率諸子行禮有
跛倚褻慢者即叱曰爾父在家時若何虔肅今爾輩
惰容豈可對祖先□於姻黨燕會進退肅拜儀節若
士人遇隣里嫗媼必姁顔接之殯後一窮嫠行乞至
門聞恭人喪直入撫棺慟哭而去恭人一生可記者
若此性卞急又溺巫禱之説余嘗以爲病而未能改
也嗚呼昔我先太恭人以孝慈勤苦爲先府君賢内

助暨方恭人克嗣姑懿德而不永王恭人繼之雖不
及事姑奉姑之教爲遜於方恭人而所處又有難於
方恭人者且勤苦中得大體相余二十年又不克偕
老余年五十兩喪其室方恭人子女賴恭人鞠養成
立今恭人女未適人子俱幼一旦棄之我髮種種其
何以立我家乎悲夫然方恭人之殁一子在襁褓余
在三千里外不得一訣余悲恭人益悲方恭人也方
恭人得先府君爲之小傳甚悉故余未有所記於恭
人則余不可以不書書之不爲溢辭俟異日爲子婦
孫婦者知所法云爾恭人生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九月十六日巳時殁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廿八日午
時年四十六歲

語皆日用閒事而女德不可及處即在此與王滕
述畧俱爲不朽之文　蔣東委

故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王君行狀 己巳

王㺯字天游號甘泉太倉州鎮洋縣人 勅封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待贈中憲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生康熙戊午卒乾隆己巳曾祖時敏太常寺卿祖攄父旦復甲午舉人 勅封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太原王氏爲太倉望族君奉常公之曾孫汲園先生之孫也奉常公九子汲園先生行七特以詩名爲風雅宗君姿禀挺秀好爲歌詩酷似其祖故汲園先生尤愛之長遊京師從祖西田公方當國留之邸第

聖祖開筭法館詔取士纂修君素習勾股乃應 詔投牒

廷試中選甲午君與父耕石先生同舉京兆試康熙六十年館書告成議敘授刑部主事有能聲雍正二年司寇勵公薦巡視船廠船廠爲我 朝發祥地前直朝鮮後接寧古塔故滿洲旗人地商賈百工所輻輳無民牧歲遣滿漢司官各一員巡視其地有事會同寧古塔將軍治之君往見悉積弊謂此非大爲更張措置不可擬摺陳機宜十事爲船廠兵民萬世利於復

命時面奏及期復

命定例部員出差後不由堂上官引 見公至 宮門奏事人不爲通時

世宗勤於政凡具摺詣門者奏事人立進

御不敢刻緩君於是繕摺具奏

上覽大喜立 召見詢何日到京君以實對

上大怒曰是已一月矣此必朕門上人不爲汝奏將呼重處君奏曰臣知

皇上連日有大政事令緩奏非傳事人故

上怒解乃曰汝摺朕已一一覽過足見汝實心任事

因問滿官某安在君奏在宮門外

上曰汝即出召某進見君承

命呼某進

上熟視君嘉獎良久即傳

旨王㺯人去得着授員外郎奏

硃批所奏甚屬可嘉着議政大臣留心議奏隨奉

諭君自齎摺出交議政大臣處議覆一時宮門大臣戚屬日驚異其摺略曰一遊民宜設有司也船廠本爲八旗芻牧地邇來商賈百工絡繹彼此交利但遊民無州縣約束往往爲非有訐訟則屬將軍審理刑

司皆武弁未諳律例更或陰袒其兵常失平以致兵驕日肆民隱莫伸若於船厰寧古塔等處照盛京例分設州縣三四并轄於奉天府編遊民入籍申嚴保甲庶約束有人罹罪者寡府尹與船厰相去尚遠府丞事簡若令移駐船厰統轄新立州縣尤爲切近事有應題奏者得竟達通政司不令掣肘若事關兵民詞訟府丞仍與將軍及每年使臣會同辦理則兵民各有專司可免弱肉强食之弊又各庄多閒地聽民報縣開墾三年後陞科準奉天州縣額納糧貯倉足佐正項之萬一則遊民皆有恒産不致放僻邪侈而

將軍亦可專心教養兵丁亦古者兵民並重之意一繙清缺員宜增也船厰等處筆帖式五十八員皆不諳繙繹將軍於盛京咨取二員承辦衙門有四司題奏文移非兩人可辦宜每司一員所添二員於八旗官學生内考擇勤慎者補用庶事無遲悞但微員行走宜勸以上進之路船厰左右兩翼助教各一員向係盛京兵部題補臣請嗣後缺出即將此繙繹之員令將軍同每歲使臣考其明通勤慎者保題補放則進身有階自各思鼓勵否則繙清八年滿後不必出缺另補即同單清字之員一體較俸亦免其終身沉

滯一卡路兵丁宜撤也將軍每月派八旗先鋒於東西路稽查謂之卡路究之經年實未拿獲一名惟遇客商貨物每車截索銀二三兩倍於抽稅商賈苦之臣思與其資先鋒之蠹斷不若立稅以便民請於邊門設官按崇文門例上稅而撤去卡路兵丁則國帑可裕商民亦免無厭之求一八旗牛彔宜量增減也船厰五十牛彔内漢軍祇一牛彔近來漢軍生齒日繁嫻習弓馬者俱各閒散若巴爾虎八牛彔人丁不足往往借滿洲漢軍代補其佐領驍騎缺出仍係巴爾虎本色承襲代補者有當差而無陞遷臣請將巴

爾虎照京城八旗例一牛彔缺少披甲十五副以上者併入他牛彔至漢軍壯健既多可令將軍秉公挑選具題量增牛彔幾員則老弱者不得濫冒錢糧壯健者亦免沉埋牖下矣一失察逃人宜加分析也向來兵刑二部定例失察逃人一年至四十名以上者佐領驍騎校各降一級罰俸一年將軍副都統各罰俸六個月逃人以次漸少則處分亦以次遞輕雍正二年船厰寧古塔北都納逃人未及三十名而部定新例將軍副都統各降一級罰俸一年未免太重在將軍猶以有統轄之責若兩副都統分轄其所屬風

馬牛不相及若槩行處分彼失察而此被議未爲允協臣請 勅部更爲定例嚴最近管轄之員遞遠遞輕副都統則各就所轄之地論罪責重專司可杜狥縱之弊大臣免分外之咎一牢獄宜加嚴密也船廠獄無官向派官兵輪守五日一換往往輾轉推諉視爲具文以致時有脫逸臣請照各直省郡縣之例設立司獄一員再照部獄提牢例於八旗中月派佐領一員提牢稽察庶可永遠嚴密邊塞知有法網一糧船修造宜從節省也昔年征老羌設糧船戰船老羌旣平戰船留於黑龍江糧船八十留於船廠繼經毀

廢尚存三十隻定例每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後停小修而大修拆造如故虛糜工料不可勝計臣以海宇昇平此船固屬無用即曰有備無患而改爲十年一小修二十年一大修三十年拆造則舊制不廢而所省物力不少矣一苦差宜給口糧也船廠至寧古塔向設渡船四隻每船水手八人係最先陳人世世當此風雨無間無升斗餬口實屬可憫伏查此擺渡者旣屬陳人非發遣者可比請照水師正丁之例按月人給銀一兩窮丁世世永荷皇仁不淺矣旣而大臣議覆大半如所請行至今船廠滿漢兵民稱便皆戴君之賜也

世宗於是以君可大用明年擢貴州道試監察御史巡察幾輔保正河三府旋以憂去服闋補浙江道試監察御史巡視西城錢價昻請開官廠發戶工二部錢以平市價公私稱便糾彈摘發不避勳戚豪宦有鐵面之目陞京畿道監察御史引 見

世宗顧爲都御史某曰此是好御史適河南水災

命往查賑君窮歷各邑村庄撫䘏周至民以全活使竣晉工科給事中旋

命巡視南漕事竣復

命巡視西城兼巡萬安倉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刑具律有定式時各直省任意製造率過部頒數倍君極論其非奏請畫一改正以昭平允得

旨如請尋

命巡察山西請

訓奏對良久

賜松花硯一方巡察一官 本朝久廢雍正二年始復奉差者急於樹名往往侵封疆大吏之權有司首鼠瞻顧常至敗公君入晉小事責之有司大事必聞之督撫以和平公正處之不傾軋以炫巳長惟切切

問民疾苦體悉吏隱爲事蓋君自部曹以至臺諫遇所當言則言雖觸忌諱娶謗讟不顧也遇所不必言則不言雖違時尚蒙訴病弗恤也報滿有
旨留任中外謂旦夕且柄用未幾竟以失察墩臺廢址免官發倉場効力君處之夷然已監大西倉復監大通橋運二年倉場侍郎衆公口公極器之任滿補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充律呂正義館纂修官陞工部虞衡司郎中提督窑廠管理街道事時年七十勤練不恤勞苦堂上官以君久歷中外事輒倚之而君之精力已耗矣乾隆十三年春外轉得江西臨江府知

府遽有衰狀撫然曰吾老矣不復能治吏事矣遂移疾歸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君年七十有二妻杜氏　勅封安人繼娶沈氏待贈恭人子二長學義太學生先卒次學璧直隸保定府清苑縣縣丞孫男八長晟鎮洋縣學生次昱膴皆先卒次璇太學生次基琮璋曾孫一廷佐學璧仕直隸曾爲余屬吏聞訃奔歸率承重孫蹥門稽顙乞爲行狀謹序其有關　國政可載史册傳後世者如右以備誌銘者採焉

敬亭文稿卷四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安東縣教諭黙城王君墓誌銘 辛酉

黙城與余同舉京兆君妹余室也其葬也孤崇本來請銘余不能辭君諱之麟字對揚黙城其號姓王氏常熟人曾大父同榜成進士刑部郎中父世傑勅贈修職郎余之外舅也生子七君長次守謙守典守益守恒守晉守貞君幼聰頴能文庚子舉於京兆屢試禮部不第雍正六年揀選知縣君願改教職遂補淮安

府安東縣學教諭君和易倜儻有至性之任之明年淮屬大水上臺檄君分査安東飢戶時一望瀰漫君乘小舟行田中舟膠乘馬馬躓乃騎牛衣履霑塗徧歷村戶得飢民二萬餘口以報縣令愕眙曰君所査一隅耳多若此如合縣何請減之君曰我所目擊皆旦夕死孰當賑孰當死不知所減爭不得馳訴於府府難之適布政使白公按行至君痛哭爲陳所査災民寒餓待斃狀力懇照册全賑白公心動許之旋委君俵賑時無穀以銀代　君計銀經胥吏手災民十不得五矣乃按册計戶口親自核析爲萬餘封三日夜

始竟目眶盡赤是時飢民洶洶縣令出賑裂其輿丞
往脫其鬢君至則老稚懽呼曰活我者師爺也於是
他所未經君查勘者是　當事因并檄君覆查自東
邑及隣境凡十八處復得應賑者數萬戸當事重君
悉如所報全活甚衆安東濱河小邑河堤危亘蓄洩
無所易旱易澇當事咸才君每有災祲卽以委屬殆
無虛歲乾隆二十年邑復被水君奉委查賑自八月至
十月冒風雨霜露跋涉沮洳泥濘間無晷刻息者至
十一月嚴寒疾疫方作君感之卒病偪賑飢廠中星
夜舁歸遂不起嗚呼國家設官分職自督撫至丞倅

皆赤子父母惟博士師也於地方凶豐百姓肥瘠卽
秦越非恝乃職養民者遇災祲匿不聞聞不實寧斬
斗粟不肯多活一人以爲能君以學博士救飢如哺
嬰兒忘其身之委頓以狥民命而竟以是死傷哉使
君爲縣令其設施卓卓豈特於百姓顛連溝壑時一
拜其賜哉其爲學博士也修葺文廟不煩有司申按
河標兵之醉凌諸生者置之法某生方應試母病革
白學使者放歸且出槖金助之生歸母已死卽藉以
殮某生逋賦當革君典衣得廿金不足自請扣俸代
抵得免其攝桃源教諭也有監生豪橫不法弟死無

子奪其產逼嫁孀婦孀婦控於官邑令祖生君不可訴
於府得直於是安東教諭獄獄有聲江淮間君歿之
春督撫同學使者咸器之行列薦牘而君歿矣君年
十四毋蔣太孺人捐館晝夜號泣如成人君客京師
喪其室及歸以父在不敢哭終身不再娶修職公歿
庶出三子未婚君以遺產撥兩庶母外悉推與諸弟
爲婚娶資弟守典病疽君調治衣不解帶月餘守典
死無子以弟守謙次子崇健嗣之卽攜至學署教之
補學生余室人在家時嘗病寒疾君日延數醫爲手
製藥言之常感泣也君卒年五十八歲娶歸氏勑贈

孺人年二十九先卒葬於吳縣蒸山祖塋子一崇本
乙卯科順天副榜貢生女四長適錢　太學生次適
韓芝乙卯舉人次適俞鴻馨辛丑科庶常磁州知州
次適宮在暘泰州學生孫男一孫女一乾隆六年崇
本將以四月　日合葬君於蒸山祖塋歸孺人之
穴余爲敘君之生平而爲之銘曰
師乎令乎民孰親師急民兮令不聞士有志兮善及
人殚厥心兮匪職存君　憾乎命之屯仁以爲壽兮
同貞珉

吏部員外郎磁林李君合葬墓誌銘 壬戌

康熙辛丑閩士與余同舉進士者十有三人而同官翰林者六人乃二十餘年間亡者大半昨又哭磁林李君於其子河間官廨俯仰淪落傷已其子河間縣知縣時憲扶櫬歸里次年將舉君之喪與君夫人合葬於井闕外傳築山馳書具狀請銘諸墓余義不敢辭君諱開葉字奕夫號磁林姓李氏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始祖長發自江南入閩居福清平北磁窑里傳十餘世祖啓周僑居福州遂家焉父士亮以君貴贈翰林院庶吉士生三子長開英次開葉 共季贈

公慷慨有材識海寇鄭錦作亂攻磁窑掠婦女三百餘人要贖贈公鬻產千金請贖四十六人賊義之盡釋所掠而去鄉閭德之事載閩志君資稟純篤穎慧過人十四喪父泣血三年弗御酒肉初君大父殁葬福州之西園山贈公嘗曰吾死當守父墓君長遵命議附葬贈公於祖塋時兩兄客吳未歸君與舅氏登西園山疑穴有水探之土濕循脉上三丈許得穴君急議遷舅氏謂此利長次不利三子選葬期需五年乃可且棺敗易棺恐難君泣曰吾父暴露幾及二十年日夕痛心泣血苟利兩兄卽不利甥甥之願也昔

賢擇土不及拱向禮士踰月而葬家禮以卒哭寧有待耶至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孫子事也何敢憚焉乃齋戒奠告治棺易之卜時日於祖父土前遂遷葬新穴以贈公柩祔焉庀治葬事卧壙側者三月哭泣如新喪閩俗酷信堪輿家言葬父母後稍不利亟遷以希福或向不合則數十年不葬以爭地訟者有司案積如山士大夫家尤甚君毅然不狥流俗知安妥先靈而不爲利害說奪故當月臨奠者咸感歎以爲難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世宗登極詔詞臣上封事公封事稱

旨特改吏部員外郎需次銓曹故事庶吉士入部曹爲左遷而

世宗意以詞館爲散職將整頓部務非重其選不可也當是時輔政大臣隆公領吏部尚書事荷殊寵握大權傾動朝右奔走功名之士懼不得出其門下隆公重君名欲羅致之遣介示指且賀君矍然曰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古人所恥某不爲也遂引疾歸乾隆初廢舊蟄起或勸之出君笑不應終其身無仕宦志日危坐小亭纂輯濂洛關閩諸書以授學者集文公家禮司馬温公雜儀編爲儀禮輯要以授子姪曰此

人倫日用之要不可一日離好吟詠嘗曰詩貴自胷
襟流出而讀之無易盡之意所著崇雅堂詩鈔十一
卷四書文兩册行世外著儀禮輯要教學纂述教學
源流論語論文各若干卷祠堂祭祀條約時祭存畧
各若干卷皆存於家娶林氏來歸前一日君補博士
弟子員太孺人曰娶婦得好音必佳婦也閱月太孺
人喜謂君曰新婦賢孝甚得我心明大義可以佐爾
矣君常客館他邑孺人內理家政奉親教子身力瘁
焉太孺人年高孺人奉侍晨夕弗離丁亥太孺人沒
孺人哀痛廹至遂至貞疾君年四十不遇時或歎息

孺人曰親在早成名親歿即再遲未晚其孝謹知大
體如此越一年孺人卒君歿於乾隆癸亥閏四月二
十一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先卒年四十有一乾隆九
年甲子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傅粲山之新阡在西
園山里銘曰
權門競趨人涉卬否難進易退寧拙毋苟濂洛關閩
對此不負君有同心少君左右用成高節厥稱良偶
我誌斯銘以垂不朽

故光祿寺署正楊稷山墓誌銘 戊辰

世宗憲皇帝時天下吏治肅然九重之上視萬里如
几席雖所信任大吏黜陟一微員不當即別降指揮
大吏噤不得逞故一命以上無不感奮以自効余昔
官興化於稷山楊君之被誣及
世宗之始終保全未嘗不感稷山之遇而歎
天子之聖也君令福清時吏部侍郎今大學士史公
奉
命甄別福建府州縣官君以優薦制府高文良公入
對復奏君政績遂 特陞知延平府事旋調漳州府

前守李侵蝕建倉穀價恃與藩司潘有聯以破倉獄
君受代君力揭之撫當是時潘以知府超擢不數
月由臬司陟藩司勢張甚撫軍亦懾之潘於是力右
李譖楊於撫與李並劾通省不平
世宗察其誣有
旨楊一正暫停解任府君已出署月餘得
旨復入府視事一省稱快而撫藩啣之益不解初閩
省清查舊逋六闔報免查後續完者抵新賦君官福
清所解續完銀兩文漏所抵至是檢舉請改藩司不
許沒所解項而以匿報民欠具劾

世宗從吏議革職仍令給咨引　見革職官引見亦
異數也尋
命以刑部主事用噫嘻君以邊省微員當撫藩協力
構陷非
聖明睿照於上百無一全理故君每言及之輒泣下
君諱一正字在湄號稷山祖居乾州武功縣之佳氣
堡曾祖起鳳祖正芳縣學生父鑄贈文林郎君性行
誠實由縣學生恩例入貢選正定知縣以憂去服闋
補館陶歲祲君泣請撫軍賑卹且募富戶出借約官
爲責償民賴全活請豁沙壓地賦以紓民力置義塚

以收瘞暴棺露骴擒治積棍有能聲巡撫黃公海公
陳公先後薦以知州銜管蓬萊事雍正六年
世宗以閩省吏治積玩詔各省督撫舉其屬之能者
發往閩省以振起之東撫塞公以君應
詔君至閩歷龍巖福清所至稱治既改主事未補復
緣事降補光祿寺員醞署署正以卒年六十有八勅
授文林郎妻羊氏子一延祚候選州同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鄉余與君既同官閩中君爲署正余爲
光祿卿又同官也其孤稽顙乞銘不能辭銘曰
漆水瀰瀰稷山峋峋泰川之秀澤被七閩七閩有澤

九重是格屢躓屢興吾守不易壽考令終聿歸幽宮
蒼松翠柏永蔭堂封

、

故行人司行人玉停顧子墓誌銘

吾友顧行人卒於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其孤文龍以乾隆十有三年十二月十日葬君於菱涇新阡蔗田先生之昭穴以狀乞銘於余按狀君諱陳垿姓顧氏字玉停號賓陽子系出陳黃門侍郎野王十八傳至宋翰林學士[illegible][illegible]三子洽深滔深始遷崑山縣明成化間析崑山爲太倉州　本朝雍正間析州爲鎭洋縣今爲太倉州鎭洋人深十一傳至世祿世祿子忠君五世祖嵩高祖雲從以長子燕詒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曾祖翼詒禮部儒士祖慶錫字子餘一

字元善父弘沛字天霖號蔗田太倉州學生員君貴封文林郎行人司行人封公二子君長次廷桓癸卯舉人君年十七補州學生員年二十有八乙酉舉於鄉康熙間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六壬易課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書成議敘補行人司行人雍正間

聖祖升祔禮成奉使頒

尊號詔於浙江

世宗臨雍奉使行取衍聖公及諸家博士於曲阜差督通倉糶米廠事竣移疾歸卒年七十君資稟超卓少負奇氣大母王氏麟州先生女孫常爲君述鳳麟

兩公逸事君聞輒起舞戊辰浙人爲狀元君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如浙耶師舉黃陶菴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爲千古一人語語之君大悅曰然則科名不足重人也年十六私與友人王小山時翔約入深山讀書煉性十年乃出母夫人誚力沮乃止君讀書必詣微多冥契創獲不主故說爲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盎溢然以爲戲其傑構必窮日碁力追古人而後止詠諧跌蕩善談言於義理精奧是非疑似以單詞剖若然洞然聞者頤解心折遇所不可持論齗齗賁育不能奪砥礪志節堅若金石乙酉計

偕入都常客相國西田公所以與公次子同榜也公以國士目之癸巳

萬壽加科春鄉秋會常熟嚴僕少虞惇典湖北鄉試君故交也邀君往闈事畢而嚴公病劇執君手欲有托君許以送喪歸里嚴額謝而瞑君經紀其喪弔者至爲之拜賓送柩東下中道嚴公長子至或謂嚴公子來君從此入都尚及秋試君曰吾已許嚴公矣可食言乎卒送抵家遂不會試輦下公卿聞之益以是重君安溪李公虞山蔣公爭欲羅致門下君不可在湛凝齋也所纂修皆出君手每書上

聖祖必嘉獎屢得溫旨總裁以是器君禮遇出同館
右時總裁館事者皆藩邸也邸貴重館中人惴惴將
事承意恐後君氣和而守介非館事邸有所委輒不
應廩餼外邸有所贈同館皆受君獨辭某邸有著作
必屬君點定一日盡駁其稿邸怒擲稿於地君徐拾
起曰王無怒爲去取在王邸復詰畢竟誰是則曰陳
埒說較長既退衆爲握汗同館方學士苞曰君奈何
捋虎鬚君曰吾所守者是非之正守正無罪阿則罪
矣明日邸卒從君說愈推重稱爲顧夫子未幾
聖祖賜第京師飭官津送封公來京就養封公至君

方在熱河
聖祖遣官護君回京省視諸異數皆邸轉奏之力也
然竟不得一第每榜前胥謂顧玉停作會元乃稱及
榜發主試者以不得顧玉停爲恨即及第者亦憾榜
無顧子及就館職議敘以去諸邸咸惜之而君顧不
以介意爲行人頒
詔於浙浙撫方監臨鄉試移文欲止
詔書境外以俟撤棘君移牘接
詔重於監臨且非內簾比使臣不敢宿
君言於荒郊也撫軍遽出迎

詔入謂君得使臣體通倉監督時號爲美差讞者瀰
之君請行自來監督有染通永道通州牧持之漁利
君至則洗手從事道與州牧失望百計撓之不可動
米高價平糶者踴躍乃慫倉場侍郎以燒鍋有厲禁
限買者不得滿石以沮其糶君白倉場廠所糶者紅
朽小民固可充饑飾爲酒漉以禦寒亦所必需化有
用爲無用猶愈於耗新穀也倉場悟立弛其禁君通
達治體論事洞中機要倘大用際事權必能決大疑
定大業然鋒稜諤諤不爲詭隨亦必不偶於時詆諆
摧抑所必至靳之一第行人二載畧見節槩或亦造

物者適以全之也性至孝先居母喪三年不飲酒食
肉不內寢麻衣草屨未嘗一日去身末俗居喪衣墨
見君衣如雪婦豎嗟歎目爲眞孝廉自行人假歸侍
奉封公益謹家故貧閒出負米不踰百里復不踰一
旬封公寢疾君知醫酌製方劑輒效封公或不寐君
登牀撫摩即熟寐或疾甚則日視溺色而[illegible]之乾
隆元年
詔起官辭弗應詔
詔中外舉博學鴻辭顧公琮巡撫江蘇欲以君應君
力辭而王宮詹奕清己以名聞部檄敦迫竟以親老

辭不出封公沒君年已六十有三哀毀一如居母喪余時官河南欲延主大梁書院講席援范文正延中掌學睢陽故事以勸君執象山責呂東萊故事堅謝不赴余爲之媿少讀皇極經世書至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四語愯然汗下有忽然見天頭頭是道境象後讀參同 首楞嚴謂性命之精在此二書實一貫也手自箋註晚讀象山集掩卷歎曰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謂其近禪者妄也從其致而入方打得過誠意關自命爲象山後人有以程朱之學諷之者君亦無所迕然所心得所服膺則

在是實力體驗制行益密家居士大夫吉凶事必就君問禮人有過懼君知質疑問字者至必盡曲折引誘後進尤懇懇爲人作誌傳碑不溢美其子孫或不厭求易隻字不可得足跡不入公府事關風化昌言於公無所徇於交游廣而嚴不矜意氣顏其堂曰淡成以志也蓋主持里中名教者三十年君平生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算學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手運目存則皆有數焉惠學士士奇孫通政勸得其書長安肆中[illegible] 趣君請其說君爲言經聲緯音開

發收閉之旨及每矢實義一矢未發則聲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盡而音定字死矣二公歎爲天授胡少司空煦標其書曰此亘古未開實學也初得徐文定公歷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勾股諸法陳論德厚耀精九章見君所造與之遂盡以其學授君及在湛凝齋外廷送算學三百餘員候試主者令君與試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爲冠 內廷呼爲算狀元君於字學算學遡流窮源遂通樂律常與桐城胡司業宗緒談則針芥合餘莫能解也兼精醫術往往活人所著有洸桐集九卷抱桐集三卷八矢注字圖

說一卷鍾律陳數旋宮知義各一卷無益之言一卷讀四書偶見三卷讀內則一卷內則音釋一卷合註龍虎上經參同契二卷注首楞嚴五卷癸丑治疫記三卷君娶陶氏崑山處士陶元嘉女 勅封孺人恭順孝謹先卒子二文龍州學生員陶孺人出文燈側室周氏出女三一適州學生員王修前卒以節孝旌一適陸光遠前卒皆陶出一幼未字側室沈氏出孫二暘略余與君束髮締交常以師與兄事君自余再起不相見者十有二年余有疑雖數千里必馳書質之君每書至極盼余歸余亦已有歸志而君竟不及

待傷已其何忍銘君然何敢不銘銘曰
流不窮兮君之才介如石兮君之操名途蹇兮門內
修口懸河兮躬蹈道覽千古兮探百家眼獨明兮心
獨造富著作兮藏名山銘諸幽兮萬世告
學問志節纖悉畢具想先在焉呼之或出矣 與
王秋崖傳機軸絕不同要皆極經營慘淡之文良
工心苦惟知者自知之 蔣東委

故成都府知府王小山墓誌銘 庚午

世宗憲皇帝御宇厲精為治重選守令間從翰林改
授復慮科甲不足以盡天下才於下第舉子內擇其
良且許同列得互保任復念天下才俊士必有抑伏
不得與計偕者乃
詔諸郡守各舉有猷有為有守者一人無論出身以
名聞于是吾友王小山以諸生被薦起家而引 見
即授晉江劇縣則又自薦舉來小山一人而已君諱
時翔字皐謨一字抱翼小山其號太倉州鎮洋縣人
大父智爵明相國文肅公諱行也父珩字璧水以仲

子時憲貴贈翰林院檢討璧水九子君行五君年十
三始就傅一歲而通四書易詩書三經喜吟詩才俊
逸傾里中老宿咸謂太白復生尋補太倉學生員博
覽經史著書數萬言再遊京師公卿皆折節願交然
竟未得一遇君為人修潔視流俗若浼家素貧口不
及鹹米在里與王蕙帶恪顧玉停陳圻及余四五人
族子則秋涯遵戾交最密時為文讌意致蕭然出塵
埴外人競以文學風雅推獨余知君胸中磊磊有經
濟畧也雍正六年余守興化適奉
詔當薦士遂以君應顧玉停在坐余謂曰小山意重

詞館外吏非其好雖然以經術潤飾吏治惟此君優
耳吾爲 國家擇才不復計小山柔志矣玉停亦然
之君爲晉江也
上方振飭閩省積玩盡易守令有司急自見務彊幹
而諱慈祥晉邑故險健好訟前令以英鋭擊斷爲治
人入訟庭無不股栗郡守以爲能君至曰此吾赤子
也忍以盜賊視乎我奉
聖訓實心愛民敢忘之一以寛和爲治每聽訟旣判
决呼兩造前諭令各釋憾對揖堦下歡然出於是訟
日簡有負嵎者前令捕之不能得君命一老卒持票

往呼立至觀風整俗使寶應劉公按泉委鞫疑獄二
十餘誣報可謂人曰晉江長者治事又何精敏也題
其堂勤愼廉平以旌之鹽大使以緝私誣良移君治
君每察其寃立出之制府高公司鹽政心器之在晉
不數月民德之如慈母而郡守弗之能也力擠之調
政和民訴府乞留不得爭負斗米束薪鮭菜之屬蛩
館門外出則牽衣號哭有流交平糴米六千石新令
不受代邑中商漁船戸數百呼其衆曰王公飲晉江
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虧折耶吾屬請分買納原價十
日而事畢瀕行傾邑祖送渡萬安橋三十里不絶政

和山僻君擒治劇盜小老鼇之捕訟棍范斌有其死
令感悔縣中益無事日引諸生講學於署東之玉成
堂未幾調甌寧建寧府首邑也君爲政一如晉江初
政和有虎患君馳牒驅之一夕遂絶是歲隣邑皆災
甌境獨無人謂史傳所稱王公兼之巡撫泰山趙公
與制府高公交薦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故獷
嵩山箐深與民族居其中一掛數千百人爲黨訟
而曲抗不就捕手兵械死鬬吏不敢詰故特議移駐
同知彈壓時有賴唱者糾衆奪犯當捕治君檄示者
三遂親入山漳人素聞君名謂必能活我夾道跪迎

賴姓萬丁隨其族長房老出君爲宣德化陳利害痛
切開諭諸賴感服賴唱自縛至遂繫之出往返六日
行萬山中所至觀者如堵無不屏息立旣而君察所
犯可原白上官薄其罪嵩民從此帖然歲除繫囚數
人請暫寧家君許之至期則皆至撫軍聞之曰此王
丞儒術之效也瀨子阬民葉楊煽亂君意緩之可一
紙定或有張之者遂奉嚴檄督兵弁夜入山捕治事
旋平然非君志也乃引疾歸無仕進志乾隆元年
今上旁求廢員復有以君名聞者
特旨召見除蒲州府同知治永樂或言薦君者爲浙

閫制府富文貞公也公不言然高公故知君者未幾
奉
特旨晉成都府知府府領州縣十六地邏左官吏好
植黨君凝然獨立以廉率屬持大體審機要上下翕
然信之錢價騰藩司榜示平價市為之譁君方休沐
亟召成都華陽二令曰為我謝方伯市當順民情官
為之價錢益閉不出無寧時矣藩司悟趣撤榜錢價
尋平制府欲徙涼州駐防於成都主者議拓成都滿
城當奪民居二千家民恟恟君考故牘示藩司曰成
都滿城故容駐防三千見駐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

無庸拓也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藩司乃止拓涼兵
亦不果徙漢州甲妻私鄰乙而殺甲甲弟具控乙不
承賂獄中盜引甲為同盜見殺有司遂成讞然終不
得甲尸君廉得乙有弟實共埋尸乃攝乙弟別訊之
果得姦殺狀獲尸傷皆具乙與妻咸伏其辜新都陳
現與從姊夫某習謔一日某從現父貸斗麥將渡河
休於崖現潛往納大石囊中某負囊以涉囊重踣於
水石鎮之不能起現懼匿後縣令究石所自現不能
辨然不得致死故乃坐現與從姊姦現不勝楚誣服
君疑之及庭訊二犯皆唯唯然察其色若寃甚惟懼

不敢言者君屏左右好諭之則張目相視哭失聲始
以情告君惻然為力白之出其死一郡稱神歲壬戌
江南湖廣災撫軍奏請運米四十萬石以濟吳楚
上許之既而楚省委吏赴川領運江南以米足不委
員至撫軍檄州縣運送時兩省並運內河小舟不給
計米集將及封峽而坐令商賈不通成都城中薪炭
俱絕民苦之君謂江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欲白
知非撫軍意然事勢迫不忍默遂具揭極陳其弊且
言不如停止運江獨運楚而聽客商運江員便雖業
已奏可事勢中改

聖明可以實告也撫軍大怒欲劾君君不為動江運
卒行吏民重困米下峽多覆溺者撫軍紀公至君屢
乞休不聽年七十卒於官病卧猶治事無間卒之日
召成華二令入內署訊獄尸為定讞訖遂卒蓋乾隆
九年五月十八日午時也噫向使君成進士登詞館
以文學顯黼黻太平出入風議於吾儒經世化民之
道何與君雖晚遇未大其用而使世知儒術之措施
若是君亦可以無憾矣所著小山詩稿八卷文稿八
卷詩餘稿四卷梓行於世君娶戴氏早卒繼娶范氏
子一景元亦能詩女一適朱倕孫男澄景元卜於乾

隆十九年九月葬君於　鄉先期以顧玉停所作
行狀稽顙乞銘於余余不能辭銘曰
春華無實儒術輕學不積中顛且傾人知君詩李杜
生熊黃吏治俄垂聲寬和外著內精明執持大體意
氣平制科帖括紛尺程匪
聖旁求曷知名銘諸幽宮告來禩科目外固多賢英
寫經術飾吏治處一洗書愚有體無用之陋亦作
者極意經營之文 蔣東委

滕縣知縣邱君墓誌銘 壬申

故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高祖瑜字
㪺懷明乙丑進士崇禎十七年二月以禮部侍郎入
閣三月京城陷死之而公之封公民忠夫人龔氏媳
廖氏女二次子之陶在家先後死闖賊之難益癸未
甲申間湖南北稱一門忠節者推宜城邱氏曾祖之
敦選拔貢生祖峒父健中皆縣學生健中五子君行
一少能文補縣學生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
太學次補教職是時
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

以知縣用蓋異數也君得與選奉
命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
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數月旋調陽信君為政精明強
力案無留牘吏不敢欺在任五年上行興民氣蘇時
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南直隸間為行旅患積十餘
年日滋蔓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昵客同止宿逛
客早行餘賊為坎道旁候客至蜂出縊客破其腹躶
而埋諸坎攜贓以遁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尸迹死
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乾隆
五年巡撫朱公奉

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焉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騈脅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証不可以刑好言詰之潛令人取其家所藏贓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尸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是沂水有曹黑三人等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鞫瓜賊時賊具言

殺沂水二人狀悉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一人在獄衆讙前令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後巡撫方公阿公稔其誣請開復者再格於部巡撫準公至閣故牘知山東盜風賴君得衰息兩奏力薦得
旨令送引見而君至京未及見
上竟以疾卒矣年五十子一廷錫女子二余客濟南邱令弟天運以文來謁且跪請曰亡兄勤於其職以命之屯屢起屢仆卒賫志客死今生將扶柩歸葬幸先生賜之一言則亡兄死且不朽余閱其所爲愼刑錄齊魯謳吟二册復詢之故濟南守劉君及久宦山左者徵其言信乃爲之銘曰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城邱相正氣一門胡厥後嗣湮鬱不振裔孫際會釋褐製錦雅琴愔愔龍泉刻刻萑苻朝靖萬戶夜枕去不以罪豈媿家聲補牘動天遽促其齡洋洋東海流此令名孤櫬南歸甘棠在曾遙望羊碑父老涙雨我志斯銘慰君幽戶

山東布政使素園李公墓誌銘 乙亥

公諱渭字莘涯號素園姓李氏先世爲潞安府長子人明永樂間諱福者始遷高邑五世祖五倫東昌府通判生三子長標明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謚文節次模爲公高祖贈奉政大夫曾祖士劭淮海兵備道祖伸進士韶州府推官改知河南永寧縣贈通奉大夫考兆齡知福建閩清縣封中憲大夫贈通奉大夫生五子公居長公自少力學尤熟於史好窮其治亂盛衰之故爲人篤茂伉直勇於任事其內行修其居官視民疾苦如身被創目被刺於去害興利如

嗜欲辛丑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司寇勵公薦授刑部主事雍正二年司寇高公勵公應詔舉公能勝道府之任授岳州府知府時上方整飭吏治欲周知天下利弊特許公具密摺得非時達以知府得此誠異數而湖南大僚已側目不半載假浮語被劾事旋白起武昌府同知未履任丁母憂服闋起授嘉定府知府適有冤獄公力爭之致失上臺意幾及禍公曰吾官可棄殺人媚人不爲也既而事卒以有濟犍爲張某以姦殺定讞公疑之請檢尸無一傷立釋之重慶水災主者撫鄖未善制府

委公馳往冒風雨徧歷賑給所活多而公於此感寒致永抱腿患丁父憂歸服闋授彰德府知府時撫軍雅公方分選幹捕緝盜議立總捕以統之公得檄極陳不可雅公曰余令方行府縣遵奉恐後李守獨直陳所見規我此賢太守也遂重器公郡舊有萬金渠源出善應山環府城入洹河灌田一千數百頃久廢公履訪遺蹟濬治倍加支河撫軍爲勒石紀之渠流所及歲以有收漳河爲南北孔道舊設草橋於臨漳道回遠公捐金爲長橋於豐樂鎮行旅便之武安班某被殺誣坐其族弟公一訊立釋之林縣富戶歐殺

人厚賂尸屬以病死報公委員檢尸腿骨盡碎富戶伏辜撫軍謂公治行最十府八年以卓異薦遷山東鹽運使奉部飭議增東運鹽引公特議不可詳院奏寢十二年東省大災撫軍委公勘至益都等數州縣被災甚餓殍滿道而有司已報不成災公據實請賑撫軍已入告難之公爭至再至三乃曰既格於例皇上聖明乞具奏災狀請以借作賑異日免追必蒙聽許撫軍從之得報可公自二月至四月目擊凶災慮無以救遂致劇疾口喃喃作語門外饑民如蟻哀哀就斃奈何語日夜不休侍者曰上臺已發賑矣公

皆曰果否對曰信公少息已復語如故如是者半月乃痊十三年遷山東按察使持獄平嘗曰歐公云求其生而不得近日俗吏移易獄詞朦上何求生不得之有不思生者倖矣如死者何此婦寺仁非持法之正尋遷安徽布政使旋調山東布政使爲政持大體不吝出納使有司得展布不輕揭一官亦不爲煦煦熱有所不可卽平日所心許者訓斥不少假亦無宿於心者中丞鄂公楊公皆稱爲老成長者初公爲嘉定府請訓同列數人

世宗獨謂公曰汝乃實心辦事人也授安徽後摺請

詣闕請訓

上批不必來京常以實心行實政勝於請訓是公以

實心受知

世宗受知

今上爲不世之遇行大用而遽以疾卒矣年七十乾隆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也　公至性孝友閭淸公罷官後家日落次子淮癸卯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子湯候補知縣相繼夭四子浤孝廉爲歷城令坐虧空被劾常感歎無聊公於諸弟事一身任之爺老人經意弟浤旣以虧帑論死繫獄時浤未有子公一子經芳年十四乃謂其王夫人曰吾弟倘無生路有司究家屬將及老人可奈何吾欲取吾子嗣之以當承追之累卽追遞諒不至死若匆過慮王夫人方病臥未及答公卽出以秋辭廻馳入京行至南宮去家百里夜得噩夢疑夫人有變心動旋計一至家倘遇變必不能卽出吾弟生死關恐不問耶遣一僮持廿金歸昕遂趨至京已幸得緩決乃馳回則王夫人一棺在殯矣噫嘻以兄弟急難至妻死不顧不及一訣難矣已得嘉定府則密囑浤曰爾第稱有貲在兄所乞吝追可也公在川得東省咨則詳請歲以

養廉扣償未幾蒙

恩豁免乃釋歸浤歸性豪侈公歲以數百金資之浤至官所多所取用公弗之禁幼弟冲少孤育於公旣長爲援例得兵馬司副指揮選授東城公仍歲予三百金以勵其操旣得卓薦遷雙流縣復爲償積逋資其行孤姪縉芳公以子昕爲諸生屢試不遇則爲援例爲學博士而公自奉極菲中年喪其室不蓄婢妾所至獨處斗室如老僧官署內寢皆弟姪家口居之衣敝食麤無所擇獨嗜書至老簡書暇輒手一帙居官數十年未置寸土一椽　平生急人患難有

大僚驟獲重譴其人與公非素厚籍沒後舉家寒餓將北歸公慨然曰雷霆不測自是 國法然吾司其土忍坐視其立轉溝中爲道殣乎咨令有司周之內外食飲衣裘臥具麤備令勿言費所自出其人承命措置約千金受者及遠近聞者皆歎是人高義而公終不自言沒之日賴衆人之賻得孤櫬歸里公配王氏贈夫人於雍正九年八月九日先公歿葬於高邑縣西五百村先塋子一經考庚午科舉人孫男二曉斯經芳篤行好學克承其家風將以二十年　月

日合葬於王夫人之塚來請銘余與公同榜進士又同官河南公在山東予主濟南濼源講席朝夕見及臨其喪其忍以辭銘曰

俗趨機巧誰則誠獨矢實心
帝知名拯溺救焚保赤嬰出入簡聽持法平廓乎洞達絕府城赴義如鶩勇不驚脅兮急難瓶罍傾於家則瘠於道盈吾銘幽宮垂世型

端揆朱君墓誌銘　乙亥

君諱叙字端揆號海峯姓朱氏系出新安自敘國公仲子埜監湖州酒庫家德清數傳至十世祖宣始遷太倉六世祖默嘉靖進士歷福建建陽貴溪知縣五世祖觀光高祖玉麟萬歷進士榜眼及第官山東都司曾祖國泰州學生祖正憲生五子君考汝梅行二篤行長者生三子君其長也君五歲讀書數行並下及作制舉業有大家風格受知學使韓城張公補博士弟子員家素貧君年十六即授徒佐理家政父沒事母凌孺人能先意承志訓撫幼弟遣嫁兩妹能竭

其力君長益力學好購書及萬卷爲室三楹列架環之君晨夕擁書坐披誦考核尤精于史學客至則相與上下其是非得失之故研究古今之變議論鋒發卓然若有可建樹者視經生家拘墟齷齪之見不直一唾余每與王子小山太史秋涯過君啣盃啜茗劇談竟日夕退輒謂君才可用世然困諸生中八上省闈不售雍正己酉有
詔天下知府薦堪爲縣令者各一人具文送部引見余時知興化府遂以君應
詔君貌魁偉既至京輦下巨公見者皆傾倒雲間張

侍御時爲選司謂必稱
旨有姝遇八月吏部行入奏君忽心悸念母年高別
兩月夢寐不寧慨然曰吾豈以一官舍吾親哉決意
告假南歸諸公多勸阻必不可皆爲君惋惜自是遂
絶意進取以色養爲樂孰意其不克終養也傷已乾
隆庚申五月驟病卒年六十一配唐孺人男子八侃
州學增廣生侇太學生唐孺人出偶側室錢氏出大庭
縣學生億任价側室夏氏出份側室張氏出皆業儒
女子四皆唐孺人出將以乾隆　年　月　日
葬君於　　侃兄弟來乞銘于余君篤友誼交遊

間與余最厚余爲諸生時常客遊京師豫章長沙先
君子在家食貧年七十餘一孫尚幼君不十日必一
過視先君子起居欵欵慰藉有緩急卽轉貸必以應
余每得家書未嘗不感歎德意未有以報銘其奚辭
銘曰
矯矯吾友其氣蓋世跚中禨外謇未一試幾進而退
緊惟養志天遽奪之俯仰遺疚蕢或不爽報多令嗣

祭宮保高大司農文良公文　庚申

嗚呼公今亡矣以
三朝耆宿廿年節鉞恒人以爲極人世之顯榮而在
公實爲賷志以歿卽在公方蟬蛻委形全受全歸無
復遺憾而在天下久以皐夔稷契仰望公之佐吾君
以致治郅隆而一旦山頹木萎能不大夫歎於朝農
嗟於野士吊於室公以金玉之資淵海之學巖疑之
度汪洋之量能結
聖主之知而不能弭讒毀之銷骨蓋其歷官所至不
欲改度以趨時而但知元氣之宜葆飲食夢寐心慮

目營唯恐當斯世而有匹夫匹婦之不沾志寵辱淡
恩仇嶷然不動確乎不拔故雖歷磨涅而不緇緇乎
堅白既久任乎封疆恒繫情於魏闕自楚南而內名
海內欣欣謂　朝廷方用司馬相公矣豈天不慭遺
遂纚緜而奄忽起元瀛洲後進閩嶺屬僚辱公之知
忘其庸駑而期以賢哲旣塵山公之牘復依王儉之
蓮每剪燭論文盱衡時事談言莫逆公每爲之首肯
起元爲之心折起元念舉主之恩大賢之門願退偕
於立雪而公撝謙抑下引爲同志憫其阨窮喜其再
出歲在丙辰起元備員江右去湘南數百里而近札

翰之往來率匝月而再通孰意今日展讀一一爲我
公之絶筆今起元膺重任於中州也公所未知計公
於九泉之下儻亦幸其見用而憂其隕越嗚呼公今
亡矣起元所不負公之知者不渝之拳而恐終負公
之期許者濟世之烈公歿在途靈輀淹次起元繫官
左近而不獲躬奠一觴敬致不文之辭以當撫筵之
慟誠不禁握管含毫而涕泗哽咽尚饗

祭少宰博野尹公文 己巳

嗚呼公之沒也朝列喪其典型鄉閭失其模楷而吳
楚梁鄭之被公澤者莫不途歌而巷哭而起元之哭
公者獨以爲吾道之不幸蓋起元與公同舉於順天
先後於銓曹既爲依陽之形影迨公理鹺政而元爲
江西鹽道公開府中州而元備員陳臬班屬僚之簿
領是以獲聆公之緒言悉公之居心制行而不徒仿
彿於欬聲公稟川嶽之精奉三遷之教天姿篤厚而
風裁峻整自束髮以來於聲華利欲之私纖毫無所
攖於其慮而孜孜汲汲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是

儆儆歷所至懋勤豈弟以垂聲著績而不爲急功近
名者之馳騁
天子倚注日殷而公唯潛心於濂洛關閩之淵源而
益密其修省故夫視無形聽無聲切孝思之永置義
田立義倉廣收族之仁凜四知嚴一介務苞苴之屏
凡皆爲世之所難而於公特爲庸行之常而未爲公
志之所竟公嘗謂治之不古皆由正學之不明民習
於媮婧而士趨於僥倖也忠信日薄於人心而禮讓
不興於閭井也故公之飭官方廸民行純以德化而
不以威逞猶記梁園共事辱公引元爲同志商榷政

務之餘必以改過遷善交惕於語黙動静間考朱陸之異同詳究博約之旨歸嘗終日論心有相長而無岐梗每退而歎元自治之儒而服公精進之猛及位進卿貳視學三吳也公慨然念學臣之責不徒在舉業文辭之甲乙而在昌明正學務俾大道之光如日月之晒于是校文之外循循善誘奬飭片善使闒修者知勸而浮競者知警苟天假其年將見吾吳理學之興追鹿洞鵞湖之盛且進而立朝坐而論道致郅隆之治與三五而媲並孰意偶嬰風露遽焉棄世卽長夜之冥冥是公之位非不高遇非不偶而正學之

未昭知公於九泉之下猶賫志而耿耿讀遺疏之惓惓無一語及私而惟以正心誠意進昌言之忠鯁宜聖主爲之動容士大夫爲之咨嗟而垂之史册固將千秋而彪炳起元滯迹京華弗獲躬奠生芻而遙瞻繐帳猶恍乎惚乎欲叩洪鐘於寸莛謹製蕪辭聊展余之哀感而志公之繫吾道顯晦誠不禁含毫濡墨而淚盈盈其若綆矣

祭素園李年兄文 甲戌

嗚呼君以魁雄卓犖之清才承鐘鼎簪纓之名閥擢甲科而筮仕歷中外而揚烈旣五馬之三馳由轉運而陳臬開藩於江左青齊佇旦暮於節鉞胡壽方屆夫古稀遽騎箕而淹忽嗚呼君德純金璧學懋珠璣接物以誠雪胸石腸恤民之隱肌剌膚創氣抉虹蜺力掣干將膺盤遇錯智勇恢張揮財似土凜操如霜是以當代大賢秉軸巨公無不推君重器薦剡交章天子每一名見輒嘉獎其實心任事允爲國良至其孝友性生白首而不失赤子之常每原令急難不恤

焦毛濡手而赴火蹈湯切瓶傾之罍耻慮本撥而枝傷慨末俗之偷薄判分而槁棣萎而黃惟君陳之友于乃克施政以馨香若乃十年之膴仕守廿載之孤鰥諸葛之桑何有陸生之橐空懸以至含殮之夕僚友助之沐棺固清風之足仰能不爲之拊膺而傷歎余忝同登仕途分軌暨余秉憲於梁園適君分符於漳水眔隸屬之班行藹雲龍之可儗佐余政之缺遺樂君治之愷悌吾道不孤龔黃再起繼復分鑣各騖君齊我燕我賦遂初掉首歸田君方奮翼一歲再遷敦道義之切劘渺千里而魚素時傳歲在辛未余來

歷下漫主講席實邇官舍君與如雲薇堂多暇不時
減從過我清話君來余往花庭月榭爲余設醴爲余
舞柘幕不裁蓮書常滿架或高談史册則懸河口瀉
或俯仰今昔則玉壺碎唾披泄衿之虛受得片言而
謬可傾肺腑以論心捐形骸而悉化余也白頭遠客
青氊孤坐每對君而笑口常開愁顏頓破豈期一旦
永辭長夜不禁憑棺一慟老淚淫淫其雨隳積善之
報後嗣獨賢能讀父書志行卓然豈緊名位之必振
已見世德之緜延君雖冥冥應含笑於九泉生芻一
束絮酒三爵行矣元伯魂其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敬亭文稿卷五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閩省政務上蔣相國 戊申

夏間有便人入都曾附一禀申候台禧想登典籤矣
老夫子以經天緯地之才荷舟楫鹽梅之任薄海蒼
生均沾德澤起元夙被栽培未獲常親訓誨菲材薄
植宦海茫茫策駑振頑時愁隕越惟力持清白早夜
不怠以期無負昔日陶成之德升沈顯晦置之度外
而已閩中大局近日可謂清肅之至然振作之餘閒
有不能展舒之處老夫子秉政中樞自無遠不照敢
爲一一陳之

一閩中倉穀原無虧欠向因昔年捐穀大都收銀未
曾收穀以後每年收買而閩中所産大豐之年未足
一歲民食欲於本省收積二百萬之穀勢有所難故
相沿已久未曾買足大率半價半穀各有實貯即不
爲虧空自去年奉
嚴旨清查全省倉儲今已買完十之八九但近例有
價無穀即爲虧空經手發糶雖更換幾任必着原經
手買足新任方肯受代從此閩省倉穀將有萬萬不
敢糶之勢一糶則功名與身家隨之而盡於是而遇

水旱之災爲府縣者開倉不發則患在　國家開倉平糶則患及身家此誠進退維谷之勢不可不早圖轉計而地方大臣不敢一爲籌畫陳請其爲殷憂正不可言耳

一閩中昔年官常之局固在積玩而去年全省府縣悉行更換之後人人自勵雖州縣之中間有新任未諳者然俟其歷練一年半載之後自能漸次嫻習週者一縣之地一載之内易二三令則苟非才似龔黄不能一下車而政成民和也况交代之際時日曠廢於交盤吏胥更生其奸宄民易其官刁風更長滋弊

實多所謂求治太急而治轉難成者此也

一閩省錢糧從來不足本省之用而資鄰省協濟故從無解京餘餉今歲忽奉部文以暫留司庫之項撥令解京向無此例脚費部費俱無所出灘嶺重阻更不易行以鄰省之餉方解閩協助而本省錢糧轉須解部則何不如少撥鄰省之爲一舉兩得也以上所陳在起元職卑任小未諳時務本不敢爲越俎之言第仰體老夫子爲

國爲民之心敢忘其狂瞽畧陳梗槩惟賜留神得濟爲轉移則海疆重地仰頼政府之調燮者爲不少矣

驗放洋船上督撫兩院 戊申

竊卑府自正月二十二日接奉憲檄委驗放洋船隨於二十四日啟行二十七日到廈商人船戶紛紛具呈懇求點放奈數日前泉防廳據船戶請添水手帮駕之呈已經申詳各憲理合靜候批示但商人船戶以南洋全頼北風此刻北風之信已去七八出港之潮僅此兩日呂宋等船尚可暫遲至咬𠺕以爲程甚遠四十日北風始達若再遲延則南風一起斷難放行即或可開必不能到則船貨貲本盡付東流有破家失業之慘是以環闗哀顲者日數百人卑府覩此

情形眞有刻不可緩之勢若必俟憲批徒誤風信無益于商念憲臺特爲閩民生計請開南洋而竟致不能成行是恤民而轉以悞之也又計洋船水手出自部頒照樑頭丈寸而定苟非預請部示外臺豈可擅加竊恐憲臺亦未便批示適據貨客陳畧傅宗等具呈情願自身帮駕前往不必另添水手卑府因不揣冒昧竟同泉防廳照定例水手人數據結點驗盡放開洋卑府仰體憲臺恤商惠民之至意亟從所請至於不候憲檄擅専之罪所不敢辭矣除一面另文申詳放行日期外合先禀明

海關事宜上撫院常公 戊申

查洋船出口向例有大船九十兩中船八十兩小船六十兩規禮其客人每名七錢爲管關家人所得督憲開洋之後將此等陋規盡行裁革而卑府到廈細訪知此項不過比舊稍減一二並未革除卑府念係督憲所革懼罹法網已嚴飭關口家人不許私取一毫并勸憲使陳姓者勿收此項而意頗不允稱此項今只算担錢而比担錢較少似爲可收且以稟明憲臺爲辭夫洋船出海開關以來從無担錢者正以矜恤洋商冒險營生故爾特寬其例今且不曰規禮而

曰担錢更與督憲所禁巧立名色者恰符此項若取是督憲禁之而憲使取之竊恐於憲臺聲望有關卑府蒙憲臺格外知遇是以稍有所聞極知招怨招忌不敢不急達於憲聽以候裁奪　漏稅罰銀之事本以懲其透漏固不可過輕以虧課亦不可過重以病商前日憲臺面諭罰例亦祇可一二倍而止不得至一二十倍此誠天地父母之仁卑府已嚴諭各口家人差役不得擅行重罰乃近於二月十三日有厝碼口上獲一漏稅者實止四五錢正稅至罰錢六千計銀八兩幾二十倍卑府飭查其事知係李差官之所爲卑府口上家人竟未聞知亦爲踈忽除將踈忽家人斥責外伏祈憲臺並嚴諭各口憲差毋得擅專毋得苛刻庶卑府得奉憲諭以行其約束而布憲仁於薄海矣　向來洋船破壞到關報修自韓道管關有三十二兩之例爲管口家人所得原泉州張守任內已經革除今聞此例復興夫船破重修彼已苦累報關之例只因改修之後另須烙號故令報明而索其規禮更復何堪倘得憲臺大張曉諭嚴行禁革則濱海商民並沐憲恩於靡既矣

覆飭議分立州縣上督院高公戊申

某月日憲臺以福興泉漳汀邵六郡內欲分立州縣飭行查議仰見憲臺體　國經野之宏謨卑府敢不竭其所知以仰佐萬一顧以封疆事重度勢審時竊以爲有未易舉行者夫劃疆定界割此分彼其建治之處必扼形勝之地其分裂之境必帶山溪之險是必專委能員親身遊歷相度地勢揆其去舊治遠近若何編隸之戶多寡若何犬牙勾制之勢又當若何而後可定非可坐一邑按圖計里即可發一議者也卑府識見既淺履迹未周何敢妄議第卑府愚見竊

以爲此時最難措置而宜先籌畫者莫如分縣之經費往者江南蘇松諸郡於州縣之大者設官分縣止以漕賦太重非一令所能辦理故分立州縣此專從賦稅起見不爲控制地方而設故所分新縣率皆同城而治第設官署牢獄更不添造倉庫學宮然資用公帑頗費經營所設廨宇皆苟且完葺率非久遠之計若閩省之議及分縣自專以控制地方爲重爲控制計則斷無不築城池之理以閩藩庫較之蘇松藩庫其多寡虛實憲臺所灼見者也以設立城池之分縣較之不立城池之分縣其經費之萬萬相懸尤憲

臺所灼見者也夫以蘇藩之財力經理不設城池之分縣猶且不支況以閩省之財力而欲添設幾縣城池新立幾縣官署學宮倉庫牢獄此項經費止恐不貲將取之民間則百萬窮黎欲加以一絲一粟而勢有所不能將取之公帑則公帑不足將取之公費自憲臺以下官斯土者其蕭然意境上下通知合一省之公費議養廉而不足而傾有餘力乎以此而論處雖區畫已定而終難舉行耳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紛更易以滋擾安靜所以養恬誠慮地里寥廓政教難於浹洽

國賦每多逋欠意惟加意遴選英敏練達清廉仁恕之員寬其歲月無繩以苛細使得從容展布久於其地則四境雖遠政教可以漸洽在上者如治其家事在下者如戴其父母誠意相孚莆率自聽頑者可以漸馴玩者可以漸振所患屢易縣令如客投逆旅門戶啓閉之法前堂後宇之徑東隣西舍之家且不及周知而匆匆又去矣縱使分邑蕞如彈丸亦何所施哉夫通年大吏動以添設改制爲經理民生之要實則意在逢時此固大人之所不爲卑府亦不願大人爲之也至興化一郡濱海要衝地接漳泉止轄兩邑

莆田錢穀較多民俗頗淳仙遊民俗狡黠錢穀數少
似不必更有損益承憲諭諄諄卑府忘其狂率謹陳
管見伏候採擇

覆飭查前撫常家人關口有無受賄上撫院朱
公 戊申

奉憲諭查前院家人在口有無受賄情弊令據實呈
報且諭並非欲據所稟劾論前院毋疑慮隱匿竊以
卑府自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蒙前院憲委任關務卑
府力辭不獲卽蒙前院憲以關口家人囑卑府稽查
卑府稟性實不能逢迎院使亦不肯有負憲委苟有
見聞卽爲密稟卽如泉州口向來糖稅每簍作九十
觔管口人向有糖簍例四十兩今年正月院使宋姓
者欲增其數而不得欲每簍加稅致數船十日不得

放行物議紛紛卑府在興化聞之立卽稟聞蒙前院
憲嚴飭照舊例收稅立放各船開行而泉州一關從
此安靜如厦門洋船規例雖歷奉憲禁而陽奉陰違
實多收取大船收洋錢九十員每員七錢中船八十
員小船七十員約二十餘船又有客錢每名七錢皆
院家人取其二府家人收其一卑府到厦查知一面
傳集各商各行面諭革除一面密稟前撫憲極言不
可蒙前憲立發示禁革時撫憲家人陳姓爲總管雖
深恨卑府而格於時勢遂亦不收于是陳院使卽協
同卑府口上人傳集厦泉各口嚴行禁革此二項爲

陋弊之大者既已盡除餘自肅清盍前院家人自卑府兼理以來實加檢束又今春前院寧德口家人王姓殘暴生事前院憲枷責監禁斃獄因各凜畏守法卑府家人亦以院使心忌亦不得不毋事秉公故卑府訪聞號爲無弊此卑府之所知者也然而卑府亦有不敢自信者卑府在興化府自南臺而上至沙程白石千有餘里自厦門而下至雲霄詔安亦千有餘里所取信者南厦兩口總管三人一姓薛一姓朱一姓方皆卑府親友性命相託者彼三人之言若不足信卑府更從何處訪查若必以爲可信則見利思義

古人亦以爲難倘有相欺則卑府家人之弊尚未盡悉而院家人之弊更何由知今憲臺明見萬里密訪之下自能洞燭前院家人倘有弊端卑府既當其任難辭其咎此時在卑府惟有據所見聞稟明憲聽其中苟有一絲諱飾卽神明所不宥亦
王法所必加況有隱無隱自不能逃憲鑒也

閩省倉穀事宜上署督院史公 己酉

前者叩謁鈐閣祇聆教誨仰見憲臺淵海之度日月之照卽日整齊庶政百度畢張九郡吏民慶幸何涯卑府塵埃屬吏無能翊贊高深惟是閩省倉穀關係民食久遠之計夙夜思維有當亟爲變通者謹陳愚見以備採錄竊查福建一省山溪居八膏壤居二大豐亦不足給全省民食所以康熙五十二年開捐本係
題請外省運穀入閩以備不虞而爾時但知收銀未嘗收穀及捐數已定乃以百八十萬之穀而欲盡取

足於閩省固宜其萬萬不能足數而但以穀價流交也由來已久遂以流交爲成例雖有豐年亦不思買補是不買之責固不得辭然考雍正三年米價騰貴之時各府縣倉穀雖未能足固未嘗全無存貯卽如福州其時尚有二十萬石現貯在倉乃富鄭公之經濟邈然汲長孺之風流不作坐視倒懸而不肯開倉大糶卽有所發亦不過每縣一二千而止耳以致民情洶洶刼奪公行則其過不在無穀而在不糶也至五年冬
欽差大人清查之時以無穀在倉捏報實貯而斥革

者十去其九未買之穀着落原糶之員補買今已倉穀充盈爲閩省之幸然從此善後之計不可不思所變通也閩省之穀出甚易入甚難雖青黃不接之時勢不可不糶而秋成稍薄即萬萬不能買足且一糶之後或未及秋收本員或調或陞或斥則有價無穀即從虧空處分接任之員止肯受穀而不肯受銀以離任之員勒之補買雖當騰貴之際限期促迫不容稍緩則賠累無窮是以有司必不敢輕糶或遇水旱百姓嗷嗷而閉倉不發以致地方多事罪何所逃糶而買補不足有價無穀之處分復何所解買穀之賠累復何所免雖有賢能無自全之策矣即如去夏少有旱災督憲皇皇以民食爲憂乃熟視倉穀皆盈而不敢議行平糶夫倉穀所以備荒今歲荒而不動徒積百餘萬之穀于卑隰潮潤之地耗蠹霉糞久而紅朽爲有司者兢兢業業以保守倉穀爲保全功名身家之第一策將以有用之穀竟成無用之物是豈國家積穀之本意乎夫有價無穀所以懲向來侵那之弊乃慮其侵那而使之不敢糶是深於禁者也卑府之愚請自今以後有穀不糶乎以重罰而稍寬有價無穀之處分仍開穀價流交之一線而後倉穀可

動可以利民而不徒以累官也試言之存七糶三常平舊例若以閩省論之有不必限定者歲苟豐稔則三亦不必歲或有災三不足不妨以四四不足不妨以五總期於食足價平而止倘有本員猝然更替適當已糶未買之時仍許穀價流交以免賠累以免新舊推諉春夏發糶視本省秋成豐稔則於本省收買盡冬而買不足者查叅論處如本省秋收又歉則督撫會齊各府價銀委員於隣省採買盡次年六月而買不足者查叅論處至隣省運穀舟車甚費則買米便于買穀以米抵穀均爲一體次年平糶亦屬甚便如次歲豐稔不須平糶而米不可以久貯則可以本省給兵之秋米收穀貯倉而移糶來之米以發餉則倉穀可以常糶而常足如此而遇荒歉之歲有觀望畏縮不肯發糶致穀價騰貴百姓流離者照溺職處分庶不至上下瞻顧漠視民命矣至侵那之弊亦有不難盡除者其糶買之時各縣之價即提貯府庫府倉之價提貯道庫俱詳明督撫至貯庫之時府縣公同兌明仍令該府州縣自加印封與日發出須用原封以杜出入扣尅之弊停糶之後府道即時盤查存倉穀數以杜借端侵冒之弊則府州縣自無從侵那

矣伏惟憲臺念地方事重民食所關婉轉 入告幸
邀 俞旨則全閩百萬窮黎世世感恩無旣矣

覆寺租上撫院劉公 己酉

蒙憲諭官收寺租處處皆有亟應遵例據實首出歸
公庶免侵隱罪戾其官收寺租按寺開列額田焚修
餘剩各確數統造一冊等諭到府卑府查上年六月
十六日奉前撫院朱憲牌飭查寺田歸官一項內開
所收租穀六分給僧四分歸官年深代遠變價完糧
者固多而寺廢僧逃其寺租穀石豪强侵佔者亦復
不少飭查何寺有僧何寺寺廢僧逃年收租穀若干
其中有無豪紳蠹役强佔侵蝕據此查閩省寺租或
各府皆有其他府之租卑府不能深知至興屬之寺

租則卑府嘗留心攷核固絕無所謂官收之租穀亦
絕無所爲四分歸官之說也但有一田兩賦生當
聖世之民猶受前朝粃政之累耳蓋寺租之始自唐
歷宋至明皆有賜田及喜捨僧家與僧家自買之產
自嘉靖間兵興乏餉軍門龐議將寺田每十畝抽
六畝充餉四畝還僧充餉者每畝徵銀二錢隆慶元
年軍門塗將寺觀田地山蕩盡數查出各係六分充
餉事例每畝徵銀二錢是時雖有六分充餉四分焚
修之名實則寺僧每畝勻派以充兵餉爲一時權宜
之策後遂以爲定例于是有寺租一千一百三十二

兩五錢二分五釐五毫之額久爲正供隨地丁轉解
而寺田比民田賦額幾加倍爲一田兩賦矣當日雲
撫沈於布政司任內訪查未的轉謂寺租爲無着之
項應盡歸公遽以
上聞而未知寺租之久爲公項也前撫憲朱行查到
府卑府徹底淸查深悉民間積困爲之惻然不特更
無餘剩實當亟思所以豁其困也念閩省地少人衆
士瘠民貧豈堪有此重徵前朝一時權宜遂爲千載
弊政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歷代積弊如蘇松嘉湖等處數十
萬之浮糧六百年之民累一旦悉行豁免何有於幾
千兩之寺租在
國課所減無幾小民食德無量且自下寺田雖名爲
寺其實轉售民戶者已十之四五倘蒙豁免不獨緇
衣受澤實則黎首沾恩憲臺以天地父母爲心視事
月餘閩海士民歡然在春陽膏雨之中近蒙
皇上軫念海疆浩蕩之恩有加無已伏懇以此項浮
糧首請
聖恩蠲免得蒙
俞允則全省生民其仰戴憲恩寔與閩海俱深矣

調攝臺灣府事臨行上兩院 己酉

卑府自莅興以來夙夜兢兢思於吏治民生人心風
俗小有裨益以仰報
聖恩與憲臺委任至意而時日尚淺才力短薄一切
地方事宜雖規模粗立而功程未半實效未敷茲奉
憲檄委署臺篆寸心怵仄繫念實深所有職分中事
振興伊始宜爲善後之計者敢爲憲臺陳之興郡莆
仙兩邑負山濱海水利關係最大山溪甚多而海岸
甚高苟一瀉無餘則膏腴立變爲石田節蓄之要惟
在坡堤前人之制備矣而坡莫大於木蘭陂永春德
化遊仙三邑三百三十六澗之水以灌莆田南北二
洋數萬頃之田奔濤衝嚙隨築隨圮卑府涖事之先
正當告決之際卑府到後卽捐俸勸募日夜修築決
口始塞更加築高阜籠以灰石爲久遠之計費二千
餘金董其役者莆田貢生林時邁樂事勸功今方告
竣其次則有南安陂從二十餘里外引山泉以灌九
里洋一帶之田去歲春雨源頭陂壞勢且傾注入海
有生監一二人倡率具呈修築業已鳩丁集材因勻
捐未定尚缺於費卑府恐一去任功無成理乃乘此
數日督工力築仍親往查勘議定捐修之法須諭出

示工作有程矣此外橋梁凡係孔道便民者葺理巳
什之七惟東南海堤則有東角遮浪等處爲海堤要
工方議興築所望乘此時速爲修理則力省而功倍
也興安山水人文之秀甲於諸郡士習亦較淳而於
立身行巳之大節未能體究卽所習舉業亦皆茍得
雷同未能求之根本之地甲府設立義學于西巖寺
中延廩生黃城爲之師其人老成端謹允爲通學之
冠吏設立正音書院訪得貢生江霞諳曉正音者延
之教授初亦並設西巖寺中今查平海衛黌修葺告
竣卽日當移設於彼分兩義學以防雜沓肄業者不

下百餘人其修脯之資在義學巳有辟公租可以供
應惟正音書院尚俟區畫深恐甲府去後遂致廢弛
風氣無由丕振至於興郡民風向係馴良緣前此長
吏因循縱弛漸成刁悍甲府力爲整頓似有轉移之
機獄訟稍稍衰息但四境寥廓山陬海澨之鄉未免
爲藏垢之所如仙邑楓亭鎭去仙邑縣城五十里離
府城六十餘里上接惠安傍通永春徑路分雜奸宄
滋生最難糾察甲府愚見宜設一巡司以彈壓之查
得興郡司獄司似屬可汰興屬止兩縣莆邑同城府
中監犯可寄莆監禁若以司員爲楓亭巡司而以司

獄各役工食爲巡司哨役工食省冗員以設要職似
于地方有益但事關經制惟俟憲裁甲府一介寒儒
塵埃末吏蒙憲恩非常期許茲者將赴東寧聽候臥
轍之民益重曠鰥之愧念地方事重宜計久長所望
來者竟其未集之堤功作其方興之士氣酌其緩急
之權宜則興郡二邑不難致家絃戶誦室盈婦寧之
治矣

與汀漳道楊書 己酉

弟孤生弱植初膺外任辱大兄至愛左提右挈遂蒙各憲過加獎許此番薦牘濫獲首行將來報稱彌難弟自分才力短淺所有餘者愛民之樸誠與守身之苦操行惟以此自勵用報知己但
上有愛惜人才之意亦須量其所能弟之自問惟興安太守爲宜耳此番暫離正有許多未了之事中懷抱歉深負士民之意異日必得仍歸此席稍抒素志弟願已足即上臺謬謂此才可用留守興安使二邑之內士民獲沾微澤則在上臺已更無負於弟在弟

亦可無負於職無負知己倘緣此番之薦劾更調煩劇弟既有力小任重之虞而在興郡亦難成轉移風化之美惟大兄深知愚弟之心斷非飾說亦惟大兄有衡量人才之識能愛之以德敢先爲陳布弟行矣大兄爲近水樓臺倘上臺議論之餘預爲留意只言此人所守雖佳所持頗短立志亦簡祇願作一興安名宦生平之願足矣特此奉懇幸知己鑒其誠而有以玉成之爲禱

條陳臺灣事宜上督院高公 己酉

卑府自揣薄劣謬辱憲臺非常期許寄以耳目腹心之托俾過東寧綢繆海邑一到任後即聞憲臺榮膺
內召私心如失而爲閩省計則誠爲千載一時之會從此前席細陳閩疆有數大政向來未有定着者可以面請
聖訓立萬年不易之準誠爲厚幸卑府既無知識又初到臺地見聞未廣無可以仰佐高深何敢妄置一喙顧卑府亦知言之不足重與言之不易行而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惟大人恕其狂率而鑒其愚誠

幸甚幸甚一偷渡之禁不可不爲轉計也蓋其間有必不可禁必不可不禁者而以現在之法處之則二者皆失其必不可禁者則漳泉內地無籍之民無田可耕無工可傭無食可吃一到臺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蓰而必曰爾其堅坐餓死無往求生爲也既非爲民父母之道且或親戚兄弟在臺成業此既需人助理彼可相依爲活合之則兩全離之則兩傷此必不可禁者也其必不可不禁者則以海外之地作奸犯科之民動輒渡洋於內地爲漏網

於臺地爲養奸此必不可不禁者也法當弟禁奸民之偷而不當禁良民之渡且必許良民之渡而後可禁奸民之偷何也將禁奸民必行重法而欲行重法非分别奸良不可今也不然惟偷渡是禁奸良共處其中豈可槩施以大法不得已以杖責逐囘之法處之卽有奸匪臺地無從分别將亦從輕典則在奸民豈足以示懲夫民之渡臺如水之趨下群流奔注而欲以輕法止之是以隻手而障崩堤必不能矣以輕法而止良民之渡猶且不能而以止奸民之渡更何望焉況沿海內地在在可以登舟臺地沙澳處處可

以登岸汎口官役之所不能查緝雖日日處分數官無補於事力不能禁而徒使良民之偷渡者有死亡沉溺之慘有流離失所之痛旣至於不忍言不堪言而奸民之偷渡者仍以臺地爲逋逃之藪今日逐之而明日又來將致盜賊充斥奸匪橫行其患恐有不可言者此時不知變計誠不知其可矣故卑府之愚以爲必許良民之渡而後可禁奸民之偷仍照前陞道吳所議有來臺者令內地州縣査明有無過犯取族隣的保給照來臺入籍毋使吏胥阻撓此如開一正門以待善良之步趨其有作奸爲匪州縣不准給照

者計乃獨出於偷渡而後取而懲以大法則奸民無可混淆而良民亦得而樂其業矣若謂渡臺者卽非良民與雖良民而臺地必不容多人以防異日之患則大不然夫卽今臺地皆閩廣流民聞之當日其民風氣最淳近稍澆漓然終覺畏法易治所謂奸匪惡少亦弟如斗米之雜升穀而已一良有司釐剔之卽善耳此在內地亦然不獨臺地也且人之樂生惡死原有同情使其室家安堵農賈樂業驅之爲亂亦無從者若以人衆爲可慮則臺地見在之人亦未爲少也卽內地之人亦何必不可爲慮況渡禁開而臺地

之人亦未必遽多渡禁嚴而來臺之人亦未嘗或減卑府昨聞之王鎮云近日臺民比前加多幾倍蓋以不禁渡臺凡農工商賈來去自如一自禁之後一去則不可復來故來者不敢復去所以禁愈嚴而人轉多此王鎮閱歷之言非卑府道聽之臆說也是今日之禁渡毫無補於　國計而徒有害於生民斷非可久之道也總因前此臺變祇以居官者撤其武備縱其紀綱平時百計以釀亂臨變倉皇而失措事敗之後深諱其故乃更張其辭不罪其上而罪其下以爲此流民之所致也臺民之可畏如此也事事爲因噎

廢食之計豈可勝歎哉倘爲
皇上歷言其故知當日臺變之在無兵而不在有民
在無官而不在民多今但當擇其治民之吏與養民
之術而已則
天子神聖必能豁然於中而不肯鰓鰓爲無益之禁
矣至撤脊之說尤在憲臺洞悉之中更無庸卑府之
贅詞也
一調任之新令太驟也臺地重洋遠隔六年一宦誠
屬太遠故蒙憲臺有請三年更代之舉荷蒙
皇上曲體臣隣無微不照有一年更代之

旨此誠曠世之恩也顧卑府以爲若求善治非久任
不可三年考績乃千古不易之良法況臺地此時正
須經理蓋臺地章程草率不比內地內地規模乘歷
代文明之治而臺郡自
本朝開疆以前尚屬洪荒草昧其初乘鄭氏草竊之
餘苟且從事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祇爲貪黷縱侈
之資未有經理地方之實是以賦役不均疆界未正
城柵未立番漢之處置無法上下苟安幸而熟番則
淳樸不擾生番則頑鈍無知故爲易治至於今日土
地日闢民人月增熟番之知識日開生番之氣息漸

通正須廉幹能員經理其地可以化流民爲土著化
熟番爲漢人化生番爲熟番均其賦役正其疆界治
其城邑以保障海濱一帶之內地惟此時爲要顧期
其盛理雖甚盛才非三載不能著效雖蒙
聖恩周詳令其學習半載然可學者文移案件而已
至於爲政之道存乎其人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爲名
者有喜功求進之心爲利者有刻薄苛歛之術即有
實心爲　國爲民者而意見各殊一番更代必有異
轍下何適從且人安其心而後能理事今一年之後
頭緒粗得而已躍躍有去思居官者逆知其功之不

能竟而志灰爲下者逆計其令之不足遵而情渙未
有不日益草率苟且者此理之固有勢之必至也恐
從此臺地有江河日下之慮矣此事所關地方甚大
憲臺以古大臣之度具聖賢之學將來躬承
淸問倘得委曲開陳仍以三年爲率而以半載爲協
理學習之期則地方幸甚
一水師偏裨之不宜用閩人也向來臺地兵卒大抵
驕橫懶惰成風近日行伍數足約束頗嚴加以總鎭
王嚴明正大馭下有律不致兵弁重擾我民比前較
勝頤開各路分防之將校終有不能嚴加約束者原

其故實緣將領卽係閩人則部下之卒非其儕時儕伍卽其同鄉戚友在提鎭大員分尊勢重可以彈壓若夫叅遊以下分旣相聯情復甚接握手相向耦居無猜非甚大犯誰不姑息狃而成習漸不能制大閩海水師固非閩人不可至於將校似仍宜以外省人領之卽如江浙粤東之人亦能便習水道易地相制則在將校可以法繩下而無所瞻徇在兵伍自嚴奉約束而無敢怨懟此亦轉移積習之微權也以上三條卑府不揣愚昧竊以爲臺地至要之事故不計可否而妄陳之惟憲臺裁擇焉

議徵臺地新首畝地科則上署督院史公　己酉

竊惟臺灣地畝一事卑府到任檢查舊卷披讀督憲高公舊檄臺地之情形民間之積弊痼疾纖悉洞燭此誠臺民萬世之福也茲以開徵在卽而首報田畝科則未定上下旁皇現在具詳申請竊思臺地賦重從前以隱佔爲彌補故忘其深累將來淸出之後不得不爲之議減卑府之見以爲議減不如議勻而議勻之說必俟盡行首出之後乃可今首報未盡則尙無從議勻而現在首報之產自宜姑以同安下沙之則暫爲陞科前日督憲高公行同安下則之文一到

臺地業佃欣欣而二載以來未有定局故已報者皇皇自失未報者觀望不前乘此時將下則一定各業佃必紛紛首報可不旋踵而其欺隱盡出俟首足之後統計若干萬畝而後以舊甲臺灣地畝之重賦分別高下勻攤起科則全臺之賦盡可從輕而
國課已增矣查同安下則據泉州移開每畝一分七釐及四分九釐三毫以卑府愚見竊念上憲恤民之本旨自當從其極輕者爲主從來新報陞科之產雖在江浙尚從輕則況海外重地宜加意軫恤又瘠薄沙土豈勝重賦且當留異日勻攤重賦之地則此時

之科則自不可稍重矣在憲臺仰體
皇仁斷不肯於海外要地轉思增額第前日議者欲
舉全臺新舊田甲盡倣同安下則之例誠不無虧損
原額之慮今原甲且令從舊則原額不虧而新陞之
科雖每畝一分半分皆溢出之數有盈餘而無虧短
以此入　奏在
聖明必能洞鑒也至前日憲檄稍分高下之處亦非
甲府及縣令所敢擅便卽擬議請行重洋往返動需
半載甲府愚見以爲此時不必卽分高下且概從輕
俟異日勻賦之時高者多攤下者少攤則法詳而密

矣如必欲卽分高下則現在報册有田有園田高園下
原有等級卽祈憲臺酌議於同安則內核定頒示俾
各縣有所遵奉以便徵收倘以同安下則未經
奏請允行稍有瞻顧而姑以臺地下則陞科雖照第
六等下則園例已每甲二石四斗以一甲十一畝計
已每畝徵穀二斗二升合米一斗一升已比內地上
則之賦爲加倍一經奏銷更無可減之理恐爲臺地
萬世之累而且以失信於民斷斷不可固知憲臺之
必不出此以甲府至愚極戇蒙憲臺厚愛不覺言之
過切而妄及之

離任後覆臺灣地畝科則生番界址事宜上督
院高公己酉

兩次進見甲府欲有所陳竊引廢吏之嫌不宜妄參
政務訥訥不敢出退而思之此固
皇上之事亦卽大人之事今雖去位而其地之休戚
猶有往來於心者其何能恝況大人有虛懷若谷之
雅使其言稍有裨益亦以答知遇之萬一敢忘其妄
而瀆陳之去年蒙大人檄委署篆臺郡稟辭之日諄
諄面諭臺郡報陞定額及審定番界二事令甲府到
彼斟酌定議甲府旣悉心訪究而大人有

陛見之行令大人回閩而甲府已去官然當日專委
之事仍不敢不以報命也臺地額則聞大人已奉有
成命而到閩以後尚未舉行旋議旋止又經兩月
甲府竊以爲此事大人陳
奏已屢已不可不行在臺地亦日望大人之舉行而
行之若更緩數月則遂有萬難行者蓋同安下則之
語本發自大人之德音煌煌令文久班臺地當時士
民踴躍鼓舞其良者爭先首報二年之內已得二萬
餘甲其黠者則觀望不前耳及去年起徵之際大人
旣未具

題臺地官民不知作何徵輸之法甲府在臺激切四
詳并具稟史大人懇求權宜行事竟照同安下則徵
收一面具
奏庶不失信於民而史大人終以未便擅專遂令暫
照臺地徵收仍一面候
題知照文到之日臺民已嘖有煩言各處具呈頗挾
大人前言爲口實有求緩徵收俟
題定補完之請雖未敢終抗而去冬經徵有司已頗
費諄諭矣臺民之先首者已爲未首者所嗤良者失
望而黠者得計矣然臺民爾時猶謂大人囬閩則今

冬必可定局耳若此時不爲具
題則報陞之賦額何由得定轉瞬之間秋成又至徵
收之法勢將仍照臺例是一失信而再失信也從此
而復令其首則斷無一人肯首者將按甲而丈之彼
謂丈出之後必准臺則旁皇廹切之餘恐生事端即
以同安下則之說千言慰諭其誰信之將竟置而不
問何以報
命於上且臺地士民見從前業戶以欺隱獲譴此時
不首佃戶旣得以挾制田主怨家又得以借端興訟
故願首之情實所共切而以賦則未定轉成不敢盡
首之勢夫內地縱有欺隱亦甚有限寛之於民未爲
害法臺地日懇日闢勢未有艾數年之後彰化諸北
將又成一縣不爲定賦勢必不敢盡首不首而聽其
欺隱弊何可言故愚以爲其欺隱不可不清則賦額
不可不
題定將欲
題明尤在此時速行使今年秋賦得及
俞旨乃妙大人之所以遲囬者將欲舉新舊田甲盡
改同安下則則其事誠大不可輕舉然此因大人之
盛意而實非臺民之所望臺民祇願新甲從輕則舊

甲巳廿從舊甲府在臺環集公庭千口若一以爲得
此已足廿無寸土欺隱今大人惟宜速爲　入告將
五六兩年首報之田照同安下則陞科懇切
題明得
旨之後使臺民曉然知大人之苦心爲民前言旣驗
則此外未首之田不必遣官清査只一紙令牌麥之
有司可匝月而欺隱盡出據其所首徐爲丈明界址
以杜後日侵占可不勞而大定此後開墾永遵爲則
臺民可以樂業而
國課亦以日加矣要之此事欲先清査而後

題明勢同緣木既
題明而後淸查勢若順風而若具
題更緩今秋新額不定則無一而可矣惟大人裁之
至番界一事去秋有鎭道會詳添設同知守備之請
聞尚未議行此卑府在彼度視形勢雖未與銜賓經
與議以爲必當决行者也今之料理兇番者一則曰
立界一則曰禁漢民之入最下則遷界以避要之三
說皆非也卑府親至其地磈壘山壁立而上內則生
番外則平埔彼生番者不知耕種山內之地尚皆荒
棄山外之界豈其所爭特如野麋山獸見無人之地
則出而遊衍偶見一人卽行搏噬固無所爭也避之
則人跡彌遠彼出彌近遷界固下策矣苐分其界可
禁吾民之入何以禁兇番之出立界亦非善策且禁
漢民之入亦有所難水火民之急務也溪源於山乾
旱之時探源濬流勢不能已煙戶柴薪悉資山內向
憑通事貿易此猶民間之私事至如修造營船有所
謂大力木者梚木樑頭非此不中㕥案興修匠戶承
票入山採取此又公事之不可已者故三說皆非也
惟置營於山口如鹿豕之闌楯虎兕之檻穽閑之使
不得出威之使不敢恣則山外平埔可以任我耕作

而開渠採木買易薪柴者既可陰護之使無被害亦
可稽察之使無生事且或有意外亦可杜奸匪入山
之路此所謂扼其咽者也至同知之設鳳山縣治僻
處海邊平埔中橫亘阿猴林觀音山一帶山外至海
約二十里自山而東更渡溪水一望平埔去磈壘山
四十餘里南北之修二百餘里村落人民殆以萬計
而去縣遼濶不獨兇番出没照應不周卽村落姦民
稽查不密亦易於爲匪故議設同知於阿猴林以就
近經理番民用資彈壓二議若行則南路可以高枕
矣不然此輩兇番雖去年懲創之後或有一二年安

靜而終不能保其不時出没也卑府爲地方起見越
分干瀆伏惟鑒其悃忱賜之採擇幸甚幸甚

上督院趙公 丙辰

竊本道職司清鹺稍稱迂拙惟鹽政一事分內所當盡心查江西鹽政年來惟患商人貪運楚省而運江額少每不足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之歲額本年春夏遂有缺鹽之患蓋揚商向來有江廣融銷之例故得任其擇利而趨不思民食所關該商既認銷口岸豈容置而不顧入秋以來頗能接運地方已免淡食之虞將來惟祈憲臺嚴飭揚商務必按額發運使官運接濟其緝私督銷之責自在本道嚴飭有司實力整頓也本道近見朱大人條陳各欵想見

廟堂之上方有意整飭鹽政以本道愚見凡事從本原上澄清起來則末流自易于清理淮商完課三百萬兩關於 國計為最大而各處鹽本莫重于淮鹽故淮鹽口岸所至北接蘆鹽則為蘆鹽所侵南接粵鹽則為粵鹽所侵西接浙鹽則為浙鹽所侵皆以此四路之鹽多賤於淮鹽愚民貪利騖賤而舍貴乃人情之常則雖嚴禁而犯者接踵也而淮鹽之貴則以成本之獨重於各場亦非該商之故為高擡也竊陳其畧正課之重且勿具論如正課之外有織造銀兩有銅觔銀兩有開河銀兩有義倉銀兩屢屢加派日重日深然此猶曰公事公捐取之有名至如近來因清查之故各衙門陋規使費本屬向來積弊當年查出自宜汰革而乃按數歸公既大失政體且昔年之可以九折八折市色餽送而猶有或收或不收者今轉為足平紋色矣且在大員必無私行再取之理而此下廳佐等員豈能別無交際其為病商孰甚即如本道衙門引費一項乃當年鹽吏之私賍今為解部之正項本道每當兌收之際不勝為之歎息所以鹽本日重鹽價日昂而食私者如蠅之附羶而不可禁也前座主陳副憲條陳惜為部議畧過今承朱大人

條陳之際必宜將種種歸公之項盡請蠲除於
聖治有光不小於鹽政有裨匪細成本既輕鹽價自賤於民間日用亦大有關伏祈大人留心酌奪肅此具稟

上督院趙公 丁巳

日者接到大人批示本道所議建昌鹽務一稟蒙大人委曲詳示不獨鹽務宜然實凡百政務之格言名理也鹽憲處詳據商人抄批送知內有准豁除免派褉費外課本與閩私賣價是否相等等語已批運司查議本道處尚未行知一俟行知後自當飛即通詳專候大人主持檄飭整理至本道所議通綱灘帶減價運賣之處非第為小民起見實慮商人之不肯運赴也江省原係十府通銷商人但運至省城各府小販各自赴省販往彼地售賣其所為小販本無一定

之人任其有力來販虧本乏力即不復販今建昌私鹽充斥小販既絕有司亦無從督責故必商人自運該處則一切運費及開設子店并現在議設巡卡種種多費將來鹽本必比他府加重以現在私鹽充斥之地若使賣價重于別府勢不能行即照別府常價商人已至虧本自不樂行所以前陞道閻臬司雖有議令商人自運赴建減價銷售取有商人情願之稟通詳在案而經年以來彼此觀望遷延寥寥故苟且勉强之令究未能實實遵行也建昌一府實係通省鹽政若此處官引日銷閩私不到即不至越建府而更流他府故必有專商而後有所責成不致觀望必減價而後易於銷售不致累民必輕其成本而後不致虧折使之踴躍至本道所議灘帶雜費亦非本道創為不近人情之言原有常例可按查江南省池太二府係與江西湖廣一例通銷淮南綱引昔年緣有徽州行銷之浙鹽及寧國府行銷之輕課淮南食鹽兩處侵越以致淮引不能行銷辦商裹足不前因有通綱貼費之例每年貼銀數千兩以淮南綱鹽百餘萬引灘派每引不過派銀數釐又江西饒州一府前因官引壅滯商力難支於雍正四年亦曾奉有院行

令省埠各商每年貼銀三千兩行過一年嗣因消售漸跳增引認辦遂停貼費之例而池太二府現在照舊貼費是以本道所議令商人專辦建運免其雜費在衆商既不惜貼費則此七千六百引之雜費派之通綱為數至微務使專商課本稍輕以恢擴銷鹽口岸諒非不樂從者聞揚商亦有踴躍之意俟官引跳通私梟絕跡仍可照引均派則建昌一府庶不為私梟淵藪若第以綱消而論不售之於建昌轉售之於他府雖於
國課無虧而以地方起見則私梟蟻集之所保無奸

究竄跡其間別生事端此本道所以必欲疏官堵私
亦寧謐地方之要務也本道愚見情形若此合再稟
明惟大人於詳到日裁酌㑹議是幸

與盧運使 丁巳

數日前年老長兄奉有移節維揚之
命隨以一行申賀想達記曹以年長兄之曠覽卓識
持衡上游使弟得所依賴不至有唱無和坐以待罪
何幸如之啟者江西綱引歲額本有二十五萬五千
餘引向例江楚通銷揚商完課之後任其擇利而趨
楚運價昂易售故運楚如騖而江運日少饒建二府
夙爲私梟淵藪乃至片引不消惟饒府覵有程弘益
認運專辦減其雜費平價銷售漸已擴消二萬餘引
今歸十商共辦官引日疏漸不敷售而建昌一府則

至今閭私充斥更且侵逸撫南二府運商既已裹足
不前民間又雜茹淡欲緝私則坐無引可消欲督運
則又衆商推諉弟苦心籌畫不得已而欲仿饒府成
例詳請專商獨辦免其襍費欲使責有專歸價平易
售然後勸諭愚民舍私就官庶民間無食淡之慮政
體無偏廢之咎亦自謂愚者之一得也業院憲已批
㑹議而揚商衆心不一專圖肥已不顧政體之壞贍
顧紛紜猝難定議在院憲或以不售之於建昌則轉
售之他處弟期歲課無虧未必以弟詳爲可行而必
行弟承乏此土當爲地方起見不可坐視廢弛令建

民爲販私食私之民夫緝私之道不獨爲商課起見亦以私梟之路小民無知群趨若鶩各棄本業常釀爲大患建昌民風素爲頑悍嚴爲禁緝尚不知法縱其爲奸何所底止現在訪聞挑販闖私數百爲群有司不敢問捕役不敢窺及今不治爲患日滋則綱銷之事猶小而叢奸之患爲大然欲嚴緝私必官引充足而運鹽到口非百姓之責而商人之責也以難銷之地界多費之鹽本苟無責成誰不推諉故爲此詳李老先生任内弟將詳内情節移明年長兄榮任後乞即查閱可見弟不得已之苦思明知大費經營而

斷不敢畏難而因循非紛更而好事也在揚商原止市心寧顧公義弟於鹽政細微委曲之處固未深悉詳内所言通綱津貼減本平售之處弟本仿照遠而池太近而吉饒之例而揚商或恐利歸一人多所遲回不知在弟本無成見不過欲使官鹽之肯赴建屬耳但得院憲主持令揚商作何立定章程建府七千六百餘引之歲額如數運到分貯各縣則弟固不必盡如所請矣查閻老先生在此曾諭商等自運到彼商等亦曾遵諭赴銷究之半載以來僅運府城數千小包而此外四縣無顆粒運到蓋虧本之事人情所難勉强之政令而不行也老年長兄洞達政體勇於爲義今爲衆商之司命挈三省紀綱院憲或有疑慮祈爲婉轉通達務使商無推諉之巧建無犯法之民不惟弟免曠瘝之罪實建民與政體之幸也專此縷陳惟祈垂照是荷

上督院那公丁己

竊惟建昌鹽務前已粗陳大略今請爲大人細陳原委葢建昌一府三面接壤閩疆而尤甚於杉關一路關內爲閩之光澤外爲建之新城私販由閩而出至石峽下船布散南城南豐直走撫州由許灣分入臨川宜黃樂安侵壞淮鹽口岸甚大故建昌一府實關江西全省鹽政也顧整頓之道必須暫減官價以閩私極賤若官鹽太貴小民貪賤奸販趨利何以使之帖服乃淮鹽成本既重減價虧本又何以支故本道初見以爲必倣南池太之例專商辦運通綱貼費

而後圖整頓葢譬若公共之所卽一堂一室必致頹廢專據之方則門戶藩籬必加整葺此專商之善也且苟非通綱貼費則減價有成本設卡多雜費誰能獨任以衡全省若灑派通綱則淮南一百二十餘萬引每引一分卽得一萬二千每引一分五釐卽得二萬在綱商爲衆擎易舉此議似謂可行曾經具詳而未蒙尹大人鑒許乃不得已而諭省商以口岸大局責以認運大義按照建郡舊額七千五百引每月三萬包飭商運至建府設店銷賣減價每包一錢而一面審議設卡俱經陸續具詳蒙憲批允其最要者則

飛鳶石峽爲杉關入口之衝近亦奉憲批現今飭縣估造營房召募巡丁移營撥兵在案然而商力實有不繼官鹽實有未敷者不敢不悉陳之大人之前查淮鹽運至江省合成本每包一錢二分有零今運建之鹽每包一錢計一歲三十六萬包須虧本七千餘金而設卡設巡之費與運脚店租之費在外幾及一萬二三千金商本不支既已宜卹而此七千五百引定額又不足一郡五縣之民食聞昔年建郡行銷之時曾年銷至三四萬引江省本係融銷苟利之所在誰不樂赴今以虧本之地勢不能於應銷額引之外

更責以多運而官鹽不敷則私鹽何由盡絕半官半私終無清理之術敢祈大人熟察口岸情形卽飭揚商公議照池太之例專商辦運通綱貼費而更加撥官引則建昌一郡方可整頓于江西口岸所裨不小顧本道更有稟者天下鹽課莫重於兩淮每引正課六錢七分五釐各省所同而淮商雜派錢糧重以歸公之項至今日而每引二兩有餘矣加以窩價揚本水脚關稅引費等項約每引六兩有餘視他省二三倍成本既重鹽價不得不昂是以北接長蘆口岸則爲長蘆所侵南接粵鹽口岸則爲粵鹽所侵其與浙

鹽閩鹽口岸接壤亦復如是況浙鹽近奉
恩旨加觔閩鹽鹽本從無雜費尤爲本輕輕重懸殊
民情難禁必然之勢也獨兩楚地方隣私隔遠接川
境而川鹽亦貴接粵而粵鹽素貴方且偷食淮鹽故
雖稍昂其價而官引不壅民亦相安是以揚商樂于
廣運至江西三面受私勢不能過昂而私鹽又不能
淸揚商于是畏運江西常額年年不足夫旣爲揚商
認銷之地旣不容隣境侵越又豈容以無利而遂置
而不顧責之以按額運赴理所宜爾乃在揚商運江
之鹽方稱利薄而在江西百姓猶以食官爲貴彼以

同爲
朝廷赤子四封之外盡食賤鹽而我獨貴偷食隣私
則罹法網豈能無憾于中縱之則官鹽壅滯嚴之則
情有可憫是江西鹽務必得大人別酌辦理之法使
之成本稍輕鹽觔充裕則尤爲根本之計也

上撫院雅公 辛酉

前日本司偶聞江南流民入豫之信面稟大人荷蒙
大人立諭藩司行查知此事已現在舉行矣昨見邸
抄乃知上江被災流民之狀楊制府已一一入告
不獨宿州一邑蕭碭之間無不被災今知永城境內
江南逃荒者紛紛而至村莊討乞者亦復不少因思
此事在豫省不獨流民爲盜擾我地方而在大人萬
物一體痌瘝在念之誠自當早爲入告以慰
聖懷況江省已經報災亦不嫌于形人之短也至留
養外省流民却費經營安頓看來江南被災頗廣而

豫省有豐收之名留養之令一下來者必多人多而
無約束無紀律必滋事端恐非二三縣令所能彈壓
經理必得一大員駐劄永夏之間廣擇廟宇官房使
有棲止卽于流民中什什伍伍聯爲保甲每十人立
一甲長以領之男可傭工者着本地鄉保收領婦女
能紡績官發麻枲與之而日收其功其老幼殘疾按
口給穀有出外搶奪食物及鼠竊狗盜者一人有犯
同保五人並坐流民聚所撥民壯及更夫嚴爲巡防其
大約彷照富鄭公賑濟青州流民之法則全活者衆
而地方亦以寧謐誠爲大人莫大之功德不朽之事

業以大人鴻才卓識必有妙用敢竭其愚以贊百一
伏祈採擇

上撫院雅公　辛酉

竊光州之宜改府已蒙憲臺卓見及之本司自履任以來留心各地方情形深知光州地方緊要有必宜改府之處不僅因該州有自理案件難于兼顧督理也謹將應改緣由及改府事宜爲大人陳之查光距省八百餘里僻處東南爲豫省之屏蔽接壤江楚實水陸之咽喉襟淮連汝舟楫交通商賈絡繹又係五方雜處之區所屬光固息商四縣南與楚省麻城黃安羅田等縣交界東與江南阜陽霍邱六安潁上霍山等州縣交界而光山固始商城正南一帶俱係崇

山峻嶺自西至東綿亘數百里離各該縣治八九十里至二百三四十里不等村莊稀少編戶畸零深山窮谷之中民鮮農業多係燒炭鋸板篾作放蠶採取木耳等項營生戶非土著均屬吳楚秦晉民人流寓棲息最爲龐雜而固商六安交界之金家寨地方兩省三州縣交錯分轄緝捕盜賊動多牽制此一州四屬之所以奸匪易匿而盜賊繁多也況直隷知州于本州錢穀刑名之任地廣政繁縱屬幹才勢難兼顧且江南潁州夙稱盜藪自改府治以來較前甚爲整飭光州與潁郡界址毗聯在隣邦形勢應行畫一從

前豫省陳許二州改府之時因光州屬邑無多是以仍前直隸但設官分治固因地以制宜而定界劃疆宜與時爲變通似不便因仍舊制致使地方難于振作應將光州改建府治設知府一員增設附郭首邑並將汝寧府屬離郡寫遠之羅山一縣就近改隸則一府六縣體制聿稱再添設通判一員駐劄金家寨地方以資彈壓又息縣東北鄉廖李集地方離城二百六七十里而該集街道與江南阜陽分轄逃盜奸匪亦易窩藏印捕鞭長莫及并宜添設巡檢一員專司緝捕甚有稗益至光州營制向止千總駐防各屬

無所統轄汝寧一營道里遠隔未免稽察難周應并添設都司僉書一員駐劄防守并于就近各營抽添兵丁分守各汛一切煙墩瞭臺俱責成該員一體整飭不使懈弛葢豫南多盜而光州尤爲藏納之藪必須整頓多方而後奸宄斂跡若文員有知府表帥武弁有都司巡防將來不特山水輿區藉以安緝而南汝二府盜賊根株亦可由此而稍息矣　一南陽通判之宜移駐泌陽也查南汝爲多盜之區而南陽一府東偏之唐裕桐泌等州縣爲甚葢緣桐泌係山水發源直走兩楚三吳重巒複嶺最易藏奸糾約刦竊

爲地方害查南陽府設有同知通判二員一應督捕案件同知分管府西各州縣通判分管府東各州縣各有專司但同知現在駐劄淅川是以鄧州鎮平內鄉等屬雖亦山多民稞而巡緝諸務得以就近督查盜案尚少通判駐劄郡城府東各屬遠者至三四百里幅幀遼濶稽察難周盜案繁多實爲豫省之最伏思南陽郡治專城既有知府同城又有總鎮足資彈壓且有首領佐襍等員足供差遣而同知通判既有分屬自應移駐就近管轄以專責成查泌陽一邑除縣西與汝寧府屬確山等縣交界外北接舞葉南聯

唐桐東與裕州接壤爲南郡東屬適均之所而且附麓環山夙爲盜藪若將通判移駐泌陽與該縣同城整飭則于各屬皆如指臂聯絡耳目易周巡緝督催不徒牌檄空文自可收敉寧實效至該通判有總司水利之職查南陽水道淮河泌清諸水亦交錯郡東均可就近董率其一切河塘池堰有關農事者仍可照舊留意興除是于弭盜安民實有裨益而水利之興舉仍屬兩無妨碍也　一河船盜賊之防範宜嚴也查弭盜之法在力行保甲但陸路村莊尚易聯屬惟水面浮舟倏往倏來行泊靡定稽察爲難容奸最

易中州地土平曠雖不比江楚等省河流交錯艦艘襍沓但他省因船多而稽查甚密豫省因船少而防範轉弛除河北漳衛諸水皆河流直達上抵燕齊更無支流奸匪難于出没無庸置議外如開封府屬之朱仙鎮陳州府屬之周家口南陽府屬之北舞渡賒旂店光州所屬之三河尖青龍鎮俱係水陸交通帆檣錯襍支流小港可以通舟之處所在皆有陸地牌甲稍嚴往往潛踪河下往來飄泊乘間刦竊實爲盜賊源藪各項船隻之中除攬載大舟可容百石以上者男婦共處行戸盡知其來歷不敢爲匪外有一種

剗船裝載無多並無家口止係二三遊手有載則撐駕無載則相聚飲賭招集奸匪又有一種捕魚小船數人撐駕無分巨河义港晝夜往來慣探行舟虛實之二者小則在集鎮船多之所鑽艙行竊大則在曠野地方泊舟稀少之處糾約强刦所以客船失盜頻聞更有一種小剗船原屬農民置爲渡河力作之需奸徒往往照造以爲涉水竊刦之具此項小船長止丈許濶僅三尺用槳剗行捷同飛鳥行竊則水面不聞响聲聚刦則驟合如同蟻附若遇追趕則負舟登岸兩人可以扛行是名爲便民農裝實係賊人水面快足而陳郡光州一帶尤夥更有一種窩娼船隻假托裝貨以避驅逐其船大抵可容四五十石攜帶婦女二三人捏稱家口招攬嫖賭而巨盜黠賊亦往往借此藏身此又水面窩家之最難稽察者也雖從前屢經通行令將船隻編號稽查但一切小船實多遺漏似應飭令各州縣將所屬境內無論大小船隻勒限約保埠頭逐一查明編立字號刊刻船旁並取五船保結不論本縣隣境如一船犯事即查明原結五船照隣佑例治罪不使一船漏網造具淸册存案稽查如有新造朽敝亦即報明註册並令沿河各州縣

置造槳船一二隻印官及佐襍等員每月輪流遊巡一二次朱仙鎮周家口北舞渡賒旂店三河尖青龍鎮等處各設槳船二隻每夜派撥民壯四名遊查水面有駐防者責之駐防之員無駐防者屬捕衙專司如遇未編字號及船戸水手人等形跡可疑者即嚴行盤詰得實即稟報究處隣近州縣彼此知會協力互查其別省遠來船隻多屬裝載巨艦于入境之時亦一體稽查如有久留本境未曾編號者責令一體補編仍移明原籍如此立法旣周水次無虞即陸地亦可獲寧謐矣

與南汝張觀察 辛酉

溽暑新候佳勝省會中遙望巡輶乃不異嵩山消夏也玆者舉善行以與敎化一事誠爲撫憲一段大經濟大志願所慮屬員中無識者以爲迂濶而漫不經心炫長者不考眞僞而但希多舉殊不足以仰成盛舉夫風行假草之義今古實同鄉約保長所舉亦視有司之意指上事虛文則下以虛文應之上務餙僞則下以餙僞應之姸媸失實轉成與日笑談不思敎之一事乃千古治法之本特以輓近以來絕響已久遂視爲迂遠究之何人不可敎何時不可敎斯民也

三代直道而行之民聖言豈欺我哉昨者撫憲特以此事專委之弟責令稽查已具有公移馳送弟素短於才耳目淺隘責成之意過重仰副之道殊難于同袍中不得不重賴於知己之助蓋良吏之難其知留心案牘刑名錢穀辦理無悞已爲能吏于案牘之外實有一片孜孜汲汲拳拳懇懇以敎民爲心者良不易得倘有其人乃非常良吏自當爲官評第一等人物所當亟爲推轂次之卽非其本心而能將敎化一事視刑名錢穀同爲要務于憲頒條敎實在細心遵行則亦當在嘉奬之列大兄與弟素爲同志才識精細貴治一帶伏祈密加查訪各縣敎導之法有無章程疎密若何勤惰如何所舉善行有無虛揑有無鄉地賄濫與有善行而不舉者孰優孰劣望月示一紙以廣弟見聞幸甚

答南汝張觀察 辛酉

辱示教化一事源流本末言言扼要非大兄卓識何以及之此事弟從前未經嘗司不敢妄參末議而鄙見所存早有與來論黙符者蓋成效之責固非數年後不可遽言弟匆于進謁時論及此段已屢陳規諷竊意大中丞亦隱領之矣故弟於此番見委欲不論民閒之有效與否而弟論有司之奉行與否蓋亦斡旋之微意也來教云宜以政為教誠屬至論政教本無可分而亦有不可概論者敷教之無人乃此時無可如何之勢以身為導後世安能勉力從事抑亦可

矣若以政為教又豈易言苟非其人亦安能隨時隨事曲為開導耶現在諸屬能之者亦約有幾人其餘則聽斷之際能得本事情形處決恰當者已鮮求于事外剖析至理挑動至性者更難之矣或以案牘紛繁急于了事或以胸無點墨原乏卓識强為大言未能中窾不足動人故高明之論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可以曉才吏賢令而不可以律庸有司也弟雖無似憶昔為郡時有兄弟爭產結訟三年而令不能决弟為提審案情則兄曲而弟直兄貧而弟富攷其分契則其分時毋有偏袒弟有偏厚因即廣引

推產故事繩以友恭大義撥其多得之產以歸赤貧之兄當堂論獻兩造宗親數十人環階叩首歎服從此兄弟式好如此者事無定形理無膠柱能者從之而已故不得已而求之勤惰核之舉報亦聊以為章程而已聞舉行以來有委之村長者有設立木鐸者果盡如其說實實行之雖未必有效而亦不可謂必無一效教于一鄉而得一二人感化教于一邑而得數人慕義亦即是效豈敢遽求風移俗易周禮閭師族師月朔讀法蓋即此意先王所不廢故弟意但考其所委之村長果否得人勸導之法有無定期定所

木鐸之設果否有人其人果否歷行村莊唱孝弟之歌振諭民之嚮耳若以為具文而竟不一設則惰廢無能盡見于此矣至報舉之中弟近據各屬報册翻閱則本官之優劣亦有較然者所舉之善實有事蹟一一可紀且詳于孝義而略于修橋餙廟者必向日所知之良吏也非是則泛泛空言漫稱好善樂施者則平日所知之俗吏也甚至有如淮寧何令二月中舉善行二十人概以解紛息訟處事公平八字作考語是顯係衙門訟棍鄉曲武斷之流以此而稱曰善人舛謬已極豈非笑談是何令之識見亦盡于此現

在具詳申飭弟非不知善善欲長買骨致駿之義正恐是非一淆善者不屑與伍旌賞不足爲重遺議孔多故欲令舉者寧愼毋濫必核實事毋綴空言古人臥氷泣竹原不在大小善一節必有所據則雖其人平生可議而上之所取者在此一節自可人人共見是固與鄉飲之必求全德者異矣弟之意於良吏則望其有實心有實心則政卽是敎本無定欵于庸吏則責其有實事有實事則虛文亦實大兄以爲何如大兄于所屬必有瞭然者當不以弟言爲妄耳若夫學校之設敎其本職但積輕之勢幾不及村長木鐸

且無論知識卽耳目二事恐聾聵者半豈堪責之宣勸似可毋庸置議也是否有契祈高明示覆清查山寺一節已有憲行藩臺通查折毀弟處固不全報有報而率略者弟必駁查是固去匪驅邪之一善政也謹復

覆撫院雅公 辛酉

昨初六日接奉憲札諭令本司將各府州收成分數開錄淸摺送候查核仰見大人虛公採擇慮有屬員諱飾之至意本司竊查中州今歲秋成大槪甲于各省不獨各屬具報秋禾茂盛卽南北往來之過客無不稱一入豫地耳目改觀也但各府州分數細摺本司衙門從未有一處報到卽得之傳聞亦止酌畧之詞事關 入告本司何敢以浮語妄陳就本司得之傳聞者以開封懷慶南陽三府屬爲第一其餘陳許彰衛河陝汝光亦大槪豐美雖安陽澠池等縣閒有

雹傷止百分中之一二歸德夏禾商虞不無被水自減十之二三汝寧唯遂南三四邑水田正在望雨禾稻收成須至八月始定本司所聞如此而已竟無憑具摺惶愧惶愧抑本司更有禀者竊以報災宜速告收不妨稍緩今歲有秋之象固已十得八九而天心殊不可恃卽如灘地禾苗有十二分收成而秋汎未過不敢保其必無漲漫萬一漲漫雖實穎實栗不難盡壓泥沙花豆喜晴秋霖半月便致失收水田望雨一月秋旱亦致減損雖窺之氣機事所必無而偏駁之數亦所或有此時未可遽信無憾一經 入奏後

來卽費周章本司之愚在中州豐稔久逹
聖聽可以仰慰
宸衷非比去年當大災之後
九重垂念甚切急于上寬
宵旰今歲收成分數似可暫緩
入告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惟大人鑒裁

福藩喬公 庚申

憶自昔年承乏與安獲托宇下荷蒙老先生大人略
分論交敎益弘深乃老先生忽遇含沙致罹遠謫未
幾舊屬亦被傾陷罣于吏議而老先生以身就囹圄
猶念舊屬之屈抑爲之大聲疾呼令人感而欲泣也
及
今上龍飛之歲老先生首被
殊恩昭雪起用海內爲之手額其時舊屬雖伏處海
濱久甘蓬蓽而亦私心自冀不意
聖恩遂及草茅出之幽隱則舊屬之于老先生雖器

品懸殊而出處踪跡殆附會略同矣嗣閱邸抄老先
生暫起陳臬旋傷奉諱舊屬方待罪豫章道里迢遞
郵筒乏便未獲一致候音茲者舊屬旣陳臬中州而
老先生已開藩八閩迴念當日追隨鞭蹬之下請候
患難之餘雖如隔世亦如昨日在老先生之盛德固
徵彼蒼之報施不爽而舊屬菲才獲附大君子之後
塵雖自媿亦自幸昔年閩中自老先生去後波瀾振
盪局亦屢變今得老先生以厚德宿老循撫其民而
正率羣僚風日淸和山海淸晏可勝企羨顧舊屬以
夙昕至愛十餘載睽違弗獲一圖良晤慰我饑渴曷

任悵怏

陽城田少宰 庚申

憶自丙辰初夏春明叩別屢貿星霜風塵外吏久疎稟候而懷仰之誠旦暮勿諠也老世臺鴻猷偉論聲振栢臺遭逢
聖主倚眷特隆一歲四遷近代所罕將來黑頭公輔紹光吾夫子之餘烈昔日韋平于玆再見起元忝在世講快慰何似榮藉何似起元才疎識短猥沐
聖恩廣玆劇任夙夜兢業中州此席昔年專以上司意見爲獄情以周內株連爲幹練起元雖不敢自期平允斷不肯以刻爲能但務得情定讞案牘較淸當

日暮友數人而不足者今一入相助而有餘然疎漏之悆正慮不免耳起元向蒙推念孔李關切垂照近知鼎言噓植奬借逾涯不謂靑雲知己雖遠勿遺感刻之私非筆可罄顧起元益深疚慮無以仰副月旦爲懼也

答程少宰 庚申

久疎修候方深歉仄西華介令至得堂年大人手書遠及捧讀之下如奉謦欬但期許太過獎借逾量在大人愛忘其醜在起元益增惶竦矣起元二載豫章毫無報稱忽被超除自惟非分況貴省自古重地輻輳最廣刑名總滙夙夜兢業不敢暇逸而才力所限何能强副大人所諭忠愛之懷和平之素雖不敢謂大人見賞之爐而公明二字則毫無可自信者非此二字則于此職遂多難稱用是時切氷淵之懼耳中州風土淳樸絕無東南浮澆之習唯南汝一帶向多

盜案近歲比昔年已少十之五六而部科轉有多盜之目屢見指摘蓋由昔年乃大半不報目下則力嚴諱飾誠以旣不能弭盜于先更何敢稍涉于欺也起元履任後清理宿案大抵爲積猾者十之二三爲流丐者十之七八故雖盜情悉備而贓數極微法在難宥情殊可憫因思以安輯流丐爲弭盜之源分别資送收養旣恤無告之民又散匪人之跡二月中通飭以來盜案已漸稀少似頗有微效不意夏末秋初遂有非常水患殆及半省恐將來未免滋事也尹公慈祥豈弟方力行敎化以移風易俗爲志而忽遇天災誠不能不爲之震動尹太夫人尤忠愛性生以七十餘歲之人力疾跪雨撫軍力勸不從唯向起元揮涕泣椎心深慙仰累故有廹切引退之情

聖主慰留仰見

九重任賢勿疑之意至報災情形亦字字據實不敢稍爲文飾亦非稍有張皇今蒙

聖恩疊沛極力賑恤當不致有失所之患也

答趙亘輿方伯 辛酉

大梁書院中列祀大梁先賢及忠烈之士於中堂有都御史閻公釐正祀典記今中丞雅公議以書院宜專祀先儒不宜旁及名宦節烈又大梁爲一省書院不宜耑主大梁更爲釐正而屬趙方伯爲文以誌之

辱示大作持論極正辨析復明筆力又足以副之不勝佩服其中據侍生愚見竊有所商者蒙老先生虛懷有以能問於不能之雅苟有管窺不敢不以進竊考當日閻公之釐正大梁書院祀典者蓋亦有故書院之設始於有宋而濫漫於明幾遍天下即如中州舊時書院郡邑皆有大梁書院原耑繫大梁而非河南一省之書院故閻公記中主大梁書院而言尚係康熙二十八年之事也至五十八年頒

御書兩河文教之額於講堂而大梁書院始爲全省之書院自不得專主大梁而言矣書院之實本爲講學而設不在祀事原與祠廟不等後之有所祀者亦未能詳攷或當日因某先生主講於此没而祀焉以誌不忘所自如二程書院之祀二程范公講院之祀文正也自講學廢而所祀者存於是書院之名遂同祠宇矣甚至

國初士大夫之宦其土者競建生祠而美其名爲書院則書院之名與實俱盡矣故當日閻公之於大梁書院其所爲釐正祀典蓋已忘其爲講學之書院而直以爲大梁之公祀而已既忘其爲講學之書院而以爲公祠則本義已失凡大梁之先賢名宦忠臣烈士亦何不可之有此隨俗之見也至雍正十一年欽奉

世廟特旨命督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於是大梁書院爲豫省之書院而書院之名始踐其實旣正其名實而大梁二字乃特借其舊號云爾固非閻公時之大梁書院也故侍生愚見以爲第將今日之大梁書院與曩時不同處一一爲敘明則書院爲講學之地自非先師不祀也爲一省之書院自不獨大梁之先賢當祀也而閻公記中云云可不攻而自見矣是否有當質之老先生裁酌焉

上陳總憲老師 辛酉

七月中便員回豫接到手諭奬借逾分期許過量捧讀之下感媿交切老夫子以經術巨儒久歷中外師長百僚正老夫子贊襄

聖化佐治郅隆之候起元智識淺陋何足仰贊百一乃辱殷殷下詢不敢不竭其愚切以持盈保泰之道唯在匡扶

王德進賢退不肖爲大事而在老夫子所處之位慮非係關　社稷萬年之計及四海蒼生之休戚知不足爲敷陳之具惟祈老夫子留意人才扶植正士有

剛直不阿學識弘遠品行端方者亟引而進之其媕婀輭媚懷私躁進卑陋狡詐者亟斥而遠之則將來中外皆得正人何患天下不久安長治向來會議之局不免迎合瞻顧未論其言先視其人未究其理先委于時惟老夫子居獨坐之席總風憲之班正可挽回積習誠得陳列者各秉大公各融意見期于事事得理即三代之盛亦何難媲美至于吾

朝最難籌畫者在仰食

天家數十萬之衆爲歷代之所未有此時不早爲之所將來生齒日繁經費不支深爲可慮見聞抄中頗河臺早見于此御史亦有微言及之而議者狃于目前苟安之局置之不採良爲可歎老夫子或乘間微言或與一二識者徐商變通之局誠爲　國家萬世之利又錢法一事

九重宵旰而錢日見少價日見昂議者徒知尋枝折葉未能拔本探源起元曾有謬議謂當定錢價以一民心少用錢以省鼓鑄曾有說在鶴泉于門生處論似創特理實可行第非户工兩部之所樂聞耳老夫子幸留意採擇焉起元薄劣謬膺重任中州地隣七省盜案素多不能弭之于未然斷不敢諱飾于事後

雖屢爲臺垣指摘亦唯竭力整頓以冀後效而水災又告恐益未免滋事爲之寤寐悚愧老夫子念切民瘼而于門牆之列垂注尤深伏冀切賜敎誨俾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賀海寧陳師新叅 辛酉

日者枚卜
命下郎中州士大夫以及僚庶無不以手加額慶
朝廷得賢相如司馬君實也推之薄海蒼生應同此
慶起元門牆下吏私幸倍何如矣竊惟上有堯舜之
君下必有臯夔之佐老夫子學體朱程德侔申甫歷
事
三朝出入中外有大醇而無小疵內積忠悃外施公
溥當今之世實罕儔匹固宜
聖天子心孚一德爰立無疑也行見啓沃叅贊調六

氣以奠八埏我
朝相業之盛絕後空前丹青彪炳詎可蠡測起元近
從邸抄伏讀
聖諭論久安長治之道未嘗不歎
聖主憂勤之切而即于老夫子宣麻之報卜久大之
機蓋治安之道不外主德民生人心風俗四者今皆
在夫子啟沃之中天下幸甚

答河南雅中丞 癸亥

自前日使星南下中外傳聞有關河洛本司且疑且
訝確山令過此乃知去秋南汝一帶大人已經
奏報賑恤倍至益不解浮言所起昨糧道過此備悉
其詳旋奉憲札捧讀之下不禁歎訛言飛語之不根
星使主持之公正而大人之實心爲　國爲民乃因
此益顯次日復閱邸抄讀
上諭一段令人感歎
皇上之聖明與大人受知之獨深也不禁手爲加額
矣蒙大人垂詢之處本司愚見自當以不辨爲高也
當市虎初成慈母色變而隱隱雷聲並未驟下一

旨仰見
聖上固在疑信之間
聖上之於大人知遇深矣及使星南下又能主持公
道前日
諭旨直舉大人去年一片賑恤苦心宣示中外則此
時大人惟有轉自引咎以謝
聖恩即言者之過亦以浮雲置之則大人之德望愈
高
聖上之器重彌隆矣區區鄙衷諒大人早有同懷不

以匑言爲河漢也直省麥收約有六分四月下旬後
大槩得雨百穀滋生惟河間一府雨澤未足已蒙
皇上再三詢及益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意誠爲亙古未有也

與博野尹年姪 己巳

去秋在京忽聞尊公老大人凶問不勝驚悼哲人云萎中外興嗟況弟以舊屬之誼同譜之素又蒙許爲同志者耶悲何如矣嗣聞靈輀歸第日盼訃音之至治喪之期行述之頒以製幛邀奠旣久未見及弟自入春又即告假思歸未及爲撫棺之慟又嘗倩人作文率多浮俗不足以辱君子耿耿于中已及半載登舟以來遙望通德之里去而日遠區區之懷不能自已謹製蕪辭書之素册以展悲悃亦知老大人之喪名公鉅卿賢士大夫之製幛致奠者必多名章偉製

弟辭不文不足爲大人輕重而竊自以爲知大人之志或未有如弟者故特千里馳寄世長兄爲弟誦之几筵倘亦領之歟念兩世兄罹斯大故至孝之性必深毀瘠負荷方重尚祈節哀自愛爲禱窀穸卜在何時此誠大事諒費經營也竊以道學之風至此時爲舉世不彈之調獨尊大人躬行不怠弗恐獨善思以兼善天下爲斯道光昌之會而賫志以歿可恨何如幸得世兄稟賦醇厚重以庭訓從此益勵純修以紹前徽正學之宗淵源流衍使天下知理學之門以博野尹氏爲歸則世兄之孝思不匱豈徒在簪纓奕葉

間耶弟自分迂拙早衰無可効力明時故決意假歸亦思勉爲耄學而過時之歎詎得有成惟稍期寡過而已無足爲世兄道也他日豚兒輩風塵邂逅得蒹葭倚玉幸推世講有以教之爲荷

敬亭文稿卷六

雜著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治臺私議

夫臺灣片土自開闢以來幾千萬年無論不入版圖卽淮南志怪山經紀異亦所未及自明時鄭賊潛踪於此引致紅毛明末鄭賊更踞此稱亂至我
朝剪除氛孽而臺灣始入版圖數十年以來七百餘里重洋遂爲內沼哨帆商船如游內港糖粟之富甲於閩省形勢之壯屹然爲東南七省之藩障自臺灣入版圖而後濱海之地烽煙永息所係綦重則所以經理臺郡者可不隨時度勢綢繆整頓爲萬年不拔之計哉按臺郡之入版圖正如洪荒初闢章程制度草草未立而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因循廢弛旣所不免至一桂變後震動
當宁地方大臣未敢以致亂之由據實陳告乃徒爲因噎廢食之計禁官府之攜家禁民戶之搬眷禁內民之渡臺汰道標之守兵以爲是可以久安長治矣何其遠歟起元奉制府之命來攝府事凡四閱月而謝事歷覽山川形勢番漢情形歎其幅幀廣而控制之道未備膏壤多而經理之術未詳兵踈吏遠地廣

入稀以致生番不時出沒奸民間且生心深思遠計今日之經理臺郡者宜分文武之駐防扼山海之形勢恤熟番而撫生番招流民而盡地利重文吏之權定考績之期數年之後必更有可觀者矣

臺灣之治宜防山而不宜防海也在昔偽鄭竊踞此島如釜魚楯豕惴惴焉朝不保夕人民未集田土未闢寄宿於海濱片土唯慮我
朝大兵之入故鳩其醜類聚處海濱以臺灣縣一帶之地為其居室以安平鎮為門戶鹿耳門為扼塞重兵猛將咸萃於此于南則防打鼓山於北則防鷄籠

城皆以備內地之大兵也若今日我
朝之處置臺地則宜有大異者臺灣以西雖有七百里重洋實我
朝之內沼也海船往來皆我同族固無可防即外島如紅毛呂宋咬𠺕吧諸國皆極微小震攝
天威通商貿易隱為屬國都無可慮是海不必防也所宜防者山耳山不獨生番之出沒宜防也凡臺郡平埔內之山層叠僻阻樹木叢雜溪壑陰邃人蹤罕到之處不知其幾或且通連內山稽察稍懈奸匪匿踪其中集數十無賴樹旗歃血即圖不軌生番之為害猶淺而漢民之為匪叵測如曩者朱一桂之於三角坔烏山等處陳三奇之於阿猴林猴完之於菱仔林是其故事矣故防之不可不密乃協鎮三營屯於安平總鎮三營屯於臺灣南路一營屯於打鼓惟北路一營在諸羅山稍為居中之地其餘重兵皆在海濱且道府縣治皆濱海涯迴顧腹地東西則深阻重山南北則遼曠千里夫居中馭外之道治天下與治一方無異也舉天下設立縣治處置兵衛必占形勝今臺地兵防之壘與府縣之治皆守其外而虛其中絜其前而空其後腹心閫奧之地轉棄而不之計

一旦有意外彼有盤踞之固有建瓴之勢而我方自外而入仰高而攻不已左乎在　國家初得臺灣時亦以人民尚未集田土尚未闢可居可耕之地惟臺邑左右方百里地耳故置壁壘設府縣皆因偽鄭故址即其營署宮室以為官府駐札之所今
聖教日廣戶口日繁田土日闢昔日之鹿場兎窟為今日之花村蔗田矣昔日之瘴煙毒霧為今日之甘露花香矣南自郎嶠北至鷄籠延袤一千七百餘里皆為人煙之境是今日之臺灣非昔日之臺灣地廣則規模宜遠防檢宜密形禁勢格之道誠不可不講

也愚以為諸羅居全臺之中負山帶溪形勝獨得宜遷府治及鎮標三營於此以控制南北而後中權之勢始握其要安平片石離臺邑二十里不必專駐重兵也應留本道及海防廳於臺邑收協標兩營於內地而留一營於安平則鹿耳門雖云要口已足稽察彈壓而外禦之勢已備南路則宜遷鳳山縣治於埤頭當居民輻輳行旅往來之孔道以親民事設下淡水同知於新園萬丹之間凡淡水以東上至羅漢門下至海口凡番漢盜賊之事屬焉南路營參將所屬原有守備一員宜更添設一員一則自鳳山以北阿

猴林觀音山之外淡水以西沿海一帶之地屬焉一則分兵五百建營於山豬毛口自枋寮以北羅漢門以南淡水以東沿山一帶之地屬焉而統轄於南路營參將如此則重山複水之中在在有官有兵可杜生番之出沒消山匪之奸心而南路可以無虞矣鎮標既居諸羅則北路一營可移駐於半線沙轆之間以控制八里坌雞籠之汛防於耳目亦近駕馭亦便而北路可以高枕矣至彰化大肚溪以北幅員既廣地土日闢四五年後民居稠密必宜更設一縣者也若夫藍張興莊鹿仔港南嵌奇武子社傍添設巡檢四員之說固未嘗不可少佐大員之所未及然巡檢微員雖多亦不足恃也

臺郡荒埔之宜墾而不宜棄也即鳳邑沿山一帶二三十里之廣百餘里而遙與臺邑羅漢門內重山疊澗泉甘土肥其可耕而樹者可數萬頃可引而溉者不下數十道而北路四五百里膏腴之産更瀰漫無際使舉而教民開墾可活數十萬窮民而裕如是天設之以濟閩民之窮也但開墾之事縣令事繁宜耑委之南北二路同知令兼水利捕盜之銜而使之清畫地界與經理水利其清地界也則當用限田之法

存恤番之意何也地皆番地向者番民寡而不能耕亦愚而不知耕供飽之餘棄而不惜故往往以數百甲之地得數十金而售之以致近日平埔社番亦能耕作而已無寸土可耕矣官府若不為之地與日番民之生路既窮亦慮激而為患故凡開墾荒埔必酌留番民生息之地能耕者即劃地而教之耕不能耕者按甲而貼其餉此恤番之要策也至漢民開墾向來請墾混以西至海東至山為界一紙呈請至數百甲而不為限業戶招集佃丁又私行廣墾以致欺隱日甚甲畝不清且一業戶而包墾既多所招之佃又

不問其來歷耕作之時一莊數十人或數百人收穫之後忽然散去其爲奸匪業戶亦不及知家甲之難清亦坐是焉且所墾既多田不耕耔但知廣種薄收不知深耕易耨農工之惰亦由是焉故將來開墾必宜用限田之法如一人一牛付墾十甲不容混呈廣墾庶可杜豪强之兼并溥實利于窮黎清疆理而絕欺隱屏游丁而勸力作法莫善於此矣其理水利也臺地溪泉大者數十小者無算向以溪道迂淺故水發則有泛濫四溢衝決田禾之患不設堤閘故懸瀉於海則有灌溉無資之慮是宜濬之使深多開旁支

節其高下以引致田間築堤以蓄之開斗門以洩之則可以資灌溉之利可以杜衝決之患水爲利而不爲害無水旱之虞而一登再登之穀可以接濟漳泉兩郡之民永無艱食之患矣

歸化生番之宜結其心也熟番固極馴樸惟在有司視同赤子恩恤爲至即生番間爲民害其間獷悍者亦第如虎狼之性與人殊見人搏噬要無爭奪計謀其畏漢人亦甚兵防稍嚴竄匿不暇至於歸化生番如內悠六社大武壠八社水連沙十五社傀儡番內之加豕社加者野也社其人雖悍性本樸直既已歸化即無二心每次征番一經調度率先效力不但不爲民害兼能助勦兇番宜約畧雲貴土司之例即其土官奏明

皇上給以官帶俸食使治其番衆毋爲兇暴與之約法毋得招匿逋逃彼益鼓舞效順不特可使之固結而無叛志即有梗化者彼更可爲我之捍禦應勝於兵力數倍俸食之需計歲費亦數百疋鹽數百石而已足我

國家威德遠布日盛月新將來生番且漸化爲熟番其機已動其勢亦所必至豈得僅以毒蛇猛獸待之

遂爲長策乎

搬眷之禁尤亟宜變通也蓋臺灣今日不以人滿爲患而尚以人少爲患亦不以人少爲患而以無眷爲患何以明之即如臺灣地窄人稠戶多土著故命案累月無聞至鳳諸彰三邑命案月或屢報唯以莊村寥廓三里一莊五里一村孤村之內偶有嫌隙或覬其貲財動思剸刃彼豈不知殺人者死而以爲無人覺察可以倖免耳即朱一桂之謀爲不軌亦以近山之地居民甚少日肆其心致成嘯聚即生番出沒亦乘人少而逞兇苟其莊大人衆彼亦且望風而避矣

誠控制之道既得輯綏之術既詳何愁乎人滿但人
不可無眷以海外之地而聚百萬無家無室之徒則
誠有不可不慮者今唯臺邑民戶皆有眷口鳳邑有
眷者十之五諸羅十之三彰邑則十無一二矣彼無
眷者一歲收穫皆有厚獲衣食之外既無家室豈思
成業耕穫之暇唯知賭博賭博蕩廢即行偷竊官府
拘拿挺而遠颺無所顧戀也一莊之內或數十人或
一二百家都無眷口其去來蹤跡不可得而稽也其
謀為動作不可得而知也保甲之法無憑編緝業戶
管事亦難稽察此可慮之大者宜令在臺之民皆取

眷屬渡臺之民必須有眷者方許其渡使臺民盡皆
有眷而後可教為良善而後可編其家甲而後可考
其藝業而後可稽查流匪使無遁匿此治臺之第一
要策矣
調任之新令太驟也臺地重洋遠隔六年一官誠屬
太遠故蒙督撫有請三年更代之舉荷蒙
皇上曲體臣隣無微不照有一年更調之
旨此誠曠世之恩也顧愚以為若求善治非久任不
可三年考績乃千古不易之良法況臺地此時正須
經理之時土地日闢民人日增熟番之智識漸開生

番之氣息漸通正須廉幹能員經理其地可以化流
民為士著化熟番為漢人化生番為熟番均其賦役
正其疆界治其城邑以保障濱海一帶之內地唯此
時為要顧期其經理雖甚盛才非三載不能著效雖
蒙
聖慮周詳令其學習半載然可學習者文移案件而
已至於為政之道存乎其人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為
名者有喜功求進之思為利者有刻薄苛歛之術即
有實心為　國為民者而意見亦自各殊一番更代
必有異轍下何適從且人安其心而後能理事今一

年之後頭緒粗得而已躍躍有去思居官者早逆知
其功之不能竟而志灰為下者已逆計其令之不足
遵而情渙未有不日益草率苟且者宜仍以三年為
率而以半載為協理學習之期庶於地方無悞
本道之權宜專重也臺郡重洋阻隔風汛不時每地
方有事動須請命兩司兩司請命兩院文移往返輒
須累月一經駁議往往經年事之叢脞半由於此且
臺地與內地不同唯本道熟悉情形可以隨宜裁處
兩司在內以遙度耳聞之見處之所以彼此飭查每
無定局至如詞訟命盜等案其嚮實直犯固應解院

而原告干証應審人等遠涉重洋水陸千有餘里其爲拖累何可勝道至於錢糧本無解司原係另行奏銷毎年核定應協濟兵餉若干遣官支領外其徵比緩急早晚之宜亦與內地不同原非藩司所能稽察愚以爲刑名錢穀之事統歸本道查審詳院定案不必更經藩臬衙門則一凡公事可以隨時辦理而辦理之處尤可以親切妥協在臺道一缺必係
上所特簡自無不可委信之處况兩御史坐鎭臺地倘臺道有所缺失御史可以就近糾察不必以專擅爲嫌至於海疆重地文武宜帶兵威方可資其彈壓

緩急可恃故向來設立道標之制自有深意嬰以臺變之故謂道標之無用遂議裁汰夫臺變之際豈獨道標之無用又豈可盡廢耶以
皇上之用人今日之吏治而仍用昔年之制未嘗不大有補於海疆也

鍾山書院規約

書院重任也鍾山重地也上承
聖天子作人之至意暨賢大臣鄭重之盛心會兩江之才俊於一堂資之膏火勸之肄業則主斯院者宜如何惶悚兢業遊斯院者宜如何鼓舞振興僕學殖荒淺謬承延聘深愧無以爲諸君助者顧思學校之外特設書院將以求實學毓成材爲　國家樹人之地爲吾道光昌之會豈僅非制藝是亟將文詞華采舉非所重必能潛脩理學切實踐履講明修齊治平之道卓然爲君子之儒可出可處可窮可達而不可

以一毫功利之私苟且之術搖其守而流爲小人之歸庶可以仰副
聖天子賢大臣教育之萬一僕年過知非寡過未能而困學之志汲汲未倦正樂與諸君互相砥礪用以聞諸昔賢先達者爲諸君陳之

一立志凡爲聖賢爲豪傑爲鄉黨自好之士下至一技成名無不由立志始葢人之材質豈無高下惟不能立志則頹惰悠忽迄無所成雖有美質終成敗器苟志一立則人之精神自旺才力自裕世俗之見自不能惑境遇之紛自不能擾一切窮通得喪生死禍

福皆不能撼只此志耳故曰匹夫不可奪志朱子註知止而後有定下志有定向一句葢志一定則靜安慮得皆從此出彼世俗之士亦非盡無志特其志在功利志在聲色志在飽煖逸樂遂將一生之精神才力盡歸於是將向上一層正大光明切已要務自已截住自已背馳豈聖賢豪傑之必不可爲也故立志一層乃上達下達喻義喻利舜與跖關頭諸君於此猛省立定志氣必爲君子毋自卑自小其所造就自臻遠大

一士貴務實爲學之道其得失進退只爭自已有成

與否原不是鼓動流俗的事著一毫務名則全副精神都向外面粧餙起來於已究無實得且務名心急凡可以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爲究之世不可欺名不可盜徒爲有識所鄙故寧樸毋華寧拙毋巧寧恬退毋躁進寧木訥毋叫囂而後肆力於學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有進無退矣

一讀書之法　國家制科取士因明之舊首以四書輔以五經舉名器之重憑數篇之帖括爲進退噫嘻豈緊其文之貴哉亦以其浸灌寢食於四書五經之中則其人必君子也其體必中而正也其用必弘而遠也　國家所賴於是焉在乃習其文而忘其本第以經書爲命題之紙揣摹聲響懸擬形似以弋取科第於經書本旨不復知其一一爲我立命之根一一爲我對病之藥口誦而身背之手摹而心叛之無惑乎舉世之人目經生爲迂腐指經籍爲陳言也夫讀書之法觀聖人所論學詩學易學禮者可悟矣於詩則曰達於政事曰專對曰興觀群怨事父事君於禮曰立於易曰可以無大過今之治經者於此著力於此用心方爲讀書有益否則雖攷據詳核訓詁精密皆夫子所爲雖多亦奚以爲者耳漢儒專門名家嘗

以經義輔政治蕐猶有遺意焉朱子曰讀書須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又曰開卷便多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體察旨哉言乎起元願諸君之遊於此者以此法讀書則四書五經中得一言片語可終身用之不盡況全體貫通所得豈鮮進可以用世退可以自修庶於制科之義無負云

一讀史之法當分數層手眼第一次當究一代治亂興亡之由與一事成敗利鈍之故第二次當攷歷代典章制作禮樂兵農之因革溯其源流訂其得失第三次當攷其人之賢否跡其嘉言懿行與夫姦佞僉

險之情狀以爲師範以爲炯戒最後乃華玩其體裁
筆法文質詳簡之殊致以窺作者之用心而史學得
其概矣要之以經衙史斯不爲後世功利之見所奪
以史証經方信古先聖賢之垂諭不誣尤爲讀史之
要也

一制藝之始權輿於經義專以講明書義爲主而不
事文釆然文字之開由文而質由簡而繁勢所必至
不獨制藝也既趨於文而繁矣欲返於簡質未有不
優孟衣冠者惟文而不詭於理繁而不流於雜不失
經義之本旨則得矣斯其體裁乃不可不講也夫制

義雖工於吾人之體用均無有焉然而心術品行恒
於此見者蓋君子之所爲無所苟而已前輩作者之
爲此也熟味聖賢之言以求其旨旁求五經之奧以
會其通擷左國之華以潤其色莊列以盡其變唐宋
八家以暢其氣不苟同不泛設故其言有物各自成
家其上者可以翼經傳次者亦可以覘樹立碩士鉅
儒胥於是出若以勦襲爲能塗抹爲勝迎合風氣爲
工即其一切苟且之所爲而其人已見一斑矣卓然
自命者於此必有以示異耳

一詩學長言詠歎爲作樂之原外通於治化內關於
德性詩三百篇已盡萬世詩學之變可見古昔大聖
大賢以及公卿大夫無不工於詩者則詩學胡可忽
諸又胡可鹵莽以從事與自漢魏以至元明作者接
武體亦屢遷而必以有合於三百篇之旨者乃爲大
家名家若夫取青配白描頭畫角徒傷大雅濫玷風
騷豈足言詩諸君有心斯藝者必當以三百篇爲法
祖即從流遡源亦自唐而上者近自宋元而上者遠
也學之序先古而後律者多徒先律而後古者易靡
首嚴雅俗次分工拙以性靈爲本卷軸爲輔責之聲
響之間辨之神味之外豈特希風李杜直當嗣音雅

頌亦在有志者耳

一業精於勤荒於嬉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況
院中非遊談之地光陰有易過之隙記曰時教必有
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古人爲學之勤如此今擬刊一
日程無論內課外課人給一帙每日各填註所業讀
何文何書至會講之期彙送監院繳進將攷諸君所
得焉諸君或有所疑亦可隨事問難起元雖無待問
之具倘有寸得或可助諸君之百一也其間有家務
廢業者亦必註明以覘勤惰至所習之業貴專不貴
博貴少不貴多以講明透徹爲主幸勿徒事記誦也

一書院讀書卽師友之樂乃爲人生第一美事夫師亦友也友亦師也旣爲同堂同學則交友之道所宜亟講務在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毋面諛而後言毋矜已而凌人毋忌勝已毋薄人短毋護前非毋惡聞過毋互相標榜毋分立同異庶得樂群之益文章道義從此日進也

循吏約

夫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州縣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故曰父母曰師帥凡民生之休戚風俗之淳澆興利除弊之端仁育義正之舉非良有司不能深知而灼見亦非良有司不能朝令而夕至故易於見功莫如州縣而難於稱職亦莫如州縣上之爲民求良有司不啻爲嬰兒求乳母亦鄭重而廹切矣乃全材罕覯政化何以克成本司不揣用竭平日讀書所得與先輩所敎訓者爲諸君諄諄誥誡焉夫人之才識豈無高下或剛或柔或敏或鈍賦稟有定固所不能

强然才識之高者不足恃下者亦不足慮唯視其心何如耳才有不同心無不同也識有不一心無不一也心者何一曰實心我

國家澄敘官方於今百年吏治章程纖悉具備特患視爲具文故事苟可以塞上司之責免　功令之罰便爲了事巧於趨避競尚浮華則雖有良法美意都成虛設於一方黎庶毫無稗益豈不可歎苟能將士習民風獄訟賦役水利盜賊諸事凡一切　令甲之所垂憲檄之所飭民生之所繫

國計之所關一一實心整理如飲食衣服之切已飢

必求飽既飽而必求其和於腹寒必求煖既煖而復求其適於體不因上臺之督責而粉飾之不因進取之階梯而勉赴之不因同列之異同而依違之一民未安一事未究寢食不敢寧也焦勞不敢恤也有一分不慊於心不肯歇手有一毫負疚於心不肯瞞昧苟事不宜民雖上臺訶譴不懼也　功令處分不顧也則才識之高者心以實而尋理必細操持必堅更無難事足以沮我何患政之不立雖才識稍下而心之所至識自開明才自展拓於境內必日有起色實心之致上之報

國下之宜民無越此者二曰虛心夫心本靈明不虛則蔽有欲念則不虛好利好名皆欲念也有成見則不虛要嚴要寬皆成見也心既不虛於是是非非之衡不能定情僞之隱不能燭動而輒誤無所適從其害孰甚要皆蔽之爲患也惟撤其所蔽使好利好名之念無所介於其中不計祿位之得失不問俗情之毀譽則事之是非民之情僞自無遁形事至而應就事論事不以姑息市恩不以執泥行法成見一空漸歸無我有過卽改何妨舍己從人有善不矜常覺彼長我短虛則能受虛則生明豈獨居官之切務實亦治心之要訣矣顧心之所以不能實與不能虛者其病根又有二一在于不知其苦蓋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爲然而牧令尤甚此亦非至今日而始苦也自設官分職以來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爲我逸樂之具矣今試以一身爲一家之主仰事俯育胥責之一人卽數口之家無不以爲苦者況牧令地大者數十萬戶邑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羣責之牧令之一身而尚得以爲我逸樂之具耶自世教之衰徒知以仕進爲榮寵得一美官親友握手相賀而爲官者亦自以爲得不念其

苦也比者

朝廷淸明綱紀整肅貪黷恣睢之行無復敢試亦旣知飲冰茹蘗之況矣夫飲冰茹蘗之況苦況也而猶未知苦乃其職也不盡其苦不安於苦則苟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怠氣卽乘而又安能實心與虛心哉故必知苦乃其職我盡其苦而民乃得樂我安其苦而心乃日休自必孳孳亹亹夙夜不遑甘入於苦之中而職無不盡矣一在不知其重夫億兆芸生士農工商不知其幾而居官者不啻十百中一二人天賦以聰明之姿君授以爵祿之榮使爲治人之人則一命

之士皆上天之所厚也天心愛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又以不能獨治而分任之百職牧令於九州萬國之中分治一邑斯民皆
皇上之民牧令卽分
皇上治民之責亦卽分上天愛民之心者也一方之休戚卽關
國家之元氣一民之憂樂卽關造物之好生試觀今日自牧令而上惟大學士總六部之政務自大學士而下亦惟牧令總六部之根基是豈惟潔己奉公卽爲臣職之修有一事草率一時怠惰一毫放縱一念詐僞便非
皇上命我之意卽非上天生我之意誠念及此而精神敢不奮勵才識敢不凝練乎知斯二者則自能實心行事虛心自考而不肯苟且從事矣噫生堯舜之世而爲虛縻廩祿之士所謂邦有道穀耻也有志之士於此必有惡焉不寧瞿然而起者豈以免掛彈章爲幸得邀薦擢爲慶乎諸君其各留意毋忽

丁卯隨
駕紀程

七月二十日
皇上奉
皇太后巡幸塞外晓發圓明園余不能騎坐小車車夫二從人六騎四馬騾十一是日巳刻啟行過蘭溝抵南石槽大營直隸秋收大稔百穀方昌雨後新霽秋光晴皎
上顧之色喜百司奉
旨禁傷禾稼千車萬馬擁擠雜沓道旁高糧蕎麥無一莖被踐者自古
聖德之盛卽此爲罕覯矣日晚梁大司農奉
上諭以御製五律四章令從臣屬和因共約明晨到
營進
呈

二十一日晴行六十八里過懷柔縣境抵密雲縣縣有新舊二城恭繳和詩共八人大學士陳大司農梁少宰蔣大廷尉嵩少詹西學士朱翰林肇及余也
上賜王公大臣西瓜蘋果

二十二日歷羅家橋華家店抵姚亭子大營共六十

里此站去關口僅數里矣
二十三日晴行二十里南天門左有覽勝軒由關過黃土嶺至兩間房大營共行七十里午間西北有雷聲雨勢暨中絕無未幾水驟至溝旁列帳有被淹者人共謂青石梁雨水下也蓋兩間房去青石梁十餘里口外以高嶺謂之梁
二十四日晴行經青石梁兩山夾立寬處容兩車窄處容一車二十里凡數十盤宛若杜詩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誠爲北門要隘一夫當關萬夫莫當天門在內石梁在外重重險要足以守備處

太平之世忘其爲險耳大石梁之外有二石梁路稍短亦斗絕行三十二里至常山峪大營
二十五日卯刻
上發御製攬勝軒古北口七律二首令從臣屬和行六十六里歷王家營抵喀喇河屯大營行帳中各繕詩彙進此處
行宮地勢甚廠灤河旋繞河自塞外萬山中細流百折至此成川可以捕魚又數十折南流入密雲形家所謂重重爽抱者也聞爲
聖祖初年避暑之地後愛西湖之勝始仿建熱河行宮而喀喇河屯爲駐
蹕之所熱河北有波羅河屯蒙古語謂城爲河屯紅爲喀喇黑爲波羅蓋口外皆蒙古地元時建二城于此故云
二十六日微雨
駕留行宮
二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五里至熱河形勢雄廠居民稠密行宮規模軒整而甚樸梁棟不雕不采仍
聖祖之舊也熱河即灤河前山頂有石子立上豐下銳土名棒椎峯爲熱河一景

二十八日
駕留行宮
賜三品以上從官西瓜鶿鳥
二十九日
上定初四日至波羅河屯議分王公官員人等先往以免道中擁擠文臣自二副憲以下共十三員余在內等有
旨明日賜宴後始行
三十日晴
賜宴從臣演劇皆內監也

八月初一日晴巳刻起行道甚坦層巒叠翠曲折廻環河循山轉道隨河轉禾黍蕎麥如雲如雪瀰漫岡阜茅屋成村不異內地詢彼居民率山東人也開墾近數十年矣歷雙黄寺黄土坎至中關下帳共五十二里

初二日晴歷馬化營十八里臺至波羅河屯共五十五里居民頗多有街市外夷貿易之所集也

初三日晴

初四日晴

駕至行宮賜從臣瓜果

初五日晴歷四間房沈家屯至張三營土名百家子共六十三里

初六日晴過楊樹溝土名石片子爲中外分界處山特奇秀瘦石峭峰壁立倚雲石色青白而皺樹攢其罅蒼翠丹黄似趙文敏著色山水間以荆關令人愛賞叫絕至十八里台口南大營共四十八里

初七日晴始入圍場場口以木爲闌禁人出入本蒙古地

聖祖與各旗蒙古世爲婚姻甥舅之好賜此數百里爲遊獵之地空無人居蒙古至今守法斂迹不入道從木闌西北行茂草連山車馬行草中草香而肥以之飼馬數日即膘壯行三十三里至海拉蘇台大營從員爭擇有水而高平處刈草下帳彷彿胡俗逐水草而居從此二十一圍場皆草地自京至張三營在在有

行宮入圍場後

皇上亦施行殿文武從臣行帳環繞蔓草中頃刻遂成都市故事隨營貿販者官爲立買賣街百物皆備然大米麥麵昂于內地數倍市多小米牛羊肉是日

上行圍蒙古王率其屬千丁爲前鋒得鹿分

賜文武從臣

初八日大雨如注有

旨留雨竟夕行帳有被山水灌入者共憶京師士子入闈得不被雨否也

初九日霽兼行二程越葫蘆蘇台至烏準拉岱大營共六十一里內圍場二

初十日晴

駕留行圍下午

上赴蒙古諸王之宴

賜從臣鹿

十一日晴行十九里至都拉達烏拉達大營內圍場一
十二日晴行十七里至布爾哈蘇台口大營內圍場二
十三日卯刻叩祝
皇上萬壽皆易行衣服蟒補午後
賜宴演劇賞鮮桃
十四日晴二十餘里至巴顏溝大營歷峻嶺數層車
馬崎嶇內圍場一是日得鹿數百有帶箭逸出者人
爭逐之無得免矣
賜諸臣鹿
十五日晴以中秋節屆留

賜隨從臣演劇傳出
御製中秋帖子詞四絕句令諸臣屬和
十八日晴行十七里至尖營處駐
蹕不知其地名圍場一
上行圍後
賜諸臣鹿晚有
旨明日入山行圍哨鹿凡無職事王公官員至前站
大營候
駕於十九日到
十七日晴行七八里衆不知前站大營所在傍徨久

之乃各就水草佳處下帳夜有虎警
十八日晴
上至鄂爾楚克哈達白爾七大營內圍場二
上殺一虎甚大得鹿二蓋有虎之處麋鹿不居也
十九日晴行四十里至扎克丹鄂佛羅大營從此圍
場向南而行漸入回京之路矣是日皆山路少平陸
山多林木丹黃深淺秋光佳勝圍場一
二十日晴行十八里至衣絲薩爾巴里大營圍場一
二十一日陰行十八里至阿集固鳩溝大營圍場一
二十二日晴早間頗寒見氷行三十二里至森濟土

孛兒啟洛大營圍場一峰巒聳秀松柏森森如畫有
峰頂片石中空若環橋遙望之如月土人謂之窟窿
山
二十三日晴
世宗忌辰留一日無事
二十四日晴行三十五里至七爾白庫口大營山密
林深回盤高下多曲折無險峻車行落葉中忘其跋
涉也內圍場一
二十五日晴行十五里至英禿溝大營圍場一
二十六日晴行十餘里至尖營處有

旨駐
蹕不知其地名也
二十七日晴留
二十八日晴行二十餘里至巴顏陀羅海大營圍場二
二十九日晴行五十里至索會大營中逾大嶺余曾
覆車幸傍有高岸衆人共救未有所傷
九月初一日晴行七十餘里始出木蘭矣
初二日晴行八十餘里至波羅河屯大營向之遍地
禾黍今日收刈平曠易行
初三日晴

上留宴犒從圍蒙古遺歸奉
旨令王公五位同無職事大臣十三人先至兩間房
於十二日候
駕余在內於是嵩大理昆仲阿太僕傅通叅約余從
他徑走可不走熱河竟達兩間房路僻而靜葢亦有
行宮在內
初四日送
駕後起行卽從行宮外分路逾二嶺行六十餘里至
哈吧箐下帳與阿嵩傅約毎日同行止
初五日晴騎行者逾嶺二路稍近余車從山下轉皆
平路一河旋繞頻頻渡河下午至喀喇河屯此路崗
巒稠密比熱河大路爲隘亦有小村居民皆山東人
開墾成熟遂家於此也
初六日晴留一日阿太僕嵩大理具飯
初七日晴余約阿嵩肇三公共飯
初八日晴行六十三里過黃土嶺黃家營至鞍子嶺
初九日晴過青石梁九日登高恰逢此境亦奇事也
下午至兩間房行三十餘里
初十日晴無事
十一日晴無事閒

皇上在熱河登高後啟行於喀喇河屯駐
蹕一日須十三日至兩間房也
十二日晴無事
十三日晴黎明接
駕於青石梁之麓
十四日晴至姚亭子
十五日晴至密雲
十六日晴至南石槽
十七日晴至湯山
十八日晴

上駐
蹕湯山
十九日入京

婁東書院規條 戊寅

世宗憲皇帝於學校之外令各省設立書院選俊秀延名師優其廩給俾士子肄業講學其中誠欲得明體達用之士以備
國家楨幹之任意甚盛也於是爲民牧者一郡一邑或創立書院以廣德化而吾婁東書院則鎮洋冷父母之所創也茲因掌教許公以年高稱疾謝歸辱公祖父母不以余不才相延主講顧維荒陋空疎無可爲師者竊念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門側之堂爲之塾大夫仕焉而已者致焉閭里子弟皆往就學

余忝大夫之後里塾之教乃其分爾不敢辭且里中後起半屬世講一日之長宜以所得於庭訓所聞於先達者爲諸生相勸勉條列如左望諸生共敬聽之

一士子以立品爲先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做人功令以四書五經取士誠以能讀是書必能以經旨所言爲科律身體力行進可宜力
朝廷退可表率里黨也末俗日漓往往日讀聖賢書而立身行已不免流俗汚下與經書相背則雖讀破萬卷與不識一字者何別今願在院諸生毎日讀書將平日自已居心處事一一與之印証必有通身汗

下之處及快然心得之時於是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斂其心於視聽言動之內置其身於聲色貨利之外久久習熟上之可希聖希賢下之不失爲鄉黨自好之士而不至爲小人之歸如此方不負爲讀書之士

一爲學以窮經爲本四書者五經之總彙五經者四書之根柢于聖之心源盡在于是持躬者非是不可爲人用世者非是不可爲治行文立說者非是不可爲文是以

聖主右文最重經學乃士子習經祇知擬題剽竊成文於擬題之外槩置不觀經學之荒莫此爲甚今願

諸生先將所習本經窮起考漢儒之訓詁探宋儒之義理更薈萃諸家同異之說平心靜氣熟讀本文以歸至當不易之解庶幾融洽貫穿經旨可以渙然矣本經既通更治他經量力所能兼通五經乃不愧通儒余雖經學荒淺而治經之法頗窺一二尚能爲諸生共商之

一人不讀史識見必隘而陋初學未能遽讀全史必先看通鑑綱目等書考其治亂興亡之所由辨其賢奸邪正之所趨綜其典章制度之沿革稽其形勢都邑之離合於是古今經權衰盛無不羅我胸臆異日立朝可以建大猷決大疑此日行文亦可縱橫鑒議展拓吾才此史學之大略也再次第細看歷代全史以極其勝是在有志者要之經學史學固缺一不可然人資稟不同各就其性之所嗜資之所近或經或史各專一家亦可卓然名世諸生其勉之

一古文作手近日頗罕大都爲制義所誤然昔之工於制義者未有不從古文中來者也爲古文之法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盡之有志學爲古文弟守韓柳之所學精心專力以求之何韓柳之不可再見而在初學入門且先讀八家由八家而上遡之

史漢遡之左國更遡之孟子尚書而古文之道盡矣要之結構段落開合擒縱鍊字鍊句之法備于八家而立言之旨必衷諸道方爲其言有物故經史爲文章之本本之不立而求工枝葉雖孳矻窮年無足觀者

一詩學以吾婁東爲最正自昔廸功高潔與何李齊名弇州雄肆與于鱗並駕祭酒才華工力並追大歷元和粹然唐音不涉宋元谿徑嗣是作者代興十子之後則有王唐諸公與先君子迭主騷壇而蕙帶小山玉停諸子繼起余亦追隨唱和故吾婁風雅推重

三吳何近日作者寥寥間有吟詠成家者鮮現奉
新綸已入　功令則此藝尤不可不講初學入門宜
先讀中唐諸公次讀李杜次讀昌黎次讀王孟韋柳
而溫李元白以次而及更上遡漢魏六朝以濬其源
下及歐蘇及元明諸公以極其變而詩道備矣學詩
先作五律後作五古七古後作七律七絕庶工力易
進而風骨遒上至試帖之體不過以八股之章程加
以詩家之藻績運吾才思就其尺度初無難事學詩
者自當以成家爲貴不第爲科場計也
一爲舉業者先戒揣摩時墨自有制科以來士子之

得失有數有司之程式無憑唐宋已然何況今日八
股創自前明迄今四百餘年風氣日開規模遞變而
欲返成弘誠有所甚難亦有所不必但行文有一定
之法淺深順逆開合疎密不可不講也否則頭上安
頭足下安足重複拖沓凌亂之弊必不免矣法得矣
而氣不足以振之則疲薾頹廢凝滯斷續之病百出
故文必有大氣有淸氣有任氣以氣運法以法御氣
自有頭頭是道步步取勝之樂矣再加之以書卷發
一意議皆有根柢用一字句皆有來歷以盡洗草野
庸俗塵腐之態然猶慮其未盡切題也更用審題之
法題有題理有題神有題位須平日看透書理遇題
獨得的解再玩虛神或遠或近或急或徐以曲折取
之再看題位或偏或全以隨步換形之法御之自能
字字親切不患有影響浮套之病如此可以問世亦
可以傳世其具在我遇合待時而已故必於成弘正
嘉取其格律隆萬取其機巧大祟取其才思多讀前
輩一篇勝讀時稿百首若夫揣摩時墨則作者與取
中者皆出偶然有何准式而弊精神糜歲月以爲之
不已惑乎

以下接四十一頁

偶筆

余十八歲有志自立嘗書四語於坐右曰人要死得又要死不得有活得時又有活不得時

古玩不足好甆器可供飲食銅爐可貯火鏡可照端王完好足矣彼貴重者不忍用而藏之與無是物同宋版書少錯字爲可貴然以其貴而藏之不忍讀與不能讀亦與無同唯書畫墨蹟可悟古人筆墨微妙處然不學書不學畫者珍之亦無謂

余少頗慧十歲作文十二歲學爲詩十四歲學爲古文都有悟性及稍長遊友朋間因學圍棊及博簺戲

具輒鈍極爲之必大敗遂絶意不爲是亦天所以玉我歟常見人家子弟於文墨事累歲不進而於遊戲事一學即精遂至陷溺終身殆亦天矣

余十九歲讀後漢書見傳稱不事生產便欣然慕之以爲大丈夫當如是弱冠後以家貧親老見呂東萊學者以治生爲急之語心爲之動且計萬一有遇合入仕路即不可治生及未遇時尚可爲耳適內家有以貿易計進者遂與繆文子昆仲貸數百金爲之旋爲內家所負非繆氏好友相諒余困不知所底始歎治生之語本與孔子不憂貧不謀食者異耳貧士惟

儉約二字當守

三代而後治道莫如不擾教養之法後世更無可施民自爲養自爲教惟不擾即臻至治封建不可行而欲行周禮滋之擾耳

世風日降但以仕宦爲榮所爲用行所爲酬知所爲立乎其位者絶不置念又一中進士以得翰林爲榮得知縣爲恥不思終身翰林祇詞章翰墨爲事與國事民事何補若謂州縣任重斯未能信則可耳至於以翰林清貧冀得外吏以謀食又其下矣

先儒以萬物一體之仁人人共有余初疑之一日車

中體驗人於一草一木嘗爛熳扶蘇生意勃發時輒生歡喜心若憔悴枯槁未有不憫惜者草木於人何與而人皆有是心者乃歎萬物一體之仁人人皆有而於同類中偏多畛域彼我傾軋忌嫉之見何不仁甚歟私欲錮之也能克其私則其體之本心自見

後世人才不如古病在正學不明三代以上步步有教節節有學學成而仕體用兼備後世教學之道廢賢智之士亦祇以天生資質枝撑一世幸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人心不死猶有能維持世道於絶續之間者正學明晦關係世道不小

姑息之患爲誤不小病在認理不清與急於沽譽

茶以穀雨前爲上昔人所謂旗鎗也今俗名銀針此茶以沸泉烹之子立杯中益生氣完固未散雖離其本枝二三年後經火炙水煮猶挺立不仆噫人能似此葉者鮮矣明成祖置鐵鉉油鍋尸不北向此葉之謂矣

三代以上吳楚皆蠻秦地多狄後皆爲聲名文物之地因思洪荒初闢榛榛狉狉原無夷夏之分但中國有聖人教化漸知禮義而風教未及之處尚屬混沌初象故分夷夏有聖人則夷夏不必分矣春秋之攘

夷以其未服王化耳仲雍居吳箕子居朝鮮其德化所被垂及萬世可見聖人目中並無內外界限實看得人性皆善盡人可化之使善方是兼善之量

古人云君有諍臣士有諍友父有諍子人人但知君當納諫而身爲士大夫卽不能納諫朋友亦未有以直言規過者甚至師弟甚至父子兄弟間皆以世故面諛世風至此可歎也余於朋友只求規過能進言者必立從之卽僕隸有言可採必誠心納之其言卽非分而於我病痛却合安得不聽故人要知過改過先要虛心

孝友睦婣任恤專在心內盡分內行不在財物上故孔子論孝以啜菽飲水有棺無槨爲養生送死之孝孟子以所識窮乏德我而受萬鍾爲失其本心可見子雖愛親取不義以供酒肉非孝也樂善好施取不義以爲周給非睦婣任恤之道也居官者以公家之物爲我私用雖父母兄弟之事君子不爲也無論禍福

儀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期以下則諸侯卿大夫士各有等差降殺此貴貴之道非薄於親親也貴爵而後知君之尊貴爵而後知臣職之不可不稱報禮

之不可不重也先王以大宗小宗之道收族而以降服之禮重貴然後無賤妨貴之弊父在爲母期非薄於母也隆父於母所以重夫綱也以子之於母且不得並於父且厭於父而不得伸其情而後父之尊莫尚父之道獨嚴卽夫之綱獨振安得有以妻凌其夫者哉

四書不可一日不在眼前自少至老在家在客須隨時繙閱但卽其中粗淺平易語言平心領會便於極困苦中得極樂境界極淆惑時得平直境界極逼仄時得寬大境界此句句靈丹受用不尠

聖人從不敎人走難路人謂聖道難行不思俗情孝絆乃致步步難行如敎人爲孝子必要三牲五鼎難矣啜菽飲水盡其歡何難之有爲悌弟步步得徐行後長之意凡事不敢占先何難之有爲忠臣事事盡其心盡其力不能者退不可者止何難之有緩步當車晚飯當肉布衣可煖菜根可嚼雖極貧不爲困也不能讀書能耕田能灌園能商賈能作一業雖極賤不爲辱也遇疾病時可治治之無醫無藥靜以養之可也老近於死聖愚同歸待之可也子孫賢固佳子孫不賢古聖不免任之可也

四書拾遺

論語

有子此章從孝弟直說到犯上作亂語氣突兀細玩此非爲學者自修工夫而發乃爲治天下者言欲使天下無犯上作亂之患惟在使人人孝弟而已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與此章意同

次節仁字是必世而後仁之仁蓋論語首章言聖學次章言王道孫合河先生爲宗人府時作制義十篇此章命意亦與余見符合

子夏言未學必謂之學正是重講學字蓋離了五達

道不可謂學此學字包括極大上章言學文着一文字祗是學中之一端外註吳氏說過矣

和即在嚴內朱子以體對用字看極精是切禮言制義家說成人之用禮便謬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女爲周南召南章誦詩三百章是於詩裡覓求之法此章可與言詩及商也可與言詩二句是於詩外領悟學詩之法備矣

爲政以德不是無爲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居其所即建其有極也

夫子言詩三百而直蔽之以思無邪一言是指詩言

似貼讀詩者言多一轉語

是知也直指出本心之明以為知之體天下知愚兩等分量不同要之自知其不知與自任為不知都不易得不獨子路昏蔽之害學者大患故夫子直揭其義天下原無可以盡知之事註未補出由此一層似贅

富貴貧賤是求仁第一關頭却須將生死關頭一齊勘破纔能顛沛必於是所以陽明說孟子盡心章以妖壽不貳為入門第一層也

忠恕而已矣竭盡無餘之辭註中借字轉覺支離

事君交友道應規諫若以之求榮求親則已是一片私心即不辱不疏亦不足道胡氏二語大謬

斯指仕之道言蓋坐言起行已是難事前言往行所見所聞皆不足恃必義精仁熟心中實信得過方可以成物而時措之宜也程子云能見大意轉覺懸空試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所聞是何事行是如何行法可悟昔賢為學之功制義家只囫圇看過

觀聖人論甯武子處關千古君臣大義使一毫智巧不得程子以其能沉晦以免害為不可及失之遠矣後世小人往往詆忠臣義士為獃子獃者大愚之謂也觀夫子之言人何可不獃獃者總不知君父有不是處也

施勞註用易勞而不伐為訓固是然似與上句意微複後說却好

邵康節先生云使南面即可使從政按此解最得君位非夫人可居且玩使字是可使從政耳若君位則何人使他

贊顏子之好學可見聖門之學絕不在詞章此與君子食無求飽章以敏事慎言為好學同指學之全功後世專以記誦為事詩文為業失之遠矣

人之生也直三句高忠憲公云聖人直指出人性無如此語只當下體認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一毫不圓滿自已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原初本色何嘗有此細細勘破真可啞然一笑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亦只如此若迷失了如赴火之蛾投網之魚便喚做罔撞來撞去至死後已彼未死者幸而免耳總在一念警醒便直不警醒便罔按是章書得高子之論纔透快

三代以下之學大病在不能信古古聖之一言一事

皆千古不易之定理後人都不肯信不以爲迂則以爲過高難行但取後世功利淺近之說篤信而遵守此學術事功之所以日下也夫子此信本非世人所能及自有眞實默識深契處而在後學亦須以此爲法總先要信得眞切然後再加潛心體認古人所以如此說處當自有得

默識朱子兩說並存而以音志爲是愚謂不言而心解訓識字似較精宜如字讀是實見得道無止境自不至厭見得人人可教人人不可不教自不能倦

束脩字朱子仍註疏說按漢唐多以此二字作自好

解却與下章詞意一片蓋皆視學者有受教之地否也人無自修之意聖人亦不能引而進之苟能潔己以進雖互鄉童子亦不拒也下章卽此章反面

執鞭之士士下士也

伊川先生云泰伯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在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按讓商讓周迄無定論得此方是聖人心事不知朱子胡故不取

古人云多壽多辱觀曾子啓手啓足則以爲多壽多懼觀夫子假年學易又以爲多壽多進

有天下而不與不與二字寫得聖人心事極精自古聖人之治天下祗是代天養民爲天下治天下無一毫意思以天下爲自己一件家當者故井田封建禪繼但從治天下起見止論治亂不論得喪舜禹何曾一毫有有天下之意所以巍巍而不可及也獨稱舜禹者湯武便兢兢業業以有天下當一件事做祈天永命卜年卜世皆不能不與之驗唯舜禹行所無事祗是盡己之性而已註言不以位爲樂尙淺

一部論語夫子教人都從平實處鞭策故命與仁皆罕言之後儒講學開口便談天人性命之理終有語

上之嫌

看四書以集註爲定本或問語類時有參差不可泥彼而轉失集註之旨也如顏淵喟然嘆章首節註云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語類則云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無下手處又云高堅前後猶是未親切在如有立卓方見親切是明與註中深知二字相背後儒惑之遂看首節顏子畧見道體銳於進取以致有彌高彌堅瞻前忽後之象得夫子善誘方有入門竟似顏子未得夫子之教枉費許多工夫竊謂顏子一入聖門卽領夫子之教

卽從博文約禮入手安得有先未受教之時安得作此捉摸不着工夫且高堅前後四語非卓立後不能深知而歎之也高忠憲公說此末節正是申明首節惟欲從末由所以爲彌高彌堅瞻前忽後也如此看首節方是集註所謂深知夫子之道也諸儒爲語類所悞時下講章爲諸儒所悞總坐未曾細體朱註耳

出則事公卿與告子貢事其大夫之賢者可破後世貧賤驕人之陋習雖當日公卿大夫非比後世自是賢者居多要之貴賤差等自不可廢自有當事之道故三畏章又言畏大人自戰國慕勢之說起遂致賤妨貴下陵上之逆理况傲不可長亦爲仁之一端也

爲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字今字皆當貼後生言安知其將來不僅似今日之不足畏也朱子我之今日亦似添出且夫子從未看得自已有勝人處講章家更作我今日之期望解尤添出支離故熟玩本文自有直截之解

權只是經此權以取中經中之權也朱子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此經外之權也合此二說方備

與下大夫言而侃侃與上大夫言而誾誾是道理合當如此聖人步步循規蹈矩後來自負高明輒以誾誾爲近諂矣

顏子唯近道故能安貧集註又字當時門人已有疑之而質之朱子者朱子答以質美而能安貧者可皆以爲近道乎然安貧者不必近道而近道者未有不安貧觀賜之不受命只是不及顏氏之庶耳此等字偶未細酌不必爲朱子諱若用自字易又字自無滲漏

禮卽是仁之可見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元於時爲春亨於時爲夏春是一團生氣而形色未盡呈露至夏則形形色色纖悉駢羅然非別有所爲化機也卽此春氣之發現而可見者故曰萬物皆相見元固統天亨卽元之亨故聖人論仁以復禮明之見事事合於天理便是仁仁不是矛渺懸空的四勿字全是心爲主朱註最的程子制外養中句似非聖學工夫

樊遲未達尹氏以爲又問看得極是此古人作文省筆之法未達內暗藏有問近見制義家過求新頴竟作夫子覺遲有未達之意而再與之言殊無此理

聖門諸賢問政其時所謂爲政止于家臣邑宰而夫子所言卽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不過如是可見政無

大小其道則一不可以小試而苟且從事也

誦詩三百章讀詩之法盡矣達於政處不獨於正變處看出盛衰得失須觸處領會逐句體察

必信必果自未能一衷于義故爲小人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爲大人似發明此節意

必也狂狷一語力破鄉愿一流看來宋儒亦止到得狂狷兩途

答憲問恥是泛言君子立身之大節不必專對原思而發若果有此意有道無道宜倒轉說方見賓主

子產之嚴處正是愛人處可見聖人不以姑息爲惠

也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以佚道使民正此之謂註中其心其重二句似未盡

論成人首節亦字是非其至者蓋知不欲勇藝第如臧武仲諸人只是氣質所近知豈足以明理廉豈足以養心勇豈足以力行藝豈足以泛應至於禮樂不過借以文飾註中才全德備四語太過便失亦字口吻今之成人節宜從胡氏說聖人無此口吻也

聖人於報德處不曰以直可見聖人不外人情當報德處卽稍用委曲而不可謂之私後世之以直報德而立名者多矣

伊尹太公雖處亂世而天已生湯武救民水火已有其人故可以避世而待淸若孔子之時天下亂極四顧無易世救民之人天下之責更無可委所以必不能恝然避世而栖栖皇皇爲避地避色避言之計故曰其次孟子所遇亦然聖賢之苦心程子所云所遇不同者此也

脩己二字內有齊治平之學在以敬字內有止于仁止於孝慈信在步步有實際不能安人安百姓完不得已分算不得修已敬字非端莊整肅而已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事事不苟乃謂之敬此章當以中

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一章作註方明白

問爲邦章陽明先生講論又別謂此另就制度文爲上說若爲邦之大本大原自在達道達德九經及脩身修道許多工夫因顏子都已完備故不必言不然但去行了夏時乘了商輅服了周冕作了韶樂天下便治乎按此論却精

不如學也是教人踏着實地去做做到這地自然知得非誦讀之謂也

夫子以耕之得餒比學之得祿極奇極警快纔形容得出學之非以求祿末句朱子用然字轉出纔醒出

夫子立言之旨
動之以禮此事非小蓋知及仁守莊涖皆自治自修之事動之以禮則制禮作樂治民之要務矣漢文帝坐少此耳
道不同註中之類二字所包甚廣君子小人固屬不同卽君子與君子亦有不同如微箕之與比干夷齊之與武周其大較也至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是不相爲謀有不可意有不能意
子張道與之問未免矜張夫子所以旣然之而卽指出相師之道見得是極平常之道所謂中庸也於此

章可想孔門諸賢之好學
畏大人朱子語錄謂有德有齒有位者皆爲大人蓋本之三達尊也余謂此句當主有位者言辨上下定民志風俗人心之大防所以爲尊者諱不非其大夫出則事公卿聖人每於此兢兢焉俗下講章必以德位兼隆爲大人尤非此章之旨
未見其人非專慨人材之難亦以有其人而未得行其道故夫子深歎之乎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夫子論仁總不專在心上說須實實做出來如我欲仁斯仁至則專在心上說

匏瓜豈能飲食是朱子偶爾忽略處繫而不食卽井渫不食之意
微箕比干夫子不謂之忠不謂之恕而謂之仁贊得入微集註亦的
陳榕門先生云不知命章一部論語結穴三節徹上徹下內聖外王無所不該朱註次節祗就學者立身言於詞義尚欠暢須兼立身立政二意按此看得此三節關係乃大

大學

大學一篇程朱各有改本陽明極言古本之不可易

近安溪亦主之余謂此未免尙從文義起見若實在工夫只就一二句體之身心便足進德修業何暇汲汲辨論書本
穆穆文王節見全體之敬無處不到便至止於慈止於信都是敬可悟敬字實義總是一毫不苟爲人臣之　止於敬則偏言之敬耳
繹淇澳數句可見古人作詩本末內外詳悉曲至又可見古人讀詩逐字逐句體玩之精而以之自治則明德新民之功亦備矣卽此一節學者終身不能盡
補傳內卽凡天下之物數句未免引學者入于泛濫

誠有未安

惡惡臭好好色卽是明德之本來人人所有者特爲物欲錮蔽類於惡臭而不知惡惡而不能如惡臭類於好色而不知好好而不能如好色耳兩如字卽孟子所謂充無穿窬之心充無欲害人之心也故明明德之功以誠意爲主

愼獨爲千古聖學之要故大學中庸同揭此語

雖正心工夫在誠意之後然本文逐段申說原是論止心則事就心上說故云有所云不在非誠意之後猶有此馳逐膠滯之心也似不必粘承誠意來

不得其正是直言心之不正心有所偏主着在忿懥一邊則虛明之本體皆從之而移故云不得其正恐懼好樂憂患亦然註中添出用之所行便似說忿懥恐懼諸事之不正似非書旨下節不在緊承上有所來一有所在則全心隨之而往故云不在

釋修身以下三章第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逐漸說到寬濶處而總在此心上說可見修齊治平更無別法唯誠意正心一了百了非誠正之外別有齊治平之功也所以劉念臺云大學是一貫血脈不是循序工夫

平天下無言理財之道中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後言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等諄切痛快生財有大道一節第爲末世好利者指一條正路是一章餘意

中庸

易言各正性命是兼人物言此章天命之謂性性字當專主人言率性句若兼物說殊費斡旋物豈有備五常之性者

修道之謂敎卽自明誠謂之敎兩敎字相承甚明下文戒愼恐懼愼獨致中和皆修道之功一部中庸未及禮樂刑政

致中和三句括得洪範一篇天地位故萬物育原是一串唯中故和本是一貫不必分不可平看此自是帝王之事可見聖人之道必到得贊化育方謂之盡性

虞廷授受止有一中至孔子特補出一庸字故子思於此以仲尼曰三字鄭重標出以見中不是微渺之事原極平常便在平常處體察正所以杜小人之無忌憚

觀鳶飛戾天一節可悟古人讀詩之法不拘訓詁吟詠至熟隨處感觸可悟至理古人引詩都是斷章取

義後儒紛紛以小序朱傳聚訟者皆拘曲之見也

異端言道高之極于天渺之入於鬼皆所謂遠人也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行之道不能行之行之而不盡其道終不能自得也行字實際須猛省

以人字解仁字最爲真切朱子指人身而言極精蓋人之所以爲人皆生氣也卽仁也知覺運動之機皆是生氣卽乾之元也人在二下爲元人在二旁爲仁聖人制字之原如此故仁非另有一件道理卽在人身上看出而身之所從出則親親自然是第一大事矣

禮所生禮字主心德言是五常之具於性者惟性中自有此節文故自有等殺出于自然非人所强爲安排者故曰所生時解作禮儀之禮看遂有等殺生禮之說又或謂禮卽等殺亦混

致曲二字陽明致良知三字來歷朱子善端發見之偏卽所謂良知也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卽陽明之致良知也功夫全在致字後來傳陽明之學者抛却致字單舉良知二字爲宗失之遠矣

物之終始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不宜作人物之物解如此與下二句自一串

洋洋節前明墨卷已誤誤讀朱子或問耳汪武曹大全辯之甚明蓋此言聖人之道之發育峻極也若主氣化則世無聖人春何嘗不生夏何嘗不長秋冬何嘗不收斂又何以云待其人而行哉章首大哉句重提出聖人之道與他處君子之道不同是專貼聖人身上言道故下二節極大極小皆實實指出聖人贊化之道

知天地之化育知字有實在處非空言默契也開闢以來開天之聖將天地間事一一憑空造出如分四時定干支之屬却是萬世不易竟若天地之化育隨

着聖人運轉此等力量至誠竟是一天故下曰浩浩其天此纔是知自羲皇至孔子則其人也後不復有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四句是就成德之君子言惟爲已功成乃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內美不厭者充實之謂文者精華內蘊理者條理森着此非僅空空爲已之心所能到者下三句知則入德之方耳後見安溪四書與余見同蔡聞止作此七句題制義亦闡發甚明可補朱註之疏

孟子

戰國時井田之法已大壞民無恒產歲凶任其流移

梁惠所以民多民少爲言計孟子時去古未遠此制
尙可復行故屢言之誠謂王道之要止此一事耳遂
流及秦漢遂萬古永廢可勝歎哉
五畝之宅一節井田之大略也
天下大矣尙不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圖之況小
于得天下者乎諸葛孔明之于劉璋視此不能無疚
弔者大悅四字孟子下悅字極奇極確
七十畝百畝之異以丈尺之異耳
就居上言則曰廣居就立上言則曰正位就行上言
則曰大道只此一道似不必分定仁禮義

順天逆天之說直是孟子特創之論此天字主氣數
言自古治亂之機自有氣數庸衆祇可順着氣數轉
必是大聖人方能轉氣數故下文言師文王必爲政
于天下
道在爾之道是言平天下之道看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句卽有子其爲人也章意
父子之間不責善是孟子特發似與孔子愛之能勿
勞意相左然按之古聖賢父子之間却是如此堯舜
有子不肖堯舜亦無如何雖不授以天下未嘗不子
之夫子之于伯魚亦曰各言其子也蓋欲其善者父

子之情不責善者全父子之性至父母有過諫必曰
幾豈可直諫此種道理非孟子不能言
以善養人湯文之事也養字有涵育浸灌之意與服
人者懸殊善亦非如服人者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爲善其深仁厚澤自有以入人深而使之心服耳此
節是言王道註語似尙未盡
心之所同然句同然字與上同耆同聽同美一例然
字是着力字含得下悅字意
孟子議論往往比孔子更進一層却極透快眞實舍
生取義孔子以爲志士仁人之事言志士仁人獨能

之耳孟子却言人皆有是心指出嘑爾蹴爾乞人不
屑之處何等平易確切直是晨鐘一擊驚夢立醒鞭
迫刺骨讀此而不猛省者非人也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例看極
奇足破後世俗情俗見以非分之取矜周急之名者
求放心句先大夫作此節題文自記云心字卽仁人
心也心字朱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
于求其放心着在于二字則似學問中另有一求放
心法又云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
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又似求放心以爲學問與上節誥求放心則不違于仁意不相蒙細玩朱註竊有未安此文以學問之知能復心之良知良能最爲直捷了當余向疑此節朱註檢得先大夫所言乃爽然劃然蓋章首以仁爲人心義爲人路次節即以路字代義字心字代仁字三節放心而不知求即不求仁也故此節求放心即是求仁求仁是究竟工夫到得仁便自上達非從此可以上達也故曰而已矣者言求仁之外更無學問也程子之言亦是泛論亦別說不可作此處訓詁

盡心章陽明說與朱子別以首節爲成德之聖次節

爲修德之賢末節爲入門第一步工夫余細玩盡心知性知天即中庸至誠能盡其性也次節易之乾乾惕厲也末節妖壽不貳却是入門下手第一着昔人問曹月川學者宜從何處入手答以從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入手此言極的必妖壽不貳而後富貴貧賤之取舍定孔子三十而立即此立字

觀良知良能章可見仁義因孝弟而見孝弟自性中帶來

無爲其所不爲節陽明之所謂致良知也一部孟子都是此意故以爲陽明之學全從孟子得來

歷仕錄

庶吉士

辛丑中第蒙

恩點翰林院庶吉士故事掌院泒清書漢書先一日傳各庶常到院另塡年齒蓋士子考試則減其年及規避清書則增其齒習以爲常余向以初進身不可稍涉欺字自童子試及鄉會試履歷皆以實報今豈可誑增其齒爲自便計耶竟不往是科庶常多老宿余年三十七遂得清書

雍正三年服滿赴京入院學習四年甄別部屬其汰

去之缺

上命於翰林內挑補編簡改郎中庶吉士改員外郎時庶吉多望留館或謂余曰君若有意免挑滿漢教習可爲一言也余謝曰人臣事君豈可擇官而仕當惟

上所命耳已果被挑掣籤得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吏部

上登極後盡逐六部缺主議以重法余至任北直學使送學院缺主三人候訊絕無壞法舞弊狀同事者欲論死余曰缺主爲數十年錮弊奉

禁後不卽歸農誠屬無知至學使衙門缺主與六部不同學使不公缺主或爲之線今學使旣公內幕憑文去取缺主從何作弊今卽重其法予流足矣無死法也力爭乃定

冢宰委余協辦考功考功主天下文員處分時督撫勢重有所參劾內部無不照覆有楚撫參一令據知府揭報虧空旣照覆矣未幾續參虧空米穀幷參知府失察余查所參亦係知府揭報按例知縣倉穀知府歲終盤查出結後仍不時查察如徇庇不報別經發覺者將知府參處分賠今此案旣經知府揭報猶

以歲終出結幷參則定例不時查察之語爲贅遂據例以無庸議議覆竟得

旨依議同事者謂此事近來所僅見矣

興化府

雍正五年

上以閩省積穀多虧

命楊大人文乾伊大人拉齊鄂大人彌達許大人容率新發知府七員知縣五十餘員到閩查核余出京在先到閩轉後郡縣被劾去者十之五餘悉解任委員署印盤查一時承風恣行苛刻交代倉穀必浮斛面又混指倉穀空壞不肯收受以穀礱米以米碎折半加算往往致成虧空新令利於得缺舊令不敢稱寃余委得興化府余盤收倉穀不肯稍苛屬縣視以爲準仙遊縣新令礱穀欲盡去碎米余不可新令具詳求批余判其尾云憲檄礱穀得米五斗者卽准收受並無除去碎米之例況此項倉穀原爲賑饑而設豈碎米遂不可療饑卽市間買米亦無顆粒皆圓之理斗數旣足仰卽收受無事苛求也新令乃服後糧道李公玉鋐見余歎曰近來全省惟有興化建寧爲光天化日矣時建寧府姜守爲政亦平舊令得保全者多也

莆田有黃姓陳姓者初以兩姓結訟累年官不爲之平乃結黨互毆遂有南北兩黨之名上臺聞之謂係大棍將置之重法余至查實止兩家結訟非爲橫鄉曲也獨拘禁主事二人處以常法餘悉爲請免其黨亦遂斂緝

訪得屬邑有積慣訟師若干人念卽擒治是不教而殺也乃先列名出示曉諭令其悛改旣而聞有莆田武生蔡世業仙遊生員陳烟爲訟師如故將收之未發余每受詞必人人面詢二生者適先後以事來具

呈遂數其惡立寘之獄詳革究治自是訟師聞風改業其黠者遠颺蔡世業庭訊時惟痛哭乞免死改過余察其誠枷示釋之遂居鄉教授後余赴臺士民送者塞路最後蔡世業跪於道左余諭之曰爾果實心改過否耶對曰小人苟非痛自改悔當日受刑訊革衣頂今日何故越境六十里外走送耶實自知罪蒙教誨改過從此得保首領皆拜大德矣且泣下余亦爲之憮然

莆邑一年內易三令其第三令年已老到任後即病臥余知其窮老無以爲活計爲之代辦縣事者三閱

月比較錢糧歸所應得耗銀該令始得醫藥死得殯殮歸柩

莆之黃石村故盜藪也縣捕不能得餙府幹協緝盡得寘之獄一境遂清有小民曝衣戶外而寢旦覺之以爲必失啟戶則衣故在衆詫以爲數十年未有之事也

閩俗惑風水多盜葬鬬毆結訟有司于已葬者憫其起遷常曲法庇之余曰盜葬不遷則黠者以强葬爲得計是敎之盜而啟其鬬也風何由息凡盜葬勘實必押令遷風稍熄

戊申學使程公元章按臨興化程與余同榜交好余以提調故進謁必留劇談顧未常私有所陳薦弟謂程公曰府案乃知府再三校定今惟視公巨眼耳案發後入見程公迎謂曰所取何如我懼貽笑知己每邑令幕友選百卷余以硃筆一一手閱率漏下三鼓乃寢余笑曰不獨見公苦心亦見文章得失定價日者諸童以院試卷求閱今見原卷批閱正訏所見之同何若出一手耶程公聞之亦大喜

余念興化土音詰曲思有以變之會奉

上諭閩人不諳官音登朝涖民皆有不便令督撫敎之學習余謂學習官音宜先從讀書人起先從讀書

時起閩人讀書多用土音與中州四聲相反者大半宜言話之不正矣因於郡中設正音書院擇閩人之能通官音者教正四書五經令生童孝廉皆至書院學習余因報兩院兩院餙各府縣遵行閩中正音書院之設自此始

興俗收租佃戶並無田主收票挖欠者至官田主曰未完佃戶曰已清有司無憑判斷余乃刻吳下租票式頒行每收租若干田主詳書其數付佃執之爭者乃息

向者舉鄉飲酒禮除大賓外介賓耆賓皆有餽於其官丁未冬當舉余初至縣以其名上隨呈送所謂堂儀者余大駭曰鄉飲古乞言之典以年老德劭故飲而乞言焉非其人則不可舉得其人方敦請之不暇有取其餽者耶乃傳集驗視果皆年老誠實可應斯典即出所餽還之或謂宜出示禁革余曰如此則矜張市名吾不爲也

余至與盡革陋規凡屬縣贄禮節禮壽禮盤査禮悉屏不受節中送菓品擇最輕者受其二曰無絕上下之交也

故例府署庖丁月直一兩各飯店輸出工食雇人承應月費四五金大堂吏大月直五錢典史向舖兵收錢每月約一二百文余至悉發銀自雇盡余所發甚微民間所省已多府倉例應首縣修葺縣發銀出府縣役相緣爲奸多派行戸窰戸入橐六年夏府倉壞估費三十金吏請行縣余不可即發銀買材雇工修葺民間不知有工作也

余自知性拙不敢片言折獄兩造有辯與之反覆辨詰必俟其詞窮埋屈乃與判決初審未得則再審或三審不敢倦與化人謂我審事用水磨功夫故無一冤杖云至誣告得實必盡法懲治以警刁風一年後每期呈詞止十餘紙

閩民惡習大姓每欺小姓泉州府之同安縣有辛姓與顏姓比屋而居顏富盛辛貧弱辛時爲顏所凌積不能平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辛姓與顏姓佃戸爭鬧解散後辛是他出婦在家有姪兒辛灘窩殺是妻王氏控爲顏姓所殺及其一家舉監生員五人知縣李蘭初審時辛仲首實灘是皆供認讞辭未上而李去任後官至而灘是適斃於獄辛家以刑斃屍親控後任據以揭李李被叅顏姓既豪富素不滿於鄉里

承問官急於引嫌多欲入顏罪者泉州太守劉而位初亦惑焉以三木嚴訊顏姓多誣服至臬司案下翻供臬司喬公學尹察其誣駁令覆訊閱二載泉府委三縣會訊具得實情辛家已服定讞解司而新臬司潘體豐至潘由漳州縣陞故與泉府劉有隙欲以此去之復嚴訊諸顏不勝楚又誣服定死罪二制府高公覆審疑有冤余適以事至省入見公以此事告且曰吾得夢兆且卜之神意非君不能白此即具檄相委矣余得檄馳至同安計案內諸人顏辛供已反覆者屢不足憑乃密取辛是十歲小女及王氏幼弟至

皆從未到案者好言細詢其得辛灘殺死王氏圖陷顏家狀甚悉初幕友多以此事必獲罪潘臬司爲余危者勸余力辭余曰固知之然以一知府易二命寃死余甘之及得實遂具以覆高公覆訊無異以示潘潘語塞卒出顏姓二死罪劉而位亦無恙而潘遂啣恨於余後借莆田陳濬命案鍜鍊吹招揭余失出失入去官

海關

雍正五年冬十二月撫院常委余兼理海關力辭不獲余至關署先有院家人在衙左號曰總管吏白向例凡委任太爺初至宜先以帖拜院總管余叱曰此何例院使若進見我固當優接之耳此等伎倆我不爲也已而院使聞之乃入見垂手悚息立階下余乃命之入坐下坐少頃出余因歎常公所用家人猶知事也彼先拜者徒爲所輕耳

海關歸撫院後正稅之耗爲院養廉兼理衙門更無所入於是有各口差役歲輸公費三千金之例余因入白撫軍曰查兼理衙門向有此例出自差役念此輩弊端正多官收其餽則彼從何來非刻商侵課安所得此且彼非先飽其私不以餽公官既收之將何以禁之即如大人清正率屬若取之有司有司有不取於民者乎是必宜革但由來已非一任某今請革似爲沽名敢請大人飭禁則幸甚撫軍笑曰既係向例苐收之可也且君理關務自有公用去之奈何對曰某在興化已有養廉足以辦矣且閩中上下各官苦貧某不忍剝民以自肥也撫軍躍然曰果爾則具詳來爲若去之毋以故事爲嫌矣乃出密定稿具詳不令同事及胥役等知之撫軍見文嘉獎甚至即令刻石永禁翊日入見撫軍迎謂曰昨見來詳使人敬服吾以此文誇示僚友并謂兒子輩曰爾等異日做官當如此公因謂口上家人有作弊生事者悉以委公輔吾不及余敬謝出後泉州提督某自省來訪謂余曰公此詳撫軍已成誦於口如公辦事方不負特委之意顧人必有以此事謂公徒自苦者然君子於財利苟義不可取寧委諸路爲途人拾得者我自不取耳余深歎其言

泉州口糖稅向例每百觔稅其九餘十斤爲簍簍實五斤寬其五以恤商也院家人索賂不得將并稅其五客執故例爭不聽格二十餘船不得行將誤潮信風信客悯悯余聞之立諭照舊輸稅船悉放行而聞

於院院家人回署常公斥之曰爾號在外苐監視胥
役可耳關政有興化府在爾等何得參與嗣後卽爾
等欲取一錢但往問沈太守許爾則取不必問我也
於是院家人咸守約束至廈門查有洋船陋規并修
船號諸規例約數千金悉行禀革凡有所請撫軍立
爲允行關政爲之肅清制府高公聞之曰興化府理
關空前絕後矣
嚴禁衙役勒索刁掯船到口貨到船立卽驗放於是
商客行戶皆歡騰廣東洋行聞之欲移至廈門後因
常公去任余卸關事乃止

制府高公初蒞任力請開南洋以紓閩民之困既允
行矣閩人造船集貨於五年冬將發時方有
旨禁內地人久留外國制府慮洋船帶內地人出或
留外國不歸於是令客商親戚出具原船往回連者
同坐甘結其親戚私計人到外洋生死疾病無常數
貨物利鈍無定期原船往回此父兄子弟所不能保
者皆不敢具結冊不得發余聞之適正月上省見制
府具以告且曰大人特開南洋今若此將不得往公
生之乃公惧之耶制府愕然曰然則若何而可余對
曰但令具結不敢爲匪作奸及久留外國有三年不

歸者其人永不聽回籍親戚并坐如此則可行而與
禁令又合制府欣然曰然則煩君爲擬結式余當
飛行之余出見撫軍言及之撫軍曰我委若理關務
止知稅事此乃督院之事君何與聞恐有累毋忽余
拱立曰制府特請開洋人人踴躍造船船直一二千
金集商客買貨物乃沮頓時日南洋必藉北風今立
春巳逾半月南風將起如竟不成行則有萬餘人失
業身家乃盡於此萬一聚集廈門流爲盜賊豈獨制
府之事大人共此封疆亦有其責卽卑府守與安一
郡密邇漳泉亦不願有此也苟有所聞關係頗大敢

不盡言乎撫軍改容曰君言甚是吾恐累君耳余出
具結式於制府卽行各屬准此取結洋船得無阻
驗放洋船出口與泉道及泉防廳責也道託故請之
督撫委余驗放正月二十四日得文卽發二十八日
到廈定例洋船水手部頒定額視樑頭大小爲多寡
制府知船入大洋自逾常格先卽曉諭造船時須據
實報明樑頭若干應用水手若干當爲題明以從民
便乃小民貪愚率以大報小有司又不查實及將出
口船大而水手少船戶始請添水手泉防廳不敢任
乃爲通詳正月初八日事也余至詳文未下而各船

以南風將起環寓跪求驗放者數百人余曰此詳悞
矣水手係部頒定額雖兩院豈能擅許增添若題請
則前者樑頭報小今請添必干部詰此詳必不行然
今既詳理當候示而詳文由司議覆非兩月不能下
奈何翌旦衆船戶商客具呈不必添水手衆客自行
帮駕前往余將許之泉防廳張不聽衆以格於防廳
將毀其門余乃决然曰古人稱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此事吾當專之即得罪以一知府保全一萬人身家
亦足矣乃夜晤泉防廳曰今彼既可不添水手當即
驗放聽行南風將起彼情迫君若固執必生變禍先

及君矣余今專之上臺有罪其不候詳轉者余任之
耳張不得已唯唯翌日遂會營弁點驗放行三日內
船盡開稟聞兩院高公見詳方愕眙計無出姑令司
議及見余稟乃甚喜詳文至三月內始轉仍不聽添
此事非余始終擔任是年開洋之局竟不成行矣
朱撫軍至將求常公之短初至以好言詰余既乃問
曰常院家人在關口得贓幾許可開摺與我對曰不
知撫軍笑曰爾安有不知者第言之余曰某所知常
院任內革去故例三四千金不知其取也撫軍曰爾
無過慮我寧據爾稟即叅常公爲刻薄事耶爾熟思

之三月後具稟來無多言余乃出具言常任內有汰
革無妄取惟候訪察稟入撫軍遣人四出察訪無所
得乃止

署臺灣府

余至臺半月臺郡大風水發海船壞者數百人死無
算民間廬舍多倒塌余巡行海邊飭收掩浮屍見壞
船積海岸如山乃嚴禁奸棍乘災擅取壞板什器遣
役晝夜巡查犯者枷示旋賚金錢單騎按視居民凡
鰥寡孤獨露處者并溺死壓傷之妻子呼至馬前賑
給之船有飄擱山崖者水落欲致之海土人居奇毋

船索錢數十千余聞之即出庫中閑欵委海防廳劉
浴賚錢具糧親至其地官爲雇熟番拖入海凡二十
餘船十日盡行
鹽埸被水失官鹽三千石故例水衝没鹽皆竈戶賠
補余曰今歲風災乃天也竈丁日晒鹽數十斤藉以
贍妻子今被風後修葺屋廬鹽埕已甚苦何堪此賠
累遂具詳請豁時署督院溧陽史公司鹽政得允行
余初到臺地署府劉防廳送印至余擇明日視事是
夜有拘禁生番逸其一既而按察使查失察職名劉
曰是我責也公無與余曰余已履臺地且印已受安

得尚諉公平爭鬧職名乃並送後以交代之際例得
彼此俱免遂不及
臺郡有安平鎮為協鎮駐營地六十一年臺變後添
兵建造營房院已發直營弁欲派居民助之不應乃
揑指居民占據舊營房及基址估直三百金報院請
追院據行追迄五六年藩司閱月一催縣胥得賂乃
寢案終不結余至鎮民赴訴余按戶查得民房皆係
祖居故址並無占據營房修建已足並無不敷乃具
詳得豁免
厦門各營兵糧向例每石折給銀一兩雍正二年米

貴價不足購制府因令撥運臺地歲收倉穀碾米給
發而運費無出上臺飭議文武推諉營兵但知食糧
不能出費臺地有司收糧貯倉其事已畢何從辦運
類年不決余考昔年臺地折收租穀每石定例三錢
五分原以解司充餉今收本色二穀一米用米一石
止直昔年折價七錢而抵兵餉昔年一兩之數是每
石餘銀三錢存在司庫應將此項發作運費無庸更
問之文武官吏也遂主議通詳司不能詰費以永定
故例府有民壯五十名每名工食六兩前府交册至
余點驗皆不能執械詰之應曰本府役借以充數實
得工食者十餘名耳余詫曰國家設民壯以衛倉庫
豈可官得工食而以役代充耶我雖暫署不忍為也
立召募足校驗技藝備器械十日一操儼然可觀矣
臺地重牛凡耕田駕車并騎行皆牛也每歲給票內
地買至一牛直四五十金而盜牛者多盜以半價售
售者即加烙印失主即熟識不敢認官亦無以詰難
嚴緝不能止余曰是非清其源不可乃先行四縣清
查民間牛官為烙印縣各一式每一牛官予一契塡
註牛色角式置册於官內地買至亦如之諭民間買
牛者非有縣官印契不許擅買買者盜發即以知情

罪之嗣是賊能盜牛不能盜契不得售盜往他邑牛
烙互異易於覺察盜可止矣後聞有盜牛者不得契
牽委牛道旁而去嗣是盜牛之風遂息
郡守為監生出結有禮銀余於輿郡臺郡皆禁革不
收或謂此何妨受余曰朝廷設官原為民間辦事具
一紙印結遂得人謝禮有是理乎見利當思義不獨
思害也
諸羅令劉能吏也有公事詿誤部議降二級調用文
至當離任余為具文力薦保留制府據文咨部得留
任劉感甚及余將還知余資斧缺乏乃具百二十金

辭以贐余曰若此則余嘗日保薦乃爲取賂地耶固却不受

臺灣地畝以甲論每甲十一畝有奇初得臺地時以鄭氏租簿爲稅額上則田每甲完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比內地賦重十倍向來因欺隱多足那補民不知困及欺隱事發將盡清之民無所隱而責以重賦將盡棄産高公謂海外重地正宜優恤旣清欺隱宜從輕則查有同安下則因諭照此改賦臺民聞之欣然而高公固未具題也余將赴臺高公具以始末告且問曰此事或謂清出欺隱可增漕數十萬此

誠妄言國家優恤海疆豈思於此轉求厚入但有謂若悉照同安下則則將比全臺故額轉少此則必受部駁君籌之宜何而可余曰茲事知府亦畧聞其故矣大人仁心仁政臺民已感深次骨今但令舊甲悉照舊額新田悉從輕則可於全臺故額有增無減而民得輕賦之實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重賦通勻於新田輕賦之上使得均平此臺民萬世之利也高公深頷焉

江西驛鹽兼巡道

七月內抵江西驛鹽道任八月入闈爲監試糧道蔣嘉年爲提調江右二場三場向來拉親友共據一號幾於通場無本號者余飭巡員曉諭許於當夜自行改正者免罰如次日出題後查有不對坐號者逐出枷示諭畢飭巡役勿禁諸生出入號門於是徹夜彼此更換不罰一人而宿弊頓清余特寬貼例有筆誤遺落犯規者查傳本生改正免貼者無算

考武場時俞撫軍內陞少宰旣入內簾諭署中置酒請鹽商令助盤費余與蔣聞之大駭謂此公年老糊塗若果必得禍乃共馳入內簾見俞公力言不可俞公面赤唯唯稱謝乃不果

江右吉安一府鹽引爲朱邸管業向委洪姓商人代辦是年　王府自京委人辦理撤去洪商將舊存鹽包不許銷賣洪商不得已央江右各商於各口岸代銷以祇還原本定議未幾各口岸缺鹽民愁淡食余將洪鹽盡數分撥數十萬包立盡余謂通省缺鹽得此接濟洪商之功不小因通詳悉照賣價歸還洪商衆商執前議以爭余諭之曰前議本以爾等口岸自有鹽可銷浼爾等代銷洪鹽故止償其本今各口岸鹽顆粒絕無小民豈能一日淡食若無洪商百姓羣起而譁爾等其何以應衆無以對

余自到任後各商餽送槪行謝絕一友謂余曰聞歷任諸公平日所却者積在商家臨行取爲資斧耳余曰此自欺欺人我必不爲也及余陞中州臬司臨行商人欲以千金餽者峻拒之後商人送至鹽井猶持四百金求收余堅謝之

建昌一府閩省私鹽充斥官引不銷揚商以口岸本係融消亦不運赴在地方有司以官鹽不到而徒責其緝私旣所不服而聽其食私於
國體有乖且建昌私鹽勢必侵入旁郡於鹽政亦大有碍江省水商力請照饒州之例通綱貼費專商辦

理而揚商意見不合任巡道力請率不應余至洞悉其弊再四詳禀各憲揚商乃設一子店於府城亦勉應故事而已上游無心整頓亦無如之何也

河南按察

初辦秋審書吏禀向例凡舊案總照上年所定惟新案須審定耳余謂如此辦理則何必將數年之案歲歲復審以國家大典視爲具文此乃極弊陋習胡可遂爲定例耶於是盡取原案查閱研究案情有歷來緩決而確應情實者或實屬可矜者一一手定收擬看語商之撫軍上年卽撫軍所定也公絕不以翻已案爲嫌率皆許可歎尹公虛懷不易得

夏大雨積旬四十六縣成巨浸饑民四散逃荒藩司朱懼流民外出獲譴欲闌之余迎謂曰彼災民田廬盡在水中安能禁其他徙昔年田文鏡禁止流民於關口打回死者纍纍致獲譴責今豈可效尤現在本省邊境尚有不成災處宜就地安插按口給糧勿令出境乃可朱善之卽白撫軍委府丞於各邊境招集流民賑之至次年麥熟始令回籍

中州向多盜案余查案及聽獄見所刼財物甚微而明火執杖毆縛事主律無可寬爲之惻然因思諸案

內積盜固有而流丐正多豫民村居茅屋數椽往往不成聚落流丐偶聚四五人卽謀刼搶故盜案日多而賍物甚少余因嚴檄州縣驅逐流丐遞送回籍不許容留一人從此盜案漸減

雅撫軍先奉
命來豫審新陽飢民閉城事時有毀余於雅者余笑而置之及爲撫軍初至相遇殊落落同事中有爭先炫長至侵余官者余絕不爲意分所當爲則盡心爲之撫軍有所諮詢必以實告兩月後雅公謂人曰沈臬臺爲人不希功不近名其言無一字不實君子也

遂日相委信後撫軍具述所聞且言幾於誤聽人言致失一正人也然余從未一詢毀余者姓名雅公密札聞某令年老糊塗令余傳見以定去留余即傳該令至見其年已過五鬚大半白貌清挺詢其案牘民間利弊情形應對詳明余因覆公此老吏也勝不更事少年多多矣公從之後該令能聲日著

去冬災後有鹽梟四十餘人白晝持械擁私而行拒捕傷人尹公任內通報各院及是獲犯過半訊之惟四五人爲積梟餘皆鄉愚災後一時被誘按例當皆論斬余請雅公具摺奏明請寬公從之得

旨以三人正法二人充發餘皆責逐

司監獄囚定例每人日給小米一升河南人多食麵小米不飽囚常訴泣於庭余以定例難改姑聽之一日審盜一魁梧盜犯俯伏階下不能舉首余問爾有病否對曰無病因餓至此余曰獄有糧何至餓泣對曰小人只因食量大迫於饑餓故至今日今雖有囚糧升許小米豈能飽腹余爲惻然詢之獄官曰各犯日得麵一斤足飽矣乃諭縣令照時價以額糧易錢數文予捐錢補其不足人日與麵一斤各犯遂無不飽者通計每歲亦止捐一百二三十金而囚不致庾死因通行各州縣遵照未知盡能實心奉行否也

河南案件前此極繁臬署須幕友六七人余止一友亦非老手事無鉅細皆親辦有州縣跡忽處即爲改正完結不輕予駁故人鮮拖累而事已了案牘漸減

命案凶犯未獲令州縣先查明是仇是盜限三月內結報逾限罰俸雍正間新例也余念此等命案死者或且不知姓名何從查訪仇殺盜殺今定限處分有司含糊具結於命案無益而得兇之後轉致牽合附會以符前結適足滋弊余因具摺請免奉

旨交部時大司寇張公加看照覆得

俞旨依議天下便之

雅公委余經理大梁書院事余以書院自

世宗設立以教育人材爲重自不應專課文詞當先講行誼因以吾鄉先儒陳確庵先生敬怠日程法刊本散給諸生令每日將行事存心分別敬怠詳悉記明不得諱飾一月後送閱初甚慮諸生不能奉行乃竟有四五生所記甚切實皆見省躬克己之意內許州一生曰賈枏尤細密有領悟處時余於兩課之外另發一榜曰月旦榜專以敬怠日程簿定前後賈連次居首因至書院傳見賈生詢之則留心理學已十

餘年許州鄉里久共推服者也其餘有非過而自任爲過有非善而自認爲善者余一二詳細批示於是多有鼓舞奮勉爲聖學之志者蓋中州自二程以來近至孫湯未嘗絕也故其流風至今未歇

雅公令府州各設立書院委余總理余爲酌定各府州學徒之額膏火所出教導之法仍令月送一次考卷余爲甲乙并照大梁書院例令諸生記敬怠日程送閱余於是聽訟之下一一批閱至夜分乃息

雅公立彰善坊令各州縣舉善行委余經理余檄有司舉善行必敘明實事不得以浮辭塞責并不許以

修廟奉佛爲善事既而所報果有孝友睦婣實行絕特者余既詳請上者登名彰善坊次者給匾更擇其中卓卓獨行輯爲彰善錄雅公大喜即命梓行一時民俗感化有兄弟爭訟累年忽皆悔悟讓財讓產共相友愛

余每歎居官者以官廨爲傳舍不加修葺縱不必求輪奐而任其頹圮殊非視國事如家事之道故余所至必修治完好臬署初到時四面頹垣破壁又經水災既撤底興蓋及是年修理西書房未竟而直藩信至余飭匠緊辦戒勿苟工竣乃行

直隸布政司

藩司收銀多用元寶庫官或故爲兌輕駁換不如州縣傾銷一寶費至五錢余置洋平座右有輕者即令覆兌兌準免駁又向來二寶一平輕則二寶俱駁余思一平內未必二寶俱輕乃令兌輕者復將二寶分兌駁其輕者發銷於是州縣省費十之五

州縣有解司之項有應領之項即令抵兌以杜吏胥需索扣尅又諭錢糧項款雖多合算傾寶歸一尾封向來藩司以併封平餘爲自然之利從此遂無所餘而州縣所省實多

制府高公在江南治河溧陽史公來署督印多臬司丁父憂史公謂余曰向來多以藩臺兼攝臬篆君意若何對曰余初膺劇任方懼隕越豈能兼攝且通國皆知起元與公有舊乃似近私斷斷不可乞委清河道爲得公從之

向來直隸州縣交代倉穀各處斗斛大小不等每新官赴任赴司領斛陰賂吏胥上下其手故州縣流傳之斛彼此大小各式余查直隸司庫現存部頒鐵斗乃照式另鑄十餘隻飭發各府州照用此斛交代不得爭論從此通省畫一

癸亥直隸春夏無雨天津河間二府深定二州有赤地千里之勢流移搶奪紛紛具告余飛檄各屬嚴拿搶奪重處星夜査造災戶以備賑恤是時高公囲任卽至固城坊汛七月初
皇上有東巡之役余馳至固城與高公議賑務高公擬俟查明戶口至十一月開賑余曰此刻民情洶洶將止其流移禁其搶奪惟遵例普賑一月然後按戶查核分別極次加賑乃可不然小民命在旦夕豈能待至十二月耶高公艴然作色曰必如此公自具奏可耳余度不可爭黙黙以退時奉

旨以災務不令高公送
駕留淸河道方公天津道陶公商辦賑務余與翁臬司當往送余臨行乃切囑方公曰普賑萬不可緩公宜爲高公力言之地方安危民命死生不可貽誤余若遠行專奏是負高公矣必不爲也及余送
駕回知此事已行盖高公方委信方公故其言入
余每見被災州縣及辦賑各官惟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總當以民命爲重寧多費
國帑一石五斗不可餓死百姓一人此卽是報
國亦卽是積德有一縣令妄稟爲賑戶不賑口之說余大怒批飭云不應賑之戶卽一口亦不必賑應賑之戶卽全賑亦不足飽小米大口一升小口半升不過苟延殘喘若一戶數口止賑其二三是全家餓斃耳令知府嚴飭并通行各屬有作此舉動者定卽揭報請叅於是各屬故智不敢復萌此番賑濟視往年加數倍
余接送
聖駕隨行衙役悉發口糧一切日用草料發銀採買所過州縣絲毫不擾謂有司此時方竭力供應大差不暇我輩肯主道豈可更累之耶

大司農海叅奏直隸淸査旂地一案遲延奉
旨申飭高公大窘命余卽揭幾州縣以復
命余謂此案事極煩瑣且年來辦差辦賑州縣實無餘暇欲叅州縣不若獨叅本司督辦不力可耳高公猶不可余力爭乃止

敬亭文稿卷七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中州卓行編

余爲豫臬時承大中丞雅公爾圖命輯彰善錄四帙余慮繼其任者或後於教化是書將棄而不顧諸善行亦復湮沒不彰爰擇其尤爲是編中州風俗之厚於此可見噫讀是編而不生其孝弟之心與其仁讓之行切不可爲子不可爲人之懼者其非木石歟

張壯猷鹿邑縣學歲貢生爲人樂善不倦遵伊川六

禮略立家祠每朔望先三日致齋屆期豐潔具祭率子弟跪拜如儀時忌亦然居父母喪三年內不飲酒不茹葷泣血未嘗見齒事繼母李氏食必問所欲而進之衣必適寒暑之節便身之物莫不畢具教弟讀書口授句讀曲爲講說閑時輒教以孝弟忠信勤儉成家之道循循誘掖亦不以疾言遽色加之立義塾以教里中生童貧不能自給者供其饔飱其門人皆循循雅飭平生遇忠孝節義之事卽慷慨踴躍敬慕之誠如不能已邑有精忠祠祀張公巡墻垣傾圮明殉難邑侯紀公勲祠久廢壯猷皆捐金修建又纂輯精忠志孝經定說訓家邇言等書刻印廣布俾讀者油然生孝弟心同姓張法年老孤貧壯猷留至家養之二十餘年及卒備棺殯葬門人丁引年在塾適伊祖病革告歸壯猷旋買木命匠製棺後三日引年踉蹌來跪而泣曰引年祖已故貧無以殮唯先生始終之壯猷曰吾早代生籌棺已具矣聞者無不感泣表妹楊氏歸於山西竇克德生子太而沒楊氏孤苦無依壯猷迎歸撫養二十餘年且爲太娶妻族人有女已許字范啟後以歲凶賣爲人婢壯猷措金贖之歸啟前撫院尹公訪得之曰鹿邑張壯猷今人中古人

也令有司致送大學衍義洛學編以致向慕之意

張校魁孟人乾隆丙辰舉人讀書砥行性孝友祖父母年老校魁事之一飲一食必請所欲起居則扶持之已與祖父同臥令妻侍祖母寢數年祖父母去世母歿父以家貧無繼娶意校魁念兩弟校聯校秀俱幼積修脯爲父娶繼母杜氏校魁夫婦事之如事其母兩弟既成立復先後喪其妻校魁賣已地爲校聯繼娶而以娶媳費爲校秀續婚繼母生子校儒聘而未娶母憂之校魁竊其意旋典衣鬻牛以完其婚及析產以祖屋獨讓校儒而校魁與校聯校秀受餘屋

既而又以校聯校秀所居隘自賃屋以居諸弟出六十金償之校慰辭不受平時好施與遇有急率解衣推食以予之尤嗜學慕古非聖之書不讀擇交遊愼言笑每日夕必以所言所行書而焚之祖宗木主前其教子弟鄉黨常勸以為善最樂娓娓不倦云

毛汝詵鄭人癸巳科進士讀書能文博學强識潛心宋儒書悟性命之源反身力行嘗曰學者學做人也做人之道卽在家庭日用服食言笑間不可一毫怠忽又曰為學之道最喫緊是愼獨二字成進士後作令宜君有循聲休致歸敝衣羸馬依然貧士風教子

弟足跡不履塵市家徒壁立饔飧不繼浩浩如也門下士某出為郡守去鄭二百里外耑車迎汝詵至見其僕從衣服甚都正色誡之曰書生氣竟蕩然忘之耶區區俗習尚不能洗滌何以言政治也急辭歸稾生平所著箴銘詩文名曰畏天齋稿

靳醒繭陽縣學生精醫理為方劑活人貧者不受值無論寒暑有請則踔一騎馳往時墜馬傷股不顧或笑之醒曰人病命懸呼吸恨無壺公縮地法耳忍不奔赴乎嘗治病受酬二十金會有李姓故世家子貧無行以刀筆為事醒遇諸塗屏人數之曰爾忘先人之名德乎乃悖理傷教如此李聞言憮然跪謝曰然第舍是若餓死何醒卽出所受金畀之曰以此為貲糴賤販貴足自給孰與流為匪人乎李泣謝奮感卒為善士醒性淳篤教子學軾尤嚴小時堂上步武稍欹卽笞之曰跬步尚不能正其他何望乎學軾受教益謹恪已未成進士留部需次醒趣之歸曰將膺百里之寄而不稽古字民之道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乃於西鄉張成崗葺茅屋數椽令鍵戶讀書其中足不入城市數年乃出就銓

張尊性陽武縣學生博學强識通經史及宋儒諸書

强仁慕義不專事文詞族姪叢有地數頃決於河逋賦二百金將自縊尊性聞之曰何至是吾橐素空吾產可變也卽斥賣腴田代為全完舅氏朱親屬盧皆貧無子尊性迎養於家二三十年歿後葬之所識長垣縣書貴朱貴宇死孤寡流至陽武尊性卽居之旁舍時周濟之後其子朱元成立婚娶尚居尊性所給屋也尤樂人為善聞有某某志於學問尊性力獎誘之某不才則委曲諭誡尊性歿後生猶思之或曰我素荷張公德或曰我微張丈將不知所終

范芳元虞城縣學歲貢生性仁孝七齡過戚家留之

宿芳元辭曰父母在家不敢離也父歿嘔血數升後授遂平縣訓導以母年高請終養乾隆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郡邑上其名曰吾子職多缺而以孝廉聞甚愧之具狀固辭范故巨族曾祖志完前明巡撫山右置義田以贍族芳元更置五十畝益之族姓不下數百人推芳元爲族正有鬬者芳元曰同族相鬬是猶一身百體不相容也乃深自責鬬者媿謝由是族鮮爭競從兄琇令丹陽歿於官乃貸數百金往淸其帑扶櫬還乾隆四年水災與同邑許中丞耿給諫各捐金二百並募得千金運粟平市價賑貧甚

者人與十錢麥登乃止計費十萬錢至鬻田質衣以給或曰官賑無缺何過自苦曰出處一也先文正做秀才時便休戚相關矣芳元產不過中人自終養旋里迄今十五年產日削晏如也

劉學閔榮澤人歲貢生父失明家貧甚學閔初授徒里中不足供甘旨乃棄去手結草笠身負販以養親事繼母極恭謹弟光炎賴學閔撫教爲縣學生至今同爨學閔讀書不專務詞章授徒先小學四書次則經書性理近思錄然後及時藝亦必擇其有關於身心性命日用倫常坐言起行者俾子弟誦習曰使其與經書相發明也一切奇巧怪異之作皆屛絕令勿入目曰恐其浸淫漸漬壞人心術也又曰學不外知行二者然知者知其所以行之理也其歸重仍在行今人讀書講學只作科名計所以爲學之本都迷失矣

王秉義滑人平日好善事親至孝子孫五世俱各安分力田怡怡一室乾隆六年三月縣令問之適至其鄉進而問其年對曰九十問其所行善事對曰家貧不能做好事唯立意不做不好事所以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可免過端至贈人升斗需濟人危急事雖有

幾端皆不足道里中謂我老實我有言肯聽從耳又問如何孝順爾父母愀然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孝順兩字到老完不來的令聞之肅然賚以錢布給之匾縣令者誰鮑志周也

郭宗周延周偃師人宗周幼喪母弟延周繼母劉氏出劉氏賢鞠育宗周不異己出宗周弱冠爲縣學生延周自襁褓中宗周抱之同寢能言卽教之句讀食同案寢同榻旣而父歿母責宗周嚴加督責延周稍不率教母輒加鞭扑宗周卽跪進曰是吾不善教也請代受箠楚母乃已宗周自凡家事必請於母母素

温和無暴戾詞色宗周或自外歸偶見母神色少異卽旁皇遍詢內外何事觸忤人卽告以無事仍如芒刺在背必跪請於母待母言笑加餐其心乃安宗周妻死繼妻宋氏弟延周妻景氏賢而有才中饋一切母命景氏治辦景氏亦以嫂氏息女衆多卽遵姑命身任之不敢告勞宋氏亦遜讓不以娣得姑歡爲芥蔕雍正十二年洛水漲田禾盡淹宗周念儲糧無幾弟家口少而已人口較多其爨則弟與婦並受飢餓力主分爨亦不言所以母弟不允强之而可延周儉朴治生家止一女用寡屢年積蓄有餘不忍兄子女

衆生計拮据且恐妨已學業於乾隆五年力求與兄復同爨宗周不可延周懇族親共勸其母亦主之宗周乃聽時延周麥穀盈箱木棉充棟騾一頭積銀三十二兩其妻景氏手織布十餘疋盡出之於母前交兄嫂收貯以供用度從此家政倍整每晨娰娣掃除厨室盥手焚香同宗周兄弟在父主前上香叩首一日三飯先供母次則兄弟次娰娣分案而食其子若姪均如一體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人倫之美萃於郭氏一門矣

熊飛桐柏縣學生少孤母劉氏苦節撫之飛補弟子員與伯兄事母盡孝已而兄嫂俱亡遺姪二齡飛命妻乳之而哺已子以飴姪長勉之學亦爲學生名兆黃者是也母年益高飛色養益至嘗率諸孫戲嬉母側擲以果羣幼徵逐博母氏笑母年至八十五歲未嘗一日不盡歡也母沒飛亦五十有四矣慟而絕者數兆黃進曰禮五十不成喪叔哀毁至是將不能堪飛頷之然終不能節旣殯至小祥猶不一見客飛不得事其父遇父執必致敬史某者父之故友也五月猶披敝衰行飛亟解已袍以贈從兄弟訟田爭二十金持不下飛曰我父同氣之子也不可任終訟鬻已

田如爭者願而息

王坦桐柏縣學生父烺弟墀伯父傑居唐邑饒於貲之嗣賢坦序應繼立之坦孝事繼父母能得歡心旣殁以禮喪葬後乃曰我雖爲人後豈有置生父於不問者耶往迎至唐復勸父納妾生子三父以多累憂坦曰產厚勿慮也父曰羣弟應分者桐之田七頃耳唐之四十頃我兄之業爾業也坦曰安有手足而肥瘠不齊者乎繼父母在視諸姪必不有厚薄也因增置桐邑田三頃以與弟墀以唐邑田已與幼弟四分之及父在邀親黨　筆之書產分爨合聚順一堂如

故田毓瑜桐柏縣學生其先南陽人宛桐皆有產毓瑜少孤兄早亡遺一子母愛憐孤孫特甚毓瑜微伺曲體惟恐少拂老人意一日其嫂問曰宛桐兩庄宛肥而桐瘠苟析產將若何母躊躕未答毓瑜急進曰長房宜居宛宛產固姪產也母喜而頷之乃即至宛爲姪經營屋宇什器纖悉周至母更喜送孫於宛而返居無何忽愀然曰孫不復源源來矣毓瑜又亟進曰姪固長孫桐產尚有分也乃咨諭姪來治產復之桐母乃喜繼又撫其孫曰爾在宛念我在桐念家將奈

何毓瑜欲承老人歡即割桐產之半以益姪而令移家於桐凡器皿財物一如宛庄而宛田則仍爲兒子別業也

張翼順澠池人與妻梁氏蓋孝子孝婦也翼順少失父寡母胡氏撫之家故貧康熙五十八年母病癱翼順幼乃迎梁氏爲養媳以供爨時氏年十一翼順傭工養母獨氏在家扶之出掖之入至雍正十年後姑病日甚臥牀手足不能舉氏不離左右每晨起爲姑梳髮盥面爲之反側屈伸痾癢則搔之涕洟則拭之蚊蚋則驅之夜則爲之捉蚤蝨率數次飲食則授之口便溺則抱之懷苟事姑未畢幼兒女在側號哭欲絕氏不一顧家貧日甚翼順所傭値僅足供母隣舍或憐之餽氏食物氏悉進姑不分及子女翼順衣不蔽體食不充腹氏常忍饑或啗糟糠或日一食或易日乃食迄今二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未少有難色怨言乾隆六年三月里人重其孝行將舉之翼順曰余家貧常使乏食何足言孝隣里益重之

劉焞濬縣學貢生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幾至滅性每讀言孝諸書涕泗横集終身如一日兄弟五人焞行四家貧異爨三兄炘五弟炡相繼喪偶各遺二子

尚幼焞迎與同居撫育諸姪長各爲之娶五弟三兒繼沒焞竭力喪葬不問諸姪家雖極貧遇族黨有缺衣食者必以分給族人碩果除夕不能舉火焞家惟有麥數斗即分半與之劉哲逋賦困迫焞有大樹一株即令賣以完賦焞設教義學者二十餘年其生徒爲弟子員者三十餘人有栗振宗者家貧甚伊父欲令其改業營生焞以振宗可造留於家衣之食之令其卒業後亦爲縣學生焞行止端方以敬自持盛夏不解衣閒居未嘗跛倚道遇婦女急趨而過不及避必面牆而立俟彼去遠乃行邑中仰爲師範

何兆祥濟源人以子達善貴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騰龍讀書嗜道康熙三十三年以避難出遂究心內典棄家爲僧莫知所踪時兆祥年十八即於是年十月尋父由河南少林慧禪中嶽風穴等寺至湖廣金頂上不遇次年歸家禀命其母鄭孺人欲出遍訪乃由襄江至五祖寺六祖寺金陵西湖等處至南海見有父字跡詩句冀得遇終徧訪不得凡在外九年歸居一載於康熙四十三年自梁入趙至眞定寺由趙入晉至五臺山不遇歸居二載四十六年復入陜西興福寺玄都觀牛頭華陰等寺至西嶽華山又凡九年

終未得遇於是二十三年中家居四載東西南北徧歷各省者十有九年嚴寒酷暑驚灘峻嶺崎嶇萬狀所至不遇則呼天號泣乃自秦回豫於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路經汝州風穴寺有別院曰自在菴兆祥步入見一老僧鬚眉俱皓兆祥熟視良久約略貌似顧別父久疑之遂進問曰師尊姓答曰我僧人無姓又問曰師家在何處答曰我僧人無家又問師何年棄家爲僧答曰我於康熙三十三年棄家遊四方於四十四年居風穴寺於今十一年矣兆祥遂急問曰師非姓何否是時老僧驟聞色動漫答曰我那是姓何更不復與兆祥言兆祥急迫欲泣卒無可如何乃回家邀姑何氏同往物色則果其父也抱而泣請歸猶不許兆祥再四泣涕始迎以歸時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十四日也備極孝養奉侍七年而沒兆祥平生好施予每歲逼除視鄰里之貧乏者出米麥絮襖周之日唯課子讀書爲事有三子長達善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次復善三樂善丙辰科同榜舉人

吳大來滑縣學生弟大智俱仁孝友愛善事父母父成奇性卞急大來見父有怒色即百計寬解必得歡

悅而後已父沒母張氏患癱症五年內兄弟兩人未嘗一夕解衣而寢沒後未葬一年內兄弟朝夕跪奠如事生大來大智俱年踰六十一家三十餘口和樂同居不忍分析至周卹親隣樂施好善兩兄弟亦如一人也從伯父國賢居曹村堡家貧大來兄弟迎養本村分屋與俱分粟以養國賢死爲殯埋又爲孤姪孫學曾婚娶且爲之代完薄地五畝賦稅二十餘年表兄袁世魁孤身無依大來兄弟留養於家死則殯之葬之舅張五德居洪縣聞病篤駕車迎舅一門至家閱兩月舅死具棺殯葬後舅子雲程年老無子又

時時周之表姪丁作哲殘老無依留養三十餘年凡有所施捨皆兄弟同之

甯世富孟津人幼業儒長而業農爲人眞誠端謹有兩弟世賢世祿五十年同居共爨財貨衣服飲食纖悉必公始終友愛無間康熙六十一年歲歉春耕時村人有棄田不種者世富言耕者衣食之本今不種將終歲饑寒奈何各給籽種令及時佈種婦人能織紡者與之木棉於是人皆蘇息河內流民蔡瑛寄居瓦窰坡一家六口嗷嗷待斃世富聞之喚瑛至家知瑛能貿易即付三十金令其營運藉以糊口已十七

年不責瑛償世富二子長次俱爲弟子員三子使服農耕者勤耕讀者勤讀有忠厚家風

雷洺顯洛陽人事父母盡孝里中有雷孝子之稱伯兄浩顯縣學生年老嬰疾洺顯湯藥親嘗起居不離者十餘年不懈次兄淳顯早亡遺妻陳氏孤子允期洺顯事嫂如母養孤姪如子三兄溢顯任廣東連州朱崗司巡檢久無音耗母席氏思子成疾洺顯乃隻身赴廣尋兄時有苗患道路艱阻備歷苦辛始達朱崗溢顯已被議去職不知所往洺顯流離異地僅得生還越二歲再赴朱崗尋訪始聞其兄流移廣西思

恩府安定土司中即欲往資已竭乃歸再越六年盡賣己產以爲路費入廣尋兄比至安定溢顯已死數年矣遺幼子秉期洺顯乃扶櫬攜姪歸葬祖塋厚撫秉期俾成室家其初往尋兄也至朱崗不得兄耗聞其兄之友孔大有客死棺停廣東會城之蓮池菴即往詢得載歸其再往也過惠州訪友人李逢春知有洛人安大來沒於逢春任所復爲載歸洛父至今義之

谷珍舞陽人父再生病目失明珍朝夕禱於神潔口茹苦茶跪舐兩目三年忽一日豁然開朗光復如舊

人以爲孝感所致

朱大年祥符縣學廩生行二天性肫篤九歲喪母號哭幾絕十歲又喪父哀毀骨立親族異之家甚貧大年既爲學生兄欲析產大年舉祖遺盡讓於兄而躬自課徒以餬其口兄貧日甚大年又以歲所得修脯分半助之柘城人夫婦哭於衢將自求死詢之蓋鬻子而悲者大年即出資令贖歸

杜淑宜夏邑人有二兄淑宜獨養其親每食必擇父母所好視食多寡爲憂喜每寢必伺父母寢熟乃就寢冬必烘衣裳夏必扇枕席並不令父母知覺父母

俱年九十餘沒三日湯水不入口三年不入內事兄至敬自少至壯事必稟命而行伯兄元發早亡遺寡嫂二姪二姪女淑宜撫之如己出其嫁姪女粧奩厚於己女及析產讓兩兄宅地各六畝以三畝宅地自居魚臺人丁嗣恭攜妻至境年老無子淑宜憐其貧留居旁舍周卹之後嗣恭生計稍裕夫婦相繼死淑宜捐棺殮之見所居舍中存蜀秫五石餘黃豆三石餘乃封其舍令人至魚臺訪伊姪丁馬奔喪將所存糧付之且出銀二兩曰此嗣恭存日所寄也囑丁馬攜歸婚娶彰德人陳德賣其女於淑宜淑宜養之至

麥熟時還其女不索償價

劉永壽封邱人母卒泣血三年於父前勉爲笑容以安父心二十餘年未嘗歸寢私室無論晝夜一呼卽應寢食便溺永壽伺候不離左右父好善有族人劉馨喪母貧不能葬其父心竊憂之永壽卽出貲稱奉父命以助其葬父又慮馨無妻永壽典衣質釵得一十五金奉之父不告父以來處勸父爲馨娶妻父南遊夏邑遇一人名官遂意者云有弟賣與封邱萬氏爲僕家翁日夜憂思父聞之惻然許其回贖歸告之永壽永壽卽措銀代贖且給貲遣人送歸俾其父子兄弟完聚父更喜友好飲每知交過從永壽卽曰不再食必勉市酒肴爲父留賓父問有備乎必曰有蓋所謂養志者與

甯奕義陝人性至孝父病危奕義憂迫每夜焚香籲天祈以身代忽夢神語之曰乃父病在心非人血莫補旣覺遂斷其左手中指一節血淋漓潛瀝入湯藥以進父服之不數日愈

常光能林人孝友性成母歿爲父娶繼母高氏光能事之如生母雍正三年二月父患腹痛甚危急光能嘗父糞覺味苦後病果痊父病時思食鹿脯光能入

山尋鹿適逢一虎踞鹿而食樵採見光能至皆驚呼莫近光能直至虎前叩地泣禱虎竟捨所食餘鹿而去光能持歸烹進父食之病頓愈人以爲誠孝所感

陳倫阡夏邑人幼時母患眼疾倫阡朝夕跪餂母夜夢有神醫之達旦卽愈父嘗患背疽又患癱疾每藥需參父念家貧每命減去倫阡唯唯而退以參潛入藥內卽所飲茶湯皆參也所親爲之計曰產盡奈何倫阡曰有父寧復顧產雍正二年鄉里舉孝廉方正倫阡辭不就親族勸行倫阡曰自量菲薄不足以當大典遂力辭從侄體恭典地六十九畝於彭壽朋

歲還其祖十五金有奇至乾隆四年力不能償彭訟之縣時倫阡僅存地兩頃遂以六十畝典得一百二十金爲體恭償祖贖地族弟賢濟將幼女賣李宦爲婢越三年而倫阡知其事即告諸族人共措銀向李贖出撫之如己女長爲擇配癸丑庶常張宗說倫阡表侄也素相善乙卯春宗說在京病急泣曰非有胆識氣誼若表叔陳某者何以託後事倫阡聞之星馳入都至之明日宗說死倫阡部署喪事於六月中冒酷暑攜其孤扶櫬歸里

楊上平桐柏縣學生少失母父好潔衣垢上平必親浣食必擇精鑿者以進及老非肉不下咽上平故貧搜質其婦之奩不繼已日一飯而供無缺父常憐而詢之曰何一癯至此上平以他言應卒不知其艱居數楹又分其半以棲母兄之子曰吾不能事母見母所親者如見吾母焉奉親之餘四壁蕭然晏如也日與其徒講課邑之有文名能立品者多出其門云

關承舉淇人自幼失母繼與田得春爲養子既授室有子矣後得春家貧送還本宗承舉念得春年老無養將本宗家產留養本生父不取寸土而身自負薪以養得春夫婦死後葬埋俱盡誠盡禮事畢乃歸養

其父

王吉相安陽人幼未讀書貧甚性孝友少時父病思食鴨吉相力不能買因赴鄉求貸於城河見有水鴨時方嚴冬吉相遽躍入水鴨不驚飛竟爲所獲父食之而愈人以爲誠孝所感稍長賣飯爲業力謀衣食爲兩弟婚娶既而兩弟俱夭吉相善視孤寡不使凍餒里人王榮遭母喪賣子易棺吉相聞之急勉力爲之買棺以全其父子辛丑歲歉有遺棄幼孩者吉相爲收養數年訪其父母給還之

張得玉睢州人家世業農得玉九歲喪母父文友躬自鞠之稍長娶婦趙時年十六得玉謂之曰翁以憐我故終身鰥吾恐有居室之樂而忘父子處乎仍入侍父寢父呵之間一宿於私室冬寒父子同衾夏則另設榻於寢側以爲常父病得玉禱於神曰得侍父膳願終身不茹葷令父年九十有一進饌必鮮美得玉蔬菜侍食甚甘趙亦克承夫志

王以符濟源縣學生性至孝父年七十餘性躁以符能曲廻親意令常喜無怒夜則侍父同寢不入私室者十有一年父没朝夕柩側每食必薦如生時三年無間以符曾買祥符田姓夫婦爲僕價已給矣見其

容色甚慘詢之云家有老親恐驚身後失所依恃耳以符惻然不取身價復贈以資斧遣之歸平生多施棺及濟貧諸善事鄉人感之

辛昌太林人事父母至孝康熙五十年四月母病甚思食王瓜不可得昌太馳赴安陽不惜重價購得一枚盡日往返百八十里將瓜進母食之病愈母又嘗病呌呼若狂疑爲邪祟或言黑鷹能辟邪昌太夜至山穴搜草樹荊榛得一鷹路遇虎昌太避石窑虎不顧而去乃持歸以鷹進母病卽痊可人皆以爲誠孝所感雍正元年兄昌玉欠國課四十兩漕米三十石

昌太盡賣已產爲兄賠完

曹加縉犨人太學生賦性孝友平日事父母唯謹康熙壬寅父大病加縉乃對天叩禱以父平日鄉人所借三百餘金券盡火之以求病痊父病果愈後父没母魏氏孀居加縉令伊妻與其弟媳遞侍母親曲意承歡弟加紳尚少加縉令其潛心力學不令預聞家務現今同居共爨友愛甚摯見附近村隣婚喪之事力不能舉者必竭力佽之

齊國泰武陟人瞽而丐者年六十有六矣有母年九十有六初賣脯食爲生貧日甚以憂勞喪明乃乞食於市凡丐得麪餅米飯必留奉母而自食糟糠丐得錢雖饑凍不自用日積月累爲母置木其妻張氏亦賢孝年五十餘傭於張毎遇令節及姑誕日必向主人支取工價兼求肉菜歸家夫妻展拜以進務求母歡至窮極苦刻不忘親

邢法瑞桐柏人家劇貧父瞽母病憊法瑞年十餘養牲家許之值法瑞不忍離父母却之乃乞於市雖風雪必日三返其舍擇鮮潔者另貯一器問其故曰貽我父母市人疑未信偵之果然時或僅足于供先作饜飫狀曰頃某村曾飯我矣後父死出入經行瘗所

輒日旰移時泣數行下晚就寢母側俟母熟睡潛以已衣加覆其上蓋懼老人不耐寒且恐覺之轉生憐也稍壯村人感其孝佃之以田不復行乞服養日有加焉

李長祚林人少喪父母王氏守節家貧長祚賣柴養母日必買母所喜食者以進母嘗病偏風久不愈長祚悲痛無計割股肉爲餺飥食母病遂愈迄今三十餘年無病母年近七十畏寒長祚與妻率子女與母同臥起日則嬉戲膝前以承其歡王氏最愛幼孫毎食必分與之長祚凡奉母食必另備別物給兒冀免

母之分賜母或仍分與之亦不堅阻
申文判安陽人家赤貧所居小屋二間娶婦後父宿隣舍一日文判外出父以感寒偶憩子室睡方熟婦歸見之以穢語詈翁翁與爭白婦家父兄弟姪群至毆翁文判歸大怒持斧欲殺婦婦懼匿隣里為婦代求力勸文判怒不可解遂不食婦不得已引罪死於井文判始稱快遂終不再娶撫幼子以養父
蘇宗航桐柏人有弟三宗憲宗文宗華力田以養父母數十年無詬誶聲一日樵於山宗文在下坡為虎所攫兩兄驚見大吼從懸崖飛躍而下虎駭逸去得

無恙鄉人壯之咸以為至性激發猛獸亦避其鋒云父疾革名其諸子曰我家食指日繁勢難合爨析為四各守爾業汝母以次膳可也父歿其母欲遵遺命名諸婦謀焉諸婦曰焉有為子婦而可一日不上膳於姑者乎願如翁在日乃同居如故宗航兄弟苫凷柩旁諸婦環侍姑寢既殯遂更番入宿其有嬰兒者恐夜啼驚老人寤賁乳與伯叔母撫之其孝友刑于如此
王士彥偃師縣學生兄弟二士彥其次母武出庶弟二庶母魏出父沒時兩庶弟俱幼穉士彥撫之友愛甚至及分產以主宅腴田讓長兄士英又以井田數十畝（北方田中有井可溉者為上地）市房十餘間讓兩庶弟而自居荒庄事庶母備盡其道外祖無子母日夜慮不血食士彥體母志歲時奉祀立石碣於墓以示子孫勿忘長兄分產後時告匱乏士彥田止三十餘畝即割上地五畝與士英耕種而教其子因則入庠初從叔祖文振念士彥家貧苦志贈田四十畝恐其不受托云助以納粟入監士彥旋為縣學生則力辭贈田而心感叔祖之德意力教其孫仁淵讀書成歲貢生士彥受業本邑歲貢生武惇終身敬奉歿後每至歲時必

詣堂拜其木主數年不懈賦性沉靜不濫交所契不過三五人時時相聚論學無雜談凡來受業者莫不反覆開導是以門下多成名之士
曹萬銀安陽人雍正十年兄萬金有犯時萬銀未娶萬金有室未有子萬銀恐絕祖嗣遂挺身代任其罪詣官自言不與兄事案定擬充軍慷慨就道行至懷慶遇　赦還至今兄弟友愛愈篤
何之泗睢州學生幼時依依膝下父曰吾不喜汝在側聞汝讀書聲乃喜耳之泗遂勤讀不輟晝夜學早成父病終夜侍之泗故獨子父憐之麾令退退卽潛

息屋隅聞父聲亟叩所需父驚曰若猶未寢耶對曰適復來耳之泗父與叔父二人承祖業未分父居郭莊有地八頃叔居於城三倍其產父沒後叔父名之泗議均分祖遺之泗曰姪一人叔有弟三若均之適不均也願守郭莊足矣

張恢桐柏人樵夫也早喪母父繼娶生弟二俱數齡父歿篤愛其弟嘗曰我即盡我心安能如我父在之憐我弟也幼弟甫丱令就塾塾近市恢負薪往售得錢輒買餅懷往塾中以啖弟立視移時乃去日以爲常遇雨必趨往負以歸每製衣謂其妻曰我樵於山

安用完衣弟在學與羣兒伍不可令羞澀以故恢裋褐不完而弟衣履整如蓋其妻亦賢矣哉

張大成新蔡縣選貢生孝友傳家忠厚待物弟元公亦雅好爲善里人王乾陶琪以難告元公元公轉貸客銀一百四十二兩濟之及客索逋乾等無以償元公盡焚乾等券而欲售已地償客請命於母母曰恤貧周急固善但爾產無多棄之奈何大成聞之謂其母曰兒輩有公地數頃方與李均互易應得餘價三百餘金不若將此金償之一則成弟義舉一則免弟棄產其母大喜

袁昌運新蔡縣學廪生友愛最篤長兄起雲年近九旬昌運飲食寒暑曰必候問念兄老諸侄家貧以已地四頃一十畝與兄助諸姪生計平日好周困阨里人吳永正負債百金逼於追索欲自盡昌運聞之如數代償永正得全隣人王豐彩家貧絕糧而母病亡乃泣告昌運曰得十三金生死有賴矣昌運即如數助之後豐彩年老即養於家十一年而死仍爲之殮葬焉

陳文瑞扶溝人性孝友兄弟四人既分析後文瑞念諸兄家口衆貧不能支以已所分地四頃有餘俱讓

於諸兄爲業而已則自力以治生

張憲嘉夏邑人十六歲失怙恃與八歲弟亮閏同居父遺地十頃後遇歲祲棄賣三頃五十畝及亮閏成立析產憲嘉仍以地五頃分給與弟亮閏不肯受憲嘉曰吾曩所賣者已地也不在弟產內固與之

仝作楷唐縣學生十歲喪父弟作檜才三歲作楷稍長即知苦志讀書兼能理家家漸饒撫弟成立入貲爲監生及分產作楷以已所置田與弟均分後作楷復自置市宅一處價二百金作檜愛之作楷即欣然與弟無難色從侄璽九歲而孤其母失明貧甚楷割

產五十畝與之爲業
王璸唐人弟兄三人分居久後次弟璟盡廢遺業復積負百金饑寒日迫璸乃招之同居養其家代還積負又措三百八十餘金代贖璟所典地四百畝予之爲業曾契買鎭平縣民黃英爲僕爲娶妻生三子三女皆爲之婚配矣乾隆四年黃英有伯父黃大病故之嗣遺產爲族人所佔英與言族人難之曰爾若全家歸鎭平許爾承嗣受業蓋計英必不得出也英歸具以告璸卽毀契聽英挈其家歸鎭平俾伊伯不致絕嗣

張俠葉縣學生兩兄一弟父遺田四十畝俠念兩兄家丁多遺田盡讓兩兄俠不取一畝以課蒙自餬其口雖衣食不足毫無怨悔復爲弟謀生計宗族鄰里皆稱友讓
于同雲滑人業儒父秉嫡母齊氏繼母李氏同雲奉事俱克盡孝及分產以美產讓之兄弟而已取薄惡又以所分楊樹七十株値二百餘金讓長兄卿雲以所分屋三間讓五弟雯雲念雯雲生計薄有父遺養老地五十畝同雲與諸兄弟議歸雯雲以助其生同雲受業於廩生張來泰雍正六年來泰舉優以知縣用赴閩同雲偕往來泰之任容城五日病故柩不能歸同雲欲歸謀之而孤櫬在旅不忍捨乃寄書至家賣已地五十畝得百三十金雯雲賚以至閩得扶柩回籍安厝至今無德色
郭檒舞陽縣選貢生兄厚早亡嫂張氏欲分居檒不能強父遺田六頃檒以五頃給嫂而自得其一宅亦如之凡嫂所欲檒悉讓之分居後一切家事仍爲董理撫育諸姪如已出又性謹厚不妄發一言不妄交一人接人以禮然諸必信邑人無不敬服
郭起祥淮寧人兄弟五起祥其仲也兄與弟以析產

爭肥瘠起祥力解之曰兄弟相持是左右手相毆擊也願以已田讓之兄弟曰爾可無田乎曰兄弟睦家之祥也卽無田寧遽餓耶涕泣道之兄弟感動不復爭式好如初
劉維寬獲嘉縣學生妻解氏私受伊母王氏銀百兩及伊母歿妻以告維寬維寬令妻以原物送還伊弟解振綸助其喪葬曰無受私財也維寬兄弟三人維寬自幼嗣于叔父及生父嗣父俱沒弟兄分晰維寬以所受嗣產三分之曰余何忍獨厚也
秦應運考城人兄弟三人分居已久後伊弟外出積

逋無償姪幼在家無生計應運將已所分樓一座瓦房一所值百餘金盡讓與姪拆賣償債餘為營生計弟婦幼姪得以存活

侯士嘉商邱人候選縣丞從弟佺年售其宅一區於士嘉旣受值千二百金將辭去輒仰屋長嘆士嘉聞而往曰豈惟弟徘徊不忍余亦不忍弟去立取券毀之佺年曰亦知兄金粟之惠徧鄉里特千金重價也士嘉曰金與弟孰重賈人孫卓功授金百餘告糴量而未載翌日值減十之二士嘉念市商販賤賣貴較錙銖反大喪貲何以堪補三十金還之市司曰市一

成而不易茍如是後必有藉口悔其成而啓爭者士嘉曰予行例吾行意爲善而必防其後則善不能爲矣

屈克昌弟允昌密人友愛甚摯雍正六年分家凡地土財物互相遜讓族隣無不敬服允昌所分河灣地十畝乾隆二年爲大雨所冲不能種植克昌所分崗地十畝獨存克昌以其地分允昌五畝允昌不肯受彼此遜讓各棄不耕縣令聞之傳克昌允昌對衆獎諭令其兄弟仍復合居共耕其地

王雲翼沈邱縣學廩生父讓與弟誨同居素友愛旣分析後誨以分地八十畝賣與讓得價二百二十金未幾誨復費盡貧無所歸讓衣之食之不倦雍正九年二月讓病且篤命雲翼曰吾後善事汝叔雲翼唯唯父沒五月卽禀之母劉氏將先所買地八十畝不取契價還叔爲生計乾隆五年儒學衆優盖不誣也

宋元淳臨潁人兄弟五人元淳居長雍正七年析產以鬮分地元淳得白坡諸弟得元庄元庄地窪下數被水元淳以所分白坡地出售以其價買趙家庄尙餘百金盡散諸弟諸弟不安願將經分地立約償兄元淳垂泣曰兄弟也而彼此耶遂復合爨乾隆四年

被水饑寒與共毫無怨悔

胡紫芝汝州學生先是父出繼馬姓爲子分田百餘畝屋一區而胡無立錐地後馬姓有子而胡門乏嗣乃慨然曰馬氏郎有艮田百頃予豈肯貪他人田宅而使本宗絶嗣耶遂盡還馬姓遺產而歸本宗數年來惟課徒以養母孝聞閭黨

李學忠桐柏人業農以勤衆農官生平多隱善與弟維芳各庄居朝夕往來無間也維芳篤於伉儷前妻臨没囑勿令後來者戕其子越數年繼妻產男而病維芳慮後子異日虐其前子遽提嬰兒出棄之學忠

聞驚往問故且詰其處堅弗言潛訪得之乳於家較諸子尤鍾愛胥莫知爲維芳之棄子也及長學忠爲之入貲爲監生親黨咸賀張席酒半學忠指兒與維芳曰汝婦是年亦舉子當齊肩矣維芳心動學忠乃曰是果我子乎乃汝十二年前所棄之東坳者也爲王姓者所得贖之歸褁衣猶在汝婦手所紉也奈何忍賊其天性言未已維芳泣下學忠與兒俱泣維芳妻奔至抱其兒而慟坐客咸感嘆久之友人張鵷没其子猝求良材弗得號痛不欲生學忠亟命舁已木以賻家人曰購此於數千里外今十四年幾加丹漆

曷輕畀人學忠曰張氏子不忍儉其親哀毀欲絶余曷不以厚亡友慰孝子心天尚不委余於地必有木且安知不加我十四年使美澤復如斯也卒與之

李克政中牟人篤友愛克政繼季父爲嗣有產兄克勤克儉家中落克政析己產奉兩兄亡何克儉復窘乃出質其產克政曰何以供朝夕也爲贖歸後因歲儉克儉不能支家業蕩然攜妻子就食郟縣克政急往迎歸養之至今合爨

伊大經夏邑人八歲喪父二十四歲喪母性樸實好善孝事父母所遺家產聽兄分授不較多寡從兄大用以大經分得宅一區地八十畝賣二百金償債大經毫無怨言既而兄子不才家業蕩盡大經仍敬養兄嫂終其身乾隆四年水災約佃戶不赴縣領賑自典衣當地以周濟之不使一家失散人稱其盛德

魏相德相君相成相儒沓人同胞兄弟也友愛甚相儒之子國振爲姨母王玉英之妻所愛鞠養爲義子相儒病時曾喚國振歸姨母泣戀不舍相儒殁後復與姨母相依五十餘年爲之置地數頃而相德等念國振不置謂國振曰吾弟兄叔姪如手足豈可聽爾久託他姓耶無戀此產爲國振乃棄王產赤手歸宗

相德等爲國振立嗣各分庄地爲國振業今相德年七十三相君年六十一相成年五十一國振年五十九白頭兄弟叔姪歡聚一堂

鄭珦劉勳尉氏人兩人皆貧困無依於康熙三十七年間以志合乃同力耕作甘苦共之家日起迄今四十有四年同居共財無分彼此今其子若孫咸遵兩人訓一堂雍睦不覺其爲異姓也

趙起新安陽人　科舉於鄉家貧篤於孝弟弟建新以避債亡匿母憂之不食起新聞之立棄產償債訪弟歸以慰母心乾隆四年集友人爲務本社每同

祉父母誕日郎公具衣一襲攜壺捧觴博老者歡殆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者與

葛亮載高環皆宜陽人二人同里相善環先後借亮載三十餘金麥六石餘斗乾隆六年環年已六旬念無力償楚以所有地畝立契與亮載爲業亮載堅不受環赴縣乞縣令諭亮載收受令傳亮載至亮載以友誼爲重財物爲輕情詞慷慨力辭不受令不能奪環不得已以其地爲義塚立碑記其始末以誌亮載之義

李上林西華人入貲爲候選州同幼喪父幸遵母教

及長恭儉孝友尚義樂施設立義塾延師儒凡本鄉隣里村坊子弟無力讀書者悉令入塾乾隆四年邑被水民多饑上林罄其資賑隣親佃人一百六戶每戶給穀二石不復領官賑房屋倒塌者爲之修葺無力種麥者與之麥種能貿易者借與本銀不取息其散給穀二百一十二石麥種二百四十五石三斗修屋一百七十四間借銀三百兩全活貧民甚衆

張淑周太康人住朱華村事父母盡孝無兄弟篤于族誼自五世以來以施藥放生爲事至淑周周貧濟困如恐不及叔父銘閣歿遺孤寡貧困淑周供其薪水再從兄淑郭雙瞽多病淑周周之終其身淑孔有子不才無以養淑周迎養於家三年而歿再從姪克敬死家貧孤寡無依淑周給貲令其長子國琰行商於外而贍其寡母弟妹於家其助佃戶之無力娶妻者九家助槼喪葬者前後數十家里人逼歲除大雪中絕糧賴以存活者秦家八口楊寡婦家四口其施濟流民則有西安客馬輝卿覆舟江中行乞至淑周家淑周爲具衣服被褥留四十餘日仍給貲送至朱仙鎮得遇故人而歸海門人姜晏河被海災挈家二十八口投親於洛過門求濟淑周留之十日助之貲

而西新野人孫姓攜男女十口風雨中至淑周門孫有兒方出痘淑周留養二十日痘者愈始資而遣之孫欲使伊弟傭工以報淑周力辭不受與睢州王文斗友善文斗年老貧不能自存淑周迎養於家十餘年歿而葬之淑周家不富以儉約自處日用所餘卽以捐施或不足則典貸以繼之常教子孫施恩勿念受施勿忘寧使人負我勿使我負人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築小室顏曰虧我室毋謂子孫曰人須吃虧毋懸待人三自反處事兩如何對句於室以示訓淑周家五世以來不識賭具有賭博者堅

見淑周輒避匿里中言不善事每謂人勿令張次溪知次溪者淑周字也爲之語曰寧可失錢數千不可爲張子所短蓋比之王彥方云

朱文秀孟津人從河內遷居孟津三世矣再從兄文美父喪舞陽母喪河內文美窮不聊生乃來依文秀於津未幾文美病卒遺妻張氏長子克讓甫三歲次子克諒方彌月文秀爲備棺殮葬養嫂撫姪同居共爨克讓成立則親率二孤姪迎其祖父喪於舞陽祖母喪於河內同返葬於孟津凡數百餘里往返窀穸之費皆文秀辦之繼乃爲克讓兄弟娶妻旣皆生子

又爲之娶婦乃以已業房一區地十七畝與之始令析居蓋文美一家四世生者死者咸被文秀之德云其他助人婚喪不可勝舉文秀居宋家溝好以善言勸人村中有爭忿者文秀以理勸之不可則再三陳說務必解息故宋家溝四十餘年並無訟者

陳宏毅桐柏人家不甚饒樂善好施有急者輒周之族人待以舉火者五家老無依而養於其家者四人壯無室而資之娶者六人鄉民流寓死無所歸棺而葬於其地者二十六塚斂租必覘其佃之多寡不取盈嘗謂其子弟曰財者天之所以養人也天不能均之人而偏有所厚非厚之也亦欲以餘者分之不足者也私之是厚其毒也士大夫家擁厚貲不再傳而其子孫不能保者何如哉可以戒矣其子三善適禹皆以孝行聞於鄉禹尤自幼善事親鄉人稱之爲孝童

馬騏滑人歲貢生孝友任卹每於臘月二十日以後必車載糧粟囊負銀錢周行貧親友家有不能度歲者酌量贍給歲以爲常親友隣里老病者騏則爲之衣食死爲之棺殮不能葬親者助之窀穸無依者爲爲訪的屬令其侍奉里中屠戶高西泉盧耿臣逋販

客五十金無償耿臣縊死西泉同縊得救騏聞之立爲代償友人張來泰赴闈試用代借劉姓一百五十金來泰至闈數月死騏代償劉銀取券焚之不告其子親友向貸者還否不較所買地畝賣主又或重賣卽還其契終其身不與人搆訟

倉沃中牟人太學生性慈愛喜周急常訓其長子貢生士琨曰子張子謂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人生惟此倫類耳若恝然置之雖襲有祖父貲不適以益過乎乾隆四年大水粟頓昂沃謂士琨曰因其災以爲利忍孰甚其發粟平糶計糶三千餘

石斗減時値二分有五士琅遵其教敦孝友篤宗族
助婚喪孳孳不倦人咸謂沃有子
張維岳靈寶人好周急濟困康熙三十一年歲荒闋
鄉郭進武母子三人流移至境詢知爲維岳戚黨之
族屬也憫其煢煢無依以塔房一所與居供其薪米
者八年復爲娶妻進武生子後又撥地二十畝耕牛
二頭令其耕種自給而維岳代完其賦六十年歲荒
芮城災民張應級舉家流入本村饑餓待斃將鬻妻
子以延其生維岳見而憫之力勸阻遂日給薪米使
之全活凡八載至雍正九年歲豐張應級始歸乾隆

五年十月維岳年老有病乃召佃戶十一人至前舉
積年所欠稞租共三百二十三石五斗盡行豁免曰
無使吾死後我子孫或向爾輩迫索也里人杜篤與
張金玉爭地而訟維岳不忍聽其終訟乃出金如所
爭以解之兩造感德
李震普商水人以貲爲候選知州天性孝友事繼母
曾氏如所生兄弟友愛家頗饒好行善捐修義學而
任其修脯所居西馬坂南臨沙河北臨湝河雍正八
年河水暴發堤岸甚危震普乃捐貲購買薪束率僕
佃及合坡六百餘人供其食晝夜防護堤得完堤內

數十家田禾遂免渰沒雍正元年八年乾隆元年二
年均歲歉震普輒周給親族朋舊之被災者又出粟
數千石平糶每石減錢二百里人爭販之或曰君減
糶徒利販戶貧民仍不得糴奈何震普曰彼販我糧
亦貧民也聽之耳於是販其糧以生活者甚衆貧乏
之負者悉取券焚之每歲冬給綿衣病給方藥死給
棺木以爲常
侯進賢獲嘉人爲人誠實雍正七年有山西袁姓在
獲貿易積十三金潛交進賢收藏無一人知未幾袁
病卒中不能語進賢聞之趨視見其病重隨將所寄

銀同鄉長隣佑稟呈縣令封貯後袁姓姪來付之
張隆祐內黃縣學生事親孝父歿哀慟幾絕大父性
嚴諸孫雖已成立辭色不稍假隆祐怡怡承順獨能
當大父意見之未嘗不歡奉諸兄若嚴父率諸子姪
問安侍膳俱循禮則五世同居食指五百餘最有家
法而隆祐孝友之聲爲尤著鄉里薰之多敦親睦橫
逆者不敢過其門曰吾輩恣睢張君不我校弟自覺
可愧耳
高振極汲人木作爲業天性孝友母年高振極奉事
食必以酒肉衣必以帛有所進奉無論冬夏必親手

執器以進母或偶有不悅振極卽呼兒孫羣集母前共爲嬉戲笑謔務必得母歡毋毋爲之解頤四弟爲極死他鄉振極隻身往攜柩歸葬五世同居門無閒言今振極年七十二母年九十

張志廣淇人業農弟志遠與諸從兄弟一門三十餘口自其祖兄弟四人其父兄弟二人至今三世同居子姪繁衍志廣善承先志治家有法教子姪以務本力農不預外事不私財物不私置衣服私造飲食凡所出入務極均平無彼此長者未食幼者不敢先食長者未寢幼者不敢先寢一門和睦家道日興今志廣年六十五弟志遠年六十白頭昆仲出入必偕

周業隆淅川人父母早歿與其弟業興業盛力田起家兩弟亡謂其子若孫曰吾與汝父作苦田間足未嘗入城市數十年來兄弟無一日離也爾輩勢漸分願常念我三人依依耕作時光景少長皆感泣以故食指雖繁無欲析居者今業隆年八十餘四世一堂親睦無閒鄉隣曰天壽兄弟爭產道逢業隆有媿色退而交讓陳姓以墳界鬭業隆將勸之幡然曰夫非廣施義塚者乎我輩何爲較尺寸也訟乃止其以善感人如此歉歲則周人粟贖人子女以爲常

李玉坤孟縣學生年七十有四矣爲人方正好義生平無戲言兄玉鐸玉鈴玉錫相繼歿玉坤殯葬盡禮視諸姪如子五世同居共爨一門七十餘人雍睦無間好施予冬施棉衣助人婚喪無算

朱錫永城人累世業儒自高祖維正崇正年間立家法以尊高年睦隣里勤耕讀爲先鐫石墓道以示子孫嗣自曾祖祖父伯父三世同居至錫恪遵祖訓四世同居子孫弟姪內外共十有九人共爨而食錫以家業薄食指繁身事農桑以贍其家而延師以課諸子姪讀書錫撰課讀規程使師按之督課循循有法母年八十有七錫事之不滅孺慕一門化之皆篤於孝友

劉寶秀葉人家世淳厚自明萬歷中曾祖天保孝弟力田歷祖壽松父鉞暨秀子若孫六世矣緦服同居男女八十餘口秩如也其家法家長總其事而分職於家衆及羣弟子責其成財用出入皆有籍飲食衣服分別等差不令僭踰與人惟從厚寶秀同父四人寶秀其季也賢而才令主家事寶秀三歲失母長嫂宋氏撫之比長過母隴必哭失聲朝夕侍父授衣進餐必躬親之敬事嫂伯兄善飲毎出常夜歸寶秀必

親候於途扶以歸兄曰童子事也何自苦對曰弟念兄與其跛而俟諸庭不若迎而俱歸之爲安耳自是兄亦節飲不卜夜其教子姪自七歲以上率就傅學書不成卽令學稼其聰穎者則延名師課之子孫輩皆循謹有文實秀耄委政於從子儿一遵法守

趙全信商水人六世同居祖父皆業農以淳樸正直爲家法全信從兄弟十人子姪十八人孫十三人曾孫五人弟全敬爲縣學生餘或業儒或業農或貿易各隨其所入悉歸全信司出入無私蓄無私用內外計及百口而和氣滿堂鄉里榮之

李逢陽嵩人忠厚傳家素履謹飭少年曾讀書繼而力農年過九旬五世同居無日不以忍讓訓子孫無時不以早完國課爲訓誡於鄉黨中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里中有年長不能娶親喪不能葬者必竭力資助

尙五玉臨穎人四世同居內外百口五玉兄弟十四人子姪二十八人孫十五人曾孫五人五玉一秉家政衣食惟均雍和肅穆庭無詬誶聲合縣稱爲義門

司文範臨穎人司氏自伯祖進忠祖進寶兄弟同居迄今六世子孫五十一人未曾析產一家共爨內外和睦無一間言

王維正桐柏人祖崇禮伯祖運昌以孝友世其家產不分析治家有法至維正三世矣克承先志兄維祺卒無子嫂劉氏貞而賢維正以其子後兄以內政委之劉氏或言胡不逸爾嫂維正曰非敢以勞吾嫂也嫂寡無親嗣委之主內則家人事必請命尊之亦親之嫂必喜亦忘其勞矣今同居者四世嘗訓家人心一則人無衆權一則事不煩雖十世可同居也鄉人傳之以爲篤論

余淳光州人孝事父母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廬墓

期年後過墟未嘗不泣歸猶淚涔涔也兄弟五人耕讀各一其業三世同居家六十餘口有義門風姑適王而早寡子夭遺孫五齡淳給產以贍孫長俾有室劉氏李瀚老無嗣淳迎養二十餘年八旬始卒喪葬從厚

王嘉圖汝州人吏員循禮守法祖宏基父鳳翔世以孝聞於鄉嘉圖兄弟五嘗相謂曰兄弟和則父母順父母順則天地格而子子孫孫弗替引之矣今子姪八人孫行十六人曾孫行又八人合男婦六十餘口嘉圖老老長長幼幼無不曲當六世一堂雍睦無閒

崔明遠祥符人業農五世同居父有德年七十五歲明遠居長昆弟三人子若孫曾孫十有四人明遠事親孝事繼母如生母治家有法長者力田少者讀書男婦數十人皆同心協力無爾我分內外和睦鄉黨稱其孝友

楊生榮郟人耕讀爲業一家三十餘人七世同居生榮爲第四世承先世遺訓教其兄弟子孫以孝弟勤謹爲要內外無不循理守分雍睦無間從弟千福爲縣學生生榮所買童僕或念其家乏嗣及父母家貧或係儒家子輒令歸宗不索身價

馬珍鄢陵人世業農性恭謹治家有法同居五世子姓兄弟八十餘人悉遵其教敦孝友內外無間言或曰翁何以能此也珍曰其要在不自私耳

謝裕如鄢陵縣學生五世同居力行孝友均其苦樂一家和好永無間言

趙駒杞人太學生克遵祖父訓持家有法同居五世長幼尊卑咸和而有禮性好施予親串閭里多賴其力以婚姻喪葬者

鍾佩登封人性樸誠居家友愛同胞兄弟鐙瓔璉瑚鐸六人後裔子孫三世共計男婦五十三人同居共爨門無間言一生安分守法遇有親族忿爭必力爲排解人咸敬服

姚奉緒安陽人太學生少孤事母孝三世同居男婦三十餘口雍睦無間言平日周濟里黨不留券不追索

韓氏偃師人年十七歸貢生李時躍康熙六十年歲饑氏勸夫以麥糧周濟本村貧戶計口而授或三斗五斗氏年三十五而時躍病亡子栽培方十五歲氏嚴加教訓使之成立氏夫四叔父顯年老無子外出氏念舅篤手足誼令子栽培迎顯於外養之家十餘

載故殯葬如禮五叔父嘉會年老一子早亡遺寡媳幼孫家極貧氏令子栽培迎嘉會至家養之而時時周恤其孤寡族伯植年老無後氏令子栽培迎養十餘載没爲之棺殮氏夫姊適劉經家貧舅姑憐之別買地七十四畝五分令壻佃種分其粒至舅姑與夫歿後氏體舅姑愛女心令子栽培立空契交與劉經爲業舅姑在時有負債者九券共四百六十五金乾隆六年四月氏令子栽培托言湯餅會邀負債者同居間至家出各契爇焚之氏語衆曰自今以後債完矣他所周濟親族矜恤佃戶甚多以細不書也

王氏高靑雲之妻桐柏人婚三載夫没遺孩六月氏一慟而絕甦遂不復哭曰未亡人撫孤爲重徒涕泣何爲翁以貧故速之嫁不聽翁復故靳以糧氏以紡易米自給一日翁怒碎其甑氏曰甑破可另置鏡破無重圓不爲動翁知志不可奪乃善遇之後其子患痘不治已氣絕矣氏遽慟哭曰吾所以不死者以此孤耳孤死不亡何待乃以頭觸柱創重昏仆家人驚救氏未蘇而其子遽甦始痘盡起氏旋亦無恙咸以爲神相云

章氏扶溝章應箕女氏年十七歸於鄢陵張其祥年

十九夫亡孀姑在堂氏見姑多方勸慰以寬姑心不敢悲痛常避姑痛泣絕而復甦者數次事姑盡孝凡疾痛疴癢飲食寒暖無不先意承志預爲之備姑嘗喜曰吾意正欲如此汝何先知爲之歡笑解顏姑嘗病藥餌茶湯迫待烹煮時值霪雨浹旬薪濕不可燃氏將麻秆劈碎納懷中煖之以用用盡又煖得以舉火姑歿哀毀如子罄其貲財爲衣衾棺槨殯葬之資雖有夫兄二人絕不推諉分任自奉儉朴終身衣粗布衣一衣越七八年不易節嗇所積留爲葬姑之用氏年五十有一守節二十八年親族即議公舉氏聞之曰此吾分所當爲況姑未入土婦職未盡何敢邀榮命諸姪亟止之

牛氏蘭陽人農民瞿璠妻璠病且死泣語氏曰吾父年七十矣汝又無子能長侍吾父終其天年乎氏泣不忍答璠既死目不瞑氏撫屍號慟截髮剪爪置棺中自誓事舅猶父以代子職璠乃瞑目受含雍正八年大饑氏啜草根飲水晝夜紡績以養翁寒暖饑飽皆節適迄今孝養二十七年翁年已九十六歲精神矍鑠怡愉自得非牛氏孝養不至此

王氏蘭陽人侯天爵妻于歸二年天爵病且死謂氏

曰親老矣吾又無子吾懼汝之不克終守也氏曰養親吾事也君無慮因指心以自誓無何天爵死氏年十八舅姑憐其少與氏父母謀欲令改適氏見二老人竊竊私語覺其意即大慟閉戶引刀截髮示不可奪舅哀其志立從姪振遠爲後氏遂安之益孝事舅姑已而姑病腸澼氏晝夜不去側取中裙廁牏自洗滌之人皆掩鼻婦曰果穢耶吾不覺也然聞病人糞臭者得生此吉徵也侍湯藥彌謹姑病愈守節已三十年人罕見其面

何氏鄭方之妻夏邑人氏年未三十方以家貧外出

久不歸是時親柩在堂子二長九歲次四歲一女纔數月氏躬操井臼以持家政母子相依度日人謂其苦氏曰命宜如此夫復何尤旋以禮殯葬舅姑附棺之具敬謹周備教子悉以義方門庭肅然伯父老而無子氏爲奉養後病故率二子葬埋爲立碑於墓凡四十五年而方始歸氏年已七十餘矣葬者葬婚者婚嫁者嫁子孫二十餘人闔家團聚方爲之歎息泣下人皆謂氏善德之報

蔡氏寧陵縣學生蔡之奇女年二十于歸李孔昭李亦儒家也時姑病腿患臥牀不起氏煮藥進饌伺候

便溺滌除垢穢三年無難色姑歿後孔昭病亡時氏年二十三遺一子痴愚舅在堂年六十氏慟哭幾絕屢欲殉夫而未敢舅旋患癱症臥牀舅性素急病則益躁氏婉轉奉事一呼立至有需必應不致舅嗔氏饑不得食渴不得飲常啜冷飯飲冷水如是者二十六年無怨言舅至八十六而亡氏舉亡姑之柩與舅合葬尚有氏夫祖父母兩棺未葬氏曰吾夫遺憾也爲之寢食焦勞以謀窀穸卒皆安葬以禮遺孤長益痴三十六歲死氏以孤身力持門戶者已五十餘年

王氏濬人王培基妻孝事舅姑乾隆五年八月舅英才一指陡患疔毒潰爛至手百醫不效勢甚危醫者束手氏仰天哀籲願以身代有人言患毒至此無生理惟聞人肉可救適夜半英才忽思食肉氏遂割臂肉二片以一片切碎爲餃餡以進英才絕食已久啖之而甘又以一片敷貼患處痛遽止熟睡越夕潰爛處卽生新肌數日全愈里人莫不訝其垂死忽生且愈之速而氏匿不言故但日益羸瘦耳族媪細察得之以聞於人

史楷妻范氏武安人史楷史標史檜同胞兄弟也分爨已久標家業蕩盡貧不聊生時楷檜

出外貿易施氏見標家甚貧商之范氏曰此一家骨肉也何忍視其凍餒耶欲接回同居范氏欣然樂從遂迎標夫婦至家養之迨楷檜歸知之亦甚喜至今一家團聚

李氏汜水縣學生李世傑女歸榮陽縣袁鳳儀家甚貧氏勤紡績易粟奉養舅 氏 甘 旨 無缺簡默寡言勸夫力學鳳儀病一載毎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鳳儀死氏痛哭幾絕誓不獨生爲親屬勸阻旣而葬其夫擇姪定嗣遂絕食數日乃赴塋哭奠歸則閉戶而泣夜封髮彌衣自縊死年二十五歲

劉氏西華人年十八歸孔繼榮爲室孝奉孀姑婉娩聽從視夫之兄弟姊妹咸若同胞家止薄田數十畝日用不支氏令多種木棉日夜紡績能量入爲出遂得用度無缺乾隆六年九月繼榮病故氏痛哭死而復甦者數次立志殉夫家人勸之不解常伺防之一日防者少疎卽自縊於柩旁

李氏陳留人李乾妻年十七歸李二十四夫亡氏明大義性溫順孝舅姑舅疾病氏晝夜不離焚香叩祝誓持長齋冬衣單衣夏衣絮衣以祈舅愈後舅果愈氏三年不改三伏衣絮暑不爲侵三九單衣寒不爲

逼人共異之以爲孝感動天家貧日以紡績爲生及舅姑喪葬大事毫不敢苟遺孤自六歲撫之氏念係大宗教訓成立娶妻有孫今氏年七十九守節已五十六年

楊氏王勉齋之妻夏邑人乾隆三年氏年十有七歸於王未及三月而夫亡氏卽截髮不沐靡澱食撾面成痕誓隨地下以舅姑隣親勸慰防護未得閒已而詞色稍和衆意寬乾隆五年十月初九日舅姑上墳祭掃氏卽承間投繯殉節

王氏何會會之妻夏邑人執婦道甚恭夫病朝夕祈天請以身代夫歿痛哭數絕謂夫有兄有弟死且瞑目我實無子無女守亦何爲殉成遂自縊死

趙氏原武人年二十一適何永新未一載永新病故氏卽欲絕粒以殉念夫柩在室勉進食焉雍正七年三月之十日弟永康舉兄柩歸窆氏慨然曰吾所以忍死須臾者徒以吾夫未葬故也今窀穸已安不死何爲遂閉戶自經蓋卽葬之次日也

王氏蘭陽人王錫公女年十七歸於薛法家故寠爲人傭畊舅老病嗜甘脆日需棗柿寠餧饘氏晝夜紡織得錢市以進補紉膳饔一任勞苦蓬髮皸瘃晏如

也乾隆五年十二月舅感寒病七日幾殆氏泣禱於天旋問舅何食答以思食肉餺飥氏卽潛刲臂肉烹而進之舅食之霍然起其姑見婦左袖血濡縷問得實而氏終不自言

李進忠安陽人自少時父鬻之高垣爲僕雍正十二年高垣以罪流浙江奉化縣進忠隨往居一載垣令回籍垣死於遣所孤寡不能扶柩歸寄埋奉化進忠念主人遺骸在外晝夜號泣單身奔往遣所負主骸骨沿途乞食而歸垣子德之還其券不使爲奴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鵞湖書院記 代乙未

桐鄉施君德涵令鉛山能於其政重先賢遺跡修復鵞湖書院以修祀事大學士安溪李公大中丞三韓佟公方伯傅公觀察楊公巳爲之記而復請余一言當東萊呂氏會朱子與陸子兄弟講學於鵞湖也以議論不合而罷後朱陸異同遂爲角立門戸聲影道學之徒尤好詆訶陸氏張牙樹吻而實不能究其所得嗚呼過矣夫孔子之道如日然其宅土中者當晝

之午仰見日中其在九州四方深崖幽谷戸牖穴隙之間各隨其身之所立目之所及或見其出或見其入與見其昃凡能見日者爲人其終日不能見日者則墮于重泉杳冥而爲非人故古人云大道不明如即長夜是之謂也道統自孟子而後絕于秦晦于漢唐至宋濂溪周子窮源探奥倡率發明河南二程先生承之而廣其教至紫陽朱子而集其大成則朱子之學非陸子之所得而角固已而以其小有異同之故遂崇朱而黜陸無論陸子所不服而亦朱子所不許也陸子講書白鹿朱子亦以爲深中學者隱微深

錮之病又嘗云陸氏精神善能感發人被其聳動人即清明益陸氏之主存心也乃從源溯流之學故其教人以精專直捷之語呼寤者而醒起痿者而立固一世之木鐸也誠有高明之士能盡涵養之功返求性始有一心清明而五倫日用猶即于慆淫匪彝者乎前代王陽明先生崇信陸氏其功業德行皆從心性中出彪炳天壤猶得以其致良知之學幾微訾議者乎但朱子之說無弊而陸子有弊貴在善學者耳故當日朱子與之往復辨論者所以謹其流弊而後之以呂氏之會而並祀二子者所以著其道之本同

也且人非心領獨得則其用力必不深有心領獨得則其見必小有異與爲浮游傅會之苟同則不若心領獨得之小異矣安溪之引聖門游夏及宋儒張邵之不同以爲比誠善乎其言之也夫水之入海也或瀠洄瀾淪奔流委輸或紆徐迴環滙爲湖瀦爲澤别爲支條膏潤原野安流赴壑其入海則異而必歸於海則同今之學者苟無爲渟汚行潦泛濫無歸之水而必會於海斯得矣登斯堂者其亦從質之所近而實力以私淑焉毋徒爲盜聲竊影張牙樹吻之習而可哉

王潁山詩集序 癸卯

余年十八與里中才俊遊率年長於余而王子小山則十年以長者也後數年小山爲余道其猶子潁山之才余心識之己亥夏余自楚遊歸小山亦歸自閩始盡讀潁山詩歌樂府并悉其爲人乃大喜謂又得一小山也嗣是同社唱和潁山必與余自辛丑請養歸旋奉諱家居小山與吟社諸人多宦遊京師唯潁山居相望得晨夕過從因追自少訂交里中無弟於余者閱二十年乃得一潁山未嘗不歎良友之難而人才之不易出也潁山之詩胚胎叔氏其天資超秀

風流至致亦如之轍今小山雖客三千里外讀潁山詩卽若與小山一堂晤語至於屋梁落月長懷小山在都牢落覊旅之苦離愁鬱積亦往往於潁山之詩觸之今年三月潁山集所爲詩以求定於余夫余安能定潁山之詩哉然平昔小山與余論詩句梳字櫛每有鍼砭嘗爲之爽然嗒然退而筆其語迄今不敢忘用卽以定潁山之詩可乎夫古稱師友以良友之功與專師等余昔年得同學諸君切磋砥礪而潁山之今日則求余向所師友者多不在里閈則潁山之獨立自強豈可易及乎小山今春復落解有歸志吾爲小山感歎而爲潁山幸也是爲序

叔父研疇公八十壽序 甲辰

吾宗自曾伯祖吏部公起田間爲進士著聲遐曹以昌大我家高祖受封文林壽七十有三嗣後家運中落自曾祖暨諸從祖父伯父叔父皆壽不永吾祖亦壽及五十豈其家之盛衰先於壽夭徵之歟至吾從祖父麟武公年七十爲文林公後一人吾父題其行樂圖有云是將啟我子孫無疆之壽從此而吾父暨諸叔父皆壽至七十以上已謂吾父之言有徵顧未有至八十者獨今吾叔父則已至八十矣公從祖父長子也吾兄豐九爲諸生雖未遇讀書治家皆有法

度叔父不問生產坐享色養者已三十年兄子二芝肖壽肖壽肖補州學生已舉子一門四世與詩書世澤之美備矣叔父豐頤短項厚重頎碩酷類文林公福亦當與之齊由今觀之文林公雖以子貴起家而吏部公先沒文林公年垂七十孤孫幼兩少子皆未成立以視叔父之子若孫若曾孫之羅列於膝下文林公遜叔父多矣吾父長叔父一年起元常餬口四方不能晨夕侍養迨起元幸得一第通籍詞林忝請歸養而吾父不久棄世壽止七十有八今吾叔父之壽其視吾父爲何如哉起元用是見吾叔父如見吾父且念吾父之不能及叔父之康強壽考於叔父之壽益不勝其慶而敬爲之序

哭二兒文 乙巳

嗚呼天乎何奪汝之速也汝六歲而殤而汝之兄汝之姊汝之中表姊汝之外祖母汝之師無不哭之慟者而謂汝父汝母能不哭之痛而悲之無巳時耶汝貌挺而秀而如冠玉眉目淸炯大耳直鼻吾父奇愛之以其兒名大抱名汝二抱每出見他兒歸輒捧汝熟視謂我家兒貞罕匹也三歲吾父歿汝卽能哭泣拜跪嗚呼孰謂越三年而遽隨大父於地下耶吾父沒後三年母嘗問之曰汝思翁否曰思母曰何思曰翁病不能抱我輒負我以嬉翁愛我甚耳吾聞之悲

而喜此子之篤於天性也汝母後母也前母有兄姊母與之食必問兄姊有無曰有乃自食也兄姊有過父母呵責之汝必奮身以勸怒解乃止客至必趨出拜揖有宴會終席侍坐客舉箸亦舉客止亦止客爭譽之益自喜五歲教之書過目不忘前年冬吾率汝兄弟以祭汝與兄周旋進退拜與進爵肅然致敬若成人嗚呼使汝成立其必讀書能文也其必孝我父母也其必悌於兄長也其必爲賢子不爲敗子而胡遽夭也或者謂早慧者多不壽其竟然耶汝年幼氣壯常自稱男兒戲謂賊來吾能逐之鬼來能驅之是固未有夭相也而胡遽夭也二月十六日余起復入京明日汝疾作越三日痘發醫者咸謂不治吾聞信急歸而已不可救矣視汝一日夜而竟死矣汝母言吾行後汝見母垂淚因慰母曰父雖行有我在且有阿兄阿姊在吾亦卽長大矣母無苦又私謂外祖母曰父行母苦極矣外祖母問何苦曰家貧無以支耳嗚呼汝亦豈知不數日而嘗棄母而去耶吾嘗謂吾父生子也少而晚吾年四十而有二子使俱成立吾已視吾父爲幸毋顧而心喜而今已矣汝母善病今雖有娠未知其生男耶生女耶卽生男矣其又可恃

耶可恃者獨汝兄耳爾讀書無與偶出入無與偕煢煢踽踽形單影隻吾視汝兄而益思汝也悲夫

王鶴亭小傳 癸丑

翁姓王氏諱秉忠字廷藎鶴亭其號宋文正公子明之裔也代爲山右望族至明諱世榮者以徵詡至太倉遂居焉州中稱黎陽王氏至司馬公在晉思廟時用搗巢復城功世襲錦衣於是太倉王氏有瑯琊太原黎陽一姓三望族蓋鼎立云司馬公之兄在恒在恒生會芳會芳生承昭承昭字景賢生二子長早喪翁其次也幼穎異過目成誦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翁既名家子負儁才屢試省闈不售乃援例貢入成均擬應京兆試會景賢公喪不果而翁亦終不得一

遇以老翁醇謹儉於持家厚於周急族黨之貧乏者遭喪不能殮者推解佽助無吝色交友以淡善始終不爲翁翁熱里中推爲長者嘗讀書僧寺一人納凉寺前遺一橐而去翁出見之取視其橐則內貯白金十六鋌翁立寺門竟日俟其來而還之有故家之後貧鬻其女將行矣翁聞惻然家無見貲立向質庫典金贖之父踵門泣謝翁無德色蓋利濟之事雖小必爲古之所謂樂善不倦者歟翁有丈夫子八搆屋一區環列堂室外各爲門內則交通令析爨不令析居俾世世子孫永好無間所居史家衖無他姓子孫二十餘人出入如羔鴈云初景賢公五十餘歲無子禱於南海普陀大士前夜夢白鶴翔空而下旋生翁翁號所以志也今年六月朔有白鶴翔於庭人以爲瑞翁愀然曰此吾生之兆也今鶴來吾其歸乎趣辦後事越十日而卒

沈子曰家門之盛衰世以名位科第當之者君子不以爲然夫鶩榮利棄禮法蔑詩書雖盛衰也崇樸實敦善行能讀書雖衰盛也翁家自司馬公後
本朝未有顯者或以爲黎陽其稍替乎今翁積陰德以貽其後又嚴敎其子若孫以讀書敦行毋爲華侈

毋近浮薄雍睦成風何其盛也將來其敎而益勵焉白鶴之翔寧獨爲翁歸之兆乎

謝古梅蘭陔詩集序 丁卯

人必有眞性情而後有眞詩故陶不可爲謝李不可爲杜也葢惟其纒綿惻怛之意有鬱勃於中而不能已于言者而後長言之咏歎之以發其性情之眞其人可傳斯其詩可傳也若夫馳騖聲華汨於利欲其眞之存焉旣寡而規橅形似綴緝藻繪卽工矣貌乎古人矣叩其中而無有也則其詩可不作也辛丑同榜自宜興儲君六雅而外能詩古文者不下數十人而謝君古梅之詩則所謂有眞性情者也君耿介拔俗於聲華利欲之習纖毫無所攖於其心居詞館弗

克迎養其母日夜不置念旋引疾歸當是時同榜之陟卿貳擁旄節者棊布中外而君堅臥三山惟事親教子敝衣疏食蕭然無仕進意太夫人歿廬墓三年而後出泰安相國趙公巳密以君名特薦
天子知君可大用一歲三遷至內閣學士遽以疾棄世葢未竟其用矣長君玆戊辰進士官戸曹輯君所著蘭陔集求序於余余謂古梅之學足於內者也足於內者且不欲以詩自炫而性情之所流溢不能已而有言故其爲詩音獨古而格獨高奇峭沉鬱獨攄其性情之眞老杜云詩成泣鬼神又云下筆如有神君詩之謂也余與君同館而跡最疎余館遂一月以終養歸余出未幾而君移疾歸若相避者後余守閩中一過其廬老屋數椽啜茗談敘而別忽忽囘首二十餘年矣然私獨重君之行高而學粹也得君郵寄詩歌藏之篋間出披玩以當晤對及余官河南乍聞君出旋哭其死恨良友之不得再見而正人之不大用於世也爲之太息泣下然君之詩傳君之人傳矣

吳嘉樹印譜序 丁卯

常熟吳子徵譽字嘉樹嗜古若僻精於篆刻之學能究其本原而不以自炫故世少知者癸丑春余過同年友邵恒山先生所則吳子在坐見其所鐫圖記篆法甚古用刀力遒曰何藝之精也吳子退然曰譽所鐫何敢言精第免謬誤耳此藝始盛於漢之銅章篆鏤樸茂用意精密非後人所能及降至元人始尚嫵媚致亦故佳要必先熟精篆法而後可及刀法刀與筆應筆至刀從無筆刀雖工弗善也竊今之爲圖章者更無暇論是矣自小學失傳篆隷之法不講訛謬

相仍甚者月月同體冈田齊形曲直多寡非贅即遺又何論筆與刀之工拙乎雖然去古旣遠鮮免謬誤即不易耳譽留心稽考博覽遐搜二十年於茲庶克免此猶不敢以問世余聞而且器其人也周禮保氏掌六書以教國子八歲入小學即其業也自篆變爲隷隷變爲楷習便趨易而古聖人制字之義邈焉莫辯凡在吾徒有媿於吳子者豈鮮哉別後五年余官江西吳子以所爲印譜見示因追憶其語而序之

儀封張母王太恭人墓誌銘 辛酉

儀封張母王太恭人禮部尚書清恪公之次室而河庫副使道之生母也以副使貴得封於其葬副使以起元爲清恪公門下士奉其太恭人行述來乞銘不敢辭考關雎之詩毛序云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蓋汲汲於求賢助也清恪公元配王夫人無出聞恭人之才而賢也以禮聘恭人佐內政生子二長師栻分理宿虹河務同知次即河庫副使道名師載者也清恪公當世大儒雖顯仕居家儉素其禮法之肅有異於當世士大夫家者恭人悉遵閨訓事上

撫下以敬以慈衣布食蔬以理家務不敢暇逸不事華飾清恪公內外六遷其官至尚書母耿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迎養王夫人與恭人在家侍姑晨昏滫瀡以及家政恭人曲盡心力佐王夫人於是耿太夫人安之如清恪公在側清恪公之開府蘇州也起元方爲諸生聞公常俸之外一介不取而署所需率致自河南三吳之人謂公但飲吳江一勺水今起元官斯土近公之居始知橐所致之臺署者凡麥麵果蔬布帛醯醬酒漿之屬皆恭人晨興夜息躬率婢僕樹藝蠶織飭治以備供億每歲以巨舟由黃河涉江而下

以達於蘇百物皆具卽公在閩在京一如之是淸恪公之介節而不匱於所需皆恭人內助之力並爲之三歎卒年五十有八乾隆六年十月十六日隨王夫人櫬合葬於淸恪公之墓起元敬爲之銘曰

德之淑兮命非不猶克相巨儒實佐淸修予貴以封恩與德酬毋儀閫範銘誌諸幽

大梁書院同門錄序 辛酉

乾隆六年辛酉河南鄉試大梁書院諸生應試者八十有六人中式十有四人副榜二人同考薦而落者十有七人於是孝廉江淳等卽書院中獲雋卷彙刻爲同門卷乞序於余故事鄉會試分校官彙其本房所拔士卷刻爲同門卷今大梁書院同門錄並非出一薦主之門而曰同門者蓋以薦主之同門記一時知遇玆之同門記數年造就之德尤不敢忽也夫諸子讀書書院中學同業授同師風雨晦明靑燈曉漏起居同而步趨同今日之得同受知於主司者有自

矣同門之誼較諸同出薦主之門者尤切是卷之刻也固宜夫諸子亦知同門之所爲盛乎昔河汾之門房杜魏薛功業炳燿爲一代名臣安定之門循循皆有規矩不問而知爲安定之門人是其盛皆不在文詞間也不在科目間也予嘗以吾鄉先儒聖學入門書刊發諸子令省察敬怠日自記錄以崇實學諸子奉予之教力行克己之功者竟不乏人是諸子之志趣已不僅在文詞間矣夫士不患科目之難而患於稱副科目之難計偕之日卽出身事君之始階也將洽平之畧國是民生之要胥於諸子責焉此其事甚

綮任甚重而所以應之者豈有異術哉敬以修己盡之也聖學入門書備矣諸君勉乎哉其處而爲安定之門人出而爲河汾之門人以彰同門之盛則予之厚望矣

畢右和小傳　庚午

畢右和諱禮太倉州人歲貢生先世居河南偃師縣至歙州刺史諱師遠家於歙之篁墩爲新安畢氏始祖自歙遷崑山之菉葭浜諱國志者翁大父也自崑遷太倉諱祖泰者翁父也祖泰生五子翁行三少能讀書念家貧晝夜呫嗶不足以養親乃棄舉子業居闤闠間謀什一有幹畧篤信義人多信之者即空無一錢時爭以數千金委之皆曰右和豈長貧者耶翁以是得展常困乏旋振起至晚歲遂爲富家翁翁既饒於貲父母年高以長子四子早亡次子季子皆貧

窶府爲憂之翁曰兒在兒必不獨温飽令兒弟無以自存子姪無以成立也大人其安之於是諸兄弟家二十餘口翁一人任之月有給歲有周爲嫁女娶婦必以時必備物父母登大耋歲時伏臘諸子諸子婦諸孫羅遶膝下捧觴上壽頎而樂之忘其有孤寡及若者富若者貧也父母没翁遇諸兄弟子姪數十年如一日凡親串有緩急必應爲人代償逋責無算或負之不以介意古所稱孝友睦婣任恤者翁其備之無愧矣若里中義舉善事翁必捐金倡率經理視若分內無德色者不可枚舉又其餘事耳一子鏞字東

里先卒遺孤三翁既哭其子乃嚴課其孫曰今有薄業可爲讀書資非我少年時比飽煖而不知書不特無以保家將無以成人矣今長孫沅能文謹慤餘皆勤學翁卒年七十有七

沈子曰余昔在都與雲間畢子楚良交楚良嘗爲余言太倉之右和吾宗也後數年余歸里翁命其子鏞受業於余又數年余子祖望與鏞締姻益知翁之詳慨末俗之偷爲富者積累無厭親屬不能丐其銖兩者比比若翁以白手起家好行其德揮數千金不惜蓋難之矣楚良有文譽不遇而困然其子早成進士

即今觀察左遷以主事辦事軍機房名誼者其長子也翁不食報其子將食報其孫亦有不爽者在

福漕河神靈異記 壬申

乾隆歲在辛未秋七月胥水驟盛齊豫積潦黃運兩河一時漲溢河決河南灘入運河而山東之東平張秋並決運河所經在在危險臨清爲汶衛漳三水合流之衝堤岸尤岌岌州牧王俊晨夜河干不遑寢處虔禱於漳河之神是時水勢騰湧堤不沒者一板而竟得無恙王牧感荷神祐馳書濟南索余文將勒珉石以紀功德神廟在州河口北岸康熙六十年建每漕運淺阻司漕者致禱水立長屢有靈感雍正三年大吏上聞奉

旨勅封福漕漳河之神春秋致祭載在祀典余考漳河之去來而歎河神之福我

國家漕運豈僅區區淺阻漲溢之際哉漳水自臨清由成安元城入館陶以達衛河其故道也乃萬歷二年北徙館陶之流絕已一百二十四年於康熙三十六年六月驟至館陶入衛於是東南數百萬漕艘得暢流北上無艱阻此豈人力之所決排疏瀹而致之者是皆神之所爲矣蓋我

朝重熙累洽仁功聖德淪浹蟠際而

列聖之敬天事神精誠感孚呼吸幽明是以昇運方

昌百神效順而漳河之神乃特挽北流以顯衛我漕運之功宜其有禱必應遇災成祥也夫漳水自晉而豫而齊魯而燕以入海神之威靈無不屆寧獨私我臨清然廟在州境神所憑依州之吏民享祀祈禱呼籲奔走於其下於神尤尊且親神其忍聽臨清萬戸一民失所哉隄之固無足異者余因念天人感應如響應聲今臨清吏民荷神之庥獲保田禾家室其所以仰答神貺者匪直馨香俎豆之是將是亭甯亦惟吏日敬其事民日厚其俗以無作神羞以膺永永無

疆之福祐是在於善成之者敬書之以報王牧之委王牧余同年友也勤慎愛民固亦神之所鑒云

欒源書院課藝序 甲戌

昔
世廟於學校之外命立書院倣鵞湖鹿洞之意其事甚重則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宜別有在豈文辭云爾哉而況舉業之文然則是編也誠贅雖然設科之意不可誣矣人苟寢食於六經四子日對古聖賢不啻提其耳而誨之自能養其心淑其身以歸於道由是試之以文而觀其所得焉此設科之意也學者誠念設科之意之所在必有所得以爲文則其文亦有不可苟焉者矣余學固陋於道未有所聞

謬主講席於此以一日之長毋以前所云者切切爲諸生言之山左鄒魯之邦遺風邈矣郎風雅詞宿亦多凋謝然士之銳志汲古慕道者尚未嘗無其人敦孝弟主忠信學專以勤者則十得四五斯亦彬彬乎盛矣不惟其文也夫天地之氣見乎草木當春和時乘生氣拔地挺出由幹而枝而葉而花而貫天者喬者皆有可觀人之心思猶是也苟從其心思之所濬發節奏聲光色臭斐然成章亦郎有可觀苟有可觀雖舉業之文亦不可沒有明以來作者皆是物也故集三年中課藝錄其可觀者付梓亦志其用心之勞

遐思之正耳至書院士子之盛固未在此也噫舉業爲人心患莫甚於揣摩余嘗以是爲諸生戒是編之文卽未盡許其進於古人而揣摩之態則罕矣若夫誘掖之以歸於道勿斤斤舉業是工則以俟後之主斯席者

繆孝子傳 戊寅

繆孝子名士毅乳名華保天長人父廊賓邑諸生家富順治十七年賊劉清海過其莊掠牛馬而去怨家誣以助賊廊賓莫能辨伏於法妻子遣戍奉天次子士毅才三歲以嗣伯父得免撫於姨母既毀齒曰人皆有父母何我獨無親族告之故且曰而母臨行抱汝哺曰吾兒僅此一次乳當飽食生死從此訣矣孝子聞卽號泣哽咽血淚常漬枕席年十七欲北尋母獨行至淮路人憐其幼力勸歸年二十北至山海關無引關吏曰出則可入不能也孝子念祖父相繼止

此一身令出不入如宗祀何乃歸受室舉一子遂決意尋母康熙二十三年四月與家人約三載無信許妻改適至京購得關引出關至瀋陽遇同患宗人繆文卿問母兄在否文卿云汝兄亡矣汝母尚在康熙六年凡流人男婦令皆配偶撥居烏喇屯汝母配蘇州薛孟官爲室烏喇距此千餘里音問絕十八年存亡未可卜道遠人稀未易達也孝子曰余自哺乳違母至今未識母面此生若不見母不如毋生若得見母雖喪命沙漠不恨卽母沒必有墳墓見墓如見母生則母子相逢死則負骨還鄉余志決矣文卿感歎

謂曰若至船厰訪卞莊頭或祁莊頭必知之時已九月冒氷雪踰鐵嶺至船厰渡烏龍江至卞莊遍訪不得向日號哭跪禱復至祁莊遇一婦云薛孟官居寧古塔北喇沽街姚莊頭乃復前走十月朔大雪中至寧古塔行三十五里見一煙邨詢知姚莊也詢薛姓或指云此閉戶者是孝子急推門入諸人坐炕上一嫗悗者貌似孝子姨母孝子遽伏炕下拜呼且泣曰吾母乃在此耶今日見吾母矣泣弗能起一家驚愕母驚問曰爾爲誰孝子曰兒乃繆華保也母急問有姊妹否孝子曰大姊適曹二姊適魏言畢母抱孝子

大呼曰是我兒也我兒何竟得到此今生誠不意得見吾兒相抱大哭一時觀者塡塞多流涕歎息巳納固山聞之邀與見向衆云接哩哈好漢子接哩哈好漢子接哩哈華言可憐見也又有居西山中魚皮國婦人聞之特具酒食來觀鄰人以次邀宴孝子母亦大宴諸隣寧古塔旅人潛居者有禁又闕引限廹孝子居數日旣不克奉母歸又不能久留不得已泣辭南歸約後再見臨行拜哭弗能起觀者擁之上馬行稍遠爲鞭其馬而去次年抵家則所生子已殤後生二子秉文秉彝子長時關禁巳寬孝子攜子入京貿易計迎養忽得母書知遷於艾渾去寧古塔又二千里孝子未及啟行而訃音猝至遂不告二子隻身往至艾渾匍匐萬山中得母墓號泣七日不輟墓傍居人共掖之起則欲居近墓廟舍以守不去秉文兄弟於孝子行後得書曰聞而祖母終天吾不能遂再見之約今往省墓以慰親冤於地下爾歸事母勿以我爲念文彝泣曰吾父此言殆無歸志父以垂白哭慈親萬里塞上我二人能安處此耶遂同出關至瀋陽秉文謂秉彝曰汝歸養母我當獨前迎父歸耳秉文至艾渾泣請孝子回里終不聽越五年雍正二年五

月孝子疾卒秉文哭踊幾絕殯後經畫五載乃扶祖母與孝子柩歸里以祖母與祖父合葬於豐揚山之祖塋沈子曰古稱尋親者多矣尋母塞外者巳罕尋而得見見而不能迎歸暨母死棄妻子獨行萬里邊塞泣血守墓之死不去者自生民以來所未有矣夫廬墓三年無不歎爲孝行若繆孝子者更何如耶乃孝子之後復生孝子苟非秉文尋父艾渾則孝子死誰復能扶兩世旅櫬同歸以慰孝子於九泉也哉天所以報孝子者厚矣聞孝子能詩其思親之詩必有可誦可傳者當求而讀之

運使盧雅雨七十壽序戊寅

乾隆二十三年余同年雅雨盧先生爲兩淮運使之五年明年壽七十親知及兩淮士大夫有預祝之舉余知公深擬爲文以壽而公適寓書至曰見曾歸志已決筮得中孚之頤公其爲我占之余觀玩累日慨然詫曰公遂初且未遂而壽無涯量易具告之矣中孚卦辭曰利涉大川利貞傳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其九二曰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二五以同德相孚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公歸自塞外從放廢之餘

今上召見卽器其能爲灤州一載旋知永平府未幾晉天津運使初公得罪以兩淮運使

上知公之誣仍轉兩淮非孚信之應乎天而能若是乎前年

上南巡公見於

行在而陳乞休

上溫旨慰留且云鹺政尚易辨非好爵爾靡攣如之驗乎有上下攣如之固而輕聽其去者乎是知公今求退無論臺臣不爲

奏卽

奏

上必不允夫卦氣始於中孚而終於頤今筮得中孚爲貞頤爲悔震艮合而爲頤天地養物之功始終於震艮此頤之所以爲大易告公如是公其優優怡怡享無涯之壽而不必汲汲進退之際乎夫公之才如山嶽之鎭定不搖物莫能撼也如懸清氷以鏡物徹毛髮洞腑臟纖毫莫遁也故所至無塵牘無難爲之族余謂公之才非藩若臬不可乃累畀鹺政鹺政本朝最善諸商奉法營運雖有干莫亦無所施嘗以是爲嗛及今而知

上之所以厚公者正在此吾同榜進士中長於政治者或不復兼事風雅獨公雅好吟咏蓋其才之儁逸不以政事妨減也今揚州古稱佳麗歐陽公建平山堂東坡三過其地賦詩致懷而本朝漁洋先生司李於此四方名士咸集紅橋治春倡和之什布海內近歲翠華再幸亭榭水木之觀視昔有加公於是鹺政多暇凡名公巨卿騷人詞客至於其地者公必與選佳日命輕舟奏絲竹遊於平山堂下坐客旣醉劈箋分韻嘯傲風月橫覽今古人有歐蘇漁洋復起之慕更

於其間遨刻
本朝山左詩數百家以闡幽光丹黃甲乙樂而忘倦此仕路晚境所不易得者而公獨收之以自娛則公之頤養何如而皆自中孚之攣如所致向使改任繁劇方簿書勾稽案牘簡聽之不遑雖公之才何暇領四時之勝爭千秋之業乎且於頤養不少倍乎然則公之爲此而不爲彼者
上之厚公恩至渥矣中孚豚魚吉何元子以爲豚魚之信全乎天者也夫全乎天中孚之所以孚頤之所以養盡之矣公深於易者其頷余言乎

王母閈太孺人八十壽序 戊寅

余弱冠與南園主人王子綬成交即知其室閈孺人之賢王子瀟灑不羈士也不事制舉業終日課僮蒔藥治圃嘗爲其從兄編脩稧亭先生拉入都見京塵眯目不半月即拂衣歸善飲好客客至則飭治具酣歌常達旦間弄絲竹吟小詩以酬四時之勝領一園之致他不一省舉井稅租入延師課子婚嫁諸事一委之孺人孺人德性淑慎而理家井井王子以是得暢其謝棄俗累縱情花月之樂孺人其賢矣哉王子晚年別居北郭伯子存素仲子禮言奉其母以居南

園余解組歸里存素昆季問詩于余余時復扶杖過南園雖王子捐館五六載而太孺人康强壽考今年十月十有九日爲八十誕辰存素兄弟乞余文以爲壽世嘗稱潘安仁板輿迎養爲美談余獨謂不然安仁雖自稱拙宦困浮湛蹤進者流其賦閒居特寓言以寫其不平之鳴跡其平生必有貽憂於其親者豈眞有所謂覽止足之分賡浮雲之志者更安有所謂御板輿升輕軒近周家園者耶若閈太孺人則誠有之矣王固吾里仕族也二十年以前諸王鼎盛簪纓赫奕中外近少衰減即南園爲文肅公藝菊地奉常

以贈存素祖衛仲先生而奉常尚有東閣西田極亭榭水石之盛乃今不轉瞬而墟矣而南園之竹木堂廡依然無恙向使王子嘗日稍豔華膴求仕易易存素昆仲或幸而遇馳驅四方則四皓所云駟馬高蓋其憂方大此日之南園慮未必可傲東園西田以獨完今當老梅迸雪叢桂流金芙蕖出水幽鳥鳴林存素昆仲率諸孫長幼奉太孺人婆娑其際如閑居賦所稱席長筵列孫子昆弟頒白兒童稱觴稱百歲以舉觴其樂奚似是太孺人之壽其誠可賀也已存素禮言皆詩人也請爲誦束廣微補南陔之首章曰循

彼南陔言采其蘭馨爾夕膳潔爾朝餐南園百卉咸備存素昆仲循南陔之義採幽蘭擷芳馨爲膳羞殆有如王方平宴麻姑無限美膳多是諸花香氣達于戶外者余將因之以進一觴可乎

博白令瀞文陸君行狀 戊寅

博白令瀞文陸君卒於官喪歸孤子堉踵門稽顙泣請於余求狀其先余與陸氏交三世矣自先大夫與巨源先生交命其子棠棻受業於先大夫余與棠棻少同硯席而於棻尤厚暨棻子燦以父執事余又以長女字余之次孫故兩姓如一家知最深狀不敢辭

君諱燦字瀞文其先太倉冠裳里人四世祖文繁始遷州城曾祖錫祖燾字巨源子二棠棻皆能文補州學生棻則君父也字佩芳爲文名貴屢躓塲屋終廪膳生篤友誼周急如救頭目家坐是落晚益困乏不

少悔生三子君行一少警敏六歲就塾大父巨源先生見其所讀因出句云一經傳祖父君應聲曰萬里有君臣巨源先生咤曰是兒當振我家聲矣補諸生後巨源先生卽世父母繼沒家酷貧能勵行力學辛酉舉于鄉丁丑成進士甲戌部選河南正陽縣引見改授博白博白號簡僻地廣數百里與粤東石城合浦接壤民好訟固劇邑也君持己廉任事勤敏聽訟不事威嚴務得其情初至有監生姦殺僕婦莫氏拋屍于江歷控未有聽者君詗密查得實以他事喚監生某到案昏夜坐內堂佯作莫氏鬼入訴狀良久

因拍案叱監生某吐實生愕眙不知所對因詰之爾有僕婦莫氏年三十餘者乎曰然爾有僕名某某者乎曰然爾居有近地名倒漏角者乎曰有君曰若此則爾既圖姦殺命又拋屍于江宜莫氏黑夜訴冤也急吐實尚可生某未承即喚僕某來入慰之曰爾罪莫氏已訴明止爲從爾一語不實即予刑僕因大呼曰殺人者某擡尸者某非我兩人也乃窮詰具得實讞遂定朱謝兩姓爭田訟四十餘年經戸部定案歸朱謝覇畊如故鬬刼不可止君至訊明謝產故售朱應歸朱山田向有餘畝昔年結訟時有司丈田歸朱

以餘田入官召佃謝失田又無可畊至是大小百餘口環廷乞命君謂謝曰汝等欲田乎止欲畊乎羣呼曰亦畊耳不敢爭田乃諭佃官田者悉退與謝畊諸謝悅服朱姓得安隣縣陸川民陳兄死一子幼弟利其産與母謀凌虐孀嫂百方嫂不勝忿自縊縣令他出委君往驗其姑呈稱媳與雇工某通敗慙而死君驗畢帶回廷訊姑與叔指姦甚堅君見雇工某愿樸疑焉暫令入獄令母子出潛遣人伺有共密語者未幾役以孀弟至君詰之目動詞浮遂嚴訊得實立出雇工某于獄重懲陳姓弟以資産及孤遴委族人撫

之氏冤得伸兩縣胥頌神明往例歲修縣倉分派各保拨戸科收君曰費一派十漁肉小民飽吏胥橐吾不忍也悉捐俸修葺縣貯穀有三常平穀社穀義穀義穀向稱收貯原捐戸家歷年久死亡過半新舊交代憑保正取一空名收領無實貯者君思此穀原爲備荒今於地方無補既無着徒爲里民累因請藩司有倉者撥入常平豁其餘士民額手祝謝曰是恩不特身受我子孫實被之君長身挺挺有氣岸耐煩劇藩司德公一見奇之曰此强幹吏也及蒞任隣有疑案每以委君君亦不辭勞貲六年俸滿藩司棻公以

知府保薦會制府楊公移節浙閩不果然兩省大吏無不器君者僚友謂君旦暮大用孰意其一病不起所表見止于斯也没之日士民號哭奔弔塡塞署門戴白三日罷墟市者浹旬及扶柩歸擁路泣送二三百里外謝之不忍去噫亦可見民情之厚君德之入人深矣君母顧氏君配即舅氏女君失怙後棄其居依舅氏舅家亦貧則客遊豫閩奔走覓衣食撫兩弟皆成立授室癸酉秋將就銓乃擇地營葬大父父母兩世并葬某伯父而後行及得博白偕兩弟及舅氏家人同至任有無與共不私蓄一錢卒之日非僚友

及士民佽助子弟幾不能扶櫬君之內行無媿矣卒年四十有四子一埴聘熊氏未娶卒女六一許余次孫泰一適平樂府諱徵宋公長孫元愷一許字太學依在顧公長男淳餘幼未字

陸南式八十壽序 己卯

洪範曰曰余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夫五福之首曰壽固定之自天者好德之錫何若定之自人及讀莊生之言曰爲善無近名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乃歎惟爲善無近名斯所謂好德矣可以養生盡年即錫福之謂矣孰謂蒙叟之岐於聖道乎人之心幾微有慕於外即足以內焚其和近名與近利一也彼誦習詩書呫畢口耳希尺寸階夸鄉里榮其於名已陋即被服仁義檢束矩度揭揭然以儒自命而一笑一言一懿行輙思暴世聽聞既盡其內復張于外心營營焉吾謂

其天之不全矣甚哉無近名之難也乃吾里陸南式先生爲今日之眞孝子眞友兄而世不知以孝子友兄推之博學好古而世不知爲博學好古之士雖鶩浮華而忽實行緊世風之薄朋友之過實先生深自韜抑之效也先生弱冠能文爲諸生旋棄舉子業足未一踏省門聚書萬卷寢饋其間間有吟咏秘不出里中文社欲邀往謝不赴執親之喪三年堊室麻衣蔬食行古禮於舉世不行之日遺產本厚弟姪輩悉負之以去無纖毫芥蔕年四十即獨處如老僧與夫人白首賓敬早委家政令子不一問以是窺先生之

意趣其於外物匪特營錙銖攫璭璣之足鄙覦科名勢位皆土苴糠粃贌贌以居范范以遊惟席行自謹書史自娛噫當斯世而求爲善無近名者先生而外吾末之見矣故全其天以葆其和其壽也乃所謂好德之錫非倖致也今先生壽八十夫人七十有九令嗣寅亮向直請乞余言以爲壽先生平日於縉紳達官避若浼顧以余不爲爵名改素且其言不妄諛遂許其請爰推錫福之所自以明耄期之壽固有定之自人者且願世之好德力善以蘄享大年者其法先生之無近名而可乎

平原家譜序 己卯

族之有譜古人所以收族以尊祖而敬宗也自魏晉而降以門第官人益重氏族於是譜牒皆藏於有司盛已迨五季之亂蕩然無存後世子孫有不知其所自出者其弊也傅會遠祖以託於華胄爲有識者所鄙不知譜貴詳近而略遠從其可據而譜之近而可爲遠計使百世之後不至爲塗人者此也陸氏本嬀姓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通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皐萬生烈字伯元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於胥

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此陸着姓於吳之所自也後有潁川荆州丹徒樂安等派而其爲婁東之始祖則非譜牒可徵將孰從而知之宜伯和先生珍重其先世所遺譜稿寘諸剞劂以垂永永也按譜稿自明正德十五年叅政孟昭公遡其五世祖善卿爲遷婁始祖乃集其五世事蹟爲譜至嘉靖間七世孫侍御晉川公更續成之至今枝分派衍犂然井井爲歎先世集譜之功不小逮康熙戊辰匪莪先生以進士起家由縣令晉御史伯和先生公孫也少登賢書以縣令謝病歸閉戶着述囬遡其七世祖脩譜時又已百

五六十年矣伯和懼舊稿楮墨易刓散後此子姓業衍亦不可不載因謀之族長續而修之且共捐貲以壽梨棗既自為之序復屬余一言余惟今侍御公後子孫曾元已至百有餘人此百餘人者無不知為侍御一人之所出也則追而上之雖數千百世孰非一人之所出乎譜具在為循其枝而得其本有不汲汲于收族以尊祖而敬宗者乎是役也其善成孟昭晉川兩公之志也已

候選知縣淩君行狀 己卯

曾祖世奇學生

祖裴吳縣學生

父曰明康熙壬子武科舉人

君姓淩氏諱士錫字綬章號陟瞻太倉人系出東漢校尉操子統事孫吳為偏將軍自苕縣遷餘杭縣至宋徽猷閣待制唐佐自新安遷至安吉今之湖州又八世時中為元秘書監少監封吳興郡侯吳興生三子長懋翁元翰林學士學士生子十六人第十一蒙為遷直塘始祖直塘初隸常熟縣弘治間割入

太倉州遂為州人五傳至縞縞生昆昆生三子長汝志嘉靖進士應天府少尹仲汝學養親不仕季雲翼嘉靖進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汝學生元伸歲貢生元伸生世奇世奇生裴裴生曰明字亦保君之考也生三子長士錦州學生次士錀太學生君行三君少孤姿穎敏自幼端慤不好弄年十九補州學生旋食餼癸卯學使魚門鄭公選君貢太學丙午舉於鄉魁其經三應禮部試不遇丙辰下第後不赴計偕吏部截選知縣亦不赴銓杜門著述年七十有八卒於家君之生也以壬戌十月初四日而尊甫亦保先生於

是月北歸卒淮安旅次孩提時太孺人爲君言之即嗚咽流涕及長痛不及見父每至是月坐一室慘然不樂者竟月及五十初度親屬稱祝者及戶聞君涕泣聲甚哀各廢然返不敢言祝慶事終君之世未嘗一舉壽觴也自幼侍俞太孺人已能先意承指馬孺人來歸孝謹治膳以進君侍食覘太孺人微不適口退即動色戒孺人孺人爲之惴惴兩兄没後君獨奉太孺人太孺人寢疾藥必親煮飲食必手執七以進居喪哀慟毁瘠三年不飲酒食肉處內未嘗見齒里中推顧行人陳堦能色養善居喪與君爲兩孝子門

人誦詩至陟岵三章泫然曰昔人廢蓼莪我正欲日聞此詩因自號陟瞻以志服闋後舉于鄉衆走賀君獨慟哭痛母不及見也嚴事兩兄如師長初分析時君尚幼大兄爲理家事五年君授室兄歸之籍缺數十金則以已產券以償君愕不受兄曰而不受吾即售此產相償耳君不得已聽命兄没君斥此產爲兄子婚娶資以竟初志次兄嘗大病數日迷不醒君侍七晝夜未嘗假寐兄夜半忽甦見君坐牀側問曰此時汝何尚在此君以實告兄爲感動太孺人遺產二百十七畝爲分析後所自置衆議當三子分受時兩

兄遺孤各五君念兩兄以子多分業漸薄吾今止一子以子少尚完三分之則我獨厚乃命以十七畝爲祭田餘授長孫四十畝諸孫均十六畝以避讓名愛兄子如已子兄子早世復恤其遺孤幼者爲具修脯從師讀書長爲娶婦没爲棺殮貧不自給者周之歲有常數與羣從論文講學終日不倦諄諄以敦睦爲誨骨肉間有小嫌君聞立往開導流涕爲言孝慈之道宜如何如何聽者爲之氷釋君則大喜迨後族繁多競君言不能入病中猶爲淚下從子之法續修宗譜君爲手訂先世詩文助貲付梓每遇時祭必齋戒

滌濯備物豐潔高祖墓屋圮君倡捐修葺年七十有六猶身往督役君爲學以躬行實踐爲主少研玩小學近思錄宋五子書嘗曰學貴主敬於吾性爲近然不得宋儒書無所持循也與夏峙宗元楷交共究讀書錄困知記學蔀通辨當湖陸氏諸書於是趾步必守朱子家法峙宗早卒嘗歎曰如此友不復可得矣不喜標榜獵聲譽公私義利之辨持之斬然計偕入都有巨公欲令出門下居間者再三道意竟不往癸丑下第得落卷非君文衆爲不平君曰此落卷填名時偶誤耳無忤意精制藝宗前明化治正嘉諸大家

以理氣爲主不尚辭學使者試輒高等請業者接踵
君抑抑不自多以文至則爲詳說當否其人欲執弟
子禮則辭不受里中滑苑祥士麟知名士矣慕君願
以師事肅刺請君固謝不敢當同里張賓璜叙見之
笑曰兩君過張韓多矣晚年諸及門請以全稿付梓
卒不聽平生無疾言遽色即課子不加夏楚而訓誨
切摯不令馳逐長子之滄次子之潞即文有可觀不
輕令應童子試故一試即遇之滄早卒尤愛憐之潞
不令少離膝下未一令應鄉試御下以寬謂此輩本
愚多教訓少怒責盡其用斯足矣鄖佃農遇凶歲有

蠲貸必使均被嘗有急用以田質他姓召佃立租約
佃號泣不肯事遂已家居不入城市縉紳達官從未
一造終日對一編几坐於書無所不讀家所無即借
抄嘗得宋史不全本借抄全之手爲之繭不倦毎得
一書必丹黃評騭年七十七猶注釋高季廸大全集
至次年病發後告竣所著有四書集講易經集講周
禮輯要所選左國公穀史漢諸子八大家約三十餘
帙未付剞劂行世乾隆巳卯三月二十八日卒遺命
勿作佛事勿用鼓樂子二之滄州學生前卒之潞州
學生女三一適王再恪復嫠一適王薇中紫垣太學

生一適陸至川湘州學生孫男三本裕嗣之滄本昌
本立幼俱之潞出孫女三余宦遊四十年偶一歸里
君又不時入城從未識君余與顧行人陳塤善行人
於君家有聯從竊聞君內行心慕之昨余解組歸承
乏書院講席君令之潞來受業時奉君命有所諮質
我兩人殆所謂神交也之潞奉君治命乞余爲狀余
維今士大夫沒必有狀顧無可狀雖孝子亦無可如
何可歎也即有可狀惟張勢利炫一時耳目求實行
可傳者什伯不得一二如君之孝友君之言行性情
之際列之儒林獨行殆無媿因詮次大略以備爲傳

誌銘者之考史臣之採焉謹狀

許竹素詩集序 庚辰

余與許子廷鑅竹素交五十年於玆矣以文章意氣契若膠漆非以同舉順天厚也中不相見者二十年及余解組歸里君亦倦遊歸掌教吾婁書院則君年八十余亦七十餘歲人皤皤二老廻首京師舊遊及同榜諸君太半物化而我兩人猶健在握手相慶以爲難書院諸生請梓先生詩屬序於余不能辭也君氣豪矜勝有精悍之色喜談騎射擊刺事熊熊獄獄恍若有封狠居胥意遇所不可瞋目叱咤若可辟易萬人固雄傑之士也乃其爲詩如孤鶴摩霄如幽蘭在

谷如絕代佳人遺世而獨立如虞雌商彝令人對之氣靜讀其詩殊不似其人昔太史公稱張子房疑必魁梧奇偉觀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今觀君之詩與人豈不可測識類如是耶抑學而至變其氣質斯其於詩深矣君叔父竹隱先生與新城阮亭先生同榜以詩名君胚胎家學而益精之具青蓮之俊逸右丞之古淡而其工細則入大歷諸家之室宋人自東坡以下槩加唾棄持論晚而益嚴必傳於後無疑也君屢困公車志必得進士丁未榜後
世宗命下第舉子內保舉知縣君不就復奉
旨保舉教職君謂可不絕進士階乃就保時被保者例呈條議衆希得縣令多陳牧民事君獨言教授之職
世宗乃獨令作縣令雖非君志亦異數矣授閩之武平居半載聲籍甚俄以事罣累去官遂不振詩人少達多窮毋爲之三歎今
天子天縱睿智萬幾之暇好吟咏
御製詩之工且富自帝王以來所未有於是家宗伯德潛以詩受知
天子與倡和稱爲詩友士大夫榮之向使君得成進

士入館閣或更有以其詩上達
九重者則吳下老詩人之目當不令家宗伯獨也以
今上之崇尚風雅竟未知長洲沈德潛之外猶有許廷鑅其人者士之遇不遇固有數存乎其間耶然詩之傳不傳不以遇也昔余與君在京師有許沈之目余甚媿焉今君詩具在後之論吳中詩老必有以家宗伯與君爲沈許者王孟齊名未嘗以窮達異文章千古事目前云乎哉君篇帙甚多玆手訂付梓益十之四爾

重刻黃氏日抄序 庚辰

余讀黃氏日抄而歎黃氏之學深于道矣聖道存于六經而說經者紛挐鬨于宋儒而儒家多同異非有定識而空成見未有能得道之中而學之正者當紫陽與象山論道不合從遊者角立門戶有入主出奴之習黃子固專崇紫陽者乃於象山旣摘其過激之非而仍標其篤實之論于紫陽之說詩說易苟有未安必詳其得失惟聖道之歸而不爲苟同斯誠紫陽之功臣矣他如讀春秋則盡斥褒貶凡例之支離穿鑿讀周禮則直謂非周公之作何其信道之勇歟至

讀諸史及諸子百家于其本末纖鉅靡不研究一裒于道以爲評隲不爲弔詭之論讀書論道之功若黃子者可以爲法矣蓋黃子之讀書主於自淑主于踐履而不主于監議故其辭婉而深和而確其心虛故入理者細其氣平故所持者允轉覺諸儒之氣象有不免于過剛者耳生當宋末服官有實政惜遭讒未竟其用遺書百卷刻于至元三年沈氏年遠板失原本多舛訛讀者苦之嘉興汪君佾光廣購諸本校讐二載重付剞劂索序于余余喜是書之復新謹志佩服景仰之誠以弁其端讀是書者當以余言爲不誣云

成都府知府小山王公繼配范恭人墓誌銘 庚辰

恭人范氏文正公後裔考某隱居蘇州之赤松山嫁太倉王氏成都府知府諱時翔之妻子一景元太學生孫四澄灃潤洪曾孫一枉女一適朱錘年七十有九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卒于家例封恭人恭人幼有淑德孝親友弟范翁擇婿聞成都公新喪其偶貧而負雋才能文章好學曰是豈長貧賤者耶遂訂婚恭人家頗饒裕及歸躬井臼勤織作甘荼如薺成都公性雅邁口不言貧貧硯田常客館于外閒歸則呼昆弟朋友啣觴賦詩恭人爲治具必整潔賓主

必極歡而散人歎內助之賢不知皆恭人女紅所出凡成都公授徒果下及就學使者幕脩脯所入悉儲倚不用以故成都公初無立錐廿年內一遷譲木齋再遷涇東草堂有田以食有宅以居繄恭人之力已成都公被薦

召見特授晋江知縣恭人偕往綜內政上下清肅成都公得專意治官事以故晋江繁劇冠閩省而賢聲日起歷任政和甌寧晋漳州司馬恭人所至率僮奴治圃蓺蔬若不知在官舍者自奉儉約衣服簪珥無所增飾以故四仕交代常進退綽綽無拮据狀及成都公引疾歸里恭人欣然有偕隱之樂乾隆元年奉

特旨召對授蒲州司馬旋晋成都府知府恭人謂成都公受

聖主特達知宜以身報 國不宜以家累遂令其子景元隨侍而率子婦家居門庭蕭寂如昔年貧諸生時夫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士行所難恭人備之矣成都公卒于官命景元盡禮喪葬後以家事付景元恭人始怡然受其子之養景元遵母教謹恪讀書理家俱有法度長子亦舉子恭人年屆八十白髮皤然歲時舉觴爲壽孫曾繞膝福報恭備咸謂恭

人之德宜爾也成都公之葬余既爲之銘今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景元奉恭人柩祔于成都公之兆復來乞銘余孫女爲恭人長孫婦益得恭人之詳乃不辭而爲之銘辭曰

六經所載內政女德無非無儀不矜絕特嗟我恭人聿昭壼則奕奕夫子黽勉以相孝事王姑瀡髓躬薦知子有好爰弋鳧鴈成都早躋訢訏無聲遭逢特達驚喜不形迺立室家子孫繩繩躋登大耋永念報祖亨堂祀田百世以妥淑範卓識匪今緊古原美徽實輯此銘辭庶幾德音貽厥來茲采蘋碩人允紹風詩

黃芬桂傳庚辰

吾里黃芬桂名玉蟾生之夕大父唐學夢一角麟降於庭四歲讀四書卽能領大意日手一編端坐不好嬉弄年十二盡通五經周禮三傳綱鑑唐宋大家爲文輒有奇句偉論尤好性理小學諸書謂其伯兄騤龍曰讀書豈以舉業博科第已乎將學爲聖賢耳卽制義亦必明道方可落筆襲陳腐希進取吾竊耻之年十三學使李公拔爲縣學生人爭異之生益欿然杜門寡交其父嘗問汝旣好學何無一二良友對曰今人惟尚詩文皆無關聖學鮮當兒意者故同志絕

少越明年嬰疾咳血十九歲竟卒卒前一日囑死後無令僧道入門旣絕復蘇爲其兄講天命之謂性三語兄勸止之曰讀聖人書不容有一句未了吾今了得幾句矣復誦朝聞道夕死可矣二語瞑目而逝昔許魯齋爲兒時問塾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對曰如斯而已乎王陽明十二歲就塾問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耳先生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因謂大儒之生關聖學興廢必天予夙慧不必盡由教而成而其人亦數百年一出不數數也若黃生者非魯齋陽明之流亞歟孔孟心傳大闡於宋儒有明三百年間講學者遍海內無一日衰歇

國初猶有落落數大儒卽吾里猶有陳確庵陸桴亭諸先生昌明正學乃至今日而舉世絕響天下士誰復知科舉外猶復有學誰復知詩文無關聖學黃生以童年無所師承而遽見及此是宜天之憫斯道之將墜而生黃生以振起之也何天旣生之而復奪之年乎夫子哭顏子天喪予顏子三十二而夭學旣有成使黃生卽不壽更假之數年其學必有所成而遽奪之速竊訝天之無意於斯文也爲之歎息不已夫

世以聲華炳赫一時而百年漏盡倏爾澌滅壽至彭籛亦夭也黃生雖夭留此數語已足起百世之景慕死猶不死也且彼已泰然於生死之間我輩豈必爲黃生痛顧不能不爲斯道惜耳

何晥芳傳 庚辰

鎭洋縣學生何敬承之子蘭字晥芳十一歲而孤母氏金撫之少慧年十九補縣學生明年食餼爲詩文才氣溢溢貌清挺善飲年二十二病咯血明年春遂卒晥芳聘王孟堅女爲室貧而未娶病篤謀娶婦以奉母人咸難之女聞涕泣願往成婚七日而晥芳死家壁立無期功强近之親無三尺之童其病而卒也其友人蔡子純夫毛子定長畢子文瀾朱子于敬余族子麟徵朝夕何室者百餘日醫藥娶婦以及殯斂皆數子力或任其勞或佽之財余臨其喪則數子咸

在何氏金氏無人也噫人謂世風之薄友道之衰若數子之于晥芳非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聞晥芳爲人貧不苟取而勇於義丙子應省試中途有同舟者卒于京口爲治棺斂擇地葬之而後行至金陵有戚疾病晥芳醫治百方不治則斂而扶其柩以歸此可見晥芳平日尚節槩敦意氣所以能得此於數子者故有在也晥芳未病時謁余執弟子禮求受詩學而遽哭其死余既惜晥芳之才而夭而轉歎諸子之友誼爲可風也爲誌之如此

跋王雲莊所見集 辛巳

自制義重而讀書之事廢間有好而讀者書盡爲制義用令人有買櫝還珠之歎余嘗謂不制義而好讀書必於書有得爲而不制義而好讀書者蓋未易數數覯矣乃今而得王子瑞雲莊雲莊幼失學稍長不事舉業而酷好讀書隨所感觸大而古今治亂之迹賢姦之辨細而一名一物輒爲摘記題曰所見集蓋二年而得十有二卷其亦勤矣所謂開卷有得者歟幸哉王子之不爲舉業也使爲諸生汲汲舉業於諸書必不暇讀讀矣能隨所見而有得若是哉夫聖人

之道盡於五經四書今舉業家視爲命題紙摹擬則似而言行背之猶之廢也以生之好學其返而求之五經四書其得之于心如珍錯之供我厭飫也如洞天福地之恣我探玩遊衍而靡所窮也如陰霾晦冥中朗日行空心目爲之豁然也覯生之於書有不惟好之而且樂之者玆之足樂爲更何如生其勉乎哉

紀王烈婦事

太倉沈起元子大著

烈婦湯氏寶山人適太倉王旣遥子均湯居海濱爲富民均太贅薄其貧不禮焉婦卽與均辭去均授徒婦勤女紅以自給節修脯奉舅姑雍正壬子七月大風海溢均夫婦被漂婦得登岸均死于水湯氏翁媪幸均死得更擇佳婿不復求均屍婦泣命其僮阿午曰汝爲吾求不得屍吾有死耳午遍歷港汊三日夜從數百積屍中得之馳報婦被髮徒跣赴哭幾絶旣

棺殮湯氏欲火之婦不可均有所置田十二畝湯攘其十餘二畝婦埋均棺田畔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餽舅姑次年遺腹生一女于是湯氏日夜謀嫁之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夜紿婦內戚某家相迎婦覺之則麻衣要絰抱其嬰遶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無不歎息酸鼻湯竟劫婦納肩輿中行婦急以布自纏周上下無隙至嘉定某家哭不止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遂自縊湯氏逼婦行時奪其嬰將碎諸石阿午從旁篡得之夜奔入城以歸旣遥旣遥貧不能乳謀于其戚顧行人玉停行人命其妾育之名之曰潮音四歲痘殤阿午者均家僮也均死仍傭于湯烈婦之死獨午知之湯切囑勿泄旣遥老瞶亦謂女死于疫午心實憤湯氏所爲念均夫婦僅留一孤女在時入城至行人所省視潮音至則抱而之旣遥家或嬉他所而後去潮音之殤也阿午夜心動不能寐若有促之入城者清晨及門則潮音已死午痛哭極哀曰吾主人夫婦孝烈乃天絶之若此耶行人訝而詰之午頓足鳴咽具言婦死狀且曰烈婦棺尙在嘉定某家墓傍午屢欲盜與主人合葬畀者憚不敢行人曰盜不可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湯氏聞之卽密

命某家火婦棺以滅迹午詭稱湯使往視斂其骨以空罌易之奔告行人行人命以其骨與潮音同瘞于均墓云噫湯固市儈旣薄貧壻又因壻而致殺其女何不仁甚哉然以湯之翁媪而有是女異矣天之降才固有殊耶非午則均屍不復得非午則潮音亦不全非午則烈婦之死遂無知之者烈婦之骨亦不得與均同穴矣其篡嬰見勇也詭收婦骨智也謂之義士可矣夫襁褓孤孩阿午出之死行人撫之天又天之不爲烈婦延一縷血脈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可嘆夫

川東道曷齋王公家傳

川東道曷齋王公諱奕鴻字樹宣號曷齋大學士西田公諱掞次子祖奉常公諱時敏曾祖太史公諱衡高祖明大學士文肅公諱錫爵西田公生二子長諱奕清詹事府詹事公生家門鼎盛時性醇謹斂約望之不知爲貴介公子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部曹由主事歷轉員外郎郎中皆在戶部西田公方柄國公不妄交一客晨入酉出惟循職自盡甲午典試四川出爲湖南驛鹽糧儲道政務清肅巡撫定州王公公座主也不敢恃師門故誼少自懈尤斤斤引嫌

每入見公事外無一私語同僚咸服其守康熙六十年相國以摺請建儲奉

聖祖嚴旨譴責旋奉王奕清代父前往西陲之

命相國待罪不視閣事公聞震懼憂惕屢欲請假省覲相國不許而止癸卯

世宗登極時西陲用兵公承相國命具呈請捐五萬兩奉

旨親賫軍前効力於是解任西行事竣回京復奉

旨命與兄奕清阿爾泰坐臺將發復以湖南撫臣題減則一案請公對簿遂改北轅而南先後往返過都門得一省覲相國以爲幸然皆一宿而別當是時相國年高善病膝下無一人公爲之心摧骨折然念

國事重不遑恤也暨楚案結急赴臺站與宮詹所坐臺相去猶數百里越三年相國薨於京邸公聞訃慟絕不能言者七日然在戎行無奔喪理茹痛苟生者八載恭逢

皇上纘緒公兄弟皆蒙

恩名還兄奕清授詹事府詹事公發往四川以道員用於是數年來不敢冀幸生還者得重沐

君恩再馳

皇路公每語客不禁感而涕下也入川攝松茂道適小金川土司相仇殺公奉檄往諭嚴冬岡巒雪積三四尺公以氈裹體縋而上下入其境曉以禍福各帖伏釋怨和好邊界以寧題補川東道居官盖廉靜年六十有七引疾歸公寡嗜欲無玩好不衣華服不治美膳不喜絲竹儉若寒士遇物抑抑如不及履亨歷險不改其度公家自奉常公生九子大半登科第康熙雍正間西田公爲太平宰相十年羣從躋卿貳陟翰院臺省外秉節鉞司民牧者落落布中外蓋綦盛矣及公致政時顯位者凋謝殆盡子姓間有一二仕

途登賢書者率復屯蹇淹滯門庭蕭寂公於是俯仰盛衰之變時爲之欷歔感歎然公雖室無贏糧桁無懸衣安之若素杜門束修不與戶外一事凡家居十有餘年屹然爲鄉邦之望卒年八十二無子以宮詹次子璟爲嗣

沈子曰昔相國與先君子交若異姓昆弟余至京辱以故人子遇特厚客其邸因獲與易齋公晨夕公觀察湖南延余掌書記交益親余庚子舉于順天出編修四川謝公鳳岡之門謝爲公甲午所取士余乃爲公門下士迨先後歸田兩人俱已白首里閈間數十往還遂成隔世西州之慟既不能已已況遡公平生盛衰夷險之際可勝感歎哉

儒林郎郃用和暨配程安人合葬墓誌銘

君姓郃氏諱成禺字用和先世自杭州遷睢州繼遷于歙至諱顏者爲宋饒州都帥生萬成萬成葬母休寧之洋湖遂卜居焉在黎水之陽稱黎陽郃氏子孫蕃衍聚居數千家萬成二十世爲君大父始遷常熟雍正間析常熟爲昭文今爲蘇州府昭文人曾大父繼善大父嘉祚鄉飲賓贈奉政大夫父可佳歲進士考授州同知封儒林郎以子大椿貴待贈文林郎河南南陽府南陽縣知縣生六子長甲禺次甲臨次必達次大椿次鳴謙君行六君爲人醇朴蕭簡承先業

恒懼靡墜以儉素訓其家里俗士夫往往羣聚窮日夜飲博君介然不與築一室於宅南累石爲山環以修竹取東坡語顏曰也足友人唯周以寧孫竹鄉黃蘭久輩時過從竹鄉著也足軒賦以紀之邑城跨山之半林壑之勝與闤闠錯每興至輒步入山尋雲泉竹木花鳥之趣時攜二三故知挈小榼選勝坐銜觴清話日夕忘返人訪之不得常於山中遇之戊戌除夕大雪君謂其五兄暨故友周以寧楊西亭曰每今夕與家人團坐餞歲甚無謂今我欲從白玉世界中過山人郃青門浮嵐暖翠山房一醉能同我遊乎咸

欣然踏雪往叩門入酒肴亦至圍爐暢飲漏盡三鼓乃銜六花碎瓊瑤而歸西亭繪圖以贈一時傳爲佳話多名人題詠余亦附詩一章歎君意致殆所謂烟霞痼疾者歟旣四兄大椿成進士長兄孫齊燾輩兄弟五人相繼登科爲翰林部曹五兄子桑舉於鄉君念家門之盛皆祖先遺澤益自斂約門庭寂然無軒蓋交年五十卽自築生壙寫遺像及七十自治木及附身具悉備囑其子曰吾死後勿作行述勿作佛事今年七十有五春夏間諸子見君微有衰象欲延名醫調治君聞叱曰世豈有不死之人我素不服藥今

年至何藥爲速謝之毋違我於六月廿九日無疾而逝夫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服食求長生多爲藥所誤昔人歎世俗之營營於封殖戀戀于形骸迷惑陷溺而不少覺悟者比比皆是也若君之夷曠之性卓越之識非受氣於天者獨淸易易到哉聞君之風可以興矣平生衣布食蔬至陰行善事輒不吝嘗於錢塘旅次隣夜失火燒數家明日君分贈以金不告姓氏而行四兄謝南陽歸家貧則隨諸兄助之貲從孫煌少孤則撫之如已出凡分義所當爲無倦無德色娶程氏敕封安人淑慎慈惠相君孝事生母糜太安人大安人病目久不愈安人齋心祈禱夢神授方以舌舐之匝月而目復明安人無子側室生子士校母早亡安人攜之同寢處鞠育頎復不啻出腹安人先君歿陶太常正靖爲立傳君考授州同知封儒林郎配程氏封安人子四側室某氏出女二長適庚辰科孝廉王逑導次適張掖縣丞李永熙孫男三孫女三卜於十月十五日合葬於虞山泰坡澗孤子士校等以余與君四兄交契同年曾識君而逑導爲余及門士同來請銘銘曰

確乎其有所守也泊乎其無所營門內以勵其庸也

物外以遊其情哂世人之恒化兮信去來之委形知九原亦含笑兮藹鬱葱乎佳城

景勳吳公七十壽序

老子曰逸則壽此養生家言之所祖也其視堯舜之治天下且薄其敝敝焉勞其生以徇物而不屑以爲矧人世之休戚是非紛糾膠擾更何足以攖我靈臺唯是木乃形灰乃心龜鶴其息以祈長生之是亟爾噫生則長矣天下固安賴此長生者爲夫人生百年卽在一鄉一邑間必有所益此鄉邑者而後其生足貴苟徒逸其形神以攝性延年而於物一無所濟卽壽逾彭籛與虛生何異且逸亦未必能壽昔周公告誡成王作無逸一篇自殷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推

其年俱不減百歲而要本於不敢荒寧其後王之生則逸者罔或克壽非逸未必壽而無逸乃所以壽乎豈惟君道凡壽考之故通乎上下舉不越乎此也吾里孝廉吳桂一鶚之尊甫景勳先生壯歲遊江湖爲懋遷化居之役中年後棄不事杜門教子慨然念習俗日偷由父兄之教不先致子弟之率不謹乃敬書
聖諭十六條於版躬負之行夜則攜小燈周流閭曲不避祈寒暑雨每於市虛人萃處翁則高唱
聖諭反覆疏解爲陳孝友睦婣任卹之道父老子弟環觀以聽往往感激奮興遇爭鬪卽爲委曲勸誡不恤舌敝唇焦使其人暴氣自斂悔心自明帖然以服怡然以釋其爲益於鄉邑間何如哉蓋翁之勤且勞十餘年如一日至今年七十而與人爲善之心老而不倦與書所稱無逸者詎有間焉宜其氣充而體固望之若五十餘歲人也夫先王養老之禮七十致政杖於國養於學無非逸之也詩云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又云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引翼寧皆逸之謂也然則無逸以致壽而壽乃所以享逸也今翁令子行卽登第升
朝以

天家之祿爲養翁方以無涯之壽享無涯之逸故老子云逸則壽余則曰壽斯逸此聖王之道而非老子之說也一鶚余及門士也以歲之七月六日爲翁懸弧之辰乞余文以爲壽爰不辭而爲之序

張孝子傳

張孝子華亭人父生三子孝子其季也六歲父授孝經即能領大意及長伯仲叔三兄久客閩蜀獨孝子在家奉兩親念人一有妻室即奪慕父母心决意不娶父母勸之則曰娶婦爲後嗣計三兄皆有子猶吾子也兒奉吾親足矣於是傭書以供朝夕躬炊爨烹飪日必具美膳父母嘗曰爾何所得此蔬菜亦可適口對曰兒不肖僅此一味尚易辦也典鬻稱貸絕不令父母知父母時以三子不歸憂嘆不樂必曲爲開譬務得怡悅暇則課諸姪讀書子夜不倦父嘗劇疾

刺血書疏籲天求代晝夜叩頭中庭額腫如拳父身作楚不能貼席孝子以身擁父背而手爲撫摩者數月父病獲痊後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必頓絕母諭之曰父沒我尚在兒爾三兄俱在外我惟爾是賴爾毋過毀傷生乃收淚勉進糜飲力治喪事三年未嘗見齒祭享哭泣如初喪越數年母病奉湯藥扶持臥起衣不解帶者歲餘孝子形神已羸瘠母竟沒則哀慟無節親黨勸之泣曰吾年來偷生者母在故也今已矣得侍父母地下吾願畢矣遂足不出戶惟對遺像悲泣日或一食或不食以至不起卒年四十九孝子諱忠棠字逸岩其兄子清河縣主簿與余子同官知其詳云

贊曰自古忠臣死君激于義也烈女死夫篤于情也若孝子之死親惟其發于性之不能自已非可作而致亦非可強而制也嘗謂聖人不滅性之教易爲後世忘親者所托然如張孝子者雖律以聖人之教其能自制其崩裂摧毀而不至于死乎噫嘻至矣濡墨誌此不禁自愧豈惟余愧之當人愧之矣

與周永年 字書昌 癸未

不通音問者四載矣前得敝里郤老先生書知闈中爲公激賞已薦入額以經文題旨有礙 功令致落惋惜之至將年兄經義對策刋入同門錄淹貫融徹見者胥爲歎服然愚固知年兄能不以得失介懷也昨歲未知就南就北何復不遇耶年來學何所得造詣何似三年前來札愚曾有書奉覆後知書到山左年兄已北上諒未必達來札至今在篋詳論三教合一之旨竊歎年兄之好學深思而用心于無用之地久欲作書相規而道遠乏便玆特爲年兄一言之夫

吾儒之道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而集大成顏曾思孟紹其統此千古道學之宗卽萬世人道之則人稟五行之秀爲三才之一舍是不可以爲人而孔門之教四書爲五經之總滙讀書者但當將四書一句一字體察到自巳身上一一踐行庶德日進而道日明如此用功雖終日孳孳汲汲尚有知不及之憂更何暇他及吾嘗謂 國初談道學者好以排斥二氏及攻擊陸王爲事皆是爭閑是非於自巳身心何與夫排斥攻擊之多事況專治而欲精之不巳惑乎年兄向有務博之病近乃有逃虛之病恐於身心毫無稗益耳年兄前日祗欲求養生却疾之術遂惑于其說愚昔廿四五歲嘗大失血幾殆愚寫非禮勿視四句於座右時時體察遂覺心清氣靜病亦漸瘳始悟心廣體胖四字吾儒具有養生之道何必二氏也孔子之道至今日而舉世不講營營焉汨于文辭功利動與聖道背馳絶不計及此身心作何着落可爲長歎雖談仙談佛病在致虛守寂尙從身心處用功與流俗之汨沒馳騖巳自懸殊然以年兄旣知好道好學何不以四書五經爲宗以周程張朱爲師範遵其入門之法用功之術以期進于大道孟子所謂達則兼

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樂爲何如其擔荷爲何如耶念年兄稟拔俗之質千里外尺書幸勿耄吾言愚今七十有九年來衰頹日甚大約再得數月半載存活此時唯檢點身心令明凈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而巳餘無所用心矣書不盡言惟善自愛

答盧州刺史王集青 癸未正月

辛巳冬冏懐歸接得華翰幷碑刻三種浣慰無似緣方料理赴淮未及即作報章嗣後衰病纏綿遲遲裁答辱頒大教足徵足下於此藝功力深到可勝嘆服弟前在書院一時多士以新令競爲韻語不成章不成句者十居八九祗可就其筆意稍近者節而取之何暇更與之言唐人家數謂弟專宗王孟固屬誑傳即尊翰所云初學躐法王孟易流入空疎淺薄弟向亦持此說原未嘗以此立教不知何以有此傳聞也顧足下之斥王孟而主西崑竊謂過矣夫王孟之

詩惟五言淡處不善學者固易至空疎淺薄斷無有學王孟而流于粗率俚俗者且誠學王孟非讀書透徹用意精微洗盡俗塵豈能彷彿其一二何至如尊教學王孟而使後生廢書不讀耶初學入門自以錢劉爲主祭酒當日亦宗大歷十子錢劉而外高岑儲王韋柳韓白各隨其筆所近以爲擬議要之以李杜爲歸此詩之正脈也學西崑惟義山七律得少陵家法而變其面目韓碑一篇雄横絶人餘子則纖俗輕靡古人詩法蕩然矣何足下以此爲詩學之宗乎夫讀書之效豈以撏撦堆垜斑斕陸離始欲其善讀耶

貴得書之精神與其氣味一事不隸一意不襲望而知非讀書人不能道不能作非獨詩也而詩亦然故足傳也弟久不作詩矣顧常熟復三百篇而求詩言志之旨蓋三百篇無一篇無爲而作者故夫子云思無邪云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云達于政事能專對蓋惟其一章有一章之意一句有一句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故與五經並重因思後世之詩無端雕繪花鳥描摹風月以爲工平心一想眞覺無謂可爲發哂不作可也漢魏諸什尚多古意晉唯靖節見道詩非苟作阮籍詠懐頗有寄託降至齊梁陳隋則卑

靡冗雜遺誤風雅得唐人起而振之而能盡得三百篇之意者少陵一人而已昔高章之先生無書不讀詩學最深嘗謂詩必有本裡方可言詩旨哉可見詩欲成家必先蕩滌腸胃無一點俗情俗見具淸明胸臆之識遇事有感隨物有觸然後陶鎔經史調叶宮商以成詩庶可得三百篇之遺而近日可與言此者舉世茫茫不獨吾里也弟衰耄荒落不復能與英少商確得足下留心斯藝異日歸田主持風雅鼓舞後進肆力讀書救弊扶衰爲功匪細知必不僅以西崑爲幟也未審高明以爲何如

太極圖說 癸未六月

陸子與朱子以此圖說再四往復辨論彼此究未能釋然然所爭者祗在無極二字以其出於老子而未及太極二字也太極二字亦見於莊子非繫辭之太極也繫辭之太極是指揲蓍求卦五十策中不動之一策漢人註疏甚明惟有此不動之策而後舉四十九策中分之乃有陰有陽若以五十策中分非皆陰則皆陽無兩儀之象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字確有實際彼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宗之而云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

不爲高此莊子之太極更於道外別指一物爲太極而生天生地之說則宗老子之說而更爲之鑿其爲元渺慌惚不可揣擬孰甚嵇康詠懷有混元生兩儀之說也此周子太極圖傳自李挺之穆伯長本爲道家之所遺而見易有太極二語遂謂孔子亦爲是言是生兩儀與生天生地之說若合符因爲之說是不獨無極二字可辨卽太極二字亟當釐正也二程得此圖說不輕示人亦從未議及殆有所見朱子始尊之若六經詳爲之註後之言道者遂動以道爲太極從未敢有辨及此者矣易卦教人以人法天然非法無形之天而法有形之天故曰立象以盡意惟乾卦象辭專言天道自坤而後皆言人事繫辭傳只是贊易未嘗離易以言道朱子之註最明是古聖教人皆從平實處指明人道之當然其出於天道之自然無關人道者聖人不及也卽邵子先天圖亦傳自李挺之穆伯長二圖出而後儒之言道者以爲此道之大原朱子且謂孔子第逐事言其道理未及說出大頭腦處噫若此太極二字豈易之太極哉豈說道之大頭腦哉不可不辨固知大儒數百年來所尊信愚陋何知言之罪大然抱此區區敢留此罪言以俟後日

之高明者質之

座主張清恪公文集序

前明三百年講學之壇星布四方代有其人
國初孫夏峰鍾元先生樹幟百泉其立教不較朱陸
薛王同異以合于聖道爲歸及門之士有湯潛菴斌
魏蓮陸一鰲耿逸菴介耿誠齋保極諸先生落落布
中外嗣後有陸稼書隴其與張武承烈兩先生力闢
陽明以推明朱子之學爲魏環溪先生所極賞而未
竟其用稼書没後正學日就荒蕪而吾師清恪公起
於儀封力主朱子主敬窮理反躬之旨踐習弗懈信
之篤而行之毅辨斥陸王爲張陸繼起然當是之時

已天下一人而已公撫閩建鰲峰書院撫吳建紫陽
書院廣刊儒書招集士子講學其中乃唯閩中得蔡
聞之世遠先生克傳師學吾吳則竟未有應者中外
朝士亦乏同志但知以清介推公未聞有慕其道而
從之者蓋亦孤矣當辛卯科場之變督臣黨庇羣小
爲欺蔽術公首發其姦時邪焰方張競爲下石必欲
置公于死而公凝然不屈怡然不動賴
聖祖神明特旨平反置彼重辟而公無恙歡聲動宇
內噫是非獨以公爲清官第一實以
聖祖方專崇紫陽而公方痛闢姚江屹爲吾道之干
城也公之受知獨深遭遇亦隆矣乃公没至今已三
十餘年矣天下以談道爲諱即陸王之學亦無問及
何況程朱世道之升降可勝歎哉起元自出公門半
月庶常請假終養及起復赴都而公已謝世恨未親
炙緒論辱令嗣師載西銘兄盡畀公遺集困學錄集
粹及所刊儒書見示且索余序余讀之如接羹墻無
如姿稟庸懦盛年役志詩文簿書晚而慕道頗切又
無良師友屹屹無成年來衰病日滋寢食不寧而讀
公之書於道恍有所見令人樂不知老乃力疾而爲
之序噫嘻起元行且就木矣已無及矣有引領長望

後有嗣公而起遵公之教使斯道之長懸于日月而
已耳

黃節婦歐氏傳

黃節婦歐氏鎮洋縣學生歐廷瓚女幼有至性在室時父母俱遘疾經年氏以女紅供藥餌督課幼弟讀書卒爲諸生年十九歸黃正烈內外稱其賢姑嘗猝患風口噤氏惶遽籲天割臂血和藥以進疾頓蘇人以爲孝感所致家素貧勤苦力作無交謫聲正烈得不問家事專意攻學旣而久困童子試抑鬱成疾疾篤伺候湯藥無三尺之婢氏懷姙彌月躬不可曲則跪榻前膝行以進見者憐之夫旣亡遺二子二女家徒壁立氏隻手經營葬兩親撫孤幼已而娶者

娶嫁者嫁仰俯無憾而氏亦老且病矣氏平生足不入菴寺發居不與喜慶不簪花親串不令入內堂戒子孫屛絕賭博游戲同居房族妯娌子姪數十人一接以和事關祖宗命其子視力爲之勿有所推諉故內外上下無一間言卒年七十有八臨没誡子曰汝父賫志以没汝輩又衣食于奔走棄書無成九泉有知當愈抱恨諸孫內資苟可造者必勤課學業續一線書香我死瞑目矣氏守節四十五年爲未亡人年三十有三例不得旌其子詒穀等懼苦節之湮也具事實請于鎮洋縣前令劉公題苦心勁節今令賴公題婁水栢舟督學使劉公題壼範垂光用表其閭噫爲貧家婦難矣爲貧家節婦尤難若黃節婦者雖庸行亦可以風矣故因其子之求傳以不朽其母之誠爲誌其略如此

偶筆

朱子聖門之功以四書集註爲最觀漢唐註疏聖賢修德講學之功如墮雲霧至司馬君實猶有疑孟書而况餘子得朱子而後孔孟思曾之道炳于日星蓋集註一書朱子幾經改定一生學力精力盡在于是其或問語錄尚有一時未定之見語或出入故四書訓解但當以集註爲主不必另參大全諸儒之說亦多糾繆至俗下時文講章支離謬誤尤不可言宜一切屏却即集註有未明處但熟讀本文自有的然洞然處若夫聖賢微旨吾輩學力未能解悟但當闕疑

無容强爲之解亦無容求之說家轉成蔽障也

詩序本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實狀然敘之太史上之國史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是衛宏誦師說而爲之程子亦以爲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至朱子盡去小序專就詩之本文臆斷爲序前朝列爲功令讀者各有未安處近李榕村詩所所定十得其九然予謂讀其詩必知其人論其世則序自不可廢然觀孔子言詩一許子夏禮後之說一許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則讀詩之法昭然矣他若不忮不求夫子以美子路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夫子以爲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妻子好合云云夫子以爲父母其順高山仰止二句夫子以爲詩之好仁如此綿蠻二句夫子以爲鳥之知止鳶飛二句子思以爲上下之察衣錦尚絅以爲惡文之著其他如孝經孟子左國禮記韓詩外傳諸書所引都未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皆與詩之本旨無涉想見古人將詩句長吟詠歎感物會心因文悟道俱得之言外余謂讀毛詩者自宜將夫子所言可以興觀群怨達政能言之處求之詩

本旨如二南之如何不學面墻得其實理後須將本文讀之爛熟時時吟詠必於言外有觸悟處覺古人之言語語提醒宇宙至理儆切指示方爲有益身心不可泥於比興賦正風雅變風雅之不同庶爲得之子云不學禮無以立是禮者耳目四肢百骸之所由正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所由盡今禮書僅存儀禮周官禮記三書儀禮最古而僅有數大禮周官爲經世大猷猶恐有附會舛錯處禮記一部集自漢儒中如曲禮內則少儀諸篇是記古時威儀王制一篇雖有疎處大旨與周官相合喪服大記小記雜

記曾子問檀弓當是孔門諸弟子所記皆記禮之實也他如哀公問仲尼閒居坊記儒行禮運祭統祭器祭義文王世子明堂位郊特牲等篇皆漢儒所作緇衣表記所記孔子言語頗近魯論可爲學庸之臣樂記止言其義文雖精而樂久亡祇可託之想像而已則讀禮記者宜從何着意余謂禮有禮之迹與禮之精迹者隨時變易精則萬古不易善讀禮者博古則詳稽其迹淑身則須細體其精

跋

題蔣拙存墨蹟後

拙存字湘帆工書年七十餘臨殁追悔昔以小事曾忤其兄詩以自責并示其子總漕用芳顧公得其所書裝潢屬題

嘗謂五倫之外無人材無論德業事功也即詞章札翰必自其至性流溢斯能詣微非是藝雖工未有不入于俗者是即萬殊一本之驗也人知書法以二王爲冠矣即其書考之右軍誓墓一帖忠孝並著日月如馳帖兄靈柩至帖閱者欲爲淚下獻之諸帖內

于兄姊疾病起居語必沉摯故足傳也今觀制軍顧公所得蔣拙存先生易簀時所書一則而嘆先生之書可與二王並垂不朽者故自有在非僅僅懸針垂露間也

跋婁東十老圖

婁東十老圖崇山峙其右流泉繞其麓茂林疎柳掩映其際柳林之下袖手拱立者陳確菴先生也肩隨者宋菊齋先生也傍柳根坐于石者二人手一帙者陸桴亭先生也手如意者郁存齋先生也繞泉而坐者五人高冠修髯支左膝者顧樊村先生也坐稍下

祓拂及泉者盛寒溪先生也傍石欹坐泉流繞足下者王隨菴先生也負山面泉戴笠而投竿者陸鴻儀先生也溪之右龐眉雪鬚頂支笻而聽泉者王石隱先生也拱立于左者江蘂園先生也圖今在菊齋之裔孫某所爲余再甥出示余謹爲之跋

題陶靖節墨蹟

山西御史張孝埕一齋先生所藏以其拓本屬題

靖節先生韜藴最深見道矣而不言道節峻矣不矜節詩固其寄耳極刻至矣若出之無意故知之者皆

其迹也書乃晉人家常事宜更無有知之而傳之者千載而下乃傳是書先生之書與無絃琴同寄焉耳其停雲之在天者耶余所見者拓本異日當從一齋先生薰沐以一識廬山真面目其許之否

跋程自山賢配顧夫人詩稿 西垣先生之女

不特洗滌鉛華絕無閨閣之氣其命意高潔超然塵壒之外不以句雕字琢爲工而屬辭自爾蒼健清潤旣得大家風度所尤難者孝友之性一往而深更時時得見道語非覽物言情者所能道蘇若蘭謝道韞曷足語此哉令弟漢求曾從余游學未成而客死噫

西垣前輩風雅悉鍾于是編又不能不爲之三嘆矣

余十八歲書四語於座右曰人要死得又要死不得要活得又要活不得夫此身分豈常人可到今老而碌碌甚愧之然可見余少年立志尙高後雖學力疎懈不至十分墮落流俗庶夫子所云苟志於仁無惡也故少年以立志爲第一事而立志要成一箇人方爲有志若夫志於文詞者小也志於科名者俗也志於謀生致富者陋也均謂之無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在五達道耳惟人則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禽獸無之故曰異也舜之所以爲舜惟在察於人倫人苟於五者憒然不知盡道是無此五者與禽獸何異夫人孰甘爲禽獸則五達道之於吾身可不時時警省哉遷善改過之功總不出此五者此五者層次條目淺深常變端緒無窮察之由之終身不盡其要總在去己私存天理便頭頭是道而全其爲人

前輩玉峰徐退山先生詩有警句云黃金鑄五倫吾謂此語之反則黃金敗五倫也古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其至於敗倫傷化者未有不從財利起釁孟子所謂懷利以事指透世情故象山教人先

辨義利必能看輕利字纔可入盡倫盡道之徑若看不破其人品心術必無可言孟子言跖之徒豈不可愧

事親之道經書備矣陳大士作色難題文中二比云父母也而孩童慢之父母也而賓客禮之二語極精確草野多病孩童慢之搢紳多病賓客禮之一則愛非真愛而敬則全無一則敬非真敬而愛則全無斯世知愛敬其親者殆鮮爲人子者當時時以此自警

齊家最難觀經書所言總以反身爲主使身能盡孝子弟自不至忤逆身能忠厚子弟自不至刻薄身能公正家人自不至詭詐若一有所溺便至內外上下紛然起釁家不可齊矣而第一易溺者牀第之言自後世七去不行夫綱往往不振得賢婦內助未嘗無益一遇驕悍貪淫之婦致父子兄弟不相宜者比比馴致其道其夫惑而不覺即知之不能禁之家風以敗家業以頹良可痛心其要總在愼之於始以制其漸我之舉動不可以婦言爲行止切不可使內子看輕爲所牽制雖米鹽鎖屑非丈夫所當與知而貨財出入切不可使之有權此亦要術也

家和萬事興雖俗諺實至言也所謂和者非含糊嬉

笑之謂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各循其道則和矣苟家無禮法以嬉笑爲和反致褻凌詬誶其家必敗爲一家主者欲令家和非束以禮法不可

橫渠講式相好無相猶云猶似也言兄弟但當相好不當相效此解極好凡人處親戚朋友間總不可存彼我計較之念第論吾分當如何吾盡吾心而已不可見他輕薄吝嗇便以輕薄吝嗇待之見他傲慢無禮而亦以傲慢無禮待之此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道可消彌幾許釁隙且可感格他變好

至親骨肉不可存客氣余少時常至雲間見貴顯大

族兄弟各宅每往來必迎至廳上揖讓打恭對坐進茶甚莊弟至兄家兄亦必讓弟弟亦竟據上坐噫長幼之序同氣之誼蕩然先君子嘗見而歎息其家風貌爲恭敬內懷忮刻有不可言者余見高文良公家子侄拜叔與叔母皆據坐以受不答因謂漢軍滿州家法極好近日漢人幼輩叩拜必扶止必答拜殊爲非體以尊長而遜卑幼純是虛文全無真意正開悖逆之端乖戾之兆所當深戒

婦女之道自織紝中饋外皆非其職近見士大夫家女有以吟咏讀書爲事者殊不是婦道古稱女史女

博士能讀經傳識大義固善或粗識文字猶可若專事吟咏其持躬治家必有可議者卽不然其家必不昌婦亦必不享福歷歷有驗博野尹太夫人起自田間教子登大位治家極嚴尹公爲鹽院娶同年陳司農女爲媳頗好讀書作字太夫人聞之大怒曰尹家門風將從此大壞矣立喚其媳入厨作餅此可爲治家之法

居家之道內外不可不嚴男女不親授受遠親疏族不入內室婦女不相見童僕長大後不令入內室婦女尤不可入廟燒香不可令僧尼出入不可出外遊

玩近日仕宦家內人彼此往來燕會亦風俗之大壞也

三黨親戚概不可失禮不可薄情不可存貧賤富貴之見稍分形迹然吾胸中必當守泛愛親仁之道擇其老成正氣者加意親近事與商酌方不至狃於習染流入匪類

孝友睦婣任卹專在心上盡分內行不在財物上夫子以啜菽飲水有棺無槨爲養生送死之孝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爲失其本心可見子雖愛親取不義以供甘旨非孝也樂善好施取不義以爲周給非

睦婣任卹之道也居官者以公家之物爲我私用雖父母兄弟之事君子不爲也認得此理爲正人君子亦無難事

約束子弟不可不嚴約束奴僕不可不寬陶靖節遺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仁人之言若此雖不可太寬總當守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二語聖王用刑之道御下亦無踰此奴僕有失須看其出自無心雖大當恕出自故犯卽重加呵責彼亦無怨旁人亦服宜臨時酌量而後發祖齡性有躁時尤當留意

喪禮之廢至近日吳下爲甚夫父母之喪先王制禮

所爲三日不食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御內原體人子哀慕必至之情而爲之制至於衰麻杖屨特爲之飾哀耳禮廢於六朝然當時猶以爲惟乃近日居喪者初喪無哀毀之容終三年內飲酒食肉以爲常甚至衰麻不服竟衣重元喜慶燕會公然樂與風俗之敝可歎莫甚里中吾友惟顧行人居喪不飲酒食肉處內身衣麻白渠醫道方行士大夫欲延之不易衣而往後聞凌孝廉綏章陸太學南室亦如是此外竟不見有素衣素冠者親喪固所自盡哀戚眞情本不可强而麻白斷不可不服喜慶斷不可與吾子孫尙其勉而企之勿亦隨世俗敗壞切囑切囑

祭先之禮近日士大夫家率多苟簡嘗見滿州人家特重其禮至期先選一豚生致之神前貫豚耳以酒耳不搖動者爲祖先所饗稍一搖動卽棄之另買牢後先取血毛進奠神前乃下鍋煮鍋竈係另設平日所不用煮熟後先體薦後用片肉用細切肉祭肝祭肺臍祭腸後祭飯而止舉家竟夜不睡子婦親執事其誠敬之意全合於古視漢人家草草一拜者懸殊每爲歎服自吾父祭先雖未及另設鍋竈而悉依文公家禮必誠必敬吾遵之勿墜自後子孫愼勿隨俗

怠忽蓋傳云國之大事唯祀與戎自古迄今自上及下不可不重不獨愼終追遠孝思宜永民德宜厚亦以祖先之於子孫血脈關通百世之遠呼吸相應故云祭則受福是卽子孫欲求家道之興亦必求之祖先乃世俗但知求之仙佛於祖先之祭率從簡略有疾病輒疑閑神野鬼爲祟傾貲致禱可謂至愚

擇婿難擇婦尤難不可自幼早定俟男女長成後須訪其父母家法閨閫性情切不可貪慕財勢一不愼貽誤及數世

潛菴先生云破除流俗最難此俗情俗見稍一纏繞

必不能自立如耻惡衣惡食卽俗情之至切者他若婚喪之際吳下習俗杜撰禮文竟似必不可少有識者於此必宜酌古意以維之亦可節費

古人重擇交近日士子風氣卑靡輕薄擇交尤難嫖賭好訟者固所當絕凡謔浪笑傲肆口罵人者較量錙銖惟利是視者妄談時事好議有司者好行機械欺罔恩人者紈袴凌人貧賤驕人者嫵媚柔輭隨人步趨者謊詞誑說者鑽營冒進者皆宜急遠之寧寡無濫交道之要也然有可節取者夫子言擇其善者從之天下雖少完人未盡是棄材一長可取亦足裨

益身心全在我看得善惡定方不至被人誘染

安貧二字爲吾人第一要道孔子言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曾子言窮餓以守仁孔門從未有說到謀生者志士不忘在溝壑直至餓死亦殀壽不貳況甘淡泊習勤勞務朴實必不至餓死唯不安本分營營衣食惟利是圖必至無所不爲憶余十九歲讀後漢書傳稱不事生產卽欣然慕之謂大丈夫當如是弱冠後以家貧親老見宋儒學者以治生爲急之語心爲之動且念萬一有遇合入仕途卽不可治生及未遇時尚可爲適內家有以貿易計進者遂與繆文子昆仲貸數百金付內兄爲之旋爲所負罄其貲非繆氏篤友誼余困不知所底始歎治生之說原不教人分外營求子孫當以我爲戒

當貧窘時不可輕向人告援卽有贈遺不可輕受雖朋友有通財之道末世慷慨者鮮望報者多後日一有不報遂成隙末必不得已於至親戚友暫有緩急其期約斷不可失信

聖賢用財正自有道觀不繼富一介不與與傷惠三語豈可漫浪慳吝嗇縮固可鄙縱欲侈靡尤所當戒若夫佞事仙佛修廟齋僧失之愚勉隨俗套致飾外

觀失之俗不知量入爲出不能稽察漏卮失之疏激於意氣好施無節失之好名均非用財之道

天之降才自唐虞三代以至今日未嘗稍異特三代以上步步有教有學故能比戶可封後世失教失學是以人才日下惟秉彝物則古今不易賢智之士猶以天質支撐維持世道絕而復續然堯舜禹湯文武之澤雖熄而孔子之教萬世常新五經四書宋儒講論詳明如日星之在天人苟能帖首就教悉心向學何患不及三代以上於此可以猛省

道學理學心學性理諸名目都是後儒說出自世教

之衰一聞正論輒指爲道學甚而爲假道學之號以相詆而學道者又未入藩籬先辨朱陸薛王異同紛紛聚訟何益之有不思聖人從未有此名目祗是教人做人大學云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見不獨士大夫當爲此學農工商賈凡有此身卽當知修此身欲修此身惟有改過遷善二事此二事賢智愚不肖所當用力後儒說來過高過細使中人以下望而卻走甘於自畫吾輩今日但宜在倫常日用禮義廉恥上步步改過遷善便是修身之道更不必存道學名目俾人人易知易從風俗自可日歸

於正人心日歸於厚其閒有志氣高資質淸王夫寄者自能漸進於據德依仁盡心知性之域以爲賢爲聖乃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資質中下者多先儒言變化氣質其道總在勉强而行如愛親敬長本是良知良能而或天性浮薄必當勉强孝弟夫婦居室易於狎溺當勉强莊敬執持對君上易於欺罔迎合當勉强忠貞接朋友易於褻慢當勉强敬信遇女色易動邪念當勉强制伏見財賄易起慾心當勉强思義性情剛暴當勉强和順性情柔弱當勉强振作舉動輕佻當勉强持重筋骨懈弛當勉强檢束總不可任其故我須時時提醒此心省察其過不及處舉經書所言一一遵奉而行之勉强之久漸近自然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讀書必要依朱子切已體察四字聖賢千言萬語總是教人做人並未教人作文若不向自己身上體察將讀的是聖賢書做的是自家庸俗人與不讀書人何異人生日用應事接物莫不有當然之道讀書時體察明白臨事自有主張今人讀經書只作行文材料只作題目紙看不向做人處用功子弟但能作舉業或早弋科名卽以爲佳子弟未聞有教以讀書做

人者所以處貧賤必至邪僻處富貴必至敗壞歷有徵驗余向聞餘姚先生最善教子弟前日江西同寅蔣嘉年漢軍也嘗謂余曰吾父爲杭州守請一餘姚先生課余先生每日講四書先講明字義次講一句一章文義乃將此句書義講到余平日行止如何與此語背馳痛加呵責令應如何效法力加勸勉平日見余所服衣履冠帶稍涉時式卽立斥令脫換不許進館室後甚愛余不願余遽入仕聞余父爲余捐官大怒辭去余聞之因歎餘姚先生教法如此果善爲師宜蔣公之居官治家俱井井有法度也近日吳中

遍地皆求館先生其教子弟不過講明文義而已豈能將書義講到子弟身上卽爲父兄者不知以此望之塾師也苟有心求師教弟子成人者宜愼擇之若自爲塾師亦宜以此爲法

觀論語及曲禮少儀內則所載想見古時士大夫家不用奴僕凡灑掃應對應門御車皆弟子爲之故習於服勞嫺於禮法今吾吳幼童入塾後但令終日誦讀此外一切不令學習又纔讀四書了卽令讀時文命試筆成篇又讀經先讀毛詩皆非教法余謂子弟五六歲入塾後誦讀之功宜少減且教之洒掃庭

宇應對賓客讀經先讀禮記照吳草廬纂言章句將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與之講讀令習於事父事兄事師長之儀節坐立進退令有法度庶養其孝弟恭敬之天良亦以束其筋骸不致懶惰驕蹇習與性成禮記讀完後次尙書次讀毛詩周易春秋五經讀完成童後乃令習舉業未晚卽有聰慧之資亦不至以少年能文遽自誇張矣

威儀爲定命之符古人極重先儒言爲學當從九容入手詩云抑抑威儀子云君子不重則不威總以謙抑持重爲主以驕惰輕佻爲戒使一身形體事事皆有約束步步皆有規矩便存得敬字意近日士子一切禮儀不講九容不肅士子不知拜叩揖讓見客都帶草野氣象竊見

本朝滿州人威儀極重坐時兩足必斂立時兩手必垂趨時身不搖應對時頭不動無有散漫偃蹇輕率之態蓋自少教成規矩昔年余爲庶常時院中滿教習授書衆庶常環立一人反手摳衣爲教習面斥及命坐一人將外套後裾一掀乃坐又被面斥其人面赤背汗無地自容皆緣幼而父師之教不知以此督責長而燕朋戲耍不知以此規勸習以成風倨傲者

轉爲率眞浮動者轉爲伶俐遂至不可入世我家子孫切宜自少留意卽不論入世而家庭父兄之前純是惰慢之氣卽乖戾之兆況筋弛脈懈多致不壽貧薄非享福之器哉不可忽視

漢唐以來有讖緯之學有訓詁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術數之學有小說之學汗牛充棟好博者皓首難窮余謂諸書雖讀盡祇足炫世不但於我無益且使胸次都無定識下筆冗雜難治惟四書五經探之無涯循之無際此外亦惟周秦間書雖有純駁猶各有見道處讀書者漢唐以後書除正史外可槩從略春秋

時三傳所載公卿大夫尙有文武周公之遺澤其正
人君子言行可師法者尙多故夫子云事賢友仁斯
焉取斯也降至戰國士風極壞楊墨異端孟子辟而
闢之其他極詐窮奸縱横狡詭之士皆孟子所不齒
讀戰國策者祇可取其文斷不可稍染其習所關非
小不可無定識定力也

夫子論爲學條目詳於六言六蔽章試想欲去六蔽
將如何去學蓋此學字兼學問思辨在內如曾子問
一篇卽喪禮一條窮思極變以質之聖人可見聖門
精義格物之功若準此例以窮六言之變何蔽不去

但令無此師儒可以質問然詳翫聖人之經薈萃參
考愼思明辨六蔽自可漸除

五柳先生讀書不求甚解每有心得便欣然忘食是
最善讀書者所云心得領其精意融洽無間也不求
甚解者不緦緦訓詁也陸象山先生云開卷讀書整
冠肅容平心靜氣訓詁章句從容不迫而諷咏之其
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姑舍之以俟他日不必
苦思皆極得讀書妙訣蓋書之本文道理本是明白
惟在讀者能領會親切體驗精審自能有進漢儒註
疏於名物象數上辨論反覆殊不憚煩於聖經何與

孟子言先立乎其大如何能立蓋心之官則思思則
能立矣孔子之云九思其要也推此步步用思自不
至動而有悔所云思則得之不可令此心一刻寘頑
其用思之訣總在靜細一切言動必靜細方能安詳
審慮若氣質粗浮豈能用心此在平日涵養

敬之一字千聖一揆程朱主敬之說精矣而以整齊
嚴肅常惺惺一節解之竊謂尙覺虛渺亦覺板滯經
書言敬惟易文言敬以直內貼心上說其餘多貼處
事說子云執事敬大學言止敬以止慈止信具在止
敬條目內可見當以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爲眞詮

總以事事不苟爲主夫子修己以敬總括百行吾輩
須能守此一字上可至君子之時中下亦不至入小
人之無忌憚

傳云君有諍臣士有諍友父有諍子今人但知君當
納諫而身爲士夫卽未聞有納諫者朋友旣不知過
失相規之義偶進直言卽怫然不悅以爲彼不好我
甚至父子兄弟間含糊掩飾可嘆也人要知過改過
先要虛心求直言實心從直諫

康節先生言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
難此先生道高德粹故所見如此實則身口之過無

之已難孔門顏曾而外猶有疎處何况後儒夫子反覆丁寧專在言行上立教其所以使之言行相顧并省察其不相顧處則在慎獨其徵驗則總在言行爲實據苟自托於心得而身口之過漫然不省此欺人之學耳吾人用功須時時注意言行其要則尤在司馬君實所言不妄語始及東銘所戒戲言也

光陰易過道德功深宜乘精神壯健時努力修習然少壯過後叢集欲悔悟自新亦無論早晚五十知非九十好學但能將平日私欲根苗一朝斬除淨盡便可一直向上禪家所云放下屠刀立地作佛未嘗無此境界也

科舉爲取士之途誠不可不應然進身之始即關人品鑽營與揣摩俱非正道况得失有命非鑽營揣摩可必徒卑其志氣悞用精神耳欲應科舉但宜將經書熟讀細翫使書理明徹爲文自能親切再講貫作文之法使篇幅有成格意議有根柢昔人所云深入顯出所云移步換形一題到手自有一番疏剔一種結構此謂通才可以問世則已耳得失聽之於天何等安樂

做秀才者無不以科第爲汲汲既得矣即望得官夫治國平天下皆爲已分內事誠不可不以出仕爲念但不是榮爾身肥爾家事正須求其道耳聖人言求爲可知言患所以立知爾何以之問切切考究弟子用世之道問政數章言之詳矣是必平日以之學修方不至臨事茫無主張如居大位當思如何格君贊化爲諫官如何振綱飭紀爲冢宰如何肅清銓政理財賦如何裕國用恤民力領戎政如何明紀律審幾宜爲士師如何平獄訟理寃滯任封疆如何察吏治明黜陟正風化厚民生爲有司如何理繁劇清訟牒革澆風敦朴俗凡此者皆當先治經書窺聖人濟世安民之術次博史策考古今治亂興亡之故而後可

用世而匡時今士子多不念及惟思得官食祿爲榮身肥家之計所以科甲出身與捐納者無異且或不及其幹練夫子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吾以爲無才與德富貴貧賤皆可恥也

出處昔人可以自主今惟聽之時命不能自由惟有其具則可以出能安貧賤則可以處豈不進退綽綽

故窮居志氣要廣大得志局面要斂約

人入仕途須先將升沉得失死生禍福盡行看破委之於命然後事至眼前務得其理出既得其理便專認

其理而行切不可揷入此身在內如此方於國計民生自有裨補職分自能稍盡

爲牧令聽斷之際徇私固不足言成見尤不可存要竟要嚴皆私意也但當就事論事不可以其人正氣而枉法縱之其人邪氣而苛求處之倫常之大甚於毆殺驅迫之由亦當曲體執法之中須存大體哀矜之下亦戒市恩細翫呂刑可盡刑獄之道

自封建不可復而三代之治法必不可泥周官一部止可取其精意而變通行之先儒猶爲井田學校鄉舉里選之說未免迂滯蓋後世民自爲養自爲教上

之人無所施其能惟不擾其生卽爲安民要務而姑息爲恩違道干譽則斷不可至水旱之災則全恃上人實心撫卹不可稍忽此保國之極要者

仕非爲貧而有時爲貧此是孟子從末世看出如儀封人晨門三代以上所未有也近今卿大夫後人爲佐雜正是爲貧而仕旣爲卑官名分斷不可踰不可倚恃家世不可倚恃學問還他規矩至於職分內事盡心爲之分外不可炫才不可存借以進身之念觀孟子言孔子爲委吏乘田兩箇而已矣可見止了職分而已更無他事如此方與捐納人同官而異趣不至失已

又使弟子爲卿孟子斥爲壟斷之賤丈夫乃人盡讀孟子而多不省記近代公卿大夫專教子弟揣摩進取更爲之鑽營以求科第旣得則爲謀官得官則爲謀遷擢以爲必世世簪纓而後快其孰非壟斷之意歟雍正間一相國德望素高

世宗方愼選知府

命六部堂官各保其屬相國少子爲戶曹大農希相國意遂與挑選余見其年甚少佻達意謂相國必不宜遽令此子作刺史也後到任三月

世宗以相國微疾令回京侍養可知前日保送之未合

聖意也俗情未淨賢者不免晚節之玷自爲

聖明所薄余私心惜之余從未爲兒輩營進或謂我之拙亦知我之意乎

家世寒微一朝崛起當時時以顯揚爲念若家世爲士夫當時時以不墜家聲無忝所生爲念其不墜無忝處不在富貴貧賤而在邪正一入於邪雖貴爲卿相富等崇愷爲世唾罵其玷辱祖先實甚人苟正氣極貧賤亦是不墜無忝

為君子最得便宜誠能無一言不可告人無一事不可告人上無負於君父下無慚於妻子朋友則市井婦豎亦知推重雖盜賊亦知敬畏其樂何如反是則人雖不知清夜捫心必有慚愧不安無地自容處況怠勝敬欲勝義滅亡之禍必隨其後耶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須知榮辱不從窮通境遇上說曾子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觀此言則榮辱自有定解妖妄污邪其辱孰甚孝子悌弟其榮何如衮衣繡裳適足為辱疏食飲水適足為榮明此可破世俗之見

大事急事至前不可慌張小事緩事至前不可忽易先貧賤後富貴不可暫忘貧賤之境先富貴後貧賤不可更留富貴之習

人當應酬紛雜處境顛倒時未暇讀書惟四書不可不日在眼前在家作客居官隨時披閱但即其中粗淺平易語言靜心領會自於極困苦中得極樂境界極淆惑時得平直境界極逼仄時得寬大境界極喧熱時得清涼境界真句句靈丹受用不尠此吾一生閱歷過來者也

人最不可自負近見少年稍能作制義能吟詩便自矜張倨傲甚至尊長前輩槪多忽視不思人即博聞強識才華爛熳苟內行不修正學未窺尚未足為成人況僅作詩文尤技之至細何足自負適見其器之小也能存此見自有百不如人之慮安得不謙退不遑知謙退則自能有進

人天姿學力無論優劣總不可離一真字孔門宰我短喪之請公然發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欲然自居未嘗諱飾其短今居喪者不能期月盡哀盡禮誰敢倡議短喪孝思不永誰肯自言不及想見聖

門學者其言動總是率真夫子告子路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教其真也許子貢以吾與女弗如也許其真也惟其真乃有受教之地進益之機故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為夫子所不欲見竊見近日有一味假為口是心非甚而至親骨肉無一真語其人乃不可救藥有志者當以為切戒

人有好尋山水蒔藥灌花以自怡悅淡於世味其志趣固與汩沒於功利者懸殊然子云隱居以求其志隱居時苟無求志之功雖為自了漢究謂之自暴自棄

周子云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此深慨乎專事文詞也而世之學者猶爭以文章取勝而不鑒其失余試言其最近者如錢牧齋豈非蓋世雄才初學集中古文氣盛力遒結構有法遇忠孝節義寫來激昂慷慨淋漓沉摯讀之令人有拔劍起舞擊碎唾壺之興乃柳氏一段已行同狗彘晚節卑污狼籍罪不勝誅宜天絕其後火其廬遺臭萬年豈止陋之云爾爲文辭者猶將慕之耶是亦可以爲鑒矣

人一生精神有限光陰有限當用之於有用之處不宜用之於無用制義爲功令不可廢學詩賦雖亦近

時所尚然不必專致求工詩學極盛於唐其學之博氣之遒律之細味之永奇正濃淡各有一至微至妙之境往往白首而不能得其彷彿然稽其品詣雖號名家求其無可議而可師法者杜韓而外寥寥詩之下者至誘人於淫靡輕薄之習壞心術而傷風化害有不可勝窮者而能詩者方沾沾自喜以爲列於風雅之林可爲長嘆何如將此精神斂之於正學將此歲月消之於實學乎至古文一道理明則詞自達六經皆載道之文欲爲古文非根柢六經不足以立言古文固無妨於正學也欲求工於詩不若求工於古文詩雖不能亦可

子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輕說人過爲吾人第一病痛自好者尋求已過之不暇何暇指摘他人况薄俗易騰謗毀往往過實人云亦云適增已過即使確實昔人所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言也至有司賢否尤不可輕議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自己設居此席能無微不燭否能不破奸背舞弄否能不動欲念否苟已則未能而譊譊責人惑矣且以下訕上又聖人所惡不非其大夫所當遵守也

四民以士爲首農即次之漢時力田與孝弟同科故

士與農當並重即今燕豫齊魯士子兼事力田爲孝廉貢士猶躬負耒耜盡力田畝惟吳下風氣一爲庠生不識耰鋤爲何事習成懶惰除授徒外更無生業吾謂子弟資質庸鈍者少時令其粗識文字後即宜引之力田乃爲本計而於務農之際教以孝於親友於兄弟即爲佳子弟不必能文不必游庠也但不可習於工商易流汙下而尤不可爲者衙門役吏耳

古玩無足好瓷器可供飲食銅爐可貯火鏡可照顏色足矣彼貴重不忍用而藏之與無是物同宋板書少錯字爲可貴然以其貴而藏之不忍讀與不能讀

亦與無同書畫墨蹟可悟古人筆墨微妙處然不學書畫者珍之亦無謂此皆翫物喪志也

人生世間莫不有業農工商賈汲汲孳孳各務其業惟吳下士子獨不務業其習於飲博弄刀筆者固不足言其庸碌者祗知遊談徵逐束書不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爲天地一蠹耳汝曹旣不能爲農工商賈之業惟當以讀書爲吾本業或經或史或子集古文選本總須將此心刻刻安放在書本上方是士子之業雖止讀考卷墨卷當不得讀書然能一意求其理與法不難以揣摩勦襲之念亦自有益處余自十

七歲至今手不釋卷雖德業無成亦可以爲法矣

古人學藝甚多學琴瑟學舞勺舞象學射學御都費工夫精力皆有益身心之事今一切不習宜成廢材能於讀書之暇學琴以養性情學射以備武事皆正經學業也至於寫字做詩亦是游藝一端總能事事以正念去學寫字則一筆不苟做詩則一語勿趨俗薄卽不是玩物喪志亦不令此心一刻閒曠

聖人從無無鬼之說事鬼神之道自古帝王重之明則有人幽則有鬼不可誣也但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嶽瀆爲正神五祀祖先爲家鬼若二氏之神鬼則皆不可信佛家爲地獄之說道者爲升天之說尤爲荒誕儒者所宜急屛斥者今士大夫往往尊奉斗姆爲舞乩爲圓光其術尤足感人無論二氏之神鬼都屬不經要與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訓相背且其家親近鬼物則其家必敗曾有繆念齋先生偕顧姓其人酷好奉鬼家中聚集術士終日舞乩降鬼一日念齋先生降其家大哭不止顧夫人聞之其聲竟是乃翁哭而無語良久乃去未幾顧氏夫婦驟亡無後家頓消滅余所親見可以爲鑒

子弟之不肖莫甚於賭博近日此風日盛不特其家

必破其人品心術必有不可言者卽不至是而身列衣冠至與奴隸下流同一翫好豈不可恥我家素無此風子孫亦未習染然當世世戒之

乾隆癸未初夏余年七十有九衰廢疲薾養疴斗室偶舉平生閱歷披覽意見所及讀書立品之道作家訓數十條以貽子孫噫嘻念余少壯蹉跎暮年自勵而耄已及於聖道未窺閫奧何敢故爲高論故語多淺近義頗平實顧我子孫賫旣庸下余又以宦遊失教卽此亦豈能領悟然猶冀幸於萬一後或有能

感發興起者不禁爲之諄諄告誡世之君子見之倘亦可附於曾子告孟敬子之意一嘆其言之善乎敬亭老人跋

贈奕文弟 丙辰

人少失怙恃家無遺業以致放蕩流落不齒於鄉里者比比矣而古來豪傑之士則又每於患難困苦中出人亦詎可量哉要視其自立何如耳吾弟奕文世居柴行鎮尊甫爲衡若府君業賈爲人篤實有信行先君子年十八九歲訓蒙於鎮與相契訂兄弟之誼殆後白首無間余年十五六每新正先君子率余往賀歲以叔姪禮見余稱二叔先君子每爲余言少時與衡若相契之雅甚詳也余年二十餘吾叔舉四子皆夭孑然有無後之懼每見先君子及余輒歎羨唏

噓有一女贅汪子儁人爲壻以子視之教之力學令受業於先君子于是儁人與余同學交好儁人亦能交遊其邑庠吾叔喜忘其無子矣及吾叔年六十有四忽復舉一子名之曰虎以張之親朋知好無不大喜舉酒稱賀余在座嘗指謂余曰余老得此殆不及見其成立他日幸善視之此語蓋如昨日後奕文年十有四而孤依其姊及姊夫儁人人以爲得所既而余宦遊四方不常在家與奕文不相見者十餘年及辛亥春余罷官歸奕文來謁余出見則頎然而長眉宇疎朗舉止軒豁氣甚豪上詢之則已能紹先業立

門戶四方之客與吾叔交者復雲集余乃大驚喜其
爲人磊落有勝槩家甚貧不爲瑣屑態緩急有告以
不應爲恥以此致困累亦不悔頗善飲酒後奮袖高
談雖不知書而急信義重倫理其天性然也玆夏余
有江右之任奕文迓余於江干索語以爲别余曰當
吾叔六十有四以前已不望有吾弟及吾弟十四而
孤亦豈敢必有今日今吾弟能自奮振理故業雖貧
不以之自沮以余觀之異日所成就必有可人者然
余所迫欲進於吾弟者唯朴實二字耳勿爲豪舉勿
喜美觀本業之外無分爾心量力所至勿求勝人絶

浮靡之習節麴蘖之好時時以成立家業爲志使人
人歎吾叔之有後而并念吾叔厚德之所致則吾弟
雖市井中固豪傑之士矣余其拭目望之

〔清〕胡介祉撰

茨村咏史新樂府二卷附錄一卷

清諸暨郭雲學種花莊刻本

詠史新樂府

諸暨郜學種

茨莊藏板

刻茨邨新樂府序

樂府始於漢、先使久矣、是以魏改將進酒為平關中、上之回為克官渡、共十貳曲、不襲漢也、晉改悲思翁為宣受命、朱鷺為靈之祥、共十弍曲、亦不襲魏晉太白馬吉則仍其原名、而自位已訖、少陵張王元白、則自作己詩、而掫齋新樂府、嗣是而後、元楊廉夫有咏史樂府、皆稱鉅製、明李茶陵取二十畫史事、擬為古樂府、王弇州稱其奇創

誥、名語疊出、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頗楊李之作、使綜前代、惟 國初尤西堂有擬明史樂府、當日施愚山稱為全史鼓吹、嗚呼、自漢魏以來至此備矣、亦盛矣、胡茨村則專就思陵十七年中事詠之、為新樂府六十首、而以金陵一載事附焉、其自序中所謂就傳聞證異、取其有關治亂得失之故者、託之篇什、誠哉是言、其書始則朱字綠序之、繼則王湖邨序之、拾唐

元明之所推新樂府擬樂府者、未知何如、然皆鈔本冊錄板也、予特愛其用意深厚、措詞詳明、而每篇題序所載皆事、尤足補史書所未備、讀是編者、可以興、可以觀、于以懲惡而勸善

因亟為授梓、以廣其傳云、一卷衙從郭雲怡卿甫、并繹於學種樂齋之果亭、

茨村新樂府序

宿松朱書讀茨村新樂府而歎也曰嗟乎明之亡也固若斯之易乎得天下有二道曰英明曰寬厚失天下亦有二道曰剛愎曰愚柔崇禎英明而宏光亦不失爲寬厚宜可以守天下而無失而究與剛愎愚柔同盡悲夫衞靈公無道以圉賈鮀三人而不喪今卽使堯舜在上而所用者温體仁馬士英亦必不能治況其他乎齊桓公用管仲而霸用豎刁易牙開方而幾于亡唐明皇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平用李林甫楊國忠而顚覆其社稷然則用得其人剛愎卽爲英明愚柔卽爲寬厚用失其人英明卽爲剛愎寬厚卽爲愚柔天下事在君上亦在臣工耳若夫欲用而無其人與雖有其人而不能盡其用以至於非所當用而用之不疑此又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新樂府六十篇首信王至而終之以鍾山樹至于三罪輀則尤致歎息痛恨于其人晚明十餘年廢興成敗蓋班班焉而哀思反覆

有過於麥秀漸漸禾黍離離之音長歌之悲勝於痛哭豈但白頭宮人說開元天寶遺事而已乎唐人樂府沿習舊題惟杜工部獨創新格若石壕吏無家別悲陳濤塞蘆子哀江頭皆以樂府寫時事說者謂渾雄沉鬱較李白樂府諸作更勝嗣是作者寥寥明初楊維楨頗稱傑出而其後茶陵李東陽振其墜緒而益推大之然氣象萎薾去少陵野老之遺蓋已遠矣今得先生是篇讀之上下少陵以詩爲史先生以史爲詩直可並席不讓書嘗謂有明之盛遠駕唐宋然唐自天寶始亂宋自靖康始剏猶延祀百有餘年明則全盛之天下不十餘年而澌滅殊不可曉讀先生之詩而客魏煽禍以後女謁宦寺藩鎭權臣凡唐宋之禍階兼轃並集嗚呼此其所以忽焉而亡也與向使錢龍錫成基命何如寵終在閣孫承宗終在關范景文李邦華終秉樞盧象昇終辦賊則崇禎之英明可以無爲而自治顧與宏光同其亡豈不哀哉書既傷前世敗

亡之速而又喜先生之詩之能存其眞也于是手抄全卷藏于行篋因爲之序而歸之宿松朱書

風雅變爲樂府樂府古詩也咏之者因意立名後人襲其名而意失獨少陵感時述事諸古作不襲舊名直陳時事有樂府之遺音得風人之義旨至白香山紀所見事古調五十篇名曰新樂府當長慶之時爲君爲臣爲民爲事而作播之樂章足以傳信進而元白之後張籍王建繼之明初楊鐵崖李東陽俱以樂府名東陽則有擬古樂府百篇立題皆述古事自晉申生怨至明尊經閣上下二千年其間之忠臣孝子義勇

奸佞以及女流賤類就其時與事而褒貶論斷之言之繁簡各得其當此二種皆予少時先君命爲熟誦至今未忘也壬寅秋得山陰金射堂咏古樂府四十篇自漢至宋千四百餘年忠孝才節隱顯智勇貴賤奸佞之可敬可羨可恨可傷可驚可畏可哭可歌者四十人中而婦人女子居其八噫蓋有意存焉新城王司寇謂其爲東陽之後一人予因合樂府並存又曾于朱字綠杜溪文稿中見茨村樂府一敘極言其所記

明末時事甚詳、而字綠抄存篋中、恨未之見、癸
卯秋偶于友人架上見有是書抄本、始知茨村
姓胡而無名、字綠序樂府六十篇、紀明末崇禎
及宏光十八年間時事、爲君爲臣爲民爲事、而
作、足以傳信、與香山新樂府之義旨合、因借錄
并合錄朱序于前、而附於香山之後、朝代雖殊、
其義同而名同也、癸卯中秋後五日王萅謹識、
于湖村之瞰浙樓時年七十有五
去歲抄此樂府并附錄朱字綠序於其前、胡
茨村不知其名、而字綠爲之序、意以爲亦皖
人也、偶閱如皋許賓夫谷園印譜、乃燕越胡
介祉授梓、介祉號循齋、又號茨村、壬戌春官
湖北僉憲其尊人會珥筆禁苑、見述於樂府
終篇題序中、甲辰中秋後十日湖村萅又識、
茨村父兆龍、字子袞、順天籍山陰人、順治丙
戌科十四名進士、翰林院編修、癸巳科典試
湖廣正主考、陞侍讀至少宰、茨村字存仁、官
至觀察、與張菊人倪闇公交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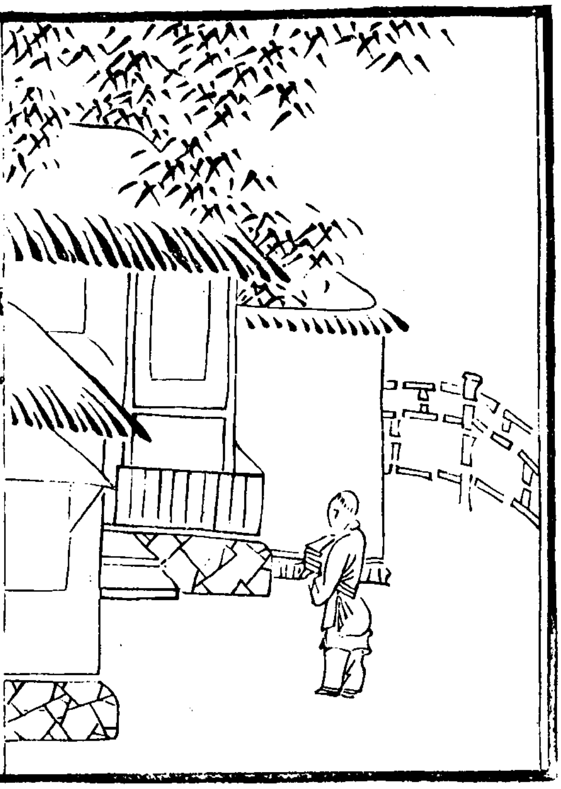
詠史新樂府六十首自序

讀史至明之季世、輒憤懣詫歎、爲之推卷起立、
多不忍竟其篇、蓋自漢唐宋以來、亡國之事不
少、大抵其主昏庸失道、有臣不能用、而法度漸
以陵遲、甚者政柄潛移、大權旁落、斯宗社隨之
以滅、要未有如明之懷宗以英明仁儉之主、勵
精圖治於上、賢才輩出、亦一時効力於其階、卽
或一二僉壬迭興更廢、曾無所錮蔽蠱溺、而天
命旣改、卒難挽回、愈救愈窮、遂與昏庸失道之
主同其淪覆、此易世而後爲之感慨不平者也、
間就傳聞諸逸事、取其有關治亂得失之故者
託之篇什、如干首、而以金陵竊號者附焉、夫懷
宗十七載焦勞、卒之身死社稷、不可指爲亡國
主、與金陵並稱、附金陵正所以表懷宗也、有識
者覽觀及此、而涇渭判然矣、今
聖世敦崇前代、南北陵寢保護有加、且
特命儒臣開纂修明史之館、次第將告成、某村野
不文、其敢預論斷之末、亦聊以存是非而抒己

見耳題曰咏史新樂府體則依古而辭則創今不敢以詩史自居亦不敢以樂府相襲云

詠史序

學種苍松
校書圖



擬卿雪徑圖於也石依息之齋

白衣大士門下

茨村新樂府總目

總目
刻茨村新樂府序
朱字綠先生序
王湖村先生序
自序
茨村咏史圖
學種花莊較書圖
咏史新樂府六十首目次
咏史新樂府卷之上
咏史新樂府卷之下
趙白魚後敘
附錄
書懿安皇后事
賀宿紀聞

一卷山人雲編於鋤經灌書之圃

茨村咏史新樂府總目終

茨村咏史新樂府六十首目次

卷之上

信王至　嘉善生
內丁散　阜城死
浣衣局　蕭靈犀
酌中志　黃包袱
阮光祿　詔獄開
諸公子　撤內臣
枚卜訟　東江歎

美人圖　兩賊渠
劉狀元　誠意伯
復社行　漳海疏
承乾宮　新女子
九蓮見　盧家軍
閣臣來　江夏哭
決黃河　乩仙降
愎總憲

卷之下

浙司農　三罪輔
京師疫　悲潼關
東陽恨　京營獎
內帑疑　南遷議
老皇親　開城門
哀思皇　懿安后
長公主　養士報
衣冠辱　圓圓曲
七不可　四鎮封

翻逆案　迎太后
選淑女　一司李
睢陽變　假太子
清君側　假皇后
文丞相　黃大哥
忠乞兒　方馬兵
鍾山樹

茨村咏史新樂府卷之上

句無郭雲也石甫參訂　男[illegible]合校

信王至

懷宗爲光宗第五子熹宗異母弟天啓二年九月封信王六年十一月就外邸爲逆璫魏忠賢所忌常稱疾不朝七年八月初熹宗病篤忠賢欲令嬪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入輔之如新莽之於孺子嬰張皇后執不可乃於十一日承命召信王至

熹宗曰吾弟當爲堯舜又諄諄以善視中宮爲託且曰忠賢當委用王懼求出禱願以身代與忠賢語涕泗橫流熹宗聞之曰弟勇愛我遂得出至八月二十一日熹宗已晏駕諸奸祕不傳翌日因問彰露始宣皇后旨告外忠賢遣其黨涂文輔等迎王入宮王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一奄攜劍過取視之留几上聞巡邏聲躬自慰勞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以光祿寺對遽宣令旨取給歡聲如雷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皇極殿

委鬼坐當頭茄花紅滿地秋風忽動鬼花驚皇帝彌留信王至外舍蓄陰謀中宮持大義逆孽汝何人乃敢干天位信王至帝猶視汝爲堯舜於予治中宮託罷託逆奄民生國計無他事是時承命憂且危榻前拜跪惟流涕亟請出禱誠感通退避倉皇心膽悸大行晏駕祕不宣諸奸

叵測知何意再來迎請攜食隨秉燭看劍非容易夜半起歡呼周廬傳給賜轉使上公愁奈何信王至

嘉善生

帝旣即位所以優禮忠賢者一如熹宗神明內操不露圭角且忠賢黨盛莫發其奸御史楊維垣本逆黨知其局必敗首參崔呈秀以自攜貳猶未敢刺忠賢也工部添註主事陸澄源兵部新陞主事錢元慤交

章直罪忠賢、帝以新進小臣、出位妄言、責之、至嘉善貢生錢嘉、徵十大罪疏上、乃痛快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于帝、帝不爲動、又風內閣擬嚴綸以進、及得旨、魏忠賢事體、朕心自有獨斷云云、語氣甚和、舉朝皆知上意所在、忠賢輩始懼不自安、未幾忠賢引疾、遂准私家調理矣、

虎而翼。當九閽。爪牙利。肘腋蹲。欲驅除。厘至尊。彼外廷。皆昏昏。非乾兒。即義孫。忽擶貳。楊維垣。

猶回護。敢斥言。兩主事。窮株根。錢元慤。陸澄源。一添註。一新掄。滿朝濟濟懋公卿。更有一錢嘉善生。十大罪疏辭縱橫。逆初讀之氣不平。痛哭訴帝帝無聲。乃提閣老如孩嬰。嚴綸擬進當殿呈。御筆塗竄逆璫驚。朕心獨斷眞神明。旋乾轉坤何輕輕。

內丁散

帝御內教場閱操、操畢、令諸武奄俱赴兵部領賞、一時盡出、傳諭內丁、著各散歸私宅、不許復入、肘腋隱憂、銷于俄頃、次日早朝傳諭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十一月降忠賢淨軍、發往鳳陽、以次翦除、不動聲色、眞英主也、初熹宗大漸、召帝入內、忠勇營提督太監涂文輔帥兵護衛、後告人曰、當日天命未改、忠賢未敢有逆謀、否則帝之命懸於逆手耳、

彼奄而武。環伺宮府。名曰內丁。逆賢所撫。惟帝

念哉。亟翦其羽。閱操頒賜。翳司馬是取。即時解散。詔書尺五。私宅各歸。如風捲土。不復團結。誰能步伍。隱憂既消。廓然天宇。以次掃除。人心快覩。緬懷疇昔。懸危一縷。入忠勇營。眠同抱虎。社稷之靈。祖宗之祜。豈曰無徵。言由文輔。內丁散兮逆璫孤。帝英明兮何如主。

阜城死

忠賢既謫鳳陽、途中猶盛輿衛、帝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

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
蓄亡命、身帶兇刄、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
心甚惡、著錦衣衛當即差的當官旗去扭
解押付、彼此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群奸、該
撫按官即行擒拏具奏、旨下、官騎方出京、
忠賢與腹奄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次朝
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早爲計、忠賢自度
不能免、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死
于旅店、從衆立刻星散、次年二月奉旨磔

屍梟首河間府西門、先是忠賢未入宮時、
好賭好酒色、鮮衣美食、不事生産、人以儍
子目之、後見其進香涿州、祭水琉璃河、儀
從奢靡、皆竊歎曰、儍子舊病發矣、忠賢生
前作壽藏、壯麗侔陵寢、國變後名下奄猶
葬其衣冠、今在碧雲寺、

肅宗生、阜城死。河間梟首皆故里。儍子舊病今
乃亡。盛陳輿衛何爲爾。當年進香來涿州。復祭
琉璃河下水。千乘萬騎風肅然。儀從分明逼天

子。逆謀縱使未成形。無將之罪同不軌。磔汝屍
當肆市。飽飼烏鳶餧犬豕。恨不及生臠食之。一
寸肌膚一寸匕。衆冤欲雪不易雪。剜腦屠腸敲
骨髓。衣冠誰爲藏。陵寢輒敢擬。碧雲寺後高插
天。
聖朝國法猶宜毀。

浣衣局

乾淸宮東西各有房五所、爲宮婢秩尊者
所居、熹宗乳媪客氏、旣封奉聖夫人、遷居

乾西二所、在宮中乘小轎、張靑紗盖、與妃
嬪無異、宮人有菜戸、猶民間之夫婦也、客
氏菜戸初爲王國臣、與魏忠賢狎、忠賢遂
得潛通客氏、一日夜將半、兩人爭擁客氏
鬨於乾淸宮西煖閣、熹宗驚起、兩人偕客
氏跪聽處分、熹宗笑問曰、客奶奶你處心
要跟誰、我替你斷、客氏微露厭薄國臣之
意、次日得旨勒令國臣告病、忠賢尋縊殺
之、自是安擁客氏、客氏置一第於席市街

北忠賢置第街南相去數武春日遊西苑灑酒私誓他日予告願偕老于此客氏每歸私第先期奏聞特旨差貴近內臣護送其出每以五更提爐爇名香以百計紗燈燒燭以千計自宮中乘小轎經過乾清門西一空至西下馬門舊制宮眷內臣不許乘車馬過一空也時大學士沈潅與客氏有私其數歸頗爲此人皆指爲壻相客氏直

房一在鳳彩門與忠賢密晤之所歸私第未旬日忠賢必矯旨召入共晨夕焉崔呈秀既進二錄忠賢悅甚目爲聖書付王體乾輩各抄一本每日閱廷臣章奏涉錄中姓名卽粘寸許紙條記責處齋送忠賢直房且讀且解葢忠賢不知書也忠賢猶慮遺誤夜寘䍐再偕客氏細商責處當否移時方就寢客氏亦不知書而強記尤勝忠賢忠賢用輕紅紗繡花鳥作大幔恒與客

氏密語其中客氏憚張后嚴明誘以蜚語謂海寇孫官哥所生非張氏出且揚言欲修築安樂堂行廢后故事又將遣名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后聞之窘甚適客氏歸私第其母動以危言乃止張裕妃被寵客氏嫉之既而有娠鋪宮膺冊妃禮而過期不育乃力譖於熹宗盡逐侍從閉空室中餓死范慧妃失愛李成妃獨侍寢密爲乞憐客氏知之矯旨革李封絕其飲食

李幸預備不死黜爲宮人客氏所進御膳熹宗食尤甘宮中稱老太家膳滇南雞㙡菜價最貴熹宗性所嗜嘗撒以賜客氏客氏教宮女效江南妝作廣袖低髻宮眷搗桑葉取汁雜諸香物用以拭鬢惟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偶欲拭鬢挹諸人口中津用之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曰羣仙液令人至老無白髮露行花爐銀之訛卽牽牛也宮中舊無此種客氏自

民間傳入京師輕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
其客氏之象與熹宗崩帝卽位客氏自內
出赴梓宮前手持小黃袱悉斂熹宗胎髮
指爪置御座叩頭痛哭而去九月告歸私
家十月奉旨籍沒押赴浣衣局收管十一
月命乾清宮牌子趙本政臨局笞死屍發
淨樂堂焚化揚灰
乾西所金屋貯彼何人斯入室處妃耶嬪耶孰
侍倖張蓋乘輿行禁籞西焌鬬御床腳兩雄爭

一雌夜半起相搏披衣命燭驚至尊不動天威
翻笑噱朕爲汝斷欲從誰多謝君王念帷薄情
知新人厚覺與故人薄故人去兮悲復悲新人
留兮樂上樂席市街列戟排南北對關東西階
他年請告授老偕雙棲并宿鳴喈喈瀝酒誓忽
乖奈何別繫他人懷昨日奏聞私第去近臣護
送傳宣差五鼓未終開大內爇香燒燭煙雲霾
園隨大璫千百數蟒衣玉帶持防牌西一空前
車不下踏地不慣塵侵鞵到門卽呼婿相入起

居未畢先訴諧淡旬爲期亦未久上公懊惱臨
空齋鳳彩門直廬存矯旨召入同朝昏是何赫
赫各公卿不是乾兒卽義孫進呈二錄上公喜
聖書歎絕宵披繙夜宴沉沉不就寢蛾眉坐擁
還評論目不知書性強記脂粉細印春纖痕血
色紗廚活花鳥鴛鴦一枕銷人魂巫山巫峽半
雲雨侵晨散作飛霜繁安樂堂事非常中宮母
后本姓張嚴明可憚思中傷詆毀家世爲不良
欲請修築長門長裕妃餓死成妃黜後宮幸御

誰專房食非老太膳不飽御饌亦復頻分嘗妖
冶偏工爲蠱媚廣袖低髻江南妝羣仙液用髮
不白美人唾津仙人方露行花叢那畏露多露
政使顏色芳收藏爪髮豈但已玩弄股掌如昭
陽宮車宴駕身不殉私家只擬歸徜徉浣衣局
好結束梨花狼藉飄香至玉骨收來鑠連屬以
風爲葬火爲浴蔓草黃沙展衾褥君不見淨樂
堂前無點塵奉聖夫人死不俗

蕭靈犀

崔呈秀以御史巡鹽淮揚貪汚狼藉爲總憲高公疏劾罷職勘問乃拜忠賢爲義父且尊稱上公祖爺得復原官遂與忠賢計殺高公等排陷善類不遺餘力未及二年躐陞司空管大工兼總憲晉宮保廕金吾納賄招權家累百萬父死禮臣疏請邮典稱在天之靈母死奪情仍攝大司馬陞其弟凝秀浙江總兵嬖妾蕭靈犀故娼也兄惟中脫樂籍濫授密雲都司壽陞叅將子

鐸貧緣中式順天鄉試懷宗登極楊維垣首糾之賈繼春等先後悉發其奸削職歸歸而攻者益衆又聞忠賢之死知不免羅列珍玩寶器與靈犀縱飲已而相對泣盡碎諸器自縊死靈犀亦自刎

蕭靈犀娼家婦生命不諧作配呈秀呈秀者何人驄馬豸冠忝竊惠文而枉後官淮巡方贓私狼藉不容於君子若苗之有莠姓名掛白簡官罷身危乃鋌而走甘心爲奄寺兒孫歲時伏臘捧觴上壽朝拜司空暮拜總憲大工大權在手晉宮保廕金吾高官厚祿如攜如取貪婪猶未足惟賄是求嗤汝黃金柱北斗母喪不肯憂歸轉坐司馬堂錦衣玉帶精神抖擻弟總戎子孝廉朝廷名器肓濫相授受靈犀兄脫娼優籍位列干城赳赳此數者倘不足道咄汝胡爲反噬正人誅鋤善類日夕奄寺嗾嗟吁呈秀行同彘狗謂他人父亦孔之醜在天之靈有餘恫否謂他人父何以處其母靈犀雖娼家忍呼奄寺舅

奄寺誅當駢首不如早覓死所亟近婦人飲醇酒平生寶玩椎碎之不碎終爲他人有但不能捨蕭靈犀知更誰家執箕帚娼女空床難獨守靈犀拭淚前致詞君雖負國妾斷不君負相隨死地下惜哉蕭靈犀身殉匪類不如仍向娼家倚門獻笑何患無良偶

酌中志

內監劉若愚萬歷中選入宮隸大璫陳矩名下頗通文義稍遷司禮監丞天啓初年

出爲御馬監外厰太監、蓋忠賢所擠也、後李永貞任用之、命經管文書、始掛黨籍、忠賢敗、楊維垣叅爲逆璫腹奄、降淨軍、發孝陵種菜、旋以李實叅周起元等七君子、原疏係空印本硃上蓋墨、乃李永貞僞造、而若愚爲之塡寫、遂與永貞俱擬極刑、若愚屢揭稱冤在獄中著書曰酌中志畧、備陳當時始末、乘間投上、帝覽之惻然心愍、若愚改決不待時爲秋後、改爲緩、竟得免死

其實忠賢腹黨、以王體乾、李永貞、李朝欽涂文輔、石元雅等爲最、維時朝欽同縊、永貞正法、體乾擬斬、文輔、元雅等且輕擬遣戍、情罪果不倫也、若愚奄而髯、以此自異、帝政事之暇、恒以酌中志叅內臣、顧問其見採如此、志有古今文兩本、帝所覽爲今文、士大夫亦寶爲枕祕焉、

奄而髯、殆非奄、奄而文、自不羣、可惜、矯矯劉若愚、乃爲永貞管文書、七君子獄誰主使、塡寫墨迹焉可誣、莫謂覆盆難見天、酌中志上君王憐、當日廷平失輕重、文輔、元雅纔戍邊、若愚之罪豈在二奸下、幸不夾斃同體乾、酌中志、詞㶊然、始末詳陳頗次第、君王朝罷時開編、間說古文餘別本、不知何事失流傳、

黃包袱

帝在藩邸、素惡忠賢之黨、既處忠賢、卽欲定逆案、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請、帝怒其不稱旨、諭以諛諂贊導速化爲題、且云

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至于此、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帝召同輔李標等及冢宰王永光入、指示一黃包袱曰、此皆紅本媚璫實迹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以不習三尺、永光以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乃命總憲曹于汴同事、時張瑞圖來宗道皆不列、帝問故、爌等辭以無事實、帝曰瑞圖以善書爲忠賢役、宗道題崔呈秀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

春何以不處永光奏繼春請善待遜侯不失厚道後雖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帝曰惟其反覆所以爲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然當時猶謂未能窮治其黨案中亦多輕重失平

天清清地蕩蕩崇禎改元日月明帝懷穆矣中夜思逆惡雖誅猶有黨不將定案示臣民舉錯誰能分直枉在廷首鼠持兩端按籍寥寥多漏網那知藩邸人旁觀罪狀分明如指掌欲求實跡無可憑黃包袱內皆標榜當時媚璫恐不力何異楊雄頌新莽姓名一入紅本中湔洗終身休作想瑞圖悔被善書誤宗道謾託行文妄尤因反覆恨繼春帝鑒絲毫眞不爽惜哉當路非至公輕重權衡失銖兩獨有千秋垂戒心逆案須行天下仰

阮光祿

阮大鋮與左公光斗同里頗相善初由行人考選垣中以清流自命天啓四年吏垣

闕都諫大鋮敘當補適在籍左公時爲僉憲以書招之至則衆論欲與魏公大中左公意亦中變大鋮怒亟通內得之蓋始走捷徑叛東林也遂恨左公入骨後左魏之禍人以爲早伏于此性機巧工于占望視事三日即請告去仍以闕讓魏公六年召起太常少卿心知忠賢不可久恃數月復告歸凡書幣通問隨購其名刺出故籍忠賢時無片紙可據崇禎元年召起光祿卿中途作二疏一疏特叅魏崔一疏爲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七年中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年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安者東林也諭役持示楊維垣若時局全翻則上前疏脫猶未定則上合算之疏會維垣方與倪公元璐相持得合算疏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鋮比于諸奄黨矣旋被劾罷已而魏公子學濂血疏稱大鋮實

殺其父卒用是削奪、配贖名列欽定逆案、十七年不能吐氣、福王竊號、馬士英薦其知兵、起少司馬、晉中樞、筦戎政、竊權樹黨、報怨殺人、與維垣等比爲亡國　本朝下江南、大鋮投誠、願効力軍前、隨征入閩、以飲食聲技諂奉主兵者、自謂閩撫在其掌握、行至仙霞嶺、徒步先登、示矍鑠、力竭斃嶺上、時年已六十、無子、竟絶嗣、大鋮被錮久、熱中一官、嘗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

官萬事足、其任中樞、視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妝束、同時宗伯錢謙益妓爲妻者柳如是、隱冠插雉羽、戎服乘騎游行、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爲倡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大鋮精于音律、能塡詞、所譜燕子箋、春燈謎諸劇、多盛行於世

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熱中見題門。郎故阮光祿。光祿初出時。頗亦知清濁。依附同里賢。聲氣相連屬。言路重首垣。汲引在當軸。公論不見與。安得私鄉曲。左公意中變。直道夫豈惡。僉壬遂易心。捷徑走促數。邪正條分途。一往不可復。乃欲用機詐。塗飾人耳目。首垣與卿寺。告歸良已速。通內滅連名。幸免一時戮。光祿膺特召。已邀非分福。如何懷躁進。兩疏手自錄。中途遣信使。諂謀託心腹。向背決片言。占望趨時局。七年巧合算。明立小人鵠。衆正悉寒心。同仇思食肉。彈射來交章。帝聰如轉燭。一官竟削奪。一身僅

配贖。蒙頭十七年。天地苦跼蹐。陰陽迭消長。禍福互倚伏。昏庸柄權奸。際會乘百六。光祿洊中樞。同臭自相逐。營私共植黨。恩讐快所欲。門戶舊臂爭。邦家旋踵覆。方且爲鯨鯢。徒然鬭蠻觸。與朝善任使。汝豈堪臣僕。亡國已明徵。有何力可戮。從軍入閩疆。飾鉞誇掌握。逢迎遍戲下。斗帳伺晨旭。飢時進肥甘。飽即陳絲竹。衆口劇談笑。留連常信宿。平生倡優輩。排場本爛熟。衣冠何代制。淡雅好裝束。素碧換朱緋。驚看是蟒

玉誰家女嬌嬈插羽矜戎服大兵及大禮丰采
競彬郁人妖識者憂喪敗國再辱不誅尙寬貸
妄更希寵渥嬰鑠遲先登一蹶隕崖谷無子身
果輕寘罰等赤族地下汝勿悲樂府今尸祝俎
豆亦千秋優伶皆嗣續

詔獄開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
之憤稍紓而詔獄游魂獨鬱錮積寃氣未
伸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

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罪
可憫者卽與褒贈卹其削奪牽連者卽
與復官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
羈囚者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
德時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解在獄
上諭出應卽釋放猶有舊筆批牘改斬爲
戍者蓋逆黨尙未盡除也未幾刑部題請
釋放世揚及原任湖廣道御史方震孺原
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已復因震孺疏請諭

法司在外監禁諸人照數公審確議

崔魏殛詔獄開好生帝德眞巍巍改斬爲戍豈
稱旨逆黨持局胡爲哉司寇封章陳玉几蒙恩
釋放三人耳從前逆熖如風雷多少遊魂沉獄
底生不及見新天子天子詔下因纍臣從中達
外雨露均并勅所司同一體海內自此無寃人
忠良縱復能餘幾正氣猶令死後伸

諸公子

左都御史高公攀龍子世儒左副都御史

楊公漣子之易左僉都御史左公光斗子
國柱右僉都御史周公起元子彥陞左諭
德繆公昌期子虛白太僕寺少卿周公朝
瑞子命寀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子學
濂御史袁公化中子　周公宗建子廷
祚李公應昇子遜之黃公尊素子宗羲吏
部員外郎周公順昌子茂蘭陝西副使顧
公大章子麟生先後具疏鳴寃俱下部議
覆贈官廕子予祭葬賜謚有差內魏學濂

周茂蘭刺血繕疏、帝責其非體、著通政司
申飭、以後毋得封進、先是魏公子學洢、銜
冤斂父屍、一慟而絶、人謂忠孝萃于一門、
後學濂成進士、官庶常、甲申之變、乃受僞
職、人多惜之、

人生最貴惟名教。爲臣則忠子則孝。各隨所遇
立綱常。宇宙中間無二道。有明季世璫禍奇。衆
正同時殺身暴。備嘗五毒無完膚。血肉淋漓骨
顚倒。成仁取義矢志堅。氣定神閒讀書效。此豈

可沒千秋光。白日青天相照耀。更傳忠孝萃一
門。公子象賢何獨肖。一公子死魂不孤。羣公子
活闇可叫。贈官賜謚祭葬繁。別有殊榮褒廟貌。
賞延世及誰不然。意氣才華並英妙。羣公子讀
明詔。破涕爲歡開口笑。泉下當思父與兄。受主
恩深期汝報。可惜椎心刺血人。反面事讐逢末
造。

撤內臣

帝初卽位、卽撤回各邊鎭守內臣、外事俱

委督撫、然性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
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
監視行營、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
戶工二部錢糧、錢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
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
各監視兵餉、十月命王應朝往關寧、張國
元往薊鎭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
各監軍、十一月命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
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廷臣公疏諫止、帝召

吏部尚書閔洪學等諭曰、諸臣公疏諫用
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
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啓年用的、
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若諸臣肯實心做
事、要撤也不難、卽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
不堪、卽行變賣、如此解他何用、又海禁當
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
是不肯實心做事、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
再三、曰文武官肯齊心替國家做事、只內

臣要撤也不難此後論者益衆皆不省直
至八年六月諭戸兵工三部曰朕御極之
初撤還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
習尚久非營私謝過甚有從而剝削爲陛
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
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鎭添兩部總
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
稍淸諸臣亦有省于中矣今將總理監視
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逼遠高

起潛兼監兩鎭京營原有內臣提督仍照
常十七年三月賊信漸逼復以太監杜之
秩監唐通軍又命高起潛杜勳等分保天
津眞保宣府各鎭監軍賊陷宣府杜勳降
高起潛弃鎭走入居庸杜之秩降薄京勳
縋城上語諸璫我輩富貴自在是夕守城
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

撤內臣也不難帝初卽位曾獨斷封章豈必因
言官外事從今委督撫各邊鎭守皆徵還諸臣
若果稱任使終帝之世無改觀奈何不肯實心
做每勞英主臨朝歎撤內臣遂不易盈廷空復
陳封事祖訓分明那敢忘閒用權宜一時計諸
臣束手怕擔當天子孤立誰委寄賣馬渾忘政
可修禁海止云島應弃負君負國只肥家翻覺
公忠遜奄寺仍將再撤信初心八九年餘柄不
侵時危勢迫中無主再撤再用來僉壬正殿須
臾坐蹐跼貂璫屈指多從逆僞命同汙士大夫
此輩奴顏何足責

枚卜訟

崇禎元年十一月會推閣臣以禮部侍郞
錢謙益等九人名上禮部尙書溫體仁憤
其不得與疏糾謙益與同邑門人瞿式耜
結黨把持且訐謙益辛酉科主試浙江賄
中錢千秋故事會推閣臣九卿科道公同
擬議雖冢宰總憲主之于上而實則文選
郞吏科都掌河南道三人爲政臺省中鋒
銳者皆得與聞時式耜新入垣有聲佐謙

益把持甚力、體仁與禮部侍郎周延儒並
資序相應、而不得與、兩人謀合、體仁遂出
疏、帝召諸臣廷辯、體仁言如涌泉、延儒證
之、謙益出不意、噤不能對、吏科都掌章允
儒、掌河南道房可壯、助謙益斥溫周、帝惡
其黨、下錢瞿于理、黜爲編氓、盡謫章房輩
并罷枚卜、于是攻溫周者章滿公車、朝堂
幾訟庭矣、未幾兩人先後以中旨入閣、攻
之愈衆、帝信爲孤立、眷之也愈深、又四年

周去任、而溫爲首輔、至九年錢瞿邑人陳
履謙張漢儒訐奏錢瞿把持地方、婪贓巨
萬、旨下撫按提解、體仁耽耽下石、而巡撫
張國維爲謙益浙闈所得士、力爲調護、延
至半載方到、而謙益復計通司禮太監曹
化淳逐體仁去、而後即訊、僅坐城旦歸、及
福王竊號、謙益起爲大宗伯、諂附時相馬
士英、士英要以薦其所讐之蔡奕琛楊維
垣則從之、又要以劾其同志之侯峒曾夏

允彝即具疏未及上而國亡、留都之陷、遣
牀走者一夜卒不死、初謙益甫登第人即
以東林領袖目之、已亦以黨魁自命、至此
名實俱喪、後國維殉難會稽、式耜殉難桂
林、世謂謙益有愧焉、千秋事場前有一道
士一吏胥持謙益關節、售三千金、令其以
一朝平步上青天句爲七篇結尾、榜後人
言籍籍、謙益具疏檢舉、指天而誓、其辭甚
苦、或謂仇人假此中傷、然千秋問遣後自

戍所逃回、出入門下頗密、人亦未免致疑
　顧此事於謙益猶末節也
枚卜是何事。乃亦興訟端。溫周固當誅。錢罪寧
可寬。把持原有黨。自取封章彈。援多益不救。孤
立位轉安。彼相此爲民。眼熱心更寒。緣事復下
石。其勢如激湍。逐去始就理。反覆生波瀾。奇計
通內廷。詭祕不易殫。嗚呼帝明聖。汝輩天猶瞞。
平情論二族。黑白分殊難。曲直倘各半。矧用判
賢奸。倘令錢易溫。門戶相糾纏。文貌或差勝。相

業詎足觀。不信視末路。江左局已殘。違心輒向
背。徒傅時相歡。國亡身不殉。夜走徒蹣跚。大節
旣以虧。餘事爭索瘢。一朝平步上青天。篇中強
綴詩人句。縱使無心應有目。豈便蒙頭坐雲霧。
胥吏道士果何人。朦朧但遣千秋戍。戍歸還復
入門牆。朝與爲朝暮與暮。自是姓同無所嫌。師
生衣鉢親須付。泉臺若念張與瞿。不堪反作招
魂賦。

東江歎

毛文龍浙之仁和人、以名色弁流調發應
援朝鮮、歷任旅順守備、遼東叅將、遼陷、率
其伍自海道回南、中途計擒叛將、間關報
捷、巡撫王化貞爲奏請授總兵官、開鎭東
江、東江卽海中皮島、當遼東朝鮮登萊三
面、孔道、遼破後流亡得存者皆居之、毛于
是招集爲兵、聯絡分布、屹然成重鎭、雖不
無糜朝廷餉、而牽制實爲有功、又商賈通
行南北貨、往來咸赴鎭掛號、乃得發、資其
財力、益以富饒、不數年累加都督、掛平遼
將軍印、督師袁崇煥之出也、與錢相龍錫
謀殺毛、假犒軍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
毛置酒高會、次日報謁、袁亦置酒、酒半伏
甲起、稱有密旨、就坐擒斬之、疏稱其逆迹
昭然、機不容失、且請擅殺之罪、帝優詔慰
答、遂撤東江總兵官、未幾袁敗、仍設鎭總
兵者爲劉興治陳繼盛黃龍沈世魁、威名
遠不及毛、世魁本牙行、有女絕色、毛納爲

妾、寵冠一時、更歷毛劉陳黃四姓、至黃死
前、此婦乃亡、黃死而世魁代鎭、世魁死、從
子志祥襲代、不得、廷議又欲撤島、遂叛、東
江失、朝鮮亦失、說者謂自撤藩籬、實袁始
作俑云、初毛盛時、葭貂書幣走津要如織、
松江處士陳繼儒負盛名、方遊輦下、獨不
及、心啣之甚、適于錢相坐談東江事、言毛
跋扈僭越當斬狀、錢素信服、陳因以語袁、
禍釀于微細、而中于封疆、可慨也、抑横議

之罪、眞不容誅矣、袁性孝奉母軍中每事
諮稟而後行、母嘗勸勿圖毛袁唯唯、犒軍
之役、母心竊疑于其歸遣人迎視、還報曰
無他異、但雙劍前導軍容甚嚴耳、母頓足
曰、噫毛帥戮矣、犬子果誤國、吾不知死所
矣、即日促裝旋鄉里、不許袁復見焉、袁賜
尚方得便宜誅文武臣、毛亦賜尚方便宜
誅文武臣、袁既誅毛、并收其劍也
東江鎭將軍。坐掛平遼印。本因徼幸取功名。招
集流亡事粗定。設兵請餉日紛紜。海外有呼無
不應。幾會大捷報朝廷。犬牙牽制惟乘釁。地當
三面往來衝。商賈通行漸繁盛。僭越人猜跋扈
心。驕奢自倚雄豪性。頗思富貴保終身。賂遺絡
繹當途進。馱載貂入國門。書幣交通皆執政。
豈識新來大布衣。一言能制將軍命。布衣果何
言。能令丞相聽。耳語授督師。不妨違母訓。犒軍
一出雙劍回。忍使慈闈隔哀鬢。毛帥親疏孰與
兒。只緣誤國愁同盡。將軍身後亦可憐。愛妾紅

妝更四姓。阿翁眞不愧冰淸。歲暮淒涼代兵柄。
物在人亡彼一時。藩籬非復朝廷境。乃知横議
不容誅。千古微言宗孔孟。君不見東江鎭。

美人圖

崇禎二年十月京師戒嚴、四川石砫女帥
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
四詩旌之、其末章有曰、試看他年麟閣上。
丹靑先畫美人圖。十二年八月閣部楊嗣
昌督師勦張獻忠、秦復以兵會時軍中有
兩良玉、其一左帥、左帥雖多戰功、而實縱
獻賊、秦則盛兵維門、阨羅汝才于百子溪、
不得犯巫山、又與獻忠戰上馬、盡始終盡
力云、
女將軍。絕代無。雲爲鬢。雪爲膚。目黑白。唇丹朱。
腰若柳。香流蘇。初生月。姸雙趺。隱冠雉尾麗且
都。唐猊細鎧烏蠻鞾。蜀錦征袍紅模糊。桃花馬
上逞輕軀。上馬下馬不用扶。前導繡蝥弧。手調
金僕姑。當場盡道好。問是誰家姝。遙遙溯華胄。

云自秦羅敷。世代相傳有門閥。土司承襲同分
符。永錫綸封號石砫。擎天半壁西南隅。天柱傾
危地維震。勤王入衛來長途。帝開勤容亟召見。
男兒跪拜也復工山呼。是時恨少畫師在殿陛。
承旨畫出麒麟閣上美人獨占丹青圖。但聞金
紵羊酒賜不已。淋漓御墨霜毫濡。奎藻頌成四
章章四句。將軍謝恩旣畢捧讀未半心先輸。奇
男子何區區。從今巾幗羞眉鬚。却後十年重討
賊。忽驚名與同行俱。周鄭鼠璞豈無辨。魚目那
溷眞明珠。役追賊。敗公事。左帥誰言是丈夫。

兩賊渠

自巳已之警。所謂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
一呼。中原游民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
皆鋌而走險。潰兵與饑民合而流賊起。秦
晉二省無處非賊。其始安塞人高迎祥倡
亂。自稱闖王。有八部闖將之目。李自成與
焉。自成米脂人。父艱于嗣。禱華山神。夢一
袞冕若皇帝者來曰。以破軍星爲汝子。而

生自成。因呼皇來兒。父死不事事。年二十
餘執役銀川驛。旣奉裁減。益無賴。數犯法。
嘗械遊于市。妻韓氏與縣役通。自成殺之。
亡命爲兵。値奉調兵譁。遂殺主將反。自成
于迎祥爲甥。卧。旋往從之。後迎祥爲祖寬
所擒。自成收其餘衆。復稱闖王。張獻忠膚
施人。與自成同年生。初爲府隸。後爲鎭兵。
以淫掠見收。鎭將奇其狀貌。力請主帥得
釋。去從神一魁爲賊。崇禎四年辛未賊衆

合爲三十六營。自成獻忠咸在。獻忠面黃。
初號黃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明之天下
竟盡于兩賊渠矣。先是崇禎元年戊辰三
月二十日昧爽。全秦天赤如血。五六七月
西安有孽火入人家。四月至七月不雨。八
月恒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本兵大饑。亂由
此起。二逆皆秦產。天變蓋不虛云。時謠言
十八子有天下。又張家長李家短。二逆竝
竊自負。不知神器自有歸也。

兩賊渠張與李同年生同時死米脂膚施近鄉
里秦中災異良有以迎祥一魁爲禍始符讖俄
傳十八子張長李短心竊喜兩雄並立無是理
乃爲　眞主驅除耳皇來兒會械市八大王瀕
九死當年國法不容私篝火狐鳴寧至此嗚呼
喪敗總由天裁驛調兵若或使思陵帝德終難
毁

劉狀元

甲戌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御筆點

用其一鮮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帝親
灑宸翰更其大半時諸進士率關通內閣
先得題旨制策皆宿搆及入對倉皇不能
別出心裁答問多未脗合惟杞縣劉公理
順硜硜自守初無所揣摩條對循題特爲
詳切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硃圈
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是科進呈卷
不當上意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劉卷
在其中帝覽而善之遂拔置第一輿情未

厭也後甲申之變劉自縊闔門同殉者十
八人羣賊尋至其家乃知已死流涕告人
曰此吾鄉劉狀元里居仁厚我輩欲相保
護以報其德奈何至此下馬羅拜哭盡哀
而去

劉狀元天子知大廷對策三百人一一鉅麗工
文辭更喜梯通有捷徑揣摩預就來彤墀惟公
始進必以正勿欺二字爲先資千載遭逢不世
主親灑宸翰何淋漓閣擬須臾改略盡題旨纔

下人愕眙宿物胸中苦沾滯公無所繫襟懷披
伏讀詔旨再三過敬承清問條答之盡去浮華
取切實欲當上意非公誰句臚傳唱名第一獨
信猶復招羣疑才望未孚流俗論豈識落落貞
松姿劉狀元賊黨知我鄉我里感公德爭先保
護紛而馳到門闃然音響絕舉室共盡靡孑遺
奈何深恩復大義下馬羅拜同聲悲始信科名
以人重文丞相與公等期崇禎改元五六舉巍
巍接踵肩相差如公節烈誠罕見乃覺闇汶當

平時。矜肇飾帨習尙異。老成謂不如纖兒。老成謂不如纖兒。葢棺論定人心服。帝鑑方知莫可移。

誠意伯

誠意伯應襲、嫡嗣曰萊臣、以幼爲庶兄藎臣借襲、藎臣死、子孔昭復冒之。會大學士溫體仁與同官文震孟何吾騶構難、既計逐文、何、復以倪元璐爲二相臭味、屬在廷論劾、莫有應者、孔昭曾忝戸部尙書侯恂

媚溫度可用、乃以京營總督缺誘之、遂疏論嫡妻陳氏現存、而寵妾王氏、紊制冒封、章下所司看議、倪前妻陳有故而去、再娶王亦名家女、實非妾、然竟坐冠帶閒住、有許重熙者、纂五陵注畧、偶達帝覽、頗見稱賞、中有譏貶誠意伯襲爵語、孔昭聞而懼、疏並及焉、溫擬旨下法司窮治、帝不允、僅著斥革、後溫圖報、不能得京營、特復武操江以償、孔昭既爲操江、遂捕萊臣、甃之獄、藎臣母莫巧雲本出婢、宏光竊號時冒請贈伯夫人、萊臣母胡氏出揭訟、孔昭并縊殺之、孔昭在金陵恃翼戴功、數言事橫甚、又與馬士英比、淆亂是非、薦阮大鋮田仰、排擊吳甡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諸君子、致大學士高宏圖、吏部尙書張愼言不安其位而去、金陵旋失、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江行入常熟、詭言起義、停刦一縣白糧、滿載入海、

誠意伯。有此孫。在家行篡逆。在國那肯爲純臣。出身不正難自保。鷹犬倚附權奸門。權奸者誰居政府。依稀記得烏程溫。陷以京營使彈射。除異己如決瀆。五陵注出何人手。煌煌大義春秋存。乙夜覽觀偶稱善。羅織并及防禍源。權奸相爲持甚力。遂令史才逸筆幾被秦坑燔。嗚呼同惡相求若市賈。京營不得特復操江武備酬前言。操江勢熾灼。赫赫何宣宣。翼戴更新主。再怙君王恩。恃寵爭權數言事。朝野側目聲還吞。

弑叔不已弑祖母。天地翻覆日月昏。顛倒是非章屢上。罪大惡極難具論。誠意伯曷不念爾祖開國勳。貽誤國賊泉臺不畏神靈怒。國亡家破身顧全。刦掠千艘盛樓櫓。江行入海何所終。漂泊終爲亡國鹵。幸教白骨不歸來。免汚青田山下土。

復社行

十年三月吳人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

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並及多士、命提學御史倪元珙聚實、元珙覆奏、極言文聲之妄、旨責其朦徇、降元珙官、時復社立盟首推二張、皆鋭意矯俗、結納聲氣、間有依附竊名者、未免輿論稍滋異同、或爲之語曰、頭上一頂書厨、手中一串素珠、口內一聲天如、足稱名士、天如溥字、書厨以狀巾之直方高大、而時尚可知矣、温體仁當國、惡諸正人、計欲一網清流、思借端發難、文聲本無賴、迎合政府希進身、而蘇州府推官周之夔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溥采爲之倡、體仁喜、擬旨嚴究、大開告訐之門、乃有常熟民張漢儒奏訐錢瞿事、而體仁反爲錢計逐、又南京戶部主事周鑣以論劾體仁落職、還籍負盛名、爲茅茨于宅前、布衣敝履、聚生徒講學、大吏至造廬請教、卿貳臺省事必咨之、自告訐後更復社爲大社、其勢愈盛、丙子己卯兩

秋闈社中人大會于秦淮、洒船數百艘、梨園青樓無賸者、江南以爲奇觀、社中人出市人皆避之、其舉止觀瞻可望而知也、即僮僕車夫舟子皆揚揚有得色、凡以聲氣來官地方者、兩司方面與治屬諸生、皆雁行講鈞禮、曰盟兄社弟、諸生報謁亦如之、譏會倒屣無間朝暮、至擊職方郎于通衢、譏御史于胄學、莫敢問、每督學臨試、二張與鑣、及翰林徐汧、孝廉楊廷樞、列薦郡邑

士動數千百、毋敢不錄、所欲得首以下如
響社中人、取科舉泮遊如寄、以故無論智
愚爭先投附、以至倖躐科第、恬不爲怪、人
亦視爲故然、自丙子丁丑迄壬午癸未、而
國運隨之矣、

社事安可無。所以勵文行。豈獨研詞章。實藉通
性命。聲帨寧取華。縞紵聊相贈。結好在素心。亦
不資餽問。倘復伸齊盟。善交期久敬。煌煌陳誓
詞。和平達神聽。乘車或戴笠。貴賤終合併。自古

已有然。于今孰爲政。不意明末年。世衰風轉盛。
萸東二張天下才。主持復社何雄哉。高名必爲
世所忌。黨人獄起驚風雷。清流白馬禍不止。漢
家宗社成飛灰。懷宗本非亡國主。禁網欲設俄
仍開。始知恐被權奸誤。君不負士士乃以此爲
身媒。藪書廚捻素珠。念天如浮夸詭異胡爲乎。
國家三年大比士。九州之秀來留都。復社既更
爲大社。奔走海內羣然趨。市人側立道旁避。張
拱闊步皆吾徒。僕御欣欣有得色。呼伶挾妓隨

所須。達官到門部民見。盟兄社弟投刺俱。御史
噪胄學。職方擊通衢。衡文使者奉薦剡。聲傳響
應捷鼓枹。一時附會半緣此。此中要亦分賢愚。
清者自清濁者濁。吁嗟社事安可無。

漳海疏

九年十月特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時方
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十一年六月
改禮部、兼大學士入閣、仍帶管兵部服尚
未闋、會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帝命

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
制之旨、因推陳新甲、新甲亦在制中、嗣昌
欲授以自解也、于是詹事漳海黃道周連
上三疏、論劾嗣昌新甲、並直斥嗣昌、陰主
欵局、七月初五日帝召對廷臣于平臺、次
問道周、道周奏對未畢、嗣昌出班辯、道周
當帝前面訐之、帝怒切責道周、道周不稍
屈、且曰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堂則不
可、在司馬堂前猶可、在政府則不可、嗣昌

一人爲之則可、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
則不可、又曰、新甲可以來、象昇可以不去、
其辭甚直、帝不聽、比之起、尋降五級調外
任、同時論嗣昌奪情者、給事中何楷、御史
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降三
級調外任、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等公疏
申救、並請允嗣昌守制、旨責其朋黨、以景
文主稿、削籍爲民、南御史成勇再上疏劾
嗣昌、命逮問、楷蘭友皆道周同鄉、士春祖

用賢、萬歷中曾劾張居正奪情被杖戍者、
時以爲異云、

墨綫從兵事。強起惟邊疆。奈何覥面目。安坐司
馬堂。邊巡入政府。其勢尤披猖。宣大總督缺。時
正急秋防。更引不祥人。類聚必以方。若云借解
嘲。義例須求詳。彼此稍有名。欲蓋此彌彰。況彼
亦無解。變亂徒朝章。前人爲何去。泣血行奔喪。
同是父母生。去來不相當。漳海秉大義。三疏扶
綱常。不知英明主。那忽昏太陽。一怒難挽回。卒

置悲忠良。人言貶謫無乃重。我謂帝德仍汪洋。
若問嗣昌肯輕貸。卽免廷杖應投荒。萬歷年間
有故事。居正豈不如嗣昌。同時諸臣劉與趙。天
水繩武奕葉光。更可異者臺垣封事後先上。皆
與漳海生同鄉。八閩山川頗生色。吾道麒麟還
鳳凰。

承乾宮

帝三宮、周皇后、田貴妃、袁淑妃、袁妃居翊
坤宮、田妃居承乾宮、妃秦產也、有姑爲要

人小妻、父宏遇、因逸游事輕俠、妃生而纖
妍、繼母多藝、長而教導之、旣入宮大幸、性
寡言、能伺上指而後發、知書善畫鼓琴、所
居常若蘅蕪香襲而不散、雖盛暑御禮服
無汗、帝令啜熱羹以試之、卒如常、承乾鋪
設皆宏遇外備、母家本維揚、盛陳江南器
翫、壁間字畫無不精妙、諸甘果亦以非時
進、帝入夕心獨喜、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
益行日中、妃命作遮條覆之、從行者皆得

慭焉、又易小黃門之舁已輿者爲宮婢、帝聞之以爲知體、又于宮西建一臺、壘石爲洞、蒔花藥張帷坐其旁、邀帝奉酒曰、臣妾自發家府財爲上築玩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副、次綃衣五釆、一日數更、爲華籠帝冠、舊綴鵶青石間以珠、妃易珠爲琲而後尙以石、望之則有光矣、宮中燈鏤金匼匝、妃三分其圍去一、爲方空而用輕綃幕之、欲其明也、其巧思得帝意皆此類、閒侍帝鼓琴、帝情悅豫、因語于后曰、后獨不能此乎、后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績、且妃從何人受指法、帝色動詰妃、妃以母授對、因請召入于妃所試一彈、帝乃悅、后雖大度、然以妃寵固欲裁之以禮、歲節朝見、天寒、翟車止廡下、良久方召進、御正座受其拜、拜已遽命下、矜重無他言、而袁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于便座甚歡、妃聞而大恨、向帝泣、其父敎之上書、陽

引愆、用微詞爲挑撐、帝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手推后仆地、后憤懣不食、欲自裁、帝尋悔、遣中使持貂裀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爲一餐、久之帝重大體、傳旨妃修省、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后于永和門看花、請召妃、帝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乃相見如初、後皇五子薨于啓祥宮、妃還至承乾、亦病篤、帝數自臨視、妃囑託外家兄弟而歿、帝思之切、心知其娣妹美豔、然竟不問也、袁妃能騎射、僅生一女、寵愛去田妃遠甚、父祐亦謹畏與宏遇異、

承乾宮中香不散。百和氛氳生寶篆。更有蘅蕪氣襲人。繞屋四時花爛熳。貴妃芳艶絕凡塵。每日凝妝憑玉案。畫蘭纔罷復臨書。簪花好格尋常看。外家自出本維揚。陳設江南多器翫。非時珍菓亦能來。太廟年年新未薦。君王入夕顏色歡。翫月臺邊張幕宴。六宮妝束如等閒。獨任心裁施巧變。首服偏因不副華。綃衣五色光凌亂。

帝冠煜煜尙鴉青。更易珠翡覺璀璨。鏤金減去
冪輕綃。燈輪似月雲中見。意得分明不自言。邀
恩往往蒙稱善。偶當盛暑御褘褕。帝旁侍坐全
無汗。熱羨命啜亦如之。玉肌清涼頻歎羨。絲桐
指法果誰傳。阿母瑤池來內殿。帝心曾以后言
猜。妃避嫌疑多遠篩。昇身換却小黃門。居然欲
作宮闈範。夾道邐篠覆御行。侍從入心收殆遍。
后裁以禮分固宜。翟茀朝正風佫慢。遲遲召入
速遺歸。玉齒何曾微露粲。袁妃雋免乃不遇。握

手歡然竟昏旦。微辭挑搆數引延。妃計誠工幾
發難。交泰殿驚雷電。啓祥宮隔河漢。永和門重
相見。承乾宮魂遽斷。纖妍黠慧女弟同。帝不重
色無留戀。幸妃早逝有陵園。合祔他年坏土奠。
儼陪饗鑑並中宮。袁妃可惜孤墳薦。一能騎射
一琴書。才色俱爲當代選。奈何承寵竟懸殊。賢
否徒分外戚傳。

新女子

乾清宮後、廡有靑霞居、帝所宴息處、常幸
御者八人、名曰新女子、帝不欲多子、御幸
有身輒服藥去之、故後宮無以位號進者、
帝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
中從無晏樂之事、近御宮人、有夫人牌子、
常在大答應小答應等號、皆正色臨之、一
無戲言、即田貴妃婉慧得帝意、亦稀進御、
未幾被譴、以憂死、後乃有爲永和宮詞、以
訕帝者、比帝于陳後主唐明皇、嗚呼過矣、
靑霞居內天如水。花月年年空旖旎。君王宴息

遠宮闈。左右參隨新女子。卷衣抱被日焚香。幸
御寥寥八人耳。有身往往不教留。位號三宮爰
止此。其餘名色取備員。疎逖惟堪供給使。況復
焦勞十七年。辛苦夜眠常早起。幾曾宴樂得從
容。却比華清同結綺。宮詞誰所作。無乃非其眞。
亦常叨侍從。陪輦爲親臣。恣意行謗訕。晚節甘
失身。若逢新女子。應笑舊才人。

九蓮見

武清侯李誠銘神宗生母慈聖皇太后外

家也崇禎戊寅帝以國用匱乏爲憂大學士薛國觀倡謀勸借謂在內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李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清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旋奪爵房屋俱入官于是李氏甲第售于人繼以西直門外之海淀銖銖兩兩不能滿其數至于扇珥佩帨諸小物悉懸廟市諸戚畹合詞請寬不允遂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悼

靈王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于宮中帝大悔悟諭停追比復武清侯爵房屋祿米仍須給焉九蓮菩薩宮中以稱慈聖者也帝初年崇尚天主教大學士徐元啓教中人也既入政府立進天主之說將內廷供奉諸佛像毀碎至是王病篤帝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帝毀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帝乃痛悔前事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先是慈聖愷悌晚年尤篤念外家神宗體母后心恩澤優厚故李氏富名甲戚畹以及于禍

九蓮菩薩神宗母慈聖徽稱皇太后以天下養三十年戚畹承恩富偏久運逢末造多艱虞餉匱民貧天子吁誰爲此謀奸佞相勸借密旨來須臾當時亭止四十萬此日貲財徼耗散追呼漸迫額不敷父子倉皇繼蒙難侯爵已奪家產空甲第售人兼海淀簪珥佩帨懸市門傷心並

及宮中扇天子仁孝豈不思王言一出難輕變那堪懷抱三秀枯忽覺虛空九蓮見九蓮見戚畹生帝初不佞佛及此翻皈誠幻化安可知傳聞轉相驚紛紛休議論據理還平情朘削懿親固屬君相過優崇戚畹亦是母后自啓災禍萌不信但看明德后保全馬氏千秋榮

盧家軍

十一年九月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下勤王兵入衛初三日漏下二鼓

傳旨平臺召對盧策馬夜走都門、平明入
朝、帝溫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
幣畢、問方略如何、象昇奏命臣督師、臣意
主戰、帝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和、都是
外間議論、時樞輔楊嗣昌主和、十七日嗣
昌至軍中會議、盧面折之、已復以手書力
詆、嗣昌慚且怒、定計必欲置之死、兵餉呼
應不靈、十一月初十日高陽陷、大學士孫
承宗闔門殉難、孫在天啓時督師關門有

功、以忤逆奄罷、已巳之後復起原官、鎭守
二年、邊烽頓息、又以守正爲羣小搆罷、至
是完節、乃革盧任聽勘、盧知中樞爲難、必
不相容、因率親兵赴戰、行至保定府賈莊
遇刺、死、朝議猶謂其亡、捕隨營打點旗尉
俞希龍、下東廠太監王之心鞫、極稱其忠
勇有謀畧、實爲刺客所中、手書遺疏而死、
之心以爲誣、加之極刑、身無完膚、乃仰天
歎曰、國家若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訖而

死、帝纔入嗣昌之譖、以其調度舛錯、不准
予卹、盧宜興人、少年登第、兩任畿內府道、
卽以知兵聞、後爲七省總理討賊、所至身
先士卒、斬獲甚多、賊畏之相戒不敢犯盧
家軍也、自調盧于邊、賊遂猖獗、又以中樞
齟齬不竟其用惜哉、宣府甯承芳驍勇善
騎射、爲大同守備、盧巡邊見其岸異、命之
馳騎、承芳馳且射、盧亦馳且射、逐兔一發
殪之、徐按轡與承芳論射、雖老于行伍者

不能及、承芳心折焉、國變後爲人述其事、
猶歎息不置云、

盧家軍。天下聞。主帥儒者武且文。當年七省爲
總理。斬獲大賊多功勳。調邊去未久。滋蔓仍紛
紜。時亦有才非不用。大運欲去中乖分。卒奪他
人情。欲放公守制。時危留督師。勤王催入衛。夕
呼朝至對平臺。天語褒嘉賜金幣。立言主戰違
廟廊。掣肘中樞潛定計。兵餉呼援總不靈。嚙齒
惟堪死自誓。賈莊遇刺疑假賊。追捉部曲如捕

亡嚴刑酷訊辯益力忠義所激辭慨慷卹典不行則亦已誣忠爲逆安可當前有督師功頗著落職兩被羣小傷是時居鄉閩門殉同歸大義扶綱常後有督師功罪半兵敗不死人非常傳聞捐軀已報國親臨哭祭摛宸章世間萬事有眞假莫怪窮搜遍戲下只愁輕易負盧公將來無復全忠者少年科第況南人騎射誰知早執羣裨將曾輸王叔馬敵人敢犯盧家軍

閣臣來

十五年正月元旦帝御殿受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顧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遂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蹕聽命帝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禮待之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帝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遂有一奄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閣臣趨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尚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語畢卽轉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言敬大臣朕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諸先生有厚望焉閣臣跪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當敬的言之再三蹕諭先生起閣臣始起轉下叩頭帝還宮復補須諭旨時閣臣爲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云

朝正旦廣殿開禮旣畢羣工皿下寶座帝念哉傳旨召閣臣來命轉西紛驚猜帝乃言朕有懷

古聖明賓鹽梅崇師道艮魏魏今朕師惟汝諸穆元辰占三台端冕揖向西階稱先生恩就裁繄羣相跪且謝臣何能名敢假帝歡然旨再宣先生起各勉旃甫還宮旋須諭勵初心邀承譽嗟盛事恨非人時閣下有六臣彼延儒眞鄙夫若四知徒纖兒陞與演奸且險卽照乘才不勝秉公忠獨逢聖不負恩能盡命如此人正當敬情未幾辭政柄知人難千古鏡

江夏哭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帝召會推枚卜諸臣來中左門、同閣臣賜飯畢、先召諸閣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公逢聖時已奉旨允放、猶被召入見、忽大哭、久之、帝移駕入中極殿、閣臣亦入殿、留坐、賀復大哭、拜跪數十、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禮、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賀公居身清正、不和于時、再召未久、旋卽告歸、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獻賊陷武昌、賀全家殉難、大節凜然、賊亦重之、稱之曰賀佛、此時陛辭痛哭、必憂國憂君、明知禍敗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而同輩泄泄、反以爲怪、所見殆不如賊矣、噫、

漢文是何時、賈生處何地、新進値承平、尙存久遠計、不諱獻昌言、痛哭還流涕、江夏爲相臣、復際懷宗世、再起況殊恩、隆隆次輔位、兵寇正交偪、民貧餉日匱、國亡在須臾、孤忠魂屢悸、同事不同心、艱難誰共濟、尸素分豈安、賢路當引避、予告入辭朝、滿腔齊血淚、一慟遂失聲、淋漓濕襟袂、旁觀盡愕眙、爭目爲怪異、愛主獨拳拳、容身皆泄泄、哀哉江夏城、四面來賊兵、守陴不能固、街衢賊縱橫、全家此靖節、當宁方震驚、乃知聲淚溢、憂辱關至誠、追思痛哭辭、朝日屈指一年猶未畢、知後何曾更一年、天子倉皇殉社稷、君臣生死別離間、想象風雲應變色、彼昏同列竟不知、所見分明不如賊、賊黨猶能稱賀佛、

決黃河

十五年、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銀百二十萬兩、復捐祿米萬石以養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饑色、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守且不知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計決隄灌賊、九月河決、賊偵知之、先移營高處、然亦沉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以下官悉乘小舟

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諸王及宮眷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舟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賊浮舟入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徼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岸在河北、亳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賊心艷已久、

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積骸矢必拔、常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乃自決入民廬舍淨盡、惟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卽發銀十萬兩、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派宗室及被難饑民、

決黃河、決黃河、開封城內翻白波、開封城外青陂陀、本擬決堤灌賊壘、圍城一解揚凱歌、誰知灌城不灌賊、河伯逆命當奈何、賊早移營據高處、移營未畢迴盤渦、背糧甲仗了無損、平沉萬卒亦已多、可憐此城佳麗甲天下、珍寶山積當費十萬牛車馳、若論子女不啻以億計、盡付水族漂泊風浪愁青蛾、中有諸王與宮眷、城頭露宿那復分寢訛、天猶助虐降霪雨、七日不止悲滂沱、督師舟迎僅得免、達官何幸相從盡出無偏頗、遺民數萬棲山頂、夜半復聽軍聲過、賊兵官兵故皆在、彼爭此奪尋干戈、乃知斯民

遭末劫、一死已定逢百羅、死賊死兵等死耳、不若滔滔逝者猶得潔身清白罔或蒙疵瑕、吁嗟賊圍已三合、嬰城拒守功難磨、沈河始終不下賊、吏議寧良朝廷苛、樂哉司李儼列柏惠文柱、後冠峩峩、一官百萬生靈博、濱漠那顧干天和、何必奇謀驅大賊、但誇妙計決黃河、

乩仙降

宮中故事、值歲杪書符召仙、問以來歲事、無不應者、至十五年召之不至、良久眞武

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
召者。帝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倘
有未降生者否。乩答云、惟漢壽亭侯受明
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
不應矣、

眞人氣盡朱家祚。夜夜妖氛纏日虹。今年已過
卜來年。宮中例請乩仙降。乩仙不降天子疑。齋
心默禱又移時。奮筆畫沙沙作字。自云眞武來
下乩。年年故事憑乩卜。今日何須言禍福。天將

盡已生人間。應召寥寥休再瀆。帝感泣甚再拜
詢。天將下生必有因。意欲何爲乞明示。猶未下
者寧無人。答云漢壽亭侯在。受明恩厚不忍背。
其餘實已無一留。請自思維言不再。乩靜沙平
聲寂然。微風出戸過爐煙。再三叩問終無應。喪
敗從知果在天。

愎總憲

十五年冬、行人司副熊開元應召陳言、以
劾首輔周延儒得罪、給事中姜埰救之、並
下錦衣衛獄、究主使、廷臣申救者甚衆、帝
愈怒、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左都
御史劉宗周奏、朝廷待言官當有體、即有
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埰因言下詔獄
大于國體有傷、又反覆論救、言頗激切、帝
大怒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何
傷國體、似爾愎拗偏迂、成何總憲、命公侯
處分輔臣同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部尚
書林欲楫、兵部尚書張國維、刑部尚書徐

石麟、工部尚書范景文、兵部侍郎馮元飇
亦皆跪求、帝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
是劉宗周主使了人、僉都御史金光辰奏、宗
周賦性硜直、與開元不相往來、臣同官極
知之、其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帝曰、
金光辰也著議處、已五府勳臣同出班跪
求寬宥、帝不許、諸臣出、召輔臣再入、傳旨
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輔臣持不放、同至
御前跪繳旨、救益力、惟首輔辭甚緩、久之

帝舉筆去刑部議并四宗、吏部尚書鄭三
俊上直臣可惜疏、刑部尚書徐石麟亦具
疏言老成當留、不納、又有舉人祝淵上疏
請用宗周、亦下刑部議罪、宗周竟去國、

總憲恢相公遍天子感朝廷諸正人議論不肯
息積疑在宸衷每謂朋黨樞言路本天開忽復
生荆棘行人疏至公給事辭更直投鼠忌已深
批鱗怒轉極詔獄命窮治庭分懼不測方將究
主使旁觀忍塞默恢㦖豈不知意氣所激敢

顧私願因廷對論列之以為言官存大體有罪
但下三法司詔獄未免傷士氣稗政實匪盛世
宜矧此二臣罪當宥臣愚觸忌干聖慈奏對未
終天子厲復拘偏廷汝當罷況忝總憲顧言官
主使情眞法無赦衆輔臣出班求尚書侍郎爭
叩頭僉憲措辭稍形迹幾希同作桁楊四五府
動臣亦申救公道不泯非人謀帝雖未許顏色
改議罪旨出宣羣字尚令奏繳得從容消息挽
回知有待已蒙逭罪復邀恩請惜直臣留老臣

尚書爲國心應切投網何來一舉人

諸暨學種花莊郭氏藏板
金陵蘇德順刻於募情菴

茨村咏史新樂府卷之上終

句無郭雲也石甫叅訂男[illegible]全校

浙司農

十六年五月以倪元璐爲户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故事浙人不爲户部、又以儒臣改任、皆破格也、帝召對面諭、嘉其志念忠誠、才猷敏練、論奏井井有條、又諭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四友、漢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

又諭祖制不用浙人爲户部、今用人爲急、只得通融、又諭餉不清則兵不強、兵不強則民不安、今以安民爲本、元璐奏、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要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必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既受事、與兵部尚書馮元飈商互稽之籍、即請以户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鎮將士、嘗相與言、皇上若早用我二人數年、天下事不難爲也、時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請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至月餘、廷揚見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君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大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

演以元璐詞臣不達錢穀、奏帝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海運亦迄未行、

從來司農堂不許浙人坐、況奏翰墨勳那兼錢穀課、時方用人急、此例當爲破、諮詢一席談、周禮不是過、常變悉經權、安危倚三做、帝曰有本元學問、知正大、共濟得同心、中樞相應和、兵餉籍互稽、郎官簡叅佐、煥然色一新、盈廷溯酒賀、惜哉用已晚、莫救虞淵墮、太息私居言、束手悲

無那。豈眞有不達。旁辭誰所播。即如海運通。神
明。一月往返天子驚。坐收羣策與才力。經濟豈
得輕書生。倘使明年北都在。漕海二運相半行。
歲省金錢一百萬。度支取給堪養兵。時危事棘
勢難待。一死猶自 扶輕。感激去年召對語。以
擬劉宋期勳名。浙江帶水亦頗異。與名終始多
人英。何必司農懸禁例。枉教志氣抑忠貞。

三罪輔

崇禎十七年用輔臣至五十八其間賢者

不乏、然皆不能辦大事、至誤國之罪、則必
以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爲稱首、世有以
楊嗣昌與體仁並列者、識者謂此門戶之
論也、嗣昌實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足
以濟之、帝知之甚深、故眷倚獨重、使廷臣
不以門戶掣肘、俾得常心辦賊、未必無成、
顧攻者紛紛、遂使憂危憤懣、方寸擾亂、以
抵敗亡、自此天下事益不可爲、帝亦愁懣
不知所出矣、帝初即位事事寬大、自體仁

入閣、票擬務從深刻、由此頓失人心、亡國
之禍、實自體仁釀之、而體仁之發憤、乃緣
初年枚卜與延儒同爲錢謙益所擯、不堪其
忿、遂直攻謙益、謙益故爲東林推、故帝心
識之、自體仁摘其私、于是積疑東林、而攻
體仁者益衆、益賢體仁、以爲孤立無黨、遂
與延儒並相、後且因之逐文震孟、戍黃道
周、礫鄭鄤、時謂帝總爲體仁一人所用、而
不知皆東林有以自取也、震孟亦東林推

轂、以代謙益、震孟既逐、東林丧氣、遂不能
扼嗣昌之用、嗣昌方規督師滅賊、欲引其
氣類主持內中線索、乃進國觀、國觀碌碌
無能、惟知黷貨、復希旨言利、勸帝誅求、戚
畹、後以武清侯事、帝中悔已心生厭惡、適
吳昌時揮金十萬、爲謙益翻局不得、乃說
司禮曹化淳搆國觀以了之、國觀聞之即
傾化淳、化淳懼立發奸贓、而國觀賜縊死、
死之日在廷申救帝出其二揭、一請廢翰

林院一請吏監視內臣冠服如朝士時始知其奸諂至此國觀死東林勢張獨爲謙益地者萬端終不可得而延儒與昌時比又以門生張溥通好謙益之力且前此雖與體仁同升旋爲所排去其立身原在東林南黨兩可之間東林以爲不敢違南黨又以爲不敢背故得再召時謂兩邊抬出云卒之一意徇東林終不滿所欲徒見異於南黨復上下相蒙生靈塗炭已極而惟

賄是聞信任昌時以貪縱敗處分與國觀一律昌時亦罹重典出爾反爾天道固然所可異者三罪輔或離或合皆與東林門戶相始終而又以謙益一人爲之操縱謙益之罪又豈在三輔下耶三輔惟體仁稍潔清亦以是固結上寵秉政至八年崇禎朝無如是久者竟得考終牖下要亦幸而免耳小廉曲謹不足贖誤國之罪也

十七年中五十輔天下皆知臣負主懷宗盡節六七人餘者紛紛何足數若論罪狀特分明誤國權奸幾儕伍政以賄成周宜興奸諂危傾薛韓城小廉曲謹濟深刻首敗帝名溫烏程此三大憝死不枉可恨烏程偏漏網世因門戶列武陵成敗論人不無爽烏程發難始錢瞿東林黨衆南黨孤因衆生疑孤見信東林自取言非誣韓城實被東林禍錢局難翻計無那搆殺了此頗易爲帝心厭惡時則可宜興再起有得失東林南黨爭抬出兩袒何堪作女身早識從無善

全術東林線索總有錢勢傾海內力回天奪薛子周如反掌草野遥執朝廷權罪應不在三輔下區區聲氣胡爲者莫問當年薛與溫過江時局獨趨馬

京師疫

十六年癸未四月朔孟夏時享太廟駕未出中極殿左忽起旋風有白衣人隨風而出宿衛軍士皆驚風向東南行至大通橋二閘而止自此京師瘟疫流行日死萬餘

八、城門擁千棺不能出、黃昏街衢人鬼相雜、遇白衣者必死、朝病夕逝、人人惴恐、甚至合家數十人一夕並命、帝特命張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爲市肆家、至有收得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于門、投銀錢以辨眞僞、民間終夜擊銅鐵器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不能禁、有黑眚一片中人人卽病、病起時必有紅點、有背中包羊毛一縷、或挑之獲生、相傳是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棋盤街之西、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通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徂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過爲害不淺、延至雞鳴、卽無事矣、吾乃本境神祇、特來救此一方民、汝違吾言、當得重譴、迨夜將半、果有一婦白衣泣訴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喪、不避昏暮、邏者謹如前戒、堅持不允、婦亦暫退、迄漏五下、邏者偶倦寐、俄頃、婦折而東矣、輒復旋返、蹴邏者醒

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令吾行罰災此一方、汝何聽老人之言、阻吾去路、汝今逆天、災首及汝、言畢不見、邏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甫終仆地而死、自後遂有疙疸瘟、西瓜瘟、探頭瘟等症、死亡不可勝計、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識者早知甲申之變矣、

世有三大災。兵荒與疾疫。往往相繼起。理數不可易。必也人事乖。致干天怒赫。在國旣爲殄。斯民適逢厄。崇禎癸未瘟疫行。孟夏朔日先震驚。時享淩晨駕未出。白衣殿上旋風生。國家將亡有妖孽。棋盤街路人鬼爭。京營邏卒夜當直。老人慘澹來初更。告以子時異物至。一婦縞衣涕淚零。自西徂東莫放過。放過爲害良非輕。努力救此百萬戶。死生呼吸聽雞鳴。卒初聞言半疑信。俄頃歷歷皆分明。謹如前戒堅拒守。婦亦却去徙屏營。夜漏沉沉四五下。六街三市無人聲。欲眠未眠目交睫。忽聞驚覺雙眸睜。此婦折旋

過已久。怒步非復肢輕盈。我行天罰汝敢逆。禍先及汝後滿城。邏卒大恐懼。奔歸告妻子。語畢命遽傾。仆地遂不起。自此京師城日有萬人死。千棺出一門。喧闐擁城軌。青天映蕩蕩。白晝鬼入市。交易盡金錢。暮收冥鏹紙。黑眚來何頻。銅器驅不已。祈禱煩上章。眞人聊復爾。是時賊縱橫。蹂躪不可止。東西南與北。旱蝗或兼水。大兵繼大荒。天地同在否。運會使之然。人主安能理。我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耳。悲楚激新聲。長歌當

萬里。

悲潼關

十六年秋。帝聞賊在滎汜密禹之間。嚴令總督孫傳庭出關。相機埽蕩。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一大創之。用高傑爲摧鋒。傑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宗孔力促之。給事熊汝霖奉使在秦。亦促以速進。傳庭遂于八月二十日出師。賊匿精銳。驅殘民誘我。屢有斬獲。以捷聞。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失據。芻糧不繼。兵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謂潼關必不可守。莫若收會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退。我可待餉。賊偵知之。明旦挑精騎壓壘。我師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乃僞爲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既多。礮聲一

響。關門即開。時九月初六日也。諸將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縱賊大入。西安遂陷。傳庭方在關上。爲所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擁之西行。死于亂兵。自傳庭死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逼京師矣。

潼關天下險。大督將家才。一戰王師沒。三秦賊騎來。河流終古恨。風雨至今哀。白日行當墜。揮戈力豈回。

東陽恨

許都浙東陽諸生也祖逵道以進士官御史都名家子任俠好義遠近信服時天下大亂都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思得一當松江舉人徐孚遠奇其人言于同邑陳子龍子龍方爲紹興府推官因與遊嘗薦之上官不能用會東陽有奸民假中官招兵者事發初不涉都知縣姚孫榘貪虐文致之以索賄都家不過中人產無以應孫榘持

之急適都葬其母山中遠近赴者萬餘人或告以且爲亂孫榘證成之道使者王潔昏眊人也遽遣吏卒收縛都所會客有馮龍友戴法聰者皆萬人敵遂拒不受執卽葬所用白布裹頭而反故號曰白頭兵以誅貪令爲名四方響應旬日間衆至數萬或曰孫榘借名備亂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不能應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沸然羣起有姚生者執孫榘笞之階下遂爭

推都爲主連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然都未嘗有所殺掠所下開門直入都乘白輿令從者徧謝諸長吏而已時巡撫董象恒以他事去新任黃家瑞未至巡按左光先調兵往勦所至屠掠婺民各保鄉衆拒敵官兵大敗子龍乃力言都非反者請單騎往察之比至都泣訴子龍慰諭再三都卽散遣徒衆率親黨出降光先悉斬之而盡隱孫榘激變之罪命復任子龍初以國事

挺身招降迨後竟致都于死孚遠常面責之彼以吾兩人故降今君既負我我亦負彼矣子龍亦大以爲恨先是上海舉人何剛疏薦都天性忠孝素裕韜畧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以作率婺徽二郡方得旨議委用而變作

許公子好男兒家財結客散豪氣聞風馳有心欲救天下亂兵法部勒其所知偶逢徐孺揖賞識陳蕃下榻同追隨禍機從此伏天道不可窺

許公子生何爲遭時不幸遇貪虐以法爲網羅
致之索賄中人產盡破負土且復報毋慈遠近
會葬以萬計縣官震恐使者疑遣吏卒往收
捕已甘就縛行脫衣賓客大呼攘袂起山前山
後爭攀旗白布裹頭兵勢集公子涕泣前致詞
諒欲相推作主帥能從我言方不辭衆人敬聽
法再約死生去就隨指麾白頭兵誅貪令不殺
自家人不掠自家境所至衣冠乘白輿爹爹從
騎開門進鄉民慰藉每歡呼長吏殷勤猶遣問

欲勦但全生欲撫惟聽命白頭兵勢轉盛陳公
慷慨借前籌身往招降無不應當時頻經敗衂
餘聞言動色交相慶亟請陳公赴彼營營門報
入親來迎賓主依然舊日情斗帳開樽坐初定
泣訴從前事始終願得仍爲良百姓陳公歸報
公子隨誰道一朝罹陷阱時方多難殺英豪天
邊尺一空傳聘伯仁由我死含冤至今留作東
陽恨

京營弊

明初京營兵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營神
機營分爲三大營其法至正統而弊景泰
初于少保謙改爲十團營成化初又改爲
十二團營其後團營廢以三千營爲神樞
營與五軍神機復存三大營之舊三營之
內又疏爲二十九小營此京營之制也永
樂遷都時京師七十二衛軍三十萬畿內
五十衛軍二十萬又以大寧山東河南衞
軍籍輪班上五軍營操練此班軍之制也

居重馭輕之道設兵不爲不多定制用勳
臣爲提督內臣爲監督兵部侍郞爲協理
戎政互相贊毗法非不善其如中官漫無
籌略惟知自大而文臣多餒于任事且懼
與齟齬諸勳貴又率黨附中官于是聽其
所爲事遂大僨承平既久寖至豪右權貴
之家占虛名糜月餼有事則出錢僱募游
手乞丐以充之舉京師之人無一不食營
糧而京營幾于無兵矣班軍之番直也諸

不行者皆入錢營免、其至者苦于都尉侯
吏要求百端、勳戚家役使工作、往往脫歸、
押班官受其錢、以保持塞責、即勳戚家亦
利其値、不必其人、是名爲班軍、而無軍、名
爲給糧而無糧、宿衛踐更兩制、內與外交
病焉、帝初卽位、戎政侍郞李邦華言京營
敝壞已極、宜亟爲更制、請別其虛冒之弊、
汰其老弱之流、更擇魁健材力者、嚴加訓
練、爲天子親軍、又言京軍狃于驕惰之習

切切道路、曰京營兵苦于裁汰、當爲變中
官勛戚、惡其不便于已也、又爲之請曰、亟
罷李侍郞以謝之、不則且反、帝聞之心動、
然素知邦華忠、不得已反詞譙讓、託以軍
政廢弛而免之、其後帝亦稔知京營疲敝、
惟屢飭訓練、十一年四月亦嘗親臨閱視、
而徙爲諸臣粉飾欺掩、毫無裨益也、至十
五年帝思邦華、復召爲都御史、邦華入對
曰、老臣向以戎政不效、自謂永塡溝壑、不

知今日復覲天顏、臣去國十年、臣聞京營
之弊日甚、萬一疆圉有事、陛下其誰與守、
戎政侍郞王家彥爲臣言之、未嘗不流涕
也、帝召家彥問之、家彥頓首曰、誠如邦華
言、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
救毫末、然當邦華任事時、尚可有爲、臣才
力不及邦華、且時勢已遲、微臣誤國之罪
無所逃避、帝歎息良久、不懌而起、後有臺
臣議收班軍爲兵、大修屯政、使爲士著可

免驕兵之橫、且省養兵之費、章下所司、以
迂闊報罷、

明初京營兵。兵勢本非寡弱。班軍制亦好。入衛自
永樂。居重可馭輕。勝算唐家若。正統弊始生。景
泰相繼作。更定十團營。少保于公略。是時帝蒙
塵。戎馬逼京洛。能迎鑾輿回。竟使强敵却。兵力
夫如何。將才任揮霍。國家常保此。宗社故有託。
從來治法須治人。于公已往法漸湮。內臣勛臣
相表裏。素餐伴食惟文臣。京軍隱佔糜月餉。班

軍役使逃亡頻宿衛賤更兩交病京營敝壞難
具陳李侍郎時猶自可十年又久還因循時勢
已遲才不及家彥一語天子爲議收班軍寄土
著補偏救弊與兵屯或當緩急聊可恃迂闊報
罷徒云云京營既空誰與守天子從教是聖神

內帑疑

熹宗在位七年昏庸侈靡神宗四十餘年
積蓄埽地無餘兵興以來帑藏懸罄常將
累朝所鑄銀甕銀盎尊鼎重器輸銀作局

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八
所共見空乏可知而崇禎末年廷臣動請
內帑按內帑惟承運庫錢糧解承運庫者
二一曰金花一曰輕齎金花銀所以供后
妃金花宦官宮妾賞賚輕齎銀所以爲勛
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
宗私庫聚而不散者然發之亦屢矣安有
餘貲野史謂賊破京師大內尚有積金十
餘庫不知此十餘庫何名致承運庫外有
甲字等十庫貯方物也天財庫貯錢也以
備內外官員軍旗賞賜古今通集庫貯書
畫符劵誥命也東裕庫貯珍寶也外東庫
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盡此矣城破惟東
裕庫珍寶存耳安得有所謂十餘庫積金
者而紛紛然謂帝好聚斂內帑不輕發豈
不寃哉其說起于闖賊西奔時括金銀七
千餘萬馱載而去聲言得之宮中遂爲無
知口實向使宮中有藏若此足支十餘年

而顧以二百四十萬練餉之加失天下心
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嘗論其故疑是闖賊
謬爲此言冀暴揚帝之失德且自掩其酷
刑勒索又安知佗佗藉藉者不即內外諸
臣之膏血乎即云得之宮中或是厰監內
臣聚斂私蓄耳初東厰之設原爲訪緝事
件而事件惟吏兵二部獨多蓋文武兩途
賣官鬻爵之壟斷也于是二部與東厰約
每一大選坐銀數千謂之常例飯錢後漸

加至數萬而內外扶同不相鉤索矣間有
敗露者乃同類中受賄不均而自相攻訐
者也一事如此事事類然賄賂公行馴至
亡國而猶歸過于君上若輩之肉其足食
乎

請內帑發內帑請屢發內帑空外廷猶作羸餘
想不信但看銀作局鼎彝重器甕與盎都將銷
燬佐軍需豈得存留復銖兩內帑庫銀況可徵
解入錢糧原不廣金花給后妃兼備宮闈賞輕

賚給武臣俸祿多官仰是名曰承運所貯誠白
鏹其餘僅天財青蚨猶影響亦須官役賜額設
差相倣盈虛隨出納聚歛烏容閉甲字與外東
方物各以萃古今通籍多書畫有標榜珍寶積
東裕非時同土壤安所得金銀而以惡名枉艮
由大賊揑誣詞致使羣疑生惝怳亟爲湔洗示
後來在天亦或昭靈爽

南遷議

十七年二月召文華殿對帝手左都御史
李邦華密奏問所云輔臣知而未敢言是
何事大學士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及少
詹項煜議單帝卽簡閱默然蓋明睿議南
遷煜請太子撫軍南京也大學士蔣德璟
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帝不應
次日給事中光時亨疏叅明睿南遷爲邪
說帝召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如何只叅
明睿又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
此無一忠心義士爲朝廷分憂而所謀乃

若此耶三月初一日召對後復諭輔臣曰
督輔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
朕將安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
華襄城伯李國禎請先奉太子撫軍江上
復爲光時亨所阻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
尉鞏永固亦嘗言之原任商邱縣知縣梁
以樟從獄中上書亦有請太子撫軍南京
二王分封浙閩之議惜皆未行

國君死社稷大義炳日星南遷圖再舉權也寧

非經。奈何來異說。聚訟滋盈庭。太子出監國。此
謀更老成。即或如靈武。亦可期中興。二王并分
封。犄角壯維城。未論得恢復。且幸全其生。差勝
落賊手。孤苦同伶仃。後來南渡局。敗壞羞金陵。
倘令帝尚在。半壁堪支撐。紛紛唐魯桂。擁戴猶
虛名。帝子若無恙。維繫孰重輕。嗚呼天命既已
改。入謀反覆生尤悔。不如一死大義明。烈烈名
垂千萬載。

老皇親

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帝以餉匱遣司禮監
太監徐本正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
奎侯爵、隨宣詔求助餉、以爲國老休戚所
關、宜爲首倡、自五萬至十萬、隨力輸之、以
備緩急、奎后父也、本正先至奎第、奎謝言
老臣安得多金、本正泣諭再三、其辭愈堅、
乃艴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
措手、大事必不可爲矣、即廣蓄多產、後來何
益、奎乃自具疏、勉竭銀一萬二千兩、及賊

至籍其家、得現銀五十三萬、緞疋以車載
者相屬于道、諸所充積、盡收無餘、猶疑諸
子私匿、不免刑拷、始悔不早從徐司禮之
言也、

老皇親。冠戚里。皇后父。親無比。託肺腑。通肌裏。
共存亡。敢二視。方是時。何待旨。傾家財。養死士。
備非常。分當爾。乃漠然。無人理。詔求助。猶推委。
萬二千。不得已。老皇親。各如此。朝廷事。難爲矣。
一朝大賊入國門。抄籍貲囊從汝起。積金五十
三萬多。幣帛車馱不勝紀。咄汝無知禿老翁。提

攜空橐貧如洗。尚疑諸子厚私藏。刑拷哀哀迫
肢體。偷生不道辱宮闈。縱死寧堪污殿陛。及到
黃泉應有悔。悔不早聽徐司禮。

開城門

十九日辰時、兵部尚書張縉彥、同太監曹
化淳、開齊化東便二門納賊、後入朝爲太
監王德化所毆、鬚髯盡拔、賊亦鄙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歷數當終畢。城門不開

賊亦進。穴地通天豈無術。但恨奴才受主恩。公然悖逆開城門。解嘲幸拔鬚髯盡。好與羣奄作子孫。

哀思皇

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帝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策。對未及半。秘本至。帝覽之色動。卽起入內。諸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由沙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日早朝。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卽拭去。十九日大雨。雨止賊攻城。礮聲不絕。帝登萬歲山望烽火。徘徊踰時。回宮帝見周皇后謂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宜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帝悽惻不復顧。輒意氣自如。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卮者十數。皆釂。左右慴伏仰覵不敢動。大聲傳趣兩宮及

懿安后自盡。曰莫壞皇祖爺國體。宮人復命。猶以娘娘領旨爲對。叩頭起如平時。旣而曰傳主兒來。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入猶常服。帝曰此何時可勿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手自換之。且繫其帶而告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離亂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左右不覺哭失聲。班亂帝起入中宮。見周皇后已自縊。拔劒撞其懸而轉之。知已絕。乃入西宮。袁妃未有死意。手劒之。三傷肩不死。復去所嬪妃。曾幸者數人。又入寧壽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揮之以劒。殊左臂。又劒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先是查盤大內庫藏。有硃漆匣一具。塵封尺許。啓之則古劒二口。光澄如秋水。帝取入至是手刄公主嬪御云。遂與大監王承恩對縊于萬歲山下。披髮跣左足。御短袍。胷書朕失國無面

目見祖宗、不敢終于正寢、又書寧毀朕屍
勿傷朕百姓等語、帝崩後三十三日、 本
朝兵入關、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尋以禮
改葬、謚帝曰懷宗端皇帝、后曰烈皇后、奉
安神主于歷代帝王廟、帝所葬卽田貴妃
寢園、后與妃並祔、人號之曰思陵、賊自山
海關敗回、棄京師走、京師人不約而同、皆
以白布裹頭、曰爲皇帝發喪、賊留三千人
放火、悉捕殺之無遺、臠食其肉、刳其腹、屠

其肝腦、粉其骨而揚之、曰爲皇帝報讐、嗚
呼人心若此、帝誠可哀、抑亦可慰已、
哀思皇。思皇誠可哀。宵衣旰食十七載。近侍不
見雙眉開。有君無臣安得濟。政輔五十皆凡才。
其餘不乏志節士。朋黨傾軋招疑猜。朕非亡國
主。汝輩皆爲亡國臣。此語雖少激。強半得其眞。
賊烽逼京師。召對猶諄諄。賢者但誓死。不肖思
抽身。俛首泣書十二字。御案拭去休傳示。想得
傷心刺骨時。一字一行惟血淚。大事去矣入宮
看。同死社稷初無難。帝后正終已不壞國體。況
多妃主嬪御歛氣凌霜寒。滿飲酒十巵。左右不
敢動。主兒來更衣。不覺齊聲痛。可憐萬歲山。班
亂無法從。白練經紫微。乘輿一僕控。披髮掩面
御短袍。左足徒跣魂勞勞。任毀我身勿傷我百
姓。遺筆黯慘見者伏地猶悲號。 聖朝追謚端
皇帝。廟號懷宗合義例。維端獨表正氣存。維懷
更見羣情繫。寢園葬處卽思陵。皇后同歸妃子
塋。發喪報仇頗不遠。九原亦或康帝靈。哀思皇

思皇哀且息。自古寧有不亡國。幾見國君死社
稷。

懿安后

熹宗張皇后、河南太康人、性澹靜、愛憎與
人異、帝乳媼客氏、敎宮人倣江南作廣袖
低髻、尤爲后所厭薄、春秋佳日、帝幸西苑
等處、坤寧宮侍從多不下三四十輩、其妝
束如圖畫所貌古人相、客氏往往目笑之、
后常用白綾間新柔色綬製衣、如鶴氅服

之禮大士宮中稱為霓裳羽衣又常用素綾作地手繡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相宮人奉釋教者恒相仿傚謂之堆紗佛銀作局鑄金銀豆葉以備禁中頒賞輕幾數分甲子十月初六日后千秋節舊例內官各賞銀一二兩是日略散豆葉數片至十月十九日客氏生辰帝臨幸歡飲隨侍內官設宴給賞俱極豐溢內官有追憶前事嗤后之儉嗇者常創演木傀儡后數辭召不

欲觀帝強邀之至不久回宮每歲清明宮中稱鞦韆節各宮俱設鞦韆架相邀嬉戲至立夏前一日方卸后恒諭免帝嘗欲與后同御內操帝將內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左后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帝不悅頃之后先辭歸帝命宮人之豐而頎者代后猝難其選乃命三宮人並將之帝月夜徒步至坤寧宮后諫勿納後帝于酒間挾小忿后亦在座上假寐

俄聞宮人笑聲不悅于是累月不復至坤寧而后益頓衰又為客氏所搆幾廢語詳浣衣局小序中后既失寵絕不露怨望之色惟以文史自娛或清坐絮絮自語間擇宮人秀慧者口授唐宋小詞孤燈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能習者或微語之曰學生子宜拜謝師傅矣熹宗大漸客魏有異志賴后持正且密戒懷宗勿食宮中物天位始定懷宗立尊為懿安皇后居慈慶宮

甲申之變后縊而未絕賊偽將軍李巖知為皇后禁其下無敢犯欲送還太康家后不可乃從容自縊死或云偽將軍劉宗敏據田宏遇宅田妓楊宛淑與陳沅又一妓及其二妾五人俱被繫空室中須臾復繫二人至則懿安后與其母張太夫人也先投民家不敢留以送宗敏宗敏繫之五人處宛淑偵知為懿安母女送與木櫈與坐至晚從月色中窺之則后與夫人俱縊矣

或又云后卒歸太康匿張氏久始歿或又云流轉民間盖緣搶攘時未詳后死所故滋疑竇耳若以后素性賢明斷之必不有虧大節也

懿安后豊而厚德如莊姜秉淑姿性澹靜與衆違千秋節散豆葉耶儉啻一任羣奄嗤低髻廣袖心厭薄妝束儼然古貌防新桑色間白綾好親禮大士鶴氅披堆紗佛世更稀何常無巧慧但不好遊嬉傀儡強觀頻竟日瞅鞦謟免間春

時内操欲同御託病常固辭須稱軍容難選代命三宮人並將之威儀棣棣可想見帝初愛重無改移月夜坤寧徒步幸屢諫勿納成參差俄因酒間挾小忿嚬笑失意寵頓衰妖媼從旁復搆衅中宮一席累卵危碩人篇章人共賦后不自賦終風詩文史爲娛或清坐絮絮獨語誰能知間擇宮人伴長夜孤燈口授宋唐詞強顏歡笑亦嘲謔學生今日宜謝師客魏中傷無可入幾年寂寞居宮闈熹宗大漸逆謀盛嚴氣正性賴執持内難既平天位定奉養不媿當隆儀懿安后數何奇未及中年遭國變婦人最畏逢亂離皭然之軀愼自保欲死不死終非宜誰無人心敢犯后傳聞畢竟多猜疑二十餘年毋后貴堪與諸妓同縶維懷宗烈后炳日月后竟泯沒同袁妃賢明只就平日斷大節較著應無虧

長公主

懷宗長公主名徽娖其封曰長平周皇后出也甲申年十五選駙馬周世顯將出降

因亂止十九日城破帝入宮以劍斫之殊左臂賊命昇付皇親周氏得不死順治二年上書乞爲尼不許 詔求元配歸之世顯乃出應于是土田邸第金錢牛車錫予有加稱備物焉不踰年公主歿復 賜地以葬時爭爲長公主幸而頌 本朝之深仁厚德云

長平公主年十五周皇后生帝長女及笄下嫁遴艮家都尉聲名好父祖將開甥館賊臨城大

禮倉皇雖具舉。天崩地裂日月昏。覆巢頃刻悲風雨。王姬義不辱鍾離。手斂相加汝勿怨。承之以臂色怡然。地下相從竊心許。竟因一臂全一身。賊去兵來漸安堵。聖天子至得依歸。伏闕上書陳纖纖。爲尼矢報父母恩。焚祝何曾憚辛苦。帝覽封章惻隱生。詔詢元配今何所。父母之命媒妁言。時代雖遷理無忤。吏敎備物示優榮。鼓吹喧闐分國部。土田邸第錫予多。牛車陸續金錢數。國破家亡身僅存。豈便懽然入室處。腸斷心傷血淚枯。于歸不及周寒暑。始終覆載戴。君王。并賜春明一抔土。至今感泣道旁人。指點孤墳相告語。不緣帝德重如山。誰識前朝長公主。

養士報

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及子進士章明、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卿淩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周鳳翔、諭德馬世奇、中允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譔、太僕寺丞申佳胤、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及弟錝、工部主事王鍾彥、光祿寺署正于騰雲、中書宋天顯、阮文貴、順天府學官孫顧、高攀桂、張體道、閻汝慭、徐蘭芸、太醫院吏目楊元、副兵馬姚成、順天府知事陳貞達、京衛經歷張應選、和衛經歷毛維章、原任濮州知州馬象乾、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慭賞、慭官、順天諸生申時泰、及子自省、曹肅、及弟持敬、長洲諸生許炎、順天布衣范箴、周汧、皆死之。一時忠臣義士之多、實亘古所希有。論者謂此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也。此外勳臣則有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彰武伯楊崇猷、恭順侯勳衛吳汝徵、靈壁侯舍人湯文瓊、戚臣則有新樂侯劉文炳、及叔繼祖、弟文耀、新城伯王國

典、駙馬都尉鞏永固、武臣則有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璉、千戶高文彩及子必卿、百戶毛　　、牧馬所千戶李忠、五軍營中軍姜應魁、遊鋒楊二、原任昌平守禦任之華、武進士魏嗣宗、內臣自王承恩外、則又有司禮監秉筆王之心、舊掌印太監高時明、西直門提督徐憲章、暨李繼善、王家棟、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宋輔宸、嚴宏、李鳳翔、賈如泉、賈彝倫、魏國

徵、馬應辰、亦皆盡節、至于順天居民田祥宇、李夢禧、安定門磨坊人、北城察院皂隸其死尤難泯滅、惟襄城伯李國禎之死傳聞異辭、或云入見賊、以頭觸階、爭三大事、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二先帝須葬以天子禮、三太子諸王不可殺害、賊盡從之、遂候山陵畢自縊死、或云賊將張能于城上遇之、命之降、遂解甲能觸守數日、令納金不足、被拷折踝、至夜縊死、或云城陷國禎

就擒、賊惡其欺君誤國、追贓加刑、杖夾腦碎顱而死、三說相去霄壤、姑闕疑以俟攷、至兵興以來、四方殉難、及此後載胥及溺者、殆不可勝紀矣、

明初開國重學校、三百年來崇禮貌、中間縱有殺士時、末後猶收養士報、非無誤國人、忠義寧比倫、但看甲申事、死節多儒臣、或賦詩數章、或飲酒幾巡、從容含笑逝、所得皆天眞、或深自引咎、詞旨尤酸辛、或未免留戀衰白悲老親、意氣

所激如輻輳、妻妾子女及諸婦、家人僮僕並輿臺、貴賤賢愚無老幼、相從地下不孤行、一往非求身後名、最痛微軀捐、還看血氣殉、諸生動感內臣共休戚、武臣更有封疆責、閫門同盡分誼全、然亦寥寥歲寒柏、始知養士報、端不負君恩、高皇當日詒謀遠、闊布方袍在學門、

衣冠辱

二十一日、僞大學士牛金星出示曉諭百官、俱報職名、以憑量用、不願者聽其回籍、

容隱不報者、卽以軍法從事、一時朝官就義者雖多、而報名者亦復不少、二十二日各官親到牛金星處投報職名、囚服驚魂面色如土、二十三日隨進早朝、仍用囚服、排立午門、至晚始發點名、文武官員約有三四千人、俱于中庭匍伏、牛蓆地坐、見百官大笑、將縉紳亂點、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僞吏政府宋企郊授職、不用者從西華門出、每一員者賊兵二人、弓刀押至西四牌

樓、魚貫就縛、驅迫忙奔、稍遲卽以刀背亂斫、宿于僞將軍劉宗敏營房內、二十四日齊集唱名、分發各賊將嚴行拷打、追贓充餉、多至萬計、少亦數千、躊躇不決者卽刻用刑、有炮烙腦箍夾棍火尺等具、官尊者刑愈重、自大學士魏藻德、方岳貢、陳演、邱瑜以下、無不被夾、衣冠之辱、莫甚于此、然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慘痛楚、而用者高冠廣袖、或徒步、或駿馬、揚揚自得、有帥領文

武官員首倡勸進者、有獻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徵自命者、有被賊召見出語人新主待我禮甚恭者、有撰勸進表、登極詔、獻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說牛老師、極爲歡賞者、有獻平浙策、背刺騎驢爲賊驅使、未幾被賊兵打折一臂者、有掌選得意、對人言宋堂翁待我極好者、有賊先不用、賁緣赴選向人言我明日便非凡人、好事爲作不凡人傳者、其辱更甚于被刑也、

厮養或忠臣。衣冠乃禽獸。苟活自取辱、刑殺終不宥。卽幸被甄收。覥顏事讐寇。未獲一朝榮。甘遺萬年臭。可憐政府有高名。邱公直節方公淸。所欠到頭惟一死。死仍不免鴻毛輕。奸貪陳演眞誤國。庸闇背恩魏藻德。在天靈爽豈能容。假手駢誅聊用賊。其餘瑣瑣安足誅。不異犬豕羣遺廝。得生又復希豢養。竭心効命供馳驅。表誰修。詔誰譔。平江浙策誰獻。向人誇。老師贊。新主恭。蒙召見。堂翁好。恰掌選。管與魏。良足羨。不凡

人有列傳衣冠之辱此最羞若輩丧心且蒙面

圓圓曲

陳沅小字圓圓金閶名妓也崇禎辛巳年田貴妃父宏遇進香普陀道過金閶漁獵聲妓遂挾沅以歸宏遇侈蕩好招朝貴飲酒再行主人老不任勸酬頹唐竟醉家妓歌喉檀板輒自出簾下諸朝貴無分司洛下之才而狂言驚滿座之　蓋其常也適吳三桂奉命鎭守山海關宏遇餞之出妓

佐觴三桂心悅沅酒後輒以爲請宏遇許以俟凱旋爲壽後果送至三桂父驤家驤不敢納仍歸田氏而門客獻諛者以報三桂時有棄關守入衞之命三桂因疾趨赴京欲乘便取沅至中途京師陷賊賊將劉宗敏據宏遇第繫其二妾三妓而挾沅與他妓日事酣醼三桂聞之按劍大怒遂回轡出關請　本朝兵以入大敗賊逐北出山西道命人至京師索得沅載送軍前及于絳州納焉位與繼妻匹有名號方駕而行自晉而秦而蜀而滇無不在軍中及開藩沅不肯居王邸三桂爲别搆一宅沅屏歌舞洗鉛華黄冠羽衣薰修茹素邸中宴會皆不與三桂與妻間日同至其處談讌竟日歲時伏臘沅間亦至邸俱不留宿或邸中有疑難事及爲人排難解紛得沅片言無不立應以故内外皆重之三桂繼妻妬而悍亦傾心焉或曰此沅乃巧于自全

以覘三桂之知進而不知退卒以逆節覆敗相去遠矣抑三桂聲言復君父之讐而其實爲一婦人發憤婁東吳太史偉業有詩云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非虛語耳則沅于甲申之事不可謂無與哉

圓圓在旗亭歌舞頗有名折花皋橋上過客道旁情

圓圓在戚里年華隨逝水飛絮怨枯楊誰能常

戀此。
圓圓在簾下。太息吞狠藉。不分老枝頭。願遂東
風嫁。
圓圓在席前。博得徹侯憐。滿拋銀鑿落。乞取玉
嬋娟。
圓圓在別館。夜夜吹羌管。腸斷玉門關。征人來
緩緩。
圓圓在重關。涕泣沾羅衣。身輕縱如燕。却傍誰
家飛。

圓圓在賊帳。永絕圓圓望。多謝月當頭。雙照八
無恙。
圓圓在軍中。千秋花燭紅。鳳簫聽一曲。羯鼓已
三通。
圓圓在陣裏。小隊紅妝美。眞個是干城。所向無
堅壘。
圓圓在王家。雲水淨鉛華。自隔三山島。惟通阿
母事。
圓圓在丈室。全身知有術。辛相擬山中。救八時

一出。
圓圓在世間。莫道了無關。那知君與父。一怒爲
紅顏。

七不可

甲申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留都諸臣
議所宜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
定二王既陷賊、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
桂惠地遠、福王則有七不可、謂貪淫酗酒
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素

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
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演祚
未定而逆案阮大鋮久住留都、線索在手
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密
議之、必欲使功自已出、乃遣其私人楊文
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
填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
數人、或曰福王也、文驄入見、啓以士英援
立之意、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眞、可法猶

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初士英貽書問可法大計可法直以前議作答至是士英取其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以示近幸于是七不可之說盡達于內而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士英與孔昭大鋮比招權納賄馴至亡國而福王昏淫不道悉如可法之言焉福王者神宗之孫名由崧父常洵即鄭貴妃出幾搖國本者崇禎十六年爲流賊所殺由崧嗣立或云子身南

來亦未知眞僞云

七不可嗣福王留都司馬議廟堂忠言讜論殊煌煌阿誰援立馬貴陽助以劉阮勢莫當親王侍從數人耳微服避兗來何况空頭箋奏私人進破舟直抵朱雀桁嗣福王七不可今日公然殿上坐俯首但聽誰立我爲馬者右史者左朝局紛爭成水火司馬封書墨未乾鳳督鈐朱印顆顆密從內侍達君王受制明明術中墮貪淫酗酒不讀書不孝虐下干有司有一于此必亡國天下之主何堪爲承平尚恐致禍兇况當再造乾坤時忠臣謀國反受制羣奸得意方營私君七不可臣所予臣無一可君獨許君臣際會彼一時他日應思史公語

四鎮封

福王旣監國乃設四鎮封黃得功爲靖南侯鎮廬六高傑爲興平伯鎮揚滁劉澤清爲東平伯鎮淮徐劉良佐爲廣昌伯鎮鳳泗初得功傑在北澤清在山東良佐在淮

京師旣陷亂卒南下遂皆渡淮而處而淮北盡爲賊有馬士英之迎立福王也實借四鎮以脅留都四鎮亦遂與士英深相結史可法恐四鎮之不爲用也亟封爵以慰其心四鎮遂跋扈而不可制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地方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又私立關稅多兇横掠李盈巨萬民不聊生甚至把持朝政疏叅大學士美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肆行無忌可法

常語幕下監紀推官應廷吉曰天下事已
不可爲撥厥所由蓋因四鎭尾大不掉爲
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
不忠誤國之戒廷吉問四臣爲誰可法曰
始建議封四鎭者高硜齋也從中主張贊
成者姜燕及馬瑤草也依違其間無所可
否者余也硜齋宏圖號燕及日廣號瑤草
士英號此有激之言然當時勢確鑿如此
四鎭封時諸公同在政府而主之者實惟

士英諸公皆爲所簧鼓耳可法之言獨忠
厚之道也

天夢夢人洶洶棄淮北來江東迎鑾訐定策功
五等列四鎭封是時遍地驚傳烽四家坐鎭何
從容煮海利盡入榷關商不通把持及朝政詆
毀加上公肆行旣慣益無忌尾大不掉誰牽從
江邊老臣幕下語當年謀國原不忠斬四臣頭
原稍激不立同異眞虛衷其實斯謀問主者挾
外制內由元凶咄哉四鎭倚一馬橫行江左亡

天下

翻逆案

五月監國稱皇帝六月士英即奏請召見
逆案阮大鋮以定策功歸之廷臣譁然爭
之甚力八月先起逆案張捷爲吏部侍郎
尋進尙書隨起大鋮爲添註兵部右侍郎
十月復起楊維垣爲通政使尋進左副都
御史大鋮等旣得志日夜謀翻逆案維垣
遂上疏曰舊輔韓爌之再相毫無建明只

造得一本不公不確之逆案而已案中眞
正附逆者實繁有徒然爌之意不在處彼
多臣而在錮阮大鋮及臣等卽後來祖述
爌意多方禁錮不休者亦非忌憚多臣而
在深忌大鋮及臣等其所以忌臣等何也
皇考藩封旣定後猶求多不止先已及皇
考之母家次將漸及皇考以臣等獨平心
調護之也蓋指鄭貴妃福王前事以動之
果爲所惑至次年四月詔卹已故逆案并

其黨人復允維垣請訪求三朝要典宣付
史館、于是追理三案幾幾有讐視懷宗之
心而不知徒以快大鋮等半世之恩怨豈
不傷哉

要典既毀逆案定。崇禎初年大綱正。竊號宏光
纔改元。要典宣付逆案翻。翻逆案是何言。明知
衆不與邀結須庸昏。大鋮有憑籍歸以定策勛
維垣謀更獲。假託先世恩。調護貴妃及皇考。當
日身名肯自保。天清地白在此時。神器移來恨
不早。翻逆案昏且庸。一念利天下。衆正皆難容。
公議盡獲罪。私黨爭論功。若欲追求三案事何
不下詔讐懷宗。閣可鬻。闖可封。馬阮張楊拜下
風。

迎太后

監國既稱尊號追謚考福王曰恭皇帝妣
田氏曰恭皇后而太后張氏者恭皇之繼
妃也母子年相若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
常中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建西宮以
奉之以太后至加閣臣銜太后尋諭選中
宮復使奄人田成選淑女于杭州、太后親
命之其言甚褻致來物議或言不早立中
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留都
破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

天子虛中宮。相公迎太后。太后自何來。民間方
避寇。諒爲天上人。塵凡詎相守。揮涕出登車。戀
戀多思舊。一旦入宮門。歡呼達中冓。跟履起前
迎。母子雙攜袖。慰勞各溫存。悲喜詞雜糅。至性

本纏綿。縷縷從別後。自朝日中昃。即漸至夜漏。
密語欲交詢。重閨屛左右。歎息或微聞。辛苦朱
顏瘦。答云加餐飯。共享春秋富。明日傳聲到殿
頭。西宮土木恨重修。恩更復加羣輔。懿旨俄
教擇好逑。絕代佳人誰有福。少年天子自無愁。
白門楊柳都堪折。茂苑鶯花遍欲搜。尙到品題
渾未定。再宣近侍去杭州。瀕行帶笑含情說。汝
識宮中祕事否。附耳數言看色動。關心一段想
風流。始知慈孝尋常外。家法何須別主留。但恨

深宮難久駐。依然失散兵間路。相公迎來相公去。追逐烽塵不知處。

選淑女

初選淑女僅在留都、及旨下校尉入役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投水自盡者。巡城御史以聞。選入又不稱旨、乃大怒、命各城捱戶舉首、隱匿者罪及地方鄰佑。並重處各官。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妝飾精巧無過蘇杭、于是訪求之使四出。甲申十月先命選

于杭州、乙酉二月復命選于嘉興、紹興二府。所至擾攘、嫁娶一空。選定者紛紛送入、皆置別館。又命于蘇州製大婚冠服、而典禮迄不舉行。惟日御童女、多有死者。車載出宮不絕。　本朝下江南、以淑女之一配所繫之王之明、餘皆流落不可問矣。

既作帝。應有后與妃。遵制立三宮。分定誰能譏。洒埽必取備。選擇何常非輦轂。四方會。但當在京畿。京畿不足擴近輔。近輔不足使傍午。傳言吳越產名姬。普天之下皆王土。吳越原多美婦人。粧飾精巧無比倫。一心願作民家匹。肯向深宮充下陳。昨日京畿聞迫脅。摧殘無數嬌花葉。父母恩深早見憐。定婚莫待迴鸞帖。其奈官司禁約嚴。排門冊造姓名籤。載來別館間封鎖。道是君王意未愜。大婚冠服成猶未。穢德彰聞難自諱。腐宮終日御童歡。車載嚇然殊可畏。選淑女。博虛名。却扇未歸金屋帳。降旛已出石頭城。免教宮井辱卿卿。

一司李

金陵監國、畫淮自守、竟置河南北于不問。開封及旁郡縣皆爲賊將僞官所據。巡撫秦所式因解任脫歸。巡按蘇京被叛將縛送賊。守巡使者悉逃竄。惟村落豪傑結土寨自固犬牙。其間開封推官陳潛夫乃就杞縣檄召州縣守令之在者、歃血盟誓、起兵討賊、單騎說杞西土寨婁道一、署爲武吏以次招附諸寨。軍聲漸振。又以大義勸

西平寨副總兵劉洪起合兵恢復、遂敗賊將陳德于柳園、走僞防禦使梁啓隆、擒僞官五人、河以南州縣大半盡復、時甲申五月也、露布上、授潛夫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支柱幾一年、以忤馬士英、乙酉三月撤回、道而河南旋失、陳仁和人、崇禎丙子孝廉、與黃澍同榜、以一司李當半壁長城之任、而爲權奸所扼、不竟其功、人多惜之、後浙東下、卒盡節、

悲哉大梁城、被賊復被水、水去賊復來、旁掠猶未已、王官盡逃亡、百姓孰依倚、結寨多土人、擁兵自固耳、司李蘊忠謀、謂足供驅使、檄召守令集、示以討賊旨、衆謂苦無兵、公曰吾辦此、單騎抑寨門、招徠執鞭弭、　上下問豪傑、闖風起西平、勢最強、相與爲角犄、敗賊走僞官、擒馘何槩槩、捷聞留都驚、酬庸還直指、支柱僅一年、觸奸功業止、悲哉大梁城、往事有成毁、孑遺誰所留、波臣誰所委、彼亦一司李、此亦一司李、同官不同時、同舉偏同里、爾民莫無知、恩怨當分紀、況是端然玉與珉、陳公大節標青史、河流不斷又江流、末路一生還一死、

睢陽變

四鎮中興平伯高傑兵最強、但桀驁不用命、且軍無紀律、閣部史可法之出督師也、推誠待之、傑漸傾心、可法喜曰、吾得高大事遂矣、遂勸傑經畧河南、傑慷慨聽命、甲申九月初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礮

無故裂、十月十四日登舟、所過秋毫無犯、乙酉正月十一日至睢州、總督張縉彥、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皆至、許定國者太康人、年七十矣、曾任總兵、以臨陣屢逃下獄幾死、會赦出、乘亂收兵、據睢州、大肆殺掠、與傑故有隙、傑初意欲誅之、定國亦疑懼、先數十里跪迎馬首、傑笑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安在、定國故聚其軍羸示之、傑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

乎傑性麤疎見定國詘服且輕其年老衆
單弱轉憐之初潛夫謂傑曰公方出師而
許鎮在肘腋之間其人多詐有貳志不若
翦除以免內顧傑唯唯全是乃謂潛夫曰
公無以定國爲慮吾折箠笞之耳潛夫諫
不聽有某千戶者遮馬投牒發定國陰謀
傑欲示勿疑笞之六十送定國遂與定國
刑牲結爲兄弟約同行破賊定國許諾十
三日定國張燈設宴與傑爲夜飲潛夫知

有變託言爲傑置頓先引去緝彥其杰亦
遂去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
城闉曰非有命不得入得入者止親信三
百人是夜定國命其弟飲從者于他所婦
女賓客雜坐酒半其弟舉止失常從者覺
以告傑不應從者退意亦安焉三百人皆
醉人挾一妓寢傑亦醉就寢所居甲第墻
垣重複定國于屋後置人故不及知榻畔
無將卒惟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

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
垣屋者數十輩傑亟索備身鐵棍已竊去
矣猶奪人仗格殺數人而後就執三百人
皆同斃明日日中城不開傑大營始攻城
而定國已殺傑渡河北走後上英以睢陽
之變絀由潛夫命凌駉代監軍撤潛夫回
道而河南失駉死緝彥其杰降

人之將死高興平感激閣部推至誠大言欲埽
河朔淸請率將士西北征擇日禡祭揚旗旌風

吹纛折如山傾礮忽自裂聲砰訇神色不動催
登程所過雞犬皆不驚新傳號令嚴且明前驅
直到睢陽城匐伏道左誰來迎白頭老翁通姓
名自稱死罪前總兵馬上大笑心相輕拔覘軍
實嗤羸形幾汚吾刄殺此傖折箠驅使牽長纓
乃定盟誓爲弟兄酒歌劒舞刑三牲約國討賊
佐中興人言藉藉愼勿聽且復夜讌張華燈二
十里外空連營王命在堞誰敢攖親信三百分
零星各挾妙妓彈哀箏醉酣鼻息春雷轟屋瓦

歷歷覺有聲。童子驚叫瞿然醒。長鎗大戟交縱
橫。手無寸鐵身煢煢。奪人刀仗濺血腥。力屈被
縛猶奮爭。三百親信呼不應。流蘇帳煖體合并。
蓮臉犀利踰青萍。肘腋變作非無萌。從來致敗
由驕盈。幸死王事人傳稱。一洗白璧玷蒼蠅。可
惜大業隳垂成。東南半壁隨土崩。督撫再辱顏
不赬。何況瑣瑣孱中丞。含笑獨有陳與凌。招邀
閣部乘雲軿。與君吐氣同英英。君今一死強于
生。下視羣逆爲鼪鼬。

假太子

甲申七月、馬士英密令淮揚巡按王燮報
懷宗皇太子永定二王皆被難、益恐天下
繫心也乙酉正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家
人穆虎自北至、同一少年密謂夢箕曰、此
先帝東宮也夢箕留之不肯、卽令虎伴之
至浙、頃之箕以聞、使奄人馬進朝追之、獲
于湯溪、乃召國公朱國弼、侯柳祚昌、鄧文
虎伯劉孔昭、趙之龍焦夢熊、常應俊、駙馬
齊贊元、閣臣馬士英、王鐸、蔡奕琛、翰林李
景濂、劉正宗、張居、中書吳國鼎、至武英殿
謂曰、有稺子自稱皇太子、內臣李承芳、盧
九德、審視回奏、皆云相貌不對、語言閃爍、
卿等會同各部大小九卿科道講讀官前
去辨其眞假、士英奏原任翰林方拱乾、辦
事東宮、臣召而問之、據拱乾稱最爲認識、
又李景濂劉正宗皆係講官、若眞則不惟
三臣識東宮、東宮亦識三臣、不則兩不相

認矣、朱國弼趙之龍皆云會見東宮、卽命
同往、已而國弼之龍拱乾景濂正宗回奏
皆曰假、而大學士王鐸自云在東宮侍班
三載、識認極眞、允言其假、特稱之曰、具見
忠誠大節、于是下法司錦衣衛研究造謀
根底、并收高夢箕、穆虎、又出東宮伴讀太
監邱志忠、言之痛哭、而證其非是、刑部尚
書高倬、錦衣衛指揮馮可宗、並上爰書稱
假太子自供爲王之明、高陽人、駙馬王昺

之孫、慕南方樂士而來、途遇穆虎等教之冒稱太子云云、遂命刊刻爰書、頒行天下、而人心愈益懷疑、卽閭巷小民亦歎息泣下、欲生食王鐸方拱乾之肉、其實質對之時、太子一見卽指稱髯而晃者方先生也、王鐸遽呼曰妄男子耳、拱乾遂掩耳疾走、不列名疏尾、士英命阮大鋮謂拱乾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復、拱乾趨出國門、不復應命、又士英疏曰、已遣大鋮密諭諸講官

矣、夫是曰是、非曰非、公言之可也、密諭何爲者、又邸報三月初一日大學士馬一本爲異聞事、有一男子自稱東宮云云、及發出士英密疏、乃是二月二十八日者、則已辦理勢之必假、蓋滿朝先設機網以待之矣、雖百拱乾何益乎、會靖南侯黃得功、寧南侯左良玉、廣昌伯劉良佐、湖廣總督何騰蛟、應安江楚總督袁繼咸、皆上疏與廷議相抗、太子得不死、先是十二日有一僧在西門冒稱懷宗、緝獲至戎政衙門、供名大悲、戎政張國維以爲此等妄人、但當速斃之、若一窮究、便損國體、而都人籍籍、遂謂國維且杖殺崇禎皇帝、國維不得已以屬三法司、改供爲璐王之弟、又言曾受封郡公、明制藩封無郡公、始證其妄、戮于市、雖人妖物怪、亡國之徵、亦以見人心之不繫於宏光也、

假太子。來何晚。淮揚御史昨有本。太子二王先

後隕絕天下。望應深遠。太子果然來。君臣心內忡。凡事豫則立。前言茲可準。卽或召廷臣質辨烏容混。授意方諄諄。希風亦袞袞。衆口同聲非誰與出誠懇。頗聞講官與伴讀。掩耳疾趨痛哭返。此淚何來倘問之。應使詞窮理難遁。假太子。死已晚。機網先設何所逃。賴有強藩發忠憤。吁嗟同畝豈肯容異禾。必欲芟除類穮蔉。誰道人心殊不然。宮車猶向思陵輓。大悲妖妄且疑真。上坐休誇天位穩。假太子。來何晚。

清君側

乙酉三月闖賊攻武昌、寧南侯左良玉戰敗時黄澍在軍中、日夜謀誅馬士英、乃說其子夢庚、以清君側定儲位爲名、帥師南下、良玉未之知也、夢庚紿以闖賊逼近勢大、姑登舟避之、甫登舟輒命燒府第諸營、四起焚刼、良玉不知所爲、澍乃進前說、且曰江督袁公實有同心、良玉唯諾、遂出檄討奸輔、立舊儲、至九江繼咸乘城拒守、良

玉始知爲澍所賣、憤恨成疾、未幾死、夢庚統大衆捨九江直趨金陵、先是鳳陽守陵太監報　本朝兵至泗、繼咸亦疏左兵南下、命集廷臣議、衆謂宜勅諸鎭備北左來以偏師綴之、士英忿然曰、寧以天下歸清必不令左賊得志、衆爲咋舌、士英竟徹諸鎭兵之在江淮間者、屯板子磯以禦左兵、身率阮大鋮等羅拜黄得功于床下、得功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公等重禮、遂出戰累捷、左兵遁、而江北空虛、本朝兵安驅直前、夢庚亦迎降、江南下、時乙酉五月也、初四日猶申選淑女之令、初五日中旨命乞兒捕蝦蟆、將取蟾酥合房中藥、士英向有賈似道之妖、嘗據地鬬蟋蟀、人謂蝦蟆天子、蟋蟀相公、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左鎭當年稱宿將。上流半壁威名仗。義旗忽地指江南。傳檄分明臚罪狀。討奸輔。快人心。立舊

儲。係人望。所嗟起事屬陰謀。不意被紿中悒怏。一死虛看抱痛悲。二陵實爲遭淪喪。君側還同臣側淸。父子君臣都埽蕩。可笑謀身誤國人。盡撤藩籬隳保障。寧破江山肯破家。私仇力用官軍抗。猶然燕雀作羣嬉。君不見蝦蟆天子蟋蟀相。

假皇后

嗣福王初封德昌郡王、娶黄氏、早歿、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

民間、與太妃各依人自活至是閩王卽帝
位、詣吏具陳始末、廣昌伯劉良佐、以禮送
至不納、下之獄、猶命馮可宗善視之、童氏
在獄、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
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王頭、
踰垣而走、今忘我乎、可宗爲之轉達、棄勿
視、始命加刑、可宗乃覓一死嬰投獄厠、指
爲所生以汚之、童氏亦自言失身之婦、何
敢妄生非望、復偶聖躬、但求一覲天顏訴

連年情事、然後歸死掖廷耳、又云、我不可
認、太后緣何獨認良佐、又奏、童氏實非假
冒、彝倫所係、懇賜曲全、諭以童氏冒稱結
髮云云、亦未斥言其假、金陵破、童氏出獄、
不知所之、或言初福王世子歿、德昌郡王
序當嗣位、馬士英爲鳳督、有以居民藏王
印首者、取觀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負博
者持以質錢、士英物色之、則以爲眞嗣福
王矣、國變後遂推戴以邀援立功、天下皆

以爲嗣福王卽皇帝位矣、彼童氏亦以爲
今之嗣福王、卽昔之德昌王、而抑知昔之
德昌王、非今之卽皇帝位者耶、故有斷斷
不可見者、時又有一老嫗詐嬲自稱皇姑、
曰亂中流落、依一木匠糊口、今與俱來、朝
議以失身匪類、絕屬籍、不許通、尤可駭者、
皮備詹有道、恍惚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
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
口出妄言、立毿杖下、噫、倘令福王而假、則

羣假皆眞、但獨認太后、又似不可解耳、
昨日假太子。今日假皇后。如何倫紀間。怪事無
不有。誰爲同衾人。眞僞一見剖。縱使極痴愚。敢
冒稱夫婦。若云已失身。不可奉箕帚。同自民間
來。胡爲偏認母。致令展轉生羣疑。甚且人言感
大悲。最是皮備詹有道。空中神語尤離奇。得無
皆眞爾獨假。竊國者王信有之。如此是非深難
辨。滔天罪逆不畏天。地祖宗神靈知。迎汝歸當
具禮。絕汝姑存國體。何惜天府幾石米。收恤衰

葠養朱邸亂離之世婦人身從來羞辱皆難洗。

文丞相

史可法大興人母夢宋文丞相入其室呼曰類我而生崇禎元年成進士起家推官累遷江南寧太道叅議值流寇南下悉力捍禦以軍功擢僉都御史巡撫安池勦寇功益多進副都御史加兵部侍郎移節淮上賊氛日熾乃開屯政招流亡訪賢豪繕城郭修戰守之具一時軍威大振屹然爲

江淮保障者數年就擢南京兵部尙書兼理京營軍務特詔委以留都重任倚眷甚隆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可法檄諸鎭入援未集而京師陷懷宗崩問至可法北面慟哭觸柱碎首卽日誓師浦口欲長驅而北死都城下留都諸大僚止之曰江南雖小尙有可爲諸藩南來盍擇君而奉之可法以爲然時璐王福王俱在淮上可法以賢則宜璐親則宜福方議迎立而鳳督士英用阮大鋮計與諸鎭合謀迎福王可法無可奈何從焉獨以人望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尋以閣部出督師于外蓋遠之也可法旣出駐揚州開幕府治軍設禮賢館招徠天下智謀之士召募得勝甲者萬餘人間走四鎭軍中居間游說欲藉其兵力規進取四鎭漸馴服而士英大鋮心忌之合計阻撓掣其肘所言事及請餉皆不卽應會高傑與黃得功有隙可法出至誠排難

解紛事乃已傑感動願率所部爲前驅經略河南可法大喜亦率所募兵繼進次河上戒師期所請鎧仗芻糧皆不至將士解體未幾傑行至睢陽爲許定國所殺可法師遂止適左良玉有淸君側之舉士英盡調各鎭兵備遏上游獨留可法孤軍 本朝乘間大入詔可法還守揚泗可法慟哭而返抵泗而泗已降抵揚檄召防河諸將兵而諸將兵多叛者乃乘城死守相拒十

晝夜、城陷、可法拔佩刀自刎、左右爭抱持、血濺衣襟未絕、擁出遇大兵不能出城、反坐空亭中、被執不屈、越二日見殺、或云出小東門渡浮橋馬陷死、或云方奪門爲大兵手及左右皆死、失其屍、部將史德威具衣冠招魂葬于梅花嶺下、可法短小精悍、面黑色、兩目爍爍有光、督師幾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戴小冠、衣窄衣、與士卒雜處、驟見者不知其爲閣部也、軍書旁午、皆

手自批答、封章數十百上、皆手自屬草、言言剴切疏成自讀之、輒嗚咽不勝、流涕被面、幕下士皆爲掩泣、卒全節符毋夢云

昔日文丞相。燕市柴車底。今日文丞相。揚州郭門水。水流血不汚。何必浮屍起。梅花嶺下魂。返葬衣冠耳。丞相臨江開府時。淮揚一路接安池。朝廷幾載紓南顧。倚重留都鎖鑰司。天崩地裂君王殉。哭聲四野東南震。碎頭觸柱血淋漓。嚼齒誓師方北進。社稷爲重必圖存。再造還須計

立藩。躊躇未決親賢議。束手旁觀定策勲。丞相誓師援外。奸邪在內忠良出。奏請便宜格不行。掣肘傷心難具述。禮賢館闢翹楚材。勝甲兵招滿萬來。四鎮牽從奸黨忌。多方沮抑致嫌猜。興平亦是英雄輩。感激前驅勇百倍。一朝不戒隕其身。時乎功業應難再。丞相迴旌奉詔年。孤軍援絕百無全。紛紛大師江淮上。盡撤藩籬護那邊。嬰城死守知無用。慷慨登陴還誓衆。恍然追憶若平生。阿母當年曾入夢。科名端不負天

神。正氣歌時讀者傷。公更淒凉餘幕客。共看流涕滿封章。形神短小偏精悍。兩目光生如耀電。布衣蔬食　戎　黑色錚錚鐵如面。丞相督師入。行間受苦辛。不知政事堂。安坐誰秉鈞。國亡獨幸免。反覆戕其身。彼生即鬼魅。公死爲天神。

黃大哥

四鎮中靖南侯黃得功最忠勇、然性率直、受馬士英阮大鋮籠絡爲所用、左良玉兵下、密勅得功趨上江拒之、得功身率偏裨、

直入陣中、大敗左兵、時艮玉已死、夢庚挫
氣而退、得功雖勝傷左臂、屯兵蕪湖、而
本朝兵已渡江、劉艮佐連營先納欵、得功
不知也、時著葛衣以帛絡所傷、腕懸一刀
坐小船、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忽見艮佐
長跪岸側呼曰、黃大哥緩行、有要語、得功
曰汝已降乎、若然可速去、聲未絕、飛箭至、
中得功喉偏左、艮佐遽去、得功以右手拔
箭投之地、呼諸將博戰、無一應者、得功歎

曰、汝輩皆有叛志矣、擲刀俯拾所投箭視
之、部將名也、遂自搘其喉而死、艮佐澤清
並降、

興平先死二劉降。一戰誰能更扼江。四鎮強兵
安足恃。靖南熱血空盈腔。左兵雖敗退。臨陣新
傷臂。單衣佩短刀。不被重重鎧。談笑尙豪雄。輕
舟督諸隊。岸側忽聞呼。似是同僚家。黃大哥。奈
君何。且緩行。去則那。出不意。方驚吒。汝降耶。言
無多。我誓死。心靡他。可速去。看揮戈。傳聲猶未
已。飛箭當喉。翻偏裨救不前。傷哉臣力竭。投刀
取箭再三看。部將姓名高處揭。汝曹皆叛我何
爲。箭鏃搘喉甘引決。艮佐去。笑還歌。二劉兄弟
時經過。人生自古誰無死。地下羞逢黃大哥。

忠乞兒

金陵之下、死者罪者、吏部尙書張捷、刑部
尙書高倬、副都御史楊維垣、戶部郎中劉
成洽、禮部郎中劉萬春、戶部主事吳嘉胤、
禮部主事黃端伯、中書龔廷祥、陳爊、陳士

達、欽天監博士仲弓、及方正學裔孫、遺其名
挈壺陳于階、監生吳可箕、諸生張不二、潘
履素、副總兵金祿、操江部將彭性述、武舉
黃金璽、而捷與維垣又皆逆案、維垣之死、
尙有疑議焉、且文武大僚中殊寥寥也、一
小璫馮一、乞兒並投秦淮河死、乞兒題詩
百川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
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
條、吁亦可慨已、

金陵逃竄時。竟成何世界。冠佩豈不多。悠悠各行邁。賴有乞兒忠。綱常支不壞。倘過百川橋。公卿當下拜。忠乞兒。誰不知。姓名雖滅沒。來者盡讀題橋詩。平昔遇高官。側立道旁窺。今且羞爲伍。獨與正人君子同襟期。乞兒忠。誰先知。

方馬兵

乙酉五月初十日二鼓、金陵竊位者逃、翼日未明、馬士英挾太后如杭州、以所部黔兵從、越七日竊位者亦將如杭州、命方國

安帥所部先發、與士英相次道路、兩家兵素不戢、所過焚掠一空、由池寧以達杭紹、民間驚怖、方馬兵至、以此三字止兒啼、國安亦黔人、士英黨與合、權勢復盛、浙東敗同降　本朝被誅、

不畏於鑠王師。惟畏方馬兵來。方家馬家是誰。赫赫將相威儀。一奉太后驅馳。一稱天子後隨。供頓責備有司。焚掠毒遍烝黎。鷄犬不得安棲。子女玉帛靡遺。耳邊三字輕提。應聲夜止兒啼。黔陽苗種留餘。性情相似窮奇。齊心併力合謀。中朝人士參差。擁兵坐失優遊。豪傑動見猜疑。派餉利盡錙銖。專權植黨　狼狽誤國當誅。江東再致流離。聖代刑賞無私。搖尾乞憐奚爲。招邀拜伏戎麾。閭左安然未知。惟畏方馬兵來。不畏於鑠　王師。　王師弔民伐罪。方馬戲下橫屍。國破身亡兵散。民間婦子恬嬉。

鍾山樹

明陵在昌平天壽山者十二、迨懷宗卽窆

田貴妃寢園、人號思陵、亦稱十三陵、在江寧鍾山者、惟太祖一陵、祔以懿文太子、本朝德澤深厚、並命有司嚴禁樵採、時加葺治、松楸之蔭鬱然、康熙己巳春、　鑾輅南巡、過鍾山上陵致敬、　勅地方官修葺、保護有加、　聖天子之用心、爲亘古帝王所未有、鍾山封樹從此永固矣、先是順治甲午冬　駕幸畿北、至天壽山觀明帝諸陵、遣官致祭、仍　特命工部修葺殿宇、先

臣賦詩恭紀有云潔祀飭宗伯葺治庀司
空仍益守陵役以絕樵蘇蹤臣職在珥筆
感此盛事逢作歌揚芳烈用以昭無窮盍
實錄也臣于鍾山封樹敢忘咏歌　聖德
以附先臣末誼哉
鍾山螭蟠石城虎踞明祖作都園陵即祔易世
雖遷開基孔固名曰陪京官僚備具三百年來
神靈結聚王氣忽焉同歸歷數猶我　聖皇深
仁雨露問俗時巡觀風　蹕駐憑弔前徽踟躕

四顧　敕守土官維勤保護蔚蔚鍾山從
今封樹枝向北傾長迎　鑾輅

諸暨學種花莊郭氏藏板
金陵蘇德順刻於慕情菴

陜村咏史新樂府卷之下終

書懿安皇后事　李驎

懿安張后熹宗哲皇帝之后也性文明惡魏忠
賢及客氏其殺楊左諸忠直也后聞之不豫者
累月宮中皆稱其賢逆臣許承欽乃無端造謗
誣其生前而淫姬任氏又無端假名汚之死後
凡普天下之臣民其祖宗食有明二百九十四
年之德澤者無不目眥皆裂而痛恨于心豈可
不據實而亟爲之辨故許承欽湖廣漢陽人崇
禎丁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遷大理寺評事國

變後居揚之泰州嘗大會賓客誣烈皇帝以臣
子所萬不忍言者時興化陸廷掄在坐聞之憤
以語同邑李秉真秉真又憤以語李驎皆謂烈
皇帝殉國英主君德播聞有年豈肯蔑倫絕紀
此必無之事一日秉真過驎曰子見寶應陶徵
舟車集乎許承欽誣君之罪不容末減矣驎曰
徵言如何秉真曰徵宮詞自註故宮人左氏遺
李自成亂流落爲民間澣衣婦年今五十餘矣
掖廷遺事尤能言之嘗言懿安皇后居慈寧宮

元日烈皇朝后、后必答兩拜禮、重簾邃密、不相
見也。驎聞其言、亟欲見舟車集、如積陰日久、思
一快睹晨曦、幾不能待、過城東王仲儒、見几上
有此書、其故宮詞曰、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驚
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遥拜畢、六龍飛輅一時回、
細字自注如秉真言、噫、英主之謹于禮如此、而
承欽言何悖妄耶、昭公娶于同姓、而孔子猶爲
之諱、承欽乃以昏亂大不道之事、而誣謹于禮
之英主、彼獨非先朝故臣乎、以故臣汚蔑故君、

不謂之逆不得已、此驎所由準春秋之義、而以
一字誅之也。承欽平日爲人鄙褻、喜漁色、聞其
死後、女孫遠賣海濱爲婢、孰爲天道夢夢哉。任
氏者、魏忠賢養女、美而狡、忠賢進之熹廟、有寵、
卽劉若愚酌中志略所稱、始封安妃、進封貴妃
者也。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寇陷都城、烈皇
帝上賓、聖安卽位留京、命速議張后尊謚、尋以
崩問未確、謚詔越年乃頒、既而僞傳后未自盡、
失身賊營、流轉賣漿者家、爲其小妻、淫汚不堪

聽聞、驎嘗念有明家法極嚴、母后一無慚德、懿
安賢后也、何至于此、既慷慨以捐軀、亦從容而
就義、非宏光元年三月十六日所頒之謚詔乎、
其詞尚書錢謙益爲之、朝野咸服其當、又何以
說、中心憤憤、且恨且疑、于今六十年矣、一日途
遇秉真、譚及后、秉真曰、流轉民間爲賣漿者小
妻非后也、宮人任氏也、有宮監某者、聞后尚在、
驚曰、甲申三月之變、烈皇帝封劍命某齎進張
后、立俟其自裁、復命、帝乃走煤山自經、今又安

得一張后耶、遂至賣漿者家蹤跡之、則宮人任
氏也。其詳載嘉興朱彝尊燕京雜著中、驎聞秉
真言、亟過江都張師孔、見其書、師孔曰、彝尊無
燕京雜著、而有日下舊聞、吾方購之未得也。是
夜驎寢弗寐、耳際若有語驎者曰、燕思、燕思者
歙黃又字也、曾藏書、更倍師孔、晨起詣黃、又出
其叢事、以類分、卷帙甚繁、初從雜綴類觽（字避烈皇
帝諱）之、不得、其末脫數葉、疑在所脫中、快形于色、
又曰、吾有副本、方入別室取之、未及啓櫝、而驎

偶信手繙閱、忽得之京畿類、疑有鬼神相予、喜甚捧而莊誦、所采乃嘉定陸元輔菊隱紀聞、言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各自裁、時周后及妃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刀斫其臂、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慈寧宮來、白帝曰、懿安皇后已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經、當魏閹柄國、曾進養女任氏於熹廟、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氏僞曰、我天啟皇后也、賊不敢犯、既而流轉民

間、或送於官、時永壽已削髮爲僧、聞而往觀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睍永壽面發赧、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云云、其大略如此、而秉筆所述、雖小有異同、謂貴妃爲宮人、然任氏不能死、壞有明一代家法、而又詐託懿安、以汚慷慨捐軀之賢后、致南中有凶問未確之疑、其辜大矣、自當褫其貴妃之號、而從宮人之稱、此驎所繇斥之爲淫姬、蓋亦準春秋之義、而以一字殛之也、獨惜永壽不敢置訐、宣言於衆、請

諸

章皇帝正其假冒故后之辠、而弃於市、爲賢后洗死後汚、以快天下心耳、然猶幸陸元輔朱彝尊筆之於書、而驎得合陶徵宮詞據實以辨其誣、誅逆臣、殛淫姬、使六十年之積憤、一旦頓豁、不啻陰翳淨盡、而晨曦燭空、豈獨可慰懿安皇后於九京、卽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亦可少抒其恨歟、

宮人魏氏見賊入宮、前後奔喊曰、賊入大內

必淨宮、我輩定遭其辱、有志氣者當早自爲計、免致受辱、哭喊數回、躍入內河死、頃刻宮人投水者四五十人、噫、任氏愧之矣、又有費氏年甫笄、投井、井涸不死、賊至出之、見其姿容、互爭不已、費氏紿之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必報爾主、蓋欲借以圖自成也、執見自成、審知非公主、賞其將羅姓者、費氏又紿之曰、妾實出天潢、義難苟合、望將軍見憐、擇吉成禮、羅大喜、置酒、費氏豫藏利刃、伺其醉

盡力直刺喉下、隨以刄自斷其咽、俱死筵前、可謂烈矣、夫其詐稱長公主也、將欲有爲、其意原與任氏不同、而卒能不辱以死、貞穢之判、豈不霄壤哉、

賀宿紀聞　德清陳尚古雲瞻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熹宗當魏奄柄國、誣殺楊左諸君子、后聞之輒不快、及熹宗崩、援立懷宗、嚴正有丈夫氣、豈肯臨難

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遇舊內侍王永壽、曾管事宮中事、余問張后陷賊乎、王奄歎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美而心狡、忠賢鬻之以進、立爲貴妃、妃素見惡於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睹其死、而任氏卽盛糚出逆賊、紿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首信之、卽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氏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彼少年以爲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託迹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氏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令聞於朝、遞送入京師、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年月、予老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繫任氏非張后也、微王奄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作史者傳信焉、

也石郭雲錄於學種花莊之鋤經灌書園

諸暨學種花莊郭氏藏板
金陵蘇德順刻於慕情菴

茨村咏史新樂府附錄終

刻茨村新樂府後叙
盖聞烏兎常懸滄桑易變
驗前車於社屋拾隨簡於
書樓系酌舊聞大呂似字夢懷
雕鐫新語亦絕勝玄間談經眼
分明歷叙開元之事到頭局促玄
誇靈武之年若聆逢　盛世語
聽先朝於著李都尉之樂章無

鄭康成之詩譜山陰胡茨村詠
史新樂府所以紀酬季之始於
信邸繼於福藩安也愍帝初政
稗以默運熱色澤忠賢距元以
拔茅時彥從奮相之獻媚柔成誅
逆之書以務好虐以賞切榜曰策勳
之府文章日讀已崇王者之經筵
復社風行人不毀國人之鄉校嚴

貴有獎褒之義停秀亦碎枕
之情朝賀天鳴其由此定雖而
十七年求治太急五十相救過
不遑家氣盈廷妖氣满野人
東林南黨由枚卜而釁開短
李長張趁驛裁而亂作僻
芝與巢凶並起孫恩似盧賊
齋興嘆目河山傷心燐燹太倉

不給感睽生愁轄臣無裴相
之才猜帥昌房之敗況闖
殆久粤陽反日而寧實於柱
已冥杞國憂天而竟墜於時
進邏賊之謀肅曰太王遷國
分藩之策肅曰宗子維城事
勢可行羣終不爲卒之身
殉社稷詔憫丹青蓍蔓蟻者

請先攀龍髯者敢後血衣成
岳烏号帝鵑頭帛如朴虫名
縊女居夢天之下痛古天之靈
激烈世家各行其志矣若乃
搏溢之徒拷贓之輩蟲叩
頭而家醜犬搖尾而乞憐
間牛老師之稱金身麻木
看不死人之傳掩口蘆梟
鳳既分豬龍遂別總之七勇之
勇振鐸實雖以違天入楚之
師昭王亦無須罪己蓋災由熏
廟而貫盈於我毒棄於人民
古今入承大統者所以在周則
孝慈無補於幽厲在漢則
播遷莫救於桓靈也卿卿
已渡天水重尋擾五良緣

中興不易實已艱於窘歲況乃
雜以仙心壯虫諸園首予
憐之地南來半壁三眼不
任之天一時痛哭毋陵魚緣
福邸年論人先鑄錢史可法
早有異同繼教者有居奇
楊文驄安知真假將毋盜子
但為劉氏之耙柳亦通郎
實是孝成之子顧或有綴旒頗
似且莫問王當璧何如耳乃
撤勸成案肆虐陪京洩總
以系朝小及夕宮衣塞途人
瑤草當塲業朱金傳之
形早下銅人之淚負蝸予亾
乳不幸而然則向者比於江
左擬以臨安特若單焉

興之語，豈有觀深緣之情乎。是書也，以六十篇之首尾，統二九載之陰，免古詢獨彈丨於家有作，遠宗李杜，近比康王，第鈔寫無多，流傳未廣，而藏之者西山居士（張小陶）剡之者東部先生（名也）賴刪氏為功臣，駕禪友之小說，不亦善乎。

而為善乎。嗟乎，封豕鬼蜮，乾魏晉犯闕，黔驢技（士兵點人）焉，實隕轅以攻四鎮，隤五王，狼籍所，結局傀儡登場，落日之黍離，麥秀今時之冀子春蠶也，不禁異世愴懷。聊贅同人綴屋。

愚弟趙（襟）拜書

蓉鷸詩集五卷二集三卷

〔清〕成文昭撰

清康熙刻增修本

吾求友於鐵輔得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而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於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岁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閒卷卽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周卜與余邂逅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閒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慙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之助自四聲旣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於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小長蘆金風亭長

朱彝尊書

戍子周卜之論詩以不工爲七律自懟竹垞朱先生曰周卜非不工也特不好爾余竊論周卜之自懟周卜之所以能工也余觀太白集中七律纔數首太白豈難爲七律哉亦難太白之七律耳昌黎詩如銀燭未消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於七律豈不工然已不稱其爲昌黎之七律矣唯杜子美氏所爲七言律詩遂能適與其古詩相配千載一人而已唐人之爲詩也自忖其才力所宜爲而致功也專而取名也廉東野之峭刻獨專於五古昌谷之變譎獨專於七古

平生未嘗涉筆爲七律以彼其才庸詎不能爲後人之所無顧寧僻固褊隘以自畫焉者何也專則獨絕而廉則獨成古人之用意如此今之人粗識蟲魚月露百數十字輙排比爲七言近體即世所目爲詩人者其於應酬牽率動以七律塞請夫如是豈復有七律乎七律之難難於其幅狹而調長難於其格莊而體逸幅狹則古風之逞而博者無所施矣調長則五言之琢而簡者無所施矣格莊則斷句之𩙪而輕者無所施矣體逸則排律之組而密者無所施矣此四難也又有二病學少陵者其失也亢急而囂李獻吉之徒所以比於傖父也學玉溪者其失也嘽緩而靡楊大年之徒所以近於婦人也出乎此即入乎彼七律固未易爲矣宜乎周卜之重言之哉周卜暮鷃集中所爲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既不下古人其長沙懷古諸篇又深得七律三昧尚欿然自謂負懟於此周卜之七律焉得不工即周卜之衆體亦焉得不工乎竹垞先生特以不好七律題之余敢以是說補其未備云

康熙乙酉秋八月邗江弟顧圖河題於京邸之穎研齋

詩根柢於性情而已矣然有山川之奇氣以助
之則詩益勝成君周卜生太名足跡幾遍東南
名勝之地嘗畫長江載書圖渡黄河經漢口登
岳陽樓鼓枻於三湘七澤之間遊武昌入彭蠡
望大孤小孤浩浩乎山川奇氣吞吐於胸以此
詩益豪而肆然持是說以論詩則謂凡樵牧而
陟於山舟檝而行於水者其人皆能詩之人也
而可乎曰不可或曰周卜癖嗜書自經史而外
凡山海齊諧桐君老圃蟲魚鳥獸諸子百氏之
書所至必旁搜力購挾之以遊水宿風餐無不

與書俱者書益富以此詩益工然其爲詩而徒
恃乎蓄書之多則有操卷軸而賈之於市者謂
凡書之肆中皆詩人不可也然則周卜之工於
詩吾無以測周卜或曰周卜之詩取諸性情而
有者也淵乎其志汶乎其容若有心解神悟者
夫詩既根柢乎性情矣又癖嗜書胸中又與名
山大川奇氣相吞吐既根柢之又滋灌之又跌
宕之三者合而詩之發於人與釀於書與得助
於山川也化矣詩即欲不工烏得而不工也以
此測周卜其然否乎

康熙乙酉嘉平三日江浦劉巖書

大名成君周卜因予友龔君孝水來屬序其詩予辭不獲讀其詩閎淵壯偉善馳騁反覆而自然之音節復流溢浹洽于跌宕之餘吾所見能詩之家周卜殆其選也邇來數十年詩最著北方者則新城王尚書稱首德州田侍郎亦矯翼厲角抗行于其間二家之論不同田主才識王主氣韻雖各不相下然海內士大夫學爲詩者奔走壇坫大約出二公之門爲多周卜兼河北沉雄之氣而又嘗與田公游故其詩不屑爲咿嚘柔媠學兒女子態以娛悅當世之耳目而音

諧節協固其性有之非強而然也昔文穆公爲
先朝名相而少傅公接迹振起于
皇朝周卜以之爲高大父若曾大父胚胎前哲濡染庭訓所以繼而大之者當不在詩而詩已如是進而不止吾固知其爲北方之傑也因序以貽之并以示孝水焉

乙酉九月重九前三日杜谿朱書撰

長安臥病喜逢舊雨之來秋日送行愁聽陽關之唱酒徒河朔詞客江南此夕一尊倚闌干而剌促它時雙鯉溯流水以潺湲則有成子周卜家居魏地裔出相門性似王微脫略塵埃之迹才同謝朓低徊山水之音良璞誰爲相明老女自傷不嫁年年海上洒淚於文章處處樓頭銷憂於辭賦酾逦沅湘荒服屈宋游魂帆轉九疑荅漁歌而如響蕙滋百畝反靈些以爲招龍門資遠涉之奇燕國得佳游之助而况水滙彭蠡江分潯陽匡君之雲霧萬層白傅之蘆花兩岸

迎小姑而奏曲弔采石以報詩南都舊恨非無盧女之船北固雄風尚有孫郎之壘倚柁千里酹觴三嘆若夫吳市閶門吾土之可戀梧秋烏夜昔人之所悲准機衡之遺文尋蘇梅之往蹟爲君驚絕使我黯然今者識自人中交於日下少年游俠本近邯鄲壯士慨慷仍多燕市看花章墅禁狼籍之春風鬭草李園積浸淫之夕雨捫碑古寺走馬平岡間發狂言彌工新句矧又浮雲善幻古道就荒抱疴大暑之辰避人慈仁之舍倚風自賞不妨一再朱絲望月多愁忽覺

三千白髮曰將歸止聞輙奈何以是載讀過邨之文重翻暮觴之集詩成橫槊黃初曹劉之風落筆撞鐘元和韓柳之格冥搜物象妙繪性靈網羅百家鍛鍊一子鴛湖遺老頗爲敘厥源流鳳閣諸公莫或爭其先後嗟乎雅歌云邈和鳴鶴以相聞勝餞方張縶白駒而長往桃花潭水何足言情落月屋梁惟應紀夢况夫上書不售攬鏡尤衰范蠡湖邊不必文之而隱燕昭臺畔方當倦甚而歸與子暫離何年繼見誦詩而哀樂循環執爵而主賓交錯嘔心五字尚追蘇李之遺跋尾一篇敢廁王盧之後康熙丙戌歲秋七月既望日嘉定同學弟張大受書於橫街寓館

暮觴詩集卷一

大名成文昭過邨

湘西集

幽居

夙生寡所諧居幽發深省神入理以全念澄慮方屏素扉掩長日一榻窗闇囧坐枝鳥聲寂亞簾苔色靜我適物自閒瀟灑卷帙整孤懷邈焉託茶香和况永亭午春煙明徐行背階影晴絲罥衣裾疎花媚暄靚行當念徂春撫時欣遠景

晏起○

雨後天氣佳夢回失春曉起起復欹枕靜意入幽聊晞髮忘巾櫛修廊百廻遶婉孌城西山弄晴呈窈窕隔江送青來一變一態好偃仰輿孤往游泳愜懷抱有時命琴樽軒楹淨灑埽以此悅性靈永言謝煩慄

春日同魏慎甫劉書根靜聞上人江村閒步

懶健惟躭睡頭科久不梳三分春色去兩月酒杯疎鵲噪檐前樹人傳戶外書朔來病少差扶上小籃輿

山罨城如畫溪迴路欲迷半篙新漲淺一剪菜花齊屐滑苔痕嫩村虛夕照低兩三黃蛺蜨飛過板橋西

同友人過沕潭寺遇雨

委巷穿曲塘里許入平衍煌中粥鼓動殷殷甦塵倦挈杖一游目殊異在城縣寧知屐齒勞取次叩禪院幽梵空界深古燈青紺殿雨意四天低瞑色一時亂迸階土氣涼花香逗一線駘蕩風態饒格磔鳥舌變已足愜孤賞况復從羣彥生衣濺春泥歸路有餘戀

寄陳袁餘

杜宇啼聲咽離亭細雨時烟波望不極迢遞故人思離長黃陵廟花飛柳毅祠吚吚江上笛又傍晚風吹

寄張杲園

仲蔚逃名姓棲遲樂一丘采來多少藥句到幾分頭別淚緘中貯孤踪江外留楚天雲樹慕王粲正登樓

對月

皎皎江城月冷冷上短垣莫嫌侵客鬢一樣照朱門過雨春無影臨風樹有痕經年陪汝慣此夜鎮消魂

賈太傅故宅

瓦屋抱土垣門響白楊樹眢井沒蒿萊殘碑欹石路落遍野棠花子規啼不住

陶士行祠

寂歷啼鳥孤淙決流水靜斜陽落半山祠門掛松影樹杪謖謖風吹我衣裳冷

不寐

不寐孤衾擁嚴城徬五更長檠蠟欲燼暗壁鼠橫行漏斷愁還續香銷感易生曉星穿戶牖且喜是新晴

晚春侍家大人招同黃小重過鶴言劉書根遊嶽麓和鶴言韻

入望麓翠濃江烟一綫隔兩槳破春波挈伴曳游舄白雲鳥柏深叩關訪名釋杖履自蕭閒龕廬絕華飾經幢靜鳥音齋鉢曬香積斜陽沉疎鐘報憩遠公宅松濤上襟流嵐氣入軒碧峭巖新月升雨洗晚春夕惠休雅能詩况不避酒客茶煙嫋禪心竹影繪空壁冷然叢薄間一道泉

聲白撩衣坐莓苔飛觴罄酒炙四座寂無言松
鼠上茵席𦇴風過耳根夜迥逼境僻捫磴一回
首茲游已成昔千古此氷輪常照岣嶁石

懷李東皐

燕市衝泥別青楓白雁天西風梁苑騎涼雨秣
陵船（時東皐之中州予之白下）江月悲湘瑟春山老杜鵑懷
人如有意一櫂洞庭烟。
雲樹衡湘杳離懷散大江山花自開落昏鳥不
成雙吟和猿聲苦愁難酒力降思君春盡夜風
雨亂虛窗。

嶽放山人歌

嶽放山人怪老子古稀之年又六矣以山爲號
不居山徜徉只在江城裏方瞳炯炯古鬢眷雪
髩鬖鬖鬖兒牙齒生平奇僻數百端一字之評潔
而已僦居冷巷對寒流誅茆芟屋籬編枳蓽門
靜狎白鷗閒松窗朝納烟嵐紫高槐百尺帀地
陰孤花一逕和風倚瓦鉢氊巾鐵如意石臼風
銚烏皮几啁啾小鳥立檐頭喚得先生午睡起
禿毫塗抹作青山淡墨輕渻學秋水一山一水
自陶情有時或者贈知己一奴孫種惲不完跼
脊瘖喉聾兩耳一婢面黧髮蝟蓬跣足凸胸椎
十指職烹侍飲賢且勞酒劑魚泔足精美枕書
種藥度春秋不信人生終有死嶽放山人盍如
此

送李佑人之嶺南

裊裊垂楊漁舍外飛飛蛺蜨稻畦頭躊躕煞是
難分手同上臨江賣酒樓
歌板詩筒客興賒一枝柔艣響咿啞獠奴扛束
書千卷去弔當年陳白沙
越秀山邊榕葉風琵琶洲畔木綿紅花田十里

香吹遍總入君家詩料中
風懷澄淡陳恭尹辭氣淋漓屈大均合上藥亭
三作手李郎此去又添人

夏日偶成

松扉不掩小牆隈黑丑花緐覆綠苔冒雨獠奴
沽酒去騎驢山衲送詩來偶臨壯牖占涼候便
展南華作睡媒客病近從朱夏減湘西滿眼供
吟材

五月初一日三弟生日戲成二絕

酸牙梅子堆無數爛雪鰣魚可二斤藾虎懸將

蒲劒尾長鬚特壽小郎君
榴花折得一枝鮮斜插君家錦帽邊同上籃輿出城去洪恩寺外看龍船

陸景南自辰陽來賦贈

藉坐梧陰竹影閒閒愁一掃下眉端當杯紅照佛桑樹入座香飄魚子蘭出處君能存老辣詼諧我覺帶儒酸畱君更擬三宵住舊例平原十日歡

種蕉

炎燠乍涼飈襟靈頓爽適雨脚去復迴雲態濃欲滴苔綠如有情小鳥鳴格磔甘蕉三二本砌下坼泥植買自山僧家青銅錢數百放綠過鄰牆卻礙窗幾尺影分涼一庭韻響碧滿席市以幾折欄間以幾笏石几拭地還拂攤書避狼籍客眼略不貧謾言時浪擲

秋海棠絕句六首

江雨江風欲斷腸耶禁渴病久郎當槐聲一夜吹秋起拖逗秋容上海棠
今日狂奴十倍歡買花錢盡典衣摒園翁徒捨工夫了卻與酸丁自在看
不是憐花忒恁忙關心得意在秋芳歐家盆子宣城石兩手掀泥種海棠
亭亭冷韻倚秋颸柔楚精神娟靜姿位置几頭勤領略莫教一箇俗人知
一叢香褪亂紅蔫半落琴牀半拂簾莫使隨將秋籜去拾來片片壓書籤
榮枯代謝總南柯人且如斯奈物何梧響空堂白雁叫秋燈譜出海棠歌

舍弟還里

落日吹颿影輕颸綻客衣一尊秋色裏寂寞送人歸江雁看南下原鴒自北飛望湘亭子上握手鎮依依
汲抜驪歌咽凉蟬噪不休煙橫江畔柳月冷驛中樓短髩砧催夢寒燈雁叫愁武昌城下泊計日是中秋
江雨江花淚山風山鳥聲孤村黃葉陣晚渡蹇驢鳴流落哀新野徉狂忌禰衡關心門尸計鶺鴒漫叮嚀
歸及重陽候菘肥梨子黃短籬叢菊爛瓦瓿濁醪香新稼輸官稅貧交醉草堂八行須早寄病

眼斷江鄉

夜坐

風雨江城老客思雁聲誰遣到書帷半生腹笥容澆酒一寸眉峰正鬬詩螢亂疎簾窺瘦影月低秋水照吟髭槐花吹落知多少打向空階不任時

長句送舍弟歸里

枳籬瓦屋一圍水蜿蜒略彴城西隅老柳百株紛偃仰緜菊爛熳敷氍毹瓜畦枕井豆壓架棗枝當戶紅扶疎蟹螯初肥菘韭碧十分秋色滿

吾廬命不如人常坎壈揶揄多鬼欺狂迂弟兄落拓走江外吳關楚塞長馳驅吾家世德素溫飽耕讀豈復諳世途卽今人事屢遷變擡眼躡足皆榛蕪江頭送子乘秋去握手灑泪還踟躕禿樹昏鴉號落日寒原敗葉吹酒壚負載書卷一羸牸犗行李兩獠奴疲驢板橋踏霜月油燈山店啼夜狙爾方歸娶成人列讀書力穡爲良圖安貧屛跡守環堵莫以困頓增欷歔我昔裘馬快馳逐緬想如嚼蠟茹荼病態麼糟滯天末風雨憔悴哭三閭魂夢故園草堂側朋儕圍

坐傾醍醐酒酣耳熱儻相憶三歎鈍農盍歸乎

述懷四十韻贈陳東村

瑟瑟秋氣振幽幽客懷怛盆菊蕊尚苞簷溜滴乍歇枕書頭卸巾踏被脚辭襪寒雀啅蓬門佳客到陋室排登百尺樓直闖三層闥知名豈今玆快晤話疇昔耕硯蹈丘園漁書臥林樾肝膽許屠沽膏肓乃泉石醉未脫醉鄉狂已出狂國四顧但庸庸一編自矻矻大言天下要小補宇宙關俗累鎮縈牽生計多隕越妻憂厨不爨僕訴馬斷齕梟聲互噂𠯠鬼伎逼突兀學忙踏槐

花放閒逐楓葉濩落亦其宜毷氉何足咄涼雨阻長安金風入短髮親故各酸辛輿隸爲羞澀逝言避囂雜于役嘆偪仄雪壓白門船雁唳洞庭月麼糟冰雪腸支離倔強骨三吳蹇淹留重湖過超忽牢騷阮籍窮淒切相如渴燈耿壁蟲幽風激窗繒裂五更屋角雞三尺牀頭鐵十年皆鑄錯一旦空更瑟赧瘦羞鏡明忍寒看筆禿徘徊沅湘旁躑躅蘭茝側弔古事襃懷澆塊憤塡臆傷心楚澤吟痛哭漢庭策地以怨臣傳天爲愁人設感君氣倍眞信君腸倍熱君能鑒我

愚君當恕我率我于君首低君竟我心折相憐
骯髒人同是落魄客不聞說項斯競欲殺李白
何當大笑謔底用長太息身且遭世束氣豈因
俗讋堆胸五岳起吐口層冰釋濁醪傾瓦盆淋
漓酒腸濕

丁丑生日放言

我生二十有六年牢落窮愁嗟備至心情鹵莽
強詼諧面目尫羸徒詬誶爲圃爲農類拙鳩避
地避人如縮蝟時宜不合腹空便歌魚彈鋏終
何濟丈夫蹭蹬事尋常李廣劉蕡從古例狂態

凝懷衆莫嗤措大且爲今日計萬點寒峰瘦逼
秋千葉江楓紅欲墜呼奴買蟹掘芋魁鐺煨淡
粥下鹽豉白魚似笏柿如拳佛手黃堆香陣細
道衣烏帽秋樹根不雨不晴好天氣漢書一卷
酒一斗拍掌高歌拚爛醉雀啄屋檐茶沸銚秋
滴高梧蟬嘒嘒

登開福寺後圓通閣二首

松蘿纏雨鎖層陰高閣秋登無近尋幾點晴嵐
依遠寺一聲烟磬落疎林汨羅江上歸征雁賈
傅祠前急暮砧客思不堪憑眺裏傷心楚些動
愁唫
衣冷斜陽水上樓西風滿地入高秋孤花獨抱
寒蟲語遠岫多從倦眼收鴻影低侵葭露外佛
燈青出竹梢頭巴陵城下潮聲急吹上眉端不
斷愁

九日

孤城砧杵亂寒蛩獨倚西風數雁行九月江濤
催客鬢兩年藥裏伴重陽傾瓴桑落三升碧鋪
徑槐花一寸黃不用登高舒倦眼感時王粲久
懷鄉

同劉書根小飲口占

寒葉秋聲滿西風落雁羣閒還與子共愁欲倩
誰分餅桂枝如樹盤柑箇重斤江鄉風物好日
夕但微醺

寄子白百韻倣香山體

涔涔秋日雨泥滑街不乾嗒焉扃户坐出門一
步難老屋裏江風敗籜吹成團四壁起緐砧一
庭瘖暮蟬天末懷伊人作謌聊破眠予生駑鈍
資環堵常蕭然緬昔乙亥冬病痼難覺瘉屏跡
來山居畏人逃俗緣黎陽古名邑山水秀且妍

大伾砨左峙衛水漈右澴更有一峰好嬌嫮而
蜿蜒像形曰浮丘城郜俯其巔雄拔王威寧秀
挺盧次梗爲文章事業播在天壤間髙人去千
載山靈含辛酸荒蕪絶人跡感舊涕泗潸屋瓦
壓蹐樵櫩楹風雨穿頽壁掛蛛絲礫确雜枯菅
韡膭一畦丁爽喘胥跼蹐指説當廳槐相公手
植焉景仰先德存衹徊發長嘆盛衰溯今昔浮
雲隨變遷頗聞張平子投閒適歸田倒屣接故
人握手而言歡言念及門户吝嗟語纏緜記始
構此居癸卯歲秋寒少傳曾大父予告投簪還

頤養賦遂初　恩賜買山錢眷戀此山麓於焉
樂靜便亂石壘牆低枳棘編籬蟠百株皴裂柏
千箇青琅玕歸雲閣東畔玉照亭南偏偃仰二
老杏澄泓一水灣桐影壓簾靜草色上砌緐窗
牖極開拓廊複相鉤連措置皆古朴絶不事雘
丹拾級漸西北週帀護以欄匼㔸得一堂疎豁
天何寬朝挹嵐氣爽暮對翠屏間部曲領烟霞
風月歸平泉杜門絶塵鄙著書年復年北地米
太史來紫繪作圖畫傳一時名公輩題咏幾百篇
於時予未生睹記或未全臘風雪如掌圍爐話
惓惓酒盡叫重沽燭盡呼再燃有時君過我探
幽劇盤桓瓦鉢松麈尾竹杖鹿皮冠一觴復一
詠芒屩代輿筏有時我過君敲門夜半天呼君
起夢中各笑穤不褰與人作話柄張癡與成頑
君夙嗜唫咏爲句皆雅媚得意在古調漢魏相
提攜又夙善書法精理特入乡楷法鄙歐虞行
草唫蘇顛不屑到米狂常諱稱張顛但爲知音
者一日書盈千貴耀以勢臨一畫與巳竣排當
二兒童尺幅撐以搴淋漓驚四座磅礴生雲烟
迅埽紙百捆亟磨墨百丸君於古篆法精緊深

究研闡微出傑論辯駁非一端斯邕死下載蠲
扁訛相沿不知重遒勁但知取纖嬛譬如美婦
人美豈在釵鈿親君見妙技寓內大奇觀刀落
儼槊舞撇捩比鷹鸇嘗驅馳途路仰臥車中鐫
文彭何雪漁齟齬難比肩君夙擅岐黃妙悟得
眞銓尫羸垂斃人立活如奔獾薪傳傳青主心
血苦盡殫君才故磊落君意亦騰騫酒酣耳熱
時脫帽舞當筵慷慨輙語我葛城作冷官鉛槧
那束縛佔畢不拘牽大開矍相圃奢侈苜蓿盤
有時飲生徒豪唱羣嘲謔一醉常累日酒逋遍

市廛縣官不解事致辭頻來前摵呼半晌醒跟
蹌睜目䐑奮臂一咤叱撲跌口流涎俗物亟走
避無取汙老拳睥睨一世人十載雄寒氈詫我
膏粱子裘馬恥翩翩行身慣作達騰踔紈綺班
欵洽兩月罄慇懃精粥饘忽忽歲聿暮踟躕整
歸鞭馬首一再回悵怏後會慳瞬霎裘葛易魚
雁迴漫漫我方去吳楚聞君入幽燕江國媿依
劉花縣竚迎潘天涯淪落人形毣病淹煎秋夜
爲此歌付之西巖看但知歌有情遑恤辭多瘢
歌長辭巳窮辭窮意未闌敝廬幸無恙買棹明

春旋長鑱披短褐躬耕浮丘山

自題梅塘放櫂圖四首

一艇挐烟纔似梭水邊林下足婆娑衝寒戴笠
君休訝酒病烘頭奈熱何

古朴沿流兩座屋橫斜亞石幾株梅山童啞笑
迎予說鄰叟看花釀酒來

泉石梅花景自殊窮鄉數遍一般無等閒倩得
劉郎筆寫出心間夢裏圖

一丘一壑緣慳甚清福還須命裏招怪道日來
增病態畫中境界亦難消

禱酒

瓶汪梅枝爐爇香一雙蠟炬步搖牖渴羌垂首
傴僂立再禱歎伯願有剖憶昔走當童丱時與
君訂交足云厚北部無多二頃田強半種秫易
長畝平頭奴子曉釀法方傳疑是儀狄後三伏
治麴秋師米汲井漉漿陳筥藪霜高十月雁叫
嘯珠滴小槽鳴瓦缶北風寒夜僵縮臥香陣陣
來鼻觀誘晨窗盼白起披衾涎臨探嘗頻吮拇
椒雨醅滑浮流酥蔘白勁辣澄清瀏別有一種
藕花露色醲鷙黃鬬秋柳（蔘白椒雨藕露皆酒名）歡腸發

越判禁嘗饞腹膨脝劇消受急呼長鬚跨驢出
招我幾輩不速友巨觥大斝飲無算宵直達旦
辰至酉椎鼓傳花翻覆掌潛虬蹲鴟屈伸肘令
三申五犯至再立監佐史羅其咎語無理解只
取鬧狂膽輪囷形狀醜殺核欲盡索諸厨壺觴
多事何如斗枕牀就甕始暢然倒地翻几不謂
否自矜有對抗伯仁常以無事鄙犀首千錢顧
買畢卓鄰兩耳遠避劉伶婦如斯豪縱年復年
愁病於余亦何有胡君倏忽成炎凉欲學世交
忘耐久澆書止許罄一尊解醒未可多一口君

貽我病竟已屢君破我愁亦云偶禱君深念齧
齕情久要不忘莫相負平原青州任往還清聖
濁賢同不朽

冬日齋中偶成

半茆半竹兩間房梅弄寒芬壓短牆心懶時懸
未穩句手閒偶撥欲殘香油窗透日微溫几布
被裝綿恰稱牀便是冬來好消受當檐孤坐讀
蒙莊

喜晤吳晉風

天涯酒徒驚相見醉夢依稀拂鬚看笑予瑟縮
舊行藏壯君倜儻好顏面道元老矣頭半白蠻
烟瘴霧芒鞵遍問君何物贈故人睽覘攢眉發
長歎袖滿蒼梧嶺畔雲耳飽衡湘江上鴈君休
問我故鄉情我亦江湖望鄉縣白衣蒼狗幻須
臾人事五年爭不變今年離緒與君同鴻自南
來書自斷命途乖舛時不來車塵馬跡行看勸
自古誰爲拘命人磨滅沉埋皆鐵漢秪將得失
比塞翁以此勸君兼自勸賃問破屋暫留君慰
藉窮愁度歲晏北風掄臘聲捲茆凍雲合沓氷
膠硯老梅橫壓雪一尺敲鬭寒威神轉健糟丘

不築受降城酒兵今夜新酣戰

碁觴詩集卷一

大名成文昭過邨

之荆集

黎陽早發寄别孝水並示兩弟

三載浮湘不記程蕭條何復事南征一林風急嘶雖立千里霜寒尾雁行客路漸滋愁黯淡故園忽憶歲崢嶸纔知眼底天涯是白髮從教一夕生

荒陂老柳水邊門猶記園居笑語溫酒弔春花憐綠暗詩論秋雨易黃昏孤程細數經年事客

子同銷兩地魂曉月又明來日路板橋霜重早雞喧

鴻爪泥踪知未湮賈胡許與闕閒身琴書無恙年少換江漢多情客意新黃鶴再經同醉地汨羅重訪伴吟人白雲青雨虞妃廟片片寒澌識舊津

烏帽𡇈頭念弟兄望中坡隴苦相仍一肩又作擔簦客八口全資盞飯僧老屋驢鳴星透壁寒山鬼嘯雪吹燈遥知爐火西堂夜扃戶書聲喚不譍

封丘懷古三首。

黃池

屬鏤已賜餘皇從荼火矜張未濟師不信姑蘇有麋鹿吳儂抵死戀黃池

青陵臺

河呑落日草色死沙捲寒空鴉陣迴一堆黃土古冢在白楊瑟瑟青陵臺

高常侍祠

好談王霸不羈身慷慨吹臺句尚新長謝漁樵孟諸野行年五十作詩人

渡河。

單車薄笨服羸羸敝裘亂卷牛䍐馱一翁兩僕負凍日如痾如醉行坡陀相將喚渡柳園口北風飄飄針肩窩　六龍西幸孟津渡民船盡用供差科枯柳椿頭繫野纜可居奇貨纔如梭紛綸輿馱人畜雜片席疾掛衝寒波洪濤勢盡沍寒月瑟縮不足藏蛟鼉御風半濟激響箭人聲兩岸聞讀呵吾生南北涉多水顛風猛雨憑跌蹉塞上翁言用三復快甚敗速理則那風頭潛逐一念轉舟尾旋旋趨盤渦渦洄水逆沙滯

舵進寸退尺緑牆蝸當午謂已到彼岍歷戍挽
未一舍過暮霞墜似蜀錦曬陽烏沉作紅銅磨
枵腹瘖喉咽寒色霜刀刮面顏爲酡安得雪快
并州剪佐以魯陽麾日戈蒼頭忿恚詈舟子東
君轉不及譌訶赤脚層氷何足道淩澌厲揭紛
牽拖瞠眸待渡即黑路村燈一點揺荒坡得飯
飽吟公無渡關門洗脚還長歌

别寒岁

相送又分襟相憐去住心吳江晩楓落楚塞暮
雲深雙泪臨風冷離顏借酒禁短長亭近遠雁
帶夕陽沉

朱仙鎮拜岳忠武祠

大梁城南凍日午黃雲慘淡沙飛砮人驅匹馬
盪寒塵鶻鶩狡兎藏深莽十里五里戍角哀一
家兩家炊烟吐天中咽喉要鎮雄長河襟帶叢
祠古豐碑偉立插四廂羽葆精鮮陳兩廡戰騎
咆哮汗纓韉力士猙獰森戟斧龍蛇走壁當晝
陰雷火翻旂閃靈雨千聲虎嘯白楊吼萬派濤
翻老松舞諸魍魎皆遁厥踪一丈夫兮赫斯怒
朽骨羞爲南渡塵精魂猶坐中原土濺血豈曰

覬天知殲軀終赧幹君蠱金牌十二重如山兩
河十州輕一羽奸檜有辭諂弱君臣構何顏見
藝祖公之死賊君之昏宋之殺公天所主皇天
后土呼不聞庸主賊臣痛噢咻風激簷鈴千鐵
甲夜振河聲萬鼉鼓將軍未死不灰心神軍猶
指黃龍府血食要爲睢陽鄰事業留將文山補
樞衣再拜陳鄙詞得薦溪毛酹醽醽傷心遺恨
滿江紅孤忠大義岳忠武

尉氏阮嗣宗墓下作

一抔馬鬣瘞西風剪紙呼魂酹晩空應痛哭時
還痛飲等閑何事泣途窮
禮正不爲吾輩設何妨醉臥傍當鑪我自能爲
青白眼問公只借步兵厨

臨潁道中用卯夏原韻

百里平原盡雙溪淺漫通野盤暮鴉黑波碎夕
霞紅宿鷺眠凫雨枯荷折葦風迢迢臨潁驛崔
白畫圖中

山行雜詩用少陵發秦州十二首韻

信陽州

嘹嘹鴻聲南相偕如我謀來茲楚豫交千山懷

一州蒼烟漲天盡山瘦如悲秋日歩婁以薄耿
若初月幽牛羊點遠野何處爲田疇亂水漾寒
澌難可以名求躡冬忍揭厲徒侶思方舟惴惴
各藉慰艱哉歲窮遊沙飛蔽目暗風悲落木稠
自非老行邁置此將生憂暮色爭寸晷西輪慘
欲收冷店晚炊蘔識我欵我畱戍角入雲散哀
烏叫城頭孤檠照雙鬢顧影有輩流孰家又孰
客終也此生浮投牀得大鼾勞魂信悠悠

柳林

疲騾急犖确較地勞倍之問途計里數野餐常

失期柳林小墟落山水幽始玆戀枝嫩楓葉浸
石古松脂白草長覆磵知有虎方饑怪鳥啼若
哭樸林欲予追詩境佳不易失將攬俗思載吟
自怡悅㾊壁增嫌嗌

李家寨。

眼從看山明登頓得忘苦幽村出山腹耕畬俗
近古樵徑引帀通楚楚茅簷聚楂枒樹隱門藤
蘿掛風雨山歩四顧合寒月破窗吐淺深青幾
疊可以支枕數天空霜正緐白雁過夜午村醪
不貸愁黑甜難徑取

浣顏河

寒林界遠嶂束林明曉烟仄徑背林去淸鏡開
一川亂石各殊狀布水紛鈎連羣鷺見人起破
翠白點千蹋石馬怯渡馬嘶人喧闐紀行需粉
本妙筆誰巨然

會水嶺

髙鳥奮疾下峭嶺摩雲端我行嶺西足東日髙
障寒哀壑傳迅風征裘淒以單嶺前衆水滙浩
浩怒生瀾遠遊令人瘦自勸勤加餐嶺背有樵
唱如歌行路難

武勝關。

天險豫疆盡魂消楚塞絕雄關閉鳥道守不用
寸鐵崖懸壓雲沉樹蟠嵌壁裂日慘未蒙雲天
黃正釀雪不雪遊子便有雪老農悅石齒結氷
澌馬足瘏欲折荒坂野燒餘青烟亂起滅我僕
手足僵就之生炎熱

巴子店

灌木結陰緐苦竹遮徑惡罥衣刺馬足避路屢
迴錯千峰怒忽回長坂坦如削迓睇萬仞青摇
摇勢將落自顧山水懷平生不薾弱千秋揖古

人一席臥廣漢放眼凌八荒騰足周五岳翩翩
鴻鵠翔四顧何寥廓山癖與水淫天涯未寂寞

廣水鎮

山市得淨好打圍嵐氣濕略彴架溪危酒帘招
客急清瑤逶長渠漁渡此小集烏糯飯膠牙白
醉著灰澀倦甦山家柝宵坐興猶及撥火熨凍
顏哀吟續猿泣

小河司

稻畦限南北枳籬隔東西竟圃冬菜青繞舍山
禽啼樹密不知門去來客自迷紅橋架宛轉牽

若雨後蜆小樓插縹緲松杪懸階梯蘆簾控晴
日一老顏髮齊青烟生土銼稚子相扶攜我意
其隱者看山幽杖藜

楊店。

風善松籟長霧收遠黛見平岡百里松巨細五
年變經過記旅程地界孝感縣物爾我何堪勞
跡猶弌倦重遊憶曩昔追陪江左彥謂孝水秖今
各天涯把書如對面悵別既草草憶別徒眷眷
庶幾真相思夢魂千里見

灄口

初日明牛湖人家水氣中農樂歲晏溫勤勤未
休功江山識舊顏詫我顏不同長揖謝江山君
爲不老翁十載歷湘漢吾道豈終窮鬢絲照江
水年時何匆匆

漢口

百賈聚漢沔寒城遙鄂州風晴樹歷歷雲白江
悠悠巋然黃鵠磯仙樓縹緲浮淨地不容唾鳳
吟居上頭奈何凡鳥羣無事啼啾啾古仙顧之
笑亦或顏爲愁笑鳥性何愚繞壁奚所求愁憫
鳥力弱一葦衝洪流江湖多稻糧養命可以休

宇宙多勝地翅羽難徧周大哉謫仙人不吟黃
鶴樓得適興已盡不見王子猷黃祖不愛才禰
生空牢愁有酒莫酹古劇醉成淹畱

江行雜詩用少陵發同谷十二首韻

金口驛

習習江風平溫日滿帆席一葉溯寒潮孤興劇
泛宅烟中瞑城廓即目已郊僻偃臥書初開幸
息久于役櫓聲近耳靜鷺行過灘適峩峩大軍
山長林布奇石松濤亞岍清崖翠濃欲滴迎舟
苦乞錢居僧老窮感古寺始何代門鎖麋鹿跡

渺渺剪江帆疾于鶻翻翮

霞天寺

抽帆檥危岈蘆荻藏漁村回眸昨泊處望衡不辨門潯環半百里水程迂難論篷窗背風啓抱膝曝午暄橫天聞雁哀截浪看豚奔顧悲利涉勞何如蓑笠尊碌碌信塵坌納納還乾坤一身割萬應兩丸催晝昏耗日蟻旋磨摧力駒服轅旣赧時世紕復戕學道根溯洄又江漢蕭瑟淸霜繁卷殘多塵漬裘敝惟酒痕瑰奇非故我局縮身孤存舟歌仿楚些客聽折旅魂

嘉魚縣

苦霧蒙孤城遥遥失兩岈狂飈撼地軸雪濤噴天漢萬浪夾一舟喜懼剛得半黑鴉啼上檣篙師詫神喚報鷄燔楮泉舞禱豈容漫天吴怒小霽浪外千鶩散山痕髮髮青帆影絲絲亂人生胡不歸定魄有餘嘆

新隄

駕浪身無憑睇岈神庶安行路難若斯難莫山水難始知老客懷端讓初客寛山聲颯髩熱江色射面寒估火冷一星霜魄晦一盤頑雲漲天老雨脚垂成乾氷足舒鐵衾呷醨代晩餐

羅山

聯綿赤土岡探江情有餘霜柳未飛葉寒淄態扶踈古廟傳鐘磬早市爭鹽魚苫茆屋架竹畓畓高下居樵唱意自得鷄犬多閒舒今冬水落晩沙平濕未除湘頭接漢尾不少佳村墟奈何蠻獠俗不解精林廬

楊舲磯

誰將萬虎牙嵌此截江土浩浩蒲牢鳴怒徹一萬古舟飈纔一毛魂奪爭一縷風雷借扶掖黿

鼉敎支拄沾天沸紅釜翳日生霧雨垂堂尚有戒探珠果何取山險與水危集記成倉庚歸對馬少游酒話從頭數

岳陽樓

夕陽接湖光萬里明秋毫拾級名樓上山堞撐拄牢鬚眉挾天風襟帶凌素濤天低鳥力盡靈籟曠不號著眼得散朗投足非崇高梯危與躡險幽尋將孰勞何必溫嶠犀萬象無遁逃回頭語黃鶴爾豈我輩曹

蘆林潭

纖鈎隨寒潭澄波瀲金赤傍楫靡靡風出灘礌
礌石一鏡碧千頃清暉帶絕壁網罟聚千家醉
歌誰主客從不識城闉綠波問踪跡生事一艓
了悠悠謝驅迫曾見獨醒子憔悴吟楚澤哺糟
且啜醨我自適我適

湘陰縣

江城晉畫出估舶絡長橋山步浮澹澹雲葉吹
蕭蕭欸乃聲並寂烟棹隨飄飄奚奴汲水淨舟
子攤錢驕沙鳥馴近人依依如久要戍角起天
末哀響隨寒潮淹滯亦不惡客子忘寂寥瀟湘

舊緣在水涯而山椒

三十六灣水

漢水逕湘清湘水笑漢壯三十六灣水顧盼分
背向三十六灣水媚靚各殊狀一灣美人黛未
容俗子佝一灣豪士刀晶瑩射淒愴一灣哀有
聲若哭左徒放一灣環有情似惜賈傅喪嬙施
莫甲乙杜韓難伯王去來紛雄長縈紆實揖讓
逶迤三十里芳草爲蜓蟑三十六灣水怡我情
怊悵

銅官渚。

蜿蜒遥峰奔注江龍飲渴杳杳銅官渚浩浩長
風豁帆腹如張弓瞬眸百里越故人送我地五
年何疎澗施陳雅善病每王繹思飲詠氣英發恢奇
豫章客梁質人期我在燕關吳翁骨仙癯子遠彭郎
志突兀元叔論文聽雨約多難剩鷄骨風流慨雲
散冷落詩酒窟衡峰阻南雁音寄難四達酒腸
久不濕吟機久不活猶鼻漳濱劉雲生慰藉嘉平
月

長沙府

漸漸瀟湘雨濕我征衣裳遊子趨庭幃三千里

有方眼前骨月歡咽淚思故鄉去此緬猶昨我
鬢日以長窈窕山房下樹老苔青蒼霜蕉垂敗
綠瘦竹吹寒篁人事幾變滅燕泥猶空梁痛親
念兄弟江湖阻渺茫滴盡九原淚窗風催曙步
起身侍晨省強顏回悲傷

蓍觴詩集卷

大名成文昭過邨

東吳萬里集

漢口元日以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爲韻十首

舊曆已成空椒觴藉誰勸年華看鼎鼎執愁豈常健風花隨意簾𧂐或籬涸不見杜陵老咸陽擲百萬

日生水氣紅曉烟散渺莽東皇融大塊抄手威靈仰江山不解語人意春有象五兩覘浪平翌旦急雙槳

平擔謝客笠倒趿吳僧鞵扶持黃子木差揭米家牌賦性得漫浪哦詩能俳諧顧笑語蒜山幾游與爾皆

天涯念兄弟家園作好春東郊綵仗麗門閭聯帖新謹諱小兒女交賀窮親賓陋巷絕車馬家家扶醉人

丙穴誇盡美玉版忝至味香初一縷溫銚已三過沸石硯再滌明水經半部既於此默無言西山新爽氣

天外金精峰髯兮古丈夫生希魯仲連書劍湖海孤鄂城主雖賢是否翁所圖隔江不相見相思涕沾襦

冢中遇鄉人怦怦怕問家山東多盜賊河北失桑麻魂逐江波逝悲兼蠟淚斜君歸語家人楚客報吳槎

寒浪遞春撞聲聲入殘醉有風故自佳苦未甯奚自呼僕醒夢問囈語欲生恚切慰使勿言卜年忌失利

記別金沙洲雪片蔽江白記別竹簾門高帆如箭射此後再分手大梁真可惜漢水春依然春風吹孤客

擾櫂逗遠綠支篷引遙青晴川樹明媚黃鵠磯杳冥馮夷鼓夕濤估客揚早舲長風御浩蕩塵袖拂天星

赤壁謁蘇公祠

春水湣船風倒吹借風側驅輸寫之齊安郭外好烟景赤壁浸入青玻璃抱山亭榭望杳渺繫舟處與水肥時與飛豈惜勞步趾心香一瓣拜古祠矯矯鸞鶴凜仙氣空江寒盥開鬚眉臨皐

寓客遷謫日西來天驥難羈維淸廟明堂雅伯
仲偶以文筆爲游嬉山川草木亦何幸千載而
下增瑰奇後人膠瑟强解事苦於嶼壁分澠淄
孫曹巳逐東波逝歸餘二賦星日垂昭耽吟癖
生苦晩蚍蜉撼樹頗多伲讀古人作見其面獨
于公也如佩觽晁秦張陳不復作眉山一派得
者誰再薦溪毛情一往酹江亭外斜寒曦懷古
不弔周公瑾高唱公之大江東去詞

望寒谿西山

遠岫分雙眉橫江濃綠酒欸乃起復歇黃州望
樊口樊口隱寒谿江上山氣迷蒼翠幾峰合參
差萬壑齊烟外西山樹不辨支筇路鳥影界空
青野雲開古渡何年戢眉仙羽衣雅翩翩攜客
載春酒尋梅西山巔韻調自然別何人賡白雪
風流挽不回梅開還舊節前有元漫郎棲遲樂
此鄉空畱宂樽石苔沒春草芳浯翁後來客灑
墨山南北松風閣在無遥睇生遐憶春江日落
時帆角風絲絲寂寞山城閉一枝畫角吹

武昌吳故都

炎靈四百劍璽遺鹿犄龍戰分疆陲四世五公

尸餘氣名高後及豚犬噬治則能臣亂奸究譙
縣孝廉才果奇早識樓桑織屨客英雄捨君與
操誰南陽躬耕人忽起涸魚值水風雲隨隆中
一語自絕識江東有人何易窺猘兒騰地氣益
世聃睨叱咤非常姿霸功垂成付阿仲任賢使
能儂讓伊父兄事業新料理紫髯碧眼麾熊羆
一火赤鼻曹膽破回烽白帝劉家危襟吳帶楚
幾千里遥遥天塹險所基乘時秉圭僭衮冕飛
樓崇堞開岩碕賢豪濟濟侍帷帟士馬驍驍張
鼓旗文章怕令子布見曲誤有周郎知風流
一時照江表六朝佳麗實創茲再徙建業廢成
蹟降幡一片波鳴悲未須郤正更詞費底用徐
盛空連沔臣亦設座待陛下爾汝之歌差解頤
荒墟蔓草雄圖了天淡雲閒又一時

西塞詠古用何水部入西塞示南府同
僚韻

在昔玄真子風骨何森爽全家占烟波一艇隨
下上紅桃白鷺飛荻花楓葉響醉來不知寒醒
時天宇廣澄江無競流青山有真賞矯首問四
皓底未絕塵想漁僮樵倩歌細雨斜風往尊羮

菰飯香果腹得頤養絲蓑青篛新稱體恣遨蕩
水肥鱖也肥忙事但補網

再和

臥放春江船烟明朝氣爽西塞翠迎人心逐流
雲上不聞幽鳥啼恍聆挐音響眞隱寄自遐樂
斯景曠廣一闋漁父詞神遊愜心賞我欲見其
人空結天際想掉首厭世紛烟波期獨往艀艋
足家具笭箵富供養枕中種魚經天地同浩蕩
自顧獨胡爲淹此罾世網

田家鎮

蘄黃之間佳山水柔櫓咿啞過百里佛頭初浴
髻正青古鏡新磨奩始啓寒禽逞態弄朝暉凍
柳含黃媚清泚舒舒下水旗尾搖坎坎迴颿鼓
音駭田家鎮前舶聚多秔稻鄉中俗可喜背村
綠蔬爛若茵緣坡高竹森於矢笛篁如油八尺
涼簟篛量江千丈弛漁笱鰕港雜不爭鴨隊鶩
羣紛錯趾兒女嘲轟急鼓鉦鄰里招邀醉醫酏
吳頭楚尾試燈初水黛山青春意裏瓶笙却喚
午傑醒人坐篷窗正孤倚

九江見廬山

江濶暹孤櫂山重間白雲一痕廬峰色九派潯
江分水氣含天盡山少送客殷寒篷終日坐面
面揖匡君

琵琶亭

西風湓浦路迢迢九派潯陽上下潮苦憶元和
白司馬青衫落月此魂消
暮雲釀雪薄寒侵懷古人愁江上心商舶不聞
絃索手撩天一雁大江深
不成一事秖浮游卽次吳霜點鬓秋客淚爭和
燭淚冷十年風雪又江州

彭蠡口望大孤山

剪江風急浪花圓指顧抽帆杳靄間天外烟分
彭蠡口日中嵐吐大孤山人家歌鼓還佳節水
上梅枝照旅顏不見春盤細生菜重逢人日憶
鄉關

石鐘山

石鐘之山天骨異皴瘦透露凌崆峴上下屹立
距百武爭雄長如齊楚邦嵌竇俯疑探蛟窟嶄
巖仰訝垂星杠摶人陰森萬奇鬼撩衣銛利千
鋒鏦眩神已入諸葛壘緣身若猱都盧橦邃壑

有風撼地軸遥空一線開天窗我來見形神欲
王聆其聲也心應降函胡清越桃花汎噌吰韃
鞳秋風攪沙肥石涸不掩趾徵餘細罅流淙淙
韓公南岳蘇海市將循例請真愚惷萬石蒲牢
於兹大奈何將以寸莛撞去路不能無餘戀小
舠危纜牽橫矼干帆片片滿落照一盞焰焰燒
明釭筍書快翻徧百卷儲酒急倒盡斗釭酈元
註古筆云雋省山記好文無雙拏舟絶壁輿可
遡一梳殘月流空江

人日放船遊上鐘山○

梅家洲上人日晴隔江山翠招人明人嶙山色
逸興生放船何惜探幽行矯如猱狖兩股輕詎
須柳栗扶欹傾春衣著風衣有聲賈勇直與飛
鳥爭山坳一徑懸危棚潮音菴正據巆嶝僧雛
見客嬉笑迎松龕白閣結搆精窈窕壯牖穿南
榮借高引下皆天成玲瓏斗室方四楹啓窗面
面奇峰圭幾笋修竹敲琤琤立檐谷鳥鳴嚶嚶
古梅一樹香寒清疎枝恰向湘闌橫粥魚茶板
非世情吳門衲子願力宏意匠慘淡勞經營住
兹僧臘纔六更去來今已彈指驚江山與人分

殤彭揺揺心事如懸旌牛馬區區世上名

彭澤懷古○

曉霧失潯陽晚風送彭澤春寒山未醒波明初
上汐疎林帶遠嶼小邑萬峰坼炊烟幾墟落雞
犬各脩適遺事柴桑翁高風緬宿昔田園未蕪
沒松菊寧蕭摵何必來督郵五斗戀奚益矯矯
鵠千里挺挺松百尺頭上漉酒巾平生所珍惜
人不知公心猶傳陶令宅清節難可窮山高映
水碧

小孤山

舞櫂神鴉去復還小孤一柱立嶄巖顛風日暮
生微靄愁殺江天葉葉帆

大姑昨望水模糊小姑今對神恬愉宵來夢得
彭郎語畢竟大姑輸小姑

馬當山

壯哉噫氣大王雄三日危檣逆浪中王子安亡
一千載又緣誰送馬當風

雷峴謁麴令祠紀事

朝鶩小孤山暮檥大雷峴舟輕等一鮑風峭欹
帆半轉側晷刻間左右遁褰幔趺斜苦欠伸局

縮麽櫛盥晥睟盼港汊暫繫速乍纍揮箸得一
飽復覬腰脚散踏岈面颼颼意行殊衍曼背村
路犖确穿林木皆灌荒凉古祠存門掩溪光亂
隋檐積燕矢蒼鼠拱几案土封三尺碣滅沒亦
漫漶埽壁尋遊題詩歌悉里諺競謂屈大夫曾
於此擯竄史冊浩無垠地誌艮汗漫一卷秦中
吟與人充近玩老嫗尚解讀過目則何憚屈麴
既以淆古近遂莫判無忌號信陵胡不并置讚
一笑巾欲敧衣垢背貼汗野店沽燒春掩篷撥
爐炭

阻風用山薑集中湯惠聯句韻。

人憊困如瘧天慘晝疑夜靈鼉撼地軸陽侯命
遠駕隔岈盼烟火依蘆作鄰舍倒掣百丈勞斜
停十幅卸波作雷霆喧人語蠅蚋唶呼曹強嘲
諧答歌足悲詫祈仙壺可縮尚力孱難借守株
拙有見倖進婿無鋍久甘汝南癡詎報淮陰胯
怒恐爲戕施禍竟將誰嫁咄哉書之空嗥而嗌
不嗔澀盡思橄欖甘回欲藷蔗占靡恃杯珓悶
仍藉樽罍魄暗銀未磨宵良金不價明日上元節干
計枉晝脂一笑巧注瓦白雪融綾鑪紅泪滴高

樺鼎欲顛倒扛弓爭左右射當哦初忘飢藉糟
逞計嚇觴政酷以理騷壇嚴無赦駢案餓鏖鬨
倒餅長河瀉風巳三更綿輿方午漏乍偏師偶
逸出險陣豈遽罷未能勾踐忍終傚宋襄霸規
橅湯惠詞荒陋固莫化

余忠宣公祠

雲收氣霽月如霜一畝寒泓清水塘舊日元家
集慶路至今余闕有祠堂靈旗風滿聞生氣古
甃苔封說戰場問道謫來危太僕拜公何語話
滄桑

皖城道中。

沾裾撲面嵐千疊濺屐穿輿水百灣清漲遠浮
練塘驛白雲忽失大龍山人甦十里梅香裏春
到一聲鴬語間東去皖城好蹊徑幾多塵慮欲
全刪

呂亭夜雨

絲水黃卯好驛程孤懷坐愛萬峰青落燈風急
更寒暖春雨瀟瀟夜呂亭

龍眠道中

平溪風細水流遲水上垂楊漸弄姿叫客一雙

晝眉鳥有情啼徹午晴時

拜左忠毅公墓道

有明二百八十載神熹之際難具論泰運中否遘陽九乾綱陵替風塵昏閹牙政柄歸北寺師保不恥甘兒孫桓桓高顧葉李繆兩周黃魏文萬袞東林君子自不少其如天聽閉九閽刑餘羅織無遺策當陽鳴鳳絕攀援犴狴一時慘陰火囊頭三木哀血痕其間領袖推楊左上追黨錮繼武蕃范滂有母見子死李固無女藏孤存名垂星日照天地氣作河嶽彌乾坤大名定典

與高邑碱砆堆裏分璵璠纖內三忠犄角立狂瀾一葦隄奔渾小子忝爲文穆後仰志先德常弔謖兩過應山弔忠烈龍眠今得窺牆垣山高水清西日瘦長松亂棘蒼雲屯闓海偉人譜公節神道碑爲黃石齋先生作殘碑三尺纏藤根維先少保辱公友洎先少傳出公門至今尺牘牢藏弃綢繆廊廟千萬言景行仰止如神在小言詹詹愧莫捫烏尾畢逋冷荒隧青林白月來忠魂

梅心驛

遠近楓香路肩輿軋軋輕眉顰峰作態眼溜水

多情細雨如膏膩斜風似笛清遙汀雙白鷺蕭散欲尋盟

合肥三絕句

港上寒禽比翼行港頭拱樹接柯生迢迢淝水流東去不及廬江小吏情

少年人不媿英豪城此當年住小喬事去風流留不得荒墟落日草蕭蕭舒城有周瑜城

漸風零雨一村孤古屋垂楊亂鳥呼身後無勞汗青簡販夫村媼說龍圖

多智山

魚鳥由來笑我頑無愁天子近臣班江湖十載今無恙怕見勞人多智山

石城有懷孝水

石城初落潮晚渡冷蕭蕭風月更千里江山剩六朝凄凉醴陵賦憔悴隱侯腰春淺白門路過江人寂寥

冒雪訪靈皋留飲話舊

過江訪名流長衢磴春雪犖确雙屐鳴灑裘見飄撇蕪城記識君懷抱爲君竭淮陰復判袂離懷劇紛折日月忽不居三年憂慨慨魚素一再

通慰寄亦更迭歲寒一寸心相期無作輟我汎楚江來相思腸百結今日叩君門拜君謝久別隔牖竹風驚排簷氷澑吲圍爐話一燈佳吐霏如屑

桐城戴褐夫筆如劍砥鍔灑灑千萬言才大罔羈縛懷寧劉古塘五字妙綽約陶鎔漢魏間峻潔不薾弱君嘗評兩君愛其態磅礴無意附時賢有眼到古作充其筆所至直欲無空濶鱖生抱痂癖枯吟窮鑿鑿摘辭之精英冥捜滯糟粕自顧意不強足供人嗢噱君獨謂不然試學三子學胡不讀離騷三百再咀嚼排奡入貼妥纖艷歸淡泊我初不子欺子無宿我諾記是日所言如此人生幾合併難可預期擬龔君主我久謂孝水懷友念鄉里花晨及月夕有歎不容已予時勉慰之君歸日可俟君歸定念我與今念友似我安得好懷二友夢寐裏言之大笑樂星霜速以駛我忽來江南對君念龔子龔君念二友此日增愁壘我將歸對龔語此還思爾君寧置二友相思復謀始山水自高長夢魂還尺咫人生幾合併天風蓬蓬耳

秦淮曲

江南春事一分妍篴步寒流古寺烟舊話沾裳腸斷地不堪重對李龜年

秦淮烟柳影娉婷送盡東風長短亭老柳貪眠半憔悴一枝特地可憐青

樽倒更沉天不明一宵人坐太無情平生吟愛劉賓客鶯到垂楊不惜聲

明朝雪盡客難留眼底吳江一櫂愁燭跋啼殘紅蠟淚離聲滿座曲終頭

姊妹橋

秣陵關南柳色饒秣陵關北馬嘶驕行人日午聞鶯處野飯匆匆姊妹橋

丹陽懷西潭老人

丹陽城下買吳船濕火寒篷亦可憐響箭風頭變春候結繩雨脚壞梅天望中山色陶貞白過去村墟葛稚川忽憶西潭老道士棄家十載楚雲邊

暮鷗詩集卷二

大名成文昭 撰

湘西集

自述十首

行年二十七十事九甚悔磨滅少年場英鋭將
不迨垂頭事章句吐屬乏文彩出門閲世故觸
目增塊壘跳梁二豎子守我復幾載扱輸一長
歌俚言其誰采

余少承家學嗜古稍涉獵子史騷雅篇饜飫未
妥貼豈敢矜淹博對人還嚅囁怪巽動鄉黨反

唇爭喋喋人謂我病狂我謂人夢魘讀書固有
爲豈君心所慊君所謂讀書乃在舉子業

遐稽古先哲書法洵所尚羽人王次仲變隸八
分刱結撰無驕矜瘦硬得舒暢精力蘊其中贔
屭不疎放沿歷幾千載鑪錘法湮喪盲人祖唐
隸臃腫而膨脹不察作者心妄臆亂偏傍我生
晩有鬼摹古知趣向學之三五年遣筆幸不匠
里人見之笑謂可覆瓶盎凡事戒孤高詎免俗
騰謗不見鄭谷口既死名始張

毛錐苦拘攣棄之慕豪客彎弓與試劍射圓毬

場適草枯雉兔肥晴雪照人白怒馬驟朔風蒼
鶻奮健翮打火薪折枝煖酒雜燔炙鞭摧鴉陣
斜寒犬吠村柵公子罷獵歸路人聲嘖嘖

側聞好鷹犬何如教歌舞揮金走吳閶可兒置
三五阿福年十三娟靜好眉嫵阿六年十七姿
態忒柔楚一串響歌喉貫珠歷可數一聲復兩
聲秋雁叫平渚一聲復兩聲春蠶絲萬縷輭緩
弄腰身素袖燈前舉耳熟兼目成快意入肺腑
眠食不暫停辛勤刪曲譜南詞尚東嘉北宮王
實甫石巢湯臨川雜沓驅今古曲師撥琵琶狂

奴自撾鼓音節百不訛周郎何太苦

絲竹致足樂蓋言快一已何不廣賓客聲譽藉
以起前軒張錦茵中厨出嘉旨冠蓋紛駢闐喧
闐驚閭里日費一萬錢談笑供箸匕老僕意作
家客語罄囊底顧之大瞠眦奴言不入耳洹水
張大令贈余句誠美風流第一人慷慨無雙士
魏令張秉衡贈予聯云鄴南
慷慨無雙士河北風流第一人
名不出里閈顧影良自報拂衣出門去遠遊寛
蹇嗟西風古道吹役車歌有棧蝸店撥油燈村
酒傾素盞凉薄今世情誰爲回青眼太息歸去

來買犢治生產

城南三五里漳村茆舍小有田百餘畝陂水灣環遶有屋十餘間榆柳多合抱四月課鋤瓜九月旨打棗衣食喜饔足耒耜可終老天時不可知頻年旱復潦妻孥口嗷嗷顧之增煩懆永言求富貴迺走長安道富貴不可求征行徒倥偬山蘊田夫子憫惻窮途慟不棄樗櫟材導我以正用吮筆學謳唫野馬不受控載讀夫子詩神王機竅動規橅積逾歲豁如醒醉夢我學夫子學攀唐而提宋

去燕走吳楚歲時去云疾讀書旣不成腕硬久閣筆裘敝馬易主金盡客散訖阿六阿福死管絃音遏客田荒生不聊荆枳塡横術狂愚忤親族曰歸增惕怵漫言事章句望洋徒自失十事九堪悔行年二十七

論曲荅任生

花朝好風日盆蕙送幽香佳客三五集小坐命一觴任子美少年譪譪神清揚殷勤前致辭乞論曲之詳我有顧曲癖所見或荒唐聲音小道耳其義甚微茫雅俗首當别所重諧宮商極盛在元代有明稱擅場東籬貫酸齋漢卿湯菊莊張宫白喬輩百種競相强偶出王實甫逸才作西廂東嘉善南詞已破曲之荒雙燈飛合蕊丙夜哭㗇糠荆劉殺拜婉徐畇軍尤張玉茗繼四夢摩壘陣堂堂天池四聲猿好付名山藏少白傳少伯駢儷果鏗鏘百子山樵阮采藻不可量尸綾朱絲欄後庭媚君王梨園乏佳者柳圈恨霑裳粲花共五種適與簞菴行後來漸絕響座上空周郎西湖稗村子金針繡鴛鴦天寶遺事在恨長歌亦長精英萃衆譜歌板長安忙黃河

白雲詞畫壁定少娘風流趙倚樓有罪催歸裘佳話自千古孰爲歌慨慷遇旣有亭屯論始王伯良痛惡狂吠人驢鳴怪嗾吭問曲亦何罪罹此俗口殃安得快七首殺之懲不祥郎君東吳來五月留三湘興餘發漫歌遏雲兼繞梁嘽緩變柔曼比度扒陰陽如雁叫秋月如鶴唳高岡如刀之切玉聆之聲瑲瑲我愁堆萬斛過耳旋消亡傷心半生客夙願欣初償東坡不如我聽曲入醉鄉

病中示雲生

鈍農鈍不鈍於病前生誰爲栽根荄遡來精神大越潗狡獪二竪守書齋三重布被瑟縮臥筋骨挺解增惡懷參苓之權不可恃反與實沈臺駘諧年少生靈苦有限何嘗多箇勞役差不知牀下幾牛鬭頭磽磽起眼磨揩雨淋屋漏書架側研匣一寸塵中埋簾隙忽下落花片聒愁小鳥鳴喈喈可憐春事尚餘幾空負布韈兼青鞋劉子再呼福門子安心切戒閒鋪排子言藥石疾可療伏枕爲爾強詼諧謾云今年減游興空中山氣日夕佳玉堂閒話載妓秀蘭嘗與諸賢會烏城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座大笑予適病疝故云

送任生文濤還吳門

撲襟花信風當杯寒食月徘徊兩人影同是天涯客黃頭唱以遥黑雅噪未歇

疊前韻

層層麥浪風淡淡江烟月何人會此景青山驢背客酒壚簾已收行李茆店歇

再疊前韻

虎阜千頃雲廣塲一輪月石上把杯人誰是知音客露冷可中亭洞簫一曲歇

復疊前韻

瀟湘慣聽雨長沙不見月小窗讀書聲一燈斷魂客書殘鐙不明雨聲歇未歇

病起雜詩示遺安公錫芸生諸子

寂寞伶俜客裏身差排強作解愁人從來詩鬼親窮鬼安得錢神養谷神閒較雨晴占甲子劇防魔外守庚申會須萬念束高閣好作江湖一廢民

眼闕帖括便生魔不許劉蕡與制科軀瘦卻能從赤老性狂可耐養黃婆意拋書卷親禪板悔下漁磯擲釣簑塵事紛紜休過問白衣蒼狗奈他何

勉強扶頭爲春起二分春已去匆匆蜂鬚蝶粉鞦韆雨柳線榆錢寒食風裙屐漫勞窺戶外刀圭剩欲貯庭中膽瓶昨夜香零落筆格琴牀片片紅

今生善病夙生因陡覺春來信更頻惟酒一般差慰我除詩百樣不如人柳三變悔當年性杜五郎方此日身顧影自憐還自笑秀才酸透老儒巾

幾根鶴骨瘦崚嶒晏坐團蒲入定僧鵲翅掠翻丸藥筥雨聲敲滅讀書燈杖頭掛有錢三百腹裏難容粟半升春色闌珊無好況酣眠從此莫晨興

當筵飽老笑郎當阮籍雖窮未減狂身世塞翁悲失馬文章列子說亡羊楸枰且作觀時局紙帳翻傳獨醒方栩栩讀殘齊物論漆園久已混彭殤

慷慨悲歌酒一樽消磨壯志幾分存赤苓白朮新朋輩紅袖烏絲舊夢魂厭與惡賓摹漢隸喜

聽弱弟背齊論日晴卽算揚眉日絮被高攤晒竹軒

姑妄言之姑妄聽強予說鬼得同儕持螯有手生堪了荷臿呼奴死便埋禾譜蠶經需較訂樵蓑耕具索安排秋風買棹歸田去長嘯山農願已諧

喜讀山薑先生癸甲稾

學詩獨嗜山薑詩譬諸愛古猶倍之燕市拜公贈雙帙秋風短棹來天涯一畱故園枕函底一收行笥偕驅馳去吳入楚歲再換愛翫未始須臾疲效顰往往機有觸不省自顧憎東施樵同時人體有例旁觀幸莫捧腹爲蓴水園中漪亭側辯否有夢參吾師因憶敝簏漬塵土山妻未必勤護持燥濕或飽蠹魚腹不則亦爲鼪鼯飴去冬題書與阿仲檢將寄我休躭遲私心怦怦屈指盼終宵鰥目生懸思揭來蒼頭負笈至平安語罷還嘻嘻家付一物曰貴寶密封重裹良瑰奇開緘何能百錢値東君得毋予欺摩抄雙眼急繙閱僥倖完整無殘虧將窮卷末忽驚詫事有快賸逾所期銜尾新詩七十首癸酉甲

戌漸細詞六州鐵難打箇錯千里之謬關毫釐卷帙多寡竟罔辨罪豈僅坐當鞭笞閉戶快讀讀恐盡口呻目送無漏遺拂拭塵架試高閣旋合旋啓心狂癡一月胛病倏霍掃造化毋迺先生司黃鸝饒舌正當午榆莢肥趁東風吹吟題拈得禁烟節小庭細雨霏絲絲

同雲生城南訪鶴言

莫負青鞵興殘春挈伴尋不晴不雨候忽病忽愁心橋過籬邊曲柳從樓外陰黃鸝兩三轉勾引入村深

沿流開一徑亂石壘週遭軒子三間敞槐陰百尺高花飛紅沒屐雨過緑平篙湙濮誰能賞心期屬我曹

草色連門閉牀書罷午眠蝀分半翅粉柳帶幾絲烟花態牵風艷鸎歌入耳圓知君有新句一一細雕鐫

題止園澹公房壁

疎寮結構敞如亭野蔓離離縛作屏茶氣一絲出窗白黛螺千斛上牆青

濃陰半晦匝門門那有塵囂一點存不是置身

圖畫裏何緣城市得山村

送過鶴言歸當湖

當湖逸客過鶴言人淡如菊才飛騫瘦骨崚嶒健黃鵠雅重之中風流存力扛龍文百斛鼎勢倒三峽傾詞源前年把臂在燕市秋風共棹來湘沅皈屋相依又一載酸虀冷粥足饔飧吾輩但爲文字飲陶陶永夕陪春溫胙朝别我束書卷匆匆行色還故園我病浹旬扶不起連宵風雨江聲昏望湘亭子野煙裏絲絲柳色浮青樽洞庭水打天破碎漂沒一點君山痕放眼揭袂一長嘯雲擘絮從衣帶翻我夢此夜逐君去荻烟葭月招唫魂

長句贈雲生即送其北歸

劉子富才何啻遇性甘淡薄心平恕興勃勃然從我游一載拘攣江上住二月三月春正好行歌被酒尋野趣高峰寺裏澹公園桃花李花開幾樹子規多事忽弄聲叫得劉郎要歸去斷紈碎墨東巾箱敗毫剩稿纏無數蠶絲麥穗酒旗風如油滑滑江郵路禿尾驢子踏落英糢糊山雨垂楊渡重來之約在秋暮記得叮嚀握手處

止園看罌粟花

殘春送去無聊賴何處能銷悶一堆咫尺止園好風景柳綿墮盡米囊開

憑將色態可人憐蝀粉蜂鬚日杲纏誰向低檐斜檻外展開一幅惲南田

畦邊小立沈吟久狡獪驪龠忽弄聲薄靄輕陰天正好看花原忌十分晴

撲扇吹襟破碎香亂紅零緑舞顛狂歸來得意逢人說分却春駒一日忙

送友人之江南

誰碾江波平一鏡濕銀萬頃襯輕帆收來山色供奇筆友人善畫不盡魚腥快老饞芟葉蓴絲絆柔櫓柳烟蓮雨泚征衫重湖羈客曾饒舌署爾孤雲野鶴銜

七夕○

一簾夜色暗螢飛新月泠泠露四圍早熟世情難學巧近甘客味若忘歸星迴天上時何促恨到人間事已微秋氣入燈孤影寂夢回湘水路應非

茶陵盜警

當車螳臂負山蚊逢掖爭成貔虎羣捫蝨座中羞知士輟耕隴上笑將軍血飛苜蓿盤難整江斷陽城俸盡分雨黑月沉秋草裏紅顏雙鬼哭新墳

長沙懷古四首○

汨羅江上秋風多悲秋江上人奈何嵐少一髮青了了水氣百尺高峩峩湘君遊霧采杜若山鬼啼雨帶女蘿懷沙客去過千載烟中漁父猶行歌

傷心典午年間事陳跡依微恨不窮戰艦已沉風雨黑斜陽不變古今紅迢迢古戍鵂聲外點點青山雁陣中百代有靈傳父老蛟腥常鎖六鈞弓

鬼泣鵙鳴鼓絕聲昏江怒浪拍孤城笑呼帳下沈忠至肯後同官尹穀生黑霧黃雲橫戰壘青燐白月捲銘旌秋風夜起熊湘閣直到如今恨未平

秦郵學士不歸來魂斷藤州招幾回莫怨文人從薄命誰教女子解憐才燕泥一寸塋簇碎梧雨三更絡緯哀抛擲纏綿多少恨曉風殘月冷蒼苔

十月十一夜月

霜落月痕細庭空葉墮輕可憐江上水不是向秋明析遠一聲雁客心山外城空閨夢裏淚點滴大刀生

人影池邊瘦蕉聲露下柔祇徊此夜眼又失一年秋病菊揉泥壁寒烏起竹樓霜檐斜睡著阿段不知愁

送施剩愚歸武昌用題小照見贈原韻

人生有家胡不歸經年旅食關僧扉霜鐘悵悵

送清夜寒鴉撲撲催曉暉時不貸人依人錯空令傲骨與世違事事巳知鮎緣竹滚滚正笑猴賜紲還我山巔水涯去長歌飲芳而食菲拂衣今朝走别我勇如突騎開壘圍知君去計計云决弧不能安弦自感病渴一月作逾富藥汁濡筆塗牀幃間情有句付紈素酒痕帶濕畱征衣樊川一夢呼乍覺舞裙歌扇寒無輝作雪朔風正北響求曹旅雁方南飛天涯何堪失伴侶君豈謂我畱君非安命也甘詿行脚要自未可頻觸機黔婁亦有病妻在今年歸夢都難希幾回

江上瞠兩眼看人駕槳凌朝晞澹公園中吟社散碧湘門外酒客稀魂到洞庭渡不渡追遂直上黄鵠磯到家兒女鬧好歲詎知朋輩含妒譏僥倖索君三百字梅塘圖上常相依

先慈忌日

昏江怒浪捲飛霰敝裘破帽盪飀飀游子天涯淚滿襟氿瀾此日重回首臯泣餘生十二年囊空學廢嗟何有殘書破硯百無成一身兀兀風塵走伶仃阿仲守衡茅室餘孀妹偕病婦一束生芻一尊酒落日孤墳哭罷否空山月黑燐火

青寒原鵾叫白楊吼

除夕

回頭三十七年華蕉鹿空談幻夢賒客味巳從江外飽詩篇徒向俗人誇腰量沈帶些須減鏡笑濤絲積漸加昨日止園僧遺贈瓦盆怪石矮

梅花

佔畢十年敢計功總辭塵務亦匆匆文章大愛魏叔子詩句小擬汪鈍翁春夢婆言新變諂鬱輪袍曲近多工懵騰睡覺身何在窗紙微穿凍日紅

蓴鷗詩集卷二

暮觴詩集卷■

大名成文昭過邨

商聲集

城西十里地名渭城感唐人意成詩

作雨不成陰漸輕纖塵細逐馬蹄生垂楊既地啼鶯老初聽陽關第一聲

河上

平堤十里柳垂垂河上人家正午炊剛是夜來新雨漲估帆齊趁好風吹

續續鳩聲晴弄雨層層麥浪暖生烟年來慣作江南客不忘鰣魚櫻笋天

倉頡廟

欲顯欲晦西日黃乍凸乍凹路羊腸鬖鬖幾樹立傴僂彳亍一衞行踉蹌突兀不知何王殿蒼蘚一寸合古牆牓題剥蝕昏莫辨碑石崩壞欹兩廂白晝陰森絕可怕狐狸魑魅應此藏堂上一人形貌異偉丈夫容王者裳九尺之軀美鬚鬢眈眈四目含精光凝如斷山凝不動芒耀四射不可當何年曾作黃帝史雨粟泣鬼開天荒結繩之前太朴略史籀而後偏精詳爰歷博學未失古陳倉石鼓空紛張落翮大鳥創一格能事已極蔡中郎魏晉以還楷法出姿媚趁入時世粧何如省事仍舊貫是道其或足以臧汝州石刻卷第一二十八字何軒昂眞耶贋耶杳難溯但覺元氣塞混茫人生識字憂患始余也於此多荒唐空階積土餘鳥跡縱横絡繹分款行得毋示我六義義袛徊再拜心徬徨沙風忽起廟門閉餓鴟飛下黃茅岡

望見大伾山

沙路迢迢軟晴雲片片開柳藏小村塢烟吐大伾山鳥語偷琴筑溪聲學珮環一峰無恙在吟望且開顏

城西村舍

抱郭長河曲沿流老屋低垂楊千本合好鳥百般啼牧笛烟中遠漁罾雨外齊爲農吾願畢即此稱幽栖

河渚宜淺夏雨過緑生波樓上收帆影窗間倚棹歌風萍穿鴨陣烟柳度鶯梭向晚長堤上披襟逸興多

短垣圍薜荔經日獨扃扉風檻榴花落茆堂燕

子飛詩聊紀時事奕不動心機信脚華胥路茶香醒夕暉

有田皆繞舍一姓自成村饑雀豕瘍噪羣兒浴水喧隸離桑椹熟漉漉黍酷渾泥飲偕農父柴門初月昏

尋黃梅書院故址弔盧次楩先生

一片浮丘石風流宛在茲黃梅香繞屋白眼看當時零落蟣蠓草淒涼狴犴碑吟魂呼不起竹徑雨絲絲

長垣城北十里傳爲四賢言志處

鏗爾舍瑟不人佯如此襟懷豈易求都因晳也稱狂士悞却支離嵇阮流

扶疎夏木愛吾廬秋水柴門送客初靖節高吟少陵繼暮春一語較何如

淇門

柳絲瑟瑟水粼粼亭短亭長烟外村馬上冷吟如中酒黃梅細雨過淇門

潞王墳

叢棘荒岡路不分蒼黃野日弄斜曛昏燈壓磬僧伽宅古殿風鈴帝子墳馬過草痕驚虎跡人來松頂散鴉羣無堪繐帳西陵意雨濕榴花學舞裙

梅溪 耶律楚材讀書地

雨浥塵輕莎徑踈平流漠漠亂蒹葭青分三疊遠山色香送一林白棗花牸老眠當歆柳巷燕雛飛出野僧家梅溪何處尋遺跡水碓孤舂烟縷斜

清暉閣

白鳥拂鏡步紅鱗泳松籟水天鎮一色破碎入襟帶

涌金亭

一泓古刀尖忽刃千珠走莫照溫家犀懸知織鮫叟

百泉坐月懷友

新雨蘇門展翠屏閒雲淡盡露泠泠月沉波去千丸白樹到樓中一幢青風外孤飛螢寂寞樽前瘦影客伶傳故人今夜清尖共定倚苹灣柳下亭

送吳師經歸漳州

薝蔔花香雨浮微彈碁説茗時忘饑合昏花放

蟬語變論書讀畫常斜曤締交三載主我久惟
此三月情依依西風瑟瑟昨夜至籬根秋色深
淺緋小園景好盡抛置却買一航隨雁飛臨岐
欲别不忍别把杯語君君莫違男兒常事久貧
賤故鄉得歸姑且歸高堂之人白髮垂憶爾來
歸倚門扉閉門種菜樂自足桔槔聲裏消塵機
嘯鹿溪邊可濯足歐寮峰頂聊振衣團團榕陰
凉一畝森森桂竹青十圍舊遊幾輩幸無恙相
將長日松塵揮醒心亭子供藉坐躭古人憂爭
是非惜君之别贈君詩毋爲到處勾留佳他時

相見生嘲譏

劉丈五芝過訪小園留句依韻奉酬

深泥委巷肯招尋烟染城陰秋一林人話十年
思舊雨詩成七字賞新音蛩聲凄咽圍孤砌水
氣蒼凉寫客襟何幸忘年多素侶吟牋酬倡記
從今

中秋前一日招黃丈吉羽劉丈五芝過

飲小園和黃韻

人快偶然聚月慳此夜明候蟲吟短菊新雁度
高城簾客風燈細尊凉露氣迎平生幾情話莫

惜重遊行

中秋後一日用前韻招吉羽五芝過小

園汎舟

凉先池上到一鏡正秋明白版烟中艇西風水
外城蘋香飄席近魚浛逐篙迎相待開家釀遊
雲觸月行小舫名遊雲觸月舫

送張腹菴表叔宰交城

靈和春柳委濯濯漢庭彥年纔二十強已赴紅
綾宴門閥人所欽聲華予特羡自昔與君遊世
譜㝡親串走馬娛春郊剪燈坐秋院袒跣梟盧

呼詼諧文酒戰一第視取携往往各自衒時命
豈不齊才大固難胥君通金閨籍成此宅相諺
予也終散材被褐菰蘆賤採蘺浮湘水訪舊逐
淮甸逢君公路浦雲霄仰顏面竹巷曹氏園風
月四時擅瘦鶴丹丘生倡酬曾不倦逃暑十載
句鬬奇極究變新歌學士湖家家畫團扇無何
君先還河堤激飆箭旅食三更春蒼狗多幻變
歸依先壟耕承君入華選晉陽古要地俗敝土
寬衍蚤珉困征徭罷士急攀援藉非良吏材波
靡詎股弁埋輪有先聲早結宸衷眷十月出

國門滹沱亂寒霞過家試綵衣偎簡敢餘戀雪
後狐突山一峰正蔥蒨放衙未卓午垂簾傾甲
煎吳姬皆識字翻牘雙袖茜風流民父母君才
初此見何當追昔歡騎驢走花縣

雪中集字聯句 孝水分得意恣戲寺淚欠四地異試致事十二韻過村分得自避嫿翠字至寄茘醉寐易企十二韻餘各分一百八字用盡

殘臘乾雨頻衆樂訝何自鼓手娛老農 成 沾灑
絕滿意開扉問傷舍 龔 酣寢似潛避走童買長
餅 成 酤罄千言恣碧霄散氷花 龔 皓月逞靜嫿
暮風送鳥喧 成 朝檻窺鴻戲稠歷漁郎艇 龔 低
沉仙嶂翠孤眺緲南樓 成 深尋沒烟寺中林牽
薄綃 龔 修翎森錦字幽士穩涼夢 成 牧子掩悲
淚方迷亂蝶過 龔 翻舞喃燕至遠砌但薺凝 成
積徑疑羽文紙帷永晝刻 龔 絲管趣別寄偶逐
吟伴九 成 坐攤胡姬四几席夾牀榻幾剩容足
地 龔 貯盌誇香醑探珍品藏茘 成 餘滴濕襟裾
龔 雄談限極醉 成 嘲諧雜嬌嗔未覺顏髩異 龔
酤飲破癡愚歆枕渾停寐 成 敲竹響虛檐覓句
堪小試學海落懸吻 龔 鬬語悵豈易思欲竝公

輸班馬心景企 成 篇成究龍鳳褰魄劇才致 龔
李詩傳島佛 成 知音請從事 龔

蓂觴詩集卷[redacted]

？性也

不爲習氣所

斯能拔乎？

爲大名兩均

衿習氣其此　人亦

復盡乎誤趨之麤豪

俗而不爲俗囿者微？

好名山水又喜從賢士大夫游嘗省其大父黍

議公於楚瀰揚子汎洞庭縱觀衡湘之勝其所詩

成卷軸旋今畫師作長？載書圖請余題亡言

長歌以見志亦嘗謁其師宋中丞於吳與今竹

垞檢討暨山言佐君？下？六議論檢討爲

序其暮鶴初集其在？詩則又以新城王尚？

東？田作？爲之師思益深然益？不？一

洸？？下？復亟稱之蓋過郵之詩之

小？此余嘗習費翔詩？有妙已來

？？石季及庚平　鹽者

入？王

而？

人？衣不要其？京本本　有則

文無慨悲哥？習則北方學者

亦大武分？者也惜其體羸善病年？蹉

三？？而且？其暮鶴二集詩自乙酉至？？？

師之作令吾南陸翟？？？失屬余與龔？子孝

選訂行世嗟乎過郵夙工舉子業連試京兆不

得志於有司迫迫於捧檄始勉強入貲爲郎及

筮仕有期矣又不幸奄忽以殁何天之困所？

士一至此乎雖然古之享高年而湮沒不傳者

何限？安長吉年皆與過郵相亞而詩名尚在

天地間使天假過郵以年亦止由郎署出爲州

郡長詩雖日益富未必有加於往日之詩之工

也天能厄過郵以命其能奪過郵之詩不朽於

後世哉是故吾讀過郵之詩嘉其才悲其志反

覆歎賞其人爲北人之傑不但狡俗而又能轉

移乎俗矣區區年齒？修短直可略而弗道也

？？熙？？冬十月錢塘同學吳陳琰謹譔

燕臺二集　卷一　乙酉京華

大名成文昭過邮著

錢塘吳陳琰寶崖
新建龔纓孝水　選

上巳日家叔令弟小園讌集言別二首

平池高柳晚栖鴉自羨勞筋暫息家草草杯盤
過上巳匆匆行李又天涯半生慣著他鄉句兩
載空辜故國花去春客吳下今將赴都骨肉開顏莫容易
村伶鉾徹鼓三撾

枌榆風物足安恬來去誰教突不黔人自躭愁
同衞玠僕何多恨似江淹文迂乍可書驢劵馬
鈍猶知駐酒帘藥裹縱橫伴泓穎奚囊一字未
曾添

潭勝渡漳河

春寒料峭到鞭絲人耐風威馬耐饑聒耳河聲
潭勝口夕陽喚渡記年時

邯鄲

邯鄲道上行逢轀野店炊烟晚出牆此日盧生
方授枕可嗤江上莫熟黃粱

邢州僕張九丰秦

裾憐上寺坏無別話秋燭再燒張緒風流
今不見一株栁弄春條
風聲淅瀝年柔客裏風光淡似秋誰道相思
難寄與邢州有夢接涼州

順德望鉅鹿感懷楊猶龍先生

問訊楊雲宅遙山一抹青吟魂呼不起尖夢若
爲醒禿柳搖新水寒烟抱且亭申殷皆地下酬
倡集英靈

圓津菴贈映機禪人

重叩幽關步舊蹤勞人何事尚征訟佛燈寂似
秋宵月僧貌癯於古院松乍識浮生皆左計欲
將眞諦問南宗伊蒲爲我能頻設怕見鶯鴉報
夕春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圖

泉非高士何容住十年絕愛山畫詩七十二泉
有夢到恍見泉上人鬚眉慈仁僧寺眞識面孤
松挺拔含奇姿名泉舍爾其誰屬釋我夢後無
窮思懸懸我行看子開卷一路清瑤吹半灣
靜似古環玦幾曲蟠若生蛟螭冰奩徐啓寫山
黛刀旋旋寒人肌乍見刀映清淮底忽疑秋

染湘江瀋第二十四最佳處厥名望水傳金碑數株老何鬼屹立三間矮屋舟連檥牆頭幽草著雨亂雛朴雜藹凌風披繩牀不拂枕琴薦叢書而外惟酒瓶四山寂寂白日永有人斫地歌何悲朝歌暮歌興不極長歌短歌聲相隨淵淵正對西牖出激越欲破青玻璃泉流歌串遞酬荅鳴鳴琵琶鳴參差爾才抑塞豈能拔爾癖膏肓難可醫幾年與泉作賓主刊木壖井空嗟咨安得及君共携手草堂無恙秋深時葉黃燈綠續佳唱招魂舉似侍郎知

秋日呈劉無垢編修即用其重陽前二日韻○

病驅不去似髯蛇消息綿綿未有涯敗葉凋零禁白露懷人咫尺隔蒼葭鄰鐘解赴愁中路冷月偏明夢裏家佛境何殊心境寂寒衾孤擁接晨鴉

述懷贈徐泰初疊前韻

謀身安得糞銀蛇見異苑 潦倒吾生亦有涯慣見纖纖猴在棘空憐揭揭贊同葭見魏都賦 曰歸那待占神屋且付何地聽澤家落日金臺風漸緊驚心天未報寒鴉

呈無垢並柬泰初再疊韻

論交蛇也解憐蛇客況渾忘天一涯金馬風流推玉麈白鷗心事只蒼葭招遊不後高陽侶情話多留開士家把臂南州徐穉在西窗苦茗坐昏鴉

懷故園三疊韻

荒園帶水寫秋蛇牛馬依稀辨兩涯萍動半篙浮舴艋亭撐一笠出蒹葭看花不厭無名本聽鬼何嫌小說家百計算輸歸計好柴門風雪鬧林鴉

冬夜聽歌黃鸝調聯句 李嶟瑞蒼存 龔纓孝水○

客子居長安終年但頻蹙況當朔風起颯颯天地肅枯眠鐵衾擁兀坐山肩削不從許史遊那就孫劉宿 蒼存 慈仁古精廬幽敞華屋涼颸北户墐晴日南榮暴爐宿火濕馨堂安牀曲彔往來求偕羊臭味坡得谷 孝水 良晤日無多嘉招客不速金膏勸點酒黃芽導舍肉凍餘野薺青煮後老雪綠吳製做簑餅香味喜豆粥一燈情話圍 周卜 雙脉更闌促人生貴作達豪顛洗

齷齪石妓駭王敦党姬笑陶穀支離謝文史陶
寫宜絲竹但能舌抵簧詎必顏勝玉公每誇南
音我殊觥北曲逸響擬流鶯新腔來鉅鹿歌兒皆眞
定人此調何年始茗存此好方今酷元聲失韶濩
害氣肇桑濮俳諧及侏儒優雜類巫祝不解溯
騶虞安問來鸑鷟恐臥輟道古忘倦取隨俗抗
墜尋宮商哀豪變寒燠韓嘲竅從蚓莊許音同
轂嚶嚶求其羣交交啄我粟睍睆有下上緜蠻
無斷續軟語入烟流孝水曉啼過窓覺坐囀知
櫻含飛鳴恰梭逐興須騁夏陰情每盡柳幄羌

兒篴未調秦女箏初學韻短詹空晝聲繁木任
啄畫眉啄木皆曲名絡索鳳釵曲名綴鸞鴨渡船曲名簇覓
遜此狡獪周卜差殊一眷屬漾漾復悠悠依依
還諤諤或如寒蟲吟或如荒雞喔或如燕歸巢
或如魚入罾或如深夜雨或如炎天雹或如絲
嶺笙或如秦廷筑揚抑學語多疾徐變態數江
南二月天兹聲在林木伯龍調僂悅良輔喉轣
轆未遽遍邊關誰傳到河朔我從靜夜聽蒼存
似向幽林伏落花啼未過高枝吟不足嘹喨晝
方弄栗留夜猶卜虛疑飛出喬尚自集于穀從木

與前從禾者異人月影成三雌雄鳴各六清吹播瓊筵
芳氣襲樺燭幽埜潛蛟奮孤舟嫠婦哭宮柳眠
亦驚海棠睡難熟孝水無聲不低徊有情在旋
復欲逐薛童吹更倩周郎矚醉眼剔鴈紫健腕
飛虎僕彌明石鼎句昌黎品外錄哭過侯叔起
壓到劉師服詩成渺吟魂興極洼遠目草長雜
花生斗酒雙柑剝鼓吹而砭針樂輸戴顒不周卜

聽歌黃鸝調之次日彭尹作以詩見嘲

次韻戲答

杜牧詩狂問紫雲歌回天上禁重闈紅飛綠合
鸎辭樹漏斷樽空月在裙炙背虛簷移柱影蒙

頭破絮敵爐熏勸君莫訪鈞天夢今夜凄涼已
十分

再東尹作疊前韻

夕陽蕭寺壓寒雲市遠塵囂寂不聞曾是狂來
容脫帽更無仙去倩留裙茶甘每到枯吟永書
味聊憑獨坐熏舉似解人知定解小中清境待
平分

懷彭元叔三疊前韻

六載相思日暮雲鯉魚風裏鴈空聞感時又見

黃芽菜憶舊頻開白練裙（元叔曾以楷書黃芽菜詩見贈）夢到楚西江色冷愁偎燕北地鑪熏一般鋗𥿄今年事獨滯他鄉臂減分

憶湘南舊事再寄元叔四疊前韻

巳公屋下禮慈雲幽唄時從竹裏聞牆外山步晴疊髻檻前湘色淡拖裙栗留靜似迦陵囀薝蔔香疑優鉢熏共笑清齋連水厄幾多佳話袂輕分（余與元叔茶話于澹公之止圍元叔戲曰今日遭水厄矣）

懷施剩愚五疊前韻

遥天藹藹敬亭雲兩度湘西隔問聞王子不遺

仙去舄羅敷空憶嫁時裙（三句感剩愚舊事）尊前舊恨濃如醉江上斜陽暖似熏近日肩吾柰何許風流遮莫減三分

悼陳東村六疊前韻

老淚低空灑斷雲峰青江上鬼如聞（去冬哭東村于長沙舟次）雨摧苦竹鵑啼血風掠孤墳草拂裙暫住客隨時局冷長眠人得野燒熏玉樓寂寞逢知已較勝塵埃定幾分

同劉無垢范上村徐泰初龔孝水彭尹作飲孚蒼存寓齋尹作先歸詩以嘲之七疊前韻

高齋晴晝客如雲玉屑霏霏得未聞小户慙予辭白墮大方笑爾醉紅裙偷凭馬上霜華冷剩對雞聲蠟燄熏却憶夢回成酒渴解醒誰與慰宵分

感懷八疊前韻

自有怡情嶺上雲眼前牛蟻鬪無聞孫懷正愛鮒多骨快事寧憎鱉少裙鳥學人言爭肆駡花先時發忘三熏逢人輒復言佳者涇渭原能徹底分

題李蒼存雪江垂釣圖三首

篙楫不施船自流寒龍振鬣恣空遊垂竿兀坐者誰子可得胸中沒點愁（余家藏唐六如垂釣圖題句宋門甲第歌鐘貴爭似胸中沒點愁）

天荒地老四無鄰永謝勞勞萬斛塵一事猶知貴酬酢得魚定愛餉樵人

烟波渺渺竿十尺雲棧遥遥屐一雙明春共醒春明夢我向空山君雪江（余有空山獨往圖蒼存為題卷尾）

送陳秋田之官荔浦二首

斜日寒山路行軒起細塵情攀薊門柳目送荔

江春墨綬迎仙令金臺失酒人玉溝頻悵望六
六奇書鱗
送客春明外離情日向西冬迎桂嶺盡月到楚
江低荔子千頭熟蕉花十丈齊黃紬散衙鼓先
試選郎啼（秋田以謁選舉子名之選郎）

除夕三詩

和杜甫杜位宅守歲

寂寂老僧家寒燈慳作花年光鬪蟻生事笑
塗鴉街鼓初聲急簷風一縷斜朝來有鄉訊怪
我戀天涯

和戴叔倫除夜宿石橋館

去國倏踰歲難教奴僕親一杯除夜酒十載路
岐人噩夢銷殘曆浮名賤此身久諳客底事愁
緒忌逢春

和羅隱除夜

客餽房山酒相依小弟傾熱將新歲火坐徹去
年更春好歸應遂歌狂憤漸平傲他騎馬客列
炬入承明

同懷弟文杲甫長氏校

蓍觴詩二集卷二終

蓍觴詩二集卷二　丙戌京藁

大名成文昭過邨著
錢塘吳陳琰寶崖
新建龔　纓孝水　選

去秋徐行甫以夕字七疊韻詩見示愛
其古潔幽雋欲屬和而未暇今丙戌
元日獨坐寡歡偶次韻寫懷不必示
徐也

晨光改歲朝爐火燼除夕忽忽老頭顱雙丸跳
何劇家居厭俗囂兒女喧嘖嘖十年八在外茲

晨最爽適古寺封禁烟閉門斷轍跡軒楹潔掃
除書帙有倫脊滔滔人海中幸此一弓僻梵放
到耳頻斜風仍間隔枯吟偶會心理從化人索
蕭寂得盛情周旋謝殘客玉蛆儲甕久臘味香
乍坼

人日再次韻柬行甫

屠果大不易促刺謀朝夕責賦不值錢窮極仍
倦劇倉頭對廬兒隅面語嘖嘖一笑姑置之懷
人心有適盈盈一水間迢迢阻蹤跡晚風捲頑
陰西山寒聳脊新月鑒髮冷萬象皆荒僻徘徊

抱孤影能不悵乖隅把杯孰與酬吟思枉孤索

首春日已人春先淡如客詰朝期訪君雪泥涷初坼

元宵日俞叔音至自大名見訪話舊龔叔度亦至二首

下馬拂塵未敲扉喜失驚一時知己面幾許故園情謀飲要投轄卜居還望衡山陽餘舊淚白首對君傾

帝里傳柑節金吾促放燈不知春似海且盡酒如澠今士笑難免狂奴態自仍新知得龔四益使俗人憎

方靈皐見過孝水同話

門巷如山靜幽情步屧過病懷容我共道貌得君多雞肋客滋味羊頭俗臼科茶杯香冷淡還勝醉顏酡

顧書宣綸修枉過

自識逍遥供奉班野情不厭叩僧關新詩欲浣薔薇露習業難忘飯顆山大隱金門非傲慢痩生席帽亦疎頑花田春好勞歸夢可許同栖十畝間

張潛谷至自交城

迢遞魚素迴無因彈指時歲一聚塵短褐尚留青眼舊長安厭見白頭新數將鬢點誰兄弟問到詩篇自主臣氍毹經年未歸去待看君占上林春

答李年山三首

敝帚空操笑白紛何如絳灌本無文依然飯顆山前住臂小爭禁月半分

崚嶒俠槩是人云所見今能逮所聞市上解龜無貿老殿前汚足有將軍

得失雞蟲莽不分藥罏經卷斷聲聞落花寂寂風亭午禪榻茶烟病司勳

與仝車同

四海競聲詩誰為蓋代豪詰聱炫甫愈空疎矜韋陶時或尚纖麗哀淫竊猿猱欲假溫李面無鹽強施膏攘臂爭壇坫牛耳代遞操低顏貴人門殘肴恣老饕去年來長安失意心忉忉漁洋去神武厭次墓木高目中無老成不笑空號呶所幸識劉君高文難輩曹較量眼前人惟君主風騷天授雄鷙材洪波釣連鰲一燈窮古今萬

類罔逋逃著述欲等身對人恒自韜天欲窮苦
人白首猶青袍計偕上帝里古寺昏燈挑丙夜
手一卷吟苔風颼颼冰澌結髭鬚塵榻埋脽尻
訇然一語發壯如鳴蒲牢我生幼放曠二十形
鏖糟譬田瘠不肥繁氣分蓬蒿剪除借利器根
蔓庶盡薅奈何鈍斧斤有力將空勞望古無薪
傳心肝日煎熬攢眉時苦吟纔比寒蟲號再嚼
味何有一笑還空釜劉君獨見嗜君亦枉口褒
僉曰寧寒瘦肥膩憎時髦生能遘知己死不恨
所遭市酤聊可醉寒雨零山桃

花朝宴集王氏園限花朝二字為韻二
首

拂面京塵負歲華暫將疎脫謝紛拏聊追畫壁
三人興敢傲春風一日花寒色簾間能驟減酒
痕衣上任頻加金臺地下荊高在底事輕為失
路嗟

九十佳晨剛破半山桃舒萼柳勻條嬌歌豔舞
渾難併白日青春苦易消坐上塵談紛勁敵同會者已十人牆頭嵐翠似嘉招搦擋遊與今朝始小蹇
[illegible]隨掛酒瓢

送梅定九徵君還宣城四首

宛陵毓靈秀都官名著宋後代有畸人天驥罔
羈鞚恥為章句儒獨行絕傔從學成超百代于
世作實用

九數淪泰西岐途不能寸黨同妬道眞源流落
塵坌先生會其全折衷出高論律中鬼神驚毫
髮無遺恨

中丞薦布衣　天子賜顏色龍艦傳珍餐冰紈
霏　御墨佳士惜老矣温語日移昃殊遇良足
紀　聖度仰難測

燕山衣乍減江南春正好流鶯啼雜花絲雨沾
芳草折柳情不住依依千里道敬亭雲外廬殘
書日幽討

寒食後五日王樓村翰撰招同蒼存孝
水大山飲陶然亭限二十八勘

百五又過五餘春亟宜探太史富遊暇招携素
交淡蔬肴裝四簋清酤摯雙甗小車出巷南城
市得野覽禪宮一軒敞幽界八窓瞰西來遠峰
青東睇古壇紺低雲到檐留夕陽隔溪暗觴政
寬入情險韻咸足憺止酒赧小戶揮箸秖大啗

佳聚固不常不風天亦蹔久耳陶然亭茲遊釋
夙感續續鴉報昏歸路首回三

暮春吴寶崖邀同人集章氏園限日字 文讌第一集

旅食賤韶華困眠撥書帙誰解匡鼎頤自鄙方
干滕不知萬没堦常疑窓就日初聞友喚遊豁
如鼓愈疾騎馬長衢來衝塵清境出丘壑自窈
窕水木相明瑟掃開羊求徑引入芸蘭室拂榻
柳陰凉篩簾揀香密萍梗暢平生騏驥競超軼
高懷同澹蕩豪情並舉律盛駕竹林雙能媲建

安七子文公亦醒狂謂坐中不飲諸公懷祖但眞率予自謂
黑甚半蠲蠶紅藥破繭栗滑走櫻桃圓脆剪蒲
芽茁政行曲流觴墨飛爭泚筆跛足空望塵麤
才難縛律鈍甚服箱牛。匿深處禪蝨楊説項多
情。元儕白增怵。坐已玉山頹。歸怕金吾叱。聊盡
一日歡長同魚鳥逸

瓶中芍藥四首 文讌次題

艷色偏爭雨後晴宿酲扶起午風輕爲憐没骨
多情思喚近尊前更有情

嫣笑何曾甘讓王袁家新史費評量潛緋左紫
乘時早棼尾低頭敢放狂

豐臺十里軟塵紅狼藉繁英一夜空何似竹窓
鬆几畔儘教力盡墮無風

乍捲重簾香出軒晚凉新月動開尊昵他含泪
無言態觸迕離愁春盎園

次韻贈劉太乙。

春鳩穀穀啼隔巷槐陰濃過鄰牆蕩把書旋怪
睡生魔得友還欣瞽有相日長茗淡許過從月
靜花晴遞酬唱男兒何莫事疎脱客子尤宜省
惆悵未云栖託得好佳亦祇清修足爲暢委懷

要是絶塵埃置身自可謝依傍陋學空攀君子
交才名久讓丈人行踢翻老鐵跨茶陵弔古從
頭悽以愴我得公幹百首吟何殊敬叔千斛餉
載筆方將值玉堂鼓枻只堪牽白舫閑身欲侶
李長源謂年山散人名愛陸魯望怡樂空輸山水
閒勞苦差便廟廊上此生定分付支離此語何
曾屬詎浪若向江湖索報書烟波大地鷗無恙

再疊前韻贈日容。

賣花聲偶到窮巷吟情欲遂蝶蜂蕩不是言愁
即憶家開口翻嫌乞兒相劉乂示我匠門詩塵

土中聞小海唱忘餐不厭讀百回潤沃枯腸破
悃悵輦下論交什百輩座上無君情莫暢何遜
久爲沈范傾新城商丘十五子外許誰傍胡爲于我
涸妍媸識顏早締陳雷行不嫌僑野氣不除却
憐鹵莽詞悲愴相期相聚省折簡一壺一篕便
村餉街塵那惜覔驢錢醉顛忽似乘吳舫瓦瓶
芍藥香正狂佛塲境寂月初望談旨恰當支許
間詩態妥出元白上文通才盡筆無花牙後脚
根憑孟浪不眠一夜旋枯螺知更煩君問無恙

三疊前韻贈李牟山

卜鄰與君不隔巷一閤風鈴兩院蕩入門惟怕
揖俗僧過殺何曾瞻色相簾垂清晝靜宜人睡
起不聞午雞唱騰踔豪情鬱怒才詎關兒女子
惆悵對君直若飲醇醪融入四肢得酣暢知我
能勝我自知齊魯肯容邾莒傍相憐且莫擬夔
蚿終慭踽踽儕行行將軍污足乃敢嗔醉尉罵
人空悲愴殘杯冷炙謝侯門胡荽澤蒜甘野餉
板壁疎櫺老衲居疑是牽來岸上舫臥將白眼
看時流未必成仙皆脉望無可柰何夷惠間儘
有襟情懷葛上與天執拗費商量一葦洪濤衝

巨浪匡山頭白好歸來短衣匹馬應無恙

四疊前韻贈顧俠君○

門才藉甚烏衣巷九霄健翮扶搖蕩荊璞難教
時匠知渥駒枉就圉官相千秋業早著名山不
隨浮世淫哇唱南山石鼓陣堂堂作鄭無人苦
惆悵拚將歲月付雕鎪蠶正紛挐得清暢郊島
藉湜李習之如與周旋日相傍功臣寧獨讓蘇
門矯矯武子同輩行我生識字愛硬語飛霞誰
乞空悲愴得佳槧本勝指南刮眸去翳謝奇餉
薯觴老屋插架書曾自江南載連舫何當歸去
屏塵氛蠡測管窺差可望經年只似賈胡身鴻
爪深留雪泥上節迎重午杏垂金夢到鄉園麥
吹浪虎頭曾否我同心廚畫糊題可無恙

五疊前韻贈龔孝水○

記否偕棲鐵獅巷清波十晦烟歨蕩榆柳荒廬
即野人兒僮里諺傳丞相古屋三間西牖明秋
花一院寒蛩唱澆書酒綠快淋漓聽雨燈青坐
惆悵睡來毀茗致復佳畫裏論詩理能暢布襪
青鞵興欲闌隱囊塵尾閒須傍狂嫌阮籍涉丈
離嬾笑嵇康有車行碁爭一刼亦足欣史閱千

秋斗多愴畦蔬旋剪晨露香塘魚出網晩盤餉
夕陽留客倚孤亭夜色催人上輕舫横笛短簫
恰解隨小月高山如在望好景潛消醉醒間塵
勞忽夢蓬瀛上也知帝里居大難何事天涯跡
同浪眼前遊好別升沉況論草木能無恙

六疊前韻贈繆湘芷

公路浦邊湫隘巷客心愁似懸旌蕩袖詩何處
謁張韓濟南名重水鏡相卅首 湖隄絶妙詞滿
座英流續高唱于中小異識孟嘉解背匆匆剩
惆悵前年鼓棹又竹西懷抱虛擬得披暢合併

有時匪臆期落魄金臺始相傍送錢司業語竟
誣欲賭涼州無輩行難從地下起荆高筑聲隱
隱聞哀愴安得滔滔易水流風吹作酒爲君餉
招呼明月共三人杯須大似百斛舫一杯一杯
至百杯不醉如泥非所望我生小户小太奇坡
老堂堂出其上喜逢鯨吸神欲飛立高山眺深
海浪振驚水戲非我徒未敢勞君問無恙

七疊前韻送王秋史歸濟南

流泉鋪地柳成巷水步倒浸山步蕩百年遞授
到詩人一亭舊屬棠川相清泉白石都抛置來
啖紅綾聽臚唱莫矜小鳳好頭銜猿鶴相譏夢
惆悵朝來鄉思見新文舉舉歸學達夫暢眼中
之人少似君逸態眞堪魚鳥傍數篇吟老不知
貧男兒行處是行行心持一瓣南豐香泪含幾
度西州愴謂德州公城南蘭若棗花殘枕簟茶瓜留
客餉話到故園墨露香開尊正駕义鯉舫秋史云濟南夏酒名墨露德水鯉如玉亦夏出我聞歸人述歸樂饑食肉麋
何敢望旅魂直欲逐君飛廿四泉邊佛巖上風
篳吹淋林弄簧石雨濺窓硯鳴浪屋埋黃葉一
燈青看君細詠泉無恙

八疊前韻寄柯南陔

學士湖波接竹巷張樸園學士客楚州之湖上閭百詩徵君有學士湖之目
闌門一椌清光蕩烟霞結習好樓居何人識得
神仙相溷塵時復出新吟流入采蓮女兒唱天
公怪汝鈎物情罰住名場甓惆悵紛華城裏有
丹丘敝帚千金聊寄暢南陔集名丹丘敝帚怡情寫作煉
藥圃與我周旋只我傍今年隨衆走長安聞踏
踏歌尋輩行我生常骨排頑軀形槁心灰步含
愴熊經鳥伸旨未諳欲就君分麻姑餉執鞭賤
役定不辭亟須携上竹葉舫胡爲掉頭不肯住

烟霧東溟空所望安得解脫御列風䨼眼追君滄海上虛無有路回雲車龍闕長空狎高浪釣竿寸寸碎珊瑚詩卷人間永無恙

九疊前韻憶舍弟爾長鄉居○

碌礡村園桑柘巷捫腹披襟日嬉蕩舊畜黃犬識客馴新買烏犍就醫相南天雷動聒農歌西疇日落聞樵唱耕烟耨月費斟酌量雨占晴亦惆悵一年之計一身勞十斛纔收十口暢昵他兒女索果隨約得村翁結鄰傍甕泥旋圻雜清濁少長開顏略輩行新聞縣令斷如神故與中郎孝堪愴黃瓜留伴黍粽筵紫椹撿附硃符餉安步能勝欵段馬駕險正怕鴟夷舫渭川千户願何奢鄉里善人名過望夏糧秋稅吏不來飽飯酣眠策最上粗知律已免郎當不敢勸人從漫浪棄家行脚徼名人十丈塵中可無恙

十疊前韻贈劉北固莊書田

白楊青楊今日巷兩雋風標各逸蕩生存零落哭西州知已平生兩上相朗目還逃古戰場耳食應信量沙唱宋五此回又坦率柳七再變莫惆悵索莫玄都觀裏春千樹桃花望米暢劉郎

來晚再吟詩口過如君豈容傍莊生可記逍遙遊夢中栩栩覺行行袖中四十串驪珠辜負天恩語過愴欲解愁圍用滑稽好語到門敵珍餉一穗香生龍眠雲十笏居撐鴨背舫䨼眼何殊歸去來歲月消磨福毋望爛羊都尉羊頭侯寵辱都忘考中上一手持螯一把杯拍浮還須脚踏浪狂成一坐不知非曼倩得無罰舌恙

冢宰西陂公招同諸名士寓齋雅集晚過龍泉寺南風氏園看古松限韻分賦

碌碌九逵塵淨浥連朝雨凌兢鞭瘦馬倒載腐儒腐曰赴山公招名流集參伍竹林富清暇騷雅得宗主湘箔啓朱堂幽蘭淡亭午珍饌法天厨不羨麟作脯　御墨飛名箋驚眼龍騰舞觥船捩醉餘逸興晚還鼓城南境靜佳曲曲疑韋杜丞相禪悅地莊嚴薙榛莽咫尺步野園主人姓氏古何年老蒼虬蟄此學僂傴拏雲嬾掉頭攫人欲伸股振鬣寒濤翻清風洗天宇意本釣詩歌詎直逃斤斧我公陶謝手神巧發奇弩萬物無遁形沾灑醒聾瞽況復小坡從夙擅詩

中虎但可風月談昔言僥有取小子願勉旃日
侍玉柄麈

雨後望西山二首即限西山二字爲韻

文讌第二集

紛衫肯惜濺街泥銷夏名園約杖藜爽氣含清
明倦眼晴峰逞態索新題烟分遠樹行行近風
散殘霞片片低高鳥數聲啼不住似邀人到薊
門西

遙青天末費躋攀拄頰斜陽一解顔簷外雲來
潭柘寺杯中影落翠微山知慳危磴雙鞵分且

趂虛堂半榻閒擊鉢不成摩詰句濁醪聊可酹
荊關

萲草花　文讌次題

佳人贈我以丹棘語我玆宜樹堂北挺挺金質
立炎辰祛痗含香耀佳色雅而不質華弗豔旣
曄且貞廼厥德叮嚀感君意良厚顧我對花正
悽惻是花自古名忘憂小人之憂忘不得不同
東野寃作兒女花祗是壯士腸剛愎

次韻答吳寶崖

炎風勁力燒長夏日親茗椀避樽斝黍民樸去

豹脚來汗喘闢門絕迎迓忽驚客投冰雪詞乍
如河凍聽王霸詞鏗輿公擲地聲格嚴伯休不
二價湧泉萬斛闘我眘肯步矩爲大小謝廿七
疊成索和周並列繩樞縛節舍膏面點脣嬾傚
時粗服亂頭見者罵顧君胡爲苦嗜痂深爲不
如已者下鷓鴣名成鄭守愚洞庭句好許文化
一日之長難售人敢向春風怨不嫁從今杜口
免論文初識糖霜原出蔗半肩南去脫軟塵十
畝西疇理秋稼禾譜一篇家舊藏特牛一頭鄰
許借縱饒馮婦癢不除里唱聊容醉飽暇驥日

千里任驕嘶駑自安駑嬾十駕

題李蒼存秋穫圖

淮山瘦如鍔淮水秋鑒髮其間卜居者快事八
九月鴈聲一墮地紅葉飛林樾入風稻就熟萬
頃同伊闕刈穫勤撿校未始閒巾襪北崦雲影
收西疇夕陽沒茅茨近隔溪晚烟見出突入門
兒女讙夜餐即新晡東屯與東坡二老嘗耕岱
歲功不償勞行吟輿超越夫君有遐寄長葭見
揭揭農功且策勲安事書𡧳咄

次韻顧俠君移居二首

家具無多寄數椽那容俗事到吟邊今[illegible]
惟邀月明日歸來不上船剝啄人過多舊雨索
逋剩積爲新篇莫思秀野園廬好雙井新依尺
五天

西來晴色送朝嵐薙草澆花坐古龕塵架拂籤
驅老蠹矮牋攤案走饑蠹居鄰絲野門偏靜巷
近黃壚僕乍諳一事更饒閒意緒奇書名酒載
江南

北固蒼存吉人湘芷俠君趾肇含貞集
匠門寓齋分賦吹笛以手揮五絃目

送飛鴻爲韻予後至分得鴻字
鳳城爽氣淡遥空一笛飛聲入晚風雨後秋心
今日滿尊前鄉淚幾人同露濃楚塞楓林黑月
冷吳江蓼穗紅凄絶野王吹笛意斷腸無計託
征鴻

賛齋種竹詩
我客湘西客云久千个琅玕屋前後三年藉此
不知愁爲愛風竹兼嗜酒歸來田舍亦足娛此
君未免艱解后短檐婀娜只數竿茗椀爐熏亦
不負凡百趣在得大意無絃琴在淵明手要知

盛事屬偶然萬户原不敵千畮能詩後圃李先
生境遇不移眞我友賃居深巷絶無鄰以賛名
齋意何取牆根隙地不三弓疎篁滿種陰揺牖
君家舊業在都梁水竹何殊輞川口當時拋擲
太等閒此日天涯莫回首我曾輕置好湘西復
舍家園妄奔走坐君之齋神已怡羨君直似洋
州守一日願來一百回試教客位勤箕箒飲酒
飲濕省酒錢雪乳滿浮君許否

寄家書楚南
客況竟何如空慚定省疎夢飛千里月淚漬八

行書孺病獨醫藥慈懷善起居秋風歸棹穩無
恙好田廬

寄六平叔
昨日得魚牋知君樂事便甕醅黍酒熟盆蒔菊
花妍有子娛牀下無愁到夢邊飄零小阮在日
下媿名牽

寄南陸弟
祇見二毛添京塵尚滯淹月過僧宇澹風向客
衣尖吟味如中酒鄉懷劇病痁問君秋穫罷茅
屋可曾苫

寄孝水

去馬記騣騣離情久不任空庭塡敗葉孤榻繞秋砧張協憂如結王微疾欲深別來吟卷重一一待君斟

九日天寧僧舍作二首

東陽耐可帶圍寬隨手韶光且覓歡軟土何堪穿屐屐秋風作意賤儒冠萎邊菊蕋和人瘦雁外山容向客寒爲憶故園兄弟樂茱萸獨把幾回看

薊門秋冷葉初飛蹭蹬風塵生事微佳節不同人共住鄉心早與雁爭歸纔憑蟲語生吟思又聽鐘聲報落暉古寺關門非避俗凭高自昔易霑衣

東籬詩

涼雲孤雁晚風悲九日黃花又後期靖節吟魂呼不起敲門今得趙東籬

重九日分賦杜牧之齊安登高文讌第四集

齊安望雲夢澤氣接渺瀰司勛䟴足處九日日清嗷招客命酒尊躡屐凌縹緲江淮雁影去雲淡秋空杳黃花弄冷香折來枝㛹㛹且快笑口開插頭莫教少酩酊未言歸斜陽失木杪寄語牛山人古今愁不了

題朱北山荷花二首

清風月白露成窠水驛叢祠信棹過着袂藕花香忽到吳江十五女兒歌

才收微雨透斜陽白鳥飛閒立鷺忙偶爾移情成久坐淨香漠漠沁肌涼

題顧俠君秀埜草堂圖

前歲客吳閶清駛風船趠望中逋翁家興闌吾未到今年住燕市磊落得同調示我行看子林泉精寫照溪路轉幽閴烟蘿入窅窱鳥啼若迎人花豔皆含笑柳下凭藤輪竹邊沸石銚茅堂在佳處鈎簾展清眺好景會萬端一一領其要觀圖得長喟佳景恨欲剽更聞主人翁才名自年少哦詩饑不知好客癖難療如雲集冠蓋傾心有屠釣自從開此堂盛事東南饒如今暫拋擲金門來待詔職掌是詩篇明堂與清廟此圖且藏弆等閒莫首掉長讓山野人閒雲宿荒嶠

題禹慎齋鴻臚卜居圖四首

一派山光潑眼濃四圍水氣似吳淞才解撅頭

艇子去蘋風蓼雨送惺忪
凫雁見人意不改橋藤匝户徑全迷茶杯酒榼
都捐却野語柴門日又西
檀欒十畝不教剷風月寬閒漫掩關一卷魚經
開枕上草樓罨畫翠三間
君話卜居原畫裏朝衫終在惹塵埃儂家無此
烟波濶忽憶秋田歸去來

次韻題吴寶崖南屏讀書圖

儒冠輙復兼行脚蹩躠天涯問奚作賣文未足
償酒逋廹監經年空坻閣任渠貶作可笑人還

我嶔崎㒷歷落故山景物誰貌將一一指點辭
家錯我曾吴閶夢西泠一航惜買欠斟酌潮來
恍聽南屏鐘雲飛如送孤山鶴君今對畫與我
同別後付誰眞雅謔浮生苦短著書遲濁世百
輸入山樂柔剛分日抽舊籤叢樹更番換新蕚
洗研才需濺徑泉燒鐺漫掃堆堦籜芸編富過
大小酉松醪香比上下若我思不得君拋擲六
州鑄鐵語君莫古云客子闘身強詎用是非較
今昨又云閉户即深山不朽事亦堪商略與君
原是石耕耦不律一枝代老钁

虞道園硯歌爲李後圃作

人生墮地擇術先第一計左耕石田迂疎可笑
蔡洪語欲將乎嘿祈豐年滓妃有靈呼不應豈
人事之未盡虔裹心蘭莛作供養二螺九子供
周旋區區瘦瘠祇一畝窮人不怕愛逾專佳話
自古可勝計贈貽攘奪紛駢闐庚翼捧來蜂矜
好陶穀碎後魚堪憐書生癖不異今昔千年遞
授誇流涎贇齋吟几一古物綺文縠理温而堅
金星胥子不敢侶水舷角浪難比肩携久磨多
未甃捨鋒稜雖缺形猶全背銘舊主人姓氏記

曾相識淛江邊下雋城中客春客乾明破寺叅
枯禪豐碑偉立半剝蝕伯生老手揮如椽想見
當時君被寵摹古錄助成千篇問君今日又何
幸流落得主寧非天道園後圃名輝映老吏何
敢攀謫仙我病牢愁棄泓頮黑瀋乾漬支頭甎
置爾閒處爾厚福玉堂新樣看先穿窓明几淨
日卓午飽聽鼻息如雷眠

同懷弟文杲爾長氏校

暮觴詩二集卷二終

蓍鷸詩二集卷三 丁亥京槀

大名成文昭過邨著

錢塘吳陳琰寶崖
新建龔　纓孝水 選

北行辦裝

匆匆去意不容遮又束牛腰書滿車春色闌過
穀雨節小園放到鼠姑花十千慣買他鄉醉一
種難拋此日家蕭寂空齋成久坐竹風敲户月
初斜

留別兩弟並示孝水四首

來去長安道三年一夢餘刁騷風滿鬢落拓淚
盈裾未售文園賦空懷步範書東華塵似舊重
踏意何如
昨夕西堂雨離人髮欲斑今宵北園月滅燭照
愁顏長路柳絲老短亭鶯舌蠻平生幾惜別珍
重涕輕潸
六載論文契三冬夜話深躭狂饒酒渴善病本
書淫衣帶豈宜緩封題莫信沉關心唯藥物誰
與共深斟
近闢齋隅地苫茅足寤歌一林圍瘦竹半壁蕿

烟蘿室有古香發人惟舊雨過等閒還淚㟀猿
鶴聽譏訶

栢人鄉遇雨

駘蕩東風力漸微日斜淡薄雨霏霏有情且作
無情想不着油衣怕濕衣

春寒

雨條風絮送離心愁思隨春日日深纔展衾窩
冰似鐵戔天難借辟寒金

次韻西陂公豆苗菜

蔬有山家味何人得豆苗盤山新寄得廬阜舊

聞遥入饌香還劇銜盃醉欲消雲林曾小摘拈
出話深宵小摘雲林扶短杖公舊答拙公寄野蔬句也

題吳寶崖西谿漁隱圖二首

山幽水淺絶塵喧葦白楓丹竹裏門換酒有魚
消一醉秋風秋雨滿漁村
雨奇晴好兩相宜如此湖山可自私剩欲與君
成小隱西谿漁具別吟詩

次韻答日容四首

重欣京國聚春事幾分闌物候催顔鬢生涯斷
肺肝酒能愁半止花奈病中看幸對眞同調

懷一覓歡
爲踐重來約出門翻似歸辦裝力熟食首路已
生衣客舍槐陰滿家園柳絮飛舊遊如雨別僧
榻獨無依謂太乙牟山
竿木隨身戲何須矜擅場依劉慙賦郢招屈浪
浮湘棄去巳塵坌焚餘共品量嗜痂君自癖輙
愛說蓍觴
好事張思曼塵勞不廢吟慨時多痛淚汲古見
深心醉每吹桓笛狂將破戴琴入林容把臂襱
襳愧難任

寄題張茶山水周林即以三字爲韻三
首
城隅雁齒橋牆邊瓜蔓水樂志此結廬心自遠
壓市幽鳥啼若歌雜花繁過芷古漁父爲誰著
得天泉子
閒眠醒幽夢起櫂沙棠舟隱囊紗帽坐放意隨
江鷗柳風借消夏梧月供吟秋烟水瀾幾許只
此林外周
山翠灑四壁竹香圍一林披圖快欲往初識靜
者心伊人杳何許恍然聞拏音會須脫塵鞅烏

榜憑招尋
次韻答吳寶崖三首
遊倦省初去饑驅胡又來友朋憐索莫兒女任
喧猜引睡書能把酬人句懶裁僧扉鍵自慣今
日爲君開
我飲不盡器壯君能百觴襟情都讓爽酒態或
疑狂讀畫多新解抽書辨古香高談消永晝簾
箔自生凉
時序逝何易爭教不黯然瓶花猶淡蕩院柳益
芊綿頭鬢老如此詩篇退可憐累丸徒自苦泓

穎待全捐
答蒼存二首
京雒兩年客起予舍汝稀乍離曾悔別重到只
如歸新句惠題扇清酤勞典衣一城明月共猶
欠影相依
未惜過從數鞭絲帶雨絲鬬茶消客困燒筍赴
僧期諧語多徵稗清言不避巵老楸花一樹初
放向門枝
送喬無功庶常假歸白田二首
秘書初賜讀怊悵乍言歸祖席驪歌合江鄉蝦

菜肥波隨鷗浩蕩帆挂雨霏微共道頭銜貴朝衫即綵衣

曾識白田路幽尋縱棹園小山低入户細水曲周垣荷靜竹深桐雲裝烟駕樽林泉兄弟樂歌嘯且關門無功有縱棹園舟名雲裝烟駕之舫

四月廿二日同日容吉人砻存蕭仍叔度小集俠君雙井書屋以檐柳初黄燕新乳爲韻分得檐字

閒軒敞清晝午雨霏廉纖古香拂芸架微微風弄簾瓶花照几席蜂聲讙繞檐茗啜軟語罷觴促談鋒銛唐衢浪一哭杞國憂徒憯何如厭次生莊語詼諧兼斯世幾合併頭鬢絲絲添離羣只倏忽月五磨新鐮素心懽再聚到手盆休謙年時紅藥會鞭馬時難淹賣文得錢幾莫惜尋青帘

題宋喜起副使曬蓑圖

偶然占住綠水涯遶村翠竹鋪白沙衹愛一家背城市何須五畝多桑麻細水沿洄凡幾曲長堤蜿蜒分三义空腔古柳弄婀娜着花老杏紛蒡葩半篙新漲上肥鱖一竿濃日啼嬌鴉足底清流綳開縠頂上箬笠輕如紗杯榼船頭知飲户琴書船内非漁家一蓑苔樣綠可愛放翁詩新買一蓑苔樣綠樹頭挂在風中斜昨宵春雨細如霧披將射鴨還撈蝦歸來飲醉醉徑臥夢中邉復知其他四更雲散新月出跳魚撥剌驚槳牙今晨趁晴脱蓑曬勝情閒事堪矜誇不羨陶峴三舟富賓客不羨米顛書畫爭奢華惟羨先生好位置無邊風月都能賒先生爲圖與自佳讀先生圖生咨嗟

題宋姜銘郡丞鷗邊洗醆圖

人生至樂惟田廬官成裁種計已迂倉皇百金買不得坡公詩語良非誣商丘公子太瀟灑鷗邊舊業傳新圖古梅百本恣窈窕蒼筤萬个吹笙竽層軒四面竹聲裏老屋一片花𡭊扶書籤畫本裝潢好湘牀棐几纖埃無逶迤引人最佳處古藤纏絡栢不枯臨淵據石趺坐者胸有遐寄美丈夫日逐輕鷗泛容與神怡流水情閒愉髡童黠慧解人意要是阿段青猿徒大小琖得十餘器柴汝官定哥名殊沿流淨洗洗更再主人未始煩指呼千堆遙翠白鳥破一灘細縠斜

陽鋪如花好景那易見展卷使我空踟躕三椽
舊曾傍水結今年想像應荒蕪君方佐郡遠鄉
國我亦索米羈通都何堪泉石擾夢寐畫中聊
復爲懽娛

送友之官

送爾之官去天涯別思長秋迎菼亂水人到荔
枝鄉岐路驪三疊都亭柳數行何堪留滯者執
手意茫茫

中元夜漫堂冢宰暨山言寶崖偕君諸
子過慈仁小寓看月次日枉詩輙步
元韻

雨後新秋好涼生月上時踈風傳晚梵濃露匝
深枝白傅情偏逸山公醉不辭披襟移席處螢
火點參差

七月廿一日集王玉衡齋分得眉字

殘暑尚虐人秋霖復更迭不有良宴會奈此腸
千結晨之宣武街老馬似跛鼈三數同心子頗
盡一時傑虛堂湘箔垂靜院花木潔近瓶荷送
香穿籠鳥饒舌主人敬愛客到手杯心凸不飲
媿小户沾唇比大啜更能體我情甘瓜滌煩熱

酒闌展芸廚圖史快翻閱鑒別溯源委娓娓紛
玉屑挹君高曠懷雅如對冰雪莫作斫地吟文
酒足娛悅

題吳芋町坐看雲起圖次王赤抒韻

幽人興自殊獨出無與偶行聳山字眉坐閒談
天口愛茲紅泉巖正對白雲藪胡然爲白衣胡
然爲蒼狗嘗笑陶通明獨矜嶺上有人間自得
之何煩持贈手

九日陪太宰毘盧閣登高晚飲樵沙道
院次寶崖韻。

佳節每鄰佳賞兼愁見昨宵雨絲颺一天晴色
喚登高白傅襟懷最疎曠岧嶤傑閣費躋攀賈
勇無前壓少壯引步初隨禪火微放眼已凌飛
鳥上碣石寒烟易水流指點虛無都一望霄漢
風高鴻影低杳杳丹梯問誰剏法筵龍象微妙
觀聞第一義願迴向業躭詩酒日荒蕪拔俗何
能詫豪唱惟公置身本高峻歌嘯憑虛神益王
佛境轉爲仙境遊幽野恢宏各殊狀行廚催進
松花魚賜餘飽啖歡無量紫菊黃萸小圃開桔
槔聲裏閒扶杖長安幾度度重陽此會應教識

無忘

重陽後一日蒼存招同人宴集呂亭分賦得客字。

鼎鼎光陰百代客後視今猶今視昔孤蹤何獨歎勞勞九日俄看秋搣搣論文約在倒蟻樽宣武街頭橫馬策呂亭幽邃頗宜人塵市喧囂迥如隔古榆疎柳出牆高細草幽花穿地坼風前鳥語亦啁啾雨後山容最婉孍詩籌滿座遞拈吟日影方亭呼布席談客移時正斐亹酒將一軍爭嘆昔龍山誰是孟參軍東籬不見陶彭澤厭將往事遠追尋且對高朋豁肝膈懸知此會不尋常人生能着幾緉屐

賦得九日山僧院荅于宮

西風故著鬢毛催霜信淒清昨夜來白雁哀能知客病黃花冷愛對秋開剩須久坐依枯樹耐可閒吟立古苔落日已公茆屋下一番軟語勝銜盃

出都

又整還鄉旆依然十月中寒雲膠復動野水凍旋融瘦馬穿黃葉高鴻怨朔風春明重回首牢落意無窮

良鄉口號

此去眞爲塞上翁已將得失等雞蟲大陽山脚驅車緩西日初籠小塔紅

桓侯廟。

凍日凝雲客首塗式瞻古廟凜髯鬚自關百代名彰沒何論當時命有無座右長殳猶識漢階前幽吹恨吞吳荒苔滿覆松陰黑鴉立空垣尾畢逋

定興旅夜

如斲小店憩行幐雪意闌時寒色增倦坐不堪村酒薄一檐凍月對昏燈

白河店問杜君異先生舊隱

聞道遺榮叟曾棲漯水濱本無過可改只有樂相資高枕丹書返看山白髮垂兒孫留素業耕稼畏人知

清苑弔陳讜公。

一樹古白楊風落葉不止人立風葉中獨弔陳無已

定州曉行

侵曉霜花被野坰敝裘羸馬意跉竮滹沱水合雙橋渡高是山遥一髮青呼夢得魂如欲出問玄石醉可重醒風帘拂拂明人眼遮莫寒罏得暫停

暮抵伏城驛

薄笨車遲路正長夕陽滿眼剩蒼茫丹楓漸瀝飛千片驚雁參差亂數行世事久應醒鹿夢浮生終是怯羊腸春風亭畔看衰柳霜折風欹憶侍郎謂山薑先生

雨花庵小憇

濛霧裘茸濕來投釋子家七條容小憇一滴仰眞茶瘦日蹲檐雀迴風鼓陣鴉低徊人倦去僕馬任諠譁

馮唐墓

一抔古土負荒岡漫滅碑文半在亡此日爲郎皆白首欲憑巵酒酹馮唐

贈張廣文右君二首

幾度恒山過今方對故人死生十載問情話一時親有酒須謀醉無魚莫厭貧廣文官縱冷猶勝逐風塵

留客鱣堂好容齋隱薜蘿盤飱非苜蓿茶水汲滹沱官倚青氈傲詩爭白髮多西窓爐火熱殘日下高柯

同懷弟文杲爾長氏校

蕢觴詩二集卷三終

〔清〕顧嗣協撰

依園詩集六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自依園文酒之會倡於吳中四方軒蓋山澤耆儒暨盛年卓犖典雅之才俊日從酬荅古學蔚興好事者莫不築舍款客桮柈絲竹樂甚忘疲歷二十載幾忘其初執牛耳者爲誰主人亦復揮金殆盡遠遊萬里歸而著述若不惜屬櫜鞬從曹鄶之末每逢舊遊相視而笑非古所云豪傑之士乎哉所爲詩甚夥分牋擘綠援豪疾書妙若宿構譜洞簫而吹白頭紅袖罔弗欷歔欲絕朝雨送別鄰笛傷逝誦依園所作則人人魂恍魄動不能已已此豈章鏤句琢塗澤撏撦能髣髴萬一也歲庚辰悉出篋笥命其十一弟删定爲一集余讀之原終始推盛衰聚散須臾哀樂交集益服作者之性情才力足以鳌弧而先同盟而賈其勇卓然麾餘子之旌余雖再鼓而衰與依園之風敢不奮臂呼其後也同學張大受日容書于匠門書屋

嗣立與迂客十兄總丱讀書輒肩隨入塾比長同攻舉子業兄天資高曠十倍於余性落拓不羈見俗儒俛首章句夸然如不屑者而獨耽於詩旣手闢依園爲詩酒之場復揮金結客一時耆舊如曾青藜杜于皇錢飲光輩逍遥刻燭聯吟樽無虛設吳中傳爲好事二十年以來余兄弟未嘗一日相舍也歲戊辰嗣立卜築秀埜艸堂以著書爲業而兄適以飢驅出門于是歷幽燕過居庸入函谷或泛海浮江下瀧入瀨足迹幾遍天下終歲始一歸嘗賦詩云奔走七年五萬里交遊四海一空囊余聞而壯之因念少時嬉遊之久中年會合之難獨坐艸堂中每讀蘇子瞻兄弟鄭州分別逍遥倡和諸篇輒淒然淚下焉己卯春兄以倦遊返依園而嗣立復以首夏束裝北上不相見者又一年今年三月抱病南歸歸而兄亦以病尚未出遊也相顧色喜長夏閒居徧搜篋笥得平時所爲詩若干首及邇年登臨遊覽之什悉命嗣立删定都爲一集鳩工刻之嗣立回思三十年間始也篝燈夜課形影相依無何而車馬奔馳弟南兄北今者相對依園而詩人星散惆悵黃壚反得因病憊之餘手編是局益悟蘇家寒燈風雨之句其景象爲逼眞也已時康熙庚辰七月二十三日十一弟嗣立拜題于秀埜艸堂

依園詩集卷一

長洲 顧

雜興八首

三年造木鳶不如車上輪利用所弗藉毋乃徒勞神大
巧爲至拙飾僞難亂真今人事機變未必能資身
庭前兩松檜欣謂得所託主人云愛材往往苦束縛屈
曲或可觀拂性良不樂我聞豫章木千尋覆雲壑嗟哉
棟梁姿小用同蔓落
駿馬能歷險力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
長以就短智者難爲謀生材貴適用幸勿多苛求
吾見效顰子自顧世所希父母存護惜娣姒亦不疑待

年徒戚戚幽恨多遲遲嘆彼無明鏡不悟有姸媸
鸚鵡能人言籠絡覊雕闌不如燕與雀高飛入雲端豢
養豈不恩翱翔殊亦難巧爲拙訕笑智爲愚悲歎處世
貴嘿嘿微軀得苟安
駑駘市黃金騏驥鳴悲風好劣豈難辨遭時故不同東
方有奇士被褐勞其躬曲高和彌寡終委衡茅中著書
淹歲月貞堅守固窮緬彼李將軍數奇曾不封皤溪獨
何人八十兆飛熊
鴉聲得人惡鵲聲得人喜吉凶豈足憑喜惡紛紛起乃
知衆是非無以定臧否旨哉哲人言好修在一已譽亦
不爲榮毀亦不爲恥
鳳皇栖枳棘不受燕雀悲達士處困窮不願庸人知天
意愛豪傑憂患鍊奇姿不見古聖賢屈抑以待時

劒囊行 并序

金子亦陶有一錦囊佩以貯扇云是古劒囊也今
劒已失而囊獨存舉示座客竊爲三嘆因作劒囊
行

誰製天孫一幅綃繡刺冰花雜青茜古香異彩光離離
昔作劒囊今插扇赤霄曾吐百丈光室懸秋水開菡萏
十襲鮫綃斂神鍔霹靂驚飛入寥廓陰森無復動寒鋩
掩抑英雄氣蕭索撫摩座客相傳看壯士猶疑髮指冠
緱絲不繫三尺鐵腥溼空留魑魅血何日龍騰歸匣來

解囊長吼鳴如雷提向淡山辟草澤電紫星流哭妖魄

讀三恭人傳 并序

三恭人者北平錦衣僉事王世德妻也世德初娶
徐生子潔潔五歲而徐卒繼娶魏遭甲申之變率
婦女十九口俱投井死三娶蕭撫潔如已出旣而
蕭亦舉子源愛育初無異心潔源甫成人蕭竟遘
疾不起寧都魏禧爲作三恭人傳

誰言烈婦古來少王公之婦死何早誰言繼母不終慈
王源之母撫前兒前兒我兒亦何異同是夫生嗣續計
當日王公初娶徐徐生一子病終棄結褵再得魏恭人
甲申死寇埋荒蓁瘦骨哀兒更何倚復繼蕭氏能含辛

蕭亦有子同鞠育不忍分看遠骨肉却恨成人蕭已殂
未報劬勞血淚枯弟自師兄兄友弟一時遺澤良非誣
嗚呼丈夫保孫猶不偶獨有深閨得堅守況當國難多
流離家散紛紜事掣肘凜凜大義比昔賢一是程嬰一
杵臼乃知徐母相安泉下魂瞑目寒煙死不朽吁嗟三
恭人義盡心亦安豈曰不同道易地皆非難欲弔貞魂
何處是一片茫茫孫月寒

山中讀書爲俞簪雷作

古人所貴重讀書與力田力田給甘旨讀書希聖賢今
人愛功名意旨殊不然藉以取高第往往即棄捐俞子
嗜古學不樂居市廛結茅深山中晨夕手一編所讀何

代書經史究其全曲說旣屛斥亥豕辨亦專至理欣有
得異物不能遷

題筆堆家兄自耕園六首

小築臨溪岸籬門對板橋廊迴通水閣竹密蔽煙霄豈
必肩輿入何須折簡招會心原不遠濠濮想非遙
窗影憐蕉綠萍開見水清采香驚宿蝶砭俗聽啼鸎石
室書皆史盤餐筍作羹尋幽與彌劇斜傍曲闌行
叟入閑亭坐雙扉觸手開先生池上柳高士屋前梅撥
藻魚兒出收簾燕子來綠陰深覆處牆角上莓苔
芳草經年色空堦護落雲空過東郭履漫著北山文鳥
雜聲難辨花齊香不分一庭斜照裏交影樹紛紛

徑盡橋通處風紋起曲泉點斑苔是繡吹白絮成綿畱
客吟山月挾囊得酒錢主人情不淺豪興飲如川
仙源疑此是清課復如何翦韭分苗嫩澆花得子多鶴
來聞喚鐵雲過聽迴波我有幽棲癖時時願一過

聽鸎

嚦嚦初聞澁復圓杏花狼籍嫩寒天聲驚曉梦湘簾外
韻落春風草閣前正值詩成三徑雨恰當茶熟半谿煙
閒來徙倚柴門立滿樹新陰最可憐

野步

瑟瑟西風裏開門步水涯草枯分野岸葉落見人家山
影含微靄舂聲雜莫雅忽聞漁唱起蕩槳入蘆花

重宿明月寺

日莫行紆路重尋舊識僧門低仍礙樹屋小尚遮藤靜
夜聞禪誦寒雲伴佛燈頻頻來此宿自覺道心增

姜奉世出其尊人如須先生遺集暨歸玄恭先
生遺詩讀之慨然有賦

飄搖無計埽重陰反覆哀吟痛不禁恥共戴天蘇武節
甘求蹈海魯連心悲風自挾離憂起白日難消感憤深
珍重主人能出示一時涕泗溼衣襟

舟過橫塘望姑蘇臺

橫塘橋上春風起橋下春波激如矢青山相對雲悠悠
聞是吳宮舊基址金鈿零落歌聲歇衰草離離泣荒月

霸業千年風雨消一片土花埋豔骨吳儂相望重回頭唱出采蓮愁不愁蕭蕭只有松楸在一路斜陽送客舟

山中晚步

縷縷煙迷數問津亂峯空翠落衣巾肯因薄莫停游屐能到深山卽散人石澗水清容片月野花香在踏餘春每嫌勝地尋常過更擬秋來住十旬

游天平山

吳地多名山無如此山秀高巔摩蒼空老樹迸崖竇古苔蝕層坳峭壁滴清溜披雲上危岡怪石勢欲鬬嵐氣生襟裾風聲下天漏日月手可捫茫茫隘宇宙松杉雜湖濤莫寒襲雙袖還息老僧居耳目絶塵陋乃知桃花

源斯世可求購平昔愛登臨茲游始不謬願借謝公屐日日到巖岫

自題暢軒

大厦經營愧未能埽除一室且因仍驅開蠅蚋看飛蝶斫盡蓬蒿護老藤詩到可人須再咏酒逢適意不求增客來得共風前坐六月無煩更貯冰

舟中

去家剛百里鄉語聽來稀雲白孤村莫天青獨鳥飛水花迎短棹山影落征衣回首吳閶路秋煙一縷微

曉過毘陵

野店鳴雞早頻催客夢醒枕欹知疾浪篷漏見疎星屢問來何市曾過幾處汀前行江不遠待曉望山青

夜泊京口

帆落依斜岸殘煙隔石頭人驅埜市晚潮近海門秋遠火明漁浦悲笳集戍樓茫茫江口望一帶是蘆洲

江行

舟小如飄葉奔湍亦可驚已來危險際只合宛生輕雲過疑山動帆移覺岸行篙師遥指點前是石頭城

登燕子磯有感

巉嵒中鎖石頭城蘆荻蕭蕭萬壑鳴千點客帆斜日動一聲漁唱莫煙輕秋濤半逐英雄淚古岸曾依戍守營六代豪華銷歇盡從來感慨是儒生

寄褱寧都曾止山

凄凄無那寸心違蕭瑟霜寒葉亂飛一路朔風吹短鬢半山殘月照行衣詩中赤幟能先拔酒後愁城盡解圍何日言騑驅匹馬呼童開埽竹間扉

寄褱潛江朱悔人

望裏雲山歲事闌音書不到路漫漫頻年車馬勞身早今日文章得價難作賦何須求狗監居貧未肯受猪肝燈前無限懷人意屋角蕭蕭木葉乾

訪目存上人

尋幽行曲徑苔蘚上堦斑塔影銜雲立鐘聲入寺閒竹風吹短榻花雨落春關羨爾無他事詩吟晝裏山

除草

滿逕荒蕪五畝居軒窗綠暗草離離侵堦慣奪幽花豔引蔓偏將老樹欺削去不教分種類鋤來喜看漸平夷眼前快事無過此疾惡如讎信所宜

九日石湖雅集次昌黎人日城南登高韻

朝旭動林端秋光山鳥弄颸颸曉風吹衣薄嫌微凍令節固賞心天地爲我用相招白髮翁余忝忘年從翩翩自越來雨地詩人共放舟出中流四面青山送繫纜石湖邊湖水清見蔚明月落空杯歌聲入雲縱夜游良有以人世苦倥偬後會不須期愼始吾道重

早寒

木落秋容淨寒光散楚田菊荒涼雨後人怯曉霜前殘葉驚孤夢哀鴻叫遠天無衣何處是憑眺更淒然

十日雷阮徒攜尊董就村齋中雅集分賦兼送吴歷所歸婁東

霜清木落菊初殘小閣攜尊卜夜歡難得高閒三日聚喜無拘束一身寬深談翦燭殊嫌短薄醉添衣不怕寒爲惜故人歸棹急殷勤莫放酒杯乾

雨夜同潘雙南史蒼山飲暢軒分賦

散誕逢君連日飲今宵風雨興應添新篘菊酒微嫌苦活煑江魚略放鹽靜夜漏聲催落葉空庭寒氣逼疎簾停杯謾說當年事出處須教太史占

雨中同蒼山阮徒訪葉皇期舟過橫塘分賦

爲尋高士宅衝雨上扁舟樹遠迷煙暗雲寒接浪浮帆輕山易過溪漲水爭流已近橫塘渡青帘出市頭

次日集星期二弃草堂分得缸字

山扉敲薄莫隔屋吠孤尨雨氣侵重幕寒光淡一缸簷低風動竹紙破夜鳴窗醉後衝泥去奔流響石淙

放歌送俠君弟之淮上用昌黎寄盧司門韻

寒雲落照孤舟裏離情欲訴魂銷矣弟兄遠別更依依世上參商安足齒趨庭當日共肩隨入人憐愛尤少子挽鬚問事坐膝前詩書口授猶能紀命名提耳訓義方不學面牆古所恥青燈手澤讀遺編血淚頻沾當祭祀

寂寥門巷車馬稀輩行傑出一人耳謂四兄不才蹭蹬名無成老大至今爲賤士君迎家室去南北信阻關河隔千里屋階索莫長荒苔腸斷雲中雁聲起家書珍重意殷勤藥石箴規寄遠使叶誰人爨下惜枯桐庶幾有弟稱知己不事功名舊業荒生涯重整從何始落魄因成詩酒癖放誕山林非得已駑駘矜寵自驕嘶櫪下悲鳴老驥騆蕭然環堵守蓬蒿五畝田園失耘耔酒酣斫地棄儒冠甘學農夫勤耒耜窮愁結客愛狂歌厭聽人間談膴仕紛紛逐臭走權門冰山日出寧長恃石家金谷最繁華荒涼此日少基址滄桑變態百年中富貴原以浮雲擬君才倍我不遭時眼高骨傲無其侶作客清吟

淮水濱看雲閒步釣臺址伯鸞廡下豈久居健翮未成暫棲止英雄磨折本天心風雷一旦其何以丈夫會欲建奇功河清誰爲終難俟眼前世事愈幻奇不數蜃樓與海市侏儒盡飽朔偏飢一時得喪休悲喜是非顛倒任小兒君子只合論常理我愧寒窗螢囊讀爾復束書渡江涘勗哉努力效前哲長留名姓光青史燈前叟盡酒一杯西風獵獵催行李牽衣惘惘問歸期梅花好爲寄雙鯉

贈曾止山

落拓江湖已十年家鄉望裏隔山川感懷自欲存詩史痛飲原非學酒仙廬舍屢遷都是客鷗花何處不停船

易堂兄弟憐星散回首當時一惘然

松陵道中

千家一望合村屋晚煙淡孤塔迎風迥危城背水陰天低連遠岸日落淡疎林莫笑勞勞去知余訪友心

平望夜泊

夜泊孤村裏風微寒浪平客帆臨水亂漁火隔橋明月色經霜凍鐘聲入夢清舟人催解纜雞唱正三更

曉行

蒼茫孤棹去篷底夢初醒村樹依稀見吳歌斷續聽霜凝兩岸白鳥破一天青爲問篙師路曾過幾水汀

孤村夜泊

停舟風逼岸浪蹴打篷窗屋破茅爲瓦村貧月作缸罷春人語靜護稻犬聲哤展轉不成寐孤鐘何處撞

小除送窮

散去黃金半是癡蕭條形影慣相隨莫嫌此日依棲久翻怪當年送別遲非我頓忘青眼顧如君難訂白頭期耽詩盡說窮人事不信窮人盡學詩

依園詩集卷一

戊辰二月訂俞犀月入山看梅爲雪所阻同侯君弟妙巖亭分韻

推窗遠望千林白漏出寒燈一點紅褁友不來因雪夜看花難得是春風衝寒埽石煎茶熟促坐圍爐借火烘兄弟唱酬吾事足免教咄咄學書空

憶鄧尉梅花

雪後寒枝尚未殘陰雲漠漠滯春寒正思冒雨尋詩去生怕登山著屐難瘦影可無邀月伴孤芳原是待人看年年孤負梅花約寂莫愁襟不放寬

春日漫興限韻八首

牆東息影掩青蘿咄咄其如老大何一世浮名徒好夢十年心事託悲歌近來豪興因貧減大半閒愁爲友多二月春光看漸好無端盡向雨中過

板橋煙雨柳絲輕五畝初營半未成達士從來思玩世英雄原不解謀生萍開細浪從魚戲花落殘香送鳥聲喜見斜陽明一點下堦徐傍石闌行

愁懷又對雨冥冥辛苦年來已飽經人未能高差免俗天如長醉不曾醒池邊水氣吞孤嶼竹裏烟光抱小亭花信幾番容易過春游孤負萬山青

插槿編籬著小軒無多點綴強名園因高壘石成山脊就近掀泥護竹根每向春風澆酒癖愛聽好鳥喚詩魂不才只合幽棲穩車馬空勞到蓽門

風光荏苒一番新僻巷栖遲類隱淪埽石儘堪留傲士灌花只許住閒人低煙著水青微合細草穿堦綠未勻與我周旋我已久閉門那敢厭清貧

索莫春寒夜雨連鬻花無主自年年曲廊半辟莓苔蝕老屋三間鼠雀穿圃後尚餘栽竹地囊中先乏買山錢自知不是封侯骨只守區區二頃田

溼透蒼苔徑欲封小闌初霽綠陰濃千絲柳暗留殘雨一點雲開洗數峰補漏屋梁栖乳燕沾泥花片落游蜂素書天末憑誰寄徙倚樓頭憶客蹤時雙南北游未歸

煙霞滿目寸心違一曲長歌送落暉却悔早年偏失學寧須五十始知非牀頭每供新芻釀篋內仍留未典衣世態近來看爛熟醉餘高枕避危機

莫春讌集分得坐字

種樹須滋培治玉須切磋求友廣聞見一唱貴得和嗟余束塵網失學縱嬾惰風雅今云衰有力誰負荷紛紛標幟旗排擠恣罵唾黑白任顛倒狂夫妄弄簸藉以邀虛聲壇坫羞點涴苟欲挽頹風何如俗見破不羡朱門客甘爲首陽餓天涯白髮翁忘年肯相過落落古衣巾入門一杖拖覓句還撚鬚哀怨繼楚些酒酣興轉豪不知宇宙大自慚陋劣姿相對氣折挫簷花墮餘香啼鳥助詩課好盡今日歡既醉更促坐夕陽送客回春風仍

獨臥

花朝喜蒼山客歸過訪時小園初成

天涯歸谷過荒園踏雪周遭認粉垣指點竹林新鑿沼
低廻書室別開門助吟好鳥依簷角送酒飛花落樹根
記得去年當此夜小窗風雨共黃昏

春雨晚晴

曉寒愁雨積稍喜晚來停亂水鳴幽澗晴雲落小亭鳥
聲猶帶溼花氣未全醒遠望蒼茫際春山不斷青

題葉巳畦小天平山

壘石亭前未有名主人題作小天平不除塊礧因高峻
特起峰巒見老成對酒每邀明月共看花常傍白雲行

誰云萬笏山頭好只此風光莫與爭

初夏喜晤四明周屺公次俠君弟韻二首

千里相思已兩年秋風黃葉信徒然（屺公曾訂去秋見過）預藏好酒
供君醉更設閑牀待客眠交道竟同流水去鄉愁難遣
落花前一燈課子心何切聽得書聲屋角邊

回首滄波已注東浮雲蒼狗總成空一官久付升沈外
壯志都消感慨中老向征途無舊業細于詩律見新功
山材自足容疎放未許時流拜下風

止山招飲半塘舟中

繞堤綠滿惜花稀柳外斜陽燕子飛山市雲開雙屐暖
石橋煙起一僧歸田間初播秧針嫩席上新嘗梅豆肥
不是君邀能到此幾因疎懶負芳菲

半塘歸讀屺公同憲尹蒼山犀月集俠君弟梧語軒佁和詩補作二首

傳觴竹裏晚煙低剝啄來從浙水西（犀月自桐川歸）別日無多春
已去歸舟剛到客偏齊啼殘好鳥花間聽吟得新詩辟
上題我自送人方寂莫淒然閑立白公隄

一路溪山送夕曛歸途黯淡惜離羣正思燈下方重聚
聞說尊前已半醺水氣繞亭雙澗合星光涵樹隔牆分
壺觴未得同傾倒佇望空齋悵莫雲

妙巖臺晚眺得霞字

高阜疎林映落霞登臨四望綠陰斜千家樹罅煙爭出

平野雲低堞半遮漁鼓忽來聞晚唱寺鐘何處送昏雅
邀朋更向風前坐看散薔薇籬脚花

送犀月再之桐鄉

片帆仍欲趁輕風詩興其如正未窮到日恰逢花落後
行期多在月明中論文詎重十年久下榻情深兩地同
莫謾悤悤便分手良宵且醉蠟燈紅

五月四日舫齋觀競渡詩五首

翟葆雲芝共鬬爭盤旋水面耀雙旌明朝才是端陽節
隔夜先聞打鼓聲

錦纜徐牽渡口喧爭飛畫槳浪痕翻人逢令節皆行樂
豈有真心弔屈原

宛轉歌喉字字圓銷魂一曲酒如川阿儂不解聽新調
只喜舟人唱采蓮
招朋載酒画船中盡日如絲雨打篷滿眼紛華難却埽
愛他好處遠朦朧
曲罷當筵簫管停預愁歸路雨飄零呼盧快飲須沈醉
莫使漁翁笑獨醒

挽王璞菴

白下驚傳失故人經綸孤負布衣身才名過盛常遭謗
骨相雖奇不救貧索飯門東啼稚子招魂雨夜哭衰親
傷心玉樹埋黃土江闊天高恨莫申

聽蛙行

官塘夜泊聞嚴更中宵月黑無人行忽聽蛙鳴鬧空岸
叫囂離沓難分明初時一聲兩聲發繼之閣閣羣縱橫
就中亦侶有提唱什伯附和還相爭么麽固爾感氣候
終夜沸聒官私幷若輩跳躍本輕薄鼓吹縱好知何成
吁嗟子陽井底非大器何爲強作解事鳴不平紛紛聚
訟亂人意耳畔最厭喧豗聲隨呼舟子急解纜漁村穩
臥燈熒熒

早秋卽事

泬寥天氣小亭空斷續蟬聲咽樹枝暑氣未除殘雨後
風聲愛聽早秋時江關厭說多戎馬洴泗旋消一酒巵
向晚芭蕉心乍拆綠窗影裏賦新詩

徐大臨張日容同過草堂雷雨驟至偶成一律

竹扉纔啟逢良友脫帽臨風碧樹前雨氣乍來雲漸合
雷聲初起日猶縣經秋荷蘂香差冷帶溼葵心晚倍鮮
閑倚北窗忘晝永又聽高柳咽疎蟬

中秋夜草堂對月

浮雲已埽碧天淨屋角半吐銀蟾影須臾萬象涵輝光
一片冰壺透肌冷烏鵲踏枝枝欲翻桂子落杯酒初醒
啁啾絲管繞長空裊裊餘音墮梧井因憶去年此地多
蒿萊蝸涎蟻迹盤莓苔有月何人共良夜荒籬寂寂空
徘徊萬間雖未成大庇一枝穩卧聊怡哉余所居荒圃丁卯九月拮据修葺鑿池構亭舍茅自淮陰歸亦新葺草堂埽徑迎門揖嘉客座上衣冠半斑白雅園

勝事曾過從屈指豪華廿年隔先君子于雅園日集賓朋清談觴詠如周先生子潔褚先生蒼書輩皆風好也今月猶同舊時月照見鬚眉異疇昔明月易圓人易
老眼底常愁天地窄吁嗟哀樂休問天今夕何夕心茲
然當筵且進酒十千鄰雞喔喔夜不眠花陰人散疎星
懸秋鐘一聲破曉煙

送潘雙南之淮陰

秋風颯颯鳴蛩咽雨洗星河光皎潔起看天宇夜〻寥
相對離筵愁緒結余從前日白門歸君自虞山患寒熱
帶寬帽側怪清癯豪氣猶能指毛髮爲言客裏病由來
晨夕寧堪酒杯缺平生劇飲吸長鯨自號酒星豈虛說
歎伯誰敎近日疎致令瘧鬼侵肌骨興來還誦少陵句

舉酒能令病魔絶兀兀騰騰恰一旬疑君已向淮陰發
病起重過笑口開淹留行李今半月吾聞男兒志四方
不效悃悃傷離別君今欲去屢遲回內顧應知肘多掣
風塵奔走盡因人行止等閒難自決招之不來麾不去
丈夫自古多奇節局促樊籠劇可憐簿書堆案何騷屑
丹楓紅樹望鬆舟落帽龍山恣懽悅茱萸插遍還沈醉
何處留髡呼燭滅

十月招憲尹著山同游武林

常向君前說柳堤勝游何必獨羈栖詩筒酒盞應虛久
時犀月偕君先往西湖 布襪芒鞵恰喜齊遙憶風高孤塔冷須知木落
衆山低今年汗漫頻來往興嬾從無好句題

松陵道中偶成四首

終宵滴瀝打篷窗遠寺晨鐘帶雨撞欸乃數聲幾夢斷
朦朧聞說過吳江

無端昨夜催詩雨差喜今朝送客風日淡寒雲蘆荻外
蒲帆幾點画圖中

霜落天高湖蟹肥家家刈了稻粱歸笛聲牛背過橋去
驚起沙田埜雀飛

漁歌水面短長聽一抹斜陽帶遠汀籬下人家黃葉路
歸舟記取片時停

寒山夜泊得山字

埜霧連天暗孤舟傍渚灣未分吳地界初見浙中山酒
斷寒欺病篤行夢不閒二雯郎解纜去依稀前路近別是水雲間

雨中到昭慶寺寓慈受僧房限韻

又聽人聲異故鄉重游冒雨溼衣裳淒淒煙帶六橋柳
渺渺波分十里塘古寺頻逢齋後鼓小樓初上佛前香
衷人對酒消殘蠟點滴空堦厭夜長犀月先來寓此適又他往

與犀月夜話禪房

著崖翠澗可曾過霜葉寒塘獨嘯歌君自先來月正好
我因遲到雨偏多閒窗礫酒添詩債永夜談禪遣病魔
預望明朝天色霽不妨著屐踏喦阿

西湖夜泛用東坡韻二首

湖山初變態新晴愜登臨松徑滴衣翠鷗羣浴波渶盡

日游未足輕橈夜相尋一望蒼茫際何人能會心
漁燈忽明滅影落水十丈長空卷莫色聚此孤篷上缺
月生光遲疏星照清釀聆彼山水音豪興為奔放

湖心亭二首

峯影簷前落湖光檻外淡去堤原不遠只說是湖心
溼霧對山開晴雲面面起隔水一聲鐘月照斷橋裏

新晴自斷橋步至孤山

湖光侶明鏡十里淨寒濤積雨初收後孤峯分外高殘
雲歸遠岫落葉下平皐堤上游人少疏狂獨我曹

湖舫雅集同平湖陸義山蕭山毛大可錢唐吳
慶伯諸公限肴鹽二韻

逕霧暗空郊羈棲笑繫匏重游尋舊迹久客愛新交水
激魚銜岸風高鶴護巢偶然呼小艇隨意覓山肴
莫色憑高得孤亭詩興兼宿雲埋塔頂落木露山尖沙
際燈光短船頭雨勢添懷人尚有待酒盡叉遲淹（訂錢藿[illegible]夫未至）

湖舫雅集限用范石湖浮丘亭韻

連宵風雨羈人宅煙鎖高城寺鐘隔天涯知已相招尋
晴迳明湖總詞客溼霧冥濛未盡開遠峯半隱初陽臺
雲中孤鶴展雙翅雁聲歷落波心來騰驤萬馬何年至
蹄高踏破三尺水誰家罷飲纜鷁舟梛外斜陽射波底
好景尤憐莫色空張燈把酒聽寒松風吹蠟淚香消鼎
觴政森嚴還井井

汪周士招集湖舫疊前韻

湖上佳處成安宅半月勾留鄉夢隔新交如故便忘形
何況與君同寓客十里波光如鏡開參差倒影涵層臺
風流勝事能相繼行廚捡點高朋來游踪屢向孤亭至
依舊相看此山水舟回汗漫思渺然晚飯休疑㧾樓底
寒雅疑去四山空九里濤聲憶古松宿酲未解呼茶鼎
醉眼生花如落井

酬贈張毅文編修再疊前韻

淮南桂繞山公宅廿載煙波衣帶隔碧樹浮雲對遠峯
知君已是層霄客長揚獻賦金門開鸞軒鳳翥登瀛臺
濡毫弄墨花磚晚暫為蓴鱸疑去來何因江上移船至
侶與西湖爭尺水高朋雲合共論心霜落寒汀清徹底
襟懷磊磊凌遠空矯若虯際龍鱗松丹青事業須台鼎
快意還尋葛洪井

湖上留別諸同人二首

得聯詩酒他鄉合又是離羣悵夕曛好景招人留古寺
多情伴客謝孤雲到來風雨疎燈共從此湖山隔夜分
話別不堪愁絕處一聲清磬醒微醺

即看鷁棹到鄉關極目煙霞記一班笑我已遲三日去
知君尚有幾時閒（謂毅文義山諸君）句留堤畔纖纖月相送橋邊
點點山梅放西溪尋舊約攀躋應不棄疎頑

依園詩集卷二

依園詩集卷三

己巳春朝雨中雅集草堂送朱悔人還潛江以坡公盡驅春色入毫端爲韻得入字

新年酒肉場紛紛成惡習奔走倦應酬赴一翻却十吾曹破俗例杯酒非所急眷言良友鏈追歡恐莫及翦韭炊黃粱招朋殊汲汲雪殘春雨霏屐齒踏冰溼寒燈光不高風勁透重襲飄然束行裝欲去無由縶爲言昔旅游冠蓋滿都邑涇渭別殊趨高下嚴等級平生風雨交豬肝爭餽給白雲觸鬖心驪唱各怏悒念此古道敦聞者知感泣別君五年來余尚類蠖蟄錯莫無精光金盡囊羞澁茲茲天地間此身何所入珍重千古意愼勿忘

車笠望望送行舟獨向春風立

入山訪文建周留飲

渡口喧聲隔岸聞扁舟初上淡斜曛秪緣春色催游屐還借梅花訪隱君徑入橋邊流水斷村從林外埜煙分曾過已識幽棲地一笑相逢酒半醺

雨阻白華居次雙南韻

禪房花木徑通幽一樹梅開香滿樓天阻酒人游鄧尉春從客夢到羅浮身閒便自忘疑去山好何妨再逗留村市只愁兼味少呼童冒雨問漁舟

錢仁山廣文招飲

攜得琴書儘足誇栽梅種竹自生涯誰能俸薄偏留客

可喜官閒更近家坐久寒風搖燭淚夜分細雨落簷花擘箋題句催人醉琥珀光浮不用賒

虎山橋晚眺同用眺字

片帆漾春波日落停孤棹山氣晚更佳登臨恣瞻眺萬里來長風湖光白浩浩樞衣過石橋吹面人欲倒縱步上崇岡林間發長嘯新松出雲根野竹穿石竅鐘聲天際來塔影水底照離離草色青半出自餘燒好花隔岸開一一向客笑鶴倦拖雲還鳶飢撲空叫沙際起漁歌野煙生百道坐此心地寬片時釋煩躁生平慕幽賞山水適我好勝游自昔難而況皆同調願言結茅廬得盡所歷妙

羊腸嶺看泉

風落松濤散野塵寒泉一道色如銀居山尚待他年事先作清流洗耳人

雨中泛西湖用東坡韻

積雨登眺難咫尺禁雨足西湖入我夢醒後常在目簷溜如瀉泉瀰漫雲滿谷南屏一帶山遮斷煙中竹林疏逕遠翠亭迴涵突湥興不不容遏短屐相追逐高飛整雙翼何異雲中鵠去去尋篙師漏蓬容膝促一葦破蒼茫光浮千頃玉路轉風怒號月黑山鬼哭盤桓酒欲盡沽來恨不遠遠火落寒波迴船繫古木梵唄隔牆聞琉璃照佛屋主人醉爛熳疑客方陸續忽看天宇清燈焰

透短燭明當泛晴湖好景須叟錄

沈客子招集湖舫得豬字

開畫梅花椰漸舒招呼泛槳日斜初春風客況消書蠹
山水吟衷付墨豬略點白鹽嘗嫩筍攜來美酒煮鮮魚
醉中忽聽驚人句搜剔枯腸愧不如

春夜寓樓雅集得莫字

湖山無友朋縱好難久住儻令廢詩酒登涉亦何趣沈
子同調人約我十日聚攜尊泛明湖相招喜奔赴長堤
織椰煙小澗流花乳紫燕落晴波沙鷗刷毛羽春風媚
嘉客醉吟寄所寓昨事猶目前已往卽成故招提續佳
游一徑戔梅護高樓頗瀟灑窗八絕塵污齋鐘催暝色

法鼓敲日莫鐙前失青山松徑濤聲怒翦韭烹春菘無
乃惡草具坐間盡疎狂豪飲愜平素情性適相合豈復
異談吐而我愛登臨僻性如疾痼相期高峯巔載酒共
歌呼千山付兩脚好辦白雲屨俯仰感古今用以舒情
愫吾徒願此樂天公已先妒門前送客回夜雨聚高樹

寓樓再集用范石湖贈楊商卿韻

渚蒲芽白草離離西湖最好三春時挈酒來游劇可笑
駑馬能無戀棧料隔宿豪吟樂未終斷橋花信幾番風
日日昏騰臥禪榻一燈伴我千山中舊游叟合雲門奏
草聖龍蛇穿壁漏三尺湖波自古今人生那得如汝壽
飲盡戔缸輿莫裹願吹碧海添杯來醉鄉佳處吾曹共
白眼看他徒夢夢

疊前韻荅張毅文編修

六橋霜雪黯别離瞥眼桃椰已及時山水游踪成一笑
會合從來難意料人生作客何始終天涯日日吟春風
閉門枯坐忘歲月鄉心消盡書蠹中雨窗同聽松篁奏
簷花亂落驚天漏涘杯百罰飲莫辭酒泉安得同山壽
世事何須問盛衰但取尊前快意來去年翦燭與君共
猶記寒鐘落戔夢

寓樓三集裒沈客子歸柘湖次吳寶崖韻四首

短短桃花著雨肥鷓鴣聲急勸人騑句畱偏有忘家客
獨自看雲立釣磯

曾約銜杯灌漏巵小樓添作送行詩蒲帆蚤趁東風便
騑信怱怱不說知
湖上名流來往頻儘誇才思鬭精神那堪裹友凄凉夜
風雨偏欺失意人
點點輕橈破曉煙舊游隔斷數峯前落花相見江南日
正是依園春莫天訂三月過吳門

上巳前一日寓樓四集兼送馮山公之淮南得
舍字

倦哏失春光節候驚遞卸薄雲不成雨縷縷覆客舍修
禊招酒徒先許今日借長堤暗椰條湖波蹴樹鐏輕車
動香塵近前嗔可怕檢點呼行庖偶然存芋蔗長篇擊

鉢成濁酒縣河瀉從來好飲人豪興須卜夜城柝嚴疑途恐遭醉尉駡留君亦欣然欲去毋乃詐念子淮陰游十年夢鶴跨高文吐光芒此身有定價踼踏天地間萬事發悲詫何如攜壺觴爛醉東風下笑彼桃李花不言自開謝

上巳日穀文招集湖舫得風字

令節招修禊同游半寓公湖山疑酒客天地老春風夾岸浮新綠溪波映小紅一篙隨意去望裏六橋通

十里桃開遍舟移愛好風鸎聲嬌樹外花氣入杯中山晚曾雲合僧疑一磬空蘇堤楊柳色可與故園同

修禊後一日小飲六橋花下同用橋字

短草青青出舊燒垂垂嫩柳拂千條桃花一片今初落春色三分已半消隔水鐘來漁唱晚斜陽人去馬嘶驕醉餘踏遍蘇隄路爲問曾過第幾橋

次日陳昭夏招飲次吴寳崖韻

日日尋花去昏騰醉裏天多君重載酒知我恰无錢雲暗千嵒樹鐘埋半嶺煙客中寒食近風雨聽啼鵑

重飲六橋花下得仄字

山影侵衣坐石苔西泠橋畔首重回莫嫌酒客時時到難得桃花日日開啼鴂一聲春色老疑雅數點夕陽催東風願與澆千斛飲盡長瓶叓取來

陳子襄招飲得竹字

湖山徧搜勝足跡到已熟長堤醉桃花東風畫橋六那知叓佳處遺漏在溪谷隔年約訪梅云是西溪獨況聞翠輦來翰墨光休沐御題竹窗二字因之夢寐間好景如在目吾友折簡招乘興喜追逐候岸一葉舟促膝類蠶縮幽徑踏花行石邊新筍矗坡公昔有言不可居無竹千竿已足美況乃食兼肉出網烹鮮魚雨來成信宿門前列衆山樵盡峯頂禿惟此十畝園千章蔭喬木俯仰宇宙間誰帶煙霞福願言負長鑱來此種葵菽晨光照高眠雞聲出茅屋

寒食游西湖用坡公韻

風雨清明又一年不容酒客上樓船厨煙自禁空囊後

鄰火先分隔夜前柳暗湖邊游屐冷草侵橋畔落花妍片帆忽到錢唐路却喜姜家共醉眠家八兄十一弟適至

斷橋對月用坡公金山放船至焦山韻

委波缺月明耽耽清光一半分江南花朝陰雲月不起仍圓寒食今逢三隔宵泥滑橋頭路裏足嬾出如眠蠶碧天雨洗叓皎潔對此不飲心裹慚千峯倒插入波底層樓棟宇搖溪潭夜寒風急肌生粟濁酒縱飲神方酣鯨吞海水氣殊壯堅白辨析疑玄談漁舟一葉鎖煙霧熒熒燐火浮僧龕藉草狂呼見真趣朱門羙炙羞肥甘奚囊好景恣收拾竊恐造物嫌其貪疑舟毋乃太怱促鳴榔欲發情難堪家兄弟先疑斷橋飲散人影亂一輪亭午當

茅菴

攜酒韰菴送毅文歸淮南卽席各賦絶句用大白贈汪倫韻

湖山淡處送君行鶗鴂春殘只一聲飛絮撲衣催別緒可知楊柳最無情

春莫有斐軒燕集得裏字

好山踏遍破青鞵有酒高歌卽放裏此後客游憐我獨從前歸夢與君皆(謂毅文)雞聲初動人千里花影將移月一堦唱徹驪駒催別思東風芳草又天涯

清明文讌賦贈聽松樓諸子

余本澹蕩人風塵厭束縛出門求好友山水寄所託春半客西湖桃梛正紛錯日日醉長堤行吟倦雙脚許子素心友聞名卽踴躍西興兩名流眞氣何磅礴情親在相見片語知大略舉止並軒軒矯若雲際鶴投分頃刻間共訂雞黍約昔人風雨交縞紵傾囊槖伊人隔雲山千里盡聯絡交道久淪喪聚散如秋籜紛紛紈袴兒意氣徒糟粕一刺謝過客不復通杯酌誰能羈旅中殷懃慰寂寞感玆賢主人不敢忘宿諾金蘭臭味合涇渭分鑿鑿連袂許相過停橈步屢却(犀月與家兄芋適至)依園張一軍恐笑吴蒙弱日莫新火分麥餳和杏酪入饌香芹羮雕盤進炰臛絲竹奏廣場傀儡供一噱星影淡微茫晨雞接宵柝飲酣心自[illegible]敬愛逾常格勉我古道敦顧弗效輕

薄嗟哉安庸徒無乃飲狂藥一或攖其鋒笑談生劒鍔謾罵動皮相虛名藉此博白晝驕何人中心忘媿怍吾生愛謹惕貧賤氣蕭索偪側寰宇內寒風動寥廓相訂金石堅胷裏多浩落青天開雲霧澆俗自鑱削努力愼後期勿負平生學

將之都門畱別諸同人五首

觸熱將爲汗漫游故園花鳥亦含愁身輕遠道初爲客天念行人肯借秋(雨後凉甚)篷底一燈欺短枕樹梢殘露滴孤舟諸君莫訝飢驅出近少城南二頃畱

重撥寒灰略解嘲不容穩占一枝巢祗緣愛客眞成癖翻覺良方是寡交蛙任官私喧井底蟬隨長短咽林梢田田碧葉池塘滿亭畔荷香未易拋

冷澹生涯笑我癡年來心事數篇詩蕭條淚溼悲秋句索莫聲吞落月時酒到醉中愁暫去人當窮後興方奇出門從此無同調抱膝吟成欲訴誰

蜂衙蝸角總紛紛所見誰云逮所聞久信虛名能賈禍從前絶口不言文依人無計憑青眼彈鋏傷心望白雲潭水桃花相送意一杯揮手梦魂分

當年裘馬盡輕肥憔悴如斯事已非古道自能容傲骨天眞原可避危機尺書易達何關遠後會難期莫問歸十丈輭紅聊汨跡征帆臨發更依依

疊前韻五首

欲去翻嗟是浪游仰天何計慰離愁芰荷香處消三伏
蟋蟀聲中得早秋已檢殘書堆舊篋絕無長物貯輕舟
行期幾番還難定良醞三升儘可畱

何恤人言秪自嘲恰如秋燕為安巢藝花千本根皆固
種樹三年枝欲交漸看石臺埋橘刺從他屋瓦礙藤梢
羊腸失足知多少數畝閒園也漫拋

翻覆人情那肯癡窮愁轉覺愛工詩陳平豈信非長賤
李廣終憐未遇時事到達觀方去癖身當入俗不須奇
秋江客枕聞孤鴈一種相思寄阿誰

世途幻巧日紛紛閒說當今重鳳閣莫笑曳裾非善策
誰因定價有高文衷人臥聽西山雨憶弟行看北闕雲

此去涼風村店裏醉人秋月欲平分

綠蔭園牆水正肥移文笑我未全非舟行不繫元忘世
雲出無心自息機座上或逢將進酒鳥聲休唱不如歸
平安傳語情何限握手須憑鄉夢依

送楊可師出塞省親

追思嚴譴傷心日無計呼寃慰老親豈是懷安辭遠道
只因代養幸畱身（可師以奉祖母畱寓吳門）黃塵皓首殊方客匹馬西風
萬里人望裏白雲今漸近一時樂事屬天倫

涕泪沾巾初拜罷鬢眉重認舊時形年衰欲遂還鄉願
書上難邀執法聽寒到邊庭知更早天迷沙霧不多青
淒涼往事從頭說斷角悲笳滿驛亭

仲兄輓詩七百字幷序

憶六月晦日走候仲兄時伏枕呻吟病體轉劇後
余有都門之行往返五旬遂爾長別撫棺一慟寸
腸如裂幾不欲生矣越三日滴淚和墨聊成輓章
兄其有知鑒我心曲

於戲風塵去來六千里弟兄離別隔生死驚心奔赴呼
蒼天眼枯見骨哀難已靈帷素几生悲風泉路茫茫可
知矣落魄窮愁亦等閒兄獨何為竟至此憶兄弱冠趨
庭時我呼棃栗學拜跪他日成器記先言月旦鄉評羨
才美少小追隨翰墨場歲寒結交素心子聯翩裘馬相
後先兄亦何難致青紫同時獻玉石頭城梅花江上催

行李（時戊午秋試）孤館殘燈萬竹中一編聲徹秋雲裏埈坂長
鳴興不衰霜蹄一蹶嗟時否置書高閣拋青氈名利脫
身如敝屣山林麋鹿天使然餔糟啜醨從此始鯨吞川
吸攜酒徒度曲徵歌耽麯醴兀兀昏騰暮復朝有託而
逃性非喜或因讜論諫傷生掉頭不顧掩兩耳雖云快
意在目前一生受病良有以況當半醉雙眼白狂叫牢
騷排案几人生劇飲為陶情往往致怒寧常理人言君
未知其趣我謂此皆病所使去年菊綻茱萸觴四十開
筵稱攬揆帽寬帶落形容枯涓滴不復沾唇齒日斜庚
子傷鵩集妖夢忽驚歲在巳余方觸熱為飢驅急裝就
道非所擬執手依依曲慰兄亦由定數虛言爾誰知憂

憤氣不舒空存皮骨何能恃遺書檢點付諸孤喪葬還
期悉循禮病深豈怨藥餌頑命促原因室家累田文客
散巢燕空雨溼天陰泣新鬼是時我正理疑裝蜀道蠶
叢將逵仕（時四兄將之任西充）傳語臨岐問無恙離情黯淡裏桑梓
西風匹馬獨南還望裏白雲應在邇骨月懽言憶故園
征途計日方屈指幻影須臾半月中溘焉遺棄今如彼
旅夢魂來關塞黑傷心含殮不及視天公聾聵厄仁人
荼毒嗟哉誠莫比弟也負兄非一途惻惻吞聲徒自恥
往時豪氣凌高旻薄視勳名等糠粃齊門操瑟術未工
平生裏刺羞搖尾金盡牀頭生産非庸夫那更來讒毀
利盡交朋翻覆間兒曹輕薄真足鄙感兄憐愛每推余

孤衷傲骨彌知己兄今一死抱長恨我生蹭蹬羞賤士
痛定形神黯自傷局促乾坤何計是如兄數奇德自厚
食報他時屬令似汗血吾家千里駒逸足騰驤競後起
只此差能慰下泉傳家慎勿輕圖史牛眠早卜鶴毯求
殘月空山照荊杞零落池臺三徑荒花開花謝隨流水
白頭堂上哭招魂腸斷遺言淚滿紙

依園詩集卷三

依園詩集卷四

紅樹禁體次惠元龍韻三首

秋清楓樹散寒光葉葉籬門浥露涼天與芳菲依斷岸
春留綺麗向迴塘西風雅陣藏千點南浦魚罾帶一行
日莫雲深行盡處愛看前路隔殘陽

不用雕殘怨故宮疎枝顏色自玲瓏非關歲晚能舒豔
特愛霜清著意紅零落還教石倒聽淺深疑借火微烘
遙思巖畔鐘聲裏描染天然屬化工

霜林爛熳送三秋衰草凄涼帶遠愁寒雨絲絲啼鳥歇
清波點點落花流拂衣石上供茶竈沽酒橋邊繫小舟
回首十年吾谷地奚囊布襪記曾游

出居庸關

巉巖形勢好躋攀粉堞高樓一望間自有天威臨絕塞
不因地險恃雄關衡雲澗雪縣千丈撲馬塵沙失萬山
哀角悲笳聽漸近何堪落日照征顏

過八達嶺

萬里見長城紆迴傍嶺行原非秦代築豈是漢家營不
雨天常暗無風涼自生蕭蕭孤騎去身逐楚雲輕

八達杏子

道傍苦李難消渴杏實初嘗沁齒甘翠椀調冰午夢後
楊梅風味憶江南

途中雨雹作

黃塵刮面驚迴旋四天潑墨雲一片平埜瀰漫聲怒號
行人只尺不相見沙飛石走霹靂轟萬山拔木閃流電
狂風翻地倒天河白光百丈垂匹練淋漓透骨雨傾盆
打頭飛雹疾于箭有如碎玉瀉長空又如明珠散千串
天花亂落浸虛碧玻璃照耀剛百鍊遠山風定殘日明
須臾消爍同霜霰陰陽寔理不可測造化播弄多幻變
雨氣乍收泥滑滑溪鳴決決尚流濺驚心搖蕩潛悲辛
旅店枕衾卽鄉縣殊方絕域苦行役夢斷故園情戀戀
吁嗟人生有家胡不羈徒令奔走甘長賤

萬山樓卽事

萬山樓景憑高得客裏開尊興不孤令比藏鉤嚴酒戶
量能豪飲卽吾徒一天晴雨分南北四面峯巒乍有無
樹影斜陽人散後醉中何處望三吳

北亭晚集二首

客裏消長晝無如共酒杯家書三月到懷抱一時開是日適得家信
樹老秋先得亭孤雨欲來郊原多埜趣爛醉興悠哉

分外涼風過煙低薄莫天雯臨流水坐獨向小橋邊隄
柳侵衣綠池魚入餌鮮晚山看雯好一帶白雲連

商南贈宋澄溪明府

帝畿遺愛思廉吏秦嶺懽聲頌長官六十年餘城市改
二千里外口碑難民當流困恩逾感時值艱辛政自寬
聞道商山無虎跡松風留共故人寒

羈途宿鎮平旅店雨後早行作

戍鼓城樓枕上聽雞聲催客夢初醒途長趁早身方倦
雨過衝泥行暫停曉氣奪將殘月白溼雲封盡遠山青
勞勞自笑頻來往重數郵程長短亭

白門何左車過訪見贈四章率爾奉和

西第留賓憶後先孤燈夜雨話從前余與左車前後館王孝揚將軍家半生
詩酒憑雙屐萬里風塵笑一肩入世無心羞學佛長生
得手諱求仙自憐豪氣將消盡往事逢君訴十年

奔走空留皮骨在故園花鳥冷荒臺天公未必還憐我
世上休言肯愛才擊筑湙雯燈欲燼裏人落月夢初回
飢驅久廢登臨興孤負春山萬樹梅

千里乍羈頻埽徑足音空谷正相將可知情重恩偏切
莫怪交多過輒忘世事從他皆馬耳人情何處不羊腸
知君自有匡時策不羨工詩水部郎

靜養閒身鬢未星旅裏無事戶常扃廣交隨意分湙淺
不飲何從問醉醒春色勾人花片片溪橋送客柳青青
爲煩寄語西泠去憔悴都非舊日形

送心辟上人還廬山次宋中丞韻二首

有家偏作客余復有西行出世反言羈梅雨敧孤笠江雲護衲
衣龍隨行鉢去葦化片帆飛舊識匡廬面年年飽蕨薇

去住原無著非關是倦游不留桑下跡久閉竹間樓瀑

布時時雨爐峯面面秋知君茅屋內一榻最清幽

西行雜詩三十首 并序

余性耽風雅酒酣耳熱間有吟咏尋復棄去年來奔走四方筆墨疎廢癸酉初夏復有秦中之行同行鄧子八愷董強余倡和得七言長句三十首茅店雞聲曉風殘月聊誌征人況瘁云爾若以言詩則吾豈敢

出門留別俠君十一弟

米囊花嫩不禁風長鋏輕裝逐轉蓬牛馬任呼難媚俗江湖久歷欲成翁荒臺樹暗憐新綠好鳥歌殘戀落紅別去扁舟何處泊池塘有夢與君同

至白門萬竹園偕鄧八愷入秦 時五至先往商南 二冬

石頭城下憩塵蹤寂莫園扉苔徑封好友相依行渭北鄉音漸遠失吳儂小窗凉送竹間雨孤閣青收江上峯鵯鵊聲聲催客去不容白眼倚長松

七里洲渡江

蘆渚斜陽上小艭疎鐘隔水落篷窗煙雲變幻千年地南北平分七里江白鷺圓沙浮箇箇蒲帆遠岸去雙雙春來記得停歸棹雪浪層層擁一缸

簡謝周雲客佟越雋子寧兄弟河亭餞別

送我情多興更奇不嫌酒病強銜巵從前豪舉皆因癖此日貧交大半癡草閣江濱新雨後遠山雲襯莫煙時

凭闌隔院簫聲起翠竹疎簾月上遲

早行

半醒客夢記依稀聽罷雞聲又秄歸迷路停鞭憑老馬尋村借火照行衣晴霞護日星初落殘月當天鳥獨飛指點人家煙樹外征鞍露溼曉風微

宿固鎮驛與諸君對酒

荻簾茅舍晚凉初解帶風前樹影疎轉覺日長愁遠道但容穩臥即吾廬秋田多黍家添釀埜水通橋網得魚共醉杯盤休草草孤燈獨客更何如

八愷買一蹇驢詩以戲之

悲鳴顧影憐無主籠絡青絲氣漸蘇歲晚馴良能盡力塵中毛骨未全枯詩留芳草尋春去酒待梅花踏雪沽安坐也須防失足與君大笑太平無

永城道中

故鄉咫尺輭塵迷平埜紛紛刈麥齊千里隄長都種柳四圍村合但聞雞歇凉藉草衣沾綠解渴傾瓢水帶泥縷縷炊煙青不斷歸鴉數點莫雲低

題壁

旅況何曾得好衷繩牀土銼強安排事留退步情方淡身到閑時興自佳長路晚風欹蓆帽荒原落日點青鞵家園底事空拋却夢斷難尋天一涯

睢州湯中丞里

三吳矯首望重來遮道喧呼沸若雷獨醒原知遭世忌
孤忠無計挽公回楚招何處天難訴賈賦空傳淚自哀
射影含沙曾幾日冰山轉眼事成灰

途中遇小謝南[illegible]

下馬丁寧意倍親因憐憔悴獨傷神多君舌在能成事
笑我身勞不救貧閉戶始知游路險廣交終覺故人眞
疑家若問長途苦撲面風來撲面塵

寄問秀埜主人

鄉心忽動思紛紛傳語平安慰卯君綠水橋頭行曉月
青山驢背伴閒雲新篁淡處涼如許紅藕香中醉幾分
可是草堂風雨夜殘燈黯淡惜離羣

大梁

停鞭弔古問夷門豪俠英風今尚存公子只因能下士
抱關何必受淚恩死生輕視高千古慷慨臨時重一言
却笑當年珠履客因人碌碌不堪論

五日宿孫家堰

節序催人行路難榴花刺眼客中看谿前水合龍門近（伊洛合流處）
戶外峯高少室寒（望見嵩岳）著酒河魚肴亦美點鹽紅
杏菡微酸菖蒲杯泛城東路應是吳閶競渡殘

過新安縣函谷關

巑巖巀嶭澗潺湲紫氣虛無霄漢閒荒歲人家徒敗壁
孤城官舍盡連山稱雄舊說西秦勝設險今看第一關
却憶五千傳尹喜猶龍去後不知還

生日

涸跡羈蹤年復年堪慚面目不敎憐微名豈自甘牛後
客路偏爭與鴈先（余兩年皆夏月入秦）細雨暗時山半失白雲斷處
月初弦短衣射虎吾生願未信長貧休問天

潼關有感

百二雄關入望遙流亾滿目歎蕭條五年赤地難逢雨
近日罷民無可招（時正有招民之令）雲擁秦山常靉靆風迴河岸
自飀颼從今祀典崇西岳籌策無煩問採樵

阻水張村

一枝容我侶安巢阻絕行蹤類繫匏驟雨平添五尺水

狂風怒卷三重茅門前斷路因無米屋後尋蔬即當肴
簷溜如泉聽不盡瀰漫溼霧壓林梢

藍田署中與宋澄溪明府夜話

臘盡西風怯敝袍別時積雪滿平臯故人乍喜家書達
客子如[illegible]酒興高林密雨峯含返照雨餘千澗落寒濤
坐來細訴征途事轉覺馳驅氣更豪

古愚以事急于北行作詩送之

黃沙酷熱路如何觸暑兼程不憚過豈是俠腸輕諾慣
可知游士負心多殘更策騎嘶榛莽遠夢還家憶薜蘿
纔得相逢便分手爲君斫地一高歌

將歸

鞮鞍又整去天涯兩月勞人道里賒最苦酒醒常憶弟
翻憐客慣不思家錢書細檢堆空篋古驛重過認墜花
計口北窗徙倚處桐陰氷簟落輕霞

雨夜不寐

塵途歷盡馬蹄忙斷梗浮生暗自傷奔走七年五萬里
交游四海一空囊聽雯欹枕燈光溼避漏移牀布被凉
泥滑前途行不得羈愁永夜九廻腸

別補臣

結伴提攜獨有情幾旬聯轡數郵程初時定擬君同住
乍到誰知我即行入幕何妨閑散好孑身自覺去來輕
從今兩地褱人淚雲樹凄清月五更

寄褱五至商南署中

春水孤帆江上亭三千路遠是初經野梅花發輕裝早
初春入都斷鴈聲來旅夜聽知己不嫌官獨冷謂澄溪感恩誰
得眼常青秋深莫漫添歸思我又西行君暫停

張茅旅次

礲礶何堪觸鬱蒸土高窄徑歷層層馬因雨驟防蹄滑
行趂凉生喜路增麥飯半供晨一飽村醪聊給晚三升
轔轔征鐸聽初動客睡終宵著未曾

亳州買舟從水至懷遠縣行三百餘里

路接家鄉泛小舟火雲酷日暫時休柳陰蕩槳渾忘夏
水面凉風恰侶秋瓜果就船爭買得魚鰕出網已先留

一杯相對邀新月縱酒須爲良夜謀

同行就村拙存輩自金陵先歸

征塵乍拂快披襟又送行人過遠岑先去我偏愁獨客
近家君更急歸心疎林策蹇斜陽入野岸停橈曉露侵
若到荒園無別事且將詩友爲相尋

八愷泛舟秦淮月夜

小艇波平客兩三煙光湖畔好幽探初傳險道眞驚聽
屢問遊懷亦倦談異地幾曾逢月夜人生難得在江南
劇憐久負將軍腹醉飽應毋笑我貪

梁谿周松巖齋中喜雨留飲

淨几爐香手自拈颼然凉氣拂疎簾半天潑墨風聲急

動地殷雷雨勢添榻就松陰揮麈尾椀浮翠水剝菱尖
休嫌未飲恩恩別城柝深更醉尉嚴

到家

山塘帶雨夜張帆載得鞮囊詩一緘池面定添新菡萏
牆頭先見舊松杉閑亭乍到烏驚避三徑方開草半芟
剝啄門前頻倒屣見人猶未脫征衫

湖樓雨夜戲作次扇頭韻

無端煙雨亂交加滅沒峯嵐入望斜自有春風來故國
休敎墊鳥怨殘花深更吠影驚鄰犬曉夢生寒問酒家
欲把西湖收拾去可憐若箇惜年華

歲莫和東坡韻三首

饋歲

世情日淡薄惠問少所佐萬事互相逼貴賤不計貨束手仰屋嘆愁裹隨小大故人叟枯窘閉門半僵臥當年擬送窮窮交滿客座而我歷風塵盤旋類轉磨身外付靜觀揮手浮雲過所愧無贈酬一杯聊倡和

別歲

昨歲去千里日落行遲遲（客冬除夕于中州葉縣度歲）悽惻游子顏往事猶能追茅簷黯風雪孤燈夢天涯眷茲守故園勞逸各有時臘去岸柳放春回埜梅肥慰此目前景轉念行役悲揭來復飢驅欲與吾廬辭太息少壯年去矣恐漸衰

守歲

瞬息一年過隙影如驚蛇莫雲凍不開寒意天半遮團圞一室中羈宦與如何（謂四兒）牽衣兩兒郎叟添笑語譁叫怒憐復嗔戲舞鼓頻撾燈花落叟開仰視星河斜吾曹漸老大身世羞蹉跎進酒慰慈顏驥子真堪誇（謂兩姪）

依園詩集卷四

依園詩集卷五

送牧堂和上遊五臺用坡公送參寥師韻

局促塵網內萬念已先冷久矣甘守雌豈復羨脫穎至理悟無生恍若日星炳鈍根落箭鋒晨鐘聽初警達觀得至樂妙想浮慮屏饑驅走天涯蹙蹙歎靡騁因之隋庸俗辟彼蛙落井道心偶感觸發省頓勇猛所幸夢寐閒未嘗媿衾影牧公真吾徒動中有真靜遊戲翰墨場何必謝人境擔囊走絕塞寒冰陟雲嶺子身隨處著頓忘歲月永勝遊不在遊吾欲從師請

贈守愚移居用皮襲美臨頓里原韻十首

卜築經年久悠然傍野居生涯惟兩屐長物是殘書圃坼驚雷筍盤供出網魚過從不厭遠安步當安車

人境塵喧去蕭疎此結茅休閒十畝地聊占一枝巢心欲同枯衲身非等繫匏紛紛輕薄者誰是歲寒交

淨几疎簾外琴尊堆滿牀學詩追鮑謝鉤帖愛鍾王避俗惟真嬾無求不解忙忘形呼爾汝痛飲與偏彊

少年多濩落姓字畏人知坐惜歲月去難留敏悟資藥嘗調益母曲度比紅兒雅意憐才拙時時誦我詩

曾歷風塵苦何如靜掩扉未成高隱志重補舊征衣（時又將遠行）結伴欣同調他鄉莫憶歸亂山茅店外縷縷野煙微

納粟多冠蓋何須富五車漫同塞上馬休羨鏡中花聞磬尋僧舍過橋問酒家城南一片地儘可樂桑麻

雲色連朝暗十分春已殘晴芟艸滿徑雨種竹千竿地
僻稀過客郊行可脫冠吟餘無箇事酒陳獨登壇
半郭多幽趣別成一洞天曉雲開遠岫鄰樹咽新蟬入
世眼休白觀空道自玄隔溪流活活差擬聽山泉
明月頻邀得清風時到門嬌鶯遷樹杪拳石鑿山根碧
蘚滋幽砌纖鱗動小盆鄉閭知自好不敢飯王孫
從未苟言笑老成君獨能到今方少累回首尚多憎苦
雨攤書聽看花待客徵醉眠攜弱弟擁被羨姜肱

同臧喟亭侍御紅橋泛舟分得舟字

樹暗花稀綠影浮荷錢點水蕩輕舟鶯聲漸老方知夏
麥浪初翻已欲秋橋廢久辜明月好樓空只有莫雅留

步至迷樓故址 片雲催雨城西路沽酒難爲一醉謀是日浴佛有葷酒之禁

初夏喜喟亭及諸同人集廣陵松石堂限用坡
公次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原韻

故交會面難咫尺隔千里意外忽相遭狂迎欲倒屣話
舊恍目前去矣如逝水與喟亭別已五年落月黯雲山夢寐懷彼
美佳時盡忘形譚笑共研几所貴古道敦聊爲狂瀾砥
人生重友聲相依同脣齒譬之用良藥君臣助爲理結
交多悠悠意欲從此止天涯得素心死灰然復起大雅
已云衰涇渭虛言耳末由挽頹風中心媿發泚吾道本
艱難慎毋忽寸晷寒餓多秀句未聞出紈綺勿爲俗所
憐更免達人恥

迷樓

離宮舊迹儘風流碧瓦朱甍此地留天子從來皆好色
神仙何必盡居樓煬帝云使真仙游此亦當自迷故名迷樓錦帆人去愁千載南國
香銷土一丘腐艸垂楊都寂莫那堪明月照邗溝

胡鳳羽築生壙於虎丘詩以贈之

何人逃過鐵門限達士經營儘足誇老去深山皆樂土
醉堪埋處即吾家柳塘香過花聲早松塢鐘沈塔影遮
萬里浮鷗隨浩蕩江邨翠竹與還賒

送洪九北上

憶與子北征正值歲在午同行盛車騎冠蓋紛可數與宋堅齋吳季同行
踽踽十丈塵䩄焉事仰俛鄉相多拒客一介眞弗

與故舊誰見憐交道棄如土悽惻暗吞聲飲罷無歸處
君得賢主人豬肝供逆旅我亦守寒氈揖客聊寄廡步
月每連宵曉窗同聽雨輩行競文戰意氣高自許平生
畏炙熱擠排輒遭侮君性本謹惕愛我忘粗鹵昏騰中
酒味秋風傷鎩羽帝闕訴無由狺狺九關阻失主無精
光旅食亦何取康莊成危塗畏之如畏虎匹馬蹋雪還
傷心如亂縷吳公余先南還別懷對愁人愁極不成語我歸無舊
業君留幸小補子身走窮邊筋力疲寒暑後余有雲中西秦之行夢魂
隔關山老淚滴殘鼓雁聲天末來相思時一吐納粟下
明詔紛紛事庚釜惟君能免俗口角羞阿堵努力各乘
時豈與噲等伍六載京華春望雲思將父大斗酌高堂

車馬喧門戶緬彼歌舞場清譚少揮麈思君促君去衎
矣難自主片帆逐飛鴻積雨漲江浦賤子亦將行送君
愁肺腑索米思整裝孤蹤定何所良醞更留人淙風戀
荒圃

初秋客游廣陵急裝北上因述近懷寄慰秀埜
主人幷依園諸子仍用己巳入都留別原韻五

無計安居豈好遊諱言離緒動人愁藏輸狡兔常三窟
去似輕鴻又一秋家信燈殘封別淚江潮月上趁扁舟
掉頭不顧從來慣翻恐成行更逗留

頭顱如故受譏嘲風雨何堪欲覆巢可是因人終下客
無多知我只貧交園荒埜竹侵牆角臺廢昏雅占樹梢
五畝不容消受得粗成結構又相拋

平生悔盡總因癡事與心違久廢詩懶甚未工欺世術
窮來亦有負恩時人情易合常多誤天道回思轉不奇
聽說賢豪徒反覆買絲欲繡近今誰

論人成敗自紛紛毀譽惟求耳不聞腸爲情牽如許累
名隨身賤又焉文無媒軟土終懷刺有伴深山欲贈雲
此日高閒惟秀野休嗟勞逸兩塗分

何不當年學遯肥塵埃歷盡覺今非魚初脫網猶貪餌
鳥漸投林反觸機野店秋風悲獨客他鄉夜雨夢將歸
寒衣慈母遙憐寄莫道浮蹤失所依

出門

又檢殘書浪漫遊出門恰值月當頭（余前月是日抵家）已辭好友
多時別爲待同行半日留途路熟諳矜老馬風波漂泊
信浮鷗依然故我空囊在經歲勞勞何所求

舟泊寶帶橋二截句次西垣韻

帆影昏黃野燒紅四山落木卷長空停舟不是貪看月
生性從來怕順風

虹垂環鎖雲低岸煙凍長堤水拍橋哀雁一聲催夢醒
又聽漁鼓落寒潮

十四夜到昭慶寺

重踏西泠路拾提此舊經風聲團老樹月色冷孤亭霧
散千絲白峯微一髮青佛燈初上後疎磬落寒汀

湖樓夜飲步月至斷橋

晴波拍酒人好景待吟伴嬉遊無愚賢（用坡公語）搜討妄早
晏斜照埋亂峰短棹觸頹岸促坐擬聲縮傴行必魚貫
長堤百遍過佳山十日看領略詩囊充檢點遊屐爛窮
勝躡翠巒眺影倒銀漢瓊管延兔月香葉然獸炭尊豉
點蔬盤柑橘堆食案酒戶不計巡觴政總無算玉頹長
餅傾蠟爐短檠換洗盞憐勺留避席厭夯竄耳熱披重
裘步急沁微汗敧斜疎影橫蕭摵落木亂青燐隔湖浮
碧篠遮橋斷萬籟聲盡歇千頃光逾燦度曲驚羽飛鳴
琴躍鱗散良會豈長續舊事發深歎疎鐘動更闌荒雞

報夜半客枕夢乍醒啼烏又相喚

次韻盛紫翰書懷二首

浮蹤遍歷水雲涯黯黮孤懷每自嗟半世賤貧遊當業
十年詩酒客爲家官私漫聽蛙鳴部早晚閒看蜂放衙
心死灰寒飛不起天邊直欲問乘槎

世途跼蹐道難容疎放因躭野趣濃移樹分花將學圃
挈煙鉏月不如農弦揮流水憑誰聽笛奏柯亭待客逢
舊雨于今徒記憶濠梁夢斷一聲鐘

贈錢唐令君王矩齋

見說高懷雅好文不嫌簿領日紛紛掛將風月平分客
妒殺湖山盡屬君魚聽琴聲牽碧藻鶴歸松頂叫晴雲
放衙吏散饒餘興猶自論詩到夜分

懷吳寶厓

短邛芒屩強支持聽水看雲異昔時花鳥定應憐失意
亭臺亦自解相思窮愁捫舌勞天問冷暖依人只自知
時客永嘉　日暮江東愁絕處舊遊如夢不堪追

長至夜汎舟

蒼茫暝色泛輕橈烏桕頻移第五橋簇擁寒爐疑守歲
招呼殘月慣連宵吹灰漸覺陽初轉添線其如愁未消
只有團圞差慰客不教鄉思逐江潮兩姪同游

答紫翰用贈矩齋元韻

長賤名埋焉用文懸旌心緒轉紛紛俗情如許難醫我
酒量而今亦讓君紫翰飲興甚豪余爲少卻越水燕山愁隔面來鴻去
燕悵停雲明朝柳岸孤舟別怕綰長條手便分

除夕前三日滕王閣雅集用宋漫堂中丞韻

青螺一抹天分界萬里江濤助澎湃南浦西山極杳冥
淼淼洪流彙千派層雲傑閣摩心胸興絕憑臨慰孤介
凌風最上肘腋輕去天一握耳目快收羅好景入奚囊
俯瞰秋毫微纖芥緜華如夢多變遷劫灰聽說幾成敗
同游莫負好煙景挈榼初開葷酒戒先係齋戒日江魚白白點
尊豉盤餖青青簇韭薤鯨飲頓令心神酣狂歌翻覺宇
宙隘滄浪好句壓萬人商丘中丞近號滄浪寓公高燭文犀驚鬼怪強賡
險語索枯腸醉墨塗雅慙辟疥蕭然歲逼絕塵氛累少
卻如脫杻械只愁無事長好飲謂韓觀察行處逢人徵酒債

小除夕對酒疊前韻示同行諸子

好山看盡浙西界寒灘曲折卷泙湃碧潭十丈點輕篙
危流遠落章江派欲識匡廬面目眞夢想何曾走一介
擕來酒徒弄絲管半入江雲佐清快側足侯門儼帝閽
狺狺賤士等草芥天下滔滔誰挽回隻手愼勿論成敗
紛紛過客哭途窮行路爲言聞足戒餽遺一片缺豬肝
齏鹽十甕倒葵薤放達難容中散狂褊窄應嫌伯夷隘
趦趄囁嚅劇可憐刺滅懷中那足怪但令俗物去眼前
身輕便覺除癬疥一盃送臘萬慮消爾汝忘形少機械
羈棲莫漫悲異鄉只當遠遊聊避債

韓霍岳觀察拈遊北蘭寺次毛煥文元韻
江聲振遠岸晴空放層巒萍蹤合臭味嘉拈吐芝蘭澿
洄移雀舫栺點憑闌干酒人遂宿約拈提潄盤桓歲除曾訪斯遊
未果高亭雜花木妙香散沈檀煙霞歸老手芥子蔵大觀
深塢落樵唱平沙出漁竿孤塔入殘照歸雲擁林端禪
語落鋒箭佛漏傾銅盤鈎月銷臘凍剪風逗春寒列炬
烏驚起擁騎人爭看未盡平生量擬作十日歡

贈別韓霍岳觀察五首
當歌慷慨識高風歡賞追陪寒碧中宗伯令叔齋名寒碧一自使星
符節去遂令燕市酒尊空看雲步月閑相共把菊題餻
醉每同堯凱庶常種菊甚盛軟土燕鴻三載夢憐余零落類飄蓬

冷澹游踪信所聞果然逐客令紛紛獨留傲骨誰容我
不棄貧交只有君舉世膽肝分楚越何人臭味别猶薰
章江失路知多少盡說荊州義薄雲
燕寢凝香風雅親詩篇磊落性情真特新廣厦因延士
依舊空囊爲贈人棐几疏窓多遠俗閒牀短榻總無塵
興酣箏底驅佳句一笑巡簷花放春
到處開尊便挈攜懵騰日日爛如泥醉鄉路熟捹長住
酒量年增愧漸厎移席聽歌春滿座挑燈洗盞月沈西
明朝别有登臨約江岸停橈客又齊同遊北蘭寺
雅尚澄懷舉世希鄙哉肉食事全非綈袍可戀難爲别
良醞能留轉惜歸送客江風帆點點勾人春樹柳依依

桃花潭水情何限回首雲山悵落暉

春夜偶興
改歲鬢眉怕老蒼驚心節候惜流光種花易得忘憂草
飲酒難尋不醉方臘破柳容初放綠凍消梅意半含香
客懷自喜將迎少拜跪看人兒女忙

贈宋堅齋黄門扈　蹕南巡二首
獻納　綸扉獨著名省方承　詔許前行只今　聖代
無遺闕自古言官重老成御賜誇老成四字　温語頻宣流惠
澤　天顔時覲沸歡聲一門翰藻邀　恩寵更荷　宸
衷念舊情御賜文恪公篤念前勞
偏採謌謡達　御前信知　主聖得臣賢　君王久切

安懷念草野都教姓字傳花木望恩全盛日湖山紀勝
太平年東南風土勞陳奏民力方霑雨露偏

韓慕廬宗伯枉過秀野草堂命賦一首
大冶善陶鎔滄海無遺棄偉哉韓夫子挺生起八代隻
手挽頽波斯文幸未墜下士采菲葑宿好賤兄弟醇酒
酌公榮大斗百回醉蘭蕙佩餘芬清言得至味窮經老
更篤御賜篤志經學論詩晚逾細顧問從巡行秩宗典明備暫
許憩田園荒徑喜相詣晴簷鳥閒關春林雲靉靆識面
盡酒人呼名成小隊先登張一軍降城樹旗幟俠君舊有兩孫受降城之句
聚星吐燄芒高唱振聾聵吾儕際明時歲月肯虚寄
峩峩數仞牆入門良不易堂奧未敢窺姓名希濫廁獨

感念寒暄拂拭破常例惜别重殷勤良會須鼓吹井天聊坐觀瓦缶難逞技欣慕愜素心敬請執鞭轡

題宋葯洲宮贊北征圖

刀斗聲中起塞氛詞臣亦復張吾軍王師神武原無敵儒將風流更不羣鐵馬夜嘶千里月雕旂秋卷萬重雲画工自具凌煙手圖出沙場紀舊勲

舟過錫山留別彝威次元韻三首

不是飢驅不肯遊行裝猝辦上輕舟桐音未辨終焦尾石性雖頑已點頭雨過遠天涼氣合風微野岸暮烟稠二泉亭下經年路欲洗塵蹤輒小留

酷熱長途笑慣遊飄飄何似任虛舟羞將画筆重添足

好拭塵臺放出頭香散籬花紅雨亂風翻畦稻綠雲稠（庭中秋稻數十本）蕭齋一榻容高臥三宿幾同桑下留

牽衣執手慰重遊未盡離尊繫小舟兼味老饕休負腹宿酲清晝尚蒙頭閒窗懷友腸多結（集生松年往毗陵）深院聽歌坐覺稠賈勇登山還有約去帆欲挂又勾留

答陳集生次元韻

此身何地容牛馬風塵裏濩落悲老蒼長賤來衆訾卷書置高閣胸茅塞久矣舊雨化異物（青琰犀月雙南蒼山相繼謝世）哀絃變商徵秀野張吾軍（謂大臨小奇介子及合弟姪君）淫哇棄弗視偶體務别裁選語薄華綺喬柯引絲蘿南箕歛糠粃清虛去查滓賴此數君子蒹葭懷伊人溯洄從樂只太丘固道廣雜佩采蘭芷避近憐坦率久要無棄鄙君也甘隱淪閉門却車軌往往不平鳴酒酣排案起狂瀾倒不回絲亂紛莫理因之付達觀禪室臥法喜巍然一靈光飄蕭杖鄉里釣竿拂珊瑚榮名輕敝屣大雅賴未衰吾道念厥始瞭眊分渭涇月旦等狐史三復貧交行誰爲天下士

依園詩集卷五

依園詩集卷六

宋洲索和丘南寓齋詩因述近懷即次元韻四首

葉落寒塘鼓櫂遲高城隔面費相思生憎玉泣珠遺日羞見蠻爭蟻鬭時媒路但須論巧拙天心久已廢公私腎肝厎事雕搜甚徒博經年一祭詩

客慣園荒夕照斜離披牆竹影交拏荷枯絲斷難留子槐老根踈盡落花未必寒生蟬咽響可憐秋去燕無家茫茫海厎毋勞取欲網珊瑚豈有涯

典盡琴書剥啄來絕無長物首頻回人間何用治聾酒世上應多避債臺雁斷霜天悲曉月蛩依寒砌泣荒苔又聽拉獵西風逼一任蚍蜉撼棟材

懷抱須憑知己伸寂寥誰慰子然身釣耕有約謀非早貧病相憐意倍親終是緣梯皆熱客由來無命只才人涪湛總合懵騰過轉覺平生嬾更真

歲暮元公攜妓樂柗同賈生桓審入山作消寒集分賦二首

略試春光臨放鶴支公放鶴亭因探梅信喚提壺正愁獨立無詩伴最喜同來盡酒徒元公後一日到法螺菴踏雪孤峰雙屐斷聽泉仄徑短筇扶郫釀爛醉消寒夜拇陣先登更一呼謂聖求

妙香燈影通幽處錯席忘形自率真山冷久應無韻事歲除難得聚閑身為歡豈必因聲妓行樂何妨任主人猶恐歸時高興盡重開別館坐花茵洞溪草堂

石湖月夜送春限用梯字二首同賈生玉文作

占得晴湖快挈攜斜陽芳草綠萋迷人憐春好難為別鶯惜花稀只暫啼蒼翠煙凝千頃合嘯歌聲應四山齊管絃吹却浮雲盡不用懷中箸作梯連朝陰晦是日晚晴元公先有長梯望月之戲故限梯字韻

蒼茫極目碧天低短櫂頻移傍野溪環月沸波成小串鈎藤穿磴當長梯佛鐘清梵歸雲際漁鼓踈燈隔水西無那韶光留一綫催人離緒又鳴雞

和秀野主人夏日遣懷元韻四首

逃暑深林晝掩關將迎客少禮都刪中年活計無如健小病良方莫過閒屋角啁啾由燕雀溪頭親近只鷗鷳蘧然一枕華胥夢莫道羲皇即此間

絲網捎除靜小簷窗櫺拂拭卷湘簾墨池易涸微凹面筆塚空埋半退尖歌曲平章多散帙蟲魚箋注略分籤淡雲踈雨剛過後新月高梧挂一鐮

吾愛吾廬分外涼黃鸝聲囀綠千章池荷絕艷含朝雨秋色相鮮護曉霜風落槐花驚螳陣香凝蘭露亂蜂房高樓迥爽開蒼翠排列山山似堵牆

狂哥醉哭總無端蹋踏誰云天地寬豪氣已除灰未死初心欲遂賦偏難身埋是處長攜鍤髮短無從倩整冠轉眼西風搖落候飄零何計慰平安余又將北行

庚辰冬杪將之都門先有甬東之行欲渡海往
舟山風阻未果寓補陀寺雨雪浹旬漫成感懷
五首兼別自天和尚四叠已已留別原韻

經年病懶未曾遊臘盡何當集百愁身比黃楊多厄閏
巢同社燕早辭秋（暢軒暫屬他姓）叩門索米頻西笑泛雪看山急
剡舟拔地狂飈難問渡茫茫海岸獨淹留

破寺孤栖怕見嘲略支風雨似危巢屢遷客舍憐家墅
遍結新知愛舊交山鬼瞰明吹燭燼病鴟叫夜隋林梢
年年童僕私相語送汝無人身慣拋

號類寒蟲讀亦癡轉嫌人愛未爲詩無方換骨憂衰日
有字撐腸賴少時尺短寸長原莫定盧前王後總成奇

可憐擇木知何地置網漫天待向誰

簷花飛霰任紛紛擁褐煨爐勘舊聞一木終難支大厦
長光定不掩高文（讀錢虞山有學集）耦耕人去空流水紅豆歌殘
只暮雲記得拖腸詩句好神仙富貴已平分

粥凍齋廚飽菜肥懽腸轉眼是耶非佛燈照去常無睡
活句參來半落機媒徑不教雙鬢改釣竿永憶五湖歸
溪橋笑別遲三宿庭柏蒲龕心尚依

查山探梅集張顧三六浮閣分韻得感字

寒煙罨蒼翠暖香開黯黮短草襯軟茵青畦展平毯松
嶺聽濤鳴花境猶蔗啖晴雪裹磐确素練鋪坎窞玉虹
絕端倪銀海眩攀攬年年阻風雨往往苦陰慘搜討願
欲償祈晴天亦感乃知碩果緣不遺毫髮憾（謂竹垞虹亭兩先生）太
湖倒千峰傑閣冨一覽萬頃明鏡懸六浮隻手撐談笑
飲文字松筠伴冷澹野蔌壓茅柴鹽豉點玉糝狂叫排
帝閽高唱破鬼膽共覘光燄長那許蚍蜉撼騷雅各爭
雄寒瘦自視欿超距勇可賈奪孫吾豈敢

余賤且老梬然爲世之廢物對人輒頽唐沮喪忽忽若有所失至于筆墨之事尤芒芴不敢稍置可否蓋恐其逆于人不如其逆于己也獨于吾友迂客則不然迂客少負不羈年十三四即操敦槃交遊偏天下以結客故家至中落玆十年之間襆被走燕秦復徒手致數萬金一朝又揮之盡聞者咸舌撟不下而迂客顧夷然坦然絶不少加退沮何其豪也去秋余歸自楚南迂客亦從京師還倦遊之况亦復畧同顧迂客精神爽朗豪氣如故雖亭臺几案而外無長物而酒徒狂客吹竹彈絲仍日不廢人或疑其有異術焉每酒酣耳熱送客留髡後輒雄談肆發洩其輪囷余亦故態復萌掀髯抵几歌哭

叫駡竟不自知其狂言之可怕何其快也秋杪迂客將需次選人余亦苦家食相約北征因集其新舊所爲詩索余跋語蓋迂客之詩四方之人久已辦香而尸祝之矣余何必更贅一辭聊敘其蹤跡聚散之由以見世之相于原不盡在貨財聲利者有如我兩人耳庚辰七月既望學弟鄭誼

〔清〕王特選撰

竹嘯餘音七卷附一卷

清康熙怡怡齋刻本

丛左玉峯子著

竹嘯餘音

怡怡齋藏板

序

詩以言志固性情間事也惟真學問人乃能有真性情彼粗庸淺俚以詩為應酬之具者無論已即至苦其思拗其詞徒以有用之精神坐銷於風雲月露之中者亦非所以為詩盖由其學問非必真至原本宜莫能自寫其性情之真也範經三百篇其間勸懲揚頌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至於野人游女亦嫻吟咏何其盛歟而古詩十九首渾

厚和平模寫情景為魏晉以來擬古之祖迨唐詩學取士遂爾家藏括帖人叶宮商彬彬於大雅不羣矣後此專為制義雖名操觚之士以詩名家者終不勝於唐人蓋氣運使然也有明山左人文蔚起求執詞壇之牛耳者莫若濟南滄溟

國朝作者如林然皆推重新城司寇為一代宗匠余自束髮受書時固已私心景仰而矜式之矣乙酉仲夏來涖歷下講書數

掌不復以詩文為事適值秋試分校棘闈竭數日之目力得正榜士五人其一固王子特選也余既賞其文亟欲見其人比來謁則正當妙齡英姿邁衆詞謙而志廣若別有深情者余由是雅重之知其自命遠大非但挾時文數篇以倖邀一日之知也王子果出其詩稿問序於予於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愈覘其學問之富與其嗜古之有素長篇則博大浩瀚律詩則比偶工

穩而一種秀麗之氣庶幾風雅無倫至文賦亦復淹貫經史跌宕抑揚天然合律求之少年場中不可多得後來詞人之冠繼濟南新城芳徽者舍子而誰求即抑岡之制藝一道務須一洗

陳腐而訪駐古化要在蒼老莊重舍此就彼不無窒礙於王子讀破萬卷為真學問中人則以工於制藝者發為聲韻一吐胸中之奇亦其性情之真所不能自已者矣況今

聖天子在上萬幾之暇游心藝苑

巡幸所至

天章璀璨如日華星爛齊魯之士屢獲瞻仰王子生於斯土寧非厚幸耶從此領袖南宮讀書中秘將畢出所長仰備

顧問以為明良喜起賡歌太平之一助則又余之所厚望而預期者也是為序

康熙丙戌梅月之吉楚南華容孫祐岐在鎬氏書於歷下公署之不倚堂

自序

宋人云詩成何必好先得我心哉此言乎夫詩成而必欲其好則詩亦可以勿作也四子書之有制義八股文之有中式制與式豈非縛人之具哉既有此縛人之具而我乃急求一擺脫之方矣急求一擺脫之方而不得勢必姑有取於詩詩者活物也發乎情根乎性而性情亦百變而不拘因乎景感乎時而時景亦屢遷而不借

行乎其不得不行而亦欲行即行止乎其不得不止而亦欲止即止會心不遠含毫渺然雖不克果當於大雅之林似已足徵存一騷人之致制與式何足云耶若其字櫛句比協律諧聲自屬天籟非求好也譬諸烹水亦無心也火亦無心也寒燠相激而韻成焉大者如缶細者如簧雜而傳響者不可勝狀也即有能者寧得強其聲之同異哉譬諸鳥茂林深樹引類呼雛其鳴嚶然以清喈然以和非由學而致也及一旦籠而調之而鳥之鳴乃日易而日失其初未必非求好者之過耳故詩而求好是苦海也夫爲詩而不入苦海者希矣竹嘯餘音吾知免夫

乙酉初春策軒氏漫題於筠煙小築

竹嘯餘音

古滕王[illegibl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排律

皇恩叠沛恭頌二十韻

補天旋大造治世動深仁饑溺云由己解推必
徧民省方知疾苦問俗察嚬呻皋甸
龍廻馭齊疆鳥可馴室廬拯泛渚釜甑免封塵待
哺情原急

覃恩意倍親何煩矯詔吏不俟繪圖臣畚發金珠
粲漕留玉粒新蠲停寬逋賦招撫慰逃人守令
按名給旗員分道巡撤懸縈痌瘝竭壁謹明禋
白骨甡甡肉窮簷藹藹春寒時逕挾纊飽後得
酣醇再弛催科例重蘇耕鑿身屢豐欣有象
至德測無垠氣化憑參贊乾坤賴治甄黔黎如赤
子父母仰
丹扆佇嚀呼嵩切渤澥溢澤頻老農同擊壤荒野
盡吹豳帝力能忘處堯風澹且淳

聖駕南巡恭頌十二韻

清晏思康績豫遊協亮工三年休養下二月肇
巡東秩望虞宗盛哀時周對脩翁河承指顧
仙仗足遥通圖畫文浮綠
壽觴酒泛紅
龍飛春艷麗魚躍水玲瓏稷后貽牟惠禹王疏瀹
功晋吳搜隱豹齊魯集鳴鴻布德土膏潤羅材

陬澨空閭闔欽日近遐邇慶風同軿輪聯冠帶
覲
光忭叟童相偕歌順則拜手
五雲中

竹鏞餘音

古滕王特選策軒甫著

五言古風

追和朱夫子行視武夷精舍原韻

偶持幷州刀剪𢦤神山半九折不厭溪五曲尤渙渙出入迷漁舟戀此多奇觀石根下幽流峯頂高摩漢陂潤野草香闢田忩澆灌晦明雖異時光景喜常旦頗作含瑟人須登眞道岸目未

識武夷披編聊考按聞說麓口扉其中美輪奐南巔晩對亭隱屛助清玩平林煙霧收巖花自斑爛鳴禽求友聲嚶嚶隔樹喚苔痕侵丹崖薜荔還相絆欸乃放歌來應是當年伴

曩讀朱子精舍序慨然遠想聞李唐曾有一圖恨未見也甲申中秋前二日寤中懸揣從便面上寫出之因和此詩

田居

治田上山村素志契丘壑松下見柴門菜花耀籬落農務及春朝苗新風力弱餉婦過前岡林鳥啄巢落日夕樵歌還牧笛相聞作荷鋤逐隊來板橋一畧彴我稼如雲屯行且腰鎌鎛又値蠶吐絲並不憂衣著釀酒學比鄰汲泉洗杯酌

小樓

小樓僅一楹晨昏事誦讀藏書頗未多取足豁迷目四壁素無文試粘畫半幅時折花插瓶聊

以娟幽獨松窓生虛明門隙露新竹飯後雲版敲瞿然自頻顣前秋廿甫三今已廿有六歲月不少留愼勿倖逐鹿拋卷又曲肱嗔起午炊熟嗟嗟赤日輪長天亦轉軸怪哉南北神其名曰忽倏人生忽倏閒胡爲任反覆况奉堂上親欲干升斗祿八股業弗成何如早牛牧黑水枯硯池管城老而禿蛟龍雖泥蟠泥蟠非久伏

竹嘯餘音

古滕王特選策軒甫著

七言古風

題十弟雲會燈罩長句

幾家踏板歌明月幾家夜讀聲不歇夜讀不知明月斜冷淡蕭踈處士家由來艮驥産渥洼飛即爲龍潛爲蛇少年譬彼含蕋葩眞勿待悔豁齒牙胸藏八斗莫漫誇從此窮究遍五車義理

追取意每將稍遲須臾則已差門外徒多衆口譁豈識工夫日益加墨汁淋漓散細麻乘閒向壁手塗鴉壁間短檠射窓紗新製方籠面面遮蚓鳴蛩唱何足嗟眞覺無夢到天涯但愛一抹素煙霞援筆頻倒掃梅花古心現出老槎枒權時擲筆背自爬槐花馬蹄變蒹葭入月竈塑復雲拏明月贈我金蝦蟆

鈌茶

麥秋薰蕙入昜倦頓有旗鎗賭茗戰習習清風七碗餘只此差勝河朔晏連日鼎中乏月團不見斜封三尺絹案頭遂放瓷甌閒出門倒曳蒲葵扇酒渴詩枯總弗愁却愁頓少松聲濺還幸一言可解嘲原無文字五千卷照眼榴花鬬艷明濃綠淡淡蔭高槐茶味貴如金莖露幾時宜收坐賜幾小箋寫成手自摺鈌茶豈足彈長鋏古來韻事亦多方樵青未解烹竹葉

聞有議余畫無水者戲作君不見

君不見居士筆端逗天眞不着筆處盡傳神丘壑欲隨筆下出冰壺先濯筆上塵古來畫師寧有幾謬稱摩詰是前身墨色渾黑偏五采隻手奪來天地春畫義每從縫中討畫亦有縫亘難考畫雲奚必定甤鱗畫水只消粗獎漾若無若有線爲灰鋖假疑眞蛇是草非敢游藝便矜能苦衷祇期全此道文人傑搆多奇豪意在筆先

眼更高豎看成峯橫看嶺翻者曰瀾怒者濤田
圖如讀閒居賦蘭芷匍當楚離騷未慣描頭復
畫角豈耐細繪九牛毛揮洒最厭襪材絹幀圖
長幅惟圖扇展開數叠致弗窮半撇半挑時時
變化機飛騰腕自驚惝怳迷離心一片一日之
跡吳道元圖中有水君不見

漁父

微茫煙水頗不俗似勝武夷九盤曲旋拾鮮草
茸舊蓑久敲磯上棋數局醜木參差披野藤削
成石壁浸寒玉釣具完備待魚肥秋風市舘沽
醽醁靜觀何地非滄浪萬里長流濯我足長流
濯足暑能忘自覺炎溽莫相觸伊啞櫓聲曳蘆
叢煙水鬚眉一色綠

伏月蟄下畫扇自題其畫

笠大一山亦幽渺掌大一坡亦窈窕松邊種竹
不成科竹裏安窓只恁小兀然倚窓坐者誰吟

風弄月忙無了開卷直與古人逢千載上下意
春容腕羅星斗修五鳳氣吐虹霓戲二龍隔松
覘之知何異目中儼見竹重重與酣落筆誕如
許明朝不記吾何語此語莫索外人評下士大
笑蒼蠅聲

竹嘯餘音

古滕王特選策軒甫著

五言律

戲寫水村雨後新景

水市憑舟入湖村仗馬行濕苔沾屐齒深浛聚蛙聲魚向轍中躍泉從堦上生農家煙樹下晒網趁微晴

和恭武功藥窓孤吟

清晝永如年北窓獨證僊草凝芳徑外香篆壽爐邉寫竹影留譜聽蜩聲弄絃拈花偶一笑卽此是參禪

秋水

伊人高卧處秋色染蒹葭鷗舞翩新鏡魚酣散細花接天能印月隨地可乘槎野岸連宵雨歌添幾部蛙

秋山

極目樓欄外山光遠更幽微涼開畫障細雨點君頭嶺角纏雲帶峯腰控月鈎誰攜樽與屐高處喜同遊

秋雲

忙雲閒不得無雨亦彌漫繞舍狄兒盻行臺楚夢通迎風吹作浪入海結成宮始信人情幻難分西與東

秋霽

隔簾見日色羣雀送聲來披草衣沾露掃花步惹苔庭前樹影靜水底天光開室漏不須討呼童整畫臺

秋葉

一葉初辭樹驀然萬葉飄丹楓飛片片碧柳剩條條憔悴吳江路蕭森渭水橋林箋槃五色拾取貯詩瓢

秋砧

無限相思意不姝錦上文㙛綫深巷月聲過遠
天雲塞鴈當秋晚鄰鷄近夜分與茲同寂寞旅
客莫教聞

秋螢

月下織軀躍歐陽伴讀書留音依戶牖潛跡傍
堦除吸露羽常潤吟風體自舒催人離枕畔勤
問夜何如

秋蝶

不知身是夢輾轉戀花房面傅何郎粉鬚偷韓
壽香含情迎素扇得意逐羅裳特與封姨約金
聲休太狂

登樓晚眺

抱膝凭高坐幽思逐景生舟遥帆見影寺近笛
聞聲逼水秋容澹烘天暮靄晴兒童驅犢返村
犬吠相迎

其二

下眺曲隈巷炊煙依戶生心驚圍稼水耳喜叱
牛聲隰壤纔經耒倉農已厭晴夕陽多潤色鴉
背側如迎

其三

微凉侵葛袖看久嶺雲生水溢村無地風喧樹
有聲浦沙鷗賺穩亭慢蝶翻晴田婦拾殘穗歸
途稚子迎

悼黃南卿

聞說鍾期逝頓憐知我希況逢秋色好倍覺夙
心違雨抹千峯合風哦一鴈飛夢來還復去宵
起坐披衣

其二

十載推同調交深見性情此中逼臭味方外寄
嚶聲謔笑兼狂語稱呼雜乳名悠悠徒暗恨歔
會念生平

其三

猶憶西窗夜剪燈話雨時城頭傳柝急院角放花遲愛畫卿搖扇評茶我賦詩俄焉今古隔往事盡堪思

和孫蒼雯春夜賞十里香韻

異蕋遠能香春溪引蔓長覔枝聊插鬢臨架可傳觴月下渾無影風前欲試妝誰家歌白雪幻出花瀼瀼

題湖村小景寫孫蒼雯扇

自寫湖村照波光漾太虛人烟寒晚樹釣艇狎遊魚鴈字新留譜蓮房舊映書四圍山色靜疑在畫中居

題畫

柏葉迎霜老松花帶雨肥丹崖留鶴跡翠嶂幸僧歸寺對孤亭立峰携蕤靄飛目前皆異境磅礴欲披衣

七松書屋

讀書不擇地偏我愛松房詩草春池曉劍花夜燭凉雲根晴看紫石骨雨滋黄老樹龍鱗幹清風葉葉香

元日登天香閣看山頗有畫意

曉山晴入畫高閣幾回登泉激疑風湧樹明見日昇添毫神欲動着墨氣如蒸選勝蒼巖內遊人尚未曾

畫李簡亭扇

松嶺傳清籟竹窓納曉風漁歸拳石磴客路小橋通雨歇泉頭黑花飛蕋彖紅閒中天趣在樂意毋相同

自奮

讀書須靜悟耳不待人提曼倩三冬火仲舒五夜雞埋文真有塚研墨已如泥作者多能手阿誰為指迷

扇窓

扇窓甚佳借景皆可成畫喜而走筆二
律
補窓留便面巧與畫圖争難得花多味最奇鳥
有聲高雲疑水皺片石代山横活潑乾坤大丹
青簇景生
其二
機心殊未化觸手弄奇奇恰喜開生面何嫌致
日迷踪樵風月到素練地天移佳處忘真假儻

然俗可醫
茶癖
習靜耽清曠茗甌勝酒觴客泉嘗石髓烹雪浣
詩腸揮麈風生腋罷琴月在梁家藏紫項絲那
羨武夷香
夏日村居雜興
青山遥接几葛袂濕山雲花影當窓見雨聲隔
浦聞簷高雙燕共樹密萬蟬分竹醉思移種刈
苔破綠紋
其二
雲火峯千狀插天峭鍔多溪山烝暑氣小屋聚
蝸螺未盡窺園興仍餘扣角歌新開如髮徑樵
步到煙蘿
其三
入夏多奇景村居適意幾隔疇明晦異傍午陰
晴猜書閣捫雲住墨池放雨來老農場務畢交

扇話門槐
松
不盡昂藏意蓬鬆銳采丰根深依古石葉隙漏
禪鐘氣靜朝雲合濤翻暮雨衡主人飼鶴畢揑
卷一哦松

竹嘯餘音

古滕王特選策軒甫著

七言律

中秋庭內賞月

堂上停杯索醉歌萊衣聯袂舞婆娑天藏文字星章少地奏笙簧蟲韻多月暗月明秋半矣風寒風暖夜如何乘槎我欲到銀漢賜散浮雲泛碧波 是夜微雲故云

早發兗郡道中作

一行鴈字横書天幾點曉星雲外懸紅遍海頭欲出日黑溪山半正歸煙林穿淡月弄疎影水接輕風動細漣滿徑霜華冷落葉閒思夜夢漫揚鞭

賦得燈火稍可親

一床經史一燈青孔叔秋聲漸可聽已見簾鉤新掛月何須壁閣更囊螢碧梧夜雨驚圓枕銀漢疎星冷素屏瓜帽籠紗欣作伴又勞蟲韻細叮嚀

夜寒排悶

偃仰高軒臥亦遊索居心放倩誰求碗匙舊委雞筋戀爐鼎新烹蝌眼秋驀地相如傳與渴幾時平子分將愁把刀劃水水仍續笑殺庖丁空解牛

二

方床危坐屢挑燈鐵硯逼眞耐久朋組績難稱脫穎士畦蔬不矣在家僧人間至理求無跡海外奇文捫有稜莫向聾頭傳妙處夏蟲未免好疑冰

三

侵門淡月愈娟娟若箇齋余割半氈見獵未嘗同餋技得魚何故獨忘筌魯家鼓瑟殊鏗爾列子御風善冷然書帙排齊嚼炒豆三杯濁酒慰

孤眠

四

月檻雲樞物色饒憑伊鴈語㕧青霄沾唇豈厭
甌花熳過眼頻驚竹葉搖孜貯戔箋乘醉渫掃
除落木代香燒夢中未認吹簫侶無那徘徊廿
四橋

五

庭前柏樹意來西說透禪機悟又迷韻士俚歌

都入調狂生佳句不拘題鳴雞雨樹開樽飲渡
客霜橋憶馬嘶報道昨宵梅蕚發衝寒曳袖掬
長溪

六

經營安樂牆成窩迂拙襟懷總匪他師聖編銘
書白壁學僊取酒注紅螺彷徉不見所思者輾
轉其如良夜何筆底煙雲爭造化休因蕉雪詫
維摩

夢登岳陽樓

詩即夢語也醒而自驚其奇時夜將半
矣急呼火書之以爲他年遊覽券

煙花撞碎岳陽秋勞足躡梯誇壯遊怪雨駭晴
風月醉吞江御嶺地天浮一拳挹扁峽雲背數
目眺平湘岸頭喜在當前愁不得將愁擲下最
高樓

自祝時在壬午十月十五日

春秋彈指廿而三舌在猶堪仔細談摩詰裁詩
皆入畫淳于得酒總成酣竹欄影動枝初舞梅
帳香生蕊正含獨恨髭鬚不我恕傍唇依鬢欲
毵毵

其二

未信同人九五爻金蘭意氣共誰交墨花綻處
筆能語心地閒時壺可敲座有嚴師常立雪亭
無奇字亦聞嘲好將兩兩撫麃韻吹向小春酌

壽鉋

瑞雪庭內夜飲命賦　限飛字

光聯綺座燄斑衣繞砌輝輝梅也肥纔見旗亭增酒價又聞柳岸掩漁磯翻披舊簡飄香細指點寒鴉過羽微誰剪悠揚瓊玖片散來天半作花飛

春融

細雨霏霏二月時桃花如豆柳如絲描成嫩綠

遠山黛染就新黃芳草姿簾掛鮫綃初試扇墨研龍腦乍裁詩遡朝自怪迷朦眼醉枕牀書起較遲

賦得沾衣欲濕杏花雨（春行郭西微雨撲面乃於馬上吟此）

習習香風送雨溫花開紅杏幾枝存輕裾半掩留微潤短袖雙垂着細痕露點林碑迷草徑煙籠岸柳認僧門莫愁衣濕春難典橋上逢人問酒村

七夕五首

雨咽鳴蟬抱柳條花攢籬豆致清蕭爲文惟恨新篇惡覓句欲將舊稿燒靜處何妨雲漠漠閒中自覺耳聊聊天孫若比人間巧豈借人間雀作橋

簾外雨絲入眼迷無端病口思嘗梨座非北海恒醺酒人似東坡不善碁堦砌拋蟲觀蟻陣硯池注水沁詩脾應知牛女心難厭萬歲好逑泣

別離

送來秋氣透窗櫺昨夜殷雷欹枕聽隨意篩成眞草字趁閒讀得東西銘葉滋細竹風前綠尖露遙峯雨後青兒女穿針忙不了又陳瓜菓拜雙星

廿載窮經類壁魚腹中未信果無書秋留螢影還如客水落蓮香只隔渠常恐塵氛沾筆墨獨憐委靡誤居諸披襟一顧郝隆冨誰管黃姑曬

笑余
幾處幽庭寶鴨焚霽餘天半走殘雲初勻紅粉
海棠面更踏綠莎秋草茵語鳥銜簷催短夢煙
蘿繞樹界斜曛道人守拙茅齋下羞作當年子
雲文

蔬園晚踏

行過長畦揮扇時悠然不效仲舒癡風傳蟋蟀
花中韻月晒蜘蛛網上絲墻止及肩山到眼徑

堪容足菓盈枝鉋瓜雖是尋常物俯玩亦能點
綴詩

秋懷

烹葵咀菽卧桐陰物外神遊午影沉身在忙時
容易靜學當淺處竟難深偶襞檢何忘新舊玉
几攤書雜古今閉目臨花香暗襲助人佳興是
鳴禽

九月初望邀友賞菊之作 和孫蒼雯韻

露滌秋叢爛熳芳偷閒收拾入奚囊傍籬不護
蜂先醉遶徑如偕蝶共忙佩過黄香還吟嘯携
來蘭臭伴幽狂花開日日重陽節何必龍山興
始長

水仙花 和孫蒼雯韻

仙姿弗受歲寒侵波上盈盈月有陰翠碧分抽
幾束秀蛾黄粧點一痕深憑勻玉面水如鏡坐
倚氷華香滿襟傳語山礬莫遽笑好留次第寄
清吟

梅花 和孫蒼雯韻

霜結奇胎雪浣腸槎枒枝榦吐幽芳春生大嶺
催詩夢冷透疎林現内妝皎潔初涵金似粟光
輝應借玉爲堂相知匪但孤山叟幾處竹籬幾
處香

閲耕

于耜忽忽非敢慵監觀主伯正扶笻千疇蔓草

迎輦刄一隴寒烟破土封鳫掠陌頭平渚濶鵶
馱牛背晚山重硯田竟歲耕難畢能事還須讓
老農

登嶧十月既望

霜歛平坡幢影斜池隈細浪粲明花不從天外
問拯首徒使人間笑拾牙橫起石皴畫作卦蠹
來峯角看成爻崎嶇異境遊難遍雲抹松針一
半遮

二

廻嶺齊環展畫屏小春佳序孫桐香層巒聳翠
藏龍竇峭壁塗丹識鳫堂秦篆烟霞常發毿紀
陵風雨自瀰沍問天有句堪搖嶽蘿蔓相攀步
上方

三

人憩仙棚歌韻芬舉頭咳唾九天聞路當險處
通橋過泉到奇時曲沼分入洞已忘身在屋穿

巖巍覺袖携雲石花踏碎行還壯遮莫能追飛
鳥羣

四

稜羨石鐘疑鬼裁女媧洞口詎殘灰今人賞覽
恒如夢舊蹟搜求半費猜觀海峯高先得日晒
書嶺古尚餘臺忽開一線通天徑齊向雲中去
復回

爆竹

燁艸千門震五更乾坤發洩氣和平炷頭幾點
星星火燒尾俄驚甲甲鳴春色帶來名曰報邪
氛除去善爲轟老人掩耳如相詫催換年光是
此聲

漁磯暑意

琵琶蘆風小岸虛晴帆劃水過山徐忘機未必
魚知我有樂眞堪我問魚棋子安排鷲晝夢筆
蒙檢點續殘書幽禽兩兩憑簷語報道新荷漸

滿渠

讀書𠳐山閣

樹擁閣窓紗幕閒抽書讀罷更怡顏文因筆拙常思改興發詩狂不肯刪雙燕引雛陪雀話斷雲拖雨逐風還片時隱几清無寐偷得工夫看遠山

孟秋再題𠳐山閣時景

閣外依依見荷鋤新晴物色快何如隔溪山綰

青螺小臨檻草抽紫帶踈人是羲皇欹枕慣時交秋夏聽松初芸窓莫厭清風細過榻頻掀貝葉書

吼二舅祖清風亭 起用亭名韻拙仙人居 舅祖王公字理公

清境暇多樂事偏銀床寂靜桔槔懸畦鋪嫩綠承雙履葉換新紅補破箋橫眼斜書鴻似寫入懷朗照月初弦亭中有景誰知得說與人間認是仙

風味悠然澹却貞看雲携杖步來頻應無塵慮妨佳興剩有菊英醉小春錦里香皆馴鳥雀淵明情話悅親鄰幾回憑几閒開卷手握芸編晤古人

亭窓晴晝碧煙虛午榻風和午睡餘適意幽閒常爾爾隨時景物盡如如園林經濟烹茶賦野老生涯種菜書只此清光堪自把仙人何必好樓居

小園

小園煙景亦幽哉此地偏宜作賦才石以頹頑堪拜倒松因奇醜似飛來今春砌畔初生笋昨歲鄰家許借梅書卷酒杯常獨對不教雜卉混莓苔

野儒

故紙堆中數蟫儒思從何處採驪珠自無毛羽翔千仞豈有才華列八廚志遠直將窺左史文

在誰復問程朱圖書刻就重磨却另換衙頭號
野儒

燕

余讀書御山閣之次年有燕來卜其巢巢既成矣終日呢喃似欲索詩者援筆賦之得律四

猶是胎陽掌上身迴頭顧影見精神蹴翻桃浪東風煖採碎梨花夜月春不辨天涯芳草路常

須野館醉歸人晴村欲舞渾無賴戲逐蜻蜓掠水濱

幾尺春山出曉煙爭飛燕燕趁鞦韆斯時淑景還留意是處風光盡足憐別樹牽絲爭食近高樓連苑浣花天誰家少婦初粧罷獨立欄干慕鳥仙

尋常籬落一椽茅舊主年年未肯拋入幕雙棲遣厖雀占架坐久啄蠨蛸柳花白後萍生沼梅子黃時雨滿梢怪得朝來飛不定清和四月促成巢

眞能愛惜設簾鉤幽敞門庭晝許遊三月春華雙剪落六朝舊事數聲愁撫翎惹樹沾殘露接翅尋泥覷小洲故故欹斜輕貼地敢誇俊俏擅風流

咏蟬

何事悲鳴似問天只今羽化已登仙被風吹斷

還鏗爾任翼翳呼倍自然千樹夕陽微雨後一池明月晚凉前佳人應解宮商韻譜入南薰動五絃

其二

聒耳長吟耐永思箇儂最是有情癡亭槐綰木明明怨岸柳隔花細細咨意欲傳時風過久心無着處露晞逢終朝嗚咽情難盡又帶殘聲到別枝

其三

林塘緑满樹森森一派輕歌不自禁寄跡閒邊香葉老訴懷高處恨雲深夜郊帶月喧牛笛秋巷隨風急婦砧今世樂聞蛙鼓吹却從何地覓知音

其四

此身眞覺澹無營自在臨風欸欸鳴如抱暗愁非着意偶撩離緒忽關情露濡裛露操同潔聚

散浮雲翼比輕共歎年來人事改蟬聲祇是舊時聲

竹嘯餘音

古滕王[illegible]著

五言絶句

夏日偶成

蛙噪青溪雨蟬嘶緑樹風科頭携小扇來往飛花中

雲峰齋中書所見

月來窺靜處花發悟新機乳燕初生翼離巢傍

毋飛

早起

三徑催詩雨一簾醒酒風蟬棲樓角樹長嘯意無窮

草窓隨筆 有小言

余童時即性癖山水及今益篤然一丘一壑遠莫克致雖僻處湖泗而沙鳥風帆之趣亦未能時時取供誠可惜也猶

集於書床茗枕外寄興窺園見蟻螻而
覩若名山覩牛跡而指爲勝水細至籬
落蔬樹坳堂芥舟偶寓目圖形欣然有
感濡墨吮毫徘徊聯盼思所以傳之則
乞殘波於吳氏割賸石於米顛者葢云
久矣每一紙成無殊嶺雲自悅譬諸好
龍好其假耳兹因草窓手閒隨筆數幅
似頗愜鄙懷裝潢焉聊誌余癖

繞出黃公門緩循芳草徑和風動酒旆招我盡
餘興

其二

驟見柳枝肥風催兼雨潤踏青預作鞋芳草多
情襯

其三

嫩柳俱蓬頭啾啾喧雅鳥聯鑣望嶺霞頓令雙
眸皎

其四

明媚春暉暖晨遊馬脚忙布帘書酒字斜掛柳
煙香

其五

春光煥柳條盡染黃金色斗酒咀雙柑聽鶯弄
屋側

其六

江濱登戍樓花外情千縷近樹帶新煙遙帆含

宿雨

其七

年少耽佳遊山香鞍可據鳴鞭躅柳條莫放春
歸去

其八

納凉坐井欄隨意獨垂釣襟袂沾微紅知爲荷
色耀

其九

溪北路彎彎溪南山疊疊停橈窓外舟拍手唱
蓮葉

其十

携伴憩松陰見聞快耳目天光侵渚藍歸路指
修竹

十一

潺潺領鄉泉六月亦翻雪洗硯題芭蕉烹茶消
吟渴

十二

岡頭梧葉鳴谷口梧枝亞談笑生秋風不知時
屬夏

十三

山堂無雜花只種芭蕉樹畫卍捲湘簾茶經倚
石註

十四

石亭倂且幽鴻羽度清影遠岫拖微雲迷離竹
樹冷

十五

短木繞炊煙浦隨山勢曲火雲漸斂峯爽氣爱
朝旭

十六

水秋似淡雲雲淡如秋水漁子枕蓑眠鴈聲驚
睡美

十七

未雨先披蓑隔蘆歌欸乃聲狂能遏雲峰半停
輕靄

十八

亭頂高如何離天僅尺五拂靄林影疎却借遠
山補

十九

雨霽須登高峯廻崖徑接年年醉此亭遊客認
黃葉

二十

古寺帶朝陽松霜化作露今冬風不寒曳杖聊閒步

二十一

乘興過南溪氷花裁作佩雪雖未滿橋詩已滿驢背

二十二

波净水流断石寒山結暈陰晴難遽占鳥起向天問

二十三

一夜風呼寒羣峯盡改色小齋足吟哦呵凍雪崖側

二十四

雪飛天四垂松下讀書屋昨日訪梅人爲言山酒熟

二十五

留賓坐草堂鶴舞看初歇鬚斷詩思清山明疑出月

二十六

何境助詩思斷橋堪寄目更宜携素琴彈出梅花馥

扇頭小畫

誰識谿亭趣薰風入袖清仄藹煙幾點松外鳥呼名

松竹山房

看山有素心窓小惟容目未必看山全開窓且看竹

其二

編籬手種松些些煙霞氣抄得聯鄉文讀來熟也未

畫上有一翁撫琴携酒

有酒不曾飲有琴不設絃誰通絃外意便是飲

中仙

窗間竹

迂性不多友所交祇此君綺窗青箇箇結作硯頭雲

遠景小幅

重溪曲曲山遠更蒼茫色不識古維摩可能着筆得

竹嘯餘音

古滕王特遐策甫著

七言絶句

元日題畫二首

閒把春山任意皴新花下映水之濱挿天石壁多奇態髣髴龍蟠與虎蹲

兩岸青青新草遮千巖花裏一峯斜漁翁何故歸來早聞道山村酒可賒

有所思

相遠咫尺即天涯馬渡野橋步步沙恨不心機活似水隨風流出東城花

於陵李子華亭與其季藁征皆亟稱余詩畫因塗抹二扇以贈各撮其圖中之景而爲句

朋閒結宇住山腰雲物芬芳鳥語嬌更有隅溪人問字時來樹隙渡長橋聯華亭

波紋草色照晴欄地似氷壺五月寒自是幽人
能領畧一窓琴史伴漁竿 贈蒙征
甘露寺和尚持箋來請遂爲寫一石一花
而題如左
一拳瘦石敌靈芽色色空空總未差寄語達摩
休面壁且來閒着學拈花
山居圖 六首
野樹森森小結茅半山苔徑暗泉交閒居不是

無清課留得新詩待月敲
羣山影裏見飛帆亭起懸崖一嶂銜古木參差
飄葉盡尚餘蒼翠染遊衫
喬木三章石徑西春雲縫裏唱山雞筆床茶竈
息關久爲送良朋再過溪
石瘦苔肥山對門鳴泉夜走破沙痕煙蘿深處
嘗茶味此境還邀月共論
遠近晴山漾野雲亭含古意樹含芬泉崩石笋

清人耳不異鳴絃指上聞
山瀧凍破見梅花門對寒流月半斜閉目巳成
方外士箇中消息悟南華
冬夜讀楚經喜而爲句遂圖之
半卷離騷誦夜殘湘皐紉佩紫英寒童蒙何處
求香草拾得雲均九畹蘭
畫扇贈闕里孔振路先生
竹房桐舘水灣灣翠染鈎綸一釣閒鷗鷺飛鳴

新浴罷澄光如練印春山
冬齋漫興
病去身輕興自狂取箋掃取竹枝長寒天却喜
圍爐便隨例新添一瓣香
水亭
持竿嗒爾看雲起沙觜清凉欄獨倚坐近芰荷
忘却歸逍遥身在安閒裏
西嶼晩泊

古寺風煙小嶼孤波光灩瀲淡如無客帆分泊
山南北縹緲夕陽鷗鷺呼

秋曉旅邸即事

霜華寥寂落空庭高唱壁雞與酒醒茶竈灰温
餘宿火石窻紙破漏晨星

除倦魔露布

臣聞元穹遍覆不乏運籌之帷幽軫宏涵奚容
旺榻之寇故五窮爲奸聖武曾丕彰乎韓筆而
三尸逆命皇仁尚難宥於柳文况簾櫳雨細捲
簷者即藉口江花乃池沼風和敲詩者恒留心
謝草宜請上方之劍盡殲南柯之魂拯枕衾之
昏眛玉宇長清靖衽席之氛履金甌永奠聲騰
鬼府捷奏神京恭惟契六承乾亟三出震覩燎

火以求衣勤問周宣之夜聞雞鳴而起舞常惜
夏禹之陰勵精圖治聿見遠至邇安奮志開天
載思戢戈橐矢躬清寰海手闢混濛豈期肘腋
多邪輒伏几筵作蠥檮杌窮奇反處盛朝而肆
虐魍魎魑魅不因神鼎以斂形惟兹倦魔實爲
匪類蝴蝶夢中幻出迷離之境鴛鴦枕上晝成
依戀之謀盜人精神隨爾偃息日夜走邯鄲世
界悉成困蕺瘖寐懞蕉鹿大千齊入華胥鄉知不

寢之無益還曲尼聖之肱笑待且之徒勞忽隱
子綦之几簪珥脫來諫詞嘗陳永巷黃鸝打起
妾夢早到遼西鈿供奉於長安酒家迷貴妃於
牡丹亭畔甚至月下海棠盡思一睡因而風前
楊柳皆效三眠爲問螢窓雪案何能擁被談經
將見墨客騷人且難剪燭話雨似此倦薜伊魔
之辜憶昔臣衡鑿壁目常用而常明當年季子
持錐身愈勞則愈健夫第以儒生之奮發尚能
致妖氛之潛踪矧舉英銳之王師曷虞么麿之
小醜爰陳堂堂之陣更立正正之旗七征九伐
先捕擒於江楓漁火之間三令五申繼迺警乎
孤枕羣書之裏淬志爲戈勿使眼花落井砥心
作刃莫教衣冷卧雲從此八磚學士如登清京
之臺竹看一枕羲皇頓醒北窓之夢是皆客運
王猷久操成筭於帷幄故能恭行天討早奏凱
歌於庭階臣身履戎行自慚疲鈍胸少甲兵多

資偏裨之力學非武庫幸賴大君之靈枕維圓
而猶勵敢撫髀獻在泮之功木未朽則可雕庶
刻石紀奪標之盛臣不勝慶快踴躍之至謹奉
露布以聞

怡怡齋記

愛日堂之西偏屋三楹界其北隅數尺許爲齋如斗僅容膝也吾兄弟貯筆墨其中爲游息嘯歌之所遂以怡怡得名夫亦欲式好無尤云爾壁塗而已不畫也地灑而已不甃也闢兩窓而冪以紙洞一戶而遮以簾爐可擁編可披朝斯夕斯咿唔恒于斯今而後吾無餘慕矣時而哦小詩則吐納煙霞刻劃花月頗詡詡自喜操三

寸不律裁箋而塗鴉之或評隲數字或商訂其是非可否而陶焉泳焉者未嘗以寒暑間也少暇偶呼酒一再行輒縱談古人事各舉所知以節既極歡笑轉相勸勉始信切偲之益亦不在怡怡外當夫茶鼎初沸香篆乍飄雨絲雪片歷落感其襟懷鴈陣星光微茫發其志意耽茲幽賞夢亦同趣然而益興窓草別有會心琴枕筆床應無塵慮此中諧固不足爲他人道也則怡

怡之樂何如乃吾于此獨不能無感者何哉蓋嘗流覽於野見其出則並銜入則合廬彼蚩蚩者特閭閻細民耳而亢戾不形競端胥化主伯亞旅間似猶存怡怡之遺風焉不亦雍雍有足觀耶而一載儒冠竟往往合同氣而求友聲其合也則蘭臭斷金結盟言於天日其離也則雞鳴風雨寄遐思於山河聽嚶鳴者羨和平覩棣蕚者忘至性無論繆姜輩行質而情深不當於

今人間求之即魏之雙丁晋之二陸以文采而敦友于者亦卓絶千古而鮮步其芳軌者矣詠角弓而嘆翩反所謂怡怡者安在噫居斯齋也敢不戒歟

東山移文 巳春戲筆

嶧山之靈布告儔伍維玆崇阿久膺茅土巢父買以看雲宣尼登而小魯徑路猶新巒峯已古洞名据龍石稱臥虎隅冬之雪未融向日之花先吐星分奎婁迹混商賈爾乃峯列八卦頂聚五華活水源頭之浪石田洞口之霞豆人點點穴處家家屋不厭其偶爪籬何妨於稍斜既借石而試劍亦酌泉以烹茶更有桐觀桃園偃碁

聖鄕怪矣元賓之崖幽哉白雲之塋倚巖築庵傍池建閣欣一線之見天快千壁之如削況復孟入洞以習静顏伴石而齊忩臺堪晒書常邀旭日之與振能掛線忽留春風之香榮等侯伯壽邁杞王家携眺展人補賀囊乍聆登高之句似捧封禪之章遂使狂且興思豎奴設計方引類而呼朋更扶妻以偕娣用城市之道變山林化岡麓之形爲養濟笠乏行類山鬼智似野魔

偶經丘以尋水復攀藤而捫蘿指東峯爲西域對山靈念彌陀淵淵伐鼓銜銜鳴鑼徒見棚前之醉但聞巖畔之歌固非文士之戲又異碩人之適目有圖畫手無斧柯借四脝由是捨身於臺藏妖在洞泉非狂而先貪谷未愚而已偬桃被朔偷桐辱禹貢難留振趾之麟不棲朝陽之鳳山僧閉戶誰轉石樓之經野道開端盡慕金錢之中頓令碧峯起蒨丹嶂含羞僊境自甚禽作

供勝地何須伴相求不拒作賦之客却憎下士之遊封我煙嶺鎖我雲丘扃我紫岫守我朱樓致謝俗輩巳巳休休

晋孔稚圭有北山移文近日尤展成亦有西山移文雖氣味不敵而藻采雅麗皆膾炙人口余此文非欲效顰誠有所見而云然也

俗下士山遊累日及歸並無一片石可以語人者故中幅用孔子龜山操一句聊助一笑

耳然牧豎樵夫往來此山者亦頗不少矣郎
有斧柯奈嶧山何 自記

書聲賦

澗聲潺潺松聲習習雪敲牖而聲狂雨灑蕉而
聲急煮茗而聲沉沉彈琴而聲滅滅此皆聲之
至清而爲文人睿慮精思之所集況夫展箋乍
讀叩齒流音如訴如慕若嘆若吟篇長節短句
酌字斟既欲昂而還抑亦旋吐而忽噙感鬼神
使静聽懷賢聖以推尋驚宿鳥兮飛木末遏行
雲兮駐遥岑發幽響於藝苑宣和平於天心爰

有閉戶先生下帷處士憑几坐氈左經右史開
文餘之箱舒盈尺之紙意弗外馳目勿旁視非
歙管而搏絃獨含宫而嚼徵何千秋之遺文觸
顒顒而伊邇是故剛柔叠見疾徐互行雖呈露
於余吻實求肖乎古情喜溢簡端則鳥歌而花
笑怒藏箋内則電掣而雷轟擊唾壺兮歷歷撫
玉案兮琤琤或偕朋以協韻或袖手以孤鳴或
自問以復答或前唱以後迎或微歆以混漠或

騷起以分明盪元神而流轉兮淵浩氣而渾成當其樹梟煙絲箬垂雨線筆冷湘床詩香紈扇初離都以偏翻繼宛約而輕倩類隔簾之啼鶯與泥梁之語燕時乎梧桐月霽霜露天高蘇潮韓海宋些屈騷初捧腹以鬱鬱繼鼓唇而囂囂類宜鴻之唳塞與元鶴之鳴皐及至穿窗風寒界嶺雪白外澹浮綠中忘晨夕初朗朗以出金繼戛戛而鳴石類簫韶之載調與雲門之合拍

爾乃神情駘宕志態逈殊望往古則微言短諷招來茲則大聲疾呼在不識者固譏爲癡子郎知之者亦僅指爲腐儒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汝聞天籟而未聞書籟乎

歲寒三友賦

圃日涉以成趣聊浮游以相羊杳遐矚之無覩念秋實與春芳俱極妍其盡態忽辭余而退藏斯時也淇川綠澳泰岱青岡美人月浦處士山堂厥惟三物毓秀含光何以致兮良友我所思兮弗忘爾其同呈巨材各抱貞德契妙道於有形逼至精於無極擅天矯以表奇兮久混冥乎空色似客還踈既屈復直薄霧橫斜微風欹仄

亰不遑其繁非初奚假於文飾若夫蜿蜒龍圖迴翔鳳翼求松友之眞神曰頹放而整飭个字寫天鳴篠出棘求竹友之眞情曰中虛而外實清淺氷池黃昏蠟國求梅友之眞香曰潛漾而孤特他如橋轉岸紡逕高峯逼十竹室圍七松窗塞點壽暘之額五出凝妝依庾嶺之旁百株環植莫不聳者如狂偃者如慍左者如扶右者如翊雨露洗之斯馨霜雷撼之不忒伊造物之

巽珍非外感之所能抑維兹餘月序屬丑冬下
木葉於荒城枋榆萎瘁拾殘香於寒圃桐菊銷
柰獨梅萼之吐秀適陪趁此竹松當其雪也簷
牙天元檻角地素吹梅欲飛立松若步琅玕竹
兮紛披摠兆同乎枯樹當其晴也近水生纈遥
山露尖針豎松髮口舒梅箱偕竹影兮蒙絡常
隱耀於垂簾爰延前後披騰上下俯仰度白衣
兮虚明邀青女兮踈朗金蒂疊芬翠濤競爽騷

目陰多摩霄氣廣撫石伴吟得風傳響覯清夢
於羅浮攬佳姿於徠壤懷東坡之敲門每支頤
而神往感余心兮優游觸余目兮蒼莽數晨夕
兮誰俱羌三友兮吾黨

盆中移竹賦

蹊徑三三曲欄九九薆處起然孤懷莫偶境似
木石之居人非牛馬之走問與語之伊誰指支
離之一叟梅友拱前橘奴跽後種植弗多栽培
匆苟能山林乎果丘壑否猶須何材共佐不朽
欲踵跡於三槐曾追芳於五柳抑知此君之未
可無而且隨在之皆宜有相彼謝公小塢蘇子
閒庭風油油而土濕雨洒洒而苔腥接水光而

縈碧混天色而籠青午日不知濃陰繁而迷鳥
秋聲先到勁幹急而雜鈴挾爽氣以拂簟隔紅
塵以留屏依荷蕩以忘暑牽蘿煙以易暝出老
節其退粉更靜直其亭亭愛萬竿之蕭宕思約
客而同聽於是窓嫌寂寥室求佳致掐損蒼苺
聊劃一二初辭根其尚孩乍解籜其仍稚枝堪
成箇俯仰不限乎整齊葉取如鱗密踈難拘乎
位次任爾清狂隨余放恣塗墨瘧以爲斑畫欲

頭以作字疑七賢之𠀤遙儼二妃之旁侍影千尋其龍翱此雖小而何啻爾其下覆鹿蔍遠招鶴羣清乖硯露瑞靄爐熏冷撼空山之霜稜稜削鐵香含太古之味寸寸凝雲守青翠之都雅羞紅紫之繽紛忘情識於水鏡寄歲月於蘚紋非盆中之玩物獨足縞其意欣況夫高未及墻鉅不盈握醉態欹斜幽情卓犖類芥子之藏彌象鳳雛之出穀舊比德於衛淇兼稱良於南嶽

至精無文大璞不琢永離垢而泰來免凋零而否剝身別具乎輝煌地何擇乎磽确覩玉立之森森兮歎雙雙之並珏爰迺搜尋野趣粧點林泉棋枰花塢茶几草鮮戶窍況而月瞰籬偏勒而風旋閱浮生於塵世適遐討於枯禪鷺病餘其骨立喜培後其神全幹不撓而自直節雖挫而愈堅中寧虛而毋塞外欲方而還圓允矣君子乃聖乃賢豈孤高之寡合添瓣石以擎奉將使俗者延醫鹵者增韻與古爲徒安貧若分映紙帳而梅寒搖窓櫺而雲近散則乖翎結復成暈時浪湧以濤翻或戟張以劍奮刻空洞之有容應清芬之無靳招纖微之南薰已阜財而鮮愠寧謂偶爾之戲移未足爲粤人之是訓恆夕抱以晨澆倣陶侃之甓運

〔清〕紀邁宜撰

儉重堂詩十三卷 詩餘一卷

清乾隆刻本

序

吾宗以文章著者梁有少渝唐有唐夫元阜然詩集皆不傳明末蘖子先生崛起江左以詩鳴沒而無嗣遺集僅藏其外孫家 國初肇昌太守子湘公及兄給諫孟起公徵君仲齋公皆以文藻鳴一時人比之河東三鳳徵君尤工於賦咏與蘖子先生名相埒流風餘澤沾被後昆故文安一派不特衣冠科第甲畿輔文章淹雅亦率能承其家學與當代作者相頡頏迨在京師受讀可亭伯父甕牖集宏深奧衍寔過古人循環維誦不能釋今歲偲亭伯父復寄示儉重堂集十二卷首曰贈灑殘

稿皆少作一往情深有王伯輿之思焉次曰餐霞閣集家居食貧所作次曰岱麓山房稿岱麓山房續稿官山東及解組後作次曰赤城集羈棲保定時所作也至是過益蹇詩亦益進次曰蓬山集作於內邱次曰希阮齋集次曰華遊集作於內邱解組後絕意人事脫落町畦意象所生方圓隨造矣次曰古博浪集次曰昆陽集次曰愛吾廬集皆就養河南之所作老境恬愉頹然天放無復人間烟火語然軒昂磊落之氣尚時時來也大抵平生性情篤至寄托遙深纏緜悱惻不自解其何故人亦莫窺所以然又少時讀書有大志功名氣節皆不欲居古人下而遭逢坎壈所往輒窮自傷幸際唐虞不能與稷契夔龍共襄上治抑欝憂愁無所發洩一寫於詩故其詩上薄風騷下躪宋元無不一一闖其奧而空腸得酒芒角橫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於東坡居士為最近夫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音易好論詩家成習語矣然以齷齪之胸貯窮愁之氣上者不過寒瘦之詞下而至于瑣屑寒乞無所不至其為好也亦僅甚至激忿牢騷懟及君父裂名教之防者有矣與觀羣怨之旨彼且烏識哉是集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温柔敦厚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窮

而後工斯其人哉昀嘗介同年宫君璟超走書數千里求蘖子先生集於句容其外孫處有遺失不卽付意恒怏怏懼或湮沒不克傳世為宗祊光今得是集紀氏詩有傳人矣倘他時有刋蘖子先生集者與此編並行天地間彬彬郁郁百年前後相輝映不亦盛哉

乾隆庚辰十一月三日河間姪昀拜譔

贈灑殘稿者蓬山老人自輯其少壯所爲詩共一卷以篇帙散佚所存無幾故曰殘稿也其曰贈灑者以卷中有廻灑井詩取少陵投詩贈汨灑句爲義也客曰屈子遭子蘭之讒放逐江潭行吟憔悴其忠君憂國纏綿悱摯之情不能自已於懷故作離騷放爲九歌九章託之卜居天問以自鳴其阨塞宣其湮鬱卒之不能釋也遂沉汨灑而死太白亦遭力士之讒歸隱廬山又值永王璘之變楚筵辭醴潯獄上書無能白其冤者遠竄夜郎晚乃得釋其雄豪自許不可一世之槩卒之無如何遂亦沉采石而死兩人高才逸藻誠足頡頏千古而所值

之境又同設令兩人相遇於九泉之下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抑或把臂痛哭欷歔慰藉故謂千載論交對冤魂而共語傷今弔古時賦詩爲投贈固其所也今子生休明之代少年蜚聲藝苑遠大可期且席先人之業不憂饑寒田園書史足以自娛身雖未達也而亦不謂之窮運雖未亨也而亦不謂之屯今乃自附於贈灑之遺響所謂無病而呻擬非其倫者竊恐有未安也余曰不然士君子無論所處之窮通所遇之亨屯要不可無此一段纏綿悱摯不能自已之情是情也根乎性觸乎境動乎不自覺一往而深而不知其所終極以之制

行而軌之於大道則爲聖賢爲君子任其情之偏而詣乎其極則爲烈夫爲高人爲俠士以之操觚則爲眞詩爲眞文爲眞詩人眞文人故或登山臨水如送將歸悽然欲絕或花前月下酒闌燈灺悲從中來拔劒斫地或荷鍤相隨死便埋我或空山長嘯聲若鸞鳳響徹天際或登臺痛哭以竹如意擊石石與如意俱碎或古人往矣干已何事讀其書感其行事恨不得生與之同時而互爲贈答凡若此者欝于胸塞遏於喉間茹之不能遂發爲吟詠著述是自然之天籟而三昧之微旨也若徒緣飾雕繢於字句之間如取土木而被之文繡剪綵緝

而飾爲花鳥非不形似而少生動之趣亦何貴有眞詩文哉然則贈灑二字以之名吾殘稿也可以之名吾全集也可以之槩名古今傳流之詩文亦無不可而又何疑於余之無病而呻擬非其倫也耶客憮然曰命之矣遂次其語而系之簡端文安儉重堂主人紀邁宜偲亭甫自叙蓬山老人其別號也以所涖內邑境內有蓬山故取以自號後解組又稱蓬山逸叟云

貽灑殘稿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鴻中 仝校閱

西溪偶作

若不探幽趣如此春光何相將步西溪恍陟澗與阿𪀦翁（𪀦項上毛白翁）沒白蘋燕尾掠綠波破留款岸旁彷彿問棹歌步窮心轉幽縹緲返照多深林映蕭寺似有風雨過偶聽流鶯啼意與忽蹉跎安得駐羲轡爲我奏雲和

感興

微風入窗隙洽然清我心披襟偃繩床瞬息閱古今偶懷素濤癖臨流汲其深綆斷轆轤欹空嗟寒甃沉歸來意不足聊復爲幽尋詩書雖橫陳糟粕非所任感彼萬念棼靜之以素琴袖拂白雲端指下松聲吟寥寥廣陵散千載無賞音

花月夜

春光不在花乃在花間月入夜散遥陰塵世如貝闕行歌人互答林表聲清越茅舍與竹籬氣象俱英發低頭拾松針藤刺鈎人髮溪光遠如拭冉冉白鷗沒烟雨信多姿清輝澄其骨未必夜來風能使羣芳歇

蕪橋別墅二首

欲佩芳蘭帶陸離東籬烟景頗相宜乍驚竹粉辭新籜且喜榴紅守故枝屐齒漫沾泥裏絮帽簷輕罥路旁絲維舟偶傍鸕鷀港夕照沉沉未肯移

又見衡門傍晚開掃除花徑坐銜杯依依野岸垂青實漠漠疎籬護紫苔短笠自衝烟浦去輕舠還趁雨聲來須知幽興從今熟寄語浮鷗莫更猜

小苑

去去人歸小苑東秋千庭院水連空無端積雨埋荒徑駛甚芳年寄轉蓬一棹溪光銜白鷺半簾花影下西風可知春色無尋處唧唧莎根泣暗虫

梁上燕

飛飛梁上燕徘徊未能去明知非疇昔相迫惜太遽猶記孤騫時簾外分明覷主人相愛惜許我玳梁翥朝卿棟裡雲暮踏花間絮誰不欣得所人情怯長慮一朝遂零落竟無棲止處開簾競驅逐呢喃更誰語世事有反覆萬物戒猶豫慎勿顧舊巢阽危難久據

坐月

偶坐階前月行雲飛着衣砧聲聽不徹促織爾何依卧簟凉風入燈窗綠熠微清光足今夕應有故人歸

絶句

河漢生微雲人間倍清迴鶴徑拾松枝歸來煮枯茗

深秋晚眺

夕陽憑弔揖詩魂胡不歸兮獨掩門驚隼數聲傳碧落
霜梧一葉下黄昏溪痕風送斜侵岸苔徑雲封曲護村
尚有巾流棹謳與孤舟殘月不堪論

茉莉

夔冷花香夜氣分靜中鼻觀似初醺不教粉浣氷肌滑
衹許風吹繡枕聞露綴美人釵上月烟拾秋草砌邊雲
圖書深處垂垂架茗椀薰鑪恰伴君

初冬拜墓敬步　仲伯大人韻

雲陰漠漠護郊原引領松杉卭壠存一片精靈還大地
百年烟火接仍孫衹承貽訓心多媿回憶趨庭淚滿痕
試看分支仍一氣追隨牲醴共酬恩

賦得玉河新柳

光分柳宿一枝春綠遍長條映水濱葉瘦娥眉小樓月
絮肥鶯觜大堤塵乍披錦櫂籠移岸遠趁雕鞍折贈人
最是玉泉亭畔路桃花谷暗翠岑新

槐蓋

槐蓋夕陰張幽眠綠到床錦雲攢寶月小閣蕤名香生

計躭書史交遊耐詠觴此心聊檢點別自有清凉

風定

雨餘蛩語咽風定夜凉天夢斷如吹絮愁來似裊烟雲
光浮茗椀苔影蝕琴磚坐久衣裳冷匡床抱月眠

南園

南關塵事少容膝易知安蝶自戀花暖草應悲雨寒轆
轤酣晚聽苦萊肅晨餐招隱昔人在續之春夢殘

村望

縹緲堤畔立夕陽人一晉云何不秋色霜思滿衣稜雨
岸痕纔退風帆任未能晚天眞入畫雲矗碧層層

絶句

林間積雨風吹落溪外輕虹鳥帶飛一幅夕陽人入畫
小橋網得碧鱗歸

中庭

中庭槐影鬱蒼蒼劇有高風引夕凉一架圖書滿簾月
幽人於此置匡牀

到岸

隔蕭見漁火亂流三兩星泊舟沙渚好到岸卽柴扃小
院月隱隱疎窻風穩穩味眞如中酒衹有暮鴻醒

邨夜

月寒詩思健相與鬪清輝風巳松梢急人纔堤上歸陣鴻雲霍霍凉藥露霏霏滿院閉花草拈看欲息機

秋海棠

綠映紅遮似避人籠烟帶月總含顰從教綉閣深深見衡是嬌羞未解嗔

月季

移得花根紅葉村滿舡秋色夕陽昏如何回首西風裏獨倚柴門不肯言

秋雨

已是雁聲聽不得更教秋雨打窻寒無多些子春前恨

擁被微吟上鼻端

感興

逢人自笑瑟徒工歷盡風塵剩得窮花品經營昔上上詩壇勾當考中中憐才相慰床頭月耐冷還來雪裏鴻辯道離騷天問好秪應學作囁嚅翁

河决行

文安地形如釜鑄九河之流常委注十年人事負桑麻一夕天心聽雷雨平舒河流蕩蕩開蛟龍怒吼聲喧豗爾處澎湃一過耳毋乃重爲鄰國灾賴有賢侯來涖治家家尸祝百口累可憐未給流民圖板築先勞勞撫字下車之日便起行大義詰責徃力爭屬薪爾助役不倒慮事精到仁之誠天與肆赦厄慈君請蠲請賑徒紛紛九閽可叩民乃活再拜涕泗謹上聞慷慨三策以自央撫軍前席欽風節情詞嗚咽激忠肝一肩霜日錚錚鐵我愛仁侯仁且勇目觸忌諱惟職競於今世事貴周旋何恃獨能持雅重恃此一片貞慤心琴鶴丰規清白箴謳歌爭道憐飢溺匍匐誰知就淺深儒生杞憂憂目擊泚筆臨風秋寂歷旹維庚辰仲秋之念八夜凉雷電聲光激

西溪之東園望西園

隔塘遥認翠如烟亭在空濛積雨邊萬葉霜林紅就日一溪秋水碧涵天梨雲有路隨春去波縠分愁到袂前茶竈筆牀渾可事尋思風雅舊時緣

煮茗

颼颼者松風心耳暫時清心息無所聞但餘耳中鳴始沸魚與蝌畢沸旋與榆無勞終夜沸凉雨咽窻櫱

賦得中秋燕臺即事

何以寫幽情燕臺落拓行輝光涵玉宇風露滿瑶京桂子香頻墮霓裳舞乍輕廣寒雲外殿不夜月邊城山色迎來秀河流挹去清溟螺鈿屬影字雁柱排聲迤邐烟

蒼蔚循環氣縮盈刼灰燒未了賓屑合還成太液金沉
響仙莖巳擢英夘天凉幅路碧水瀉朱甍冷思霜能蝕
孤懷卷可撑渺玆蟹雅淚宛彼藿葵誠複閤沉沉寂氷
輪軋軋傾徘徊零袂濕淒切倚虫鳴往事黃金閟新歌
白雪鏗平分秋一半稍待漏遲明良夕人皆重當年美
欲并願言無所負翠管與銀罌

水中雁字二首　袁中郎有黃姑碧落之聯愚意
以爲未工此等題不即不離要當渺然高寄取
氣於眉睫之外而會意於喉吻之間仍以即離
者還之乃爲詩家三昧若儷朱配白縱極人巧

已矣天工也

不可臨流立吁羣拍拍聲雨餘偏潦草人字不分明波
尺雲千叠天低月片晴撥蘋尋爪跡淒切句難成
劇有覔愁處繁絃哀怨聲尾拖新月暗行界落虹明漠
漠湘天遠沉沉笠澤晴鯉書應未寄悵望句還成

秋夜讀李清照尋尋覔覔詞感賦倣山谷體

組綉文章班馬左樽彜詩句杜韓黃差排蠹閣蝸廬內
如醉瑶笙錦瑟傍雨後窻鴻行潦草風中簷馬韻荒唐
奇懷天付閨人寫獄秀河靈皺斷腸

用昌黎孤鴻韻紀懷

孤鴻拍拍沙渚飛哀鳴儔侶去不歸風烟莨葵望依依
徘徊顧水影亦稀天高地下寄體微稻粱之謀誰者肥
往欲從之心轉違江南風景豈此非春花秋雨愁夢多
山有鸚鵡紛將羅何不收此鳴雖和爾亦相從矢靡他
悲兮悲兮今若何

九月二十五日即事

陰雲蟠冬風凌鑠秋氣色乃知潔必寒物理固相得出
門視茫茫林空不可即羲轡頓何處忍令光景匿始能
畢兩餐黃昏巳逼仄天晦晷刻短虛堂閟深黑篝燈窻
熒熒丹鉛足我力書上古人辭讀之三太息

夜倒押前韻

一雨無點滴連夜不肯息繞林霜振威撼窻風努力吹
燈默就寢如寄波浪黑繫纜蛟龍吼衝撞更欹仄漏鐵
奐夢醒窸窣鼠避匿鬬咳驚而走饕食却復即感觸念
前事平心校失得誰能此清夜曾無忸怩色

二十六晚

白晝業巳晦同雲低遠天雨催寒作陣風走氣如烟凍
蘂花將六離人路幾千擁愁閑閣筆得句落鴻邊

二十七早二首

永夜風能吼連天雪著花未冬寒凜冽堆樹玉交加窻

嘹千針白籬偏一道斜不應松菊徑錯喚作袁家
祇道梅宜雪誰知菊裡看碎金掠片玉細蕊作深寒雲
重鴻飛澁枝摇鳥宿難啟扃聊縱目未敢凭闌干

題侯夷門山居圖用烟雲滿紙四字爲韻

閩嵐低碧藹晴天樹隔村墟點點烟我欲卜鄰丹嶂裡
桃花流水笑無緣
望來遠靄皆紅樹封斷柴門秖白雲非是仙源能隔世
此中泉石解移文
松皴細作鱗石膚滑如卵幽居耳較忙泉聲夜來滿
夢去月千峯寫來秋一紙渲筆與結廬俱爲隱君子

冷眼

禮定不須設情初無可鍾熱腸饒冷眼貧病足疎慵世
事麥蕉鹿秀才身栢松低頭堂上吏深愧抗塵容

西溪網魚五七言律各一首

夕照沿溪騾倍明敗垣頹寺接孤城草枯泥壞牛羊跡
樹斷風移鳥雀聲沙岸擊鮮攤網罷碧天長嘯浩歌成
前頭幾轉坡陀路略似江村石埭行
偶爾尋幽去西溪古剎邊倒枝枯樹醜出網鯽魚鮮日
暖還融地霜清欲刮天明朝更來訪漁伴約鳴舡

冬日書事絕句凡五首

個中風味少人知默坐空齋欲雪時美滿幾杯家釀酒
蕭閑一卷放翁詩
苦研思路錐囊穎妙悟疑團錦割刀文陣詩城吾豈敢
折衷此理細如毛
燈花焰焰能傳喜窗紙蕭蕭解弄寒倚枕頹然便思睡
破昏詩律又頻看
爐烟拂畫添雲氣竹影捎窗劃月痕滋味靜中能領略
不須避客也關門
屋暖幽花動生意勾除清福一簾香如鷗我自輕波浪
似蟹人殊少肺腸

燈下拭刀作

燈下寶刀寒颯颯鬚眉可鑒光熒熒曲如蛟龍挂天末
冷如月浸蘆花汀西風吹老斑斑血無恩可報仇可雪
摩挲重入紅羢囊古人俠骨千年香

寒甚

寒甚爐無火貧餘卷有詩秖堪自吟賞未要世人知悶
擁愁難遣清排俗可醫世途雙笑哭一醉不須辭

星芒

霜氣侵衣袂星芒夜轉明倚簷看曙色聽漏短長聲往
事殊增慨乘時要及清壯懷書史竟不必問君平

張釆臣明府留寓倣園朝夕晤語索及新詩錄一帙呈政賦長句先容焉

盈盈十五姤北海不添一州惱婆留人生遇合有定數貶損氣骨焉可求馬當夜帆風適便薦福不轟窮自斷詩中却有一字師買銅鑄作浪仙面東坡桃李半在門山谷棒喝欲忘言請公小試經綸手剪裁句律雲雷走一編

蔘中得句費尋思日昨行吟樂獨知流水水窮臨水悟義山山谷後山詩三冬攻苦無精進千古風流有達期窸窣紙窓寒特甚一編蠹簡燭殘時

讀誠齋集作長句

不瘦不肥東坡筆亦老亦韻誠齋詩晉唐非不更詣絕天性我獨深嗜之朝旭幾紙硬黃榻夜燈半卷鶯花詞滋味醲如擘蟹飲咀嚼已了還朶頤半生學書無寸進吟哦空就慙烏絲恍然有悟杜韓妙仰天大笑王李痴刻劃漢魏紬大歷衣冠優孟底許爲少陵衣鉢山谷得放翁繼起眞冢祠誠齋屹然乃並立一源分派而別支薈萃句律成一體眼前景物皆現奇展卷再四讀且想風流千載如相期滿握氷雪餐月露渾無俗氣胎骨移古人雖死心則在鴛鴦繡却人誰知矮窓昏燭叅活句紙背精光自來去

新月

斜挂松稍玉樣梳剪來氷雪一庭餘淡黃抹過雲纔皺淺碧籠看月正初個裡有愁人不見淸陰與竹瘦何如問君底事躭幽寂最愛垂簾滿案書

題畫

一幅征帆遠靄中有人扶杖板橋東添他尺許烟巒好隔斷江天點點鴻

霜月

月過樓來特地圓蒼蒼一院雪霜痕和霜和月都吞却

舌底淸甘不可捫

辛巳正日

我母憐我痴我弟愛我狂狂癡亦何有鬱鬱蟠剛腸歲當告正時斑衣堂下嬉堂上顧之笑此兒仍舊癡再拜告我　母今能癡者誰天親施狡黠底用髮膚爲逐逐名與利畢世勞心思彼自謂智巧痴乃過於兒兒有師與友摩切唯倫彝維兄兄與弟一堂和氣怡所欠者紫誥於　母增光輝事固可等量天不人意違方將事詩書努力崇所期或當樹令名聊以報勤劬

十五夜

晛雲收去壞燈風雪後淸輝積皓空對酒夢飄梅蕋裡
倚欄人在月光中悠颺乍聽簫聲近倏忽頻過舞隊紅
借問小窓眠冷燭沉沉永漏與誰同

以洋瓶養朱魚几上

虛明一片界窓稜得問魚兒到未曾夢冷海天看浴日
影依屏畫訝籌燈燦花筆亦生鱗甲拄板頤堪嚼雪氷
尋憶池塘舊春草祇愁濺沫濕吳綾

相逢行爲程君芷賦

天狗驅風嘷銀河電光噴古夢菁英泣文士俄秋怨倖
哉程公子蘭生叢棘裏幽幷悲歌人相逢濡縷是

月下歸自夢菊軒

雲窩含淸光如鉤月纖纖永巷得幽碧徐風避熇炎行
歌懷佳人眉黛拂夕奩倚欄自長歎柔腸不可砭我屋
樹扶疎幽景情所忺好月愛孤寂亦復來窺簾歸臥效
微吟如覺喉舌甜苦茗捧花甆惜無女手摻月轉風漸
凉相伴仍牙籤淸福屢飽諳節取玆爲廉

雨夜書懷

窓外濕雲流水聲微雨猶帶龍風腥我燒短燭披蠹簡
隔簾烟氣疎熒熒媿向書齋聞急瀑疾趨泥滑不可停
踉蹌蹶倒衣履濕扶起有如鶴跛翎同視吾弟亦沾汚

相攜大笑暫倚扃及玆蕭蕭閙打檽閑思鷗鷺沒遠汀
安得一泛江南舲或者南浦或西泠臥聽蓬滴宿酒醒
應不悔身如飄萍兀坐一室屋泥漏淅淅瀝瀝幃與屏
此亦何異愁爲囹兼者自愧德不馨令儀令望聖丁寧
涵養不遂天所刑勉哦七字謹座銘漏長風颯破遙青

常逢鎭

暮色分岐路歸鞍戀並行各懷離別苦難叙此時情

臥佛堂話別

今日始知别味苦銷䰟一倍在前途總帷父子終相見
短驛賓朋别漸無地北天南分手處斷烟殘照姊規呼

屋梁落月潭溪外惻惻秋林集孝烏

河間别

旭陽語朝鐸云君當遠行披衣起送君脉脉不能情君
云我今去仍當返此邦盤桓再信宿乃始發長征惜我
不能待聊復進一觴離筵張野外解鞍還暫停虬髯幷
六輿爽慷多英風上下古與今出入史與經豈不慕閎
辨而我失縱横君亦黙無言但目屬其甥酌酒勸僮僕
切勿急催程離筵雖多人恐不如此觴征馬知别苦忽
作長嘶聲拜别終無言揮袂恐涕零誰甘兒女態勉强
事豪英上馬各揚鞭但指歸飛鴻山川路迢遞隔阻成

巺鄕昨來話別處歷歷歸途中何以寫我憂微吟咽寒
蛩

看蓮

草根滴微露蓮氣香客衣含情最無限聊折一枝歸

月下千佛菴與息曰上人談楞嚴勝義

一片寒瓊影千年老蚌胎回頭仍彼岸大地盡如來聞
見何妨住圓明妙煥開刼嫌揮麈者花雨落纖埃

夜思

離家已一月還復此淹留也是求名客眞誠自笑休破
窓蕭寺雨短夢帝城秋促織鳴何急凄然竟夕愁

秋日以應試先期入滯京邸采伯江太常先生遣
人存問俚言志謝赴通因兼呈魚依二先生

溽暑驅馬行暮入右安門擾擾塵蔽天役我神智昏假
宿慈精舍積雨滯餘喧露盤濡日脚河鼓揺雲根此時
兀坐客秋懷烟霞吞漸知澤國冷蕙綠摧空園妙悟證
楞伽羇恨遣不存見聞性顛倒豈殊病葉翻而念容臺
卿碩德同朝尊孝友已食報鵷行列筦塤世自羨揮霍
立品等璵璠修剌汲敝履徃謁孟嘗闍揖見詞藹藹情
慊一何敦恭維重氣誼亦復有淵源桃李下成蹊春風
自無言宇宙曠寥濶我如蟣處褌趨瞻得偉人恍如崖
巓暾顧影又踢促羸駒伏短轅别歸轉惻惻悲歌答蛩
喧仰睇浮雲翔尚遲鵬鶚騫桂窟未孕苞虬枝空蜿蜒
當茲蕭索時慰我蕭索魂劉啄誰叩扉隸前致雙罇珍
重故人意施惠及籠樊緬懷古烈士捐軀報褒殞一飯
何足多所媿哀王孫頹然仍獨醉夜雨青燈繁慷慨攄
疇昔耿耿所不諼介弟使諓東廉退　帝親掄向亦
棠披拂有如春風温豈槩撐蕙施香凝幽谷蓀今者復
曳裾鋏嘯風驚捫窮途餘落拓未敢遽上援禮防申自
持寸心安可論丈人沛德澤亦寧待希恩蕭蕭潞河秋
逢轉信乾坤

潞河喜晤魯升中

一笑忽携手相逢仍故吾詩書紛感慨宇宙寄頭顱夕
照青衫敝西風白酒沽借詢牛市裡有客夜歌無（牛市街名）

放眼亭

緩步來登放眼亭亂鷗浮沒夕陽汀蒼烟忽破看逾迥
認得盤山一脉青

短簷

短簷偏碍月不得縱情看要覓閑堦立須防清夜寒弟
兄聊永夕風露自頹欄惆悵蛩吟歇孤懷未即安

把臂

去住渾如戲悲歡總未眞枕書多古夢齒劍少今人薄
酒聊澆屈微吟祇感甄賣漿屠狗侶把臂易傷神

擬遊李卓吾墳不果

急風黃葉釀愁天沽酒行吟醉暮烟我醉欲衝殘照去
卓吾墳上草芊綿

夜讀潘雪帆詩

挑燈秋夜坐閒讀雪帆詩佳句愁中得孤懷世外知阮
亭眞俊逸此老亦權奇前輩風流在長吟繫我思

與諸同人話別慨然成詠

友朋分散各天涯潞水秋風冷蓼花何以解愁惟買酒

正當殘醉恰啼鴉微陽自下蕭條樹夜雨偏吟斷續笳
車笠他年君記取有人携手此嗟呀

九日同季任瑞石錫田王氏諸丈登弘文閣

賓鴻重九到來無徙倚危城望欲晡剩水碧疇斜照路
淡烟紅蓼晚秋圖帽應易落風偏急酒自堪携興却孤
歷話兒時遊戲處滄桑遥慨付菰蘆

追憶

閑逐流光數隙塵多愁生怕酒沾唇難忘最是兒時好
易老無如鏡裡人棐几學書銷永晝小窓劃月坐初春
如今追憶都酸鼻栩栩莊生夢不眞

蘇橋夜懷

衙門風起夜蕭蕭白酒青燈自慰勞漫把斯文比金玉
大都我輩困蓬蒿劍鳴容有難平事歲暮聊尋未敝袍
明日中流棹歌處直須葉葉棄離騷

郇屋雪意即景

雪浥魚蝦市風凄鵝鴨池預消寒夜酒背諷少陵詩帆
影遥過遊炊烟欲起遲哀鴻雲路濶舉舉竟何之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携筇入石逕輕暉弄澄霽孤雲映紅葉滿山翠交翳我
憶南國楓吳江自搖曳微霜點素秋朴老益妍麗世人

愛春華誰能賞叢桂

皇恩亭落成恭紀二十韻

輦路丹霄迥鉤陳紫炁邊嵩呼三百里華祝億千年河
濬支分派林深翠積烟恩波流浩蕩禊葉茂纒綿屭贔
豐碑樹淋漓 御墨鮮長垣環鉅砌豐草入平田圖
繪幽風景賡垂鎬宴篇土堦亭制古華蓋 帝星懸賑
遠犁黎活租仍比歲蠲佐芹朋酒願荷揷子來先帑幣
泉斯湧金湯堰以堅魚龍驅渤澥日月耀虞淵保障聊
諸邑懷柔更百川琮璜連泰岱碑勒在燕然置腹旬宣
寄推誠薦辟專陽和知有脚民命措於旃版築三時暇

經營不日竣靈長開禹甸雨露仰堯天春色青芸動龍
輅錦纜牽還閭　巡駐處釣樂奏朱紘

春夜三首

苦被春鴻喚夢醒夜寒嘹唳擁衾聽世人都作鶯花想
獨自高飛入渺冥

早睡抛書為怯寒和衣吹滅燭花殘分明一段幽窗月
却被簾垂不得看

風送雲陰忽却晴月痕微透小窗明稀疎幾點禁愁雨
猶傍墻頭作樹聲

答贈得佳字

痛飲定何所海棠花下佳有客如蘭芬幽氣滿我齋豈
敢辱高軒下馬驚荒柴春風澹蕩吹庭鳥鳴喈喈君詩
如蜼蝨我詩如松釵聊復相唱酬庶幾慰孤懷

寄贈夏于辛

曾渡秦淮訪石城幾回携手畫廊行衣冠晉代空殘照
王氣金陵是故京杯酒蟻浮同弔古一燈萍聚最關情
如何拓落成離別江北江南舊雨聲

得張承臣書

兩年離別意何如地北天南共索居分內事完真孝子
門前人報有來書啟封何限相思字覿面聊期秋雨餘

京國重逢忻握手漫因泥潦阻行車

同鉉素侯允修兄弟旗亭飲歸作

旗亭把臂飲定交在一言不顧世眼妬大笑便出門醉
面須風吹微雨洒衣繁行行定何之蕭颯不堪論丈夫
重意氣何在接寒暄却憐歌舞地漠漠鎖人魂篝燈默
啜茗道義以相存漏促分手歸枯臥如籠樊明朝叩門
處花落宿鳥翻

已是

已是多愁甚何堪憶別離亦知成短夢爭忍負前期曲
檻花拚雨橫塘柳剩絲難忘真作惡杯酒獨乾遲

微吟

久不為詩詩思澁微吟終日繞長廊一蟬鳴樹夕陽靜
雙蝶撲簾花氣香天忽雲蒸應作雨地將水灑稍生凉
更携團扇繩床臥散髮狂歌暑漸忘

屈指

屈指論交心轉違邇來閉戶暫忘機名流標韻唯長嘯
壯士横行盡短衣世事欲歌還欲哭人情因是復因非
當年誰共張思曼雅坐高談夜不歸

登薊州城望盤山

可惜漁陽道城頭落照閑亂峰無數疊不得向盤山

周子長人爲余家辛丑年誼僑寓潞河余年十二三時應童子試居亭相近每往來其家輒蒙延欵今已十餘年矣長人隨征臺灣有戰功茲鬱鬱不得志挾鹽筴奇羸之計來遊於文相見憮然不勝今昔之感賦贈二首

髫年潞水記遊曾每到君家屐便停久矣身名甘濩落天歟耆舊半凋零臨風奕罷敲殘局回首簾開隱畫屏兩地廢興同一慨莫疑門戸鎭常扃

清眞樂府久流傳最是柔情麗句妍紅燭尙凝檀板淚綠楊空鎖市橋烟隨車自古多良驥海嶼新來少戰舡勲業無成惆悵煞不如爛醉妓堂眠

寄懷劉九容菴

丈夫四十尙居貧負郄昂藏七尺身別後鬚眉幸無恙寄來書扎倍含辛固知虎步兼鷹視暫作龍蟠與鶴馴今古英雄多晚達相期越石一流人

賦得檢書得乾蝴蝶

彷彿滕王楊尙存縹緗印得粉鬚痕風流不逐遊蜂葢羽化驚看壁蠹翻四句偶中新解脫百花香裏舊精魂秖緣偶傍神仙字栩栩三生問漆園

書香以下俱追步　仲伯原韻

淵㸐梅檀伴木魚自然香氣繞幽居誰能細爇三危露喜得新窺二酉書詞吐青蓮裝滿架帙裁白㲲載連車濃煎班馬猶偿炙掩卷方知味有餘

琴韻

廣陵何處覓遺音百衲由來只破琹最愛松風林裏聽逌然鸞鳳指邊吟羨墻恍覩顏而黒山水移情竅且深識取無絃個中意七絃一一古人心

茶烟

鶴立空堦未敢前竹鑪活火試輕煙飄殘幾縷縈窗霧沸罷千聲落礀泉斷續風移花塢裏橫斜月映粉墻邊晚凉自覗松明焰未瀹龍團味已全

花氣

百和氤氳不辨花牌書品第漫懸牙濃芬乞蝶爲香國細馥無風透碧紗一掬收和金掌露千莖釀作羽觴霞禪床鼻觀渾無賴色色空空演鹿車

雲影

扶杖看雲花逕行白衣蒼狗歎浮生萍開片朶池邊瞳日射奇峯海外明蕩漾恰如飛燕掠模糊應帶濕烟橫最憐馬首來靑葢一望春蕪遠岸平

遊絲

絲短絲長大地迷虛空六盤悟天倪花英擬借重重縛柳絮爭憐故故低搭向闌干渾欲斷粘來衣袖可堪攜試聽嬌鳥啼春急繞樹憑留好句題

溪月

前溪不遠莫愁湖百代興亡等蟪蛄月上恰聞歸浣唱波澄倍覺老蟾孤休悲古井沉明鏡宛爾冰心徹玉壺夜半銀河光一片乘槎好與問黃姑

酒旗

欲買芳醪酹四君青帘望處已微醺斜飄柳市影遙見笑指花村香乍聞寒食冥濛粘細雨高樓縹緲駐行雲

飲歸晚景尤堪畫回首風前燕尾分

天壽山三首

四圍山拱十三陵隔代儒生感廢興墮盡龍髯悲未歇飄殘馬鬣汗何曾千重翠岫迷晉井幾隊紅紗伴漆燈西望咸陽徧煙草銅人惟有涕沾膺

從來成敗本由天日角偏顱數早懸燕邸已聞馳鐵騎周官枉自誤金川萬孫刼化遼東鶴十族魂歸蜀國鵑一種西山荒草路春風寒食自年年 長陵

前朝遺事不堪論擬向荒烟酹一尊閣老青詞憐彩筆曹郎白簡泣忠魂詰戎不惜邊防棄議禮何須詔獄繁四十五年宏麗盡黍離搖蕩又黃昏 永陵

壽陳子翙孝廉即以為別二首

何以為君壽涼風澄夕烟颯然動心魄撫景惜流年奇掃詩書跡淳完骨肉緣葆真知有訣不羨玉京仙

三度與君別別時驚早春榴花幾照眼秋水忽傷神帆挂直沽澗蓮開橫浦新泊舟微咏罷殘月夢家頻

秋雨二首

雨占初伏喜秋晴秋後依然雨滿城幾夜中宵曾見月半窗急瀑不聞更蛙偏蓄怒緣何事蛩為工愁抵死鳴一笑天公渾作劇倏焉雷電寂無聲

幾場秋雨幾春風（俗諺一場春風一場秋雨）閒歎春風暮雨中池塘可能巢翡翠雲低渾欲壓梧桐淙淙亂注苔痕碧脉脉斜侵燭影紅泥潦漸深天漸黑祇餘愁坐苦書空

雨夜聞琵琶

掩抑如聞歎泣聲輥雷忽作不平鳴雲昏棧閣淋鈴道電劃金戈響鼓營大小都疑珠錯落淺深時答雨琮琤香焦燭燼渾無奈又被銅壺滴到明

荒園歎

雨疎疎煙漠漠敗葉急舞霜隕籜我自不樂非關秋西風滿院蟲啾啾雙視蟠罥枝相樛安得環互起朱樓横

塘迤轉板橋消綺疏洞達回廊幽碧桃遶屋不知數但覺澹蕩春光浮金井轆轤曉不收奔泉交注淸瑆流幕天席地容唱酬雜進琵琶箏箜篌林泉之樂亦易辦舊跡尚有煙蘿留胡爲守此蓬蒿三畝徑仰面時見屋打頭丈夫不能隻手提天綱坐躋斯世唐虞周又不能夜馳絕漠五千里馬上雙運重英矛乃爾呻吟老牖下空負歲月風中漚況復盛衰一轉瞬荒亭斷榭行亦休牛山之嘆古來盡如此君不見長楊五柞纍纍成荒坵

初夏遣懷二首

何必言愁始欲愁離騷端祇是離憂揮鋤久已羞龍尾

投筆誰能羡虎頭石火電光驅歲月樵歌牧笛老林坵閒中擬續英雄記俯仰終難第一流

春去難禁僝僽風年光消遣蠹編中客來每訝門常閉興到還愁酒易空擊水漫誇希有鳥拘墟任嗤可憐蟲眼前一事差如意手種榴花漸吐紅

老馬

十載相從筋力疲那堪斷別忽臨岐殷勤若向中山過爲道圓靈不可欺

淸泰菴夜懷

帝城風景夜偏濃客思秋懷積幾重碁子敲殘隣舘月蛩聲吟斷寺樓鐘空庭藻荇松陰亂古壁龍蛇竹蘚封明日紅塵又十丈蒲團應羡老僧慵

益都四詠

椒山先生祠

行吟爲賦大招來夕照蒼茫遺像開手捋虎鬚全不畏力揮蛇膽倍堪哀滿城枷鎖餘香散兩疏風霜正氣回凛凛孤忠誰匹烈南楊應許共樽罍

廻羅井

蒼皝圻處忽生塵扶植綱常在一身碧血尚凝苔畔月丹心不死井中人汨灑波湧孤臣淚疏仡祠荒奕代春

（井在三皇祠）假蹇雙槐如帶恨虬枝鬱怒激犇淪

古蓮花池

閒向荷亭柳岸遊横塘猶見繫扁舟釣絲菱蔓西風滑箭道莎根細雨愁無限夕陽供畫景一聲新雁入高秋芙蓉粉面嬌堪憶爲凭欄杆更少留

靈雨寺

傍郭緣原路不遥寺名靈雨換前朝門防猘犬憎蘭佩波冷神魚徙石橋背日林深藏佛閣臨流窓逈敞茶寮歸時月上猶徐步爲戀煙鐘徹碧霄

聞陳子覲舘選志喜兼懷嵯使張圖閭

集園舊雨各西東兩地停雲入望中畫舫頻搖瓊觀月
花磚徐度玉堂風使君鼎足名虛忝我輩蓬根遇不同
文較相如爭得似彈冠一笑酒盃空

賦得自欲放懷猶未得

萊公事業光千古何必家居不起樓樺燭雨行晨凝淚
吳綾千束夜纏頭英雄豈作淒凉態敖士方能汗漫遊
慚媿豪華被人說半生原祇是窮愁

書白樂天集後

香山詩恬澹有如鹽着水義山詩工麗有如花弄綺工
處恐由穠淡極彌復旨至眇雖不傳尋源可洞委當共

賭合時佛法無多子余於三公詩瓣香深仰企要當錄
成帙百遍讀未已漢魏及騷雅沿流安敢止若必薄宋
人相去乃萬里

株守

秋花贈幾枝蒼苔積一寸柴門片石支終日無人問饑
來驅我去見事頗遲鈍日暮空手歸形與神俱困

閏八月

四序如梭擲秋何以閏爲桂花開較早菊蕊放偏遲夜
夜蛩吟急朝朝樹葉披平添三十日宋玉不勝悲

立秋前一日

撚指秋來病骨蘇連宵枕簟覺凉無蜩螗吸露聲逾沸
菡萏凌波影漸孤赤脚層氷猶寄想微雲疎雨已堪圖
明朝徙倚堦前立一葉飄零驗碧梧

七夕渡渾河遇雨

擊檝中流濁浪驚蒼茫煙水浩縱橫波翻地肺通銀漢
雲亘天衢接鳳城機石縑長襍雨點鵲橋車過走雷聲
今宵旅館孤燈夢猶帶濤頭氣不平

都門贈朱乾馭 乾馭安溪門下士尊人已卯孝

廉諱同邑需次三十年選期將屆而終

偶逢庾信話行藏詞翰肩吾早擅場贏得頭銜領花縣

幾曾祠墓有桐鄉

公皆安在求賢急格五紛紛待詔來解薦凌雲少楊意
孫弘東閣爲誰開

昌平寓中四首

秋來竟日雨冥冥爲愛煙巒戶不扃畧彴斜通林更僻
昔邪低覆屋皆青一編坐困愁相對千古行吟忌獨醒
謏約新晴遊賞地只應荷鍤問山靈

壚墟無端晝易冥却從客舍掩雙扃三公可到頭顱黑
四海何之眼倦青市脯買來腸已飽砌蛩吟罷夢偏醒
行藏自哂同鷄肋姑布憑誰更乞靈

一路尋幽陟杳冥奧區神護定常扃風來別塞嵐光紫
雨過懸崖石氣青讀史尚餘殘恨在看山贏得倦眸醒
斜陽欲下蒼茫極中有當年杜宇靈
天外進峯澹欲冥城邊積翠靄巖扃旌竿錯莫女墻直
樵逕縈迴螺髻青詩思苦搜驚太瘦客懷難遣怯微醒
揭來滿幅湘纍怨腸斷雲和帝子靈時借讀潘雪帆詩

狄梁公祠

徙倚古祠空蕭蕭勁栢風天心驕女主大義仗梁公親
舍孤雲外朝廷反掌中曾連曾蹈海異用各英雄

螢

唧唧螢吟切疎簾月上遲幾行思婦淚一卷所南詩凄
絕轉無語哀多爭訴誰那堪終夜聽淅瀝起涼颸

湯泉歌

風吹十里繚垣長草木蓊蔚泉源香繡栱雕甍圍四畔
玉梟金鴈泛中央太平無逸稀遊衍金鋪苔澁重門遠
回首華清賜浴時霓裳一曲斜陽晚斜陽不盡古今愁
陰火噴煑無停流安得丹砂盈萬斛濯我毛骨百疾瘳
却望直盧相向列餘波潛遶宮墻洩天上瑤池夜氣涼
一泓蕩碎溶溶月

重過張家花園感舊

永定重城道相連黍時墻林深藏曲巷竹轉得修廊劇
有池亭美時聞蘭麝香歌臺茸毯藉佛刹繡旛揚廣牖
便朝旭高棚納晚涼堦前徧紅藥檻外即垂楊籬落幽
花織屏風錦石裝夕陽橫雨闌春水滿雲塘節屆清明
候人矜宴賞忙蝶衣添粉翠鶯語滑絲簧上客雄奇服
妖姬時世粧鈿車來絡繹寶幛鬪焜煌憶賃伯鸞廡曾
眠雛鳳床內佮歆桄聽兒酒索瓶嘗掃砌鈎湘碧披襟
榻硬黃簪花聞匿笑落月見遺璫事去驚蛇掣重過旅
燕翔主人悲薤露世態慨滄桑蔓蘚埋銀井蛛絲暗畫
梁山河原幻影歌舞半愁鄉梓澤繁華歇平泉草木荒

茲園何足弔獨立轉蒼茫

自都門歸書懷二首

苦雨淒風雁叫酸燈前閒坐話長安豈無慰藉朋情厚
轉覺崎嶇世路難頻向侯門通漫刺偶逢鄉味勸加餐
歸裝贏覺奚囊滿字字皆愁却怕看
湧言湖海尚能豪一涉風塵氣便撓賣去霜蹄驅禿尾
乞來藤角試枯毫酒徒燕市材逾下卜肆成都價頓高
一月俗腸渾待浣閉門痛與讀離騷

中秋與五弟夜話

月放光華叢桂幽共將節物博新愁依然堆積千重恨

倏爾消磨一半秋淚在心頭常覺咽事來眼底盡成休
惟餘兄弟清吟苦坐聽進鐘送戍樓

十六夜續前作意

世事蒞蒞可柰何百年容易是蹉跎月從未滿先愁缺
秋已平分漸覺多重溢方諸驚沆瀣細揩圓鏡認姮娥
夜深更擬空堦立怕聽鄰家水調歌

輓王九士雅二首時哭內弟賈三未久

客戚潘楊哀誄頻良朋張范夢柩親扶桑不繫烏三足
叢桂常傾兎半輪賈傅憂生原抑塞王郎斫地太嶙峋
傷心玉折同千古此後誰為問字人

童弁相依競彩毫洛陽紙價頓能高奇文久愛成麟角
異物旋驚失鳳毛古調朱絃空再鼓知音白雪向誰掺
子淵去後饒長吉地下翻嗟重爾曹

癸卯暮春海淀作二首

壯懷無柰是斜曛劍氣曾驚燭紫雯奇士多應寄游俠
眞禪何必外聲聞無情有思堤邊絮易散難留峽裏雲
倚罷孤筇還悵望一杯强進又微醺

覩化徬徨冥伯坵放懷物外作閒遊看山拄笏山應厭
臨水披襟水自由大塊幾多金躍冶浮生一任壑藏舟
孰知猿臂難封相李蔡中人盡已侯

贈朱子奕韓

虎豹狺狺守九關蘭焚蕙歎竹枝斑鳶肩作客悲鷹上
燕頷封侯付等閒獨抱遺編藏委巷好留副本向名山
相逢且買新豐酒爛醉狂歌共逍還

題張釆臣鴻臚小像二首

捲簾坐對遠山青棐几焚香註道經贏得高名動寰宇
依然身在小茅亭

碧梧叢竹與新荷風景圖圍孰較多借問畫中京洛客
家鄉眼底欲如何

歲在甲辰河堤告决霪雨連旬垣屋盡圮余臥榻之旁啟北戶則與城隅相通凡日星之昭回雲烏之飛騰草木之蓊蔚一寓目而盡得之於焉置筆硯羅書籍取王謝與吾臨湘三氏史傳次其世系而序錄之以爲烏衣巷記又取六壬諸課少增損之以合六十四卦積成卷帙時或側弁而哦瞪目而捶琴擊玉唾壺盡碎覽朝霞之澄鮮翫夕陽而神往雖饔飧不繼炊烟屢斷弗計也杜詩不云乎明霞朝可餐因取以名吾居其曰閣者乃內室非書齋也厥後數年家業益中落頹垣敝廬弗加修葺益日徜徉吟咏於其間而詩亦較進歟公云非詩

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坡公又云身窮詩乃亨余之於詩雖不敢謂能工而亨而窮則備嘗之矣因即以名吾居者名吾集焉

儉重堂詩卷二

餐霞閣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黄中 鴻中 仝校閱

擬題古圖十首

擬題古圖者固未嘗見是圖也橅圖老人書影載古圖名而誌之曰按其名目倘恍忽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已況靚其眞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夫既不得見矣其佳處安在此殆非强爲解事語

也古人稱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豈獨摩詰詩而不可入畫者即非眞詩畫而不可入詩者即非名畫吾人性情中隨時隨境自有一段惝怳飛動不能自已之致是乃造化無形之粉墨而萬類不盡之謳吟也然則安適而不見所畫亦何必見畫而後題畫耶社中諸子雅集春草軒因爲拈十圖分韻賦之予亦漫一涉筆夫吾輩之詩能令讀之者亦惝怳若見於目中而飛動不能自已則於詩畫庶乎近之矣

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

黄竹歌終雪意豪重來八駿莫辭勞仙厨特擘蒼麟脯
寶炬爭燃白鳳膏七萃山頭停羽罕雙成花下鼓雲璈
恍然載勝聞長嘯須洞天風接海濤

張僧繇漢武射蛟圖

珠簾甲帳久成空横海樓船杳靄中江介千重吹雪浪
蛟涎十丈捲腥風波揺綴組秋霜白樹閃撓旃落照紅
莫訝奇觀留不得點睛已失壁間龍

王士愿綠珠墜樓圖

一代紅顏十斛珠風流枉自説齊奴簾垂似覺歌塵動
花落猶存步障無春色暗尋鸞馭渺香魂細認月輪孤
定知盥罷薔薇露繡佛幢前寫此圖

李伯時嫁小喬圖

白描入細龍眠手别榻濃妝秀翳人絶代小喬初却扇
三分公瑾正綸巾茫茫赤壁烟波濶寂寂銅臺翠帳春
倜儻風流俱塵土不須惆悵憶輕顰

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

驚鴻倦態想霓裳零亂長行列炬光凄絶千秋説成敗
嫣然一笑媚君王雪衣狡獪生前夢錦襪飄零座後香
休問丹青肥瘦樣玉環飛燕總堪傷

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

亭子鷗波漾晚晴紅閨鈒得小窓明幾摹竹粉蕭踈態
又聽松濤淅瀝聲試揀露芽纖手潤笑拋紈扇縷烟横
故應解盡文園渴自掬霜毫爲寫生

何覇瀟湘逢故人圖

瀟湘烟景最迷離況是萍踪無定時隔舫相呼波淼淼
推篷閒話雨絲絲蘆村同泊依漁火沙岸縈廻問酒旗
一幅空濛憑點破蒲帆背發復何之

周通李陵送蘇武圖

五字凄然萬古愁殘縑目斷漢時秋幾堆戍火穹廬帳
一片氷澌瀚海流屬國論功嗟已薄知心託契渺難儔
何當細寫英雄恨爛醉南山射虎休

唐人郿田嗔歌圖

誰將幽景繪田園犀軸飄零粉本存驅犢煙迷芳草渡
揷秧水暗落花邨輞川雨過林如抹錦里沙明月有痕
彷彿長歌互相答依依稚子候衡門

任材仲四更山吐月圖

江樓待月直堪晝夜景悠然未閉關林暗渾疑全浸水
風吹猶覺半銜山亂峯湧處徐徐上絶壁開時故故還
妙墨通靈已飛去空留好句在人間

南史雜詠

桑落洲邊乍覆師北歸壯士半瘡痍南塘一戰鴻圖啟孟昶何由更得知 宋武帝

雲龍日夕尚停驂覗影徘徊漸不堪述湛存亡詎天意彭城情事痛淮南 文帝

麻繩拂與葛燈籠儉素翻嗤田舍公末路齲奴長夜醉法師悄戾有遺風 孝武帝

華林園裏竹林堂射鬼中宵太劇怅天命還歸文帝子南巡枉自厭荊湘 前廢帝

猪王擠付博喧譁倉卒烏紗換白紗經歷艱危誰共濟建安飲恨轉無涯 明帝

青團尼寺酒初醺伺渡銀河夜漏聞腹作射堋空好手內人腸斷李將軍 後廢帝

素業爲懷絕忌猜經綸夷儉霸圖開書無第一甘相讓盡洗僧虔拙筆來 齊高帝

桐臺曲宴競風流擊節臨川語未休司馬不須誇次弟定輸天子占頭籌 武帝

鞞鐸匆匆賭擲塗殿材不惜乞龍駒五年以後知何似好作猶聞囑阿奴 鬱林

涕泗焚香祇自欺參懷遺詔最堪悲太阿倒授旁人柄賺煞王融搥壁時 明帝

飛廉漆井鬭紛華紅錦媒騶鏤弩牙一自蔣王出湯後雉頭無復映蓮花 東昏

半世英雄蕭雍州晚緣祇麥損金甌殷勤願力無遮會贏得門庭謔寇讐 梁武帝

雙眉翠色項連錢宮體流傳劇可憐至竟空捫玉如意坐看巨猾肆滔天 簡文帝

蕭宗三葉太傾危抽劍焚書一至斯回首渚宮洲已沒可憐代景枉行師 湘東

宋陳創業渾相似百戰爭雄起布衣劉毅無成僧辯死勳名並處即危機 陳武帝

木棉皂帳已成塵戊夜投籤局一新覆轍蕭梁幾轉瞬捨身前殿又何人 文帝

衡陽魚腹甃曾聞鼎峙何能樹長君坏土未乾終攘取更無人憶孔休文 宣帝

祠廟烟迷江岸空渡江桃葉唱玲瓏劈牋狎客如雲散惆悵新衡太尉公 後主

巧笑宮中孰與儔奄然執手影難留祇應希逸能爲誄常使君王淚不休 殷淑妃

蓮花貼地步遲遲寵愛三千獨擅時臨死數言偏骯髒玉兒終覺勝余妃 潘妃

徐娘雖老尚多情角枕題詩取次成殘局江東劇相似
新粧半面可憐生 徐妃
綠遍秦淮水漲天石城津戍暮生烟黃奴憶否梳頭閣
倚檻風前最惘然 張麗華
自許雄豪欲絕倫樗蒱百萬氣逾振子鵝羅了東堂案
已有倪塘畫計人 劉毅
吳子紛紛邾足畏長城自壞語尤哀葱葱瓜步烽烟滿
目斷量沙何處堆 檀道濟
藝文遊賞艷烏衣阿客風流絕世稀成佛生天竟何似
枉將簡澹讓宏微 謝靈運

解璽蕭然徑自還吳興棲遁杳難攀無端晚詣雲龍謁
却愧何家大小山 謝朏
低頭就中差亦可長居戶限底須怅八騶朱雀航南路
惟見悲風起白楊 王融
上虞江畔釣寒流拂袖歸耕巖壑幽更着貂裘問採藥
高風應欲比羊裘 王宏之
固是當時一沈公叟湖閒退古人風徘徊欲度無由度
魂斷青溪烟雨中 沈慶之
將畧門風奚諱爲勾吳羨膾辨聲詩琵琶怕奏明君曲
沈卒安能作妓兒 沈文季

婦人行哭眞何味風調平生未易諭撒手凌雲聊一笑
祗將麈尾與招魂 張融
人笑褚公猶齒冷清歌流怨石頭城最憐空着黃羅襬
無復袁家乳媼情 褚彥回
金溝清泚接銅池光景佳時正剝棊徑賭宣城君莫笑
河山輸却等兒嬉 羊玄保
柴東已屬性疎通築室東籬細素風日暮一杯何處酹
卞中貞墓落花中 何點
鶴鹿相隨伴寢興孤標遣韻畧如僧猶嫌蛣蝂門生議
多事當年怨竟陵 何胤

累捐何肉周妻未宅在廉泉讓水間言語居然妙千古
六朝金粉映江山 周顒 范栢年
咫尺翻同萬里遥臺城如畫景蕭蕭都無下意蒼茫極
一望青塘骨合銷 蕭賁
南沙縣吏拜三公老子韓非傳偶同敢往東宮誰力請
拍張亦有大臣風 王敬則
內妓羅襟淚點疎東田回首半邱墟座中漫識當年客
沈令腰圍瘦减餘 沈約
先期才智遜縱橫閣外殷勤向左情究竟休文爭不得
二王同載代呼兄 范雲

蘭臺舊聚憶任君冬月西華著練裙廣絕交成誰最怒
到公遺臭枉能文　任玏
詳練爭傳孔獨誦威儀當問范長頭竟陵西邸儲文藻
勝與新朝作聖流　孔休源　范岫
前粲云亡悲後粲石頭哀怨接青塘風流雖覺輸袁尹
死後同留俠骨香　韋粲
北人久把識風猷面折蘭欽南士羞報主傾宗猶未足
重圍力盡陣雲愁　羊侃
兵家崛起出英雄千載悲吅恨未窮野老尙聞懐碧血
長淮嗚咽夕陽中　王琳

若耶終始慨興亡鄕里相從晩節芳鼠輩紛紛多沈泰
應無面目見黃蒼　張彪
英名遠畧擅江東懷德何人作郡公好在壽陽城外月
夜深曾照鎖艨艟　吳明徹
通天臺畔望咸京陵阜蕊蕊遶靄生甲帳珠簾零落盡
郁堪腸斷號初明　沈炯

冬日卽事書懐

工爲秋語緣多恨閱盡窮途益善愁錦帶羨香原勝肉
黃紬被暖不須裘彼蒼老矣渾難問吾道非耶孰與謀
布策行藏聊自筮壁間冷繡澁吳鈎

室無交謫情差愜門有催租興未闌世上安能皆快意
書中且自覓疑團也知舊學同鷄肋一任浮生謶鼠肝
擬效白家雲母鬌好憑侵曉敵祁寒

賦得返照入江翻石壁

絕壁雲開丹翠重江心倒影挿芙蓉遠銜暮靄霞成綺
直沒中流劍化龍抛碎空青天柱折沸崩大冶海門封
世間奇觀知多少五岳眞看欲盪胸

賦得蘭葉露光秋月上

月影被幽蘭一藂千萬葉葉上露珠疑數比恒沙刧向
夕弄清光是露還是月雲英化爲水綠雪浸肌骨我欲

徃從之鳴琴坐超忽

雨舟載鶴

野鶴誰將伴素琴雨中横載度江陰一聲唳斷雲天暗
幾片翎梳烟葦深腐鼠鷺鷥休見嚇雕籠鸚䳇漫霑襟
最憐濕重毰毸雪萬里摩霄思不禁

賦得半江紅樹賣鱸魚　阮亭先生句

楓林掩映野人家曲陌横塘一望賒片席挂將天共遠
四腮網得日初斜趂墟兩岸紅相照歸路層巒碧盡遮
問有避秦餘地否幾囘錯認武陵霞

擬賦得禁城春色曉蒼蒼應制四十韻

九霄騰紫極四序肇青陽銀燭搖殘月彤墀匝暗香霞
飛應冉冉露濕尚蒼蒼萬彙萋烟碧重樓裛靄黃玉繩
緪已斷銅漏滴何長頸漲天鷄叫翎梳海鳳怔淑和展
蓂莢瑞彩射梧崗漸辨卿雲異遥開仙樹芳蓬萊擘五
色鵷鷺擁千行此際忻調律緊誰與捧觴昭蘇榮品類
顛倒着衣裳色借貂蟬麗聲催劍珮鏘氤氳籠瑣闥瀲
灔映瓊漿韶奏疑空際嵩呼恍路旁中天瞻御几左个
啟明堂濟濟初排仗峩峩肅奉璋宵籔勤昧爽春省荅
農祥平秩逢交泰寅賓卜若暘金烏輝木帝北斗指東
皇寶歷原無算洪圖詎有疆寰瀛胥作慶殿閣倍生光

太液氷融暖瑶堦露湛凉梨纔收冷暈梅欲敱含章曉
蝶重塗粉宫鶯乍囀簧桃猜武陵岸柳認禾豐坊橋上
石鱗現簷前繡羽翔宿芬飄釦砌纖旭動雕粱縹緲翠
嵐度迷離紺幕張鳥啼驚綉綱花氣撲倉琅淺卉抽新
蕚濃姿洗夜妝嬌將酣卯酒闇怯觸丁璫漠漠蘋依渚
濛濛荔覆墻千門爭旖旎雙闕互微茫里驟鳴珂響衢
喧汲井床城陰遮小苑陌影鬱康莊猶少輕塵惹惟愁
積雨妨時豐劑寒燠日出累梯航承隙開緗帙分班佩
皂囊仁風縈偃草遠馭仰扶桑共識鴻鈞意恩流遍八
荒

借官米不得

剳咏雖頻竪不膺迂疎毋乃惹八憎漫將孤直論尋尺
詎有常平客斗升擬袖青萍剸赤豹肯懷白璧點蒼蠅
前賢何限生涯在磨鏡吹簫與販繒

姚志韓内兄以石榴二株見惠其種甚佳而白者
尤爲殊絶

遠來憔悴媿芳姿猶憶連宵雨露滋蠻女髻圍饒火浣
仙姝裙緵任風吹千重似束心常卷數朶爭妍放未遲
妬煞朝天攜虢國尚嫌粉汚况胭脂

聞四弟得内教習賦此志喜然　諸父諸兄登甲

科者比比故末語復以朂之兼自策也

溟海搏扶未縱遊窮途荷鍤可無憂金門獻納諸儒議
時與考中書絳帳生徒四姓侯珊樹定須沉網取玉芝何幸
剔巖搜二月試宗室教習被黜茲奉旨從遺卷中搜取媿余獨袖纏樞手尚
待相攜造鳳樓

夜雨用前升字韻

挑盡疎簾冷灺燈空堦殘滴響偏增愁和夜漏聽深淺
怕向晨炊問斗升我欲扶雲磨利劍誰家繫日爛長繩
惟當晚起扶笻看變滅烟巒更幾層

贈楊明府香石三十韻

祥毓弘農雀恩分藥縣凫三年方報最四境盡歡呼氷
雪聰明爭珪璋品望殊化醇風自美火烈水兼濡拔薙
期鋤梗開門念撫孤生成依棟宇赤白靖萑苻堤岍關
民命文章覘士模那將鄰作壑漫惜海遺珠掘塹田塍
出掄材國脉須不勞詢衆議直與贊訏謨大雅心原切
精祥膳倍纚羣儒爭諷誦上宰爲嗟吁平舒于王家口諸村築堤捍水
公力持不可相爭久之撫軍奉　旨查勘其事遂停而吾邑士子入泮額數得照府學例皆公備文懇請力
也二事實關係地方利害之大者故特詳之孔李通家舊徐陳高誼俱雖棠
存散木共柰值窮途星宿羅磨蝎行藏類跋胡染絲悲
墨翟岐路泣楊朱鶴定嫌籠窄錐亘欲卓無忍饑從骨

瘦覔句任髯枯兀坐塵埋甑愁眠漏竭壺虹霓饞意氣
丘壑送頭顱洗濯叢條潤吹噓瘁蕚蘇記曾陪綺席深
快接華腴槐逕流琴韻茅亭敞畫圖衣冠繼河朔時王仲平
先生在坐乃康成也羨膾辨勾吳席多南品欵曲緣情容留連忘禮拘
清襟披沆瀣厚德飫醍醐但惜頻彈鋏由來懶奏竽徘
徊翻獨笑感激諒難誣屢鎩林間翮空慙轅下駒礦金
資煆煉端的付洪鑪

苦雨

已是兼旬雨那無一日晴每從深夜聽頓使夢魂驚常
抱頹垣懼時聞漏屋聲洪濤競澎湃細溜復淙琤婁咽

銅壺箭寒侵鬢几棐不眠應曉倦萬慮漫腸縈蚤訝床
頭滿蛙愁灶底生當門蒼蘚合繞砌碧流平擾擾涎蝸
集飄飄浴鴨輕畦蔬沉錯繡庭樹悴嬌頳田薄知全沒
堤長恐半傾晨炊嗟欲斷何暇問西成

和中涵姪趙遊戎餽炙鵝蒸鴨韻

腸鳴始覺午炊難囊罄亘須苦栢餐分餉截肪驚下箸
爛蒸折項笑堆盤從知饑餮泰人炙趙蘭州人不碍秋紉楚
客蘭忽憶浣花頻訪舊敢論巖武是麤官
招隱誰云吾道難晨霞夕黛總堪餐擬從仙藥分金七
應笑行厨洗玉盤蓛糝未妨供片脯萍虀爭抵藉香蘭

挨鵝鬬鴨高人事何必頭銜覔宰官
休歎東堂合射難竹弓烟雨足忘餐十漿誰致高人饋
三韭常充貧士盤食指動應嘗異味微吟秀可擷芳蘭
琳瑯新句紛投好七步何須遜五官中涵企贈篤於詩學競以新什見示故云

五弟生辰復用前韻壽之

人生富貴亦何難尙有仙家藥可餐欲借青麟紫鸞脯
並登赤玉水晶盤鬬鵝欄仄深埋雨睡鴨鑪溫細爇蘭
羸得比來消息好亘挤屈宋作衙官

和五弟憶三弟村居四弟京邸原韻

三逕年來漸已蕪形庭爭擬握蘭趨枉呼下駟爲龍友
郄斥頭綱作酪奴直造雲衢鶯鷺渺分飛烟浦鶺鴒孤
悲吟往復空相對潦倒深慙日暮途

卽事再用前韻

積蘚從教繞舍蕪平疇會見衆流趨河堤將決拙難共活憐
鳩婦偶覓乳母連日來者紛紛勢欲橫行笑蟹奴貢菜傭妄自尊大又豪民所竊笑也
酷暑淸風驅未去草堂明月賞偏孤饑寒每作微官想
官至公卿盡畏途

五弟感孝廉補縣尉之說三用前韻書懷復和

湯笑丞廳松竹蕪差强掾史府中趨吏情枉說能兼隱

婢價由來郄倍奴贈覺杜陵歸與盡劇憐狄道逐臣孤椒山先生爲狄道典史
抱關擊柝何妨老一第猶堪喚正途

陳雲侶見詢近況五弟四用前韻答之復和

秋來意緒日荒蕪發拙謀生豈異趨屢負提壺覓紅友
惟餘欹枕伴靑奴蕭蕭暮雨哀鴻叫落落閒雲野鶴孤
自斷此生君莫問流行坎止任前途

救災行上楊明府全用九靑韻

長河奔流如建瓴浪排空兮日惨聆坼岸已潄松根禿
漂沙忽卷蛟涎腥大堤屹立羅峻屏中有百里桑麻馨
一雨兼旬晝冥冥積水蒸荇交迴汀坡陀往往拋籧笭

家家剝蟹餐餘鯖蟻穴注溜潛無形土牛偃臥與不醒
覆堰傾仄懸旆罩十步九攤狀剖瓶微風一盪波瀠瀠
倏焉衝飈怒震霆支祁隱現光熒熒萬夫奔散飄晨星
一時呼號不忍聽公來雙槳駕短舲撐突洪濤天晦暝
直泊決口歎伶俜號召夫役語叮嚀職守斯土國有經
我身與堤爲鍵扃沒則俱沒同飄零衆稍稍集竦且聆
春鍤何惜竭五丁薪楗不屬悲漢庭有智莫施非挈缾
仁侯精誠格祇靈空中來往肅泠泠仙官騶導樂奏伶
彷彿旗盔鏘流鈴指揮百怪申天刑鯨鼉懾伏目愁瞑
不然此際誰使令上流菱葦亂浮萍吾事濟矣敢告帑

依然金湯接林坰庶幾無恙百室寧詎意秋舒七葉蓂
織女新粧曉娉婷離筵潋灔斟霞醽龍駕層空立亭亭
涕淚一麾翻滄溟遂使泛溢衝連陘勢拔巨木飛炎爐
摧拉麋鹿蹙蟥蛢何論園蔬及壞畛哀鴻布野澤叫鴒
公其補救郵徐行敏練久毗刀發硎澄懷有如止水渟
夕月素魄輝琴廳纖塵不翳幽吐聆冰壺玉瑩何瓏玲
汪澤徧浹羡分鉶威化大行幾空囹虎悉渡河境鮮螟
胡不遷擢潤朝廷藥籠詎可缺參苓誰歟大柱撼蜻蜓
妄以嫫母誣娉婷詞細非鎛長非鈃一豪㩦攘直螟蛉
朝三暮四芋賦莛謠詠雖巧態娉娉天高孰云聽可聆

清濁難混涇與渭絲綸已長行𠚪𠚪上歷歎閎捫金釘
銜牙玉佩鳴玎玎擁旄復出襜撤軿儒生埋頭拾秋螢
時見秋花烟雨拎秋風颯颯牕虛櫺俯仰今古徒惺惺
臨食三歎郄䭬鮮玉尊事往三千齡至今編簡留餘青
公乎勇决追芳型或幸不幸才豈偶惜哉內美衣蘘䌌
不龜手藥聊洴澼願公亟請勿暑停救災急如師救邢
蠲租發廩郵驅駘事可預卜奚假筳終縮以版椓以桲
輦用牛革維脫綎穿窟絕去貍兼颺轔轔鞸鋒通車軨
秔稻香美雪落桯菽麥盈溢蒲織畊春歸耕饁徧畦町
牛馬蕃字牧咏駉功不留迹角挂羃我爲作歌擬勒銘

於水之涯山之崳洪鐘發響惜寸莛

七夕

烏鵲亦何譴塡橋嗟汝勤中庭猶曝日別浦已生雲愁
以蛩爲境秋將花共分無端紛淚雨更與夜深聞

雨過

雨過已數陣月明恰一方微風遣薄暑清簟薦新京花
葉輕霑影簾籠暗度香幽閒頗自得貧病亦何妨

十五日熱

入秋月已半那復苦炎蒸欲釀橫空雨還添繞案蠅纖
絺何足貴團扇漫相矜郤憶宵來爽金波耿玉繩

板築

雲黯日無色風搏水有聲橋沉應斷路堤壞復愁城參
落蒼旻意阽危赤子情不辭搽版築深媿作儒生

雨如注

邨郭浮無地虛空逼漏天翻盆來更驟飄瓦勢爭先跋
浪乖龍鬬飛簷怒瀑懸爲魚或幸免聞泊近城舡

遣懷五和奴字韻

花事叢殘酒政蕪夜凉閒憶聽吳趨業皈清淨憐貧子
鄉入温柔婼老奴七首幾絲埋血沁琴心七尺斲桐孤
何當一哭兵闌後到處皆窮慟阮途

詩成二首一用官字韻一用碩亭見和升字韻

詩成轉覺遣愁難示疾朝來併廢餐花鳥爐鍾歸鐵管
精神添雪對銘盤閒吟隱士小山桂高詠佳人空谷蘭
千古薪傳原不盡梅都官繼鄭都官

紛紛北秀與南能著錄連車載不勝臢語蟬鳴秋脫葉
放言蛇縮墨磨升孤輪自轉寒空月巨焰誰然暗室燈
一自瀕洋音響絕龍門價好若爲增

幾日

幾日秋花又向闌揭來烏兎促雙丸黃姑不駱銀河角
靑女旋搓珠露團我亦欲愁前史在天終難問蜀圖殘

挑燈細共堦蛩語蠹簡摩挲不忍看

白露

入雨晴逾好微風夜轉淒草痕霑露白花影墮烟低已
念饑蛩咽行悲客燕迷今年寒事早河水逼城西文邑城西
最高

攢眉

月近團圞夜秋當寥落時柴荆埋積蘚砧杵雜京颸節
序驚心早生涯見事遲那能與婦飲相對祗攢眉

中秋二首用杜公韻

圓月光於鏡淒風利似刀衣寒貪酒㲼院靜覺天高秋

思凌孤魄清輝滯二毛嫦娥應有意故故照揮毫
煙光浮極浦水氣浸孤城儉歲筵初秩荒庭月自明歌
長堪屢奏酒少且徐傾用拙吾將老蕭然何所營

十六夜玩月

望滿今宵月涼添一倍秋無聲調玉杵亂影瀉銀流鶴
警空堦怨烏飛繞樹愁何當通碧落縹緲泛仙舟

十七夜　上俱用杜韻

踈懶久無客窮愁尚有身偶邀前夜月同醉昔年人桂
粟香逾逈霓裳拍更頻忽驚蟾影沒直接水光新

新鴻

新鴻不可聽夢斷兩三聲影與長空盡魂牽半醉驚稻
粱休恣意哀怨太分明何物同凄絕龜茲入破情

秋光

秋光太無賴涼氣忽侵衣細聽孤鴻響方嗟旅燕歸日
斜砧欲倦風急葉爭飛此際愁吟罷蕭然生事微

九日二首用杜韻

落落林空葉亭亭菊繞枝那堪佳節到惟覺暮愁隨把
酒嫌杯窄登高怯逕危長吟聊擁膝犀押影垂垂
每嗅東籬蕊常懷避俗翁乘除天地老哀樂古今同遠
雁斜陽外孤帆亂水中莫從城上望舉目盡途窮

壽表丈王仲平先生五十韻

騷雅皆殊列儀型孰比肩儒林才不忝耆舊事爭傳廷
尉于門大秦淮覽䌽早攀蟾窟桂晚染鳳池牋急漏
收封事濃香捧御筵一麾司馬秩七晷跕鳶天絕徼仍
遷擢亭衢偶棄捐經綸嗟未展志業已云堎千古文章
訣生平翰墨緣公餘常借讀老學乞歸田薪火何曾滅
燈膏試更然拈珠除宿翳挂角悟真詮思湧雲濤壯詞
喠月露妍籤㯷孤詣闢蟻穴百家穿洪響驚聾俗狂瀾
障決川崖危石忽墜鋒陷陣無前但使虛空碎何須訓
注專平反三傳訟擺落小乘禪鈎黨氛雖熾荆公策自

全勝平聲兵藏保甲南渡倚騰鶱偉論入增駭雄圖着識
先離塵超罔象得意畧跡签月旦評高汝悲歌習重燕
砥躬因示範樂善並忘年有道人倫鑒河汾開世賢本
來留面目萬類藉陶甄盗去翻遺布朝成且著玄問奇
載酒至釋忿望廬還退讓猶虞戇深淳抝惡圓襟坍延
霽旭喜愠觸虛船書籍知誰與緗羅幸久聯挺堦瞻玉
樹入室盡香荃朽鈍奚堪琢菁英一任搴細沉趨渤澥
蹇步躡華巔遊倦惟餘舌貧愚枉竪拳翰門差苦瘦蘇
客劇憨顛鴻寶寧終秘參同詎易研諒非千里駿莫負
九方歅籬菊披疎艶秋風灑靜便霞觴巡屨徧海屋算
無邊簾捲青梧影樓凝翠竹煙遐荒生帶草囊澁叠苔
錢耆萃䠶羣史春容續大篇課孫勤夜諷謝客穩朝眠
尙欲紬迦葉胡能効偓佺身强那假杖物舊好存甎湧
詡瓜爲棗咸推筆似椽長松原阜犖野鶴最蹁躚境寂
心方瑩神完骨益堅少微星近遠南極恰輝躔

丙午正月

三百六旬又已過四十九年眞覺非知已一人死不恨
抗懷千古事多違拔劍起舞欲遠適蹋地驚呼還掩扉
儆裘鷞結休太息恰宜妍暖換春衣

與愼齋兄集德允兄齋頭夜話卽用愼齋和井眉

一感懷原韻二首

言愁無計破愁圍憶舊空存舊板扉世上何人編馬埒
年來對泣慣牛衣鶴窺珠樹棲難定鴈斷雲羅影漸稀
羣從昆弟數十人今拜掃同向荒餘飽糠籺弟兄皆瘦
班列寥寥矣爲之慨然
更誰肥
風撼孤城氷作圍蕭然歲計掩雙扉浮家久欲尋篷笠
乞食何妨借衲衣猛遡舊遊春夢醒劇憐遠宦素書稀
清癯如鶴甘貧病相者從來盡舉肥

楊明府招飲賦謝

懶性非關强曳裾賞心深愜宓琴餘夌空不礙投林鳥
起涸眞同縱壑魚花試東皇催舊夢人瞻北闕擬新
除坐深經濟紓長算慚媿窮愁漫著書
琉璃如水浸窻紗綺席紛披月影斜帳列崇宣盡高弟
時全席者爲舍弟碩亭井子眉一皆公門人
屣迎孔李本通家因思淺酌翻
茶淚忽挹雄談淬劍花勝會頓令忘儉歲使君德澤自
無涯

陳太史子翽特荷

簡命提調河工賦以寄懷二首

戊夜　恩綸下玉除軫憂萬姓未安居新膺疏瀹司空
職舊著河渠太史書爲有蛟龍驅筆底會看彌理奠波

餘從今射雉呼鷹地風景江南美稻魚
衆泒安流趨海東夾堤楊柳亞春風遥停赤舄祠川后
暫出黃扉布化工時總理爲怡親王與朱高安相公拜舞羣蹌蹡陛石
効力者百有餘人俱於乾清宮引見分畝雙綰虎符銅副使張公璨同護理漁樵
獨向昇平老一過須知冀北空

澤國春流篇再簡陳子翽

澤國春流滿孤城碧照翻我欲乘風徑破萬里浪樓船
騰踔便捷如猱猿不然遠訪支機石浮槎晝夜窮河源
何爲坐視扁舟怯飄蕩有如一葉風中掀憶昨金堤潰
千尺天吳被髮支祁蹲狐兎竄匿迷窟穴松栢虢虩摧

株根遂令黎庶失本業廬落傾圮惟半存鳩形鵠面紛
耕[illegible]婦孺無完褌啾啾鬼語層冰裂夜月號泣空
招魂　天高聽卑賑屢下嚴冬一紙迴春温經度原隰
計久遠斡補化育旋乾坤玉堂美人握使節聲價不獨
文章尊精識銅人辨脉絡偉辭大海搏鵬鯤我聞星宿
之出亦涓溜稗海環絡天外如周垣滄瀛於中盃勺耳
蒼茫一氣萬古常絪緼胡乃濫觴爲滹漳勢疾走馬聲
雷奔黃河泒別來塞外時隱時現驚蜒蜿蘆溝橋底闢
伏不敢動過此乃爾濁浪排空昏南北衝軼勢莫定往
往廣[illegible]半夜成高原子牙隣接特咫尺漳流汩汩雲濤

渾層坡累埠淤未已峽束一線餘津門吾邑釜底形足
憫又況上流建瓴之水傾昆侖山泉百道互襟帶秋潦
縱橫時吐吞三汊之口壅遏不得下譬若喉咽艱饔飧
兩岸茫茫浩無際至今曠野帆檣屯欲尋故道問耆老
惟餘一片野戍荒烟墩此中區畫良不易知君胸有成
算非空言疏鑿伊終溝洫始夏跡周制無殊轍錦繡被
畦稻秧亂菰蒲彌望漁鄉喧邑乘猶傳承矩澤風景宛
似江南村羣策輻輳依連幕楞材擁腫甘邱園歌罷悵
望高飛翼紛紛啅雀盈庭軒

遣興次少陵韻五首

地膚涷未坼雨雪雜沙礫凛冽能幾時春波蕩微碧插
花須盈鬓擊鼓更吹笛四序有循環秋風謝絺綌
詩書雖糟粕大義遥闡發一編恒自娛孤懷嚥冰雪念
彼俠腸人千秋耿不滅吾愛甄閭氏奇踪竦勁節
出門視茫茫百慮徒自煎岐路已足悲羊腸方在前所
以抱膝者長嘯獨逌然安能事錐刀役役爭人憐
情欲常苦牽文字令人縛不如荷鋤去黃精掇山腳銛
鋒刃屢折明珠光太爍善固不可爲而況乃爲惡
爵秩崇上公除道朝明光岳牧趨後塵儀仗儹前行譬
彼奴隸子擁富遂自强君看雖白骨不得歸山岡

又三首

朝旭挂扶桑春陽扇和風庭樹雖未發蓓蕾含芳叢葳
蕤綠葉繁朱華亦已空莫恨開較遲幸未隨流東志士
甘待時埋頭蓬蒿中

出入吾弟偕未嘗各一方胡爲被饑驅分手歲月長京
闕亦咫尺欲去空相望故鄕風俗衰反噬多豺狠努力
崇令名坦步履周行

萬物有本性高柯安可攀女蘿附松栢蔓延徧深山一
朝霜雪凝瘁崖谷間候門刺漫滅暮望車塵還拂衣
竟歸臥壯士無靦顔

又五首

壺子示以機漢陰息機心淳悶本自古幻怪習至今廣
陵賓絶響無絃有至音成連渺何處山高不可尋嗒然
吾喪我天籟鳴空林

儒者鄙貨殖太公鑄九府禮奢毋寧儉節甘非自苦宗
廟重犧牲饔飧忩胼胝鈞黨明主棄士慕蘭臺聚鷄足
三奚疑尺捶半可取

秋風禾黍交淋潦每橫道春苗須灌溉往往夏先槁長
堤時啟閉此法恨不早搴賢贊訏謨應攄平生抱

昔我同心友見許爲淸狂俯仰三十載功成歸故鄕寔
樹隔千里未卜存與亾循覽舊遊跡臺榭增荒凉
饑寒不可忍龍性馴叔夜立身等璠璵胡乃輕報謝術
者爲余言年運類餐蔗龜策竟無憑咄咄空悲叱

又三首

晨起營一餐四壁何蕭然杖策出門去躊躇不能前蒯
緱作怪吼夜夜蛟龍纏舉刃試一揮旄頭墜天邊鴟鴞
志意滿鸞鶚鎩不全撥棄勿復道日高聊晏眠

九州際瀛海海外更九州神人怒鞭石一去不可留徐
福竟無還牢落浮雲愁求仙旣渺茫衣食何能休黃塵
日風波白骨堆山丘悲哉愚與智各有稻粱謀

男兒貴勳業致身苦不早富貴等浮雲所媿未聞道縱
橫謝儀秦淸談悅莊老滌器殊傲誕沉淵太枯槁朱門
有先達孰肯篤舊好可否當自決行藏勿草草

用龍門奉先寺韻

借問方春遊所歷夫何境庭空月亦淡枯樹弄疏影愁
來本無際情深彌覺冷追念平生歡於此可點省

用望嶽韻

許身稷與契此責未易了蒿目念瘡痍徬徨夜達曉鯤
本細魚名鸞質非野鳥諛諾無不可欺嫚戒羣小

明府楊公勤勞河干凡八閱月矣客冬放賑自孫

氏鎮遶城而北赴蘇橋去署咫尺弗一視家蹇
蹇匪躬可謂無忝茲奉
旨發帑築堤以工代賑活我窮黎
皇恩至隆湛也公念文邑被災特甚待哺者衆有利不
應他郡侵之遂密請上憲凡覇保堤工皆令文
民修葺然分所得爲獨斷於心不以斬人知也
邁據所覩聞託之爲詠庶以表揚萬一云爾
一自河流漲勞心半載餘過門曾不入夙夜敢懷居風
浪催孤棹氷霜伴使車喞滋身作障幸免衆爲魚
玉粒千倉啟　皇恩下沛時親身問疾苦瀕死起瘡

痍冬馭陽和轉枯荄雨露滋矢公休告瘁名姓　御屏
垂
綠野波臣岸金堤狐子功人愁綿力盡天許蟻忱通謠
詠紛澆俗循良邁古風試看當利害陳請意何窮
挂席思相訪烟波百里長憶從公瑾飲猶惹令君香夜
月分琴韻清秋貸鶴糧還期假脩翮雲路任翱翔

送崔申如內弟之任富春五首

自負西湖約馳情廿載餘今朝富陽宰未覺素交疎買
棹知何日臨風悵索居寄言六橋柳烟月乞分予
赤松仙境渺白鶴至今誇山黛縈前騎溪光趁曉衙素

琴將暇日遶郭蒔名花爲政風流極羣鷗靜不譁
之官山水窟正好着萊衣魚稻供甘旨樓臺住翠微板
輿常自奉竹馬亦相依定有中牟異春來馴雉肥
諸昆皆玉折尙未掩松楸屢奏安仁誄徒增季重愁束
裝旋卜葬徹酹恰鳴騶禮法推雍穆無慚百尺樓
昔年燕市裏結伴冶遊行倒載車衣颭悲歌劍室横幸
留眞意氣恥作後功名他日期殊列歸閒事耦耕

贈沈君艮思四十二韻

眞見休文瘦四聲尤擅場風姿玉山映篇什綺蕤揚阮
亭詠秋柳婉娩女兒箱君今春草吟前後相頡頏忽登

白塔頂矯首望扶桑好句奪春妍百卉失精光而我所
賞者經濟非文章縝密肌分理廉劌鋒隱鋩行誼更殊
特稜稜露堅剛竊嘗閒與儂往往嗟傖荒君豈籍馮翊
狗與賣漿放意無所成約情徒自傷吾弟差翩翩天衢
思騰驤且復息六月幸得奉一囊僕夫歸故里亟呼問
其詳同舍有沈君同志復同方左提而右攜彼和或此
倡聞之寬我憂坐起喜洋洋古人雖已遠交道幸未亡
安得一相見握手出肝腸襆被來長安淸和餘春陽名
園芍藥花枝葉互低昂擔頭安石榴葳蕤吐芬芳拂塵

急訪君意色殊徬徨明廷盛文治萬類皆榮昌我輩何
坎坷饑寒乃爲常君本虎觀士辛勤十載强纂錄四百
弓弓弓皆精良同時七十人階級叙巖廊印纍綬若若
酬功逮毫芒胡爲獨遲君此事誠難量天或惜其才欲
令登玉堂史筆巨如椽高掞班馬香況職古教胄期滿
非久長兩年轉瞬間羽豐恣翱翔惜哉今暫阨磔磔車
輪怭短簷八口累淺土三世喪念之痛腐心奔走徒茫
茫孤衷訴莫達顥穹高蒼蒼且買新豐酒一舉百千觴

初夏偕沈艮思薄遊海淀假憩金君墨香寓齋偶
錄舊過海淀作二首呈正辱蒙獎許兼留夜宿

即用前韻酬荅以志一時良晤適有別事匆匆
而別爲之悵然次日入都乃於馬上成之並次
壁間韻二首寄懷

山色依然澹夕曛重來矯首盼蒼雯烟籠舊苑濃猶辨
泉咽遥灘折更聞掠地燕忙爭弄舌參天柳密欲穿雲
相攜不用紛多慨沽酒旗亭最易醺

良會何當附勝流鄒枚載筆兎園遊（墨香爲王子師）功深一字
知無敵力挽千鈞羨自由（墨香與鄭君亦亭詩俱極宏放）妙諦漣波應
得月凝人刻劒漫從舟徘徊細憶年時句醜畫空慙郎
墨侯（予素不能書）

快接梁園賦雪花（二君新有咏雪之什）欣依坐主近宣蘇（艮思爲桐城相公門下士時欲晉謁）墻遮岫竅紅疑霧岸轉橋平碧印沙夜警誰
陪千帳衛晝長初散百官衙經過已覺塵襟滌況甜幽
窓索鬭茶

行窩好頓風煙里（海淀別名）朱邸爭傳拾級登水可垂綸彎
幾曲山如看畫皺千層松濤忽壯驚來雨苔翠頻敧已
上燈人境回頭盡堪戀重尋擬借一枝藤

客中買得芍藥數枝因憶來時庭前牡丹盛開乃
爲名利所驅不得朝夕玩賞賦此懷之聊以解
嘲

姿態嫣然亭北妝冊爲后以配花王故園擬待秋分種
曲檻同酣春晝長解語人應矜曉鏡如絲雨亦惜濃香
無端偶作匆匆別却詠將離黯斷腸

綵鈴誰與護金帶恰堪圍頰暈非關醉肌香不礙肥蜂
衙須厚祿蝶夢戀重幃細雨濛濛態斜陽脉脉暉倍添
粧晚媚豈屑淚頻揮羣蘤爭妍服神工默斡微世家姚
共魏嘉耦后和妃鏘簇璇圖字霓翻月窟衣猫睛分正
午羊酪薦餘緋移得洛陽種開當春信歸賞時應灩灩
別後賸依依更想徘徊罷含愁燭映扉

午日登白塔望西山作

胆瓶侚貯芍藥媚鈎籠忽喚櫻桃鮮橋欄曲曲雁齒列
塔磴層層螺髻旋蒼茫已攬大千界呼吸時通尺五天
振衣且共山靈語溺甚白雲生玉泉

祝沈艮思　時旅邸窘甚實一無所携也艮思答

云粗筵備於十洲三島間請君以尻為輪以神

為馬御之而往飫焉因相視大笑

我欲壽君酒天香初拆封三盃或兩盞百榼復千鍾卓
立姿同鸖難馴性是龍祇應微醉後隨意寫遥峯
我欲壽君燭分來太乙藜光揺螢幌徹影亞畫屏低絳
淚千堆疑金蓮雙導齊如椽照修史端欠侍兒携
我欲壽君箑空齋白日長微吟一百韻細榻十三行巧
製瀟湘質薰風殿閣凉此時懷袖裏應染鳳池香
我欲壽君茗封題綠箬鮮驚雷春籠摘活火夜爐煎為
帶蓬瀛氣須供雪乳泉玉堂他日賜豫乞小龍團

七夕之後一日為䕶使陳侍讀生辰蒙招泛舟閱

堤至左家庄而歸小泊西馬頭村時已月上矣

乃不知興之所感賦呈二律

船窓恰映初紘月河岸還生七夕雲勢接北溟風力便
輝躔南極燭光分異人蚤識蕭何面有相士謂君面似蕭何掌百萬之賦
天下爭傳陸贄文一片氷壺千萬壽惟將忠赤荅吾

君
一門團聚倫常樂聯席淸凉賓主歡烏枋裝成堂宇峻
留犁浮動酒杯寬座中逃逃聞誇項海內人人願識韓
最是　君恩榮晝錦故鄉父老倚筇看

秋杪謁䕶使張豈凡年伯於蘇橋捧覽瑶編携歸

寓舍循環諷誦不能釋手因次集中疊用原韻

以志仰企共三首

仲蔚蓬蒿居任君蘭臺聚高誼貫金石孤懷翳煙雨通
介非殊轍所恥妄干譽貧女椎髻老姬姜百兩取人生
意氣合慷慨無新故公詩雲錦裳薦以蘭𦆼袴折楊與
皇荂何敢望咸䕶幸入五都肆目光眴不住律中鬼神
驚風灺燭花怒晨起不遑盥吟哦忘日暮瓌奇萬萬狀
幽勝迷出處伏念補衮手詎屑雕蟲賦須悟音外音空
壍步亦步壇坫互雄長瓣香孰嚮慕嘶兹垂天翼陋彼
拳足鶩奴僕方命騷流輩叱而呼
古鎮扼澤國台星於焉聚去歲霖潦極長堤沒秋雨
帝曰往欽哉選擇匪虛譽異績擢循艮女德覩初娶任公
守陛鹽道遂任今職不半載擢河間碩輔既已升民瘼豈猶故佇見盈
千箱詎止蓄五袴叶贊多英賢和應類韶頀陽侯剽以
悍掉頭驅復住宣房築告成殺彼蛟龍怒魚稻艮可㲀

收穫未云暮村社樂豐穰聞歌不知處豈獨活黔黎兼之足稅賦惇大儲相業休明卜 國步先憂志少酬晝錦俗所慕試看浦溆間餘粒逮鷗鷺人欣鼓腹嬉永絕庚癸呼

大化駒疾馳裨海漚暫聚飛騰業無及環堵守風雨非敢輕仕進反類逃名譽一貧甕如洗三加兒未娶散材甘擁腫厚祿少舊故即令事干謁不能俱袍袴何似獨嘯歌清響激商頀猶存先世宅幸免牽船住最愛庭前花春來頻頻怒聞公欲假居相識恨遲暮悵隔一水間迢遞五雲處龍門雖獲登高軒何時賦前修忻得師後

塵難繼步皦皦烈士衷冥冥弋人慕自顧戢鎩翮鶴肯効忍饑鷺公其振衰懦莫惜大聲呼

京邸抱病頓會川行人過訪因悉朱奕韓消息呻吟成章所謂狂語不須刪也

與君相見話偏親俯仰三年宦海塵翩羽朝陽遴吉士君自翰林改官越裳重譯問行人名賢作範原同調良友分攜倍愴神一紙寒暄憑寄慰空餘傲骨共嶙峋

泰安署之東偏有軒五楹頗宏敞前院海棠白杏二株花時燦爛如錦後則碧梧叢竹平臺曲榭可以怡神而滌志惜中庭無匾額友人令予名之適有售圖章者石質溫潤鐫刻精雅其文曰岱麓山房予欣然曰吾適欲名吾軒而獲此義又脗合殆天定也遂書而懸之因自號岱麓主人云越四載予被議避署事者移榻軒中幾一載因裒歷年所作詩爲一卷而名曰岱麓山房稿明年事得白而新守至乃復移寓署外如猿鳥之脫於籠檻其心閒其神適蒞事吟詠積半載又成一卷附前卷之後而名曰續稿焉或者疑余旣居署外矣則岱麓山

房已爲他人所有非復已之有也而仍戀戀不能忘情取以名其詩毋乃非曠達者流歟余則謂方予之朝夕於山房也主也而賓客也葢鞅掌於簿書奔走於道途往來會城不下數十度靈巖在周道旁而未一登也日驅車於婁德山陽之間徂徠縹緲在望而不獲一探其奇泰山屢登矣乃以四十里之盤道朝而往暮而返其情不屬山靈不我親也故曰主也而賓客也今則以廢閒之餘日偕二三良友徜徉於青岩碧岫之間或紅門寺或玉皇廟或櫻桃園傳觴飛斝歡呼嘯咏或與山僧廣惠啜茗清談或命道人善琴者彈平沙一曲則山若

增而高林若增而幽徘徊偃仰至夕陽欲落暮色蒼然
而猶不忍去其他東西麓如普照竹林之為寺三楊四
楊之為菴三賢之祠百丈之崖范氏之竹園無不扶筇
而遍遊焉若夫徂徠靈巖皆泰山之枝麓也亦皆與為
晤對焉信宿焉涉其奧窔而掇其菁英然則岱麓非吾
有而誰有同心之友方外之侶皆余杖履是隨吾非山
之主人而誰主之夫環泰安之境皆岱麓也環境之室
廬皆山房也奚必梧陰竹徑高軒廣廈而後為岱麓之
山房紗帽籠頭手板拄頰而後為山房之主人哉故予
之名茲編也齊榮辱忘得喪於達觀之士庶幾或無媿
焉而何卷戀之足云乾隆首歲丙辰陽月岱麓逋客自
敘于濟南朱氏之且閑小齋

儉重堂詩卷三

岱麓山房稿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

遊趵突泉

濟南城南風景殊渺然乘興寄江湖移來蓬島三堆雪
滴盡氷綃萬斛珠去路定隨幽石轉尋源應有洑流趨
徘徊更向斜陽立添取峯巒入畫圖

歷下亭

荷芰扶疎水半城折枝猶帶夜香清便搖篷艇衝烟去
何異澄江載酒行歷下亭荒殘句在華不山好客愁空
無端捧檄匆匆別慙媿濠梁世外情

水山

水山山水佳道左青嶙峋中有萬株松石隙迸龍鱗我
來值秋暑及茲已暮春經過凡幾度不得停征輪蓄願
謝羈靮眺言陟崟岑盤石聊憩坐掬水瑩心神山靈傾
我笑偃蹇不相親為我語山靈遐廻蓋有因 宵旰方
厲精岳牧擇良臣敷澤逮蔀屋蠶桑搜株根羽檄晝夜
馳下吏敢逡巡況攝兩邑篆繩短愁汲深庶知清淨理
公堂可鳴琹遥情寄山水妙悟融智仁環山百餘家耒

渹羲皇淳他年解巾緌終作山中人

石門

大巧貴天成翻類良工鑿當其胳合時初不煩繩削陰陽互摶埴鬼工自椎拓四海與九州一氣所磅礴凝結爲山川落落布五岳餘分散崗阜位置妙丘壑石門斯表奇疑有仙靈託上平如岸幘中空似張橐驅馳可并軌啓閉宜施鑰兩壁青欲滴亘迤絶𪗋齶虛通延陽曦庶免逢不若造化亦猶人乘興偶然作毋乃太狡獪難追小兒謔平生禽尚志孤筇伴雙脚攬勝周道傍幸無費迖屩

陳思王墓

生子何須似仲謀苦求自試願難酬洛神賦就才何限嬴得英雄土一抔

魚山神女祠 神或云是杜蘭香余意當是洛妃殆後人因子建之賦而立祠也

曾聞洛浦解明璫掩涕猶能託禮防何事千秋荒塚畔却留祠宇伴君王

留題東阿署壁二首

報政匆匆愧未成半年留此豈無情亭前石有湖山趣惟應遺澤流移社歲歲豐穰樂太平

窓外槐多風雨聲鞭朴漸稀眠較穩簿書偶誤膽猶驚

宦情端的減詩情勝蹟題詩半未成虎洞疑膠春日冷 虎洞在城南里許頗極幽遂余至阿已仲春非刱膠之時因卽凝結 魚山流梵夜雲輕方池洪範增竑甚古渡楊劉感慨生片紙偶傳人共賞也如政蹟忝虛名

琴臺歌

琴臺之高兮風流宏長手揮五絃兮目送飛鴻一曲忽闋兮寂寥無聲默坐返觀兮棲神太清萬物在抱兮有感必通戴星出入兮匪躬厥職邑亦稱治兮是謂同德動靜相生兮歸根寧極琴聲希夷兮乃見天則嗚呼千秋兮同此廟食

初至泰郡望岱作

白雲縈山腰城郭附山足出城一迴眺雲散峯可矚磴道何盤紆迢迢上空曲陰晴景則殊峯峯互相續陰崖積鐵黑晴巒淡蛾綠中敞玉女居金碧炫人目我聞古玉檢俯拾猶可讀安得陟其巔林間踏白鹿

經徂徠山下作

徂徠山色好雨後更多姿嵐翠逐時變林風不斷吹雙流趨汶口斜日帶茅茨何處高賢宅依依繫我思

紅門寺 紅門爲入山初逕僧搆亭曰合雲旁啟茶寮清泉瀧瀧然鳴窓下余欲稍葺之而名曰

聽琴可稱雙絕

名山初啟禮原君誰搆雙亭隔世氛窓俯清流穿亂石簷棲顥氣合層雲珠宮遥矚巔崖迴緑仗俄驚瑞靄紛從此欹輿何所詣好尋芝檢讀靈文

櫻桃園

一徑崯岈曲岫通小橋斜轉玉樓東苔鋪錦繡千堆碧樹亞珊瑚萬顆紅漫有園名徒廢址憑將畫意補天工扶笻到此貪幽勝且醉蒼烟落照中

水簾洞　距洞里許爲石經峪相傳即伯牙奏高山流水處

路嶄崎嶇境漸幽天紳岩下悵淹留横遮薜洞珍珠濺直噴紅橋積雪流琴譜無聲聆尚在梵經有字譯難求須知步步丹霄近足躡風雲未肯休

廻馬嶺　嶺上即馬棚崖山之趾有白騾塚即唐明皇帝東封所乘上屈其前足下屈其後者也

嶺複峯廻儼畫圖遥亭不隔暮雲孤青驄繫處棚如舊玉勒嘶殘塚在無封禪有臺尋往蹟巑岏題壁憶仙都何年築就盤空磴盡闢巉巖作坦途

二天門　即二虎廟由山下至此已極峻折而下稍平夷更折而上則直入雲端縹緲無際矣

曾聞虎豹守重閽親到方知嶽勢尊路折靑冥分上下嵐蒸翠靄變朝昏莫愁風雨高難避且喜星辰近可捫幾度憑虛欲飛舉直從大造問鉝源

快活三

寥天已歷崎岑半勝地爭傳快活三趺坐平臨烟際鳥披襟恰對雨餘嵐遮松傍竹紅泥寺濺沫跳珠白石潭更踏芒鞋欲何往蓬壺只在近峯探

三磴眼　山輿横行故穩修工運木植者躡雲梯巖業於百仞之淵而奔走若坦途也

萬丈飛泉響急濤回頭始覺碧峯高肩輿拾磴紛如蟹

架木緣崖捷勝猱危石崩雷聲未歇亂雲挾雨勢偏豪正愁險絶疑無路茅舍依依緑旆挑

大夫松　秦所封五大夫者已童然矣時發帑金十萬修理山上下諸廟宇

特旨命監工大人補種五株

御仗坪前風雨長枯松猶自帶斜陽秦封不改青山色宋蹕空留碧礀香新栟已看擎翠葢喬柯他日奏笙簧盛朝汪澤流無盡羡爾凌雲歲歲芳

朝陽洞

十二瓊樓鎖暮霞驂鸞隨處好爲家丹成未覺松陰轉

定罷方知月影斜洞古石床留箭鏃東坡詩玉房山深分箭鏃砂也雪嶂見桃花源頭何限清冷水擬作重簾細與遮

對松山

山面青山松對松萬株翠色映千峯山根太古凌空矗
松裂蒼皮溜雨濃谷響遠從金殿落路回時有白雲封
翛然身世離塵網不待飛仙跨鶴逢

十八盤

兩峯雄秀欝崔嵬詄蕩天門霽景開鐵鎖高懸梯欲斷
玉龍飛舞峽爭廻盤分縈慢俱驚絕石嵌瓏瓏只恐摧
小憩昇仙坊畔望恍然身已置蓬萊

南天門

五力士開蜀道險三靈侯揭岱宗巉攢峯菡萏秋水活
積翠觚稜夕照銜礀遶山腰明似練雲歸洞口疾如飄
如此奇景世所少何待秘冊窺金函

碧霞殿

宮闕岧嶤霄漢間旁通乳穴接三山朝真雙駕蒼龍出
采藥孤騫紫鳳還香幣九州知欲徧登封億代幾曾閒
一從池畔甘泉溢寶燭金幢夜夜殷

探海石

臥驚閶闔弄天鷄秉炬峯頭杖可携一線漸衡霞彩散
萬層渾壓海光低絳宮明滅扶桑外瑶島參差碣石迷
俄頃長空仍一色柘烟歷歷辨青齊

仙人橋

五城三島路漫漫微逕纔通欲度難焉得仙人携素手
戲將白玉化雕欄橫聯巨石支撐滑下瞰蒼崖須洞寬
縹緲鸞笙起何處徒勞徙倚隔雲看

乾坤亭　亭去孔子小天下數武敬懸
聖祖仁皇帝御書普照乾坤匾額康熙四十五六年間
山水暴發者再而亭圮時尚未重建

俯仰乾坤一草亭振衣攬盡萬峯青林開匹練吳門霽
波撼層樓海市腥孤鶩恰從天外落雙丸疑向此中停
何當傑構連雲起呵護還須藉百靈

摩崖碑

摩空千仞碧成圍架壑烟空盡日霏玩去明珠大盈掌
讀完蒼翠亂沾衣閒搜秦篆形摹異回首唐家節度非
七十二君迷往碣幾番惆悵幕忘歸

無字碑

古碑無字使人疑蘚剝苔侵定幾時入海神人驅未去
補天媧后煉難移虛傳福地沉土氣常有祥雲拱異芝
絕頂俯臨寰宇小固應特表鎮東維

後石塢

放遊意興未蹉跎重振紅藤石塢過山後有山峯湧髻
寺旁藏寺逕旋螺松如柜格交加翠鳥類頻伽下上歌
卻憶前頭盡名勝較量靈異孰爲多

黃花洞　洞旁有影如日射不知所由深處積溜
成氷柱相傳已十餘年不化

探奇最後黃花洞玉女焚修小有天日透石崖何處影
寒凝氷柱幾多年林香細細憑空發閣級層層向硐懸
忽聽泠然一聲磬不知身在斗牛邊

登岱詩傑作如林幾無處落筆然要皆規摹大畧

借端起興以吐出胸中之奇非必攬其全勝而
一一爲山靈傳神寫照也已酉冬予量移泰郡
適值 欽工伊始凡上祭落成送神迎神諸典
禮無不與焉半載中不啻十數往返偶觸一境
輙成一首前後所積既多庚戌夏霪雨爲災山
左大饑查賑平糶幾無寧晷遂不復記憶已與
孤烟亂雲同滅没於蒼巒翠巘間矣今歲麥書
大有刑清事簡秋雨蕭蕭焚香兀坐因備錄之
共二十首非敢補前賢之遺缺庶幾他日退閒
之餘流覽彷彿猶可以當臥遊云爾辛亥律中
夷則燕廣陵儉重堂主人自跋

汶堤行

汶河之流清且泚白石磷磷堪礪齒忽然半夜擁風雷
一望洪濤數十里客夏郊原遍禾黍經過烟村聞笑語
誰知俄頃變滄桑欲覓柴門無處所一雨連朝不肯停
風來晝晦雲冥濛比屋皆頹何處避老稚相攜泥淖中
冬已啼饑春更殆鵠面鳩形看不得時聞斗米換衾綢
爭恐寸鎌論盜賊　九重詔下如春温天庾散遍櫻桃
村復設巨防銷水患更依方土給錢緡此時驅令就版
築僵臥不起那敢怒屬植爲爾田廬謀加惠况有壺餐

哺叮嚀譬誘始竣工隱隱百里如長虹潭底老蛟夜徙
宅掉尾一捲銀河傾漲痕過舊量逾尺廻憶去年魂尚
失若非高岸金湯固寧免殘骸魚鱉食相逢爭說使君
恩馬前羅拜何殷勤不知全出中丞力默斡洪鈞大造
仁綢繆本爲百年計甫到西成已獲利由來遠慮祛近
憂始信先勞寓撫字家家捍救赴金堤不待傳呼力已
齊水退依然歌樂歲荷鋤人倦夕陽低

桐陰書屋四首

書屋何瀟洒梧桐滿院陰枝堪棲老鳳韻可中孤琴雨
洗悠然色風吹太古心垂簾鎮相對兀坐一長吟

書屋何瀟洒紗窓映盡紅妍姿帶幽怨絕品擅春風困
倚雕闌畔飛粘酒盞中流連偏殢爾氣任短英雄
書屋何瀟洒應栽竹萬竿一叢聊慰藉每日致平安磊
砢姿逾媚陰深夏亦寒相逢愧俗吏青眼若爲看
書屋何瀟洒平臺好看山孤雲天際没飛鳥夕陽還空
外羅屏幛煙消露髻鬟時聞有笙鶴縹緲玉京間

清明日柳嶼館賞杏花即席唱和

燒殘銀燭照繁花絃管頻催座不譁尙覺梅英㬵寒雪
已先桃蕚奪天葩羣賢觴詠渾難遇法曲流傳何可誇
如此風光恐虛度帽簷齊插一枝斜

和漢張韻

應有瓊苞比絳仙垂肩蟬袖晩風前絲經雨濕開逾茂
恰被歌催拍更傳百盞難酬堆蠟夜三春最好賣餳天
花陰便是徐君榻取次和衣任醉眠

和可亭韻

三載流光撚指過春來遊賞毎蹉跎不因知已開芳宴
幾誤清宵聽緩歌落瓣盡黏杯面緣繁枝休亞鬢絲皤
政成暇豫吾何敢雨足郊原樂事多

再疊前韻三首

簷前纔見一株花亂蕊生憎鳥語譁與取繁絃並急管
催開細蕊間疎葩高懷一任飛觴促漢張善飲好句曾從纖
箋誇可亭舊作有寫心集爲報海棠須早放重披風燭幾絛斜
人生適意即登仙往事分明在眼前樺燭成行豪未減
綵牋題句客爭傳殘紅不斷臨風砌遠碧新增過雨天
何事郎君偏話別桐陰難忍對牀眠時庭織舍弟擬於次日旋里
花信匆匆冷節過春光猶未恨蹉跎翻飛簾外紅襟影
似戀樽前白紵歌主客不知何者是鬢顏渾覺倶成皤
上林全借詩常事爭抵君家才士多可亭原唱有上林無路鬢先皤之句渠家次微荀莊諸君聞皆負才不偶故云

和井眉一盆梅原韻四首

作煖還添寒一番勾留梅信爛盈軒燈昏帳寂憐孤萼
水淺橋橫夢半園細蕋可禁沾細雨淸香直欲㬵淸尊
無端惱亂幽眠客惆悵心期未忍論
似與名花有夙緣微吟薄醉向燈前閒門偃臥無不可
索笑巡簷亦偶然小試生綃半窓月好藏金屋嫩寒天
高情不逐墻邊杏攪碎霏晴做暝烟
壯懷無賴怯閒遊獨臭梅花盡日愁詩興居然動官閣
石一以進士學習滿署酒舡曾否到陵州恰是陵州酒舡到花前催進玉東西漁洋句也
相憐翠羽雕籠畔欲笑山桃野渡頭莫怪一枝太孤絕
出塵標格渺難儔

俠骨氷心古丈夫妍姿小幀綠珠圓芳香𨚫覺薰千斛
拳石何妨伴一株尙憶醉眠花影亂相逢夜話客情孤
與君更結明湖約細認芙蓉隔蔣菰

和吳映山見懷原韻四首

盃酒花前倒屣初雄文爭說似相如客來徑愛三三僻
別久𠏉愁六六疎劇有麗詞歌館播可無封事禁庭臚
王孫潦倒尋常事盡與吾家滿架書
玉立清臞衣不勝未妨山岳共崚嶒賃舂借廡君休嘆
擊筑吹簫我舊能幽穴龍眠珠自抱扶桑烏躍日初升
閒中且覓還丹訣絳雪神膏黍粒凝

世味親嘗即淡然不如高臥腹便便漫憑畫史增妍醜
且較盃巡中聖賢壯士難平是彈鋏古人雖往有遺編
交情管鮑差多愧止爲江郞剩半氊
窮愁何以苦吟爲月過松窗酒賸瓻薄醉恰宜新得句
不眠重憶舊裁詩驪珠探取應無敵險韻酬來屢致師
寄語鳳樓須好手休將泉石費幽思

茅茨道中書懷仍叠前韻四首

秋杪驚聞落木初郊原疾苦問何如把茅蓋屋西風緊
峴豆登場夕照疎綠浦烟深鷗影没碧天雲斷雁行臚
黃昏尙未投孤館盡瘁非徒畏簡書

清曉霜威峭不勝樹凋石骨露崚嶒徂徠雖近遊難定
汶水方寒涉未能才短尙煩公檄督歲穰喜遇泰階升
衢歌好共安耕鑿屢奏祥麟瑞靄凝時金鄉產麟
翳租詔下倍歡然讀法原因俗所便但願閭閻還素樸
肯驚獄市博才賢濃嵐到處如新染潑墨携來只舊編
報最覊遲君莫笑斯民猶可措於氊
由來養性貴無爲排悶何勞借酒瓻好景無如山下渡
夕陽一幅畫中詩空懸名法還須學敢謂文章自得師
細讀南華秋水解悠然天外起遐思

歷下亭次韻

風淪大明湖荷芰漾清漣扶疎水半城造語一何妍漁
洋留詩卷菁華耀千年譬彼曇陀花天香發自然水月
像殊妙澹極彌覺娟緬彼塵外趣棹入菰蒲煙澄波綿
以邈巒靑墮我前杜陵詩中聖實維人中賢所以奕載
後仰止鐫遺篇北海雖人豪附託始獲傳披蘚再三讀
欲去仍流連白鷗起亭傍振羽何蹁躚與結重來約庶
慰平生緣

趵突泉次韻

陰陽互鑪鞴水生於天一飛流雪作堆倒挂練成匹有
時向空翻如物突噴出殷其聲撼雷宴兮寒映日尾閭

泄不竭砥柱東難溢三竅巧位置千巒競擁躍名昉水
經注勝紀文叔筆緬懷蓬山雪鸞翅控無術戀此不能
移烟霞甘痼疾

次吳映山見懷次辰舍姪春間京邸握别原韻

狂飈獵獵欲吹巾蹇步難趨九陌塵世上英雄空易老
古來才士例多貧詼諧客舍連宵話憔悴江潭獨醒人
小阮祗今君莫問一般無術可謀身

甲寅正日立春晡時遂獲瑞雪恭紀二首

岱麓慙爲政匆匆五載過攝提逢四始華祝願三多獻
歲屠蘇盞宜春蛺蝶羅勾芒迎甫届晷漏測無訛雪作

豐年瑞風因令節和花寒方勒蔦池煖已添波望裡光
凝岫朝回色借珂小臣瞻　北闕復旦喜重歌
歲與春偕轉更催夜向闌鞭牛沸鷄戶縷菜映椒盤旭
日翻滄海卿雲靄翠巒裁旙競新勝爆杖祛餘寒漠漠
飛花舞依依午漏殘梅粘增嫵媚竹偃得平安自是多
稌兆應同甘露看東皇布東國萬姓盡騰歡

泰山進香詞二十七首

大埠嶺前風物幽平崗遠見碧泉流邦入城中回首望
浮嵐煖翠壓城頭
岱廟蒼蒼古木深柴恩晴色洞門陰秦松漢柏誰人記
聽取虬鸞天半吟
香煙裊裊結紅亭曉漏遥遥鶴馭停一自畢香須　內
府都將金碧换山青
夜深號佛買長香上下林巒列炬光將到紅門聲更沸
東西路合岱宗坊
進香已罷未天明遊賞匆匆趁曉晴贏得下山人接頂
櫻桃園裡聽啼鶯
日射天門霽色開忽驚脚底湧風雷歸家莫棄山條杖
親拄烟霞窟裏來
五株松老識秦封翠色千株列兩峯何事遊人齊拍手

相逢惟說琵琶松
捨身甫隕已昇仙玉女名原籍九天証果大家無分在
且從兒女覓團圓
殿門封鎖護層層錦袍朱鐶瑞靄凝爭殿一年常兩度
錁灰留施佛前燈
盤路新添扶手墻遊人無復怯羊腸一望玉堦高萬丈
此中端合有仙鄉
蒼蜒古洞夾清池魚翠羣飛竹亞枝自是仙靈多窟宅
翩然王母下雲旗
扚來峯下敞名藍高閣風來萬竹酣更聽泉聲林外落

路廻不遠白龍潭
竹林寺接投書澗並祀三賢薦荔蕉欲擬淸風何所似
懸崖百丈瀑流高
梳粧樓畔月如鉤簾捲靑山雲欲浮一夜桃花峪中雨
平添六十七泉流
天書鴟尾事如何道院荒凉野老過指點翠華曾幸處
古碑無字蘚痕多
紺宇琳宮到海涯龍文鳳篆出天家九蓮已錫仙人號
猶向深宮禮碧霞
蒿里名疑社首山誰通溹水向人間寒鴟叫月狐狸竄

爭繞黃冠夜醮壇
轉輪塔側弔忠魂鎖鑰當年寄北門好是李陵臺上月
重將移照六郎墳
黃金小殿玉爲除山頂移來刼火餘魔力總緣神力大
塵囂好借駐鸞車
大碑小碣蠹如林苔靑蘚綠紛相侵叮嚀莫將名姓蝕
留表黔黎答報心
一日燒香十日嬉下河橋畔步遲遲惜君不向炎天過
一見驚濤捲雪奇
泰山奇絕漫爲圖五岳眞形得似無且買神膺新搨本
辟邪不用乞靈符
爭先焚駕有何功除夜離家歲歲同茅一莫輕雙絳蠟
曾傳飛騎進宮中
原君靈誕暫開山椰嶼風和花塢殷如蟻遊人齊放稅
恩波十日遍塵寰
泰山龍脉去迢迢三面河山盡拱朝天與孔林爲後障
蓮花峯矗碧雲高
地勢陰陽割脅齊四方香幣走輪蹄居人卻愛遊南海
回望天門夕照低
靈岩頂上行雲飛欲墮不墮濕征衣黃旗競向車前插

知是燒香士女歸

寄贈井眉一二首

藉藉盛朝名進士胡爲淹滯向榆川已拚觀政逾三載
況試烹鮮又半年小邑正宜喧竹馬幽眠好夢撤金蓮
署樓登眺吾能記春雨滿城桑柘烟
似舅由來誇宅相舊遊歷歷訴君聽幾曾去後留遺愛
敢謂前官有典型浚澮遠通田水綠勸農頻繞石門靑
叮嚀獄市惟無擾兩字堪書座右銘

和吳映山春日遊王母池即飲合雲亭復過萬仙

樓北望石經峪作

看山屢轉青山曲松間突出雙臼鹿啣芝引入洞門深
寶篆橫空字飛綠摩挲再讀契洞冥金漿玉液不可扃
翛然一飲生毛羽獨躡鶴背雲亭亭仙人暫謫過本小
筆端猶有餘香繞揮毫松竹爭橫斜醉來雙袖生烟霞
却呼玉樓是我家登陟不避石谽谺酒渴頻向旗亭賒
我聞蓬瀛舟可挐與君直上閬風同拉列仙飲俯視泰
岱惟見幾朶青蓮花

春雨行徂徠道中用吳原博先生韻

一夜春流欲沒橋清晨急響似聞潮雲迷忽覺峯頭露
泥滑翻愁馬足遥飽滲麥田忻早熟新苫茆屋惜微漂

汶河甕盎頻驚渡好趂初晴製短橈

復雨仍用前韻

一路泉聲咽斷橋荒陂亂石暗通潮郊原草綠春陰滿
客館燈青夜漏遥細逕好滋斑竹長深林怕有杏花漂
無端忽惹江南夢寒食家家上畫橈

春寒

雨餘未放十分晴頓覺寒威料峭生杏久勒苞如待燕
柳方搓線怯藏鶯青山强捲簾櫳看碧醸還偎榾柮傾
最是春衣難乍換敝裘相戀似多情

覲製雨鶲用原博先生韻

與接修簷數尺長用才雖少亦須良如添複閣三冬暖
不借高亭六月凉短榻便於窗下置繁株休遣砌間妨
院中樹頗冗雜稍芟去之公餘尚要攤書坐茶灶薰爐手自將

暮春夏張道中寒甚夜三鼓始抵署

杏巳飄零桃又稀幾番風雨弄寒威風來花向墻頭過
雨歇雲從樹杪飛野店停驂思命酒半途呼豎欲添衣
忽驚月出山逾碧清景何孤深夜歸

觀吳映山畫松

吳生作畫如作詩眼前景物皆瑰奇吳生畫松如畫龍
鱗而挐攫行虛空醉餘乘興聊游戲旁觀咨嗟不敢議

酒痕墨瀋爭淋漓似吐胸中不平氣昨朝登山偶罵座
踏梯欲題烟際寺僧徒拜跪客迸散不知何預痴人事
誰言酒悲非英雄阮公白眼哭途窮躶身大呼原自可
拔劍斫地將無同歸來卧病幾兩月涓滴不聞亦奇絶
却以作畫當飲酒拂拂十指松風活

合雲亭大風雨歌賦答吳映山

我愛合雲亭雲生遍山麓背倚巑巖無限峯旁睨溪流
凡幾曲而前空濶何緜邈右縈如帶汶流小徂徠隱現
翠欲滴村郭迷離烟自繞琳宫梵宇炫金碧夕陽照曜
看逾好呼吸太清餐晴霞此身何異置蓬島高子任城

來夙有名山慕吳生詩酒豪傾盞交如故相携吾弟扶筇遊醉倒酣呼脫巾㬝人生適意貴目前何必咨嗟無所遇去時本謂霽景宜詎料陰晦景更奇天地黯慘忽異色雨師風伯靈旗馳雨挾雷兮雨聲急雲擁風威雲盡黑六合四維都不辨何論人烟與郵邑有如昆陽戰屋瓦皆飛怒濤濺又如射潮師三千强弩齊發機萬頃江波驚倒立山岳摇動愁遷移初時頗覺快意看不足少頃風吹奔仆互撞觸相顧愕眙魂鬼失炎天玉樓寒起粟我聞天柱缺西北女媧未補之前誰所職六鼇聯背奠滄溟倘使一足偶蹶難免三山傾彼時景色諒類此三才隱括丹黃一竅混沌無罅成幸哉片時雷雨散不然心悸未了頭風眩試看山河半點絕瘡痍林外淡光明似練洗盞再酌暮始歸東方月上揚清輝萬里氷壺共瑩澈回首靑山連翠微景凡三變皆奇絕歸來細向朋儕說一雨已救禾苗枯甫禱敢云誠已竭甘霖未足漸覺氣蘊隆安得霶霈徧洗岩嵐靑百尺飛流掛翠屏臨窓臥聽泉石戞觸聲琮琤此景亦奇惜未經請君重飲合雲亭

七月朔日爲五弟生辰命歌侑酒以雨中罷

令弟稱觴日新秋景物姸梨園停小部急雨妬芳筵客散爭扶屐花開欲濕烟晩來重唱好莫負嫩凉天

初二日連雨

每向樓中看山容雨最奇千巖都不辨百里共迷離泉怒爭雷吼雲騰夾樹馳何當喜雨後又賦喜晴詩

初三夕

節與黃姑近蛩吟向夕多雨收仍急打雲亂故頻過蝗孽銷應盡河流勢若何憂民慚職守猶幸值時和

初四夕

今夕風微爽翛然竟欲秋碧梧殘雨滴斜月片雲流竹暗叢逾碧蛩吟夜轉幽瓦爐親候茗紗帽漫籠頭阮亭詩紗帽籠頭手自煎

初五夕

一雨已經旬今宵霽色新水深魚極樂苔靜鶴初馴短榻便嬾穀明窓拂硯塵家人共相訝爭得作閒人

初六夕二首

牽牛詣何事終古不分明鵲度塡難及鸞車駕已成砌蛩偏唧唧草露太盈盈坐久生衣袷天河只自傾

夜半蕭蕭雨驚從枕上聞天孫工掩袂河漢易生雲屋漏須頻檢爐香要更薰篝燈呼婢子夢囈正紛紛

七夕二首

今夕是何夕幽期燈夕同人間與天上秋月復春風鈿盒長生約蛛絲寄意通佛香憑懺悔色相即眞空

今夕是何夕逡逡不敢停祇緣民重食敢使地遺螟河水兩涯濶山光迎面青園林投宿處月逗雨微零

初八夕二首

昨夕與今夕悲歡境已殊世人自顚倒靈匹本虛無依舊河痕轉何曾鵲羽枯惟應添好景花徑露如珠

昨夕與今夕山郵甜小齋各邀明月入同受夕陽佳雲木增幽色庭除絶點埃人生隨寓好天意巧安排

初九夕

棲止期難定歸村夜向闌樓頭弦月影移向遠林看外物原無競將心與汝安宦途般若在何必向蒲團將心來與汝安二祖緣此語悟道

十日 是日立秋自朱家庄徃羊流查勘蝗蝻路經汶水呼舟子不得遂亂流而渡

𦳝𦳝汶河水亂渡正斜陽遠樹猶思蔭秋風已洒裳大田占美稼履畝喜無蝗節序匆匆過浮生有底忙

田家絶句

濺濺流水板橋通林外斜陽作意紅最是田家好風景柴門開向亂蟬中

古蹟七首

柳里

豈其三黜八三公易吾介遺沬堪三復流風宛如在室有同心侶知希何足慨

奉符舊城傳即古嬴地

延陵聘上國葬子嬴博間蔑氣無不之斯言何達觀寶劍帶墟墓讓國心炯然

羊流店

洽洽漢水淵中有墮淚碑身名易滅沒陵谷悲遷移何知百代後故里肅靈祠

竹溪

昔聞竹溪名今尋竹溪路悵望六逸堂依依汶陽渡珊瑚拂釣竿冥鴻余所慕

投書澗

昔人高隱處山深積雨歇我訪投書澗欲徃隔林樾蒼蒼松竹林峯際露微月

二賢祠

侍坐夫何人侃侃亦行行師授在春秋賢奸析情狀慷慨聖德詩諷詠神猶王

包孝肅祠

原祏富名賢包公推鐵面笑比黃河清不持端州硯想
見蒞民時精金貴能斷

緘三以詩壽余次韻爲答

弟兄動作連年別老去生涯細與籌越水吳山勞夢想
汝陽岱麓悵淹留浮沉屢幸書中考著述還期刃上流
郤憶從師家塾裏肯隨出入復何由

題井氏兩甥書幀

古來善書多善畫此中妙理原相通蘇米天馬脫羈勒
兩文敏繼爾稱工斷縑殘楮獲一覯寶貴不啻璵琰同
畿南文獻首吾郡藝苑前輩留芳踪就中考究誰最細

高士頗推遜山翁玩世畫院聊寄跡斥鷃安足知鵾鵬
八法源流辨波磔三昧游戲兼花蟲同時大春實望族
耆舊文社常過從白衣山房讀書處紙光墨氣何熊熊
五經紛綸倍多藝家世不減瑯琊風至今人家屏幛裏
往往中夜輝長虹高曾矩矱自師授流傳勿替聲逾宏
諸孫之傑愷一氏曾携不律遊彤宮累牘籌燈錄二傳
片紙倒屣驚群公猶記名園偶借榻凉亭揮汗潑墨濃
游女如花笑相指絲管聒耳歌玲瓏枯坐不動兩無覩
欠中徐起書方終用志不分乃萹極無怪腕底蹲虬龍
方明曉侍玉堦上詎料晚墮寒瘧中苜盤難免食指累
幣贈仍倩禿管供閒搜敝篋得方麴上有淡墨參差峯
蒼然遠色翠欲滴日暮惟覺烟濛濛自詡毋乃是舊物
大有神助非凡庸洛神之圖誰所作翩翩逸態來驚鴻
是耶非耶杳難卽彩雲一片波千重不比尋常寫仕女
但從肥瘦矜姿容令弟弱冠喜豪飲每借絹素攄心胸
奪胎小令與所到恍與鮫室仙姝逢我聞畫學良不易
使筆如挽千鈞弓屋漏之痕肇寫意觀舞劍器增豪雄
擔夫爭道可頓悟何難粉墨摹虛空畫禪書聖互參証
金昆玉友相磨礱裝潢成軸重展玩妙處不傳神解融
遠郵索句久負諾自媿簿領徒匆匆今朝兩館思往事

年華風捲如秋蓬何意似舅繼出宰榆川咫尺連花封
撫今感昔遂成詠燭花亂灺摧餘紅半生學書無寸進
挽舟逆水難爲功詩中有畫終髣髴爭如四壁明雲松
解嘲幸有柴桑隱琴蓄無弦意不窮

喜吳映山病愈來署二首

直是牢騷甚非關好酒悲停觴翻示疾傲骨倩誰醫才
子詞多怨英雄數每奇百途窮欲徧應有運亨時
拚作吞聲別重逢喜見君才華天不棄骯髒俗難羣花
徑遲行跡書籤冷舊薰挑燈相慰藉已擬細論文

冬晚東平道中

莽莽長林接山河古鄆州城空經戰伐事往幾春秋蠶
尾浮雲沒堯陵夕照愁客途知欲倦駐馬問寒流

余自平陰量移泰郡者五載於茲矣乙卯仲春以
奉檄會勘金牛窪重過焉黃童白叟迎送絡繹
于途且有道舊而感泣者不勝今昔之慨賦二
絕誌之

夾道喧銜笑語聞傍山城郭帶斜曛牽衣莫訝情偏切
身是榆川舊使君

沿溪十里曉山青欲別溪山又暫停爲有當年感恩者
輿前絮語涕雙零

哭吳子映山

春風榮百藹君病亦艮已胡爲入夏來遽爾嗟不起自
聞余被議憤懣時雪涕一飯腕屢扼中夜几頻抵怫勃
氣欲盡支離骨斯毀乃知金石交豈同流俗靡朋友爲
性命斯言古所紀如君肫摯誼羊左堪齊軌憶昔初披
晤花前驚倒屣才華追作者傑出罕儔比並驅揚馬雄
一洗潘陸綺醉墨松株活清飈激湍駛白眼或罵座耳
語竊心鄙骨相雖寒薄嶔崎艮可喜人生貴快意何物
爲青紫若必朔顯達是以交道市君云知已難得一不
恨死踽踽久自傷鹿鹿羞置齒廣武經戰場狂言呼豎

子神鰲向地翻長劍須天倚嘗彼猛獸吼聲震天關圮
偶直梵行僧馴伏甘帖耳于焉掇菁英從前悲糠粃何
敢言交綏吾其執鞭弭溫溫兩載餘璞玉璠璵美忍斷
杯中物德隅勉所止豈獲金七藥服食易毛髓同儕競
稱壽福祚神默啟緊余忻得朋他山藉攻砥有時相倡
酬奏樂叶宮徵亦復出奇險致師互角犄既可滌煩囂
抑用澆塊壘方茲削秩時簿書免塡委雖當愼行藏無
庸過畏葸　盛朝寬文禁詩酒任驅使君不我遐棄庶
幾保終始柰何成永別浮生一彈指臨訣重執手有淚
如鉛水吁嗟氣凌雲如斯竟已矣寂寞身後事倚賴相
料理一諾詎敢忘悲風颯萬里造化妙廻斡孰能窺其
裏伯牛纏惡疾子淵頹迅晷百戰終難封猿臂何足恃
讒人工萋菲中傷速薏苡窮通匪臆度古來盡如此哲
士多達觀幽人敦素履況君抱異材修文虛席俟生者
雖負謗胸次淨無滓太虛雲自卷微塵眼暫眯告君君
應聞悲咤徒爲爾詞賦幸在篋諷詠長篇纚楚些擬招
魂孤芳泣蘭芷

送朱卉東司馬旋里二首

解組沉疴已去身板輿歸好奉慈親霜林紅葉如相待
箬笠青鞵不礙貧半刺翺翔空老大泰山氣象借嶙峋

嗟余祖席渾難共悵望秋郊臥擁輪
五載同官天一方迂疎假蹇恰相當頑金大冶投何益
白璧蒼蠅點不妨今是已嗟陶令晚常醒翻覺次公狂
故園風物槎頭美腑欲臨流託報章

再送宋司馬

晴川曾記昔年遊夾岸烟波黃篾樓忍俊仙人能跨鶴
銜冤鸚鵡尙名洲竹枝漫擬三湘曲蘭畹深懷九辨愁
纔過憑君爲釃酒大江殘壘荻蘆秋

疊楊翼才立夏偶感原韻

道觀蕭條客舍同楊寓岱廟漫將心事託三中罷官尋我北

山北采蒳期君東海東不忿平蕪添遠綠已拚嫩蘂褪
嬌紅相逢且伴朦朧醉五馬眞餘一馬驄使君五馬一馬驄杜句
傷春惜別客懷同春入天涯望眼中千古書圖悲塞北
三年人面負墻東閒思湖上船紗碧又憶京華香土紅
憨媿盛名多坎壈向來空貌玉花驄

疊蔣萊蕪韻

九十春光餘幾春紛紛紅紫盡成茵多情欲倩花爲勝
遺恨翻嫌酒未醇盆列庭堦稱上品時有憐余岑寂以盆株見貽者香
飄藩溷亦前因與君共証無生忍悟後眞同縱壑鱗
相呼把盞送殘春爛醉何妨臥錦茵年比安仁嗟倍老

交如公瑾始稱醇五年奏最偏多誤余自己酉祀灶之前一日莅岱至乙卯四月初解組中間實得五年四境謳思定有因閒事閒愁都莫管故
圖歸去種龍鱗

盆株四詠

榆材本棟梁頗負凌雲氣如何尺寸強佶屈盆盎內聊
供高人玩幸免斤斧碎得失何足憑天全斯爲貴
石榴亦尺餘結子安得繁客云實纍纍養已三十年其
一月吐葩紅纈千層翻乃知人功至可奪造化權
丁香質柔弱曾發少陵歎培溉不得地恐難開爛熳閒
說野人家數盆香滿院終不若故園繁英出簷半

月季色鮮腴開花且長久人情亦寶貴諒非蘭桂友海
棠亦無香讚詠常在口同此入宮人隨君別妍醜

聽琴二絕句

偶鼓平沙一曲琴堦前風定落花深何當爭洗箏琶耳
一聽雲山韶頀音
八年宦海歷風波事過傷春意轉多今日心情何太適
坐中有客奏雲和雲和之琴冬至於圜丘奏之見琴譜

張盧齋郡博家有浮雲閣其尊翁藥山先生之所
搆也地屢易主而歸於先生閣成遂據一郡之
勝乃不係爲已有而顏曰浮雲曠懷高致畧可

想見虛齋囑余題之手一編相示其爲茲閣寫
照已無遺蘊琳瑯滿目殊難措手勉效栢梁體
百一韻應命因縷述同遊泰嶽並惠讀法徵君
集一時交情他日附之卷末或不爲諸君子鄙
夷云爾

膠西雲氣連蓬萊坡公小築超然臺臺上望雲何奇哉
絳宮明滅蒼烟推我超物外非安排有如浮雲自往來
又開蛟蜃噓噴雷樓觀四射玲瓏開安期羨門跨鶴廻
白玉倒挂千丈堦奇峯脅族高崔嵬海天澎湃聲喧豗
雲兮氣兮迷九垓彈指一震須彌摧變滅倏忽君莫猜

電光迅不逾刼灰富貴浮雲良足哀不如歸臥青山隈
先生抱道襟量恢光風霽月堪同儕太空一碧無纖埃
浮雲命閣意更佳萬物一視外形骸流行坎止物莫絯（莊子且爲物絯）
圖釣何必矜鹽梅名山踏遍幾緉鞋焚香掃閣
御酒盃雲光溪影相蕩駘二勞極望目不揩雙珠翠羽
參差陪巒岡亂逝龍鱗栽虹橋臥波如長虺輿匜直接
門前街扶童便可窮沿洄攬勝未畢或與咲宅數易主
神所灾蓮觀錢耳等嬰孩建章萬戶飛烟煤白衣蒼狗
狂飈催一介何足縈吾懷惟有文行褁聖裁垂久不啻
商周轉佩刀發祥擬長淮騰驤萬里俱龍媒虛齋三遷

百蒨齋岱麓逢我志不乖偉論峻節欽徂徠携手同登
積翠崖琳宮縹緲金書牌窮幽陟遐肩相挨彷彿玉京
仙人偕秘訣袖遺桃幾枚别去惟聞鳥喈喈山花一株
紅破腮怪石嵯峨露齶頦猿猱但避狀毰毸看雲坐石
敷莓苔雲觸膚寸瀰天涯一氣渾淪成胚胎與霞舒卷
常昭回虛空豈受塵埃霾歸途神倦尻馬隤陰寒思得
楷楷偎亭甜合雲聊潑醅煮茗俯拾鶴徑柴問雲向從
何處埋亂飛如絮白皚皚君家浮雲孰雄魁海岱無殊
東西陔亭中閣中恣徘徊君手一編千瓊瑰長篇短什
刪淈哇詠閣閣現衆妙該宮商迭奏律呂諧勉令續之

思力頹毋乃題詩人姓崔黃山之集更謫詠天破誰敷
補者媧古心古貌冠毋頗神通游戲幻背鮐翩然袖舉
過瞬纔瓌姿驚倒千名娃光怪虎文金鞴軟愣若靈祇
驅黃能縋險蠻觸方戰蝸洪濤夜半撼孤槐狂呼屈宋
爲輿儓餘子碌碌紛鳴蛙卷多充笥載連蓋讀罷可已
瘧與痎（瘧間二日發者曰痎）縱使山河化爐煨斯文不磨神護培
典型如在何嘽焞以故援武多英才我賦栢梁煩敲推
秋思軋軋抽枯荄自慙百寶厠松釵贈君一言不須咍
積德降福知孔皆中天搆厦正急材五雲深處是三台

岱麓山房續稿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閱

贈泰安梅慕堂郡尊三十韻

海內論詞伯如公復幾家匡廬雄獨峙彭蠡浩無涯鳳去丹霄迥鸞停玉樹誇夢摛千尺錦筆燦四時葩八座占高第（公羅辛丑禮闈是科居台輔者甚多）雙凫滯曉衙政成琴未闋庭寂鳥爭譁變日波傾釀精金錐畫沙忠誠推幹濟清淨理紛挐賑溥鴻安堵刑輕鼠耕牙流氓欣盡復宿垢與全爬遷秩千旌子徵書束帛加建碑三異紀擁道萬夫遮麗藻凌金馬新章綰綠蛇（公甫舉鴻博旋膺泰安之擢）恰逢春有腳直見雨隨車（公於三月抵任甫下車即大澍）爽氣徂徠翠晴暉岱嶽霞恩厖濡轍鮒識斂燭鈴鴉多士作人頌窮簷來暮嗟七城風返樸十郡績推嘉　當宁方掄棟還期豈後瓜暫留膺保障仍　召掌宣麻晉晏功何早皋夔望匪奢勳猷須勒鼎名姓早籠紗賤子桃蹊舊遙青鵬背賒軟羣蒙一顧（令伯月川夫子督直省學政余辱首拔）拙手媿頻叉薄宦圭增玷覊愁鬢惹華無端嬰世網何處覓仙槎披拂東皇轉飛騰暮景斜餘摧塤竾鶴根沃盎培花大匠矜樗櫟豐城問莫邪謬稱門下彥聊獻曲中巴

高子靜遠邀遊徂徠至匏瓠店覺山色已來親人遂賦之

看山荷短鍤野店過匏瓠曉黛露真面晴雲縈半腰峯廻添碧靄路折入青霄明日山中宿應詢隔水樵

飯北莊

春田飽宿雨一路麥青青野老籬如昔孤郵騎暫停相留情繾綣欲別語叮嚀余亦歸耕者紅塵昨夢醒

山陽過高子家　靜遠胸中別具邱壑所蓄木根有如魁星者如狻猊者如虬龍者如海上三峯者種種瓌奇不一庭中盆栽羅列與木瓜海棠諸美植相間蔥蒨奪目如行山陰道上惜小齋已圮未建

高子幽棲處紛敷花藥香木根皆寶玩盆景足徜徉糯橐龍蛇狀若榴纓絡粧徘徊思借宿急掃讀書堂

又　栢數尺耳而有千仞之勢乃其大父手植

中庭栢樹子（趙州禪語）奇絕翠紛紛影動竹稍月根蟠蘿徑雲後凋存古幹側理篆奇文遺澤經三世滋培又付君

同高子希程看建徂徠書院地址

難兄選幽勝卜築傍名泉面勢齊泓上開窗空翠邊投

儉重堂詩卷四

書聞古蹟演易嗣前賢何日經營就環池種白蓮

初入山道傍亂石甚奇

共挹前峯秀應藏隱士巢先驚亂石矗微露遠林稍當道老羆臥縱橫乳贙咆行行陟幽險學打衲僧包

亡聖宮

五峯環抱好勝地秘瑤宮疑與天相近都無路可通窓虛飄翠雨衣冷御罡風危磴相扶下廻看興不窮

貧樂巖

黃冠聊寄傲貧樂尚名岩旁洞白雲吐遠山夕照銜碧泉分小杓黃獨帶長鑱只此堪終老何須覓玉函

南泉

共說春遊盛尚餘花惹襟蘿陰垂作屋泉響激鳴琴偶爾坐盤石洽然清道心誰懸輞川畫一效輞川吟

山中野花倚笑叢薄間而剪春羅開尤盛

東皇弄新巧細細剪春羅似出玉奴手應翻白紵歌素英籠弱質尖瓣簇疎柯蛺蝶驚棲定偏憐金粉多

演易齋

茅齋廢已久石上儼雙趺旁晛一峯秀直凌千仞孤暗香樵逕引遠靄牧童呼去路非迢遞烟光澹欲無

簞瓢洞

閒雲何蕩漾古洞自森嚴片石孤撑榻飛泉高挂簾蔽肥餐可續葉落竈時添劇得孔顏樂非同尺蠖潛

將到礫石峪渡隔塵橋

暫與天臺別還來訪武陵亂叢經雨耨疊岫借雲蒸徐過看逾好幽尋得未曾世塵真已隔幸不負紅藤

純陽閣

清都蘊靈異磴仄出平臺樹暗千株合山濃四面廻仙巖半空落道院下方開袖裏青蛇客月明時往來

道人邀飲其院

威紆歷丘壑窈窕明軒窓雨後蒼鱗長風前翠羽雙中

廚餉作脯仙液玉為缸欲與同遊者臨流聽石淙

桃源深處

柴門別啟逕跬步入桃源丹顆櫻初熟霞裳藥競翻暫行嵐染袂小飲鳥窺尊飯罷看山坐支頤無一言

聞笙處

何處笙歌沸遊人還未還徑窮仍有徑山斷復逢山樹擁巖巒裏巒藏竹樹間夕陽惜欲落莫放短筇閒

玉几峯

貴人凭玉几取景亦依稀我踢飛湍到披襟澄夕暉四山供俯眺片石坐忘機同侶相呼疾白雲翳欲歸

于仙蓑衣冠處

小有最深處相傳蓑玉棺春來宿草綠雨過暮峰寒南嶽孤蹤遠 于仙尸解後曾著奇南岳 東溟一勺寬迴頭五步坐盧老淚猶殘

貴人峯

羣峰推爾貴孤秀孰能齊剡首疑簪筆端躬如搢圭情殷竹溪隱 仕宦得意人未有不津津林下者 名亞丈人題迤北遥相拱天門落日低 丈人峯天門俱泰山高處

煉丹爐

探奇不覺遠扶杖更登危石髓無尋處丹爐如昔時庵空雲影墮鼎沒蘚痕滋妻子渾堪棄誰爲董煉師

希夷酣睡處

華頂黑甜客何年蓬島遊經過愛嵒窟一睡幾春秋想出後人意聊銘此地幽雲霞堪枕藉魂夢任淹留

玉帝閣

中丞曾借榻曲室寄巔峰翠滴窓間壁濤驚磵底松鶴巢殘月淡猿窟曉烟濃 身臥鶴巢猿窟中 中丞趙公記中語 重讀當年記恍如塵外蹤 閣于雍正八年圮於水峙方謀重建

出山

出山山境窮翻似入山新處處如留客依依解趂人畫

圖隨步換泉石淨無塵久立忘歸路猶嫌看未眞

觀音洞

羣峰爭起伏一洞露岭岈杪響深林鳥天香野塢花悟應空色相別尚戀烟霞更指來時路堪憐燕尾叉

玲瓏峪

混沌知誰鑿玲瓏望倍佳劈皴皆入畫透瘦漫盈懷宛轉珠同曲蒙茸蘚半埋何當頻洗剔移置小茅齋

舟石 石凡二日大舟小舟

山窮得舟石疑欲泛蓬瀛遠落星槎影羣飛海水聲艨艟銜尾泊畫舫並齋橫最愛雲帆挂逍遥萬里征

飯天寶柵

童叟競相招扶筇意尚豪凌晨過茅屋隔宿貯香醪目已失青峭魂猶驚翠濤殷勤父老語重到莫辭勞

重宿高子齋頭聞其蘭玉競談光華寺石榴峪之勝

傳說光華寺清流徧玉除又聞石榴峪碎錦布床居七十二峯好烟蘿紛卷舒他年買山隱捨此復焉如 徂徠共七十二峯

歸至北旺拜徂徠先生墓

北汶渡之北 村名北旺南旺疑南北汶之訛 南山垞向南 歐文徂徠魯東山泰符人

俗呼爲南山豐碑當古道墟墓帶層嵐芳杜千秋思臨風勺
水甘斯人不可作贍拜試停驂

余泰山詩七言近體二十首猶憶少年時與家可
亭兄讀書集園共作送春詩徧拈上下平韻今
其稿已亾案頭適借有黃山先生集集中此體
疊見因湊擬之未免鄰於誇多鬬靡詩之佳處
殊不在此也然以言之長也故得於山中諸景
到處摹寫庶彷彿其萬一而往返情事亦備悉
焉可作一篇遊記讀錄一通付之高子靜遠他
日中丞趙公歸代爲質之或不俗吏我耳若云

與公後先輝映爲名山添一段佳話則吾豈敢

岱麓通客跋

遊普照寺三首

向屢過招提乃未得其眞今玆解組遊山靈始我親入
門境頗異煥然耳目新斯知鞅掌者胸有十斛塵登樓
試一眺積景媚煙晨竹樹葱蒨中微茫辨城闉殿宇俯
可矚簷前怖鴿馴鳥巢寄足下雲氣時氤氳曲室通小
樓疑藏貝多文不然歲甡鎖胡爲阻迷津方丈何人開
石堂蹟已湮石堂所餇誰　帝者師木陳分彼菩提蔭
証此甘露門

振策呼苙屨言訪石堂蹋石堂渺何許沿回山之麓謖
謖兩株松微風灑茆屋磴轉披積蘚鑱刻尚可讀山峯
巧廻抱白雲峯下宿豁然一逕開芳林兩行緐妙香聞
池蓮清響戛叢竹想見晏坐人斜月伴幽獨
西院何森沉中有千森筱分布臺三層清陰共扶疎何
當架竹屋終老此巖居兒復滌池深策策多文魚游行
空翠裏咳雨散花餘

三賢祠

幾朶青芙蓉夜墮古祠後展拜起流覽蓬島忽此遘投
書尋磵幽翠色欲凝袖亂石堆磵旁位置乃爾秀蒼崖

不可攀炎暑飛急溜誰銘景賢石廣石復廁右啜茗憺
相對坐久忘晷漏請君張玉琴清風滿孤岫 同遊陳子善琴

三陽庵二首

神龍掉尾歸震眩猶用壯幸哉救苦臺觀門扼其吭連
甍飛天都皆握豪健丈鬱然數株松干霄氣崛強旁阿
繚以周迤折將焉放岩窔勢乃奇開拓議恐妄紆步陟
高閣已據雲霄上丹梯復百尺巘業玉京傍兩腋挾雄
風鼓勇神自王絕頂一趺坐耳目得清曠登頓雖稍倦
筇杖喜無恙
清泉盥神座酌飲味芳甘想見佛髻流夌雲響巉巖 泉從

古佛髻中流阬亭先生麥雲句好試行笈茶揀取露芽尖淪罷憩松根毛骨皆洽然

自三陽菴赴竹林寺道險折下白龍潭作

蒼蒼竹林寺迢迢屑嶂裏欲往道迂迴復自普照始道人從旁言別徑捷數里聞之色飛舞相呼扶杖起翛然出後洞風日果淸美空山寂無人樹陰覆溪水一澗忽中橫數峯遙仰止悵望仙人影依稀畧可指平生名嶽興異險面增趾揮手謝筍輿逝將覓石髓仄步緣傾欹褰裳避葛藟如尋范隱居失道落蒼耳苔滑蹶幾仆坂峻掖斯跂呀喘膝拄頤累下肩錯趾危石履忽隕聲墜淵潭底四顧樵逕絶嵯岈互相倚惟見野鴉飛幽芳褒紅紫出險神稍寧鼓儳志未已白龍潭近遠瀅瀅碧膏委從者或先到舊途翻較駛得失何足憑貪奇聊復爾

白龍潭

龍潭昔步禱甘霖輒響應愚誠神所鑒豈云因德政幽靈固可必世事反無定脫彼袍笏累償我水石興良友復相於乘危倍搜勝披襟俯潺湲琴筑娛淸聽入傳深窟底短碣埋多詠不得下窺探豪曠慭自命稍息筋力疲更取飛麗徑

百丈崖

匡廬天下奇坡公僅取二開先與三峽雙瀑孰軒輊四句全用漁洋語君言看瀑布遊山第一義交臂或失之回首徒增喟洵哉懸崖流恍如翠簾織洞門設常關壁蘚積深閟疑有玉京人久偃石床睡我欲呼之醒乘龍暫游戲浪湧金鱗噴派決銀河墜百幅琉璃屛萬疊鮫綃帔珠貫琲難計練挂疋奚啻衝渦車輪轉旋瀨鵝卵萃大聲犇雷霆寒色凜魑魅曲肱時臥看炎天殊快意但知濯塵纓獨來夫何悸是遊也郡廣文張君與最豪且談山水之趣悉中肯綮

竹林寺

崎嶇到竹林不見竹一叢鳳凰忽朝饑飛去扶桑東尙餘四銀杏寗蔭交龍葱蓮座飛礫旁玉甃榛莒中暴流激砰硠擁塞路不通遂絶檀施人象教力亦窮西望扇子厓日射嵐光紅躡屐往從之蓬勃來天風僧言一廢刹荒凉此境同我聞大千刼銷殞隨虛空長安與洛陽宮闕化爲烽何論一赤眉區區蟻垤封俯仰增遐慨塵世如飄蓬山色自逌然萬古靑濛濛俗傳扇子崖爲赤眉初起屯兵處

自普照寺至扇子厓皆泰山西麓之勝而普照尤爲佳處且距郭不數里郴子厚所云君子必有游觀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淸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殆無是地過也惜茅亭湫隘

不足以怡神滌慮若擴其牖至其壁而加庀飭焉於物力亦不甚費西院叢竹中可搆一小亭眞有如東坡所詠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者余向也力或能爲乃屢過而情不屬以爲無奇而置之今雖悔焉已無及矣爲之惘悵而不能去友人曰士大夫得一郡一邑以爲治莫不思抒其素之所學於事之當爲者或泥焉而不得爲得爲矣而不實心殫力爲之亦無成歲月蹉跎一旦事權不在手其可悔者何限寧獨一遊觀之地也耶今吾子蒞岱五載中竭蹷而弗遑事頗就理如別無可悔區區一亭之建否似不必介諸懷也余曰凡顧此而失彼皆由才之未逮子之言誠然但如栁子所云則余未免滋媿焉書之以志予之愧也岱麓逋客跋

友人唱和押之字韻偶讀東坡先生集有云後學過呼韓退之彷其意作一首卽次坡韻

擬欲歸耕未得歸出遊幸免擁襜幃疎慵漸近稽中散
落拓空憐杜牧之添註華膴由北斗簸揚糠粃媿南箕
行年不用君平看已是鄉閭扶杖時

再用前韻促張虛齋踐遊東郊之約時連爲風雨所阻故篇內及之

難忘結習已堪嗤何必研精復下幃憶向深林穿屐約
夢尋野寺問花之（沂州界有花之寺見漁洋詩話）雨埋芳徑占離畢風
撼長條候應箕荏苒年光忍虛擲同遊須及曉晴時

再用前韻贈張虛齋二首

葛巾野服惹人嗤共訪山家薜荔帷寺古提壺聊暫憩
途窮荷鍤更焉之交情易冷翻雲雨俗好難投異畢箕
幸有曲江能愛我綢繆偏在罷官時

無氊坐客敢輕嗤共仰傳經有絳帷半世心期敦古處
百川力障使東之請看玉樹爭臨砌始信良弓易紹箕
火速鹿鳴先繼武上林同宴杏花時（虛齋嗣君文采彪炳大器也）

仍用前韻書懷二首

七年薄宦莫相嗤曾醉花陰錦作幃可惜秋來春去也
敢言幼學壯行之嶽靈相戀頻留岱洛數無憑漫測箕
欂櫟液樠甘棄置掄材不是未逢時（有善河洛數者謂余客歲當遷果列薦剡而卒不驗）

雄豪枯淡兩成嗤慙愧清風鑒薄幃自念人生行樂耳
恰逢酒熟一中之新詩續出如抽繭佳卉紛投似歛箕
此亦貪癡須懺悔濃香偏值散花時（客中購花卉自娛最後得詹葡四盆）

荅章子周學博見贈卽次原韻二首

柳花詞好早知名絳帳經傳舊著聲壯士棄繻別有志
諸侯擁篲競相迎酒豪爭抵文豪健行律還同句律淸
拭目鳳麟終網取十年賦已鍊都京（時方舉鴻博）
鹿鹿巖疆浪得名那從龍秩博循聲田塍無恙扶犁滿
（代郡城南有地數十頃荒廢廿餘年矣余爲疏通溝渠捐發牛具籽種勸民耕種遂成良田）山色依
然撲面迎與友共應啞儉陋畏人知尙媿眞淸瓊瑤投
贈空思報筆勢翩翩未易京

漁洋山人論詩取司空表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及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語故其生平所
作妙處皆在酸鹹之外余嘗推爲本朝詩家第

一江左友人意似不平然微但本朝南宋以來
實罕儔矣古夫于亭稿最晩出人多未見者若
不經意而得無上三昧余尤愛其石榴梔子繡
毬石竹數絶句皆寫初夏景物殆一時作也寓
中適有此四花遂次原韻各作一首聊以志予
瓣香所在云

石竹

雨壓烟啼可若何砌間籬下返魂多洛陽錦幄飄零盡
賸與幽叢怨綺羅

石榴

花事匆匆春復秋林園綠暗景偏幽東皇不惜賈餘勇
盡染殷紅上若榴

梔子

氷肌無汗香薰骨茉莉濃如薝蔔花更愛玉簪凉月夜
蘿陰細乳潑眞茶

繡毬

楮葉三年費巧鏤玲瓏璀璨密難周池塘一夜連錢長
蕩漾風前無限毬

午日集紅門寺用東坡禪字韻

山靈不示弱佳境常相連蒲香泛令節雲亭開淸筵觥

飛飲頗豪屑落語爭妍而余所愛者別塢琴悠然嶔崎
令人敬君子森六千綠淨不唾地蒼蔚欲沉天淸陰蔽
曦景垂釣良亦便時見野人家林外起炊煙笱長劚可
茹曲肱從晏眠重偕木上座來參玉版禪

四陽菴松歌

昨日櫻桃園裏竹千竿嶔嶔粘衣綠今朝四陽菴裏松
數株盤礴來天風一株根蟠巨石上鬱律縮結龍蛇狀
忽伸一爪掀巖巒石破天驚泣相向七株離立寺門前
亂飄翠雨霏蒼煙當門兀坐啜枯茗但覺雲烟森歷相
鉤連于中兩株尤詭異槎枒撐突夜叉臂如肇劒戟擁

麆幢偶衛仙官下游戲又如空中懸丹梯從此步步直上排雲霓可望不可到不如醉倒童子爭扶携四陽之松貞奇絶往來常聽遊人說此際徘徊意未厭重過假臥松陰月

遊范氏竹園放歌

有約遊竹園一月始獲踐從來清福天所靳决策同行莫辭遠半途忽入野人家茅堂半被竹林遮竹翠映入茆堂裏相託滿面堆煙霞及到竹園竹更盛千叢萬叢客無逕借問竹外何所有惟見蒼蒼巉絶高嶺紆飛磴磴間泉流不計道爭向竹園四面相圍繞泉流竹間琮琤響倍奇竹映泉流娟靜色彌好主人爲言炎夏雨水漲遠觀如浮竹稍上誰知此地始平皆疑有鬼神護惜故爾平安報無恙我聞子猷看竹不肯問主人且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又聞坡翁書寄洋州翁渭濱千畝在胸中此君原可爲久要亦復多多乃益善嗟哉吾鄉相近盧龍苦寒地終年不識此君面書窗偶覩十數竿不啻名姝與寶玩豈敢狎且玩定如詩書相溉灌一日不展卷語言無味都可厭若得如此山兮如此竹不惜老死山中結茆屋

明堂泉歌

周明堂漢明堂巡狩封禪事茫茫有如藏穀均亡羊不知金輪何所慕塗膏釁血爭輝煌謝過城奉符城故壘荒涼觸目驚羊流更有太傅城遠同峴首垂芳名清泉一道深林裏林滿巑光景清美浮花蕩石十里餘涓滴滙入汶河水六十九泉巽碧通漕濟運相輸委田家望望惜雨乾縱有餘流何敢釃鑿井築陂種秔稻望古循吏難並軌惟愛泉名識厥始千秋彷彿明堂址

虛齋家傳詩學抵岱從友人唱和紛然獨袖手不出一語忽以佳箋見貽古韻鏗然秀色可掬篇中以永叔相推余則何敢君家喬梓乃不媿眉山耳連日集合雲亭亭爲僧廣惠所建惟此一段頗似瑯琊故事借余於投劾始來遊且無文章繼醉翁因和原韻及之聊以解嘲

逍遥聊作御風遊此日名山志可酬清福知從閒處得放懷應與古人侔窮搜泉石情逾勝攔入煙霞句始遒共愛山僧智遷好釀泉亭畔話綢繆

好句頻獻傾耳聽竭來廣樂奏雲亭旁觀每笑鱉傷指對飲方知量溢餅談共阿戎欣屑玉眼逢我輩漫藏青眉山父子才如海肯似纖葩苗寸莛

遊靈巖漫題長句歸示張虛齋蔣秋水諸同人

靈巖自昔稱四絕殿閣峯巒兩超忽徃還七載未一到
如望天台隔吳越今朝荷鍤問名山侵曉穿林踏殘月
騎馬直至寺門前廿里烟光如黛潑解鞍歆枕僧窓閒
古甃寒泉佛座咽轉輪軋軋重樓迴飛塔層層孤鳥沒
不須鑄鐵作袈裟但愛依岩置禪榻石能聽法頭尚點
鐘解迎人響自發此間靈蹟本俶詭況有奇峯爭嵂屼
何必牽引坡公詩道人指點蒼苔碣從來附會資考証
且對雲山足怡悅緣深詰曲驚疲薾偃坐徘徊休倉卒
歸途更戀滴水崖濕翠濛濛浸肌骨千年神醴孕已久
萬斛鍾乳潛欲洩掬不留手處女膚淚盡成珠鮫客窟

縈腰纍歷秋花殷覆頂蒙蘢芳樹杳深青淺紺色陸離
交羽雲旗影恍惚煙江叠嶂畫屏張蓬島三山蜃市接
念玆好景世所稀有約同游惜中歇拄杖拚爲竟日淹
奚囊誇向良朋說

靈巖七絕

明孔山前日影微凌霄峰頂白雲飛荒村路轉回頭望
不覺嵐光徧濕衣
入門先問塔層層乍馭罡風不敢停日觀天門都在望
近山縈帶遠山青
壁僧踽踽如浮動塑手驚看妙繪同折算衣紋渾細事
錫飛猶覩汗珠融
非金非石夜生輝塊爾孤根碧四圍知是西方初解制
天風吹墮水田衣 鐵袈裟
趺坐危峯暫息心片雲無古亦無今騰騰兀兀誰呼覺
耳畔時聞山鳥吟 可公床
亭覆石床床覆泉山籠綠樹樹籠煙泉聲樹色勾留處
總說菩提不二禪 甘露泉
翠色蒼然誘欲滴况眞滴水翠爲膚回頭忽却晴巒路
身寄空濛烟雨圖 滴水崖

安東平含章過訪因邀集玉皇廟至晚而歸次見

贈扇頭韻

閉戶安棲散鶩君訪舊來雲山須共賞車騎莫相催日
轉松陰合亭空野色開吟鞭重載好同去復同回

春宜花而秋宜月東坡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則於秋月似有微詞焉然非所論于初秋
之夕也于是炎暑乍消桐露徐引羅衣適體凉
月娟娟蘿陰花逕清景撩人晶枕繡簾倍添佳
趣余少年曾和津門朱乾御念奴嬌詞數闋歲
甲寅紀一時服官之況自朔及旬共賦五律十
三首今讀之乃十日非十夕也因補作一首連

夕遂皆有詠雖媿不甚工譬之候蟲喞喞亦鳴其不能自已之懷耳豈靳以悅耳哉姑備錄之續前作之後焉

初十夕

溽暑何曾減秋來業一句今宵明月上影好漸成輪星伴銀河老花迎玉露新不須悲寂寞相對有三人

十一夕

幽輝驚滿院此夕景尤佳坐久風生樹衣凉露濕堦炎天停竹杖秋至理芒鞋劇有重遊約名山繫我懷

十二夕

雨過風初定虹銷月已升晚天眞似沐孤客只如僧感舊流螢速悲秋促織能桐陰書屋裏(署中齋名)清影憶層層

十三夕

碁枰消永晝茗椀坐初秋月上微風欵簾開素影流高棚薦新爽小卉弄清幽何事蛩吟急更深不肯休

十四夕

待月惜無月雲輕月忽穿陰晴眞莫定圓缺古難全借問臨覊客何如照綺筵姮娥不須恨滅燭亦孤眠

十五夕

天付多情月長空無片雲虫喧夜寂寂花靜影紛紛大地風輪轉中宵法食閒獨憐塵境外兀坐漏將分皎潔當三五團圞未十分流光催節序隣杵不堪聞露下鵲多警月明花正芬猶嫌太孤絶散錦就行雲

十六夕

望夕光應滿偏憐月上遲徘徊池畔見掩映柳稍時碧落渾同色金風乍起颸秋懷添幾許休遣鬢華知

十七夕

月到中天逈蕭然夜氣清高疑岱峯曉俯逼竹溪明萬籟此俱寂微吟時獨行那能跨鸞鶴縹緲達瑤京

待月月不上疑沉海底峯水輪思借御明鏡若爲容翠

亞松風活煙捎竹露濃太虛皆幻影心事漫惺忪

捲簾坐欲倦忽復得清光趨向中庭望流天素皃長豈惟滌殘暑亦覺破愁鄉客帳孤無寐封侯夢久忘

十八夕

朝來風雨急夜月未開晴似與佳人別悄然覊思生忽吹羅幕動微逗小窻明感此不相棄依依無限情

十九夕

浮生眞鹿鹿難得是良宵纔覩鈎横閣旋看鏡湧湖出遲如有恨漸缺倍無聊桂府秋光滿吟䰟好共招

重過大明湖

明湖載酒昔年遊亂葦荒汀惹暮愁憑向烟波添浩蕩
曲欄深入藕花秋

濟南旅舍

堦下淙淙環珮聲隔溪荷送遠香清誰知旅館推窻望
無限江南水閣情

書崮山店壁

野店依依夕照間驅車北去復南還啣盃莫作匆匆別
戶外巒青是崮山

長城驛

山河寸二罷縱橫松栢空餘哀怨聲莫向窮荒弔秦壘
田家先已築長城

新莊

岱峯雲氣接河源漠漠殘陽古堠昏八載新莊西去路
不堪回首望夷門

渡汶河有感　岸有龍女祠俗呼三娘娘廟

汶水當年呼棹過驅車回首一悲歌春流斷岸堆楞錦
秋雨叢祠長薜蘿曾架飛虹度　仙仗幾驚奔浪瀉銀
河獨欣瓠子堤成後兩岸人家禾黍多

秋日訪孔曲阜璞齋招集枝津亭同友人江蓀亭

樊殽堂夜話二首

招攜六月有心期忽届金風料峭時尚喜芙蕖嬌倚檻
更憐茉莉燦盈枝亭深恰在空濛處橋仄偏於澹逸宜
自識主人坵壑妙况兼良友運幽思
亭名新揭是枝津洙泗流長萬古春碧水一灣周遶屋
桃花千樹近窺人林園品勝應無敵客夜談詩覺有神
壘石種松君莫緩他年直擬卜爲鄰

恭謁

聖廟用杜子美經昭陵韻

道法宗堯舜薪傳到匹夫素王綿帝統函丈啓鴻都樂
正風偭雅書藏典析謨懸燈覺萬世樹的示通衢難挽

時三代空驚魯一儒周流何偃蹇削迹倍崎嶇韋布雖
終老乾坤却重蘇宮墻雙魏闕彞鬻幾洪爐奎閣光隣
斗洙流澤濊湖鼎新輪奐美豫動珮裳趨不有裁成術
誰登仁義途徘徊過舊壁絲竹響庭隅

行行出東門

行行出東門言瞻姬公祠衮裳與赤舄如徂東山時二
叔布流言至聖憂患罹金縢召風雷精誠良在斯金人
口三緘銘背有訓詞垂戒非感慨要亦經險巇古今幾
興廢城闕悲遷移靈光賦空存今已成荒基郊原徧禾
黍秋色何離離足倦坐啜茗剝蘚讀殘碑欲去不忍去

日午松風吹

少昊陵

事隔虞初劇渺茫漫從鳳鳥誌休祥上陵未畢金源禮
荒塚同悲魯國王橫臥苔痕碑十丈遠經刼火木千章
何須獨下牛山淚天外寒烟濟夕陽

恭謁

聖林用子美重經昭陵韻

泰峯嶭嶽長滄海衆流歸誕降垂麟紱褒崇被衮衣森
嚴列翁仲呵護藉靈威雨造絪緼氣千秋日月輝神著
朝露湛古楷夕烟微拜罷重瞻眺卿雲殿首飛

樊穀堂見和枝津亭韻復次荅之

聚散人生郴易朞萍踪偏值月圓時余慙鵩鳥輕相誚
君歎鶺鴒屢借枝自有才華攀大雅肯將肝胆博時宜
吟成水色山光句頓覺江鄉入夢思
桃源非遠自迷津塵世茫茫秋復春讀史惟應澆濁酒
論交尙欲得畸人連宵竹逕頻留客好句花前爲寫神
莫怪臨岐倍惆悵已從風雅結芳鄰

謁　復聖祠敬題絕句

當年陋巷地松栢肅廊廡巍絕巷內井長綆此終古

與穀堂夜話至漏下四鼓始罷復次前韻留別

蓬壺何處覓安期可惜金丹欲就時野艇尙浮風息浪
棲烏爭繞月明枝年來世態渾如夢秋後心情倍少宜
擬佩芳蘭帶楙具美人俠士共相思
前途渺渺孰知津蓄意尋春却誤春深媿筵開居上座
自憐齒長是陳人客逢良夜雖多興蛩咽空堦亦愴神
話到不平交恨晚隔牆半載漫爲鄰穀堂客泰安幕半載與予寓僅隔一牆而未得謀面

任城過南池即用杜南池原韻

沿岸排芳纜清秋待問船我來尋古蹟髣髴聽鳴蟬亭
啟花間牖池涵水底天徘徊思痛醉藉草不須氈

太白樓作用黃鶴樓韻

城隅獨訪南池蹟城上重登太白樓萬瓦鱗差日杲杲
千帆雲簇波悠悠旗亭斜對綠楊岸漁艇晚炊紅蓼洲
仙客騎鯨呼不返山河依舊惹人愁

孟君可亭以余株累者半載始得脫然旋里今過
泰郡相訪因同赴歷下盤桓道故不勝俯仰之
慨余適有事返岱而可亭移寓圓通菴悵然握
別賦此寄懷四首

尺素雲中墮良朋隔歲迴狂呼喜欲絕絮語漏頻催媿
我經多難憐君抱異才相逢霜鬢在意興未全灰

事機能豫燭高論吐奇芬卓犖酬知已聲華早著聞胡
爲仍落鬼念爾足空羣一遇河陽辟騰驤佇翥雲
猶憶清明候開筵才士多繁燈爭絡樹淺酌細聽歌事
去如飇電心驚觸網羅人生行樂耳盡瘁竟如何
罷官人不信荔裳先生句余初被議離山左諸上司亦訝出人意外情景頗與此語合故用之
好士願難酬幕中諸友雖從來不一無不相得歡甚雨歇明湖冷烟深岱
麓愁僧房聊假寓客袂又殘秋何日留徐榻重眠百尺
樓

虛中澄中兩姪秋捷聞之不勝喜躍慶　祖德之
彌長占遺休之未艾賦此代柬寄賀五弟兼示

兩姪以寓期望之意

科第吾家事雙標忻一堂廿年重繼美再世兩聯芳余與四弟緘三同舉甲午榜今已二十三年矣祖德貽謀遠孫枝布蔭長還期軼
爾伯染翰鳳池香
第五名眞好臨湘數上聲白眉雀屏皆快婿獅子是佳兒
文訣均相授詩情合付誰莊嚴七寶就應遣老夫知
父子同辰榜星躔一紀迴五弟甲辰提聞啼知有異舞象更
多才最被含飴愛虛中姪爲吾母鍾愛齠齔時最難忘風木哀何當
同上塚　紫誥幾重來
壽考無疆祝咸寧率士歌一家邀曠典五度掇　恩科
四兄可亭中癸巳　萬壽科癸卯　恩科成進士中涵姪亦以是科舉於鄉五弟中甲辰雖補癸卯正科實加科也至今年丙辰凡五次癸甲循環兆四兄雋癸巳而余與緘三弟次辰姪甲午繼之癸卯甲辰亦然龍蛇奮起多即往觀來丁巳科分亦當最利明年春報捷測驗定無
訛
儒者平生志非緣溫飽求讀書恭終古通籍潤　皇
猷衰鬢吾摧盡英年爾邇流姓名題鴈塔事業始從頭

和金東阿介巖與井平陰含甥首唱和十首原
韻即以爲贈二首

名流歷下散如烟把袂欣逢鴈序天好句龍蛇飛壁上
俠腸氷雪置燈前吟思禹穴眞如陸介巖紹人內寫家鄉風景一首最佳

直逼放翁賦就湘靈不媿錢岱麓循良誇第一更期彩筆奏
甘泉
花封桑柘接鄰烟聯璧眞成戴二天治績互傳追召後君引見眉一攝篆眉一調荷澤君亦攝其篆詩名端合在盧前年來我下牛
衣淚世上人爭馬埒錢披拂春風倍增慨幾回匣底吼
龍泉

進叔通孝廉招飲三用前韻

相攜野逕踏蒼烟來賞霜淒籬菊天無限逕青堆馬首
一林殘碧墜衣前娛賓最愛箋淋墨進善書乘興何須杖
挂錢爲語主人休劇賞七年宦況酌清泉

自壽四用前韻

閒灶龍涎一縷烟悠然徐悟靜中天孤松歷雪何曾折弱翮銜風媿未前歌館華燈人比玉獵圍殘照馬連錢少年豪興差猶在自壽無勞問菊泉

留別張郡博虛齋五用前韻

蒼茫世態變雲煙不礙吾曹坦白天浪迹偏憐能官後論交幸及未歸前君於余被議後始抵任千尋鐵鎖窺丹竈謂同登岱三百青銅貰酒錢半載相依那忍別臨岐恐惹淚如泉

贈別蔣萊蕪秋水六用前韻

身寄齊州九點煙東南極目望江天家書一載渾難到客思雙橈幸可前復秩倘餘藏篋綬歸裝休羨買山錢明朝此地朋儔散夢繞青山與碧泉

留別楊叅戎謙齋七用前韻

姓名何必上凌烟宦海升沉總付天游俠盟心燕市裏悲歌翹首岱峯前崢嶸自覺輕千仞呫囁何堪直一錢他日西山同話舊難忘六十九飛泉泰安名泉共六十九

贈別楊文學翼才八用前韻

道院頻來薜破烟那堪惜別涴秋天聯吟賈勇車推右隷事搜奇席屢前慷慨登樓聊作賦疎狂結友不名錢憑君歸向西湖說半世神交憶冷泉

留別紅門寺僧虞慧九用前韻

岱峯遥望翠如煙纔入煙霞別有天境好休嫌塵未遠亭幽難禁客爭前機鋒欲乞東坡帶丹竈空糜少府錢珍重軒窗須更拓倘思重過聽鳴泉

留別普琴蘇道人十用前韻

攜琴小集颺茶烟有客言歸朔雪天興寄高山流水外愁來殘月曉風前愧余裝剩蒸雲石愛爾囊惟賣藥錢道人不屑募化惟賣藥給朝夕稍暇即種花鼓琴自樂誰譜當年醉翁操試終一曲咽幽泉

張虛齋索和耐冬花詩即以爲別四首

霜根移植自仙家他處渾無獨海涯蓬島四時原不謝弄奇別作耐冬花勞山耐冬相傳明初張三丰所植

扶疎鐵幹欲凌空三百年來飽朔風豈但耐冬兼耐久亘明交誼古來同

十載寒氈還擢新鰲山氷雪接殘春看花容戀非無意笑煞衝炎褦襶人

獨擅高名歲暮時瑯琊何事未搜奇憑君續錄羣芳譜謂新城王氏著不載此花他日郵傳一寄思

金東阿介巗過岱盤桓進夕論詩相得歸途追賦王母池爲予壽且致商搉之意次荅三首

分襟惘惘難爲别我亦霜郊遶碧溪楓葉忽翻鴉尚動
夕陽將落馬頻嘶哀鴻叫月賓從北青鳥啣箋墮自西
東阿正在泰安之西湧擬清池更搜句恰如黃鶴有新題
初度年年惜鞅掌何曾開宴舞前溪已知骨相渾如鶴
那更聲音時帶嘶宋稗載富跋足韓嘶聲何以位極人臣潦倒彈棋驚敗
北雄豪橫槊媿征西新詩相慶翻相窘燭跋昏鴉滿紙
題
君才十倍偏謙雅浩浩江湖納澗溪被刖難高荆璞價
絕塵麃識塞騮嘶後來眞覺薪居上門外徒慙水向西
小技雕蟲何足事勳名終付汗青題

同人集紅門寺話别楊君巽才索留題句因再次
前韻一首
半年五度紅門寺慚愧淵明過虎溪客似晨星餘幾箇
馬知分袂亦長嘶急鴻聲徹寒雲背遠岫煙迷夕照西
他日碧紗爭得護漫從僧壁索新題
無題三首疊用前韻
瓣香詎可孤山谷獺祭何妨倣玉溪流水桃花春岸遠
夕陽高柳亂蟬嘶逸情烟棹隨湘轉妙義風旛笑竺西
欲賦長楊恐才盡僧窓聊寄數行題
對影聞聲恍如夢依然身遡武陵溪飄殘金縷流鶯囀

揭徧銀箏哀雁嘶拍衮當筵花十八觴飛隔座玉東西
匆匆倦聽蘭臺鼓幾許芳詞繡領題
郭外金樽迭相勸牽衣又過繞林溪晚山弄靄峯如畫
叢樹搖風葉盡嘶幸免折腰彭澤後敢論投筆玉門西
嶽祠廻首浮雲隔姓氏空留野老題
與歌者法官
額黃無限夕陽山小袖調鸚意態閒恰似雛姬驚避客
餘香隱約繡簾間
良朋相調福難勝加滕空憐玉體輕誰賦閒情太奢願
研羅裙上作瑶箏

余在岱署有與友人賞杏花唱和詩今已數載風
流雲散年光電駛豈堪把玩耶辰冬以開復領
咨羈留歷下假館魚雅堂之西齋且開軒中主
人昆仲才調翩翩情投膠漆且狂朋俊侶日相
逆還握别匆匆反以不得久留爲悵爰存大兄
和余賞杏花詩爲贈疊至四首歸途遂復次前
韻奉荅並致雲樹之思云
觴詠聊酧官閣花開筵芳夜忽驚譁停盃倒屣延名士
謂漢張繞樹燒燈照異葩浥露迎風如有恨清詞麗句漫
爭誇重吟細把眞無柰記取歌殘月影斜

宮體何妨爲杏花看君白戰寂無譁憑將冷艷幽香句
鬬取瓊林上苑葩世業屢經鈲管述新辭堪向鳳樓誇
相期莫負尋芳約龍洞春深燕子斜（龍洞濟南名蹟向未及遊時余滿擬來春復回東）

奉懷敘園四兄仍用前韻

閉戶年來自種花羊求時過絕喧譁奇書借讀新鈔帖（敘園喜藏書有聊齋志異鈔本最佳）
妙繪延看競吐葩（壁間畫出名手神氣如生）魚雅軒追名士好湖山什並阮亭誇靈山一會渾如昨小逕
升堂竹筍斜（漁洋先生曾下榻于此尊翁子青先生漁洋高足弟子也）

奉懷佑存五兄並西院四兄及劉孚若張漢張諸

友三首

雄姿奮迅振三花萬馬皆喑孰敢譁屢散黃金求上客
閒摹粉本弄奇葩（君善繪蘭）歌伶羣懾周郎顧劍術應從越
女誇我欲與君爲後約要離塚畔酒旗斜

黃梅初放雪中花曾許金尊一笑譁如飲醇醪心已醉
空聯珠玉燦生葩俠遊南部人多識壯志中朝績尚誇
他日修書披半臂風簾椽燭兩行斜

客歸空剩小窗花深夜誰同笑語譁公幹原推建安傑
文昌重掞曲江葩閒情高寄知誰勝得句狂呼好共誇
我憶諸君君憶我殷勤淡墨幾行斜

奉懷王子公怡

漁洋詩諦妙空花壓倒羣英靜不譁同守遺編誰得髓
君拈禿管欲生葩青箱舊學應無忝黃葉高名又獨誇（王苹秋史以黃葉林中自著書句得名人呼爲王黃葉君詩青山樵路細黃葉寺門深風味殆不減秋史令漁洋老人見之必復擊節曰是又一王黃葉也）擬効一聯爭得似微吟不覺月
光斜

又無題一首

閒品名圃異種花平章雖謬客休譁鶗啼倩[illegible]月
雀嘷吳王苑裏葩非想天香原是幻無愁法[illegible]誰誇
清狂偶爾添惆悵一夜流傳滿狹斜

余莅赤城不半載而覊留保陽者凡三易寒暑其以赤城名綸者何凡余之覊留保陽者皆以赤城之故也丁巳六月余奉檄協辦赤城印務且令驗前令徐君軒病勢輕重以報至赤則徐君衣冠相迎揖讓如平人惟語言不清耳適幕友通岐黃術診之謂尙可療遂據實稟聞後中秋之前一日忽接藩檄委署高邑云高有偏災急賑不出八月令星夜前往余於次日即束裝起程取間道赴趙州乃行未數日而徐君歿議者遂謂徐令病本不起余不願莅赤故不以實聞以激當事者之怒因檄余回仍以赤篆俾之面詰不據實驗報之故並謂徐

令之病由比頑童所致雛伶滿署中而汝爲之諱何也余對以臣子之於君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美惡何擇焉况高又不美於赤乎人生修短有定數其原謂徐令之可療非保其必痊也至署中並無所謂雛伶者服役不過三四人皆鬚髯鬖鬖然即榻前奉湯藥者亦江南種田之村豎耳徐令已歿某何苦爲之諱但不忍使蒙不白之冤於九泉耳以此益拂當事之意及余自赤歸遂置之不議不論之列矣嗟乎仕途之升沉遲速殆有彼蒼黙運乎其間即余後之任內邱未半載即有越獄之案卒致解組復誰恭之者於人乎何尤書之以見萋菲之可畏而聽言者當慮公以參察之不必以先入之說爲主也乾隆甲子二月上浣蓬山逸叟湯題

儉重堂詩卷五

赤城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鴻中仝校閱

和陳子翽讀學書懷原韵二首

天馬由來豈受羈咲他棧豆枉能肥觀空不異菴摩果
忍詬何勞屈眴衣宿志名山酬可畢萕生霖雨望誰依
雄才葢世翻多困絕契東坡海外機
忘懷得失葛天民投老無煩更乞身萬象都歸鴻印雪
一燈且覓火傳薪香山尙有多情累坡老終爲喜事人

何似君家更超絕蕭然禪榻寄吾眞

和苔井眉一寄懷原韻

正學誰能識所宗山林鐘鼎欲焉從漫尋劍墜舟中迹
似記鴻飛雪外蹤積靄雲深迷嶽麓餘波春暖漾花封
堨來芳訊重提唱觸忤閒愁又幾重
詩與梅花憶往年吳山句好客爭傳如君不忝神明宰
媿我徒增老大緣可否問心休問世行藏由已半由天
請看蘭雪齋中老經卷蒲團最洒然謂子翽講學

都門送四弟公車後之叅吾學署用東坡別子由

韻二首

連夕行踪細與商分飛鴻雁復聯行官資何必論高下
文字差堪較短長强擬種花仍滿縣未能衣錦却還鄉
余直隸人特命往直省試用曠典也邪君幸得相隣並媿爾寒氈拙可

藏
襟懷落拓少人知勲業曾嗤管晏卑世事從他翻覆手
閒愁不上雪霜髭詩書努力酬君父兄弟當年自
友師我去君來金榜下相逢莫遣路參差

居庸關歌

噫戲欷居庸之關其矗也不知歷幾千古天險生成孰
敢侮鳥踪欲滅嶺頭雲泉瀨常飛巖際雨道狹並騎尙

不容側論什什與伍伍矢石仰攻亘自難顛蹶一墜那
復取我聞圍城力不支大都糧絕援亦稀掘鼠煑革無
人色梯衝四面合長圍黑雲如磐向空墮引領救兵如
救火少遲三日城已陷堪嗟百戰瘡猶褁若如此山之
崔嵬一夫當關眞莫開連峯揷天數百里貔貅百萬逡
巡咄喈奚爲哉飛輓路無阻後援呼可來胡乃一朝竟
失守坐使內地之人皆化狠與豺嗚呼有明之末季政
歸奄豎與權相債帥常輸津要金疲兵虛籍官家餉千
金棄一隘萬金賣一城敵來如入無人境尾追不啻相
送迎却殺良民爲首虜爾罪擢髮豈勝數恤緯寧無宗

社憂片石難將天柱補　熙朝四海爲一家塞北千里
皆桑麻龍門赤城屢豐稔羣歌樂土無怨嗟衆豈空設
稀猛虎霹靂下擊追長蛇星羅棊布百屯堡邊氓無假
頻梳爬猛士慓鷙不得逞投石超距栟其牙關溝鈴馱
聲相聞轆轆晝夜通行車城圯不須築山險安足誇投
宿沽酒不覺月已落關門詄蕩騰金鴉

自黃峪口至馬鞍山道中口號

居庸一線擁千流亂石槎枒動客愁來日大難黃峪口
誰知險又過關溝

落照蒼茫遠岫間陰晴無定出重關雲生山內纔如縷
忽被雲遮不見山

羊腸九曲豈虛傳峻嶺摩霄亦可憐更向雨中驅馬上
此生端合付蒼天

兩壁蒼蒼高切雲縈迴石磴路中分流泉彷彿空靈峽
只欠猿聲傍晚聞

初至赤城寓居古寺夜雨書懷

夜雨欲來涼氣增蕭然一榻對孤燈原非啓事新除吏
恰似山堂罷講僧骨相封侯從古少賦成出塞幾人能
朱霞郭外鄰仙境天半飛梁定可乘

移寓赤城署中書懷

盛朝海宇息波鯨白首何妨紫塞行地列營屯邊燧靜
天連監口暮雲平裘因寒冽秋先着馬罷軍興價稍輕
最喜放衙無一事幾行紅蓼動詩情

雨中度岸門嶺絕句三首

每從圖畫見煙嵐擬向嵐頭一駐驂今日塞垣煙雨裏
分明着色畫江南

雨勢瀰漫欲滿山遠峰近嶺有無間恍疑巫峽來神女
處處泉聲響珮環

隱隱輕雷度遠峰夕陽別露晚山濃始知項落雲堆裏
天乞恢奇與洗胷

題大藏經閣

邊徼荒涼客暫停勞勞登陟徧巖扃猶堪歸詫鄉園說
浴罷湯泉讀藏經

獨夜

新月初升玉宇涼衣單忽覺是他鄉一家三處二千里
獨夜五更百轉腸僚友沉痾何日減田禾滛潦幸無傷
故園眼底秋光好剝棗烹葵漸可嘗

度岸門嶺疲甚至尚家堡小憩遂假寐夢中聞水
聲作長歌醒後惟記兩句嗚咽如鳴不得意又
何不遣作得意人抑似微有感者聊足成之

登頓屢以十里計郵亭之前哪假憇似嘫不嘫何所聞
茶濤乍響來松吹乃是泉流𥕢底聲嗚咽如嗚不得意
何不遣作得意人皇天摧抑益有因物遇不平奇始見
水與石爭態千變跳盪忽臨百丈崖銀河倒挂珍珠濺
譬彼士子不遇時懷抱壯志空權奇盤根乃以別利器
奚用怫鬱多愁思古來名將起徒步其初或是椎埋兒
若令田廬相保守安能萬里擁旌麾夢中吟哦誠囈語
得失蕉鹿竟何許隷人呼醒扶上馬一鞭又指遥峯舉

湯泉三首

我愛湯泉好曾隣天壽山今朝逢絕徼同首隔雄關碧
玉膏差冷丹砂色太殷陰陽費鑪冶溶漾白雲間

翠輦巡遊處溫流傍砌瀠仙源通太液賜浴鄙華清茅
棟無雕飾幽巖有勒銘　聖朝崇儉德長此戴休明
玉甃鎔銀汞朱欄護碧波一亭臨窈窕終日得婆娑蘿
磴穿雲杳松屏滴翠多客歸僧寺閉夕照滿山阿

未至朝陽觀道中作

三過初尋滴水崖崇岡中跨兩溪開青松夾道如相引
步步蓬瀛別品來

遊朝陽觀次石刻原韻

乘興驚逢意外奇烟霞留客步難移懸崖似壁盪空際
危溜如絲無斷時法像半依岩石鑿丹梯全借岫雲攲
誰言絕塞風光少釃酒披襟此倍宜

再次前韻　土人說觀前山如帶直抵遼海方盡夜有神燈懸滴水崖城上宿觀中則見之東有白鶴洞鶴常現形北則九連洞也

朝陽傳說景尤奇襆被丹房榻未移山勢橫遮天盡處
神燈常照夜深時遠驚鶴語修翎翥迥眺松陰古洞攲
安得逍遙縱遊覽芒鞋端與亂峯宜

古風二首

塞近寒自早山空月方迥愛此簿書稀對月啜枯茗推

卷起就枕夜闌清夢醒四境勝地多雲壑洞幽瞋野鶴
唳一聲孤峰秀逾挺安得踏蒼烟直上盤崖頂盤崖洞在邑東南峭壁萬仞一木為橋經久不朽
自我出關來無日不見山縈廻數百里往返疲且艱佳
處固幽曠道旁多粗頑樹木望如頳但覺山風寒今朝
揣陰霾夕陽忽來還龍門覿面迎黛色若可餐乃知千
蛾眉惟在心所欣美惡固無常志士發長歎

龍門關

東望龍門所復此龍門縣龍門幾時設連峯令人眩首
尾百餘里日照光如練亂石白峩峩丹乃鱗甲現赤城

為之脊飛梁跨霄漢揚鬐一振迅雹掣氷霆濺鑄鐵扼
其吭餘怒不得殢千載伏不動意者祓天譴要令遮朔
漠中外界攸辨重關於焉峙曈曨開四扇凉風吹習習
白雲浮片片荒閬行人恐慘淡秋容變威紆歷九折逼
仄通一線上下巇景廹登頓僕夫倦過此漸平衍軨車
走轍甸關底有人家田疇俯忽荷歇馬試回眺神功驚
禹奠

宣府

馬倦長征客思孤夕陽欲下漫踟躕上都城闕餘青靄
蕭后鶯花怨碧蕪地盡中原文物少壤連全晉語音殊

鷹房豹圈廵遊日太息誰分鎮國符

開平小樂府五首

從戎萬里外文采耀高臺何事勞師旅名王欵塞來
雄鄭割鴻溝桑乾咽斷流可憐燕地月淸影到雲州
百戰風雲合長驅沙漠淸凱旋丧禮盛恩遇首開平
力戰重圍解中原氣始張威名逮身後猶慴小楊王
一代滄溟友應推詞賦雄如何經指授文藻少遺風
關外稀聞蛩而霜最早宣邸對月覺風景有殊故
鄉憮然賦此
纔過白露已飛霜靑女寒凝素月光幸少蛩吟到孤枕

不然爭奈漏聲長

過剪子嶺　莜麥不畏霜赤城龍門多種之其禾
兼以飼馬宜屬家家皆裝筒瓦以禦猛厲故也
巔峰繞作羊腸曲別嶺岐如燕尾叉一路荒城殘照裏
莜禾筒瓦幾人家

遊金閣山靈眞觀復次朝陽觀韻

振策遥峰又一奇流連不覺午陰移樓高翠湧窓開處
院僻青堆路轉時野雉羣飛應自得穹臺層陟未全欹
憑誰乞與金丹訣天半瑤笙跨鶴宜

和長春洞前石刻韻二首

琱戈久矣靜邊氛塞北常贍　北闕雲處處山容筇杖
度時時泉隔鶴巢問高低樓閣圖難似來逴塵埃跡未
紛鐵印道人傳共玩依稀泰岱玉函文
塵世有瀛洲靈眞閟勝遊松飛巖頂靄泉洩洞中流屢
見仙人甃空餘道籙留牧童閒指點華表識荒坵

城北泰山祠

岱宗去日遠猶祀碧霞君亭榭紅門似林巒碧靄紛與
城爲後障普界現慈雲恍憶山輿下朝陽日未曛

紅山

乘風度員嶠直躡赤城梁碧海暮千里朱霞天一方飛

仙本無迹南北自相望我欲扶筇去天台路渺茫

登獨石口邊城遠望作

兩山如龍翔蜿蟺百餘里長城亘其上亂石相角犄巍
巍帝王都有成斯有毁何論窮荒地千年泣殘壘築城
聲猶悲垣堞已傾圮所嗟秦人愚買怨徒勞爾新城屹
金湯　盛代車同軌築不假民力工費皆官庀寬仁高
百王汪澤唐虞比內外方一家豈藉防奸宄庶以壯觀
瞻威靈震遠邇我登城上望驚砂蔽天起雲黯孤日黃
霜嚴百卉死一覩但茫茫峰巒勢未已百夷爭効順駝
馬紛塡委河流蕩山來激迅齧城趾入塞折復出滙作

白河水望洋趨巨壑朝宗正如此關吏招我飲湩乳亦
甘美其長八十餘矍鑠矜動履自訴征戰勞回首逾三
紀曾逐八千卒殲虜數倍蓰裹糧常不繼酸風射眸子
瘡痏猶在體筋力嗟痺痿幸蒙浩蕩恩月支太倉米感
此再三歎上馬仍徙倚時平壯士老臨風徒撫髀

獨石亭歌

獨石之名昔所聞獨石之亭今始見卓犖溫潤起敬愛
怳然素交重覿面攝衣危步陟其顛藹藹烟霏亭四畔
孤亭勢欲凌噴礴夜半松聲怒濤濺長松挺翠爭相環
一松偃蹇生巑岏此松夭矯豈無意殆將變化成虬鸞
松兮石兮相暎帶軒窓寂歷增蒼寒徘徊亭中起遐想
如入蓬闕非人寰獨石獨石秀如許我見魏徵多娟娬
米老逢此拜且顚女媧拾之天可補羣峰豈肯往附麗
特出天然謝儔伍有如獨行之君子淸風勁節撑千古

捨身崖二首

母病以身代二女同籲天一女先投崖端坐神翛然繼
者幸無恙粉軀巉巖邊爲善雖少僞猶勝惡不悛彼蒼
豈有意一一區別焉乃知義利界卽是生死關千鈞與
毫髮祇爭一念間野人語涉誕埋則通簡編遺骨函高
崖垂戒炯千年

尖峰尖戍削圓峰更突兀壁立緣靑冥飛鳥不敢没白
日遠避匿洪河近縈拂但聞雷硠聲陰風慄肌骨層層
刻鑿痕隱轔苾鍔出巨刃摩天揚夜半集兕物黑白互
相間衣褸爭糾結坤輿幾時摵毋乃蒼崖裂視之久聘
眙欲別惜倉卒其下類飛甍廣廈劇軒豁直岩勢將壓
六鰲力恐蹶仙人棄不居石磴空羅列山祠蠣房粘烟
蘿香氣勃不知何姓氏鑱厓勒碑碣漫滅遠難辨往讀
苔又滑驅馬屢廻眺蒼翠猶可擷

欲別開平去二首

欲別開平去依依未忍行牽衣環赤子隕涕見朋情兩

月非眞吏三邊此重城鉛刀慙暫割何以荅 休明
欲別開平去名山未盡探通衢臨翠巘複閣入烟嵐城
碧仙家近巢幽鶴夢酣何當重命酌雲外共停驂

土木懷古

土木風霾欲漲天忽驚赤日墜虞淵翠華一失難相顧
輜重頻催竟不前叩馬星文明夜夜沓戈燐血碧年年
誰知小像沉香刻猶惹君王淚點懸

入關

關外多峻嶺嶺上矗重關往返經嶔崟龍門復長安土
木漸平衍懷來頗寬閑山勢若趦避逶迤靑寘間西南

接太行其東亘西山層層護神京隱隱若龍蟠居庸最
雄長兩壁高嶻屼峽東四十里危堞欹雲端咽喉扼要
區兒孫俯羣巒憶我初來時亂石撞奔湍石瘦傷馬足
湍湍驚旅顏十步九傾仄百里千縈盤夜宿魂尙悸晨
征氣猶嘽令過成坦途頓忘登陟艱但覺山色佳松石
增蒼寒磵水循軌流徐響鳴潺湲野屋挿山觜屋角山
花殷叢祠結構牢緣崖峻闌干欣覽未及畢南口憩晨
餐問此何時修兩月倏改觀 皇仁軫商旅職貢通
戎蠻況茲來庭者昆邪暨呼韓豈忍令遠人與嗟行路
難除道與成梁令典載周官 帝曰其卿哉勿惜公

帑須至治洽唐虞德澤豈易殫小臣林泉侶濫竊膺簪
冠斯遊實快意藤杖窮躋攀宇宙富名嶽石室藏金丹
百未探一二所慚雙鬢斑人生幾兩屐浩然發長嘆

赴高邑任路經藁縣緘三舍弟學著仍用東坡韻

留別二首

運途何屢致參商世路由來險太行趨走媚人渾不慣
痴頑忍事似微長暫臨邊要無殊績到處雲山是故鄉
五斗折腰重俯就丈夫意氣欠昂藏
一舉躋霄未可知鷄棲隨分且安卑那能紫塞懸金印
空對青銅鑷白髭絲繡人豪希尚友布衫了義問眞師

叮嚀別後須相約結習淸狂幸少差

復用前韻書懷二首

歸耕可否與心商鵷序深慙綴末行面學靴皮爭得皺
才饒襪線幾多長甫來趙瑟名都會又去胡笳冷磧鄉
憑語家書休誤寄往來何異捉迷藏
誰言抱璞有眞知涉世空憐自牧卑種種愁添垂白髮
鷄鷄美失少年髭常思獻策收蠻部也擬諸方叩導師
萬事無如行樂好淸歌聽徹玉參差

栢林寺殿壁吳道子畫水

趙州畫水天下聞波濤洶洶如崩雲起伏有勢壁欲動

世上摹本徒紛紛反覆斜正看逾活胸中萬頃傾溟渤
鞺鞳掛席不敢前蛟龍夜半爭出沒想當蒼茫落筆時
星精賜睒來相窺奮臂一掃風雨疾至今原氣猶淋漓
殿宇屢易壁不易屹然怒浪如山立微損誰能補化工
常完呵護知神力栢林古寺振宗風金碧巍峩矗半空
畵旨通禪方入聖照耀千古無終窮僧繇之龍久飛去
虎頭金粟今何處風塵鞅掌得奇覩如過瞿唐驚灔澦

古佛殿觀眞際禪師及燕趙二王像

神僧力可伏龍虎燕趙之王技如鼠當其稽首皈依時
師始玩弄於掌股世人欲以此重師塑像其旁空冠綬

不知師視本平等王侯何異征戍兒七斤布衫亦理障
喫茶妙偈勞提唱不如倂師都掃却諸相由來本無相

正定大佛寺三十韻

傑構倚層空城遥望已通宿陰開睥睨朝旭動相風被
擻過名郡停驂問梵宮九天花雨落七佛寶臺崇髹漆
洋人式雕瓊郢客工殿圍巖岫翠壁撼海濤紅夜現蹲
堦猊朝飛溢井銅轉輪須解脫獨木任磨礱貝葉函藏
久金身範塑同連甍危閣峙疊栱彩雲烘星斗垂窓北
滄溟逼檻東三重爭嵂屼一氣接鴻蒙苦海沉何極慈
航念倍恫漫勞千手眼提醒幾盲聾丈六圓光幻三千
法界洪由旬高未已萬億變難窮能忍斯眞悟深悲卽
大雄須彌藏芥子孫縷起長虹暘谷堪晞髮扶桑好挂
弓人天環座下日月入籠中僧舍迷幽徑茶寮閉綺櫳
蕭蕭列松菊寂寂隱梧桐　鑾輅巡遊地鵷班儲侍功
城闉驚　駐蹕霄漢聽呼嵩徼道生秋草槍纍剩露叢
鈎陳銜白塔蘭若傍丹楓創建沿唐代伽藍祀鄂公流
傳半疑信碑碣自穹窿棒喝愁根鈍檀施待歲豐安禪
雖未得聊此息微躬

過教忠堂留別卽用其和可亭家兄原韻

怊悵車輪碾去塵蹔過　賜第訪松筠鶴驚夜月常思

喚花傲秋霜不肯顰棋刼勝忩殘燭跋酒斜嚴劇夜籌
巡知君丰度如安石爭許林泉作散人

出關

天教看徧赤城山羽檄催歸復此還追數嚴程恰一月
又驅羸馬出重關泉鳴雪澗聲逾厲葉脫霜林色尙殷
太息故人成隔世漫將青鏡照衰顏

仙人枕

幕天席地山爲枕羸得仙人一覺眠比似希夷縱更久
黃粱依舊未炊前

自土木迤北卽赴赤城大路余迂道宣府折龍門

而東時戍歸化城兵過車騎絡繹于途

嗚咽流泉關外開征途遥指嶺邊雲兵車曉月過千兩
胡鴈寒沙𠮟幾羣塞上風光宜牧馬古來詞賦漫從軍
山川閱盡吾方快不惜崎嶇路又分

李林甫秦檜為唐宋之賊而保富貴以没其身𡚒
千古恨事青霞先生為草人者三曰甫曰檜曰
嵩而射之而寸磔之介溪遂不得保其位孽子
遽膺天誅未必非此明正其罪告之天地鬼神
之力也路過保安緬想英風慨賦六韻

鼎足生權相三朝甫檜嵩格天名太謬偃月慮何窮衣
鉢遥相授炎熇勢倍隆束芻膏利鏃浩氣貫長虹特正
鋤奸典應論翊運功鈐山早褫魄不使令終同

又一首

目擊時艱憤惋多何須出塞始悲歌常憂國是輸肝胆
背為身謀避網羅斬馬難求尚方劍束芻聊奮野人戈
遺編渢泳真堪涕呼徹蒼穹柰遠何

老龍背

匆匆霜袂曉天星夕照蒼茫去未停莫訝朝來風露冷
身騎龍背到青冥

响水舖道中

百萬軍儲此地供雲中接壤重提封時平斥堠開千里
天險關門矗幾重河水漫流橫淺渡山岡叠起隱遥峰
行人指點前朝事惟賸寒鴉落照濃

路中逢保安應試士子賦此贈之

關塞悲歌覘士風征車遠驚夕陽中相逢好義應猶昔
曾件青霞罵相嵩

出居庸赴赤城之路有三一自延慶踰嶺者二曰
黃峪曰岈門一自懷來踰嶺者亦二曰長安曰
雕鶚一自宣化而龍門踰嶺者亦二曰龍門曰
剪子余之初來也由延慶返由懷來今則迂道

宣化至剪子嶺下之鹿馬陘宿焉凡險阻之處
無不經歷擬於次日莅任悵然賦此以當紀行

重來彷彿記前緣到處風光劇可憐路暗三义沙磧月
嶺圍雙叠塞垣天兒童竹馬欣相識僚友盃觴媿屢筵
欲報　明時惟自靖敢將清白負遺編

哭赤城前任徐使君霞舉

鴈聲凄斷雪霜頻古寺重過弔故人半載可稱窮塞主
十年偶現宰官身生前遺囑留厮養死後交情見主賓
惆悵喪轝何日發范張一夢即為真

夜過龍門關

乘夜度關山山中積雪寒崖深愁路暗雲薄得星看漸
喜人聲近還驚燈火闌主家勞久待款語勸加餐

雪行二首

奇景多因險雪深仍曉行路憑殘堠辨雲帶遠山平忽
現琉璃界眞看白玉京孤村何處是一縷濕烟生

入畫寒林意尋梅野渡情爭繁氈屋暖茶熟雪濤淸隨
處皆堪賞無奇了此生何當驅鐵騎縱獵受降城

丁巳初度

萍踪又初度花甲已平頭客裏烟光好城邊翠靄流雪
峰羣玉府霞照鳳麟洲福地扶笻到仙人抗手遊艮朋

分妙繪叢枯借添籌首邑開芳讌華燈共引甌老慙雙
鬢短病覺一身浮儘可鄉閭杖胡爲淹此留

燕然臺懷古

幕府猶餘畫角哀軍屯爭擁紫峯開蓬蓬風自羣山下
顆顆雲從大漠來萬里專征誰奏績千年遺址此登臺
書生别有封侯骨銘勒燕然枉上才

赤城新任孫君巢閣以詩見索拙作錄數紙呈政
並和來韻

半年詢宦況蕪句滿奚囊幸結雲霞侶時貽班馬香氣
迴冰谷暖澤並塞垣長顧曲推公瑾巴歈任選將

留别孫巢閣仍用前韻

我拙蠶叢繭君才穎脫囊性情眞妳合詞藻靜生香歌
覺春宵短愁添别後長還期重把袂雲路共相將

留别解二槐庭時解將赴河工効力

連宵散錦賦行雲此日天涯袂乍分俠烈多從情裏露
笙歌最怕别時聞老狂未減應嗤我雄駿無前定讓君
莫把襟懷等疎放乘時尙欲策崇勳

再用前韻留别解大龍門凝修

世事從他翻雨雲相投形迹總難分宦途忼爽誰能似
爲政風流昔未聞我欲歸尋游俠侶人言今有信陵君

循艮奏最何須問更向殊庭一樹勳

三用前韻留别沈尉明遠

人生聚散等浮雲潋灩須斟酒十分共事經年郵易得
離悰千里好相聞聲淸雛鳳非凡質（明遠有子垂髫頗聰俊）骨傲
秋霜重此君莫道微官難表見閭閻無擾卽殊勳

四用前韻留别白副戎

歌聲猶遏半宵雲握手城南未忍分射虎短衣曾共着
投壺緩帶久知聞暫停建旆新都閫（時白兼攝别營務）相送歸
裝舊使君老我無能惟坐待凌烟應紀故人勳

五用前韻留别雲州周郵驄

翔風朔雪東愁雲千古華夷此地分遺蜺崖高嵐翠合
長春洞窈水泉閒開筵客舍勞觴我駐馬郵亭兩訪君
今日別離悲老大燕然空憶漢時勳
六用前韻留別熊子丙華
春光淡蕩颭春雲借問春殘尙幾分約指有環誰解贈
求仙隔海漫傳聞莫將媒鴂憑輿隸須與啼鶯作主君
慚愧多情留五馬湖堤難繼昔人勳時議于滴水崖築壩
居庸望疊翠處七用前韻
關內欣瞻疊嶺雲龍葱翠靄望中分桃英濃淡千株爛
磵水縱橫百折聞儲偫不勞輸輓力邊隅常戴　聖

明君小臣奔走慚何補史冊爭垂不世勳
都門贈仲君秦川八用前韻
斯人意氣薄層雲可惜萍逢跡又分佳話蜀中詞賦播
俠遊日下姓名聞漫因潘鬢悲秋興不枉荀香說令君
褭得花英競相贈綵旛廿亦効微勳仲曾游蜀性好潔年方壯而鬓已皤
代友人無題二首九十用前韻
一朶飛來何處雲花魂燈暈小窓分仙姿定自蓬山謫
法曲偏宜寄坐聞舞破霓裳遲散序鼓終瑤瑟泣湘君
無端心事輕拋與賺煞傷春杜司勳入聲
廿年昨夢冷巫雲重按淸歌夜正分得意鳳鸞臨鏡舞
破禪釵鈿隔墻聞瑣窓詎許窺韓掾繡被空憐擁鄂君
欲買明姝闘十院時乎無計建奇勳
和可亭四兄贈別韻
垂老難爲別王程不敢辭分襟花落候絮語夜深時入
對趨螭陛聯吟接鳳池何須歎衰病青瑣有前期
寄懷井荷澤佰一
山左循聲第一流榆川岱麓憶同遊曾言似舅堪方駕
更有難兄厠上游暇日行春花作幕名園小飲玉爲舟
也知遠念霞城客衰鬓歸來倍惹愁
寄賀井恂一攝泰安郡篆二首

弟莅榆川兄汶陽前人潦倒媿行藏天教甥舅繼爲理
民沐恩膏久恐忝百頃汚萊仍闢否千金普濟詎良方
憑君更訊西峯寺新竹抽稍合過墻
鳳凰池上舊蜚聲東郡分符播令名嶽色侵衣驅五馬
泉流匝地引雙旌從知借寇因民願佇看徵黃入　帝
京嘖嘖鄉閭傳盛事建牙祖德定重榮
寄懷陳新野子厚仍用前韻二首
臥龍遺蹟古南陽野雉馴飛虎遁藏豪氣盡除才自練
仁心爲質澤難忘昔鞭寶馬陪雙出今網仙鳧各一方
何處名山堪卜宅數椽他日幸連墻

惆悵雙魚一寄辭當年白社忝齊名一從津水停歸棹
遠望嵩陽隔去旌别久鬚眉知共老才長駑緩媿難京
輸君家世皆通貴弟五終同驃騎榮

一畝泉祈雨紀事六言四首用坡公西太乙壇韻

綠染谿楊嫩日青鋪岸草芳年最喜春陰曦靄雲生四
野油然

牙帳頻濡夜露齋壇親炷晨香試吸清泓一畝何難畁
布瀟湘

伏末常多霑雨春來却鼓盲風　聖主方修灌玉太
和自叶絲桐

密樾長林鳥語小橋流水泉香且共從容藉地敢忘傴
僂循墻

赴北倉道中偶占

重買津門棹沿流看藕花亂帆斜照裏烟樹辨人家

余讀東漢書每至畸節瓌行未嘗不流連企慕太
息而不能已也嗚呼光武之規模宏遠矣開國
之初即取一悃愊無華之老令位之太傅爵之
通侯聘召海內隱士而不屈其志羊裘故人至
以足加帝腹容納直臣强項令出而賞即隨之
且救貴戚欲手以避二鮑其所以風示天下豈
淺哉明章繼治彌煥前烈東海廢而能全父子
兄弟之際慈愛無間覺泰伯猶多一逃東平來
朝躬親循視館舍涕泣不忍别雖民間猶子何
以加其尊師也則問疾下車擁書而前厥後遂
至中宮亦服師喪此皆千古僅見之事以故風
聲所樹無問朝野爭自淬厲以奮于仁義之途
人才輩出亦文亦武可仕可隱均敦尚名節擺
脫權勢破家隕身而不顧雖外戚宦豎迭興而
正人君子相與維持于不敗逡夷至于桓靈摧
折益甚而松柏逾茂逮黨錮之禍起而世變極

矣嗟乎建安之末一變而爲權詐魏晉之交再
變而爲虛無沿及六朝綺靡相尚江河日下滔
滔莫返回視建武永明之世豈不邈如皇初令
人悵然而神往哉今夏奉檄截漕羈困北倉秋
雨連旬不能出戶偶假得范史一部披誦之下
心有所觸輒效西涯體詠之所作既夥體格亦
稍變易然要不失樂府之遺意乃編錄之以備
遺忘焉

大器成自晚斲朴非良工萬里振旅歸胡矜矍鑠翁一
解　書虎恐類狗還書戒兄子貴人拜床下安臥不之止

二解 伏波宣神人自計何太疎薏苡盈車多誰知非明
珠三解 欸叚乘下澤少游語自可不記浪泊中跕跕飛
鳶墮四解
蹇人欲上天蹇人如上天世間安得人季孟初起時其
意本爲漢歃血猶未乾何圖志中變長者稍稍去腹心
亦潰散東方使來問伯春中庭號泣愁煞人
格蒼頭數貫主捶可加首不可瀕藏匸匿叛吏不敢到
門天子非白衣於法乃當論强項令出賞隨至盡須吏
士無留賜貴戚斂手恒惴惴卓哉良吏非酷吏
籊籊竹竿言釣於澤多此羊裘令人踪跡 籊籊竹竿

言釣於江多此高臺名姓逾揚 允矣狂奴足加帝腹
依然昔年子陵文叔 荅書口授允矣狂奴慎爾腰領
鼎足是虞

竹竿四章章四句

冷冷七絃兮一鼓再彈繁音娛聽兮豈曰能賢所舉不
當兮謝罪免冠臣不爲識兮大節凜然豈伊異人兮前
後殊觀士蔽所好兮吁嗟乎君山 冷冷七絃兮悠然
徐揮螳螂前却兮黙識殺機桐餘爨下兮惜此良材賊
臣是奉兮身榮志違三日之間兮周歷三台何如髡鉗
兮逃死江淮才藝爲累兮吁嗟乎伯喈 冷冷七絃兮

余心所好希夷冲融兮黙觀道妙魚游鶴翥兮萬類感
召王門俯奏兮伶工同調爰碎我琴兮振衣高蹈音如
霹靂兮舉世震掉邈不可及兮吁嗟乎安道
爲善最樂斯言甚大至德要道包括無外便宜三事曠
若發矇諫起陵邑暢美無窮伯父來只郊迎賜裘署鴻
臚奏慨然涕流伯父還只黃門侍疾冠蓋相望千里置
驛伯父歿只東巡奉祠何以顯之鸞輅龍旂生榮死哀
維王之德感君子篤于親至誠惻怛
十日一詣府大官送供具肥瘦何如昔身榮復歡聚制
詔稱臣孝長吏致羊酒天子恒目禮高名播人口孝友

洵世瑞恩遇良亦希想見九苞鳳下覽千仞輝
雍容太常太師東面天子都講王侯問難鸞旗戾止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親問起居猗歟休哉歌以永誌一解
憲憲東平抑抑千乘恩施稠叠德意靡竟其間東海所
處尤難全始全終吾無間然猗歟休哉歌以永誌二解
圜橋觀聽外夔慕化束帛盈廷橫經徧野敦尙義烈樹
之風聲治美明章三代比隆猗歟休哉歌以永誌三解
字妻德曜名以光光潛彌耀寓意長易字侯光復名曜
顯晦運期難自料身將隱矣焉用文五噫歌成人主聞
入海涉江求不得宇宙大矣難容身伯通廡下齊眉案

何事明時頻遠竄賃舂廡比飯牛人歌罷空憐長夜旦
君公避世在墻東翕向飄然五嶽踪惆悵伯鸞一抔土
要離塚畔夕陽紅
道逢田間婦曳柴布裙裾借問司徒家殷勤謁起居夫
人郎妾是苦掾乃無書
雍容車騎來詞貌何閑雅蓬跣田家子相形彌醜野顧
慙心悒怏所守滋不堅丈夫志高蹈情豈兒女牽賴有
室中箴躍起方霍然相攜荷鋤去日暮事山田謝彼鹿
外轶空望林中煙
漢家外戚恩禮稠一門往往皆封侯四姓猶能執謙謹

安豐漸巳頹前修大小貴人雙入宮前星乍耀渚流虹
家門私慶還未畢宛塡牢戶纏悲風人生禍福眞无妄
腐鼠孤豚翻用壯賤値奪將沁水園銛鋒刺殺都鄉暢
贖罪何當更冊勳四家甲第競連雲本期富貴長相保
不料君王痛巳深梁氏倏與竇氏滅樊嫕書陳悲欲咽
覆轍相尋轉眼間監奴醉臥躍踰月梁竇升沈事等閒
兩都陵闕隨飛烟靑史至今憐竇武姓名常列黨人編
疏請歸政絀外戚盛以繼襲撰殿不執法私請不加力
載出得蘇猶檢視日中生蛆死三日匿名逃竄宜城山
酒家何人乃識賢帝謂巳死錄子孫積十五載返里門

泪灑招得三閭魂
召家臣縊殺之紛紛封賞奚以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帝得奏震怒龍鱗惡可輕觸詔有
司逮捕劍戟送黃門北寺獄壯哉五官掾義烈憤盈顧
與雲同日死知不願與孔光胡廣輩齷齪同日生
欒巴本宦者給事於掖庭後乃氣通暢生子守雲中名
在神仙籍噀酒能滅火南匯制婚喪吏術亦自可況乃
嘗苦諫譏以陳竇黨猶復爲頌冤意氣何倜儻蓬鳥有
此人殊勝趙與李雲竊成都歸詔獄何人死行踪多詭
異千古眞儻見杜根與李雲赫赫同佳傳

吾爲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求謝怨如初非矯志則那盍
長史賢人殺之爲負天反虜汝何知促前勿相憐授馬
不肯上環視愕然驚擁護還漢陽義勇動羌戎逆卓肆
凶焰直斥爲小醜卿者何如人欲杜天下口遺令誡家
人勿受賊賻贈生氣千古存浩然得其正
入虎穴擒虎子不爾難免虎口死三十六人斬虜使祭
酒布衣諸生耳文俗之吏安足齒初聞失色繼而喜超
亦何心獨擅此抱愛子擁愛妻安樂外國不顧思讒人
罔極巧相擠聖主遠覽燭若犀士卒懷歸誰能羈遠臣
感激甘鼓鞞漢威直慴葱嶺西玉門生入封侯骨燕頷

虎頭增鶴髮
嗚呼子卿節旄禿矣十九其年經百折兮繫書精雁嚥
雪和氈亦有伯宗推誠責革再拜飛泉虜使誘降執而
炙之羣醜泣漣讀二公傳雲崩水立雷砰電旋臣盡臣
職屬國都尉臣何有焉匪漢負德光實竊位防乃肆讒
少卿足下亦已焉哉椎心長歎
禮秩比長公主邑號膺襄城君愁眉折腰齲齒一時兼
工笑齇 一解 連房洞戶相通圖畫雲氣仙靈綺疏青瑣
晝閉花底醉眠秦宮 二解 複壁常置伯玉城西篡取通
期凶狡正堪相敵共輦張蓋遊嬉 三解 築山十里九坂

相屬絕硐長林直傚梁王舊苑長鬟衣褐千羣 四解 莫
怪將軍跋扈生成豺目鳶肩膝下佳兒胡狗人吠不勝
衣冠 五解
李公罪成卿手李公誅卿何有卿富貴人唾罵何面目
見天下冀怒起亦徑去自免歸無宂豫躬教授時灌園
年百歲返吾直
謚僧主人可寒心遷以相付追使君君亟行矣無沉吟
將客晝夜不敢停格殺送吏氣如虹下馬與君身步從
一日夜馳四百里誰歟朱家周甄氏各行其言而無泚
四世三公吏清白得力四知三不惑才不及君三十里

炎精既熸死亦得黃雀啣環大鳥悲夕陽亭下客行稀
轉瞬青頭鷄已唱鹿皮冠好淚沾衣
詔書切却從事坐傳搜捕黨人宇內幾徧青州六郡五
有黨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得獨無坐以狗縱奏
非誤水土不齊風俗殊他郡白有平原無濫刑以逞民
何辜相所不爲甘鉗奴但得濟活人百千免官何損吏
之賢
避世難託青盲妻淫于前婢奸通淫者終自殺井中嬰
兒難復生世適平目卽清哺孤兒乳生潼稍長白事自
跪請名動明廷拜舍人日南太守朱兩輸携鋤去草步

一里躬執炊爨奉祭祀君夫人善在此
孤子爕酒家傭賣卜誰故吏成陰往來匿姓名從受學
業專精主家駭知非恒妻以女資送豐一無受困能貞
梁氏誅姊弟逢追服喪痛撫膺成固賢姬程嬰姊乃曰
巾幗雄腰鑕頌冤南成童亭長太息叱腐生南陽董季
奔相從守尸十日帝動容東漢尙風節諸君競烈尤錚
錚
于焉偃息北山之北落葉空山杳無行跡于焉盤桓南
山之南薜荔爲衣明霞可餐 淸廟登歌阿閣儀鳳何
似鴻飛撫絃目送名心果盡何必逃名淺乎郭正詎識

喬卿

北山二章章八句

臣舉兵臣附黨人太學生須臣冤黨人咸附臣臣不預黨臣實媿于心卓爾威明且不羣使金如粟使馬如羊正身潔已化行諸羌奏凱歸來爲節寶逼武自殺蕃遇害讓封還綬責豈寒幸不受卓縑晩節差足蓋頹不收兵球收頴富貴空憐恃權倖君以此始以此終嗚呼紀明慙然明龍頭千古欽管寧

南郡之門鄭與盧海內羣奉爲大儒康成偉幹八尺軀飲酒不足斛有餘延升上坐高攝裾異端蜂起百家俱

聞所未聞慚且沮泰山太守徒區區北面弟子稱何如孔門淵騫遠求尋四科不聞官閥須平生著述裁緊蕪膏肓廢疾療使蘇入室攻我操我戈墨守幾墮拔鳌弧黃巾道旁爭拜趨忠信波濤可履踰歸鄉帶草方紛敷歲在龍蛇賢人徂蓼莪兩楹占相符同師者誰德不孤凜凜子幹眞丈夫研精棄華專取腴不屑故紙鑽蠹魚曉暢大義屢上書侃然廷議爭遷都執戈衛后閣道呼追帝平津馳泥塗大廈欲傾一掌扶千載如生眉與鬚卓既豺狠操蜮狐過莫知君吐不茹何似通德表里閭北海舉措猶非迂二公華岱峙寰區出處雖分道不殊青出勝藍藍色渝後列女樂前生徒控頤探取安昌珠責師宴飲者誰歟絲竹迭奏於樂胥

皐陶知湧寃應訴帝座前行已苟無負豈向神乞憐名與李杜齊安得希長年母訓慨以慷無怪子之賢閉傳伏而泣引去綬可捐我出則禍塞胡事多株連爲善有善名蘭膏自薰煎惡固不可爲善豈圖自全同頭命兒子努力自勉旃斯固壯夫語聞者泣漣漣

不用閣忠計義眞眞純臣不用長史計義眞乃庸臣太僕已失兵一敗氣不振連鷄不俱飛義旗徒逡巡入內乘其間此志或覬伸車騎勢有爲率衆迎至尊卓素出

已下一舉可殄擒胡反投虎口殆哉幾危身義眞犄未乎深慙戟手言漢綱頹桓靈百六値阨屯忠義變狙詐豪傑成愚惛濟陽與聞喜僨轍還相尋二君事頗類豈繋未前聞千秋更咲苟文若攜取龍淵誤贈人

鼓角鳴地中梯衝雜城上借問困者誰白馬義從長推黃巾追烏桓一人勇怯乃爾懸背劉虞呼張燕塵世泜泜恩與怨易京蕩蕩鐵爲門樓櫓千重高入雲薄書汲上何紛紛婦人習大聲空勞百步聞

今日之事子源必來子源竟不來徒跣號泣且可哀包胥哭秦廷其志欲存荆荆卽不存大義明成收論人鄙

哉蔚宗圍城不去掘鼠煑筋殺妾食士開睢陽先陳容
慨然從座起一日竟戮二烈士司馬師還赴敵死田横
之島堪齊軌
虬鬚翔兮集扶風珥史筆兮縮侯封鴟鸞斂翮兮歸太
清服師喪兮維中宮垂令聞兮無終窮
辨琴絃兮驚早慧匹所天兮遭顛沛遭顛沛兮可柰何
念彼胡雛兮淚滂沱
生女不如男傷哉此語悲緹縈龐娥兄弟皆已殁閈讐
相慶憤塡膺誰謂娥非男白晝殺人都亭中

中秋宿蠡縣舍弟書齋是夕無月二首

兩年三度過齋頭華髮盈顛雪領裯賴有淸樽共今夕
那無皓月作中秋盤堆瓜餅寒鐙費屋少墻垣旅况愁
猶喜團圞話兒女勝余飄泊類浮鷗
少壯情悰渾似夢老年節物倍關愁夜深待月苦未上
秋半去日驚難留話到不平還起舞算來有味是歸休
何當下澤車同駕俛仰塲邊爛熳遊

夢廻一首用陳一吾講學韻

夢廻恍惚亂山行回首名山尚有情臥聽隣歌邀月上
醉看匣劔伴燈横常趨牙帳分班肅共抱氷壺徹底淸
我自才華媿戎昱黃鸝久住幾多聲

秋夜

四序怳何巳霜飛落木空一輪孤夜月萬竅怒秋風池
水澄逾碧庭花冷尚紅誰知蕭瑟意只在客愁中

和趙芝庭寄友原韻四首

歸塒宦海兩蒼茫猶喜音書近可將多戢談天憖我拙
銛鋒鋤惡羨君長（芝庭爲友人逐去惡僕彷彿飛崖俠氣）專城百里才游
刃一字千鈞力挽强何事萍踪同潦倒酒徒應否問高
陽（芝庭新使高陽回）
紙窓月白敵霜濃重理陳編夜漏同世上窮通漚起滅
古來臧否鳥鴟雄羈愁沙塞新歸雁好句吳江舊落楓
卜寓知君深有意一杯聞酹古祠中（寓在三皇祠旁祠有古井爲明侍御金公盡節處）
青石遥連岱麓過提封改設近如何（芝庭家顏神鎭新改博山縣治）料
絲競奪生成巧煤井曾聞利害多勳業并州留壁壘詩
名秋谷老巖阿竹林賢阮才堪繼欲和空慚白雪歌
岱雲回首幾經秋半載霞城亦壯遊歲月崢嶸顏易老
功名蹉跌志難酬短帆漫擬尋歸棹長笛欣逢賦倚樓
莫訝頻過穿僻徑良朋風雅足淹留

魯道憲題友人洪君高秋北上圖卽用冊中原韻
因亦擬作二首爲時乞假歸里而洪則家兒可

亭癸卯同年舊治西寧與予所署赤城皆宣郡
屬邑也

匹馬嘶風金勒明揭來三就錫繁纓故鄉同首千峰日
新綬垂腰百雉城才士急裝饒雅韻高人寫意帶秋聲
披圖更誦琳琅句動我江南無限情

風廻南海劇蓬蓬六月摶扶喜乍逢𨓏羽爭看阿閣鳳
冥飛邦羨碧天鴻題襟有集誰工拙潑墨無心任淡濃
同詠霓裳憐舊好嚶鳴况得接花封

次蘇黃倡和韻即倣黃體二首

坡公雄一世百二擅秦邦涪翁習禪悅一口吸西江豈

如後之人擾擾蜂穴窓偏師互相攻敵壘邀敵降試讀
二公作律呂相應撞龍文共嗟賞何必矜獨扛中古兩
嶙峋天生是使雙江海推潘陸龍鳳驚葛麗豈惟才足
儷交誼實敦厖吟哦不忍釋漏永花摧釭

棐几橫窓弄新穎紙帳籠燈讀舊書瓣香欲下涪翁拜
展卷顆顆驪龍珠語言文字痛掃除筆端流露惟眞如
杓取寒空一輪月隨波千影印江湖

用劉阮同引　見恭紀韻賦贈二首

天門日觀鬱嵯峨十載名山幾度過絕磵長松橫老幹
陽崖野藹占天和粃揚自覺前堪媿薪積何妨後漸多

珍重　彤庭發高唱卿雲應繼舜時歌

香煙滿袖惹氤氳也効芻蕘答　聖君（予於戊申引見摺奏棠下部通行）
瘦骨難超鵷鷺隊閒情合着鹿麋羣愁橫半榻蓬窓
雪夢繞千巖玉洞雲同向紅塵慚碌碌可無好句託殷
勤

舊學一首

田蕪舊學要重耘閉戶攤書倦夜分何限流傳題壁句
不堪持贈覆瓿文纔看除目詩情減正擬懷人暮雪紛
自剔孤燈讀殘史古來成敗總浮雲

謁忠愍祠和壁間郭石霞韻二首

丈夫吐氣便成虹一死何心萬古驚廷杖重創神自若
太阿旁落恨難平生前貶黜甘稱尉歿後褒崇枉贈卿
我道公歸在天上騎箕原是列星精

讀完兩疏淚難收彷彿靈旗夜月遊一歲四遷悲報稱
五奸十罪凛陽秋何人不下忠臣拜異代還欽正氣留
字字霜威褫宄魄尙方無待賜純鈎

望陳一吾不至

半年聚散等秋雲引領連宵復望君未免有情懷舊賦
無能爲役貢諛文貧疮行李原非病夢遶離筵尙覺醺
竝馬同人誦新什蕪城悽絕鮑參軍（時同劉清河送李宮保歸櫬劉君爲）

于途一吾留別宮保之
作中多恨字以爲先讖

雪後訪龍淵和尚留題二絶句

梅花香裏契真如棐几無塵數卷書夢繞芙蓉楊柳岸
不知風雪壓精廬

紅泥亭子碧紗櫥曲曲禪房壁倚藤莫訝閒雲飛不去
詩情合伴曉池氷

卷五終

蓬萊山在海上縹緲煙雲之表可望而不可卽蓋祖龍嘗遣方士徐福偕童男女五百人求之終不能到則未知其果有否也而邢襄境內則實有蓬山云余筮仕山左未久卽擢守泰安泰固五嶽之長古來金泥玉檢藏瘞不知幾許又玉女焚修于此遂証果有明萬曆間封爲碧霞原君祠宇輝煌遍山上下㸑余初至時值殿燬於火發帑金十萬重修余不時閱視往來於其間眺吳門觀日出益飄飄欲仙云後署任赤城赤城之名與天台同則豈亦有劉阮之遺踪文殊普賢之應化煨芋而拭涕者乎及登金閣山知果邱長春修煉處也仙跡雖杳而鐵篆猶存華表如故爲之徘徊而不能去最後禮蓬山鵲王祠扁鵲飲上池水洞見人臟腑癥結其視趙簡子之疾知其夢入鈞天言之歷歷不爽是豈凡醫之所能爲殆亦仙家者流歟余嘗語友人曰以余所莅多仙境欲不謂之仙吏得乎雖然余老矣筋力日就衰耳日漸瞶目日漸眊齒髮日漸脫落於仙乎何有惟是游覽之餘發爲吟咏積成卷帙前後不下千篇此則山靈之助爲多耳或惜其語帶塵囂恐爲仙人竊笑然余觀蔡少霞所書新宮銘亦猶是文人伎倆非必不食烟火者之所作皆亦文絲字蚤篆鳥跡不可譯而讀也然則

卽取蓬山以名吾集亦奚媿焉丁卯孟夏偶題於希阮齋

儉重堂詩卷六

蓬山集上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黄中 鴻中 仝校閱

冀州道中懷古三絶句

纔過觀津又棘津賣漿臺圯雨餘春誰知八十龍鍾叟千古鷹揚第一人

右賣漿臺

橫刀長揖劇英雄成敗由來反掌中官渡歸猶堪再舉匆匆失計殺田豐

右袁本初墓

魚腹忠魂楚汨灑騎鯨釆石怨才多鵝池又逐水仙去煙沒芙蓉天際波

右鵝池生故里

種竹二首

草沒空堦積雨寒經營木石太叢殘匆匆未擬論坵壑第一先栽竹數竿

誰向中庭鑿小池池邊種竹恰相宜放衙已罷知何事卧聽瀟瀟雨打枝

赴郡城路過圓津菴小憇

偶過圓津欲問津小圓芳藹悅餘春池通畧彴柴門僻
亭倚香林鳥語頻世出世間誰解縛指非指喻我忘因
惟應小毀僧廬茗一浣征車衣上塵

且停山即景有述

且停山畔且停輈碧樹依巖景倍幽泉出樹根飛樹杪
雲生山際幕山頭平臨虹霓凌空度俯聽笙簧繞磵流
莫向老僧詢往蹟仙源塵世總悠悠

唐山署中飯罷坐後池看白蓮花二首

片石從容相對閒夕陽欲落竟忘還披襟脫帽頹唐甚
看煞巏嵍雨後山

依稀似墮還非墮小立無言任晚風最是夜凉人靜後
一枝惆悵月明中

仲秋之初奉檄任邑勘灾自永福鎭汎舟泊邢家
灣偶成長律十二韻

中邨嶺復連三晉大陸流長滙九河秋色驅車聊轉眺
夕陽擊檝一悲歌邢灣估客楊帆便穆口蓬扉晒網多
不使哀鴻摧片羽應同扁鵲起沉痾棟梁巍煥祠猶在
閭井蕭條客謂何簡授靈威傳禹穴鎖驅神怪鎭淮渦
一從故道迷荒壘盡化高原漾碧波霜降海門收浸潦
沙淤澤國損坡陀滄桑浩刼雖難定碣石遺蹤永不磨

南北稻粱殊地利春秋水旱屢時和佇聞上輔抒籌策
會見天吳聽指訶狐子無驚樂豐歲家家飽飯臥烟蘿

春信四首

春信今年晚風威昨夜多杏嬌愁注曆鶯澁不成歌命
酒緣寒重栽花得雨過清明餘幾日芳序未蹉跎
也擬開三徑春深小試花河陽偶乘興上苑漫爭誇薄
暈海棠醉破顏風竹斜公餘恣偃息未敢遜山家
後院平臺好前軒築小池池蓮千葉長臺藥一欄滋留
客松間酌推窓竹下棊經綸吾亦足休遣俗人知
奉符曾領郡此日綺筵開急管繁英爍輕謳舞燕迴交

遊巳星散容鬢任年催何限升沉事惟應付酒杯

風一首

纔試春衫薄封姨又弄威乾坤有塵壒草木失光輝燕
隊爭黐菻松濤欲合圍東皇幸徐駕休遣曉紅飛

復雨二首

向晚風初定濛濛細雨來雲邊猶逗日花外忽聞雷遲
掃何妨濕樽空且更開吾民急播種沾洒莫遲徊
當春多好雨應是兆豐年漠漠暖香逕瀟瀟寒食天隔
窓時作響破暝欲生烟灑急還愁歇宵分聽未眠

署中同人集圓津菴看芍藥余不能陪聊賦爲贈

懐抱隨時可好開驅車蕭寺共啣杯兩行樹斷戍樓出
一抹煙横山翠來酒熟欒櫚須細賞興殘烏語更頻催
公餘我自眺岑寂羨爾登臨未易才

重賦閒字韻

移得名花未肯閒石欄汎掃獨徘徊清樽似欲娛霜鬢
佳客何妨破錦苔纔試春衣春已老新營燕棟燕休猜
未甘人與風塵吏暫稱丹鉛次第栽

有感二首

倒綳孩兒慙老嫗低頭舅姑更可憐五斗尙戀折腰米
二頃豈無負郭田世態反覆看益醜氣骨嵂屼摧仍堅

且向幽齋理幽事數松叢竹各蒼然
補築池塘種藕花閒珊春色遍天涯悵中已忘頭顱老
愁至方驚歲月賒乳燕豈容輕出押射工何事若含沙
不聞不見真奇策笑指虹銷日未斜

神頭鎮鵲王廟香火甚盛西望太子崖相傳號太
子養病處也廟前有古栢九株夭矯蒼翠可愛
土人目爲九龍栢云

山崖瞻太子邮鎮駐神頭曉日迎峯敵孤松古廟留虎
蹲驚怪石筑響颯爽流滴翠荒苔徧崩雲亂木捌九龍
吟晝夜扁鵲祀春秋架壑虹垂帶凌霄蜃結樓奇傳何

代碣空發大千漚香幣諸天合烟光百里收敢云齊泰
岱毋乃泒蓬坵欲借仙家藥聊醫末俗瘳衙荳依巖業
砂礫作田疇省問民疴療無嫌路阻修蕘苗需雨潤芳
草悅風柔廻眺太行色蒼茫動客愁

齋中八詠 花也竹也筆與書棊與酒也皆所以
爲吾之娛也客者吾之偶而宦則現在之吾也
置吾於八者之中知我者其以我爲九一居士
乎姑就八者漫詠之而吾之面目見矣

花不嫌吾老新栽競吐芳仙人來綠萼倩女試紅妝解
語風迎笑含苞雨浥香何須照衰鬢無復昔年狂

竹不嗔吾懶堪爲把臂朋影疎多磊砢性直喜崚嶒繞
砌亞枝葉牽籬柔蔓藤紛紛爾自適愼莫此君憎
筆不懟吾拙時生夢裏花品題閒草木蘊釀巧雲霞毛
穎新佳傳中山舊世家如何露頂禿垂老笑生涯
書不容吾懶公餘取次看此中有真味端可忘朝餐鄭
衛風人刺姦雄史筆寒無端增憤懣一卷讀仍殘
棊不藏吾醜枰敵爛燼時偶然分白黑數着定雄雌制
勝留殘㧻爭先有巧遲爛柯只半日好遣世人知
酒不排吾悶一盃顏强春胸寧消壘塊膽倍覺輪囷久
失摶扶想甘爲落魄人飛觴姑酌客苹對數花新

宦不減吾窮依然生事微匡床支欠穩棐几借尤稀萬
事那堪料千金聊爾揮老妻須藥餌還復典春衣
客不責吾慢舟車頻見過贈遺雖媿少負進已愁多鄉
思饒棠隸秋風儕薜蘿歸耕差足樂歲月恐蹉跎

感興八首

萬杵爭一聲起伏如波濤聽之當靜夜但覺秋天高明
月懸朗鑒照見林棲毛磔磔忽飛起落葉滿庭皐此時
閉關者樽酒倍無聊

梅亦花之儁骨格自清冷疎籬與斷橋一枝斜更整雪
洗世外香月照孤絕影凍俗松竹恬閒任桃李逞有時

乞黃冠高蹤追箕潁菀彼蔓緣華含芳吐內景豈謝乘
鸞女天然素粧靚客昨致兩株剪蠟簇青梗移植盆盎
中憮憮若垂頸不屑耳目玩憔悴甘遠屏物理未必然
對之發深省

於菟竄西山叢薄深幾許斧斤且相尋叢枯去無所安
行若坦途九坂失峻阻山風吹落日空林竄狐鼠雖復
疲登頓幸免倀鬼侮率野忽有徒匪兕亦匪虎斑文而
短後曰務强名汝傳聞損君人豈惟攫肥羜什伍每成
羣卒徒不敢取銃發或不鳴箭鋒返相拄此物宜在山
何來却依墅夏裘冬反葛五行汩其叙又聞向夕星林

端隧復舉光芒如半月十里逐行旅客欲更推測指口
愼勿吐

平沙浩漫漫云是泜水流下馬問亭卒知有餘耳不二
人結交時慷慨復綢繆與公語何等蹋足爲深謀一朝
勢相軋反戈逾寇讎遂令此水名千古尙蒙羞管鮑金
旣多矛期紱空留此道棄如土舉世同悠悠

登樓偶游目乃見太行山太行高嵯峨羊腸路孔艱太
行亦非險羊腸何足歎人情多傾仄平地生波瀾談笑
若平生暗已搆禦端方當下石時侈口稱金蘭在彼豈
謂非要圖作熱官巧宦固應爾相見無靦顏所以避世

士羊裘老釣竿

泮林烏棲萬餘繞署槐集時時下攫肉文禽抱雛泣孤
胣亦遭噬非意橫相及得志鳴啞啞饕餮不知戢好鳥
從西來長尾善追襲美名曰明鏡燭邪罪必執以小而
制大捽之如束濕縮頸不敢動雙翮誰爾縶衆雛得保
全室家慶安輯快哉義鶻行人孰無緩急

維南羽族繁此地十得二問俗知其名考古揆厥義戴
勝王母粧降桑女紅始布穀與春鋤催耕自呼字鶬鶊
聲睍睆鶺鴒勢流利嚶鳴友生情營巢匠石智鵻鳩頻
呼婦內顧得無愧鳲鳩又何仁均平心不忮夜遊貌可

憎晨風性太驚鷙鷙高其翔琅玕實難致試聽子規啼
似勸柴桑轡
花開春風慳花落春風愁胡爲狂飈來附萼無一留緬
彼洛陽市一叢百金求有時隨泥沙飄隨溷與溝盛衰
若循環往往難豫謀志士慕芳潔蘭蕙結佩綢目前何
足論所希垂千秋

自笑二首

春來情事太惺忪目極風霾煙霭中呼馬呼牛無不應
好竽好瑟總難工轆轤汲井通池碧芍藥燒根護萼紅
自咲一生窮骨相只將清福乞天公

小院高樓杖履隨人生何處不相宜山濃映旭朝餐黛
花靜無風夜沁脾詩遣胥鈔多誤字酒懸客罵漫深巵
年來看破輸羸劫萬事真消一局棊

午日書懷

天中節届天氣凉致齋三日白日長民命真憑雨絲繫
波心空羨畫龍怒畫龍裝艦夾橫流鈿翠喧闐簫鼓遊
汗汚羅裳惜不得暖風吹颺紅石榴歸來雨作聲颼颼
蒲尊角黍歡相酬今年雨情貴如油自春徂夏農夫愁
鞭雙騎龍困不起濛濛灑空旋復止怪爾屏翳失其柄
翻落孟婆圈繢裏朝亦落花風暮亦落花風浮雲吹聚
又吹散踆烏蕩蕩輝陽精水鳥時叫呼步占初無靈我
欲彈之厭其詐啼晴並惱林間鶯安得月離畢楚生潤
一夕滂沱綠野勻晨興已救蒼生困先憂之志庶少慰
官職升沉何足問

桃花港靈泉歌

旱既太甚禱已徧靈泉往乞桃花港桃花之港青林幽
一泓湛碧徐徐長似玦崖縈芳草深如絲氣吐游龍上
岉見陰雲布九野化爲神瀵流膏壤我聞桃花水泛琴
溪魚仙人笑把芙蓉書夜騎鯉魚上天去迸落萬斛清
泉珠又聞桃源避秦忘歲月桑麻雞犬成阡術若非雨

暘常時若恐有仙源住不得此地不見桃花飛舊名桃
花知是非鐵牌赤篆久漫滅空餘泉色沾人衣一瓶滴
罷千巖雨夜半金鱗掣電歸

勤雨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言欲得雨志勤

枕畔耳作鳴如聞雨聲沸披衣急出覩大塊方噫氣飄
空如斷絲安能望沾溉倏焉雲四散似畏羲輪避陰陽
久錯迕民生何由遂天心本仁愛豈惜濯枝賚三日足
滂沱萬象爭薈蔚（雨過三日爲霖）

志雨　雨胡志乎爾喜之故志之也志其候志其
數並志其狀與聲與情志之凡以示喜不忘也

候自日之辰至次日之寅爲數者大小十餘數
其狀疾徐洪纖不一而聲之哎呷噌嗒鏗鍧澎
湃亦各極其致情則若有所求而不肯遽應姑
稍應之不得已而又應之遂頻應之至于傾囊
倒篋而後已焉嗚呼天之恵我民而鑒我誠者
至矣欣喜之情具見乎詩

快哉今日雨作止何重沓止隨震電謝作逐清飈颯坐
聽愁屢歇使我不能榻陰雲四面來聚散凡幾匝屏翳
偶息肩鞽靈復承乏神龍換非一絳幘青或雜其初咽
幽泉松籟互相荅稍焉波濤沸巨鼇吐復納中間萬馬

騰川陸恣蹴踏最後士卿枚金鐵雷鼓磕劈之雄師鬪
一日圍數合出没繞敵背百萬自摧拉主客有變正陰
陽倏開闔陣布五花竒祝融壘可壓瀟洒聲未闌草木
色已洽布穀不須催蓑笠競荷鍤慼茲霡霂垂歲時修
伏臘月餘禱屢虔三日占後甲報謝惟酒脯雩虞所持
狹來朝賽神歸野田蛙閣閣

雨止

雨止似猶作飛泉洒樹杪微風一搖颺庭槐枝半梟擲
淚綃帕滴承露金盤倒嶺邊雲尚浮空外日初杲重甦
盆花困立救田禾槁親朋喜相慰衣過沾濕好

夜過圓津菴天欲作雨旋霽

屢過贊公房未能成夜宿今被雨催來敲門燈火熌披
襟山門下凉風洗煩熇兀坐忘言說但聽茶濤熟東軒
可置榻小池芳逕綠花香雖已寂尚帶蕭蕭竹憶我初
到此火鑠金方伏俯仰歲一週流光歎何速電影忽東
淪踈星挂喬木頻首如可摘遥天碧新沐惆悵林中别
車聲驅轣轆

又過圓津菴口號

來往頻頻不憚煩老僧相問欲何言試從趺坐觀心處
領取風前未動旛

池上

池邊蕉竹爭供綠松色蒼然欲上裾更着荷香微雨裏
揭來天女散花餘茶煙似霧斜還整鳥語如歌疾復徐
暑溽幸逢公牘少刑寬漸覺訟庭虛秋枰閒看怡中劫
細帙新裝舊本書麈尾清談時奮擲蓬根晚沐快輕梳
微嘶已咽蟬初蛻下飲旋飛鴿自如最是忘言有真樂
子應知我我知魚

邢臺看荷花

去年看花會城裏千枝萬枝壓溪水綠楊夾岸送微風
亭臺倒浸斜陽紫今年看花古邢州遶城十里清瑶流

土肥水甘荷葉茂亭亭一丈過人頭门逝欲開紅蓮謝
採蓮珠露浩盈把清歌不問盈縈人妙舞誰試霓裳者
徘徊獨立晚晴時惜無樓館坐卿厄一陣香風轉何處
斷橋疎柳自透迤

國士祠

橋下漫藏身名成志未伸聊將國士報媿彼二心人屈
問湘天泣荆歌易水淪椒漿試一奠千古共悲辛

小山二首

竹外得嶔岑池邊諧隱心半崖危磴仄一岫亂山深蕉
助輕嵐碧松籠晚日陰不須誇濟勝箕踞好長吟

爲憐竹石好別築小蓬山君子儼成列丈人相對閒移
來浮玉島墮向青雲間縹緲三峯勢遥遥不可攀

維陽許渭荷別駕與余定交岱麓者十年於茲矣
今冬路過趙安見訪枉以佳什匆匆立談不及
一飯而別其離羣之慨升沉之故以及兩世相
與之情摅者未十之一二也爲悵然久之因次
其韻寄懷雖洪鍾纖響不可同日而語然亦見
予之傾倒于君者至矣

少游獨步五百年君今踔發軼其前精光四射斂出匣
銛鋒內歛針藏綿久挹高標跨嵩岱爭看落紙成雲烟

我方師事况兒輩低頭安敢稱隨肩

辛酉陬月赴會城過古蓮花池訪龍淵和尚尸脫
去旬餘日矣偶憶甲午孟秋初來此地有句云
芙蓉粉面嬌堪憶爲凭欄干更少留俯仰之間
巳廿餘年爲染爲淨同歸無有剎那剎那念念
殞謝寧不足發深省耶賦此抒懷不必作龍師
輓章讀向虛空釘橛也

重過蓮池覓舊塵廿年風景幾番新美人黃土芙蓉面
佛子荼毗舍利身俠骨自應歸淨域多情誰與話前因
分明觸目菩提境夜月笙歌酒數巡同人雅集每以龍師爲職志

寄懷宗人主政家兄可亭

兄弟相望近七旬誰言老矣不如人天潢細譜真龍種
山邑微聞野雉馴俸薄那堪營藥餌才疎端合理松筠
加餐莫憚殷勤意再理還期世業新

喜雨用浩翁池口韻

禱而輒應蒙神鑒連夕齋舸只飯蔬甕濕穿裙占雨大
禾深没踝帶雲鋤山田晚照競驅犢小市隣堤時賣魚
閭里豐亨長吏樂不愁譴罷有文書

藹然上人法名可林余錄過圓津菴諸什相付誤
以爲字也而書之過客見者詢爲太偌然余竊

覩自達磨入震旦以來六祖皆一名而已無所謂字也即南泉百丈西堂人各就所居之地稱之亦非字也趙州而下始紛紛矣後之緇流過相崇奉叢林語錄至有稱上某下某者鬩之欲嘔夫吾儒先達如王忠肅之于馬恭襄在朝而呼其名而張翼輿贈中書盟詩云惟有涵光是隱居亦直舉其名不以爲嫌矧釋氏之掃除語言文字者哉重賦此章質之上人以作參學一則公案若眞謂藹然之字未佳而思易之是又如指淨瓶問曰是什麼荅曰不可喚作木楔也

首座一時輸却山子

老僧獨往深山中枯松倒臥凌罡風不然蓋頭茆一把折脚鐺中炊穲稏冷氣侵人面積鐵似多嗔怒少愉悅慈悲本從苦行出棒喝能令野狐滅上人胡爲字藹然命義得不希眞詮豈謂菩提無上道眞在浩浩紅塵間我欲爲之易其字錄詩相付非唐突杜陵壯已師粲可況于齒髮渾欲脫儒門澹泊收不盡何忍藐視同無物二祖斷臂乃得法少林五葉傳衣鉢下林即境可見心上可立願誓成佛裴休于頤盡呼名此例載在瑜珈集世間名字皆假借更分喜慍眞着賊舊名作字周志新援以爲例義亦得楚鴻越乙有何辨白雲惟向青天沒解嘲莫咲錯中錯當機聊述偈外偈

偶成絕句二首

客問池荷幾柄斜紅妝千指漫相誇一枝臨水倍清絕月上松陰自煮茶

竹長侵堦三兩枝棘雲楸露影離披雨餘渲出碧天月正是客窻閒話時

趙郡道中懷古十七首

有酒難澆今古愁平原俠氣美人頭買絲欲繡憑誰繡落日蒼茫過趙州

生兒亞子壓羣雄鎮定危疄倚救兵最愛錦囊談舊事逢人數問栢鄉城

帝業終歸赤伏符流傳千載燎衣圖滹沱麥飯蕪蔞粥厚意雲臺畫得無

刎頸論交望太深茫茫泜水暮煙沉應慙身後髡鉗客成敗何曾負此心

慶宴鈞天下土臣賜田應訝術通神蓬山何限丹青樹社鼓爭祠秦越人

因孝埋兒歷沛顛爲郎白首亦堪憐雙祠俎豆千年事可憶窮通一惘然內邑郭內及金提店並有忠孝祠祀漢郭公巨馮公唐

十里荷花繞郭流祟墉屹屹古邢州興亡幾日稱襄國
失足空憐張右侯

燕趙悲歌路不遥秋風易水冷蕭蕭十年霜刃何曾試
惆悵頻過豫讓橋

黒貂裘敝泣黄金刺股中宵機杼閒甫得高官聾妻嫂
銜人腹已吹蘇君黄金亭在沙河境内相傳蘇季子金盡裘敝時流寓于此

蕉鹿餘生醒已遲夢中説夢更成痴匆匆欲出邯鄲道
為語黄粱莫急炊

國士還師李左車成安應悔計全疎到頭鐘室須填債
趣鑊酈生飲恨餘

莫問邯鄲挾瑟倡漳流東去海天長回頭總是燒殘劫
魏國山河幾夕陽

一抹荒煙倉頡祠烏衣惆悵燕飛時父書堪讀家聲墮
介肅黄泉無限悲魏廣微南樂人

漫將豪俊擬英雄孤注功成膽識中絳爛吳綾傳夜宴
北門鎖鑰一萊公

王喬仙署白蓮開曲徑幽芳滿翠苔好向嶉嵤山上望
月明鸞鶴忽飛來唐山署中後池白蓮最盛

栢人何遽廹於人識燭機先若有神若試楚歌吾楚舞
雄才空惹鼻酸辛

蝌舍漁莊積水邊嵐浮暖翠夕陽天堯時大陸渾非故
鶴語猶驚甲子年

高錫桐孫有愛女之戚余以公事赴南樂便道過
丞崮鎮相訪見其齋壁錄葉瓊章與泐師問荅
一則因歎數之前定固不必愁然于懷也為作
一絶句慰之

白髮朝來滿鏡中小窓奩具殉花紅怪君壁上先留讖
綺語瀾翻哭阿翁

七兒黄中乞假來内省覲值予病困勉留者幾十
日力遣之歸病少閒寄此以代家書

七載重逢十日期半旬夢囈半支離衣衾轉側親扶掖
藥餌羹糜善視治忍淚告歸方是孝悲吟伏枕不成詩
征鞍遥憶嵩陽路三十六峰晴雪時

夢覺猶疑汝在傍牽衣細細問行藏青鞖好遂名山願
半榻聊分古寺凉野鶴孤雲胡不可金章紫綬久相忘
殷勤兩字頻相囑忠厚傳家奕葉芳

遷官增秩從來有曲體烏私恩遇殊非大聖賢爭得此
縱拚心力報來無此身不復關生我涉世還須化故吾此語大費斟酌入世日深則天機日淺斷不可忘却本來面目然汝粗浮之氣執拗之性又以化盡為佳是在能自策勵而已非筆墨之所能盡也移孝作忠惟恪守明時功令悉討謨

賦得老病人扶再拜難伏枕呻吟聊鳴鄙悃呈掖

任王明府

上客難辭見謙撝禮數先無如衰太甚復此病相纏拜起扶猶憊淸談氣俗孱幸蒙多慰藉豈敢廢周旋報謁頻移日淹遲已逼年瞻依情自切疎慢咎奚湔骨瘦微風怯脾虛積冷堅人言勿藥喜我久一身捐翎短愁孤鶴形惡悴杜鵑所希邀德庇春旭轉堯天

解組移寓病中書懷用少陵夔州西閣諸作八首韻

郵報來新尹肩輿出署門心君天自泰宦海浪頻翻已

作閒人看何勞前導喧從茲躬蠟屐作客信坤乾

骯髒原窮相奚嗟職業微勳名世不乏道濟古來稀瞰壁猿思躍開籠鳥任飛何當撒手去稚子候門歸

小邑亂山稠鳴泉山盡頭夕陽霞滿岫曉色翠當樓獨往誠艮願行滕乃急籌飛仙吾不望登眺足忘憂

岱麓政成餘榆川畎澮疏渠釃驚溜疾壤㲹轉沙虛集堵無哀鴈垂綸忘得魚如何頻譴罷空抱讀殘書

兼旬惟伏枕病蟄幾黃昏策杖時能起寒風却閉門讀書慕終古養疾樂山邨四大原非有兀然間性存

披衣聊安坐譙鼓動高城默數三冬煖能無百疾生燈

花開結蕊梅朶冷含情尚擬靈祠禱紛披雪滿楹

良友惠思我書來問訊頻開緘如覿面繞屋自生春時嚴平遠以百金寄慰

獨世難孤立與君同一身寄言翻覆者看取古心人自許彼翻覆者方以古心人爲迂那肯看取正恐多此一寄又許痛加箴砭老婆心切

借得瓜廬地移居亦暫停終當住僧寺放眼遠峯青自愛孤雲懶誰憐雙鬢星升沉久已定風浪駭重經

聞一吾先生凶問賦輓詩四章仍用午冬奉懷十二文韻

故園有信忽驚聞病起何堪復痛君已攝根塵歸覺海尚餘光怪散奇文交情自託兼師友玉溪弔著明云平生風義兼師友不

敢同君哭寢門世態同看覆雨雲小別蓮池能幾日夢迴便作死生分杜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奇才端合策殊勳水利宣猷宇內聞咳唾九天霏玉屑珈趺斗室悟眞文升沉偶爾寧關我來去翛然豈礙君獨惜素交零落盡招魂猶似賦停雲

橫流無地寄斯文遺老巍然迥出羣佚落篇章神護惜弆藏箧笥客殷勤君制藝之多不減方城李子心燈不勉菴所收藏者幾五百餘篇絕仍留焰鼻堊空施孰運斤後死那能肩此任拈毫重惹淚紛紛

曾讀坡翁海外文我慙山谷席難分緣同里閈名相借

自鈌鱗鴻病不悶一日心期千古事三生變滅九秋雲
素車白馬何時去持劒墳頭挂夕曛

贈巢建昌湛若四首

君久希彭澤余初罷趙安衣看細雨濕花畏春風寒來
往人爭指疎狂舊宰官不知心已託瓢笠與綸竿
蓬蒿徑新剪躡屐每相過落魄非關酒淸宵且聽歌行
藏鷄肋似感慨蒯緱多世變趨無已寧堪奧窔何
一人知不恨况乃在粧樓諾已傾靑睞吟難廢白頭高
談發逸興淺酌豁春愁但恐東風驟蹉跎花信休
端策那須問驅車隨所之風塵摧壯志經濟負明時鵬
鳥止隅坐鷦鷯栖一枝念君方振翮九萬有遥期

春雨書懷示諸同人

一雨寒添料峭風芳醪到手莫辭空欣逢客至皆狂侶
恥被人呼作寓公夾道椰絲搓淺碧出墻桃靨泛深紅
憑君重奧淸歌奏忍擲光陰轉瞬中

無題贈巢君湛若再用雨中感懷韻

昨日繁花昨夜風小園芳訊一時空嶋鸞有意憐雄鵠
金母何曾配木公依約窺簾眉黛淺殷勤寄語臉波紅
蕭郎陌路眞奇事掩泣獨眠鴛帳中

又贈三用前韻

世事從他馬耳風持觴好手肯教空但令有社招原亮
自分無書謁子公歌罷雲流裙散錦醉餘花暖袖扶紅
人生如此堪行樂何用勳名汗簡中

與楊君軼才話保陽舊事有感賦贈四用前韻

慷慨談生四座風一時千古眼俱空絶代佳人太薄命
造化小兒無至公不願染衣椰汁碧但憐泣露苑花紅
與君且醉床頭酒吩咐閒愁暮雨中軼材當秋試不肯上流連醫一女子病問其故曰此絕色死亦可惜耳其疎狂如此然卒無效每語及輒爲惆悵

贈堵尉譽平五用前韻

氷雪肝腸俠士風蕭然四壁署齋空生憎駔儈紛流輩
爭許錢刀溷乃公過我共拈春酒碧辭歸頻悵夜燈紅
憐君拙宦知君意翩澤期綿奕葉中

贈陳廣文康如六用前韻

曉坐鱣堂兩袖風看山拄頰溯遥空瑄寒方信吏兼隱
頭白難希掾作公拂罷琴徽流水遠敲殘棊局落花紅
陶鎔士類知何限總在汪洋千頃中

贈翁子丹枝七用前韻

匹馬春衣葉葉風晩烟和絮蕩晴空誰能幸舍終淹汝
惟有靑春不負公消渴筠籠毫揀白散愁銀燭友呼紅
相逢同是覊留客脉脉情殷落拓中

贈吳敬亭武孝廉八用前韻

穿楊絕技試追風冀北當年一顧空漫以鹽車羈驥足
還將劒術事猿公春游芳草蘼蕪綠壯志園花韎韐紅
他日容吾爲揖客倘能揮橡角聲中

贈喬文覲侯九用前韻

杖履飄然好御風鷗馴碧海鶴支空鄉閭强半推前輩
家世由來累鉅公自有藏書疑氣紫何須大藥駐顏紅
知君近得餐英術徧植奇葩小苑中

贈李廣文玉田十用前韻

自耐寒儒淡素風絳帷欲斂宿盤空蓬蒿徑許來求仲
綽楔鄉應表鄭公庭樹鳳毛文似錦賓筵鳩杖面餘紅
請看桃李無言處劇有春生光霽中

贈王生江淵十一用前韻

欽崎歷落古人風偃仰衡茅天地空著書根柢希夷子
作賦借稱亾是公如意鐵瑩寒玉綠野花色奪妖姬紅
烏絲界罷忽大笑此亦慘淡經營中（生善界畫又自製鐵如意出入携之）

贈圓津菴上人藹然十二用前韻

竹裡流泉松下風人天法界借談空揭來琢句衡京尹
贏得攢眉就遠公水月性涵蓮沼靜曇陀香入藥欄紅
好分半榻雲山外擬付餘生瓢笠中

徐子亮疇在余幕者十年於兹矣解組後戀戀不
忍去同人恭酒之會贊司糺而摩壘焉一旦適
有濟上便車遂束裝而歸余贈諸友詩而徐子
不及與也爲之悵然補作一首以當停雲十三
用前韻

交往偏多俠少風十年依舊客囊空澆愁但可尋歡伯
憶事爭堪賦惱公芳草天涯鋪遠綠落霞山背藹餘紅
計程花雨紛紛候人在六橋三竺中

送春二首十四十五用前韻

春光一半付盲風雨壓風微春亦空世上情痴惟我輩
古來夢懂是天公芳魂青塚琵琶咽冤獄金牌戰血紅
多少難平都不管好花愁絕夕陽中

花片驚飛欲咒風金鈴虛設曉欄空晴添曉翠來王母
雨促春耕聽郭公耐可掀髯浮大白有時無語對殘紅
分明悟得東皇意一點微酸萬綠中

黃粱古祠

大覺何曾覺依然假寐入蝶周原不辨蕉鹿本來眞莫
待黃粱熟急抽磁枕身邯鄲今古道幾許刼灰塵

喬生覲侯園中牡丹盛開招同人徵伶宴賞紀事
一首用山谷韻

儉重堂詩卷六　三三

擊鼓坎坎惱社公夜來一雨占年豊布穀催耕啼不已
提壺爭勸白頭翁翁頭雖白顏尚紅酌我惟恐金尊空
人生所貴行樂耳滿堂賓客臭味同淸歌緩舞日將夕
欲墮不墮吹狂風好花須倩紫絲籠亞枝火齊大盈椀
明日重來賸幾本

四楊橋看芍藥再用山谷韻

喬家婪尾一色紅有如肉屛肌頰豊僧院忽睹數百朶
點染陸離勞碧翁覓情欲逐色香婷妙悟已覺根塵空
鼻觀吾無隱乎爾髮陀薝蔔將無同林間晛睆啼黃公
我來曲枕聽松風姓名何待碧紗籠蒲團小憩呼茗椀

花露芳甘溢舌本

夏日有事會城便道歸里牧崖姪自邢臺來送賦
詩爲別次韻答之俯仰身世萬感交集不復計
詞之工拙也

阿咸賦別情何摯猶記堂前蠟鳳初惟爾岐嶷鍾 母
愛至今鄉黨羨吾廬衰遲倍切懷棠棣覭夢猶疑畏簡
書暫徃田園仍梗泛相携幸免歎離居

邑侯平齋姜公異政多端屢膺卓薦既予增秩仍
獲借寇近又倡修玉皇閣大寧橋以爲文邑永
久之利敬獻長律一章以誌厥成

我歸共戴神明宰政洽喧呼瑞異多蝗滅靈禽倏已去
隄成瓠子那須歌蒲鞭虛設無勞試鐵案難移自不磨
實向性情流樂易每從法令滌煩苛子來積沮沙添逕
請命編氓賦減科愷澤旁敷周蔀隱精誠比歲召時和
更虞仕版頻顚躓豈盡星占值坎坷晝棟半頹爲野圃
艮疇屢浸類江沱羣甘藜糝尋初服漫詠霓裳憶大羅
乾地鍾祥經久驗巽流直瀉近如何形家指示雖疑誕
故老傳聞豈盡訛郭外橋橫勢紆折城巓閣聳鬱嵯峨
滄桑幾度愁非舊徃復終然吉有他百廢皆興推斡濟
一呼立應起沉痾蒲牢成列毛奚挫邪許爭先肩互摩

撲地會看家食鼎朝天猶記里鳴珂翬飛轉瞬凌銀漢
虹偃千尋束碧波偶舉還貽百年利自謀爭抵代籌麽
中牟較績應慙少褒德崇封不啻過卜日躋堂介眉壽
蕪詞聊勸醉顏酡

蠡縣留別諸同人用舍弟案頭誠齋集韻

天遣征途此暫休相逢座上盡名流揭來宿雨連朝雨
釀得中秋似杪秋亟喚淸歌重命酒應憐羈客易生愁
新晴正好驅車去蛇足翻慙半日留（是日席上有反唇者）

晉州道中聞蟬

物化若有待八月始聞蟬已咽夜來雨忽添夕陽天誰

謂樹無情一碧良悠然風吹斷復續淒切入哀絃沿途聽未已隔河望墟烟欲投茅店宿亟呼渡口船解鞍聊偃仰萬象觀澄鮮但恐砌蛩吟更攪孤燈眠

重到邢州路過圓津菴感舊

僕僕征塵日暮途重來倍覺旅情孤柳濃古道綠相接山遠寒空青欲無馬倦擬投蘭若憇僧迎猶作宰官呼回頭數載經過地獨有林泉與未渝

余重來蓬山借寓喬生視侯園中即景書懷得四十韻

中邱名其形有類彈棊局四下而中高嶢嶢峙頭玉戚

體舒以布城隅何偎曲幽人此卜宅園林徑相屬臺榭雖未稠聊可避炎熇面勢隨窪隆位置袪塵俗茅亭方十笏朋談滕喜促風前畫舫橫歐文有畫舫齋記花底瓊膏沃簾櫳映藥紅池塘汎荷綠簾椰垂自嬝砌竹森如束近復搆小軒高敞恣遐矚層層列錦繡草木一何縟亭沼映帶之恍追仙圃躅遠叢翠於茭近植蘆成簇畦蔬與林果一覽可簿錄豈惟悅聽娛亦愜口腹欲于焉置髹几誦讀便朝旭主人不我棄別久情逾篤解榻任徜徉投轄免追蓐汎掃疲傔從家具移陸續行藥朝揩笻攤書夜跋燭秋花麗可掐秋菘肥可劚萬類欣秋成四序佐亭毒秋水澄秋月夜涼時彳亍但覺耳目間蒼然皆淨淥對此瑩心神兼之忘寵辱君言偶點綴媿廁名園數低昂勢天成廣狹物取足息壓本來短鵠白非因浴余意亦如是養生貴緣督行藏久自決奚待初筮告何以破孤悶苦吟天所梏何以資朝夕加餐甘脫粟雖無碑在口免嗟暑去酷豈敢誇閱貢竊欲師顏㕑隨寓身可安習定境忘觸君能早悟及抱璞宜隱鵠圓津地亦佳往來慭僕僕禪悅良足味招携屢相趣寄聲謝遠公得隴敢望蜀

秋杪郭尉楓菴喬生視侯邀往北嶺觀劇半途車覆徒步行蹊徑中數里始抵郵至則折揚皇荂殊不堪入聽爲之意興索然過飯視侯族姪棟家坐間偶談距村里許有瀑泉前人鐫淸流急湍四字於石崖以標厥勝遂欣然同遊泉從亂山來溜分爲二鉅細各一其一跌落磵壑中作天風環珮之音其一伏流入山隙他徃岸旁有巨石自成峯巒蒼秀可愛若人家園林巧匠位置者徘徊至暮而返頓忘一日之疲勞云

問途苦不審峻坂摧我輈先巳下車行免罹折脅憂快哉解簪紱徒步覺自由窮曲三四里前郵雲木稠彷彿

桃花源忽入漁郎舟叢祠開簫鼓獨訪清泉流琳瑯奏
天樂豈與俗耳謀細響韻琴筑颯然山雨秋急湍倍循
谹空外鏗韶璆縹緲步虛聲仙跡不可留傾耳神已冥
何問秦吳謳別岑疑飛來磵旁蹲螭虯兩峯互低昂相
佐非相求蒼然蘊真骨險怪啞雕鎪翠色時欲滴玉德
一何優鳴泉漱其趾映帶各增幽平生水石興無心獲
暫酬戀之不忍釋欲別仍回頭笑言謝朋儕良不虛此
遊

秋海棠次牧崖姪韻四首

顛甚秋圃覓海棠低燒銀燭照橫塘夢迴卯酒沉香暖

曲奏淋鈴夜雨涼肌顫翠紗憐弱質淚滋暈臉怨吳孃
分明倩女魂初斷擁髻無言倚繡床

秋後名花又海棠般紅一片簇迴塘玉簪間種姿逾媚
紫蓼相依影倍涼帶露斕斒啼杜宇披圖憔悴認崔娘
微吟好續閒情賦色映珊瑚作筆床

咲謝春風舊海棠別標丰格向秋塘性宜幽徑蒼苔滑
影伴疎簾繡榻涼聘與梅花羞作媵招爲名友漫呼孃
墻陰掩抑情何限彷彿高人欲匿床

芳魂重返尚名棠斷盡柔腸是曲塘生晚逢秋偏旖旎
自憐顧影轉淒涼捧心似欲顰西子掩袂何堪泣窈娘
擬捧膽瓶爭忍折徘徊薛砌置萌牀

鐵嶺墓歌

三載汗漫蓬山遊驅車頻過鐵嶺墓今來旁人爲指點
此是右侯棲魄處頂留一孔樵夫窺中有懸棺尚如故
塵埋蘚蝕久漫滅鐵屑依稀沙嚙露河流忽漂石碣至
披讀遺踪達堪據星芒下竄行山雲夜半精靈倐來去
右侯之才擬子房風雲絕足思騰驤惜哉不遇赤帝子
中原瓜裂空茫茫季龍獎彭流亞耳妄自位置希高光
天奪吾輔曷太速祆夢是踐旋傾亡墓制瓌詭定勑建
儀物稱是爭輝煌君臣遇合良亦快所嗟無補生民瘡

我聞桓魋營石槨至人謂不如速朽以鐵作墓胡爲哉
疑塚西陵劇堪醜驪山珠玉錮三泉轉瞬荒烟狐兔走
偶木焚掘此天幸翁仲辟邪竟何有驚砂蔽野黃雲垂
霜林一半叫寒鴉北邙之塚何纍纍邢襄自古爭戰地
幽燐夜話前朝悲人生盛衰數早定惟有忠孝凜鬚眉
提金迴望郭巨里白首太息馮唐祠

王生江源七旬無子惟有一姪飄流在外者久矣
人勸立族人爲嗣生不肯曰但得吾侄還以承
宗祧雖吾不嗣無憾也到處訪求近聞在長安
將親往致之偕返余嘉其至性頗有鄧伯道之

風且於順郡爲尤難賦二律贈之以壯其行
曾聞濟水去復作燕臺行游子悵何處浮雲終日征百
年宗祏計千里故鄉情遥想相逢際旁觀涕淚橫
此邦多假子五代尙餘風强合天倫薄相沿比舍同君
能重骨肉客自悔萍蓬澆俗眞堪挽名高獨行中

四里舖秋報演劇偕同人往觀李姓幼童邀飯其
家以持門戶者乃縞袂青裙之老嫗不便往也
適李廣文玉田自張村至幼童乃其一族遂代
爲延客流連至暮而散李君賦詩紀事見贈且
慰余落寞之意次韻荅之使知余之不以外境

爲休戚也
交合文章定有神浮沉休歎百年身俚歌亦自關羣怨
世態何堪繪笑顰社日村醪聊共醉兒童竹馬尙相親
煩君好句重提唱別後渾忘孰主賓
我自徜徉那便歸逛情豪興兩無違相携野叟延年杖
預座僧徒壞色衣晨飯山郵林繫馬暮還茅舍燭迎扉
浣花大有烏皮几浪跡何嗟生事微

次玉田韻因憶鳳凰村北嶺之游各賦一首
同爲傀儡場中客攔入叢祠社裏身但覺悲歌增髮豎
漫憑諧笑熨眉顰閒拖拄杖煙霞外小憩禪房魚鳥親
時飯于四楊橋之圓津菴惆悵歸途經鐵墓居人指點說張賓
山徑徘徊不忍歸相逢幽賞莫相違清湍迭奏笙簧韻
怪石都搴薜荔衣舊蹟流觴堪布席遥峯積靄恰當屏
別來兩月塵襟滿客夢依然落翠微

客散
客散方歸臥高城漏下遲不眠憎夜永多病驗年衰烈
士風雲志殘編涕淚詞所嗟同瘣木無復棟梁期

月明
月明忽已落園景倍淒清星客有寒色風停猶樹聲悶
難憑酒遣愁更逐吟生斟酌羇棲客今宵夢不成

欲雪
風急疑掀屋雲低故壓城渾拚一夜雪倍作小窗明絮
被偎爐火銅壺咽漏聲曉看林景變凍雀畫難成

偶感仍用李廣文韻二首
鶩鬪代搏奪叢神相弔空憐土偶身漫訝南轅希北轍
深慙東里効西顰風霜自覺輪蹄怯書卷何妨燈火親
時借禪關驗詩境賓中主句主中賓
我欲言歸又罷歸年來事與願偏違已抛手版紗籠帽
又負腰鐮蓑織衣旋買松明聊煖榻忽飄榔絮漸盈扉
銅壺滴破還鄉夢一逕穿林暮靄微

和牧崖任啄燐火效徐文長體二首

深塗入荒林夜半燐火亂殷殷逐馬蹄似欲訴深怨既却而復廻意猶生人戀錯落如秉炬幽宮互游宴妖姬車闘風迸墮珠光燦孤焰停不前惆悵獨長歎人言此無異流螢腐草變敗血自生光魂魄久已散事理固可信心目終覺眩近村人語喧倏滅不復見造化如大冶萬物出鑪炭有明斯有幽妙視同一貫

炬火紛而馳荒塚窴狐兎强䰟果有知胡不驅使去乃爾弄光怪徒滋孤客怖遠覘或閃爍競倚白楊樹近人若相侮追隨廹跬步不知冥漠者其情何覬覦千古幾戰場英風稟餘怒雨鏃洗猶腥霜骨痛誰訴遥聞野寺鐘似喚迷津渡生滅本皆空免使淚如筯

送郭尉楓菴旋里

君歸休恨晚念我尚飄蓬告别行縢急蒙　恩貲索空山腰殘雪白驢背夕陽紅去去邪襄隔能忘豫讓風

賦得一回相見一回老留别比部四兄可亭三首

分襟倏五載相見一何難詩集刪逾妙白頭燈下看病仍留傲骨貧合得秋官珍重通宵語聯床約未寒

能得幾回聚動爲千里離華年寧假我芳訊欲憑誰耕釣擬歸隱田園非昔時祇應淸夜夢猶逺水邊籬

未忍遽言别緣逢介壽盃一堂吾共老八袠羡重開竟負風雲志空慙著述才脂車僕將駕淚落强徘徊

飯三汊河藥王廟口號

漠漠輕陰綠蔭槐征車停處暫徘徊偶逢精舍閒聽講可得櫻桃共啖來

詠瓶中芍藥白紅紫三種

沉香亭畔别生香脂粉慵施淡淡粧彷彿朝天人倦寢水晶枕塊合歡堂

颸風連日捲沙塵萬紫千紅芟尾春折向瓶[illegible]須[illegible]惜居然金屋貯佳人

蓬山集下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鴻中　仝校閱

憶故園牡丹

一年眞負牡丹期此地開殘故里遲何事匆匆輕話別
怒苞纔亞倚欄枝

急搆雕闌護鼠姑一叢庭砌好開無廿年幾度曾相賞
目斷寰瀛壁上圖

和牧崖姪春遊韻六首

山郵芳徑使人迷駐馬微吟日已西斜點石欄青鏤管
亂嘶紅雨錦障泥但愁杜宇殷勤勸莫負流鶯宛轉啼
我欲尋幽更深入白雲生處躡丹梯

乞得徐熙六幅圖淡紅香白幾多株好從冷艷尋詩料
大有英雄寄酒徒吟罷不知春色晚興來還向遠村沽
嶔嵜歷落眞堪咲薄宦依然剩故吾

誰遣車聲花外來芳林隱隱送輕雷泉鳴野磵路旁折
蝶繞疎籬門半開紅蕚漸從風後少綠秧應待雨餘栽
最憐茶熟逢僧話為語斜陽莫急催

穿林百道迸流泉野酌翛然逸興偏好境誰能置幽榭
翻飛鳥欲破蒼烟羃棲莫起臨岐歎選勝殊多未了緣
千萬買山何敢望淵明新貰酒家錢

僝僽風吹陌上塵花開花落悉前因眞王九錫矜姚魏
大國諸姨憶虢秦啼鳥漫催娑尾盞倡條如送倦遊人
東皇欲別多情甚特聚殘紅作錦茵

句滿奚囊漫共誇尋春春已去天涯閒愁無那歌停拍
衰鬢休慚帽插花半世情悰眞嚼蠟十年親友類摶沙
匆匆相見還相別絮語深更燭影斜

飯罷

飯罷翛然忘去聲旅情小園緩步徧經行野芳聚蝶蹁躚

影淺沼跳魚潑剌聲春熱漸思親薤簟晝長端合理楸
枰衙齋咫尺松筠徑回首年時似隔生

赴郡城寓牧崖舘中蒙劉雨民欵留且約遊百泉
孔橋諸勝書懷仍用前韻六首

煙光潑眼倍凄迷白日催人且莫西鶯鼓幽簧驪衣錦
燕拖新剪障巢泥好留樹上殘英在與伴風前嬌鳥啼
富貴神仙盡虛願九閽何處覓階梯

丈夫四海是雄圖何事遺編但守株借問銅章具袍笏
爭如釋帳列生徒敲殘壺口拈詩韻歷徧旗亭覓酒沽
顧我樗全討麁辦劇憐汗血縶余吾

慙媿驅車客又來爲緣交誼比陳雷後軒逕改疑初到
覊抱談深聊暫開名勝擬邀笻共拄幽花難忘手親栽
忽驚布穀啼方急遮莫詩成任雨催（時久旱是日雨）
高隱蘇門瀰百泉龍崗泉石劇幽偏連郁競展溪流縠
比戸輕籠藥圃煙卜築他年眞上策浮生偶到亦前緣
杖頭酒價何虞乏荷葉錢催榆莢錢
意氣眞如一聚塵算來去住亦何因殘年餘幾尙思趙
靈境自佳奚避秦夜夜龜茲驚旅枕時時杜宇喚行人
從知萬事形骸外飲拉車騶醉吐茵
製錦三年敢自誇歸耕襏襫了生涯名心秖益沉淪刼

福業難招旌節花搏黍巧思遷綺樹春鋤閒自立晴沙
似聞出世緣終淺惆悵桑榆暮景斜（偶有捕獲逃犯之信賀者紛紛故云）
遊孔橋寺看竹竹已瘁矣然猶甲邢內諸處惜僧
俗甚並蔬筍氣無之興盡廢然而返
言訪孔橋村行行林木幽林木爭蓊蔚柿葉一何稠春
芳雖已歇濃綠彌道周其間絡溝塍磴雪濺奔流陰森
自成逕畧彴横谿頭歘爾始得過笻停車騶寶坊水
環抱四布膏田疇白鷺樹杪栖翻飛劇夷猶境僻自忘
機海客不驚鷗叩扉僧啟關茶話致綢繆姓氏未及通
問竹平安不相引入後園方塘頗修修冬雪凍以僵千

竿就虔劉存者什三四勁節挺逾遒一雨脫錦綳綠玉
競新抽君子値陽九誼不爲身謀造化默護持正脉終
古留感歎聊轉步浮圖揷殿阪鼠姑長於人開時紅雲
浮聞有金帶圍阿閦現卽收丹若花照空喬柯綴盂甌
對此足玩賞何必尋蓬邱人生貴適意萬事風中漚畢
念向泉石凌烟輕王侯奚論鬱與觸區區鬭蝸牛柰何
方袍者刺刺語不休延客亟返室其意若有求出門洗
吾耳向友慙巢由
月下偶成二絕句
曳杖微吟夜漏遲月光林影共參差平鋪滿地圖窠錦

恰似笙歌乍歇時
月光如水潑中庭荇藻交加樹影成却憶溪邊閒翫月
悞疑平地雪霜清
聞鵑
鵑啼天津橋達士發長喟南人欲爲相陰氣感以類邢
洺去洛陽千里疲鄄置而況市廛間此鳥奚宜至哀哀
鳴不已其聲酸入鼻朝聽不能餐夜聽不能寐不知胸
臆內有何不平事萬物樂生成爾豈憂天墜百鳥爾獨
悲一叫千行淚傳是蜀帝魂形愚悔自棄縱令口血乾
何救毛羽瘁化工不可測五行汨其次陰陽一錯迕往

徃駭睹記絕塞沙漠塲鶯花鬬妍媚炎州雪如席鴻雁
歸焉避慨自荆公後品重南金粹吳越羅英賢相繼躡
高位勳業垂竹素豈必盡娟忮北方之學者慷慨明大
義柰何介肅兒甘作閹竪孌鴻燕互往來雀蛤龥祥異
理數固茫昧幾兆勞剖示微禽任所適安知遠近地小
車且出遊懶註先天易

牧崖姪旋里過內相視行後悵然賦此

準擬同歸逭旅愁汝今歸去我仍留更兼謝客無憀甚
飯罷支頤聽午鳩
侵曉披衣送汝行驅車歷歷計郵程到家若問蓬山客

大抵頹唐了此生

賀友人納姬　姬河南人時尚未合巹

有客喧傳繡幰過明珠十斛不爭多那容別館深深見
掠削妝成尙淺蛾
擬倩蒲觴潋灩斟好將綵縷結同心蘭湯浴罷新梳裹
醞釀春愁更不禁
玳粱海燕姤雙栖畫閣宜男帖並題好夢未殘蓮漏歇
知應嗔煞汝南鷄

塵遠軒夜坐贈嚴平遠

夜語就軒砌坐久風露凉青林散朗照幽輝滿衣裳疎

籬窈以曲錦石相低昂垣扉復圓啟別院送荷香諸境
攝靜中瑩發性地光中庭紛藤荇耳目何蒼蒼恍疑乘
畫舫置身水雲鄉主人經濟手兼之氷雪腸爲政心自
閒觀物興彌長別搆姑射居塵外恣徜徉我來解榻眠
浹旬淹詠觴復此默相對身世已兩忘

雨夜偶成

客思蕭蕭籬菊秋木瓜香伴小窗幽雁聲忽送通宵雨
不管離人欲白頭

渡滹沱河感懷

經旬解榻媿南州又舉吟鞭事遠遊隔岸舟移人待渡

遙空響墮雁賓秋恒山螺黛如新染滹水鯨波正穩流
來往頻過知幾度霜華莫怪漸盈頭

詠喬氏園中千葉蓮二首

曲榭憑將弱柳遮秋園風景浩無涯小池清冷綠荷敗
猶見數枝紅藕花
千葉蓮開池水香依稀明鏡美人粧含苞直待秋深吐
應避風前蛺蝶忙

客舍

客舍重來意惘然閉門無事任高眠因疎遠信時懷友
已慣窮途莫問天寒玉論心邊劝節晚香結社傳延年

前期嵩少峯相待拄杖紅藤屐齒穿

贈內邑學博吳君煐若

過從曾不倦爽氣自超羣父老勞宣　諭瘡痍屢佐軍興以西陲用兵奉使宣諭秦中得官祇今淸夜夢猶遶隴山雲齋舍無嫌冷相依共論文

陳廣文康如招飲賦贈一首

古人懷一飯況復出寒氈相對俱頭白頻過任屐穿菊荒三徑雨雁訴九秋天奇字堪同賞門生乞酒錢

出遊

出遊聊騁目緩轡駐郊壖風冒谿旁葉霜濃郭外天烏飛銜遠靄歇裊没寒烟拾得奚囊句歸來省醉眠

微吟

惆悵獨微吟徘徊見遠林碧池秋後涸黃葉雨中深偶爾悟眞境古人同此心句成還自改不覺暮寒侵

不眠

不眠坐起總何聊聽盡蓮籌滴漏譙細雨無聲寒始覺羈愁有力醉難銷偶思遠事鴻蹤滅重閱殘編燭燼挑懊惱朔風來更急窓前林外共刁調

渡漳河飯豐樂鎭

直豫此分境淸漳颯亂流架成仍病涉壟斷競撈舟古

轍平沙道荒烟列戍愁馬來皆自北燕去已辭秋鈴馱行人少霜楓落木稠虛名問豐樂孤店傍村頭

相州懷韓魏公

驅車古相州踟躕懷魏公韓范聖者徒豈屑事豪英晝錦以堂名毋乃近俗情歐陽垂碑刻文筆寶峥嵘天下安如山聲色不動中勳業高千古姓氏耀丹青此宜參客勿與時致太平姬籙綿公旦商宗毗阿衡弼諧逮没齒倘恐用未窮胡爲令出守意者讒慝攻視之固坦然故鄉翻爲榮命堂有深意但識君恩崇季子返洛陽項王思江東衣錦能幾時禍敗踵相仍達哉豐樂園篇什何春容狎鷗與觀魚忘機海客同怨尤久已泯神聽和且平詩人詠嘉樂福綏保令終醉白旨可翫緬仰欽高風

濬縣晚眺

易據金沙軟分流碧玉彎此邦稱樂土過客一開顏市肆全臨水城墉半枕山憑襟遠流覽扶杖緩躋攀月對斜陽出鴉催暝色還琳宮何代建縹緲白雲間

陳橋懷古二首

黃袍那得便加身臥榻爭容鼾睡人不待靑城泣殘照斧聲燭影了前塵

漢家梁獄詞方罷唐室曾聞喋血悲依様勾吳傳位法千秋季扎令人思

渡黃河用漁洋先生韻

淼淼洪濤絡地長迢迢帆影掛斜陽堤迴曲岸虹千仞鴈起圓沙字幾行久矣鴻溝迷楚漢漫從碣石問滄桑平蕪莽蒼去聲浮雲合知是當年百戰場

天漢浮槎詎可登雙丸跳盪此中騰千帆疾下眞如鳥十月初寒未試氷杜詩黃河十月氷覔渡聲傳樵逕月鳴鑣日斷獵圍鷹明朝更訪夷門道獨向荒烟酹信陵

冬日書懷

名山有約負前期閉戶逍遥睡起遲得句憶同猶子賞抛書閒引女孫嬉渴搜枯茗親烹瀹病檢陳方自療醫樗櫟天全眞分定無材不敢怨明時

甲子正旦度歲七兒署中時親丁恰八口七兒自孟縣調蘭陽又調祥符

父子分携已十年翻從客舍話團圓歡生婪尾盃中酒暖入椒花頌裏天正好歸耕惟八口偶登仕版亦三遷休慙短簿功名薄俸入猶堪秩歲筵

燈夜

街鼓鼕鼕競歲華東皇不棄野人家星橋寶炬光交映

綵索秋千影半斜月漾黃流金作色風飄殘雪玉爲花衰翁步軟扶笻出童稚相將興未賖

夷門行

我賦夷門行惆悵夷門道夷門之蹟久已湮春風依舊生芳草芳草萋萋憶信陵竊符符合神兒驚嘍嘈宿將徒爲爾一椎賢於十萬兵十萬兵中選精鋭躬廵疾苦起凋敝兄弟在伍一人歸令下三軍皆感涕列國雲從軍勢振此時目已無全秦公子由來善兵法平原孟嘗非等倫靈寶雖鳴天帝醉十年留趙空酸辛英雄末路成抛棄日飲亡何近婦人

汴堤行

隋人開汴河其利乃在唐宋人都汴固頼此後亦歲運百萬輸燕京譬之塞垣綿亘數千里秦爲後人築長城二代富且强滅亡不須臾乃知爲國者所恃在德不在食與我向使阿麼不作雷塘遊天下雖亂或後亡柰何築堤並築怨錦帆過處徧野屍縱横祇今河堙隄亦廢何况堤邊楊柳千絲萬縷枝枝輕惟有枝間舊時月千里照人行

鐵塔神鐘歌

鐵塔古寺窈以深鐵塔中間蒼龍吟寺鐘移向戍樓去

鐘聲反在寺中聞亟送神鐘返故處夜凉閒共風鈴語
隋宮梁苑總荒沉牟駝之岡奈何許怖鴿欲棲蒲牢鳴
與醒迷人今古情

弔艮嶽遺址

艮嶽連雲起靑城落日邊已亡天水碧爭畫孟家蟬夜
冷樊樓月塵生虜帳烟金明池畔柳依舊又飛綿

明周王府遺址

往事東京付夢華王孫芳草怨天涯高城仍傍黃流築
廢苑空留碧岫遮客散離宮誰載酒春歸巢燕已迷家
憲王樂府無人唱零落小山叢桂花

禹王臺卽古繁臺

河干保障祀明神遥接層臺棟宇新姬籙重開逢甲子
禹功永奠佐庚辰杜陵登後高才少賈魯釃餘舊跡湮
憑仗靈祠護名勝支祁廡壁鎖千春
壯懷雖在老相催乘興登臨倦卽迴何處煙迷繁巷月
尙餘塔識孝王臺夷門草合曾停轡芒碭雲深漫舉杯
正好模糊雙眼看時予病目隋堤梁苑盡飛灰

望朱仙鎭弔岳忠武腐儒作論有責王不能引退
全身者故辨之如此

目極朱仙鎭巍峩少保宮孤軍摧勁敵浩氣徹蒼穹帝
后愁雲裏乾坤血戰中金牌追上將遺老哭悲風鐵騎
氛彌熾氷天怨倍恫壺漿兩河葉洒掃七陵空旣中權
姦忌難成社稷功偷生非素志一死了精忠肯効韓楊
活原期龍比同風雲値慘澹正大見英雄北闕鴟梟滿
南枝杜宇紅羣邪吾不責臣構恨何窮

遊大相國寺

相國本名藍胡爲久荒翳惟餘藏經閣巍然矗雲際其
柱廣數圍榱棟架屭贔想見創建時功力頗不細像設
倍莊嚴雕飾窮工麗一遭兵燹焚時聞龍象泣其傍敞
香林少狹舊寺制前後金殿列周環精廬衛僧祇紛就

職戒約森可畏頓漸共讙悅晝夜勤梵唄問誰所締造
非出檀施利歲久屢增修擺落多藏穢舍舊而圖新此
與何彼廢答云姑有待福力非强致大事一因緣微妙
難思議刧灰原一視薪傳起三唄譬之花與木本根盡
枯瘁旁枝忽敷榮移植益蒼蔚古禮重大宗奕葉或陵
替支庶有興者自可奉祠祀豈惟判盛衰亦復殊愚智
若必循故常毋乃事倒置光武興南陽昭烈稱蜀帝此
豈可譏稱餘分與閏位造化日流轉五行互尅制滄桑
有變更星光或孛彗萬類莫不然難以一格例徘徊闇
磬聲初心發初地

兀坐一首

孤負流光又一年支頤兀坐向花前廣騷蘭畹懷香祖作賦芝田見水仙盆中水仙盛開習靜自能知已過閉門幸不乞人憐重簾竟日何曾捲細炷薰鑪一縷烟

偶感

漠漠春陰尚薄寒枝頭已見杏花殘星飛孛彗關何事命值刑衝要細看時有談命者謂余運已亥相衝故不佳飲少那能澆塊壘目昏聊復倚闌干驅車又作邢襄客垂老方知行路難

燈下看瓶中海棠用山谷觀伯時畫馬韻

下堦步滑須扶行颯颯雨作疑無聲博山灰冷亂煙橫歲月磨人井盤透少年狂減但餘瘦尚擬清歌聽紅豆海棠折枝籠歸驄東皇作意惱老翁燈窗迎笑暈頰紅

閩楊軼材凶問賦以代哭

故人嗟已歿遠道信音稀篋裡長篇在風前別淚揮脫驂悲莫釋授館願偏違惆悵秦公子飄零竟不歸

憶與君相遇紅蕉道觀旁襟懷何磊落詩酒共徜徉七載遊從密同心臭味長那知成死別離合總茫茫

余命雖多蹇論交劇勝流狂吟愛吳質吳君映山最工詩自號九華逋客博識重楊修傲骨偏纏疾奇懷合貯愁俱成埋玉照千古痛荒坵

君本烏衣舊才眞軼等倫胡爲甘濩落聊欲吐輪囷巨艦客多貧長桑術入神賣漿屠狗侶也復可憐人

義聲紛感激阿堵每羞稱結友膠投漆持身玉映冰龍鸞難强致君離余幕後延請者紛紛皆力辭不就鐘呂自相能腹痛成今昔空儲淚一升

紅顏與才士薄命古來同日暮倚修竹天寒悲遠風猨山鬭啄鶴洛浦見驚鴻會此通仙籍三生彈指中

予病君能療君懷予獨知嗟君羸臥日值予遠行時孑弱呼難到鄉遥去已遲丈夫馬革裹魂魄定無悲

我來大河側愁坐似枯株臏借金篦刮衰憑竹杖扶春風驚遠問老淚灑窮途寶劍墳頭挂茲懷得遂無

仲春將歸連日陰晴未定有感輒作共用上平韻十五首

閒向後園步春光一望中催花社公雨擘柳大王風堤抱平蕪綠河吞遠照紅蒼茫汴京道今古慨何窮

一雨光如潑尋春春漸濃東皇連夜駕花信曉寒封泥潤怱歸燕雷殷起蟄龍衰翁思覽出笑指壁間笻

偶爾行遊返兒童鬭小窓柳孫搓縷縷蝶粉畫雙雙束帶愁添沈生花夢冷江隨緣聊自遣頓覺客心降

車馬借吾友兼旬隨所之纔過上燈夜已近賣餳時此
際動行色重來無定期老妻休念我扶病强支持
女孫聞我去含淚復牽衣自足天倫樂空憐壯志違鶯
隨行處喚花向別時飛重作徘徊罷登臨好送歸
恰欲脂車發春衣乍換初野麋青不斷官柳碧全舒故
國愁荒歲他鄉悵索居此身同旅雁來往意何如
里社巴歈唱郊芻白酒沽鳥啼翻郢曲花落痛黃壚遮
莫封姨妬從教月姊孤杖頭錢尚在選日聽提壺
春色茫無迹陰晴候不齊燕衘風逆折鶯占樾深迷礎
潤雨將作窓昏雲已低敝裘寒又着似與故人攜

客授眞如咒薰修亦復佳名香伴趺坐大事了苾蒭莫
訖蜘蛛塔常慙瑇瑁齋鈍根君莫咲明鏡怕塵埋
客話桐廬勝龍眠圖畫開章平誇相業楊馬競高才燕
子祁連塚琳宮刼火灰盛衰眞轉瞬一樣冷蒼苔桐城左君
起岩爲言其鄉投子山有古頭陀寺形家言佛座下有
穴爲燕子形塟之富貴累世明操江盛姓者奏毀其寺
謀佔爲巳墓塟後十餘年有挾青鳥之術者過其傍曰
此燕形也惜渴死若下飲于磵則活徘徊半日去不復
見盛之後以爲仙也從其言築白石爲路自窟屬於山
趾十餘里又有見者曰此名白蛇吞燕形已破矣盛之
子孫果不
復振云
上巳金明飲東京舊俗春祇今煙柳色如䌽倦遊人粥
冷浮膏乳衣輕颺麴塵駱駝橋畔望無復畫橈新

蚍蜉占已驗雨點蹙波紋繞徑徐浮鴨穿林亂度雲苦
吟緣結習小果落聲聞倚枕詩成後瀟瀟聽夜分
雨窓天易暝睡起思昏昏孤蝶漆園夢幽蘭湘浦魂卷
書書有味着墨墨無痕兀坐忘言說悠然不二門
病中春過半晴後曉增寒苦菜方盈箸榆錢忽佐盤浮
生催上塚客路怯憑欄芳草年年綠王孫不忍看
料得紅英糝春歸客亦還斜陽渡漳水旅夢失嵩山古
洞碧蘿外諸峰花雨間他年幾緉屐愁煞鬢毛斑
已卜行矣有星使遄臨之信又覊留十餘日用下
平韻十五首

對景景難駐折花花可憐忍嫌桃李俗時爲海棠顛餅
水留殘蕚爐薰結靜緣嗒然便終日亦不負流年
懸解雖自幸樗全安足驕戴花頭種種聽曲耳聊聊以
我偏逢閏知人偶得驍相忘莫相問閉戶免塵囂
鄉黨推前輩風雲少故交自然春夢醒何必曉鐘敲荒
怪聊天問迂疎任客嘲摛詞近雕繢竊欲薙蘭肴
正當紅紫候何事曉風饕春服閒蕭局悲歌撫孟勞蕁
僧學禪誦與客註離騷滿眼模糊甚花前首重搔
傳聞大粱館使節上公過銕吹軍中樂金𨱏甄子歌烏
蛇石是陣星宿海爲河闊罷歡聲沸　天家恩賚多

柳嶼當年館開筵簇杏花繞枝燈錯落弄影綺橫斜急
板歌難歇飛觴客不譁依依官閣夢廻首即天涯
猶記幽齋裏風傳荷芰香桐陰紗帽爭茗椀竹窻凉樓
湧雲峯矗池拖荇帶長功名真一吷如電惜流光
一樣鄉關遠相望意不平綠蕪千里道紅樹幾重城艮
嶽蕣無跡黃流咽有聲異方開作客徙倚若爲情
堤上有紅亭叢篁倚檻青賜來緋作綬化去絮爲萍蝶
伴征人倦鶯催午夢醒殘絲曇痕濕漏刻可能銘
平生禽向志岱麓屢遊曾此地連嵩少相期問秀能三
冬親藥裹十載負行縢惆悵清宵夢孤峯曉日升

客遊團聚好歸去反成遊草色蒼茫遍長河無限流暮
雲隔煙樹落日指蓬邱臥榻茅亭側鶯花猝未休
絳霞千樹影杳靄暮烟深閒道桃源路相連薝蔔林行
窠窺色相空水悟禪心一望殘英滿黃鸝太苦吟
不到芳堤望春愁何以堪誰將烟漠漠盡染柳毿毿鳳
尾捎文絲魚鱗襯蔚藍劇憐風日暖人在大河南
客况書數卷幽懷月一奩閒吟魚網盡已退兎毫尖茅
店紅襟繞郵亭綠意添驅車春欲暮行李莫頻淹
歸家擬學圃廢壤劚長鑱舊曲平橋在斜陽遠閣銜逍
遥藤作杖安穩布爲衫兩地勞相憶因風好寄函

重過濬縣懷古二首

三策蒲山智畧長英雄亡命起黎陽如何勝算遺洪客
久戀隋家洛口倉

少年嗜殺逐烟塵善將何曾爲救人老作原勲更無賴
輕持唐社奉金輪

經鄴下擬銅雀臺歌

鄴都臨清漳傍起銅雀臺臺傾榭圮迹如掃惟見漳流
蕩蕩從天來當塗於此建國邑九衢洞達重門開金階
玉戺不知數觚稜之闕晃曜何崔嵬更欲講武誇霸業
郊外層臺迤接相縈廻上建五丈旗鼉鼓鳴春雷黃旄

白鉞僭擬萬乘無復顧慮而徘徊赤羽若日白羽月弓
絃割彎盤雕摧萬馬齊足恣蹴踏猛士哮怒聲喧豗復
有西園美彦文陣稱魁或高建安之作或擅七步之才
述功德而勸九錫賡篇什而酌金罍漁陽摻撾音未闋
轉盼粱棟已化西陵灰彷彿清宵絲管咽唧唧細訴中
腸哀非哀君恩難拋負但哀賤妾身輕如蒿萊七十二
塚雖狡獪等之孤兎竄伏荒烟逕寬鬼有知諒亦悔且
恨分香賣履胡爲哉可憐三臺燈火夜香車過處無纖
埃臺上竚望目欲斷中使絡繹頻相催針神未至洛神
逝骨肉往往成嫌猜美人黃土是可惜奸雄骨朽徒爾

千載令人哈我閩河畔拾斷瓦潤如綠玉堪以儲松煤
瓦兮瓦兮爾蒙阿瞞之辱縱有何足貴斜陽欲落不落
一片野水沉蒼苔

三月望之前二日抵內重館喬氏園之攬秀軒看
芍藥二首

老去逢春尚有情爲看棼尾𢪃歸程燕窺滌井渾相識
花礙藜床（杖名）不忍行綠墅別添新草逕紅亭猶繞舊歌
聲狂朋甫訊平安罷火速呼燈碧釀傾
去年曾負牡丹期此日重來又較遲蒼蘚相留停不借
名花纔放贈將離七香湯過偷窺浴一捻紅傍淡掃眉
姊妹丰姿都絕世偏憐獨擅永嘉詩（阮亭詠牡丹云空過風流永嘉守不如紅藥有新詩）

夜雨二首

雲昏如墨雨如酥閃閃燈窗夜氣孤欲聽芭蕉殘響滴
下簾重爇博山鑪
獨坐攤書夜漏殘銀缸明滅體生寒瀟瀟知是催花雨
曉踏春泥盡意看

題畫

鴨頭水滿蓮搖艇鴈齒橋廻網曬沙轉入煙雲最深處
蠏簾漁火幾人家

壽解安肅疑修四首具述歷年交往之情非尋常
頌禱比也

縞紵論交日龍門接赤城歲寒無俗韻地僻有遐情鸞
鶴從空下羣仙抗手迎功成兼將相始與授長生
雄邑控三關河聲五月寒輪囷蝦出網磊落蠏堆盤嘯
詠償勞瘁笙歌向夜闌稱觴兼惜別永結素心歡
恒山與泜水不隔兩程遥孔邇傳聲徧神君奏績高殷
勤駐馬語荏苒上燈宵（辛酉燈節前予自省回內遇君于正定之二十里舖共停道左旅舍細談衷曲而別予遂入宿署齋徵伶開宴過節始行）百尺樓容臥原龍信不驕
重整摶扶翼飛花落印床板輿承色笑壽母訓官方妙

繪驚殊絕幽襟與激昂（君政暇卽事渲染前人論雲林大痴石田衡山皆以烟雲共養壽登髦耋爲地行仙人君意亦其流亞歟）萊衣舞未歇更獻百年觴（君昆仲誕辰與伯母千秋俱在蒲月）

井甥眉一爲余書箋錄在山左見懷詩二首因次
其韻

十載車塵岱麓傍那堪把玩憶流光握瑜爭惜玉難售
躍冶恐罹金不祥交態疑羣生對面簿書苦海泛中央
叮嚀善宦休躭詠井底蛙鳴笑子陽
天門日觀共躋攀盤路何如仕路艱似水漫憐歸後槖
如颷難駐鏡中顏羈棲逐泣東西轍抗跡人高大小山

我欲與君爲隱伴一犁烟雨著蓑還

偶感重用前韻

蛾眉罷掃鏡臺傍按劍何人識夜光但覺得懷時作惡漫從龜筴更占祥楸枰刼罷人猶鬪檀板敲殘夜未央莫怪此翁偏熟睡腰圍日計減東陽

蕩蕩青旻不可攀囊空方覺客情艱旱乾千里應星象離別半年增病顔春夢似翻殘本劇夏雲忽覩舊遊山雨餘大有多稌望田父溪丁約往還

感事重用前韻

列宿星輝　帝座傍爭將賦草荅明光富民賜爵紆長策宥過弛刑䘮不祥甘雨流膏泥活活明禋報饗旆央央分明六事桑林禱問道還思汾水陽

卓魯流風杳莫攀何須蒿目歎時艱漫期七葉甦沉痼却笑饑鴻半沃顔防口已如堤潰水藏舟誰遣夜移山抱兒拔薤無人會解帶蕭然謝往還

夏夜客無寐夢中得句云鳥啼山半寺花香流水源似是仇池道山間語醒後遂足成之

清夢歷幽境澹然澄心魂飛步躡丹岑呼吸通天門岧嶢十二樓旁有鷄犬村徬徨忘所適但聞溪澗喧忽逢數童子茯苓劚松根鳥啼山半寺花香流水源遼遼悠

已醒朗月輝荒軒披衣受涼風起坐兀無言夢覺俱變滅窈冥觀化原

哭亡女五首

女病醫難療心枯淚尚垂（女與予訣淚下因曰聞臨危者哭無淚今予尚有淚可無虞也）那堪薄暮景重惹舊啣悲似母芳年殞相呼泉壤隨劇哀臨訣語切莫更憐兒

翁姑嗟不置族黨以賢稱淑性自天稟承顔知汝能歸寧心倍切違道痒難勝相省來何益徒看病日增

當年曾着句小女戲床頭繞膝猶相戀宜家詎釋愁尚能諳食性力爲具珍羞此別眞長別難禁老淚流

兩子皆童穉依依最可憐逢人詢母處不解向黃泉穗帳金風砌錢灰暮雨天牽衣覓梨栗摩撫倍潛然

五行誰所造推汝運方屯妖夢胡爲踐神君空有言（時有巫者能致仙與人語謂病猶可痊）衣焚寧致禭衢哭當招魂賢淑偏多殀天高難具論

中秋用坡公淸虛堂韻

紛紛猿鶴隨虫沙擾擾蟻陣趨蜂衙浮生長空掣奔電駛景秋岸飄殘花一杯相屬聊自適四海何處非吾家無棣孤邨沉遼霧中秋皓月驚棲鴉擬倩玉蟾爲老伴誰攀丹桂爭天葩（時方秋試）小市瓜菓自餖飣破屋蟣虱勞

搔爬黍熟未漉葛巾酒井甘且試油囊茶愁吟頓忘夜
漏永倦臥忽聽晨鐘撼陰晴圓缺難力斡撫今追昔徒
悲嗟安得身輕駕黃鵠翻然舉袖招青霞

趙北口道中

行行趙北口直道通幽燕郤似江南景邨落大堤前板
橋迤相接夾岸柳參天蒼蒼亂葭葦漠漠生雲烟浦溆
一何多漁舟爭蕩綠水鳥忽孤飛遠沒夕陽邊驅車不
可停䇄望空留連

十里鋪曉發取道留通行人家場圃間怡然有作

侵曉脂車發如行圖畫裏日破半林煙鳥哢一溪水夾

道垂綠楊沿流襲芳芷畦蔬繡如錯塲禾粒爭委溝塍
斷復連仄途無順軌雖有險阻虞頗悅風景美道旁問
田夫前村餘幾里

和朱友見示謝惠金橘諫果原韻

白露蒹葭屢溯洄伊人好我贈瓊瑰難忘列燭爲歡夜
爭羨揮毫獨步才正色黃金香自遠餘甘齒頰漱仍回
微吟佳句眞相似風味翛然撲袂來

路過交河有感再用前韻

路繞滄瀛漫溯洄無端怪夢泣瓊瑰誰知欄壞摧幽卉
也似樓成召異才巫者謂以女名隸仙籍謫滿仍歸泰嶽碧霞坐下司繡事耳其說荒誕然以女媳二人之賢淑自應均得善果鹽竈雲迷腸欲斷汴堤花發首重回
堪嗟內外諸孫幼那並伶仃失母來

衡水道中值微雪寒甚漫賦一首仍用前韻

漳水衡流此溯洄俄驚飛雪落瓊瑰衝寒遠涉渾忘倦
覓句寅搜媿乏才薄靄尚留殘日影狂飈忽送亂雲回
餘生潦倒知何似沙岸鴻蹤任往來

唐山道中四用前韻

宦海茫茫憶溯洄應慙蘊櫝是瓊瑰久知浮世夢中夢
何問處身才不才積柬未銷春已半流光如瞬客重回
蓬山此去無多路誰識當年令尹來

余重到內邑劉益菴以佳品見遺且時相慰問古
誼照人留贈一首五用前韻

深情溢水共縈洄投贈何能報玖瑰顧我蓬飄同棄物
憐君株守負高才儘教蟻綠樽相續臏遣楓青夢却回
從此過從能幾日追歡不速好頻來

留別翁丹枝六用前韻

小池芳榭每沿洄喜覩光儀照玖瑰借問羈遲同作客
何曾故舊解憐才花間奏曲揮如昨燈底藏鈎更幾回
一別浮雲千里隔相思憑寄素書來

留別堵尉譽平七用前韻

仕版相依幾溯洄劇憐璞石剖瓊瑰吳鈎孰辨沉埋氣柯竹難遭曠代才半榻蕭閒眠自穩三年慰藉屐頻回深慙酬答無高位肝膽原傾游俠來

留別冀生可任八用前韻

淵源家學自沿洄立行評高玖與瑰但用三冬足勤苦休誇八斗患多才故人久待虛前諾（可任尊人湛若約侯余到內同車北上而余來較遲遂先發矣）過訪深談望早回幸有鳳毛時晤對佇看喜氣日邊來

留別喬硯侯二首九十用前韻

攬秀軒中劇溯洄（喬君搆新軒數楹據勢高敞遠而山光隱現近而樹木青葱可以一覽而得余欲以攬秀額之以有舊額未易也）主人高誼重瓊瑰新盟松石爲知友別拓泉林見美才千里驅車原爲此兼旬看竹不思回最憐花發雕欄候陶令偏歌歸去來

水流花徑暗潆洄擬擷芳蘭佩玖瑰作客告歸今有日居官屢讁漫言才名園久住魂應戀良友分攜首重回爲囑加餐增燮鑠剡溪乘興尚能來

感興八首

涉世固已難結交良不易太息恒山遊僕僕道途費小軒何精雅停車慙屢至繙書終永夕已識主人意俊晨戒僕馬出門色憔悴憔悴夫何爲豈屑窮途泣數載雲霞交未忍一旦棄滹沱豈云險舟坼恐失墜太行望嵯峨九坂車多躓杜門眞良策著述千古事

我友別已久未肯過相訪恃長頗傲物縱談或自放吟詩亦有得相賞似近誑勉欲箴其失藥石疑讟謗是以輒引避愛才徒惆悵意外忽相遇延留問無恙琴堂何闃寂風雅情所嚮盡出新篇什才思滇海漲往往寄塗乙字字求愜當心刿縱冥搜神融失依傍狂奴態復作擊節自吟唱且云少知已久已冷宦况四載蒞茲土努力爲保障嬰孺識姓名婷嫈均撫養庶務親剖決蓮幕盡罷望自奉雖儉朴贈遺乃豪蕩千金經屢散不負骨骯髒已買歸耕田兼裝江湖榜遠遊遂夙願肥遯希高尚安能日浮沉常居戶限上纏綿語連夕解携媿厚貺

驅車出南郊回首增悒怏厚薄質本幻黑白見亦妄肝胆分吳越東西迷背向彼此一是非勝負疇瑜亮高山有坦步平地起叠嶂洪濤成涸流淺水翻蛟浪由來天下士未可輕相量從茲掃軌轍塞戶謝塵坱默坐觀虛白是吾秘密藏

行行過泜水遺蹟悲張陳論交期刎頸此意已非眞取快在把臂齒冷垂千春五千餘黍師何啻輕埃塵于事固無濟柰何深望臣此理亦甚明曾不解怒嗔蓋緣初

所許惟貴以身殉不計理可否遑問勢絀伸一朝荆棘
生反與戈矛親至交淡若水何必希飲醇深盟易隙末
弔古增酸辛

去年三月來牡丹開已落今年三月來一花未抽蕚圃
畦甫灌注池沼新疏鑿慨慨杏靨困漠漠柳絲弱花事
有遲早氣候可預度獨憐羈棲客相逢徧寂寞寄語問
東君胡爲情太薄

邢襄東南境處處皆流泉縈洄相灌注可以膏民田橋
梁通往來溝塍互延連蒦稻空雲水晚霞亂紅鮮何待
上督責美利出自然若復矯揉之鷄犬安得眠嗟彼賢

哲人成見守殘編西北與水利欲使徧秦燕可省漕輓
方益裕水衡錢不知土攸分南北亦各天吳越多春霖
冀野方暵乾何以資灌溉四郊生埃烟及乎夏秋交陰
雨愁聯綿四顧無涯處平地飛舟船智力無所施豐歉
仍聽年求如邢洺者十無二三焉見謂霧轂美遂欲廢
褏毡駃騠非不駿難使涉大川地各有所宜俗各有所
便大智莫如民耕鑿祖父傳一旦强改作勞費空喧闐
何如仍舊貫格言亟先賢黍稷薦馨香豳雅有遺篇

我忽思故人山陰偶乘興相迎話疇昔五載眞一夢當
時同舟人利涉今誰共碩果惟餘君白髮青袍映君才

搆大廈可以資梁棟温温玉尺潤皎皎冰壺瑩忠悃上
官喜慈愷輿人頌胡爲老一官推擠終不動君聞三太
息此事洵有命念彼新硎刃詎果中肯綮捷步乃爭先
枉矢或命中我本樗櫟材不譴即爲幸所嗟事孔棘造
化相簸弄欲去竟不能負進公私重何若君自由赤霄
騰鵠鳳余也聆斯言持盃不能釂當頭領棒喝三日猶
餘痛此行何所爲周流同歷聘奔馳痒腰膂于請傷直
性涖職尙思退既罷奚求用物情尤可見循環有衰盛
去去歸故園忘機甘抱甕

脂車乘夜發城扃猶未啓僮僕慵尙臥鷄鳴呼起起俶

裝何草草登途半頽倚非愁道里遥日晚車濡軌茲邢
舊所涖善政無足紀稍能戢蝟虎今尙遺封豕編氓能
幾何恣爾齕枯髓疾惡本如讐復縱誰所使客來爭告
訴徒令貌增耻况近相從者不過二三子每來必問奇
投贈紛桃李臨岐復郊送繾綣情未巳此去不再來益
當相料理凌晨重勞費欲却恐難止不如避先行于心
差安耳旭日俄東升路經康成里停驂一握别娓娓語
何纚清風披覿面高隱欽素履三徑翳蓬蒿九畹滋蘭
芷去急不可停回首空仰企寄聲謝諸君深愧執咨鄙
他年若相思莫惜書數紙

旅寓殊鮮歡還家苦牵廹長吠竟歸來誰謂天地窄行
近起更蚤問途尚餘百弗店遠火青征衣殘月白迤邐
過前村鷄鳴忽奮憤驚問日出未雲陰覆廣陌連歲嗟
春旱十室九無麥寧辭行李濕所望降甘澤俄頃已解
駁陽烏體本赫浮翳掃未淨光景猶慘戚羲輪進復却
噩夢憶疇昔再拜仰長空白晝同月夕恍如蝕初罷幸
脫妖蟇厄移時向北流其去過箭激此主何禨祥毋乃
遭羿射醒後心猶悸追想叩甘石術者爲予言逸盗當
就獲至今終無驗三年甘譴謫造化不可測萬刼茫無
迹富貴炊黄粱光陰駒過隙夢中妄說夢客去復來客

何當新雨霽快覩遥天碧晴晦尚難齊境豈免順逆僕
夫報朝餐惘悵情未釋

保陽道中追憶舊遊一切如夢雖名勝之區亦在
若存若亡之中而獨一段根觸情懷宛然猶昔
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世無聖人我將問誰數語
良會我心惘悵之餘遂成十絕句

買得雙橈破曉烟遠山都作雨餘妍菰蒲響斷荷香發
名士軒頭綠漲天 明湖

奇峰突兀插樓窻染黛重重綰翠雙一道飛泉何處落
僧寮欹枕聽淙淙 紅門寺

出遊亭午日曈曨共着輕衫受緒風欲鼓伯牙琴一曲
竹陰來就亂山中 櫻桃園

爛如鋪錦漢氏鼎拊不留手女兒肌山腰濕雲低欲墮
一泓淺碧自成池 靈岩滴水崖

水山山水景亦奇石隙迸走虬龍枝是松是石渾不辨
但覺真宰氣淋漓 水山

洛浦廻輳賦感甄可憐終古絕音塵夜來重聽魚山梵
哭煞才高八斗人 魚山

夢裏曾遊到玉京飛來天半赤霞城傍崖繞壁金堂啟
一路遥空鸞鶴聲 赤城滴水崖

去城十里暖泉香碧磵紅亭滿夕陽浴罷不勞歸騎促
繞巘啼鳥勸飛觴 湯泉

赤城纔別又蓬山合與仙家有夙緣百仞飛梁平步過
翠屏環列寺門前 且停山

薄靄籠煙𥓓椰條泫然攀折此䰟銷牽帷風送臨岐語
未得無情過板橋 板橋

花有名晚香玉者文邑向無其種偶于外來擔上
購得數本植之盆盎中花開亭亭玉立芳香襲
人不媿其名與玉簪茉莉洵堪伯仲連夕賞翫
漏下二鼓方就寢因爲賦之

碧瓷叢剪吐秋葩庭砌無聲露脚斜風峭不辭深夜坐
鈎簾香煞晚香花
綽約氷膚姑射姿晚凉苔滑露凝枝開當茉莉香殘後
正好隱囊斜倚時

五妹以康熙巳卯歲歸寧卒于家值余秋試北上弗獲面訣後送柩浮厝於平舒之陳邨荒莊老屋風雨淒迷逮今四十七年矣用章妹丈自南漳解組旋里始迎歸倘書舊第今夏用章告殂兩峯甥奉雙棺同窆 賜塋而予又以內邸未了之案匆匆南行不及臨穴一痛骨肉之悲今

昔之感交集於懷爰成輓詩七首遣子鴻中代奠焚之靈座前吾妹聆之其哀怨之音當不減招䰟楚些也

一別何堪五十年佳城未卜倍潸然雙棺今日同歸處
相見妻其話九泉
謝傅門庭跡已陳棠梨無復舊時春封胡羯末都垂白
痛少當年詠絮人
歸寧詎料便離羣病裡呼兄不忍聞丹桂未攀空誤我
雁行中斷萬重雲
風雪陳村泣殯宮繐帷零落夕陽中暫歸廢道門閭改
忍見粧臺賸粉紅
藁砧棣蕚各天涯薄宦歸來兩鬢絲浩刼餘生重隕涕
撫今追昔可勝悲
驅車匆遽向蓬山遺子何能代拊棺別有深衷難訴與
征鴻嗚咽暮雲寒
前身合是玉京仙小謫塵寰十九年學得菩提無上果
不妨泡影了前緣先大人自陝歸日事禪誦吾妹亦習金剛經畧能上口故云

哭三弟庭繼六首

老偏增涕淚扶杖屢哀臨年來夭女哭兒婦今夏哭中涵姪今又哭吾弟執手
情何極相望意最深糢糊難辨語悽惻易傷心浮世同

駒隙堪嗟暮景沉
病來纔幾日已是隔重泉醫藥知無效棺衾幸早全腐
腸兒女債厄運巳辰年不斷縗麻淚熒熒溢枕前
諸孤紛滿眼俱苦伶仃婚嫁何時畢艱辛已備經姬
人淹痼疾長女盼歸寧繐帳環相泣泉臺可忍聽
少壯文章譽桑榆衰病身負才多不達力穡拙長貧歌
罷仰天歎酣餘同物春空留遺行在邪許罷鄉人
當年來此道寶馬共香車豈意顛毛白還逢暮雪加狂
飈驚斷雚古木戀棲鴉觸目都成慘凄然感歲華
輓妹歌猶咽重教淚雨傾悲方啣此日諾忍負餘生後

死責難塞無官身詎輕劬勦頼族弟存歿見交情族弟輝亭與三弟交最莫逆聞病卽來省視一切醫藥並歿後喪葬之事皆代爲經理有古人之風故特及之

人日哭三弟時歿之五七

人日爲愁日新年接舊年緜牖羞短鬢栢酒失隨肩鄠杜書難寄羲吾信始傳空餘衰病叟扶杖淚如泉

題解凝修小像磨劍圖

與君結交已十載未覿君仗腰下劍利器在我不在物中宵吐氣成紫電箕踞倚長松閒看童子磨鷿鵜膏瑩赤堇拭陸斷兕象波蛟鼉鋒淬如雪問君何所施毋乃欲搴大將旗聞敵不介馬而馳太阿一揮白日暗賢于十萬能羆師彎鐘鬼章特小醜傳檄已聾金湯基太平雅樂奏文德君懷壯志復奚爲又或白刃讐不義出門莁莁視天地詎屑蓬頭突鬢雄鶩看濡縷吹毛利莊生說劍已離劍脏眦生平焉足計曾聞越女逢猿公雙丸不辨誰雌雄腦後搠取擲作百丈虹何用磨洗颯颯鳴霜風君曰是不然吾自愛劍耳一日百摩挲十五女豈比未嘗匣中鳴何須天外倚吾又愛作畫使筆如使劍劍氣十指出百怪毫端現我披斯圖三太息圖中之人直莫測磊落氣欲壓萬人有時頹唐自放意亦得君家宰邑十餘年牛刀可惜況龍泉屢跌屢起雪上顛看入顏色終可憐劍履何時擁高位轆轤樞具均疣贅季扎常懸一片心荆卿獨灑千秋淚拔劍斫地君且休引杯看劍匪凡流藏鋒歛鍔善自保會見神光射斗牛

希阮者何希阮亭也阮亭先生之論詩大㮣以王孟爲宗有取乎嚴滄浪司空表聖之旨曰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其自作詩吐屬雋永氣勢宏放而要皆出之以自然風神瀟遠味之而彌旨在唐宋大家中又別成一格故能逈出後來諸家之上而與李杜蘇黃齊響也生平不喜和人韻要取佇興而就不事牽綴穿鑿以自傷其含蓄不盡之致今余卷中多和韻之什即自作亦每取東坡先生韻而一一次之夫東坡固最善于次韻者也其贈友人句云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則其風旨槪可想見每拈一韻常疊

至十數首要期于無奇不搜無妙不臻天地之菁華盡洩無遺而後已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街談巷說盡入爐錘豪放之意多則含蓄之味或少予以希阮名編而坡翁是步是趨焉毋乃南轅而北轍歟雖然詩文之境入手不同而理實相通也譬之禪家六根六識皆可悟道及其逆流功深同歸于覺海則所謂禪那三摩者豈有殊旨哉以予觀東坡之詩如湖州徧遊諸寺日日出東門等篇居然摩詰也天寶逆事南堂西湖諸絕句宛然龍標也曷嘗非唐音曷嘗不神味盎然有含蓄不盡之致若漁洋集中蜀遊南海諸篇工練似子美雄放似太白其於東坡先生推服尤至以是知不能爲東坡者決不能爲阮亭不能爲阮亭者亦決不能爲東坡若狃執已見訾毀前人或誇鉅麗則哂宋人爲傖俳或喜空靈則目少陵爲粗獷殆所謂空靈鉅麗者皆未能深造自得而詣乎其極也苟詣乎其極則知法門之不二而無事紛呶矣然則余之步趨坡翁亦何害其爲希阮也哉集成因論而敘之如此遂山逸叟識

儉重堂詩卷八

希阮齋漫稿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閱

衣園侍郎罷政旋里與兼山使君兩賢甥約結詩
社朝夕唱和積成卷帖不以老耄而捨我郵寄
相示且索和章因次其韻各二首一以贈衣園
一以荅兼山聊話一時情事不計詞之工拙也

玉京仙吏謫蓬天醉夢何曾屑乞憐（昔人謂太白雖醉夢中不作乞憐語）
知結　九重容筆諫祥鍾累世紹心田歸耕野服驅

羸疩闕墅河壖製小船最是逸情就嘯詠一時膾炙有
新篇
待漏　彤庭復幾春　君恩乞與暫閒身特標　賜
榜稱居士新領頭銜作散人富貴浮雲原夢幻詩文淼
思發天眞渭陽屬和慙遲拙简寄猶欣里接隣
拙宦追隨岱麓天歸來株困更相憐閒吟烟幕軥輈樹
薄獲泥深郭索田我為怯寒加幘屋君因抱病罷舣船
衰殘別有消愁計𤼵讀南華內外篇
十載浮沉秋復春清風兩袖媿謀身聊憑卷有琳瑯句
少解胸藏塊壘人寄戚喜聞觴詠數淡交彌覺性情眞
何當卜築河邊宅種朮栽松共結鄰

和井眉一近作韻六首

信天園落成

相隨一棹到園門傍郭沿崖煙柳村看月築臺高出苑
栽花疏沼遠通源梧崗雛羽新鳴鳳（衣園子自牧亦入翰林）溟海
修鱗暫養鯤最愛犁鋤堪共把春來雲樹雨中昏

信天園秋集

亭在空林黃葉閒信天天不吝君閒芳蘭竟體滋秋畹
叢桂招人賦小山蒔竹鋤花渾自得栽詩料酒罄交歡
淹留野興知難盡月出嚴城欲上關

衣園見和用廣其意

悶即披蓑曳杖行蕭然心跡界雙清（都中賜第堂名）巖廊未負
尋幽志泉石能無愛國情茅屋雲山堪作障疏觴詩酒
可論兵讀書養靜眞相稱好裕訏謨答　聖明

衣園分惠哈密瓜

絕域寄來遠清芬生草堂剖分雖見少異味自知長氷
齒柑流液飣盤蔗壓糖嗛山萬里雪桃實好同嘗

除夜

衰年病體强支持除夜消除未盡時漫慮三多為我累
幾人百福與春宜試看大巧何如拙細算清狂那勝痴

七十平頭聊自慰兒孫羅拜酒盈巵

正日

歲月如馳不肯還岩棲無復夢朝班蛾蠓樸緣亘可惜
鯤鵬變化寧相關爆竹頌椒皆故事桃符門尉亦强顏
紛紛拜賀朝連暮卻笑閒人竟未閒

燈夕二首仍用眉一韻

蕉葉聊呼客共持一年最好上燈時輝煌火樹雖相待
儆逐車塵恐不宜羅帕柑傳前夢渺紫姑神去世人癡
目昏齒落眞堪惜煉汞何能補漏巵

芳辰去矣尙能還老病難陪宴賞班姤月風威驚幾陣
探梅春色破重關婿來訪舊徒增愴孫可承歡少解顏
惆悵歌停蓮漏促画屛燭燼伴人閒

麻姑圖歌

方平過蔡家麻姑方少年狡獪變兒戲椎髻髮垂肩今
之麻姑誰所作豐肌逸態何綽約百花籃倒香欲溢六
銖衣輕寒尙着雖非靚麗宮樣粧儼然翠羽交明璫神
女弄珠游蜃閣宓妃乘霧度蓮塘譬彼觀音力應化現
胡僧虬鬚高兩顴眉骨碧稜帽而世所傳者乃是女兒
身紫竹林中鸚鵡叫蓮花臺上鬘陀新端嚴妙好世無
比聊借水月爲精神乃知模塑與渲染隨意所施無不
可雄雌尙爾任豸易稚盛莊佻笑關我天風颯颯吹珮
環亭亭獨立雲霄間東望滄溟一杯水六鰲偶蹶失蓬
山何日桑田更起波餘杭酒媪數經過三千歲別須臾
事其柰閒人背癢何

余性嫩拙不能經營花事前後院落新舊祇得數
種戲賦六言詠之

偶向空庭竚立枝頭鵲喙不停丁香啄殘可惜呼僮急
繫金鈴

鼠姑一本手植抽枝漸滿雕欄新設簾幙輕護爲愁容
易開殘

桃花舊株何在新添小樹夭斜盛衰眞成轉瞬主人莫
問年華

燒蘭劈錦比態三淸仙島離羣此語玫瑰方稱況饒鼻
觀濃芬

抹麗十分蘊藉玉簪一味淸涼野薔移來鼎足嘉名不
愧晩香

盆池游魚可數乍喜荇藻紛敷數點微雨纔過綠荷爭
潑明珠

石榴綴枝欲壓豐盈綽約難勝艷色復兼多子花神福
錫百朋

誰助東籬飲與贈菊擔送滿廊爲是比德君子就中佳
者惟黄
少陵曾詠桃竹于花余愛竹桃不獨開能耐久扶疎勢
欲干霄
兼山井甥自靜邑移家歸里衣園賦詩餞送且繪
爲圖以贈並囑兼山索我和章欲裝潢成卷我
讀原唱暨字畫俱臻古人妙境可稱三絶以余
老醜猥廁其間能無珠玉在前之歎然竊揆原
韻兩押折字其體原本少陵少陵排律秦州見
除目作兩押萍字浩蕩逐流萍用本義誰定握

青萍劍名也寄嚴賈二閣老兩押騫字志在必
騰騫用本義奉使待張騫人名也贈李八秘書
兩押虛字臺榭楚宮虛用本義喜異賞朱虛侯
封也惟寄鄭李百韻兩押旋字贈劉峽州兩押
增字義重然澤國遊迴旋自有洄漩字可用殆
傳寫之誤也黄覇璽書增余意當是憎字如文
章憎命達之憎蓋讀下文饑藉訴落藤及姹女
縈新裹丹砂冷舊秤政術甘疎誕冥冥欲避矰
等語劉峽州必性好服食以地方擾攘被讒者
峽州乃其原官耳故前開端即云哀猿更起坐

又青松寒不落皆失意語若謂後半皆子美自
叙則筋力交凋喪皆爲百里宰忽牵峽州在內
語意便叢雜失序矣故凡一字兩押者必有兩
義今前折字謂物之折而爲二也後折字謂用
力折物而未斷故云曲折也余勉次原韻二章
聊以推廣衣園之意非敢爭衡藝苑如蘓黄集
中疊韻往來愈出愈奇也蓬山老人漫識
退處邁軸閒不食寒泉冽人生遭遇同依依那忍別回
思向來境駒隙馳無迹蘭劇倍覺馨木直寧甘折詩豪
與每諧酒隱計非拙胡爲忽判袂頓使中腸結由來意

氣洽豈在笑談接征馬駐河干踟躕日將夕遥指寒空
雲下有淵明宅吟成手自繪妙運無殊轍索和勞相示
如逢柳親折披卷互擊賞煩憂爲一雪
衰年倦招尋爲怯風霜冽君歸差慰意他鄉難久別袖
出烟雲景快視倪黄迹叢樹遠天低驚飈東枝折自云
性所嗜對此習慙拙同心寫相贈夙好永以結我聞三
嘆息恍憶杯酒接夫君直承明流輩匪旦夕淪棄識者
惜淡素心焉宅雅奏絶凡響安步笑奔轍戲詩復翫畫
相思梅勝折剡溪或乘興扁舟凌夜雪
憶雍正戊申余蒞平陰嘉平之十五日大雪連晝

夜積至數尺行人路都絕次歲大有石穀可直
二錢有奇厥後距今秋冬兩雪頗稀三九煖如
陽春雖以赤城龍門邊塞地亦無折綿墮指之
苦今冬溫煖更甚時值昌期似不宜氣候廻互
如此豈堯湯水旱亦有非人事所能免者耶余
有槩于中復次前韻一首
五行汨其叙玄冥失凜冽炎寒互挹注燕越候無別應
龍鞭懶動滕六遠匿跡遂令廿年來不覩詹氷折豐年
既亡兆謀生憂計拙中戶盎粟空白叟鶉衣結今夏遭
霪潦波光林壤接萊色徧閭巷賑逮延朝夕流離尚載

道鴻雁少安宅世運際休明治軌唐虞轍流膏翔遠邇
恤隱入曲折想見　萬乘過扶觀滂欲雪
詠古再用前韻
戴勝坐長嘯激氣成寒冽黃竹歌方終羽觴催欲別將
子復能來七萃去無跡不周風夜吹琅然瓊枝折七十
二代君封禪計亦拙五松斧爲薪但見浮雲結白騾塚
空存鐵綆險相接芝檢瘞已發槿榮寧待夕何如棲大
道虛白心可宅胡爲鴟尾書荒誕蹈覆轍八駿足雖駛
崑崙逖太折徒令千載後艷說嵰山雪
和井眉一失去墨精眼鏡三絕句

扶杖爲愁春雨滑添衣時怯曉風尖目昏晶鏡通靈去
惆悵看花似隔簾
擁書萬卷增疲繭漸老於君恐不宜自失紫珍應默照
最能相愛是偷兒
湧向延津尋墜劍好從赤水覓遺珠如何揮翰偏瀟洒
丙夜吟成喚燭奴
再和
水晶製就光明鏡墨色眞堪借筆尖敢詡無花留老眼
却教不壓越重簾
三篋久亡那復憶雙規別購詎相宜鑿餘混沌中央帝

巧任安排造化兒
洞視難乞上池水清淨白有摩尼珠但得葵光然太乙
未妨閣帖仿官奴
隨緣次眉一韻八首
何羨鬱金堂衙門味自長愛花滋小雨倩柳繫斜陽燕
剪低拖紫鶯梭密織黃裙腰添草逕莫遣屐痕傷
歲月去堂堂庭前百卉長濯枝禁夜雨着色媚朝陽撲
面柳花白滿脾蜂蜜黃好從田父飲被肘亦何傷
春暉欲滿堂春興一何長曲徑入芳草高樓多夕陽雨
添波鴨綠風颺柳鵝黃爲語攀花者流年莫暗傷

杯水覆坳堂才無襪線長本搼遺匠石誰謬薦彭陽靈
境游誇向循聲積媿黃同頭衰甚矣潦倒不須傷
君歸葺草堂岑寂意偏長去令彭澤里神入汾水陽虛
懷任坦白雅論倦雌黃已矣劍鋒折惜哉鶴羽傷
徙倚步空堂相思千里長夢花餘汴水灰刼問咸陽終
嶺雪堆白河流天瀉黃名山堪命駕垂老漫嗟傷
擬結小茅堂田家情話長卿盃忻澍雨扶杖趂熙陽剌
水秧針綠翻陂麥浪黃年年歎春旱及此幸無傷
何處覔金堂人間日月長貧奚損南阮瘦更賞東陽小
甕蛆浮玉雙鳌蟹擘黃身閒卽仙境久謫未爲傷

牧崖大姪自鄠令調繁咸寧旋擢潼關撫民廳賦
此志喜兼以寄懷
五丈原頭春出遊終南雲物四時幽看山絕壁晴留雪
弔古雄圖木運牛劇有窮黎蹐化宇還從執法見風流
鄠有命案上游欲刻求執不肯從卒得雪何當振策天都近一覽蒼茫萬里
秋
南山翠接曲江煙韋杜風光在眼前謫府偶閒仍得句
放衙甫罷且橫編蠶堪抽繭新教織教織令鄠實政以此受知大憲蒲
借爲鞭向擬懸治績定能繩　祖武至今遺愛隴頭傳
政成新綬換咸陽又向潼津綰郡章推案鏡懸仙掌月

撫民毹瀉帝臺漿山來天府山河壯遥拱　神京控帶
長經術講求知有素好抒碩畫答　君王
和兼山登樓踏落燕巢韻二首
鈎梯藏乳燕哃哳畏人登巢幕危相似追飛卒未能狎
鷗還避客怖鴿定依僧惆悵翩翾影紅樓墜幾層
倉琅木門道歸夢曉來迷漏戶經陰雨琴書汚落泥藏
身悲少術卜築媿幽棲倘憶將雛樂風前曳練齊
和兼山喜牧崖擢潼關撫民廳及謝鍠親家補射
洪令有作韻一首
念載浮沉媿一官阿咸猶喜遘雲鸞聯鑣桂苑欣相繼

予與緘三弟舉甲午牧崖雪川兩姪又同舉丙辰接武黃堂定不難予嘗欲易門前綽楔
一日奕葉聯芳一日黃堂接武乃予已保題泰安守而忽蹉跌不能不屬望于後人司馬頭銜原
半剌遷鶯中表劇彈冠縣蘿更憶花封舊新綬同膺取
次看
讀五弟奉天懷古四作筆力矯健不減昔年春草
軒唱和時依韻次和以寄咸安古帝王都名跡
纍纍鄠邑亦有終南太乙之勝武侯五丈原在
焉新詠定復不少幸一一見示當備和之彙付
梓入以爲春草軒續集亦老年一快事也
乾陵

金輪應記亦奇哉遺老空銜宗社哀菡逼桑榆尤毒手李淳風勸太宗勿誅疑似恐更生少者肆其荼毒子孫無遺類乃天后年高而毒益甚術工駕馭
乃雄才碧潭劍沒蛟龍影古刹裙餘錦繡灰欲問行雲
無處所乾陵抔土漫低徊
翅逢羅織釁無端事去窮奇骨亦寒鏡殿春深誰更照
榴裙淚濕幾時乾由來禍水能傾國幾日華堂又合歡
覆轍頓忘前鑒在一編殘史若爲看

狄梁公墓

試看袞冕是何人欲語當年鼻已辛早識政君能隕漢
可堪嫪毐倘容秦五王未起憑孤掌九有全傾仗一臣

悃愊輸忠讒不入委蛇求濟志終伸

渾忠武王祠

成敗由人莫諉天侍中端不媿淩煙摧鋒雄武知無敵
雪涕孤忠孰與前共喜收京推績右誰令盟虜誤幾先
荒城非復唐時壘徙倚英風倘颯然

和比部兄歸里書懷即用原韻二首

天涯遊倦始言歸倘覺京塵滯客衣欲問堂前雙燕子
舊時門巷是耶非
四十餘年悵索居今歸頻見勝栽書猶嫌曳杖過從遠
可得移家作比閭

又和

擬整荒園待客歸當年同着薜蘿衣相逢莫訝亭臺少
白髮驚看貌已非
陳編滿架伴幽居若個還能讀父書爭羨傳經貽厥在
于公端合大門閭

偶感再用前韻四首

巫峽行雲怨不歸琵琶曾與濕羅衣渭城腹遺何戡唱楊腴聖甫工琵琶少年時常從余輩游宴于余所製詞曲皆歷歷能記不忘無那樽前客盡
非
蕭蕭風雨似巖居悶拂蛛絲理舊書已是寂寥禁不得

更吟楚些續三閭
里社雞豚約我歸相携同着野人衣里人秋賽作劇兼山間余往看亦偕至焉
本來面目差無改翻笑從前五馬非
莫嗟衰病困蓬居休悵交遊絕素書手植名花新着蕾
今朝佳氣欲充閭

北地花事最晚重陽往往無菊今中秋甫屆而菊
蕊盈枝且雨過寒增頗似晚秋天氣古語云秋
士悲況重以暮年之慨乎悵然有作二首

不到重陽花已開東籬疎影共徘徊正當金粟飄香候
錯擬白衣送酒來

桂輪瀉露乍添涼開到黃花是晚香驅隙如馳勞更促探支秋色似重陽

養菊喜花肥而葉密無一損然菊之可貴正骨格高耳初不在疎密肥瘦間也賦此爲佳友解嘲

匹似徵君味不殊蕭然高寄影尤孤縱教寫入徐熙筆不敢輕呼没骨圖

花肥影瘦花逾淡葉密枝疎葉更寒好結幽盟閉蓬戶滌除塵念盡情看

九日招同劉太史顯菴井司馬恂一家比部上海兩兄小集看菊偶成二律時擬循香山故事作

九老會以井眉一他出未果也

傳盃小作重陽會擬效耆英得遂無自傳勲階雖遜愧淵明松菊竟何殊況同里巷叨親串亦有篇章供抹塗爛醉莫愁歸較晚杖藜還好與孫扶

休論官閣高堪陟吾邑無高可登惟城巔新修玉皇文昌二閣差可眺望以老不能往且喜豐年酒易賒過去光陰難再挽暗中霜雪是誰加徐騎省句斑駁新霜鬢上加貧仍飽飣酬佳節晚更馨香愛菊花醉把茱萸憑細看年年此會興無涯

兼山見和九日詩錄令點定因復和答二首

五年偕隱同遊夢欲問登封事有無大地本皆生妄想法門端合禮文殊新栽益菊頻排當舊葺茅齋更墐塗莫訝掩關惟偃臥雄心久已息搏扶

古來酬唱推同調長慶新詩興最賒宅相詞華方蔚起渭陽衰憊詎能加招尋且醉鷗鷀杓富貴何勞庾節花試看朱門日傾奪爭如淡泊了生涯

兼山押扶字韻云淺看狂醉拒人扶句最佳余用其意而反之復成二首

春去秋來何太速歸鴻誰與寄文無隙光駟馬奔難及老況蝸牛縮不殊日蒞寅賓倏中昃年書亥字辱泥塗劇憐少壯顛狂甚未醉先教紅袖扶

人生百歲豈易得遥望前途尚覺賒宰木十年皆五鬣十年前于塋中栽栝栢數十株已漸成林穉孫轉盼已三加余解組之歲始生次孫今成童矣黃芽自養胎中汞銀海休添霧裏花垂老讀書方有味好從六籍問津涯

小雪

舞風黃葉已辭秋小雪初逢月上鉤命酌翻令增塊壘著書曾否減窮愁衰年怕聽山陽笛遠道難乘剡曲舟時接內邑喬視侯函問惟有征鴻知此意數行叫徹暮雲頭

和眉一漫成韻二首

贏得歸休質薄田漫勞破悶奏繁絃新詩半向愁中和

好景都從夢裏捐楊惲歌呼原自慨衛青勳閥更誰先
殘編重與挑燈讀寒夜何當貰酒錢
心境無憂體自康那堪隣笛咽山陽漆燈詎免窺樵侶
馬革何妨累戰塲久惜覆蕉空得鹿從知挾筴亦亡羊
相逢且理吟詩課字字推敲好共商

靜邑李子名溥字乾哉事母極盡孝養母亡于將葬之先二日繐帷前忽火發堂廡一時俱焚烟焰蔽天不可撲滅棺在堂中勢將莫救李子搶地呼天曰溥惟有從吾母泉下耳趨赴火中匍匐棺上拚與俱燼弟澎渹亦將隨之救援之人

環顧愕眙義形於色遂奮不顧身爭以衣襦濡水蒙頭而入則棺已焰焰將燼矣亟以所濡絮被裹棺六人肩而出其疾如飛若有神助溥乃相隨脫于厄而火亦漸息矣親友聞見者咸咨嗟歎息以爲李氏之不幸而余獨謂此正天意欲揚溥之孝而成其名于不朽也不然則火之發何以若是之速既速且熾矣片刻弗及卽俱灰燼耳何以一念甫感天人交應出之烈焰之中若是之神且易也如謂天之有譴于李氏則前後左右屋廬櫛比何以別無延及且溥出入火中而縗絰毫無所損豈非更奇葢太夫人之懿德淑行與溥之孝思不匱皆有鬼神默護于其間而此一變也謂非天故投之危急之地以試之而遂以成其名不可也然孝子何自知爲孝溥方念幽靈之震驚負罪引慝恧然若無所容余故作爲此篇以慰溥兄弟且願同人徧和而梓布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

絳旆轟空奔輪朱譆譆出出驚相呼祝融施鞭焰飛初
梁摧棟拉崩須臾金蛇四掣誰所驅慈雲覺性皈眞如
豈少甘露灑焦枯欲彰孝子哀切膚痛呼自投身與俱

援者義激衣爭濡六人肩出飛而趨火中蓮花帶泥於
刮磨灼痕瑩璠璵依然無恙摩尼珠君性純孝方顏烏
親奉湯藥屏妻孥朝糜夕饔手自餔動息抑搔適所須
衣不解帶經年餘朏誠生死念弗渝以此事君何有軀
赴湯蹈火肝腦塗凜然大義綱常扶古人有之今或無
可歌可繪垂民模我先作詠誰爲圖

除夕二首用東坡先生韻

流光雖駛不須悲但恐看書目力微殘夜一編聊送去
青春五鼓亟催歸童年繁盛眞如夢點數親朋久已稀
猶幸呼兄兩人在（族閒雁行齒長於余者惟可亭德允兩兄在耳）辛盤聚話共

依依

南北奔馳歲月徂恍如老驥憶長途千峯玉雪明沙塞(赤城是夜値雪後巖巒盡縞恍遊玉京瑶圃)萬炬紅雲結瑞符(泰山進香者人持一炬登樓望之火龍蜿蜒半山中亦大觀也)不分衰慵入腰脊(時余方病腰痛)漫勞黑白較髭鬚(泉謂余鬢白者少於五弟頤亭)殷勤守盡殘更點坐待春風草木蘇

已巳正日試筆用坡公定州韻

相逢不用問年華齒兀無根目有花夜枕苦吟憐蚓竅晴窓斂手媿薑芽慵迎紱勝門前客且啜銙籠遠到茶(麗南姬南旋以携茗見餉)應喜時豐兵燹靜融和天氣兆亨嘉

初八日雪用坡公韻

倦態斜飛故作纖寒威徐釀漸增嚴尋梅路滑欣占麥詠絮人非怕道鹽(亡女嫁鹽山故云)賸掃瓊瑤堆砌逕劇看烟火濕茅簷憑誰細繪溪山景積素遥峯但露尖

寂歷疎林帶晚鴉衝泥應惜鈿爲車黃雲欲兆雙岐瑞玉蕊須飄六出花野店青帘添遠思斷橋叢港有人家蹇驢重戴吾慵出倚杖微吟手自叉

十四日復雪再用前韻

漫空飛絮弄輕纖入夜狂飈助冷嚴庭樹裝成貫珠絡池氷映徹水晶鹽沾濡衣袂愁延客蕩漾燈幢快挂簷兀坐吟哦聊自遣手龜難搦兎毫尖

仙人游戲響衙牙永夜飛綿弄踏車雲黯驚看廣除月春廻先試滿空花連營鐵騎寒生柝揷漢碉樓客夢家勝六有靈須聽取莫教迷却路三叉(時用兵大金川)

十五夜用坡公韻

猶憶邢州夜家家門前燈靚粧出月下殘雪上衣稜赤城景亦奇値我病初興萬炬塔玲瓏巧手琢寒氷比年甘寂寞有如罷講僧盛衰亦何常妄膜退層層孤燈照壁影華髮慙鬅鬙坐睡神盎然六賊安得陵家人游未返皓月當空升忽夢駕鸞鶴海濤俯崩騰

二十日用女王城韻

逍遥策杖掩重門習靜何殊住遠郵凍釋春盤登菜甲雪消庭樹着烟痕新交倦謁從嗔冷舊學旋忘時默溫最愛坡詩欲仙去梅花細雨爲招魂

二十四日又雪夜不能寐因憶在赤城時雪後中寒頼楊友軼材一藥而愈新正病起相與劇談論心徵歌佐酒極一時之快今楊君歿已數年而余以衰老困守田園有負良友期望不勝今昔之慨感賦長句用聚星堂韻亦効其體不用鹽絮玉月鷺鶴梨梅等字

六花怒茁雲垂葉龍公戲行第三雪出門一望天茫茫
想見千山鳥飛絶拉瑟惜無叢竹戛堆壓但恐孤松扐
夜寒髖粟簾空垂窓隙風來燈欲滅更漏倦聽急箭沉
歲月苦覺修蛇掣霞城峯巒失逕碧扶桑照耀生彩纈
亟呼妙舞點橫斜更騁雄談助騷屑衰顔扶病猶豪興
往事十年疑轉瞥故人已作海山遊潦倒襟懐向誰說
車輪腹轉不成眠丁東更響簷前鐵

待張子景文葛子大來不至漫成口號一首

同儕相約爲雅集坐待不來春睡美忽聽風聲疑剝啄
自起搴簾問誰氏空庭雀啅枝頭花倚杖徘徊日影斜

依舊歸窓理殘課聊憑蠹簡送生涯

上巳日用坡公韻

年少尋春心未灰扶筇偶出亦佳哉誰勻黛綠溪頭染
盡挽葱青樹杪回上冢人增悲序進乞墦客醉怨嗟來
浮生何事非虛幻取次棠梨花亂開

春日湯興四首用常潤道中韻

又見池塘椰絮飛衰顔深恐與春違閒呼老友看花飲
悶課傭奴種樹歸貧士家風原未改宰官面目覺全非
難忘紅杏開時宴把盞聽殘金縷衣
初歇連宵蓬勃風曉寒應不凝春融算來芳艷能餘幾
更與摧殘恐未公池面萍粘增鴨綠枝頭雀啄損猩紅
憑誰爲絆斜暉住妬煞穿梭燕與鴻
海棠無語帶朝酣記得雙株出畫簷擬向十洲詢眷屬
竭來七寶作莊嚴眞堪錦幄重重護劇有幽香細細甜
扶杖經過餘舊址春衫爭免淚痕粘
春郊得雨潤如酥乞米爲炊免歎珠苦菜堆盤仍命益
榆錢屢餅却愁無呼盧布帽寧關俠發冢金椎豈有儒
白眼看他塵世事定知高臥計非迂

庭前牡丹盛開而連朝風雨花幸無恙喜爲詠之

用安國寺尋春韻

花開胡乃遭盲風黯淡深谷佳人同風停日射光的皪
錦帷繡被堆殷紅有如才士經困抑玉女於成勞碧翁
忠臣暫謫旋起用卓立矯矯班聯中昨朝雷雨東郊外
萬人迸散濤翻海雕欄一洗姿逾妍恍覩瑶姬振環珮
春末風光劇可憐出遊不須杖頭錢鼠姑盛開無十日
坐臥惟戀清香發

送春用坡公韻

荏苒光陰去莫追最難攀繫是斜暉釀花已熟蜂應倦
晒翅初乾蝶忽飛細數陰晴無定準默觀榮瘁本天機
殘年孤負殘春景鍵戶脂車計總非

少陵殘夜水明樓句絶唱也東坡演爲五首語意淸絶不可奏泊遂與少陵並駕千古今春三月望之連夕花香月影空濛蕩漾令人不忍暫捨擬効坡公作不敢下筆後旬日乃於枕上成之媿未能彷彿萬一云

一更庭畔月玉宇漾淸瀾無限徘徊意流光簾外看花房微欲歛蝶宿不勝寒更與披衣坐應憐春色殘

二更庭畔月寂寂春風夜月影蕩花魂花香縈月下風露浩盈階孤懷誰慰藉聊復責枯茗閒作小窓話

三更庭畔月幽夢誰呼起恍如遊化城人間那有此亂搖雕玉佩倒瀉銀河水廣寒定何許去人咫尺耳

四更庭畔月人靜月逾明但戀淸香發不知銀漢橫欲眠不能寐復此繞欄行棲禽忽磔磔殘漏促高城

五更庭畔月將曉倍淸幽小歷三千刼低窺十二樓人間幾昏旦天上足春秋欲問悲歡事空傳水調謳

初夏書懷用菲字韻

夏景初臨羲馭遲桃陰成幄草菲菲蝶衣弄粉舞不已燕嘴啣泥游倦歸雅興未甘緣老減世情無柰與心違何當盡醉花間臥橘剌藤稍寄掩扉

又用聰字韻一首

花品何勞較甲崇揭來芳艶滿庭中安排淸簟疎簾榻消受松稍蘋末風坐睡安恬差有味行吟苦淡亦何功閉門非慕高人跡呫囁深慙耳欠聰

午日同可亭兄北峯麗南諸姪小集用徧遊諸寺禪字韻

內集無他賓軟語相留連揚摧史乘義時方讀明史共此角黍筵雖嗟流光駛頗愛節物妍圓荷水珠濺若榴火齊然豈無富豪家金尊斗十千舞衣光照地歌吹聲沸天吾曹甘貧儉蔬餐隨所便興盡各歸休頹帳凝餘烟苦吟擢肝腎恐攪淸夜眠着句如無句聊參文字禪

夏日漫興次坡公集中疊用韻八首

名利由他競市朝何須七葉羨金貂儘教猛雨摧黃壤不礙卿雲麗絳霄月上淸陰移曲檻風來弱態挽長條莫愁花事隨春盡丹若層敷色更韶

那更塗脂粉重勻肯將傲骨逐風塵交雖泛愛難忘故句可寘搜力去陳幽砌又經連夜雨庭花開對數枝新性成薑桂吾無悔只恐人嫌到老辛

睡起曈曨曉日光疎簾散髮趁微涼自斟小甕新泉潔別試濃芬古栢香旅燕游蜂渾自得織烏奔兎爲誰忙何當卜築同摩詰鏟磬泠然華子岡

閒向花前進一壺年來頗覺世情踈佚儒飽欲憐方朔
嫫母粧偏妬子都芟裏蝶飛巨栩栩枝頭鳥勸且徐徐
閉門著述知何補七尺昂藏負此軀
纔欣新霽復濃陰雨滴空堦夜氣深空橐漫爲明日計
殘編聊見古人心朱絃乍鼓思同調白雪微吟孰賞音
却羨坡翁多獎借碁高何必傍深臨
讕語那能霏玉屑然存端合養丹砂新裁白越幽人服
寄匝青膚野老家榴已結房仍吐蕚荷方抽柄未舒花
悠然高枕羲皇上一任窗前鳥語譁
不羨鵬摶翼覆雲且持螯飲鱉烹裙凉敷珍簟龍鬚草

靜玩焦桐蛇跗紋酒客裸裎譏法士戲塲假面弄參軍
休文憔悴眞無奈爲問腰圍減幾分
暮景奔輪日向西心情猶婗絮沾泥寒泉頻爲澆花汲
柱杖時因聽鳥携史閱孤忠堪痛哭詩拈險韻懨重題
老來種樹君休笑贏得桃鬟映戶齊

雨後夜凉讀明史偶感用介亭倡和韻

夜枕愛微凉晨興苦煩溽驟熱知雨徵入夕滂沱足盆
盎承簷溜茶香潑寒綠一甌午餐餘逍遙自捫腹清風
左右至何異在林麓歸田已十載隱約甘跧伏安能競
蝸角役役紅塵逐詩書雖糟粕披覽豁心目爇燭照殘
編怒花墳起屋典㔾大槐夢百代彈指速文山峙高節
誰能嗣芳躅英英何與史遺響凄哀玉緬懷有明季邊
庭瘡累幅兗哉寧前道事不堪卒讀遂令燕市裏鬼神
爲夜哭國脈勢將絕盧扁豈能續奈何天柱傾自作共
工觸豈無忠智士步步墜坑谷蛟龍出雲雨遭屠戮有
欲何如石隱者終老薜蘿服史公可法何公騰蛟與文山如出一轍寧前道謂袁公崇煥袁死而明益不支矣

肇先姪孫賦古墓行筆勢蹁躚可愛巳窺見作者
門庭乎時讀東坡法華山詩因用其韻作一首
並示肇先

三千大千同一界猿鶴蟲沙無二派百年眞似隙駒馳
瞥眼俄驚掣電快不辭黃壤飽螻蟻但恐深淵枕澎湃
白晝狐嗥夜鴟叫蓬蒿徑澁松門隘漠寢唐陵半已墟
漆燈石槨終歸壞徒令行人心胆怯燐火青熒弄幽怪
骨冷千年更不春夕陽慘淡楓根晒華表荒凉來白鶴
豐碑鈌齾餘金薤修短難逃造化冶利名總是浮生械
吾孫偶作古墓吟奇情俊語如爬疥念女才比劍鋒銛
遠到豈虞鸞翮鎩青衫困頓亦何意欲令一了詩書債

仲伯徵君朏菴先生別號愍隱肇先姪孫之曾祖
也手錄詩二帙久留予處念肇先能繼家學遂

以付之再用前韻一首

作詩須窮詩境界誰與少陵爲嫡派若令肴語不驚人
縱極風華心未快譬之遊山險始奇百丈懸崖看澎湃
徑窈危峯森欲墮洞深垂乳何妨隘　憨隱老人歸海
山高堂易主芝樓壞惟餘手錄自刪詩夜夜幽窓吐光
怪廿載緘縢防蠹毁三伏軸簾親曝曬汝能雕纘傳鏤
管相付醍醐嘗玉薤精心從此更研入筆端變化誰能
械掃除世間塵腐句何啻神泉滌瘍疥誦讀集中刻陗
處蛟螭畏截鵰愁鎩嗟余衣鉢蒙親授尙欠苦禪磨鍊
債

南垞甥孫招同家比部兄兩姪羣從小飲後園偶
感有作用坡公游茗溪人皆二字韻

小溪秋水欲生鱗葭菼叢叢匝綠蘋好倩臨風細腰柳
相迎拄杖白頭人筵開亭畔涼堪滌鳥挂林端語更馴
依約荷香時入座蒼顏得酒尙能春
鋪鏞圍休到處皆當年同寄讀書齋亭臺盡逐碧雲捲
親友幾人黃壤埋稍喜此間能締搆泓然秋思動江淮
何當躡屐頻來往曲逕穿籬蘚破堦

中秋企瞻姪招飲歸臥有感用東坡寄子由韻三
首

明月誰汝驅西沒復升東四序誰汝挽倏忽宵已中氷
輪挂樓角綺彩散簾櫳霜露日以寒灝氣積長空今宵
開綺筵杖履聊過從羨汝瑚璉器薦入明光宮行當紆
墨綬燈花綴金蟲嗟我獨何爲衰病廹詩窮逸懷思凌
霄吹笙鸞鶴逢安能隨兒女小窓徒喁喁
飲歸不能寐夜闌淸景別散策步中庭唧唧蟲正咽欲
躡白玉橋長哭仙杖擲纖埃不肯留塵世覩貝闕想像
吳剛斧修枝墮枯樾丹桂千萬尋暗香滋露葉霓裳終
夜舞此語誰傳說玉質六銖輕寧無怯寒栗綵鸞鼓雙
翅亂灑蓬山雪我欲往從之瑤堦路敻絕
盞吾如宛邱寒蛩秋夜清第五勝驃騎板輿侍遊行一
雁獨中斷三年泉壤扃小兒駐河壖高枕黃流聲孤月
懸朗照大地同一明殁者嘗已矣存者難合并此會那
易得終亦散如萍水調悲圓缺物候殊陰晴惟有肝膈
言迂直君勿輕幸踐一諾信以敦骨肉情時企瞻擬助次辰姪襄畢大事

肇先和余游井氏矩園詩復次韻

遠天積水襯雲鱗落日蒼烟冷浴蘋白髮難禁連夜雨
黃鷄啼煞感秋人鶴緣孤潔偏宜瘦驥苦衰羸空自馴
幾卷坡詩憑細讀燦花誰擷筆端春

學杜人人自命皆心燈山谷續誠齋古琴紋裂朱絃淡
寶劍光寒碧血埋幾見跛牂登太華何妨孤艇泝長淮
芝樓舊業期重整羨爾青葱玉樹堦

九日用縻字韻

散愁獨步遶疎籬那復清樽客共持豪癖苦緣貧病減
鬢鬚甘受雪霜欺菊如高隱渾難覯日借長繩未可縻
忽聽賓鴻遶嘹嚦來頭天際一支頤

用贈寫真何秀才韻題羅遊戎闇齋同年小照

君不見奕奕青霜繞紫電衙齋晝漏沉銀箭兀坐含毫
最邈然由來逸興寄湖山排當爐薰與茗椀得句疎雨

梧桐閒貂蟬兜鍪皆外物貯胸萬卷亦陳迹與君登科
三十年逆旅浮雲聊共適誰人着意寫秋容江南風景
在眼中褒鄂勳名何足道輕裘緩帶認羊公

用清虛堂韻送企瞻姪之任當塗

霜蓬江北風捲沙江南正暖好放衙懸知官閑無限景
粉牆竹檻堆梅花行部往往過奇勝青山缺處藏人家
俶裝首途值新霽曉寒雪樹騰金鴉念汝下帷憤忘食
坐令文采紛奇葩六載談經衆驚倒床頭雜說頻梳爬
一行作吏登薦剡庭實生茘頭綱茶芝蘭怒茁更快意
順流臥聽揚颿過曾當邦隆佐上理豈但戶兒無襦嗟

若過牛首酹太白江天吟望飛來霞

大雪寒甚戲用百步洪韻

剪綃墜空如翻波鮫宮夜織急穿梭千巖萬壑忽改色
瓊裝玉削加瑩磨長途千里行旅絕高低不辨澗與坡
獵騎倉皇罷侔擊樵夫瑟縮弛肩荷蛟龍蟄藏陂澤合
惟見魚筍留圓渦上下激射日晃朗恍臨勃律天西河
暖閣但可淺斟唱華堂愁怯絲管羅穹廬彼野半壓倒
特峯微露埋沙駝退朝鳴珂雖快意馬蹄凌競失委蛇
殘梅欹檻倦縞袂歸鴉繞樹迷棲窩是時詩翁拔破絮
寒爐灰裹撥陰何祇恐冰髭綴瓔珞筆尖坼裂難頻呵

康熙戊寅歲毅亭三兄筮仕蕭邑　徵君仲伯大
人以詩贈行距今乾隆巳巳五十二年矣企瞻
姪復之任當塗可亭四兄亦以詩送之企瞻欲
裝潢成軸永爲家寶索跋于余余因臚次前後
情事賦長篇以贊于末並寓相勗期望之意云

黃門初政臨龍城　五芝老人詩贈行詩吟奉母吹箎
句福澤原從孝友生老人時年七十四猶過雲龍訪軼
事大蘇黃樓跡未湮王尊勇決人能記余父任徐州河防廳值河將
決人皆駭散公獨立堤上屹不動民夫望見爭來集遂賴以保全浮雲變滅五十秋梧
掖藤廳皆昔遊吹箎難弟亦老矣秋官告沐歸林邱烏

衣巷裏堂前燕池館亭臺衰草徧花憶笙歌片片飛舊句重吟增感歎（烏窺亭館雙雙落花憶笙歌片片飛仲伯過怡亭作也四兄常諷咏之）黃門有子眞鳳毛妙年珠玉驚揮毫鱣堂濟美竹林似烏重飛世業高手澤猶存篋中扇字字驪珠堪把玩杖藜哦詩送君行蒼顏鶴髮今重見吾家盛事萃一門共傳兩世掌綸綍德星前後每相映南極光增郎宿新同亨期頤同仲氏同美詞華擅文藝同送阿咸拜邑侯同看鵲起隆門第我亦頹齡逾七旬當年撰杖奉清塵青瑣黃堂聞故事自媿終難荷析薪詩中要旨知無幾孝友端爲百行始願推此心以及物愷悌君子神所喜

哭羅闇齋二首用輓孔長源韻闇齋諱世斌與予同舉甲午文武榜宦遊江淮閒三十年擢陞吾邑遊戎以不便風土㦬鬱於懷秋杪嘗命予題其行樂秋吟圖題成而君已病遂不起傷哉

妙技穿楊初遇時藏書萬卷益搜奇建牙驚失無雙士勒石誰刊第二碑酒盞難忘花下客淚痕空墮帳前兒哀年怕賦招魂句腹轉車輪徹夜悲

南來虹貫米家舡河朔塵埋袁紹筵遺澤流同淮浦淚壯猷喧付析津傳玉棺一閉成千載桂苑同登憶昔年回首音容恍如接曾將小像索題箋

春日閒行北城內園林有感

鏗然曳杖欲何之犖确坡頭小立時依約畫欄棲鳳子殷勤叢棘㗖䳄尼蘼蕪夾岸紅鋪毯楊柳沿溪綠颺絲野老相逢聊話舊園亭易主共含悲

偶題用坡公次荆公西太乙韻

紅袖爭扶飲雋銀燈亂灺吟酣豪興依然未減佛幢懺悔和南

帝業江南江北將相山東山西俯仰便消千刼夢中蕉鹿猶迷

井甥眉一見示邑侯張公惠茉莉花朶之什和成而張公使適至亦以見遺復次前韻

奇葩遠致自炎方退食蕭然花滿堂清簟恰宜凉月賞疎簾微映素琴張醍醐味外有眞味薝蔔香前無別香相伴神君姑射雪簿書堆案㷫何妨

麗藻傳來繭紙方好將流水奏琴堂報章定有瓊酬李列宿遥瞻井近張爲抱氷姿含遠韻劇憐細蕊發幽香分貽衰朽勞相及鼻觀禪心兩不妨（阮亭先生句花氣薰人又破禪）

夏日即景

乍飄簷瓦風無定突起雲峯雨欲來急掩重門歸隱几爲憐燕舞更徘徊

驟雨一首

菱葉蜻蜓戲閒庭盡意看淸風起蘋末驟雨響雲端倏忽禺中暝凄其六月寒夜窓猶點滴和漏咽更殘

再用張字韻二首

圓柄何勞入鑿方漫將踽踽效堂堂爽知上智類環轉自咲粗材終蹶張躡屩遊峯追往事閉門小閣炷餘香衰遲與世逾多忤習靜觀書尙不妨

小邑常隣水一方金堤百里控龍堂（龍堂灣堤工最險處）曾驚殘堞波濤打時見平疇帆席張暮景眞同飛電疾凶年倍覺野蔬香使君定有王尊勇川后乘流似不妨

秋夜聽琵琶

琵琶嗚咽話深愁花落花開溪水流忽聽四絃如裂帛滿庭梧月不禁秋

幽夢

幽夢一何長遊仙玉宇涼靑精飯南燭白酒釀東墻滑笏水紋簟溫麐心字香月明沉水咽惆悵白雲鄉

野鷹來曲三首

鷹不來兮雲愁鷹之來兮風颼颼翮長劍兮爪鐵鉤鵰雛怛避兮橫九秋一朝蹉跌兮落臂韝側腦靑霄兮志難酬吁嗟狐兎兮安足與謀

人有機心兮鷹不來鷹有機心兮衆禽猜鷹機蹶張禽殘其伍人機偶售兮仍網禽以哺鷹何功兮禽何辜奸雄得志兮民日凋枯豺狼縱橫兮塞道途豢爾奚爲兮空啀旰

犬不牽而自搏鷹不呼而自來鳥不囮而自至花不種而自開自開易落驟至難馴搏乃偶尓來亦逡巡非分之獲君子不取無端之合愼不可親

哭可亭四兄六首

凋零悲雁序人况與琴亡相聚未三載爲懽能幾場新詩吟共賞情話意尤長廻首渾如昨黯然心自傷

諸昆年倍長齒埒最相親坐盡小齋月吟殘別墅春（兄少時吟送春詩三十首爲徵君仲伯所賞）宦遊萍浪轉歸臥鬢毛新杖屨欣相伴何期跡已陳

一見一回老情殷握手中（兄嘗詠古人句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眞成千載別惟有夢魂通遺囑衣衾朴遠觀色相空棺前置麈柄高韻晉人同

吾鄉多比部秩不越曹郎垂白方膺薦安貧乃士常田園無舊業書籍是歸裝淸白傳家法貽謀爾許長

仲父八旬外君猶欠八旬（予嘗賦沁園春爲兄祝云吾家仲氏俩享耆頤）耆頤占爽脉（友人楊軼才善太素脉云君應享百齡）生尅數疑神（兄嘗與予論子平云老怕

長生亥字遜吾其不兒乎果然既有詩名共仍叨郎署新福疇兼令望
端不愧 前人
猶記初秋侯相扶莖仲兄杖藜還泣拜執紼亦偕行憶
子歸甚慰承歡病轉嬰剎那成小刦老淚不禁傾

四弟緘三自㓜與余讀書應試以及交遊宴賞無
不相偕者又以甲午同舉于鄉自登仕版遂不
獲聚首者三十餘年矣中間雖邂逅相晤然求
如杜陵所稱向時原日會鄉黨羡吾廬者廼思
少壯遡若隔生不可復得今冬以奉檄監賑便
道旋里適值除夕之前一日因留度歲同上
先壟盤桓至五日始別嗣後又不知相晤何時
欣慶之餘不勝惆悵賦二首爲寄

老年兄弟喜相逢況值新正祭掃同 祖德靈長貽我
輩仕途榮落任天公七旬列拜肩隨少一榜題名齒錄
中今日與君重話舊俠遊曾記醉扶紅
萍蹤幾度客途逢難得椒盤獻歲同屢檄勤勞服王事
滿堂兒女困家公秩筵猘瘵慙荒歲話別匆怱慟夢中
安得田廬鎮相守聯床聽雨夜燈紅

良夜惜今夜三首

良夜惜今夜春歸寒倍增重裘仍起粟暖閣亦生冰慘
淡戍樓月稀疎簫隊燈衰羸嗣借慰游賞與難乘
良夜惜今夜渾如夢裡過市塵喧社火座綺沸笙歌聯
袂人應倦傳柑事若何流光重廻首容易是蹉跎
良夜惜今夜爲歡翻惹愁窮經如解謎涉世等藏鈎挈
水桔槔智匹羊博塞遊都將試道力海客羡忘鷗

入春以來陰雪特甚彌月不解米價騰貴樵蘇都
絕偶有所觸用天池旱禱十七韻

陰晦倏兼旬羲娥將焉避商羊虐未殲滕六隊頻肆犀
豹僵以皐鸞鶩失其翠炊烟濕欲絕珠桂力難致呼天
天不聞守閽毋乃聵升斗分鄰家勉附賙急義諒無米

可乞慙余漿是饋胡爲無良者日富矜壹醉肺肝入如
見攘祕術空閱人生百年內貴識孝友字根荄惜繁枝
源涸恥盈遂水鯉躍徵祥牝鷄鳴召祟驕驕出入都鵠
鵠毛羽瘁行險愚自棄臨淵聖所惴念此值寒夜憂來
不能寐客雪灑簷端輾轉數更次晨興索鼠壤數朝聊
蔬食

余性疎懶又乏濟勝具故山水之興雖縈於懷往往不果遊卽遊矣亦不暢雖然少陵不云乎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夫所謂要者何也蓋山水鍾造化之秀自有一種活潑潑地之趣令人攬結不盡得其趣則卧遊可也拄笏遥看可也一坵一壑亦可也苟不得其趣則彼横擔榔櫪萬斛魚鹽者非不終身山水間於山水何有哉余少也嘗有事於遊矣由武昌溯長江上荆門復沿湘江而下涉鄱陽經嶺欽以抵乎金陵方將下金焦覽維揚姑蘇之勝以廹于歲暮遂匆匆言歸至今以爲恨後十餘年而楊方伯堯藪理蒞於蘇張侍御圖園治鹺

於揚皆書來相招余以干謁爲恥謝弗往也又十餘年而四弟緘三自仁和調任昌化邀予偕行是役也庶可弔雷塘宴虎坵而徜徉乎西湖以少償生平之願已束裝矣忽有揀選之信又不果嗣後洊登仕版此身非復自由青鞋竹杖徒付之夢想間矣歲庚戌擢任泰安泰爲仙靈窟宅時值　欽工予不時從事其間一載中往來天門日觀者不啻數十度每私自詫向禽之於五嶽大料不過一到或流連信宿耳豈若予之與山靈爲主人朝夕晤對浸淫厭飫攬其趣於不窮也哉然則予所歷者雖一乎卽以之槩其五亦可也後又廿餘年解組歸里身雖閒而年日衰益無復遊覽之興今春五弟自潼署寄信相約作太華之遊聞之欣然命駕至則霪雨連月予適染痔症又弗果遊七月下旬天稍霽勉强扶病一行終以雨後山徑益崎嶇至桫欏坪遂止于華之勝十未得三四人或爲予惜然予觀華山之所爲異者他山皆邐迤漸次而高華獨平地陡起壁立千仞初入山卽從兩峽中行仰視長空惟露一線飛泉百道鎔銀瀉汞浸入山膚蒼翠欲滴苔蘚間之作紅綠色斑駁陸離奪人心目此固山上下之所同予既領其要而深味乎其趣矣又何必躡龍背凌箭括縋而上大哭而不敢

下然後爲暢哉況往返半載共得詩二百餘首較之平昔吟咏爲最多則受山靈之益不淺矣歸而次之爲華遊集廻憶少時南遊轉瞬幾週一花甲而余以疎懶之性衰遲之年復得爲此行且與碩亭老年兄弟杖履追隨清吟酬和白鬓紅頰相與飄然於青巖碧礀閒尤人生不易得而從來之探奇選勝者或未必有此愉暢也此余之不以未盡遊爲惜而以得遊爲幸也乾隆辛未

陽月漫識於陽武署齋

儉重堂詩卷九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鴻中 仝校閱

[stamps]

華遊集

自笑

自笑衰兼病胡為此遠行名山時入夢五岳有前盟吾弟書相約偕遊興倍清懸知華頂望奇絕冠平生

過河間貽次辰廣文姪以叅頭華山誌並周櫟園先生書影借閱

發軔到瀛州荒齋半日留寒瓊富文史苜蓿老驊騮贈我添佳典名編當卧遊櫟園尤卓絕前輩見風流

大駕南旋恭紀一時盛事二首

聞

夾道春濃楊柳烟傳聞鑾輅此時旋親摩淮甸哀鴻羽立罷吳娥彩鷁船　聖母殷憂頻在抱　皇恩浩蕩本如天由來巡省咨民隱不比登封瘗玉壇

湛恩帝冑致褒隆博士名芬鄒魯中從此蒸嘗崇禹會恰來玉帛集防風特澤旺遣使入貢兩階干羽頑民格千古源流心法同竹仰平成歌樂利支祁歛跡荷神功

有客

有客騈鑣至驚傳白下寒炎方疑塞外黑帝澁春殘裘褐猶難出鶯花詎忍看駱駝多凍死逢問竹平安

塔灣

客蕩輕舟去復還大堤迤轉絲楊間沿途只怪逢孤塔十里河流三折灣

盡日輪蹄去不閒忽驚林晚鳥啼般一天風雨蕭蕭意似欲留人住塔灣

塔灣雨宿沽酒酌麗南姪

旅舍方安榻蕭蕭急雨聞亂帆波打岸曲徑樹籠雲遶道泥愁滑孤吟夜向分古來羈緒客多仗酒微醺

大名懷寇萊公

夜宴蠟成堆英雄氣量恢北門司鎖鑰無地起樓臺孤注譏方入雷陽去不迴威名讐夷虜盛世反遺才

過李家道口二首

南來多巨堡此地頗稱雄不少舟車客能無游俠風河縈重嶂曲日逗斷雲紅借問黃流近乘槎意未窮

遶村行十里步步苦顛擠活活泥翻轍磽磽石齧蹄覓人頻問路穿樹恐逢蹊投宿知何處遥空雨脚低

楊公店早發喜晴

雨久愁看日影稀今朝喜得沐晴暉驅車滮滮泥不斷

出岫茫茫雲忽歸啼鳥似悲春事晩殘花故上客衣飛名山入手知何日老怯長途願恐違

復雨

甫霽何堪天復陰茫茫遠岫影俱沉自愁暮齒幽棲計誰識天涯遠客心僕倦爲愁墳壤臚馬嘶應怯澮流深行人指與停驂處只在煙雲窟裡尋

劉光道中

貪織紋姝不肯休絲絲綃縷打入頭乍睛又雨天難測暫憩還行客倍愁茅屋遠從煙裏辨亂雲低共水爭流何當羲馭驅陰散長咲河壖穩放舟

陳橋

惆悵陳橋驛當年此駐師黃袍誰早製袖詔豈臨時戢亂原殊篡傳賢亦乏私獨嗟德昭死燭影致人疑

草壖口渡河作　金龍四大王謝姓宋諸生也國亡殉難謂人曰汝輩識之俟黃河逆流此吾報讎時也及明師入中原河果逆流北師遂大潰因封爲河神

河源遠難窮疑從天上來中流一擊楫縱觀洵壯哉濁浪排逦空勢若挾風雷倒翻蛟蜃窟貝闕傾崔嵬驚沙浩刼餘怒攪霜雪堆力雄扼五丁連山蕩可開萬里去若馳直壓海潮廻陽烏浴波中傲詭何恢台金光徹絳霄恍如覩蓬萊傳聞昔逆流靈旗渺無涯樓船十萬師一朝不戰摧鞭龍駕赤虬南雷相驂陪雪憤悲忠魂百年志未灰精誠貫金石雲漢同昭回江潮斷三日前後誰安排事若出循環理不關祥災興亡轉瞬間徒增後人哀千秋崇廟貌長傍禹王臺

余以甲子度歲於壖頭署中兒婦崔奉養極孝謹今重來則新婦李祇見蓋來吾家已五載尙未識翁姑面也感念存歿兼駒隙之如馳也賦二絶抒懷

重到衙齋意黯然春風吹絮惱華顛女孫猶記床頭戲欽祖相迎已八年

五年新婦拜衰翁故里蕭條鎖殯宮如此光陰堪幾度雨聲難聽夜窻中

讀李長沙金字牌樂府次句自天來尙未愜予心因擬作一首

金字牌相府來鐵浮圖陣雲摧貔貅忍淚捲旆廻二聖何處胡沙隈氷天雪窖艮可哀狡兎未死韓盧烹此恨淮陰更不同彼蒼何苦生英雄江山半壁延宋祚九哥浙臉真前數生之死之豈無故正氣千載爲明神報以

嵩華同嶙峋

擬大梁行

大梁自是繁華地開國建都非一氏信陵賓客珠履般
孝王歌吹高臺峙人家九萬臨通衢黃金時時通有無
白刃如霜讐不義意氣感激能捐軀富盛唐時已足詑
況經炎宋興宗社艮嶽樓臺花木春樊樓燈火笙簫夜
歡娛未幾金兵來紫筠梁棟摧爲灰牟駝岡上愁雲結
一去胡天竟不廻從此江淮隔版籍燕雲塵接沙霾日
徙都亦復愛驕奢蔡州之亡更堪泣有明混一三百年
憲王樂府劇流傳圖書金玉俱充仭一朝河決波滔天

升沉由來天數定巧作循環衰與盛只今休養已百年
冠裳未復民猶病落日蒼烟感慨多銷沉陵谷可如何
惟有金堤古來月年年依舊照長河

送麗南姪返錢清因即寄懷太初鹺使大弟四首

三載相依誦讀勤南來伴我意尤殷汴河自古雷塘接
一路垂楊繫客心

浮世光陰說爛柯宦囊猶覺一錢多懸知爲政風流甚
重整蘭亭繼永和

俠遊曾記上燈時親按笙歌夜漏遲回首故人餘幾箇
相逢驚問鬢絲絲

舊業河干屋數椽同携紅袖暮秋天何當垂白追餘賞
閒聽菱歌醉放船

兒婦李故友房山古夔副史女也李公歿已二十
餘年余追念曩好求爲七兒續室溫恭淑愼能
盡定省溫凊之誼喜而有賦

昔年嘗嘆冢婦賢汝今繼之無間然欲問小姑何處覓（余惟一女已亡）
却諳食性若爲傳締姻爲念金蘭重秉禮能爭
閨閫先不愧名門推四姓一緘良友報黃泉

小庭三詠

丁香

細蕊含芳露疎柯揚早春婆娑故園樹喜見一株新

竹

數竿移綠篠傍砌籜龍驚已具干霄勢蕭蕭夜雨聲

月季

洗粧非絕品月月自能開却笑玫瑰貴糜軀作醞來

午日用坡公禪字韻此韻凡三用矣

體中苦不佳衰與病相連偶來大河遊令節亦開筵角
黍風物同稍喜櫻筍妍客皆稱既醉吾意亦陶然身世
等浮雲變滅有萬千懷沙空自沉憔悴難問天不如一
尊酒萍泛隨所便試看古時苑蔓草埋荒烟少待微痾

平欲就嵩少眠遥峯月孤照下有高僧禪

方靈皐先生文集內載左忠毅公佚事甚烈今晤

左君起巖忠毅公後也感賦長歌爲贈

宮中聖人勤斧鑿得心應手云最樂稽鍛阮蠟高致同
詞藻丹青安足學運斤成風與正酣忽捧封章來繹絡
用卿何爲乃相溷太阿從此嗟旁落初竊犨笑市威福
後化虺蜮恣毒虐居然祠宇徧寰海笑煞兒孫滿臺閣
此時楊左眞鐵漢烈骨錚錚風獄獄片言褫奸膽自寒
連篇數罪髮堪擢閹竪雖怒魂魄奪社稷無虞實攸託
一死報國分所甘可恨毒刑甚炮烙糜軀粉骨浩氣存

常與山河共磅礴忠毅視學巡京畿賞拔史公鑒最奇
衣衫垢敝形厖巖流俗非薄兒女嗤公言此非庸人知
他年三綱賴扶持狴犴相省公怒麾晝夜邏逮來何爲
國家柱石方女貲胡不自愛乘險巇跪捧公足涕漣洏
目光忽閃紫電馳手舉珢瑠欲擲之閹部飲泣勉告辭
後果建閫扶傾危大厦一木焉能支名與文山共屭贔
忠臣死忠古多有如公之烈更不朽逢公後裔相與言
猶覺悲風動林藪名賢遺澤庇百世子胡淪落嗟不偶
撫今追往肝腸悲九閽虎豹豈長守白日晝晦風雷吼
拔劍斫地歌拊缶憤懣須澆酒一斗

月下詠懷四首用坡公飛英寺韻

天假十日晴露坐得玩月微風適我體枯茗濃可歠暑
冷村更僻愛此景幽絕兩槐交庭除清影亂柯葉俯仰
念身世感嘆搔白髮浮生眞如寄古人嗟已沒
古來賢達人往往愛其名溝壑何足道所期蜚英聲侯
生報知巳一劍臨風橫此事今則無翻疑虛左迎遺芳
綿以遐傷我千秋情欲歸掩關臥孤窻月猶明
月明天如沐仰睇遥峯靑默坐忘言說孤懷澹欲冥古
人不可見惟傳臺與亭亭臺竟何有遺址悲零星不如
王子喬吹笙刷修翎窕竟亦歸盡觀心聊自銘

觀心雖無得漸覺塵念稀四大本非有吾身終安歸欲
登嵩華巔澄懷覧夕暉蒼松覆我頂白雲霑我衣月照
希夷峽鐘鳴少林扉悵然念孤絕此計知是非

偶然作五首　余南行爲遊華也遊華必赴潼赴

潼必過豫至豫痔爲累擬於端節後命駕乃醫

藥罔效逡巡未果連日悶悶長夏兀坐聊以吟

咏自娛偶有所得輒書之故語無倫次云

就養非不佳念我松菊徑牡丹擢孤叢佳品手自種俯
仰四十年人衰花更盛培壅漸滿欄灌溉親抱甕日暄
增頩姸雨濕恐頭重擬倩金鈴護常虞鳥雀竔特作步

障遮庡避風威勁故人時過飲連夕惜未痛徘徊花下
吟月落尚孤颯棄置夫何言事往眞如夢
見月纔數夕倏已清光圓團圝似明鏡皎潔懸中天俯
照世間人顚倒魂夢間紛紛楚與漢蝸角戰觸蠻茫茫
古與今滄海變桑田姮娥應悲憫攢眉倚闌干月自有
圓缺豈暇爲人歎蟾蜍如有知涕淚亦汍瀾
連月苦陰雨引領望晴空晴來甫兼旬復望零雨濛豈
惟濡禾稼亦以濯塵纓吾聞太古時十雨五則風於天
非所難胡不人意從而乃多愆伏九土招怨恫豈彼蒼
蒼者亦在搏埴中陰慘而陽舒自由良不能一氣所絪

縕自然成化工參差數不齊所以無終窮
老年喜抱孫穉孫尤所愛襁褓如玉雪稍長頗雋快蠓
鳳何足難巧戲出意外據地作虎子氣若無流輩談古
宨終始傳命少滯礙客來必寒溫令節隨趨拜詩書皆
口授大義已能會謝家誇鳳毛振羽期翽翽別來倏餘
月時復縈夢內山水雖夙懷田園樂爲最此行宨何爲
咄咄良可怪
我本巾車來客勸呼騍綱頗聞道路艱深澗臨崇崗下
車蹣跚行陟降須扶將不如鈴馱穩况非筋力强又當
徂暑天疾驅乘早凉午過卽投止庶免蒸溽傷計費多

十金吾意殊徬徨坐客顧之笑瑣瑣非俠腸謝客珍重
意蕭條媿行裝莊生適千里三月謀聚糧物力當節縮
安貧乃士常神馬駕尻輿行止吾兩忘芒鞋邛竹杖隨
處可徜徉

重過夷門作二首

八年不蹈夷門道老病重扶弔信陵監者謬煩停轡待
屠兒特奮一椎能却秦百萬方援溺日飲亡何已避矰
更向蒼烟頻灑淚朱仙雲樹恨難勝
大梁名跡知何限事往寒空吹斷雲下士惟欽魏公子
精忠還歎岳家軍各成一段英雄局並著千秋姓字芬

天意胡爲苦相左不教爲國策殊勳

中年道中有感

兩鬢星星歎路岐馬陵岡畔去遲遲孫臏未遠悲餘耳
齒冷論交刎頸時

蕭何墓　書影載土官韋姓係淮陰後裔事甚奇

追亡拜大將一軍盡皆驚乃以胯下夫殪彼拔山雄丈
夫感知己意氣豈不同戰守任雖殊皆居第一功本是
一體人讒搆忍相攻鐘室抱奇冤千載猶呑聲想當居
守時嫌隙漸已萌客勸請田園自汚乃見容怵累恐相
及爲得爲辨明娥姁肆淫虐其鋒安可攖遺孤託尉陀

其祚傳無窮世世長蠻荒姓氏留遺踪此事定非誣交
情全始終惜哉竊兒客傳聞軼姓名漂母哀王孫同此
標芳馨試酹文終墓尚覺恨難平

潘岳墓

河陽一縣花汴岸千株柳均飾一時觀千秋定何有徒
令過墓者惆悵爲回首壯年登騎省台鼎可坐取太息
二毛侵汲汲情何醜况乃望塵拜腑中滿埃垢洛水有
田園歸來樂將毋借問板輿榮曷若長相守

鄭州

青蕪鄭圃道紅藕管城花渺渺渾難見迢迢豈有涯洧
溱游贈藥內外鬬紛蛇東里嫻詞令流風定可誇

夕陽樓

僕射陂前芳草路夕陽樓下行人度樓高棟宇易銷沉
夕陽瀲灔常如故聞道風前菡萏香鷗鳧對對浴池塘
花明柳暗登城望千古山河幾夕陽

列子御風臺

御風冷然善小試逍遥遊縱極摶扶翼終同藏壑丹輪
蹄笑僕僕身世任悠悠七十宜衰矣還堪嫁衛不

滎陽望黃河懷舊

乘風曾此渡橫流曉挂征帆午未休濁浪喧豗天外接

青山突兀望中收成臯路近雲霞暮廣武城荒草木秋
可惜流光暗中盡不堪吟眺一回頭

滎陽道中

險隘西來第一程斷崖兩壁立崢嶸穴中鼠鬬知誰勝
天意偏成豎子名

滎陽汜水間隆準重瞳戰場也欲問其地則田夫
牧豎相與徘徊荒烟蔓草間茫然不可復識矣
然而兩壁陡立中通一道石磴崚嶒溪澗屢揭
經過縱覽覺風雲莽蒼之氣猶有存者慨賦二
律並用漁洋先生韻

悲風來廣武戰地古成臯楚漢已陳跡何年成虎牢興
亡宜泡影智勇悉蓬蒿憑吊增遥想崎嶇未憚勞
殘編何限事搦管不勝書壁壘孤雲外乾坤百戰餘關
中雄百二洛下集舟車洛下舟車入杜句借問鴻溝約東歸安
所如

自汜水至鞏縣道中作

荒烟古戍夕陽間百代興亡事不閑折戟沙沉牛口峪
橫刀人散虎牢關崢泓風緻安流水莽蔚晴烘危磴山
幾度憑輿頻悵望白雲飛去復飛還

洛口倉歌

錦帆天子揚州去洛口之倉棄誰據蒲山亦是不世人一呼百萬雄師聚殪辛牧野非所難發喪謁后同機闗二雄志量殊不小翻覺唐祖多懷慙闗中後起嗟何及直取獨夫未爲失駑馬戀棧古所嗟臨機不斷亡無日他年三策爲人謀風雲變色神鬼愁旁觀借箸慙洪客運去英雄不自由

渡洛水

水色挼藍浪不驚風來微蹙縠紋生恰宜羅韈盈盈步徙倚中流似有情

緱氏山

王子吹笙去不還至今遺響墮人間登高欲覓霍飛處夜夜月明空碧山

孫家灣雨阻

侵曉呼騶不得行披衣起視雨濛濛沾濡正慰田犁望淹滯何虞客橐空此地嵐光添霽後前途風物美天中碧嵩伊闕俱新沐綰結烟鬟待病翁

偃師曉晴

曉發還愁雨須臾已報晴加衣應漸減續憂好徐行沙潤紅塵少嵐開翠靄明山禽亦得意睍睆許多聲

不遠

不遠洛陽道行行過偃師四山圍繡野二水界湯池兟紀園林勝徒增陵闕悲繁華勞想像金粉入官時

天中絶句

遠林近岸夕陽紅無數青山指洛中可惜名園零落盡逢人愁問牡丹叢

洛陽懷古四首

白傅當年屐道居青雲事業已全疎蓬萊兜率何分別駱馬揚枝儘自如樓角玉鈎歌散後草頭珠顆夜凉初憑人畫作屏風樣消受清閒廿載餘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又草頭珠顆冷樓角玉鈎生皆樂天句

恍然九老靈山會又見平泉水石幽世上儻來皆假借胸中何事苦淹留君臣知遇千秋少恩怨分明取次酬贏得投荒身萬里木棉花落聽軥輈

名喧走卒與兒童詩播鷄林雅望同也築園亭名獨樂更倡理學啓羣蒙無端舉國行新法祗許青山對病翁夾道歡呼相司馬却緣堯舜在宫中

洛下名賢接跡過堯夫安樂亦名窩時時自駕小車出悵悵其柰啼鴟何雷尋起處雖多事花測終時信不訛最是春風能逮物家家邀致醉顔酡

北邙山歌

北邙之山高嵯峨古塚纍纍何其多狐嘷鴟嘯嗟久矣
蒿里薤露誰家歌魚膏淼燈照不滅翁仲辟邪紛柘羅
玉凫金鴈泛容與更築水銀爲長河烟焰漲天聲亂發
摸金中郎不待呵豈知祝䱷復祝䱷寒食麥飯無人過
試看洛陽九陌上時見荆棘埋銅駝宮闕已盡矧陵寢
斷碑殘復問其他不如聽唱玲瓏者幅巾起舞蒼顏酡
金椀客持詣市賣白日茫茫當柰何

白馬寺二首

法門舉問但低頭文字消除是秘脩白馬馱來知幾許
邾增三藏滿重樓

金身入夢經隨至知墮胡人幻術中崇奉最先悲詔獄
伊蒲饌輟楚王宮

宿河南府西闕覽戶口之盛風物之美欣然有賦

歷代京都地殷繁景尚存平衢十萬戶直接上東門日
映簾櫳靜塵無闤闠喧垂楊永豐角應著舊烟痕

問金谷園遺址

金谷園中艶溺然此墜樓驚鴻真足擬碎玉不須愁步
障歌方咽香塵屑未收芳魂歸淨域不共洛州遊

新安

楊僕胡爲者新營函谷關東移三百里西望萬重山失
據殽函險偪臨嵩洛間家財恣自請漢綱太寬閒

會盟臺二首

暴秦何事更須盟遠會爭衡膽尚雄六國乞和終自敗
笑他覆轍建炎中

擊缶慙呼御史書虎狼强敵懾相如當筵頸血何勞濺
計定邯鄲制勝餘

宿土壕復雨

望望重關叱馭過客途頻阻柰愁何怪來夜思京如水
路近殽陵風雨多

硤石峪

冒雨遂啟行言經硤石峪硤石夫如何連岡宛相屬老
壁剷不斷陡起遥峯續兩峙如强敵堅壘旌竿矗中間
夾一線行旅憂棖觸危坂縱數仞駿馬不敢汪旁睨窈
以黑草蔓埋深谷而况泥淖間烟雲堆簇簇亂雲羃顏
壘猛獸疑蹲伏驚雷吼一聲懸崖如欲覆行行雨復作
漫空撒銀竹畏壇亦衣濡垂簾仍面撲輿夫泥沒髁扶
掖疲僮僕計程諒難達荒村且投宿

宿殽山下夜雨不能寐起坐成此篇

殽陵杳何處但見殽山高當年此設關嶺路鬱岧嶢崎
嶇屢登降人馬同疲勞柰何終夜雨欹枕聽蕭蕭作已

苦顛擠阨塞今焉逃皇天豈相譴何事遠遊遨衰年當
蠖伏順逆隨所遭故園值此景庭卉紛抽條携鋤理荒
穢蒼苔絕塵囂穉子走風雨嬉笑雜呼號時或命斗酒
親朋共訴嘲沾濕亦來過銀燭燒通宵如此終天年安
問笏與袍名山雖娛人獨往終閒寥寄言甥姪輩相思
正鬱陶

雨不止

夜寐旣不能晨興復愁雨濕雲低欲墮逼峯壓眉宇風
雨自東來年代經幾許陰晴亦時變胡久困羈旅文王
此焉避蹇叔寧妄語棄彼豈與鎬遠卜將奚取我欲陟

顛尋人言退且阻况當森潦天跬走不得舉躊躇終涉
疑安得生毛羽

陝州三首

遠樹蒼然齊色開甘棠飯罷更徘徊鷓鴣有曲無妨唱
已過殺陵風雨來（漁洋句殺陵此去多風雨不用尊前唱鷓鴣）

忠智難標訓注名當年爲國也頗生居人不曉甘棠驛
怊悵風前弔古情

中控殽函是陝州行人愁絕度山溝無端連夜茫茫雨
添得河聲鳴咽流

過陝以爲路當少夷乃依然在溝中行且山泉奔
瀉更險于硤石悵望之餘書懷一首

兩壁鬬崢嶸中通一徑行仰空愁日黯傍路恐崖傾郵
舍層巔上河流亂石聲龍門應北望函谷忽西橫結草
仙翁憩傳經令尹迎竭來塵坋損倍覺俗緣輕遠岫茫
茫失寒煙漠漠生借言投宿處行潦與階平

茅店

半途茅店指烟嵐雨景羈愁兩不堪慙媿東來無紫氣
關門不遠又停驂

靈寶懷古

古塞浮雲自卷舒巖關吟望爲躕躇鷄鳴齊客歸裘後

牛卧周王畔甲餘帝去難尋丹藥鼎仙來特著寶函書
唐家枉自誇靈瑞一曲淋鈴歲月徂

函谷關長句

昔聞天險函谷關今到關前始知險硤石殺陵望應却
居庸龍門較猶坦俄驚陡壁何巖嚴縱少重門亦巉嶮
槎枒惟覺石欲墜聯絡豈有笱相幹對峙諒難容並騎
廻抱何由縱披覽虎噬搏人森欲動鵬翼垂天倦忽偃
想當混沌猶未分鬼斧神工天爲劃萬夫之衆何所施
猛將如雲空汗喘一夫雄據守有餘六國逡巡入何敢
紆折行來十餘里山靈一股忽怒展連坑累塹杳莫測

更覩河流深且綱碧波倒影爭翻老壁拍塵波久撼
人馬蹴躃不敢行如歷羊腸九折坂左虞壁壓右恐沉
自許達觀猶破膽此行崎嶔景却奇連夜藹愁憑一遣

閿鄉書懐是日擬宿盤豆不果

叢蘆盤豆隔風煙關外心情夏景天漫向稠桑呼妙子
可堪錦瑟憶華年貧携舊玩詢胡賈老乞金丹禮洞仙
明日雁行欣握手却愁霜鬓兩皤然

湖城

黃帝乘龍久上昇鼎湖千載暮愁增侍臣雨泣官娥老
何必橋陵勝茂陵

玉溪

一篇錦瑟解人無奓破驚弦淚迸珠楚雨妻凉意何限
玉溪長傍玉娘湖

思子臺二首

自古求仙必信巫江充讒搆可勝誅犬臺思子輪臺詔
武帝雄心少減無
子弄父兵終未順漢家不改戾園名更如南頓無加號
後世何勞聚訟爭

題五弟小像二首

故園握別六年餘喜見佳兒奉板輿問事挽鬚兼入畫
（蘓句諸孫問事競挽鬚蜀人畫作西湖圖）出遊遐勝好停車本來面目若無
改老去風光我不如記否聯吟互擊賞池塘春草夢廻
初
君昔遊岱我為主今來華遊我是賓賓主何常如夢幻
弟兄久別倍情親圖成玩月微吟坐別擬看雲曳杖頻
待向青柯坪畔去相携同作畫中人

到潼下榻署西偏之小齋啟北窗即俯見黃河河
九曲北來至潼北門外折而東流為一曲隔岍
即中條山雨後望之蒼翠欲滴如在几席間即
此不負遠來一番跋涉

從倚推窻望中條入目新河流初曲轉山色近橫陳雨
洗烟鬟出奇供老眼人貽溪何處是頫首岸綸巾

牧崖開筵酌我呼吳歈侑觴且為述終南小五臺
之勝令我遊興勃然欲飛惜微恙扶筇未能也

十載歸田放浪身客中幽事倍相親捶餘琴韻流鈞管
彈去棊痕著葛巾聽曲那辭堆蠟淚看山亟欲整車輪
阿咸為話終南勝已作神遊杳靄人

與五弟夜話故鄉舊事仍用前韻一首

世間榮利豈關身雅尚惟應山水親積雨登臨愁杖屨
愛閒蕭散脫冠巾吳歈堪聽珠為串義讐難停水激輪

夜半深談聊共慰同儕今腊幾多人

署中親友復爲我張筵演劇一日三用前韻酬之

夢中栩栩久忘身聚散摶沙友與親過費徵歌重命酌老顛起舞欲頹巾從知大地皆塵影了得情緣卽法輪是日演幻緣緉傳奇憑語諸君誰主客大家同是戲場人

汪寧羌疇以軍需挂誤今赴司核明反多應領之項歸里有期復秩可望同人共爲欣幸汪公因復張筵以荅衆人殷殷之意賦贈一首四叠前韻

一樣休官落拓身相逢臭味自相親當筵恨不觴如海觀劇胡爲淚濕巾尚媿心情同槁木難禁日月似奔輪看君黃氣生眉宇未必林泉老此人

潼川魏某妻何氏夫爲堂兄毆而死氏欲訟之官而翁姑念係骨肉釋怨允和氏素婉娩承順翁姑甚謹兹無如何曰氏惟不出魏家門耳翁亦以立嗣慰之乘問閉門投繯而死夫志報夫讐烈也遵翁姑命孝也好言以安家人智也矢死靡他以謝夫于九原義也一舉而數德備焉爲作歌一首

君不見丹陽使君讐旋復靚粧賺得賊頭哭又不見謝娥報仇身爲傭精誠感夢神鬼通妾欲復夫讐恐拂翁姑意翁姑命素不敢違覥仇苟活非妾義談笑就死何從容丹心可標青史中文丞相張丞相崖山海濤夜悲壯燕市風雷晝悽愴復讐未得可如何惟將正氣還山河臣道婦道豈有二千秋萬載同不磨

食魚　健行姪旋里傳五弟語約我西來云有太華可登秦中及吳下梨園可聽黃河魚可食此三快也到署連日徵歌華岳以病痔尚未及遊而黃河魚絕不易得雨後水漲始有賣者烹佐晨餐因爲賦之兼寫近懷

童稚爭前問起居老人眠食比何如休嗤秦俗㕑䕶蝌尚喜波臣味荐魚試醮金盤光閃處落砧白紙雪飛餘飽餐欲買臨流放忽憶鄉園倩寄書

題楊伯起墓

關西有夫子四世出公才講席三鱣兆忠魂大鳥哀我知天地貫天知地知不在我知之外我知卽良知也正氣日星廻河岳英靈在悲風徧草萊

商山

商山懷四皓采藥萬峯中已作青冥侶胡貪翊贊功抱奇思一見歸隱尚能終嘗徧巖芝紫浮雲世事空

題馬閔鄕力春玉井蓮圖
玉井之蓮長十丈輪囷迴出靑冥上羽衣金節時往來
閬風懸圃遥相望淋漓眞氣散扶風伏波之裔文章雄
却家邗江望華嶽水源木本思何窮携得蓮峯短幅裏
高情逸韻知無比平時入夢五千仭今來作吏百餘里
紛披大筆何琳瑯謫仙千古靑蓮香君家之蓮石作房
天根月窟鍾奇祥直取三峯爲筆床筆花怒茁蓮爭芳
玉女盆翻斛瓊漿一吸散作雲錦張靑蓮前後相頡頏
奇峯入懐隔咫尺朝夕攬擷情未釋下有歷歷遠年迹
安得窮探理輕策爲政氷心玉井寒功成殊擢定非難

試看蓮萼扶踈處彷彿巍峩司寇冠
孟秋朔日爲五弟生辰偶就關中所有賦小詩八
首以佐稱觴
何以爲君壽華峯玉井蓮千層花湧佛十丈藕如船蓬
島移來種嵯山雪比鮮一餐鬚髮黑步履若飛仙
何以爲君壽商山五色芝雲霞堆燦爛泉石毓靈奇窘
藕鷄蘓味珊瑚鐵網枝鏗然敲取食輕衆定無疑
何以爲君壽黃河有味魚金盤光不定春網荐何如懶
逐琴高去騎鯨躡碧虛加餐非祝鯁長此慰與居
何以爲君壽同瓜緑玉瓤液眞吸沆瀣色欲奪琳瑯頓
滌煩襟爽徐生內景凉一枚如盆大十客徧皆嘗
何以爲君壽蒼松樹樹花黃中君子性服食羽人家作
糁微餘苦爲糕可佐茶閒吟細咀嚼出語帶烟霞
何以爲君壽爭誇佳品稀時餐延壽果看舞老萊衣味
美靑精飯光添玉粒輝晨朝同一飽池水自生肥
何以爲君壽堂前安石榴參天虬幹起結實翠光流巳
作螽斯兆還徵瓜瓞庥諸孫爭繞膝一笑倒金甌
何以爲君壽畏飮子夜歌餘音猶嫋嫋軟舞最傞傞同
倚匡床聽何憂白髮多初平老兄弟叱石每相過
代壽河南副使張公奎祥用少陵上韋左丞二十
韻

衡霍千峯遶瀟湘萬古春儲麻生俊傑名世贊陶鈞妙
擧無雙士丹心自靖臣儀廷阿閣鳳歷塊渥洼驎上苑
掄標早邊城製錦新遺膏禁渤澥布化徧咸秦俠氣凌
霄漢高懐邁等倫論文飽刮膜談理筏超津佳句盈藏
篋銘言書佩紳大梁迎使節福德叶靈辰循卓龔黃上
勲猷韓范隣典型瞻未遠條教凛猶遵璞玉包茅重硎
刀什襲珍亂絲紛就理濁俗共完淳山斗欣爭仰杉樵
忍自淪擧家叨數異兩地沐恩頻師表千秋業中朝第
一人防河知盡瘁報 國豈謀身苐祿川增壽昌期嶽

降神功成件松鶴瀟灑古氅巾

雪川姪書問老人安否云月抄當到署可同作二華之遊喜而有賦五用前身字韻

半載長途徃返身歸來强飯慰雙親念汝北上玉留犢
助我南行車飭巾判袂鶯花方作陣同遊蟾桂漸盈輪
明年定報南宮捷原是　恩科榜裏人

遣懷一首六用前韻

迂疎無策可謀身衰耗偏干書史親幾欲打包芒作屩
毎思漉酒葛爲巾天涯濃淡山千叠秋思盈虧月一輪
憑仗遣愁聊戲具戲猶失意轉愁人

同汪寧羌壽田碩亭弟馬分五表姪城南看桂花七叠前韻

出郭烟霞便繞身山靈迎客笑相親茅齋寄在青蘿徑
金粟飄來烏角巾小院濃香容淺酌遥峯斜照欲頹輪
遲囘未忍輕言別半日白雲深處人

過準提菴八用前韻

同作扶笻塵外身前生無着與天親閉瞻古刹青猊座
欲借山僧白氎巾無語誰參千佛偈遶床自轉法王輪
梅花開後重探勝應憶曾遊題壁人

詠瓶中桂花九叠前韻

幻出如來色相身皈依法雨定曾親揷瓶歲蘂枝攢萼
浸水温磨香滿巾殘馥有情凝紙帳虛窻弄影伴氷輪
靜中鼻觀吾無隱好問拈花微笑人

秋晴與五弟踐華遊之約路謁關西夫子楊公墓一首十用前韻

兩月微痾絆此身今朝嶽色喜初親恰逢新霽摇璁轡
一任涼風吹角巾十丈蓮花窺玉井三峯灝氣駐風輪
經過展拜關西墓太華嶕嶢並峙人

華陰廟二百字用少陵韻

作鎮儲祥久來遊引興長仙踪留篆刻殿有陳希夷福壽大字將

署美旂常階旁碑勒李藥師告西嶽文古木青牛迹相傳老子繫牛處豐碑
紺字傍翠螭盤蔡拱彩鳳舞虹梁鬱鬱風雷氣輝輝星
斗光威儀肅白帝典禮秩明王因革殊朝代興亡閱戰
塲卿雲常繞砌瑞靄自籠墻傑閣驚層出高山可景行
神工曾般造鬼斧巨靈揚嵐岫粘衣袂湍流激雪霜豈
惟環作障直欲廗爲床文紀釣天夢勳高近古皇殿後萬壽閣甚高登之則三峯對面如相揖讓然中供明高皇夢遊華山記華封宜此祝咫尺白
雲鄉

萬壽閣

琪樹瑶臺入望遥夜來仙掌露猶濃丹梯步步青雲轉

紫閣霏霏翠靄重俯瞰渭流横一線平臨華嶽列三峯
前皇昔日神遊地尚勒鴻詞揭鼎鐘

太素宫聽道人張悠然彈琴二首

入門修竹矗成林滿院芳叢洒緑陰試奏瑶琴三兩曲
高山流水是知音

琴聲古淡興悠然恰值新秋霽雨天好向榅桲叢畔聽
遠階流水碧潺潺

郝氏竹園歌

泰山之下范氏園僻在東山𡵓深谷徃遊崎嶇三十里
數畝清泉浸修竹華山之下郝氏園茅齋小築山之麓

登山不勞迂途輒入門恍覺娛心目規模大抵范園同
萬竿蒼蒼戛寒玉滿徑烟霞不敢唾此君論交那忍瀆
更於竹間起幽磴徃來衣袂時粘緑依依翠羽穿林飛
亦有山禽鳴古木行折盡處開院落芳卉叢叢香馥馥
當窻嶽色淨琴書况對琅玕森繞屋呼吸顥靈餐大清
盪滌襟懷袪塵俗看竹例不問主人自笑客來何待速
安得卜隣來此住玉泉仙隱躡高躅隔墻引取計未工
曳履頻過願亦足

玉泉院

山輿呼未前言過玉泉院玉泉在何許荒祠烟草徧惟
餘無憂樹扶踈更葱蒨虬幹凌碧空雲霞飛片片徙倚
忘言說微風洽然善步尋希夷洞偃卧豈猶倦想當五
代時蒿目世多變聊同千日醉庶免百憂纏墜驢忽大
笑鶴鼇辭金殿名山樂歸隱千載清風扇徘徊久憑弔
溪毛聊一薦

登嶽

他山入猶坦迤邐峯巒起西嶽獨雄絶登陟未半里奇
峯墮我前峭壁青冥倚其態乃萬變屢折愈傲詭或紅
如砂堊或緑如綺靡或如鼎彝斑或如椆蒲𦿃或如獸
欲搏或如翼斯企或矗如危樹或截如平壘或陷如刳

鑿或突如角犄或如海圖坼或如雁行比槎枒張巨吻
蒼蔚秀懸藟環抱迷向背窅映漏曦晷側身僅得過飛
湍怒噬趾二十八潭懸亂舞瓊膏委鎔銀挂疋練長虹
飲㵎底神龍掉其尾震撼勢未止轟若車百輛雷吼何
時已以玆蘊靈異神灘化爲髓蒼翠洞肌膚融冶滴崖
址千仞青芙蓉一氣混茫裏層嶺雖未到壯觀斯爲美
憇坐久惝恍節枝且徐理

桃花坪

傳聞五里關乃是避秦處門封一丸泥蓊蒼但烟霧桃
花鋪錦繡今無一株樹古祠何陰森山禽自來去坐對

百仞峯濕翠如欲雨

希夷峽用田水月先生武夷九曲韻

巑岏希夷峽中有希夷蛻不死者已去方生亦如寄一睡忘萬慮追作千秋計誰爲劈隙縫毋乃神呵衛差勝子騫顚函置時啓閉悵望雲端峯玉井下仙姊觀空本無外視景豈有內胡爲巨靈斧強與人間事壞磴不可登佇立但遥睇

桫欏坪

桫欏坪畔桫欏樹古幹蒼蒼年代迷境闢上方何小大嶺遮殘照忘東西斜逼雪硐猿相引遥指松扉鶴欲棲

不用騫飛登絶頂此間已覺白雲低

孫氏園二首

看竹意未足復尋山下園入門便淸曠秋空翠濤翻徑僻接茅屋幽花開滿軒更向竹深處兀坐欲忘言

主人相指點一一手栽花海棠亦結實纍纍垂木瓜山泉淸且冽小試行笈茶歸來向人詫滿面是烟霞

和五弟韻五首

太素宮

陟險尋幽赴曉霞琳宮小憩絶諠譁幣殘深谷穿林鳥開徧空庭着雨花前導漫期登箭括晨餐聊喜薦芹芽

僕夫攜餚饌往候于桫欏坪以路遠不能待蔬飯道院甚美故云 相攜更訪鄰園去竹杖敲門石徑斜

郝氏園

扶杖偕行笑語譁林泉幽絶慕山家引來綠水皆圍竹隔斷紅塵自種花韻戛琳瑯新得句渴餐沆瀣不須茶惠連吟好慚難和漫擬池塘夢裏誇

玉泉院

希夷峻節凜千秋力却鸞封紫詰稠道上墜驢驚大笑樹旁高枕美無憂玉泉繞砌簾櫳靜寶鼎凝烟香靄浮今日荒涼弔陳迹蘚痕斑駁斷碑留

希夷峽

暫息飈輪仙島停松陰古洞晝冥冥困眠方穩茶濤熟蛻骨長留鶴夢醒驚石轉雷吹浪白攢峰聳漢漏天青至人不死今安在剩有雲山固舊扃

桫欏坪

白雲常護上方扉鐵鎖孤懸亂石圍嵐翠千重濃欲滴瀑流百道怒爭飛桫欏樹古虬枝偃菌苔峯高鳥道微幾度欲驂鸞鶴去著書未就尚思歸

太華入夢已經半載甫獲一遊而以夏秋多雨水石衝激路阻難行至桫欏坪遂廢然而返歸讀

華山志佳作雖多而句句工穩字字飛動命意
高遠氣局堂皇要推荔裳先生爲第一手企慕
之餘因次原韻四首以補寫未盡之景終不若
身歷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觀者幸勿哂其効
顰

勞面奇巒翠朶蓉更看黛染最高峯洞深朱草御蒼鹿
瀑急靑霄挂白龍玉檢登封崇典禮金天作鎭紀勳庸
五千仞峙層空外知是神功一氣鎔
巨靈何日闢洪荒徙倚中峯問彼蒼舉手仰攀星歷歷
回頭東望海茫茫妙蓮擬借黃金瓣甘露頻傾白玉觴

蓄意登臨登未到憑虛安得跨飛梁
蓐收肅令露無聲司冠峩冠位上卿五夜岳靈朝帝返
三峯精氣燭霄明仙人博罷蓬萊淺玉女粧成環珮鳴
怪底層層盡蒼秀嫏嬛原記碧爲城
險絶鉤梯怯陟緣漫從一線欲窺天蒼龍背偃靑冥路
紫栢根蟠太古年日月丸跳盆裏浴山河芥納掌中懸
歸來披籍增惆悵細和騷人白雪篇

題汪壽田東籬采菊小照

東籬緬高士采菊見南山三徑有餘適白雪相與閒漉
酒或脫巾彈琴乃無絃自稱羲皇人高枕北窻眠斯人
去已邈斯意誰當傳羨君解簪紱欲和歸來篇寫照烟
霞裏置身林壑間歸耕獨忠貧古人猶媿難問君何所
携菊英艮可餐松根長茯苓鶴唳引子還巾車時出遊
柴門設常關如是足終老富貴浮雲看浩然脫塵滓始
覺天地寬試看擾擾者魂夢孰能安靖節眞我師誰謂
今無賢

山中歸旬餘矣怏怏然不能自釋賦懷嶽詩

五載官岱麓屢奉府主祠日觀海波動天門松風吹別
來逾一紀時復夢見之側聞太華高東西爭雄奇決策
師禽向乃爲暑雨羈新秋喜開霽扶病遂忘疲遇勝輒

流連如與故人期羣峯爭刺天金精自鑪錘千仞起平
地直上無端倪紅綠互班駁槎枒紛角圭飛流明積雪
晃朗扶桑枝霧散張超谷林覆叔卿棊微風杪欏吟宿
雨蓮葉披巖壑難盡名眞宰氣淋漓遠觀旣叫絶近躋
步慵移十未窺二三遽返懸衷癡徒令魂夢間攀崖登
石芝安得駕黃鵠一舉凌蓮池

雪川自家鄉來道今歲庭前牡丹開最盛悵然有
賦二首

四十年前手種花花今爛熳我天涯此身已付萍流轉
因話花開忽憶家

名花倚檻亦含顰寂寞閒庭少主人一本萬金求不得
却憐無補宦囊貧
十四夜　以下三首俱用天池韻
小院沉沉未上扃陳編翻疊伴燈青歌聲尚憶催腰拍
花影依稀亞膽瓶雲散池鱗千萬片月移窗縠兩三櫺
今宵若向高樓望一一峯巒白玉屏
十五夜雨
危欄縹緲問誰憑破悶難招滿座朋玉女洗頭雲似墨
銅仙滴淚雨如繩聽殘蓬響孤舟客坐盡爐灰廢院僧
最是良辰罷遊賞夢魂詩思兩懞騰

十六夜漏下二鼓始晴
濃陰拚與壞中秋孤鏡依然照九州尚覺殘雲粘袂濕
忽驚銀漢瀉空流全鋪雪練青瑤嶼半爪氷輪捲畫樓
亟欲追歡重命酌夜凉體粟懶呼裘
上潼關城用杜白帝城韻
重關天設險宇宙幾回新不盡興亡恨長留浩刼春城
高依峻壁眺遠絕纖塵樓觀迎斜日山河送古人商顏
逕入洛朝邑近通秦寇盜何多路題詩爲愴神
題龍虎廟用杜諸葛廟韻　廟在南山之麓中奉
眞武像

龜蛇爭屓聖龍虎却名祠殿宇欹荒榭香烟凝冷帷縈
紆危石磴寥落暮秋時杖履欲何適向禽眞我師雲遮
林際黛草蔓路旁絲悵望人扶丁空嗟暮茴遲
欲別潼亭去四首
欲別潼亭去淒然歲暮心霜黃千里樹風急九秋砧鴈
返人猶滯年衰病易侵攻裘思借著旅店晚寒深
欲別潼亭去還期隔歲來盱衡參末議迂拙媿通才漸
覺窮愁劇何當懷抱開大梁程幾許音信太遲廻
欲別潼亭去呼伶復奏歌伊凉曲最古絲管調相和盍
動歸思切空憐秋色多徘徊分袂懶去住奈愁何

欲別潼亭去東籬早放花堆山看燦爛秉炬照紛拏餞
贈情何極笙歌日欲斜淹留復幾夕昨夢已還家
新正四弟旋里行後予賦二律寄之四弟旣屬和
三姪西來復借韻寄懷五弟值余客潼將歸遂
復用前韻留別五弟兼錄付三姪他日寄覽蠢
吾亦可當一番聯床夜話也
皤然雙鬢此重逢官閣相依游賞同肅幕風悲楊伯起
採芝人遇夏黃公半生詩思名山裏千里離情落照中
有約匆匆魁屢負未看霜葉曉林紅
秦關迢遞阿咸逢寄得新詩感慨同白髮居然驚四皓

黑頭何必羨三公宛邱諸著先生號第五名標昆季中
異地分襟休悵望蒼顏各保醉餘紅

七兒黃中之任陽武以河決來亦以河決去其來也謂能諳練河務塞築方殷善後需才故陽邑本非題缺而咨揖保薦棠 恩俞准此所謂不虞之譽也及抵任則於河務所職者催夫辦料而已一切機宜不得與聞即間以己意陳之亦不納及酉秋河流暴漲羣堤一時俱潰蓋陽武古博浪沙地土性疎慢且河灘積淤漸高堤勢反下故一遭水患即泮渙而不救也各憲親臨堵塞而陰雨五旬不解旁邑夫料俱不能至惟資延州一境七兒晝不遑餐夜不遑寐蹩躠泥淖之中假憩板輿之內盡瘁河干與陰雨相終始大憲嗟賞許於事定後超

擢乃在外循例叅處疎防而部議照承修官例落職豈非求全之毀乎幸賴
聖明在上特召引見 命往河南仍以知縣補用即不失原物又離此危險之地則又所謂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者也統計蒞陽二十五閱月家口移寓署外又四閱月而余之詩以古博浪名集者適成一卷自茲以往或隨任他邑仍以其地名集不可知或歸老故園不復僕僕遠出亦不可知或天假之年復增數卷或衰耗之餘不能更事吟詠遂終於此卷俱不可知要之以此附前作之後共成十卷雖才力不敢追踪作者而卷數幾與

漁洋精華錄相埒亦足以自豪矣作詩之旨已於贈灑希阮二集序中論之茲不復贅惟叙澁陽始末其情事蓋倫見詩中云乾隆甲戌孟春上浣蓬山逸叟識

儉重堂詩卷十

古博浪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閱

陽武懷古三絕句

博浪椎秦志豈忘前籌借箸討尤長如何六國封偏汎
韓業無成漢業昌

仗劍淮陰蹤跡同僞遊雲夢太危傾論功行賞酬恩薄
宰國爭如宰社平

暮年服乳帳羅春瓠皙誰留刃下身洗沐未歸先上食
漢庭劇有報恩人

詠史五首

三代不可作唐虞去已遥考古自焚餘帝業首漢高白水興眞人泰華爭岧嶢昭烈紹兩京鼎足亦堪豪偉哉大度主刀筆任蕭曹寇鄧老侯封吏術豈非饒功臣免俎醢用意孰淳澆偏安雖一隅君臣漆投膠二表丕謨訓用酬三顧勞托孤禀數語大義千古昭肝腸沃氷雪神龍橫絳霄豈惟莽操輩烈火自煎熬祚永開四百亦覺輕鴻毛

興廢數之常智愚性相反乃萃一人身古今覯亦罕其

始雖足快其終彌覺慘要為物欲昏豈云識慮短我愛蕭雍州英年籌略展三十冠諸侯一朝梁臺建潞州別駕豪電目箭横撚淨掃宮壼穢告戒岱宗檢享祚逾四紀職貢遝荒遠范徐與姚宋化鈞美互斡雖復溺釋乘亦頗稱慈儉開原繼貞觀如樂諧簫管胡為顛末路迷途入坎窞遂令地軸翻蒼生但餘喘朱李特鄙夫惟知工媚諂寵任既有加更復恣忌褊誰召逆景來竟縱祿兒返白馬鞚何驕金雞帳猶暖化龍首未成上天足笑蹇終當就屠㾞痛已徹幽顯金甌誤撞觸霓裳妙婉轉蒲香幻影銷淋鈴淚痕泫呵呵殞臺城鄖當疲劍棧食子無下意書次罪其綏鷃鵡問上皇淒京空滿眼得失皆自我此語寧無歉回首躍龍池風流徒懷緬女寵及壬夫相倚如轂綰兵役事戎狄陰類毋相感一之或有蔽咨來斯不免弗戢終見焚自垢安可浣浮山衆百萬盡付鯨波捲哀哉南詔師遺骼誰與掩二君頗相似佚事悲青簡更念符秦氏取敗由自滿欲恃鞭斷流將謂山壓卵魚羊忽食人風鶴猶破膽一潰心爭離重振力告殫黷武戒艮深噬臍悔已晚

晉宋皆南渡葸葸氣不振持蓋與行酒千載有遺恨佻弛何能雪紀綱嗟已紊太陽同萬物臣節殊未順遂令敦溫徒跋扈踞方鎮王謝盛江東中原日凋困羯胡虐焰長正始風流盡徙都逮錢塘宋又不如晉讐應不戴天枕戈還剸刃胡至遂稱臣包羞毋乃甚哀哉小朝廷九宇淪左衽岳韓真名將摧陷無堅陣忠義貫金石智勇出悲憤長城嗟自壞湖山甘栖遁關閉溯濂洛尼山布餘蔭若欲復兩河斯人亦可任仁者必有勇聖言寧不信少進輒遷謫遯世得無悶孝皇殊轆轆撫髀思英儁前後兩相左僨轅媿張浚生賢欲何為天意不可問靖康日乞和嶽欽反不歸景泰但主戰空質計知非上皇閉南內奪門啟危機乃知賊檜黠以此中其微恢復迎二帝事與君心違所以三字獄寃憤古來稀忠肅功最大社稷有所依故君由此返不待請與祈柰何指為罪碧血汚朝衣忠臣拙自謀千古涕交揮

周鼎七雄烹晉轅戎狄駕六朝困南服五代沸中夏久聚必泮散紛爭互轢藉宋季局忽變一統肩相卸秦隋尚遜大遼金豈能亞旋乾而轉坤搏戲侈鈞化夢覺失千刼俯仰空悲詫

贈友

鬱鬱蛟龍劍沉埋已千年一朝出土中古綠瓜皮鮮世人不解賞拂拭藏彌堅匣之凜氷雪黯然徒自憐他日

試一揮旄頭墮天邊寄言懷寶者利器勿輕捐

題寒江釣雪圖二首

雪壓千山照眼明茫茫浦溆葉舟橫鳥飛欲絶人踪滅
惟聽枯蘆折有聲

盡日炊煙冷釣磯暫移短棹未言歸忽驚白鷺衝舡起
恰映汀天一色飛

雪景二首

寒偎品字柴頭火雪糝穹廬墨色天風送梅花香遠近
恰思重戴理吟鞭

燕尾三义遠旆挑楊花千片落長條提壺爲赴前村約
獨遶寒林度野橋

十三堡合龍門蒿目卽事作歌五首

黃流倒捲星宿來日月噴薄天地廻兩堤夾束鳴如雷
蟻穴連夜聲喧豗守視何人此不謹十年修築一旦開
瓠子功成民力盡千邨萬落吁可哀

客子驅車日色暮揚舲北過復西渡平沙漫漫百賈聚
菴廬布列成衢路沽飲三更垂欲盡待舸不至愁誰訴
殘月欲沒天蒼凉金波上下同光芒

夜闌尋渡登官舟昔者沃野今橫流蛟龍正蟄風不起
但覺洶涌增煩憂到岸登頓十餘里村墟蕪沒奚投止

編葦作屋聊徙倚遠望燈火如繁星貧士屬薪勞未已

決溜奔注勢莫遏挽之東下須支河更築重堨殺其怒
陽侯受約不待訶長策豈竟試罔效帑幣百萬塡洪波
屢築屢潰糜歲月徒勞上相驅傳過氷堅歲暮塞始就
公私俱癉當柰何

合龍門兮非力及晝夜喧呼聲何急薪楗百圍俄頃崩
衆僚失色萬夫泣依然督促不敢停風霾蔽天夜冥冥
深淵一墜那得取衝撞顚仆悲蛉娉龍門之合期屢卜
嗟爾于役莫怨讟勞臣半載亦露宿

漫興六絶十首

人笑人罵俱可獨酌獨醉忘憂年來故交都絶殘編自
了千秋

漆園逍遙自適左徒憔悴殞生各留奇文驚世高人摠
未忘名

人巧天功可奪誰言琱琢損眞我讀韓黃遺集但覺句
句淸新

李杜本無岐轍義山香山亦然悟得金針可度處處天
倪現前

歐蘇黃陸迭起前輩推無異辭皆人何益於已徒覺失
之澆漓

弇州高出六子漁洋一代所尊諸家前後競響賡奏難
並雲門
太白東坡大士文體異曲同工其源俱出蒙叟洸洋恣
肆難窮
少陵詩中稱聖制藝誰能比肩金黄合爲一手庻幾巧
力俱全
江西章艾並駕蓉朴可抵高岑文止儼然塵表禪房花
木幽深
臨川風流獨絕神韻逼肖輞川恰如不着一字拈花微
笑所然

盧子禹九余莅泰時幕中友也握别已二十年今
春訪我陽武臨風話舊不勝慨然因出其令弟
所作行樂索題曰他年庻幾託名大集以傳也
余深愧斯言漫成二律書之幀首

五載相携岱麓遊每從花下倒金甌重逢霜鬢都非舊
判袂萍蹤又惹愁君已結廬臨水竹我方卜築羡林邱
塞翁得失何須較浪打魚同海上鷗

圖裏先生何所作揮毫拂素恰臨池披襟脫帽太瀟灑
叢竹碧梧多遠思螢堂登樓健步朦（禹九爲道令堂年八旬矣登樓上下日數十回不須杖也）嬌女垂釣相娛嬉誰能繪此天倫樂畫蹦書

聖誇壎箎

古意

朱家去已久車篚無奇客復壁幸不虛滿意孫賓石

擬游仙詞十首

天上文書太劇忙通明夜奏肅鵷行微愆偶落仙官籍
贏得楸枰一局長

閬苑新增白玉樓樓間宇體挾龍虬不知賦草誰先就
特勅雙成捧賜甌

紫宸辛苦綴仙班勤讀幽經且駐顏食脯飲醇無不可
昇天何似在人間

從來肉食珥金貂歌舞成行絳蠟燒爭識仙官更奢麗
著麟作脯鳳爲膏

誰道仙人薄世情花間鳥語解逢迎路岐芳醞重相勸
折取蓮花步步傾

醉駕雲軿海外歸偶停別島弄煙霏誤拋竹杖荒陂外
化作金鱗萬丈飛

自是仙家樂事多閒中歲月易銷磨偶然一着爭殘刼
不管傍觀欲爛柯

塵市游行佩一壺壺中丹粒剩還無與君同向壺中隱
金碧樓臺展畫圖

藏身橘賁洞庭秋象戲宜同汗漫遊底物差堪充博進
玉塵十斛出瀛州
孤鶴冲霄萬里程翩然帶箭落青城已驚飛鼠爲張果
又詑胎禽是佐卿

又游仙詞十首

鈞天廣樂罷箾韶阿母新翻黃竹謠偷倚雲和三兩疊
羣娥擊節競相邀
閒鼓琅璈曲未終天風㵎洞㴑濤紅穆王八駿歸何處
又侍金輿降漢宫
斜倚瑶京十二欄靑鸞付信報平安人間小别三千歲
又見蓬萊海水乾
幾番滄海變桑田狡獪由來尚少年要識麻姑眞面目
頂中作髻髮垂肩
乞得瓊漿小字開同舟早已託殷勤情痴合得仙娥盼
一結鴛儔永不分
鎮日朱扉掩綠苔四時花發遞相催山中最重胡麻飯
會睹仙郞入洞來
霓裳舞罷喚乘鸞欲過崑陵絕頂看憑仗吹笙一相伴
月明風露不勝寒
夜半經聲花下聽回頭降謫已千齡分明憶得塵寰事
歷損長眉淡淡靑
龜山女伴盡仙姿就裡芳華更數誰偶傍瑶池臨水照
不勝惆悵立移時
歷刼修仙墮水仙氷綃霧縠却增妍夜凉閒過湘君詁
處處渚風開白蓮

春暮書懷用杜遣興等韻共八首

寂處衙齋内身閒萬慮輕挑燈論往事覔句送餘生巢
棟新來燕栽花旋買橙編詩翻自笑遮莫未忘名
跬步尋人懶桑榆暮景斜春原欣霡霂博浪足風沙葺
屋聊編竹鋤泥白種花白衣誰送酒醉倒不須賖偶有饋趙
酒者
故里雲山外遥天入望賖中庭春漸暖看放鼠姑花鈿
轂紅蕪合官橋綠柳斜到來隨寓好團聚卽爲家
連雨郊原足胡爲未放晴今宵雲盡散心跡一時清愛
客空存癖褆躬莫近名扶筇豪興在衰懶愧浮生
爭掃花間逕雨餘塵自清浩歌狂未減春服製初成瓠
子金堤暖桃花汎水生驅車思縱目夾岸柳絲輕
故友惠思我相依連夕晨豈惟騷雅伴難得老成人妙
墨弃藏少他時郵寄頻萍踪任離合意氣率吾眞
西望潼川路依依無限情黃河曲初轉華嶽削難成丙

夜爲歡劇昊歛按拍輕客居何所樂窻入曉嵐青
宇內多名勝藕門松自幽醉眠苔翠滴長咲白雲流何
日來扶杖披襟一散愁徵君尤可弔往事漫回頭
　閒中自理舊詩稿述懷用少陵初卜浣花草堂韻
　共五首
曲徑紅亭側高槐官閣旁春成童冠服老愛芰荷裳博
浪奇踪遠侯羸姓氏香徘徊意何限翹首望宜梁
更憶岱宗坊松風灑石堂枕流泉韻筑飯寺箭生香碧
磵縈前騎青山對隱囊舊編重細閱吟興一何長
塞垣曾駐馬山郭少人家涤崦春堆雪幽芳晩着花雲

藏金闕廻鶴夢碧城賒處處留仙跡丹成幾轉砂
作吏詩不廢賞奇情所關傍池因種竹叠石偶成山國
士古來少流風杳莫攀驅車橋下過日落每忘還
兒子才奚取河壖製錦新事須爲後計七兒以河工善後需才歴署陽
邑策已倫前人　恩命綏重綰歸途車已巾所期勤
職守報　國卯娛親
　再用寒食畏人二首韻
雛燕呢喃語穿簾忽競飛鄉遥懷稺子老至惜餘暉游
賞情何極芳非願却違牡丹開最盛應怪客忘歸
睡起渾無事開窻聽鳥啼雨添新土潤花亞晩烟低外

境吾奚擇一枝良可棲吟詩多漫興何必守筌蹄
　再用杜落日徐步獨酌三首韻
栽花幾數本小院得淸幽稍待茵如錦還思玉作舟斜
風矜燕舞暖日助蜂遊自理吟詩課渾忘食與憂
春色滿春蕪微吟日已晡鶯啼翻柳浪蝶宿罥花鬚灑
砌呼童埽編籬倩竹扶交遊久已絶何暇辨賢愚
書史性所好研精今已遲芳眞擷蘭茝味豈屑樝梨萬
卷渾難破一篇聊自怡韻强吟未穩徐俟興來時
　又用時字二首
正慮花將悴恰逢微雨時培根深喜啓吐蕚莫嫌遲大

造但平運羣倫各遂私少陵工體物蜂蟻入新詩
羣奏金堤績應愁報竣遲春隨柳絮盡汎過桃花時杖
履吾慵出烟光合有詩百泉非遠境終擬副前期
　詠甁中蓮花
洛妃乘霧宛游龍申禮爲防意倍惆何處尚餘頻頻怒
藕花斜倚膽甁中
蓮瓣盈盈墮几頭犀垂簾押晴香浮恰如微步凌波去
從倚風前怨未休
　捕蝗難捕蝻易捕初生之蝻難捕已生數日之蝻
易掘長壕于塹頭列隊分驅徐徐驅之令盡墮

壕中撲滅以土埋之既無損田禾重搜不過再
卽盡絶矣新令以倉穀易之或路遠運載不及
則以青蚨繼之統計陽武一邑約費倉儲不滿
千石將來徵輸所入奚啻十數倍又況閭閻蓋
藏又不可億計哉法良意美昔所未有七兒竭
歷從事恐所糜未必盡准開銷頗以爲慮詩以
慰之用東坡杭州捕蝻韻二首

捕蝗如盜語非虛新令精詳昔未如列隊徐驅無害稼
積骸京觀盡塡渠聚金易買資民命晝夜奔馳畏簡書
縱使暵乾猶小孰區區畎澮出波餘
半年政績媿循良盡瘁河干力塞黄自古平沙堆灌莽
新來廢壘出滄浪賑完請貸恩非數征緩從逋意自長
汝但勤民宣德意莫虞虧缺累行藏

七夕用玉溪韻　稗家言天上一日人間一年果
爾則人世千秋在天上纔得三載萬歲亦不過
三紀耳其爲生不更促乎且以人間歲序計之
則有七夕若天上則方一晝夜何別離之有故
次玉溪韻而反其意

天上何曾苦别離仙家日日有佳期由來塵世經年久
恰是瓊樓隔夕時機石頻支休告瘁鵲橋旋駕敢嫌遲
翻憐歷刼須臾事泡幻眞同蟢盒絲

茉莉南産也性不宜于北花後雖培養極茂盛來
歲不着一蕚濟寧好事家傳一法毎花一株掘
一小窖藏之周圍僅足容身令寒氣不得侵卽
重開爛熳如故矣僕人有事泰鄆命買得一株
七月中旬始到連夕盛開因爲詠之並識前說
焉

名花不易得遠購自江鄉到日炎熇退來時道路長昧
幽工入夢肌膩倍生香莫恨芳菲晩偏宜玉宇凉
物以潔爲貴氷姿絶世稀玉簪輸蘊藉梔子覺癡肥細
釀幽窻馥能增夜月輝晩香貧女艷未免讓綃幃
漕舟多致此祗得一年看培養新傳法收藏莫令寬偪
隣親土潤窨護却風寒來歲開如雪花神共結歡

喜雨　儀封有能召雨者于令試之有驗上聞于
大中丞公命至會城祈禱而會城雨祥符令蔣
君復轉薦至陽邑而陽邑亦雨豈皆適逢其會
乎喜而有賦共三首

急響中宵作蕭蕭夢醒聞天心憐赤子異術動神君新
濯梁園月旋蒸搏浪雲連壇祈有應馬鬛灑紛紛
旱蝗相繼告一雨拯枯焚逾月復驅魃羣黎方遘屯雨

斜穿竹牖雲重冪壢邨耕穫郊原徧神功本不言

一雨遂連夕滂沱夜到明蓮籌咽殘滴蕉葉弄多聲不斷風扉掩驚看蘚砌平早秋如得此萬室慶豐盈

喜晴

雨餘晴更好風日劇清妍雲擘兜羅絮波澄卵色天林光催鳥弄秋氣入花鮮靜理閒中課爐薰茗椀緣

復雨

連宵反苦雨似欲壞中秋借問嫦娥意應添眉黛愁冰輪何處挂玉杵可能休千里陰晴共重翻水調謳客秋在滬闈十五夜大雨

[illegible]桂花難養與茉莉同中州山左別產一種銀桂其香雖少減金色者而價頗昂以彼暫而此可久也七兒與孟邑薛氏相友善託爲覓得兩株翫賞之餘偶成二首

廣寒丹桂望難親金粟如來有化身南種栽培良不易素姿芳烈自堪倫養成歲歲盈枝蕊乞伴團團秋月輪從古河陽花作縣固應嘉樹譽重新

靜夜流輝影倍凉中庭露濕兩株芳不隨衆蘤爭繁艷自茁天葩發異香水月禪機鼻有觀須彌世界粒能藏化工別幻銀爲粟似助清貧拙宦囊

起廢文下催令領咨赴部驗看遂以老病辭免感賦一首

恩波廣被謫歸臣灰冷重然捧檄新伏櫪能無翹首戀扶筇非復折腰人難同辭聘稱高士差擬除徭厠老民却喜晉封邀　曠典方州章服尚榮身

荆人誕辰示兩兒

廿載相從歷宦場幾曾命劇侑稱觴願甘勤儉家風舊但祝兒孫世業昌今日板輿迎養切連朝綺席奏歌長一庭慈孝渾無間不用瑯琊詑覽祥

代七兒和答北河張學浩臆尊爲荆人稱祝十韻之作

滾滾黃流瀉碧灕沙堆博浪古時城堤防歷代籌先甲蟻潰千邨呼癸庚補築相臣勞遠畧宣猷司馬著能名如泉帑幣無虛費比戶瘡痍喜再生久挹詞華高藝苑咸推幹濟重官評銀章已裕熊轓望　棨譜先看鶴馭迎屬吏范岑雖有媿通家孔李却爲榮叨貽藻什摛龍錦似奏仙韶叶鳳笙縞紵定知絲損分切磨尤見寓深情何當追逐清塵後歲歲遷喬聽囀鶯

博浪沙歌

阿房蔽空渭流膩張公不埋紅塵事一椎博浪霹靂鳴

驚破鈞天千日醉大索十日天下驚下邳橋下方潛行
一編起佐赤帝子雙履跪進黃石公此翁非人亦非鬼
乃是碧翁之所使扶蘇不立胡亥立天意重教祖龍死
七國相爭兵火殘咸陽一炬等閒看宇內大讐吾已復
何必區區更相韓七國殘暴相等耳秦不當帝韓獨當久存乎子房不勸立六國後所見甚大未可輕皆譬也故重賦此以解前作之意

對菊有懷五弟

叢菊曾聯綺席看繞屏遮壁翠琅玕歌翻白雪催花放
拍促紅牙帳夜闌往事纔過便如夢衰年重到定知難
何當命駕來相就汎掃東籬與盡歡

陽月之六日為余生辰七兒擬命劇稱觴聞比部
兄將葬于是日在家開喪受弔遂止之感賦一
首

力却開筵意若何老來歲序忍蹉跎漫傾官舍霞觴酒
忽憶鄉園薤露歌洛社新盟難共踐謝庭舊墅更誰過
寄彈淚滴寒雲外千里空憐雁叫多

七月內道人入都迎請
誥命擬于九月朔日剃人生辰可到冠帔稱觴以為暮
年之榮今逾月餘值余懸弧之期北望五雲未
聞鶴啄蓋新例　誥軸用　璽必需中堂親臨
監視故也企望之餘紀懷一首

節序催人秋復冬壽筵再秩盼　鸞封　恩綸已向郵
傳播瑞靄行看綵仗逢上相監臨　符璽重詞臣揮灑
墨絲濃不須萊舞稱觴急少待　龍章賁　九重
誥命至率兒孫輩拜迎謝　恩訖有述

數載驅馳莅岱宗　單恩難遇悵匆匆那堪接武誇兒
輩贏得頹顏剩此翁　賜秩尚容差艾綬定例直隸州班列太守末
全家相率拜　丹楓自憾衰謝知何補共戴　堯天擊
壤中

偶成

江南烟樹隔重重西望秦關雲氣濃兩地相思各千里
憑將家信寄官封

聞牧崖姪題陞同州守喜而有賦二首　歲在庚
申三月內七兒黃中引
見俞准陞署陽武十月企瞻姪調繁甘泉十二月牧崖
復膺保薦一年之中喜事重疊五弟來札以為
皆由　祖宗庇佑故篇中推廣其意並促增置
祭田

舊業重新花甲週朱幡皂蓋繼前修絲綸世掌堪同羨
子晉賜穀亭兄句鑲管一牀書白笏烏衣兩世拜黃門全篇佚弗存瓜瓞綿祥知未休前

後　祖孫輝甲榜東西黍華媿方州却留老眼看兒輩疊沭　君恩豈易酬

世澤相承三百年屏藩節鉞績重宣箕裘好待雲仍紹矩矱遥同王謝傳續詮名銜宗派譜亟籌伏臘奉祠田水源木本何窮已欲報惟應敦睦先

潼關迎詔

誥命至吾　母貤贈宜人薰沭捧讀欣慶之餘感歎泣下遣懷二首

吾　母含飴晩弄孫此兒必貴振吾門言猶在耳音容杳病甫離懷慈愛存今日追封酬罔極　聖朝孝治被

殊恩慙余鹿鹿膺名郡未得褒崇向九原

人生福報悉前因晉贈貤封兩地新三世　恩綸逢盛典一家母號錫宜人黃泉冠帔追隨好兩亡室亦晉贈宜人遠道鱗鴻慰問頻謂荆人與五弟妹獨念承歡能幾日諸兒鬒鬢總如銀

牧崖同州之擢奉部議不准復用前韻寄以慰之

暫驅五馬澤難週且養沖霄鸞翮修　特簡用人雖莫挽萬賢爲國豈能休翁歸久已高三輔士行還須溢八州他日勳名期遠到　君恩　祖德一時酬

重厚相期童丱年家聲久嚮待君宣講求治譜資良友指授文心與秘傳官閣雪霏梅馥馥山池風皺葉田田尚思重覽潼亭勝祇恐摶扶業在先

復用前韻寄懷四姪企瞻於甘泉

輿在名山跡未週蕭然一室事薰修杖藜老矣前途倦滴翠非耶昨夢休亟欲巾車歸故里忽思騎鶴上揚州冶春好續紅橋宴官舫銀燈共唱酬漁洋先生司李維揚賦冶春詩一時名士多屬和陳檢討其年句云官舫銀燈賦冶春廉夫才調更無倫

爲政風流又幾年姓名頻向　御屏宣花封報最家猷在梧掖論思世業傳藉甚儒林誇學海盎然福澤溢心田從知見義須真勇事事輸君每占先

蠟梅

黃冠事孤往嚼然離垢氛檀心與磬口標格自超羣乞假賀秘監南歸汪水雲千秋跡未泯濁世振奇芬

水仙

濯濯出塵質渾疑水府仙鮫綃裁帔冷翠羽鬬粧妍數本絲奩列餘芬紙帳傳夢迴猶髣髴羅襪步前川

金橘

實小偏憐汝都無液可承風前垂自若霜後色逾增幸不寒林墮何勞綺俎登應同嚼橄欖苦口見風稜

銀桂

鎔銀萬斛粟毋乃費天工婭姹因霑露溫磨豈借風聊憑芳烈性欲傲綺羅叢百卉爭妍罷扶疎月宇中

迎春

燒痕青欲返春色正東來芳序暗中換一株連夜開雖愁氷雪妬幸少燕鶯猜何事高人咏江梅獨占魁

探春

春風來發晚消息爾先知簇簇絲穿朶盈盈粉裛姿金鈴可得護步障定誰施問訊東皇駕羣芳作隊隨

海棠

經營花事罷最憶海棠嬌出岫朝雲倦臨風卯酒消錦

茵鋪滿院碧沼暎臨橋遲暮勞三歎芳魂不可招

丁香

兩度經親植中庭百結花今吟枯樹賦衰鬢雪霜加丁字芳心吐疎柯月影斜他鄉重把玩回首悵年華

種花次坡公東坡韻五首

故園五畝宅烟雨埋蓬蒿胡爲客舍中經理不憚勞歲月來廹入衰羸安可逃種花聊自娛夜雨春流膏衆禽喙新晴欣曝初乾毛微吟亦天籟何必希名高

衰年慕名山撍笻悵安適況當氷雪候閉閣聊燒栗盎然春風來芳序天公乞嘗讀羣芳譜花品亦多逸頗欲搜幽遠采藥窺石室興至忽忘老卜日脂車出五嶽雖難遍蘇門近可必

小院徧栽花位置分向背新芽方蘖出滋長殊未艾深埋培令實恰與澍雨會神護膏原野土沃無餘塊農夫競荷鋤豈稔非望外菽麥既暢茂草木亦蔚薈行看芳菲吐及此朋舊在趙酒沽陳釀河魚斫新醅（陽邑出趙酒甚佳）

惜花恐被折花朶時默數不笑已傾城相迎如解語綠葉風前翻恍疑舞袖舉端合泛瓊舟且復歌金縷名園如許借藜杖不辭拄芳辰豈易得幾日無風雨（蘇集原本此首至但聞哇嚨閒炸猛如風雨已完意味無窮別本多六句反贅）

造物施狡獪混沌日夜鑿百藹各爲妍婀娜寓端愨金鈴驅鳥雀步障避風雹種接各有法農圃亦須學千尋桂孕月十丈蓮開岳空谷蘭馥郁雪磵松卓犖此更具奇骨奚問朱顏沃哦詩發遥想掉頭側烏角

春杪遊蘇門山用東坡先生食荔枝韻

爲樂何妨夜呼盧行吟恐增顏槁枯亦欲遠遊飫山水車煩馬倦衰難驅今者春風暖襲襦峯巒迎人翠滴膚名山如與名士對豈敢輕比烟鬟姝遠觀黛染疑有無近探壁立欽廉隅竹搖滿空綠雪灑松老徑尺蒼鱗麤高臺俯眺雲樹外清泉萬斛跳明珠龍性難馴終不免

飲醇何如味道腴逌然鸞嘯本世表知非豈待思蓴鱸
煙霞千載寄遐想真堪繪作蘇門圖

百泉四首

春霽緒風輕林深鳥聲悅孤雲起天末遥岑淡欲滅寺
門曲徑通溪岸野芳發紅亭引入勝徐行還屢歇竹映
百泉流松涼嘯臺月古人不可見緬往懷高節
遠觀太湖石離立亭之傍窟穴何玲瓏神工肆皴皺斑
剝苔蘚蝕陸離雲錦張隱然巒壑具參差互低昂蒼潤
時欲滴玉德徵温良米老見應拜儼列丈人行胡乃挺
修幹直上凌蒼蒼綠葉紛沃若柔條爭遠揚乃知是樹

根造化誠難量靈泉所滋培百年鍾奇祥非同已槁木
古澗水擊撞盎然生意足真氣流淳龐何必經斧斤摧
折成棟梁有如高蹈士自足持世綱佇對不能去清風
灑衣裳
亭榭既不一層閣尤傑出透迤板橋度登陟逸興發幽
泉與遠岫一一窗中列蒼蒼羣木合冉冉白鷗没咫尺
修竹園冷氣浸肌骨安得時來過鳴琴坐超忽
飯罷復尋幽名祠肅山峴亭臺樹杪出村舍煙中辨堦
下衛源流濺沫尚清淺南去不數里怒吼車輪轉奔騰
滙洪河東遊遂不返滔滔悵皆是閉戶壁生蘚時駕小
車遊名園亦屢踐忽聽杜鵑啼先燭識何遠訪古情彌
殷躡險步愁蹇聊此沿岸行徘徊忘日晚

自安樂窩至孫徵君祠同憩湧金亭觀蘇公書跡
作長句用蘇黃州看海棠韻

清泉戛戛鳴竹木結茅端可愜幽獨森然綠淨不可唾
何處更容言語俗長嘯之法雖不傳千載遺音滿山谷
晉賢沉飲脫帽呼宋儒譚理高蹟屋二者標致雖不同
均之清風砭粱肉山王亦復厠名流稽阮應嗟貂不足
徵君後起尤卓絶典型未遠深私淑神龍出没本無首
竊附堪嗤尾與腹湧金亭仰蘇公書紛披金薤森銀竹

當時名賢雖輩出讒邪睊睊已側目同心戮力恐不勝
胡乃自分洛與蜀乃知高蹈睹先幾非甘石隱溪山曲
想見閉戶讀易時一任紛紛鬭蠻觸

路過夏峯村展拜容城孫先生墓用羅浮詠梅花
韻

百泉潔流夏峯村松風相和疑招魂荒壠驚見野麕走
古木斗徹寒鴉昏入山惟恐跡不遠北望詎忍忘鄉園
少年義憤履虎尾弓旌晚却恩綸温凛然峻節照寰宇
扶桑晃朗懸朝暾從遊相依成聚落豈但經術師専門
高風直掃七賢迹力行躬踐嗤清言我來再拜三太息

溪毛聊代傾芳樽

偶效放翁體四首

衙齋也復類衡茅紅飯青蔬任客嘲蜂閙緣多新放蕚
燕歸仍戀舊營巢暖風幾陣蘼蕪徑斜月半規楊柳稍
句擬放翁爭得似行吟繞屋手頻抄
交遊大半已成塵兀兀騰騰此身垂老尙饒年少與
宦游不減在家貧曉花頻看芳菲晩舊帙重翻意味新
安享餘年聊自遣不須太息鏡中人
習成野性日疎頑散髮披襟謝往還本拙言詞焉用佞
莫愁麤懶恰宜閒香霏古鼎半窓霧楓暗畵屏千叠山

且對殘編了生事任他蠻觸閙人間
相携童稚伴歡娛暮景何曾百念枯耳重生憎語呫囁
目昏强辨字糢糊偶因樹好移時立徐遶花吟不用扶
莫怪徵歌猶卜夜枝頭野鳥與提壺

雨中偶占三絶句

午窓晴展卷悠然意自得陰雲忽來遮糢糊悵何極
入秋久不雨色喜聞雨作家人競相報急溜簷花落
庭前種芭蕉爲愛蕭蕭響雨止亦復佳坐看新葉長

牧崖姪膺薦堪勝知府之任引
見回署便道過豫相省臨別再用前韻勗之二首

小別潼亭歲再週雲山縹杳路途修朝　天悵望頻相
待驛傳經過好暫休汜上由來爭戰地秦中自古帝王
州新詩篋內知多少取次憑將强韻酬
匆匆報最又三年到處欣聞美化宣官職升沉雖數定
循良姓氏已鄰傳勳名幾輩標麟閣經濟從知本硯田
此去更應攄夙抱着鞭休讓祖生先

牧崖抵豫爲雨所阻淹留數日閒中偹述莅潼以
來治跡斟酌變通而不離乎正具見經濟之才
不勝欣幸重用前韻贈之以諗厥成

慷慨陳謨智慮週雲衢應假鶴翎修諸公賞識掄材急

獨剖機宜奏績休北上河山誇晉國西歸風雨滯中州
連宵劇話忻無寐老驥雄心藉汝酬
最難賙恤是凶年民隱無遺譽望宣斂决趨張推敵手
慈祥召杜有家傳羅胸星宿期長駕彌宇經綸積寸田
我似東山屐齒折却慙賭墅着輸先

苦雨四首

八月綿綿雨秋深未肯休打蕉殘夜響擁絮老人愁危
溜床頭滴飛湍城畔流金堤塞仍决薪桂漫忘憂
積氛天易暗白晝苦冥冥蘚跡生衣履雲陰幕戸庭樹
搖疑瀑急風過帶龍腥鮫館爭鳴杼氷絲織未停

白日偶一見如逢忉利天空濛連上下杳靄失山川鴻
雁賓難到魚龍夜不眠江淮沉萬戶哀痛　詔初傳
陰陽和會地汴洛古神都暘雨愆何事登臨興屢孤隄
防艱板築漕輓困倉儲已屆飛霜候寒空好霽無

牧崖姪擢守西寧仍用前韻寄之二首

四塞要荒亭障週百年文物板圖修玉門青海邊防重
艾綬銀章吏治休絕域祇今皆內地離歌莫嘆唱凉州
要令毳服霑王化壯志勲名次第酬
祖德遺庥六十年邊城劇郡力重宣一門鏤管縹緗舊

接武黃堂綽楔傳行部餉諳氊酪俗隣夷爭賀芮虞田
封胡羣從聯鑣起汗血余吾讓汝先

偶感仍用前韻

升沉有數智難週自靖惟期職業修失馬安知非是福
揚帆贏得暫時休驚疑叠嶂波間影惆悵三刀夢裏州
幸賴　皇恩深似海丹心一寸詎能酬
功頌平成禹會年洪流宜障欝宜宣淮黃交滙防尤急
蓄洩前賢法自傳誰控金堤膺節鉞却驅水怪壞桑田
無端更作池魚累避患應慙識未先

得內邸劉生書感賦二首仍用前韻

碧沼紅亭竹樹週伊人宛在路何修燈飄珠箔風前度
花亞雕欄雨後休說劍評香皆上客生芻絮酒媿南州
何當更約雞豚社舊韻重拈一一酬
籍謫蓬山又十年桑榆重拜　紫泥宣鶴鳴將子聲逾
遠鵲退驚風信未傳投世漫誇中等玉歸畊空羨上平
田邇來但覺增惆悵到處人推齒最先

九用前韻書懷

浩刼原憑一念週帑因不越百爲修襴衫逐隊直如戲
竿水逢場猝未休花引小車吟洛社雪馳飛鞚獵幽州
人生如此堪終老何必殊勛裂土酬
大椿更老幾何年葭管頻催玉律宣往跡難尋如梗斷

古人不死有薪傳臨淵毋笑思攤網多穫深慙學力田
贏得宦囊貧欲洗蝸廬差覺勝蕉先蝸廬在文邑人稱巨構故云

七兒黃中領咨回將以新正赴部引

見蓋去初任北上時甫兩載耳感歎之餘賦此送之用

放翁送子聿虞二首韻

悵望雲霄刷羽翰兩年臣力瘁河干漫愁茅店晨霜滑
敢忘金堤夜雨寒薪槱頻輸心獨苦兒童相送鼻猶酸
鵬摶暫息尋常事莫把升沉眼底看
齊物難齊是與非朝　天重整舊征衣懷瑜那免青蠅
玷衡雪何妨黃鵠飛李代桃僵應偶誤花隨帆轉詎相

遑　君王曲暢羣工隱定被　隆恩格外歸

除夜十用前韻

催人烏兎兩輪週旅館依然歲事修除夜閒愁除不盡
醉鄉歸思醉難休嵯峨雲樹天邊闕縹緲蓬瀛海外州
將相神仙俱已矣霜顛惟借苦吟酬
流光七七是明年逸興幽懷總未宣白雪豈容俗客和
金丹難覓異人傳遼遊隨地編詩集余辛未有華遊集今古博浪集又成
卷矣垂老遄歸守墓田好把家風付新婦甫畢婚蘋蘩供
職勉承　先

獨坐

獨坐便終日翛然絕世塵時披讀殘卷相對千秋人令
節自成老孤懷何以春金丹知可學默數息能勻

客至

閒中喜客至何必罷琴書相約爲狂伴羈愁借掃除共
評今古事直到醉眠餘揮手忘迎送浮雲自卷舒

大孫曾簿畢姻以寓館湫隘暫留磁州岳家度歲

仍用放翁韻懷之二首

嘁嘁鸞鳴振綵翰登樓望汝倚闌干陽原自古風沙壅
磁洺莫嫌霜雪寒諺云過了邯鄲縣綿衣添一件邯鄲正在磁洺間　縷菜春朝
盤映玉傳柑燈夕齒流酸相依不比秦人贅書籍知容
坦腹看
追數年華舊事非巷存猶不媿烏衣簪雲豈之空羣足
繞幕仍多學語飛原亮田園嗟已盡向平婚嫁幸無違
老懷愛共兒孫話屈指春融好並歸

人日

百度數人日所餘還幾旬若非傾美醲何以謝芳辰里
社各殊俗天涯祇舊春誰家裁綵勝餘巧乞花新時有
盆中製綵爲花來獻者

留李子德馨小飲因以照之

嗟君青雲器欝欝不得展蹤跡淪一尉行藏何偃蹇載

筆形庭側其志豈不遠積功當銓除反類長沙譴匆匆
十載餘囊空値歲儉稚子恒苦饑衙齋門晝掩手種齋
前花花繁綠陰滿醉來花下眠松風冷然善躄躄愁羸
馬送迎疲手板蕭然寄吾眞形性任舒卷與君本懿親
常恨結歡淺世事何足問一樽聊共遣

穀日

穀日占豐歉晴和景最宜災祲憐比歲龜筴負　明時
喜報河流塞遥聞　需澤垂　堯湯宵旰切三五詎難
期

七兒于八日始成行則衣物質當一空矣

卜日亦已屢胡爲淹末行空囊愁逆旅趣駕赴王程衣
質何妨罄官貧乃見淸若逢相識問衰謝媿餘生

十一日風

首歲占十日日日俱晴和今朝足風沙河流定揚波此
地古溥浪無怪塵沙多大風忽飛揚如鬪猛士歌吹沙
蔽長空捲石走遂科當時秦皇帝萬乘絡繹過一椎讐
千秋浩氣未銷磨起爲帝王師復讐借太阿並雪俠腸
憤黃泉慰荆軻功成亟引退全生何委蛇佐命所不屑
矧肯嬰禍羅韓彭就俎醢危機逮相何請留巳早見辟
穀非養疴徃迹不可尋歲月如奔梭遺編愴我懷沉吟

費微哦蒯緱挂壁吼太息三摩挲

燈月四首　連宵寂寂殊令珠幢玉鏡笑人詩以
誚之不須滕六代爲解嘲也

獻歲初圓月分棚競彩燈柔情原婉孌壯志太朦騰豈
意狂歌老今同罷講僧淸宵習禪坐妄膜退層層
一泒黃流色千年博浪沙共邀明月照春思落誰家忽
聽簫聲沸行看燭影斜中州非遠境莫歎客天涯
燈向風簷亂月從雲牕懸微疴增旅思驟冷惜芳年遣
興聊呼酒餘生謾問天劇憐行樂者取次夜忘眠
昨夜雲迷巷今宵雪繞樓妬燈春減色蔽月客添愁火

樹難爭發鈿車罷出遊惟應衰病叟芸餅爇香篝

五弟自瀛赴都謁選並偕二姪雪川應南宮試計
程燈節後可到陽武今踰月將盡音信渺然豈
取道并州北上乎賦此志懷仍借用放翁韻二
首

又聽長空響勁翰連宵悵望夜闌干分(去聲)無促席笙歌
暖尚憶聯床風雨寒壯志須酬行自急衰年久別語先
酸遙知捧檄紓新綬喜溢鄉閭擁道看
老尚垂綸未必非眼前尤喜着萊衣邊庭領郡誇翀舉
上苑看花又奮飛　祖德儒風原共遠天時人事自無

違過家上塚勞相待故里煙光召我歸

廿七日雪川至始知五弟隨任西寧不復北上悵
然重賦并前作書示雪川他日趨庭並呈五弟

正欲摶扶却息翰浮雲名利豈相干漫思鵷序朝班遡
忍負鷗盟釣瀨寒就養共誇斑綵麗加餐休惜乳酥酸
使君負弩前驅日憑畫西湖圖樣看
相望朱顏面目非相期同製薜蘿衣但將嘯咏支吾老
一任鯤鵬浩蕩飛遠隔天涯腸易結每思歡聚事多違
定知迭報遷鶯喜一笑迎門晝錦歸

再用前韻寄懷四弟二首

曾炫朝陽競繡翰賁宮雅奏肄朱干何當白髮侵尋老羸取青氊依舊寒我困尚虞逋債重君歸莫厭凍虀酸廵簷憑護雕欄蕚留待同携小榼看

行年伯玉早知非那用還鄉誇錦衣花月舊遊同宴賞雲霄接跡共翻飛到頭留得疎狂在涉世空嗟志願違舊塾重過定增慨童顏今換白髭歸君歸暫寓予舍今將移居麗奇軒其後齋則予與諸弟髫年讀書處也

遥題曲逆侯墓

兩載客延州出游凡幾度但訪留侯祠不踏陳平墓陳平墓上草荒凉野老猶傳戶牖鄉白登釋圍計已醜雲

夢僞遊情可傷漢室重扶自天命祖分左右詞非正但當忠義激諸軍豈假從違卜他姓功名自全安昌流衣鉢不洗馬融羞長沙泣罷子規叫落日蒼烟萬古愁

焚廬歎

事機之間不容髮乘時力决貴奮發稍緩須臾即失之況乃泄泄糜歲月君不見一時烟漲連數廬兩家穉幼出焚餘直前攫取如神扶一家三雛俱灰燼欲援弗及空號呼嗟哉猶豫非良圖

余在泰安有贈別友人疊用錢字韻詩十首至濟南又有寄別諸友詩八首在赤城有贈別雲字韻詩十首在内邱有與友人唱和公字韻詩十五首其瀕行也復有留別現字韻詩十首而於陽武獨無之予之在陽武也自署中移寓行館者凡九閱月而絶無一紳士相往來心頗訝之後詢其故始知明末中州遭流氛之慘殺戮殆無噍類後來招撫流亡半多寇盜餘黨以故流風相沿刁悍而愚濁葢三十年前猶不知冠裳屐爲何物比歲豐稔稍稍知起屋宇恣飲啖而已一切禮教廉恥之事皆未遑也雖以洛陽名勝亦非復東都舊觀而汴

梁爲省會之區欲求所謂東京夢華以及梁苑翫藩之餘風邈然不可復覩矣爲之慨然太息者久之及至葉葉多古蹟余隨所至輙題詩詠之兒子爲付剞劂流傳於外邑中人士和者踵至則又心訝之夫葉獨非中州境乎何以敦尚風雅如此也及閱邑乘乃又知當明季流寇圍城時葉邑賴劉將軍忠勇卒得保全以故舊家遺俗猶有存者十年前諸君子猶結詩社共相砥礪也近少廢見余作則又興起不能已于欣然與相倡和遂有疊用心字韻詩十三首而余適俶裝歸里歸而輯在葉所作爲昆陽集一卷付之前十卷之後復又粘諸君

子詩於齋壁朝夕吟玩共間夫詩雖小技乎而忠厚和平之旨存焉余安得與諸君子時相講貫以漸復於古詠召伯之棠蔭歌尼父之鳳德爲隱爲見皆超然塵壒之表以爲列郡倡庶菁莪棫樸之化復見於今以上佐盛世休明之治而登風俗於郅隆是予之願也夫而惜乎余老矣不能復往也此余之所以撫茲卷又太息而不能已也丙子仲夏自叙

儉重堂詩卷十一

昆陽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鴻中仝校閱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連日

連日心魂戄闕祠接岳祠義能動天地氣自滿華夷追餞横刀處還軍飲泣時千秋崇俎豆兩地映鬚眉

襄城道中

浩浩襄城野誰令七聖迷此心郎童子隨處見天倪頹水蒼烟迥茨山遠樹低但令無害馬何假問巖棲

汝墳橋 入葉境七兒來相迎

遥思周室盛文德化行南汝水蒼茫極雲山横夕嵐甘棠餘美蔭召伯此停驂襄哲肩相望追踪何以堪

問津處

吾黨狂狷士寧殊沮溺流耦耕塵外蹈避世山之幽利涉蒼茫意迷津浩蕩愁滔滔天下是聖人欲乘桴

臥羊山

縱横羊自臥叱起更何年齕草烟林外眠雲磵水邊陣圖森欲動樂奏儼如懸宇內饒名蹟茫茫何處仙

荆山

帝德垂裳紀乘龍事有無徧採山少玉何處鼎留湖臣
妾攀髯泣荆蠻揉藥孤（帝二子揉藥番禺遂不返）紛紜寧足辨遺跡
總榛蕪

嚴村

溼水有嚴邨清風祠宇存擔簦同學久加腹故情敦邑
里相隣近詩書共討論流傳良足信肅拜薦芳尊

諸葛遺墟

諸葛墳何據遺文辨石幢鶴歸應故國龍臥豈他邦八
陣圖誰識三分鼎獨扛秋風原上恨流水咽淙淙

講武臺

絳帳非疇昔人傳講武臺儒風嗟發塚帝業亦飛灰絃
管泉聲咽旌旗樹影迴古今同一慨臨眺且啣盃

唐詩人祖詠汝墳山莊

別墅汝墳址素交懷右丞往來輞川勝雪鳥一枝篠對
酒共披卷看山時遇僧淹留忽思返迴首白雲層

代壽章永清母夫人六十

花甲幾初週娥祥殊未休肆筵屏製錦設帨杖扶鳩才
藻擷香茗冰霜矢栢舟蓂開第二莢菊茂恰三秋翠竹
筠多節金萱萼迎憂瓊漿酌蓬島丹藥採嵩邱有子能
承志超羣作勝流思親望南國迎養就中州陸績懷珍

菓茅容具膳饈萊衣着綵舞河鯉向氷求筆擬扛龍鼎
文堪造鳳樓塤箎誇合調縞紵徧同儔寶劍應頻拭明
珠豈暗投諸公爭倒屣賤子借前籌解榻交彌固登堂
願可酬欣看青鳥使遥下五雲頭

賦得七七流年九九辰

七七流年九九辰（桂山堂句）天涯四見菊花新愁深博浪沙
灘雨（在陽武兩過重陽皆秋雨連旬遂致河决之患）目極稠桑驛路塵今擬飛
鳧尋古觀好從驟犢問迷津登高遥指鄉園望薤露歌
傳最愴神（時得井甥冒一從姪企嚮凶問）

荷篠丈人故里

栖栖何日已隱者每相嗟道左聊憑問從遊偶後期荷
篠山色裏拱立夕陽時雞黍殷勤意高風良在斯

舊縣謁光武帝像

勇怯觀籌略風雷走鬼神昆陽殲大敵白水起真人殘
堞寒蕪没荒祠啼鳥頻雲臺遺像在炎祚儼重新

葉公墓

子高豈假好舒卷儼真龍徐進除荆難遄歸老葉封國
人瞻兒冑四境靖傳烽不負悅來訓勲施爛鼎鐘

雙鳧觀

仙踪去已杳惟覩白雲寒臺畔飛鳧舄庭前下玉棺心

當超物外名自嵺朝端玩世金門隱應同曼倩看

山谷先生祠　今廢惟碑存

曾讀涪翁集平生爇瓣香當年一邑尉千古仰祠堂驅馬雪霜路按田雲水鄉世情多類此因利豈民妨

梅聖俞嘗宰是邑而向無專祠當修復山谷祠並祀之

梅二與黃九歐蘇夙所欽後先臨此土逸響振山林梅有田家行貧女行黃亦有按田之作前輩風流在憂時念慮深靈祠當並建惆悵一長吟

石門山爲高鳳棲隱處

發憤每忘食何妨任麥漂我來弔陳跡秋色正蕭蕭亂石欹崩樹奔流扼斷橋躊躕向山路未惜馬蹄遙

太白詩中丹邱子亦住石門山

謫仙饒逸興曾此訪丹邱絳節玉京去白雲蒼壑留耦耕逢沮溺洗耳棄巢由望古歌招隱山深叢桂幽

劉國能將軍祠　明末流寇圍城久不下誓城破屠之將軍念力不支遂詣賊營門大呼曰督民固守者我也衆固無預立自刎死賊衆大駭競拜之感其義一城生靈乃全

一死完臣職殘黎救滿城奮身直與剖賊壘盡皆驚慷慨詞何壯英雄恨未平陣雲高慘澹隱隱見霓旌

邑乘載劉烈女事甚偉賦以弔之　烈女名蠶姐爲無賴所逼死拒不從大呼求救兇惶遽刺之刃透於背屍植立不動觀者雲集聞於官邑令率衆拜之乃仆手猶持衣帶也

千秋彤管牘特出表幽貞死拒持衣帶魂歸駕羽旌環觀人盡拜挺立貌如生握爪穿齦者英風好共評

輓井眉一四首

書禪書聖更工詩白眼看天盃自持久識玉樓終有詔如君天已假期頤才士例多夭君年近六旬較之長吉輩爲上壽矣

金榜聯標姓字芬榆川繼理政聲聞招魂欲向同遊地日觀峯頭一哭君君試用時嘗以公事至岱初任平陰則余舊治也

蒙澤量移製錦誇歸田三徑羨陶家神遊冥漠知何識定過名園徧看花曹邑花最盛

垂簾官閣淨無塵四壁徐熙墨尚新一笑相携歸閬苑烹茶小像管夫人君於平陰署中與婿手榻屏幃暨壁間花卉凡數十種趙文敏嘗自寫管夫人烹茶圖君內子亦能詩相距未半月先後偕逝

輓企瞻姪四首

一望江天意黯然銀燈官舫劇堪憐豈知三度鶯遷客跨鶴揚州化羽仙企瞻自當塗遷桃源又遷甘泉余以詩寄之用陳檢討官舫銀燈賦冶春

句約修舉漁洋紅橋故事

臨湘世業說吾門巷共烏衣舊第存輪奐方新君已歿
修廊曲榭爲招魂君以堂前院落稍隘欲改爲游廊時方修葺未畢工
軼羣才望最錚錚奮志雲霄誰與京溘逝知君無所恨
雙親已塟子成名企曠於羣從中最爲有志之士常恐落人後苦讀以取功名在儒學任內力襄大事訓兩子一登賢書一中副車
接武龍城捧檄時閒雲老叟續題詩回頭都作前塵刼
贏取裴潢麗藻垂兩世之官皆权父高年賦詩送行企曠欲合爲一卷乞余賦長篇紀其後事詳希阮齋稿

次韻陶聖基壽亮成詠菊

百卉當春鬬嫣紅競相逐一雨已成塵但見枝葉綠牡
丹空稱王凋零乃更速豈若晚香花彌月常郁郁我來
方仲秋桂香滿山麓衙齋復看菊環堵嗅幽馥坐對自
悠然何須酌醽醁愛此濯濯姿天然絕塵俗雖雜紅紫
妍難以繁縟目二君效長慶贈答每盈軸遥與花間發
清吟燈下續繼詠綴蕪篇託契如有宿

漁洋論詩絕句云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
崢嶸東坡天才高妙出語自然絕塵山谷錘鍊
功深遂與並駕齊鑣益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
陵予亦嘗有句云尊爽詩句杜韓黃少陵一變
而爲昌黎再變而爲山谷精益求精勢所必至
琢削太甚未免有傷原氣故覺遜唐人一籌然
於錘鍊一途固已登峯造極自闢天地此所以
江西詩派推爲鼻祖瓣香所在千古無異詞也
先生嘗尉葉邑秉載先生詩甚夥展閱再四味
之而彌旨因不揣固陋取所錄七律六首盡和
之以志嚮往云

過昆陽作

幽尋莫惜馬蹄忙故壘蕭條下夕陽鼠竄驚飄空殿瓦
蘚深剔讀斷碑章赤符讖肇誅蛇劍老嫗夜哭已開符讖之端假此侯動

世人帝王亦不廢也白水祥流樹葆桑光武昭烈雄畧正相似但所遇不同耳一戰
功成基大定漢家無改舊蒸嘗

題雙鳧觀

此身等是壑藏舟何用雙鳧驚世流坐隱可能潛綠橘
醉題大好學丹榴玉棺一閉人千載白鶴空歸嘆九秋
太息神仙竟安在杖藜隨意且行遊

南禪寺

一枝筇竹萬緣輕況值秋高天宇清山鳥頻爲得意語
水泉自作不平鳴晴空龍降學丹壑月夜鳧飛遊碧城
遥慨蒼茫定何限都消禪板木魚聲

過新寨作

少年饒有登臨興垂老衰慵倦馬鞍偶眺河山秋色壯旋歸蹀躞晚風寒閒分品第增花史菊花種類最多西洋菊尤盛向所未有新領頭銜作橘官盆橘兩株方纍纍垂實安得飄然塵鞅外白雲深處一綸竿

借寄懷張仲謀韻憶岱麓舊遊

論交岱麓汶河邊曾爲江郎割半氊每惜高才多未遇那知名士更無年吳映山楊軼才皆早歿吾曹氣合雌雄劒浮世人權子母錢往事縈懷腸輪轉擁衾莫怪夜忘眠

借寄伯兄韻有懷紱三碩亭兩弟

相逢非復少時容相憶頻挑燭燼紅七十年光人共老紱三小余五歲今亦七十有二五千里路信難通西寧距葉尙不滿五千里去吾鄉則有餘矣彌增旅思長河渺時夢歸途芳草茸何日三人重聚首肩隨游賞共扶笻

山谷有講武臺南偶感一首亦見坡集講武臺在葉境自是谷尉葉時作也邑誌失載補和之

曉騎蕭蕭日幾竿逕山隱隱路多盤橫經無復生徒聚講武空驚黔庶看傍岸孤眠鷗思冷無風徐墮葉聲乾重遊褭倣愁衰葸凜冽霜威未敢干

初度仍用講武臺韻

庭空應種竹千竿錦石紛投浸玉盤介壽漫勞巴曲奏稱觴莫快漢書看屏間燭映嵐光紫籬外霜餘菊蕊乾我是蓬山謫來吏碧城時夢倚闌干

出郭尋春二首

一片春光浮緋桃數十株恰經新雨沐爭向夕陽舒陸離霞交映璀璨錦不如于中最小者雙鬟色尤殊羣姬未免妬濃粧重塗朱迎人作微笑招腰舞氍毹淸歌酒一巵奉君爲歡娛西日不相貸不樂胡踟躕衰顏拚醉倒紅袖競相扶

驅車更數里言訪魏家園魏家園何有梨幹上參天入望百餘株纍壓復聯綿李花中間之同美各自憐素面淺淡粧標格出天然飛瓊王子登雙謫瑤池仙霞明雪作苑烟暖玉爲田豈無桃數株掩映違林間似慚脂粉汚不敢爭春妍玩賞不能罷茶話坐流連欲別不忍別落蘂沾衣衫何當明月夜來藉花茵眠

花事

欲倩韶華住韶華不肯留客愁春後接花事雨中休野暗雲光濶沙明水氣浮名園曾有約泥潦罷行騶

龍火

龍火驚深夜虛窓划地明震雷何處起飛雨不平鳴動

植隨亭毒陰陽有鬬爭連句險未解愁聽瀑流傾

和丹宸四姪對雨書懷韻

濛濛雨灑已經旬乍喜秋光刺眼新野史荒唐聽未厭殘編校對誤仍頻心忘憂慮何妨老骨本清癯豈怨貧相伴傲裝歸故里不須望遠更傷神丹宸言客歲林居每於深秋出村遠望草木黃落四顧蕭條不覺悽然悵觸於懷此詩情也俗人或未能解

仲秋過窪兒陳村遊陳君冷菴園林辱承置酒相款盤桓至日夕而別歸途用坡公煙江叠嶂圖韻賦長句寄謝

昆陽西壤連魯山遙山滴翠霏蒼烟煙雲縹緲山郁出

耕鑿太古風依然小橋流水經屢渡短籬曲逕通林泉主人八十矍鑠尙文戰氣如渴驥奔長川蒔花種木不知倦幽芳嘉植紛盈前桂樹叢生香自遠竹袤數畝高參天我來游賞莫恨晚秋光何必慙春妍況叨佳醞足斟酌盤石促膝相與披寫談心田賓主同具好古癖聊將耆逃貧餘年告歸不覺西日落仰見新月修眉娟回頭烟霞猶在望安得時時來往醉倒花蔭眠外物土梗何足戀惟有徜徉泉石如登仙仄聞嵩洛富名勝靑鞋布韈嗟無緣一邱一壑如君良亦快散人自命不愧莊叟逍遙篇

再用遊張山人園韻一首

花前呼酒酒已熟布席陰森傍修竹乘興偶訪辟疆園棲隱遠追子眞谷從來看竹何須問莫怪驅車客不速相看同是八旬翁君號散人我散木

苦雨二首

動輒兼旬雨天公不憚煩碧空寧有漏銀漢却愁翻處處蝸涎集時時簷溜喧裘經披六月紈扇怨奚論

春半連秋半都無百日晴何曾覺暑熱直恐廢秋耕遶砌穿雲滑奔流與道爭故園歸未得徙倚若爲情

夢回一首

歸期頻改卜春去又秋來去住皆非策衰顏何以開哦詩便終日排悶强啣盃愁聽窻前雨連宵喚夢回

送內人返里

久擬同歸仍送歸臨行稚子共牽衣不知慈愛留多少爭忍樽前別淚揮

一別鄉園三載餘好歸重整舊田廬只愁滿架塵埃積緗帙多應飽蠹魚

數年拜掃未躬親目斷荒原草木春手植青松今蔽日可堪久客白頭人

庭前曾記鼠姑開佳客招尋舉酒盃約束家僮需培護

春深重賞待翁來

賦得冷露無聲濕桂花

昨夜月明時桂花零露濕瀼瀼細無聲烟景紛如織露
寒花氣肅花重露痕積萬籟此俱寂但餘蟲唧唧

平地一首仍用山谷尉葉時作韻

平地危途萬仞山一枝棲息未遑安但期氷蘗持寒掾
甘讓脂韋作熱官眼看兒曹成皓首幾時行李整歸鞍
故園不與塵勞夢醉臥花陰倒着冠

漫興用嚼氷晨飯薩波虀一首韻

玲瓏不用唱黃鷄慣聽城頭烏夜啼幾許餐錢鼎覆餗

誰家食料甕充虀朝衣珠劍香攜袖天駟繁纓鐵踏蹄
細算浮榮總蕉沬漫從墓道詫征西

感興用山谷自叠韻三首

開盡黃花花倦開殘年無計挽教回流光激似離絃箭
世事茫如射覆枚地徧漫誇長袖舞戶貧爭奈巨觥催
劇憐沙塞征鴻影不畏傷弓秋又來
服官苦被官方累幸未摧擠敢望遷心凜隆冬嚼氷雪
政迂炎夏裹褻氊淹留媿之書紳訓歸去愁無槖屨錢
一度驚心一改序梅花春信又年年
升沉大抵皆前定豫度初非智慮能好向顛峯學穩步

那辭暗室覓傳燈何時兒女畢婚嫁空羨廟堂儲股肱
祿養逮親須努力歸裝我思理紅藤

夜夢與友人分題賦詩余得題曰燈穗吟一律中
有句云衣解尚餘三兩焰友人再三稱賞惺後
忘其全篇因足成之

一碗松肪闇復明懷人憶事夢難成西窓雨急孤螢小
子夜歌殘亂蕊傾衣解尚餘三兩焰漏深猶對短長檠
重挑細剪渾無奈聽盡銅壺徐滴聲

梅鶴

欲結寒梅伴常懷野鶴踪夢惺香浸骨淸唳落遥峯

松鹿

松下仙人居言尋不知處忽覩亂雲深白鹿啣枝去

秋夜不寐偶成一首用東坡山谷倡和遺王宣義

紅帶韻

吟哦永夜腸欲枯性不飲酒澆酪奴茶能破睡未必爾
氣衰少眠有是夫偃臥展轉煎百慮霜雪暗裏尋吾鬚
舊學銷亡那復記舊遊如夢疑有無漏停鷄唱一交睫
酣適何啻登蓬壺少時五嶽思徧踏豈料拜起須人扶
嚴冬畏寒怯遠道豫辦綿纊加屨襦豈獨眠少食更少
松鶴骨壽何妨臞惟應趺坐默數息吞嚥津液調吸呼

鼠肝蟲臂安足較此生顚倒隨洪鑪

觀劇用坡谷倡和春菜韻

清歌欽欽驚霜葉野人但知飽食蕨那能作此繞粱聲
字字明珠圓又滑世情物態尤可見蔗甘蘗苦薑桂辣
古今多少英豪人幾輩免遭粉墨抹深宮美人怨琵琶
出塞將軍環鐵甲雁叫團沙尙相警雪壓幽蘭終自茁
偶從劇本覩興衰如將發史燈前說何人更解漁陽摻
悲壯不須憂腕脫

閱新馬用坡谷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韻

胡馬嘶群來口北動搖鬃尾風絲絲無端俛首被籠縶

如樊囷雉囊沒錐借問圉人供芻秣何如曠野縱橫馳
行當郵置疲鞭箠何論珠勒黃金羈於中豈無駃騠足
峍屼骨格爭權奇驪黃或可畧相外豈有雄駿甘同雌
千金遠購致死骨釣奇于理容有之取士多迷曰五色
往往羊質蒙虎皮伯樂具眼沙苑畫意外神解人誰知
妙絶龍眠三昧旨天廐萬匹皆吾師

再次前韻示七兒

計余作吏未十載勉爲保障勿繭絲見事雖戇竹迎刃
守律眞如沙畫錐詎意科條最縝密素習迂濶或背馳
七城未紓岱郡殺三載却向蓬山羈老看兒輩登仕版

升沉運途分偶奇是非非是果安在皆欲自雄誰爲雌
不見順風揚帆者忽遭傾折孰使之矧况萬物無定價
琮璧反輕所藉皮我行歸矣何所囑但願時凜清夜知
自古聖哲戒滿假惟虛能受遜相師

遣懷

冰雪髩老翁况當千里行鄉園入遠目故作煙雲橫稚
孫亦何知牽衣日相縈一時偶不面便謂驅車征啼號
覓不已出入淚潸潸梨栗子不顧那復與姊爭夜猶呼
翁媼魂夢時時驚念此不能割淹留展期程終當舍之
去且慰目前情但慮先歸者生計勞經營又且骨肉間

貧病交枝撐身心懸兩地徒然羈思盈釋悶藉書史昏
花疲目精飲酒不三盞何以破愁城早眠常易醒伏枕
數殘更陳編默誦徧始得達雞鳴不如學禪坐凝神棲
太淸庶幾萬慮盡胸次掃崢嶸晨興家人集競前致安
寧聊復拊兩雛相伴啜藜羹

陳子伯穎自宜城返里過棗淹留者數日開中以
詩道相質賦以贈之三用坡谷觀韓幹馬韻

文心千古遞嬗發如薪傳火爾抽絲當其放筆勢莫遏
驚濤噴雪鋒淬錐昔君叔祖一吾氏藝苑許我聯鑣馳
自慚駑鈍望塵却如馬思奔足被羈今逢聞孫欲請益

從來寘搜豈厭奇試看宋玉蘭臺賦快哉置論風雄雌

騷雅日衰六朝靡李杜不生孰挽之若學少陵須得髓

莫但掇拾骨與皮歌行古律同一法妙織無迹人誰知

君歸兄弟共研討家學淵源自有師

贈別

絳帳橫經恰一年嗟余歸思廹華顛兒童失學空憐取

良友分携一愴然游說曹邱眞快士詼奇鄒衍借談天

相逢莫作迂儒看典在芙蓉綠水邊

古風贈章少府朗南　龍標緱氏南溪詩兼用四

置五未韻亦效之

古稱青寘客滅跡淪一尉奇材生磵壑何必詡高位余

觀下僚中蹉蹉多佳士沈子殊爽朗堵生尤雋異霞城

映孤標蓬山挺蒼蔚今復覯章君矯然離儔類言論暨

手采嶷嶷瑚璉器見事洞表裏胸次有涇渭能容斯曰

仁能斷豈非智精金經冶鑄良玉可火試肝膽更照人

一諾心不易傾蓋卽如故投轄寧惜費溫溫每善下抑

抑凛自畏洵堪棟梁採惜哉畢冗置緬昔山谷翁筮仕

來茲地幕府悵勾留責輕差取慰本屬命世才六籍更

勤肄篇什富篋衍咀詠有深味大巧翻若拙老中時露

媚鏽鍾燦鼎彝流傳光乘志於中按田作尤覺負奇氣

時政相抵捂蒿目發長喟微官敢自愛託諷忘忌諱忠

悃積襟抱藻繡見經緯漸登金華省出涖方州貴晚乃

遭黨錮謗讟紛騰沸身阨名益高不朽千秋事品誼與

文章俱無蘇公媿坡谷屹中天今昔無異議靈祠雖暫

圮瓣香永勿墜前賢後所師高風仰可冀君勿輕此職

達大當自致

夜思

酶然方就枕覊思忽橫生漏向愁邊滴詩從夢裏成寒

威凌橘墮時盆橘無風自墮夜氣與梅清不寐聽鷄唱幽窗漸

逗明

朝臥

衰怯重衾冷偎爐取次眠風號獨醒夜霜刮欲明天客

至多辭老身閒卽是仙幸容朝臥穩默憶舊詩篇

連夕

連夕狂飈發飛空海水聲凍教重浪合飄轉斷蓬驚瑟

縮蛟龍蟄孤高松栢爭英雄與誼士優絀自分明

偶成絕句一首

詩就還頻改微吟幽興長梅花知句穩故繞筆端香

盧子禹九從余於岱幕弟禹三習渲染亦相依者

數年時幕中賓友多雋彥相與徵歌命酒極一

時之盛今惟盧子兄弟在耳禹三藝成薄遊汴
洛間最久去冬過葉相訪淹留者七閱月爲我
寫梧陰烹茶圖二幅今客桐栢禹九前亦訪予
於陽武今客蘇州天各一方相見無由不勝今
昔之感賦以寄懷二首

與君兄弟早相親到處萍逢是故人試問賓朋更誰在
漫勞衰朽寫吾眞茶濤沸處梧陰靜歌板停時月色新
好景憑君重點綴灰心廿載舊游塵

小窓幽榭景叢殘別後空留妙繪看名噪一時爲客易
藝稱獨絕得神難姑蘇天遠雲橫抹桐栢山深路屈盤

爲報畫中人健在尙思繼燭罄交歡

冬至日試士

朝同列炬未鷄鳴多士盈庭待唱名一綫爭長誇巧繡
璇宮叶應悟希聲臨風抽思微陽轉忍凍揮毫白雪輕
遥望絳雲籠北闕菁莪惟化際休明

輓陳宜城雲侶二首

吾邑文名首太邱竹林濟美擅風流一從詩社飄零後
便住漁郎二十秋（君與魏子雲翼相善同究心聲律之學人稱二雲魏子亡君亦村居詩社遂廢）
捧檄漫嗟顛雪滿栽花猶羨口碑留放衙好飲宜城
酒妙割遥知刃可游

令子翩翩盡鳳毛相逢重喜挹風騷正嗟判袂驪歌急
忽訝招魂鶴馭高老我親知頻酒酹歸愁壇坫失詩豪
惟應囑令兒孫輩世世論文競彩毫

追輓嘉興守張親家賫賢二首

潼亭快聒託金蘭博浪重逢約未寒僂欠科名原舊好
平章兒女締新歡誰知蓮宦三年別贏得遊仙一夢看
徧哭故人無我老生芻置墓媿衰殘

蚤聞公望重明庭暫出江淮作福星敏練諸公虛左席
推遷劇郡發新硎旂常未遂生前願琬琰空垂身後銘
爲報榮枯總歸盡不須茹恨向泉扃

出榜次前韻

漫詫三年始一鳴矢公何在强糊名試從幽蟄潛藏日
聽取春雷砌起聲干莫騰爐光自燦璠璵韞櫝價難輕
汝南月旦應猶昔品隲休嗤眼未明

雪中書懷用拔謝送酥酒韻

灑遍寒空如墜羽鋪平曲徑似堆沙河天黯淡舟停渡
雲樹蒼茫客憶家（時遣役旋里以河氷不得渡）刼換大千田是玉祥
徵用六柰爲花捲簾坐愛淒淸景庭寂林烏凍不譁

七兒生辰周君次峰賦詩爲祝且承見示用寓商
榷之意因次原韻三首一以自答一代七兒奉

酬一還以壽次峯亦効治翁疊用琿字韻三作
法也
空庭積雪夜來深霽後塵淸滌我襟竹葉初嘗撥醅酒
梅稍猶吐辟寒金貽詩句截機邊錦欲和才枯爨下琴
險韻坡公尙甘罰坡句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鑪錘應見古人
心
綆短何堪屢汲深袖長難拙漫橫襟敢勞褒擬豐年玉
却恐祥輸大冶金啄雪淸臞看立鶴臨風攫釋愧鳴琴
來甦有兆聊同賞欣接瓊瑤慰寸心
傾蓋交情汝水深相逢酬唱共題襟摛詞藻績雕盤俎

落筆縱橫武庫金挾子翻飛千歲鶴求凰新曲七絃琴
期君便作蓬瀛客極貴長生兩愜心
宜君雨蒼邀遊魯山李氏園看梅花以匆匆北旋
不果往寄謝一首用坡嶺南梅花韻
境幽城郭如山村春風先返梅花魂不須美人來月下
暗香自覺浮黃昏魯山古縣盛卉木我欲躡屩尋名園
君云臺榭可假榻書來相與情何溫驪歌忽唱歸思動
巾車擬逐朔來暾長途未免猶戀戀時夢拄杖敲衙門
不惟負花兼負友好奇觥勝徒虛言安得花前看君酌
一引百觴空金樽雨蒼量洪故云

將去葉留別周次峰仍用次峯臘末見投原韻
每辱過從夜漏深流連淚蠟欲粘襟篆章曾見凌千仞
寶劍眞堪值百金此度分攜葉公邑何人更聽伯牙琴
燕臺把臂同憑弔惆悵當年市駿心
贈別吳聖儀五用前韻
大梁獨往恨何深汝水蕭條披素襟豈有多才懷白璧
偏教作客少黃金筆端游戲無留扇市上驚呼欲碎琴
試過夷門弔陳迹千秋如見信陵心
葉士馬孝廉承先祁國學佩中俱以長律見貽馬
頗多警句祁作更覺恬適因延與共談祁自云

素不能詩乃西席張君可相代作也有懷其人
賦此擬以寄之并示馬君六用前韻
詩就重吟味自深聊憑覓句遣煩襟揭來投贈聲諧律
細費磨礲匠鑄金剖石恰欣逢卞玉揮絃今始辨雷琴
少陵衣鉢無他訣勉學因何苦用心
先王父贈中憲公廻文詩罕能讀者邇於丁卯夏
殫思兩月晝夜研討始通三百六十首之旨恐
後遺忘詳注付梓且以質之高明令馬君一見
了然玩味不已復爲詩四十韻以紀之可謂好
學深思之士矣茲又和余葉遊詠古詩二十首

更續子所未及者十首琳瑯奪目人患才少子患才多殆君之謂歟慨自漁洋山人亡風雅之道幾絶藻飾圓美世豈乏人翡翠爭看鯨魚未掣此少陵所以致慨於轉益多師也君詩頗多警策而烹鍊或未至故不憚力與商榷放翁云達闘佳士輒心許況在咫尺乎況在斯道榛蕪之會乎幸勿得半輙止勿以古人爲不可及一字一句莫輕放過務求工穩深造久之自有左右逢源之樂矣謹再呈拙句一首七用前韻聊爲芻蕘之獻幸勿哂其僭妄

苦吟造境貴精深兀坐松風任灑襟君解運思抽獨繭
我慙煉句萃精金須從五彩光明錦會取無絃古淡琴
妙諦漁洋詩話在言言抉盡古人心

雨蒼約余於仲春之六日遊李氏園亭而余卜於九日北上謝弗往矣至期陰雨連日竟不成行宣君復與魯山張使君遣役相招遂於花朝之次日往遊極承賢賓主及園主人欵洽賦此以志一時盛會且鳴謝悃仍用坡公韻二首

花封遥隔煙雨村半載悵望馳心魂良朋有約不得踐
天寒兀坐愁朝昏豈知落我芒鞋底水繪如入辟疆園
主人好客情爛熳花前置酒清香溫便欲流連徹五夜
更看玉蕊明朝散告歸趂興知不盡尙思剝啄來叩門
不獨名葩解娛客好鳥喁听如欲言人生賞心豈易得
胡爲驟别孤芳樽

生平未踏梅花村天涯引領空斷魂數株璀璨忽相對
衰眸照耀怳聦昏傍溪臨磵已幽絶況乃點綴開林園
玉骨豈愁氷雪妬姸姿自釀春風溫惜哉陰雨妬芳讌
扶雲欲與扶桑暾安得移植故園裏終朝玩賞不出門
此花題咏古已盡妙處形容非語言孤標逺韻超物外
品題漫詫花王尊

琴臺懷古

宓子嗟已遠治化美鳴琴魯山追芳踪千載有同音高
臺屹城北氣象夌萬尋偉哉于蔿歌祈招繼愔愔委婉
寓諷諫忠鯁烈士心寫入朱絲絃古調刪哇淫高臺有
時圮斯意終不沉書院雖荒凉餘風感至今我欲訪遺
跡雨雪灑衣襟沾濡何足惜策杖試登臨徘徊切仰止
山高水深深

寄贈張魯山鶴溪八用前韻

紫芝遺澤定同深于蔿重賡愜素襟接境爭傳掾比玉
協恭早識度如金（兒貴中於會城與君相晤歸極佩服推爲長者）來遊春暖[illegible]

間雉到署風淸臺畔琴三鳳齊鳴欣濟美淵源親付與
文心

寄別宜八雨蒼九用前韻

乘興招邀愛我深梅花片片惹衣襟相留幽墅容停榻
過賞菲筵屢饌金淺量却慙飛玉斝賞音何惜奏瑤琴
新知成故嗟輕別咫尺天涯共此心

寄贈李國學翀霄十用前韻

錦砌斜通花木深風亭月榭共披襟衎廻奚啻開三徑
精雅何勞費萬金客至每留花下榻興來應傍石橫琴
圖有石最佳 嗟余衰病匆匆別虛負經旬投轄心

王君統以詩贈別且錄諸作見貿答謝一首十一

用前韻

君詩寓意一何深諷誦如披虛抱襟欲得篇篇成異錦
須教字字比兼金滿斟珠玉談霏屑淨洗箏琶耳聽琴
挂角羚羊何處覓千秋寶有續傳心

吳廣文景元和余次山谷先生韻詩七首見贈中
寓叙別之意並述巳懷賦此答之十二用前韻

綺靡相沿積錮深喜逢佳什豁塵襟論交恨巳遲投縞
屬和渾疑迭奏金盤蓿風高宜着句坐氊雪滿且調琴
鳳樓知待詩人造具見縱橫匠巧心

杜君秉性亦投排律四十二韻爲別賦答一首十
三用前韻

珠玉分投興倍深遊朝披玩足開襟嗟當離席車脂轄
漫覓還丹藥轉金突兀長篇鳴鐵鳳春容妙句謝風琴
自知衰憊應藏拙媿爾臨岐折柳心

汝墳一首留別葉邑諸子

汝墳美風詩遺音今未忘杞梓共梗楠鬱鬱肩相望結
社十年前傳播盛篇章欲鬪李杜席巳窺錢劉墻驥足
千里馳鸞翮九霄翔中間忽廢置壇坫嗟荒京我衰百
事慵應接愁龐厖又之濟勝具遠遊徒彷徨少林阻嵩

高葛廬悵南陽惟以詩自娛苦吟忘夜長吟成復塗改
錙銖必較量構思若槁木朝夕一匡床積久不忍棄所
作遂滿囊數篇付剞劂片羽慙吉光聊以質巨眼庶幾
示周行諸君競相和詞意何揚揚卷軸來相仍芳鮮溢
縹緗馬君多俊逸王子劇軒昂杜生又繼之長篇與淋
浪鼎足旦可誇才力相頡頏邑有博士賢品望重珪璋
生徒凜自飭伯起在鱣堂昨亦和我詩鐘律極鏗鏘側
聞絳帳中更有曲江張其人富才藝臨池擅鍾王新詩
非苟作愜適復贍詳捉刀眞英雄明珠惜闇藏諸君如
聚處風雅可細商努力追作者刻厲如弗遑直上躡騷

雅何必分宋唐復興十年業後必垂芬芳惜哉相知晚
衰年思故鄉我車已載脂回首熱中腸若得早盤桓旗
鼓時相當此唱而彼和爲樂殊未央閒中共討論析義
逮毫芒或有少裨益涓滴助瀛滄柰何匆匆間空切離
羣傷芻蕘獻一得愼勿嗤老狂斯道三昧合挂角妙羚
羊一字都不着咀嚼出甘漿妙義誰重拈宗匠推漁洋
漁洋蓋代才不屑蹈故常言語妙天下字字皆琳瑯謝
公捉鼻吟荀令舉體香別開一洞天紫竹林蒼蒼滄素
寓娟妍如覩水月粧迥出兩代上並駕軼蘇黃詩話更
超絕起痼發膏肓秘文失奧窔宧宰泣混茫前賢媿傖

父後學獲康莊金針度與人勿徙愛鴛鴦取讀細研悅
肝肺生淸涼儵然凌青霞凡骨換仙方臨別貴贈言此
義豈敢忘篇終登東去雲樹渺重岡迷津憑借問夕照
橫漁航

汝墳橋留別

前年初來時此地欣相迎一家話團圞歡笑逮孺嬰今
年繹此地沾襟欲隕涕送別那忍別夕照蒼茫意去年
歸思動宦海足風波骨肉半已歸淹留終柰何田盧須
整理墳墓缺拜掃言歸那可遲況我已衰老相離二十
載相守纔五年會少離何多念此一潸然更憐膝下孫

牽衣苦留戀勸爺莫上車猶聞耳邊喚此別見何日惟
望汝量移距家路稍近重來未可知揮手登古道望望
襄城去祖席跡亦陳回頭隔雲樹

馬跑泉準提菴

馬跑（平聲）泉畔寺小憩輙移時蛛網蓮臺幔魚跳璧月池（菴有圓池金魚長尺許）禪房堪習定官道恰臨岐（地屬襄邑與葉分界處餞送者至此方盡）惆悵逢佳境低徊懶賦詩

仲春過襄城遊朱廣文梛阡園林辱承款納兼貺
佳章賦贈

離思正爾苦縈懷忽聞名圖逸興發看竹何須問主人

矧乃相延胸臆豁入門竹木各蒼然於中海棠更殊絕
一株三種世間稀朝天三國聯鑣出錦繡參差色分隊
簪珥雜沓香難藏玉蘭盛開風吹殘落英滿地堆瑱玗
足踏泥污良可惜胡不收佐明霞餐芊酪同煎亦不惡
未肯穠華謝牡丹辛夷異名實一種殷空映日紫玉盤
吳宮貴主化烟去餘妍幻作奇葩看主人爲言桂多類
七夕中秋重九異三秋相繼開不斷夜夜朝朝香繞身
黃金白璧皆奇特別有桃花艷羅綺最奇一種硃砂斑
先世遠自川中植培護經今數十年扶疎老幹參天立
我聞丹桂惟月宮塵世那得輕相逢遇江金粟已不易

況誇眞色酣嬌紅詞人詠桂亦三等狀頭紅是工形容
君家積德後必大孫曾濟濟皆荀龍巍科首擢有先兆
故教草木奇祥鍾君昔辭官賦歸來三章得允心方快
田園無恙松竹存觴詠無煩賒酒債稱壽爭誇矍鑠翁
清閒何啻神仙界新詩風味何翛然香山放翁留正派
此翁偃仰此園中俯視浮榮眞一芥

朱栁阡惠詩中兩押妻字韻皆佳愛而和之二首

遠行重復逐輪蹄潦倒桑榆暮景西衰步扶行愁謁客
壯心起舞媿聞鷄歸家難續香山社余在家時親族罷官者凡九人擬結九老會以續香山故事未果今沒者已五人矣伴老惟宜法喜妻太息集圍今

廢址麥田耕盡舊西溪集圍吾家園名圍外即西溪荷花最盛今淤平舊觀不可復得
雨釀春泥沒馬蹄雲開漸露遠林低曉寒似勒杏方坼
村近忽聞鳩亂啼河上獨來垂釣客田間相饁老農妻
離愁倦寫征途景爲愛佳吟又續題

許州距朱仙鎭不二百里而關岳兩公遺跡俱在焉余前來時趨謁廟像合作一五律弔之殊覺草草今重過各賦一排律以伸欽仰之意用少陵諸葛武侯廟二首韻

俎豆千秋事英雄第一人豈惟高義勇兼復裕經綸左
史褒誅例炎劉手足臣威名震華夏遺蹟惹酸辛非是
兵機短其如國運屯本圖姻婭晉忽作虎狼秦自古忠
純侶多爲正大神青龍鐶映月赤兎腹生鱗自袪妖邪
避常輝宇宙春橋基猶共指廟貌幾回新袞冕褒崇重
蒸嘗秩祀頻尼山同鉅典鄂國繼芳塵豈慮亡軀患惟
期雪耻親遭逢殊不異祠宇亦相鄰復漢慙分鼎偏安
危繫緋試披二公傳那免淚沾巾

重過朱仙鎭趨瞻少保祠雲霄聳高棟松栢護重帷鐵
騎崩摧地金牌絡繹時殘黎淪異域痛哭望王師忠憤
垂千載綱常繫一絲兩宮何日返空恨鴈書遲

聞比干墓傍有廟花木頗盛道人工琴棊亦不俗思一展謁兼寓目焉問人不詳匆匆間已過矣悵然有失賦八韻紀之

忠諫太師墓鴻文 宣聖題風雷長拱護天地共端倪
廟祀境非遠幽尋興却迷花藏斷岨樹草暗涸流溪指
引人頻誤徘徊日已西蕭騷難遂願悲弔爲含悽君德
稍能悛臣心端可剖所悲殷社燼長此對遺黎

湯陰謁岳忠武祠觀遺像

遺像端然儒者風幅巾緩帶自雍容渡河宗帥英雄淚
避位蘄王悲憤胸樓櫓輪飛徒自幾浮圖鐵號漫爭鋒
千秋智勇無雙士忠孝精純間氣鍾爲將須智勇兼備而終身無一卹爲

尤難鉗勇備矣品誼或未純品誼純矣而安常處順亦
不足彰義烈之奇前乎公者爲趙順平後乎公者爲徐
中山二公皆遭際休明全始全終順平未嘗身爲大帥
中山所値乃委靡不振之殘寇權枯拉朽取勝易易耳
若楊么兀朮皆諸將所不能敵而公勝之若在掌握斯
難能耳金牌召歸風波寃獄交之恬然精忠貫日同時
堪比肩者惟韓蘄王然大江一戰竟逸兀朮未免智器
之疎遠害全身雖曰明哲於忠孝分量終覺未盡故公
爲不
可及

擬梁父吟三首

煙樹何蒼茫云是蕩陰里蕩陰古何地羑里有舊址文
王演八卦重洩先天旨天王自聖明臣罪當誅死仲尼
述六經轍環身老矣乃知文字源皆自憂患始

叔夜有令子碧血濺帝裾父誅豈不痛大義忠孝俱君
臣無所逃私憤安得攄況當國傾覆三綱須人扶九泉
父見子應亦色敷愉鞭屍亦稱雄比論當何如

忠武乃全人一死義彌烈千載冬青花猶啼杜鵑血彼
婦亦何爲乃爾掉長舌中原未嘗復和議膠漆結假令
公身存仇耻終必雪惟公能任此諸將莫與埒君心一
朝悟失得可立决騎虎勢不下巨奸實胆讐公存九鼎
重公亡天柱折浩氣塞天地刼盡永不滅

黃粱夢口號

十五年前舊踏塵重來衰鬢話前因不須更覓遊仙枕
我亦邯鄲夢醒人

偶然一枕夢遊仙將相勲名數十年悟後祗今何處去
輸他遺像日高眠

蓬萊仙境十首

蓬萊仙境渺聊復寄人間弱柳低垂水穠桃遠映山亭
深風度緩院靜鳥啼閒對此塵襟滌徘徊意忘還

何處留人眼修廊幽徑通蘋添半池綠花亞滿欄紅砌
石重重錦軒窓面面風遊仙奚藉枕半晌洞天中

竹覆猶玕洞松籠積翠堦舟通橋坼板徑仄樹欹崖日
射罘罳動溪橫畧彴佳幽尋興未已更擬踏芒鞵

曲曲紅欄榭盈盈綠藻池荷香曾襲袂小立憶題詩今
日重瞻眺層瀾增渺瀰眞堪運酒舫夾岸柳絲絲

策杖臨流立江湖思浩然拏音叢葦裏菱唱晚風前粲
黛山疑雨挼藍波蕩烟蓬壺應咫尺冉冉下群仙

水抱山光秀山縈水氣幽沿流堪弄月傍嶼好維舟緩
步循危磴遥看上小樓征車漫催發吾意尚淹留

仙人嗔不醒高臥似忘形栩栩花間蝶悠悠浪裏萍枕
函塵刼換驢背暮天青重到勞三歎應同化鶴丁

萬事皆如夢光陰瞬息過寓言聊警世大旨亦南柯造
化竊移速盧生今古多黃粱炊未熟爭奈易醒何

山上有樓亭同遊惜未登空嗟幾緉屐慙負一枝籐別

沼模菱角顛峯巇塔層更間桃滿塢一片暮霞烝
溢水碧泱泱常輸粳稻香引來源不斷泛去與尤長蓮
艇時容與漁榔共淼茫方春猶未逮聊乞一瓢嘗

過承啇感懷匚堋高濟寧桐孫二首

彷彿相逢似夢中𨶅悲綺語𦯔花紅阿翁今日歸何處
殘墨壁間塵尚㴞余庚申歲過承啇桐孫適有愛女之戚見壁間錄葉瓊章與泐師問答一則因贈詩曰怪君壁上先留識綺語瀾翻哭阿翁
書香三世是單傳伯道無兒亦惘然曾爲立孤今拜我
已能誦讀守遺編桐孫殁後予與德允兄力爲擇立嗣子今六載餘已成人矣

余自辛未歲作華嶽之遊歸而隨宦汝汴間無日不思
歸里而淹留不得歸者遂五載丙子仲春始決計俶裝
而歸歸而汛掃庭除洒然愛之適四弟緘三亦解簪學
組返舍與諸任暨姪孫輩喜余之歸爭以詩相投與之
唱和篇什漸多錄而存之名曰愛吾廬集夫天下之華
堂峻宇紅亭曲榭其可愛者何限而吾廬老屋數椽半
就欹傾亦何足愛而戀戀焉曰吾廬之可愛者厥有數
端凡屋宇之過於高峻者神明瞰之此惟朝廟宜然非
平居之所安而湫隘卑陋又不足以怡神而棲志吾廬
寬狹適中其可愛一也庭前手種牡丹已數十年高出
欄外幾與簷齊每盛開時一叢百朵朵如盤大殷紅照
人芳香襲衣袂其可愛二也吾邑當明季全盛時高樓
大厦街衢南北相望比戶遞接幾徧城隅今皆廢棄無
餘而吾廬中堂巋然獨存猶是　方伯制使公二祖遺
構蓋流傳二百餘年矣其可愛三也吾嘗怪唐宋士大
夫往往輕去其鄉如歐公之思潁坡公之卜常雖以大
賢猶不免焉夫故鄉爲　祖宗墳墓所在而忍輕去之
使拜掃無人乎即曰有旁支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而忍不身親之乎況水源木本聚族而居者已十餘世
而忍一旦棄同陌路乎近日賢達者流亦往往好爲過

高之論厭薄故鄉以爲風俗澆薄思欲卜居他處不知猶昔之歎自古而然究之志不得遂仍歸老焉反致無一椽之可栖何若守舊者之爲得計耶此又吾之所以戀戀於吾廬而不能已者也閱一歲有半兒黃中遣車騎相迎欲爲余祝八旬且云葉之人士咸望予之至相與揚推風雅聞之不免有見獵之喜遂勉强命駕至葉而淹留者又半載集與諸君子詩合之家中所存都爲一卷或曰此葉邑作也而附之愛吾廬集後何也曰余身在葉而心則常在吾廬也且不獨此也嗣後凡有所作或在葉或自葉而之乎他處無不可以愛吾廬集名之凡以見吾之志且使爲吾子孫者知故鄉之不可輕去吾廬之不可輕捐而常以承先裕後爲懷則尤吾之所深望也爰不憚覼縷而爲之序乾隆戊寅孟秋十日

儉重堂詩卷十二

愛吾廬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閱

次韻四弟喜余旋里書懷

相逢久歎鬢毛斑今喜歸來相伴閑老屋差堪容病叟遠遊終覺負名山短筇枝柱蓬蒿徑杯酒流連閭里間却望天涯遲鴈序遙聞塞岭待秋還

次韻北峯姪投贈之作

故園楊柳曉風舒舊巷烏衣不似初稍喜兒孫勤藝課佇多名姓上賢書阿咸詩句尤清健俗學塵氛痛滌除酬唱竹林堪並駕傳家鏤管信非虛

次韻緘三牡丹盛開招飲

東風吹物華天半落朱霞金縷翻新曲雕欄護異葩吟酬難駐景賞趁未殘花醉倒金尊勸年衰興未涯

花頭欹困曲欄扶宛似驚鴻倦舞姝一片天香襲衣袂瑤池宴罷醉歸圖

次北峯詠庭前牡丹疊用前韻

春融筋脊漸能舒歸到還同未去初已判庭荒少松菊猶憐篋在剩琴書風前恬詠來新什花底傳觴傍舊除

四十餘年手親植㫒辰宴賞肯教虛
芳苞着露一時舒把酒臨風愛夏初契濶常榮千里夢
平安時報故園書多年培溉看逾茂連日風霾喜盡除
共向花前奏高唱飄然逸興欲凌虛

次肇先姪孫韻

百花叢裏獨稱王亞字欄前七寶粧金縷絲絲呈異彩
海沉片片爇名香五年離思天涯遠重賞歸來春晝長
惆悵綠陰行滿院漸銷蝶粉褪蜂黃

次衣孟四姪孫韻

花發依然舊草堂重歸携榼醉濃芳但存老幹供春賞

何必名園訪洛陽翠從有詩容我和一株無恙伴人香
流連莫笑疎狂老好景淸吟與共長

吾廬

五載天涯客田廬半已蕪花看如夢裡（用南泉禪語）歸老免
愁無事造酒徒散（歲戊辰花前命酌坐客多洪量飛觴劇飲極一時之盛今萍散不可復聚矣）月明詩思孤自憐衰太甚步履倩人扶

花事

東皇催序改花事易叢殘絲布（布之最細者最宜夾衣一時頗盛行）充春
服藤英佐午餐風停春已去（吾鄕春多風）雨過夏猶寒（今歲尤甚）
柳絮漫空舞模糊不忍看

再次肇先韻二首

家世瑯琊大道王漫誇裙屐少年妝吟成芍藥永嘉守
坐對牡丹衙令香花映書窓開有意名標蕊榜與何長
曲江春暖臚傳候字濕如鴉羨詔黃（蘇句詔黃新濕字如鴉）
春歸蜜滿餍蜂王更向風前看靚妝芍藥比肩慙少幹
海棠退舍怯無香斧圖絲葉金鈿重高出雕欄翠袖長
細和新詩醉花下憑將險韻效蘇黃

緘三四弟自蠡吾歸與北峯姪時相唱和翠從子
弟皆攻苦誦讀肇先衣孟兩姪孫尤能詩爭以
新什見投卜世業之彌昌知原泉之有本喜而

有賦兼寓砥礪之意仍用北峯前韻

封胡羯末蔡思舒阿大中郞賦遂初共繹廻文追　祖
詠尙留鏤管付孫書　先塋葱郁贍佳氣他日科名刻
玉除我老相期無別囑才高尤望志能虛

送春

留春春不住把盞送殘春爲惜紅英盡重驚白髮新埋
憂寧有處觴客不辭頻借問花前侶當年餘幾人

息念一首仍用前韻

身世浮雲任卷舒那能淳悶返皇初耳聾幸免聞餘論
（杜句時聞有餘論）眼暗猶思看異書（放翁老見異書猶眼明）靜裡禪機原

可唔生前習氣未全除惟應息念焚香坐莫把纖塵點
太虛

花品

種花花半葵花品費經營偶向擔頭買還憐堦下生奇
葩多易化凡卉却常榮造物着莶意臨風漫細評

蒲觴

遨頭行樂無如我焚尾傳杯共送春木芍藥開嗟易盡
安石榴發喜重新儘拚酩酊酬佳節但惜親賓少舊人
試看連錢荷葉長蒲觴轉盻又前塵

移榴

若榴一株誰所贈乃是吾宗老孫子一夫擔致百朶殷
木難火齊色莫比移植庭中今五載修幹扶疎刺簷起
一葩未吐知何故反覆尋繹究其理牡丹本是花中王
妃視海棠媵桃李百花莫敢居其右尊卑有序倫有紀
若使位置偶顛倒羣芳立萎甘讓美如獸有麟鳥有鳳
不假威烈衆自靡石榴夏花非春妍崛强其傍相依倚
念汝空長大枝葉不花終同棄材耳初緣虛左聊補種
匆匆實未慮及此亟呼僮僕具畚鍤乘雨仍移盆盎裏
明年會見燦如錦結實纍纍液流齒

楊苞巽明府攝篆半載善政纍纍卸事之日候送

新生八泮獨坐琴堂吟詩寫懷直奪白蘇之席
高情雅趣即此一端已非俗吏所及敬次原韻
以志傾倒願同志者共和之

喜晤神君交恨遲那堪轉盻已瓜期仁心爲質民猶子
義學儲材吏作師爲善非名緣最樂直清自飭畏人知
琴聲乍闋翛然處又向詩壇建鼓旗

欲移榴客勸俟春初未逾月忽大開復次前韻解
嘲

榴於造物鍾獨厚既擅妍姿又多子豊肌膩理骨珊珊
百卉纖柔那得比小飲翻杯偶污裙頻頻振衣從床起
封姨雖怒無如何不用綵旛相料理同時姹嫿笑酴醾
春早飄零惜桃李花王雖復壓衆芳其間倫次亦有紀
足加帝腹故人情引升同榻功績美問道趨風且膝進
士呼王前肯自靡吾觀榴花忽盛開鼠姑恰共雕欄倚
流傳占語或未然萬事信目休信耳堂簾分殊多避忌
草木無知寧有此由來大地本皆空山河總在泡影裡
聊爲謿語問東皇序爵何如論德齒

贈別楊明府苞巽用少陵贈姚通泉韻

公才俊偉直罕儔有如喬嶽俯林邱閭閻不復車船賫
半載化日熙臺遊使者絡繹相督責誤差在我君勿憂

艅艎千艘官自備短棹豈假漁商舟尺符不下恩膏流
老胥黠吏束手休旣畀且達藝足辦聖門才兼出賜求
直詞快筆如泉湧銜石程書豈嫌重事至立判無淹晷
鐵案如山移不動百廢具興孰敢違修復未了公言歸
公歸後來能繼否道傍父老淚沾衣

前作意未足再用少陵贈梓州嚴别駕韻述德抒
情所謂醜褸不能盡也

童叟爭溯零維公亦回首數月般勤汝撫循五日京兆
恩何有衆言公澤湖海深事事均椹垂永久虎豹盡斂
牙鬚豪號令直挾風雷吼決渠引水肖文曲諸祠肅事

駿奔走氷心凛冽如皎日保赤不啻加諸膝扶弱鋤强
圍拔薙愛賢禮士膠投漆爲善豈肯諉他人有聞唯恐
行未畢逸足奚虞千里遥勁翮自掠長空疾一聞公去
黔黎愁南望旌旆何悠悠　國家梁棟需材急大廈知
應大木求

楊灝行復次前韻送之

晛入明光也未遲生平稷契早相期才猷敏練傾流輩
閨閤文章自友師君妻女皆能文遺愛常留碑在口高名直徹
陛前知他年建節重臨蒞夾道歡呼望羽旗

次韻楊明府留别二首代

暫徙南溟振翼奇梧岡久擬借全枝方瞻竹馬歡迎日
忽屆金尊擁别時膏澤深淪黔庶隱氷擲獨與古人期
由來利濟爲懷抱澳惢誰能作繭絲
載酒琴堂屢問奇欣宗正學却傍枝論交孔李通家舊
握别龔黃奏最時好句定應追謝朓知音安敢附鍾期
瑶箋捧誦情何已寤寐高賢欲繡絲

陳韶州貽象牙念珠二首

良工運思巧雕鑱番賈携材出海帆晉秩恰宜縈繡豸
學禪聊乞縛狂猻玲瓏桃核蟠螬爛的皪珠光蛤蚌銜
投贈知余愛奇服新裁藏布西寧所寄欲爲衫

聞道洋船捆載多焚身自患蜕山阿椽墻短杖時相借
抵鵲黄柑不啻過頻訝鏤空由鬼巧却愁鑿朴損天和
閒拈薏逐征帆去彷彿榕陰聽蛋歌

送陳鶴汀阜異引
見後返韶州任二首

百尺樓高孰與京喜君肯構倍峥嶸摛詞楊馬聲華盛
報最龔黄譽望清偶共樽罍思往事深慙壇坫許齊名
蕭蕭白髮勞相念重話襟期細與傾
五馬朝天度嶺長梅花風送繡衣香串鏤象齒籠朝服
緗截鮫機製隱囊蛋戸重迎喧洱水椰尊徐倒浣扶桑

佇看棨戟膺新擢絳闕彤雲捧玉皇（時約重修玉皇閣）

輓陳蘧園司馬仍用送令兄之韶州任韻二首

年少仙才謫玉京中朝品望愈崢嶸長風飛艦雲濤捲
曉日褰帷海嶠清閬苑俄驚來急詔　御屏空詑識
能名君家三世吾頻誄俯仰難禁老淚傾
塵夢何勞較短長返魂海外豈無香還丹難覓奇珍舶
好句空留古錦囊已爲思歸拋組綬那能垂老共農桑
祇疑縹緲丹霄近猶揷金貂侍紫皇

輓健行大姪四首

當年初額石麒麟痴叔慙僥十五春花甲忽過塵刼換
八旬人哭六旬人
海棠庭院曉飛春繞檻縈簾鋪錦茵重過那能禁老淚
祇餘雙柩網蛛塵
汝婦先亾二十年淹遲猶未掩重泉相逢定作牛衣泣
門戶支持不似前
夜月清光兩院分隔墻謦欬每相聞高樓依舊人何處
徙倚低空有斷雲

九日二首用杜韻

寥落重陽酒禦愁漫舉杯菊花無意緒不肯傍籬開遠
望目難極中宵腸幾回悲秋應已慣何待塞鴻來

節序如環轉親朋强半非綠樽依舊滿黃壤幾人歸高
處風偏急籬邊日尚微衰翁思散策珍重着棉衣

霜降

砌白猶凝露林紅已降霜寒空凄老眼暮景損柔腸漠
漠渚煙薄依依籬菊香宵眠知未穩蟋蟀近中堂

除夕試筆用坡翁常潤道中韻

頭顱日老不須悲但恨匡時職業微萬事因非亦因是
幾人全受得全歸看書目力年年減話舊知交漸漸稀
猶喜霓裳同詠客三人宦罷復相依（予與臧三弟次辰姪鳳舉甲午榜今相繼歸里）
電激飆馳歲月徂八旬那復計前途草堂資少誰能借（時擬于院西營書齋數椽不得）
骨相封難信有符愁遣芸編兼蠹簡春
回椰眼與梅鬚老妻辛苦供祠祭笑說陽和病體蘇

新正再用前韻二首

百年風木劇悲拜掃空嗟筋力微髮白窮經慙已晚
年荒就養悔思歸誰傳遠信驚濤險追憶童年樂事稀
過去未來皆夢幻南華端的是真依（坡句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匆匆往事與時徂世上窮通豈一途老友尚投求米帖
道人爭送辟瘟符茶香候火煎魚眼几淨臨窗搦鼠鬚

自詫老饒淸興在新詩欲徧和髯蘇

三疊前韻

正朝設像禮慈悲猶記天門上翠微若被雙丸驅歲去
見誰速夜喚春歸直如已覺根塵妄令節何妨䰟獻稀
獨念稚孫違膝下夢回啼笑尙依依
家園重見歲華徂歷盡艱辛歎仕途河決波沉土牛堰
軍興羽急玉麟符歸耕自笑無田畝服食安能變髩鬚
小集阿咸猶長我未廿㝡後飮屠蘇次辰姪新年八十三矣

客至一首贈馬藹士表弟

客至殷勤勸一壺濁醪稚子夜能沽交情久已忘窮達

生計何須校有無歌與君緣淸管發睡魔我借苦吟驅
邇來若問消愁計欲買扁舟泛五湖

前作欲次蘇韻用放翁韻更成一首用刁景純席
上韻

玉液頻傾續滿壺相逢莫遣故情踈壯遊軼事談沙塞
半醉新聞話　帝都㝡愛纏頭聽畧畧不妨芟尾勸徐
徐憑將散澹無爲樂換取塵勞濁世軀

人日漫與用蘇戲贈王子直韻

朝光入牖忽驚衰扶杖猶堪徒步遊人日題詩誰見憶
草堂卜築若爲謀趨朝恨未陪龍尾出塞何能效虎頭

却笑癡兒眞夢昧富民爭欲博封侯

再疊一首

連朝煖欲減重裘一夜翻成踏雪遊雅集那辭更漏永
名山時與夢䰟謀哦詩句每搜囊底沽酒錢思掛杖頭
閒裡騷壇策勳伐松滋即墨盡堪侯

和次辰姪正旦韻

椒盤栢酒慶時和瑞雪飄時杖屨過一榜同登標姓氏
八旬重聚老巖阿鷗鳧性懶慙麟鳳袓裼身安勝綺羅
好與　聖朝爲野叟商山借詠採芝歌

隨緣一首用釀桂酒韻

泥飮從教喚取盃更須燔肉效羌渾淸狂自笑心猶少
鄉黨相推齒最尊殘帙重繙眞有味敝裘常戀豈無恩
隨緣蓬蓽堪終老何必山莊與水邨

書事再用前韻

軍需供億罄瓶盆仗爾生擒吐谷渾典屬由來西域長
朝宗爭挹　北辰尊豈知小醜跳梁性屢負　中朝浩
蕩恩此去定應頻奏凱要令蹶脫化煙村

與親友偶集至夜四鼓始罷再用前韻

莫驚月落瀲金盆且盡燈前白酒渾談笑開愁差爲減
詩書吾道古來尊長吟抱膝非輕世解贈空囊豈市恩

憑語韶光恐虛度玉梅已拆繞溪村

北峯姪和予人日韻云裁詩墨漬鼠鬚頭甚有巧思而出語未穩偶爲易之因成一首仍叠前韻

兀坐垂簾獨擁裘放懷無復昔年遊笙歌豈預衰翁事里社來商令節謀乍暖雪消鴟吻尾微吟墨漬鼠鬚頭老躭書籍應多癖秘本常思借鄴侯

即景偶成用海南寄子由韻

充腸餠滑加朝飯烘被鑪寒揁夕薰正借清閒消永日敢言富貴等浮雲詩躭佳句搜强對客喜頻過話異聞惆悵酒醒幽夢覺半窗月色已横分

燈夕用贈胡完夫韻

悟道奚嗟雙鬢斑好從燈月透禪關月飛珠匣氷輪鏡燈幻鰲峯海市山興嬾不愁歌吹罷詩成多在夢醒間呼朋擬共尋幽賞馬逐車馳恐未閑

十六夜再用前韻

爭看鮑老舞斕斑漏促嚴城未上關何處魚龍呈百隊俄驚塵世現三山幽懷茗椀爐薰裡妙諦燈光月影間莫笑良宵但枯坐苦吟連夕幾曾閒

學堂一首示諸孫戲用岐亭韻

堅氷反其初積雪化成汁花根土斑斑未涴先已濕萬物值春融意象各自得東皇蚤命駕號令馳羽急紅綻嶺頭梅綠漾池邊鴨軒楹喜豁敞呼僮捲簾幕學堂聚生徒文籍紛墨赤閉門謝往還恐遭俗眼白咿唔永朝夕躭思時岸幘文章造至處可使鬼神泣要當勤講貫妙義晰主客筆陣欲縱橫須熟韓蘇集

次北峯詠水仙花韻

淺淡羞爲時世粧仙風水面繞芽堂叢筠染淚月凄冷羅襪生塵波泖茲豈屑横陳誇綺艷自能挺出發幽香微吟好共加評隲清絶眞堪壓衆芳

出花

新年倏晦日隔夕即春分乾鵲晴簷噪歸鴻倦枕聞出花泥帶雪理卉逕埋雲剗唳渾忘應翛然違世氛

喜雨二首

方春嗟雨貴（諺云春雨貴如油）忽沛喜年豊漠漠寒侵夜濛濛細引風雲昏挾月白窗濕閃燈紅曉起看花坼烟光瀲灔中

連宵滋雨澤九野沐晴暉北土鞦韆重清明雉兎肥多稌祥已兆播種願無違米價朝來减入歡自市歸

吾族

吾族叅嘗典流傳過百年肅班同列拜分祀各躬虔雲

護松楸老人隨世代遷所欣常不散接壞復新阡

隔朝

隔朝呼享胙原以篤恩情一本何差別騈枝共悴榮杯
巡申款洽齒叙自分明愼勿隨澆俗違言有競爭

老妻憶念稚孫赴葉邑省覲約于秋後返里月夜

偶成二首

一家分兩地來往不辭頻千里今宵月相望白髮人團
圞兒女話辛苦道途身念我秋應返同看籬菊新
聞道征車發經旬過大梁板輿迎汝水蒲酒屈端陽稚
子牽衣戲松風坐月凉時應話衰叟還復憶家鄉

花茵

愛花卽欲死爭忍藉爲茵無柰東風驟飄零惜好春何
當煎共酪猶勝踏成塵醉後橫眠好應憐蝶夢新

花陰

頻過思載酒所惜是花陰匝徑紅無嚮連叢翠幄深客
籠風怯度低亞月愁沉蛺蝶棲應穩蹁躚何處尋

花影

花陰與花影着詠自分明影帶珠簾捲張子野詞曰曨嬌柔嬾起簾押捲花影陰宜羅襪行孫夫人詞一鉤羅襪行花陰畫家聊寫意詞客最
含情雲破月忽上一枝欄外橫

花徑

遍植花成徑濃陰取次看斜通穿綠篠曲轉護雕欄雨
過土微潤月明風乍寒陶家松菊在策杖獨盤桓

客至二首

攤書方睡倦驚喜故人來舊約隔年話蓬門今日開謀
歡須繼燭達曙尙傳盃借問浮生事萍逢能幾囘
客慮庖厨費匆匆整繡鞍豈知抒雅抱方媿罄交歡投
轄情何極藏鉤興未闌幸君頻過我莫遣宿盟寒

新樂

新樂教初就應同舊部妍曲師訛公瑾舞隊領龜年身

世眞皆夢兒孫合付天盛衰能幾日轉盼故人憐

客來

客來相問訊四世話情親知是文端裔非同浮薄倫副
車發軔始全樹上林春載酒娛衰朽過從莫厭頻

庭前荷花陸續開放偶成一首

老嬾何堪俗冗親閒中幽課尙精神不迎不送客來熟
一謝一開花放頻有種髮皤難更黑山谷句白髮齊生如有種無名
指屈漫求伸閉門與世相忘久尙愧胸餘未淨塵

輓王東發表姊丈三首

客歲人扶拜耋親嗟白頭終天幸無恨忽病遂難瘳嘗

讀前賢傳深懷第一流雄談今巳矣遐滌悵空留
秋闈曾首薦得失竟何憑老尚惟書癖才應與命憎名
場無捷足家學有傳燈詩禮聞餘訓升堂媿未能
潘楊原近戚縞紵更論心追數遊從客逾增契潤深詠
頻枯老淚絃絕失知音哭徧同時侶那堪暮景沈

苦吟

清吟何太苦敢謂欲名家聊借消長日深慙負物華繙
書愁積霧搦管笑塗鴉得句還頻改依依樹影斜

有警

中宵勞枉顧妄意室中藏拙宦無長物方歸巳罄囊嗟

君未聞道見踞更須商留得青氈舊浮生可兩忘

露坐

開堦露坐久夜色倍撩人樹亞窺簾月池跳唼藻鱗年
光驚易舊詩思媿難新吟罷徘徊立銅壺漏正頻

不寐

夢裡猶哦句模糊記不明月澄雲散影柝倦漏殘聲起
視銀河轉孤眠竹簟清蚊虻有何益重擬問生成

雨罷

雨罷月忽朗煙光爭并輝樹稍殘滴落池面濕雲飛盡
慰田塍渴應添花木肥獨憐阻雅集泥潦恐沾衣

月圓

兩載懷童穉相逢月又圓同為床下戲並作掌中憐女三孫四孫俱素所鍾愛天性偏依戀聞歸即愴然家園拋未得爭免
互縈牽

送從姪淑蔭之津門

借問方炎暑胡為買棹行荷香微雨過漁唱晚涼生景
好吟哦易家貧離別輕有詩誰解讀送汝不勝情

撚指

悶掃庭除花徑開天公作意侮衰顏乍寒乍暖費衣着
屢雨屢晴稀往還齒落充腸空說餅目昏拄頰漫看山

八旬卻憶七旬健撚指光陰十載間

陳雲子以詩相質因次在葉時示令兄伯穎韻贈
之用寓商榷之意即山谷集中觀李伯時畫馬
韻也

微吟思倦晝庭靜疎簾風動雨絲絲此時載酒誰過我
羡君才如蠶脫錐汗血由來生有種千里何難一日馳
好句疊見藻思發生動不受陳編羈我聞詩貴参活句
眼前景物皆現奇王李鍾譚互遭罵究竟持論誰雄雌
漁洋後起振絕響喧呶餘習一洗之前賢各有獨詣處
射但命中奚王皮溫李入手良不誤得失寸心須自知

不着一字風流絕子夜前溪皆我師

庭前手種椿樹一株不數年婆娑映日矣借以名吾軒曰大椿取莊子五百歲爲春秋意也擬製一扁因循未就詩以志之

數椽初構自何年轉瞬光陰劇可憐軒號大椿嗟我老詩埀小草又成編應緣指衆方營屋詎遣囊空却質田製扁高懸亦多事莫將名理落言詮

再送

今朝雨忽作似欲留君行方喜論文細何堪離思生蟬催秋色急鷗逐片帆輕客舍笑囊滿相投慰遠情

七夕

網盒蛛絲縣填橋鵲語愁花盈乞巧戶月傍曝衣樓玉露方溥夜生衣已怕秋流光何太速聊藉慰牽牛

病起

羸臥條經旬琴書半網塵夢和秋共杳衰與病相因換髓眞無術題詩詎有神起看天宇暖花底立逡巡

野史

野史荒唐甚何堪伏枕聽借盃澆塊壘拔劍泣空冥今古孰眞妄乾坤半醉醒不平夷復起巇絕太行靑

中秋偶占衣孟姪孫有句云寒搜未典衣余甚賞之因用其韻成二絕

扶病酬佳節衰年樂事稀還堪謀一醉篋剩典餘衣

秋半凉飈發天高孤鏡飛徘徊久吟賞遮莫忘添衣

送雪川姪春捷後檢發江南四首

二難同甲榜接踵值丁年（牧崖中丁巳恩科雪川中丁丑中隔丁卯非會試年也）捷徑非吾道亨途合信天詩書完宿債經濟仰前賢努力崇　明詔民情正倒懸

江北遭陽九波沉千里間江南積潦減無恙對靑山頑輔憂未釋（謂制府尹公撫憲陳公）需才事孔殷轅門投謁罷相賞定開顏

兄作湟中守弟浮淮上舟相望五千里詎免動離憂孰養供甘旨徘徊孰去留天應憐孝思旌節指南州

兩江名勝地悵望每含情隋苑迷邗水秦淮打石城新開棠蔭逕好奉板輿行衰病難偕往蝸藏媿此生

過泜水作

泜水千古流照見耳餘影隙末反相殘至今人齒冷人莫笑耳餘世路本多梗捴戈或入室下石每臨井舉步遭豺狼貼耳沸蛙黽不用三太息君子惟自省

內邱城南作

驅車重過問郊原迎送曾嗟來往煩店詫金提名不滅

蓦勞鐵鑄骨空存衙齋花竹雙臺滿池館荷蕖千葉翻
回首可應零落盡灰心舊事向誰論

車已過矣冀稲州湛若遣人邀余於四楊橋話舊感賦一律寄以示之

相逢歷歷話寒暄猶是當年祇樹園新塔僧伽塵刼換
舊題窗壁墨痕存十年聚散眞如夢萬里雲山枉斷魂
乍見驚君鬚盡白況予衰朽更奚論

借宿圓津菴贈涵一師

十載不到此景物故依然方池拓彌廣衙門斜更穿花
亭仍舊規殿閣增新妍後面起重屋高棟羅修椽延客
多欵曲足徵法嗣賢問尚吟詩否佳句人爭傳方丈向
來榻猶爲使君懸感歎念浮生壽無金石堅聚散一轉
瞬觴詠亦虛緣不如忘言說且就靜室禪堆盤木瓜香
馥馥來座邊篝燈拂衣塵病體欣安眠

梅花亭下作

鐵骨與氷心梅花邈然格廣平借自況詞意兩超絕後
人乃詫之疑若性相反不惟不識梅論公失亦遠公豈
粗獷人魏徵殊嫵媚玉質而金相於品斯爲貴我來謁
亭下風景値深秋聊薦菊一觴亦足擬風流

邯鄲少年行

邯鄲俠少年去躍青驄馬佐酒挾名倡袨服叢臺下懷
中寶劒鳴拂拭光相射借問路傍人誰多不平者

邯鄲行

邯鄲古稱多名娼邯鄲之娼誰最強豈意筵前目成者
生兒遂畢六國王不韋之計亦左矣秦祚流傳千載長
以呂易嬴機雖狡勢重難移徒自戕始皇始尊爲仲父
宮中出入恣披猖諒亦微知身所自思圖改姓尊上皇
其如臣民勢䖍䖍機關一洩身先亾貪位昧良學梟獍
奇貨轉瞬成奇殃車裂假父兆已見誅心實乃虧天綱
責問何親更可哂毋乃欲葢彌耶彰恣行無道事誅伐
徧宇血肉膏鋒鋩坑儒盡滅先聖法千古難復令人傷
一淫婦人禍至此呂武接踵天茫茫

磁州道中作

菱芡亦已藝櫟梛亦已殘西風吹敗荷水面仍田田此
邦富稻陂家家飽紅鮮收穫功既畢秋色凄以寒驅車
道傍客塵滿衰顏夕照倏已暝猶復揚征鞭羨彼鷗
與鳧閒傍莎根眠

夷門行　侯生之死或謂其懼事洩魏王之罪已也果爾生豈不能隨信陵軍中備參畫耶古人
好名輕生釣奇以千重譽類如此志士不忿在

溝壑此所謂俠也後世不可復覩矣過夷門賦以弔之

秋風正蕭索落日過夷門侯生何處去難招俠烈䰟人生貴知已乃遇信陵君薦士適所用建策成奇勳名立軀可捐赫奕動乾坤不死復何爲碌碌徒空存臨風一刎頸千秋垂令聞

尉氏南有鎭名朱虛疑卽劉章封邑慨然有懷援筆賦之

立苗非種底須鋤平勃功高誼不如代邸無私三讓後如何恩賞薄朱虛

空城

一片荒城榛莽中牛羊牧處起悲風野人指說屯兵寨鐵鏃猶餘戰血紅

問津處三首

西風吹老樹蕭蕭一簇烟村轉樹腰欲問問津當日路亂流斜照汝墳橋

誕登道岸覺迷津千古依然寶筏新莫謂田間不識聖知津原是問津人

迷津迷野世常迷回首襄城落日低七聖紛紜亦多事由來童子具天倪

抵葉寄示七兒二首

本期地近方相省汝未移官我又來爲念穉孫孺慕切更緣八袠壽筵開長途跋涉渾忘倦到處詩篇與細裁試酌一盃聊共慰衰年如此亦稀哉

八十稱觴世已稀况紆墨綬着萊衣徵歌雖復堪爲壽奉使其如未得歸民命方艱宜重惜簡書孔亟莫輕違竭忠自古稱移孝䰟夢何須朝夕依

周君次峯設帳葉邑工小詞與予相唱和握手爲歡者幾一載予旋里送予郊外不勝繾綣別後萍踪遂天涯矣今予于菊月之廿九日抵葉而

君于前一日已到相與道故欣感交集賦贈一首

我歸冀北今重到君別昆陽亦沓來稅駕計期纔隔夕放懷相聚卽傳盃生平最愛不覊士詞賦難忘未易才爲問豪情差減否新收舊管幾糚臺

潘泌陽治山欲以排律廿四韻見壽賦以促之

憐君巧鑿翻傷猜暫爾鳴琴忽折絃不礙胸中珠玉在尙輝劍氣斗牛邊埋照自來多寓酒忘名端可便逃禪相逢落拓勞相慶一斗欣賡詩百篇

次峯惠吳綿湖筆賦謝

衰年怯被風霜侮贈我吳綿恰禦寒情比醇醪倍醲郁
誼同縞紵罄交歡更投毛穎誇雞距好浥松滋點石欄
慙媿蘆芽徒歛手惟思擁絮臥更殘

小春之十一日招同潘泌陽冶山周先生次峰章
少府朗南杜孝廉虛靈張文學儀齋王明經度
昭兄弟雅集慎思堂仍用前贈泌陽韻一首

我媿伯牙海上操歸鴻目送偶揮絃客懷頻水寒雲外
詩思梅花小雪邊幸集名流須痛飲閒搜綺語頓忘禪
刻舟莫哂重拈韻愛玩安仁屬和篇

送盧禹九旋里

浮生百年內能得幾相逢天涯故人少兒乃俱衰容少
壯能幾何倏忽成老翁神明幸未衰相聚話深更媿我
每先起扶病嗟龍鍾今君忽言歸令我心忡忡君歸越
溪濱芋堂水竹叢老親猶健步嬌女歡相迎兒子孝且
勤力足甘旨供故姬成老嫗久別首飛蓬不須嘲陸展
一笑兩星星齊鋏罷不彈商歌聲玲瓏回首平原館今
遺狐兎蹤榮華易銷歇感歎何終窮惟應素心交舊遊
溯岱宗天門與日觀攜手夢扶笻

冶山使君再和余禪字韻詩頗寓商推之意賦此
奉荅泛論作者宗旨未審有當否也

賦成錦瑟誰能解愁鼓湘娥五十絃好句多從苦吟得
奇文欣賞性靈邊桔梗豨苓時作帝貍奴白牯總歸禪
眼前景物道不盡乞與鴻材玉尺篇

詠蕉

昏夜看芭蕉奇鬼欲攫人雨夜聽芭蕉淋鈴曲傷神月
夜看芭蕉綵鸞舞翩躚總之此蕉耳憂喜難等倫我愛
書齋裏淨綠沾衣巾淸簟映疎簾敷坐就苔茵風爐自
烹茶心境兩絕塵題詩不須箋擘取蕉葉新

賦得蓬瀛篇爲章君朗南壽

塵世有蓬瀛鶴棲千歲松蓬瀛不在境在此磊落胸俠
腸兼傲骨自與飛仙逢飛仙豈殊人熟衷覺愚蒙君亦
負奇氣肝膽一諾傾千金何足問寶劍光熊熊劍光燭
斗牛朗徹南極中下降爲曼倩游戲漢闕廷聊奉一囊
粟時復躡鴻濛玩世無不可手板常趨風豈知仙人懷
風雅蔚儒宗偶然吐秀句鸞音鏘流鈴悲憫濁世人寤
寐切瘝痌壽身與壽世此意無終窮

黃梅盛開漫興一首

黃梅作意連宵發律轉黃鐘恰應絃燈照霜顛鳩杖側
盤堆佛手鴨罏邊杯巡困我慵中聖花氣薰人忽破禪
若問心情何所愛南華秋水絕塵篇

詠黃梅長句

梅花標格已離俗況乃黃冠稱隱淪自然孤瘦傲霜雪
不與凡葩爭豔春翩翩相依更殊絕靜裏濃芬欲薰骨
磬口端宜清磬聞檀心細共檀香發燈前取影重端相
疎枝冷蘂疑幽光坐對不須愁被惱正要天花作道場

雪夜與同人偶集二首

雲重雪初豪天寒興轉高傳盃傾竹葉捲幔玩鵝毛柳
絮飛成陣松風響作濤來麪欣有兆勝六莫辭勞
窓濕雪蕭蕭寒更咽麗譙金樽須急倒絳蠟好頻燒堆
砌行應滑沾衣拂未銷歸途踏清景莫怯玉驄驕

雪後招潘冶山周次峯過話

雪後寒難出幽詩債屢逋流光忍虛擲行樂足良圖痛
飲愁何在清吟興不孤擁裘能過我竚望杖頻扶

又雪

豈祥知滿頃勝六更償逋銀海忽生暈瑤京誰繪圖鷗
盟寧怯令鶴夢肯教孤亟過同謀醉拚令歸路扶

次韻潘泌陽冬日瓶菊

憶採東籬菊銅瓶手插時歲寒仍細蕊冰合更幽姿積
雪臨瑤砌深盃酌碧瓷欣聞思共賞亟喚短筇支

次韻冶山見示原韻郎以代柬相邀

菊在梅爭放相依雪裏開清應伴蝶夢高自絕蜂媒遣
興須多酒哦詩屢費才佳篇吟賞罷遲望共尊罍

次潘冶山觀劇韻二首

抽蕉剝繭思無窮今日詩壇合屬公篇什定傳紅袖唱
姓名何羨碧紗籠香山寫恨千秋筆杜老哀時百鍊功
憑仗金針重度取鈞天曲奏和誰終

流光虛擲悵何窮惟有清歌不負公憶聽笙簫競珠串
恰窺鸚鵡傍雕籠保陽舊事紅牙自賞停雲意白雪誰爭刻
燭功借問斧柯曾爛否楸枰一局未全終

戊寅正日試筆

連朝催暖春光融紅梅乍吐黃梅歇夢回忽聽半窓風
曉起驚看一尺雪風花迷漫下上飛恰疑柳絮沾人衣
懸冥似妬東皇駕欲去還留復振威東皇力斡回天地
懸冥雖強我得制大雪翻爲農畯祥泥融百物滋生意
除夕氷霜除未得新歲新粧少顏色詰朝庭院放晚晴
辛盤依舊相逢迎通衢但愁泥活活簷溜滴作琤琮聲
我友卒歲歎寂寞閉門應作袁安臥何不相過共笑談
流光荏苒眞無那倏雪倏晴歲已終新年亦盡雨晴中
鏡中白髮知難換莫放持觴手暫空

次韻潘冶山使君除日書懷二首

天涯同此寄流萍我老憐君鬢亦星呼吸靜應循納甲
兒孫覗喜見添丁雪霑頓訝梅鬚白春轉還欣柳眼青
共入新年追宴賞徧詢何處有園亭
一任星霜點鬢華雙丸如織莫頻嗟驚飄陰嶺天都雪
恍睹恒河法界沙爆竹可能驅疫癘桃符也媿繫匏瓜
獨憐詩思吟成癖清夜相酬興未涯
四弟携諸幼自家來相省於人日抵葉喜而有賦
兼懷五弟用杜公喜弟觀到夔州韻五七律各
二首
北望關河氷雪深遠來應苦歲寒侵五年羅雀蓬門慨

千里聞鷄茅店心衰體扶携聊共慰新詩酬唱好同吟
夜闌剪燭纏綿語回首華年思不禁
我念兒孫分兩地君携童穉苦無家相思遠夢池塘草
索笑巡簷梅樹花就養聊供彭澤米歸田終戀邵平瓜
三人杖履重歡聚白髮蒼顏笑怨嗟
雪慘猶堆砌烟光已換春客中欣聚首晴日恰逢人乍
霽寒猶繼他鄉歲亦新狐裘堪暖體遠寄自西秦
雲際聽鴻雁沙邊問鶺鴒青年同任俠白首共窮經遠
道淺深雪來時長短亭飛鳧仙令里雙現老人星
詠菓子狸用坡公牛尾狸韻二首

漠漠春寒怯卷帷辛盤聊共祝龐眉羌羹客致貓頭筍
佐酒庖登菓子狸餓鹿疑同飯淨業烝豚却更媿凝脂
最憐鴿卵誇蘋實徐文長詠貧婆菓句千林黄鵠卵彷彿清香欲透肌
把卷昏花嬾下帷暫還詩酒一伸眉珍觀惜失梅花鹿鹿養已週年作梅花斑忽化去異味欣嘗菓子狸笑爾穿墉殊少骨勸
人加箸為多脂爛烝更借紅糟美翠勺金尊映玉肌
春和郭蘊之使君昆陽懷古即以贈別
琴堂一曲未全終襆被蕭然指遠峯仙令往來惟故舃
葉公舒卷即真龍殺鷄止宿情何已歌鳳趨車意更濃
自古聖賢多嘖語莫嗟課績太匆匆君攝葉篆四十三日而罷原唱仙令

自能脫屣葉公原不好真龍無限感慨又問津渡口人招隱止宿莊頭客轉蓬風景宛然如畫皆佳句也
盋桂二株送冶山先生植之問津書院
雙桂何葱鬱盋株吾舊有今朝舉送君流傳欲不朽書
院敷聖澤可與天地久問津津不迷寶筏猶在否俯仰
宇宙間興廢良匪偶傑構誰創建多士競奔走鐘懸成
三月靈臺隨指嗾毫毛未嘗挫子來聿恐後吏治雖多
端茲實風化首四境盡絃歌民德乃歸厚維君司壇坫
教授龍門耦大道力仔肩暗室闢戸牖藝苑獲宗匠藻
思誇幼婦嘉禾望時雨沉溺藉援手鈎深修綆汲析奥
玄珠剖抗志希千秋藏書窺二酉品詣模郭李詞章琢

韓柳棫樸徧周原麟鳳集蕘數我贈雙株桂植之講堂
右豈惟兆秋捷天香任携取冉木來接踵園林近附肘
岸傍種榆楊池內蒔蓮藕桃李下成蹊松竹寒堪友芸
亭舒長嘯畦蔬佐杯酒傳之數十載嘖嘖碑在口廢墜
時增修矩矱常恪守文光映奎璧劍氣射牛斗共指凌
雲桂培溉自誰某冶山切仰止并說蓬山叟

代作撫憲胡公行館對聯用萬事不理問伯始及
清畏人知事語頗工切因遂足成一律　昔歸
陳一帶地方大水發帑金數百萬賑濟并疏濬
河道公切已饑已溺之思親臨撫循查勘不憚

勞勤者閱兩載擬事竣便道蒞南陽大閱
先憂兩載瘁驅馳夾道黔黎望羽旗萬事信應資上理
真清早已被　深知綸扉虛席方求佐鈴閣焦思爲濟
時遍閱貔貅躬訓練齊名韓范更何疑

連日大風桐花盛開和枝吹折飄墮滿院悵然有
作二首
東皇容易送年華不管群芳鬭綺霞侵曉兒童爭拾取
狂風吹折紫桐花
柳芽榆莢勸加餐穠李夭桃取次看纔喜倣裘新換却
落花風驟又春寒

次韻章朗南喜雨二首
春城曉色正蒼蒼一雨羣歌大有祥此日翻憐慳霡霂
去年曾苦徧汪洋民方饑溺愁難釋歲轉豐穰喜欲狂
官小責輕君莫遜共期實政荅　君王
歲比凶祲問彼蒼何當十雨慶農祥揭來強韻誇窮險
媿我枯腸歎望洋甚欲搆亭同志喜可堪命酒尙能狂
題箋莫怪輕相瀆書法君家擅二王

再和章君藜乙喜雨韻一首
及時好雨豁春愁不待齋躬禱祀求原隰畇畇知徧沃
堦除澌澌已爭流賀詩爭就誰兼諷覓句難工喜更搜

新霽尋花期共載莫嗤白髮作遨頭

潘冶山見和雙桂拙作復此奉荅仍用前韻
斯文境無窮安敢挾所有少壯不努力蹉跎成衰朽雕
蟲雖小技習之歲月久敝帚何足珍衣珠猶在否自古
風雅士往往必有偶羨君壇坫雄媿我牛馬走側聽舞
鳳鳴非從雛鳥吠柰何妄相尊撝謙退處後西南喜得
朋萍蓬暫聚首舊編勞校訂忸怩顏增厚此地多古跡
沮溺耕相耦大聖何栖栖出走困彼婦何況末學者迂
疎甘甕牖薄書何難了本是解牛手治術在六經迎刃
可立剖持躬稍稜角與世已卯酉惜哉百日掾竟作三

黕柳絳帳羅生徒文木富澤藪和我雙桂篇買勇東推
石千言倚馬待百家探囊取恆當欲忘筌便捷無掣肘
相期吸瓊漿換骨爵氷藕庶幾還丹成同作烟霞友顧
我老倦遊歸興濃如酒恨無縮地術遥憶談天口授受
尋淵源輸攻或墨守南望光熊熊每夜燭星斗屈指同
遊侶吟箋識某某離合不可常莫忘扶笻叟

復雨遂慶霑足適王度昭以和章少府喜雨韻詩
二首見示復此爲荅

甘霖迭沛霢霂蒼土沃流膏兆歲祥好友贈言情繾綣
連篇志喜輿洸洋乍晴綺樹鶯啼合半濕雕欄蝶舞狂

急趁芳辰出遊賞共將詩酒惱花王聞孫別駕園牡丹甚盛擬往遊
微末何能格灝蒼冀憑誠懇發麻祥清泉吐溜穿巖竇
紫燕銜風度海洋歲稔自宜多報賽老吟未覺太顛狂
裁詩欲倩何人寫銀海生花娩墨王

遣興一首仍用前韻

對花深愧鬢顏蒼喜雨爭誇禾麥祥頗覺老懷同務覲
那能詩境造滇洋離家忽訝秋徂夏吾黨誰裁簡與狂
舊稿重抄呼小吏任教人笑夜郎王

歲巳卯之三月余病起隨任自葉移儀封擬于抵署後卽命駕旋里故前卷所未及收錄葉邑之詩以及浚川新作皆續錄之爲雙吾廬次集欲俟到家足成之與十二卷前後相照應以明吾之羈留于外者出于不獲巳而桑梓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也乃沉疴甫痊不奈長途跋涉家人輩請俟之秋後及秋而畿輔告飢吾鄉尤甚米珠薪桂流離載道又不可以歸淹留于儀者遂及兩載雖衰羸之餘不能日事吟咏而結習未忘與偶有觸輙復成句或友朋投贈勉爲酧答積之業足一卷將續付之梓兩孫請曰卷中皆葉儀兩地之詩而儀邑居

其大半今仍名之曰雙吾廬集可乎余曰然微汝言余亦思易之署中有亭向懸一匾名未雅馴余取儀先賢漢劉君昆之語名之曰偶然亭及申明其義以爲記因卽以名吾編曰偶然亭集葢天下之事莫非偶然卽如一吟一詠吾之所得而自主者也吾有編而自名之已非他人之能司其權者也乃始欲俟歸守敝廬足成之者今則仍出于從宦遊歷之餘始有取乎淵明歸田曠達之旨而名之者今則有取乎劉君對颷長厚之言使吾之可得而自主者尚不能自主又况仕宦之陞沉氣運之盛衰朋友親族之聚散離合何者得以自主而可

有一意必固我之心也哉夫意者我之意也意之期望于後者爲必意之係戀于前者爲固是四者一無我盡之矣即釋乘金剛經之旨亦然盖無我而後可以聽其偶然亦無我而後可以率其常然而反其固然子輿氏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有旨哉然則劉君偶然一語非特長者之言而實見道之言也斯竊以及斯亭雖小小乎由此推之亦可恍然而有悟矣庚辰嘉平蓬山逸叟譔

儉重堂詩卷十三

偶然亭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黄中 鴻中 仝校閱

十六日潘治山以詩招飲奉次來韻二首

衰年真擬蒴爲巢怯向寒宵問素娥今夜良朋能醉我拚將老眼擲金波

月照衙齋苦未多梧陰蕉影掩姮娥劇憐書院平臺上坐挹明河千尺波

十七日招同潘治山昆仲章朗南暨兩家芝玉署中諸人山陝廟賞桂花二首

一去年華不可留岱宗重憶昔時遊追陪杖履皆狂侶結伴烟霞無俗流人語遠來深塢裏琴聲梟上亂峯頭如今衰病孤清賞倏忽前塵二十秋

車騎相攀古刹留後遊彷彿繼前遊飛觴恰對遥山色列坐如臨曲水流但喜香來花滿院不嫌老大雪蒙頭歸軒卜夜真良計更賞梧風蕙露秋

予與同人賞桂花偶憶岱麓舊遊故詠中首及之夜遂入夢寤後合雲亭萬仙樓諸勝猶宛然在目也復成一首

岱麓曾經爛漫遊一時相聚盡名流閒搜柳絮添詩料
醉折花枝當酒籌奔溜亂穿窻下石奇雲突湧樹間樓
名山入夢無窮景聊附殘篇續與收

九日臥羊山宴集賦古風一首爲諸同人倡擬序
而刻之石

何處登高好來尋臥羊山初平有遺跡跨鶴去不還惟
餘化羊石偃臥青雲間耳濕角戢戢不崩復不騫秋風
倏已起秋日暖尚妍呼朋具殽酒掃徑踏蒼烟浩歌輿
縹緲欲拍洪崖肩傳聞涪翁刻妙墨久已刓搜石剔殘
壞薜綠紛斕斑高文垂霧葩金石聲同殷清風與峻節

千古激懦頑姓氏猶可辨尚識祥符年諷誦邑乘詩辨
香豈徒然徘徊共瞻眺崗巒亘以綿汝河繞其趾龍潭
當其巔良辰值重陽況此足流連薄暮欲忘歸醉枕亂
石眠

代幕友何曉南山陰人

從公於邁兮輿遊飛亂石縱橫兮碧四圍彷彿群羊澤
而肥叱之未起眠斜暉涪翁遺刻埋烟霏苔蘚剝蝕字
畫微姓氏欲辨猶依稀年代空存時世非來遊恰值風
日煖掃除樵徑坐釣磯巨觴頻勸不可揮殘綠淋漓沾
滿衣吾鄉蘭亭有故事騁懷游目願無違松蘿欲暝醉

忘歸

代內弟賈景武滄州人

曉踏烟林暝未還清秋淑景臥羊山丱兮城畔新篘好
安得攜來醉此間
仙人去後白雲多奈此群羊偃臥何彷彿淡雲疎雨裏
一聲牧笛出烟莎土人傳陰雨時望山中石如群羊寢訛然

代從姪孫巨山

籬菊惱人未放看山眼界一青借問登高何處烟巒近
在郊扃仙去羊眠不起碣殘蟲篆猶存幕天席地取快
莫辭倒盡芳樽美景良辰霽日謝公遊賞輿豪賓從盡

嫻觴詠芝庭我慚鳳毛

次周夢熊貽贈原韻

由來名蹟盛昆陽漫詫鳴琴宓子堂老況那堪添病況
故鄉非遠滯他鄉尼山世好原通李坡老齊名喜得黃
白髮論交休恨晚老狂猶更愛人狂

再次爲別

傾蓋相逢昆水陽早年遺恨未登堂淵源爭羨詩無敵
潦倒真拚醉有鄉來踏山青並水白別逢橘綠間橙黃
他時若寄相思字應哂論文太劇狂

諸君九日詩成爭以見投令加訂正賦此用答其

意兼以誌愧仍用前韻三首
古來遊賞貴重陽蹇步何須戒下堂看菊恍然疑故里
登高方覺是他鄕耦耕止宿俱稱隱仙侶詩翁並氏黃
綵筆分題誰壓倒放懷豈獨酒能狂
秋光姸暖抵春陽少長相逢集一堂飛舄敢誇仙令署
荷蓧尤愛丈人鄕晴空矗藹峯頭碧遠色熹微日脚黃
笑劈鸞牋題醉句劇憐落筆盡能狂
九轉丹成乞伯陽仙人應共住金堂淸吟不廢閒中課
美睡寧宜醉裏鄕世事幾曾分皂白詩篇那得妄雌黃
多君善下撝謙意一任旁人怪我狂

兀坐無聊忽傳潘先生遣人送菊老眼爲之一明
賦以志謝仍用周韻二首
支頤無語曝秋陽忽忘琴堂當草堂千里鹿車期共載
連宵蝶夢已還鄕朅來送酒人衣白快甚看花徑滿黃
欲得百株娛老眼煩君轉乞未爲狂
鹿洞重開繼紫陽與來載酒子雲堂憑吟好句消愁壘
更植名花佐醉鄕分我秋光無限麗不憂林葉漸能黃
辭招翻損餐英惠懶散知應恕老狂
漫興三首仍用前韻
汝身非汝乃强陽金玉何勞誇滿堂但得花枝常照眼
頓忘鳥語勸歸鄕論交齒冷餘兼耳品菊心儀白與黃
此語若聞人定怒次公毋乃醒而狂
滿酌殘杯對夕陽流年一任去堂堂虛空粉碎皆吾性
詩酒流連是故鄕日煖倍增楓葉赤霜飛不損菊花黃
接輿歌鳳人何在太息誰能學楚狂
引年端的藉昌陽養志方無愧肯堂詩律細吟靑玉案
遊情豪慕白雲鄕難求鏡瑩琉璃碧且共杯浮琥珀黃
人道老狂狂未已須知老健始能狂
初度漫成二首仍用前韻
八旬稱慶徂昆陽隔歲重開燕喜堂吉席聯翩連壽席

異鄕姻好締同鄕（是日陳鎭台親家遣人納聘陳慶雲人）爭酬杯斝傾濃
碧欲刻詩篇榻硬黃舞罷萊衣吾起舞淸吟豪興兩成
狂
酒徒何處覓高陽握槊彈棊共一堂已等浮榮同夢境
仍須深酌破愁鄕淸歌聽罷誇珠貫好句題來詡緗黃
莫道古人狂罕見古人惜不見吾狂
冶山復以新詩見示令共商定仍用前韻爲贈一
首
天遣神君罷泌陽皐比聊借擁鱣堂新詩追琢多靈境
往迹流連共異鄕漫擿瑕瑜較完缺已忘牝牡失驪黃

休言醉後狂歌發下問殷殷定不狂

拙詩十二卷詞一卷古今文各一卷編錄畢賦以志之仍用前韻

吾衰蹇步怯迷陽扶杖行吟却繞堂詩酒別開新境界
蓬瀛原有舊家鄉鬬茶賸欲誇毫白選騎何當盡乘黃
排纂香山十五卷氣粗未免語言狂白句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月下聽琴

夜聞月初上戛然鳴玉琴悠揚靜中聽恍疑鸞鶴音一鼓情已徃再鼓意彌深千載遺徽在因懷梁父吟

觀棊

心計亦何渺碧落游蛛絲成敗總歸盡何勞紛競爲劫猶爭一着柯已爛多時自古迷當局旁觀君勿嗤

釣臺懷古　汝墳詩社題

淮陰何所釣乃釣名與利嚴灘何所釣乃忘身與世釣名名終滅釣利利及累何如忘世者翛然自適志乃至並忘身塊如土委地足加故人腹何知天子貴五月裘可被炎凉安足計齊國暨桐廬萍踪任所至君豈有意故輾轉與世避峻節重朝端豈復歌五噫擔束堪大隱故鄉非輕棄直釣近釣奇釣璜亦多事先生隨遇安垂綸偶游戲至樂在山水於斯見仁智吁嗟晞髮翁石碎竹如意兩臺對嶙峋長風吹壁立易地則皆然共吐浩然氣相逢定相賞爲洒千秋淚

輓丹宸姪四首

錦瑟驚心忽折絃子荆曾賦悼亡篇神傷不復鴛禂夢
更倍王維二十年

品竹彈絲藝絕倫妻梅子鶴逈離塵翛然解脫真無碍
好伴孤山墓裡人

竹林遊賞毎相同卜夜傳觴列炬紅此後謀歡誰職志
嗣宗重遇哭途窮

曠達襟懷世外期自知亡歲不須悲及時行樂言猶在
三載無端悵遠離

輓孥玉從姪孫婦四首

符離官舍咏于飛千里花開陌上歸自剪囊中隨嫁帛
入門便製小郎衣

覲詢絡秀在厨頭加敬還同衆母儔惡嫗馴如綱惡馬
從知閨閣有英流

清白傳家豈怨窮朱提傾篋奉衰翁却甘藜藿躬操作
咏絮才華舉案風

壽天由來數莫逃劇憐彤管譽能高呱呱兒女啼何似

忍向風前聽伯勞

邵烈婦吟　婦某氏邵生孝廉惟謀婢耳胡烈婦云旣烈矣婦之可也成乎其爲烈則成乎其爲婦余故特表之以媿夫閨閣之婦名而婢行者

妾命不由置身爲婢主翁逼之矢志不易妾命不由士狥知已妾賤婢耳敢惜一死主母大怒鞭箠相加甘心受之絶無怨嗟翁媼憐女百計贖歸欲轉嫁之矢志不移許怒謂女生女何痴邵貧生耳汝奚戀爲東家有子英英白晳良田百畝足供朝夕中夜逃歸憤怨塡膺翁許躡之訟於公庭使君謂女汝持非正爲女子嫁從父

母命答言使君賤婢何知知婦人義不可再虧妾命不由妾實自憐從一而終願以此漸使君謂女言何明明不意明珠乃出糞壤顧謂邵生多與聘錢兩願克諧盡鬻薄田主母益怒鞭箠痛加甘心受之絶無怨嗟主翁忽病以身籲天湯藥操作涕泣沾漣邵生謂女余實累汝汝身奚容幸早自處答言賤妾生死一身何所不容君勿縈心主甫斂畢就縊棺傍鄰里聚觀神氣洋洋謂女非正女實達權反經合道於斯爲賢謂女非正士狥知已吞炭漆身理一而已謂女爲婢實全婦德詩詠女士其儀不忒我作此詩以風閨襘婦而婢行能無憾焉

哭四弟緘三十首

脫穎詞華壓衆流片帆爭掛潞河秋同時才子應驚倒今日輸君第一籌　歲巳卯弟初應童子試同邑邢君倓自負文冠場見弟文驚曰第一名輸與君矣弟果第一邢第二

難弟難兄載筆同頴賓原不遜坡公名流賞識眞無謬奪盡文壇並峙雄　庚寅歲試管平房山李君古儀明進士也見吾兄弟文曰兄第一若無兄弟亦當第一榜發果然衆驚以爲神

芳桂當年共折枝入門雙雋料能知　甲午報人至予日尚有吾弟名在何匿而不出爲報人大驚曰君豈善卜耶何見之神也　花村剝啄驚鴛夢正是泥金捷報時

結納平生盡俠流鴟夷倒載憶同遊每燒紅燭看花朶更繫靑驄傍玉樓

漢室求賢拔俊良殷勤前席意尤長　弟丙午引見特授仁和令　如何絳灌偏相妬一斥儒冠老故鄕

廿年司鐸敢言卑纔喜量移謫又隨一片寒氊消不得壯懷空負　聖明知

千里相從汝頼遊幽尋約共歷遂邛延遲歲月成虛願魂繞嵩峯少室頭

四十餘年離別情桑榆相伴老懷傾誰知更作千年別痛煞聯床風雨聲

清簟疎簾看奕棋桐陰滿地晩凉時回頭便是恒沙刼㫒友重過只益悲

八一衰翁扶病臨叫天哀怨不堪聞蓋棺恰值沉眠際伏枕空憐雨淚紛

歸櫬

衰病已難遣況禁長別離腸從夢中斷淚傍枕函滋歸櫬二千里沉疴八袞時尙能相葬否生反恐難期

人日

十年重灑涕哀日再逢人（乙丑人日有哭二弟詩）雁鉄行中斷春歸歳又新八旬難自保萬里共含辛遥憶湟中叟應驚噩夢頻

調息

調息息難熟觀心心未寧枯腸那禁斷老眼爲誰清渴鹿奔陽焰潛鱗唼亂蘋浮生如寄耳何事苦勞形

曠觀

何物爲生計詩囊與藥爐空中花散雨衣裏知藏珠壽殀皆歸盡窮通豈異途曠觀雖已徹未免戀今吾

得句

沉眠猶得句廹慟亦長吟樂與哀相倚魔將道其深裁詩別僞體看劒豁雄心會取無絃旨空山霹靂琴

遷居

伏枕病纔起遷居體尙孱兒孫共扶掖相勸一開言何處爲眞宅覊棲且掩關殘年付天地偃息有餘閒

雪

除夕看初雪燈前雪又飛尙能滋隴畝幸已息簷扉（是日移寓甫畢）至潔月濯魄積深寒轢威孱軀難起玩扶坐亦添衣

沉疴

二豎驅不去沉疴偏戀身加餐胃先滿徐步體難伸役死天相假過從客盡新欲將思舊淚灑寄夜台人

亡弟五七設醮萬安寺余以病不能出

欲作招魂賦慚無宋玉才聊爲隨俗荐一寄撫孱哀泉下能文否夢中或暫來臨風遥酹罷扶杖幾徘徊

報享二首

老病何須禱妻兒同籲天衰殘生有望報賽禮無愆牲幣虔禋祀親賓慶胙筵明神應默祐長共樂堯年

兒弟同嬰疾先亡深予悲幸留八旬客豈復百年期肸蠁兒孫願靈奇里社祠（葉邑城隍神最靈應）苾芬時上徹大道本何私

己卯初春喜楊玉峯枉駕惠臨回憶戊午己未間

保陽聚首倏忽二十二年矣一時故人落落如
晨星而余以衰病餘生尙得與知己把晤且快
覩飛揚特逹感歎之餘又竊自幸也賦贈四首
廿載舊僚友相逢皆老夫君能枉高葢傳報共驚呼世
事何須問故交今在無自憐衰甚矣感嘆一長吁
保陽同讌賞樂部號憐香制府新呼到吳歈獨擅長廻
身邀碧玉顧曲泥去聲周郞豈意浮雲散匆匆鬢已霜
幾地神君譽今移桐柏山化行無獷俗民戴盡歡然聞
道流亡跡經過梁楚間遥知安輯後合浦有珠還
敏練推無敵廉平見亦稀運籌皆中窾舉扇只輕揮上

宰爭相倚艮朋亦借輝何嘗快嫉惡持斧繡爲衣
將去葉留別潘泌陽冶山
同是萍蓬客相依兩换年論心眞不愧抱道貴能傳游
賞欣同調分携忽各天遥知時見憶重和舊詩篇
留別郭使君藴之
卜居曾涖地原欲久相依鴻爪眞無定梟鄕今遠違憶
同懷古跡佳句似原嘽安得重酬唱淋漓墨染衣
留別章少府朗南
一自題襟後識君眞俠流肝腸沃氷雪早散負才猷久
敬不知倦抗懷誰與儔欲披山谷傳編附繼前修

將之浚邑留别葉邑同人久病初起不能苦索長
吟寥寥數言僅以見意然年餘情事已盡於此
幸諸君存而傳觀之時念衰翁永爲世好也
昆陽重命駕所爲是艮朋問字析疑義談詩叅上乘糢
糊憐老眼余自客歲四五月間眼忽昏暗諸君以佳什見投不能閱視矣寂寞負蒼篠
去秋八月間諸君欲約余賞桂又欲作重陽看菊之會俱不果徃別後情何限雲山隔
萬層
二月初旬冶山先生有桐栢之役約於月底方回
而予卜于十七日赴儀封已拚不相見矣予淹
留至廿六日方戒行而冶山于廿五日返轡執

手話别不勝繾綣次晨復偕諸公于郊外山陜
廟相送卽客秋同賞桂花處也别後依依情不
能已因賦二律再以爲别
此地幾逢迎今朝送予行花繁猶寄想鳥語倍移情其
奈驪歌促空勞蟻醑傾藍輿强扶上回首暮雲横
意外復携手君歸我啟行猶欣得相送欲别不勝情已
料雲山隔還披肝胆傾惟言從此後青眼倩誰横
卧羊山
初平叱石處遺跡卧羊山恍睹眠莎穩猶疑化雀還高
秋曾宴集藉草共盤桓殘句憑鑱刻長留碧岫問

汝墳橋

舊跡汝墳橋重過景尙饒精藍露林角疋練轉山腰雨歇烟村近花香僧院招離悰與歸思惱亂馬蹄遥

余留別葉邑同人藤字韻詩諸君爭見和琳瑯滿目歸途念切停雲因亦自次二首一以寄別章

十三藜乙一寫鄙懷

碁齒胡來此西南喜得朋葉邑去敝鄉正在西南楊花誰着句珠照衆多乘古調聆湘瑟新詮燦剡藤論交莫嘆晩雅意愧層層

人賀遷繁劇余嗟別友朋懶隨鳬舃發旋擸日車乘病少丹邱藥衰依古礀藤所過頻悵望暮合碧雲層

汝墳曉發

鴻爪漫留泥匆匆逐馬蹄歸裝半程雨遠夢五更鷄旅次便繩榻是夕卧床以繩爲之行厨摵糝藜予自病後日食粥今始進餠餌病難侵夜發詩苦少眠題畏冷軀何倏懷人意轉悽津梁疲蚤暮郵置騖東西由襄縣而北至榮陽渡河爲入都大路若赴省則迤東北從柳園口渡河至衛輝而路合海日曈曨出天河爛熳低披衣更趺坐聊待曉烏啼

襄城

晉疾覓襄野胡爲七聖迷具茨問童子牧馬見天倪余亦沉疴後來逢春草萋何當乘莽渺一舉陟丹梯

潁橋

潁水去滔滔箕山路不遥飲牛與洗耳同志慢相嘲不屑名賓實奚煩祝代庖景陽鐘易墮切莫訝逃堯

聞古上方寺僧善琴賦此擬以寄之

琴音出小院古刹藹慈雲蒲薦烏皮几名香篤耨薰此中有禪悅何必外聲聞梵唄如相和虛空花雨紛

請見亭

儀封請見的何人碑碣長依古井春名姓不同傳沮溺生涯惟是老關津天將木鐸昭聾世左傳鄭昭宋聾志在麟經絢素臣此外知音更能幾晨門未許躡芳塵

儀封古名浚儀殆取衛風在浚之郊義也予詠子子干旄句感封人之賢而吏隱作浚郊一首

子子干旄賁浚郊衛多君子幾人招絕憐駃牝堪垂裕却笑婁豬易惹嘲朝能珮鏘聲漫識殁猶尸諫舌空饒封人門候甘終老荷蕢知應伏草茅

聖井

宣聖莅止時未必飲此井轍環愁如渴或亦垂修綆莫問事有無但喜味甘永井渫可用汲王明受福並不用井無損終古光烱烱中正寒泉洌甃治微瀾靜琉璃瑩

瑩澈磐石欄峻整側聞河流漲到此不敢逞意有神靈護爲驅蛟龍猛又傳金蝦蟆吐氣含內景中夜亘長虹疋練燭月影歲久乃遷去煆冶成砂礦此理恐未然臆說多妄騁既云靈跡留豈復藉蛙黽當時儀封人欲見躬自請挹彼而注茲意長識尤迥諒亦致殷勤一瓢薦清冷從者應徧及煩衿聊暫屏舉世何滔滔濁泥沒腰領木鐸振沉惛令人發深省

清明遊曲家花園用少陵湘西寺韻

踏青自古愛清明呼朋飯罷巾車出垂楊尙逞女兒腰曲檻堪容衰叟膝繞徑穿林欹側行扶童曳杖吟姍至

常棣分栽不辨名木香窨架亘幽事過半春光未恨晩距城三里休愁遠載酒看花當數來老懷羈緒憑雙遣歸去晴牕好檢書郊遊已倦且安居嬉春却悔春輕擲未傍河流共祓除是日擬往遊河干以力疾體倦未果

城東北有小宋集相傳宋景文子京讀書處遂移籍焉因掇其軼事作四絕句

暮景難禁歲月催春光相戀且徘徊試從紅杏枝頭望猶送尙書好句來

華堂官燭影疎疎歌舞方停擫管初文采風流誇兩絕後人偏愛舊唐書

懊惱辜帷呼小宋流傳禁籞句清新玉溪詞藻眞堪借贏得君王賜內人

忍凍歸來列妓筵不教恩寵一時偏衹應半臂多情物姤煞蕭蕭暮雨天

明王肅敏廷相邑人也志入名臣傳載其吟詠最多內夏日林居十首尤佳諷詠之餘漫成四首

海內談詩王子衡一言身後遠相營立朝勳業知何限結習文塲尙愛名少谷山人有句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沒後公見之遂不遠千里經紀其喪

王李鐘譚遞互評文人從古善相輕喜君自琢清新句

不立門庭起鬭爭

歸休園圃日徜徉十首林居意興長記得愉糜舊時詠殘編相映墨痕香

天生才儁亦何窮識拔要須賴鉅公誰過浚郊勞置酒杜陵應憶薛郞中

余在泰安於雍正壬子清明日開筵命劇賞庭前杏花與孟行之吳映山張漢張賦詩唱和梓而流傳之距今乾隆巳卯二十八年矣今歲清明之次日徐考城送吳歈一部至頗佳因復開筵召客雖觴詠不及昔年之盛而清歌緩舞足娛

視聽亦可謂不負良辰矣夫一年佳節無先清
明蓋天氣融和群芳競發遊目騁懷尤爲暢適
而浮生若寄往往爲塵壤所羈光陰半多虛擲
如予者浮沉仕途幾二十年隨任就養又幾十
年前後僅得此兩次耳俯仰之餘能無慨然而
興歎也哉因援毫志之遂成二首

閒詠舊吟追舊事恰當新火起新烟花飛片片杯中落
燈燦幢幢樹杪懸美景不留人易老勝遊難繼句空傳
清歌重唱清明候回首流光三十年

三十年光轉瞬中雙丸如織太匆匆及時行樂眞良計

令節虛過成老翁亟與笙歌觴夜月好憑花鳥繪春風
惟嗟新舊朋儔散刻燭分題悵莫同

連日三首

連日風霾妒曉天驅車無復到花前海棠開後春能幾
忍避人嗤未放顛

木香滿架羨香多那更叢叢勝薜蘿天女散花飛不盡
試叅無隱旨如何

天桃一樹亞隣墻匿笑渾如倩女粧未必有情窺宋玉
恍疑無語惱莊王

王家墳園看牡丹四首

呼伴東郊去言尋烟墅遊鼠姑開漸暝鳳子舞逾幽穿
樹層霄矗豊碑華屋留（御祭碑九皆高棟覆之）前朝石馬鬣嘶斷
野風秋

去郭不數里爲園似浣花賜書綿舊第（第中賜書樓今尙存）墓表
蔚名家休沐當年勝清吟逸興賒遺踪猶髣髴夏景正
無涯（公有夏日林居詩）

林外黃鸝囀簷前紫燕飛折花憐綽約穿徑惜芳菲步
遠扶斑杖春深換袷衣何當攜小榼吟賞醉忘歸

九日滯昆陽登高漫舉觴清明來此地撥悶試尋芳榮
悴評嘉植徘徊憶故鄉（同遊者謂園中牡丹不及吾廬之盛）羈愁劇難遣
觸物益茫茫

送八兒歸里

本擬同旋轡胡爲滯此留故鄉逢臧歲老景足羈愁宦
久囊逾澁庭荒花自幽汝歸頻灌溉好待一樽酬
傳語兩孫子及時宜進修成名一編足學古畢生求朝
夕有常課往來無俗流承家應不忝鏤管沐遺庥

余丙子春自葉旋里過襄城朱氏園蒙主翁柳阡
廣文延款且以所刻歸田詩見贈翁時年七十
有九與余同庚于賦長歌紀事並次其刻中妻
字韻詩二首商邱候君碩林見之亦和二首不

遠千里見寄君昔亦年七十有四盖神交者四
年於茲矣今春予隨任儀封而君亦來主考城
書院遂命駕見訪復貽新什附以其先世壯悔
堂文集見贈把晤之餘歡若素交流連作竟夕
之談殊慰積愫夫壯悔公爲海內名家風流文
彩照耀百年予向所傾慕讀孔東塘先生桃花
扇傳奇恍睹當日情事閹孽蔓延武臣跋扈而
公與陳吳數君子以諸生枝柱其間百折不回
卒之陳吳盆死牢獄公亦幾不脫虎口香君一
青樓弱女亦曉暢大義毀服務面以媿權姦天

地正氣於斯不泯今獲與公後裔遊且得捧讀
遺文其爲愉快何可勝言獨惜衰殘之年不能
時相往來酬酢翻恨訂交之晚耳因次原韻縷
陳顛末不覺多變徵之聲共成八首言雖未工
觀者略其詞而存其意可也

絳帳曾聞吏隱名相逢一笑慰平生圜開桂樹陰森徑
歌和楊枝一再行詎意艮朋心見賞遠傳佳什歲頻更
三人酬唱鬚眉古盛事應堪詫碧城
自湯芳名已數年相思兩地隔風烟名家自古能昌後
才士於今合讓前乍覩高踪搴對鶴重吟健筆挾飛仙
揭來傾盖渾如故垂老論交定夙緣
少日詞塲偶噉名祇今衰病媿餘生新詩半向呻吟就
老馬安能蹀躞行促坐忘形交誼洽啣盃秉燭話端更
浚郊不遠葵邱境二老風流噪兩城
此邦軼事話當年入望空餘桑柘烟豈有遺孤藏壁內
怪多俠客到門前身名未敢同高隱文藻爭傳是謫仙
今日逢君共憑弔問奇載酒悵無緣君座中爲談儀前輩周孝廉柏峯事甚悉
才品誰高一代名登樓王粲溯前生春愁浩蕩杜陵宿
多難倉惶微服行可惜千秋佳麗地豈知轉瞬市朝更

惟應大筆淋漓載價重秦關百二城
厄運驚逢陽九年金陵王氣黯烽烟劈箋狎客綸扉上
濺血佳人紈扇前黨禍相循多誤國名流同載勝登仙
遺編披讀增惆悵聊爲臨風仰企緣
纔起東林嶂屼名乾坤正氣賴儒生逐奸共草陳琳檄
就檻翻悲孟博行精衛啣冤波萬丈杜鵑漬血夜三更
祇今長板橋頭水五夜環流建鄴城
世變滄桑閱百年集流壯悔燦雲烟司徒雄略寧輕拔
四鎮威名孰善前戰艦空停沉碧浪露盤已折泣銅仙
憑君重舉桃花扇悟盡興衰離合緣

雁影

雁影遥從空際遺一行人字太迷離飛忙恰映霞沉浦
望極難窮羽漸逵蒃荇模糊微露處峯巒縹緲乍回時
不須更聽淒其響徙倚中庭無限思

雁聲

數聲急嚮墜雲端延頸群飛振羽翰嘹亮乍疑林笛發
淒淸倍助砌蛩寒披衣夢覺移時聽曳杖魂驚出戶看
去遠餘音恍猶嫋幾番惆悵到更殘

雁陣

整整斜斜正復奇風雲變色隊頻移連行鉟徃如臨敵

伸儆環棲善慮威魚麗鱗差愁太監蛇長尾應恐猶遲
分明妙擅孫吳略露布遥天插羽馳

雁字

蝸篆虫書跡已湮恰看飛白彩毫新雪泥踏處痕留草
雲錦披時畫露眞豈有相思隔遠道每因秋興寫懷人
何當細搨鷩鴻帖逸態翩翩逈絕塵

冬杪得章十三藜乙書問並見懷之作且云拙集
字多亥豕欲爲校對附梓人刋正深感雅意次
原韻爲謝並求作前序

雪樹模糊夕照斜艮朋分袂隔烟霞品儕梅鶴爲高士
筆涉風騷繼大家偶録蕪編寧免誤熟知老眼定無花
敢勞噴飯加讐校序重三都貺未涯

和徐台衡六盤山見野花題店壁原韻

路轉峰迴花繞灣幽芳點綴幾多般好從征馬馳驅處
擢取奇葩榛莽間莫訝宦情躭野逸由來詩興寓湖山
蕪編壓倒余堪愧語涉粗狂欲付刪
花不知名溪畔幽詩能寫物壁間留非同凡艷紅兼紫
忽憶征途春復秋過客爭吟傳好句旗亭自賞見名流
也知別有風人旨妙處須從比興求

聞次辰姪凶問賦以輓之八首

四世相承爘筆花科分甲乙澤無涯君眞不媿稱貽厥
肯構奚嗟暮景斜（吾家科第蟬聯入本朝惟吾祖六息公後裔最盛仲伯叡君雁行三人長伯與吾父俱成進士仲伯祓徵未遇遂棄諸生不求仕進子庭亮兒舉乙酉孫次辰年巳六句遂終捷南宮）
太乙儲祥藜火青五芝樓下夜傳經徵君自愛華陽服
羸取兒孫刃發硎
耶憑筆硯代菑畬通籍甘從笑腐儒借問宦囊何所有
依然絳帳聚生徒
吾邑文章舊有聲一經指授便知名如何夢忽驚辰巳
無怪奎光近不明（吾邑數百年科名最盛比歲忽屢脫科是歲庚辰君亡同康成夢兆）

少壯簞瓢至樂存老饒逸興蝨堪捫談天炙轂吾方快
何暇縈懷計飽温
衰病相兼春復秋荒年饘粥更堪憂重過應嘆音神絶
破屋殘書堆案頭
三人藥榜昔同登相繼歸田霜鬢增聚散何常俱已矣
那堪連歲涕沾膺次辰與予及四弟俱甲午榜去歲正月聞哭四弟于葉今正復哭君
閭巷蕭條杖履過一年怏聚苦無多回頭已是恒沙刼
薤露眞堪喚奈何余丙子歲旋里骨肉聚處者年餘復南來遂成永别

贈别牧崖姪卓異引

見後返西寧任過豫相省視去陽武相晤又八年矣

一别流光嘆轉蓬却欣八載此重逢頭顱汝輩皆稱老
詩酒衰翁漸向慵家學相傳源自遠官階累晉祚仍鍾
擁旄定近吹篪境同着萊衣喜氣濃時雪川姪令荊溪

題封人祠

請見亭邊春光濃聖井欄畔草痕青飲泉獻酌知果否
此地長留請見亭封人一見能知聖四科六藝聲相應
如何偏使姓名湮空同荷蕢嗟聞磬宮墻重建封人祠
奎閣相連映泮池木鐸千秋音未歇椒漿薦罷起遐思

和郭蘊之使君除夕韻即贈二首

蓬轉年光幾度新客途猶滯老翁身殘編欲續才慚盡
舊學難忘義重申恰喜珠光能照夜會看劒氣欲騰津
相逢不屑塵囂語交和文章信有神
詩成何敢望清新兀兀騰騰任此身尚愛納交情欵欵
空憐燕坐體申申跏趺蒲薦聊容膝閉眼丹田徐嚥津
無奈故人投句好勉酬强韻又勞神

坐睡一首仍用前韻

八十三年春又新數編殘咏老吾身登仙甘讓籛和耳
降嶽難希甫與申自笑長途栖旅舍誰從彼岸指迷津
頹然坐睡蒲團穩且育嬰兒默守神

春光一首

春光何駘蕩春草何芊綿春風何輕柔春燕何翩翩我
欲縛春任游絲弱難牽我欲買春嬉榆莢空飛錢春去
不可留浮雲同變遷白駒疾以馳羲和無停鞭不如一
樽酒醉倒花間眠任春汝自去春在吾性天浴沂風舞
雩目鴻手揮絃兀坐以終日觀心向蒲團不爲禮俗拘
何有物累纏身世既兩忘形骸良可捐頹然一老翁非
仙亦非禪

夢中題畫醒後歷歷猶記因錄之

曲肱磐石意何窮暖翠浮巒入望中閒俯幽泉聽濤響
不知何處起松風

浚郊吟

駕言寫我憂聊出東門行東門不數里欝欝見佳城佳城誰所留談詩王子衡勲位旣巳崇尚愛騷壇名少谷山人喪千里爲經營身後始相知意氣浩縱橫古人感一飯報之千金輕士爲知巳死刎頸見生平何況文字閒肺腑一朝傾范張誼再見牙期絃同清斯事最小小斯義千載明我來過浚郊遺跡猶崢嶸第樓有賜書郊園有賜塋翁仲雜然陳石馬嘶無聲徘徊一憑弔俯仰今古情

約署中諸親友王家園賞木香不果後數日往則已開罷惟數枝在耳餘香猶馥郁悵然賦之

曲家園裏看木香數叢委地枝蔓長譬如美人遭棄置憔悴閒淡難爲妝王家墳園木香發一棚暖風吹素雪岸巾欹坐磐石旁但覺濃香浸肌骨牡丹開後百花殘木香續之春已闌綠陰漸滿鶯啼急柳絮糢糊不忍看春去秋來凡幾度流光不共羈愁駐故園欲荒胡不歸新知雖好難長聚忽憶木香今又開安能花下共御盃花開花落知誰惜八十老翁扶杖來

重遊二首

園據東郊勝重遊恰判年庭幽花半掩門僻徑斜穿小憩濃香畔微吟落絮前相迎如舊識舞蝶故蹁躚

木香開巳罷芍藥信如何客歲未相賞今當載酒過鶯花空爛熳衰病易蹉跎借問連朝別殘英剩幾多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秋水亦何碧遥天色共長雲霞流片片葭菼映蒼蒼日抱鼋鼍窟波翻鴈鶩行空明連上下杳靄互低昂浪湧高披練虹垂俯跨梁銀河疎瀑布貝闕媚珠光破浪愁孤泊凌風眩遠翔違行渾莫辨生一自相將返照川原失寒虛島嶼藏瀟湘何限景忽聽響漁榔

賛庭貽畫甚佳惜目昏不能辨慨然有作

吾宗憐我衰且慵貽我壁上烟光濃萱草忘憂竹搖叢榴花照眼石峙峰妙繪彷彿出慵氏把玩端可開塵胸顧我昏眊難細辨聽人指說徒惺忪平生逸興在五岳老困枯眠負雙脚即令卧遊亦不能安望縱覽梯崚嶒山水花鳥本同趣偶然寫意天機露其奈坐對如披霧空使徘徊朝至暮萬象一類愁糢糊吁嗟排悶事盡無須知見性原非見靜裏摩尼光自燦更得上池水洗眼尚欲殘年窮蠹簡

望五弟不至述懷二首

十載一相見餘生能幾何相聚一何少離別一何多聞

君返故鄉念我來相過握手應太息鬚鬢久已皤縱復陳盃斝難挽朱顏酡亟欲同命駕意興轉蹉跎念君歸不久仍當唱驪歌就養赴南行涉江採秋荷聊此慰相待浹旬期婆娑胡爲久不至毋乃阻滂沱抑畏長途暑淹留悵關河聚散亦何常浮踪眞蓬科

雁行餘三人分手各一方一雁返故林嘵嘵絕稻糧昆陽來就我一載喜聯床重九同登高翹首毡裘鄉何當插茱萸肩隨恣徜徉詎意成永別二豎迭罹殃沉綿送歸櫬伏枕空淚滂君今歸營葬手足誼何長但恨泉下人那能舉一觴惟餘我與君安忍更分張我有一良策

躊躇與細商君幸勿復出我亦整歸裝歲時互過從風雨亦相將如此送殘年爲樂豈有央奈何迫物累行止難自量兒輩各祿養相望殊徬徨未能便超然含飴亦天常同玆骨肉愛此全或彼傷歸來悅情話晝夜縈衷腸可否待君決身世兩茫茫

次韻奉答張不群司馬見題拙刻之作三首

琴鶴相將翫彩蟾由來吏隱可能兼筍輿飛上東封頂箭栝遥通華嶽尖漫把千金享敝帚每慙雙筆寫生縑（畫家稱雙筆並下一寫生枝一寫枯枝）一笑黎禍棗眞堪笑贏得浮踪歲月添

放言何敢慕洸洋細爇蘭馨佩芷芳須辨宮商分燥溼更遺牝牡累驪黃搨來偏識毫含蕊太息年華鬢惹霜記得雲間青鳥下曾餬五色賁瑤章（歲甲申在陽武君有爲荊人祝壽詩）

十年楮葉強雕鐫一片瓊英價浪傳賴有名流同詡賞還將佳句一時編（蘇詩他時此句一時編）劍因藍拭光彌爍錦截江妍色更鮮樽酒論文敢言細相期同躡開峰巔

七夕

七夕那慳雨天孫淚已枯月違銀漢轉車度鵲橋無離思年年慣氷心夜夜孤相逢但話舊兒女共歡娛

不聞蛩

立秋月幾半應候罕鳴蛩（韓以蟲鳴秋）想尚苦炎熱未追催女工草凝盈砌露花裊入簾風側耳境逾寂悠然萬慮空

余向有題畫梅鶴松鹿二絕句秋夜對月詠少陵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句偶有所觸因復廣前意作四首

桂兔

丹桂影扶踈顧兔誰汝縛玉杵擣不休桂子時時落

荷鷗

鷗眠花深處見花不見鷗棹過忽驚起翻飛劇夷猶

萱草鷄
金萱映玉墀錦禽披綉羽俛啄繞芳叢忘憂聚儔侶
牡丹猫
牡丹開正繁蝴蝶翩然嬉不知欄杆底潛有狸奴窺
五弟至盤桓數日而别口占長歌送之
前年登高臥羊山翹首西望浮雲間青海茫茫杳無際
安得杖履相追攀兩人同望一人逝鴈行零落今餘幾
惟我與君雙鬢皤從宦終朝思故里今年相逢恰重陽
歡極未免涕沾裳十年一見又判袂悲歡離合摧人腸
所喜崢嶸昌厥後建牙　祖德鍾祥厚更兼難弟宰荆

溪君歸衣錦眞行晝君言懷歸那得歸資斧告匱心事
違且復南行就祿養北望桑梓情依依回首一堂共歡
笑人生眞與夢何較明年歸聚未云晚花開亟買江邊
棹
牧崖姪遷岳常澧道聞其以資斧缺乏尚未促裝
賦以寄之二首仍用戊歲喜擢西寧守韻
仕版官階漸欲遒吾曹要自勵矜修程遥甕盤何須悵
風利帆揚正未休分手壺頭塞垣路坦詩笑履壺頭出玉關壺頭自與玉
關相近舊註似未詳建牙鼎足古時州常德古鼎州還期任切屏藩寄
述德承先願倍酬吾家四世　祖方伯公五世　祖副使公至牧崖十一世始繼之

青海羌戎向化年三湘德意藉重宣湖邊船待笳簫發
岸上樓添詩賦傳岳陽樓句云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浴日吞天浮震
澤刀耕火耨閱名田匪躬敢忘前賢語憂樂由來有後
先
雜感八首
官卑非所嘆老愁暮景斜官卑責易塞老去羸病加親
朋少儔輩往事成空花神仙亦何異華表徒興嗟
行藥偶散步忽覩菊一株日色尚妍煖憔悴委庭隅枝
葉非不茂游賞良已孤殘年愁對汝歸坐黙踟蹰
少年下帷時頗欲窺萬卷胡爲視漸昏咫尺天涯遠舊

學日銷忘悶懷何以遣金篦刮眼膜深愧道力淺
胡鴈唳長空迢遞來時路沙溆偶然泊焉知弋者慕驚
起忽高飛冥冥任所度衡陽豈云遠霜雪歲已暮
荏苒歲功休田家富秋色但愛機軋軋不憂蟲唧唧年
豐賦稅足兵罷勞費息幸哉際昌期擊壤歌　帝力
河魚既大上禾黍又足收釀酒兼垂釣爲生夫何憂獨
憐輸稾秸追徵歲無休金堤防不虞炊爨敢自謀
吾宗有佳士來往長堤上急公輕勞勩違務慷推獎距
城十里餘未得過相訪衰慵良自哂因風寄遥想
結習難遽忘見獵尚心喜但苦腰膂悴扶筇空徙倚安

得縱飛輕數獲與未已紅葉滿征衣暮雪橫千里

初度偶成

八旬稱祝來昆陽令者浚川復舉觴士民厚意何可當
須辭溢美羅琴堂如椽巨筆出幕府持論得體綺藻揚
兒子之才襪線長三莅劇邑慚循良兩歲比登賴神賜
敢云德政能召祥百廢俱興衆之力神祠　聖廟遥相
望從茲富庶蔚文教絃歌雅奏鏗宮墻豈獨甲第聯翩
起風俗丕變追羲皇千村萬落壽且康萊衣彌覺增輝
光衰翁之願如此畢不愁歸老惟空囊

潘冶山以詩見壽次韻答之

壯心難戢已休兵殘局猶𢿱未了枰遠媿故人千載意
相思重話隔年情嶺梅好藉傳芳訊籬菊遥知賦落英
小技雕蟲何足貴秉經酌雅見平生

麗藻繽紛絹瑩黃衰顔蕭颯鬢盈霜鸞音忽訝來蓬島
人日遥同寄草堂載酒題襟成往事浚川湿水鬱相望
何當重剪西窗燭寄雪深更共舉觴

仍用前韻書懷二首

金鐵錚鳴赴敵兵紛然黑白競楸枰歲華催客眞無賴
景物依人却有情鶗鴂易調原解語牡丹初植已含英
醉吟禪坐俱堪老何用浮漚嘆此生

尚憶燈靑映卷黃匆匆春露又秋霜齒增漫附耆英社
文妙新收壯悔堂（侯朝宗先生集名）翠鳥恰宜簾外聽紅樓曾
向雨中望老禪苦寂終難學良會還期倒鉅觴

再次前韻四首

白戰何須持寸兵旁觀始覺昧臨枰頻賡强韻閒中課
細改新詩枕上情（放翁句細改新詩須枕上）自哂雌黃多誕妄古來
成敗幾豪英觀心捹已同枯井無奈微瀾靜裏生

楓葉酣丹菊悴黃重衾覺冷夜來霜百年荏苒成殘客
四世喧闐聚一堂引笑投懷聊共慰鬪啼摩頂敢深望
羈棲莫怪流光速童稚頻添介壽觴

拉飲何妨呼老兵爭先或反誤殘枰性靈本地光明象
雲物隨時變幻情欲把一杯澆塊壘須從千古友賢英
此身自顧終何取半世人嗤是腐生

陳編久矣廢鉛黃晚節尤思凛雪霜幾許夜珠堪照乘
誰家晝錦欲名堂塞翁失馬翻爲幸海客乘槎非所望
雙目但消雲母障九天如醉羽仙觴

郭靜菴司馬以曹州牡丹見貽暫培盆盎中擬携
之歸種敝廬與庭前舊株爲伴賦以誌之三首

乞得名葩三兩株携將歸種伴庭隅倚欄護栝應迎笑
爲問新粧勝舊無

舊曾新收幾粧鏡（谷）何羞將衰鬢對姮娥天香百斛聊薰
骨擬聽霓裳宴大羅
念我仇池太孤絕（坡）何九華終未致壺中亟招彩鳳爲鸞
友列隊爭妍娛老翁

跋

詩以言志也緣情以爲詩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心誠而情摯詩未有不工者也若漫無所感于中徒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襲古人格調而規彷之于是一己之性情汩焉不出此言不由中而非自得者其詩必不工又安望其傳于後哉

偲亭紀老先生年登耄耋精明强固編生平所作爲儉重堂集屬敘于予夫不請之大僚巨卿與當今名宿而下及草澤之野人其何能叙先生之詩唯是反復誦讀之餘見其登臨山水閱歷宦途天倫之聚散友朋之酬應每撫今懷古流連唱嘆而不已至和韻篇什尤所擅長有十餘重叠者匠心獨運愈出愈奇與唐之元白皮陸宋之蘇黃何多讓焉蓋其學之也專用力也久故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靡春容大雅悱惻纏綿非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失温柔敦厚之旨而其風肆好者歟當今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必傳于後也無疑先生爲文安望族世傳青鏤管於學無不窺而尤精于詩中年登賢書以檢發擢用屢臨劇邑旋刺名郡常以利濟爲懷卓有循聲後拂衣引歸以

有用之才不獲竟其志而流行坎止怏然自足不以人
世之富貴功名介于懷抱葢其挾持者甚大而詩之所
以根抵深厚超乎塵壒之外者也予素不知詩與先生
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遂管窺蠡測姑
妄言之如此且爲世之讀是詩者作孤竹之老馬可也
旹乾隆庚辰暮春會稽後學章文然謹識

跋

文陣逞雄埒玉蟾科名政績羨能兼蒼螭掣電幽幷夜
紫鸞橫雲泰岱尖華國名山留綵筆傳家鏤管洒霜縑
王筠自詫官爲集爭似封君宦稿添
心香一瓣爲漁洋醞釀膏腴擷衆芳泒别不離風雅頌
新傳妙悟杜韓黃官堦每落神仙窟筆陣時飛障塞霜
天遣豪情享眉壽還抒麗藻達　龍章
薔薇露盥啟新鐫驚喜徵名欲附傳朱老阮生垂杜集
王詵李委載坡編千秋彝鼎人爭寶萬里雲霞色共鮮
今日皈衣翻恨晚通家賤子已華顛
年矦小姪海寧張學浩謹跋

余少時與四兄可亭讀書於集園之易簡堂同學為詩取有唐諸家之詩編次而甲乙之選錄成帙以便諷誦因亦取花間草堂以及草堂之續集後集精選為一卷朝夕披閱用以自娛夫詩之道貴乎溫厚和平空靈澹遠雄渾悲壯而詞則取乎纖巧綺靡其體製不同故古人謂作詞有礙於詩予雖畧一涉筆旋即置之不多締構也後歲辛未有太華之遊於所經古蹟頗多吟咏歸途恐辭意益近重沓遂變體為長短句得數十首又數載隨任昆陽遇周君次峰好填詞與之唱和復得數十首合之少時所作共成一卷時於署旁構茅齋數楹齋

前蕉一株極茂盛夏秋雨作蕭蕭之響與琹韻相間聽之悠然而神往名之曰蕉雨軒而友人代錄吾詞適完遂以名軒者名吾詞曰蕉雨集蓋詞與詩雖異體乎以余觀東坡幼安以及　本朝陳檢討其年所作曷嘗不雄渾悲壯令人讀之而起舞古樂府子夜吳歌諸篇以及唐人義山飛卿致光諸公之詩曷嘗不工巧綺麗令人讀之棖觸於懷不能自釋玉溪尤為卓絕雖然題諸什皆一唱三歎有絃外之音要之無論詩與詞莫不有章法焉句法焉字法焉錘鍊之至臻乎自然圓美諧暢如花之有根有莟有鬚有瓣炫爛而成文就思旁

詢泉湧飈發如蕉之層層剝出扶疎而直上若其神韻盎然攬之而不窮味之而彌旨妙不離字句之中而實超乎字句之外則如花之映月清輝蕩漾益增其妍蕉之帶雨濃綠欲滴淒聲戛玉琮琤錯落益增其幽然則操觚者第患鑪錘之功未至而神韻未遠耳詞何異於詩詩何異於文即制藝亦何異於詩古文詞矣必啞雲破月來枝頭春鬧為競一字一句之奇近於儇佻而媿小詞之不足錄也哉爰裒而授之梓以附於詩卷之末歲次己卯閏六月下浣蓬山逸叟自叙於古浚儀署中之偶然亭

儉重堂詩餘

蕉雨集

文安紀邁宜偲亭甫著

男 黃中 鴻中 仝校閱

謁金門 繁華如擲過眼無多請以俚調賀之同人便澆盡伯倫之杯恐難免嗣宗之哭

渾可訴一夜海棠都謝將就東風桃李嫁暖餘寒又乍欲買落紅無價滿目斷腸亭榭柳絮糢糊簾不下流鶯啼也怕

蘇橋浣溪沙三闋

拍拍輕舟淺淺蒲春雲春水洛春凫一行人影下藍輿煙際遊絲看不見半篙波暖夕陽孤天涯淜淜劇愁予

雲壓輕虹影乍消暮天無際水平橋柴門深處一聲獻愁甚欲眠眠更覺雨窗挑燭讀吳騷最無聊頼是今宵

又趁漁舟過晚塘橋頭紅竹已成行沒入庭院燕飛忙呼的門開春露處東風殘照柳花香闌干搭向奈愁長

蝶戀花

白日遊絲春已暮沒了斜陽明月生南浦此際此情情最苦落紅偏避人飛去 一陣花香聞笑語隔個簾兒便是深深處風急芳塵留不住依稀殘夢笙歌路

啼罷杜鵑春色暮燕燕飛時望斷鴛鴦浦杏子嘗新微帶苦牡丹亭畔東風去 月榭雲階誰共語轉過廻廊有個相逢處惆悵花陰行更住垂簾之下迢迢路

如夢令本意

犬吠紫鈴花影月照簾兒不整依約小柴門似有頻呼低應如夢如夢落得一身愁病

祝英臺近

惡東風喬作冷隙月小窗哽奄盞燈昏怕照別離影斷腸此際孤幃和衣悶擁多則是甦紅寒重 恍如夢問你果有情麼甘也耐心等字裡人人又被雁兒哄幾番懊悔從頭不如索性又爭奈惜花心痛

仲伯五芝樓前棗結雙苞賦詩志瑞分命親友屬和謹獻四代好一闋

丹實瑤臺境正零露又被金風吹飽庭前手種一株特秀雙苞忽耀體膚充榮鮮好看剝取田家風早算仙家不數丹棗火棗碧棗巨棗 絕類並蒂連枝沙浦比翼飛飛翠鳥蘭孫恰值此日合歡偕老預占雙珠佳兆更

四代同堂世少問何如槱裘婆娑瑞氛縹緲

滿江紅　送毛九來隨幕淮安

粵大毛公風雅頌家傳無敵㥨問取幾時脫穎何年捀檄住近蓬萊縹緲島羈棲錦繡京華陌悵三年始得說歸程離鸞巹　燕市侶悲歌澁重把臂還鼓瑟詫羣空冀野也仝伏櫪酌酒勸君須痛飲晚秋淮浪孤帆激弔千秋漂母女英雄今誰及

贈劉容菴用舊作滿江紅韻

學劍學書論才調一時無敵眞堪向帝城射策邊城草檄坦白胸懷無角距風流舉動非阡陌似鷄羣野鶴戛而飛長空巹　漁陽道霜華澁聊擊筑親調瑟豈追風逐足戀茲槽櫪不負長頭兼大穎英雄投筆淼悲激語姮娥月窟總高寒攀須及

初秋晚步得晤朱乾御伏讀其有是廬詞因共論近代詞人服膺陳檢討其年余向固心焉賞之乃用其集中對鏡念奴嬌韻爲贈以當商榷郎檢討詞中中秋前後十闋韻也

千秋才士銷磨盡無數淡烟微月只剩鶯花殘唾在一縷情根如髮蝶繡春工蛩吟秋怨禿管爭摩切鐵綽板唱紅牙遺響俱歇　羨爾佼逸軼羣新詞瀟洒殘暑秋

風谿中有猨啼三峽雨更有流風迴雪蘭畹衙香迦陵曉㗛與予同心折試還取讀淋漓眞是奇絕

十三夜對月復用前韻

平生寂愛新涼候將近團圞秋月斜裊玉簪雲髮側香氣浸入肌髮轉紗籠烟篆紋鋪浪細褸沉瓜切酒闌歌倦藤蘿架底微歇　此景溥福難消不如學圃小築秋堂谿吟嘯自如孤榻臥半盞乳泓潑雪親看頑童瓦鑪風細旋把松枝折縱然岑寂一時風味清絕

十四夜雨獨坐書懷用前韻

濃雲潑墨知何處絳闕無塵掛月一卷殘編昏畫燭滿院綠苔梳髮風颺簾衣稀疎幾點爭倚蛩吟切無聊獨坐䫉髮譙鼓乍歇　感慨一領青衫三間老屋那得成軒谿半醉時時花夢作彷彿鬟雲肌雪春與人歸情隨蝶化漫檢芳枝折雨聲復作夜闌窓外凄絕

十五夜復次前韻

涼波一派是昨宵雨後洗完素月我欲振衣凌萬仞極目青山一髮戰地燐多墓門馬少兒語眞啾切中原覇氣精靈何處潛歇　又早露綴螢囊星沉瓜蒂燈射溪流谿隊隊盂蘭施食會驚起白鷗如雪世界漚浮年光蓬轉且把枯荷折經營薄醉任他風露凉絕

十六夜無月五用前韻

濃氛薄霧又遮斷千古多情明月百感橫生吾起舞大呌狂歌披髮磨鏡床頭飯牛車下生計空酸切經過燕市荆高遺恨未歇　也自滿案詩書窮年溫飽難把胸懷豁世事浮雲何足校萬象鴻踪沒雪笑凭紅肌閑斟綠酹壯骨驚摧折鬢眉如許撫髀莫漫愁絶

十七夜待月久不上六用前韻

書空咄咄憑借問何處滯留明月掩歛姮娥羞澁態應向瑤臺理髮萬籟都沉浮雲盡掃始得看親切凄淸難寐簾衣風動微歇　我欲馭氣凌空劃然長嘯直抉瓊

扉豁碧海靑天終不悔夜夜霓裳舞雪猶解憐才婆娑丹桂親許儂攀折和株掘取滿頭風露奇絶

十八夜不寐七用前韻

鐵笛橫秋猛呌徹碧海濤頭孤月漸向瓊樓高處湧光氣逼人毛髮黙綴微雲飄零玉露松竹都淸切誰家砧杵蛩聲攙和難歇　一枕析破餘酲驚回殘夢窓隙風來豁沙綠胆瓶安頓好暗覺花鬚糝雪黙數生平花顛酒惱碎擊珊瑚折依然眠去寥寥鷄唱三絶

重見減字木蘭花

別離重見翻覺桃花紅遍面無語花慵攪碎殘紅柳絮風　幾番憔悴詰盡個中甘苦味怕訴相思低詠檀郎舊製詞

西江月

簾影暗移不覺爐烟斜裊微消相逢夢裡倍魂勞鐵馬數聲人悄　記得臨行密約歸期恐届花飄東風幾轉綠楊梢二十四番信杳

點絳唇

數盡歸期歸來仍作空齋守紅亭綠柳掩映靑梅豆　想見腰肢和困春風瘦人如舊不堪回首離恨年年有

天香

攀折柔條屛當錦隊名花間更題品綺羅習氣絲管廃聲愧煞濃粧膩粉相逢驀地居然是名流風韻談笑詼諧倦處越襯遠山明潤　棖棖鳳槽撥悶颭微風柳絲幾陣鏡裏秋波暗鬆鬟雲都浸玉骨氷肌自負怕縶馬垂楊倚門悶憔悴靑衫同他悲憤

葉宣成過集園閒話因述舊夢賦贈賀新郎一闋用陳檢討其年集韻

溽暑窺園罇趂閒庭談天炙轂爽同食飷三十年來矜彩筆何處君門策射又誰論文章高下天榜高才偏錄過理微巫降謫令人怕今十次名方挂　風流月旦原

瀟洒但尋兒劾犫弄舌徒工刻畫我亦窮愁兼落拓賺
煞題橋司馬談至此當頭棒打豈有詩書能作誤羽毛
豐養就冲霄者命可造天相藉

為王兆子題帳額再用陳檢討韻

月界窓稜鑄論此時一盃足矣聊供脯鮓倚枕酣然思
徑醉蝌縠涼波激射容千百寄君床下空洞胸懷差相
似夢釣天杳靄應無怕氷簟穩珊鈎挂　江東文度姿
瀟洒抱絕技秦斯漢籀最工劉畫帳底摩挲甘寂寞猶
勝征衫倦馬又還憶孤篷雨打歸到故鄉如客寄枕湘
雲翻憶家鄉者姑自遣忩眠藉

墨蝶調獻衷心

記得東風舞晴雪千堆芳草暗繡裙開想漆園夢裡別
化一雙來偏作態嫌粉膩汚香胎　知何處傍蕭齋翩
翩新浴墨池廻算滕王半幅餘瀋烘纔粘鴉鬢和燕尾
惹蜂猜

冬赴津門張體存約會獵不果夜遣伎至詞以謝
之調賀新郎

我是呼鷹侶恰霜天故人情重微徒豪舉倚醉弓弦鳴
霹靂小隊黃羊潑乳算平昔雄豪自許見獵心中雖狂
喜奈新來落拓多愁緒空立馬可嗟語　伎筵移就渾

難沮選雕輪送來姝麗纖纖眉嫵茗話清宵風致甚俗
煞楚雲巫雨憑借問鶯花誰主自古惺惺解相惜況憐
才劇有紅樓女羸別後魂拋與

寄贈鄭旅菴仍用前韻

擊劍吹簫侶數交遊平生眼底寥寥堪舉傾蓋今朝心
忽醉如飲醇醪雪乳縱謭劣寧甘輕許久矣名流多推
服討權奇偉抱窺端緒披肝膽向君語　青衫着破顏
憔沮笑行藏一何放誕難工媚嫵磊塊頻澆壺口缺全
起潮頭濺雨君須念英雄無主車笠歌從感慨發敞華
筵只欠箏琶女深深意憑訴與

寄謝孫思曠三疊前韻

不屑鷄羣侶羨君家骨偏騰上翀霄欲舉夢到九天脇
生翼呼吸扶桑膏乳方不負聰明如許太息鳳毛原有
種氣如虹俠作傳家緒欣把臂纏綿語　每思訪戴緣
多沮又誰料蘭堂高讌明燈綠嫵兩世情深潭水碧更
攪桃花春雨最感是形忘賓主投轄何須十日飲整歸
鞭眷戀羞兒女松栢久訂相與

自津囘有感賦懷陳子匏四疊前韻

結個疎狂侶論英雄古來無過正平文舉借面弔喪紛
紛是俯視真同臭乳算只有兩心相許我把遺編澆濁

酒夜蒼茫忽惹懷人緒除君外孰堪語　飄零彩筆途
多沮劇誰憐書生舉止偏多媚嫵匣底霜花時作吼何
限翻雲覆雨須努力中流作主游戲神通君自有笑區
區狡獪皆兒女萊傭輩殊易與

鄭執菴見索齋頭古畫因以贈之五叠前韻

書画堪爲侶儘生平薰爐茗椀便稱豪舉尺幅蕭齋巒
岫濕斜嵌楓脂松乳入半渡夕陽如許筆意當年追北
苑悵揮毫寫盡臨風緒舟艤岸招手語　故人索贈情
難沮憑玩取碧流如帶晚山學嫵自笑篋中無長物分
餉零烟碎雨須好爲煙霞作主他日裝潢羚搦挂研文

綾滑似柔膚女非賞識肯輕與

四兄可亭自靈壽旋里過齋頭夜話賦贈一闋六
叠前韻

王謝堦前侶記臨風評香說劍軒軒韶舉十載萍蹤南
北寄嘗遍蓴羹駝乳論手筆衙官燕許名理無雙兼馬
稍祗風流贏得如張緒每相見捉鼻語　才高命蹇應
多沮經幾番秋風換綠空描眉嫵轉瞬頭顱驚老大郎
復對床夜雨君舊是芙蓉館主謫向塵埃直短氣步蟾
宮終傍覓裳女青廁令姑容與

憶江南二闋

何所憶最憶夜初更溪影暗摇燈影亂柴扉土銼話三
生無限景中情

何所憶宦憶雪窗孤一段幽香天付與繡簾輕颺糝梅
鬚語久覺寒無

仲夏過恒陽偕署中諸友觀演邯鄲夢傳奇遂淹
留假榻者幾經一旬別後賦此寄懷調沁園春

四海茫茫甚矣吾衰將何所之念故人好我停驂話舊
高朋滿座顧曲聊巵炊熟黃粱掀翻磁枕正是佬佬軟
舞時燈錯落炫千行翡翠一片琉璃　人生蝶化蘧蘧
算將相神仙總是癡惟公餘偃仰鴨爐香裊庭前點綴

鶴逕苔滋澄澹襟懷蕭閒境界添我臨歧無限思頻回
首夢小窗低亞麂眼疎籬

寻舊有陳其年先生詞丹黃讀本失之久矣暮春
留滯都門于比部兄齋頭偶繙得檢討全集如
逢故人適値四兄生辰因効其體賦沁園春二
闋爲祝不知激昂排奡之處能稍彷彿于萬一
否也

四到長安荏苒五年兩逢暮春念家園零落童遊似夢
頭顱老大衰鬢如銀風雨偏多鶯花太晚愁煞彷徨岐
路人喜相對且檢書燒燭絮語情親　懸弧又値芳辰

筭兄弟稱觴有幾巡羡秋官冷署胸懷灑落殘編全集
詞句清新海潤逾澄鶴臞能翥雪裏森然擁翠筠登耄
耋看重輝青瑣世掌絲綸
七十之年古來所稀而君過之問翁方矍鑠蒼松挺幹
孫尤頴秀丹桂攀枝猶記芝樓　徵君八袠老眼丹黃
丙夜時澀屈指數吾家仲氏倒享者頤　樗材顧我堪
啞也苦篆雕虫篆刻爲念瓣香有在漁洋超詣倚聲別
賞陽羨恢奇下榻蕭齋閒繙鄴架拱璧重吟絶妙詞聊
犂效效數行介壽杖履追隨

瓶菊小詞調西江月
半榻名花相對一瓶秋水無塵離離燈影認芳魂縹緲
青鸞遠信　黃帔可應入道笑他紅紫爭春疎疎淡淡
更撩人倚竹牽蘿風韻

九日二闋　醜奴兒令
相邀擬共登高去度越山溝邦上城樓俯見黃河一曲
流　西風瑟瑟催黃葉已是深秋難復淹留月店霜橋
旅思愁
他鄉兄弟重陽會也插茱萸菊影蕭疎地籟無端萬竅
呼　不如且就花間飲鳥勸提壺醉倒人扶一任明朝
是客途

潼關曉發　滿江紅
曉唱驪歌見一派黃流天塹暢好是城環疊嶂門開四
扇今古興亡何限恨忠良不救神州亂聽金戈鐵馬一
時鳴煙塵徧　武關道曾輿漢商顏路纔通線問流氛
出入取途何便司馬勳名空葢世賜環兵甲難重繕留
山河百二際昌期勞封禪

五弟送至舊關鄉留別　臨江仙
陸續分携人盡返依依獨上征輿年來怕見雁行疎七
旬吾老矣君亦白髭鬚　半載歡娛那易得臨行執手
踟躕叮嚀後會悵何如湖城秋色遠盤豆晩烟孤

宿盤豆驛　滿江紅
盤豆叢蘆是當年義山宿處正夏景煩襟暫滌出關情
緒思子臺高悲已晩玉娘湖冷愁誰訴歎一篇錦瑟解
人難閒情賦　今與古烟中樹離與合風前絮顧我來
亦夏今歸秋暮一世荒城寒柝發半規凉月賓鴻度夢
魂飛三地係人心愁岐誤

㶉桑懷古　同前
野店㶉桑曾有人頻呼妙子問何物屈屈工老通靈至
此寘漠惟愁誠感格蠶蠕總爲情生死悵浮生轉眼已
成空流波逝　珊珊珮遥徙倚少君術徒勞耳更鴻都

仙客蓬萊遠使鈿合金釵空相寄爾增長恨無窮巳把
情根法水借菩提深深洗

函谷懷古　同前

函谷關空閱古來幾多成敗近關路蛇盤獸攫天然險
隘俯瞰懸崖千百尺洪河齧趾聲澎湃算潼關之外復
雄關重重塞　孟嘗出雞鳴快老聃隱遺文在任雄圖
仙跡𣪠塵同埃自古興邦非恃險秦中洛下何分界看
轔轔車騎任人行眞無外

靈寶晩宿　減字木蘭花

滿林紅葉夕照翻鴉明更減不用乘風連日征途自向

東　晩天秋意覓句驅愁愁又至往跡銷磨莫唱唐家
得寶歌

曉行口號　柳梢青

落月啼烏馱鈴殘夢客思何孤七袠年華九秋天氣千
里程途　平林漸轉山隅露一片晴烟暖撫函谷纔過
殽陵未到莫怕崎嶇

陝州弔古　念奴嬌

平沙斷礎何處覓唐代甘棠舊驛作偏將軍兼向文權
重黃門北寺兒僕公卿門生天子莫過滔天勢卓哉訓
注一心臣主共濟　可惜劍術多疎局窮七首見血濡

空利巽侯謬稱甘露降畢事眞同兒戲着錯成輸身名
俱喪巳矣何辭罪泉流嗚咽千秋猶爲垂淚

殽陵懷古　同前

瀟瀟風雨記投止老屋荒岡旅店曉起峰巒都不辨攪
作濃雲一片今日重過微風暖日紅葉秋山遍天公難
料世間倚伏何限　遥想哭送秦師讜言既不用聊爲
諷諫爾耄何知墓木拱忽棄老成良算殽下輿尸晉入
背好歷歷渾如見穆能悔過桓文並霸無忝

峽石道中　浪淘沙

十步九嶺巉馬殆車煩崖廻磴轉路紆盤頻問烟村何

處是亟欲停驂　遥指暮雲間雁信誰傳東西新舊兩
函關幸免殽陵風雨急好報平安

澠池道中二闋　浣溪沙

雞唱匆匆促曉裝敝裘思着没開箱（開箱襯黑裘杜句）西風末
作十分涼　雲斂奇峯催吐日林驕殘碧緩飛霜弄晴
留暖慰他鄉

林半塗丹半染黃路廻山麓又山岡微吟忽忘是他鄉
底事小詞多骯髒自慚涉筆近顛狂夜來得句更思
量

新安道中二闋　同前

烏沒雲飛一望間新鬭爭抵舊函關漢家楊僕將樓舡
關縱移來家自遠移家關內爾何難杜陵韋曲未央
前
荆棘銅駝天地昏可憐龍種失王孫騎箕天上爲招魂
忠智半令束手死空留浩氣滿乾坤故家喬木百年
存

夜讀吳梅村先生集感賦　臨江仙

簾內孤燈簾外月照人故作淒凉夜深生怕拂匡床連
宵不寐更漏一何長　且更攤書披蠹簡梅村詞翰猶
香劇憐庾信共行藏青門簫史一曲最堪傷

洛陽懷古二闋　沁園春

美哉洋洋是曰天中漢家所都念橫戈講道輿王氣象
環橋觀化三代規模樹以風聲高茲月旦草野思將社
稷扶犁鈎黨雖芟夷太酷風節難誣　豈料世變風殊
矜曠達翻嗤禮法拘歎三台星坼果殃上相上東門咲
失縛胡雛金谷歌殘竹林酒醒竟使神州化異區尤堪
恨問王家三窟剩得還無

北望邙山烟草淒迷纍纍古墳有帝王陵寢金凫玉雁
公卿墓表螭伏獅蹲古栢烟沉白楊風急蕭瑟黃蘆長
似人夜來過聽啾啾鬼語誰不驚魂　痛煞漢運方屯

竟觚劒潛過天子尊更陰霾迷路流螢借照崎嶇蹉步
荆棘親扪仗義相從艱危共濟慷慨盧公七尺身成敗
事嗟古來如此天道難論

偃師道中望嵩山有述　同前

南望嵩山暖翠迎人微雲繚之笑人生着屐知能幾緉
此來邂逅不辞直癡八節灘高三花樹古皓月禪心無
盡時徘徊甚且停驂沽酒凝眸持頤　回頭自顧堪嗟
嗟遊華何曾副所期憶峯回半路亂谿嶕峴雨連三月
病體支離覓句燈前探奇夢裡贏得歸裝一卷詩人或
問借何須見戴興盡爲詞

孫家灣詠緱山　水調歌頭

王子幾時去夜夜聽吹笙飄來雲外斷響縹緲鳳鸞鳴
既去何時復返縱返人民非故華表亂縱橫服食竟何
益不若綠樽傾　秦皇後又漢武總何成緱山非遠不
比海上杳難蹤桂觀蜚廉力竭仙子樓居何日空羨露
華濃待得輪臺悔陵樹起秋風

渡洛有懷子建作　南鄉子

風景最宜秋紅葉林間喚渡舟誰把鮫綃鋪水面風柔
蹙得晴波縐縠流　壯志已成休背闕歸藩路阻修一
自洛妃乘霧去悠悠水遠山長祗益愁

過汜水逕聽關聖祠　卜算子

剛道歷平途又入坡陀路自古名關說虎牢力扼爭雄處　漢業盡成墟何問人中布廟祀千秋不死人猶凜鬚眉怒

滎陽雜詠楚漢間事四闋　點絳脣

壁上驚觀拔山蓋世心何壯隆準雄姿詎出重瞳上京索滎陽戰地渾無恙皆憫悵覆顛相望不記烏江樣

鼎上分羹當年劾策誰為此忍棄天倫業就顏多泚曷若卑辭亟遣祈迎使翁歸矣整師重起勝桀新豐里

傷腹堪虞漢王捫足佯為語百敗何妨一忍能亡楚約割鴻溝氣餒軍心沮歸何許虞兮千古不愧英雄侶

兵阨城瑕詐降黃屋東門出爭看傳呼乘間君王逸漢祚能綿功自先平勃傳四百臣心已畢一死眞相直

讀梅村病中述懷詞即次其韻以弔之調賀新郎

搔盡蕭蕭髮最堪憐身經興廢感懷存歿庾信淒凉枯樹賦何異杜鵑啼血聽唧唧蟲吟秋月江左黃星悲何似鬢霜加驥皆愁腸結思故國詞酸咽　當年不少談忠節到頭來改絃易轍靦顏求活名位如君差少後猶自欷歔欲絕奏苦調陽關幾叠直抉心腸與人看無絲毫粉飾分明說讀未竟唾壺缺

鄭州即景　虞美人

崎嶇山路行初盡風景梁園近登臨秋老不須愁正好夕陽天氣夕陽樓　金隄狐子鬪難塞處處驚濤瀨故鄉猶隔水雲天惱煞征鴻叫徹暮天寒

余少習為詩即並讀花間草堂諸集以體近輕靡弗學也及獲讀陳其年先生集不勝激賞以為詞至此筆端變化不可端倪可作太史公伯夷游俠等傳讀即間作閨房旖旎之語亦莫不有一段英雄抑塞拔劍斫地之意流露行間誠風雅之變調騷人之極則也吟諷之餘亦偶一涉筆後撿討集讀本失去遂棄不復作者幾四十年矣今秋客潼將歸架頭撿得吳梅村先生集取閱中有詞一卷悵觸羇懷適詠瓶菊戲拈一闋因念長途寂寞非覓句無以消遣旅懷而途中所經古蹟來時業見之吟咏難於復贅乃變為長短句以補前所遺之意或互相發明共得三十首附之卷末此不過如候蟲吟秋聊以自適其性而已於詞中三昧無當也令專家見之其將傖父我乎雖然余老矣固不能為紅牙象板女郎賦曉風殘月也蓬山老人漫識

和周次峯題章永清小像臨江仙二闋

門掩蒼苔苔覆石石邊泉沸增㳄科頭箕踞倚長松松風合磵瀨環珮振天風　童子抱琴林外至臨流好撫絲桐清泉白石趣何窮併將幽咽意寫入七絃中

披畫如尋高士傳是誰題詠偏工清真才藻淬詞鋒紅牙鐵綽板交響筆端中　我亦花間曾綴句懺除綺語成空今逢雅奏調相同喜心緣見獵拙手媿雕龍

次翁周君高才逸藻潦倒未遇客遊昆陽年踰不惑未舉子擬置一媵而力未能也今作小照圖數美於傍陳檢討句云笑凭紅肌閒斟綠醑論

英雄如此足矣君之爲此毋亦拔劍斫地自鳴其不平也乎君工爲花間草堂語余故塡滿庭芳一闋題贈末寓期望之意且見外緣總屬空花畫中未必非眞眞者未必非假黃粱炊熟歡娛寂寞有何差別固不必託梛下以自解也

綠草池塘紅欄亭榭風花亂撲簾鉤許香說劍此景寂淸幽粧鏡修蛾秀鬋算幾許舊管新收山谷句舊管新收幾粧鏡嬌娆甚琴囊棊局供奉酌金甌　風流知絕世秦七黃九才調堪儔好自翻新拍付與淸謳惆悵人生行樂問何日燕頷封侯遽遽覺依然短榻獨臥小齋頭

前作意未盡更綴風流子一闋贈之

英雄偏骯髒飲醇酒不惜老溫柔羨絳蠟吳綾固多豪雋梅花紙帳也自風流閒寫照畫堂羅翠袖暈頰襯明眸持扇徘徊隔花笑語琴韜古錦棋布文楸圖中四美人一持便面佇立若有所思一抱琴一捧棊枰一挪花　人生渾如寄神仙和將相等是浮漚曷若隨緣適意茗椀香爐任眼前岑寂孤燈自照他年游賞半臂爭投列炬如椽修史素志方酬

羣木陰森布滿庭院開花結實生趣盎然盆株砌卉亦皆葱蒨可愛各拈一小詞詠之

桐　調寄滿江紅

兩樹高桐中庭畔蒼蒼對峙當夏日交柯接葉濃陰滿地蕊坼乍拋綿絮舞花繁細剪瓊瑤墜向夕陽無數亂蟬嘶添幽意　微雲淡饒空翠疎雨滴淸聲碎是誰能領此蕭閒風味好鑿瑤琴傾耳聽欲棲丹鳳凌空至更無端一葉喚秋來飄堦砌

楝　臨江仙

二十四番花信過千紅萬紫成空楝花一樹倚墻東無人相賞寂寞怨春風　不把淸香濃艷與東皇力也應窮那知尚有石榴紅荼蘼香更甚餘巧乞天公

楮　踏莎行

芳草堆茵綠陰張幄桐花已盡山梔落忽驚墻外露嫣紅四圍嫩綠攢疎萼　練素如新葺皮堪着兄兼播紙功非薄詩人何事苦譏評斧斤雖宥悲蕭索

桑　水龍吟

團團翠葆籠雲祥鍾漢胄英雄宅遥想當年織蒲賣履有何人識草木通靈縹緗紀異千秋烜赫算等閒歷世三槐九棘總輸蔚葱景色　更愛葉垂沃若飼春蠶吐絲供織陌上携筐盈盈笑語相呼忺摘中有羅敷徘徊自賞尚餘春澤能幾時椹熟纍纍過眼光陰輕擲

月季　長相思

春已開秋尚開月月花開紅映腮常簪雲鬢堆　風屢催雨又催催落催歸更幾回殷勤勸一盃

榴　薄倖

紅巾暗蹙千百疊芳心似束更靚服濃粧爭忍酒後翻盃輕觸猩猩染碎剪皺綃黃魚鰾東堅牢玉任蕩石吹沙封姨簸弄不藉絲旛高矗　自結得瓊苞後早已是金丹粒熟裹房中多子螽斯同慶虬鸞卵競枝頭簇纍纍奪目問仙人何日劈皮書壁留遺躅一聲長嘯歸去定騎黃鵠

桂　燭影搖紅

佳樹叢生山幽境遠堪招隱濃芬何處最先聞藉石清流枕移植盆中太窘儘消磨天香奇蘊蕭齋自賞聊伴秋來金風凄緊　月宮婆娑清歌拍按霓裳穩揭來天女散花餘金粟空中隕却憶斜堆雲鬢一行行茜衫輕粉六橋遊接幾陣風吹餘香不盡

蠟梅　怨王孫

花朵婭姹鎔金剪蠟磬口饒香檀心難謝化工别運神機傲寒威　百花頭上開尤早紅白好猶待春風裊恰如仙子黃帔雪滿嵊山控飛鸞

橘　浣溪紗

滿樹離離夕照酣千林風露熟金丸掛帆遥指洞庭南　盆盎新栽供小摘清香透爪齒流酸恍然殘夢怕傳柑

夾竹桃　鳳凰臺上憶吹簫

竹韻高寒桃姿艷冶由來性本難同是誰憑空撮合幻出芳叢枝葉扶疎蕭洒依然是淇渭遺踪抽新萼千攢萬簇暈頰酒添紅　匆匆香魂乍返想紫絲帳冷燕子樓空向亭亭立處流露纖濃最好月横疎影又還被雨洗烟籠爭肯與羣芳鬪妍倚笑東風

梔子　憶秦娥

幽香撲爭誇皎潔無瑕玉無瑕玉玉簪茉莉夏秋相續
薰風應律開尤馥山梔早擅遺塵躅遺塵躅冰姿輝
映後先鼎足

玉簪　賀新郎

蘿陰篩滿院晚凉初逗天如沐絳河銀漢明月窺人人
未寢簾捲輕搖紈扇微風送香來不斷濯濯亭亭塵外
質正玉簪開向堦墀徧剛入夜苞齊綻　中庭坐久乘
凉倦歸繡闥寶釵半卸生衣乍換却摘花枝揷滿髻掩
映芙蓉粉面又早是更催銀箭重向風前徘徊立悵流
光迅駛如奔電螢語咽漸淒怨

鳳僊　天仙子

鸞鳳和鳴常宛頸噦噦交飛聲互應花開宛肖賦形殊
臨曉鏡釵玉瑩不用細奩尋綵勝　纖甲染來紘乍弄
水泛桃花流古洞西園小立惜芳菲朝陽映飄滿徑翠
羽蹁躚風不定

秋海棠　鵲橋仙

沉香砌足霓裳舞倦乞巧樓頭私語馬嵬重返舊香魂
彷彿聽淋鈴夜雨　露零苔滑螢吟月冷掩映蓼汀蘋
渚羅裙紅淚濕斕斑知幾損柔腸幾曲

洞菊　塞垣春

菊待三秋發開最久凌霜雪羣芳都盡晚香特秀東籬
高潔詫金風初届新秋節倚竹簞凉亭歇覩幽姿忽璀
璨迎風浥露奇絕　遥想惜花人滋培巧天工欲奪六
月與金鈴對此應羞怯問何如試燈風裏唐花放錦屏
環列伴我幽齋寂疎簾籠淡月

葡萄　南鄉子

一斛博凉州滿貯瓊漿麴蘗投借問洞庭春菊酒名似否
新芻瀛取芳香齒頰流　記得塞垣秋上苑栽同苜蓿
稠最愛濃陰垂壓架清幽竹榻生凉倦欲休

海棠　蘭陵王

芳姿瘦肌瑩翠紗籠袖東風裏鶯嘴啄殘倚檻嬌酣紅
欲溜鞦韆喧語笑正好清明時候爭妍伏杏靨桃腮妙
選深宮盡居後　行雲倦巫岫似卯酒微醒夢迴春晝
仙音繚繞霓裳奏聽一曲幾闋葡萄重酌親翻新拍記
紅豆臉霞暈痕透　渾如舊憶謝傅庭前兩株競秀錦
茵滿地疑鋪繡帳浮生易老花開還又高燒銀燭趁月
底急籠就

迎春　如夢令

小瓣疎燈影碎冰雪猶殘休避誰遣笑相迎漸覺烟光
無際到未到未引領東皇前隊

白秋海棠　虞美人

素面朝天嫌粉俗肯使胭脂辱孤懷祛盡斷腸愁一種蕭疎丰韻恰宜秋　喚作海棠疑未似解語分明是枝枝葉葉劇堪憐瘦影離離淡佇晚風前

牽牛　菩薩蠻

秋光潑眼遥空碧籬邊翠色濃如織小冉競呈妍誰家黒牡丹　蔚藍兼淺白欲落無人惜好與伴黄姑銀河低轉無

賀周次峯納姬仍用前風流子題照原韻

依然羅帳裏纔幾日真個貯温柔問却扇詞華能無微

笑掃眉才調可稱名流遥想見嫣花供插鬢粉蝶惹疑眸某局畝殘風清簾幙琴心鼓罷月上梧楸　團圓逢佳節正飛觴促席蟻泛輕漚催喚新粧初罷香繞衣篝看臨風小立詠嘲競作狂朋平視意氣相投好把瓊枝麗句迭唱交酬辛紉安吉席詞看玉樹瓊枝相映耀

偶拈醉春風詠雨

海底沉秋月遥空如墨潑天公一雨便無休咄咄咄慘慄增寒淒迷傚暝烟雲突兀　夜永銅壺咽點滴何曾歇幽人曉起漫支笻滑滑滑鶴悴無言花愁欲泣空堦苔没

又拈前調用去住字書懷

悵望雲邊樹迤接長亭路思歸幾度未能歸去去去收拾殘年田廬終老已嗟遲暮　春雨不成行那更逢秋雨巾車欲發又停驂住住住細算浮生行踪何定總如萍絮

余素不善書兼以殘年昏眊前作小詞賀周次峯納姬煩倪君心一代書今周君和我爲題照滿庭芳詞韻相壽亦煩倪君代書而倪與章兩先生皆告辭先後捨我而去矣展玩之餘不勝惆悵因復次韻奉答周君並寄停雲之思云

蓮幕風裁雲林格調尤工蠆尾銀鈎相將行樂列燭小齋幽回首舊歡如夢已早是蜃散雲收分携處頻添離恨莫惜引深甌　交遊知難得良辰快聚儔侶狂儔況稱觴酌我同聽齊謳妙句琳瑯投贈還揮灑即墨堪侯空持玩紅箋一幅極望暮雲頭

追錄西江月即景

一日陰晴屢變雨餘却掛斜陽疎簾不捲燕飛忙夜合枝頭月上　荷盞獨擎殘滴鑪薰徐裊餘香懷人憶事漏聲長幾度臨風惆悵

又成一闋

回憶春光轉瞬誰驅秋色重來蟬聲何急喚庭槐欲與
斜陽少待　客散何妨獨坐花繁爭許常開時夜合花開罷躊
躊無語立空堦聊寄遙情天外

陳別駕梅亭招飲賦謝即次其扇頭白壽滿江紅
韻二闋

半載沉痾甘蠖屈尚餘微恙茲何幸良朋招我同遊堤
上萬里河來星宿海連朝雨足深園壞看家家吹黍與
蒸梨東萵餉　披述作詞堪唱論家世門多相況高懷
襍抱經籍史釀別駕治中才詎展調羹補袞心方暢羨
聲華嘖嘖蓮朝端儲公望

績奏安瀾喜連歲金堤無恙恰相逢麥芒水過河魚大
上小拓庭軒連水榭俯臨烟樹籠皐壤敞華筵厚意比
醇醪深深餉　何須命清歌唱竊自哂衰羸相尚豪情
未減共傾佳釀既託通家交契密何妨頻過襟懷暢聽
鳴騶結伴惠然來扶筇望

客夏陳別駕招飲用其白壽滿江紅韻為贈即次
徐考城白榆送春作韻也今考城枉駕見過共
論花間草堂宗旨極推陳檢討其年與予同志
復次前韻贈之並申向往之意

篆刻雕蟲笑結習未除夙恙問今世倚聲選句考誰書
上媿我相逢投縞紵掄才何啻殊宵壤卻勞君跋語截
華腴金盤餉　每密詠花間唱忽恍悟空中相盡獨絲
抽繭千莖造釀試取迦陵遺集讀淋漓滿志眞酣暢劈
鑾箋重惠送春吟跋余望

ZW 21101000022428

敬讀　儉重堂詩餘藻耀華深氣清骨健衙官紅杏奴隸黃花旣緣情而綺靡亦體物而瀏浣重以懷人感遇觸緒紛來短諷長謡佇興而就下巴峽三聲之淚動江南萬斛之愁悲壯激昂宜和銅琶鐵板悠揚秀韻宛聽翠管紅牙若其婉而多風穠加作誦芳蘭竟體雲氣滿身依稀月斧修來碧海夜凉飛玉屑髣髴霞津歸去柰花風靜動珠塵誠哉樂府新聲允矣清平絕調從此嚼紅吐絲盡洗鉛華漱玉含芳別開生面上而眉山淮海近之竹垞迦陵直堪先輩拍肩不特後生稽首已也崑山小姪徐傳星謹跋

跋

何處花間曉草堂上筆濤松滋酣飽東坡六一涪江淮海紛紛繼耀珊瑚翡翠妍好那管是鬢眉白早想襟期吸露餐霞霜梨碧藕丹棗

芭蕉綠蔭庭軒詞壇名士閒吟花鳥林間么鳳枝頭紅杏風光不老便是長生徵兆算此樂人間應少付雪兒檀板銀箏艷歌縹渺

奉跋焦雨集詞卷後卽用集中四代好一闋原韻

年姪張學浩拜題